

中國醫方大成

曹炳章輯
溫病分冊

中國醫藥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

(第四册)

原辑	曹炳章		
主校	高 萍		
协校	田思胜	宋乃光	芮立新
	闫志安	吴少楨	张 琨
	赵含森	孔 立	杨金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医学大成 (4)/高萍主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89-652-8

I. 中… II. 高… III. 中国医药学-全集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109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64151553 邮码:100027)

印刷者: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610 千字

印 张:62.875

版 次:1997 年10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2000

书 号:ISBN7-80089-652-8/R·651

定 价:113.00 元

《中国医学大成》整理委员会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川 史常永 李今庸 李经纬

余瀛鳌 张灿理 郭霭春 颜正华

主任委员

余靖

副主任委员

胡国臣 傅芳 宋志恒 张年顺

田思胜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居英 孔立 王凯 王国辰

田思胜 冯兴中 李东晓 李世华

李振波 李志庸 刘清国 闫志安

芮立新 吴少楨 宋乃光 杨利平

杨金萍 张年顺 张林国 张琨

胡国臣 赵含森 郭洪耀 夏魁周

高萍 谭红 樊正伦 潘桂娟

总策划

樊正伦

责任编辑

吴少楨

前 言

曹炳章(1877~1956),字赤电,近代浙江鄞县曹妙乡人,商人曹显卿之子。炳章幼承庭训,学习经商,拜师于绍兴方晓安门下。时年尚少,即志在医,料理业务之余,则诵读医经,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其师见其可造,赠以《内经》、《金匱》及历代医书。自此,益刻苦自励,晨夕研求,历七载而妙悟医理,声誉鹊起。年二十余,应聘任春成及致大药栈经理,兼行医。此时,财力稍裕,则广收医药孤本秘籍,揣摩研读,学术益精。光绪癸卯(1903)年,浙江名医何廉臣,创办《绍兴医药月报》,邀请炳章任编辑,遂得以问业于何氏,并钻研叶、薛、吴、王四家温暑治法,医道乃大行。先后应诊于同善、同义药局,并创办“和剂药局”,日治近百人,皆应手奏效,危险大症,无不药到病除,名望日隆,病家争先延致。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炳章出任绍兴分会评议,首倡改良药品,并创办医药卫生报,订正丸散方及炮制药物法,以身作则,旨在振兴中医,造福病家。1920年废止中医事起,炳章被公举为绍兴医药学会会长,与裘吉生等代表中医界赴南京请愿,并组织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南京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在此期间,他面对海禁开放,西学东渐,中医衰落之情状,应大东书局之请,奋而约集名医,遍览群书,精选中医典籍中的珍本、孤本、抄本,进行整理,共同批校圈注,补阙正谬。历三十年,于万种古籍中,精选出365种,编成巨帙,名曰《中国医学大成》。炳章不仅汇编此书,其自著医书亦甚多,除《霍乱寒热辨证》、《医医病书》、《辨舌指南》刊行外,尚有22种未梓,其手稿仍存。炳章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为中医古籍的保存和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在当时倍受中医界的推崇,认为此书是“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原书共计365种,分13类,曰医经、药物、诊断、方剂、通治、外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医案以及痘疹、推拿、疑难杂症等。每书均写有提要,以明此书之来历、内容之要点;每一类之中均按年代先后次序排列,以便考证。可惜此书刊行未半,日本人侵入,印刷被迫中断,仅有136种问世。199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岳麓书社均将曹氏所刊之书影印出版。之后,岳麓书社又将曹氏已列书目而未刊的医书,稍作调整增补,作“续编”影印刊行,完成了曹氏未完成的大业。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对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整理保存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秘籍。是书搜求博采秦汉至清末的海内孤本、珍本、抄本,殆有万余种,约集名医,精校圈点,厘订精选365种。其所选之书,皆医籍中之精华,如医经类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本草类有《神农本草经》、《本草衍义》、《雷公炮制药性解》等;伤寒金匱类有《伤寒贯珠集》、《伤寒补例》、《伤寒来苏集》、《金匱要略心典》等;温病类有《温热逢源》、《瘟疫论》等;通治类有《医学心悟》、《周慎斋医书》、《医学源流论》等;医案医话类有《柳州医话》、《吴鞠通医案》等;此外尚有临床各科、生理、病理、诊断等重要书籍。其次,系统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曹氏将其所选医籍分为13类,每一类之中则按朝代先后为序,每一种书之前有提要,简介全书要点,这样,尽管全书博大,但条理清晰、系统连贯,阅一书则遍览历代医论,窥一类则尽知各家学说,中医精论全在此书之中。再次,普及

推广了中医学理论。当时正值废止中医案起之时，中医学术低迷衰微，此书的出版无疑是一支兴奋剂，使整个中医界振奋起来，叹为观止。不仅如此，就对提高整体中医素质，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而言，此书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凡治医者，非博览存书，无以阐明医术，医术不精，何谈着手成春？然秦汉至今，医书逾万，即使毕生考校，犹恐不能，况且一般人所购医书，版本不良，校勘不精，错误百出，怎能精通医理？此书一出，实为业医之准绳，医门之法律，而被称为“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即使现在也同样如此！

鉴于此，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重新对此书（仅限于曹炳章厘定刊行的 136 种）进行点校整理出版，以满足广大中医工作者的需要。

此次整理，在尽量维护原书风格的同时，进行了必要地调整，以方便当今读者阅读，几点原则，简述如下：

1. 全书以现代简化字，标点符号横排；
2. 由于版式的变更，原方位词“左”、“右”一律径改为“下”、“上”；
3. 出于今人的用字习惯，原书“已上”、“已下”一律径改为“以上”、“以下”，量词“钟”径改为“盅”；
4. 中药名称除将“黄耆”径改为“黄芪”外，一律不作改动；
5. 凡属书名，一律加书名号，不出注；
6. 如明显系由刊刻，抄写等所致的错误，则径予改正。如“灸甘草”改为“炙甘草”等等；
7. 原书眉批内容，移于相应章节中，前加“眉批”二字，不出注。

限于我们的整理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整理者

1997 年 6 月

十药神书	(元)	葛可久
	(元)	葛文久
增订十药神书	(清)	周扬俊
	(清)	陈修园
	(清)	潘 蔚
痰火点雪	(明)	龚居中
慎柔五书	(明)	胡慎柔
理虚元鉴	(明)	绮 石
虚损启微	(清)	洪缉庵
何氏虚劳心传	(清)	何嗣宗
症因脉治	(明)	秦景明
	(明)	秦之桢
周慎斋遗书	(明)	周慎斋
医原	(清)	石寿棠
脉因证治	(元)	朱丹溪
韩氏医通	(明)	韩 恂
医林改错	(清)	王清任
医学举要	(清)	徐 鏊

一草亭目科全书	(清)	邓 苑
异授眼科	(清)	胡芝樵
银海指南	(清)	顾 锡
口齿类要	(明)	薛 己
尤氏喉科秘书	(清)	尤 乘
重订咽喉脉证通论	(清)	许 璉
喉舌备要秘旨	(清)	佚名
包氏喉证家宝	(清)	包三德
重订囊秘喉书	(清)	杨龙九
正体类要	(明)	薛 己
外科证治全生集	(清)	王洪绪

外科选要	(清)	唐芹洲
外科医镜	(清)	张贞庵
痢科全书	(清)	梁柘轩
痰痢法门	(清)	李子殷
徐评外科正宗	(明)	陈实功
	(清)	徐灵胎

盘珠集胎产证治	(清)	施澹宁
	(清)	严西亭
	(清)	洪缉庵
胎产指南	(清)	单南山
重订产孕集	(清)	张曜孙
	(清)	包兴言
女科切要	(清)	吴道源
经效产宝	(唐)	咎殷
女科经纶	(清)	萧麋六
校注妇人良方	(宋)	陈自明
	(明)	薛立斋
慈幼新书	(明)	程凤雏
原瘡要论	(清)	袁(佚名)
麻疹备要方论	(清)	吴砚丞
活幼心书	(元)	曾世荣
幼科直言	(清)	孟介石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佚名
幼幼集成	(清)	陈复正

眉寿堂方案选存	(清)	叶天士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	(清)	叶天士
	(清)	徐灵胎
孙文垣医案	(明)	孙泰来
	(明)	孙文来
三家医案合刻	(清)	叶天士
	(清)	缪宜亭
	(清)	薛生白
张畹香医案	(清)	张畹香
程杏轩医案	(清)	程杏轩
何澹安医案	(清)	何澹安

《中国医学大成》(第四册)总目录

瘟疫论·····	(明) 吴有性著(1)
重订医门普度瘟疫论·····	(明) 吴有性原著 (清) 孔以立、龚绍林评(47)
张氏温暑医旨·····	(清) 张畹香著(111)
瘟疫明辨·····	(清) 戴天章辑撰(135)
温热暑疫全书·····	(清) 周禹载辑述 (清) 薛生白、吴正功重校(183)
温证指归·····	(清) 周杓元著(229)
温热病指南集·····	(清) 陈平伯著(277)
南病别鉴·····	(清) 叶香岩著 (清) 薛生白著 (清) 薛公望著(295)
痧胀玉衡·····	(清) 郭右陶著述(331)
疟疾论·····	(清) 韩善征纂著(391)
湿温时疫治疗法·····	绍兴医学会编(417)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	(清) 张凤逵原著 (清) 叶子雨增评(445)
伏气解·····	(清) 叶子雨撰著(497)
伏邪新书·····	(清) 刘吉人著述(517)
伏阴论·····	(清) 田云槎编著(535)
羊毛瘟论·····	(清) 隋万宁著述(571)
温热逢源·····	(清) 柳宝诒编著(601)
随息居霍乱论·····	(清) 王士雄著(641)
瘟疫霍乱答问·····	(清) 陈塾庐初稿(699)
霍乱审证举要·····	(清) 连文冲述(711)
鼠疫抉微·····	(清) 余伯陶辑述(727)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清) 吴鞠通原著 (清) 王士雄选评 (清) 叶子雨评注(767)
附 温病条辨歌括·····	顾芝馨编(907)
辑补温热诸方·····	方内散人编(935)
辑温病条辨论·····	恒斋先生编(943)
温病医方撮要·····	杨玉衡编(949)
增补评注治温提要·····	曹华峰编(957)
温病三字经·····	张汝珍编(961)
温热经解·····	沈汉卿著(965)

瘟 疫 论

〔明〕 吴有性 著

《瘟疫论》提要

明·吴有性撰。有性字又可，震泽人。是书成于崇正壬午。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其病与伤寒相似而迥殊，古书未能分别，乃著论以发明之。大抵谓伤寒自毫窍而入，中于脉络，自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表者，有表里各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其显然易见者，则脉在不伏不沉之间，中取之乃见。舌必有苔，初则白，甚则黄，太甚则黑而芒刺也。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然古人以瘟疫为杂证，医书往往附见，不立专门。又或误解《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文，妄施治疗。有性因崇禎辛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其书不重序次，乃随笔札录而成。今存其旧，其下卷食复劳复条中载安神养血汤，小儿时疫条中载太极丸，并有方而无药。又疫痢兼证一条，亦有录而无书，故别为补遗于末，又正名一篇，伤寒例正误一篇，诸家瘟疫正误一篇，原目不载，盖成书以后所续入，今亦并录为一卷，成为完书。现又附录偶斋评语，乃偶斋辨舌一篇，作为补遗。按：偶斋姓年，名希尧，刊有《经验良方》数种传世。

年 序

古之医以实学行道而济世,今之医以不学谋利而肥家。即其立心,已君子小人之迥判矣。若世俗之医,则罪有尤甚。微独不通书方,并不知脉诀,指下胸中,茫然莫辨,又安能辨病之经络耶?更有不但不辨药性,而并不识药品,惟牢记凉者凡某某味,暖者凡某某味,以及某形者为某味,某色者为某味,某臭气者为某味而已。至于孰为道地,孰为精良,一无所据,而敢于悬壶入市者,总欺世人不读医书,不讲医理,不参医法,第就时俗之闻见,因友朋之表扬,遂忘其药为刀锯,而杀人如草菅矣。余昔奉命抚兹粤东,甫抵任,即闻医皆庸劣,而多伤人性命者,犹未之遽信也。未几,家人病形瘦而神旺,体作热,舌生苔,此实症之宜下而汗解者,医以为须温补,及不效,更加参附,不数服而死者,此其一。继而差某官至粤辄病,此北人而感南方之疫气,亟宜下而解者,越数日病益剧,余差人视之,见其口燥语谵,舌苔黑而生刺,此疫毒固结生热,热极反兼水化故也。非大剂急下,不能拔病回生,而医谬为阴症伤寒,辄用桂附等药,余见方即差人往止勿服,服必大误,诟伊家人不信,竟以此药进,而某官即于是夜毙。后有关吏病,乃时疫也,宜下宜汗者,而医以吏年高,用补剂,以致毒气内闭,拥塞垂危。及明者诊之,询其所服汤剂,惟有顿足长吁,不可以药救药,此轻用补剂以杀人者又其一。适家人双目赤肿,头晕胸膈,此瘟疫也。医不以为瘟疫,而以为火眼,竟用大凉之剂,服之愈加昏瞢,闷塞,赖明者诊之曰:如再投凉剂,命必休矣。急用达原饮,一服便减,继以两三服全瘳。甚矣,此仆之得生,幸早遇明者也!然而天下之医,其术类乎此者比比而是,既未由家喻而户晓之。爰检余所藏书,有《瘟疫辨正秘集》,详读熟玩,益信向之所以病而辄死者,皆庸医之杀之也。乃稍为詮次疏解,授诸梓人,刻成散布。凡医给以全卷,愿熟读而详究焉。其亦知汝前此之误杀人,而懵不自觉乎!其亦知今此之对是书,而惭焉内悔乎?其试依其脉诀,审其病症,按其节气,而斟酌慎重以用药乎。其细察表里虚实,阴阳寒热,主客缓急,了然于心,了然于指,不复任情率意,妄施参附乎?果尔,则庶几以后此救人之功,补前此杀人之过,虽谋衣食,成家产,而寸心不欺者,鬼神可恕也。倘仍自以为是,以人之性命为儿戏,纵幸逃于王法,而能遁于冥诛哉!是以不憚叮咛告诫,而复为之序。

广宁年希尧偶斋书

引

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瘟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瘟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瘟疫证则甚略之。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瘟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瘟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瘟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虽有头疼身痛，恶寒无汗发热，总似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尝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而解。间有不药亦自解者，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苔刺等证，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希有。况瘟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万世，用心可谓仁矣。然伤寒与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以告世。至于瘟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瘟疫之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亦系散亡之余，王叔和立方造论，谬称全书。瘟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药不及而死者，或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焉。

时崇祯壬午仲秋姑苏洞庭吴有性书于澹澹斋。

偶斋云：凡人触冒风寒，在冬月谓之中，余时谓之感。中寒者，脉浮紧，或沉紧而无汗。中风者，脉浮缓而有汗。寒邪触人，由太阳始，故麻黄汤治中寒无汗，桂枝汤治中风有汗。无阳明者，则有柴葛解肌汤。阳明在表，则有白虎等汤。阳明在里，在里谓已入于胃，舌苔黄口渴潮短数是也。则有三承气等汤。至少阳则有柴胡等汤。其有合并病，则有大小青龙等汤、大羌活等汤。其余四时感冒风寒，则有九味羌活汤。兼停食者，则有五积散。虚人有感，则有参苏饮、薄荷煎等剂。如四时伤风，鼻流清涕，皆伤热，不可发散。盖肺受热伤，若更发散，重伤其肺，只须黄芩、薄荷、甘草、桔梗辛凉之味托之可也。欲知外感之详，当于伤寒科《证治准绳》、《医门法律》中求之，则得矣。

偶斋云：用五法治，入反疑之，用杂药迁延而死，是谁之过欤！

《瘟疫论》目录

卷上

原病	(9)
瘟疫初起	(10)
传变不常	(10)
急证总攻	(11)
表里分传	(11)
热邪散漫	(11)
内壅不汗	(11)
下后脉浮	(12)
下后脉复沉	(12)
邪气复聚	(12)
下后身反热	(12)
下后脉反数	(12)
因证数攻	(12)
病愈结存	(13)
下隔	(13)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13)
蓄血	(14)
发黄疸	(15)
邪在胸膈	(15)
辨明伤寒时疫	(15)
发战汗合论	(16)
战汗	(16)
自汗	(16)
盗汗	(17)
狂汗	(17)
发斑	(17)
数下亡阳	(17)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17)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18)
下后间服缓剂	(18)
下后反痞	(18)
下后反呕	(19)
午液无汗	(19)

补泻兼施	(19)
药烦	(20)
停药	(20)
虚烦似狂	(20)
神昏谵语	(20)
夺气不语	(20)
老少异治	(20)
妄投破气药论	(20)
妄投补剂药论	(21)
妄投寒凉药论	(21)
大便	(22)
小便	(23)
前后虚实	(23)
脉厥	(23)
脉证不应	(23)
体厥	(24)
乘除	(24)

卷下

杂气论	(26)
论气盛衰	(27)
论气所伤不同	(27)
蛔厥	(27)
呃逆	(27)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27)
论食	(28)
论饮	(28)
损复	(28)
标本	(29)
行邪伏邪之别	(29)
应下诸证	(29)
应补诸证	(30)
论阴证世间罕有	(31)
论阳证似阴	(31)
舍病治药	(31)

舍药治病	(31)	妊娠时疫	(35)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32)	主客交	(36)
肢体浮肿	(32)	调理法	(36)
服寒剂反热	(33)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37)
知一	(33)	集补诸瘟方治	(38)
四损不可正治	(33)	附采名方及辟瘟诸法	(39)
劳复 食复 自复	(34)	王恒斋先生瘟病论	(40)
感冒兼疫	(34)	补遗	
疟疫兼证	(34)	正名	(42)
瘟疫	(34)	伤寒例正误	(42)
疫痢兼证	(34)	诸家温疫正误	(44)
妇人时疫	(35)	附辨舌法	(45)
小儿时疫	(35)		

瘟疫论 卷上

明 县区 吴有性又可 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重订

原 病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膺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胃为十二经之海。

偶斋云：手足各三阴三阳，为十二经也。

十二经皆都会于胃，故胃气能敷布于十二经中，而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其热淫之气，浮越于某经，即能显某经之证。如浮越于太阳，则有头项痛、腰痛如折。如浮越于阳明，则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干。如浮越于少阳，则有胁痛、耳聋、寒热、呕而舌苦。大概观之，邪越太阳居多，阳明次之，少阳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气，亦自不及，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异耶？若

其年气来厉，不论强弱，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张溢，荣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病热。其始也格阳于内，不及于表，故先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阳气渐积，郁极而通，故厥回而中外皆热。至是但热而不恶寒者，因其阳气之周也。此际或有汗，或反无汗者，在乎邪结之轻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经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里，表虽有汗，徒损真气，邪气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溃，表气潜行于内，乃作大战。精气自内，由膜原以达表，振战止而后热，此时表里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湿透，邪从汗解，此名战汗。当即脉静身凉，神清气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为顺，即不药亦自愈也。伏邪未溃，所有之汗，止得卫气暂通，热虽暂减，逾时复热。午后潮热者，至是郁甚，阳气与时消息也。自后加热而不恶寒者，阳气之积也。其恶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阳气盛衰也。其发热或短或长，或昼夜纯热，或黎明稍减，因其感邪之轻重也。疫邪与疟仿佛，但疟不传胃，惟疫乃传胃。始则皆先凛凛恶寒，既而发热，又非若伤寒发热而兼恶寒也。至于伏邪动作，方有变证，其变或从外解，或从内陷，从外解者顺，从内陷者逆。更有表里先后不同，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里偏胜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从外解者，或发斑，或战汗、狂汗、自汗、盗汗。从内

响者 胸膈痞闷,心下胀满,或腹中痛,或燥结便秘,或热结旁流,或胁热下痢,或呕吐、恶心、谵语、舌黄、舌黑、苔垢等证,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详见脉证治法诸条。

偶斋云:伤寒感冒,邪从外入,谓之中经。瘟疫邪发膜原,由内而出,谓之浮越。伤寒瘟疫,只传足三阴三阳,不传手三阴三阳,故不言手经而言足经。足太阳乃膀胱经也,与肾为表里,而肾为足少阴也。足阳明乃胃经也,与脾为表里,而脾为足太阴也。足少阳乃胆经也,与肝为表里,而肝为足厥阴也。

瘟疫初起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起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其时邪在伏膺之前,肠胃之后。虽有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从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从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

达原饮

槟榔 一钱 厚朴 一钱 草果仁 五分 知母 一钱 芍药 一钱 黄芩 一钱 甘草 五分

上用水一盅煎八分午后温服。

按: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错。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荣气,加芍药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不过调和之剂,如渴与饮,非拔病之药也。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日痛,肩脊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

也,本方加干葛一钱。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料理,酌定分两,大略而已,不可执滞。间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二三剂自解。稍重得必从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气盘结于膜原,内外隔绝,表气不能通于内,里气不能达于外,不可强汗。病家见加发散之药,便欲求汗,误用衣被壅塞,或将汤火熨蒸,甚非法也。然表里隔绝,此时无游溢之邪在经,三阳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服汤后不从汗解,而从内陷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邪渐入胃,此三消饮证。若脉长洪而数,大汗多渴,此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汤证。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证,为邪已入胃,此又承气汤证也。有两三日即溃而离膜原者,有半月十数日不传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撮撮,五六日后,陡然势张者。凡元气胜者,毒易传化。元气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传。设遇他病久亏,适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传。不传则邪不去,邪不去则病不瘳,延缠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时师误认怯证,日进参芪,愈缠愈固,不死不休也。

偶斋云:少阳胆经行身之侧,为半表半里,柴胡乃本经之药。太阳膀胱经行身之背,为表,羌活乃本经之药。阳明胃经行身之面前,为里,葛根乃本经之药。

传变不常

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而解者;有从自汗、盗汗、狂汗而解者;有无汗竟传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胃气壅郁,必因下,乃得战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里有余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证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愈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此则传变不常,亦为常变也。有局外之变者,男子适逢淫欲,或向来下元空虚,邪热

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施，以致小便闭塞，小腹胀满，每至夜即发热，与导赤散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得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里有他病，一隅之亏，邪乘宿昔所损而传者，如失血崩带，经水适来适断，心痛疝气，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变。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盖因疫而发旧病，治法无论某经某病，但治其疫，而旧病自愈。

偶斋云：战汗，身体颤抖而汗出也。白汗，无故自然汗出也。盗汗，熟睡而汗出也。狂汗，其人发狂，走跳叫骂，狂已，忽然汗出安卧也。

急证急攻

瘟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前舌变黄色，随现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即溃，邪毒传胃也，前方加人黄下之。烦渴少减，热去六七，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傍晚天下，至夜半热退，次早鼻黑苔刺如失，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羈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瘟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

偶斋云：一日之病，而有三变，此疫毒之最重者。若以缓剂治之，而能望其生者几希。

表里分传

瘟疫舌上白苔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渐黄至中央，乃邪渐入胃。设有三阳现证，用达原饮，三阳加法。因有里证，复加大黄，名三消饮。三消者，消内消外消不内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剂，以毒邪表里分传，膜原尚有余结者宜之。

三消饮

槟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黄芩 大黄 葛根 羌活 柴胡
姜枣煎汤服。

热邪散漫

瘟疫脉长洪而数，大渴复大汗，通身发热，宜白虎汤。

白虎汤

石膏 一两 知母 五钱 甘草 钱 炒米
撮

加姜煎服。

按：白虎汤，辛凉发散之剂，清肃肌表气分药也。盖毒邪已溃，中结渐开，邪气方离膜原，尚未出表，然内外之气已通，故多有脉长洪而数。白虎辛凉解散，服之或战汗，或自汗而解。若瘟疫初起，脉虽数，未至洪大，其时邪气盘踞于膜原，宜达原饮。误用白虎，既无破结之能，但求清热，是犹扬汤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徒以刚悍而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细小。又认阳证得阴脉，妄言不治，医见脉微欲绝，益不敢议下，日惟杂进寒凉，以为稳当，愈投愈危，至死无悔，当此急投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偶斋云：日惟杂进寒凉，以为稳当，比比皆然。更有老手，诊得脉虚，即用温补。前以误用寒凉，而致脉微，后以脉微，辄用温补，试问若辈举世皆然，今为是书说破，良当悔悟矣。

内壅不汗

邪发于半表半里，一定之法也。至于传变，或出表，或入里，或表里分传。医见有表复有里，乃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大谬也。尝见大剂麻黄连进，一毫无汗，转见烦躁者何耶？盖发汗之理，自内由中以达表。今里气结滞，阳气不能敷布于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气液蒸蒸以达表？譬如缚足之鸟，

反欲飞升,其可得乎!盖鸟之将飞,其身必伏,先纵足而后扬翅,方得升举,此与战汗之义同。又如水注,闭其后窍,则前窍不能涓滴,与发汗之义同。凡见表里分传之证,务宜承气,充通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

偶斋云:里气通,自能汗出而解也。

下后脉浮

里证下后,脉浮而微数,身微热,神气或不爽,此邪热浮于肌表,里无壅滞也。虽无汗,宜白虎汤,邪从汗解。若夫下后,或数下后,脉空浮而数,按之豁然如无,宜白虎汤加人参,覆杯则汗解。下后脉浮而数,原当汗解,迁延五六日,脉证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经久,或表有他病先亏,或本病日久下迟,或反复数下,以致周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凉,除肌表散漫之热邪,加人参以助周身之血液,于是经络润泽,元气鼓舞,腠理开发,故得汗解。

下后脉复沉

里证脉沉而数,下后脉浮者,当得汗解。今不得汗,后二三日,脉复沉者,膜原余邪复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后,脉再浮者,仍当汗解,宜白虎汤。

邪气复聚

里证下后,脉不浮,烦渴减,身热退,越四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因而复发,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归咎于病人,误也,宜再下之即愈。但当少与,慎勿过剂,以邪气微也。

下后身反热

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此内结开,正气通,郁阳暴伸也。即如炉中伏火,拨开虽焰,不久自息,此与下后脉反数义同。若瘟疫将发,原当日渐加热,胃本无邪,误用承气,更加发热,实非承气使然,乃邪气方张,分内之热也。但嫌下早之误,徒伤胃气耳。日后传胃,再当下之。又有药烦者,与此悬绝,详载本条。

下后脉反数

应下失下,口燥舌干而渴,身反热减,四肢时厥,欲得近火拥被,此阳气伏也。既下厥回,去炉减被,脉大而加数,舌上生津,不思水饮,此里邪去,郁阳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汤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随其性而升泄之。此证类近白虎,但热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证数攻

瘟疫下后,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未去,已无锋芒而软,然热渴未除,更下之;热渴减,苔刺脱,日后更复热,又生苔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困之者,患疫月余,苔刺凡三换,计服大黄二十两,始得热不复作,其余脉证方退。所以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医家见理不透,经历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证反致担搁。但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应连下三四日者,有应连下二日间一日者。其间宽缓之施,有应用柴胡清燥汤者,有应用犀角地黄汤者。至投承气,某日应多与,某日应少与,如其不能得法。亦足以误事。此非可以言传,贵乎临时斟酌。

偶斋云:病家以症加重而咎医,医家未经深识,辄换汤头,由此而误者实繁。故医治别病要活法,治瘟疫认定表里。依法二三剂,病

虽不解，其症仍在者，不妨再服，自然著效矣。

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症。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两余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视，更祈诊视。余诊得脉尚有神，下证悉具，药所不到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日有时而少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平复。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过二三人而已，姑存案以备参酌。

病愈结存

瘟疫下后，脉证俱平，腹中有块，按之则痛，自觉有所阻而微闷，或时有升降之气往来不利，常作蛙声。此邪气已尽，其宿结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损元气，气虚益不能传送，终无补于治结。须饮食渐进，胃气稍复，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尝遇病愈后，食粥累月，结块方下，坚黑如石。

下隔

瘟疫愈后，脉证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时时作呕，饮食不进，虽少与汤水，呕吐愈加，此为下隔。盖下既不通，必返于上，误认翻胃，与以牛黄狗宝误作寒气，与以丁香、二陈之类误也。宜调胃承气热服，顷得宿结，及溏粪粘胶恶物，臭不可当者，呕吐立止。所谓欲求南风，须开北牖是也。呕止慎勿骤补，若与参芪下焦须闭，呕吐仍作也。此与病愈结存仿佛，彼则妙在往来蛙声一证，故不呕而能食。可见毫厘之差，遂有千里之异。按二者大便俱闭，脉静身凉，一安一危者，在乎气通气塞之间而已矣。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瘟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盖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动之机，欲离未离之际，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羁。二三日后，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彻其余毒。大凡客邪贵乎早治，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入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谅人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气，多与少与，自有轻重之殊，勿拘于下不嫌迟之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假如经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结，或病后血气未复，亦多燥结。在经所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也。要知因邪致热，热致燥，燥致结，非燥结而致邪热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结为之壅闭，瘀邪郁热，益难得泄，结粪一行。气通而邪热乃泄，此又前后之不同，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能早去其邪。安有燥结耶！

偶斋云：切要之言。

假令滞下，本无结粪，初起质实，频数窘急者，宜芍药汤加大黄下之，此岂亦因结粪而然耶，乃为逐邪而设也。或曰：得毋为积滞而设与？余曰：非也。邪气客于下焦，气血壅滞，结而为积，若去积以为治，已成之积方去，未成之积复生，须用大黄逐去其邪。是乃断其

生积之原,荣卫流通,其积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虚痢,又非此论,或问脉证相同,其粪有结有不结,何也?曰:原其人病至人便当即不行,续得蕴热,益难得出,蒸而为结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虽胃家热甚,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必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

偶斋云:滞下即痢疾也。

大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芒硝一钱

水姜煎服。弱人减半,邪微者各复减半。

偶斋云:凡书所云攻之下之利之,皆承气也。大承气汤痞满燥实四症全治。大黄去实,芒硝去燥,枳实去痞,厚朴去满。

小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水姜煎服。

偶斋云:小承气汤,治痞满实而不燥。

调胃承气汤

大黄五钱 芒硝一钱三分 甘草一钱

水姜煎服。

偶斋云:调胃承气汤,治燥实而不痞满。

按:三承气汤,功用仿佛。热邪传里,但上焦痞满者,宜小承气汤;中有坚结者,加芒硝,软坚而润燥;病久失下,虽无结粪,然多粘腻极臭恶物,得芒硝助大黄,有荡涤之能。若无痞满,惟有宿结,而有瘀热者,调胃承气宜之。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不耐药汤者,或呕或畏,当为细末,蜜丸汤下。

偶斋云:大黄作丸,从权也,总不若汤药荡涤之速。

蓄血

大小便蓄血便血,不论伤寒时疫,盖因失下,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留于经络,败为紫血,溢于肠胃,瘀为黑血,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因结粪得血而润下。结粪虽

行,真元已败,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热波及于血分,血乃心之属,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证矣。仍从胃治。

偶斋云:仍从胃治者,谓须下也。

发黄一证 胃实失下,表里壅闭,郁而为黄。热更不泄,搏血为瘀。凡热经气不郁,不致发黄,热不主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邪,故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

偶斋云:发黄者,面黄眼白黄,甚则一身皆黄。黄而明亮者轻,黄而黑暗者重。蓄血者,热邪干于血分,瘀留而不行也。

但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随泄减。尝见发黄者,原无瘀血,有瘀血者,原不发黄。所以发黄当辨在经郁热。若专治瘀血,误也。胃移热于下焦血分,小便不利,热结膀胱也。移热于下焦血分,膀胱蓄血也。小腹硬满,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责之蓄血也。小便不利,亦有蓄血者,非小便自利方为蓄血也。胃实失下,至夜发热者,热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既投承气,昼日热减,至夜独热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气汤,服汤后热除为愈。或热时前后缩短,再服再短,蓄血尽而热亦尽。大势已去,亡血过多,余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汤调之。至夜发热,亦有痒症,有热入血室,皆非蓄血,并未可下。宜审。

偶斋云:痒症者,但热而不寒之疟疾也。血室者,妇人藏经之所。未行经之前,血室满,邪热不能入,已行经之后,其室空虚,热邪乘虚而入。其证俨如疟状,当用小柴胡汤调之,不可当疟治。

桃仁承气汤方

大黄 芒硝 桃仁 当归 芍药 丹皮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黄汤方

地黄一两 白芍二钱 丹皮二钱 犀角二钱
镑碎

上先将地黄温水润透,铜刀切作片,石臼内捣烂,再加水调糊,绞汁听用。其滓入药同

煎，药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伤寒太阳病不解，从经传腑，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结不行者，宜抵当汤。今瘟疫初无表证，而惟胃实，故肠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然抵当汤行瘀逐蓄之最者，无分前后二便，并可取用。盖蓄血结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当汤，非大毒猛烈之剂，不足以抵当，故名之。然抵当证所遇亦少，存此以备万一之用。

抵当汤方

大黄五钱 虻二十枚，炙干研碎 桃仁五钱，研如泥 水蛭炙干为末，五分
照常煎服。

发 黄 疸

疫邪传里，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郁滞，其传为疸，身目如金者，宜茵陈汤。

茵陈二钱 山栀一钱 大黄五钱
水姜煎服。

按：茵陈为治疸退黄之专药。今以病症较之，黄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栀除小肠屈曲之火。瘀热既除，小便自利。当以发黄为标，小便不利为本。及论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系胃家移热。又当以小便不利为标，胃实为本，是以大黄为专功，山栀次之，茵陈又其次也。设去大黄而服山栀、茵陈，是忘本治标，鲜有效矣。或用茵陈、五苓，不惟不能退黄。小便间亦难利。

旧论发黄，有从湿热，有从阴寒者，是亦妄生枝节，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感矣。夫伤寒时疫，既已传里，皆热病也。焕万物者，莫过于火，是知大热之际，燥必随之，又何暇生寒生湿？辟若冰炭，岂容并处耶？既无其证，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古方有三承气证，便于三承气加茵陈、山栀，当随证施治，方为尽善。

邪在胸膈

瘟疫胸膈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于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偶斋云：此种用西洋法吐之亦可。

瓜蒂散

甜瓜蒂一钱 赤小豆三钱研碎 生山栀仁
或

上用水二盅，煎一盅，后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时后不吐，再服尽。吐之未尽，烦满尚存者，再煎服。如无瓜蒂，以淡豆豉二钱代用。

辨明伤寒时疫

或曰：予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桃仁承气、抵当、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予何言之异也？曰：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单衣风露，或强力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出浴。常觉肌肉栗起，既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头疼身痛，发热恶寒，脉浮而数，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伤风。若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所触因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无故自发者居多。促而发者，十中之一二耳。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病笃，时疫发斑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

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之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夫伤寒之邪,自肌肤而迨传里,如浮云之过太虚,原无根蒂,惟其传法,始终有进而无退,故下后皆能脱然而愈。若时疫之邪,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发时与荣卫交并,客邪经由之处,荣卫未有不被其所伤者。因其伤,故名曰溃。然不溃则不能传,不传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瘳。时疫下后,多有未能顿解者,何耶?盖疫邪每有表里分传者,因有一半向外传,邪留于肌肉;一半向内传,邪留于胃家。邪留于胃,故里气结滞,里气结,表气因而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达于肌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向者郁于肌肉之邪,方能尽发于肌表,或斑或汗,然后脱然而愈。伤寒下后,无有此法,虽曰终同,及细较之,而终又有不同者。

或曰: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时疫感天地之戾气,气既不同,俱用承气,又何药之相同也?曰:风寒疫邪,与吾身之真气,势不两立,一有所着,气壅火积。气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与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谓之邪矣。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

假如初得伤寒为阴邪,主闭藏而无汗,伤风为阳邪,主开发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黄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传至少阳,并用柴胡,传至胃家,并用承气,至是亦无复有风寒之分矣。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治法无异也。

发斑战汗合论

凡疫邪留于气分,解以战汗;留于血分,解以发斑。气属阳而轻清,血属阴而重浊。是以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阳主速,而阴主迟。所以从战汗者,可使顿解,从发斑者,当图渐愈。

战汗

此条与邪气复聚同例

疫邪先传表,后传里,忽得战汗,经气输泄,当即脉静身凉,烦渴顿除。三五日后,阳气渐积,不待饮食劳碌,或有反复者,盖表邪已解,里邪未去,才觉发热,下之即解。

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下不可。下之未尽,日后复热,当复下复汗。温疫下后,烦渴减,腹满去。或思食而知味,里气和也。身热未除,脉近浮,此邪气拂郁于经,表未解也,当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汤和之。复不得汗者,从渐解也,不可苛求其汗。应下失下,气消血耗,既下欲作战汗,但战而不汗者危。以中气亏微,但能降陷,不能升发也。次日当期复战,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气脱,不胜其邪也。战而厥回无汗者,真阳尚在,表气枯涸也,可使渐愈。凡战而不汗,忽痒者必死。痒者身如尸,牙关紧,目上视。凡战不可扰动,但可温覆,扰动则战而中止,次日当期复战。战汗后,复下后,越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滞下也。无论已见积、未见积,宜芍药汤。

偶斋云:厥者,手足冷也。凡战必凛之恶寒,而手足厥冷,及战已而手足温者,谓之厥回。

芍药汤方

白芍药一钱 当归一钱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甘草七分

水姜煎服。里急后重加大黄三钱,红积倍芍药,白积倍槟榔。煎服。

自汗

自汗者,不因发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溃,气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长洪而数,身热大渴,宜白虎汤,得战汗方解。里证下后,续得自汗,虽二三日不止,甚则四五日汗不止,身微热,热甚则汗甚,热微汗亦微,此属实,乃表

有留邪也。邪尽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表解则汗止。设有三阳经证，当用三阳随经加减，法与协热下利投承气同义。表里虽殊，其理则一，若误认为表虚自汗，辄用黄芪实表，及止汗之剂，则误矣。有表证时当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证自汗详见前。若面无神色，唇口刮白，表里无阳证，喜热饮，稍冷则畏，脉微欲绝，忽得自汗，淡而无味者为虚脱。夜发则昼死，昼发则夜亡，急当峻补，补不及者死。大病愈后数日，每饮食及惊动即汗，此表里虚怯，宜人参养荣汤倍黄芪。

偶斋云：三阳症仍是太阳腰脊疼痛，项强痛，加羌活；阳明目眦痛，眉棱骨痛，目胀鼻干，加葛根；少阳往来寒热而呕，胸胁痛，耳聋，加柴胡。

偶斋云：协热下痢，谓邪热协同肠胃之热，迫入大肠而作痢，当投承气汤。承者顺也，顺而去之，热邪去，痢自止也。

盗汗

里证下后，续得盗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溃，则作战汗矣。凡人目张则卫气行于阳，目瞑则卫气行于阴。行阳谓升发于表，行阴谓敛降于内，行于阴不能卫护其表，毫窍空疏，微邪乘间而出，邪尽而盗汗自止。设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

时疫愈后，脉静身凉，数日后反得盗汗及自汗者，此属表虚，宜黄芪汤。

柴胡汤

柴胡二钱 黄芩一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一钱 大枣一枚

古方用人参、半夏，今表实，故不用人参。无呕吐不加半夏。

偶斋云：有人参、半夏，无陈皮，即小柴胡汤。

黄芪汤

黄芪三钱 五味子三分 当归一钱 白术一钱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黄净根一钱五分。无有不止者，然属实者常多，属虚者常少。邪气盛为实，正气夺为虚。虚实之分，在乎有热无热。有热为实，无热为虚，若颠倒误用，未免实实虚虚之弊，临证当慎。

偶斋云：麻黄能发汗，麻黄根能止汗。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溃，欲作汗解。因其人禀赋肥盛，阳气冲击，不能顿开，故忽然坐卧不安，且狂且躁，少顷大汗淋漓，狂躁顿止，脉静身凉，霍然而愈。

发斑

邪留血分，里气壅闭，非下不斑。斑出为毒邪外解，下后斑渐出，更不可大下。设有下证，少与承气，缓缓下之。若复大下，中气不振，斑毒内陷则危，宜托里举斑。

托里举斑汤

白芍药 当归各一钱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川山甲一钱，炙黄为粗末

水姜煎服。下后斑渐出，复大下，斑毒复隐，反加循衣摸床，撮空理线，脉渐微者危。本方加入人参一钱，补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发斑者，设有下证，少与承气，须从缓下。

数下亡阴

下证以邪未尽，不得已而数下之，间有两目加涩，舌反枯干，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缘其所禀阳脏，素多火而阴亏者，今重亡津液，宜清燥养荣汤。设热渴未除，里证仍在，宜承气养荣汤。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夫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

布,积阳为火,阴气每为热搏。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不惟日下淹缠,日后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痹,或四肢挛急,或流火结痰,或遍身疮疡,或两腿钻痛,或劳嗽涌痰,或气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骤补之为害也。若有阴枯血燥者,宜清燥养荣汤。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时肥盛者,投之恐有泥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时疫愈后,调理之剂,投之不当,莫如静养,节饮食为第一。

清燥养荣汤

知母 天花粉 当归身 白芍 地黄汁
陈皮 甘草

加灯芯煎服。表有余热,宜柴胡养荣汤。

柴胡养荣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当归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姜枣煎服。里证未尽,宜承气养荣汤。

承气养荣汤

知母 当归 芍药 生地 大黄 枳实
厚朴

水姜煎服。痰涎涌甚,胸膈不清者,宜瓜贝养荣汤。

瓜贝养荣汤

知母 花粉 贝母 瓜蒌实 橘红 白
芍 当归 紫苏子

水姜煎服。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凡人参所忌者里证耳。邪在表及半表半里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参苏饮、小柴胡汤、败毒散是也。半表半里者,如久疟扶虚,用补中益气,不但无碍,而且得效。即使暴疟,邪气正盛,投之不当,亦不至胀,为无里证也。夫里证者,不特伤寒瘟疫传胃,至如杂证气郁、血郁、火郁、湿郁、痰郁、食郁之类,皆为里证,投之即胀者,盖以实填实也。

今瘟疫下后,适有暂时之通,即投入参,

因而不胀。医者辄言以为用参之后,虽不见佳处,然不为祸,便为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恶塞,下后虽通,余邪尚在,再四服之。则助邪填实,前证复起,祸害随至矣。间有失下,以致气血虚耗者;有因邪盛数下,及大下而挟虚者。遂投入参,当觉精神爽慧,医者病者皆以为得意,明后日再三投之,即加变证。盖方下之后,乘其胃家空阔,虚则沾其补,而未见害,弗思余邪未尽,任意投之,渐加壅闭,邪火复炽,愈投而变证愈增矣。良由下后邪缓虚急,是以补正之效显,而助邪之害隐也。前后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下后间服缓剂

下后或数下,膜原尚有余邪,未尽传胃,邪与卫气并,以热不能顿除,当宽缓两日。俟余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汤,缓剂调理。

柴胡清燥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姜枣煎服。

下后反痞

疫邪留于心胸,令人痞满,下之痞应去。今反痞者,虚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亏,或因新产后气血两虚,或禀赋娇怯,因而益虚,失其健运,邪气留止,故令痞满。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气破气之剂,转成坏证,宜参附养荣汤。

参附养荣汤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生地三钱 人参一钱
附子炮,七分 干姜炒,一钱

照常煎服。果如前证,一服痞如失。倘有下证,下后脉实,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虚实之分。一则有下证,下后痞即减者为实,一则表虽微热,脉不甚数,口不渴,下后痞反甚者,为虚。若潮热口渴,脉数而痞者,投之祸不旋踵。

下后反呕

疫邪留于心胸，胃自热甚，皆令呕不止。下之呕当去，今反呕者，此属胃气虚寒。少进粥饮，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汤，一服呕立止，谷食渐加。

半夏藿香汤

半夏一钱五分 真藿香一钱 干姜炒一钱
白茯苓一钱 广陈皮一钱 白术炒一钱 甘草五分

水姜煎服。有前后一证，首尾内变者，其患疫时，心下胀满，口渴发热而呕，此应下之证也。下之诸证，减去六七，呕亦减半，再下之，胀除热退渴止。向则数日不眠，今则少寐，呕独转甚，此疫已去，而诸证除。胃续寒而呕甚，与半夏藿香汤，一剂而呕即止。

夺液无汗

瘟疫下后脉沉，下证未除，再下之。下后脉浮者，法当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预亡津液也。时疫得下证，日久失下。日逐下利纯臭水，昼夜十数行，乃致口燥唇干，舌裂如断。医者误按仲景协热下利法，因与葛根黄连黄芩汤，服之转剧，邀予诊视。乃热结旁流，急与大承气一服，去宿粪甚多。色如败酱，状如枯胶，臭恶异常。是晚利顿止，次日服清燥汤一剂，脉尚沉。再下之，脉始浮，下证减去，肌表仅存微热。此应汗解，虽不得汗，然里邪先尽，中气和平。所以饮食渐进。半月后忽作战汗，表邪方解。盖因下利日久，表里枯燥之极，饮食半月，津液渐回，方可得汗，所谓积流而渠自通也。可见脉浮身热，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夺血无汗，今以夺液无汗，血液虽殊，枯燥则一也。

偶斋云：至言。

补泻兼施

证本应下，耽阁失治，或为缓药羁迟，火毒壅闭，耗气搏血，精神迫尽，邪火独存，以致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筋惕肉瞤，支体振战，目中不了了，皆缘应下失下之咎。邪热一毫未除，元神将脱，补之则邪毒愈甚，攻之则几微之气不胜其攻。攻不可，补不可，补泻不及，两无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黄龙汤。此证下亦死，不下亦死，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含药而亡。或有回生于万一者。

偶斋云：应下失下，比比皆然。

黄龙汤方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人参 地黄 当归

照常煎服。

按：前证实为庸医耽阁，及今投剂，补泻不及。然人虚不补，虚何由以回；大实不泻，邪可由以去？勉用参、地以回虚，承气以逐实，此补泻兼施之法也。或遇此证，纯用承气，下证稍减，神思稍苏，续得支体振战，怔忡惊悸，心内如人将捕之状，四肢反厥，眩晕郁冒，项背强直，并前循衣摸床、撮空等证，此皆大虚之候，将危之证也。急用人参养荣汤，虚候少回，速可屏去。盖伤寒瘟疫，俱系客邪，为火热燥证，人参固为益元气之神品，偏于益阳，有助火固邪之弊，当此又非良品也，不得已而用之。

人参养荣汤

人参八分 麦门冬七分 辽五味一钱 地黄五分 当归八分 白芍药一钱五分 知母七分 陈皮六分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

如人方肉食而病适来，以致停积在胃，用大小承气连下，惟是臭水稀粪而已。于承气汤中，但加人参一味服之，虽三四十日所停之完谷及完肉于是方下。盖承气藉人参之力，鼓舞胃气，宿物始动也。

偶斋云：人参能助下药成功。

药 烦

应下失下，真气亏微。及投承气下咽，少顷额上汗出，发根燥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则振战心烦，坐卧不安，如狂之状，此中气素亏，不能胜药，名为药烦。凡治此证，急投姜汤即已。药中多加生姜煎服，则无此状矣。更宜匀两次服，以防呕吐不纳，三次服亦不妨。

停 药

服承气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药，此因病久失下，中气大亏，不能运药，名为停药。乃天元几绝，大凶之兆也，宜生姜以和药性，或加人参以助胃气。又有邪实，病重剂轻，亦令不行，当审。

虚烦似狂

时疫坐卧不安，手足不定，卧未稳则起坐，才著坐即乱走，才抽身又欲卧，无有宁刻。或循衣摸床，撮空捻指，师至才诊脉，将手缩去，六脉不甚显，尺脉不至。此平时断丧，根源亏损，因不胜其邪，元气不能主持，故烦躁不宁，固非狂证。其危有甚于狂也，法当大补。然有急下者，或下后厥回，尺脉至，烦躁少定，此因邪气少退，正气暂复，微阳少伸也。不二时邪气复聚，前证复起，勿以前下得效，今再下之，下之速死，急宜峻补。补不及者死。此证表里无大热，下证不备者，庶几可生。譬如城郭空虚，虽残寇而能直入。战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神昏谵语

应下稍迟，血竭气耗，内热烦渴谵语，诸下证具，而数下之，渴热并减，下证悉去。五六

日后，谵语不止者，不可以为实。此邪气去，元神未复，宜清燥养荣汤，加神砂一钱。郑声谵语，态度无二，但有虚实之分，不应另立名色。

偶斋云：谵语属阳，郑声属阴；谵语属实，郑声属虚；谵语狂忘无次序，郑声如老人言事，说已又说，作郑重意也。

夺气不语

时疫下后，气血俱虚，神思不清，惟向里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应，此正气夺，与其服药不当，莫如静守虚回，而神思自清，语言渐朗。若攻之，脉必反数，四肢渐厥，此虚虚之祸，危在旦夕。凡见此证，表里无大热者，宜人参养荣汤补之。能食者自然虚回，而前证自除。设不食者，正气愈夺，虚证转加，法当峻补。

老少异治

三春早草，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弗泽。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涸，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势悍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何况误用耶？万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

妄投破气药论

瘟疫心下胀满，邪在里也。若纯用青皮、枳实、槟榔诸香燥破气之品，冀其宽胀，此大谬也。不知内壅气闭，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于七情郁怒，肝气上升，饮食过度，胃气填实，本无外来邪毒客气相干，止不过自身之气壅滞。投木香、砂仁、豆蔻、枳壳之类，上升者即降，气闭者即通，无不立效。今疫毒之气传于胸胃，以致升降之气不利，因而胀满，实为客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声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邪累及木气。但得客气一除，本气自然升降，胀满立消。若专用破气之剂，但能破正气，毒邪何自而泄，胀满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气弗愈。既而肠胃燥结，下既不通，中气郁滞，上焦之气，不能下降，因而充积，即膜原或有未尽之邪，亦无前进之路，于是表里上中下三焦皆阻，故为痞满燥实之证。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向所郁于肠胃之邪，由此而下，肠胃既舒，在膜原设有所传不尽之余邪，方能到胃，乘势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连尾而下矣。至是邪结并去，胀满顿除，皆藉大黄之力。大黄本非破气药，以其润而最降，故能逐邪拔毒，破结导滞。加以枳、朴者，不可无佐使云尔。若纯用破气之品，津液愈耗，热结愈固，滞气无门而出，疫毒无路而泄，乃望其宽胸利膈，惑之甚矣。

偶斋云：见痞满不敢用大黄，只用化痞消胀克气之药为稳当，时流莫不皆然，殊不知疫邪不去，徒损真气，杀人尤速耳。

妄投补剂药论

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尪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去而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也。今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犹言服参几许，补之不及，天数也。病家止误一人，医者终身不悟，不知杀人无算。

偶斋云：读至此处，凡有仁心者，当着眼猛醒，悟昔之非，而补过于将来，则庶几乎可也。

妄投寒凉药论

疫邪结于膜原，与卫气并，因而昼夜发热，五更稍减，日晡益甚，此与疟症相类。疟症热短，过时如失，明日至期复热。今瘟疫热长，

十二时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间，乃其热之首尾也。即二时余焰不清，似乎日夜发热。且其始也，邪结膜原，气并为热。胃本无病，误用寒凉，妄伐生气，此其误者一。及邪传胃，烦渴口燥，舌下苔刺，气喷如火，心腹痞满，午后潮热，此应下之证。若用大剂芩、连、栀、柏，专务清热，竟不知热不能自成其热，皆由邪在胃家，阻碍正气，郁而不通，火亦留止，积火成热。但知火与热，不知因邪而为火热。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火泄，而热自已。若概用寒凉，何异扬汤止沸。每见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盖本《素问》，热淫所胜，治以寒凉，以为圣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热病用寒药，最是捷径，又何疑乎？每遇热甚，反指大黄能泄而损元气，黄连消热，且不伤元气，更无下泄之患。且得病家无有疑虑，守此以为良法，由是凡遇热证，大剂与之，二三钱不已，增至四五钱，热又不已，昼夜连进，其病转剧。至此技穷力竭，反谓事理当然。又见有等日久，腹皮贴背，乃调胃承气证也。况无痞满，益不敢议承气，唯类聚寒凉，专务清热，又思寒凉之最者莫如黄连，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笃，有邪不除，耽误至死，犹言服黄连至几两，热不能清，非药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证，或言病者之数也。他日凡遇此证，每每如是，虽父母妻子，不过以此法毒之。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且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若用黄连，反招闭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既不知病原，乌能以愈疾耶？

偶斋云：能用温补者为高手，见热者用寒凉，又时流之得一也。

偶斋云：智者必投承气。投承气不即愈，或中有未尽，仍须再下，或内虽通而邪未达表，不得不解，而身仍热。病家见病未退，或旁人指摘，以为病者本弱，不当用大黄峻利之剂，必致别延时师。设中无见识，又惑于众人之疑谤，因而改用他剂，迁延至死。病家不悟

其由,反归咎于前师。如此代人受过,盖真无可如何也。凡遇此等,宜百方解喻,使之决然无疑,然后用药。若避嫌远引,袖手旁观,以待其毙,岂良医之用心哉!

问曰:间有进黄连而得效者何也?曰:其人正气素胜,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药自愈之证。医者误投温补,转补转郁,转郁转热,此以三分客热,转加七分本热也。客热者,因客邪所郁,正分之热也,此非黄连可愈。本热者,因误投温补,正气转郁。反致热极,故续加烦渴不眠、谵语等症。此非正分之热,乃庸医添造分外之热也。因投黄连,于是烦渴不眠、谵语等症顿去。要之,黄连但可清去七分无邪本热,又因热减而正气即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热,气行即已。医者不解,遂以为黄连得效,他日藉此概治客热,则无效矣。又以昔效而今不效,疑其病原本重,非药之不到也。执迷不悟,所害更不可胜计矣。

问曰:间有未经温补之误,进黄连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气胜病为易治,病胜元气为难治。元气胜病者,虽误治未必皆死;病胜元气者,稍误未有不死者。此因其人元气素胜,所感之初本微,是其气有余足以胜病也。虽少与黄连,不能抑郁正气,此为小逆,以正气犹胜,而疾幸愈也。医者不解,窃自邀功,他日设遇邪气胜者,非导邪不能瘳其疾,误投黄连,反招闭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 便

结热旁流,协热下利,大便闭结,大肠胶闭。总之邪在里,其证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间耳。

协热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调,邪气忽乘于胃,便作烦渴。一如平时泄泻稀粪,而色不败,甚则色但焦黄而已。此火邪传里,不能稽留于胃,至午后潮热,便作泄泻。午后热退,泄泻亦减,次日不作潮热,利亦止,为病愈。潮热未除,利不止者,宜小承气汤以撤其余邪,而

利自止。

利止二三日后,午后忽加烦渴,潮热下泄,仍如前证。此伏邪未尽,复传到胃也。治法同前。

偶斋云:同前者,仍须用承气也。

大便秘结者,疫邪传里,内热壅郁,宿粪不行,蒸而为结,渐至黑硬。下之结粪一行,瘀热自除,诸证悉去。

热结旁流者,以胃家实,内热壅闭。先大便秘结,续得下利纯臭水,全然无粪,日三四度,或十数度。宜大承气汤,得结粪而利立止。服汤不得结粪,仍下利纯臭水并所进汤药。因大肠邪胜,失其传送之职,知邪犹在也。病必不减,宜更下之。

偶斋云:往往见所进汤药即出者,乃结粪于中,而挟热旁流,粪中结一行。所进汤药,皆得送而获益矣。

大肠胶闭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设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但愈蒸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毒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去,下证自除,霍然而愈。

瘟疫愈后,三五日或数日,反腹痛里急者,非前病原也。此下焦别有伏邪所发,欲作滞下也。发于气分,则为白积;发于血分,则为红积;气血俱病,红白相兼,邪尽利止。未止者,宜芍药汤。万见前

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他证,此是三阴不足,以致大肠虚燥。此不可攻,饮食渐加,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觉谷道笨闷,宜作蜜煎导,甚则宜六成汤。

病愈后,脉迟细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后,便作泄泻。此命门真阳不足,宜七成汤。亦有杂证属实者,宜大黄丸下之,立愈。

六成汤方

当归一钱五分 白芍药一钱 地黄五钱
天门冬一钱 肉苁蓉三钱 麦门冬一钱

照常煎服。日后更燥者,宜六味丸,少减泽泻。

七成汤方

破故纸炒香捶碎一钱 熟附子一钱 辽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五分

照常煎服。愈后更发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 便

热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于气分，小便胶涩；干于血分，溺血蓄血；留邪欲出，小便急数；膀胱不约，小便自遗；膀胱热结，小便闭塞。

热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热灼于下焦。在膀胱但有热而无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实有之邪，不止于热也。从胃来者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纯治膀胱，胃邪乘势拥入膀胱，非其治也。若肠胃无邪，独小便急数，或白膏如马遗，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汤。

猪苓汤方 邪干气分者宜之。

猪苓一钱 泽泻一钱 滑石五分 甘草八分 木通一钱 车前二钱

灯心煎服。

桃仁汤方 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仁三钱，研如泥 丹皮一钱 当归一钱 赤芍一钱 阿胶二钱 滑石五钱

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调，有蓄血也。加大黄三钱，甚则抵当汤。药分三等，随其病之轻重而施治。

前后虚实

病有先虚后实者，宜先补而后泻，有先实后虚者，宜先泻而后补。假令先虚后实者，或因他病先亏，或因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劳倦之极，或因新产亡血过多，或旧有吐血及崩漏之证，时疫将发，即触动旧疾，或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过多，然后疫气渐渐加重，以上并宜

先补而后泻。泻者谓疏导之剂，并承气下药，概而言之也。凡遇先虚后实者，此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贴，后虚证少退，便宜治疫，若补剂连进，必助疫邪，祸害随至。假令先实而后虚者，疫邪应下失下，血液为热搏尽，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补之。虚回五六，慎勿再补。多服则前邪复起，下后必竟加添虚证者方补。若以意揣度其虚，不加虚证，误用补剂，贻害不浅。

脉 厥

瘟疫得里证，神色不败，言动自如，别无怪证，忽然六脉如丝，微细而软，甚至于无，或两手俱无，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应有此脉，今有此脉者，皆缘应下失下，内结壅闭，荣气逆于内，不能达于四肢，此脉厥也。亦多有用过黄连、石膏诸寒之剂，强遏其热，致邪愈结，脉愈不行，医见脉微欲绝，以为阳证得阴脉，为不治，委而弃之，以此误人甚众，若用人参生脉散等剂，祸不旋踵，宜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脉 证 不 应

表证脉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气微，不能牵引正气，故脉不应。里证脉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气微，不能抑郁正气，故脉不应。阳证见阴脉有可生者，神色不败，言动自如，乃禀赋脉也，再问平日无此脉，乃脉厥也。下后脉实，亦有病愈者，但得证减，后有实脉，乃天年脉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须以神气形色病证相参，以决安危为善。

张昆源，正年六旬，得滞下，后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脉常歇止，诸医以为雀啄脉，必死之候，咸不用药。延予诊视，其脉参伍不调，或二动一止，或三动一止而复来，此涩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脓血，六脉短涩，固非所能任。询其饮食不减，形色不变，声音烈烈，言语如常，

非危证也。遂用芍药汤,加大黄三钱,大下纯脓成块者两碗许,自觉舒快,脉气渐续,而利亦止。数年后,又得伤风咳嗽,痰涎涌甚,诊之又得前脉,与杏枯汤二剂,嗽止脉调,乃见其效。凡病善作此脉,大抵治病务以形色脉证参考,庶不失其大体,方可定其吉凶也。

体 厥

阳证脉阴,身冷如冰,为体厥。

施纳声,卖卜颇行,年四旬,禀赋肥甚,六月患时疫,口燥舌干,苔刺如锋,不时太息,咽喉肿痛,心腹胀满,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涩,得涓滴则痛甚。此下证悉备,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丝,寻之则有,稍按则无,医者不究里证热极,但引陶氏《全生集》以为阴证,但手足厥逆,若冷过乎肘膝,便是阴证。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过肘膝更甚,疑其为阴证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阴阳二证,全在有力无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绝,按之如无,比之无力更甚,疑其为阴证二也。阴证而得阴脉之至,有何说焉?以内诸阳证竟置不问,遂定附子理中汤。未服,延予至,以脉相参,表里互较,此阳证之最者,下证悉具,但嫌下之晚耳。盖因内热之极,气道壅闭,乃至脉微欲绝,此脉厥也。阳郁则四肢厥逆,况素禀肥盛,尤易壅闭,今亢阳已极,以至通身冰冷,此体厥也。六脉如无者,群龙无首之象,证亦危矣。急投大承气汤,嘱其缓缓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闻一曰阴证,一曰阳证,天地悬隔,疑而不服。更请一医,指言阴毒,须灸丹田。其兄叠延三医续至,皆言阴证,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卜得从阴则吉,从阳则凶。更惑于医之议阴证者居多,乃进附子汤。下咽如火,烦躁顿加,乃叹曰:“吾已矣,药之所误也。”言未已,更加踣踣,逾时乃卒。嗟乎!向以卜谋生,终以卜谋死,误人还自误,可为巫巫之鉴。

偶斋云:假热假寒,但察小便,如色赤而

涓滴不通,或数短而痛,属热,须治在胃。在胃者,谓当下也。如清长无所苦,属寒。

偶斋云:《史记·扁鹊仓公传》云:“信巫不信医者,一不治。”今人每每信巫卜而不访明医,病犹可治,迁延至不可治者,惑于卜耳。

乘 除

病有纯虚纯实,非补即泻,何有乘除?设遇既虚且实者,补泻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随其证而调之。

吴江沈青来正少寡,素多郁怒,而有吐血证,岁二三发,吐后即已,无有他证,盖不以为事也。三月间病,并非旧证,但小发热,头疼身痛,不恶寒而微渴。恶寒不渴者,感冒风寒。今不恶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旧证大发,吐血胜常,更加眩晕,手振烦躁,种种虚状,饮食不进,且热渐加重。医者病者,但见吐血,以为旧证复发,不知其为疫也,故以发热认为阴虚,头疼身痛认为血虚,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证,非吐血后所加之证也。诸医议补,问余可否,余曰:“失血补虚,权宜则可。盖吐血者,内有结血,正血不能归经,所以吐也。结血牢固,岂能止乎?能去其结,于中无阻,血自归经,方冀不发。若吐后专补,补则血满,既满不归,血从上溢也。设用寒冷,尤误投补剂者,只顾日前之虚,用参暂效,不能拔去病根,日后又发也。况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发,血脱为虚,邪在为实,是虚中有实。若投补剂,始则以实填虚,沾其补益,既而以实填实,灾害立至。”于是暂用人参二钱,以芪、苓、归、芍佐之。两剂后,虚证咸退,热减六七,医者病者,皆谓用参得效,均欲速进,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续进,便觉心胸烦闷,腹中不和,若有积气,求嘍不得。此气不时上升,便欲作呕,心下难过,遍体不舒,终夜不寐,喜按摩捶击,此皆外加有余之变证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应三分之热。适有七分之虚,经络枯涩,阳气因陷,故有十分之热。分而言之,其间是

三分实热，七分虚热也。向则本气空虚，不与邪搏，故无有余之证。但虚不任邪，惟懊侬郁冒，眩晕而已。今投补剂，是以虚证一去，热减去七，所余三分之热者，实热也。乃是病邪所致，断非人参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余之变证。因少与承气，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设不用利药，宜静养数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则知胃气通行，邪气在内，日从胃气下趋，故自愈。间有大便自调而不愈者，内有湾粪，隐曲不行，下之得宿粪极臭者，病始愈。设邪未去，恣意投参，病乃益固，日久不除。医见形体渐瘦，便指为怯证，愈补愈危，死者多矣。要之，真怯证，世间从来罕有。今患怯证者，皆是人参造成。近代参价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证不死于贫家，多死于富室也。

偶斋云：人参专补气，果气分虚弱之人，服之固宜，然亦不可太过，况更有说焉，不可不区别也。有人平日本当服参，而一时病症

有异，不可以服参者；有旧病当服参，而新病不可以服参者；有前病以参而愈，而后病不可以服参者；至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感而致病者，断断不可以服参。若进之以参药，犹与之以砒毒也。奈何世人不察斯义，一遇病症，即云虚怯，不分盛衰，不辨久暴，一概投之以参。投之不效，则一倍之，再倍之，而且什伯倍之。一人倡之，众人和之，医者病者，操论既同，不思变计，服参至多，使病固结而不可解救，虽遇卢扁，亦无如何，此皆人参之故也。故今之病，亦往往多死于富贵中，力能服参之家，而贫穷不能服参者，反不致死，岂非明验欤？而今席丰履厚之富家为尤甚，大抵以人参为不死之灵丹，而所延之医，又以用参为独得之秘诀，方不加参，药无主宰，参不重用，病者惊惶，且当无病之时，亦以人参为必需，朝服暮食，浸淫于脏腑，暗受其毒，而因以致病，及至性命呼吸之际，用之反不见效，误服之咎，可不惧哉！

瘟疫论 卷下

明 县区 吴有性又可 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重订

杂 气 论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虫草木,动植之物可见。寒热温凉,四时之气往来可觉。至于山岚瘴气,岭南毒雾,咸得地之浊气,犹或可察。而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气交之中,有昆虫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罗计、荧惑,昆虫有毒蛇、猛兽,土石有雄、硫、卤、信,万物各有善恶不等,是知杂气之毒,亦有优劣也。然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其气,又恶得而知其气之不一也。是气也,其来无时,其著无力,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哑,俗名为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疳利,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肿,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亡,俗名为瓜瓢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瘰癧,俗名为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沿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是知气之不一,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印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截然无有,是知气之所著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

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厉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至于瓜瓢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在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证,不可以常疫并论也。至于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所患者稀少耳。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断为非杂气也。况杂气为病最多,而举世皆误认为六气。假如误认为风者,如人麻风、鹤膝风、痛风、历节风、老人中风、肠风、疝风、痢风之类,概用风药,未常一效,实非风也,皆杂气为病耳。至又误认为火者,如疔疮发背,痈疽肿毒,气毒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疮疡,皆属心火,投芩、连、梔、柏。未尝一效,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至于误认为暑者,如霍乱吐泻,疟痢暴注,腹痛绞肠痧之类,皆误认为暑,因作暑证治之,未尝一效,与暑何与焉?至于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从古未闻者何耶?盖因诸气来而不知,感而不觉,惟向风寒暑湿所见之气求之,是令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气,推察既错认病原,未免误投他药。《大易》所谓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也。刘河间作《原病式》,盖视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谓无出此六气为病,而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良以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专务六气,不言杂气,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欤?

论气盛衰

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最能传染，即童叟皆知为疫。至于微疫反觉无有，盖毒气钟厚也。

其年疫气衰少，间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时师皆以伤寒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脉证与盛行之年所患之证，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是以知瘟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

疫气不行之年，微疫转有，众人皆以感冒为名，实不知为疫也。设有发散之剂，虽不合病原，然亦无大害，疫自愈，实非药也，即不药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误投发散，其害尚浅，若误用补剂及寒凉，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论气所伤不同

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彼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动物藉饮食而颐养，必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类。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露则枯之类，此有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蜈蚣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疫之溃，此受物气之为病，

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呼！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劳矣。

蛔厥

疫邪传里，胃热如沸，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蛔厥自愈，每见医家，妄引经论，以为脏寒，蛔上入膈，其人当吐蛔，又云胃中冷必吐蛔之句，便用乌梅圆，或理中安蛔汤。方中乃细辛、附子、干姜、桂枝、川椒，皆辛热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证，表里上下皆热，始终从无寒证者，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

呃逆

胃气逆，则为呃逆。吴中称为冷呃，以冷为名，遂指为胃寒，不知寒热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证相参，专执俗语为寒，遂投丁香、茱萸、姜、桂，误人不少。吾愿执辞害义者，临证猛省。

治法各从其本证而消息之。如见白虎证，则投白虎。见承气证，则投承气。膈间痰闭，则宜导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汤，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证，呃自止，其他可以类推矣。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时疫初起，邪气盘踞于中，表里阻隔，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为头疼身痛，因见头疼身痛，往往误认为伤寒表证，因用麻黄、桂枝、香苏、葛根、败毒、九味、羌活之类，此皆发散之剂，强求其汗，妄耗津液，经气先虚，邪气不

损,依然发热也。更有邪气传里,表气不能通于内,必壅于外,每至午后潮热,热甚则头胀痛,热退则已。此岂表实者耶?以上似表,误为表证,妄投升散之剂,原邪愈实,火气上升,头疼转甚,须下之,里气一通,经气降而头疼立止。若果感冒头疼,无时不痛,为可辨也。且有别证相参,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后,脉静身凉,浑身支节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坠伤,少动则痛苦号呼,此经气虚,荣卫行涩也。三四日内,经气渐回,其痛渐止,虽不药必自愈。设妄引经论,以为风湿相搏,一身尽痛,不可转侧,遂投疏风胜湿之剂,身痛反剧,以此误人甚众。

伤寒传胃,即便潮热谵语,下之无辞。今时疫初起,便作潮热,热甚亦能谵语,误认为里证,妄用承气,是为诛伐无辜。不知伏邪附近于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热。午后热甚,亦能谵语,不待胃实而后能也。假令常疟热甚,亦作谵语。瘧症不恶寒,但作潮热,此岂胃实者耶?以上似里,误投承气,里气先虚,及邪陷胃,转见胸腹胀满,烦渴益甚,病家见势危笃,以致更医,医见下药病甚,乃指大黄为砒毒,或投泻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变证日增,神脱气尽而死。向则不应下而反下之,今则应下而反失下,盖因表里不明,用药前后失序之误。

论 食

时疫有首尾皆能食者,此邪不传胃,切不可绝其饮食,但不宜过食耳。有愈后数日,微渴微热,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气衰弱,强与之即为食复。有下后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当与之。先与米饮一小杯,加至茶瓯,渐进稀粥,不可尽意,饥则再与,如忽加吞酸,反觉无味,乃胃气伤也,当停谷一日,胃气复,复思食也,仍如渐进法。有愈后十数日,脉静身凉,表里俱和,但不思食者,此中气不苏,当与粥饮迎之,得谷后即思食,觉饥久而不思食者,

一法以人参一钱,煎汤与之,以唤胃气,忽觉思食,余勿服。

论 饮

烦渴思饮,酌量与之,若饮食过多,自觉水停心下,名停饮,宜四苓散最效。如大渴,思饮冰水及冷饮,无论四时,皆可量与。盖内热之极,得冷饮相救甚宜,能饮一升,止与半升,宁使少顷再饮,至于梨汁、藕汁、蔗浆、西瓜,皆可备不时之需,如不欲饮冷,当易白滚汤与之,乃至不思饮,则知胃和矣。

四苓汤

白茯苓一钱 泽泻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取长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阳中风表证未罢,并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为双解散,即如少阳并于胃,以大柴胡通表里而治之。今人但见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异聋者之听宫商?胃本无病,故加白术以健中。今不用白术者,疫邪传胃而渴,白术性壅,恐以实填实也。加陈皮者,和中利气也。

损 复

邪之伤人也,始而伤气,继而伤血,继而伤肉,继而伤筋,继而伤骨。邪毒既退,始而复气,继而复血,继而复肉,继而复筋,继而复骨,以柔脆者易损,亦易复也。

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故男先伤右,女先伤左。及其复也,男先复左,女先复右。以素亏者易损,以素实者易复也。

严洪甫正年三十,时疫后,脉证俱平,饮食渐进,忽然肢体浮肿,别无所苦,此即气复也。盖大病后血未盛,气暴复,血乃气之依归,气无所依,故为浮肿,嗣后饮食渐加,浮肿渐消,若误投行气利水药,则谬矣。

张德甫年二十,患禁口痢,昼夜无度,肢

体仅存皮骨，痢虽减，毫不进谷，投入参一钱，煎汤入口，不一时身忽浮肿，如吹气球之速，自后饮食渐进，浮肿渐消，肿间已有肌肉矣。

若大病后，三焦受伤，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肢体浮肿，此水气也，与气复悬绝，宜金匱肾气丸及肾气煎，若误用行气利水药必剧。凡水气足冷，肢体常重，气复足不冷，肢体常轻为异。

俞桂玉正年四十，时疫后，四肢脱力，竟若瘫痪，数日后右手始能动，又三日左手方动。又俞桂岗子室，所患皆然。

标 本

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出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打从门户而出？可为治法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若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类聚寒凉，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忘其本，从治其标，何异于小儿捕影？

行邪伏邪之别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难有易，取效有迟有速。假令行邪者，如正伤寒，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自三阳入胃，如行人经由某地，本无根蒂，因其浮游之势，病形虽重，若果在经，一汗而解，若果传胃，一下而愈，药到便能获效。先伏而后行者，所谓瘟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此时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

离膜原，乃观其变，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出，邪尽方愈。初发之时，毒势渐张，莫之能御，其时不惟不能即瘳其疾，而病证日惟加重，病家见证反增，即欲更医，医家不解，亦自惊骇，竟不知先时感受，邪甚则病甚，邪微则病微，病之轻重，非关于医，人之生死，全赖药石，故谚有云：伤寒莫治头，劳怯莫治尾。若果止伤寒，初受于肌表，不过在经之浮邪，一汗即解，何难治之有？此言盖指瘟疫而设也。所以疫邪方张之际，势不可遏，但使邪毒速离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后段工夫。识得表里虚实，更详轻重缓急，投剂不致差谬，如是可以万举万全，即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无殒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极，酒色耗竭，耆耄风烛，此等已是天真几绝，更加瘟疫，自是难支，又不可同年而语。

应下诸证

舌白苔，渐变黄苔

邪在膜原，舌上白苔。邪在胃家，舌上黄苔，苔老变为沉香色也。白苔未可下，黄苔宜下。

舌黑苔

邪毒在胃，熏腾于上，而生黑苔。有黄苔老而变焦色者，有津液润泽者，作软黑苔。舌上干燥者，作硬黑苔。下后二三日，黑皮自脱。又有一种，舌俱黑而无苔。此经气，非下证也。妊娠多见此，阴证亦有此，并非下证。下后里证去，舌尚黑者，胎皮未脱也，不可再下。务在有下证，方可下。舌上无苔，况无下证，误下舌反见离离黑色者危，急当补之。

舌芒刺

热伤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当下。老入微疫，无下证，舌上干燥，易生苔刺，用生脉散，生津润燥，芒刺自失。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极，多有此证。又热结旁流，日久不治，在下则津液消亡，在上则邪

火毒炽,亦有此证。急下之,裂自满。

舌短,舌硬,舌卷

皆邪气胜,真气亏,急下之。邪毒去,真气回,舌自舒。

白砂苔

舌上白苔,干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苔。乃自白苔之时,津液干燥,邪虽入胃,不能变黄,宜急下之。若白苔润泽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苔亦微,邪气盛,苔如积粉,满布其舌,未可下。久而苔色不变,别下有证,服三消饮,次早舌即变黄。

唇燥裂,唇焦色,唇口皮起,口臭,鼻孔如烟煤

胃家热,多有此证,固当下。唇口皮起,仍用别证互较,鼻孔煤黑,疫毒在胃,下之无辞。

口燥渴

更有下证者,宜下之。下后邪去胃和,渴自减,若服花粉、门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谬。若大汗,脉长洪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汤。汗更出,身凉渴止。

目赤,咽干,气喷如火,小便赤黑,涓滴作痛,小便极臭,扬手掷足,脉沉而数

皆为内热之极,下之无辞。

潮热,谵语

邪在胃,有此证宜下。然又有不可下者,详载似里非里条下,又热入血室条下,又神虚谵语条下。

善太息

胃家实,呼吸不利,胸膈痞闷,每欲引气下行故然。

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心下痛,腹胀满,腹痛,按之愈痛,心下胀痛

以上皆胃家邪实,内结气闭,宜下之,气通则已。

头胀痛

胃家实,气不下降,下之,头痛立止。若初起头痛,别无下证,未可下。

小便秘

大便不通,气结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误服行气利水药,无益。

大便闭,转尿气极臭

更有下证,下之无辞。有血液枯竭者,无表里证,为虚燥,宜蜜煎导及胆导。

大肠胶闭

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设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但愈蒸愈粘,愈粘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毒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去,下证自除,霍然而愈。

协热下利,热结旁流

并宜下,详见大便条下。

四逆,脉厥,体厥

并属气闭,阳气郁内,不能四布于外,胃家实也,宜下之。下后反见此证者,为虚脱,宜补之。

发狂

胃家实,阳气盛也,宜下之。有虚烦似狂,有因欲汗作狂,并详见本条,忌下。

应补诸证

向谓伤寒无补法者,盖伤寒时疫,均是客邪,然伤于寒者,不过风寒,乃天地之正气,尚嫌其填实而不可补,今感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补之则壅裹其毒,邪火愈炽,是以误补之为害,尤甚于伤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变,则又有应补者,或日久失下,形神几脱,或久病先亏,或先受大劳,或老人枯竭,或当补泻兼施,或既行而增虚证者,宜急峻补。虚证散在诸篇,此不再赘。补之虚证稍退,切忌再补。详见前虚后实。补后虚证不退,反加变证者危。下后虚证不见,乃臆度其虚,辄用补剂,法所大忌。凡用补剂,本日不见佳处,即非应补,盖人参为益元气之极品,开胃气之神丹,下咽之后,其效立见,若用参之后,元气不回,胃气不转者,勿谓入参之功不捷,盖因投之不当耳。急宜另作主张,若恣意投之,必加变证,变证加而更

投之者死。

论阴证世间罕有

伤寒阴阳二证，方书皆以对待言之。凡论阳证，即继以阴证。读者以为阴阳二证，世间均有之病，所以临证之际，先将阴阳二证在于胸次，往来踌躇，最易牵入误端。甚有不辨脉证，但窥其人多蓄少艾，或适在妓家，或房事后得病，或病适至行房，医向及此，便疑为阴证。殊不知病之将至，虽僧尼寡妇，室女童男，旷夫阉宦，病势不可遏，于房欲何与焉？即使多蓄少艾，频宿娼妓，房事后适病，病适至行房，此际偶值病邪，发于膜原，气拥火郁，未免发热，到底终是阳证，与阴证何与焉？况又不知阴证，实乃世间罕有之病。而阳证似阴者，何日无之？究其所以然者，盖不论伤寒瘟疫，传入胃家，阳气内郁，不能外布，即便四逆，所谓阳厥是也。又曰：厥微热亦微，厥深热亦深。其厥深者，甚至冷过肘膝，脉沉而微剧，则通身冰冷，脉微欲绝，虽有轻重之分，总之为阳厥，因其触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领，于是误认者良多。况且瘟疫，每类伤寒，又不得要领，最为混淆。夫瘟疫热病也，从无感寒，阴自何来，一也。治瘟疫数百人，才遇一正伤寒，二也。及治正伤寒数百人，才遇一真阴证，三也。前后统论，苟非历治万人，乌能一见阴证，岂非世间罕有之病耶！验今伤寒科盛行之医，历数年间，或偶得遇一真阴证者有之，奈之何才见伤寒，便疑阴证，况多瘟疫又非伤寒者乎！

论阳证似阴

凡阳厥手足厥冷，或冷过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剧则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脉无力，或脉微欲绝，以上脉证，悉见纯阴，犹以为阳证何也？盖审内证，气喷如火，赧烂口臭，烦渴谵语，口燥舌干，舌苔黄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满，小腹疼痛，小便赤涩，涓滴

作痛，非大便燥结，即大肠胶闭，非协热下利，即热结膀胱，以上内三焦悉见阳证，所以为阳厥也。粗工不察内多下证，但见表证脉体纯阴，误投温剂，祸不旋踵。凡阳证似阴者，瘟疫与伤寒适有之。其有阴证似阳者，此系正伤寒家事，在瘟疫无有此证，故不附载。详见《伤寒实录》。瘟疫阳证似阴者，始必由膜原以渐传里，先几日发热，以后四逆。伤寒阳证似阴者，始必由阳经发热，脉浮而数，邪气自外渐次传里，里气壅闭，脉气方沉，乃至四肢厥逆，盖非一日矣。其真阴者，始则恶寒而不发热，其脉沉细，当即四逆，急投附子回阳，二三日失治即死。捷要辨法：凡阳证似阴，外寒而内必热，故小便血赤。凡阴证似阳者，格阳之证也。上热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为据。以此推之，万不失一。

舍病治药

尝遇微疫，医者误进白虎汤数剂，续得四肢厥逆，病势转剧，更医，谬指为阴证，投附子汤病愈，此非治病，实治药也。虽误认病原，药则偶中，医者之庸，病者之福也。盖病本不药自愈之证，因连进白虎，寒凉慄悍，抑遏胃气，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强伏，故病增剧。今投温剂，胃气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无阳，阴证误投白虎，一剂立毙，岂容数耶？

舍药治病

一人感疫，发热烦渴，思饮冰水，医者以为凡病，须忌生冷，禁止甚严，病者苦索勿与，遂至两目火进，咽喉焦燥，不时烟焰上腾，昼夜不寐，目中见鬼无数，病剧苦甚，自谓但得冷饮一滴下咽，虽死无恨。于是乘隙，匍匐窃取井水一盆，置之碗旁，饮一杯，目顿清亮，二杯鬼物潜消，三杯咽喉声出，四杯筋骨舒畅，饮至六杯，不知盪落枕旁，竟尔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湿透，脱然而愈。盖因其人瘦而

多火,素禀阳藏,始则加之以热,经络枯燥,既而邪气传表,不能作正汗而解,误投升散,则病转剧,今得冷饮,表里和润,所谓除弊,便是兴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剂、因虚陷,致疾不愈者,皆当舍病求弊,以此类推,可以应变于无穷矣。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轻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轻者人所不识,往往误治而成痼疾。假令患病昼夜无度,水谷不进,人皆知其危病也。其有感之轻者,昼夜惟行四五度,饮食如常,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轻病。未常误以他病治之者,凭有积滞耳。至如瘟疫,感之重者,身热如火,头疼身痛,胸腹胀满,苔刺谵语,斑黄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有感之浅者,微有头疼身痛,午后稍有潮热,饮食不甚减,但食后或觉胀满,或觉恶心,脉微数,如是之疫,最易误治,即医家素以伤寒瘟疫为大病,今因证候不显,多有不自觉其为疫也。且人感疫之际,来而不觉,既感不知,最无病据,又因所感之气甚薄,发时又现证不甚,虽有头疼身痛,而饮食不绝,力可徒步,又乌得而知其疫也。病人无处追求,每每妄诉病原,医家不善审察,未免随情错认,有如病前适遇小劳,病人不过以此道其根由,医家不辨是非,便引东垣劳倦伤脾,元气下陷,乃执“甘温除大热”之句,随用补中益气汤,壅补其邪,转壅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多至危殆。或有妇人患此,适逢产后,医家便认为阴虚发热,血虚身痛,遂投四物汤及地黄丸,泥滞其邪,迁延日久,病邪益固,邀遍女科,无出滋阴养血,屡投不效,复更凉血通瘀,不知原邪仍在,积热自是不除,日渐羸弱,终成废痿。凡人未免七情劳郁,医者不知为疫,乃引丹溪五火相煽之说,或指为心火上炎,或指为肝火冲击,遂乃类聚寒凉,冀其直折,而反凝住其邪,徒伤胃气,疫邪不去,瘀热何清,延至骨立而毙。或向有宿病淹缠,适逢微疫,

未免身痛发热,医家病家同认为原病加重,仍用前药加减,有妨于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觉者,如是种种,难以尽述,聊举一二,从是推而广之,可以应变于无穷矣。

肢体浮肿

时疫潮热而渴,舌黄身痛,心下满闷,腹时痛脉数,此应下之证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肿,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肿,因三焦壅闭,水道不行也。但治在疫,水肿自已,宜小承气汤。向有单腹胀而后疫者,及先年曾患水肿,因疫而发者,但治在疫,腹胀水肿自愈。病人通身浮肿,下体益甚,脐凸,阴囊及阴茎肿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肿也。继又身大热,午后益甚,烦渴,心下满闷喘急,大便不调,此又加疫也。因下之,下后胀不除,反加腹满,宜承气加甘遂二分,弱人量减,盖先肿胀,续得时疫,此水肿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里也,故并治之。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不利,肿渐至心腹而喘,此水气也,宜治在水。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如常,虽至通身浮肿而不喘,别无所苦,此气复也,盖血乃气之依归,夫气先血而生,无所归依,故暂浮肿,但静养节饮食,不药自愈。时疫身赋羸弱,言不足以听,气不足以息,得下证,少与承气,下证稍减,更与之,眩晕欲死,盖不胜其攻也,绝谷期日,稍补则心腹满闷,攻不可,补不可,守之则元气不鼓,余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饮而已,以后心腹忽加肿满烦冤者,向来沉匿之邪,方悉分传于表里也,宜承气养荣汤,一服病已,设表肿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时疫得里证失下,以致面目浮肿,及肢体微肿,小便自利,此表里气滞,非兼水肿也,宜承气下之,里气一疏,表气一顺,浮肿顿除,或见绝谷期月,指为脾虚发肿,误补必剧,妊娠更多此证,治法同前,皆得子母俱安,但当少与,慎毋过剂。其七法

服寒剂反热

阳气通行，滋养百骸，阳气壅闭，郁而为热。且夫人身之火，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但喜通达耳。不论脏腑经络，表里上下，血分气分，一有所阻，即便发热，是知百病发热，皆由于壅郁。然火郁而又根于气，气尝灵而火不灵，火不能自运，赖气为之运，所以气升火亦升，气降火亦降，气行火亦行，气若阻滞，则火屈曲，惟是屈曲，热斯发矣，是气为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于膜原，气为之阻，时疫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进也。今投寒剂，抑遏胃气，气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热也。往往服芩、连、知柏之类，病人自觉反热，其间偶有灵变者，但言我非黄连证，亦不知其何故也。窃谓医家每以寒凉清热，热不清，尚信弗疑，服之反热，全然不悟，虽至白首，终不究心，悲夫。

知 一

邪之着人如饮酒，然凡人醉酒，脉必洪而数，气高身热，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变，各有不同，有醉后妄言妄动，醒后全然不知者，有虽沉醉，而神思终不乱者，醉后应面赤而反刮白者，应委弱而反刚强者，应壮热而反恶寒战栗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难醉而难醒者，有发呵欠及嚏喷者，有头眩眼花，及头痛者，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过饮少饮之别。考其情状，各自不同，至论醉酒一也，及醒，一切诸态如失。

凡人受邪，始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渴，乃众人之常也。及言其变，各自不同者，或呕或吐，或咽喉干燥，或痰涎涌甚，或纯乎发热，或发热而兼凛凛，或先凛凛而后发热，或先恶寒而后发热，或先一日恶寒而后发热，以后即纯乎发热，或先恶寒而后发热，以后渐渐寒少而热多，以至

纯热者，或昼夜发热者，或午后潮热，余时热稍缓者，有从外解者，或战汗，或狂汗、自汗、盗汗，或发斑，有潜消者，有从内传者，或胸膈痞闷，或心腹胀满，或心痛腹痛，或胸胁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后癃闭，或挟热下利，或热结旁流，有黄苔黑苔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发黄及蓄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齿衄者，有发颐疮瘡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绝谷一两月者，有无故最善反复者，有愈后渐加饮食如旧者，有愈后饮食胜常二三倍者，有愈后退爪脱发者。至论恶证，口禁不能张，昏迷不识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牵动，手足不住振战，直视上视，圆眸目瞑，口张声哑舌强，遗尿遗粪，项强发痉，手足俱痉，筋惕肉瞤，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等证，种种不同，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有异，更兼感重感轻之别。考其证候，各自不同，至论受邪一也。及邪尽，一切诸证如失。所谓知其一，万事毕，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以上止举一气，因人而变，至有岁气稍有不同者，有其年众人皆从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众人皆从战汗而解者，此又因气而变余证，大同小异，皆疫气也。至又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变，统而言之，其变不可胜言矣。医者能通其变，方为尽善。

四损不可正治

凡人大劳大欲，及大病久病后，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各为四损。当此之际，忽又加疫，邪气虽轻，并为难治。以正气先亏，邪气自陷，故谚有云：“伤寒偏死下虚人。”正谓此也。

若正气不胜者，气不足以息，言不足以听，或欲言而不能，感邪虽重，反无胀满痞塞之证，误用承气，不剧即死，以正气愈损，邪气愈伏也。

若真血不足者，面色萎黄，唇口纯白，或

因吐血崩漏,或因产后亡血过多,或因肠风藏毒所致,感邪虽重,面目反无阳色,误用承气速死,以荣血愈消,邪气益加沉匿也。

若真阳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完谷,肌体恶寒,恒多泄泻,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气,感邪虽重,反无发热燥渴苔刺等证,误用承气,阳气愈消,阴凝不化,邪气留而不行,轻则渐加委顿,重则下咽立毙。

若真阴不足者,自然五液干枯,肌肤甲错,感邪虽重,应汗无汗,应厥不厥,误用承气,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气涩滞,无能输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调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损之至也,是故一损二损,轻者或可挽回,重者治之无益,乃至三损四损,虽肤扁亦无所施矣。更以老少参之,少年遇损,或可调治,老年遇损,多见治之不及,良以枯魄独存,化源已绝,不复滋生矣。

劳复 食复 自复

疫邪已退,脉证俱平,但元气未复,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妄动,遂至发热,前证复起,惟脉不沉实为辨,此名劳复。盖气为火之舟楫,今则真气方长,劳而复折,真气既亏,火亦不前,如人欲济,舟楫已坏,其可渡乎!是火也,某经气陷,则火随陷于某经,陷于经络,则为表热,陷于脏腑,则为里热,虚甚热甚,虚微热微,治法轻则静养可复,重则大补气血,候真气一回,血脉融和,表里通畅,所陷之火,随气输泄,自然热退而前证自除矣。若误用承气,及寒凉剥削之剂,变证蜂起,卒至殒命,宜服安神养血汤。

若因饮食所伤者,或吞酸作噎,或心胸满闷,而加热者,此名食复。轻则损谷自愈,重则消导方痊。

若无故自复者,以伏邪未尽,此名自复。当问前得某证,所发亦某证,少与前药,以彻其余邪,自然获愈。

安神养血汤

茯神 枣仁炒 当归 远志 芍药 地黄
陈皮 甘草
加圆眼肉,水煎服。

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发,因感冒风寒,触动疫邪,相继而发也。既有感冒之因由,复有风寒之脉证,先投发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续得头疼身痛,潮热烦渴,不恶寒,此风寒去,疫邪发也,以疫法治之。

疟疾兼证

疟疾二三发,或七八发后,忽然昼夜发热而渴,不恶寒,舌生苔刺,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证渐具,此瘟疫著,疟疾隐也,以疫法治之。

瘟疫昼夜纯热,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后脉静身凉,或间日,或每日,时恶寒,而后发热如期者,此瘟疫解,疟邪未尽也,以疟法治之。

瘟 疟

凡疟者,寒热如期而发,余时脉静身凉,此常疟也,以疟法治之。设传胃者,必现里证,名为瘟疟,以疫法治者生,以疟法治者死。里证者,为下证也。下后里证除,寒热独存者,是瘟疫减,疟证在也。疟邪未去者宜疏,邪去而疟势在者宜截,势在而挟虚者宜补,疏以清脾饮,截以不二饮,补以四君子,方见疟门。仍恐杂乱,此不附载。

疫痢兼证

下痢脓血,更加发热而渴,心腹痞满,呕而不食,此疫痢兼证,最为危急。夫疫者,胃家

事也。疫邪传胃，下常八九，既传入胃，必从下解。盖疫邪不能自出，必藉大肠之气传送而下，疫方得愈。至痢者，大肠内事也。大肠既病，失其传送之职，故正粪不行，纯乎下痢脓血而已。所以向来谷食，停积在胃，直须大肠邪气将退，胃气通行，正粪自此而下。今大肠失职，正粪尚自不行，又何能为胃载毒而出？毒既不前，羁留在胃，最能败坏真气，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时有一时之害，耗气搏血，神脱气尽而死。凡遇疫痢兼证者，在痢尤为吃紧，疫痢俱急者，宜槟榔顺气汤，诚为一举两得。

槟榔顺气汤 专治下痢频数，里急后重，兼舌苔黄，得疫之里证者。

槟榔 芍药 枳实 厚朴 大黄
生姜煎服。

妇人时疫

妇人伤寒时疫，与男子无二。惟经水适断适来，及崩漏产后，与男子稍有不同。夫经水之来，乃诸经血满，归注于血室，下泄为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即冲任脉也，为诸经之总任。经水适来，疫邪不入于胃，乘势入于血室，故夜发热谵语。盖卫气昼行于阳，不与阴争，故昼则明了。夜行于阴，与邪相搏，故夜则发热谵语。至夜止发热而不谵语者，亦为热入血室。因有轻重之分，不必拘于谵语也。经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胸膈并胃无邪，勿以谵语为胃实，而妄攻之，但热随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结胸状者，血因邪结也，当刺期门，以通其结。《活人》以柴胡汤治之，不若刺者功捷。

经水适断，血室空虚，其邪乘虚传入，邪胜正亏，经气不振，不能鼓散其邪为难治。且不从血泄，邪气何由即解，与适来之义，有血虚血实之分，宜柴胡养荣汤。新产后亡血过多，冲任空虚，与夫素善崩漏，经气久虚，皆能受邪，与经水适断同法。

小儿时疫

凡小儿感冒风寒疟痢等证，人所易知，一染时疫，人所难窥，所以耽误者良多，何也？盖由幼科专于痘疹吐泻惊疳，并诸杂证，在伤寒时疫甚略之一也。古人称幼科为哑科，盖不能尽罄所苦以告师，师又安能悉乎问切之义，所以但知其身热，不知其头疼身痛也。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胀，疑其内伤乳食，安知其疫邪传胃也？但见呕吐恶心，口渴下利，以小儿吐泻为常事，又安知其挟热下利也？执此何暇致思为时疫二也。小儿神气娇怯，筋骨柔脆，一染时疫，延捱失治，即便两目上吊，不时惊搐，肢体发痉，十指钩曲，甚则角弓反张，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学习见闻之证，是多误认为慢惊风，遂投抱龙丸、安神丸，竭尽惊风之剂，转治转剧。因儿不啼不语，又将囟门眉心乱灸，艾火虽微，内攻甚急，两阳相搏，如火加油，如炉添炭，死者不可胜计，深为痛悯。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可染，小儿岂独不可染耶？但所受之邪则一，因其气血筋骨柔脆，故所现之证为异耳！务宜求邪以治，故用药与大人仿佛。凡五六岁以上者，药当减半，二三岁往来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肠胃柔脆，少有差误，为祸更速，临证尤宜加慎。

偶斋云：阅至此，真说尽幼科技俩，不胜击节浩叹。

小儿太极丸

天竺黄五钱 胆星五钱 大黄三钱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僵蚕三钱

共为细末，端午日午时修合，糯米饭杵为丸，如芡实大，朱砂为衣。凡遇疫证，姜汤化下一丸，神效。

妊娠时疫

孕妇时疫，设应用三承气汤，须随证施治，切不可过虑，慎毋惑于参术安胎之说。病

家见用承气,先自惊疑,或更左右嘈杂,必致医家掣肘,为子母大不祥。若应下之证,反用补剂,邪火壅郁,热毒愈炽,胎愈不安,邪气搏血,胞胎何赖?是以古人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落者,唯用承气,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熇顿为清凉,气回而胎自固。当此证候,反见大黄为安胎之圣药,历治历当,子母俱安。若腹痛如锥,腰痛如折,此将堕欲堕之候,服药亦无及矣。虽投承气,但可愈疾而全母,昧者以为胎堕,必反咎于医也。

或诘余曰:孕妇而投承气,设邪未逐,先损其胎,当如之何?余曰:结粪瘀热,肠胃间事也。胎附于脊,肠胃之外,子宫内事也。药先到胃,瘀热才通,胎气便得舒养,是以兴利除害于顷刻之间,何虑之有?但毒药治病,病去七八,余邪自愈,慎勿过剂耳!凡妊娠时疫,有四损者,不可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产后同法,非其损而误补,必死。四损,详见前应补诸证条后。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病尪羸,或久疟,或内伤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遗精白浊,精气枯涸,女人崩漏带下,血枯经闭之类,以致肌肉消烁,邪火独存,故脉近于数也。此际稍感疫气,医家病家,见其谷食暴绝,更加胸膈痞闷,身疼发热,彻夜不寐,指为原病加重,误以绝谷为脾虚,以身痛为血虚,以不寐为神虚,遂投参、术、归、地、扶神、枣仁之类,愈进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发热减半,或时得睡,谷食稍进,但数脉不去,肢体时疼,胸胁锥痛,过期不愈。医以杂药频试补之,则邪火愈炽,泻之则损脾坏胃,滋之则胶邪愈固,攻之则徒汗益虚,疏之则精气愈耗,守之则日削近死。盖但知其伏邪已溃,表里分传,里证虽除,不知正气衰微,不能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与血脉合而为一,结为痼疾也。肢体时疼者,邪与荣气搏也。脉数身热不去者,邪火并郁也。

胁下锥痛者,火邪结于膜膈也。过期不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远在二七,甚至三七,过此不愈者,因非其治,不为坏证,即为痼疾也。夫痼疾者,所谓客邪胶固于血脉,主客交浑,最难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当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败,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减法,随其素而调之。

三甲散

鳖甲 龟甲并用酥炙黄为末,各一钱,或用醋炙代之 川山甲 土炒黄,为末,五分 蝉退 洗净,炙干,五分 僵蚕 白硬者,切断生用,五分 牡蛎 煅,为末五分,咽燥者酌用 麝虫 三个,尸者擘碎,鲜者捣烂,和酒少许,取汁入汤药同服,其渣入诸药同煎 白芍药 酒炒,七分 当归 五分 甘草 三分

水二盅,煎八分,滤清温服。若素有老疟,或痒症者,加牛膝一钱,何首乌一钱。胃弱欲作泻者,宜用九蒸九晒。若素有郁痰者,加贝母一钱。老痰者,加瓜蒌霜五分,善呕者勿用。若咽干作痒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若素有燥嗽者,加杏仁捣烂一钱五分。若素有内伤瘀血者,倍麝虫。如无麝虫,以干漆炒烟尽,为末五分,及桃仁捣烂一钱代之。服后病减六七,余勿服,当尽调理法。

调 理 法

凡人胃气强盛,可饥可饱,若久病之后,胃气薄弱,最难调理。盖胃体如灶,胃气如火,谷食如薪,合水谷之精微,升散为血脉者如焰,其糟粕下转为粪者如烬,是以灶大,则薪多火盛,薪断而余焰犹存,虽薪后续,而火亦然。若些小铛锅,止宜薪数茎,稍多则壅灭,稍断则火绝,死灰而求复燃,不亦难乎。若夫大病之后,客邪新去,胃口方开,几微之气,所以多与早与迟与,皆不可也。宜先与粥饮,次糊饮,次糜粥,次稀饭,尤当循序渐进,毋先其时,毋后其时,当设炉火,昼夜勿令断绝,以备不时之用。思谷即与,稍缓则胃饥如刺,再缓则胃气伤,反不思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与之,虽食而弗化,弗化则伤之又伤,不为食复

者,当如初进法,若更多与,及粘硬之物,胃气壅甚,必胀满难支。若气绝谷存,乃致反覆颠倒,形神俱脱而死矣。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盖瘟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识此九传,其去病一也。医者不知九传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聋者之听宫商,无音可求,无路可适,未免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颠倒误用,或寻枝摘叶,但治其证,不治其邪,同归于误一也。所言但表而不里者,其证头疼身痛,发热而复凛凛,内无胸满腹胀等证,谷食不绝,不烦不渴,此邪气外传,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从汗解。斑者,有斑疹、桃花斑、紫云斑。汗者,有自汗、盗汗、狂汗、战汗之异。此病气之使然,不必较论,但求得斑得汗为愈疾耳。凡自外传者为顺,勿药亦能自愈。间有汗出不彻而热不退者,宜白虎汤。斑出不透而热不退者,宜举斑汤。有斑汗并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出不彻而热不除者,宜白虎合举斑汤。

间有表而再表者,所发未尽,膜原尚有隐伏之邪,或二三日后,四五日后,依前发热,脉洪而数。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未愈者,仍如前法治之,然亦稀有,至于三表者,更稀有也。

若但里而不表者,外无头疼身痛,向后亦无三斑四汗,惟胸膈痞闷,欲吐不吐,虽得少吐而不快,此邪传里之上者,宜瓜蒂散吐之。

邪从吐减,邪尽病已,邪传里之中下者,心腹胀满,不呕不吐,或燥结便秘,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大肠胶闭,并宜承气辈,导去其邪,邪减病减,邪尽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为逆,但宜承气导之,则在上之邪顺流而下,呕吐立止,胀满渐除。

有里而再里者,愈后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之证复发,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里者常事,甚至三里者亦有也,虽有上中下之分,皆为里证。

若表里分传者,始则邪气伏于膜原,膜原者,即半表半里也。此传法以邪气平分,半入于里,则现里证,半出于表,则现表证。此疫家之常事,然表里俱病,内外壅闭,既不得汗,而复不得下,此不可汗,强求其汗,必不可得,宜承气先通其里。里邪先去,邪去则里气通,中气方能达表。向者郁于肌肉之邪,乘势尽发于肌表矣。或斑或汗,盖随其性而升泄之也。诸证悉去,既无表里证,而热不退者,膜原尚有已发之邪未尽也,宜三消饮调之。

若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照前表里得病,宜三消饮,复下复汗,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于三发者,亦偶有之。

若表胜于里者,膜原伏邪发时,传表之邪多,传里之邪少,何以知之?表证多而里证少,当治其表。里证兼之,若里证多而表证少者,但治其里,表证自愈。

若先表而后里者,始则但有表证,而无里证,宜达原饮。有经证者,当用三阳加法。经证不显,但发热者,不用加法,继而脉洪大而数,自汗而渴,邪离膜原,未能出表耳,宜白虎汤。辛凉解散,邪从汗解,脉静身凉而愈。愈后二三日,或四五日后,依前发热,宜达原饮。至后反加胸满腹胀,不思谷食,烦渴,舌生苔刺等证,加大黄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在中下者,宜承气汤导之。

若先里而后表者,始则发热,渐如里证,下之里证除,二三日内复发热,反加头疼身痛脉浮者,宜白虎汤。若下后热减不甚,三四日

后,精神不慧,脉浮者,宜白虎汤汗之。服汤复不得汗者,因津液枯竭也,加人参,覆杯则汗解。此近表里分传之证,不在此例。

若大下后,大汗后,表里之证悉去,继而一身尽痛,身如被杖,甚则不可转侧,脉迟细者,此汗出太过,阳气不周,骨寒而痛,非表证也。此不必治,二三日内,阳气自回,身痛自愈。

凡疫邪再表再里,或再表里分传者,医家不解,反责病家不善调理,以致反复。病家不解,每责医家用药有误,致病复起。彼此归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势之所当然,盖气性如此,一者不可为二,二者不可为一,绝非医家病家之过也。但得病者,尚赖精神完固,虽再三反复,随复随治,随治随愈。

间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后更医投药,但将现在之邪拔去,因而得效。殊不知膜原尚有伏邪在,一二日内,前证复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愤,目中不了了等症,且脉气渐萎,大凶之兆也。譬如行人,日间遽行,未晚投宿,何等从容,今则日间绕道,日暮途长,急无及矣。病家不咎于前医担误日时,反咎于后医既生之而后杀之,良可叹也。当此之际,攻之则元气几微,是求速死。补之则邪火愈炽,精气愈烁,守之则正不胜邪,必无生理,三路俱亡,虽有卢扁之技,亦无所施矣。

集补诸瘟方治

大头瘟

大头瘟者,其湿 热伤高巅,必多汗气蒸,初憎寒壮热,体重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济消毒散。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黄一二钱,缓缓服,作丸嚙化尤妙。若额面焮赤肿脉数者属阳明,本方加石膏,内实加大黄。若发于耳上下前后,并额角旁红肿者,此少阳也,本方加

柴胡、花粉、便实亦加大黄。若发于头脑项下,并耳后赤肿,此太阳也,荆防败毒散加芩连,甚者砭针刺之。

普济消毒散

川连 黄芩酒炒 人参 黑参 生甘草
桔梗 连翘 牛蒡子炒,研 升麻 白芷
马勃各一钱 僵蚕七分,炒 蓝根如无,以青黛代之
柴胡

上为末,半用水煎去渣,食后徐服,半用蜜丸,嚙化就卧,以令药性上行也。

捻颈瘟

捻颈瘟者,喉痹失音,颈大腹胀,如虾蟆者是也,宜荆防败毒散。

荆防败毒散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人参 甘草
人中黄更妙 枳壳 桔梗 茯苓 川芎 牛蒡子炒研 薄荷 荆芥 防风

上诸药各一钱,惟防风加五分,水煎缓服,加金汁一杯尤效。

瓜瓢瘟

瓜瓢瘟者,胸高肋起,呕血如汁者是也,宜生犀饮。

生犀饮

犀角二钱,镑 苍术泔浸麻油炒 川连各一钱
黄土五钱 细茶叶一大撮 金汁半盏

水煎去渣,入金汁搅和,日三夜二服。

虚加盐水炒人参;大便结加大黄;渴加栝楼根;表热去苍术、黄土,加桂枝、川连;便脓血去苍术,倍黄土,加黄柏;便滑以人中黄代金汁。

杨梅瘟

杨梅瘟者,遍身紫块,忽然发出霉疮者是也,清热解毒汤下人中黄丸,并刺块出血。

人中黄丸

大黄三两,尿浸 人中黄如无,坑泥代之 苍术麻油炒 桔梗 滑石各二两 人参 川连酒

洗 防风五钱 香附姜汁拌，勿炒，一两五钱

神曲丸，气虚四君子汤送，血虚四物汤送，痰甚二陈汤送，热甚童便送，通用清热解毒汤送，二三服。

清热解毒汤

川连酒洗 黄芩酒洗 白芍酒洗 生地
人参各三钱 石膏鸡子大，碎 羌活 知母各二钱
生甘草一钱五分 升麻 葛根各一钱 生姜
切，二钱

上水一斗，煮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疙 瘩 瘟

疙瘩瘟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旦发夕死者是也。急以三棱针刺入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黄散。

辰砂 雄黄要透明者，各一钱五分 人中黄一
两

上为末，薄荷、桔梗下二钱，日三夜二服。

绞 肠 瘟

绞肠瘟者，肠鸣干呕，腹痛水泄不通者是也。先以盐汤探吐之，宜双解散。

双解散

防风 炒梔仁 连翘 黄芩 薄荷 当
归 川芎 芒硝 大黄 白芍药 白术炒
石膏 滑石 麻黄 桔梗 荆芥 甘草
葱姜豉引。

软 脚 瘟

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肿难移者是也。即湿温之传染，宜苍术白虎汤。即白虎汤加入苍术。

附采名方及辟瘟诸法

三妙散 治岚瘴溪毒中人，昏迷狂躁，或声哑不能言。

人参 枳壳各一钱 柴胡 黄芩 半夏

各钱半 甘草一钱 赤茯苓三钱 大黄四钱

上加生姜五片煎，温服。此症乃败血毒涎乘脾也。

黄连犀角汤 治狐惑。

犀角三钱，磨汁 黄连二钱 乌梅四个 木
香三分，磨汁

水煎，连梅八分，入犀香二汁，和匀服。

黑膏 治疫毒发斑呕逆。

生地黄二两六钱 好淡豆豉二两六钱 猪
膏十两

合煎，令三分减一，绞去渣，取浓汁如膏，入明雄黄豆大，麝香末少许，和匀，分三服。

犀角消毒汤 治毒气发斑痛痒。

牛蒡子炒 防风各二钱 荆芥一钱 甘草
八分 犀角磨汁

每服三钱，水煎，入犀角汁服。

消毒丸 治时疫疙瘩恶症。

大黄 牡蛎煨 僵蚕炒，各一两

上为末，蜜丸弹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

雄黄丸 治疫不相传染。

明雄黄一两，研 赤小豆炒熟 丹参 鬼
箭羽各二两

共为细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以温水下五丸，虽同床共屋，亦不相染。

逐瘟丹 治疫气流行，一乡人多发热，内热烦躁，呕渴昏愦等症。

川连戊癸年为君，倍加 黄柏丙辛年为君，倍加
甘草梢甲己年倍加 山梔丁壬年倍加 黄芩乙
庚年倍加 香附 苏叶俱以等分为则 大黄三倍

上七味生用，于冬至日为末，将大黄煎滚汤，去粗片，捣药末为丸，如弹子大，水飞，丹砂、雄黄为衣，每一丸，取泉水浸化服，急则用煎剂，但须冷服。一方加藿香、槟榔。

二黄丸 治大头时疫。

川连酒炒 黄芩酒炒 生甘草各等分
每服五钱，水盞半，煎八分，稍温徐徐呷
之。

黄连泻心汤

川连 生地 知母各一钱五分 生甘草五

分

水盏半,煎八分温服。

香苏散

紫苏 香附醋制,各二两 陈皮一两 甘草五分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水煎温服。

辟秽散

川芎 藿香 藜芦各三钱 牡丹皮 玄胡各二钱 朱砂水飞一钱 雄黄水飞 白芷 牙皂各四钱

共为极细末,每早晚或看病出房,先噙水口中,吸些须入两鼻取嚏,出清涕为佳,再减去皂角,以为小丸,亦可噙嚼。牲畜受瘟者,以末吹入两鼻即愈。

凡遇天行时气,须迟出早入,房中常烧苍术,鼻孔唇吻涂雄黄末,口中嚼大蒜最良。

一 断疫法,不相传染,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勿令人知。

一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入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若亲戚乡里有患疫,欲去看问,先将麻油抹鼻孔,任进候出。又将纸捻于鼻内,取喷嚏三五个,则不染。

入病疫家行动,宜从容从客位而入。男子病,秽气出于口鼻,女子病,秽气出阴门,相对立时,必先识其向背。

一闻邻里沾疫,宜用贯仲置水缸内浸,用此水造饮食,亦能辟瘟不染。

王恒斋先生瘟病论

南俗好鬼,每病则不药而推于鬼,于是有青词黄表之焚,功曹杂画钱马之供,靡费财谷,坛壝庙社,了无虚日,故巫之教张于医,医亦率畏鬼而推于巫,所不知治及不能治者,则皆以为有鬼焉。以至于财益穷,病益深,人命益贱,甘心骈死,束手莫救。呜呼,可怜哉!可怜哉!而于瘟病尤甚。今夫春暖秋凉,冬寒夏暑,天地之正气也。空莹朗彻,浮烟不升,不暄不霾,寒热不极,正气之清者也。人居其中,饮

食作息,体脏便顺,自然无病。及夫愆阳伏阴,凄风苦雨,凜冽凝闭,炎日灼肤,霜雹霹雳,搏杀迅厉,而病作焉。体单病重,体强病轻,轻伤其皮肉经脉,而重则中其脏腑。凡四时一切不正之气,仓卒感触,皆由以生病,而何但瘟乎?顾世俗之以为有鬼者,谓实有瘟神以主之也。于是有鬼大鬼小,鬼长鬼短之形,有红绿蓝彩衣袍之异,有执械执兵之雄,有窗入、户入、天门入、闾缝入、明入、晦入之据,入我床下,动摸官骸,索我食用,病者曰寐见,和者曰寤见,病者曰见影,和者曰见形,一倡众随,牢不可破。吾虽能正之,将谁能听之哉!夫五瘟使者,道家创为是说,不可信也。使其可信,则有命在天,又岂巫祝之所能祷免耶?春咳嗽者,一方咳嗽。秋疟痢者,一方疟痢。疟痢有鬼,咳嗽亦有鬼耶?难之者曰:医书有疫厉之条,庸非鬼欤?曰:疫厉者,甚其形容,以警其治疗也。言病之如有鬼,非鬼之所作病也。曹植《论疫气》谓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愚民以疫为鬼,悬符压之,亦可笑也。难者曰:瘟非有鬼,何以病皆人人相似也?曰:惟人人相似,故知非鬼也。人之于入也,有贤否爱憎,则鬼之乘人,亦当有贤否爱憎。胡之乎此,而男女长幼之同一病耶?且之乎此则专乎此,鬼无形无声,瞬息千里,胡怀与安而不肯去耶?即真有瘟神,如张居仁所奏史文业、赵公明之流,代天宣化,行瘟布毒,亦当有善恶之择矣。乃磨刮恶人,而善人亦罹其纲,胡天不庸之独刻于此一方民耶?至吾俗则又不曰瘟病,而曰岚病。土音变迁,岚读去声,则又因讹岚为烂,谓鬼子疰害,蔓延流衍,如物坏烂,故被者特酷,不知岚山气去。山本天地之气,晴霞而山气清明,露雨而山气滋润,雾障而山气秽湿,向阳则气燠,向阴则气惨,西北高则气燥黄,东南下则气霉濡,气之所蒸,从口鼻而入,人人如一体,固者却之,故夫暗相渍而乍相病者,皆山气之不祥者也。谚曰:粘亲不粘邻,邻近而知音。不敢来问,故不能粘。亲则有庆吊休戚之关谊,诤获辞,抚其床第,执其手,近口鼻,

问病因，而气已传之矣。庸医不明，或以治疗就传染，亦辄惊怖咎于鬼，而巫始起而专其责，迨巫又或就传染，则计穷无复之矣。仇药哀巫，卒殒其躯，尸横连茵，棺圯相接，虽有孝子爱妻，割辞丧送，事之悖谬，无过于此矣。夫

瘟，天时也。岚，地气也。天时地气，交薄各攻，故曰时气，此理甚明。而世顾率以为鬼物。呜呼！鬼未尝寻人，而人乃自诬以诬鬼耶！若其治法，载在医书，不更赘。

瘟疫论 补遗

正 名

《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𠄎”加“疒”为瘟，即温也。如病证之证，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又事滞下，古人为下利脓血。盖以泻为下利，后人加疒为痢。要之，古无瘟痢症三字，盖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果尔，又当异证异脉，不然临治之际，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设使脉病不同，病原各异，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证治法，又何立哉！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感。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疫，加疒为疫，又为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为之疫厉。终于得汗而解，故燕冀名为汗病。此外又有风温、湿温，即温病夹外感之兼证，名各不同，究其病则一。然近世称疫者众，书以温疫名者，弗遗其言也。后以《伤寒例》及诸家所议。凡有关于温疫，其中多有误者，恐致惑于来学，悉采以正焉。

伤寒例正误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

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成注《内经》曰：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

按：十二经络，与夫奇经八脉，无非营卫气血，周布一身，而营养百骸，是以天真元气，无往不在，不在则麻木不仁。造化之机，无刻不运，不运则颠倒仆绝。然风寒暑湿之邪，与吾身之营卫，势不两立，一有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毙。上文所言，冬时严寒所伤，中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证。风寒所伤之甚轻者，尚尔头身痛，四肢拘急，鼻塞声重，痰嗽喘急，恶寒发热，当即为病，不能容隐。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耶？更问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头痛如破，身痛如杖，恶寒项强，发热如炙，或喘或呕，甚则发痉，六脉疾数，躁烦不宁，至后传变，不可胜言，仓卒失治，乃致伤身。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则一毫不觉，既而延至春夏，当其已中之后，未发之前，饮食起居如常，神色声气纤毫不异，其已发之证，势不减于伤寒。况风寒所伤，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伤皆营卫，所感均系风寒，一者何其蒙懵，藏而不知，一者何其灵异，感而即发，同源而异流，天壤之隔，岂无说耶？既无其说，则知温热之原，非伤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无非营卫经行所摄之地，即感冒些小风寒，尚不能稽留，当即为病，何况受严寒杀厉之气，且感于皮肤最浅之处，反能容隐者耶？以此推之，必无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里分明，所谓未水入于腑者，邪在经也，可

汗而已。既入于腑者，邪在里也，可下而已。果系寒毒藏于肌肤，虽过时而发，邪气犹然在表，治法不无发散，邪从汗解。后世治温热病者，若执肌肤在表之邪，一投发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证。假令伤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若言热证，尚可模糊。若以暑病为名，乃是香薷饮之证。彼此其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者则病甚，其热亦甚，感邪之轻者则病轻，其热亦微，热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轻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时亦有病重，大热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轻热微，不药而愈者。凡温病四时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时又次之，但可以时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时令分热之轻重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证者，皆因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作时行之气也。

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过者，或未应至而至者，皆成病气也。

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春应暖而反多寒，其时必多雨。秋应凉而热不去者，此际必多晴。夫阴晴旱潦之不测，寒暑损益安可以为拘？此天地四时之常事，未必为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多见于兵荒之岁，间岁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为时行之气。虽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殊不知四时之气，虽损益于其间，及其所感之病，终不离其本源。假令正二月应暖，偶因风雨交集，天气不能温热，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轻则为感冒，重则为伤寒，原从感冒伤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气，终不若冬时严寒杀厉之气为重，投剂不无有轻重之分，此即应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

又如八九月适多风雨，偶有暴寒之气先至，所感之病，大约与春寒仿佛，深秋之寒，终不若冬时杀厉之气为重，此即未应至而至。即冬时严寒倍常，是为至而太过，所感亦不过即病之伤寒耳。假令夏时多风雨，炎威少息，为至而不及，时多亢旱，烁石流金，为至而太过。太过则病甚，不及则病微，至于伤暑一也，其病与四时正气之序何异耶？治法无出于香薷饮而已。

其冬时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

此即未应至而至也。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今又以冬时非节之暖为冬温，一感于冬寒，一感于冬温，一病两名，寒温悬绝，然则脉证治法，又何似耶？夫四气乃二气之离合也，二气即一气之升降也。升极则降，降极则升。升降之极，为阴阳离，离则气亢，气亢则致病。亢气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将升不升，将降不降，为阴阳合。合则气和，气和则不致病。和气者，即春之温暖，秋之清凉也。是以阴极而阳气来和为温暖，阳极而阴气来和为清凉，斯有既济之道焉。若夫春寒秋热，为冬夏之偏气，倘有触冒之者，因以为疾。若夏凉冬暖，转得春秋之和气，岂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见伤寒中暑，未尝见伤温和而中清凉也。温暖清凉，未必为病，又乌可以言疫？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天有暴寒者，此皆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有殊耳。

按：四时皆有暴寒，但冬时感严寒杀厉之气，名伤寒，为病最重。其余三时寒微，为病亦微。又以三时较之，盛夏偶有些小风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则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热亦重。感寒之轻，病亦轻，而热亦轻。是重于冬，而略于三时。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亦轻。五六月，以其时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

为重。七八月,其时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势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时阳气潜藏,为寒所折,病势更微,此则反是,夏时感寒为重,冬时感寒为轻,前后矛盾,于理大违。又春夏秋三时,偶为暴寒所着,与冬时感冒相同,治法无二,但可名感冒,不当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为名,殊类画蛇添足。

诸家温疫正误

云岐子 伤寒汗下不愈,过经其病尚在,而不除者,亦为温疫病也。如太阳证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温病也。如身热目痛不眠,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长者,阳明温病也。如胸胁胀满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弦者,少阳温病也。如腹满咽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太阴温病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烦满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温病也。是故随其经而取之,随其经而治之。如发斑,乃温毒也。

按:伤寒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为传经尽。七日后,传太阳为过经。云岐子所言,伤寒过经不愈者,便指为温病,竟不知伤寒温病自是两途,未有始伤寒,而过经变为温病者,若果温病,自内达外,何有传经?若能传经,即是伤寒,而非温病明矣。

汪云 愚谓温与热有轻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温气,则为温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本论。更遇温热气,即为温毒,热比温尤重故也。但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此病之稍轻者也。温病未已,更遇温气,变为温病,此病之稍重者也。《伤寒例》以再遇温气,名曰温疫。又有不因冬伤于寒,至春而病温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阴阳大论四时正气之序,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今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若感秋凉之气,可名秋凉病矣。春温可以为温病,秋凉独不可

为凉病乎?以凉病似觉难言,勉以湿证搪塞,即知秋凉病有碍,反而思之则知春温病殊为谬妄矣。以此观之,是春之温病,有三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再遇温气而为温病者。有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病者。有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凡病各有病因,如伤寒,自觉触冒风寒,如伤食,自觉饮食过度,各有所责。至于温病,乃伏邪所发,多有安居静养,别无他故,候焉而病,询其所以然之故,无处寻思。况求感受之际,且自不觉,故立论者,或言冬时非节之暖,或言春之温气,或言伤寒过经不解,或言冬时伏寒,至春夏乃发。按:“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出自《素问》,此汉人所撰,晋时王叔和又以述《伤寒例》。盖顺文之误。或指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此亦汉人所撰,但言所丧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又见冬时即之温病,与春夏之温疫,脉证相同,治法无异。据云:“冬时即病为伤寒。”今温病亦发于冬时,思之至此,不能无疑,乃觉前人所论难凭,务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伤寒,又不可言伏寒,因以冬时非节之暖,牵合而为病原,不思严寒酷暑,因其锋利,人所易犯,故为病最重,至于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万物得之而发育,气血得之而融和,当其肃杀之令,权施善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切尝较之,冬时未尝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暂时温暖,虽有温病,感温之由,亦无确据,既不过猜疑之说,乌足以为定论?或言感三春当令之温气为温病,夫春时自应温暖,责之尤其无谓。或言温病后,或温气而为温病,正如头上安头。或言伤寒汗下,过经不愈者为温病,则又指鹿为马。《活人》又以夏应暑,而以寒气折之,责邪在心为夏温,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为秋温,转属支离。陶氏又以秋感温气而为秋温,明是杂证,叙温者络绎,议论者各别,言愈繁杂,而本源愈失,使学者反增亡羊之感,与医道何补?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疼，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躁宜大青龙汤，然夏月药性须带凉，不可太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用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出斑之失。热病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可代桂枝证，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证也。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梔子升麻汤，亦暂用之。王宇泰述：万历癸卯，李氏一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伤寒。一太学生新读仲景书，自谓知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人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正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

按：《活人书》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矣。岂止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为半里之证，且言邪气犹在经络，仍用桂枝石膏汤，至死无悔。王宇泰非之甚当，是以不用麻黄桂枝，贤于《活人书》远矣。究竟不识温热之源，是以不知用药耳。

春温 《活人书》曰：春应温而清气折之，责邪在肝，或身热头疼，目眩呕吐，长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汤、解肌汤、四时通用败毒散。陶氏曰：交春后至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解肌，不可大发汗，急证现者，用寒凉之药急攻之，不可误汗误下，当须识此。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夏温 《活人书》曰：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或身热头疼，腹满自利，长幼率相似，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陶氏曰：交夏至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者，急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秋温 《活人书》曰：秋应凉而大热折之，

责邪在肺，湿热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病痒发黄，茵陈五苓散。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名湿病。亦用辛凉之药，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

冬温 《活人书》曰：冬应寒而反大温折之，责邪在肾，宜萎蕤汤。丹溪曰：冬温为病，非其时有其气者，冬时严寒，君子当闭藏，而反发泄于外，专用补药，带表药。

按：西北高厚之地，风高气燥，温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天地或时久雨，或时亢旱，盖非时令所拘，故伤湿之证，随时有之，不待交秋而后能也。推节庵之意，以至春为温病，至夏为热病，至秋似不可复言温热，然至秋冬又未免温病，只得勉以湿证抵搪。且湿为杂证，更不可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温病四时皆有，故说到冬时，遂付之不言。王宇泰氏因见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时，有其气，以补冬温之缺。然则冬时交错之气，又不可以为冬温也。俗人但言四时之温，盖不知温之源，故春责清气，夏责寒气，秋责热气，冬责温气，殊不知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复以四时专令之藏而受伤，不但胶柱鼓瑟，且又罪及无辜矣。

附：辨舌法

偶斋云：验舌之法，再四申明。几于舌敝唇穿，其如时流之不察何？兹更不惮烦，而再为之辨证。凡温疫症，其舌苔先白，俨如傅粉。邪淤到胃，始见黄色。当下失下，然后见黑。其苔必厚，或生芒刺，或焦或硬，审知热邪之浅深，津液之枯润，对症施治，无不相应。凡病舌上皆有浮薄黄苔，或如腐乳皮，或沉香色，盖缘有病之人，饮食少进，胃气熏蒸，舌必黄色，终不似瘟疫症，先白后黄，或中黄而旁仍白色，或中黑而边有黄苔厚刺。并诊其脉，不沉不浮，中按独数也。若但见舌上黄色薄苔，便

指为疫症,辄用承气、三消等汤下之,伤人元气,轻则致重,重则致死,草菅人命,充塞冥途。予故谆谆奉劝,凡欲业此者,必须先读仲景、河间、东垣、丹溪诸家,及王氏之《证治准绳》、喻氏之《医门法律》,用工既久,更得是书,然后知伤寒瘟疫之异,内伤外感之由,无不得心应手。近时业此道者,并未留心诸家,忽得是书,亦不察脉辨症,但见舌上黄苔,不论是否,辄用三消、承气等剂下之,投药不应,以为按法施治,而病不瘳,反疑是书之有未尽也。徒看是书,不能知是书之旨,总由平日未得参考诸家之故耳。今春予署中一手艺人,患恶寒发热,身痛呕恶,延医治之,用枳、朴、山楂等克气之味,又以导赤、柴胡等剂治之,反

剧。又更一医,见其舌上黄色,而身仍痛,即用三消饮二剂。病者日夜呻吟痛苦,烦而不寐,见胸前微有红点,便指发痧,遂欲作痧疹治疗。适明者至而诊视之,乃感风寒所致,与九味羌活汤。一剂而外症悉解,惟胸膈痞闷,不思饮食,乃从前外感未解,误用下药及克气之剂故也。如有人参,用之即愈。如无人参,静养数日,元气复,则思饮食矣。果三五日之后,即思饮食而愈。又予孙年甫十四,今春因冒风寒,舌亦黄苔,予与参苏饮,三数剂而愈。其余不可枚举,可见凡病皆有黄苔,若不细为分别,认症不明,杀人如反掌。予故于卷末详书,以示戒云尔。

《瘟疫论》终

重订医门普度瘟疫论

〔明〕 吴有性 原著
〔清〕 孔以立 评
龚绍林

《重订医门普度瘟疫论》提要

明·吴又可原著,清·孔以立、龚绍林评。其例言云:是编论瘟疫与伤寒不同。上卷有原病及辨明伤寒时疫数条。下卷有杂气论及正名、伤寒正误、诸家瘟疫论正误。又刘宏璧集补方及各家治案,俱宜潜玩。今卷叶较繁,分刘宏璧以下为末卷。李砚庄云:治疫以脉证为凭,大约证已头晕、足软、胸闷、苔刺,日晡病甚,夜卧不安,先凛凛恶寒,后发热不恶寒,及兼三阳表证、三阴里证者。是脉以数实有力,右关更甚,或初不甚显,迨投达原饮,然后见数实者,是盖疫本热邪犹贼,膜原犹窝,槟榔草果犹捕手,厚朴犹刑具,知芩犹牵出,若硝黄则驱之走矣,白芍甘草,一谨守门户,一作调人,于此可见先生立方之妙。惟龚君能洞悉渊微,以方济人,以言阐理。是编议论精详,治法大备,黎水孔公评论多执己见,易滋后学疑惑。龚君育和力为矫正,顿使原书之声价日高,吴氏之作传矣。

原 序

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里,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瘟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瘟疫证,则甚略之。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是瘟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瘟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虽有头疼、身痛、恶寒、无汗、发热,总似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尝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而解。间有不药亦自解者,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苔刺等证。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希有。况瘟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后世,用心可谓仁矣。然伤寒与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瘟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瘟疫之症,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乃称散亡之余。王叔和立方造论,谬称全书,瘟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叙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胜纪。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时崇禎壬午仲秋洞庭吴有性书于淡溪斋

《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凡例

一、是编议论精详，治法大备，实发前人所未逮。黎水孔公，评语多执己见，易滋后学疑惑。敝友龚君育和，力为矫之，遂使原文炳如日星，洵吴先生功臣也。

一、是编论温疫，与治伤寒不同。上卷有原病及辨明伤寒时疫数条。下卷有杂气论及正名，伤寒正误，诸家温疫论正误。又刘宏璧集补方，及各家治案，俱宜潜玩。今卷帙较繁，分刘宏璧以下为末卷，共三卷。

一、治疫以脉证为凭，大约证以头晕、足软、胸闷、苔刺，日晡病甚，夜卧不安，先凛凛恶寒，后发热不恶寒，及兼三阳表证、三阴里证者。是脉以数实有力，右关更甚，或初不甚显，迨投达原饮，然后见数实者，是盖疫本热邪犹贼，膜原犹窝，槟榔草果犹捕快手，厚朴犹刑具，知芩犹牵出，若硝黄则驱之走矣，白芍甘草，一谨守门户，一调停众人，此又可先生立方之妙。惟龚君洞悉渊微，故以方济人，即以言阐理，其言如布帛粟菽，允堪辅翼前贤。

一、近人多误读伤寒脉紧句，以紧为数。盖缘《伤寒论》有云：紧无常也。即误以无常为至数之多，不知紧与弦类。弦训不移则有常，紧训无常则移动矣。二三至而紧者，是迟而紧。七八至而紧者，是数而紧。知紧不可以混数，斯知温疫不可以混伤寒矣。

一、《伤寒论》有云：数则为虚。此语原未尽善。今人一见病疫脉数，即妄投芩、术、附、桂，害人不少，未始非为虚一语误之也。夫数未必即虚也，数而有力为实，数而无力乃虚耳。知数之未即虚，斯不为前人所误。

一、右尺脉与右关毗连，右关洪数兼实，右尺脉未有不洪数者。今人一遇是脉，即疑火不归原，投桂、附以引归之。抑思疫为热病，桂、附辛热之剂，是犹以火济火，势甚燎原，曷其有极。达原饮之用知母，实为稳当，读者详之。

一、是书得龚论，曲畅其旨，毫无疑义。其夹虚夹实之人，又有攻补兼施之妙，所谓百变而不失其宗者是也。同人咸劝付梓，以公诸世，且乐输资焉。

道光壬辰八月李砚庄谨识

《重订医门普度瘟疫论》目录

卷上

原病	(55)
瘟疫初起	(56)
传变不常	(57)
急证急攻	(58)
表里分传	(58)
热邪散漫	(59)
内壅不汗	(59)
下后脉浮	(59)
下后脉复沉	(60)
邪气复聚	(60)
下后身反热	(60)
下后脉反数	(60)
因证数攻	(61)
病疫结存	(61)
下格	(62)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62)
蓄血发黄	(63)
发黄疸是腑病非经病也	(64)
邪在胸膈	(64)
辨明伤寒时疫	(65)
发斑战汗	(65)
战汗	(66)
自汗	(66)
盗汗	(66)
狂汗	(67)
发斑	(67)
数下亡阴	(67)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68)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68)
下后间服剂	(69)
下后反痞	(69)
下后反呕	(69)
夺液无汗	(70)

补泻兼施	(70)
药烦	(71)
停药	(71)
虚烦似狂	(71)
神虚谵语	(72)
夺气不语	(72)
老少异治	(72)
忘投破气药论	(72)
妄投补剂论	(73)
妄投寒凉药论	(73)
大便	(74)
小便	(75)
前后虚实	(75)
脉厥	(76)
脉不应证	(76)
体厥	(77)
乘除	(77)

卷下

杂气论	(79)
论气盛衰	(80)
论气所伤不同	(81)
蛔厥	(81)
呃逆	(82)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82)
论食	(83)
论饮	(83)
损复	(83)
标本	(84)
行邪伏邪之别	(84)
应下诸证	(85)
应补诸证	(86)
论阴症世间罕有	(86)
论阳症似阴	(87)
舍病治药	(87)

舍病治弊	(88)	正名	(97)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88)	伤寒例正误	(97)
肢体浮肿	(89)	诸家瘟疫正误	(99)
服寒剂反热	(90)	疫病篇附	(101)
知一	(90)	林起龙论疫附	(102)
四损不可正治	(91)	仿喻嘉言先生法律	(103)
劳复 食复 自复	(91)	刘宏璧先生集补瘟方附	(104)
感冒兼疫	(92)	瓜瓤瘟	(104)
疟疫兼证	(92)	大头瘟	(104)
温疟	(92)	捻颈瘟	(104)
疫痢兼证	(92)	杨梅瘟	(104)
妇人时疫	(93)	疔瘡瘟	(104)
妊娠时疫	(93)	绞肠瘟	(105)
小儿时疫	(93)	软脚瘟	(105)
主客交	(94)	附采名方	(105)
调理法	(95)	前贤疫证治案	(106)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95)	朱煜治案附	(108)

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 卷上

明 吴有性又可原著
黎水 孔毓礼以立评阅
昭陵 龚 绍 林 评
昭陵 李砚庄 重 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刊

原 病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得非时之气，长幼病似以为疫。余论其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如秋晴多热，春雨多寒，亦天地之常事，未必为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在岁气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者即病。邪自口鼻入，舍于伏脊之内。

龚曰：惟自口鼻而入，所以感疫者，或重似伤寒，或轻若虚劳，初起总是胸膈紧闷。故凡遇病人脉数有力，胸膈不快，或重似伤寒，不可发散，以虚其表，或轻似虚劳，不可温补，以固其邪。照后方加减用之，万治万效。

其邪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交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邪在膜原，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其热淫之气，如浮越于太阳，则有头项痛、腰痛如折；浮越于阳明，则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干；浮越于少阳，则有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大概邪越太阳居多，阳明次之，少阳又其次也。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适逢亏欠，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

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异耶？若其年气为厉，不论强弱，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

龚曰：深者一中即发，为害犹小。何者初发如伤寒状，医纵昧为疫，犹作伤寒治之。表剂不见效，至用三承气时，亦或获愈。盖治伤寒，与治疫，邪传到胃，同一治也。至感之浅者，初不见甚病，及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或五心潮热，或日晡热甚，或足膝无力，或头眩背疼，或心疼气痛，或胁痛腰疼，或咳嗽吐血，或协热下利，病者不知先感有疫，止述目前病状，医者不知先感有疫，止据现在病症，妄拟投剂，愈治愈剧，虽不即死，必成痼疾。其为害无底矣，急宜留心此编。

由是人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病热。其始也格阳于内，不及于表，故先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阳气渐积，郁极而通，则厥回而中外皆热，至此但热而不恶寒者，因其阳气之周也。此际应有汗，或反无汗者，邪结有轻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经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里，表虽有汗，徒损真气。邪气深伏，何能得解，必俟伏邪已溃，表气潜行于内，乃作大战。精气自内由膜原以达表，振战止而复热，此时表里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湿透，邪从汗解，此名战汗，当即脉

静身凉,神清气爽,划然而愈。

龚曰:此际应有汗句,非谓用药表汗也。当此之际,其病将愈,应有汗。盖温疫汗解在后,伤寒汗解在前也。

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为顺,即不药亦自愈也。伏邪未溃,所有之汗,止得卫气暂通,热虽暂减,逾时复热。午后潮热者,至是郁甚,阳气与时消息也。自后加热而不恶寒者,阳气之积也。其恶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阳气盛衰也。发热或长或短,或昼夜纯热,或黎明稍减,因其感邪之轻重也。疫邪与疟仿佛,但疟不传胃,惟疫乃传胃。始则皆先凛凛恶寒,即而发热,又非若伤寒发热,而兼恶寒也。

龚曰:疟为少阳经病,居半表半里之间,故不传胃。疫邪伏膜原,去胃不远,故多传胃。凡遇症似疟疾,舌苔黄者,三消饮取愈,舌苔不黄者,三消饮去大黄。此中辨别,万无一失。

邪已溃,方有变症,其变或从外解,或从内陷。从外解者顺,从内陷者逆。更有表里先后不同,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里偏胜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再表再里者。从外解者或发斑,或战汗、狂汗、自汗、盗汗。从内陷者,胸膈痞闷,心下胀满,或腹中痛,或燥结便秘,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痢,或呕吐、恶心、谵语、唇黄、舌黑、苔刺等证。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详见脉证治法诸条。

温疫初起

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不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盛,头疼身痛。其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症,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

龚曰:温疫之脉,必数而实。伤寒之脉,必迟而紧。今人不知脉理,每见病人头疼身痛,诊得数脉,认为紧脉,以为伤寒表证,漫用麻黄桂枝汤,以虚其表,故病转剧。甚矣!学者不可不知脉也。

达原饮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芍药一钱 黄芩一钱 甘草五分

上用水二盅,煎八分,午后服。

按: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不过调和之剂耳。

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干葛一钱。症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所定分两,大略而已,不可执滞。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稍重者,必从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气盘踞于膜原,内外隔绝,表气不能通于内,里气不能达于外,不可强汗。病家见加发散之药,便欲求汗,误用衣被壅遏,或将汤火熨蒸,甚非法也。然表里隔绝,此时无游溢之邪在经,三阳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服汤后不从汗解,而从内陷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邪渐入胃,此三消饮证。若脉长洪而数,大汗多渴,此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汤证。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证,为邪已入胃,此又承气汤证也。有三两日即溃,而离膜原者,有半月十数日不传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撮撮,五六日后,陡然势张者。凡元气胜者,毒易传

化,元气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传。设遇他病久亏,适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传?不传则邪不去,邪不去则病不瘳,延缠日久,愈沉愈伏,因误认怯证,日进芪术,愈壅愈困,不死不休也。〔数语,乃疫病生死关头。当思有法以处,此未可擅用苦寒,方详攻补兼施,深得奥旨〕

龚曰:古来方书汗牛充栋,莫不各有治疫之方。惟感疫而头腰背项强痛,胸膈不紧者,遵用九味羌活汤则效。又有感疫,日重夜轻者,遵用人参败毒散可愈。此外不效,皆因错认病原也。凡疫不拘大小男女,胸膈紧闷,日轻夜重者,十有八九,惟此达原饮方。真千古治疫妙剂,医者渡人宝筏也。照症加减,无不获效。但气虚之人,头晕不举,其脉必右寸无力,或两寸皆空,宜加党参以扶正气。又有血虚之人,足膝冰冷,其脉左尺无力,宜加熟地以补其血。务要细心按脉,体认的确,不可忘拟加入,以致误人性命。〔脉是脉,症是症〕

又曰:邪不去则病不瘳,此真诠也。盖人生天地,无邪不病,无病不虚。庸医不察脉症,但见病人骨瘦如柴,即认为怯症。虽诊得其脉,数而有力,妄谈脉不对症,不依其脉用药。止拟投以温补,愈补愈危,至于用参,亦不能救。乃委之命,医者不自咎,病家亦不咎医,皆由不知脉理也。夫虚人必有虚证,虚证必有虚脉,虚脉按之如无,虚证胸膈不紧,今脉既数而有力,症现胸膈不快,是感不正之气伏郁于内,何云脉不对症哉?如果真虚,肺气虚者,气不足以息,头不能高举,亦有胸膈痞痛者,以手轻按之则稍止,其脉右寸无力,此气虚之验也。以补气药调之则愈。脾土虚者,面色黄瘦,卧则腹痛,食饱则愈,或食入思睡,或食即泻,此脾虚之验也。其脉右关无力,以补脾药用之即瘳。命门大亏者,腰膝冰冷,饮食不化,二便异常,此命门大亏之验也。其脉右尺不显,以八味地黄丸投之即效。真心虚者,时常惊悸,言语多妄,此心虚之候也。其脉左寸无力,以补心丹治之即效。然又有气虚之人,左寸无力,良以两寸法天,皆属阳也,阳即气也,补气

而两寸即起矣。此在医者临症详审。真胆虚者,闻响即怯,恐如人捕,此胆虚之验也。其脉左关无力,以温胆药治之即效。真水亏者,足胫俱冷,行步无力,毛发枯焦,此水亏之验也。以滋肾药进之即效。千虚易补,信不诬也。然此各样虚证,亦不过言其大概而已,尤宜参各方书,而细心领之。常见今之医者,多以感邪脉症,漫作虚治,害人不少,故特将各脏虚实与脉,而表其大略云。

孔毓礼曰:此非先圣之方,乃时贤所创。其意在气行则邪行,故用三味破气之品。以槟榔有逐瘴之功,故君之。然邪在元气传化,设遇老弱之人,而概投此方,岂非寇至而自决垣墙耶?非有力者,以主持之,不可用也。知芩芍药,乃寒凉之品,设证不见烦热燥渴,脉不见滑数,亦可遽用耶?疫病非不可发散,如柴葛解肌、柴胡升麻、人参败毒,凡见三阳表证,皆可选用。得汗不解者,再和其里,倘数剂不汗,不可强责其汗,和之、清之、下之,而汗自出。若夫达原饮,惟上膈痞满者宜之,胸膈空旷,未可漫施也。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然肺属清肃之脏,秽浊之邪不易干。胃为水谷之海,藏垢纳污,况阳明脉络起于鼻之交额中,疫邪自口鼻入,必先犯胃。是以疫病下夺而愈者多也。〔按:前方为治疫之仙方。但审之为疫证,如投此方无不效者。孔丈所论,乃万中之一或偶不中耳,不可执此而疑吴先生苦心经营之仙方也。凡感湿疫未有不胸膈痞满,烦热燥渴者,故达原饮为必不可少仙方也〕

龚曰:瘟疫之脉,本邪气内郁,非用此破气之药,断不能逐。吴先生实发前人所未发,而为医家之功臣也。孔氏何以谓非先圣之方而妄谈之?感疫之人,从未有不寒热燥渴者,亦未有不滑数者,即此二语,可见孔氏于瘟疫脉症,尚未体认的确。

传变不常

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而解者;有从自汗、盗汗、狂汗而解者;有无汗竟传入胃者;有自

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胃气壅郁,必因下乃得战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里有余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证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愈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此虽传变不常,亦疫之常变也。

孔氏曰:斑不可下,其常也。斑非下不愈,其变也。

有局外之变者,男子适逢房欲,或向来自下元空虚,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施,以致小便淋塞,少腹胀满,至夜发热,以导赤散、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与大承气汤,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

孔氏曰:下元空虚,热邪乘虚陷入,自当速去邪热为急。然邪去宁不虑其虚乎?但言攻邪,不言投正,此立法之偏处。更有不审脉证,但闻人有房欲,便用补益,虽见胸膈胀满,不敢攻邪,此不知缓急者也。

龚曰:此论周到。如果脉夹虚夹实,必攻补兼施,方无误。

或里有他病,一隅之亏,邪乘宿昔所损而传者。女子崩带,及经水适来适断,心痛疝气,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变,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盖因疫而发旧病,治法无论某经某病,但治其疫,而旧病自愈。

孔氏曰:疫病引发宿疾,治疫为本,以宿疾为标可也。治疫而宿疾自愈,未敢信然。

龚曰:疫之传变,本因人而使,今人昧于脉症。但见人有宿疾,不知因疫而发,惟照宿疾用药,所以投剂罔效。仆留心有年,凡遇宿疾,不时而发者,脉数而有力,与宿疾不符,再参其症,多现疫状,则以治疫为主。或带治宿疾,甚至有不必带治,但治其疫而宿疾自愈者,盖彼所患宿疾,多因感疫而起,今再感疫,其病必发,理固然也。所以治疫而宿疾自愈,悟此又得一治病妙诀,孔氏不知也。

急证急攻

瘟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前舌变黄色,随现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传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烦渴少减,热去六七。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傍晚大下,至夜半热退,次早鼻黑苔刺如失。一日有此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症不服药,或投缓剂必死。常见瘟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

龚曰:凡有病必要验舌苔。舌苔色黄,不拘燥润,又不论大便结泻,非大黄下之。其病断不能愈。

孔氏曰:毒气壅塞,死者固多。然二三日即死者,未必因于失下,多有气虚不能传化,肾虚而至上脱,所以老弱之人,多有速死者。

龚曰:吴先生之论,本为疫而设,孔氏所言,乃是虚脱之症,非瘟疫之条。

表里分传

瘟疫舌上白苔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渐黄至中央,乃邪渐入胃。设有三阳现证,用达原饮三阳加法。因有里证,复加大黄,名三消饮。三消者,消内消外,消不内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剂,以毒邪表里分传,膜原上有余结者宜之。

龚曰:舌上白苔,邪尚未传到胃。有谓白苔为寒者,非也。白苔不可下,黄苔方可下。

三消饮

槟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黄芩 大黄 葛根 羌活 柴胡
姜枣煎服。

热邪散漫

温疫脉长洪而数，大渴大汗，通身发热，宜白虎汤。

白虎汤

石膏一两 知母五钱 甘草五钱 粳米一握

姜枣煎服。

按：白虎汤辛凉发散之剂，清肃肌表气分药也。盖毒邪已溃，中结渐开，邪气分离膜原，尚未出表，然内外之气已通，故多汗，脉长洪而数。白虎辛凉解散，服之或战汗，或自汗而解。若温疫初起，脉虽数未至洪大，其时邪踞膜原，宜达原饮，误用白虎，既无破结之能，但求清热，是犹扬汤止沸也。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徒以刚悍而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细小，又认阳症得阴脉，妄言不治。医见脉微欲绝，益不敢议下，日惟杂进寒凉，以为稳当，愈投愈危，至死不悔。此当急投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孔氏曰：误投白虎，遏抑毒邪，脉变细小，宜投辛温升发以开之，再投承气寒剂，岂不殆哉？余徒黄生，三月染疫，无白虎症而连用之，遂致眩晕脉脱，不自知其身。余投补中益气汤。一剂而苏，再剂而斑疹烁然，鼻衄甚多，脉显浮数，以辛凉清解与之，战汗而解。

龚曰：瘟疫初起，脉多沉数，甚至有不甚显者，必用药调治。因邪已溃，方见洪数。至于洪长而数，其脉且浮者，是热邪散漫于外，其病将愈矣。大渴大汗，固宜用白虎汤，以解其肌表之热。亦有大渴而不汗者，亦用白虎汤以提其汗。然必内无所苦，脉见长洪而数，邪将内散者，方可用之。切不可任意妄投。

龚曰：杂进寒凉以为稳当，今之医家病家，类皆如此，皆因不知脉症也。凡投承气之脉，右关独见数实，或右三部俱数，关脉更甚，此受承气之脉也。其症或多汗而渴，苦声不

止；或日晡病甚，夜卧不安；或额中闷；或头右胀痛；或肋下软处作痛；或肚脐胀痛；或结或泻；或呕或吐。此皆受承气之症也。然此止可为知者道，难为不知者言也。吾为立一总诀以示之，凡见舌苔黄者，无论甚症，急宜下之。但有夹虚之人，宜随其虚而用半补半攻之剂，学者知此，则活人多矣。

内壅不汗

邪发于半表半里，一定之法也。至于传变，或出表，或入里，或表里分传，医见有表复有里，乃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大谬也。尝见以大剂麻黄叠进，一毫无汗，转见烦躁者何耶？盖发汗之理，自内由中以达表。今里气结滞，阳气不能敷布于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气液蒸蒸以达表？譬如缚足之鸟，乃欲飞升，其可得乎？盖鸟之将飞，其身必伏，先纵足而后扬翅，方得升举，此与战汗之义同。又如水注，闭其后窍，则前窍不能涓滴，与发汗之义同。凡见表里分传之证，务宜承气先通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

孔氏曰：内壅不汗，内干亦不汗。内壅者，承气攻之。内干者，六味地黄润之。

龚曰：邪气伤人，原自口鼻而入，所以感疫之人，胸膈紧闷，其邪既不若伤寒之在表也。误用表剂，不惟不能得汗。即强得汗，病亦不减。甚至有误表大汗，竟至不起者。操司命之权者，凡遇胸膈紧闷之人，虽病似伤寒，宜照瘟疫治之，甚无误认伤寒结胸。须知伤寒邪感在外，从未有初起即结胸者，慎之慎之，庶免杀人之咎。

下后脉浮

里证下后，脉浮而微数，身微热，神思或不爽，此邪热浮于肌表，而里无壅滞也，虽无汗，宜白虎汤，邪从汗解。若大下后，或数下后，脉空浮而数，按之豁然如无，宜白虎汤加

人参,覆杯则汗解。下后脉浮而数,原当汗解,迁延五六日,脉证不解,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经久,或素有他病先亏,或本病日久,下迟或反覆数下,以致周身血液枯竭,故不得汗。用白虎辛凉,除肌表散漫之热邪,加人参以助周身之血液,于是经络润泽,元气鼓舞,腠理开发,故得汗解。〔此宜养阴之剂〕

孔氏曰:下后或浮而微数,或浮空而数,尚可再投白虎,寒伐胃气乎?惟口渴舌有微苔,身热不除者,进竹叶石膏汤。否则不必投剂,但进稀粥,以助其汗解而已。既曰:血液枯竭,不能作汗,则当用甘润平补,少加治邪之药,执用白虎,虽加人参,未免泻多而补少也。

龚曰:此不仅气虚也。血分已现大亏,宜用滋阴补气之剂,或口渴身热,则合白虎汤,俾邪从汗解。如仅右寸无力,余脉弦长浮数,则用白虎汤,加人参可也。

下后脉复沉

里证脉沉而数,下后脉浮者,当得汗解。今不得汗,后二三日,脉复沉者,膜原余邪,复瘀到胃也,宜更下之。下后脉再浮者,仍当汗解,宜白虎汤。

孔氏曰:下后脉复沉,身无热者听之。大便复闭数日者,导之润之。身有热,而脉沉有力便秘者,微利之。

龚曰:其症胸膈不快,舌苔必黄,其脉沉数有力,右关更甚,宜用达原饮合承气汤下之。如尚有外症者,宜用三消饮,合内外而清疏之。倘见头晕不举,右寸无力,宜加党参。或足膝无力而冷,左尺无力,宜加熟地。方合法,无虚脉虚症者,切毋忘加补药,以固其邪,医者能辨虚实,用药或攻或补,断不致于失手。

邪气复聚

里证下后,脉不浮,烦渴减,身热退,越四

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因而复发,医者不知,每归咎于病人,误也。宜再下之即愈。但当少与,慎勿过剂,以邪气微故也。

孔氏曰:下后复热,宜分经络虚实表里,而补泻之。专守下法,不可为训。

下后身反热

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此内结开,正气通,郁阳暴伸也。即如炉中伏火,拨开虽焰,不久自息,此与下后脉反数义同。若瘟疫将发,原当日渐加热,胃本无邪,误用承气,更加发热,实非承气使然,乃邪气方张,分内之热也。但嫌下早之误,徒伤胃气耳。日后传胃,再当下之,又有药烦者,与此悬绝,详载本条。〔不知此理则将惑矣〕

龚曰:瘟疫症候,不但误用承气,更加于热。尝见感疫之人,多有初起但见胸膈紧闷,足膝无力,其脉不甚显,其人不自觉热。一投达原后,其脉方显,且有更加洪数者,其人方觉热,且有更觉病甚者。甚至有初无头腰背痛,眼胀口渴,口苦胁痛之症,一投达原后,而各症随现者。又有初无舌燥苔黄应下诸症,照前所现之症,投药治之,而下症俱具者,务于临症之时,细心体认,毋游移,毋躁暴,照依脉症,加減施治,则万治万全。是故学医道者,固贵有定见,尤贵有定守也。

下后脉反数

应下失下,口燥舌干而渴,身反热减,四肢时厥,欲得近火拥被,此阳气伏也。既下厥回,去炉减被,脉大而数,舌上生津,不思水饮,此真邪去,郁阳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汤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随其性而升泄之,此证类近白虎,但热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不明此证则将误矣〕

因证数攻

温疫下后二三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未去，已无锋芒而软，然热渴未除，更下之，热渴减，苔刺脱，日后更复热，又生苔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余，苔刺凡三换，计服大黄二十两，始得热不复作，脉证俱平。所以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但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连下三四日者，有连下二日间一日者，其中轻重缓急，有应用柴胡清燥汤者，有应用犀角地黄汤者。至投承气，某日应多与，某日应少与，倘不能得法，亦足以误事，此非可以言传，贵乎临时斟酌。（数下之证亦仅见也）

龚曰：旨哉是言，真得用药治病之关窍也。凡药原以治病，不独攻药为然，即补剂，亦必有虚症者，而后受之有益。吾见今之病家医家，不辨脉症虚实，往往喜补而恶攻，虽愈补愈危，恬不为怪。至于应攻之症，遇明师对病下药，其病获愈，人亦不称其工稳，反多訾其猛浪。不知大黄本逐邪之上品，人生宇内，无邪不病，无病不虚，必邪去而病自除，病除而虚自复，所以古人有用大黄而治虚劳者，岂古人而不及于今人耶？奈何今之庸医，不知取法于古人也。细玩此一条，实开千古之聋瞶，但非有本事者，不能用此法也。下本不以数计，亦不论大便结与不结，无下证者，虽结亦不可下。有下证者，不结亦宜急下。下症不一，总以右关数实为准，舌苔色黄为验，脉平黄去，则不可下矣。然亦有夹气虚者，宜加党参于承气汤中。又有夹血虚者，宜用承气养营汤。或气血两虚，则宜陶氏黄龙汤。是在临时体认，照依脉症而用之也。

孔氏曰：见一妇人潮热，舌黑便闭，用参芪归地峻补。凡二十余日，始得热退身凉，舌脱黑壳而愈，与此条阴阳对待。医之一道，必具过人之聪明，又参以闻见，临时复加详审。如此，则智圆胆大，兼而有之。设辨之未明，识

之不广，胶滞一说，必然一误再误，或始不误而终误，为祸不綦重乎？或曰：子所云皆杂证也，非疫也。疫病惟有攻之一途，何须审谛如是？曰：凡病皆有阴阳对待，疫病何独不然？倘谓攻之一法，足尽致疫之能事，则童子可任之矣。世间决无如此便宜。

龚曰：舌苔虽黑，如墨涂一般，无黄底者，大便虽秘，内必无苦，口必不渴，本无下症，故用峻补而愈。此妇非感疫症，孔氏不当引在此处，以为对待，宜附应下诸条内，有等墨苔不可下句之后，以为验症可也。

朱海畴年四十五，患疫得下症，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三剂，每剂投大黄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视，更祈一诊。余诊得脉尚有神，下证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少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投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营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平复。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过三四人而已，始有案以备参酌耳。

病疫结存

温疫下后，脉证俱平，腹中有块，按之则疼，自觉有所阻而膨闷，或时有升降之气，往来不利，常作蛙声，此邪气已尽，其宿结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损元气，气虚益不能传送，终无补于治结，须饮食渐进，胃气稍复，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尝遇病愈后，食粥半月，结块方下，坚黑如石。

孔氏曰：病后元气亏损，故不可攻，且病愈矣，何用急治耶！又有气促之病，过月余其块方消者，此又无形之结也。不可不知。

下 格

瘟疫愈后，脉证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时时作呕，饮食不进，虽少与汤水，呕吐愈加，此为下格。盖下既不通，必返于上。设认作反胃，与以牛黄、狗宝，及误作寒气，与以藿香、丁香、二陈之类，皆误也。宜调胃承气热服，顿下宿结及滯粪、粘胶恶物，臭不可当者，呕吐立止。所谓欲求南风，须开北牖是也。呕止慎勿骤补，若少与参芪，则下焦复闭，呕吐仍作也。此与病愈结存仿佛，彼则妙在往来蛙声，仅觉微闷，故不呕而能食。此则饮食不进，呕吐愈加。可见毫厘之差，遂有千里之异。二者大便俱闭，脉静身凉，一安一危者，在乎气通气塞之间而已矣。

龚曰：脉症俱平，腹有块，必是虚痞，故不可攻。至于按之则疼，有所阻闷，气时升降，常作蛙声，是邪气未尽，脉症必不平也。有下症仍宜下之，无下症者，或用达原饮，再疏其余邪可也。高明者参之。

孔氏曰：呕家不可下，下之者为逆，其常法也。下格用下，其变法也。

龚曰：瘟疫呕吐，发于既愈之后者少，发于初感之时者多。庸医多作胃寒治之，不知下既不通，必返于上也。吴先生立此下格一条，指点出来，屡试屡验，学医者其留心焉。但用承气汤，总以舌苔右关为凭，且药内必多加生姜为引，切记切记。

骤补之弊，世医喜功生事，每每患此。余治一疫疾，下后脉证俱平，戒勿他药，因事他往，众医竟用补药，危证复出。余用调胃承气，微利乃安。前段云不可攻，此段云勿骤补，皆参透易理需卦之义耳。后学杨大任谨识。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瘟疫可下者，约三十余症，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

设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动之机，欲离未离之际，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羁。二三日后，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彻其余毒。大凡客邪贵乎早治，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精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能成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

龚曰：邪气入胃，非下不愈。庸医不敢议下者，皆因不知脉症也。盖脉理一道，隐而难明，非遇明师传授，自知领会，心细手准者，不得的确。至于症候，显而易见，应下者虽有三十余症，总是邪传到胃也。邪既入胃，舌苔必黄，但见舌黄，而用大黄下之，断不致误。吴先生真善示后学者也，量虚实以下数句，尤宜留心。

仲景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气，多与少与，自有轻重之殊。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俟其结粪，血液为热所搏，变症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况多有滯粪失下，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行其结粪哉！假如经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结；或病后血气未复，亦多燥结。在经所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多也。要知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结为之壅闭，瘀邪郁热，益难得泄，结粪一行，气通而邪热乃泄，此又前后之不同。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结耶？

龚曰：邪毒害人，殊非浅鲜，奈何业医者，不知邪毒之为害，每遇此症，妄拟误治，杀人无算。可惜尤可恨也。

孔氏曰：伤寒疫病异治者，伤寒误攻，为

害也大，疫病误攻，为害也小。伤寒攻不宜早，疫病攻不宜迟。至于必俟邪归胃府，而后攻之，则一辙也。尝见时人不善读书，谓攻邪宜急，不拘粪结，一遇疫症，开手言下。不知热毒散漫，攻之徒伤胃气。疫邪不伏，及至当攻之时，反因胃气衰弱而不敢攻。故善攻者，必俟邪聚也。但待其聚，不待其结，是谓不先不后，一攻而群寇瓦解，不致余党复聚为殃也。三阳表证不可攻，三阳而兼见其里者，微攻之。表里兼见者，双解之。里证则直攻之。邪轻攻轻，邪重攻重，缓急得宜，轻重有度，斯称善也。

龚曰：不论伤寒疫病，误下为害，均属不小，且亦不必拘于早攻迟攻，总要传邪到胃，而后可攻也。

假令滞下，本无结粪，初起胃实，频数窘急者，宜芍药汤加大黄下之。此岂亦因结粪而然耶？乃为逐邪而设也。或曰：得毋为积滞而设与？曰：非也。邪气客于下焦，气血壅滞，注而为积，若去积以为治，已成之积方去，未成之积复生，须用大黄逐去其邪。是乃断其生积之源，营卫流通，其积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虚痢，又非此论。

或问：脉证相同，其粪有结有不结，何也？曰：原夫人病至，大便当即不行，续得蕴热，益难得出，故蒸而为结粪。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虽胃家热甚，但蒸作极臭如粘胶，至死不结。皆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必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疑。

孔氏曰：经论原非为疫症而立，疫症不在此例。

大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芒硝三钱

水姜煎服，弱人及邪微者，各减半。

小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水姜煎服。

调胃承气汤

大黄五钱 芒硝二钱五分 甘草一钱

水姜煎服。

按：三承气汤，功用仿佛。热邪传里，但上焦痞满者，宜小承气汤；中有坚结者，加芒硝软坚而润燥，病久失下，虽无结粪，然多粘腻臭恶，得芒硝助大黄，有荡涤之能；设无痞满，惟存宿结，而有瘀热者，调胃承气宜之。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不耐汤药者，或呕或哕，当为细末蜜丸，汤下之。

龚曰：三承气汤，分上中下痞满坚结而用之，极是有理。但有气虚者，宜加党参一二钱，以扶其正气。

凡有形之病，必藉有形之药，故用汤不若用丸。如邪热传里，中存宿结者，用张景岳百顺丸甚妙。在上无寒胃呕哕之弊，在下有刮磨涤垢之功，昔年治疫，用此方救人多矣。后学杨大任谨识。

百顺丸附 治一切阳邪积滞实热秘结等症。

锦纹大黄一斤，酒浸蒸 猪牙 皂角一两六钱，炒微黄

共为末，蜜丸如绿豆大，每服一二钱，随证作汤送下。

蓄血 发黄

大小便蓄血便血，不论伤寒时疫，盖因失下，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留于经络，败为紫血，溢于肠胃，腐为黑血，大便如漆，大便反易者，因结粪得瘀血而润下，结粪虽行，真元已败，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热波及于血分，血乃心之属，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症矣，仍从胃治。

发黄一症，胃实上下表里壅闭，郁而为黄，热更不泄，搏而为瘀。凡热经气不郁，不致发黄，热不干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邪，故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但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随泄减。尝见发黄者，原无瘀血，有瘀血者，原不发黄。所以发黄，当咎在经瘀热，若专治瘀血，误也。

胃移热于下焦气分,小便不利,热结膀胱也。移热于下焦血分,膀胱蓄血也。小腹硬满,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责之蓄血也。小便不利,亦有蓄血者,非小便自利,方为蓄血也。胃实失下,至夜发热者,热留血分,更如失下,必致瘀血。初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既投承气,昼日热减,至夜独热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气汤。服汤后热除为愈,或热时前后缩短,再服再短,蓄血尽而热亦尽。大势已去,亡血过多,余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汤调之。至夜发热,亦有瘧疟,有热入血室,皆非蓄血,并未可下。宜审。〔蓄血,发黄,血结膀胱,小便自利,从来无此解人,此解尤见关系〕

孔氏曰:热入血分,瘀血瘧疟之夜热,慎勿概作阴虚发热看。

龚曰:蓄血发黄,皆因失下,所以必从胃治,而后得愈。

桃仁承气汤

大黄四钱 芒硝二钱 桃仁十八粒 当归二钱 芍药二钱 丹皮二钱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黄汤

地黄一两 白芍三钱 丹皮二钱 犀角二钱

上,先将地黄温水润透,铜刀切作片,石臼内捣烂,再加水调糊,绞汁听用,其滓入药同煎,药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伤寒太阳病不解,从经传府,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结不行者,宜抵当汤。今温疫起无表证,而惟胃实,故肠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然抵当汤行于逐蓄之最者,无分前后二便,并可取用。然蓄血结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当汤。盖非大毒猛烈之剂,不足以当之,故名抵当。然此症所遇亦少,存此以备万一之用。

抵当汤

大黄五钱 虻虫二十枚,炙干研末 桃仁五钱,研加酒 水蛭炙干为末,五分

照常煎服。

发黄疸是腑病非经病也

疫邪传里,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郁滞,其传为疸,身黄如金者,宜茵陈汤。

茵陈汤

茵陈一钱 山栀二钱 大黄五钱

水姜煎服。

按:茵陈为治疸退黄之专药,今以病证较之,黄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栀除小肠屈曲之火,瘀热既除,小便自利。当以发黄为标,小便不利为本。及论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系胃家移热,又当以小便不利为标,胃实为本。是以大黄为专功,山栀次之,茵陈又其次也。设去大黄而服山栀、茵陈,忘本治标,鲜有效矣。或用茵陈五苓,不惟不能退黄,小便间亦难利。

孔氏曰:杂证有阴黄,疫病无阴黄。

旧论发黄,有从湿热,有从阴寒者。是亦妄生枝节,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惑矣。夫伤寒时疫,既已传里,皆热病也。燬万物者,莫过于火,是知大热之际,燥必随之,又何暇生寒生湿。譬若冰炭,岂容并处耶!既无其证,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愚按:阴阳发黄,确有其证,何得云妄。湿热发黄,尤为最多,大约如合面相似,饮入于胃,胃气熏蒸,则成湿热,湿热外蒸,透入肌腠,遂成黄病。燥火焉有发黄之理,此言为吴君白圭之玷。

孔氏曰:古有三承气证,使于三承气加茵陈山栀,随证施治,方为尽善。

龚曰:所论标本,极是确论。故此方以大黄为君,用之治热病,投之即效。

邪在胸膈

温疫胸膈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于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一钱 赤小豆二钱，研碎 生山梔仁二钱

上用水二盅，煎一盅，后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时后不吐，再服尽。吐之未尽，烦满尚存者，再煎服。如无瓜蒂，以淡豆豉二钱代之。

龚曰：甜瓜蒂，南方药室少有。仆遇此症，用达原饮加柴胡治之，无不获效。盖邪在少阳，亦令人欲呕也。

辨明伤寒时疫

或曰：子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桃仁承气、抵当、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异也？曰：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恶风恶寒，头疼身痛，发热而仍恶寒，脉浮紧无汗为伤寒，脉浮缓有汗为伤风。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所触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也。不因所触而自发者居多，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自然汗出，不可以迫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则病笃，时疫发斑则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邪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其所同者，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导邪而出。盖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然伤寒之邪，自肌表传里，原无根蒂，惟其传法，有进无退，故下后皆能脱然而愈。时疫之邪，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发时与营卫交并，客邪经由之处，营卫未有不为其所伤

者，因其伤，故名曰溃，然不溃则不能传，不传则邪不出，邪不出则疾不瘳，时疫下后，多有未能顿解者何耶？盖疫邪每有表里分传者，一半向外，留于肌肉，一半向内，留于胃家，邪留于胃，故里气结滞，里气结，表气因而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达于肌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向郁于肌肉者，方能尽达于表，或斑或汗，脱然而愈，伤寒下后，无有此法。虽曰终同，而实不同也。〔伤寒与时疫分别处，一有感冒之因，一无感冒之因，一辨也。一发于骤，一发于渐，二辨也。一可汗解，一不可汗解，三辨也。一脉人迎紧盛，一脉但数而不紧盛，四辨也。〕

或曰：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时疫感天地之戾气，气既不同，俱用承气，又何药之相同也？曰：风寒疫邪，与吾身之真气，势不两立，一有所着，气壅火积，气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与之俱化，失其本来之面目，至是均为之邪矣，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假如初得伤寒为阴邪，主闭藏而无汗，伤风为阳邪，主开发而多汗，始有麻黄、桂枝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传至少阳，并用柴胡，传至胃家，并用承气，至是无复有风寒之分矣。推而广之，疫邪传胃，治法无异。

龚曰：伤寒时疫，诸方书内，无不备载。细阅所论病情治法，有将时疫认为伤寒者，有将伤寒认为时疫者，病情既未审清，治法亦未尽善。惟此论辨伤寒时疫，病情治法，如犀分水，丝毫不谬，伊古以来，未有如此辨别详明也。学者留心，不惟善治疫，抑且善治伤寒，即令仲景复生，当拜下风矣。

发斑战汗

凡疫邪留于气分，解以战汗；留于血分，解以发斑。气属阳而轻清，血属阴而重浊。是以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阳主速而阴主迟。所以从战汗者，可使顿解。从发斑者，当图渐愈。

战 汗

疫邪先传表,后传里,忽得战汗,经气输泄,当即脉静身凉,烦渴顿除。三五日后,阳气渐积,不待饮食劳碌,或有反复者,盖表邪已解,里邪未去,才觉发热,下之即解。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下不汗,下之未尽。日后复热,当复不复汗。〔此症甚多〕

龚曰:里气壅闭,非下不汗,理固宜也。然亦有应下之症,日久失下而多汗者,此阳明邪汗,必用下药,而汗方止。仆验之屡矣,学者须知。

若瘟疫下后,烦渴减,腹满去,或思食而知味,里气和也。身热未除,脉近浮,此邪气怫郁于经,表未解也,当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汤和之,复下得汗者,从渐解矣,不可苛求其汗。应下失下,气消血耗,既下欲作战汗,但战而不汗者危。以中气亏微,但能降陷,不能升发也。次日当期复战,厥回汗出生者,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气脱,不胜其邪也。战而厥回无汗者,真阳尚在,表气枯涸也,可使渐愈。凡战而不汗,忽痉者必死。痉者身如尸,牙关紧,目上视。凡战不可扰动,但可温覆,扰动则战而中止,次日当期复战。战汗后,复下后,越二三日,反复痛不止者,欲作滞下也,无论已见积,未见积,宜芍药汤。〔尝见战汗,解者十之七八,死者十之二三。故战汗有吉有凶,此条分列明白〕

芍药汤

白芍一钱 当归一钱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甘草五分

水姜煎服,里急后重,加大黄三钱,红积倍芍药,白积倍槟榔。

孔氏曰:战而不得汗者,余欲以人参生姜汤,助正以取汗何如。

自 汗

自汗者,不因发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

溃,气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长洪而数,身热大渴,宜白虎汤,得战汗方解。

龚曰:凡汗不必拘拘于下,有下症下脉者则下之,二者若无,即不下而汗自解,盖病将愈,邪从外解,自然作汗也。仆治王姓七岁童子感疫,医误认伤寒转剧,央仆视之。其脉数而有力,询之胸紧,绝食头疼,发热口渴,疫症无疑,用达原饮加三阳药,二剂而愈。越三日,伊叔问病已愈,再用药否,仆曰:此症若下午不热,方是全愈。至晚忽作战,以为疟也,抱住战止。仆视其脉浮洪,曰:疟疾发时,必先作寒,此子曾寒否?答曰:未也。因曰:此病将愈,欲作战汗矣。随用白虎汤,得汗而愈。如此子战汗并非因下而得,特录以见学医者,不可拘也。

里证下后,续得自汗,虽二三日不止,甚则四五日不止,身微热,热甚则汗甚,热微汗亦微,此属实,乃表有留邪也,邪尽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表解而汗止。设有三阳经证,当用三阳随经加减法,与协热下利投承气同义。表里虽殊,其理则一。若认为表虚自汗,辄用黄芪实表,及止汗之剂,则误矣。有里证,时当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

龚曰:病后自汗,误认表虚,今之庸工类然。不知表虚自汗,其脉必虚,邪解自汗,其脉平和,其如今之学者,总不讲究脉理何也。

而无神色,唇口刮白,表里无阳证,喜热饮,稍冷则畏,脉微欲绝,忽得自汗,淡而无味者,为虚脱。夜发则昼死,昼发则夜亡,急当峻补,补不及者死。大病愈后数日,每饮食及惊动即汗,此表里虚绝,宜人参养营汤倍黄芪。

孔氏曰:自汗不止,要看有热无热,及察脉之有根蒂无根蒂,倘误以脱汗为邪汗,一时收固不及矣。

盗 汗

里证下后,续得盗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溃,则作战汗矣。凡人

目张，则卫气行于阳，目瞑，则卫气行于阴，行阳则升发于表，行阴谓敛降于内。行于阴不能卫护其表，毫窍空疏，微邪乘间而出，邪尽而盗汗自止，设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时疫愈后，脉静身凉，数日后，反得盗汗及自汗者，此属表虚，宜黄芪汤。〔自汗盗汗，有虚有实，此条分别明白。〕

柴胡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一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一钱 大枣二枚

上方有人参、半夏，今表实，故不用人参。无呕吐，不加半夏。

黄芪汤

黄芪三钱，蜜炙 五味子三钱 当归一钱 白术一钱 甘草五分，炙

水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黄净根一钱五分，无有不止者，然属邪气盛者多，属邪气虚者少。虚实之辨，在乎有热无热，有热为实，无热为虚。临证慎之，庶免实实虚虚之误耳。

龚曰：邪尽汗止，不特盗汗为然。自汗、战汗，莫不皆然，仆验之屡矣。且因此语，又得一止汗奇方，诸书皆云自汗为阳虚，盗汗为阴虚，如系阳虚，投以芪术五味，或麻黄根浮小麦宜效。阴虚投以滋阴固表之方宜效。而皆不效何哉？一中年人，盗汗经年，遍采止汗药，投之不效。积方盈寸。仆诊其脉，右关独数而实，细问其症。云：自得病后，胸腹常闷，饮食少进。令伸舌视之，舌中苔黄。因思吴师有邪尽汗止之说，此人阳明有邪热未尽，故盗汗不止，以承气养营汤投之。一服稍止，再服全愈。后凡遇自汗盗汗，经年不愈者，现此脉症，皆依法治之，无不立效。岂非止汗奇方乎？人只知阳虚自汗，阴虚盗汗，谁知阳明邪热，亦自汗、盗汗不止耶？今幸得吴师确示，而屡试屡验，录此以补前人所未备。

狂 汗

狂汗者，伏邪中溃，欲作汗解，因其人禀

赋充盛，阳气冲击，不能顿开。故忽然坐卧不安，且狂且躁，少顷大汗淋漓，狂躁立除，脉静身凉，霍然而愈。

喻嘉言先生曰：天地蒸郁而雨作，人身烦闷而汗作。

龚曰：尝治一童子，脉数而洪浮，口中谵语，夜卧不安，用清燥养营汤合白虎汤，加辰砂八分。一服脉症不稍减，随合二剂为一剂服之，嘱其父母曰：现在糊言，将来必狂汗而愈。午后果发狂大汗，霍然而愈。吴师之言神验也。

发 斑

邪留血分，里气壅闭，非下不斑，斑出为毒邪外解。下后斑渐出，更不可大下，设有下证，少与承气，缓缓下之。若复大下，中气不振，斑毒内陷，则危。宜托里举斑汤。

托里举斑汤

白芍 当归各一钱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穿山甲二钱，炙黄

水姜煎服。下后斑渐出，复大下，斑忽隐，反加循衣摸床，撮空理线，脉渐微者危。本方加人参一钱，补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发者，设有下症，少与承气，须从缓下。

龚曰：凡病后发斑，或不见甚病，或发风丹，或发斑疹者，皆是邪从外解。纵令痒甚，切不可用药洗之。致邪复入内，有下症则下之，或内陷者，则托举之。痒甚者，归尾、生地、赤芍及去风火之剂调理之。斑愈而病亦去矣。无上诸症，不用药亦愈。

数 下 亡 阴

下证以邪未尽，不得已而数下之，间有两目加涩，舌反枯干，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缘其所禀阳脏，素多火而阴亏，今重亡津液，宜清燥养营汤。设热渴未除，里证仍在，宜承气养营汤。

孔氏曰：津液枯干，似应下之证。须知此时必无大热，或掌心微热，或至夜热加，脉显细急无力，神气清明为辨。

龚曰：疫证经多下，或日久失下，致火燥血枯者，宜承气养营汤。或右寸与左寸无力，而又有下证，宜陶氏黄龙汤下之，庶免亡阴之咎。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夫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乃为热搏，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痹，或四肢挛急，或流火结痰，或遍身疮疡，或两腿钻痛，或劳嗽涌痰，或气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骤补之为害也。凡有阴枯血燥者，宜清燥养营汤。若少年平时肥盛，及素多痰者，投之恐有膩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时疫愈后，调理之剂，投之不当，莫如静养节饮食为第一。

孔氏曰：大病之后，病既伤，药复伤。调理之法，肥人脾胃素虚有痰者，以异功六君补之。瘦人阴虚有火者，以六味四物调之。阴阳两虚者，兼补阴阳以调之。倘非虚脱，宜小剂缓进，或间日一服。此病后调理之法。今曰宜养阴，不宜参术，岂非偏说乎？昔治一童子疫愈，因咳嗽，用固本六味，遂致痰凝食减，而成干咳，改用异功加桔梗而愈。

龚曰：疫本热病，多伤血分，参术不可妄投，本是至理。仆见气虚之人，头晕不举，右寸无力，不拘甚方，必加参方效。盖正气不足，邪不易去。大抵用药总要以脉症为凭，不可执见，以致误人，恐学者错会此旨，故论之，非驳吴说。

清燥养营汤

知母 天花粉 当归身 白芍 陈皮
地黄汁 甘草

加灯心煎服。表有余热，宜柴胡养营汤。

柴胡养营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当归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姜枣煎服。里症未尽，宜承气养营汤。

承气养营汤

知母 当归 芍药 生地 大黄 枳实
厚朴

水姜煎服。痰涎涌甚，胸膈不清者，宜萎贝养营汤。

孔氏曰：病久元气虚，纵有里症未除，不当又用枳朴，以伤上焦之气，只以养血之药，合大黄可也。

萎贝养营汤

知母 花粉 贝母 瓜蒌实 橘红 白芍
当归 紫苏子

水姜煎服。

孔氏曰：病后痰涌，未必尽是燥热之痰，此方亦难概用。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凡人参所忌者里证耳。邪在表，及半表半里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参苏饮、小柴胡汤、败毒散是也。半表半里者，如久疟挟虚，用补中益气，不但无碍，而且得效。即使暴疟，邪气正盛，投之不当，亦不至胀而妨里证也。夫里证者，不特伤寒瘟疫传胃，至如杂症气郁、血郁、火郁、淫郁、痰郁、食郁之类，皆为里证，投之即胀者，盖以实填实也。今瘟疫之后，适有暂时之通，即投人参，因而不胀，医者病者，以为用参之后，虽不见甚效，然不为祸，便是为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恶塞，下后虽通，余邪尚在，再四服之，则助邪填实，前证复起，祸害随至矣。间有失下，以致气血虚耗者，有因邪盛数下及大下，而挟虚者，遂投人参。当觉精神爽慧，医者病者，皆以为得意，明后日再三投之，即加变证。盖下后胃家空阔，沾其补而未见害，弗思余邪未尽，恣意投之，渐加壅闭，邪火复炽，愈投而变证愈

增矣。良由下后邪缓虚急，是以补正之效显，而助邪之害隐也。前后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孔氏曰：疫症用小柴胡加减者甚多。若遇虚弱之辈，不宜减去人参。占称某年疫疾，凡小柴胡用人参者多生，去人参者多死。盖用人参，元气不致中馁，其功甚伟，人所不知。惟不虚者，不必用耳。数下致虚，酌量用人参，亦有害乎？余治疫疾，下后邪解，用芪术而全安者甚多，何况人参？学者勿为此说所误，视人参如砒霜，使虚证脱绝无救也。

龚曰：里症忌用人参，恐以实填实也。然以仆经验者言之，则又不拘。盖参为补气之品，遇气虚之人，不论表症里症，一见舌苔色黄，肚腹胀痛，右寸无力，头晕不举，若仅用承气，疼愈甚晕愈加者，气不足也。仆每于承气等汤内，加党参二三钱，服之多愈。谓里症不可用参，其说固是。概置不用，语未圆足。总以脉症为凭，斯投之当而效之神矣。甚矣！脉理宜急讲也，孔氏但言虚证，而不及脉何也。

下后间服剂

下后或数下，膜原尚有余邪，未尽传胃，邪热与卫气相并，故热不能顿除，当宽缓两日。俟余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汤缓剂调理。〔此守法也，不能守安能攻耶？〕

柴胡清燥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姜枣煎服。

龚曰：人有不可连下者，用缓剂而间服之，其法极善。但必以脉为凭，如右关脉平，则不必下，俟有下症下脉，则再下之。如无下脉症，则不必再下矣。若膜原尚有余邪，胸膈必不爽快，不如仍用达原饮，以疏其余邪。如胸膈已快，膜原无邪，但觉口苦外热者，用柴胡清燥汤则当矣。

下后反痞

疫邪留于心胸，令人痞满，下之痞应去，

今反痞者虚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亏，或因新产后，气血两虚，或禀赋娇怯，因而益虚，失其健运，邪气留止，故令痞满。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气破气之剂，转成坏证，宜参附养营汤。〔当参伤寒误下致病之法，不当执此一方〕

参附养营汤

当归 白芍 人参各一钱 生地二钱 附子七分 炮干姜一钱 炒

水煎服。果如前证，一服痞如失，倘有下症，下后脉实，痞未除者，再下之。

此有虚实之分，一者有下症，下后痞即减者为实，一者表虽微热，脉不甚数，口不渴，下后痞反甚者为虚。若潮热口渴，脉数而痞者，投之祸不旋踵。

龚曰：下后反痞，本有虚实之分。虚者正气虚也，实者邪气实也。实者理应速下，虚者本宜聚补。参、地、归、芍在所必需，附片、干姜不可妄投，审之慎之。

下后反呕

疫邪留于心胸，胃口热甚，皆令呕不止，下之呕当去，今反呕者，此属胃气虚寒。少进粥饮，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汤，一服呕立止，谷食渐加。

半夏藿香汤

半夏一钱五分 真藿香一钱 干姜一钱 炒白茯苓一钱 广陈皮一钱 白术一钱 炒甘草五分

水姜煎服。有前后一证，首尾两变者，其患疫时，心下胀满，口渴发热而呕，此应下之症也。下之诸症减去六七，呕亦减半，再下之，胀除热退渴止，向则数日不眠，今则少寐，呕独转甚，此疫毒去而诸证除，胃续寒而呕甚，与半夏藿香汤一剂，而呕即止。

孔氏曰：热退渴止得寐，里无热明矣，然则何为呕甚乎？属寒可知。

昔治一妇疫疾，潮热时来时退，如醉如痴，舌苔黄黑，口渴，小便短赤，脉数，用小柴

胡去人参、半夏，加栝楼根、知母、竹叶，合导赤散而愈。数日后发呕，不思饮食，脉细迟，用香砂六君加姜附，连进数服乃安。又一童子疫瘵后，四肢微厥，面色刮白，发呕，饮食不能下咽，用香砂六君子汤，加煨姜而愈。后学杨大任谨识。

龚曰：下后反呕，如脉症俱平，仅作呕者，的是胃气虚寒，宜半夏藿香汤。若脉症未平，下后反呕者，必是病重药轻。宜重加硝黄，多加生姜，其呕自止。学者不可不知也。

夺液无汗

温疫下后脉沉，下证未除，再下之，后脉浮者，法当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预亡津液也。时疫得下证，日久未下，后下利逐臭水，昼夜十数行，乃至口燥唇干，舌裂如断，医者误按仲景协热下利法，因与葛根黄连黄芩汤。服之转剧，邀予诊视，乃热结旁流，急与大承气一服，去宿粪甚多，色如败酱，状如粘胶，臭恶异常，是晚利顿止。次日服清燥汤一剂，脉尚沉，再下之，脉始浮，下症减去，肌表微热，此应汗解，虽不得汗，然里邪先去，中气和平，所以饮食渐进，半月后，忽作战汗，表邪方解。盖缘下利日久，表里枯燥之极，饮食半月，津液渐回，方可得汗，所谓积流而渠自通也。可见脉浮身热，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夺血无汗，今以夺液无汗，血液虽殊，枯燥则一也。

龚曰：热结旁流，如水泻不通之症同，宜用承气以去其热，宿粪一行，其泻即止。伤寒即集乃云热结旁流，属上实下虚之症，宜用理中合承气治之。不思上既实矣，何以反用理中？下既虚矣，何以能受承气？遍阅方书，求其辨症的确，用药恰当者，无似吴师此书也。

孔氏曰：表里枯燥之极，岂不可投养阴之剂，乃必俟半月津回何也。

龚曰：感疫得汗，必在脉症俱平之候，方是解邪之汗。有下后病愈而得汗解者，有调养

半月而始得汗者。总之，其汗不可强求，听其自然可也。如果阴虚，则宜用养阴之剂，如口渴脉现浮洪而长者，则用白虎汤。

补泻兼施

应下失下，或为缓药羁迟，火毒壅闭，耗气搏血，精神殆尽，邪火独存，以致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筋惕肉瞤，肢体振战，目中不了了，皆缘失下之咎。邪热一毫未除，元气得将脱，补之则邪毒愈甚，攻之则元气不胜其攻，补泻不及，两无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黄龙汤。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含药而亡，或可回生于万一也。

黄龙汤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人参 地黄 当归

照常煎服。

按：前证实为庸医耽阁，及今投剂，补泻不及。勉用参地以回虚，承气以逐实，此补泻兼施之法也。或遇此症，纯用承气，下证稍减，神思稍苏，续得肢体振战，怔忡惊悸，如人将捕之状，四肢反厥，眩晕郁冒，项背强直，循衣摸床，撮空等证，此皆大虚之候也。急用人参养营汤。虚候少退，速可屏去。盖人参固为益元气之神品，偏于益阳，有助火固邪之弊，当此又非良品也。〔人参益元气，非同莨菪之助火邪，乃疫病之要药也〕

人参养营汤

人参八分 麦冬七分 辽五味一钱 地黄五分 归身八分 白芍药一钱五分 知母七分 陈皮九分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

如人方食肉，而病适来，停积在胃，用承气连下，惟是臭水稀粪，其病不已。于承气汤中，加人参一味服之。虽数十日停积顿下也，盖承气藉人参之力鼓舞胃气，宿物始动也。

龚曰：补泻兼施，乃千古第一治病妙法。凡每遇夹虚夹实之症，用此法治之，获生者不

少。

孔氏曰：撮空寻衣，有大实者，有大虚者，有半虚半实者。邪热亢极，而神气昏冒者，大承气汤下之。气血两虚，而神乱无主者，十全大补泻、人参养营汤以补之。虚兼实者，陶氏升阳散火汤、黄龙汤以扶正祛邪，亦有十全大补去桂加连芩者。要当以脉证详辨虚实，不可执一途也。或曰：此言杂病，若夫疫症撮空，惟有承气黄龙而已，断无有补之理。余曰：不然。余于疫病，用十全养营而得生者甚多。用大承气而愈者，未之见也。前条既知人参可以发散，此条又知人参可以推荡，为何谆谆致戒，使老弱病疫者，束手无策耶？

龚曰：治病当要详辨脉症虚实，此学者临证之第一紧要关头也。切记切记。

又曰：人参用于发散药中，或加于推荡剂内，皆为老弱夹虚者而设，本是上策，何以反谓束手无策？此亦妄谈得失者也。

药 烦

应下失下，真气亏微，及投承气，下咽少顷，额上汗出，发根搔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则振战，心烦如狂，此中气亏，不胜药力，名为药烦。凡遇此证药中多加生姜煎服，均作二三次服，以防呕吐之患。

孔氏曰：若知真气亏微，胆敢用承气耶？待至证变而用生姜，孰若未变而加入参生姜，以安胃扶元气为上。亡羊补牢之法颇善，但要再加入参。

龚曰：药烦有虚不胜攻者，亦有药未对症者。药不对症，易对症之方，即不烦矣。如虚不胜攻，仅加生姜，焉能止烦？必加入参以扶正气，方为尽善。

停 药

服承气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药，此因病久失下，中气大亏，不能运药，

名为停药。乃天元几绝，太凶之兆也。宜生姜以和药性，或加入参以助胃气，又有邪实，病重剂轻，亦令不行。

中气大虚，不能运药，可知祛邪存正之说，不可概行。

龚曰：服承气次日方行，右关脉数而实者，乃病重药轻也，宜重下速下。半日仍吐原药，乃是不应下症。至于中气大亏，不能运药而停者，即加入参以助胃气，而亦不行，此正所谓下而不应者死，加入参何济焉？

虚 烦 似 狂

时疫坐卧不安，手足不宁，才坐欲起，才起欲卧。或循衣摸床，撮空捻指，师至才诊脉，将手缩去，六脉不甚显，尺脉不至。此平时断丧，根源亏损，因不胜其邪，元气不能主持，故烦躁不宁，固非狂证，其危有甚于狂也。法当大补。然有急下者，或下后厥回尺脉至，烦躁少定，此因邪气少退，正气暂复，微阳少伸也。少顷邪气复聚，前证复起，勿以前下得效，今再下之，下之速死，急宜峻补，补不及者死。此症表里无大热，下症不备者，庶几可生。譬如城廓空虚，贼寇直入，战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孔氏曰：正虚邪盛，变成寻衣撮空，脉见微小，此与脉厥不同。彼纯实，此虚中挟实。大抵邪热盛者，宜先治邪，以人参佐大黄酒通之。邪不盛者，先补之，后则兼清其邪。

龚曰：凡虚烦似狂之症，总是庸医耽搁失下，淹缠日久，方有是症，甚是危险。有宜大补者，有宜急攻者，又有宜半攻半补者，务将脉症详辨的确，方免虚虚实实以误人。

又曰：勿以前下得效数语，曲尽治疫之妙，学者知此，三折肱矣。可知医之一道，至精至危，非粗心人所能知也。

神虚谵语

应下稽迟,血竭气耗,内热烦渴谵语,诸下症具,而数下之。渴热并减,下证悉去,五六日后,谵语不止者,不可以为实。此邪气去,元气未复,宜清燥养营汤,加辰砂一钱。郑声谵语,态度无二,但有虚实之分,不应另立名色。

孔氏曰:此谵由于心肾,不是胃腑,清燥养营汤惟有火未除者宜之,否则当进养营汤诸补剂。

龚曰:邪去而元气不复者,六脉俱是无力,左寸虚甚者,宜清燥养营汤,加辰砂服之。右寸虚亦者,宜人参养营汤。又有初感疫,并无下症,而谵语者,此邪火郁甚也。若有三阳外证,即用达原饮,照三阳加法治之即止,此亦不可不知。

夺气不语

时疫下后,气血俱虚,神思不清,惟向里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应,此正气夺。与其服药不当,莫如静守,虚回而神思自清,语言渐朗。若攻之,脉必反数,四肢渐厥,此虚虚之祸,危在旦夕。凡见此证,表里无大热者,宜人参养营汤补之。能食者,自然虚回而前证自除;设不食者,正气愈夺,虚证转加,法当峻补。

孔氏曰:此状多见于热退身凉之候,竟有十余日不苏者,当戒以勿药,日进糜粥。或相其阴阳而间投轻剂,俱得愈。吴先生以能食不能食,卜胃气之盛衰,真此症之真谛。

龚曰:下后夺气不语,服药不当,诚如静养,然亦有初病而即不语者,邪火壅闭气道故也。有下症下脉,兼有外症者,用三消饮治之。如无是三者,用达原饮治之,即言如故。此与下后夺气不语者,不同一治也。学者知之。

老少异治

三春旱草,得雨滋荣;残腊枯枝,虽灌弗泽。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营卫枯涩,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况误用耶。遇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

龚曰:老年慎泻,少年慎补,治病大法如是。然仆谓治病不分老少,宜凭症脉,脉实症实,即或老年,亦必泻之。脉虚症虚,即极少年,亦宜补之。虚实兼现,无论老少,俱宜补泻兼施。如定谓年老决不可泻,年少决不可补,则拘矣。吴师云:慎补慎泻,一慎字中,藏许多深意,特未显言之耳。非谓勿补勿泻也,学者留心脉症虚实之间,斯慎字之义得矣。

妄投破气药论

瘟疫心下胀满,邪在里也,若纯用青皮、枳实、槟榔诸香燥破气之品,冀其宽胀,此大谬也。不知内壅气闭,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于七情郁怒,肝气上升,饮食过度,胃气填实,本无外来邪毒,客气相干,止不过自身之气壅滞。投木香、砂仁、豆蔻、枳壳之类,上升者即降,气闭结者即通,无不立效。今疫毒传于胸胃,以致升降之气不利,因而胀满,实为客邪累及本气,但得客气一除,本气升降自顺,胀满立消。若专用破气之剂,但能破正气,毒邪何自而泄?胀满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气勿愈。既而肠胃燥结,下气不通,中气郁滞,上焦之气不能下降,因而充积。即膜原未尽之邪,亦无前进之路,于是表里上中下三焦皆阻,故为痞满燥实之症,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向所郁者由此而下,肠胃既舒,膜原余邪亦能到胃,乘势而下也。譬若河道,前舟行,后舟连尾

而下矣。至是邪结去，胀满除，皆藉大黄之力。大黄非破气药，润而能降，故逐邪拔毒，破结导滞，加以枳朴者，不无佐使云尔。

龚曰：毒传胸膈，因而胀满，非用承气不愈，此大法也。然宜分别治之，庶无下早之失。如邪已入胃，舌苔色黄，右关独数，上焦痞者，用小承气。下焦实者，调胃承气。上中下三焦痞满躁实者，大承气。若仅肿胀，舌苔不黄，右关不现独数，是邪犹在膜原，宜达原饮以逐其邪，概用承气误矣。

孔氏曰：此时医之通误也。得此始开聋瞶，但疫症岂无兼七情郁怒，饮食停蓄而胀满者乎？既非毒邪内结，则青枳等药，又属对症。外感风寒，亦是客邪累及本气，亦多胀满，又宜疏散队中兼破气之药，不宜大黄之攻下，但非疫之比。疫邪未归到胃，达原饮加大黄更妥。

龚曰：邪未到胃，用达原饮则妥，加大黄则不妥矣，何以谓之更妥哉？孔氏此言，实在不妥。

妄投补剂论

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疰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去而正气自通，何患乎虚之不复也。今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犹言服参几许，补之不及，天数也。病家只误一入，医者杀人无算，惜哉！

孔氏曰：治疫之法，虚者辅正以祛邪，实者逐邪以安正。迷而补之，其害诚有如先生所云者。此段言妄补之弊极透，所不足者，不将妄攻之弊，发挥一段，与此对待耳。疰羸须察有邪无邪，有邪者是虚中挟实，无邪者则真虚矣。

龚曰：无邪不病一语，说破老少男女害病关头。奈何今之学者，不知邪是何物，又不知感邪脉症是何形状。第见羸疰，即疑为虚，任

意妄补，枉死者十有八九，致成痼疾者十有六七。不思千虚易补，如果症脉皆虚，一投补剂立起。今既非虚证，愈补愈危，何以再进补剂哉！良由不知症脉故耳。仆特为学者申论之。所谓邪者，即天地之毒气也。触之者即病疫，其脉沉数有力，或急数而促，亦有沉伏不显者。其重似伤寒，轻以虚劳，胸膈紧闷，足膝无力，五心内热，或子午潮热，日晡益甚，日久变症不一，难以悉举。但见如上所言脉症，即是感邪无疑。人既感邪，邪火内郁，必不思食，食少必近虚羸，此一定之理也。不去其邪，徒补其虚，是舍本而治其标也。邪是本，近虚其标，妄冀幸愈，其何得乎。仆于此症，经验多矣，真是虚劳，百不一见，似虚非虚，被医误补致死者，多难屈指。愿学者留心脉症，勿踵其弊也可。

妄投寒凉药论

疫邪结于膜原，与卫气并，因而昼夜发热，五更稍减，日晡益甚，此与疟疾相类。疟疾热短，过期如失，明日至期复热。今温疫热长，十二时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间，乃其热之首尾也。即二时余焰不清，似乎日夜发热耳。其始也邪结膜原，气并为热。胃本无病，误用寒凉，妄伐生气，此其误者一。及邪传胃，烦渴口燥，舌干苔刺，气喷如火，心腹痞满，午后潮热，此应下之症。若用大剂芩连梔柏，专务清热，竟不知热不能自成，皆由邪在胃家，阻碍正气，郁而不通，火亦留住，积火成热。但知火与热，不知因邪而致，智者必投承气。

龚曰：午后潮热，疫症大抵皆然。应下之症，热甚在申酉时候，且必以脉为凭。有应下之症，必有应下之脉，脉症既皆应下，当用承气无疑矣。

逐去其邪，气行火泄，而热自己。若概用寒凉，何异扬汤止沸？每见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盖本《素问》热淫所胜，治用寒凉，以为圣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热病用寒

药,最是捷径,又何疑乎?每遇热甚,反指大黄能泄,而损元气,黄连清热,且不伤元气,更无下泄之患,且得病家无有疑虑,守此以为良法。由是凡遇热症,大剂与之。二三钱不已,增至四五钱,热又不已,昼夜连进,其病转剧。至此技穷力竭,反谓事理当然。又见有等日久腹皮贴背,乃调胃承气症也,况无痞满,益不敢议承气,惟类聚寒凉,专务清热。又思寒凉之最者,莫如黄连,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笃。有邪不除,耽误至死。犹言服黄连至几两,热不能清,非药之不到,或言不治之症,或言死者之数也。他日遇此症,亦复如是。虽父母妻子,不过以此法毒之。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且疫邪自尾以通行为治,若用黄连,反招闭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哉?

孔氏曰:黄连解毒,亦有可用之时,但贵用之得当,乃可暂而不可久耳。至于入黄连于疏通药中,更有奇效,岂可一概禁用耶?频投黄连,其弊然矣。频投大黄,岂无弊耶?

问曰:间有进黄连而效者何也?曰:正气素盛,邪气本微,此不药自愈之证,医者误投温补,正气转郁,三分邪热,为庸医添造七分本热。故续加烦渴不眠,谵语等证,因投黄连诸虚顿去。要之黄连,但可清去七分无邪本热,又因热减而正气回,所存三分邪热,气行即散。医者不解,以为黄连得效,他日藉此概用,则无效矣。又以昔效而今不效,疑其病原本重,执迷不悟,害可胜言哉。

问曰:间有未经温补,进黄连而效者何也?曰:凡元气胜病为易治,病胜元气为难治。元气胜病者,误治未必皆死。若病胜元气,稍误未有不死者。此因正气盛而邪气微,虽少与黄连,不能抑郁正气,是为小逆,以元气胜而疾幸愈也。医者穷自邀功,他日设遇邪气胜者,非导邪不能瘳其疾,误投黄连,反招闭塞,未有不危者。

孔氏曰:疫病有应用大黄者,有应用黄连

者。有先宜大黄而后宜黄连者,有先宜黄连而后宜大黄者。不论元气足以胜病,与不足以减病也。

大 便

热结旁流,协热下痢,大便闭结,大肠胶闭。总之邪在里,其证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间耳。

协热下痢者,其人大便素不调,邪气忽乘于胃,便作烦渴。一如平时泄泻稀粪,而色不败,甚则色但焦黄而已。此伏邪传里,不能稽留于胃,至午后潮热,便作烦渴,午后热退,泄泻亦减,次日不作潮热,痢亦止,为病愈。潮热未除,痢不止者,宜不承气汤,以彻其余邪,而痢自止。

痢止二三日,午后复加烦渴,潮热下泻仍如前症。此伏邪未尽,复转到胃也。治法同前。

龚曰:协热下痢,谓夹热而泻稀粪也。其入舌苔必黄,右关脉必数而有力,下之积热行而痢自止矣。此症人多误认脾虚发泻,用温胃燥脾之剂,不惟不能止泻,而泻且转甚。人必日瘦,貽害无底,审之慎之。

大便闭者,疫邪传里,内热壅郁,宿粪不行,蒸而为结。渐至黑硬,下之,结粪一行,瘀热自除,诸症悉去。

龚曰:大便闭结,本宜下之。然亦必验舌苔,察脉症,可下而下,乃为妥当。

热结旁流者,胃家实,内热壅,先大便闭,续得下痢纯臭水,全然无粪,日三度,或十数度。宜大承气汤。得结粪而痢立止。服汤不得结粪,仍下纯臭水并所进汤药,此因大肠邪胜,失其传送之职,知邪犹在也。病必不减,宜更下之。

龚曰:热结旁流,谓热郁肠胃,粪结不行,所饮茶水,从旁流而出也。此候舌苔必黄,右关脉必现数实,用承气以去热结。结粪一行,而旁流自止。如不察脉症,拟为脾胃虚寒,用

暖胃补脾利水之痢，则误矣。

大肠胶闭者，平素大便不实，疫邪传里，蒸作极臭粘胶，至死不结。但愈蒸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毒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去，下症自除，霍然而愈。

温疫愈后三五日，或数日，反腹痛里急者，非前病原也，此下焦别有伏邪所发，欲作滞下也。发于气分，则为白积；发于血分，则为红积；气血俱病，红白相兼。邪尽痢止，未止者宜芍药汤。方见前战汗条。

龚曰：白积发于气分，红积发于血分，乃的确不易之论。有谓白积为寒，红积为热者非。

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他症，此三阴不足，大肠虚燥。不可攻，饮食渐加，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觉谷道笨闷，宜作蜜煎导，甚则宜六成汤。

病愈后，脉迟细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后，便作泄泻。此命门真阳不足，宜七成汤。或亦有杂证属实者，宜大黄丸下之立愈。

龚曰：命门真阳不足，右尺脉必浮散无力，余脉俱迟细而弱，故宜七成汤以补之。杂证实者，六脉必散而有力，右关更甚，故宜用大黄丸以下之。但五更发泻，多是肾虚，六脉平和，右尺不虚，左尺无力者，宜六味地黄丸汤。若两尺俱虚者，宜八味地黄汤。总要以脉为凭，而后药不妄投。

六成汤

当归一钱五分 白芍药一钱 地黄五钱
天门冬一钱 肉苁蓉三钱 麦门冬一钱

煎服。服后肛燥者，宜六味丸，少减泽泻。

七成汤

破故纸三钱，炒，捶碎 熟附子一钱 辽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钱 人参一钱 甘草五分，炙

煎服。愈后更发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 便

热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于气分，小便胶浊；干于血分，溺血蓄血；留邪欲出，小便数急；膀胱不约，小便自遗；膀胱热结，小便闭塞。

伤寒小便不利，为热入太阳之腑，自本经而来。疫症胃热灼于下焦，不自本经而来。

热到膀胱者，疫邪在胃，胃热灼于下焦，在膀胱但有热而无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实有之邪，不止于热也，从胃家来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纯治膀胱，胃邪乘势拥入膀胱，非其治也。若肠胃无邪，独小便急数，或白膏如马遗，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汤。〔疫病不可用五苓散〕

猪苓汤邪干气分者宜之。

猪苓二钱 泽泻一钱 滑石五分 甘草八分 木通一钱 车前一钱

灯心煎服。

桃仁汤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仁二钱，研 丹皮一钱 当归一钱 赤芍一钱 阿胶二分 滑石五分

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调，有蓄血也。加大黄三钱，甚则抵当汤。药分三等，随其病之轻重而施治。

前后虚实

病有先虚后实者，宜先补而后泻；先实后虚者，宜先泻而后补。如因他病先亏，或年高血弱，或因劳倦之极，或新产下血过多，或吐血，或崩漏，时疫将发，触动旧疾，致疫加重，凡此并宜先补而后泻也。凡遇先虚后实者，此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贴后，虚证少退，便宜治疫。若补剂连进，必助疫邪，祸害随至。先实而后虚者，疫邪应下失下，血液为热搏尽，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补之。虚

回五六,慎勿再补。若以意妄度其虚,误用补剂,贻害不浅。〔相时用药,无过无不及,丁法圆通〕

孔氏曰:先虚者,其人素虚,而疫邪未亢也。后实者,疫邪炽盛也。宜乘邪热未亢之时,急补之。补牢生根之说,乃野俗之言,不足信也。迨脉症变阳,转用治疫之法。邪去六七,兼以大辅元气。凡攻泻之剂,皆佐人参,至于防疫之法,虚弱之人,但当上培元气,下固本根。若无邪妄散,无热妄清,是先坏其垣墙,而招寇盗之入也。先实后虚者,因攻下过度或失下,攻下过度者补之,失下者正被邪伤也,宜用转正祛邪之法。更有前实中虚后又实者,是先治邪气,邪尚未退,而中途馁怯,现种种虚脱之状。此时不投补剂,是犹驱饥卒以战,自取败亡。但使元气一振,脉由阴转阳,再用攻法。此等手法,凡哓哓于热症虚症者,宜其不解,何故而反诋用药者之胸无定见也。

孔君防疫之论,补所未备,精且详矣。庚寅疫疾,互相传染,有一大家病疫未染者,三四人而已。惊惶莫措,转觉乍寒乍热,头昏自汗,众医俱用败毒香苏之类,欲先散其邪。延予诊之,各部和平,心脉小而带散,知其忧患者深也,各进归脾饮数服。饮食倍进,精神倍出竟不沾染,可知元气盛者,邪不易入也。杨大任识。

脉 厥

瘟疫得里症,神色不败,言动自如,别无怪症。忽然六脉如丝,微细而软,甚至于无,或两手俱无,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应有此脉,今忽有此脉,皆缘应下失下,内结壅闭,营气逆于内,不能达四末,此脉厥也。亦有过于用黄连石膏诸寒之剂,强遏其热,致邪愈结,脉愈不行。医见脉微欲绝,以为阳证得阴脉,为不治,委而弃之,以此误入甚众。若更用人参生脉等剂,祸不旋踵,宜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亦有形色如阳,言动失常者〕

亦有失汗,而经络不通者。尝见多用熟

地,阻滞经络,脉微欲绝,甚至无脉。

脉有浮而数者,有沉而数者。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则为热。疫脉有先沉而数,自里达表,后见浮数。若阴寒者,脉必沉而迟,何得有数?疫病热极似寒,虽手冷过肘,足冷过膝,脉即沉细附骨,始终不能离数。设不辨数与不数,只见脉沉,便云病在阴分。用附桂热药,及用芪术,妄言温散者,误人不小。有脉极沉微而数,状似阴脉,误用黑锡丹,立毙。先生云脉厥,则沉之极者也。后学杨大任谨识

脉不应证

表证脉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气微,不能牵引正气,故脉不应。里证脉不沉者,可下而解,心邪气微,不能抑郁正气,故脉不应。阳症见阴脉有可生者,神色不败,言动自如,乃禀赋脉也。再问前日无此脉,乃脉厥也。下后脉实,亦有病愈者,但得症减,复有实脉,乃天年脉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须以神气形色病症相参,以决安危者善。

孔氏曰:大抵素实者非假实,积虚者非假虚。前证属阳者,不骤变阴。属阴者,不必伏阳。详究先伏之饮食药剂,兼察现在之形证神色,庶几不为厥脉所误也。

张昆源内人年六旬,得滞下后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脉常休止,诸医以为雀啄之脉,必死也,咸不用药。延予诊视,其脉参伍不调,或二动一止,或三动一止而复来,此涩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脓血,六脉短涩,固非所能任,喜其饮食不减,形色不变,声音烈烈,言语如常,非危证也。遂用芍药汤,加大黄三钱,大下纯脓成块者,两碗许,自觉舒快,脉气渐续,而利亦止。数年后,又得伤风咳嗽,痰涎涌甚,诊之又得前脉,与杏桔汤二剂,嗽止脉调。乃询其妇,凡病善作此脉,大抵治病,务以形色脉证参考,庶不失其大体,方可定其吉凶也。

体 厥

阳症脉阴，身冷如冰，为体厥。

施幼声，卖卜颇行，年四旬，禀赋肥甚。六月患时疫，口燥舌干，苔刺如锋，不时太息，咽喉肿痛，心腹胀满，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哺益甚，小便赤涩，得涓滴则痛甚，此下症悉备。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丝，寻之则有，稍按则无，医者不究里证热极，但引《陶氏全生集》以为阴症。但手足厥逆，冷过肘膝，便是阴症，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过肘膝更甚，疑其为阴症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阴阳二症，全在有力无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绝，按之如无，比之无力更甚，疑其为阴证二也。阴症而得阴脉之至，有何说焉，以内诸阳证，竟置不问，遂投附子理中汤。未服，延子至，以脉相参，表里互较，此阳症之最者，下证悉具，但嫌下之晚耳。盖因内热之极，气道壅闭，乃至脉微欲绝，此脉厥也。阳郁则四肢厥逆，况素禀肥盛，尤易壅闭，今亢阳已极，以至通身冰冷，此体厥也。六脉如无者，群龙无首之象，证亦危矣。急投大承气汤，嘱其缓缓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闻一曰阴症，一曰阳症，天地悬绝，疑而不服。更请一医，指言阴毒须灸丹田。其妻叠延二医至，皆言阴症，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卜得从阴则吉之兆。更惑于医之议阴症者居多，乃进附子汤，下咽如火，烦躁顿加。乃叹曰：已矣。吾为药误矣。言未已，更加踴躍，不逾时乃卒。嗟乎！向以卜谋生，终以卜致死，误人还自误，可为医巫之戒。

孔氏曰：治病之要，在乎脉症形色神气相参，专执一诊，必多错误。盖症有内外，脉分表里，而总以内在里者为之主。形体之寒热，阴阳之见乎外者也，必当察二便口舌，以定在内之真阳真阴。浮取之盛衰，虚实之验乎表者也。必当辨有力无力，以定在里之真虚真实。至于脉症相反，亦有一定之见。但从违之际，

有未可以言传者，大概脉有确据，则从乎脉，将症之不合脉处，解而通之，则症合脉矣。症有确据，则从乎症，将脉之不合症处，解而通之，则脉合症矣。倘参解未通，不可问卜用药也。

更有脉证俱假者，身热发狂，脉来洪盛，而非真热。阴盛于内，格阳于外也。身冷脉细，而非真寒。热滞经络，血脉不通也。此条之误，在乎丢却在内之热症，而徒以形寒脉细为据，故失之也。

乘 除

病有纯虚纯实，非补即泻，何有乘除？设遇既虚且实者，补泻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随其症调之。

医案：吴江沈青来内人少寡，素多郁怒，而有吐血疾，岁三四发，吐后即已，无有他证，盖不以为事也。三月间，忽小发热，头疼身痛，不恶寒而微渴，恶寒不渴者，感冒风寒，今不恶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旧证大发，吐血胜常，而加眩晕，手振烦躁，种种虚状，饮食不进，且热渐加重，医者病者，但见吐血，以为旧证复发，不知其为疫也。故以发热为阴虚，头疼身痛，认为血虚，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证，非吐血后所加之症也。诸医议补，问予可否，余曰：失血补虚权宜则可，盖吐血者，内有结血，正血不归经，所以吐也。结血牢固，岂能吐乎？能去其结，于中无阻，血自归经，方冀不发。若吐后专补，内则血满，既满而归，血从上溢也。设用寒凉尤误。投补剂者，只顾目前之虚用参暂效，不能拔去病根，日后又发也。况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发，血脱为虚，邪在为实，是虚中有实，若投补剂，始则以实填虚，沾其补益，既而以实填实，灾害并至。于是暂用人参二钱，以茯苓、归、芍佐之，两剂后虚症咸退，热减六七，医者病者，皆谓用参得效，均欲速进，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续进。便觉心胸烦闷，腹中不和，若有积气，求哕不得，此

气不时上升,便欲作呕,心下难过,遍身难舒,终夜不寐,喜糜按捶击,此皆外加有余之变证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应三分之热,适有七分之虚,经终枯涩,阳气内陷,故有十分之热。分而言之,其间是三分实热,七分虚热也。向则本气空虚,不与邪搏,故无有余之症。但虚不任邪,惟懊恼、郁冒、眩暈而已。今投补剂,是以虚证咸去,热减六七,所余三分之热者,实热也。乃是病邪所致,断非人参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余之变症,因少与承气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设不用利药,静养数日亦愈。以其大便一二日一解,则知胃气通行,邪气在内,日从胃气下趋,故自愈。间有大便自调而不愈者,内有宿粪,隐曲不行,下之得宿粪极臭者,病始愈。设邪未去,恣意投参,病乃益固,日久不除,医见形体渐瘦,便指为怯证,愈补愈危,死者多矣。

孔氏曰:凡病后产后,老人及禀弱之流,染疫病者,皆属虚实相兼之症。当分虚实多少,而称量以药之,不可太过,不可不及。

龚曰:吐血之症,人皆谓难愈。仆则实觉易治,盖因领会此案,而知有虚实之辨焉。人患吐血,不拘少幼男女,因虚劳而发者固有,因感疫而发者实多。且将所验脉症治方,试为学者言之。彼夫房劳过度,水不济火,致血上逆者,必是痰中少夹血丝,其人胸中不紧,饮食如常,夜虽发热,口必不渴,其脉左尺无力,用六味地黄汤,重用丹皮治之而愈。若饮食伤脾,不能统血,而浮于上者,其血必多,其人多

倦,饮食少思,五心不热,其脉右关无力,用归脾汤主治即瘥。如怒气伤肝,不能藏血,而溢于上者,其血必多,其人左胁时痛,饮食知味,亦不发热,其脉左关无力,用逍遥散或滋阴至宝汤治之。虚劳吐血,脉症治方,大概如此。照依脉症施治,夫何难愈之有!至于感疫而吐血者,胸先紧闷,足膝无力,饮食少进,五心内热,子午潮热,口哺益甚,甚至头腰背疼,口渴舌燥,胁痛口苦。而现三阳外症者,且有舌苔黄黑,而现阳明内症,其脉沉数有力,或沉伏不显,或急数而促,此皆感疫之脉症也。医不知此,妄拟为虚,漫投补剂,以致邪火久郁,载血上行矣。遇此症候,有三阳外症者,仍宜加三阳药。无三阳外症者,即用达原饮,去草果、白芍加赤芍、当归、丹皮治之。有阳明内症者,或用桃仁承气汤,或用承气养营汤,逐去疫邪。邪尽血止,而虚自复矣。李士材曰:古人以大黄治吐衄虚劳,意甚深微,岂有真正虚劳,而可用大黄以治之者哉!惜乎不述其脉症,不著其治方,俾后世以为法守也。今得此案指点出来,始悟古人之用大黄,以治吐衄虚劳者,即此吐衄之虚劳耳。奈世人只知吐血为虚劳,而不知有感疫吐血之条。每见吐血,不察脉症,误补而枉死者,不可胜计。故先贤有曰:今之所谓虚劳者,皆是人参补成,即谓此也。学者细将此案,与前人之言,熟识而遵行之,吾知枉死城中,必无吐血冤魂,向医索命者矣。吾为医幸,尤为吐血者幸也。

重订医门普度瘟疫论 卷下

明 吴有性又可原著
黎水 孔毓礼以立评阅
昭陵 龚绍林评
昭陵 李砚庄重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刊

杂 气 论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虫草木，动植之物可见；寒热温凉，四时之气，往来可觉。至于山岚瘴气，岭南毒雾，咸得地之浊气，犹或可察。而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气交之中有昆虫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罗计荧惑，昆虫有毒蛇猛兽，土石有雄硫礞信，万物各有善恶不等，是知杂气之毒，亦有优劣也。然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无声可闻，无臭可嗅，人恶得而知气，又恶得而知其气之不一也，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诸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音哑，俗名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癰疹，或为疮疥疗肿，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为瓜瓢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瘰癧，俗名为疔瘡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遍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相同，不一之气，岂关脏腑经络而为之症哉。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印定者，是知气之所致无时也。

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以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生物之原已然，物化之气可知）

孔氏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匏者是也。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瓜瓢瘟者，胸高肋起，呕汁如血者是也。疔瘡瘟者，腹鸣干呕水，水泄不通者是也。软脚瘟者，便泄清白，足重难移者是也。

龚曰：杂气不一，为病亦不一，惜乎只详其症，未传其方。后得刘宏璧先生照症补之，其有功于杂气门中者，岂浅鲜哉。然即素所临症而细思之，杂气即瘟气，杂气不一，瘟症亦不一。病名虽殊，而治法无甚大异。但宜各随所现之症，与所传经络脏腑，照症而加每经络每脏腑之主药，以施治耳。前未见刘公所补之方，凡遇杂气为病，用二消饮，照症加减治之，皆验。可知杂气即四时不正之气，瘟气即天地之厉气，合言之皆毒气也。不过有轻重之分耳。不然刘公未补方以前，岂遇杂气症候，遂委之不治乎。要在医者之会心耳，今得补方于后，临斯症者，不患无法守矣。

疫气者，亦杂气之一耳，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曰厉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至于瓜瓢瘟、疔瘡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必亡，此诸疫之最重者。几百年罕有之症，不可以当疫并论也。至如发颐咽不痛、目赤、斑疹之症，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

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也。况杂气为病最多,举世皆误认为六气。假如误认为风者,如大麻风、鹤膝风、痛风、历节风、老人中风、肠风、厉风、痢风之类,概用风药,未尝一效,实非风也,皆杂气为病耳。误认为火者,如疔疮、发背、痈疽、肿毒、气毒、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疮疡,疮皆属心火,投芩、连、梔、柏,未尝一效,实非火也,亦杂气所为耳。误认为暑者,如霍乱、吐泻、疟痢、暴注、腹痛、绞肠痧之类,皆作暑治,未常一效。至于一切杂症,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从古未闻者何耶?盖因诸气来而不知,感而不觉,惟向风寒暑湿,所见之气求之,是于无耳无臭,不睹不闻之气,舍之不察,既错认病原,未免误投他药。大易所谓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也。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人之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谓无出此六气为病。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六气。六气可测,杂气不可测也。

孔氏曰:瘟病乃天地厉气也。时人以伤寒目之,更以经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温病混之。即如叔和所云:春应温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得非时之气。长幼相似者,以为温疫病,其说亦似是而非。吾尝验之,有时四序不忒也,而民疫偏多。其或四序愆期也,而民疫偏少。是时六气之说,非笃论也。夫疫之源流不清,则治疫者,欲望其临症处方,确中病情,必不能矣。今观吴子杂气之论,谓此气无声可求,无象可见,不在风、寒、暑、湿、燥、火之中,议论独高千古,而庐山之面目,始见真矣。然持论杂气之处,断不可从,如指大风等一切诸证,尽为杂气,将使学者趋变失常,破律败度,尽废古人绳墨,害岂浅哉。今不得不为定论曰:凡长幼相似,而传染者,疫病不待言矣。若一人病,止就一人身之内外求之,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之类是也。众人病而与疫证不相似,且不传染者,于六气之偏胜处求之,如热胜多热病,寒

胜多寒病,贼风人人能感,酷暑人人皆受之类是也。惟症与疫病相符,且求之六淫七情之中,而非其类,则不拘一人独病,与众人皆病,而总以疫法治之。

龚曰:以杂气而误认为六气,不独今医类然。即古人所著方书,言及杂气者不少。如诸风症,与夫疔疮、发背、痈疽诸毒,发斑、痘疹,以及霍乱、吐泻、疟痢、暴注、腹痛、绞肠痧等症,所说病原,总不外乎风、寒、暑、湿、燥、火,所著方书,惟是照症敷衍,其所用药方,未尝不合所言病症。遵而行之,不惟不效,且有多成痼疾者,谓非错认病原哉。仆本才疏,兼无学识,焉敢妄议古人。因得吴师杂气一条,逐一指点,凡遇以上各症,他人百治不效者,余诊其脉,每数而有力,与眼前所现之症不符,再询其初起病由,是感杂气之状,即以治杂气法治之。略兼眼前现症之药一二味,随治随愈。乃知以上各症,吴师说是杂气为病者的,古人说是六气为病者实误耳。学者读书,是要得问,不可执古方书误人也。

论气盛衰

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为疫,盖毒气钟厚也。

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时师皆以伤寒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则何以见其为疫?盖脉症与盛行之年,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是以知温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

龚曰:时师以疫症认为伤寒,皆由不知脉证也。仆于一切脉症,细心体会,凡寒热虚实邪正,其脉其症,颇得其要。每临症时,以脉为主,以证参之。疫病虽非盛行之年,四时皆有,但有轻重之分耳。重者,人多误认伤寒,漫用表药热剂。轻者,人皆误认虚劳,误投补剂燥药。轻者转重,重者致死,良可慨也。有心济世者,可不于脉症加意乎?不能传染,亦是疫

疾，以症非外感内伤，与能传染之症状无异也。

疫气不行之年，微疫亦有，众人皆以感冒为名，实不知为疫也。设用发散之剂，虽不合病，然亦大害，疫自愈，实非药也，即不药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误投发散，其害尚浅。若误用补剂及寒凉，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孔氏曰：疫疾四时皆有，但尤甚于春月，及春夏之交，为祸更烈耳。推类言之，人人病眼者为疫眼，人人病咳者为疫咳，凡论症长幼相似者名为疫。一人病，非外感内伤，与疫同，亦名疫也。

论气所伤不同

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知此则无疑于一方独炽，一时独盛之故，彼执言干支运气者，似精而实不切矣。盖其气从地面起，有是杂气。

龚曰：支干运气，乃天地循环之常气，不得谓为杂气。杂气者，乃天地不正之毒气也，故人触之即病。

则有是病，譬天地生万物，亦由方土之产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动物藉饮食而颐养，盖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类，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露则枯之类，此有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蜈蚣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瘻之溃，此受物气之为病，

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能制之，执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用一药，药到病除，不烦君臣佐使，加减品味之劳矣。

孔氏曰：既曰杂气，则不一其气矣。物可以制一时之气，未必可制时时之气，况气同而受此气者不同，又乌能治人人之病哉！

龚曰：汗、吐、下三法，乃治伤寒之法也。治疫大法，始宜疏邪清火，即或宜吐、宜下，从未宜汗者。盖疫证汗解在后，其病将愈，自然汗出，不可用药以表其汗也。如执用三法，以治杂气，宜乎不能尽善矣。

蛔 厥

疫邪传胃，胃热如沸，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蛔厥自愈。每见医家，妄引经论，以为下寒，蛔上入膈，其人当吐蛔。又云：胃中冷必吐蛔。便用乌梅丸，或理中安蛔汤，方中乃细辛、附子、干姜、桂枝、川椒，皆辛热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证，表里上下皆热，始终从无寒证者，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

孔氏曰：读书少阅历者，每有此病，但疫亦有服寒凉而吐蛔者，不可不察也。

龚曰：胃家热甚，蛔动不安，从上呕吐，事理之常，无足怪者。遇其症候，其脉右关数甚，按之有力，其舌苔黄而燥，用承气汤以逐其胃热。不必用安蛔药，而蛔自安矣。无如古来方书，多以为脏寒胃冷使然，未闻有胃热吐蛔之说，故用热药以安蛔，不知蛔因寒冷而吐者，其脉必迟，其舌无苔，其人喜热饮而恶凉水，此不在疫症之条者。疫本热病，始终本无寒证，初起虽有畏寒者，乃是外假寒，而内有真热也。治疫者其知之乎。

呃 逆

胃气，逆则为呃逆，吴中称为冷呃，以冷为名，遂指为胃寒。不知寒热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证相参，专执俗语为寒，遂投丁香、茱、姜、桂，误人不少，吾愿医者，临证猛省。

治法各从其本证而消息之，如见白虎证，则投白虎。见承气证，则投承气。膈间痰闭，则宜导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汤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证，呃自止，其他可以类推矣。

龚曰：呃逆有寒有热，固也。务审脉症，分别治之。如系寒逆，其脉必迟而紧，其人必恶寒而喜热饮。若属热逆，其脉必数而有力，其人必恶热而喜冷饮。各随脉证施治，自然药到病除。至于感疫发呃，则有热而无寒，不可用香燥，以致误人。但有气随火逆而发呃者，于清剂中，宜加顺气药味，治呃逆者知之。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时疫初起，邪气盘踞，表里阻隔，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而为头疼身痛。医者往往误认为伤寒表症，因用麻黄、桂枝、香薷、葛根、败毒、九味羌活之类，强求其汗，妄耗津液，经气先虚，邪气不损，依然发热。更有邪气传里，表气不能通于内，必壅于外，每至午后潮热，则头胀痛，热退即已，此岂表实者耶？以上似表误为表证，妄投升散之剂，经气愈实，火气上升，头疼转甚，须下之。里气一通，经气降而头疼立止。若果感冒头痛，无时不痛，为可辨也。且有别证相参，不可一途而取。

龚曰：作寒从表入里，初起之时，其脉浮迟，邪在皮肤之表，从未有初起即结胸者。疫疾由内传外，脉多沉数，邪在膜原，虽有表症，胸先结闷，故曰似表非表也。以此症误认伤寒，漫用麻黄表剂，皆因不知脉症。

孔氏曰：强求其汗则不可，初起随经解

散，亦自无妨，不必执用达原饮。果然里实，而表外壅，乃可攻之。设无里证，而妄攻里，以为发表，亦误矣。

龚曰：瘟疫一症，仆实经验多矣。午前重，午后轻，胸不紧者，人参败毒散加连翘、薄荷。午前轻，午后重，胸中紧，止见头腰背项作疼，或恶风发热者，九味羌活汤皆效。至于下午发热，夜半方退，胸紧夜闷者，感疫之人，多是如此，惟达原饮乃能清疏其邪，此实千古治疫之妙方也。孔氏乃谓不必执用此方，试问宜用何方以治之乎？胡为不指点出来，以为后人法守。仆按孔氏之言，多是任意妄言，其于瘟疫症候，实少阅历，学者勿为所愚，庶不至有毫厘千里之别。

若汗、若下后，脉静身凉，浑身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坠伤，少动则痛苦号哭，此经气虚，营卫之行涩也。三四日内，经气渐回，其痛渐止，虽不药必自愈。设妄引经论，以为风湿相搏，一身尽痛，不可转侧，遂投疏风胜湿之剂，身痛反剧，误人不少。

孔氏曰：若他病危笃，身痛如被杖者，多死。难言不药亦愈。

伤寒传胃，即便潮热谵语，下之无辞。今时疫初起，便作潮热，热甚亦能谵语，误认为里症，妄用承气，是为诛伐无辜。不知伏邪附近于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热，午后热甚，亦能谵语，不待胃实而后能也。假令常症热甚，亦作谵语，瘧症不恶寒，但作潮热，此岂胃实者耶？以上似里，误投承气，里气先虚，及邪陷胃，转见胸腹胀满，烦渴益甚。病家见势危笃，以致更医，医见下药病甚，乃指大黄为砒毒，或投泻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变症日增，神脱气尽而死。向则不应下而反下之，今则应下两反失下，盖因表里不明，用药前后失序也。

龚曰：谵语本是里症，多有感疫初起，潮热口渴，亦作谵语者，止用达原饮加葛根治之，即止。疫邪内溃，传于阳明，传尚未入腑耳，故不可下，所谓似里非里者也。

论 食

时疫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传胃，切不可绝其饮食，但不宜过食耳。有愈后数日，微渴微热，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气衰弱，强与之即为食复。有下后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当与之，先与米饮一小杯，加之茶瓯，渐进稀粥，不可尽量，饥则再与。过食忽吞酸，乃胃气伤也，当停谷一日，胃气复，复思食也，仍如渐进法。有愈后十数日，脉静身凉，表里俱和，但不思食者，此中气不苏，当与粥饮迎之，得谷后，即思食觉饮。久而不思食者，以人参一钱，煎汤与之，少唤胃气，忽觉思食，余勿再服。

龚曰：感症之人，全然不思食者，十有八九。但不食甚是无防，不可强进。至于愈后，必如论中调理，方为合法。仆看此症，始终宜忌油荤辛辣，方易调愈。

论 饮

烦渴思饮，酌量与之。若引饮过多，自觉水停心下，名停饮，宜四苓散最妙。如大渴，思饮冰水，及冷饮，无论四时，皆可量与。盖内热之极，得冷饮相救甚宜，能饮一升，止与半升，少顷再饮。至于梨汁、藕汁、蔗浆、西瓜，皆可备不时之需。如不欲饮冷，当易白滚汤与之，乃至不思饮，则知胃和矣。

四苓汤

茯苓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取长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阳中风，表症未罢，并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为双解散，即如少阳并于胃，以大柴胡通表实而治之。今人但见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异聋者之听宫商？胃本无病，故用白术以健中，今不用白术者，疫邪传胃而渴，白术性壅，恐以实填实也。加陈皮者，和中利气也。

龚曰：今医不辨脉症，概谓宜忌生冷，不知生冷之物，惟虚寒症候，在所宜忌。果系伤寒与真虚症，内无邪火，口必不渴，脉亦不数，多不思饮，况生冷乎？间或思饮，伤寒恶寒，即与沸汤，犹嫌其凉，不必医者嘱忌生冷，病者早为畏而忌之矣。至于感疫，乃热症也，邪火内郁，苦燥口渴，脉数有力，思饮冰水，以水济火，事理之常。如必苦苦禁其不与，是犹就槁之苗，不得时雨以救之也。论中谓大渴思饮冰水，及冷饮者，无论四时，皆可量予，极是确论。仆经验至多，凡遇脉数有力，思食生冷，不拘老幼男女，及孕妇产妇，皆许其酌量予之。甚至不耐服药之人，病热，惟以凉水、梨子、西瓜治之，而病获愈者。世谓凡病宜忌生冷，殆未睹此论而领会之耳。

损 复

邪之伤人也，始而伤气，继而伤血，继而伤肉，继而伤筋，继而伤骨，邪毒既退，始而复气，继而复血，继而复肉，继而复筋，继而复骨，以柔脆者易损，亦易复也。

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故男先伤右，女先伤左。及其复也，男先复左，女先复右。以素亏者易损，素实者易复也。

龚曰：惟其始而伤气也，故感疫之人，多有右寸无力，头晕不举者，疫邪内炽，血随枯矣。疫邪久郁，胸膈不快，饮食少进，有不肌肉日削者乎？人既削瘦，气血两亏，筋无所养，骨无所依，相因而伤，有必然者。夫人身之气阳也，血阴也。阳能生阴，故气先复，而血次复。气血复原，肌肉自起，筋得其养，骨得其依，渐次继复，不诚然哉。至于男先伤右，女先伤左，男先复左，女先复右之说，理虽如是，不可拘泥。亦视其素禀血气盛衰何如耳。

严正甫内人，年三十，时疫后，脉证俱平，饮食渐进，忽然肢体浮肿，别无所苦也，此即气复也。盖大病后，血未盛，气暴复，血乃气之依归，气无所依，故为浮肿。嗣后饮食渐加，浮

肿渐消,若误投行气利水药,则谬矣。

张德甫,年二十,患噤口痢,昼夜无度,肢体仅存皮骨。痢虽减,毫不进谷,以人参一钱,煎汤入口。不一时,身忽浮肿,如吹气球,自后饮食渐进,浮肿渐消,肿间已有肌肉矣。

若大病后,三焦受伤,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肢体浮肿,此水气也。与气复悬绝,宜金匱肾气丸,及肾气煎。若误用行气利水药必剧。凡水气足冷,肢体常重,气复足不冷,肢体常轻为异。

余桂玉内人,年四十,时疫后,四肢脱力,竟若瘫痪。数日后,右手始能动,又三日,左手方动。又余桂岗子室,所患皆然。

龚曰:水气足冷,理固然也。然亦有水亏血虚之人,左尺按之无力者,其足亦冷,临症宜审。

标 本

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打从门户而出,可为治法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若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类聚寒凉,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标,何异于小儿捕影。

龚曰:因邪而发热,是邪为本,而热为标矣。故但治邪云云。

孔氏曰:汗、吐、下、清、补五法,皆不可缺,独难于补耳,止用三法,亦偏说也。

行邪伏邪之别

凡邪所客,有行有伏,故治有难易,效有迟速。行邪者,如正伤寒,始自太阳,或传阳

明,或传少阳,或自三阳入胃,如行人,经由某地,本无根蒂。因其浮游之势,病形虽重,若果在经,一汗而解,若果传胃,一下而愈,药到便能获效。先伏而后行者,温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症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侵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此时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离膜原。乃观其变,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出,邪尽方愈。初发之时,毒势渐张,莫之能御,其时不惟不能即瘳,而病症日惟加重,病家见症反增,即欲更医,医家不解,亦自惊疑,竟不知先时感受,邪甚则病甚,邪微则病微,病之轻重,非关于医,人之生死,全赖药石。故谗有云:伤寒莫治头,劳怯莫治尾。若果正伤寒,初受于肌表,不过在经之浮邪,一汗即解,何难治之有? 谚语盖指温疫而言也。所以疫邪方张之际,势不可遏,但使邪毒速离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后段工夫。识得表里虚实,更详轻重缓急,投剂不致差谬。如是,可以万举万全,即感之重者,按法治之,必无殒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极,酒色耗竭,毫毫风烛,此等已是天真将绝,更加温疫,自难支矣。〔此伤寒未必如此易治,惟感冒者方可一服而解〕

孔氏曰:凡疟疾痢证,一切外邪初起者,皆无解于人之谤,而疫病尤甚也。予尝谓此病,有三难医。医者,身家当惜,一难也;妄受鄙人之谤,二难也;病家绝不洁净,留医者地步,一说及此,则生嗔怒,彼尚恶闻此名,我又为何轻身,三难也。

龚曰:伤寒邪从毛窍而入,初起邪在太阳经,一汗即解,本至易治,但要将前所传经,分别的确,未得阳明、少阳,切勿用此二经之药。以致引贼入门,既传阳明、少阳,则必用此两经之药。如仅用太阳经药,则又逼贼入腑矣。传某经,即用某经之药,传入胃腑,随症下之,药到而病即除。夫何难治之有? 至于温疫,邪伏膜原,最为难治,多有初用疏邪药,而病加

重者，医者务照脉症，加減治之。不可掣肘，以致误人。

应下诸证

白苔渐变黄苔

邪在膜原，舌上白苔；邪在胃家，舌上黄苔，苔老变为沉香色也。白苔未可下，黄苔宜下。

孔氏曰：浮黄色浅不干者，不宜下。干黄色如沉香，方是下症。

龚曰：舌白苔，邪未传胃，故不可下。舌苔色黄，邪已入胃，故宜下之。所载各症，共计四十有一。除白砂苔与硬黄苔以外，总以苔黄为验。右关脉数实为主，凡下不以数计，脉平病去。不宜下矣，但有气虚血虚之人，宜随其虚，而加补药以扶之，则不误人性命矣。

舌黑苔

邪毒在胃，熏腾于上，而生黑苔，有黄苔老而变焦色者。有津液润泽者，作软黑苔，舌上干燥者，作硬黑苔，下后二三日，黑皮自脱。又有一种，舌俱黑而无苔，此经气，非下证也。妊娠多见此，阴证亦有此，并非下症。下后里症去，舌尚黑者，胎皮未脱也，不可再下，务在有下症，方可下。舌上无苔，况无下症，误下舌苔离黑色者危，急当补之。

龚曰：黑苔不论软硬润燥，必见其由白而黄，由黄而黑者，乃是下症。如无黄白苔底，似墨涂黑一般，则非下症。妊娠阴症，固多见此。余见素常饮烧酒之人，亦多见此，医者须知。

舌芒刺

热伤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当下。老人微疫无下症，舌上干燥，易生苔刺，用生脉散，生津润燥，芒刺自去。〔津枯生刺，不特老人，少年亦有之〕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极，多有此症。又热结旁流，日久不治，在下则津液消亡，在上则邪火毒炽，亦有此症。急下之，裂自满。

舌短 舌硬 舌卷

皆邪气胜，真气亏，急下之。邪毒去，真气回，舌自舒。

白砂苔

舌上白苔，干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苔。乃自白苔之时，津液干燥，邪虽入胃，不能变黄，宜急下之。〔亦有不宣下者〕

白苔润泽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苔亦微，邪气盛，苔如积粉，满布其舌，未可下，久而苔色不变，则有下症。服三消饮，次早舌即变黄。

唇燥裂 唇焦色 唇口皮起 口臭 鼻孔如烟煤

胃家热，多有此症，固当下。唇口皮起，仍用别证互校。鼻孔煤黑，疫毒在胃，下之无辞。

口燥渴

更有下证者，宜下之，下后邪去，胃和渴自减。若服花粉、门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谬。若大汗，胀长洪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汤。汗更出，身凉渴止。〔殊可言〕

昔治一疫症，各症俱平，惟口燥渴，与人言二三语，则舌卷唇焦，喉间如烟，须以水嗽之，始能言，再言二三语，亦复如是。余以归芍、二冬、花粉、知母、生地之属，服一剂，而有涎唾，燥渴顿止。〔杨大任谨识〕

目赤 咽干 气喷如火 小便赤黑涓滴作痛 小便极臭 扬手掷足 脉沉而数

皆为内热之极，下之无辞。〔亦多表证〕

孔氏曰：一妇病疫，应下失下，四十日潮热不解。舌硬口干，右脉小弱，余下之。舌软热减，右脉变成浮大，然大便又秘四五日，体素虚，未敢再下。以麻仁、大黄、枳实作丸，微利之，竟不能利。且小便解时作痛，痛则洒然毛疏，如作寒之状。余用金匱肾气汤，去附子，一剂痛止，再剂而大便先硬后溏，诸证如失。此证鲜有不错认作热毒者，记此以证，小便作痛，亦有不属内热之症。〔宜参之以脉〕

潮热 谵语

邪在胃，有此症，宜下。然又有不可下者，详载似里非里条、热入血室条、神虚谵语条。

善太息

胃家实,呼吸不利,胸膈痞闷,每欲引气下行,故然。

心下满 心下高起如块 心下痛 腹胀满 腹痛按之愈痛 心下胀满

以上皆胃家邪实,内结气闭,宜下之,气通则已。〔腹满不减者为实,时减者为虚〕

头胀痛

胃家实,气不下降,下之头痛立止。若初起头痛,别无下症,未可下。

小便闭

大便不通,气结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误服行气利水药无益。

大便闭 转屎气极臭

更有下证,下之无辞,有血液枯竭者,无表里症,为虚燥,宜蜜煎导及胆导。

大肠胶闭

其人平日大便不实,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但愈蒸愈粘,愈粘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毒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去,下证自除而愈。

协热下利 热结旁流

并宜下。详见大便条下。

四逆 脉厥 体厥

并属气闭,阳气郁内,不能四布于外,胃家实也,宜下之。下后反见此症者,为虚脱,宜补。

发狂

胃家实,阳气盛也,宜下之。有虚烦似狂,有因欲汗作狂,并详见本条。

孔氏曰:以上所列,下症若见,如既下之后,及先见此症。下后而反加甚,或虚损衰老枯竭之人,皆未可云实。必兼他症,与脉法参之,庶不误也。

应补诸证

向谓伤寒无补法者,盖伤寒时疫,均是客邪,伤于寒者,不过风寒,乃天地之正气,尚嫌

其填实,而不可补。今感疫气,乃天地之毒气,补之则邪毒愈炽,是以误补之害,尤甚于伤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变,然又有应补者,或日久失下,形神几脱,或久病先亏,或先受大劳,或老人枯竭,皆当补泻兼施。设既下而增虚证者,宜急峻补,虚症散在诸篇,此不再赘。补后虚症稍退,切忌再补,详见前虚后实补后虚症不退,及加变症者危。下后虚症不见,乃臆度其虚,辄用补剂,法所当忌。凡用补剂,本日不见佳处,即非应补。盖人参益元气之神品,开胃气之神丹,下咽之后,其效立见。若用参之后,元气不回,胃气不转者,勿谓人参之功不捷,盖因投之不当耳,急宜别作主张,若恣意投之,必加变证,变证加而更投之者死。〔虚症稍退而实症不见者,不妨再补。岂无人参力少,而不见效者乎〕

龚曰:不论伤寒时疫,有虚症虚脉者,既宜各随其虚而补之。有虚有实者,即宜照症依脉,补泻兼施,方为尽善。切不可妄拟漫投,以致杀人。审之慎之。

又曰:本日不见佳,固非应补之症。本日稍愈,次日再投而病如初,或转加重者,亦非应补之症。即用攻药亦然,医者悟此,即不善脉,亦无虚虚实实之误。

论阴症世间罕有

伤寒阴阳二症,方书皆以对待言之。读者以为阴阳二症,世间均有之病,所以临诊之际,不辨脉证,但窥其人多蓄少艾,或适在妓家,或房事后得病,医问及此,便疑为阴症。殊不知病之将至,虽僧尼寡妇,室女童男,旷夫闾宦,病势不可遏。与房欲何与焉?即使有房欲等事,偶值病邪发行,膜原气壅火郁,未免发热,到底终是阳症,与阴症何与焉?况又不知阴症,实乃罕有之症,而阳症似阴者,何日无之?究其所以然者,盖不论伤寒温疫,传入胃家,阳气内郁,不能外布,即便四逆,所谓阳厥是也。又曰:厥微热亦微,厥深热亦深。其厥深者,甚至冷过肘膝,脉沉而微,剧则通身

冰冷，脉微欲绝。虽有轻重之分，总之为阳厥。因其触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领，而误认者良多，况温疫每类伤寒，最易混淆。夫温疫，热病也，从无感寒，阴自何来？一也；治温疫数百人，才遇一正伤寒，二也；及治正伤寒数百人，才遇一真阴症，三也。前后统论，苟非历治多人，乌能一见阴症，岂非罕有之病耶？观今伤寒科，盛行之医，历数年间，或偶遇一真阴症者有之，奈之何，才见伤寒，便疑阴症，况多温疫，又非伤寒者乎！

孔氏曰：阴阳之理，原有对待，即疫病，阳多阴少，亦不当删却一边，以图简便。盖受疫者，素本阴脏，医者徒拘成法，概投凉药，而见阴症者有之。必待阳气一振，疫邪始显也。又或攻下过度，阳症变阴者有之，难言罕有。

龚曰：四逆阳厥，温疫多见此症，务要细心体认，如稍躁妄，则误人矣。

论阳症似阴

凡阳厥，手足厥冷，或冷过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剧则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脉无力，或脉微欲绝，以上脉症，悉见纯阴，犹以为阳厥，何也？盖审内证，气喷如火，龈烂口臭，烦躁谵语，口渴舌干，舌苔黄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满，少腹疼痛，小便赤色，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结，即大肠胶闭，非协热下利，即热结旁流，三焦悉见阳症，所以为阳厥也。倘不察内多下症，误投温剂，祸不旋踵。〔此条宜细看〕

凡阳症似阴者，温疫与正伤寒通有之；其有阴症似阳者，此系正伤寒家事，在温疫无有此症。

龚曰：疫本阳症，何以似阴？盖人之阳，即热气也。所感之疫，即热邪也。疫邪内伏，热与热相感，疫气引阳气内伏，所以手足厥冷，而现种种似阴之脉症矣。医临此症，务将内证详审的确。庶不致杀入于反掌之间，审之慎之。〔内症即上气喷如火等句〕

孔氏曰：阴症似阳，疫病难言无之。

龚曰：凡阳症似阴者，惟瘟疫家有之。谓正伤寒通有之者，似觉非是。阴症似阳者，惟伤寒家有之。孔氏谓阴症似阳，疫症难言无之说，亦属荒唐。盖瘟疫本是阳症，故有似阴之时，伤寒原是阴症，故有似阳之候。如谓二症，瘟疫伤寒，兼而有之，于理不符。明者参之。

瘟疫阳症似阴者，始由膜原，以渐传里，不几日发热，以后四逆；伤寒阳症似阴者，始必由经发热，脉浮而紧，邪气自外渐入传里，里气壅闭，脉体方沉，乃至四肢厥逆，盖非一日矣。其真阴者，始则恶寒而不发热，其脉沉细，当即四逆，急投附子而回阳，二三日失治即死。捷要辨法：凡阳症似阴，外寒而内必热，故小便血赤；凡阴症似阳者，格阳之症也，上热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清白为据，以此推之，万不失一。

舍病治药

尝遇疾疫，医者误进白虎汤数剂，续得四肢厥逆，脉势转剧，更医，谬指为阴症，投附子汤病愈。此非治病，实治药也，虽误认病原，药则偶中。医者之庸，病者之福也。盖疫邪甚微，不药亦愈。因连进白虎，寒凉慄悍，抑遏胃气，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强伏，故病增剧。今投温剂，胃气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无阳，阴证误投白虎，一剂立毙，岂容数剂耶！

龚曰：此亦治病之一变法也，不可守以为常。欲行此法者，务将脉症认的确，并将前方服药，逐一看过明白。如果系药致病转剧，则舍病治药可也。切不可任意揣拟，守此以为常法。

孔氏曰：白虎既能遏抑邪气，缘何动辄以白虎作疫病之表药耶？

龚曰：以白虎汤作疫病之表药，必要有长洪数之脉，大渴大汗之症，而后可用之也。如不应用，所以遏抑邪气，孔氏不能悟此，妄批何也。

舍病治弊

一人感疫发病,烦渴思饮冰水,医者以为凡病须忌生冷,禁止甚严,病者苦索勿与,遂至两目火进,咽喉焦燥,不时烟焰上腾,昼夜不寐,目中见鬼无数,病剧苦甚。自谓但得冷饮,一滴下咽,虽死无恨。于是乘隙匍匐窃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饮一杯,顿自清凉,二杯鬼物潜消,三杯喉咽声出,四杯筋骨舒畅,饮至六杯,不知盞落枕旁,竟尔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湿透,脱然而愈。盖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禀阳脏,始则加之以热,经络枯燥。既而邪气传表,不能作正汗而解,误投升散,则病转剧。今得冷饮,表里和润,所谓除弊,便是与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疫、因寒剂、因虚陷致疾不愈者,皆当舍病求弊,以此类推,可以应变于无穷矣。

孔氏曰:何云舍病治弊耶?凡一切杂证,皆有挟疫、挟虚、挟燥、挟火之不同。故不可以一方治之。今欲以达原、白虎、柴胡、承气,为治疫之的方,又虑该括不尽,复立此名目。然则治疟,止有小柴胡。凡补虚、润燥、消食、祛痰等法,皆治弊乎?治痢止有芍药汤,凡补之、温之、散之、固之等法,皆为治弊乎?不知病情万变,何能执一死法,以图简便也。

龚曰:除弊即是兴利,治病者,亦宜知此理。热病饮冷,最是合宜,乃禁止弗与,此医之弊也。彼因食、因痰、因寒剂、因虚陷致疾不愈者,此亦必是医者,各有失治之弊也,求其弊而治之,自无不愈矣。吴师此论,不过举一感疫思饮,因得水而病即愈者,为舍病治弊榜样,并非夹痰夹虚等症,不必用补虚祛痰诸法,仅用凉水以医之也。有虚补虚,有痰祛痰,一切杂症,照症施治,药到病除,何弊之有!惟其失治,则有弊矣,不得不舍病而急治其弊。孔氏昧此,并将达原饮诸方,以为死法,不思吴师此书,原只为治疫而设,并未教人执此以治一切症也,孔氏好驳,殊为多事。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轻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轻者,人所不识,往往误治,而成痼疾。假令患利,昼夜无度,水谷不进,人皆知其危利也,其感之轻者,昼仪虽行四五度,饮食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轻利,未尝误以他病治之者,凭有积滞耳。至如温疫,感之重者,身热如火,头身疼痛,胸腹胀满,苔刺谵语,斑黄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感之浅者,微有头身疼痛,午后稍有潮热,饮食不相减,但食后或觉胀满,或觉有恶心,脉微数,如是之疫,最易误认,即医家素以伤寒温疫为大病,今因症候不显,多有不自觉其为疫也。且人感疫之际,来而不觉,既感不知,最无凭据。又因所感之气薄,发时证不甚重,虽有头身疼痛,而饮食不绝,力可徒步,又焉得而知其疫也?病人无处追求,每每妄诉病原,医者不善审察,未免随情错认,有如病前适过小劳,病人不过以此道其根由,医家不辨是非,便引东垣劳倦伤脾,元气下陷,乃执甘温除大热之句,随用补中益气汤,壅补其邪,转壅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多至危殆。〔医者往往蹈此〕一妇人适逢产后,医家认为阴虚发热,血虚身痛,遂投四物汤及地黄丸,泥滞其邪,迁延日久,邀遍女科,无出滋阴养血,屡投不效。复更凉血通瘀,积热自是不除,日渐羸瘦,终成废痿。凡人未免七情劳苦,医者不知为疫,引丹溪五火相煽之说,或指为心火上炎,或指为肝火冲击,遂乃类聚寒凉,冀其直折,而反凝邪,徒伤胃气,疫邪不去,瘀热何清?延至骨立而毙。或尚有宿病淹缠,适逢微疫,未免身痛发热,医家病家,同认为原病加重,仍用前药加减,有妨于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觉者,聊举一二,推而广之可矣。

孔氏曰:此段认证极微,非留心疫病者,乌足以知之。常见一家传染,于中有一二人,轻浅若外感,安得谓非疫耶?但值疫气流行之年,一家未见传染,有一人病似外感,而非外

感,人不敢以疫名之,即指以为疫病者,亦不心服。今年见有轻感者,似寒似热,行走自如,余以疫法之轻剂治之,皆愈。一孕妇疫病,热极胎堕,胎堕血行,而热暂止。延予诊之,脉浮无根,汗注如雨,投补而汗收脉和,五日之期,又复身热,余不能辨是血虚发热,是疫症发热,只据脉弱用剂,连进十全大补,及八珍、逍遥,忽发战汗而解,此分明是疫热矣。若是血虚发热,断无汗解之理。而所投之剂,纯是血虚之药,可知补养气血,有时不惟不滞固邪气,反能托出邪气也。医之一道,乌可以一端尽之。

龚曰:微疫误治,每成痼疾,道破害苦,疾所由来矣。仆见感疫轻者,胸中闷痛,误作气痛治,终身不愈者有之。五心内热,日轻夜重,误作阴虚治,日就羸者有之。足膝无力,误作血虚,足膝筋胀,误作风治,后成痿痹,或拖跛或鹤膝者有之。疫邪逼肝,致气上逆,误作肺气虚寒治,常患咳嗽,气喘哮喘者有之。疫邪传胃,致有呕吐泄泻,误作脾胃虚寒治,遂成终身吐泻,时常腹痛者有之。邪火久郁,载血上行,误作虚劳治,因成骨瘦如柴者有之。邪传太阳,头顶背腰作痛,误治而成脑痛、脑漏、偏颈、弓背、曲腰者有之。邪传阳明,口渴眼胀,误治而成消渴,成定睛,邪传少阳,耳聋口苦,左胁作痛,误治而耳常聋,口常苦,偏左气痛,少腹常痛,或睾丸胀大,致成疝气者,亦往往而有。至于妇女,经水适来适断,胎前产后,因感微疫,医者误治,而成终身大害者,尤所在多有。误治之害,尚不止此。不过以仆所目见者,指其大概而已。究其所以误治之由,皆因不谙脉证也,学者其可不加之意乎。

肢体浮肿

时疫潮热而渴,舌黄身痛,心下满闷,腹时痛,脉数,此应下之证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肿,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肿,因三焦壅闭,水道不行也。但治其疫,水肿自己,宜

小承气汤。向有单腹胀,而后疫者,及先年曾患水肿,因疫而发者,但治其疫,肿胀自愈。病人通身浮肿,下体益甚,脐凸,阴囊乃阴茎肿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肿也。继又身大热,午后益甚,烦渴,心下满闷,喘急,大便不调,此又加疫也。因下之,下后胀不除,反加腹满,宜承气加甘遂二分,弱人量减。盖先肿胀,续得时疫,此水肿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里也,故并治之。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不利,肿渐至心腹而喘,此水气也,宜治在水。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如常,通身浮肿而不喘,别无所苦,此气复也,盖血乃气之依归,气先血而生,无所依归,故暂浮肿,但静养,节饮食而已。时疫身体羸弱,言不足以听,气不足以息,得下症,少与承气,下症稍减,更与之,眩晕欲死,盖不胜其攻也。绝谷期月,稍补,则心腹满闷,攻不可,补不可,守之,则元气不支,余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饮而已。以后心腹急加肿满烦冤者,向来沉匿之邪,方悉分传于表里也,宜承气养荣汤,一服病已。设表肿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时疫得里证失下,以致面目浮肿,及肢体微肿,小便自利,此表里气滞,非兼水肿也,宜承气下之。里气一疏,表气亦顺,浮肿顿除。或见绝谷期月,措为脾虚发肿,误补必剧,妊娠更多此症,治法同前,但当少与,慎无过剂。共七法

龚曰:论中辨浮肿症治,甚是精详,宜细心领会。宜下者,右关脉独实,舌苔必黄,宜利水者,脉不甚数,多浮而软,舌苔不黄,小便不利,皮薄现水而亮,按之不起。如水肿而兼疫者,脉数有力,现水肿,复现疫症,故宜兼治。仆又见感疫失治,邪无出路,以致通身浮肿,或头面独肿,不必定用承气,止以达原饮加减治之而愈者,此疫邪未传到胃也。所谓气复而浮肿者,其人脉症俱平,别无所苦,故不必用药,静养自愈矣。至于感疫,身体羸弱者,症虽宜下,体不胜攻,单补单攻,两无生理,不如攻补兼施为妙。

服寒剂反热

阳气通行，温养百骸。阳气壅闭，郁而为热。且夫人生之火，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但喜通达耳。不论脏腑经络，表里上下，血分气分，一有所阻，即便发热，是知百病发热，皆由于壅郁。然火郁而又根于气，气常灵，而火不灵，火不能自运，赖气为之运，所以气升火亦升，气降火亦降，气行火亦行，气若阻滞，则火屈曲，热斯发矣，是气为火之舟楫也。今疫邪近出于膜原，气为之阻，时疫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达也。今投寒剂，抑遏胃气，气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热也。往往服芩、连、知、柏之类，病人自觉反热，但言我非黄连症，亦不知其何故也。窃谓医家，每以寒凉清热，热不能清，竟置弗疑，服之反热，全然不悟，虽至白首，终不究心。悲夫！

龚曰：疫症不用疏邪药，惟日进寒剂，抑遏胃气，邪火屈曲，反加其热，理所固然。然亦有初感疫症，邪伏膜原，火郁于内，病人全然不觉外热，一投达原，疏动其邪，自觉外面发热。此非因药加热，乃由邪已溃，热从外散也。临症者知之。

知 一

邪之着人，如饮酒然。凡人醉酒，脉必洪而数，气高身热，面目俱赤，此其常也。及言其变，各有不同，有醉后妄言妄动，醒后全然不知者；有沉醉，神思终不乱者；醉后应面赤，而反刮白者；应委弱而反刚强者；应壮热而反畏寒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难醉而难醒者；有发呵欠及嚏喷者；有头眩眼花，及头痛者。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过饮少饮之别，考其情状，各有不同，至论醉酒一也，及醒，一时诸态如失也。〔如邪轻邪重之别〕

龚曰：以饮酒喻人感症，最为恰当。饮酒之状不一，如知是酒，不必照所现症治之，止

用解酒药而俱醒矣。感疫之病亦不一，如知是疫，任尔现症，但以治症为主，或加现症药而兼理之，断无有不疗者。所谓知其一，万事毕。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于穷，即此也。

凡人受邪，始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渴，乃众人之常也。及言其变，各自不同者，或呕，或吐，或咽喉干燥，或呕涎涌甚，或纯乎发热，或发热而兼凛凛，或先凛凛而后发热，或先恶寒而后发热，或先一日恶寒而后发热，以后渐渐寒少而热多，以至纯热者，或昼夜发热者，或午后潮热，余热稍缓者。有从外解者：或战汗，或狂汗、自汗、盗汗，或发狂；有潜消者；有从内传者：或胸膈痞闷，或心腹胀满，或心痛腹痛，或胸胁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后癃闭，或协热下利，或热结旁流。有黄苔黑苔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发黄，及蓄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齿衄，且有发颐疔瘡疮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绝谷一两月者，有无故最善反复者，有愈后渐加饮食如旧者，有愈后饮食胜常二三倍者，有愈后退爪脱发者。至于恶症，口噤不能张，昏迷不识人，屈足不能伸，唇口不住牵动，手足不住振战，自咬食手指，直视，上视，圆睁，目瞑，口张，声哑，舌强，遗尿，遗粪，项强发痉，手足俱痉，筋惕肉瞤，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等症，种种不同，因其血气虚实，脏腑禀赋，各有不同。更兼感重感轻之别，证候虽异，受邪一也。及邪尽，一切诸症如失，所谓知其一，万事毕。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天穷，此之谓也。

以上止举一气，因人而变。至有岁气，稍有不同者，有其年众人皆从自汗而解者，有其年众人皆从战汗而解者，此又因气而变，余症大同小异，皆疫气也。至又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面变。统而言之，其变不可胜言矣，医者能通其变，方为尽善。

四损不可正治

凡人大劳、大欲，及大病、久病后，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名为四损。当此之际忽又加疫，邪气虽轻，并为难治，以正气先亏，邪气自陷，故谚有云：伤寒偏死下虚人。正谓此也。

孔氏曰：四损之辈，十有五六，常法岂可概施。看吴子此数条，方知非概用攻伐者，不顾正气比也。但不宜处处诋排人参，表彰大黄，致误后学。

龚曰：先既有损，忽又加疫，此夹虚夹实之症也。欲去其邪，则正愈亏，欲补其虚，则邪益固，此其所以难治也。然仆谓若能知变，不执呆方，又何难之有？仆临症得其脉虚者，知其先有损也，病是伤寒，则随加补药于发表之中，症系疫气，则随加补药于清疏之内，万治万全。四损不可正治，非谓四损全不可治，只教人不执呆法耳。于此益见吴师活人之术，无所不至。

盖正气不胜者，气不足以息，言不足以听，或欲言而不能，感邪虽重，反无胀满痞塞之症，误用承气，不剧即死。以正气愈损，邪气愈伏也。

龚曰：正气不胜，感疫而无下症，误用承气，不剧即死。良以正气先竭，不胜其攻矣。亦有气亏之人，感疫而有胀满、痞塞之症，舌苔色黄，脉亦宜下，不得不用承气者，务必加补于承气汤中，一面补虚，一面逐邪，则邪出而虚自复，不致坐以待毙。

若真血不足者，面色萎黄，唇口刮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产后亡血过多，或因肠风藏毒所致，感邪虽重，面目反无显色，误用承气速死，以营血愈消，邪气益加沉匿也。〔如此数语辨证最明，或者以为非疫矣〕

龚曰：承气本不可误用，即应下之症，数下恐致亡阴。况其血不足而无下症者，误投承气，焉有不速亡之理。容有血虚人感疫，下症悉具，脉亦宜下者，则用承气养营汤，重用熟

地，以补其血可也。

若真阳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清谷，肌体恶寒，恒多泄泻，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气，感邪虽重，反无发热燥渴，苔刺等证。误用承气，阳气愈消，阴凝不化，邪气留而不行，轻则渐加委顿，重则下咽立毙。若真阴不足者，五液干枯，肌肤甲错，感邪虽重，应汗不汗，应厥不厥，误用承气，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气无能输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调之不愈者，损之至也，更宜以老少参之，少年遇损，或可调治，老年遇损，多治不及。良以枯魄独存，化源已绝，不复滋生也。〔常见老弱积损之人数下而毙，其候或变似中风，变为脱绝，不知者以为病疫也〕

龚曰：若真阳与真阴不足者，本实先损，即不感疫，难保无虞。况感疫而误投承气，是愈速之亡也。遇此症候，诊得两尺将绝，症亦危险，虽感疫邪，切勿妄投清疏之剂，招人埋怨。

劳复 食复 自复

疫邪已退，脉症俱平，但元气未复，或因栴沐洗浴，或因多言妄动，遂至发热，前证复起，惟脉不沉实为辨，此为劳复。盖气为火之舟楫，今则真气方长，劳而复折，真气既亏，火亦不前，如人欲济，舟楫已坏，其可渡乎？是火也，陷于经络，则为表热。陷于脏腑，则为里热。虚甚热甚，虚微热微。治法：轻则静养可复，重则大补气血，候真气一回，血脉融和，表里通畅，所陷之火，随气输泄，自然热退而证除矣。若误用承气，变证蜂起，宜服安神养血汤。

龚曰：劳复者，初感疫愈后，因受劳碌，而病复作也。若脉不数实，发热而口不渴者，则为虚热。气虚者，宜补其气。血虚者，宜补其血。气血两亏，则宜兼补。虚回即热止矣。然亦有愈后受劳，而前症复作者，其脉数而有力，症亦无异前状，看前用何药调愈，宜仍前

方治之。有虚症虚脉,宜看气血,以加补其虚可也。如谓劳后,概是虚症,止宜用补,尚未善也。食复自复仿此。

若饮食所伤,吞酸作噯,或心腹满闷而加热者,此名食复。轻则损谷自愈,重则消导方愈。

若无故自复,伏邪未尽,此名自复。当问前得某症,所发亦某症,稍与前药,以彻其余邪,自然获愈。

安神养血汤

茯神 枣仁 当归 远志 桔梗 芍药
地黄 陈皮 甘草
加圆肉 水煎服。

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发,因感冒风寒,触动疫邪,相继而发也,既有感冒之因由,复有风寒之脉证。先投发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续得头疼身痛,潮热烦渴,不恶寒,此风寒去,疫邪发也,以疫法治之。

龚曰:感冒兼疫之人,先用表剂,以发其汗。恐元气随虚,而疫更盛矣。不如以治疫为主,兼治风寒,明者参之。

疟疫兼证

疟疾二三发,或七八发后,忽然昼夜发热,烦渴不恶寒,舌黄苔刺,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症渐具,此温疫著,疟疾隐也,以疫法治之。

温疫昼夜纯热,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后脉静身凉,或间日、或每日、时恶寒而后发热,如期者,此温疫解疟,邪未尽也。以疟法治之。

龚曰:先疟后疫,非疟症变疫,原因感疫而疟也,故以疫法治之。先疫后疟,已将疫症治好,而后脉静身凉矣,故以疟法治之。

温 疟

寒热如期而发,余时脉静身凉,此常疟也,以疟法治之。设传胃者,必现里症,名为温疟,以疫法治之者生,以疟法治之者死。里症者,下症也,下后里症除,寒热独存者,是温疫减,疟症在也。疟邪未去者,宜疏。邪去而疟势在者,宜截。邪在而挟虚者,宜补。疏以清脾饮,截以不二饮,补以四君子汤,方见疟门。

龚曰:常疟发于半表半里,原不传胃,以瘟疫传胃,仆治一江右人,在家即患瘟疫,或间日发,或两日发,凡发总在黄昏时候,及至楚南浦市,约两月有余。医以常疟治之,转剧。仆诊其脉,数而有力,右关更甚,舌苔色黄,细问其症,三阳表症尚存,因知非常疟,乃感疫也。用三消饮,一剂稍愈,连服二三剂,诸症如失。诚哉!感疫而疟者,宜以疫法治之也。

疫痢兼证

下痢脓血,更加发热而渴,心腹痞满,呕而不食,此疫痢兼证,最为危急。夫疫者,胃家事也。疫邪传胃,必从下解。痢者,大肠内事也,大肠既病,失其传送,故正粪不行,纯乎下痢脓血而已。向来谷食,停积在胃,直须大肠邪退,胃气通行,积粪自此而下。今大肠失职,正粪尚自不行,又何能与胃载毒而出耶?毒既不行,最能败坏胃气,毒气在胃,耗气搏血,神脱气尽而死。凡遇疫痢兼证者,在痢尤为吃紧,宜槟榔顺气汤。

龚曰:病因疫起者多,其脉数而有力,右关独盛,舌苔色黄,用槟榔顺气汤,无不获愈。但有夹气虚者,右寸无力,头晕不举,加党参。有夹血虚者,左尺无力,足膝冰冷,加熟地、当归。亦有感疫初起,里急后重,而无下症下脉者,宜去大黄,加条芩、知母、楂肉、甘草,以清其疫,而病自止。

孔氏曰:岂有一方可以治病之理?

龚曰：槟榔顺气汤，吴师原为疫痢而设，并未教人以此一方而治诸症之理。如孔氏言，该用几方以治之乎？人之多言，未有如此人者，若杨子则不如是。

槟榔顺气汤 专治下痢频数，里急后重，兼舌苔黄，得疫之里证者。

槟榔 芍药 枳实 厚朴 大黄 生姜
煎服

妇人时疫

妇人伤寒时疫，与男子同。惟经水适断适来，及崩漏产后，与男子异。夫经水之来，乃诸经血满，归注于血室，下泄为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即冲任脉也，为诸经之总任。经水适来，疫邪不入于胃，乘势入于血室，故夜发热谵语。盖卫气昼行于阳，不与阴争，故昼则明了，夜行于阴，与邪相搏，故夜则发热谵语。至夜止发热而不谵语者，亦为热入血室，因有轻重之分，不必拘于谵语也。经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胸膈并胃无邪，勿以谵语为胃实而妄攻之，但热随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结胸状者，血因邪结也，当刺期门以通其结，活入以小柴胡汤，加生地、丹皮、赤芍治之。不若刺者之功捷。

经水适断，血室空虚，邪乘虚入，经气不振，不能鼓散其邪，为难治。且不从血泄邪气，何由即解？与适来者，有血虚血实之分，宜柴胡养荣汤。新产后亡血过多，冲任空虚，与夫素善崩漏，经气久虚者，亦用此汤。若药停不行，加生姜人参甚妙。

妊娠时疫

孕妇时疫，设应用三承气汤，须随证施治，切不可过虑。慎毋惑于参、术安胎之说。病家见用承气，先自惊疑，或左右有粗知医者，从旁嘈杂，必致掣肘，遂令子母不祥。若应下之症，反用补剂，邪火壅郁，热毒愈炽，胎愈不

安，耗气搏血，胞胎何赖？是以古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气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熛顿为清凉，气回而胎自固。当此症候，大黄反为安胎之圣药。若现腹痛如锥，腰痛如折，则必堕无疑矣。虽投承气，但可愈疾而全母，医者须预告之。

或曰：孕妇投承气，设邪示逐，先损其胎，当如之何？余曰：结粪瘀热，肠胃间事也。胎附于脊，肠胃之外，子宫内事也。药到胃，瘀热通，胎气便得舒养。是与利除害于顷刻之间，何虑之有？但毒药治病，衰去七八，余邪自愈，慎勿过剂耳。

龚曰：凡药原以病受，不独孕妇为然，若果无病，无论攻伐剥削，足以犯胎。即温补辛热，亦足动胎。盖有病病受，无病胎受之矣。孕妇感疫，脉必实数，邪入胃，舌必黄，以承气逐其邪，邪去而热自除，胎自安。但夹气虚者加党参，夹血虚者，加生熟地黄耳。未传胃者，舌胎不黄，别无下症。惟觉胸紧不开，或五心内热，或子午潮热，日晡益盛，此邪伏膜原也，达原饮去草果。有三阳症，照症加药。有虚症虚脉，亦照症兼补。须细以体认，不可妄拟，致误人家大事。

凡妊娠时疫，若有四损者，不可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产后同法。非其损而误补，必死。四损详见前补诸症条后

龚曰：妇人之病，原与男子同。不过多经事、崩漏、胎前、产后之异耳。若不知脉症，遇经水适断，与患崩漏感疫者，妄以补血为主。遇经水适来感疫者，妄以破血为主。遇胎前感疫者，妄以安胎为主。遇产后感疫者，妄以去瘀补虚为主。纵有疫症疫脉，任意妄投，致令年少妇人，成终身苦疾者，并有随治随死者。今有此论，女科门中，开出无边生路矣。

小儿时疫

凡小儿感冒风寒症痢等症，人所易知，一染时疫，人所难窥，所以耽误者良多。何也？盖

由幼科专于痘、疹、吐、泻、惊、疳并诸杂证，在伤寒时疫，甚略之，一也。古人称幼科为哑科，盖不能以所苦告师，但知其身热，不知其头疼身痛也。但见不思乳食、心胸膨胀，疑其内伤乳食，安知其疫邪传胃也？但见呕吐恶心，口渴下利，以吐泻为常事，又安知其协热下利也？小儿神气娇怯，筋骨柔脆，一染时疫，挨延失治。即便二目上吊，不时惊搐，肢体发痉，十指拳曲，角弓反张，幼科认为慢惊风，遂投抱龙丸、安神丸，竭尽惊风之剂，转治转剧。因见不啼不语，又将神门眉心乱灸，两热相拂，如火加油，红炉添炭，深为痛恼。今凡遇疫毒流行，小儿尤易传染，但筋骨柔脆，务宜求邪以治，故用药与大人仿佛。凡五六岁以上者，药当减半。二三岁往来者，四分之一可也。幸勿以幼科套习误人。〔目今小儿为灯火所者，不知几许〕

小儿太极丸

天竺黄五钱 胆星五钱 大黄三钱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僵蚕三钱

上为细末，端午日午时修合，糯米饭捣为丸，如芡实大。朱砂为衣，凡遇疫症，姜汤化下一丸，神效。

龚曰：小儿诸疾，因疫而发者多，自古方书，殊少发明。是以习幼科者，不知以疫法治小儿也。每遇小儿感疫初起，不知饭食，或吐或泻，则疑为脾胃虚寒。或子午潮热，日轻夜重，则疑为神鬼作祟。或传太阳，在成人则头顶背腰胀痛，小儿筋骨柔脆，不胜其邪，则角弓反张，幼科必认为惊风。邪传阳明，大人眼眶胀痛，小儿二目上吊，幼科即指为天吊风。大人口渴舌燥，小儿则舌常外伸，幼科则认为蛇舌风。邪传少阳，大人则胁痛耳聋，寒热往来，呕而口苦，小儿则十指钩曲，不时惊搐，幼科则认为急惊风。甚至有因感疫，而肚腹胀大者，或肚腹间痛者，不指为食积，即认为虫疼。见其发热，即疑为痘疹。见其形瘦，即疑为疳疾。种种疫症，毫不一知，俾小儿误受其害，岂不痛哉！仆得此论，凡遇小儿有疾，必以脉症参看。小儿脉症，与大人无异，小儿治法，亦与

大人无异，不必执用太极丸。如现疫症疫脉，仍用达原饮。有三阳症者，照三阳加法。倘内外皆热，舌苔色黄，亦用三消饮。但量人大小，药不必过重，愈后调理，亦照疫症调理。有虚，亦照虚症加补，无不获愈。吴师，真万世小儿再造之父母哉！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病疴羸，或久疟，或内伤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遗精白浊、精气枯竭，女人崩漏带下、血枯经闭之类，以致肌肉消烁，邪火独存，故脉数也。此际稍感疫气，谷食暴绝，胸膈痞闷，身疼发热，彻夜不寐。指为原病加重，认以绝谷为脾虚，以身痛为血虚，以不寐为神虚，遂投参、术、归、地、茯苓、枣仁之类，愈进愈危。以疫法治之，热减得睡，谷食稍进，但数脉不去，肢体时疼，胸胁锥痛，过期不愈。医以杂药频试。补之，则邪火愈炽；泻之，则损脾坏胃；滋之，则胶邪愈固；散之，则经络益虚；疏之，则精气愈耗；守之，则日削近死。盖但知其伏邪已溃，表里分传，里证虽除，不知正气衰微，不能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与血脉合而为一，结为痼疾也。肢体时疼者，邪与荣气搏也；脉数身热不去者，邪火并郁也；胁下锥痛者，火邪结于膜膈也；过期不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远在二七，甚至三七，过此不愈者，因非其治，不为坏症，即为痼疾也。夫痼疾者，所谓客邪胶固于血脉，主客交浑，最难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当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败，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减法，随其症而调之。

孔氏曰：客邪胶固之说极精，今有病情古怪，而不可名为何症者，多是客邪胶固。但总无一方可治之理。

龚曰：主客交者，谓主气与客气，交而为一也。夫所谓主气者，即吾身之正气也。客气者，即所感之邪气也。盖人感疫邪，或向有他病，医者不知脉症，妄拟投剂，以致邪火日炽，

正气日虚。久之，而邪气与正气，交浑不分，故谓之主客交也。此等症候，如脉不急数，大肉未削，或用三甲散，或参脉症，半疏其邪，半补其虚，或可挽回。若脉急数不退，大肉已削，纵有仙丹，无能为矣。甚矣！医不知脉，又不知辨证，微疾治成痼疾，痼疾治成死症。不惟误人，几且自误，可恨尤可笑也。司命者，其可不以脉症为急务哉？

三甲散

鳖甲 龟甲各一钱，并用酥炙黄为末，如无酥，各以醋炙代之 川山甲五分，土炒黄为末 蝉退五分，洗净炙十 僵蚕五分，白硬者切，生用 牡蛎五分，煅为末 廔虫三个，干者锤碎，鲜者捣烂和酒少许，取汁入汤药同服，其渣入诸药同煎 白芍药七分，酒炒 当归五分 甘草三分

水二盅，煎八分，沥渣温服。若素有老症，或痒症者，加牛膝一钱、何首乌一钱；胃弱欲作泻者，宜九蒸九晒；若素有郁痰者，加贝母一钱；有老痰者，加瓜蒌霜五分，善呕者勿用；若咽干作痒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素有燥嗽者，加杏仁一钱五分捣烂；素有内伤瘀血者，倍廔虫，如无廔虫，以干漆炒烟尽为度，五分，研末，及桃仁一钱捣烂代之。服后，病减半，勿服，当尽调理法。

庚寅仲秋，一孙姓初病头痛，服表药未愈，继而日加潮热，三五日内，硝黄之寒，姜桂之热，及芪术归地、茯神枣仁之类，投之殆尽。以致目赤耳聋，咳嗽胁痛，口渴谵语，舌苔便赤，烦躁不寐，唾血如豚肝，前医犹欲进黑锡丸，未果。延予治之，诊其脉，左手三部俱无，右尺如控弦，如贯索，上冲甚锐，寸关沉数。余曰：是病内伤而加之疫也。全因误治，以致如此。左手伏脉也，右尺内伤脉也。今邪在少阳阳明二经，计惟有和之一法，可以万全。用柴胡清燥汤，去广皮，加薄荷、丹皮，合导赤散，和童便服。一昼夜连进四大剂，而左脉起矣，热退神清，渴止得寐，然起坐时，犹觉头大如斗，恍若身非已有者，盖未病之先三年，素有是症也。诊右尺洪数如故，改用六味地黄汤，加归、芍、知、柏、磁石，服二十余剂而安。至孟

冬，复内热发咳，用大造丸加磁石，服之全愈。向使进黑锡丸，则万无及矣，此亦主客之交浑者也。后学杨大任谨识

调 理 法

凡人胃气强盛，可饥可饱者，久病之后，胃气薄弱，最难调理。盖胃体如灶，胃气如火，谷食如薪，合水谷之精液，升散为血脉者如焰，其糟粕下转为粪者如烬，是以灶大则薪多，火盛薪断，而余焰犹存，虽薪后续，而火亦然。若些小铛锅，止宜薪数茎，稍多则壅灭，稍断则火绝，死灰而求复然，不亦难乎？若夫大病之后，客邪新去，胃口方开，几微之气，所以多与、早与、迟与，皆不可也。宜先与粥饮，次稀粥，次与饮食，尤当循序渐进，毋先后其时。当设炉火，昼夜勿令断绝，以备不时之用，思谷即与，稍缓则胃饥如割，再缓则胃气伤，反不思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与之，虽食而弗化，弗化则伤之又伤。鲜不为食复者，当如法进之，慎勿多与，及粘硬之物。胃气壅，则胀满难支，若气绝谷存，乃致反覆颠倒，形神俱脱而死矣。

孔氏曰：调理之法极当，诸病皆然，不疫病之后也。

龚曰：愈病之后，宜如此调理，庶无食复之虞。至于病初发时，用药调理，一切酒肉辛辣，提火之物，务必严禁。能食者，止与清饮食；不能饮食，虽十日半月，不进粒米，亦甚无妨。切勿强食，强食反不为美。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者之间而已矣。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一病而有九传也。盖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未发之时，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实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

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再分传者，有表里偏胜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不知九传之法，不知邪之所在，未免当汗不汗，当下不下，寻枝摘叶，颠倒误用也。〔九传之法，分别了了，令学者胸有成竹，但所主方不可执泥〕

龚曰：疫之传法有九，疫之治法亦有九。知其所传，即如其法以治之，焉有不愈之理。第恐医无定见，亦无定守，治不如法，未有不误人性命者矣。业医者其细心体之可也。

但表而不里者，其证头疼、身痛、发热而复凛凛，内无胸满腹胀等症，谷食如常，不烦不渴，此邪气外传，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从汗解。斑者，有斑疹、桃花斑、紫云斑。汗者，有自汗、盗汗、狂汗、战汗之异。此病气之使然，不必较论，但求得斑得汗，为愈疾耳。凡自外传者为顺，勿药亦能自愈，间有汗出不彻，而热不退者，宜白虎汤；斑出不透，而热不退者，宜举斑汤；有斑汗并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出不彻，而热不除者，宜白虎合举斑汤。

间有表而再表者，所发未尽，膜原尚有隐伏之邪，或三日后依前发热，脉洪而数，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至于三表者，亦希有也。

一再表再里之证，较之前法宜轻，须迥互阴阳气血。但里而不表者，外无头疼身痛，向后亦无三斑四汗，惟胸膈痞闷，欲吐不吐，虽得少吐而不快，此邪传里之上者，宜瓜蒂散吐之。邪传里之中下者，心腹胀满，不呕不吐，或燥结便秘，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大肠胶闭，并宜承气汤导去其邪，邪尽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为逆，宜承气导之，则在上之邪，顺流而下，呕吐立止，胀满渐除。

〔胸满多表证〕

孔氏曰：里症分别上中下，亦自了了，但亦有胸满而不可以里言者。

有里而再里者，愈后数日，前证复发。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里者常事。甚

至三里者，亦或有也。虽有上中下之分，皆为里证。

若表里分传者，始则邪伏膜原，尚在半表半里也。邪气半入于里，则现里证，半出于表，则现表证，宜承气先通其里，里邪去，中气方能达表。向郁于肌肉者，乘势尽发于表，或斑或汗，随其性而升泄之也。诸症悉去，而热不退者，膜原之邪尚未尽也，宜三消饮调之。若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照前表里俱病，宜三消饮。复下复汗，如前而愈。至于三发者，亦偶有之。

孔氏曰：里症多于表者，古有定方，治里而表自解之说，到底遗却表证。

若表里偏胜者，表证多而里证少，当治其表，里证兼之。里证多而表证少者，但治其里，表证自愈。

若先表而后里者，始则但有表证，宜达原饮。有经证者，当用三阳加法。继而脉洪数而大，自汗而渴，邪离膜原，未能达表耳，宜白虎汤，辛凉解散，邪从汗解，脉静身凉而愈。三五日后，依然发热，宜达原饮。至后反加胸满腹胀，不思谷食，烦渴，舌上苔刺等证，加大黄微利之，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在下者宜承气汤导之。〔脉失自汗而渴，白虎症合宜，不论其离膜原与未离也〕

若先里而后表者，始则发热，渐加里证，下之里症除后，复发热，反加头疼、身痛、脉浮者，宜白虎汤。若下后热减不甚，越三四日，精神不爽，脉浮者，宜白虎汤汗之。服之不得汗者，精液枯竭也，加人参，覆卧则汗解，此近表里分传之症，不在此例。

孔氏曰：下后复见表证，宜分经络而轻散之。若无白虎证，概用以作治表之药，殊亦未妥。

若大下后，大汗后，表里之症悉去，继而一身尽痛，身如被杖，甚则不可反侧，脉迟细者，此汗出太过，阳气不周，非表症也，不必治之。二三日内阳气自回，身痛自止。

九传之论，允当极矣。但用药未为尽善。

孔氏曰：汗下后，身痛脉迟细者，气分虚。宜人参建中汤。血分虚，宜当归建中汤，或桂枝汤加人参、当归。

凡疫邪再表再里，或再表里分传者，医家不解，反责病家不善调理，病家每责医者用药有误，彼此归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势之所当然，其气性如此，但得病者精神完固，虽再三反复，随复随治随愈。

孔氏曰：再表，必定邪未尽，而复攻于表。再里，必然邪未尽，而复攻于里。未必又自膜原来也。然复症者，多虚少实。有一黄姓，疫既愈，八九日脉静身凉，复发热，脉左手弦浮空劲，泄泻不止，竟投七味八味参、苓、白术而全安。

间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后更医投药，但将现在之邪拔去，因而得效。殊不知膜原尚有伏邪在，一二日内，前证复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愤，目中不了了等证，且脉起渐萎，大凶之兆也。譬如行人，日间趲行，未晚投宿，何等从容。今则日间绕道，日暮途长，急难及矣。病家不咎于前医耽误时日，反咎于后医既生之而又杀之。良可叹也！当此之际，攻之，则元气几微，是求速死。补之，则邪火益炽，精气枯燥。守之，则正不胜邪，必无生理矣。

孔氏曰：此候急补之，勿计其为疫病也，多有生理。目见耳闻者，不一而足。

正 名

《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之，加广为瘟，即温也。加病证之证，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广为症。又如滞下，古人为下利脓血，盖以泻为下利，后人加广为痢。要之，古无温、痢、症三字，皆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节之暖为瘟疫，果尔，又当异证异脉，不然。临治之余，何以知受病之原

不同也。设使脉病不同，病原各异，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症治法，又何立哉？所谓枝节愈繁，而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感矣。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疫，加广为疫。又为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为之疫疠。终有得汗而解，故燕冀名为汗病。此外又有风湿、湿温，即温病夹外感之兼症，各各不同，究其病则一。然近世称疫者众，书以温疫者，弗遗其言也。后以《伤寒例》及诸家所议，凡有关于瘟疫，其中多有错误者，仍恐惑于来学，悉采以正焉。

伤寒例正误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者，极重于温也。

成注《内经》曰：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

正误 按：十二经络与夫奇经八脉，无非营卫气血，周布一身，而荣养百骸。是以天真元气，无往不在，不在则麻木不仁。造化之机，无刻不运，不运则颠倒仆绝。然风寒暑湿之邪，与吾身之营卫，势不两立，一有所下，疾苦作矣，苟或不除，至危即毙。上文所言冬时严寒所伤，中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症，风寒所伤之最轻者，尚尔头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声重，痰嗽喘急，恶寒发热，当即病，不能容隐，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者

耶?更问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头痛如破,身痛如杖,恶寒头强,发热如炙,或喘或呕,甚则发痉,六脉疾数,烦躁不宁,至后传变,不可胜言,怆悼失治,乃至伤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则一毫不觉,既而延至春夏,当其已中之后,未发之前,饮食起居如常,神色声气,纤毫不异,其已发之症,势不减于伤寒。况风寒所伤,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伤皆同,营卫所感,均系风寒,一者何其蒙懵,中而不觉,藏而不知,一者何其灵异,感而即发,发而根属同源而流异,至天壤之隔,岂无说耶?既无其说,则知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无非营卫经行所摄之地,即感冒些小风寒,尚不能稽留,当即病,何况受严寒杀厉之气,且感于皮肤最浅之处,反能容隐者耶?以此推之,必无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里分明,所谓未入于腑者,邪在经也,可汗而已,既入于腑者,邪在里也,可下而已。果系寒毒藏于肌肤,虽过时而发,邪气犹然在表,治法不无发散,邪从汗解。后世治温热病者,若执肌肤在表之邪,一投发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证,因病相参,然后始有病名。稽之以脉,而后可以言治。假令伤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今热病,以病证而立者,上文所言暑病者,反不苦言热病者,尚可模糊。若以暑病为名,暑为病邪,非感盛夏之暑,不可以言暑病者,乃是香薷饮之症,彼此岂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则病甚,其热亦甚;感邪之轻,则病轻,其热亦微。热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轻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时亦有病重,大热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轻热微,不药而愈者。凡温病,四时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时又次之,但可以时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时令分热之轻重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

应暖而反大寒,夏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过者,或未应至而至者,此成病气也。

正误 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春应暖而反多寒,其时必多雨;秋应凉而热不去者,此际必多晴。夫阴晴早潦之不测,寒暑损益,安可以为拘?此天地四时之常事,未必为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多见于兵荒之岁,间岁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为时行之气,虽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盖缘不知戾气为交错之气,而为疫。殊不知四时之气,虽损益于其间,及其所感之病,终不离其本源。假令正二月应暖,因风雨交集,不能温暖,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轻则为感冒,重则为伤寒。原从感冒伤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气,终不若冬时严寒杀厉之气为重,投剂不无有轻重之分,此即应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又如八九月,适多风雨,偶有暴寒之气先至,所感之病,大约与春寒仿佛,深秋之寒,终不若冬时杀厉之气为重,此即未应至而至。即冬时严寒倍常,是为至而太过,所感亦不过即病之伤寒耳。假令夏时多风雨,炎威少息,为至而不及。时多亢旱,烁石流金,为至而太过。太过则病甚,不及则病微。至于伤暑一也,其病与四时正气之序何异?即治法无出于香薷饮而已。

其冬时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

正误 此即未应至而至也。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今又以冬时非节之暖为冬温。一感于冬寒,一感于冬温,一病两名,寒温悬绝,然则脉症治法,又何似耶?夫四气乃二气之离合也。二气,即一气之升降也,升极则降,降极则升。升降之极,为阴阳离,离则亢,

亢气致病。亢气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将升不升，将降不降，为阴阳合，合则气和，气和则不致病。和气者，即春之温暖，秋之清凉也。是以阴极而阳气来，和为温暖，阳极而阴气来，和为清凉，斯有既济之道焉。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得其道，未有反致其疾者？若夫春寒秋热，为冬夏之偏气，倘有触冒之者，固可以为疾。亦无出于感寒伤暑，未可以言疫。若夏凉冬暖，转得春秋之和气，岂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见伤寒、中暑，未尝见伤温和而中清凉也。温暖清凉，未必为病，又乌可以言疫？

从春来以后，至秋分节，天有暴寒者，此皆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暑相似，但有殊耳。

正误 按：四时皆有暴寒，但冬时感严寒杀厉之气名伤寒，为病最重，其余三时寒微，为病亦微。又以三时轻之，盛夏偶有些小风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则以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热亦重；感寒之轻，病亦轻而热亦轻。是论冬而略于三时，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以其时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其时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时阳气潜藏，为寒所折，病热更微，此则反见夏时感寒为重、冬时感寒为轻，前后矛盾，于理大违。交春夏秋冬三时偶有暴寒所着，与冬时感冒相同，治法无二，但可名感冒，不当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为名，殊类画蛇添足矣。

诸家温疫正误

云岐子：伤寒汗不下愈，过经其症尚在而不除者，亦为温疫病也。如太阳症，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温病也。如身热

目痛不眠，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长者，阳明温病也。如胸膈胀满，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弦者，少阳温病也。如腹满咽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烦满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温病也。是故随其症而取之，随其经而治之。如发斑乃温毒也。

正误 按《伤寒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为传经尽，七日后，传太阳，为过经。云岐子所言伤寒过经不愈者，便指为温病，竟不知伤寒温病，自是两途，未有始伤寒，而终变为温病者。若果温病，自内达外，何有传经，若能传经，即是伤寒，而非温病明矣。

汪云：愚谓温与热有轻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温气，则为温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论。更遇温热气，即为温毒，热比温尤重故也。但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此病之稍轻者也。更遇温气，变为温病，此病之稍重者也。《伤寒例》以再遇温气，名曰温疫。又有不因冬伤于寒，至春而病温者，此时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温，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阴阳大论》四时正气之序：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今时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若感秋凉之气，可名秋凉病矣。今以凉病似觉难言，勉以温症搪塞，既知秋凉病有碍，反而思之，则知春温病殊为谬妄矣。以此观之，是春之温病，有三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再遇温气，而为温病者；有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病者；有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正误 凡病各有因，如伤寒，自觉触冒风寒；如伤食，自觉饮食过度。各有所责。至于温病，乃伏邪所发，多有安居静养，别无他故，倏焉而病。询其所以然之故，无处寻思，况求感受之际，且自不觉。故立论者，或言冬时非节之暖，或言春之温气，或言伤寒过经不解，

或言冬时伏寒,至春夏乃发。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出自《素问》,此汉人所撰,晋王叔和又以述伤寒例,盖顺文之误也。或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亦汉人所撰,但言断夜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即使寓意邪气乘虚,究不言何气使然,夫邪气乘虚,最是切当,然又有童男孀女,以无漏之体,富贵早逸,以幽闲之志而度,亦未能免事,有不可执滞。又见冬时之温病,与春夏之温疫,脉疾相同,治法无异。据云:冬时即病为伤寒,今发于冬时,应作正伤寒。且文实是温病,既是温病,当发于春夏,而又何发于冬时?思之至此,不能无疑。乃觉前人所论难凭,务求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伤寒,又不可言伏寒,即得以冬时非节之暖,牵合而为病。原不思严寒酷暑,因其锋利,人所易犯,故为病最重。至于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万物得之而发育,气血得之而融和,当其肃杀之令,权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窃尝较之,冬时未尝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暂因温暖,虽有温病感温之由,亦无确据,此不过猜疑之说,乌足以为定论。或言感三春当令之温气为温病,夫春时,自应温暖,责之尤其无谓;或言温病后感温气,而为温病,正如头上安头;或言伤寒汗下,过经不愈者为温病,则又指鹿为马。活人又以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为夏温;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为秋温,辗转支离。陶氏又以秋感温气,而为秋温,明是杂证,叙温者络绎,议论者各别,言愈繁杂,而本源愈失,使学者反增亡羊之感,与医道何补?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痛,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躁,宜大青龙汤。然夏月药性须带凉,不可大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识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斑出之失。热病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代桂枝证

用 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证也。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梔子升麻汤,亦暂用之。1 字奉还乃历癸卯,李氏之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病伤寒,一大学生,新读仲景书,自谓知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大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止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

正误 按:活人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也,岂止三日外,与前后不瘥,脉势仍数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为半里之症,且言邪气犹在经络,仍用桂枝石膏汤,至死无悔。王宇泰及王履,非之甚当,是以不用麻黄、桂枝,贤于活人远矣。究竟不识温热之源,是以不知用药耳。

春温 《活人书》曰:春应温而清气折之,责邪在肝,或身热头疼,目眩呕吐,长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汤、解肌汤、四时通用败毒散。陶氏曰:交春后,至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解,不可大发汗,急症现者,用寒凉之药急攻之,不可误汗误下,须当识此。表症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夏温 《活人书》曰: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或身热头疼,腹满自利,长幼率相似,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陶氏曰:交夏至,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者,急攻下,表症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秋温 《活人书》曰: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湿热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病疸发黄,茵陈五苓散。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名湿病。亦用辛凉之药,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症不与正伤寒同。

冬温 《活人书》曰:冬应大寒,而反大温折之,责邪在肾,宜茱萸汤。丹溪曰:冬温为病,非其时,有其气者,冬时严寒,君子当闭藏,而反发泄于外,专用补药带表药。

正误 按:西北高厚之地,风高气燥,湿

症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在天地或时久雨，或时亢旱，盖非时令所拘，故伤湿之症，随时有之，不待交秋而后有也。推节庵之意，以春为温病，至夏为热病，至秋似不可复言温热，然至秋冬，又未免温病，只得勉以湿症抵搪。且湿为杂证，更不得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温病，四时皆有，故说到冬时，遂付之不言。宇泰因见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时有其气，以补冬温之缺，然则冬时交错之气，又不可以为冬温也。

活人但言四时之温，盖不知温之源，故春责清气，夏责寒气，秋责热气，冬责温气，殊不知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复以四气专令之藏而受伤，不但胶柱鼓瑟，且又罪及无辜矣。

龚曰：伤寒瘟疫，本是两途，病原不同，治法亦异。伤寒乃天地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邪气。伤寒由外而传内，以发散为主。瘟疫由中而达表，以清疏为先。伊古以来，纷纷议论，每多荒唐，有以伤寒而误认为瘟疫者，并多以瘟疫而误认为伤寒者，求其认证的确，制方恰当者，不少概见。所以今之医者，临斯二症，往往指鹿为马，误治而致死者，不可胜数。医家不知前人之误，见病转剧，语病者曰：吾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未稍误。病家不知医家之误，药到病殁，反慰医者曰：是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非误死，莫非命也。夫谁知医者，为前人所误，病家为医家所误者哉！今得吴师将前人之误而一正之，则伤寒瘟疫，了如指掌，医者细心体之，庶不致于误人矣。

疫病篇附

喻嘉言曰：圣王御世，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物无疵疠，太和之气，弥漫乾坤。安有所谓瘟疫哉？然而周礼雘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瘟疫之由来，占有之矣。乡人雘，孔子朝服而致其诚敬。盖以装演巨像为雘神，不过仿佛其形，圣人以

正气充塞其间，俾疫气潜消，乃位育之实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已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暑秋湿之症，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究竟所指之疫，仍为伤寒、伤温、伤暑热之正病耳。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然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所以饥饉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污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连床并榻，沿门合境，酝酿之气，益以出户尸虫，载道腐壤，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污秽，上混苍天清静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者是也；所称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所称瓜瓢瘟者，胸高肋起，呕汁如血者是也；所称疔瘡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小儿痘疮尤多。以上疫症，不明治法，咸委劫运，良可伤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惜无传，不得圣言折衷，是以隳落。叔和坑塹，曾不若俗见摸索病状，反可顾名思义也。昌幸微窥仲景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脐筑湫痛，命将难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中所有事，乃论疫邪从人之门，变病之总。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虾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

也。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俗称瓜瓢瘟、疙瘩瘟等症,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为一,内外不通,秽气熏蒸,上焦拂郁,则口烂食断。卫气前通者,因热作使,游行经络脏腑,则为痈脓。营气前通者,因召客邪噎出声咽喉塞,热壅不行,则下血如豚肝,然以营卫渐通。故凡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接,则脾气于中,难以独运,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阖,而命难全矣。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分区。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故声咽喉塞,口烂食断者,亦复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腑,则腹满便硬,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惯惯,试折衷以圣言,从前谬迷,宁不涣然冰释哉!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迫拔,勿使潜滋。或问春夏秋蒸气成疫,岂冬瘟独非疫邪?余曰:冬月过温,肾气不藏,感而成病,正与不藏精之春温无异。计此时有春无冬,三气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风骤发,则蒸气化为乌有矣。是以西北上高地燥,即春夏气难上升,何况冬月之凝沍?东南土地卑湿,为雾露之区,蛇龙之窟,其温热之气,得风以播之,尚有可耐。设且暮无气,水中之鱼,衣中之虱,且为飞扬,况于人乎?蒸气中原,杂诸秽气,益以病气死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此时朔风了不可

得,故其气转积转暴,虽有薰风,但能送热,不能解凉。盛世所谓解愠阜财者,在兵荒,反有注邪布秽之事矣。叔和以夏应大热,而反大寒为疫。已知大寒,正疫气消弥之候乎?故疫邪炽甚,惟有北方,始能消受,诗恶潜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焰,析义精矣。

林起龙论疫^附

张凤逵之著《伤寒全书》也,翻古人之成案,妙生心之化裁,可谓善于立言者矣。第疫证引说不明,关系医学非小,虽以东垣之渊通,丹溪之博洽,亦随俗相沿,未有确解。近西江喻嘉言先生,以通今博古人才,著开天辟地之论,扫叔和之秽,阐仲景之奥,不剿陈言,独标新义,从来迷谬,涣然冰释。至于治法,高出千古,直发前人所未发。谁谓今人不及古人之精乎?盖天地以生物为心,寒热温凉,四时逸运,万古不易。人生其间,感触寒暑而病者,皆因起居无时,饮食不节,气虚体弱,自行犯之,非寒暑之过也,然亦不过乎百中一二耳。若以寒暑为杀厉之气,触之即病,则人无噍类久矣。岂天地生人自然之道哉!至非其时,而有其气,谓之不正之气则可,谓之疫气则非也。何也?不正之气,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论也。苦夫疫气,则不论富贵贫贱,老幼男女,强弱虚实,沿门阖境,传染相同,人无得免者,此惟大兵大荒之后有之,而饥馑之年尤甚。流离满野,道殍相望,或趋乡镇,或集郡邑,或聚都城,安置失所,赈济寡术,九重万里,呼吁无门,三五为群,死无虚日。千百一冢,埋藏不深,掩盖不厚,时至春和,地气转动,浮土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气尸气,浊气秽气,随地气上升,混入苍天清静之气。而天地生物之气,变为杀物之气,无形无影,无声无臭,从口鼻而入,直犯脏腑。正气闭塞,邪气充斥,顷刻云亡,莫可救药。《说文》云:疫者,民皆病也,厉鬼为灾,斯民疫也。《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先王掩骼埋胔,正以

是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诚恐肾髓秽恶之气，随天地之气升降，混合为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预补造化，不为无功也。盖人在气交之中，如鱼在水，一毫渣滓，混杂不得。设川泽泼灰，池塘入油，鱼鲜有得生者。人受疫气，何以异此？是以自古圣君贤相，参赞化育，变理阴阳，消弥疫端于平日。捍患御灾，煮粥施药，救济疫害于临时。人无横夭，世济雍熙，文人解为泽及枯骨，失其旨矣。诂春月当泽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当泽及哉。近有好事之輩，设立坛厂，每于小儿出痘之年，购求夭亡尸骸，虽经埋瘞，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焚烧，烈焰张炽，腥闻于天，神人掩鼻，毒气熏蒸，恶味氤氲，流行传染。以致婴孩生出一等怪症，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斑非斑，一二日间，即涉危笃。虽有良医，莫敢措手，共相诧异，咸谓天生异灾。不知致此之由，频年以来，冤枉赤子，何啻数万，离城二三十里，即无此证。岂非明验欤！嗟嗟，异端妖术，惑世诬民，昧者反以为善，聚众华之，敛财助之，此倡彼和，奔走若狂，揆之先王掩骼埋胔之义，不大相乖舛郁。因序疫症而并及之，以望世之学医者，加之意焉。

刘安璧曰：读两先生论，令我惻然感慨矣。尝观普同塔所作，未尝不戚戚于心。盖充积不埋，如委沟壑耳。及见孟兰会，乃聚骨若山，甚至刨掘搜寻，以投于烈焰中，释氏妄诞若此。愚昧兢相信从，不明先王之道，深可叹也。更有惑于风水者，停置平阳，莫顾烁石流金之炎暑，任其蒸曝，殊堪悲悯。嗟夫！疫疠之不绝于太平盛世者，何哉？要皆此輩有以酿成之耳。安得取嘉言北海此说，家喻户晓之也与？

周禹载曰：按吴又可皆论寻常所以疫疠，喻嘉言目论天地不正之大疫，各极快畅，不可执一。要知疫有伤气、伤血、伤胃之殊，故见证不同，治亦稍异。若入藏者，则必不知人而死矣。大法以证为则，毋专以脉为据。孔毓礼曰：疫邪充斥，脉多变幻，或浮细如丝，按之全无；

或沉微欲绝，举之不见；或全伏；或极促；朝更夕改，莫可名状。无非邪滞经络，营卫不通而然。诊家但须明得所以变幻之故，更参外证舌色，用药自不差误。若谓不拘于脉，则表里虚实，且难辨矣。今医皆执此语，予独不然。凡疫病，脉如将绝之形，若形色未败，未必主死。神气昏迷，不能言动，究竟待死而终不死，亦可望生。且有似死仅存一线之气复生者，以邪壅不通，脏腑未绝故也。

仿喻嘉言先生法律

一 六气之病，外病也。杂气之病，疫病也。脉症不能分别得明白，妄以辛温发散治疫疾，以清凉苦降治外感，轻者重，重者死。医之罪也。

一 疫病不审元气之虚实，妄投攻下，虚者脱绝。擅投温补，实者蔽固。医之罪也。

一 疫病不审表里传变，病在表而遽攻里，病在里而犹治表，颠倒错乱，变成坏症。医之罪也。

一 治疫病者，尝思谨始而虑终。倘挟虚者，必不能任十余日之剥削，当初分解邪气之时，不佐人参以托住正气，元气益虚，邪气日盛，补之无及矣。医之罪也。

一 疫病潮热退清，多在旬日之后。医者才投数剂，见潮热不退，且多日轻夜重。妄拟阴虚发热，而投六味地黄，投之不效。又拟为气虚发热，而投参芪，热亦难解。医之罪也。

一 小柴胡汤，为疫病和解必用之药。倘胸无灼见，虚不能补，实不能攻，徒执此方，以图稳当，轻者缠绵，重者变症。医之罪也。

一 瘟疫热毒，攻里亢燥之极，不敢大攻。或攻剂稍效，不敢再攻，致腐肠胃而死。医之罪也。

一 邪未归胃，热毒散漫，遽投硝黄，先伤胃气。及当攻之时，又因已攻，不敢再攻，邪必难解。医之罪也。

一 疫病补泻之法，原无一定。有先补后泻

者;有先泻后补者;有始泻中补,终又泻者。常见元气虚弱,疫邪不显,但见种种虚象,得补较剂,疫邪始显。而后治疫邪,倘专执疫病宜凉之说,坐视虚损而死。医之罪也。

一阴毒水涸之人,病疫既久,表里枯竭,舌干便结,不能得汗。不知养阴退热,不知以水济火,沉困不产。医之罪也。

一疫病极多耳聾之症,耳聾邪在少阳。然亦有气虚肾虚之宜补者,伤寒所谓昏冒耳聾是也。执用小柴胡汤,加减出入,总不离此,以致败事。医之罪也。

刘宏璧先生集补瘟方附

瓜瓢瘟

瓜瓢瘟者,胸高肋起,呕血如汁者是也。宜生犀饮。

生犀饮

犀角一钱,镑 苍术酒浸,麻油炒 川连各一钱 黄土五钱 金汁半盞 界茶叶一大撮

水煎。去滓,入金汁搅和,日三夜二服。虚,加盐水炒人参;大便结,加大黄;渴,加栝楼根;表热,去苍术、黄土,加桂枝、川连;便脓血,去苍术,倍黄土,加黄柏;便滑,以人中黄代金汁。

大头瘟

大头瘟者,其湿热气蒸伤高巅,必多汗。初憎寒壮热体重,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济消毒散。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黄一二钱,缓缓服,作丸嚙化尤妙。若额面赤肿,脉数者,属阳明,本方加石膏,内实加大黄。若发于耳上下前后,并额角旁红肿者,此少阳也,本方加柴胡、花粉。便实亦加大黄。若发于头脑项下,并耳后赤肿,此太阳也,荆防败毒散,加芩连。甚者,砭针刺之。

普济消毒散

川连 黄芩酒炒 人参 黑参 生甘草 桔梗 连翘 牛蒡子炒,研 升麻 白芷 马勃各一钱 僵蚕七分,炒 蓝根如无以青黛代之 柴胡

上为末,半用水煎,去滓,嚙后徐服。半用蜜丸,嚙化就卧,以令药性上行也。

捻颈瘟

捻颈瘟者,喉痹失音,颈大腹张如虾蟆者是也。宜荆防败毒散。

荆防败毒散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人参 甘草 人中黄更妙 枳壳 桔梗 茯苓 川芎 薄荷 牛蒡子炒,研 荆芥各一钱 防风钱半 水煎缓服。加金汁一杯尤效。

一方以金丝蛙,即青虾蟆,背上有两条黄色者,捣汁,水调空腹饮,极效。焙干为末,水化服亦得。曾治数人甚效。

杨梅瘟

杨梅瘟者,遍身紫块,忽然发出微疮者是也。清热解毒汤,下人中黄丸,并刺块出血。

人中黄丸

大黄三两,尿浸 人中黄如无坑掘代之 苍术 麻油炒 桔梗 滑石各二两 人参 川连酒洗 防风五钱 香附一两五钱,姜汁拌,勿炒

上研末为丸。

气虚,四君子汤送。血虚,四物汤送。痰甚,二陈汤送。热甚,重便送。通用清热解毒汤送。二三服。

清热解毒汤

川连酒洗 白芍酒洗 生地 黄芩酒洗 人参各三钱 石膏鸡子大研碎 羌活 知母各二钱 生甘草一钱五分 升麻 葛根各一钱 生姜二钱,切

水一斗,煮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三服。

疙痞瘟

疙痞瘟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旦发夕

死者是也。三棱针刺入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黄散。

人中黄散

辰砂 雄黄要透明者，各一钱五分 人中黄一两

上为末，薄荷桔梗汤下二钱，日三服，夜一服。

绞肠瘟

绞肠瘟者，肠鸣干呕，水泄不通者是也。探吐之，宜双解散。

双解散

防风 麻黄 川芎 连翘 薄荷 当归 芍药 大黄 芒硝各五钱 石膏 黄芩 桔梗一两 白术姜汁拌生用 荆芥 山栀 滑石炙草各五两

为散，每三钱加姜三片，水煎去渣服。

软脚瘟

软脚瘟者，便清泄白，重难移者是也。即湿温，宜苍术白虎汤。

白虎汤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加苍术三两

煮米熟，汤成去渣，内四味再煮，减八分，温服一杯，日三服。

老君神明散、东坡圣散子等方，皆一派辛热燥烈有毒之药，全无扶正驱邪逐秽解毒之品，必系后人为托，学者慎勿恣名妄用，害人非浅。

小儿亦易传染，人见惊搐发痧，误作惊治，与大人多仿佛也。故凡盛夏湿温之症，即藏疫疔在内，一入受之，则为湿温。一方传遍，即为疫疔。所以疫疔之发，每盛于春夏者，以其湿热暑三气交蒸故也。盖春主厥阴肝木，秋主阳明燥金，冬主太阳寒水，各行其政。惟春分以后，至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湿土，三气合行其事。天本热也，益以日之暑。日本烈也，益以地之湿。三气交动，时分时合。

其分也，风动于中，胜湿解蒸，不啻其苦。其合也，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是气之中。无隙可避。故病之繁且苛者，莫如夏月为最。以无形之热，蒸动有形之湿，即无病之人感之，尚未免为患，况素有湿热，或下元虚人，安得不患湿热之证乎？是以湿热之证，最忌发汗。发汗则湿热混而为疫，中气尽伤，多成死症。惟宜分解，先扶中气，使中气徐领其表邪，上下分消，故多愈也。至若疫气，则邪正混台，邪胜正衰，转眼立毙。苦寒伤正，温补助邪，如人中黄之类，方为合法也。夫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疫毒之邪，直行中道，亦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伤寒邪中外廓，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腑，则腹满便硬，故可攻下。疫邪布在三焦，散之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涉哉？

附采名方

黄连犀角汤治狐惑

犀角三钱，磨汁 川连二钱 乌梅四个 木香三分，磨汁

水盏半，煎连梅八分，入犀香二汁，和匀服。

黑膏治疫毒发痲呃逆

生地黄二两六钱 好淡豆豉一两六钱 猪膏十两

合煎，令三分减一，绞去渣，取浓汁如膏。人明雄黄豆大，麝香少许，和匀分三服。

犀角消毒汤治毒气发痒痛痒

牛蒡子炒 防风各二钱 荆芥一钱 甘草八分 犀角磨汁

每服三钱，水煎，入犀角汁服。

消毒丸治时疫疮恶症

大黄 牡蛎煨 僵蚕炒，各一两

为末，蜜丸弹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不

拘时。

雄黄丸能辟疫

明雄黄 两,研 赤小豆炒熟 丹参 鬼箭羽各一两

共为细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温水下五丸,虽同床共屋,亦不沾染。

运气五瘟丹

川连 黄芩 黄柏 山梔 香附 紫苏 大黄 甘草梢

上七味生用,于冬至日为末,将大黄三倍,煎滚汤去滓,捣药丸如鸡子大,丹砂明雄黄为衣,再贴金箔,一丸取泉水七碗浸化,可服七人。

前药无定君,以运气所值之岁气为君。如甲己之年,化气为土,君以甘草。乙庚化金,君以黄芩。丙辛化水,君以黄柏。丁壬化木,君以山梔。戊癸化火,君以黄连。整理岁气之偏,调治脏气之病,莫妙于因时化裁也。为君者,多一倍也。余四味,与香附、紫苏为臣者,减半用之。

二黄汤治大头时疫

川连酒炒 黄芩酒炒 生甘草各等分 每服五钱,水盪半,煎八分,稍温徐徐呷之。

黄连泻心汤

川连 生地 知母各一钱五分 生甘草五分

水盪半,煎八分,温服。

香苏饮

紫苏 香附醋制,各二两 陈皮一两 甘草五钱

共研为末,每服三钱,水煎,温服。

前贤疫证治案

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一方,凡因疫发肿者,服之无不效。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黄,水二盪,煎半,时时呷之。

此方品味平淡,而解毒有专能也,宜收效

若此之宏。

成化年,新野疫疠,有邻妇卧床数日,忽闻其家,如杀羊声,急往视之,见数人用棉被覆其妇,床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妇面赤声哑几绝,因叱口:急放手,不然死矣。众犹不从,乃强拽去被,其妇跃起,倚壁坐,口不能言。问曰:饮凉水否?颌之。与水一碗,一饮而尽,始能言。又索水,仍与之,饮毕,汗出如洗。明日愈。或问其故,曰:彼发热数日,且不饮食,肠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热极,投之以水,所谓水火既济也。得无汗乎?观以火燃枯鼎,虽赤而气不升,注之以水则气自米矣。遇此等证者,不可不知。

虞慎德治一妇,三月而患疫,病三日,经水适来,发热愈甚,至七八日病剧。胸中气筑作痛,莫能卧,众医技穷,入夜迎虞。治病者,以揣袋托背而坐于床,令婢摩胸不息,六脉俱微数,而无伦次,又若虾游状。虞问曰:恐下早成结胸耳。主人曰:未也。虞曰:三日而经水行,致中气虚。与下同,乃用黄龙汤、四物汤、小陷胸汤,共为一剂,加姜枣煎服。主人曰:此药何名?虞曰:三合汤也。一服诸症悉减,遂能卧,再服热退病安。又因食粥太多,复病热作,内伤治,用补中益气汤,中入加减,调理而愈。

黄龙汤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甘草 人参 当归

四物汤

当归 熟地 首乌 白芍 川芎

小陷胸汤

黄连 半夏 瓜蒌实

汪石山治一少年,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胸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热,小便长,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则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

也。若用芍药，是杀之也。兹宜合补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气汤，除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余剂而安。

按：唇赤舌强，胃脘痛，呕吐谵语恶热，皆热盛之证。大便闭，热不在膀胱也。细弱为虚，数则热也。有痛故弦，浮数则非内结也。既非因实致痛，则细数为水亏无疑。清暑益气汤，去苍术，避燥也，去泽泻，热不在膀胱，用之适以损真阴。且经房劳后，更不可用，去之诚是矣。和生地、麦冬、黄芩、当归以养阴，芪、术、人参以助气，升、葛以散邪，黄芩、石膏以降火，补泻兼施之法也。然则疫病之禁补，大非矣。

清暑益气汤

炙黄芪 人参 白术 苍术 升麻 神曲 陈皮 炙甘草 青皮 当归 麦冬 黄柏 北五味 葛根 泽泻

壶仙翁治张文学病，烦热不解，时疫疔大行。他医诊其脉，两手俱伏，曰阳证见伏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壶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阴脉也，升之则死矣。卒用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

阳毒升麻汤

升麻 犀角 射干 黄芩 甘草 人参 凉膈散

连翘 梔仁 黄芩 白芍 大黄 芒硝 甘草 大枣 葱白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病。初则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面肿胀，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伤寒，诸药杂治，莫能愈，渐至危殆。东垣曰：身半已上，天之气也。客邪热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耳。用普济消毒散，如法服之，活者甚众。时人皆曰天方，谓天仙所制也。

普济消毒散方。见大头瘟条下。

罗谦甫治中书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痔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发。头面肿疼，耳前后肿尤甚，胸中闷烦，咽喉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膝胫尤甚，由是以床相接作坑，身半以

上卧于床，身半以下卧于坑，饮食减少，精神困倦，四体羸弱。罗诊之，脉浮数，按之弦细，上热下寒明矣。《内经》云：热胜则肿。又曰：春风者，病在头。《难经》曰：蓄则肿热，衄射之也。盖取其易散故也。遂于肿上约五十余刺，其血紫黑如漆珠之状，顿时肿痛消散。又于气海中大支注灸百壮，乃助下焦阳虚，退其阴寒。次于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壮，治足胫冷，亦引导热气下行故也。遂处一方，名曰既济解毒汤。论曰：热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远近，无越其制度，以芩连苦寒酒炒，泻其上热以为君。甘桔辛温上升，佐诸苦药以治其热。升柴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发散上热以为臣。连翘苦辛平，以散消结肿。当归辛温，和血止痛。酒煨大黄，上行至巅，驱热而下，以为使。投剂之后，肿消痛减，大便利。再服减大黄，慎言语，节饮食，不旬日而愈。

江篁南治给事中游让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头疫证也，始自颈肿。庸工以为外感，而误表之，继以为内伤，而误补之。面发赤，三阳俱肿，头顶如裂，身多汗，寐则谵语，绵延三日，喘咳甚急。其亲汪子际，以竹茹橘皮汤，继以川芎茶调散，合白虎汤，去人参，服一剂而减。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药，至晚渐定，耳轮发水泡数个，余肿渐消，独耳后左颊肿久不散。又次日以当归六黄汤主之，加散毒之药，延及二旬，顶巅有块如鸡子大，突起未平，及面颊余肿未消，有时头前，大便稀溏，时二月中旬，江至诊得左脉浮小而驶，右脉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势。江按脉证，当从火治，以生黄芪八分，白术、薏苡各钱半，茯苓、片芩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童便服。次日脉稍平，然两颊犹赤，早间或觉头痛，盖余火未全杀也。黄芪加作一钱二分，苡仁加作二钱，顶块渐消，以后加生芪二钱，更饮绿豆汤童便，五剂而愈。

橘皮竹茹汤

人参 甘草 半夏 枇杷叶 麦冬 茯苓

姜枣引

众，竟至不起。同时一妇病疫，医如前法治之，亦张目不语，又给风药，而未服。余曰：外症虽同，虚实迥异，非人参不可，众皆默默，而救人念切，姑用滋阴药一大帖，以润其燥。其家进以少许，继闻其后日用硝黄不辍，遂殂。

按：前一症，欲用大黄者，感瘟不遇经期，且戴眼面赤，手足热，便久闭，身如泥塑，真实症也。后一症，欲用人参者，感瘟恰值经期之第三日，血室虚，邪乘而入。况眼珠转，便不结，面不甚赤，身能反侧，寻衣理线不休，真虚症也。人参大黄，易地而施，则两命俱活矣。乃一死于实实，一死于虚虚，惜哉！今人病不起，多委之于数。余尝曰：数之一字，非医家所宜言，使医亦委之于数，则岐轩圣人，何事刺刺不休耶？如二症者，有生机而终致之死，谓为数中人，或者近之。

一妇素虚损，于八月间感疫。误服补剂，以致饮食俱绝，昼夜呕吐，已一月余。余审其状，知内多积垢，以三消、承气合酌与之。呕顿止，二便通，熟睡至晓，饮食并甘。余嘱其米饮，渐次徐加，又以黄龙汤制丸授之，不意肥甘恣啖，其病屡复。延至十月，瘫痪不起，腹肿如鼓，二便不通，昏迷无知，气至垂绝。余切脉审症，其应下者仍在，投承气一帖便通，少苏，十数日后脉转洪长，但浮而不起，此里通而表不能达也。投白虎一帖，汗疹俱出，四日后，投举斑一帖。因骨瘦如柴，大肉已脱，三方内俱用熟地二三两，人参数钱，更察其经多邪热，照原方少为变化，三日后过诊，竟大半回生矣。又嘱其以熟地、人参为丸，频频进之。因

仍渴，以麦冬、梗米，清饮二盅，不时温而与之。但惜其危笃如此，食物终不节制，其保全与否，尚未可必耳。噫！如此人者，幸而得生，实药之功。设有不虞，非数之过，录此普劝养生者，幸自爱焉。

一少年素弱，屡患喉痹几危，今岁元夕后，疾又作，兼有外感状，余诊之，并验舌审症。此瘟疫传表而未入里也，但脉不应指，宜三阳经药。仍须人参一钱，助驱邪发表之力，服此并喉痹亦可随之而消矣。服后表证悉除，喉愈肿痛，察之，则知去参不用也。次早易一方，其家又潜减五分，晚易一方，又只用参叶，喉倍肿痛，更危于昔，屡刺之不溃。余细度之，表已解，无下症，脉和便利，此分明疫毒结于喉间，气弱不足以驱之耳。与力言非参不可，仍用一钱，更令服之。顷刻，喉肿自溃脓血甚多，臭恶逼人，此疫毒之可验者，时十八日也。不然，纵幸而瘥，又不知延绵何日，受无限痛苦，安能神速如是耶？

石门桥一庠生母，年七十九，正月初五日得病。二月二十六日申刻，余过其门，生垂涕跪求，言病势危亟。入室诊脉，验舌，知疫症失下也。幸脉尚有神，乃重用硝黄，见生有难色，晓之曰：令堂津液殆尽，服此可保回生。耽迟，大有可虑。明早，余停车前途，候子报我佳音。甫二鼓，大泄二三次而安，诸恙顿除。是方内余用熟地二两，熬汁煎药，正为老人保护元阴，以助药力也。

《重订医门普度瘟疫论》终

张氏温暑医旨

〔清〕 张畹香 著

《张氏温暑医旨》提要

清·张畹香撰。畹香为古越治伤寒温暑之先辈，世居虎城洗马池，清道咸间人。年七十余归道山，于医学富有经验，声名卓著。著作甚多，惜皆未刊行。其治验医案二卷，已为列入本集第十二医案类。本书乃先生临诊实验，随笔纪录，示教后辈者，故不分门类，如舌苔辨、伤寒治法、温邪、瘡疹、风温、热入血室、痢、疟、暑湿伏暑等类。皆各从心得，纠正时弊，并附医案，不独医病，且可医医。至于辨正各地风土习惯，与用药不同之异谛，尤为他书所仅见，实为嘉惠后学之作。

《张氏温暑医旨》序

张畹香先生,吾越名医也。世居绍城洗马池,嘉道咸同间人也。医学富有经验,医名卓著。二十余年前,余于文孙晴岚兄处,得到其医案一帙,视其医症疾病疾,别具学识,亟借钞以备临证之助,旋失无存。前三年于邵门下纪康处,复得一帙,与前帙大同小异,惜乎寥寥数十页,而医案更有限。余名之曰《张氏温暑医旨》。忆同治庚午年,余方十四岁,偕兄月槎,由父陪同就诊。尔时须发如雪,髯长尺余,大面红颜,声如洪钟,年约七十有余。此后不复再见,其归道山已六十余年矣。文孙朴山先生,深得家学薪传,虽不及乃祖之声名广远,多谓其病后调理最善。长我十余年,亦尝听夕过从,故余深得张氏底蕴云,爰志其得书始末,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八年岁次己巳春二月七二老人包赓珩序于卧龙山之麓

《张氏温暑医旨》目录

舌苔辨·····	(117)	暑附伏暑·····	(129)
伤寒治论·····	(117)	十二经所属·····	(133)
温邪·····	(119)	切脉·····	(133)
瘡疹·····	(122)	内经分配脏腑·····	(133)
风温·····	(123)	王叔和分配脏腑·····	(133)
热入血室·····	(124)	李濒湖分配脏腑·····	(133)
痢·····	(126)	张景岳分配脏腑·····	(133)
疟·····	(128)		

张氏温暑医旨

清 山阴 张畹香先生著
鄞县 曹炳章赤电校

舌 苔 辨

《张氏医通》内有伤寒舌鉴图形，议论颇详尽。然予见又有碧滑厚苔者，仓桥陈姓，年六十二，胸痛，粒食必吐，患经三月，脉弦小，用丁沉透膈散加参术。令早起煎药，先服二煎，食少许，觉欲吐，立服头煎，得不吐。则此法次第用之午亥，盖以药如钳然，钳食以药，三月后碧苔尽去，三餐皆食。凡伤寒温邪，或七日解，或十四日解，或二十一日解，全凭舌定。暑症或上焦，或中下焦，或三焦均感。或五日解，或十日解，或十五日解，亦以舌可定。得其窍，不失迟早，合脉，即死期亦不爽迟早。又凡夏至后之湿邪，与少阳经之暑湿症，其舌必中黄，四围白皆滑。又有冬春间身热，骨不疼，头不痛，舌净脉沉弦小，卧床不能支。《张氏医通》谓之少阴心症，须用黄芪建中汤，甚或用四逆法者。予曾经见，为培归芪建中，皆以为非，后竟以时手不观舌，而和承气。再邀求救，为不能治。

伤寒治论

张仲景《伤寒论》，自王叔和序例，后成无己、林亿、方中行，以及赞、绪、尚论，注解百数家，多有矛盾。即御定金鉴，亦难惬意。以书多错简，皆遂文解说。惟《来苏集》胆大理精，能删补移掇字句，则意义一贯。集中伤寒治论，与前入多有未符处，香苏饮、柴葛解肌是寒疫门中方，不应混入伤寒。太阳篇，脉浮缓

有汗，为风伤卫，桂枝汤。浮紧无汗，为寒伤营，麻黄汤。汗不得出，而烦躁，脉浮紧，为风寒并伤营卫，大青龙汤。以表传表，均从太阳来。太阳传阳明，谓循经传。太阳传少阳，谓越经传。可知从无太阳传阳明之症。故叶氏云：自古无柴葛同用之理。张石顽先生云：惟寒疫可杂用，不分经络，尚有九味羌活等方。如七寸三分之头巾，为通套之用。以寒疫或称时行，或称感冒，或又称三时伤寒，是寻常小恙。若能谨疾，不药可占也。若伤寒，本草于柴胡下，有早用为引贼入少阳，或又为截少阳之路，此中大有精义，岂可乱用表药之理？柴胡如此，他药可知。窃思暑湿是肺分感邪，或三焦分感，或三焦均感。今城乡概先用小柴胡汤，继则用承气汤，与叶氏大异，是均犯叶氏之禁，则枉死必多，不胜浩叹。伤寒由表传里，太阳传太阴为误下传，太阳传少阴为表里传，太阳传厥阴为首尾传。六经始太阳，终厥阴，至深之脏无可再传，为病深重。故患肝厥、肝痛、痉厥、抽搐、惊风、中风，死者居多。在太阳有犯本者，谓犯膀胱之腑。膀胱为太阳之里，五苓散、桃核承气汤为太阳之下药。有即入阳明之腑者。由太阳入阳明腑，谓之太阳阳明，调胃承气汤。在阳明有经腑相传者。阳明经症葛根汤，入腑谓之正阳阳明，大承气汤。在少阳有传入阳明腑者。谓之少阳阳明，小承气汤。有犯少阳之腑者。邪入胆腑，龙骨牡蛎散。入腑则不复传，俟其结定，然后下之。下不嫌迟也。即太阳犯本，少阳犯本，亦不复传。在三阳有传变，有并病，有合病。三阴有传经，有直中，而无合病并病。即三阴经，有转出三阳，或传入阳明腑，皆为邪气向衰，正气复辟之候，并无厥阴再传太阳之

理。并病如太阳未罢,而现少阳一症,不必悉具,即于太阳本经药内,加柴胡一味,谓截入少阳之路也。若毫无少阳症,妄加柴胡,谓引贼入少阳也。合病如太阳症与少阳症,同时并发也。三阴转出三阳,谓厥阴转出少阳,少阴转出太阳,太阴转出阳明,由里出表也。传入阳明腑,皆用下法。《伤寒论》又有云:两感者,如温邪未发,又感春风为风温。如叶氏云:新邪引动宿邪。如吴又可云:吐血,或产后,而感疫等类。此等症候,若无学问及聪明,鲜不误事。东垣《此事难知》云:伤寒传至五六日,神昏不语,形貌如醉,目赤唇焦,不饮水,脉细数,心下不痞,腹不满,大小便如常,为邪传手少阴,导赤泻心汤。误用承气必死,则是用手少阴药也。又《伤寒论·太阳篇》心下有水气,用小青龙汤,则是手太阴药也。可知伤寒邪从足经而入,以六经为提纲,非传足不传手也。《伤寒论》历遭兵燹,为不全书。无论猝病篇早亡,即三阳经病非紧要,何议论若是之繁。厥阴为极深最要之脏,何以寥寥。几如《周礼·冬官》之缺,至白虎汤本文,是治中喝,后贤以治温热著效。若伤寒在冬春,用之是伐生生之气,以白虎汤取义,为金神肃杀也。则治论中,当删白虎。吐蛔是厥阴症,在太阴则无,或传入厥阴则有。若独言太阴,当删去吐蛔二字。查三阴在太阴少阴当温,惟厥阴用苦寒,以肝为火脏也。伤寒热深厥深,用承气。杂病肝厥,有用当归芦荟丸者。寻常热厥,用桂枝汤,加羚羊角、川楝子、牡蛎、生地黄。寒厥,叶氏用桂枝汤加肉桂。至吐蛔则苦辛酸,寒热并用,椒梅饮。以肝有错杂之邪,须用错杂之药也。可知无论何病,一遇吐蛔,皆为肝热重病,试观诸前辈医案中,无不断为棘手。故凡吐蛔白色者险,吐死蛔者,入亦不活。集中又有云:别症吐蛔属寒,惟疫则热。应云无论何症,吐蛔总属肝热,川椒专杀蛔虫,须炒成炭,否则难以入喉。多则五分,少则三分。蛀牙有用川椒炭,研细和入煅石膏青盐,日擦得愈者。或不用川椒,用露蜂房煨研尤妙,以露蜂房专杀牙

虫也。伤寒用六经法,所谓先表后下,汗不嫌早,下不嫌迟也。病发于霜降以后,春分以前。西北方人健壮,不患病,亦无医者,饮食清淡。不若南人食物果品繁杂,且多食盐鱼也。所患惟伤寒,初起自用生姜葱头红糖,加酒热服,蒙被出汗,不愈,赴药铺,药铺有问症发药招牌,问明日期配药,无非承气而已。岭南绝无伤寒,岭南大庾岭以南,为广东省城,及上四府,地温气热,冬春无霜雪,大江以南,固多冬温。至绍地间有伤寒,三阳中最多少阳,次之太阳阳明,则少有太阳症。麻黄总不宜用,以陶氏羌活汤,即或无汗,不得已,用麻黄数分,必用监制之品。如用桂枝汤加黄芩为阳旦,夹食加炮姜炭为阴旦,用麻黄加石膏为大青龙,及葳蕤法。以肌表疏豁,易于汗泄,曾有伧夫误用杀人者,挽入求予容隐之。盖往往夜间受寒,天明化热,不必如西北人之三日后始化热也。《伤寒论》三日以上可汗而已,二日以下可下而已。喻氏云:伤寒下不嫌迟,早则六七口,迟则十四日。其言汗者温药也,言下者凉药也,凡凉药皆下药。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为长沙太守,汉之太守,今之督抚也。论序述族人,死伤寒过半,须知其法治北人,且述而不作,其方皆古时所遗也。长沙为湖南,是南地,然其俗喜温热。同治甲子乙丑,蒋方伯所带楚军,暑月患病,亦服姜桂,江西人亦喜温热。以长江水驶,本草乃称劳水,其性寒,楚豫人均饮长江水也。然使久住江浙,亦当喜凉畏热。读江西魏伯子文,一友客塞外三十年,颌下须长四五寸,竟如北产。孟子云:楚大夫子居庄狱之间,数年,日挞求楚,不可得也。江西省人最俭,有终年不食肉者,遇病自用淡豆豉葱头,多多加肉片,多则一斤,少则四五两,浓煎热服,出汗。江右淡豆豉绝佳,用肉者,即参苏饮之法,扶正驱邪,小柴胡汤用人参,亦此意。今医者除去人参,故不得效。又或以甘草为补亦去之,殊不知炙甘遇补则补,外感药用之,速达其邪。可恨今之医者,不特医书不读,甚至本草亦终身不睹。试言之,如款冬花,款者,

款留之意，故于朋友曰：款，言其开花不畏冬冷。即《千字文》所云：枇杷晚翠。故本草以性温，能祛肺寒，今肺热失红用之，其意用以止嗽。实不知其性之温，又治痢疾。既以川连、黄芩，乃又加茉莉花。夫茉莉治寒痢，当与姜附同用，奈何用之三黄汤中。又热痰用贝母，寒痰用半夏，势如冰炭，竟有合用一方者。无论贵贱，总有同业，惟医师与地师独无。地师相见，无不争执，以地理之皆不明也。医者相遇，无不自以为是，以医理之皆不明也。如伤寒，病在三阳经，不传则极轻之症矣。或太阳，或少阳，或阳明，仲景书分晰甚明，绝无相混之处。今若使数医治之，或以九味羌活，或以小柴胡，则主方必不同。所同者，惟消导之药也。盖消导彼此所赖以凑方者，数日不愈，无论舌苔，即无苔亦下之，仍凑以消导。盖初诊时，即说重病，愈则居其功，坏则非其罪。无论四时男妇强弱，概以此法，而臣门竟如市矣。然则天不加罪，而反加福者何也？生齿日繁，造物苦无以给，且风俗日偷，正深恶而痛绝之。病药尚难悉惩，又假手捻匪粤贼回寇，杀戮奸淫，抢夺几遍天下，又何论得财甚微，区区药物之贼人也？咸丰辛酉秋，予至阳嘉龙孙治暑湿，彼地有时医，概用承气，加以瓜蒌两许，滚痰丸枳实，速其死。孙绍翁云：沿海人轻病则不服药，若重病，经吾翁必十五日始愈。或不愈，反不若彼之一剂危，两剂死之，免医药费、床褥债也。则作福亦是无穷，吾于是顺天者之昌也。陕西人患伤寒喜温通，巴豆丸。河南人大黄可用至两许，川连不能服一钱，此总戎马佑庵先生告予也。总戎河南人，带兵足迹遍天下，本府会用药相等，新嵛能服麻黄，萧诸喜温补，以地近杭省，习气相染也。苏杭人柴胡、厚朴不能过一钱。苏人不服大黄，以金汁代之。

凡医十三科，全者名全书，或专论伤寒者，名六书。如陶氏六书等类，或以中风列首，以风为百病之长也。又以伤寒列首，杂病次之，以仲景为医之祖，伤寒为一集，杂病金匱

要略为一集也。予集前贤外感内伤治法方药，名曰《医针》。于伤寒头绪颇繁，令人眩瞀，将以六经分说，不使稍混。因病中止，俟集成就正，兹先呈治案数则。陶姓七十外，王鸿轩先生之母舅也。正月初水泻无度，神愤不能起立，诊脉空大，是伤寒直中太阴，以附子理中而愈。

香粉弄俞策兄，十一月渠店夥屠越兄邀诊。身热舌黄，喉舌干，齿浮，脉浮大。患经五六日，予知为阳明症。甫诊毕，其家已延以伤寒名者至。尔时戚友趋拥入诊，开小柴胡，杂以消导。盖此人只有小柴胡、达原、小承气，不论四时六气，舌苔有无黄白皆此。其新入耳目者，枳壳、枳实、麻子仁、大黄、滚痰丸、厚朴、神曲、五谷虫、葵仁出入加减而已。予因言此属阳明经，当用葛根汤，对曰不特阳明，连太阳亦有，于方末加葛根钱五分。予不觉喷饭，次日则用葵仁枳壳，十二三日病不去，乃邀予治。其阳明经仍在，不传腑，为疏葛根汤两剂，身即凉。

会稽明府耿修翁，乃弟，十一月水泻，瘵厥神呆，不省人事，脉沉弦小，舌净，身不热，已服过消导多多，予谓此直中太阴未罢而传厥阴。用理中合人参吴茱萸汤，一剂水泻止，瘵厥神呆如故，次日再诊，脉浮弦小，身热有微汗，自由厥阴转出少阳。当用小柴胡，领邪外出，两剂神清瘵去，大便畅解，正七日云。

类伤寒中脚气，惟广东福建多，患此有死者。绍地惟余姚、百官、会稽、东关一路有之，俗名大脚风。发作则有寒热，其病由于湿热，若初起以防己汤加苍术、牡蛎、泽泻治之可已。方书脚气入腹者死，曾见痛至少腹而死者。

温 邪

所谓温邪者，曰冬温，曰春温，曰风温，曰温热，曰湿温，曰瘟疫，曰暑温。叶氏云：温者化热之渐，当用河间三焦法，不用仲师六经

法。嘉庆年间,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分别三焦甚明晰,其法颇行于世。恪遵叶法,以达原饮为非法,以柴胡、葛根、羌活为六经法,不应应用。以叶遵张景岳、喻嘉言故也。然予以舌苔分别,颇称顺手,舌红或白薄,用叶法,苔如积粉,用又可法,柴、葛、羌竟不用,又举斑通经等方,亦不用,若用清燥汤,亦去柴胡。叶氏云:舌上无苔,或薄白,邪在肺也。红苔邪在心也。心肺同属上焦。《舌鉴》云:红苔,瘟疫也。则知又可云积粉是湿疫也。温邪禁发汗,凡医书云发汗,或云汗之者,指麻、桂、生姜、姜半夏等而言。试观消暑饮,甘草、茯苓、醋炒半夏,半夏辛温能发汗,其孕妇忌之者,亦以辛散故,故用醋炒,酸以收之,可悟暑症用姜半夏、生姜为助病之药,以暑症本多汗,经云:暑症当汗出,勿止。勿者禁之之辞。恐医者见其汗多,止其汗,须知暑从汗泄,得凉汗,暑乃净。所云无汗曰阴暑。以香薷汗之,香薷与麻黄为对待,伤寒有汗者,不得用麻黄,则暑症有汗者,不得用香薷。麻黄治气喘,独不出汗为奇物。香薷治水泻,独不出汗亦奇物也。以是知薄荷、连翘为辛凉清上,醋炒半夏、黄芩为苦辛泄热。则言温邪发汗二字当改。予曾见有暑症发汗,大汗淋漓,致脱阳而死者。《刘松峰说疫》及明季北略则疫之奇怪,有不可解者。一时有一时之药,如元末,药中必加乌梅而瘥。明季北略服辽参一钱必愈。以国朝旺气所临,疫鬼退避三舍也,是即非常之厉气,若寻常疫症,即春夏间湿温,温热,沿门阖境,男妇老幼,所患悉同,即属温疫,又可所云苔如积粉,即湿温之盛行。叶氏案中用张喻法者,其舌皆红耳。瘟疫尤多汗,故北方谓之汗症。仲师云:有汗不宜重汗。又云:湿家忌汗,汗之则发痉厥,故疫忌汗。一见白燥苔,即下。舌稍黄微下之,舌黄燥大下之,舌焦刺重下之,峻下之。所谓下不嫌早也。里气通自能战汗,或自汗,或盗汗而解,又或小便如注而解,或鼻衄,或圜血而解,或癍,或疹而解。予皆经见,非虚语也。川连如河南或有忌者,吾乡则

无忌,川连能解毒,且苦能燥湿,复以人中黄尤妙。坊间有《瘟疫明辨》一书,忘著书者之姓氏,其辨脉,辨色,辨气,辨神颇精。且言所夹,有必治,颇有理。温邪之重者,即经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黄芩汤,坚阴托邪,为提少阳邪出肺,一并擒之。故凡病温者,身大热,两足畏冷,烈火烘亦不知温,服黄芩汤两剂,足知温,病渐瘥。若服后仍畏冷必危。所谓伤寒多死下虚人也。古人以温邪为伤寒者,以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句误之。至喻氏、叶氏,言病极分晰。然喻氏有症不离少阳,独咳嗽不离肺等言,有语病,断不可泥。《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又云:十二经络皆能作疟。每考古贤治嗽与疟,有绝不治及肺与少阳者。经又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喻氏以寒为汗字之误,言冬时大热,汗出过多,在冬即病曰冬温,至春为春温。又经云: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此言伏气为病也。盖冬时受邪即发名伤寒,至春发出为温病,至夏发出为热病,伏之愈久,则毒愈深,发之愈迟,则病愈重,如人有深仇宿怨,报之必烈也。以夏至为期,过夏至则无伏寒之发,可悟寒暑触人则病,夏时感邪即发为暑湿,至处暑后凉风一束,则暑伏。以冬至为期,过冬至则无伏暑之发,伏暑之淹缠者,以暑必夹湿,朋比为奸。先须开达中焦,俾暑为阳邪,阳从上化,湿为阴邪,阴从下泄,暑湿分开,病乃速愈。予味叶氏通阳不难,难于通泄,颇得其窍,故治暑湿,每十五日告蒺。惟或妇女病间经至,则须二十日,皆症之重者,轻则或五日,或十日。又有三焦均感之伏邪,身热大汗,呕吐水泻,其势颇凶,用刘河间三焦分消饮,可即愈也。予壮时帖括外,求切于日用者,则博览医书,甲午赴秋试,过萧山访一戚汤姓,患暑症,以重资延医,所服皆伤寒下药。予以叶氏云:大黄祛有形之邪,暑湿无形,不当下,下之便易溇泻,以湿有不必下,而自能作泻而解者。且古人治湿,有分消法,有渗法,有烘法,从无下法。乃医大肆议论,以医当遵经,经只有伏寒,无伏暑。凡称伏暑者,皆

妖言也。予以河间治伏暑，有三焦法，有分消法，与张子和皆有桂苓甘露饮，皆妖言也。要之，《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为不全书，孔子云：一隅三反。有伏寒必有伏暑，即隅反之意。比反，汤姓已去世多日矣。达原饮，是古时治疫疟方。疫者如徭役然，沿门阖境，男妇老幼皆患疟，又有作痢者，名疫痢。达原饮加陈仓米，名仓廩汤。同治壬戌乡间尽患此，由城避难住乡者，尤多死。

张石顽先生，以春初少阳司令，故于春温风温用小柴胡汤，为合时令，则温邪无六经药之禁矣。予遵用颇效，以邪夹有少阳，非无故妄入也。于是悟温邪在夏令，用葛根汤合黄芩汤，热极加川连，或凉膈散，颇有速效。其初起挟热下利，达原饮加苍术、茯苓、泽泻，往往速效。治三伏时暑温痢，亦效。温邪误下大泻，用葛根黄川连甘草汤，一剂可称神。芩，如温邪自利，效，亦用此方。痲出血分，疹与痞出于气分。古人云：失下则痲，失辛凉肺分则疹，然风热甚，即辛凉肺分亦疹，惟早透达耳。夹温则痞，痞似疹，白色有浆，热毒深入血分，即下亦痲，惟早下则痲早出耳。一见疹，黄芩汤，加炒大力子、桔梗、萎皮、蝉蜕、茯苓皮，以解表托疹，勿用贝、蒺、葶泻肺，致邪下陷。一见痲，即用犀角地黄汤，犀角、生地、白芍、丹皮加入中黄、银花、大青，化痲解毒。轻者勿用承气，若重症，复入三黄汤，或承气为双解法，使表里之邪，一齐解散。甚或有用生军者，则又可不用川连之说不可泥。疹痞以背间多者为邪透，痲须周身均见为邪达。故叶氏云：出宜周匀，退宜迟缓，大抵以三日为期。若即见即隐，为逆。又痲红吉，紫重，青黑多死。予曾见有蓝痲满舌者，即死。又有用开达邪毒，至晚痲疹与汗齐出，大便亦解，至天明痲疹皆隐，再用药又出又隐，竟不治。此邪甚正虚，御邪抵抗力不足，故旋出旋隐也。炳章志温邪发疹，《吴氏条辨》：西湖柳，即怪柳，性温，禁用。则桂枝尤热，勿用。伤寒序例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喻氏云：虽不即毙，必鼻衄。伤寒太阳篇鼻衄下，接桂枝汤三字，诸家皆遂文

解说，独柯韵伯谓属错简，洵为创解。道光己酉三四月，城乡温邪盛行，予以吴氏条辨法颇效。锦鳞桥范，合家病三十余人，并其戚被染者，经予一手治愈。尔时昼夜赴救，往往枵腹从事，致感染合家，幸予预制紫雪丹，无论人我均效。缘邪每犯心宫则危，见机早用为要。次年庚戌，温邪尤盛，以连岁太潦，平地水高数尺，五谷不登，遂致奇荒，荒年之后，必有瘟疫也。于是益信又可饱腹不病之说，遂不复染。

昌安街董，五月病温五六日，舌鲜红，呃逆，脉沉小弦数，神昏，口舌燥，不饮水。予谓邪在血分，将发癍也。用玉女煎，石膏加至一两，麦冬五钱，根生地一两，犀角钱五分，磨冲，羚角三钱，复大青以托癍，柿蒂以除呃，两剂癍出神清。

府桥泥水匠钟大成，舌鲜红，呃逆，脉洪数，面红气盛，是邪在心肺上焦，黄芩汤加大力、甘桔、根生地一两，生石膏二两，麦冬五钱，犀角、羚羊、柿蒂，两剂，呃除身凉。

营桥了，发颐大如马刀，喉亦肿痛，舌黄厚，脉数大，说疫所谓疙瘩瘟也。病经十余日，由于失下，普济消毒以入中黄易甘草，加制大黄五钱，不应加至八钱，大围血而解。黄芩、黄连、陈皮、甘草、元参、连翘、板蓝根、牛蒡、薄荷、姜虫、升麻、柴胡、桔梗、马勃，或加人参，便闭加大黄。

孙府孙，病十余日，舌白薄，脉浮数，所服初则达原，继则承气。余谓此属上焦症，误用中焦故不效。用辛凉法，加生石膏、羚羊，大汗而愈。

教场沿高，病温多日，舌白薄，神昏迷，口不渴，脉伏小。予谓邪在上焦，将欲作汗，须领邪外出。黄芩汤，加薄荷、大力、羚角、石膏、甘桔一剂。次日大汗，大渴，饮水无度，胸腹胀满，小尿不通。用白虎汤，加瓜蒌皮一两，茯苓带皮一两，一剂，小溲如注而解。石膏、知母、甘草、粳米。

杜元亨，舌黄厚，周身发黄，胸痛拒按，气喘不能卧而坐。自述病前多食厚味，黄芩汤合

调胃承气,加厚朴三钱,枳实二钱,川连二钱,绵茵陈、栀子,三剂。大便畅解,黄去身凉。

范可斋,四月间,上焦温邪,用辛凉法,战汗,体冷如冰,人不能支,又可所谓体厥也。诊脉静小。余嘱其家勿惊扰,疏沙参、麦冬、根生地、花粉等,滋肺而愈。盖书以汗后脉如蛇者死,若沉部似有似无,亦当死。又云,脉不为汗下减者死。

上城隍庙道士,温邪,舌黄,脉沉小无力,予谓明日当战汗,脉太弱,恐战而不得汗也。次日果作战,不热而死。螺蛳桥一人,前一日诊脉沉小,予谓明日当战汗,若体厥,切勿惊扰,次日汗后,淹淹一息,脉静小,疏大剂滋肺汤,甫出门,其家又延一有名者至,以予药为补,用承气汤服之即死。

又治一人,黄昏大躁,尽去衣服,忽作冷,穿衣盖被,复大作如作症状,至天明大汗淋漓,衣被如水中捞起。下午诊脉尚浮数,身尚热,舌苔尚有白薄者。予谓邪未净,尚有汗,用滋肺汤。寐中又盗汗两三日,邪始净。大坊口赵,患温邪三日,其两脚大痛,不能起立。予谓说疫中所云瓜瓢瘟、疙瘩瘟、大头瘟,皆有方。又有极重者,谓之软脚瘟,患必死,无方也。然予思总由肾水之虚,肝家血分之热,用张石顽先生下焦肝痛方,加炒小茴香钱五分,川楝子三钱,酒延胡钱五分,于黄芩汤中,三剂后,足痛去,温邪亦渐差。嗣后无论男妇,遇软脚瘟,用此法俱效。

大坊口赵妇,产三日后患温邪。予遵张石顽先生论,凡遇胎前产后所患,不拘何病,总以胎产为本,以病为标。名病为产后患瘟邪,产后当理血分,以根生地凉其血,赤芍、川芎通其血,以薄荷、桔梗、黄连、甘草辛凉其肺,而黄芩、白芍,产后所禁不用,不过四剂乃愈。凡温邪,或暑湿,一见舌尖鲜红,即为邪走心包,速须紫雪截其来路。如至昏痉,多用亦难见效。宗涤翁即似青,质弱,平时脉无神,予与刘友仙二兄深虑之。道光庚戌,六月,患温四五日,辰刻诊,予谓其戚王珠翁云,此症下午

必入心包,紫雪香散,恐不克当,不得已用人参汤送,迟则不救。予以原料紫雪付之,不即服,黄昏痉厥,大汗,起立无常,脉虚小,予覆以不治。殊不知珠翁之夫人,为涤翁之妹,三月间患温邪,予以紫雪治愈。是年温邪犯心即危,见机早用或效,或问何以与又可法不用。予谓嘉庆年间,所谓任大黄者,用又可大剂承气得效。以天运交七赤八白,七赤属大肠金,八白属脾土,今则交九紫火,属心,故邪亦走心包,即肝厥肝痛之多且甚者,亦由心火盛,盗其母气,肝虚易于致病,鸦片烟之盛行,舒其肝郁耳。明万历年间,闽人至京售一粒金丹,所称阿芙蓉,即罂粟浆也。惟任翁用又可法大发财,名为伤寒世家。其实真正伤寒,辨经别络,恐难雪亮也。城乡各镇,尤而效之,不过达原一饮,承气一汤。复以消导逐秽,不分四时,百病概谓伤寒。无论老幼强弱,均可此法。无论舌苔有无与黄白,无不攻消。于是人人知医,个个插嘴,其术愈卑,其业愈贱。孔子云:小道必有可观。今则小之欲无,观之没有,故有志者,遁而之他,万不习医,而医乃绝。

瘡 疹

绍兴谓之瘡子,苏州谓之沙子,其实皆风感肺分。叶天士先生云:即属风感肺分,与发疹治法一样耳。当按四时法治之,在冬令发瘡,当用冬温法;夏时用暑风法;秋时用秋燥法;春时用风湿法。则当用辛凉法、甘寒法。薄荷、连翘、炒大力子、桔梗、生甘、苦杏仁、麦冬、石膏、知母、玉竹、沙参、细生地、象贝、橘红、金银花、酒黄芩、冬桑叶。或大便作泻,加淡渗法,则生米仁、茯苓,又炒银花最妙。或火盛,则羚羊、犀角、丹皮、焦栀子。或用苇茎汤、白虎汤,夏秋用,冬春断不可用。

桂枝白虎,竹叶石膏汤,或又加蔗浆、梨皮。各因其轻重而用之。又有入心营,则犀角地黄汤,加紫雪或至宝丹。大抵初起大便水泻者,不必服药。大便燥结不通,谓之闷瘡,最

危。俗法用西湖柳，性热，《温病条辨》大忌之也，至棉丝线、樱桃核，不知出于何书，儿科用之，可笑也。

道光癸卯间，五月考时，考客患瘡，儿科用桂枝，无不鼻衄。余用辛凉合甘寒，无不即愈，而竟不用西河柳，可见叶法不误人。

又若初见怕冷，加荆荷钱五分亦可，荆芥性温，怕冷是别有寒邪故可用。余每用白蔻壳，以驱壳病，用壳药去壳寒也。

若初起作呕，大力子易于作呕，用之呕更甚。然《内经》在上者，因而越之，风痰呕吐出，瘡疹出透矣。何妙如之，若怕其呕，加白蔻仁八分即不呕。又本草大便泻者，大力子禁用，以大力子能作泻也，然瘡子水泻者，不药可愈，愈泻愈妙。

又瘡后水泻，亦不得用甘寒，复以淡渗，加金银花炭最妙。误用温热，及参术必危，最怕吐血。

风 温

经云：太阳之为病，发汗已，身灼热，咳嗽身重，嗜卧，名曰风温。此言本温邪，以误发汗，而变风温也。

又有温邪未发，感受温风患者，此即《伤寒论》所谓两感。叶氏书新邪引动宿邪，亦此意。是知四时百病，均有两感之症，则用药不得不变通，医者不可不多读书，不可不聪明。

又有感触风热，身疼，头痛，喉痛，咳痰，或发疹，热甚亦谵语，伤营则失红，第无传心传胃之症。此属感时令风邪，与上两条较轻，而用药则一。

风温分三焦治，葳蕤汤、苇茎汤、银翘散、白虎汤，上焦药也。黄芩汤，提少阴邪，并肺而祛之，亦上焦也。至宝丹、紫雪、牛黄丸，芳香开窍，心宫药，心肺同属上焦也。凉膈散，由上焦至中焦下药也。舌黄滑厚，痰多，用象贝母、蒺藜，为贝蒺下肺汤，或葶苈大枣汤，皆肺分下药也。肺热用羚羊，人心用犀地，不应，再加

黄连。叶氏所云：忌下者，不用承气汤耳，若小柴胡汤。张石顽先生云：春天少阳司令，当旺者贵，故可用。予逢夹少阳邪者加柴胡，其头痛由于血虚者，用芎归无不效。盖用药必先知一定规矩，然后可变化，不拘一法，所谓医不执方者此也。若凑入消导，勉强成方，即属杀人。又叶案中，有风温伤劫阴津，用生地、阿胶、麦冬、白芍、炙甘、蔗浆，又或用沙参、麦冬、玉竹。其大旨总以甘药为主。若辛温表散，若刚燥消导，末有不伤及阴液者，其骤变为痉厥，缓变为虚劳，皆未经顾及阴分之过耳。

风温有夹食者，予亦不用消导，以风能消谷，即油腻厚味，不过痰多，祛其痰可也。又或风热移入下焦水泻者，用黄芩汤，所谓肺与大肠相表里，但治其肺，而泻自止。而《内经》在上者，因而越之之旨，若误认挟热自利，用下法。东垣先生所谓药过病所矣。

道光年间，钱友三，三月间患风温，十余日始邀予治。舌干红起绛，按之无液，与喉唇皆燥痛难忍，不寐，身灼热无汗，咳痰不出，脉小数，予谓此属上焦症。由过服消导发散所致，用根生地两许，元参、麦冬、玉竹、沙参、丹皮、桑叶、蔗浆，七八剂而愈。

同治甲子二月，偏门谢，患风温十余日身热，舌鲜红，咳痰不出，呕吐不得食，脉浮洪大，是邪在上焦，误服小承气，与调胃承气，正合《伤寒论》不应下而下之，致成结胸。用泻心汤，用生姜泻心汤，先除其呕，继用黄芩、葳蕤等汤，加減而愈。

仓桥孔小山先生，乙丑冬季，年八十四，患风温多日，身热无汗，舌黑，口齿燥甚，大便水泻，脉洪大，是其本色，盖高年未有脉不洪大，为六阳者也。阅所服是葶苈、苏子等泻肺，杂以消导，致邪陷下焦，故不得汗。不得汗，则身不得凉。今津液已涸，当救其阴。用黄芩汤，复以增液汤，泻止。再以葳蕤汤，得汗身凉。

治一孩三岁，二月间，辰刻身热，嗜卧，叫唤不醒，至黄昏，惟闻喉间痰声壅塞，水浆不得入。予以马勃一两，以病起勃然，故用勃然

而兴之药,碎为小块,纱包,铁物压煎,又以箸掉,以手揉,缘轻浮之物,不易煎汁耳,煎数大碗,将孩抱起,仰天灌一瓢。闻喉中声尤响,逾时向地倾之,又灌又倾,二更后,喉忽开,大叫乃醒。天明出汗身凉,竟不服药。

又治世侄范定甫,甫周岁,三月患风湿,越五十日,气绝,委诸地,尚温,又抱之。予诊脉小数,虎口纹紫,细直透三关,舌黑燥,其祖母嘱毋开方,以逢药食必吐,绝食已一月。予问不食何以活?云见碗必欲饮,饮水泻水耳。因思药之如茶水者,必不吐。于是以病久气虚,用燕窝一两以代元参、麦冬、羚羊、竹叶以代川连,黑糯米皮一两以代地黄、茯苓、通草以通小洩,皆无药气味者,恣饮之。三日,舌黑为黄,洩通泻。再三日,竟愈,食粥饭,至今抱子多多。

水沟营冯朴圆姻兄,二月间,在诸暨幕中,身热咳嗽,病如伤寒。路间又感风雨,至家则诸经络掣痛,失红,脉弦数,舌黄薄,是肺卫心营皆感,然营较卫为重。当先治其红,用根生地一两,麦冬、银花、羚羊、山茶花、丝瓜络、元参、赤芍、丹、桑,两剂红止。再以凉解卫分风热,身凉而愈。

乙丑十一月,朱石翁年七十三,身热咳嗽,左胁大痛,脉弦,左尤弦且大,谓是为风湿夹肝症。怕失红耳,次日果失红。用葳蕤汤,减去麻黄、石膏,加羚羊、丹、桑、元参、麦冬,复以牡蛎、柴胡梢、鳖甲、降香、苏子、赤芍,又令以藕汁、甘蔗汁,代茶水,调养即愈。

热入血室

妇女患伤寒温邪暑湿,最怕夹有经事,其中有应至不应至之别,又有经前经后,与病中经至之辨。可别病之轻重,可定药之出入。其无力服药无论已,或经至而不告诸医者;或虽告诸医,而医属寡陋者;或告诸医,而用法不误,药未入口,而经先停者。若病中逢应至之经,则妇女每以经调为强盛,即不药可也。所

患者非经期而经至,则经有因邪热逼出,即仲景所谓热入血室也。血去则虚,故谵语如狂。热留其室,故寒热如疟。可用小柴胡治之者。犹病之轻者,若予所见,大有性命之忧。予因见一伤寒家,遵又可法而不完全者,遇经至即以又可方,每至不治。因思张石顽先生热从血泄法,大有精理。其法,凉血通经为先,于本病则带治之。如治黄河,以淮水之清,引之入海。使邪热与经,一同畅解。于是悟圣人位天地,育万物,亦不过一理之通。期门穴在第二肋梢,正在乳下,妇如宁死,断不任医者按摸施针,或施之妻女则可。古书伤寒有刺期门、刺风府、刺风池等法,又有用温针为逆之禁。予治一如患肺喘,发则不能卧,每以麻杏石甘汤效,胃口又发,为终身之累,自以艾灸咽中更甚。予谓此症当灸肺俞,妇即脱衣,求予指之,予以笔帽染墨印之,归即灸七壮,其发遂缓,且发不似从前之重。《伤寒论》不应下而医反下之,致成结胸,用附子泻心汤,附子以解误用之大黄,仍用大黄者,解铃仍用系铃人也。喻氏治酒病,以酒引之即此意。而血结胸之说,尚未经目,若以理论之,血室在下焦,热入血室,是热在血室,并非热在胸中,既非若产后之败血攻心,又非若吐血之童便硬止,致瘀积胸中,更非若久饮热酒之胃有死血,未识此血因何而结。

《伤寒论》惟太阳用桂枝,故太阳犯本,邪入膀胱,热结膀胱,五苓散、桃核承气汤,均有桂枝。若热入血室,非太阳症,况明明曰热,若以凉血除热,即无病。桂枝性热,则桂枝桃仁汤,大可议也。大抵以桃核承气汤治蓄血如狂,仿之而不知其理。夫热结膀胱,是便血不爽,故用大黄、芒硝、桃仁,凉通血分,有桂枝、甘草者,以病从太阳经来,故用本经药引之耳。

《张氏医通》热从血泄,是当归、丹皮、赤芍等类,予每以血少,丹参用至一两,或再加益母草以凉之。如有血块,加茺蔚子五六钱,腹痛加延胡酒炒二钱,无不即愈。以当归性

温,不过三钱,川芎太散,斟酌用之,至复入所治温邪或暑邪,其药味亦须于理相通,切勿庞杂不可解。

道光庚戌六月,水澄桥巷内,王元通一妇,患温邪六七日,适逢经至,予为道贺,即用前法。其本家有知医者,谓通经当用温药,改为炮姜、红花等剂,经即停,叫掷烦躁,一夜即死。

范姓一室女,父母皆亡,患暑热,予治。一日予诊脉,两手皆洪,而两尺尤大,疑天癸之至,询其妇,出入三次,答以无事。予以暑热太盛,用白虎汤,至晚痊愈,始知其经果至,因室女怕羞,嘱其勿说,遂致不救。

同治壬戌,避难乡间,有一妇患疫八日,经至又四日,邀治。速用前法,距乡间赴市较远,药未入口,而经已停,遂至神昏不语,痊愈不治。

毛姓一妇,孕八个月,霜降后患伏暑,黄昏寒热,似疟非疟,无物不呕,是上中焦症。其阳之不通,以禁用滑石故也。然日用厚朴、藿梗,更多医,呕总不除。后予以喻氏进退法,一剂呕止,即告辞,以极于上者,必反于下。一产即为棘手,病家再三嘱治,用安胎清暑法,不弥月而产,产后母子均吉。惟恶露点滴则无,予思病经一月,今虽求其血,是迫饥民而征敛之也,理当加本求利,于是以丹参八钱,当归三钱,川芎二钱,再加沙苑子一两,以代地黄,经血大至。服十剂,恶露已尽,黄昏寒热又作,予谓是极于下必反于上也。用薄荷、滑石,辛凉解肺而愈。

世交张鲁封六兄,医学高明,凡戚友中病至棘手,延至立法即愈。一媛尚在室,患温邪已多日,不愈,邀治,舌黑燥,神呆,脉滞大,予认为邪人心包,当用犀角、地黄。鲁翁对以业经服过,或剂轻之故,再议以大剂,不应。予又诊,细问其妇,病中曾经走经否。对以十余日上至,服主人药。予知其必不用《医通》法也,于是以舌黑为津液之涸,肾水之干;耳聋者,水不上升也;神昏者,精不上交于心也;两腿

不能自移,衣服著肌肉即大叫痛者,为血分之寸也。用吴氏《温病条辨》下焦篇中复脉汤加减,内大熟地用至八钱,炙甘草用至六钱,鲁翁嫌手笔太重,予谓其书,谓甘草不应加至一两,曾经得效多人,竟用之。一剂即知。鲁翁竟以此汤日进,不过十余日全愈。予即以《温病条辨》转赠,缘此书京城所刻,吴鞠通与世伯胡水云先生交好,今下灶胡心亨明腑,水云先生令嗣也,蒙其屡次下赠,今宁波有翻刻者。后晤鲁翁云,曾经以书内大定风珠,治血崩得效。此媛适阳嘉龙孙宝号,七月间患暑湿,致小产,经血不下,鲁翁自诊后,又邀予。鲁翁此次手笔亦不轻,当归用至七钱,予谓究属性温,不如易以丹参一两,且产由暑热逼下,须用凉剂,若不以凉,即热入血室矣。加以丹皮、栀子、六一散、木通等,竟霍然。风湿发疹,绍兴谓之瘡,苏人谓痧,叶氏谓之肺邪。发在冬春用温邪法,夏秋用暑湿法,皆以凉肺祛风。惟怕胀闷,大便不解。若大便水泻,不必服药,即用药如樱桃核、绵丝线、西河柳,皆无用焉。同治丙寅三月,余全家病瘡,皆轻,不服药。有二女,病亦轻,病中经皆至,绝不介意,一女尚无恙,一女从此经断,越二月气喘面胀,昼夜坐,始询其故,服黑锡丹一钱,气平能卧,而肿亦消,然大便水泻,考《张氏医通》谓之肝肾喘,水泻者不治,历用药竟无效。此二女绝顶聪明,识书义,尤孝友爱敬,一字明之,一字全之。全之次年出嫁,以予病危,割臂痊愈,又明年患病,易箴时见创痕始悉。女本同胞三,尚有长姊字圆之,十五岁时割臂疗予,出嫁后,二十一岁产亡。予以曹娥十四岁能孝,血食万年,今十五岁行孝而速死,以理诘会稽城隍,签示一啄一饮,莫非前定。然则穷通修短,俱属前定。予观唐代丛书,谓佛氏上应鬼宿,鬼宿明亮,佛道昌明,于是悟天地间三教鼎立,缺一不可。以儒教治人,以佛教治鬼,以道教治非人非鬼之妖怪,且以悟命数所定,即仓公扁鹊亦无益也。

西郭陈永茂,颇识医之善否,予每治其

家,妇女病中经至即愈。今予老病不为治。去秋有患暑而经至,颇记金言,导医者以热从血泄法,乃茫然,仍用厚朴、枳、姜,复以炒芍,即不治。

痢

《内经》五泻中,其大瘕泻即痢。古云:滞下,言泻不爽,而滞坠难出也。所谓里急后重也。又云:为最恶之症。予历考诸书,及诸家医案,竟无井井有条,确切可遵之法。今以管见,聊参末议,未识合否,乞高明指教。张司农集名医论,暑湿入肝脾,则为痢疾。故有肝痢,有脾痢,此言不传者。有先肝后脾,此言痢之传者。有肝多脾少,有脾多肝少,此言肝脾合病者。有肺分湿热痢。患在三伏时,叶氏通小溲而愈者。有发在深秋,禁利小溲者。又有身热,须分三阳经,用羌活汤,或葛根汤,或小柴胡汤,先除其热,热除其痢自瘥者。或不瘥,以小承气汤下之,生军与芒硝有禁条,痢疾误用,即属杀人。仲景白头翁汤,云治下焦热毒痢。然北秦皮为肝经专药,当属治肝痢之方。大抵痢在肝分者,舌苔必薄,口或渴,或不渴,痛在少腹或胁肋或腰,当用当归黄芩汤,当归、炒白芍、淡黄芩、炙甘草,加香连丸,再加川楝子、炒小茴、酒延胡,以破其血,制香附、砂仁,以利其气。所谓破血则腹痛自减,利气则厚重自除也。断不可用制军,以痢在肝分,粪中必夹有血,误用制军,更伤其肝。有痢血至死不止者,曾经费尽心思,不能挽救。噤口痢,为不治症,丹溪云:以辽参一钱,川连一钱,同煎,进一匙,听其吐,再进再吐,如得一匙不吐,即可进药。休息痢总由湿热未尽,久则伤阴伤阳,于去湿热方中,顾及气血可愈也。然古贤云:须于春分前后用药。予遵之果然,治愈不计其数。休息痢方:鸡胆子三十粒,去壳取仁,外包龙眼肉为丸,每早米汤送下,一二服三四服可愈。叶氏案中治痢,有温通法,淡附子与酒制大黄同用。大抵是脾痢之属寒者,盖脾为柔脏,可用刚药。若肝为刚

脏,大黄附子断不能受,用之反剧,不可不谨慎也。下纯血者,必属肝痢,予每用肝法,如能于血中见粪即活,若脾法是速之死也。书以痢疾,右关大者不治,此言脾痢也。若肝痢,每以左关数促则殆。

予治清凉桥沈下纯血,舌黄,脉弦大,用当归、赤芍、黄芩、甘草、木香、川连、川楝子、炒小茴、酒延胡、柏子仁,两三剂。血中又有蛔,于前方去甘草、小茴,加川椒炭、乌梅肉、台乌药,两剂。乃血中见粪,终以肝法得愈。

锦鳞桥毛妇,患痢,舌黄口渴,痛在脐上下,用脾痢法。杏仁、厚朴、枳壳、金银花炭、香连丸、陈皮,至第七日,脉沉实,用制军、枳实攻之。诿病家申刻即睡,所议方,每于次日始服。第八日服下药,则少腹大痛,予谓是传入肝经,药在病后也。再以当归黄芩汤,合金铃子散,加柏子仁、炒小茴香,又七日乃愈。是先脾后肝也。

保佑桥杜,患痢五日,邀诊,脉弦细,寒热往来,胁腹痛,阅所服痢疾套方,故无效。用小柴胡汤,合当归黄芩汤,香连丸,七日即愈。

东昌坊梁,所患必是肝痢,所服不分肝脾之套方。已至呃逆,舌苔雪花,予诊脉弦小如丝,是肝阴大伤之候。用大生地、当归、芍、阿胶、淮药补其肝,缩砂、牡蛎降其逆,旋覆花除其呃,出入调补,十余日愈。

山阴吏书陈步云,患痢多日,所服皆消导攻痢等药。舌雪花,呃逆不食,脉两尺独大,余弦小,此久痢伤及肝肾也。用熟地、龟板、芍、阿胶补其肝肾,姜、五味子、炙甘、陈皮调其胃。以胃为肾之关,仿胃关煎法也。复以刀豆除其呃,十余剂愈。

保佑桥酒店,忘其姓,男人年二十余,痢一月,诊时气息奄奄,脉沉虚小,侧卧不敢动,一动则肛门稀水即出,舌鲜红光洁,是肾阴大伤,必攻击过分所致。用熟地、肉桂、五味、龟板,复以炮姜、粳米、赤石脂等,桃花汤,多剂始愈。

予祖基本江南,迁绍二百余年,即居此,

与刘姓为邻，怀川世叔，五六世交好也。患休息痢四载，日四五行，解出甚难，多转失气，痢即随出，如浆色紫，其休时粪如笔管，商治于予。予谓须春分前后治之，至期诊脉弦滞大，予谓湿热未净，伤及气分。用汉防己、焦茅术、川连、茯苓、泽泻祛其湿热，广木香、缩砂、陈皮利其气，文党参一两，以升麻一钱煎浓汁，浸烘党参，升补其气，七帖，其病如失。由是凡城乡患休息痢者，每约至春分，治愈颇多。双松林张，年四十余岁，患休息痢，二年，是伤及肝分者。用当归黄芩汤，合香连丸，加制香附、缩砂，舒肝而愈。

又松林薛四兄，作宦江西，患休息痢已两载，秋时归里，求治于予。予以治须春分，现恐汤药不能效。当用丸，缓治之法。用川连一两，台乌药一两五钱，焦茅术三两，广木香一两五钱，泽泻一两五钱，淡黄芩一两五钱，研末。米饮为丸，每服五钱，服七两余，痢亦愈。缘渠痢中夹红，为湿热之在肝者。

孕身患痢，治之极难，古人有五禁三审之治。三审者，审身之热否，胎之动否，腰之痛否。一禁槟榔、厚朴破其气，气破胎下也。二禁制军破其血，血破胎下也。三禁滑石、通草通其窍，窍通胎下也。四禁茯苓、泽泻利其水，利水必伤阴，胎不保也。五禁人参、升麻兜塞其气，痢愈滞，胎撞心也，法当凉血利气。鸡头山周，七月孕身患痢，皋埠诸医无效，邀予，予以前法二剂即愈。病家以方示诸医，皆云非痢疾方。何以得愈？噫！正惟非痢方，乃所以治孕身之痢也。幼科周七香兄，其两媳孕身，同时患痢。予以前法，皆两剂愈。予友朱谷堂，寒士也，如君孕八个月，患痢。虽不犯大黄、槟榔，然皆厚朴、枳壳、姜仁、麻仁通套药，并非遵古治孕痢法。黄昏邀治，正在腰腹大痛，势欲作产，谷堂手足无措。予诊脉浮大，而舌净，今胎动，一产即母子皆伤。因忆《景岳全书》内有治孕痢欲产，用当归补血法。用蜜炙绵芪一两，炒当归三钱，炒糯米一合。幸药铺不远，予为之扇火速煎，下咽逾时痛止。再诊关尺尚

大，恐五更乃产，令再一剂，五更服之，次日午刻，谷堂至，称医为仙，五更果大痛，下咽痛止。以此方为妙，又服一剂矣。予谓中病即止，过剂即属兜塞，此痢胎前不能愈矣。果产后大作水泻，又邀予，予以痢为水泻，为将愈。毋须诊，授以五苓散即愈。

大云桥周，二十三岁，其家前门紧对任氏之后门，患痢，恶任氏专以攻夺。延姚姓治之，姚则不分肝脾，概以当归、白芍、黄芩治之。治十日不愈，不得已，邀任氏，以脾法，又十日更甚。始邀予，时正九月初也，予诊脉弦大，舌白浮，面灰色，喉痛口渴，其泻出颇多，予以病在上焦，肺与大肠表里，用肺分湿热法，喉痛舌黑虽去，而痢总不愈。日邀治，治总不得其窍。一日病甚危，卧床，少腹中有块顶起，喜人以厚棉褥用力按住，而粪乃下且多。旁人告予，其囊缩入少腹，此时房内聚集妇女，不避生人。予见床侧有装饰如新妇状者，询系何人，其母云：系病者之续室，三月间娶，八月初六在店中病，初七日归，初八日重，予日夜陪，予云初七夜，汝未必陪也，乃不答。于是知病不谨，故囊缩为入肝据，用大熟地八钱、吴茱萸一钱、肉桂、五味、龟板、归身、淮药，二剂。块隐，泻大瘥，再以脾肾法而愈。

世侄屠，患痢，服大黄药，病甚。其父邀予。予曰：令郎左胁下素有块，若误服大黄，必便紫血，为不治，是犯仲师之禁也。对曰：血却不见，比诊，正大痢血矣。予即辞，其父再三求，予云须另请高明，予参末议可耳。后服人参多剂，终于不治。仲师所谓脐上下左右有动气者，不可汗不可下也。

西郭陈患痢，就有名无实，服茯苓、泽泻、米仁等药，痢尤甚，盖痢则禁小溲也。予诊脉弦，舌黄薄，痛在右腰肋，此肝痢也。用当归、白芍、黄芩、甘草、川楝子、炒小茴、酒延胡、香连丸，两剂即愈。又凡泻之似痢非痢者，盲医每认为痢，用通利套药，即病家亦认为痢，至死不悟，大可叹也。

尚桥朱，述患痢多日，服痢药多剂不效。

予诊时,听腹中有响声,询响几时起,述初起即有。予云:痢无响声,若一响痢即愈。此非痢也。其家以粪有五色,诘予为非。予云:响者,风也,凡肠风下血,风木乘脾皆作响。此痛在脐上下,痛响即泻,症名风木乘脾也。以仲景建中汤,白芍五钱为君,当归、桂枝、甘草、乌药、木瓜、乌梅辅之,二剂。痛泻大瘥,三剂乃愈。

傅林傅妇,患痢三日,予诊脉滞大,舌苔黄厚,口不甚渴,予询解出如浆,然有时有块否。对曰:有时有之。予曰:此溏泻也,五泻之一。用胃苓汤而愈。

周七香之母,年望八十,九月间患痢,已服过时手药矣。予认六脉洪大逾分,凡高年之脉,皆洪大也,舌白浮,面灰色,口不渴,述病未起时食蟹。予以为蟹伤脾胃也,用枳术丸法,复入紫苏,以消蟹积,两剂其病如失。

俗言吃不杀痢疾,张氏云,患痢能食者,脾病胃不病,治之易愈耳,总须忌口。《本草汇言》云:泻病食鸭,则成痢,痢食鸭为难治。予姚家埭方姬,八月初痢愈,嘱勿食鸭。逾月误食复痢,其家人嘱再邀予,病者畏予笑其饕餮而止,遂不治。予见方书云,夏时少吃瓜果,秋时可免痢。后遇酷暑,饭前后过食西瓜,致成似痢非痢,解出急滞不爽,粪如鸽蛋,色血,日六七行,诸药不效。患至两年,嗣以茅术、川连、归、芍、乌药、泽泻、广木香、砂仁,米饮为丸,服七两而愈。忌口半载,后食鸭,致周身化胀,服麻黄生石膏,入五苓散而愈。

疟

经云:十二经络,皆能作疟。又叶案所载,用法颇多,大抵据其现症分别治之。尤须辨者,以寒热分明,始用疟法,若似疟非疟,则为暑湿,误用疟法,则淹缠百日,更虑变化不测。所谓少阳疟者,无论间日发,或日发,而口苦虽呕,或竟呕不得食,舌黄白相间滑厚,脉弦细,小柴胡汤,去参、草,加厚朴、藿香,两三剂

即轻减。若舌薄,其人虚者,当不去参草即愈。若服后多冷汗者,或初发时即舌白薄而阴分虚者,当用清骨散法,以青蒿减柴胡一等也。大凡邪开达后,发已移早,冷少热多,汗多,皆可攘而愈者,属少阳也。书所谓壮胆可愈也,不必真有符术,即假装亦可。考本草青蒿,是少阳经药,能祛骨热,故清骨散以之。又考《痧症发微》,谓番痧起于万历间,征番兵役带至中国,如痘症之起于马伏波也,河工上兵役,传染为甚,逢异僧,传以青蒿子。于是青蒿子遂为暑方套药。《本草纲目》至《从新》,又有《经疏》、《逢原》、《汇言》,不下数十种。吾尤得益者,以《汇言》为最,第棉丝线、樱桃核治痧,尚未知其出处也。日发,舌白薄,脉浮弦,或大或细,肺疟也。用薄荷、杏仁、连翘、滑石、黄芩、半夏,必加白蔻仁、白芥子温其肺,轻则以白蔻壳一钱,温其躯壳则愈。误服小柴胡,愈治愈重,俗语所谓开行者,不知起于何人。大抵是日不识丁之医,逢疟只有小柴胡一汤,捏出此言,可以多图看资。殊不知淹缠变化,在壮年或可支持,若孩年,久则必致慢惊。予每用肺法救孩提,或以何人饮挽慢惊,颇多得效。但热不寒,汗多,名瘧疟,白虎汤。先热后冷,名风疟,白虎汤加桂枝。但冷不热,名牝疟,理中汤,或加附子。即俗所谓脾寒病也。又每发总在夜间,患至年余,从不发在日间者,名鬼疟。必用参、术、升、柴、桂枝、生姜,提出阳分而愈。又有日发,每迟至夜,夜发又迟至日,循环不已,俗名纺花疟。亦必用升阳而愈。又日发,舌红,汗多,谵语,余用生地、川连、益元散、麦冬而愈者,心疟也。又有日发,舌黄,两胁大痛,脉弦长,余用仲景当归四逆汤,加川楝子、酒延胡而愈者,肝疟也。又治一人日疟,冷过而热,热则咳嗽,大吐血成碗者,血浓厚沉著。予用生活鳖甲一两,青蒿梗、牡蛎、归尾、赤芍、苏子、降香、川楝子、丹、桑而愈,是少阳疟夹厥阴也。又治一妇,下午作冷,冷时,少腹间有气上冲,大渴,饮水无度,热时反不渴饮。余谓张司农集名医论云:暑湿入肾则消

渴。用五苓散，加根生地、六一散、知母、焦栀子而愈。此肾症也。

间两日而发，俗名四日两头。以症在表则日发，在半表半里则间日发，在里则间两日发。其发时嗜卧，寤则热，或汗或无汗，脉沉小或沉大，此肾症也。实则五苓散或猪苓散，虚则四逆汤。俗吃狗肉可愈即此。若舌白滑厚作泻，胃开，冷多，作战，脉滞大，是太阴症。实则藿香正气，加草果，虚则附子理中，若胁痛，或少腹痛，或腹痛，或夹咳嗽，脉弦，当用凉肝通络，清骨散，误用参、附，必吐血，为难治。延久胁下有块为疟母，用鳖甲煎丸，或三甲饮。《伤寒论》云：太阳有喘而无咳，少阳有咳而无喘，肝与胆为表里，肝病未有不及胆者，故有咳嗽。则咳嗽非关乎肺，为肝胆之风也。方中加桑叶。若初时无汗而头痛，当用逍遥散，加生地炭，以助其肝。又少阴大疟头痛，于四逆汤加葱白，即白通汤意。少阴大疟，亦有咳嗽者，是肾虚咳肺也。但治其肾可耳，《内经》所谓子能令母实也。

无论何疟，无汗，求有汗而愈；有汗，求无汗而愈。为治疟之诀。又无论何疟，不能饮水，或饮之作呕，或作胀满者，皆湿多之疟。其能饮而汗多者为暑疟。有咳嗽者，为夹风之疟。

汉《天文志》谓疟属水鬼，即魍魉也。其祖为元冥，黄纸朱书，额项在此，吾儿速退，可截，故人有灶前避者疟，以祝融与元冥不相能也。又考《本草》，四川以蟹挂门，疟鬼见之即去。余十余岁，九月初，发日疟，经时医日服小柴胡汤百余十日。被褥皆汗透，甚至僧道礼忏，服符，毫无一效。或劝食蟹，亦不应。后恣食温补药物，渐渐轻减，习医后，始知所患是肺疟。可笑当日名医，疟亦茫然，何论其他！

北人最怕疟，以性畏药，且不耐药也。冷即靠火，热则扇扇洗澡，故多死。道光壬寅英夷犯顺，遇北人道及，近得一方，以生姜一斤，捣薤上，男左女右，一日即止。予曾以此法传畏药者颇效。惟膝上起泡作痛，以鲜荷叶盖膝上即差。医书疟门坏脉惟散一条，疟惟高年

可虑，以原本衰冷，久不能热，即热时汗不易出。即善医者，疟止后，往往胃气不振，仍归无益。予母道光丙午，七十三岁，六月患疟，午前冷，即昏沉，大小便自出不知，脉弦细，舌微黄白滑，知为少阳疟。候至酉刻不醒，予用小柴胡，加辽参一钱，附子一钱，子刻始有汗，乃寤。次日又一剂，第三日疟至移早，小便又自出，仍昏迷，日晡乃寤。次日仍用辽参，再加焦术、当归、黄芪、桂枝、甘草，疟竟止。再用两益气血，即康健如初。盖疟有寒热，药必寒热并进，小柴胡汤即此意。故肺疟，于白虎汤中，加白芥子、白蔻壳，亦此意。又有施送截疟药者，以川贝母、姜半夏等分，于端节午刻，炒研为末，于疟发前一时，开水送一钱，竟有效者。以贝母去热痰，半夏去寒痰，无痰不疟，疟必寒热并进也。

凡孕身之畏疟者，以战之太甚，致胎坠耳。古人云：用小柴胡汤，当不去人参，或血分虚者，当加归、芍、川断、缩砂，益血保胎也。

暑 伏暑

经云：暑症当汗，出勿止。此言感受阳暑，即仲师《伤寒论》之中喝，用白虎汤。盖暑为阳邪，阳则上升，故多汗，勿者禁之之辞，暑从汗泄，恐医者见其汗多，止其汗，故戒之。白虎秋令肃杀之神，取其杀止炎熯也。若汗出过多，反畏冷，脉虚者，加人参，暑伤气，故益气，孙真人之生脉散，李东垣之清暑益气，皆此意。无汗名阴暑，本草香薷，能出暑汗。香薷饮香薷、扁豆、厚朴治暑泻颇效。若求阴暑汗，当用叶氏辛凉法，薄荷、杏仁、竹叶、连翘，加淡豆豉、香薷则有汗。古方消暑饮，茯苓、甘草、醋炒半夏辛散，恐过汗，以醋收之。深合仲景湿家忌汗，汗之则发痉厥之戒。其有扁豆、茯苓者，暑必夹湿，治暑必治湿也。至叶氏指南暑论，以暑为无形，首禁攻泻。即丹溪暑湿，从无大便攻泻之论。以河间三焦立法，无下法，亦无汗法。其通阳不难，难于通洩，是绝妙之秘钥。又

表之汗不易彻,攻之便易溡泻,过清则肢冷呕恶,过燥则唇齿燥裂,尤为至要之口诀。惜习医者,皆虚字不通之辈,即有通者,不肯博览群书,精心究察。曾见一老幼科,日夜捧读叶文,遇暑症,仍用柴胡、姜仁、羌活消导。如程子云读竟论语,如未读一般。予询以四句中,两过字、两之字,作何解,盖全不知。是责医者之辞,呜呼!以性命托诸若辈,何不尊生至此。占称幼科为哑科,则当存康诰诚求之心,今则肆无忌惮,盖方脉投剂增剧,势必咎医。兹甚幸其不能言,但奉迎其父母信任,则日迫之死无碍也。至《痘症金镜录》所载,生死日数,不爽毫发。叶氏云:有看法,无治法。凡张喻叶氏所云:十中救一二者,全不考究。邻人樊阿齐,痲后色白,云其周年必死。至今四十余,力作颇强,然则看痘亦未精明。至内外杂病,无非风火食痰虫,湊杂为方,先言防惊,久则药致慢惊,则百无一活矣。方书内用参附救援者,茫然不知,无非钩藤、胆星而已。又何论暑湿之须分三焦,轻以治实耶?予读叶案通阳不难,难于通洩。知暑湿感六气之二,朋比为奸,故多变幻,若使暑湿分开,势必松解。暑,阳邪也,阳从上化,若午后不寒而热,热即有汗,为阳之通。有凉汗,为汗之彻,非若风寒之邪,可表而散,故表之汗,不易彻通也。湿,阴邪也。阴从下降,若小洩通利,为湿之走。小洩清长,为湿之净。湿须分利,故攻之易于溡泻,以自本欲泻也,反致溡泻,是丹之治水,以邻国为壑,水不由地中行而泛滥也。薄荷、白蔻壳、淡豆豉,为通阳之药。薄荷、杏仁、竹叶、连翘、滑石,为上焦之药。以藿香、厚朴、醋炒半夏,为温开中焦之药。石膏、知母、六一散,为凉解中焦之药。泽泻、焦栀、通草、寒水石为下焦之药。酒炒黄芩、桔梗、姜皮,以日久不凉,为领邪外出之药。吴氏通法也。根生地、地骨皮、麦冬、生米仁、茯苓皮,为滋肺收汗通洩之药。仲景云:小洩多者禁发汗,汗多者,禁利小洩,可知汗少则小洩可多。故必收汗,可通洩也。如逢上焦,毫无中焦症者,如舌净,则邪在上焦,如无腕肉,则中焦无病。即厚朴不可加入。邪在上焦,勿犯中下,误加厚朴,

药必不灵。若带咳嗽,名曰暑风,加丝瓜叶、桑叶。若喉痛,加射干、甘、桔。头额痛为夹少阳邪,用鲜荷叶边三圈,为轻妙捷法。若风伤营,痰红,加鲜生地、元参、丝瓜络、山茶花。上焦症日久怕化燥,久则伤阴,夹风尤易化燥。则用元参、鲜生地、生芍、麦冬,入领邪外出药中。咳嗽久不能除,叶氏用川贝母三钱,炒黄色,入滋肺药中,三四剂,咳即止。

意在通阳,用上焦法,或领邪外出。通草梔子不可加入,以二味虽肺药,性趋下,用之药力不专于上浮也。下焦药,河间桂苓甘露,张子和桂苓甘露,其甘露者,二地二冬也。滑石、石膏、寒水石,质重开下也。肉桂温行寒性也。又春泽泻、五苓、四苓诸散,猪苓汤,香薷饮,苍术白虎汤,霖雳散,来复丹,胃苓汤,或霍乱,或水泻,或溡泻,或转筋,有一定不易之用法。三焦均感者,身热有汗,头痛,或带咳嗽,呕吐,胸胀满,腹痛作泻,或水泻,其势甚重,用河间三焦分消饮,为三焦均治之法。有初起作泻,泻瘕而反身热头痛者,是暑湿湿邪先化之症。当用上焦法,领暑上出。若兼中焦,稍加厚朴。否则不用,切勿误入中下药,反致淹滞。暑湿禁用大黄,即麻子仁、姜仁,切勿误入,以二味有油性滞,湿遇油滞,反令粘胶不化也。一见舌尖鲜红,为犯心包之兆,即当用犀角地黄汤,加银花、麦冬、益元、紫雪,或至宝丹截其路。如满舌皆红,或脱液,或干绉,或已昏沉,多用芳香,亦无及矣。予遇一症,用前法,再加川连、羚羊,亦不应。嗣加元明粉一钱五分始效。以芒硝味咸能破结,盖破其胸中暑热之结也。予治府幕,杭人陈春翁,年六十余,前一日在暑中行走,次日身热,大汗,昏蒙不省人事,脉弦数,舌鲜红,是暑热直中心包。用犀角地黄汤、益元、麦冬、银花、紫雪三分,两剂霍然。

治松林薛妇,年三十余,暑月手足麻木,瘰疬不能起立,立即倒,俗医谓之摇头沙,诸药不效。予诊脉弦小,名医论云:暑湿入肝则麻木。用生地、归身、阿胶、木瓜、刺蒺藜、滑

石,效。是暑湿直中肝经也。

又莲河桥马妇,八月间患伏邪久,亦手足麻木,痲疯,舌净鲜红,亦以此汤愈,是暑湿传入肝经也。又平水金妇,年三十余,壬戌九月间,在松林往诊病,由八月间,身热咳嗽,因避难不能服药。至是则痲疯,神昏,脉弦,身微热,而咳嗽尚有。予谓是暑湿由肺传心入肝,当先从肝心退出,仍归肺分则净,若可用薄荷、杏仁、桑叶等,则身可凉也。于是以生地、归身、刺蒺藜、麦冬、益元、木瓜、银花、连翘、石菖蒲数剂,痲疯除,神清,而身反大热,咳嗽,再用辛凉合领邪外出法,乃愈。

予六十九岁,七月十三日,先呕,腹响痛,大泻,泻出如痰甚多,两足麻木,拘挛不能开,所贮来复丹、霹雳散、正气丸,自觉于症不符,因记袁子才诗集患此,薛一瓢令服木瓜汤即愈,遂恣饮之,渐愈。叶论云:扶虚进参附。张石顽先生云:暑症误药,皆有救法。误服附子为难解,曾见有下咽即死者。予救叶协台,诸法不效。然治会稽明府范公之封翁,八月间转筋,用大顺散、参、附、姜、桂得效。大抵治病须辨别确切也。表之汗不易彻,彻,通也。曾见八月间患头痛如破,服各表药无效,一朝大汗,即痊愈不治。是犯仲景之戒,盖病属伏暑上焦,当用薄荷、丝瓜叶、竹叶、淡豆豉、葱头,以柴胡、羌活、葛根等杀之也。又见阴虚人,七月间,服小柴胡三四剂,大汗如浴不救。城乡医者,治暑无不以小柴胡汤,每至久缠不已,即用法,诸恙悉解。而引入少阳之贼,反寒热不去。予仍用柴胡截之,反致人诘,诘知即仲景附子泻心汤,治误下结胸。内有大黄,喻氏治酒病,仍用酒引,解铃仍用系铃人也。予治吴又轩,在嘉兴府墓,患上焦症,头痛身热,无汗,口燥,海盐康生朱案云用吴氏条辨法,辛凉微苦,字句书法均妙,而药乃甜杏、甘草、秦艽,与案不符,归家,予用叶法,应候乃解。攻之便易溇泻,盖遵河间法,至七八日自能溇泻。为湿邪自化,是得药,暑湿分开,湿从下化之候可接用通溲药,为开支河之法。予遇久患暑湿六

七十日,误攻大便,似痢非痢,用叶法即得畅解。譬如群小成聚,一见君子渐散也。过清则支冷呕恶,邪经化火,乌得不以羚角、川连清之,当中病即止,过剂则支冷呕恶洞泻为不治。予曾仿丹溪噤口痢法,以辽参入泻心汤,治呕恶,以辽参入扶脾药,救洞泻,往往无效。大抵辽参无真者耳,抑虽真,亦不治耶?至误服承气,伤脾及胃作泻,舌雪花,不食,有用参、术、炮姜得愈者。又治胡姓服承气后,大泻,舌鲜红脱液,口燥虽裂,为肾阴之伤。仿甘露法,二地、二冬、肉桂、茯苓、生米仁、滑石、石斛,泻止津回。又治富合盛。伏暑,盲医误下泻水,舌鲜红,脉弦小促,呃从少腹起,响而缓,为伤及肝肾,覆以不治。其父下跪嗑头求救,予拟胡姓得效方,适盲医又至,被留合商,彼诊毕告予,谓食未净。予曰:乌知其有食?曰:若食净身当凉,不凉故知其未净。予曰:予食饭,必有食,何以身不热?彼所病者暑湿也,非食也。养人者食也,杀人者病也,子何以不治杀人之暑湿,而治养人之食?彼不能说,以呃逆为肝气,开旋覆汤而散。呜呼!医若是,亦生人之大不幸也。然而臣门竟如市也,则为不可解之事。嗣病家又邀一医,以犀角地黄汤,下咽即死,亦一盲也。此二人若照医门法律,当入无间地狱。又八月间,治松林老幕师薛朴堂先生之孙,盲医先至,已有方,予不知也。诊脉数,舌黑燥,口渴作泻,身热有汗。予案云:此属伏暑。湿邪已化之候,而肺液胃津先涸,当增液通溲,若误作挟热下利,便非治暑湿法程。则根生地、生白芍、麦冬、生米仁、生谷芽、地骨皮、益元散、通草,朴堂并不知医,以与彼之青麟丸、薏仁、麻子仁、枳壳大异。因曰:天下医只一理,何冰炭若是,请问攻泻何意,以彼之不会立案也,彼云急下存津,缘不早攻,故致舌黑。今攻之,或可救也。又问夫子何为,予曰:予意在案,请观案可也。彼云能开方,何以不能说,予曰:子所言是《伤寒论》,此所患是暑湿症,丹溪先生云:暑湿从无大便攻泻之理。譬如刑名案,情罪轻重不等,

岂皆杀耶?传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主人择之可耳。朴堂先生以予言为长,服予方,四五剂即愈。又治西郭嘉余典内一妇,伏邪误服大黄致危,予以叶法,多日治愈。身凉能食,或食后倾囊吐出,吐后仍食,间数日又吐。予用仲景炮姜甘草汤,一剂即愈。盖炮姜三钱,炙甘草四钱,以大黄之伤其胃也。过燥则唇齿燥烈,燥药以苍术为最,厚朴、半夏次之,川连苦以燥之,燥亦甚,米仁、茯苓、滑石,虽燥不烈,上焦症易于化燥,患久须重用根生地两许,多剂救其津液,方可得汗通洩。予治三财殿朱石翁,患伏暑五六十日,不汗不凉,不食不便,用根生地两许,佐以麦冬、元参,多剂始得汗、得痞,且大解,而身凉能食。若遇阴津素亏之人,舌干光洁者,尤忌燥药。盖伏暑患在秋时,正当燥令,岂可过剂耶?又苍术本草谓其浚血,凡妇女经后,即遇水泻,万勿加用。用必液涸,虽大剂增液不可救。元参一两,生地八钱,麦冬五钱,名增液汤。凡遇风温、温热、温疫之阴虚不得便者,服三四剂大便畅解,身亦凉。若用承气反致液涸,难救。暑湿发痞者多,夹风者亦发疹,须托疹,大力子、蝉退、晚蚕沙、木防己之类。予曾于六月间遇发痲者,大便必泻,往往不治。当时不过一二人,并非沿门合境,则非瘟疫可知,至今尚未解其何故。暑症最忌指尖怕冷,其人阳气必虚,最易恶洞泻,用药不可不慎。暑湿有化胀者,当遵《内经》胀起于上焦,而甚于下焦,当先治其下焦,而后治其上焦。治上焦麻黄汤,治下焦五苓散。然予试验,当改云终始治其上焦,终始治其下焦。若用麻黄,必重用生石膏,为大青龙越婢等法。以麻黄性温,子暑未符也。此予之心得,治愈颇多。又治覆船山俞,六十外年纪,伏暑化胀,已月余,不能行走,不能食,用张子和桂苓甘露饮,二十余剂愈。又富阳医者马姓,自述在军营当差,受暑化胀年余,自服金匱肾气不效,慕名求治。予曰:《金匱》肾气治肾胀,于病不符,暑胀在下焦,当用张子和桂苓甘露饮。所谓桂苓者,古法肉桂钱五分,泡浓汁,渗入茯苓片六

钱,晒干入煎为君。每剂如是始效耳。乃揖谢曰:不差不差,合好合好而去,未知其究竟愈否。第无论何胀,切须忌口,荤油面食尤忌,咸味可毋忌,然亦不可过咸耳。又暑湿有夹疮疡者,治朱咏泉世侄,八月间患暑,而湿邪尤重,塘泻,肛门患疮。考《金鉴》云:名鹳口疽。但治其湿,疮当先愈,用生茅术、生冬术、猪苓、茯苓等,果疮先结痂,而后身凉。伏暑有两腿肿胀,浮大酸重,不便行走者,须用木防己、石膏、泽泻、炙桑皮,桑皮须自于桑根上掘取,药铺皆身上剥皮,非下焦药,故无效。又满身患暑湿烂疮,用根生地两许,羚羊、连翘、川连、地骨皮、六一散、茯苓皮、晚蚕沙、木防己、泽泻、通草、竹叶,不过十剂愈。予友某,文理绝通,医名亦有,其家中有患暑,久而未愈,邀治。诊脉合症,是上焦。予曰:治之某日必愈,是逢每五日为一候之期也。用叶法果至期解,叹以为奇。殊不知渠确遵准绳,治暑用六经法,叶案未经目也。故予集《医针》一书,各病以一专长者为主,以众说汇之,如伤寒以仲景六经法,遵柯韵伯说。诸温邪,以河间法,遵张喻吴叶论,及吴氏条辨。肝胃阳虚,遵东垣。肝胃阴虚,遵丹溪。暑湿、风湿,尊叶氏。诸疝,遵张子和《儒门事亲》书。吐血,遵缪氏《广笔记》。古人各有专长,吾辈幸生古人后,当统观而效法之。若坐井观天,曰天在是,天岂尽于是哉!惜风温、温热、温疫诸说,被人攫去。惟余吐血一篇,嗣以病止,假我数年,若得成功,再当奉正。又叶氏云:若有所夹,又须变通。予治夹经夹产,业于温邪热入血室等论及之矣。至治朱石翁郎,十余岁时,九月间患伏暑,已十四日,邀诊。脉弦大,寒热不分明,是阳尚未通,为失治。云:此症变幻,有不可言者,用开提中焦法,分离其暑湿。一剂,大流鼻衄,以鲜生地、羚羊、知母、元参、麦冬、山楂花等,两解肺分阴阳,则大泻,泻出黑如墨汁,入水则鲜血也。予曰:肺与大肠相表里,仍属肺分暑毒郁热。前法加减,复以通洩。乃胸痛呕蛔,用椒梅饮,川连多而姜甚少,呕止,睾丸缩入,少

腹作痛，囊肿，仰卧不能动，动则腰背痛不可忍，是即叶氏所谓易虚易实之体，病久属虚，以张子和治疝法，补以生地、阿胶，再进虎潜丸法。尤如药肆虎骨无真者，终成癰疽。予云：孩年癰疽，为终身累，须于长发时，以虎潜丸，合当归生姜羊肉汤，可断根。曾经治愈多多。乃正在避乱不及服，至今二十余岁，不常举发。若有真虎胫骨，多剂尚可为也。暑湿解期，以候为期，每五日为一候，非若伤寒温邪之七日为期也。如第四日有凉汗，则第五日解。第十四日有凉汗，则第十五日解。如无凉汗，又须一候矣。若治四五六十日外之暑湿，每逢第五日，或第十日解，解之先一日，必有凉汗。素有治暑薄名，伎俩不过如是，可谓纯盗虚声。

十二经所属

足太阴脾湿 手足太阳小肠，膀胱 手太阴肺
足阳明胃 为三阳 足少阴肾 足少阳胆
手少阴心君火 足手太阴脾，肺 手阳明大肠
手足少阴心，肾 为三阴 足阳明胃 足手厥阴肝，心包络 手少阳三焦

切脉

内经分配脏腑

左寸心，膻中 左关肝，胆 左尺肾，膀胱
右寸肺，胸中 右关脾，胃 右尺肾，膀胱

王叔和分配脏腑

左寸心，小肠 左关肝，胆 左尺肾，膀胱
右寸肺，大肠 右关脾，胃 右尺命门，三焦

李濒湖分配脏腑

左寸心，膻中 左关肝，胆 左尺肾，膀胱，小肠
右寸肺，胸中 右关胃，脾 右尺肾，大肠

张景岳分配脏腑

左寸心，膻中 左关肝，胆 左尺肾，膀胱，大肠
右寸肺，胸中 右关胃，脾 右尺肾，小肠

愚按：大小二肠，经无明训，其实尺里以候腹。腹者，大小肠与膀胱，俱在其中。王叔和以大小肠配于两寸，取心肺与二肠相表里之义也。李濒湖以小肠配于左尺，大肠配于右尺，上下分属之义也。张景岳以大肠宜配于左尺，取金水相从之义，小肠宜配于右尺，取火归火位之义也。俱皆有至理，当以病症相参，如大便秘，右尺宜实，今右尺反虚，左尺反实，便知金水同病也。小便热淋，左尺宜数，今左尺如常，而右尺反数者，便知相火炽盛也。或两尺如常，而脉应两寸者，便知心移热于小肠，肺移热于大肠也。一家之说，俱不可泥。况右肾属火，即云命门，亦何不可，三焦鼎峙两肾之间，以应地运之右转，即借诊于右尺，亦何不可乎？

《张氏温暑医旨》终

瘟疫明辨

〔清〕戴天章 輯撰

《瘟疫明辨》提要

《上元县志》云：戴天章字麟郊，邑庠生，少师林青雷习举子业，好学强记，所读史能通部逆背，如瓶泻水状。谓时文干禄，不足为研求有用之学，自天文地理射弋，以及书画琴弈之类，无不探微极要。尤精医理，博览深思，活人无算云云。吴又可贯通古今，融以心得，著时行瘟疫一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矣。先生目击心伤，取吴子之原本，或增订，或删改，意在辨瘟疫之通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症之始。故卷一，辨气、辨色、辨脉、辨舌、辨神、辨时疫与风寒异气、时疫与风寒异受、辨传经、辨兼症，如兼寒、兼风、兼暑、兼疟、兼痢，辨夹症，如夹痰水、夹食、夹郁、夹血、夹脾虚、夹肾虚、夹亡血、夹疝、夹心胃痛、夹哮喘；其卷二，列表证症候三十二条；卷三，列里证症候四十一条；其卷四，列治法，分汗、下、清、和、补五法，及四损、四不足、三复、辨似等诊疗诸法，再辨遗症，属病后不表里症，如发肿、发颐、发疮、发痿、索泽、发蒸、妇人妊娠，皆当分别治之；卷末，诸方八十四道，以备各症之应用。本书戴氏存存书屋原名《广瘟疫论》，歙县郑奠一改名《瘟疫明辨》四卷。书虽易名，而原文并无改窜。厥后陵九芝又改名《广温热论》，将本书瘟疫二字，改易温热，原文即有增删。是书辨论精确，又经炳章慎蜜重校，增以眉评，关于瘟疫温热治疗之道，可谓详尽之至。

原 序

瘟疫一症,历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龙汤、阳旦汤、越婢汤、黄芩汤、白虎汤、大小柴胡汤、三承气汤、麻黄升麻汤诸条。列瘟疫之见症,为汗法、下法、和法、双解法,轻重深浅,纤毫备具。特散见于诸经条中,而未尝直指其名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书本伤寒立论,而互为区别之书,非专论瘟疫之书。且上古文辞简易,详于辨症,而不详于立名。欲人从症上细辨,则不必名上区别,而自无混治之失。嗣是而后,河间有宣明五气论,则论瘟疫较详,立法更备。如桂苓甘露饮、黄连解毒汤、三已效方、凉膈散、人参石膏汤、双解散,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东垣,大羌活汤、九味羌活汤,立方更备,而亦无专书,无特名。至吴又可先生,贯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时行瘟疫一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矣。顾其书具在,而时贤有未见,而不用其法。或虽见其书,而不能信者无怪矣。有口诵其书,啧啧称道,而对症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则曰此时症也,而手则仍用伤寒之方,拘伤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症之法耳。愚目击心伤,不揣固陋,而取吴子之原本,或注释,或增订,或删改,意在辨瘟疫之通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症之始。故首增辨气、辨色、辨脉、辨舌、辨神诸论于开卷,使阅者一见了然。则吴子之书,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横夭者少,生全者多。诚斯世斯民之幸也。

戴麟郊北山序

重 刻 序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邃医学。所论著伤寒杂病诸书，及《咳注论》、《疟论》、《广瘟疫论》，凡十数种。皆先世父雪村先生，行楷细字录藏于家。近日书坊有刻本《瘟疫明辨》四卷，祖启购阅之，即先大父存存书屋《广瘟疫论》也。虽易其名，幸未改窜其文。不知何人误刻为歙人郑某之书。在先大父固不争此，而子孙见之，不容不正也。因出存存书屋本校而刻之，以纠讹传。广先德，因叹伤寒一书，注者百家。至程郊倩，实为独辟鸿蒙，后有慈溪柯音伯论翼出，而伤寒一书，叹观止矣。瘟疫一证，古无成书。至吴又可，实为独辟鸿蒙，更有先大父此书出，而瘟疫之书，叹观止矣。事固有更阅数十年而后得所折衷者，此类是也。代生名贤，民何幸与。

乾隆四十有三年秋七月孙祖启谨识

上元县志

戴天章,字麟郊。邑痒生。少师林青雷,习举子业,好学强记,所读经史,能通部逆背,如瓶污水状。谓时文干禄,不足为研求有用之学,自天文地理射弋,以及书画琴弈之类,无不探微极要。尤精医理,博览深思,活人无算。谢之金,挥不受。四方淹雅名流至,必下榻请教,性乐推解。友朋中或来就食,更赠余资归而举火,课诸子督以勤苦力学。晚号北山,学者称北山先生。长子瀚,字巨川,雍正元年癸卯一甲第二名进士。恭遇覃恩,敕赠文林郎翰林院编修,例赠中宪大夫。乾隆辛卯,孙翼子官御史,再遇覃恩,敕赠朝议大夫,如其官。

《瘟疫明辨》目录

卷一

一辨气	(145)
二辨色	(145)
三辨舌	(145)
四辨神	(145)
五辨脉	(145)
辨时行疫疔与风寒异气	(146)
辨时行疫疔与风寒异受	(146)
辨传经	(146)
兼寒	(147)
兼风	(147)
兼暑	(147)
兼疟	(148)
兼痢	(148)
夹痰水	(149)
夹食	(149)
夹郁	(149)
夹血	(150)
夹脾虚	(150)
夹肾虚	(150)
夹亡血	(151)
夹疔	(151)
夹心胃痛	(151)
夹哮喘	(151)

卷二 表症

发热	(152)
恶寒	(153)
寒热往来	(154)
头痛	(154)
头眩	(155)
头胀	(155)
头重	(155)
目胀	(155)
项强酸	(155)

背痛酸	(155)
腰痛酸	(155)
膝痛酸	(156)
胫腿痛酸	(156)
足痛	(156)
肩臂痛酸	(156)
腕痛	(156)
周身骨节酸痛	(156)
身重	(157)
自汗	(157)
盗汗	(157)
战汗	(157)
狂汗	(158)
头肿	(158)
面肿	(158)
颈项肿	(158)
耳旁肿	(158)
胸红肿	(158)
周身红肿	(158)
发黄	(159)
发疹	(159)
发斑	(159)

卷三 里症

烦躁	(160)
呕	(160)
咳	(161)
渴	(161)
口苦	(162)
口甘	(162)
唇燥	(162)
齿燥	(162)
鼻孔干	(162)
耳聋	(162)
鼻如烟煤	(163)

鼻孔扇张	(163)
咽干	(163)
咽痛	(163)
舌燥	(163)
舌强附舌痿	(163)
舌卷短	(164)
胸满痛	(164)
胁满痛	(164)
腹满痛	(165)
少腹满痛	(165)
自利	(165)
便血	(166)
便脓血	(166)
大便闭	(166)
小便不利	(167)
小便黄赤黑	(167)
小便多	(167)
遗尿	(167)
囊缩	(168)
多言	(168)
谵语	(168)
狂	(168)
善忘	(168)
沉昏	(169)
循衣摸床撮空	(169)
多睡	(169)
身冷	(169)
呃逆	(170)
吐蛔	(170)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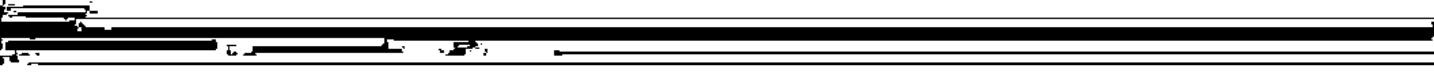
汗法	(171)
下法	(171)
清法	(172)
和法	(172)
补法	(173)
四损	(173)
四不足	(174)
三复	(174)
辨似	(174)

遗症属病后不表里症	(175)
发肿	(175)
发颐	(176)
发疮	(176)
发痄	(176)
索泽	(176)
发蒸	(176)
妇人	(176)
妊娠	(176)
小儿	(177)

卷末

诸方目	(178)
大青龙汤	(178)
六神通解散	(178)
九味羌活汤	(178)
藜蘼汤	(178)
大羌活汤	(178)
人参败毒散	(178)
吴氏达原饮	(178)
小柴胡汤	(178)
炙甘草汤	(178)
柴胡四物汤	(178)
参胡三白汤	(178)
清脾饮	(178)
大承气汤	(178)
小承气汤	(178)
调胃承气汤	(179)
人参白虎汤	(179)
黄龙汤	(179)
六味地黄汤	(179)
生脉散	(179)
四物汤	(179)
越婢汤	(179)
阳旦汤	(179)
黄芩汤	(179)
栀子豉汤	(179)
黄连解毒汤	(179)
小陷胸汤	(179)
导赤泻心汤	(179)

猪苓汤·····	(179)	理中汤·····	(180)
天水散益元散·····	(179)	十枣汤·····	(180)
柴葛解肌汤·····	(179)	二陈汤·····	(180)
吴氏三消饮·····	(179)	白虎汤·····	(180)
六君子汤·····	(179)	白虎加苍术汤·····	(181)
归脾汤·····	(179)	白虎举斑汤·····	(181)
清燥汤·····	(179)	大陷胸汤·····	(181)
大柴胡汤·····	(179)	大陷胸圆·····	(181)
吴氏清燥养荣汤·····	(179)	抵当汤·····	(181)
补中益气汤·····	(180)	八珍汤·····	(181)
三黄石膏汤·····	(180)	葛根芩连汤·····	(181)
防风通圣散·····	(180)	麻仁丸·····	(181)
逍遥散·····	(180)	天王补心丹·····	(181)
瓜蒂散·····	(180)	荆防败毒散·····	(181)
葛根葱白汤·····	(180)	仓廩汤·····	(181)
平胃散·····	(180)	四君子汤·····	(181)
吴氏承气养荣汤·····	(180)	异功散·····	(181)
凉膈散·····	(180)	附子汤·····	(181)
四苓散·····	(180)	吴氏安神养血汤·····	(181)
桃仁承气汤·····	(180)	建中汤·····	(181)
茵陈蒿汤·····	(180)	普济消毒饮·····	(181)
吴氏举斑汤·····	(180)	吴氏楼贝养荣汤·····	(181)
犀角地黄汤·····	(180)	吴氏柴胡养荣汤·····	(181)
三黄泻心汤·····	(180)	吴氏柴胡清燥汤·····	(181)
藿香正气散·····	(180)	吴氏人参养荣汤·····	(182)
橘皮半夏汤·····	(180)	吴氏参附养荣汤·····	(182)
竹叶石膏汤·····	(180)	犀角大青汤·····	(182)
大半夏汤·····	(180)	柴葛五苓散·····	(182)



瘟疫明辨 卷一

清 上元 戴天章 麟郊辑撰
鄞县 曹赤电 炳章眉评

一 辨气

风寒，气从外收敛入内。病无臭气触人，间有作臭气者，必待数日转阳明腑症之时，亦只作腐气，不作尸气。瘟疫气从中蒸达于外，病即有臭气触人，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且专作尸气，不作腐气。以人身脏腑气血津液，得生气则香，得败气则臭。瘟疫，败气也。人受之，自脏腑蒸出于肌表，气血津液，逢蒸而败，因败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远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气，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肾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杂气，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触入不可名状，非鼻官精者，不能辨之。试察厕间粪气，与凶地尸气，自判然矣。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为瘟疫，而非伤寒，则凡于头痛发热诸表症，不得误用辛温发散。于诸里症，当清当下者，亦不得迟回瞻顾矣。

二 辨色

风寒，主收敛。敛则急，面色多绷急而光洁。瘟疫，主蒸散。散则缓，面色多松缓而垢晦。入受蒸气，则津液上溢于面，头目之间多垢滞，或如油腻，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一见此色，虽头痛发热，不宜轻用辛热发散。一见舌黄烦渴诸里症，即宜攻下，不可拘于下不厌迟之说。

三 辨舌

风寒在表，舌多无苔。即有白苔，亦薄而滑，渐传入里，方由白而黄，由黄而燥，由燥而黑。瘟疫一见头痛发热，舌上即有白苔，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黄，或粗如积粉。若传经入胃，则兼二三色。又有白苔即燥与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苔颇类风寒，以兼湿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时舌苔白厚，异于伤寒。能辨于在表时，不用辛温发散，入里时而用清凉攻下，斯得矣。眉批：入里类风寒，在表异于伤寒。

四 辨神

风寒之邪伤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头痛作寒热之类，皆自知之。至传里入胃，始神昏谵语。缘风寒为天地正气，人气与之乖忤而后成邪，故其气不昏人神情也。瘟疫初起，令人神情异常，而不知所苦。大概躁者居多，或如痴如醉，扰乱惊悸，及问其何所苦，则不自知。即间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梦寐不安，闭目即有所见，有所见，即谵妄之根。缘瘟疫为天地邪气，中人人病，中物物伤，故其气专昏人神情也。

五 辨脉

瘟疫之脉，传变后与风寒颇同，初起时与风寒迥别。风寒从皮毛而入，一二日脉多浮，

或兼紧兼缓兼洪而皆浮,迨传入里,始不见浮脉,其至数亦清楚而不模糊。瘟疫从中道而变,自里出表,一二日脉多沉,迨自里出表,脉始不沉,乃不浮不沉而数,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数则模糊而不清楚。其初起脉沉迟,勿作阴寒断。眉批:传表脉始浮,兼风寒脉亦兼浮。时疫与风寒之脉,辨浮与不浮又模糊不清,视症之区别紧要处。沉者邪在里也,迟者邪在阴分也,脉象同于阴寒,而气色舌苔神情,依前诸法辨之。察脉之后,再以此辨之,便不误矣。自不同于阴寒,或数而无力,亦勿作虚视,缘热蒸气散,脉不能鼓指,但当解热,不宜补气。受病之因有不同,故同脉而异断也。

辨时行疫疔与风寒异气

风主疏泄,寒主凝泣,二气虽有不同,然皆冷而不热,其中入也,郁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均宜温散,麻黄汤、桂枝汤、芍药、十神、神术等方,皆散寒之剂,非解热之剂。时行之气,属湿温二气合成,热而不冷,其中人也,立蒸而腐败,方其初传在表,即宜凉解,大青龙汤、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汤、葳蕤汤、大羌活汤、人参败毒散,皆解热之剂,非散寒之剂也。以解热之剂治风寒,轻则寒中呕利,重则厥逆亡阳。以散寒之剂治瘟疫,轻则蛆渴谵妄,重则枯竭亡阴。此气之不可不辨也。眉批:《石室秘录》治外感初起,方用柴胡、荆芥、法半夏、黄芩、甘草各一钱,则邪散身凉,以谓所以用芩者,使邪不得挟火以作殃。盖诸温散药中,稍佐寒凉之味,面面俱到,亦犹桂枝汤中用芍药。又凡病外感以其体属稚阳,于温散中亦宜稍佐寒凉之味。又柴胡人第知为少阳药,而不知亦为肺经药也。故外感药多有用之者,傅氏之方多采秘录中也。

辨时行疫疔与风寒异受

风寒从表入里,自皮毛而肌肉,而筋脉,而胸膈,而肠胃,一层渐深一层,不能越此而入彼。故汗不厌早,下不厌迟,为和为解,浅深毫不可紊。以其气皆属冷,一层收敛入一层,

必待寒化为热,邪敛入内,方可攻下凉解。眉批:风寒化热之迅速,当视其人之气,体热重之人,少受外感即易化热,入手之治当兼顾及之,不可以其风寒而一味温散也。否则邪未入里,预用攻利凉解,虚其里气,反引表邪内陷,而成结胸痞利诸险证也。时症从口鼻而入,先中中焦,后变九传。其传自里出表,虽出表,而里未必全无邪留,经过之半表,未必全无邪干,故上不厌早,汗不厌迟。为和为解,浅深必不可拘。以其气皆属热,热能作蒸,不必郁变,而此蒸即带彼热,当其未出表时,强欲温表,在始则引毒热成燎原之势,为斑蛆狂喘诸凶,在末则伤真阴,为枯槁沉昏厥逆诸危也。眉批:凡物郁则生热,所谓郁变,即谓郁而变热极,言时疫不待郁而本热。

辨 传 经

温疫传经,与风寒不同。风寒从表入里,故必从太阳而阳明,而少阳,而入胃。若温疫则邪从中道而出表入里,惟视人何经本气之强弱为传变。故吴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有但表不里者,有但里不表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二句,吴又可本,作有表里偏胜者,一句。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此为九传。愚按所谓表者,发热恶寒,头痛头眩,项强背痛,腰疼,腿膝足胫酸痛,自汗无汗,及头肿而肿,耳目赤肿,项肿,发斑发疹,皆是。所谓里者,渴呕胸满,腹满腹痛,胁满胁痛,大便不通,大便泄泻,小便黄赤涩痛,及烦躁谵妄,沉昏舌燥,舌卷舌强,口咽赤烂皆是。在风寒从表入里,里症必待渐次闭郁而成,故见表证,不必兼见里症。且入里之后,表多自解,故见表证之后,不必复见表证。若温疫本从中道而出表,故见表证时,未有不兼一二里症者,且未有不兼见一二半表里之少阳证者。仲景所云:阳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

尿，皆指瘟疫言，非指风寒言也。且瘟疫属蒸气，出表入里，原自不常，有入里下之，而余邪不尽，仍可出表者。尝见谵妄沉昏之后，病愈数日，复见头疼发热，复从汗解者，此所谓表而再表，风寒必无是也。更有下证全具，用承气汤后，里气通而表亦达，头痛发热得汗而解，移时复见舌黑胸满，腹痛谵妄，仍待大下而后愈者，此所谓里而再里，风寒必无是也。若夫表里分传之症，风寒十无一二，疫症十有六七，但据传经之专杂以辨之。一经专见一经证者，多风寒；一经杂见二三经证者，多疫症。日久渐转属者多风寒；一日骤传一二经，或二三经者，多疫症。则虽病有变态，而风寒不混于疫症，疫症不混于风寒，施治自无讹误矣。眉批：此皆疫症与风寒不同处，治病审症全在此等处，留神体察也。

至若辨气、辨色、辨舌、辨神，俱已清楚，而投之以治疫之药，复有不效者，则以时疫有独发，有兼夹他症之故。是以辨时疫异于他症矣。至挟他症者，则此人时疫与彼人时疫，又有不同，尤当细辨。其兼症凡五种，夹症凡十种，详列于后。

兼 寒

其一有兼寒者，初起一二日，头痛发热，身痛恶寒，诸表症，悉与时疫同。而以脉辨则不同，时疫多软，散而不浮，兼寒则多浮数、浮弦、浮大，甚至有浮紧者。再以症辨，亦微有不同，时疫多汗，兼寒则无汗为异。亦异于单受寒者，单受寒，无烦躁、口苦、口臭症，时疫兼寒，必有烦躁、口苦、口臭证也。眉批：先辨脉，次辨症有汗无汗之分，又辨症虽兼寒仍有烦躁口苦臭，此疫之为患，所以异于纯风寒也。一遇此等，更当辨其受寒与时疫孰轻孰重，疫重寒轻者，烦躁症多，无汗恶寒症少，则当以败毒散加知母、石膏，或达原饮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尤捷。寒重疫轻者，恶寒无汗症必甚，烦躁必轻，则只用败毒散。眉批：又辨疫与寒之轻重 其寒束于

外，无汗恶寒既甚，症郁于内，烦躁更甚者，冬月大青龙汤，可借用。余月九味羌活汤最为的当。此症若治寒遗疫，必有斑黄狂衄之变，治疫遗寒，复有厥逆呕利胸腹痞满之忧，驯至沉困者不少，不可不知。然此皆为初起一二日言也，若日久则邪疫勃发，表寒不能自存，而变为热，则惟以治疫之法治之而已。眉批：方定应用之药。大凡内热较重之人，感受风寒易于化热，寒凝之体则化热较难，此又当兼视其体气，未可执一而论，致胶柱鼓瑟总之化热，则有热象可凭，临证贵于精审。

兼 风

其一有兼风者，初起一二日，表症与时疫悉同，惟鼻塞鼻鸣，嚏喷咳嗽，与时疫略异。脉亦多浮，而与时疫之不浮不沉而数者微异。治法不大相远，即于时疫诸方中加荆、防，咳加前胡、杏仁、苏子而已。大抵时疫兼寒，能令病势增重，兼风反令病势易解。以寒主凝泣，则疫邪内郁，郁一分，病势增痼一分，风主游扬，则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势解散一分。眉批：按此而论，兼风易治，兼寒难治，此实至理。所以俗有医者意也之譬，喻万事不外乎情与理，苟能透彻其理，则辨别自精。

兼 暑

时疫兼寒兼风，四时皆有，至若兼暑一症，惟长夏有之。初起一二日，与时疫无异，只胸满呕利为异，而脉则兼弦细扎迟，不似时疫不浮不沉而数。治法于时疫诸方中，微减发表之味，如用羌即不用独，用柴即不用前。盖时疫多汗，暑症更多汗，两邪逼出表汗，则表必虚，故发表之味，不可重复也。眉批：汗多不独伤阴，更虑亡阳，故用表药当有分寸，此用清凉寒润药当留神者。寒润之药尤宜减，清热之味亦宜减，以邪从表出，郁热必轻，过用清凉，恐致寒中，而增呕胀泄利。况表气太泄，里气必虚，易犯厥脱之症，故清凉寒润，不可太多也。最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木通为上，滑石次之，猪苓、赤茯苓、泽泻又次之。盖分利则暑与疫皆从清道而

出,邪有去路,正不必徒以寒凉逆折取效也。间有表见身痛,宜用香薷,里见腹满,宜用苍术者。再时疫兼暑,则病势反缓,以疫中温气属亢阳,暑为阳中之阴,阳得阴则解,虽不能尽解,然得一分阴气,则和一分亢阳,每见时疫兼暑,其谵妄舌燥诸证反缓者,职此故也。眉批:似兼风兼寒兼暑三兼中,惟兼寒较重,暑次之,风又次之。

兼 症

时疫有似症,有转症,有兼症之不同,用药亦有微异。似症者,寒热往来,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时无定也,时疫初起多有之。转症者,时疫谵妄烦渴大剧之后,已经大汗大下,仍有余邪不解,复作寒热,转成疟象也,时疫末路多有之。眉批:似症在于初起,转症在于邪退未净之际。兼症之症,乃寒暑时疫合病也,其症寒热有常期,疟症全具,但热多寒少,且多燥渴扰乱,热势迅速,神情昏愤,秽气触人为异,秋令多有之。眉批:兼症实在邪盛之时。时疫所以似症者,因邪气盘错于募原,欲出表而不能透达,欲陷里而未得空隙,故见半表半里之少阳症也。治法宜达原饮,加柴胡为主。时疫所以转症者,因汗下后,邪气已衰,正气来复,邪正相争,故在先阳气独亢,有热无寒者,今则以阴液渐回,而寒热相争矣。在先邪气乘纲,昼夜燥热无休止时者,今则邪气渐退,正气渐复,而寒热发作有时矣。治法以养正为主,祛邪佐之,小柴胡汤、炙甘草汤、柴胡四物汤、参胡三白汤,量余邪之盛衰,视阴阳之盈亏,酌而用之。至若兼症之症,最为难治。吴又可曰:疟疾二三发,或七八发后,忽然昼夜烦热,发渴不恶寒,舌上苔刺,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症渐具,此时疫症见,疟疾隐也。以疫症方药治之则生,疟疾方药治之则剧,治之如法。脉静身凉,每日或间日,寒热复作有常期者,时疫解而疟邪未尽也,仍以疟法治之。愚按:时疫与疟病,不甚相远,疫乃湿温二气合病,疟乃

风寒暑湿四气合病,其邪气之杂而不纯相类。疟邪横连募原,时疫亦发于募原,其受邪之处相类,但时疫之温气发,则为亢阳,故宜下宜清之症多。疟之暑气停,则为郁滞,故宜宣利之症多耳。所以时疫初起,方用达原饮,与疟之主方用清脾饮,药品亦多相类,至其传变,则缓急轻重,迥乎不同也。善悟者,于此处细参,思过半矣。眉批:少阳为三阳之枢,少阴为三阴之枢,似疟一症,既似疟似乎在少阳,故此处以少阳为言。殊不知少阳有寒热,少阴亦有时而热而不热类乎疟者,则当用少阴药治之。如龟板、牡蛎、阿胶等阴药治之,则热退病愈。若一用少阳之柴胡,即误人不浅矣。此高子波兄之指教,故笔于书端,以备参考而免贻害。此疫与疟当分别施治之,法皆度人之金针。

兼 痢

时疫本多自利症,表症初起,即每日解数次稀臭水者,是也。详见后自利条下,更有春夏之交,得时疫即兼下利红白,而里急后重者,名为疫痢。初起慎不可从痢治。盖痢属里证,今兼疫邪之发热头痛,为表里俱病,先用治疫之法解其表,表解而里自和,其痢多有不治自愈者。若用治痢之法,先清其里,里气虚而表邪陷,轻者增其烦躁沉困,重者遂至呕逆昏愤而危矣。眉批:痢症有表邪者,表一日未解,痢一日不能止,本应先解表而后方可专治痢。若一味治痢,而不解表,每有因而致陷者。读喻嘉言医书当自知之。所以古人于疫痢初起,专主仓廩汤,其方乃人参败毒散,一意解表,但加陈仓米,以和中养脾胃,俟表证解后,里热症具,方可议清议下,不但香连、芍药、承气之类宜缓,即淡渗分利之剂,亦宜缓投于表症未解之先也。若太阳症不见,而微见少阳阳明症者,则柴葛五苓散,不妨借用。痢症夹表,不可清里,不特时疫兼症为然,凡一切痢症微兼身热,即宜慎用苦寒淡渗,用之若早,必增呕逆,此历验不爽者。眉批:此皆指示迷途,阅书总当于此等处留神,临症方能区别也。疫症兼利,其热势反多缓,亦由痢为暑气,阳中之阴,能和亢阳,且郁蒸之热,有所疏泄故也。若

疫毒太甚，骤发即下纯红纯紫恶血，或兼见舌烦谵妄诸恶症者，黄连、大黄，又在急用，不可拘此论矣。眉批：此则应下之症，较故当从要为先，与伤寒之下利清谷，应先救里为急。用意相同，所谓先其所急。

以上五条，其辨明所以为瘟疫兼症，固已不憚逐类详审。然总以前所备具气、色、舌、神、脉五辨为主。五者之中，必有一二确据，方于疫门求治，否则各按各门施治可也。若混以时疫治之，为害甚矣。

夹痰水

饮入于胃，经蒸变而稠浊者为痰，未经蒸变而清稀者为水，痰与水，一物也。痰能作热，水能作冷，时疫属热症，故夹痰者，更增其热。脉症治法，无甚参差，但于治疫药中，加瓜蒌、贝母，甚则加牛黄。夹水者，脉症往往相悖，治法则有不同，不可不细辨也。时疫之脉必数，而夹水在胸膈，其脉多缓，甚则迟弦，此脉夹水之辨也。时疫之舌，一经传里，即转黄转燥转黑。眉批：疫转里，舌苔必黄、燥、黑等色，夹水必有白润之苔，或全苔皆白润，或黄黑燥苔之间，兼有白润之苔，或半边或半截。若有水在胸膈，则烦躁谵妄沉昏诸症备具，而舌色白润，间有转黄黑者，亦必仍有白苔，或满舌黄黑，半边夹一二条白色，或舌尖舌本俱黄，中夹一段白色，此舌夹水之辨也。眉批：初辨脉，再辨舌，再辨症，然后分言治法及用药之法。时疫胸满，心下硬痛，手不可按，一有水在胸膈，心下虽满痛，按之则软，略加揉按，则漉漉有声，此症夹水之辨也。眉批：疫症夹水先审定气、色、神、舌等五种，为疫察脉则缓，视舌则苔或白润，或黄黑，色中仍兼夹白色，胸满不拒按，痛且揉之，有水声，照此分别辨明，似无错误而用，又如其法不难收效矣。时疫见夹水脉症，虽有表，不宜纯用辛凉发散，纯用辛凉，则表必不解，而转见沉困。有里症不可遽用苦寒，早用苦寒，必转加昏愤。此水气郁遏热邪，阳气受困，宜于发表清里药中，加辛燥利气利水之品以祛水气，迨水气去，郁遏发，然后议攻议凉，则无不效者矣。燥湿则半

夏、苍术；利水则木通、苓、泽；利气则莱菔、草果、木香；甚至有须用大戟、芫花者。在时疫虽属热邪，往往有投三承气、黄芩、白虎而不效，偶用温暖药收功者。遂相讼清热之非，不知热邪乃其本气，夹杂乃其间气也。

夹食

时疫夹食者最多，而有食填膈上，食入肠胃之不同。入肠胃，则为阳明诸热症，治法备于三承气汤。惟食填胸膈，往往有脉沉手足冷者，误认三阴，投以温剂，亦无一毫热渴发见，但烦躁倍增，甚则一二日即死。盖胸中乃阴阳升降之路，食填之，则气闭，气闭则热郁于下，而无所疏泄，误温则热愈郁，热郁于内，故外无发热症，热郁于下，故上无口渴症。疫热以出表为轻，入里为重，在浅为轻，入深为重。此症一温，则逼邪入里入深，以致速死而无热症也。人至死尚不知误治之害，可惨已极。如气、色、神、舌、脉，辨得为疫症矣，而遇脉沉手足冷，即当细询其胸膈，若痞塞闷满，即是夹食。再辨其舌苔白厚，而微兼淡黄，益为食填膈上之明验。于治疫药中，加枳、桔、青皮、莱菔、曲蘖，甚则用吐法以宣之，使膈开而阳气宣达，然后热症自见，当解表，当清里，自无误治矣。眉批：当视夹杂之重轻，以定用药寒温之适宜，本未可执一而论也。同一夹食，有胸膈肠胃之不同，生死关头不可不慎。夹食之手足冷，系脉沉，与夹肾虚之手足冷不同，盖肾虚必脉现虚象，此为审症至要之法。胸膈痞塞闷满即是夹食，舌又苔厚，胸有停滯之物益足证之。

夹郁

时疫夹气郁者，初起疫症悉同，而多脉沉，手足冷，呕逆胸满，颇类夹食。但夹食为有物，为实邪，舌苔厚白而微黄，胸膈满痛，不可按，而亦不移。眉批：夹食夹郁所差在于苔之黄与白，厚与薄之分。在胸但闷满，一则串动，一但满闷痞塞，盖食则停滯不动，气虽郁而不能不串扰也，所谓几希之辨，医可不细心体察哉。夹气为无物，为虚邪，舌苔白薄，胸

膈满痛串动而可按，肩批：夹食则痛不可按，而非濡脉，沉而非芤或涩，所辨虽只此，然一系痛在胸又手足冷。宜先宣通其郁，然后解表清里，自无不效。若不舒郁，而徒发表，则里气不能外达，而难于彻汗，遂用清下，则上气不宣，多致痞逆。惟于解表药中，如苏梗、木香、大腹皮、香附等类，以宣其气，则表易解。于清里药中，加川贝母以舒其郁，则里易和。贝母为舒郁要药，但力性缓，必用至五钱一两，方能奏效。肩批：此传变散下时疫，与风寒迥异之处。

夹 血

时疫传里之后，畜血最多，治从攻里，兹不具论。惟本有内伤停瘀，复感时疫，于初起一二日，疫之表症悉具，而脉或芤或涩，颇类阳症阴脉。但须细询其胸腹肋肋四肢，有痛不可按而濡者，即为畜血确验。其芤涩非阳症见阴脉，乃表症见里脉也。治法必兼消瘀，红花、桃仁、归尾、赤芍、元胡之类，量加一二味，表邪方易解，涩芤之脉方易起，若误认芤涩为阴脉，而投温剂，轻者变剧，重者危矣。

夹 脾 虚

时疫较之风寒，本为难治，以风寒传变有次序，时疫传变无常经；风寒表邪，一发即散，时疫散而复集，且往往复之再三；风寒传里症，一攻即和，时疫攻而复合，有下之一二十次者，此时疫之难治也。而脾虚者更为难治，盖时疫必得汗下而后解，脾虚者，表不能作汗，里不任及下。或得汗矣，而气随汗脱；得下矣，而气从下脱。治此等症，汗勿强汗，发表必兼养正，人参败毒散是也。肩批：此脾虚之一征，此虚虚治法之异。下勿轻下，攻里必兼固气生津液，黄龙汤是也。其外症无大分别，惟脉不任寻按。然邪有进退，当其邪进方张之时，脉亦有寻按有力者，不可泥也，必合气色神情脉证以细参。如而色痿黄，神情倦怠，气息微促，及心

悸耳鸣，皆脾虚中气不振之象，更须通体合参。肩批：脾虚之脉，然又不可竟持，仍须参之于气色神情，加之以面色、气息、心悸、耳鸣种种之脾虚现象。如通体皆见有余实象，而独见一二虚象，则虚象反为吃紧。通体见虚象，而独见一二实证，则实证又为吃紧。总须权衡标本。凡证之属表，属上焦，属六腑者，皆为标。证之属里，属中焦，下焦，属五脏，皆为本。若实证居标，虚证居本，则虚证为重。虚证居标，实证居本，则实证为重。到此虚实关头，必着意参详，庶几无失。肩批：此论标本，必当审于顾本为要，虚实标本总以顾本为先。

夹 肾 虚

时疫夹脾虚者，为难治矣，夹肾虚者更难。时疫属热症，肾气虚则手足冷。肩批：手足冷之外，犹须参观眩暈惊悸、腰膝痿软，此皆肾虚见证，有一于此，即足以知肾虚，缘停食亦手足冷也。时疫属实邪，肾气虚则昏晕惊悸，腰膝痿软。肾虚之中，又有阴虚阳虚之分，时疫必待汗下清而后解，阳虚者一经汗下清，则脱绝之症随见。阴虚者，一经汗下，则枯竭之症随见。肩批：阳虚汗下防脱绝，阴虚汗下防枯竭。必须时时谛察。凡在表时，见腰痛异常，小便频数，膝胫冷软，其人平日非有淋浊阳痿，即系遗泄好内，须询明。于通表药中，加入人参、白芍，阳虚兼杜仲，阴虚兼知母，以照顾肾气。免后来意外之变，若入里当下，必以陶氏黄龙汤为主。当清必以人参白虎汤为主。或屡清屡下，而热更甚，舌上燥而无苔，或有黑苔，愈清而愈长，或有燥苔，愈下而愈燥，此皆肾虚之证。察其阳明，无实邪可据，当从肾虚，治以六味地黄汤，易生地，加知柏。王太仆所谓寒之不寒，责以无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或仍不应，则合生脉散以滋水之上源，或用四物汤流通经络，似此热势燎原，非杯水所能救，必大作汤液。药味必以两计，汤液必以斗计，乃有济耳。见几早，十救二三，涸竭已见，十难救一。或更兼脾胃败症，如呕呃哕利之类，汤药不下，百难救一矣。肩批：手足冷有三证皆然，一肾虚、二夹食、三夹郁，然除手足冷之

外,所以辨肾虚、夹食、夹郁,仍各有见证最宜留意区别。

眉批:以上皆治法及兼顾法又一法。

夹 亡 血

疫症亡血有三,其一,未病之先,素亡血而阴虚,一受疫,则邪热乘虚煎熬,亡阴最易,解表清里,用药必步步照顾荣血。如九味羌活汤之用生地,人参败毒散之用人参是也。其二、当受病之时,忽然吐衄,女子崩漏,其至血晕昏厥,势甚危急,亦疫症常有也。病家但知血之可骇,往往不知受疫,医家亦忽其客邪,惟汲汲于止血,清凉滋补,多至危殆,不知血由疫逼,惟当治疫,疫邪解而血自止。此症不遽见于疫在表时,而见于发热数日之后,人犹易知,惟疫郁于阴经,而暴见此症者难识。以其症外无头痛发热之可据耳,但见微恶寒而大作呕,急当视其气、色、神、脉、舌苔,若舌有白苔,气色有一二疫象,即是疫毒无疑,以达原饮为主。呕加藿香,胀加青皮,但治疫毒,血症自己。若脱血太甚,而气欲绝者,加人参以固中气,俟疫症传变归经,然后按经治之。此疫症兼血之最危者。其三、疫邪大张之后,烦热燥渴之余,而见亡血证,则又瘟疫常态,详后血症各条。

夹 疝

疫邪夹疝,其肾囊少腹引痛,全是疝症。当照辨气、色、神、脉、舌苔法辨之。一有疫邪,不必治疝,但治疫而疝自消。若依常治疝法,用吴萸、桂、附、茴香诸燥品,轻者变为囊痈,重者呃逆、啰、厥、沉昏而莫救矣。眉批:治法戒法兼示之矣。

夹 心 胃 痛

时疫有兼心胃痛者,于其痛时,察其气、

色、神、脉、舌苔,若有一于时疫,但治时疫,虽平时因寒而发,此则惟治其热,盖以疫邪客于募原,传于太阴,而发心胃痛之痼疾。于达原饮中,加木香、苍术,以开道郁疫,使其透发于表,而痛自己。若误认平常心胃痛,用桂、附、姜、萸,必致危殆。眉批:此条治法兼戒与上条同。

夹 哮 喘

哮喘,乃肺家素有痰火,一受疫邪,其湿热之气,从其类而入肺,发其哮喘,遇此当察其气、色、神、脉、舌苔,有疫但治疫,其哮喘自除,于治疫药中,加贝母、瓜蒌、淡豉、桑皮,疫邪哮喘并解,法更精密。眉批:此条于专治法中,又略兼微顾之意。

以上诸条,凡言兼者,疫邪兼他邪,二邪自外入者也。凡言夹者,疫邪夹内病,内外夹发者也。二邪兼发,以疫为重,他邪为轻,故略兼治他邪而病即解。二邪夹发,如夹水食血气痰等实邪,则以夹邪为先,疫邪为后。盖清其夹邪,而疫毒始得透达,透达方能传变,传变方能解利也。如夹脾虚肾虚亡血诸虚症,则以治邪为主,养正为辅。盖疫邪最易伤正,故不可养正遗邪也,如夹疝、哮、心胃痛诸旧病,则但治疫邪,旧病自己,盖旧病乃新邪所迫而发也。眉批:以上分别夹兼治法,而夹之中又分虚实,以定专治兼治之处,可谓缜密条分曲为指示。

疫邪见症,千变万化,然总不出表里二者。但表证中有里邪,里症中有表邪,则又不可不细察也。故列证分表里以尽其常,又细辨以尽其变,使人一目了然,胸有定见,少教横夭于万一耳。

瘟疫明辨 卷二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辑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表 症

发 热

时疫发热,与风寒杂症同。其发热时,气、色、神、脉、舌苔则不同,辨得为时疫发热,又当知有浅深表里之异,不辨无以施治。发热表症居多,亦有里症发热;半表半里发热;余邪不尽,复出于表发热;邪退正虚发热。眉批:治病当视异同处,又当视其轻重缓急,即发热,一端亦有种种分别。而表症发热,脉不浮不沉而数,寸大于关尺,热在皮肤,扪之烙手,久按反轻,必兼头痛项强腰痛胫酸,或头面身体皮肤,有红肿痒痛,诸症不必全现,有一于此,便是表症发热。九味羌活汤、人参败毒散、六神通解散选用。眉批:此节所叙皆表证发热以示治法。冬月严寒,及恶寒甚者,大青龙汤、葳蕤汤、越婢汤、阳旦汤,可借用。全不恶寒者,白虎汤、黄芩汤,可加减用。眉批:恶寒与全不恶寒当慎视,分法治之,全不恶寒则已非表证矣。此节病已入里,故与表证所见皆相反,所示皆里证全不恶寒,用白虎以其邪在阳明而不在表,已上所云各种发热,自必邪尚在表,兼恶寒可知。里症发热,脉或滑,或沉数,或洪滑,关尺盛于寸,热必在肌肉筋骨,初扪热轻,久按热甚,必兼烦渴,胸腹满,大便或不通,或自利,或便血及脓,小便黄赤,或谵妄狂昏,诸证虽不必全现,必兼二三症,方是里症发热。梔子豉汤、黄连解毒汤、小陷胸汤、三承气汤、导赤泻心汤、猪苓汤、天水散选用。半表半里发热,脉多弦,胸胁满,或热或止,或口苦咽干,目眩耳聋,眉批:口苦由于胆

热,目眩耳聋等皆少阳见证。或目赤,或喜呕心烦,或兼见表里症,达原饮、柴葛解肌汤、小柴胡汤选用。时疫初热时,用药最要清楚,此处头绪不差,后传变多危,救援亦易,不然,难于收拾矣。凡见发热,即当辨其气、色、神、脉、舌苔,为风寒,为时疫。系时疫,又当辨在表在里,在半表半里,然时疫见症,纯表纯里者少,表里夹杂者多。表里夹杂,吴氏达原饮为主。表症多,加羌活;里症多,加大黄;半表半里症多,加柴胡、葛根、淡豉;或表里症均见,则诸药全用,即三消饮。取效最多,诚时疫主剂。至已愈数日,而复发热者,乃募原伏有不尽之邪,复出于表,当察其证之表里多寡,以前法治之。大抵愈后复发,则里热多而表热少,虽有当用表药之症,不过葛根、柴胡、淡豉而已,无更用羌活之理。眉批:热退数日复热,由于余邪未尽,治法虽仍前法,然不宜过表,此则前后之分寸也。复热不用羌活,以其表热较少,药不宜重,此系新感当从感冒治之。若愈后另受风寒,发热无汗,舌上无苔者,不在此例。时疫愈后,复热无汗,重用葛根五钱最妙,以其性凉,而解肌发汗,既不碍无汗之表,又不碍烦热之里。更有平素虚损或老人,或大病后,复染时疾,屡经汗下清解,其热转甚,或全无表里实证,或六脉豁豁然空,或较初起洪滑更甚;或用表药而身痛更甚,或屡用清热药,而烦躁沉昏更甚;或屡用下药而舌燥更甚;此皆邪退正虚之发热也。王太仆所谓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也。眉批:又示一法。此时须略去证状,而消息阴阳虚实。阴虚,则热渴枯竭之症多,责在肾,宜六味地黄汤,兼气虚,合生脉散。须大作汤液,昼夜频进,效始捷。阳

虚,则呕利悸眩之症多,责在脾,宜六君子汤,兼阴虚,归脾汤、参胡三白散、清燥汤选用。眉批:千变万化总不外表里虚实,全在良工临证详审,纤悉靡遗自然不致误治。若遇此等症,仍用汗下凉解宣伐,断无生理矣。又发热之为表为里,为半表半里,为实为虚,症状明显有据者,自易施治。若脉症夹杂模糊,难于分辨者,须以舌苔为据。初起舌苔薄白,或无苔而润,属在表。白苔而厚,或兼微黄,或中黄边白,中黄尖白,或二三色,属在半表半里。黄苔、酱色苔、黑苔,属里。舌苔燥,则不论何色,皆属里症。屡经汗下后,舌苔润而发热者,属阳虚。无苔而燥者,属阴虚。发热之表里虚实,依此辨之,思过半矣。惟虚证发热,有似实证,即舌苔亦难凭据,又当从病之来路探讨。若屡经汗下宣伐,而热愈甚者,从虚治无疑。眉批:又一法。不过病去较缓。或虽经汗下,而热渐减,药有效,则仍属余邪未尽,不可遽补。致邪热复壅,夭人年寿,似此虚实关头,不可不细心体认也。

以上辨表里虚实诸法,虽指发热时言,然类而推之,凡症皆可依此为辨,惟在学者之善悟耳。

恶 寒

时疫恶寒,与风寒暑湿诸症不同。诸症恶寒,无时而势不甚,时疫恶寒,有时而势甚。恶寒之后,必见发热,热时自热,而不觉寒,寒时自寒,而不觉热,非若诸症恶寒发热之相兼也。眉批:此条应参看兼寒条,便知用药方法。时疫恶寒,传里之后少,在表之时多,而辨气、色、神、脉、舌苔,与发热同,但有浅深虚实之异。邪浅而在表者,恶寒之时少于发热,治法方药同于发热,解表为主。眉批:此等异同处,最宜留意区别。邪在半表半里者,寒热往来如疟状,治法方药亦同发热。邪深入里,失于攻下,而热深厥深,反欲拥被向火,恶寒而不发热,或热亦微,甚则四肢反厥,此虽恶寒,实非寒也。眉批:此条热厥深,不可为恶寒所惑。乃阳气为邪,所郁而不

通,以通郁为主,达原饮、大柴胡汤、三承气汤选用,使里气通。而郁阳发,反大热而烦渴也。此证在恶寒时,最难辨其为热,须于九窍察之,如目大小眦赤,鼻孔干,唇红,舌苔黄黑燥,耳鸣或聋,小便黄赤涩痛,大便燥结,或稀黄极臭,或鲜血,或心下至少腹,有痛不可按处,此皆热深阳郁之象。大抵周身皆见冷症,一二处独见热症,反当以热症为主,反此亦然。乃辨寒热真假之机要也。眉批:此等处最宜细辨,所谓假热假寒是热深厥深,看似寒而实热其,一误即不可收拾矣。察九窍即为指迷之针,目赤、鼻干、唇红,舌黄赤燥、耳鸣或聋、小便赤涩痛、大便燥结或稀臭鲜血、心下至少腹痛不可按,此皆热证,确据阳虽郁,而身恶寒,则其热虽郁,却不能尽郁而不露处,此为真热假寒之确证,亦为平要之法门。所谓反此亦然,即假热真寒之谓也。余所见时疫,不下数千,里症恶寒者,百中一二。即四肢厥逆,爪甲青紫,询其所苦,亦不恶寒,此可得其概矣。至若本系时疫热症,因其人平素虚损衰老,及大病之后,用攻伐寒凉太过,至汗出不止,呕利俱作,四肢微厥,六脉细濡而恶寒,为阳虚,乃攻伐太过所致。当以参、芪、苓、术为主,寸口脉微者,佐以升、柴;尺脉微者,佐以桂、附。须知虽属阳虚,却从热症来,而阴必亏,桂、附亦不可过用,当佐以护阴药为妙。如白芍、麦冬、五味之类,此症温补略缓,及温补不到,必死;或过用温补,阳虽回而阴竭,亦死。此处不可不斟酌至当。眉批:处处兼顾,方免疏虞。又有宣伐太过而成虚症之恶寒,寒凉太早,而成实证之恶寒。以疫邪方伏于募原,未经传变之时,胸膈必多痰滞,有见其烦躁,而遽用知、膏、苓、连者;有因其作渴,而遽用生地、麦冬者;有病者自认火症,而恣啖冷水、西瓜、梨荠太早者;皆能抑郁阳气,壅闭邪热,热遏于中下二焦,冷物停痰滞于上焦,每每见恶寒症。遇此惟以宣导痰滞为主,痰滞通,则恶寒自止。不可过温,致下焦瘀热,畜血、斑黄、呃逆而死。不可清凉致胸腹痞闷而危。宜用草果、厚朴、槟榔、木香、半夏、苍术、莱菔、苓、泽,导痰开滞逐水,痰滞水去,则恶寒止而热症见,随其传变,以施凉解攻利之剂,乃有效

也。此法特救药误,非治正病耳。总之风寒以恶寒为重,时疫以恶寒为轻,多有初起恶寒,一二日不治,邪气传变而恶寒自己者,与其误治,毋宁俟之,若误认恶寒为真寒,用辛温之药发散,未有不增其病势者也。眉批:病人生死关头,医者可不虚心体察,慎于用药,见疫证入手各方,即可知其用药之法,辛温中兼佐辛凉等味,补救之法之中,而又慎防其过温之失,即指补救应用之药。

寒热往来

寒热往来,与发热恶寒异。眉批:大约治疫证,纵有恶寒证,亦当于温散中佐以辛凉,寒味上载兼寒条中治法,即可知其要矣。疫之寒热,既与寻常表邪不同,其寒热往来虽似疟,然仍有区别。发热恶寒,一时兼至,寒热往来,寒已方热,热已方寒。亦与疟不同,疟发有时,寒热长短有定,此则寒热无时,长短无定。眉批:此与疟之寒热不同处,惟其邪在少阳,故其证亦类于疟。虽不同于疟,而邪俱在少阳半表半里之间,在传变之初,是由轻入重,始则寒热往来,继则热多寒少,再则但热不寒,至昼夜壮热,谵妄烦渴毕现。在传变之后,是由重出轻,昼夜壮热,渐减而为发热,有时而止,又减而为寒热往来,又减而为战汗,至脉静身凉而愈。夹疫邪自里出表者轻,自表入里者重。眉批:此分别初传,及传后轻重之别,出表入里之分,以用药和解透达,养阴助正之法,皆金针度人也。初起寒热往来,是自表入里,犯及少阳,里气与邪相争拒。继则邪深入里,表里并而为热,昼夜壮热,而势日重。既传变之后,而寒热往来,是邪气向衰,正气来复,自里出表,经过少阳,前之昼夜壮热,邪气乘纲者,至此正气渐和,而寒热有时矣。前之邪阳独盛,亢极无阴,作纯热者,至此则阴气来复,而寒热相争矣。前之邪并表里,而热渴日加者,至此则里气逐出表邪,而作战汗矣。治法于未传变之先,欲由表入里时,但透达其邪,使易传化为主,达原饮是也。于传变之后,欲自里出表时,以和解为主,小柴胡汤是也。眉批:此又分别指示病情轻重由来,深恐阅者尚未能悟,而又指示后先之治法,可谓不憚苦口示人迷津。所谓治法,未传变之先以透达为主,既已传变之后又以

和解为务,斯两语即足以知治病之要矣。至于用温用凉,则又当视其病情之重轻深浅以定之。于屡经汗下之余,脉或虚微濡弱结代,心或悸动,神或萎靡,形或羸弱过甚,当养阴益气,助正却邪为主,参胡三白汤、炙甘草汤、清燥养荣汤、补中益气汤是也。

头 痛

时疫头痛,与风寒不同,风寒是寒束于上部,中下无邪上逆,头虽甚痛,而不昏闷;时疫是热蒸于上部,中焦邪犯上焦,头不甚痛而昏闷,所谓卓然而痛者是也。眉批:头痛昏闷系属热蒸,每有非疫症而如此者,解表药中当加清热为妥。蒸即上犯之据,区别即在昏闷,又当验于气、色、神、脉、舌有一二即时疫也。验得气、色、神、脉、舌苔,为时疫头痛,而又有表里之分,初起头痛,脑后巅顶目珠略甚,舌苔白而发热者,太阳头痛,以羌活、川芎为主,淡豉、酒芩、知母、生地为辅。额颊胀痛,目痛鼻孔干,舌苔白而微黄,烦热而渴者,阳明头痛也。眉批:额胀痛、目痛、鼻干、苔黄皆阳明证。苔带黄色邪即在于阳明。葛根为主,淡豉、石膏为辅。两额角痛,眉棱骨痛,寒热往来,口苦咽干,舌苔中黄边白,或中段黄,尖上白,少阳头痛也。眉批:烦热而渴阳明证较显,皆少阳见证。舌苔黄白相兼,为邪在半表半里,详发热条。柴胡、荆芥、川芎为主,酒芩、石膏为辅。头痛而三阳症悉具者,吴氏三消饮为主。时疫头痛,专见一经症者少,杂见二三经症者多,此方尤为多效。头痛甚者,加淡豉、荆、防,清其头目。头痛舌苔黄,心下满,蒸蒸发热者,阳明里症也。眉批:心下满,蒸蒸热,又阳明里证。三黄石膏汤、小承气汤、大柴胡汤、防风通圣散选用。舌苔黄,或半截或旁边有小块白,胸满而呕,头痛兼眩者,痰厥头痛也。眉批:此为痰厥头痛,盖苔虽黄白夹杂,而又胸满而呕,头眩虽呕属少阳,而眩为疫气上逆,再兼于呕而胸满,故谓痰厥头痛也。前胡为主,半夏、莱菔子、枳、橘、山楂、麦芽为辅。兼烦热者,加大黄、枳实,汗下清解后,头痛心悸,四物汤,去川芎,加丹皮、知母、黄柏,或归脾汤、逍遥散,并加生地、枣仁。凡

头痛见症混杂，难分表里者，总以舌苔辨之。

搐鼻，出黄水即愈。

头 眩

时疫头眩有三，其一风热头眩，乃时疫本病，寸口脉多浮，而尺热，荆、防、芎、薄、天麻为主，黄芩为辅，烦渴加石膏。其一夹水头眩，乃时疫兼症，脉沉而弦滑兼呕，胸胁满，悸动，眉批：此即上条胸满而呕，皆为痰水上泛之故。前胡为主，半夏、茯苓、枳、橘、胆星、莱菔、苏子为辅，然必视时疫大势，属表属里，于应用本方中，加此数味可也。其一虚证头眩，乃时疫变症，多见于汗下清解后，或素有怯证者。如上虚，寸口脉不及关尺，多汗，少气，不足以息，心悸，参、芪为主。中虚，关脉不及寸尺，多从呕利太过而来，不思食，苓、术为主。下虚，尺脉不及寸关，腰膝痠厥，二便清滑，六味地黄为主。三虚皆可加天麻。或虚证已见，仍夹有邪疫燥热，则不妨兼用清热之品。或补后脉气稍实，再为清解亦可。大抵时疫头眩，多属热，少属虚，治须斟酌，若伤寒亡阳头眩，又当遵仲景法治之。

头 胀

时疫头胀者，乃胃热上蒸也，下之则愈。兼表者，防风通圣散、大柴胡汤、吴氏三消饮。无表症者，三承气汤选用。病虚胀，与头眩参看。眉批：胀甚于头痛分经辨症而治，胀则宜下，兼表指用各汤中亦有兼下之味，相佐三消饮有槟榔、厚朴，大柴胡有大黄、枳实，通圣散更有大黄、芒硝，视其热胀之轻重而择用之方。

头 重

时疫头重者，湿热上壅也，与清凉解表药中，加苍术，或利水药。眉批：清凉解表，苍术去湿。病后虚重，亦与头眩参看。又有表里无病，病在头中者，其目必黄，当遵仲景法，用瓜蒂散

目 胀

时疫目珠胀者，阳明经病也。兼表症，葛根葱白汤加石膏。若胸满，舌有黄苔，宿食也，盖食壅阳明，其脉不下行而上逆，故目珠胀，宜平胃散加山查、麦芽、枳壳，消导之则愈。至屡经清解，而目珠胀痛不愈者，当消息其肝脏，以养阴滋血和肝之法治之。如再不愈，则当进而滋肾，乃乙癸同源之治也。眉批：前条中之目珠痛，属之表证在于太阳初病。以其重在其他见症，为太阳证，此则经目珠痛，而为阳明经病明。见证而又胸满，更知为宿食壅于阳明，屡清解不愈，当消息肝脏，再不愈则当滋肾，以其眼目分属各脏也。

项 强 酸

时疫初起，项强酸，兼发热，乃邪越于太阳经也，羌活为主。狂躁正盛而项强者，热壅其经脉也，石膏、黄芩为主。屡经汗下，发热已退，而复项强者，血燥而经无养也，四物、六味为主。外此，若伤寒发痉之项强，亡阳漏风之项强，则又有仲景之法在。眉批：先则项强发热，与诸证之项强同属太阳，狂躁盛则已在阳明，热退而项强依然，其为血燥经无所养，与前之分三层相同。末后则关于内伤项强背痛，皆热退不愈，由于血燥亡经失其养。

背 痛 酸

时疫初起，背痛兼发热者，邪浮于太阳也，羌活为主。背痛而胀，兼胸胁胀者，邪客募原也，草果、厚朴、槟榔、莱菔子、大腹皮为主。屡经汗下后，发热已退，背痛不止者，经脉血亡也，六味、生脉、四物为主。又有平素劳倦内伤，而背痛在膏肓二穴者，当于东垣内伤诸论察之。

腰 痛 酸

时疫初起，腰痛兼发热者，太阳受病也，

独活为主。兼胀者，气滞也，加槟榔。兼重者，夹湿也，加苍术。牵引少腹及两胁者，气滞血瘀也，加青皮、乌药、赤芍、元胡，兼理气血，疏通肾肝，此皆初起实证治法。又有即夹肾虚阴伤者，腰痛独甚于周身，兼酸痿无力，若尺脉无力，后来传变必危，当于初起在表时，加人参、知母、生地，预顾其阴，则危殆差减。若徒用伐邪之品，邪之深入者未必去，而阴液大伤，则沉昏、舌黑、直视、失尿诸症见。阴伤气脱则脉逆症见，盖腰乃肾腑，为先天根本，腰痛则肾虚，不可不察。要知此时疫初起，腰痛尚有虚实之分，若汗下后，而见腰痛，其为肾虚，不待言矣，宜六味、四物。不可疏通。

眉批：腰痛独甚，而又兼酸痿无力，尺脉无力，种种之佐证知为肾虚之腰痛，而非初起实证矣。若在汗下后之腰痛，又为肾虚无疑，则所谓独甚酸痿无力，脉无力皆在汗下后而言，其非初起时，可不待言而喻腰膝酸痛，若邪退之后仍复酸痛，均当兼顾肾虚。

膝 痛 酸

时疫初起，膝痛发热者，邪在太阳经也，独活、槟榔、牛膝为主。兼软者，湿甚也，苍术为主。然此特太阳之一症，初起以解表邪大势为先，膝痛专药，一二味而已，若经汗下，表邪大势已解，则当察其邪气之有无，正气之虚实，专治下部，不然恐致残废。倘余邪不尽，留于下部，则仍有热症，如骨蒸，小便黄赤，以黄柏、苡仁清湿热，槟榔、木通通壅滞，筋挛则秦艽、木瓜，筋缓则苍术、防己，红肿则赤芍、丹皮、续断、芎、归，若无余邪见心悸，二便频数，尺脉虚小，则当以补肾为急，六味加牛膝、枸杞、知、柏、滋益阴精。

胫 腿 痛 酸

时疫初起，胫腿痛酸者，太阳经脉之郁也，独活为主。兼挛者，治在筋，加秦艽、木瓜。兼肿者，治在肉，加木通、赤芍、槟榔。兼软者，属湿温，俗名软脚瘟，往往一二日即死，宜白虎

加苍术汤，或苍术、黄柏。此与膝痛颇同，未经汗下，则解表之大势，加一二味胫腿痛专药，表症已解，惟留此症，当专治之。若屡经汗下，而见虚症，亦以补肾为主。眉批：此亦与腰膝酸痛汗下之后，表证已解而酸痛未已，当补肾为主。

足 痛

时疫初起足痛，有因素有脚气痼疾者，但治时疫，于解表药中，微加槟榔、木通，若已经汗下，表里俱平，而足痛不愈，则消息其肾家虚实，同膝胫痛法治之。眉批：统观腰膝腿足，治法表去依然，均当顾肾，以其部位皆关于肾也。

肩 臂 痛 酸

时疫初起，肩臂痛酸者，手太阳经脉受邪也，解表则痛自己。经汗下后，而肩臂痛者，有经隧阻滞，血脉空虚之故。经隧阻滞者，脉多有力，证多热渴，以清热活血为主，黄芩、赤芍、归尾、红花之类。血脉空虚者，证多痿困，脉多虚涩，养血益气为主，四物合参、芪之类。

眉批：即此肩臂酸痛有为太阳经脉受邪所致，及表解后有经隧阻滞，并血脉空虚之别。脉象有力则属实，脉多虚涩证多痿困则属虚。

腕 痛

时疫初起，腕痛者，乃风淫末疾也。初起表解，汗下后，益气养血，与肩臂痛同治。眉批：初受表与解表后，治法与上相同。

眉批：肩臂腕三者亦复治法相同。

周身骨节酸痛

项背、腰膝、胫足、肩臂诸痛，已列于前，则周身之酸痛备入，兹复列周身骨节酸痛者，以痛在一处，邪有专注，痛若周身，邪有分布也。专注之邪，须通其凝泣，分布之邪，须解其缚束，故治周身酸痛，疏表其大法也。而酸与

痛,亦有别,酸轻而浅,痛重而深。酸痛与拘挛,又有别,酸痛举动如常,拘挛屈伸不利,酸痛病在营卫,拘挛病在筋骨。肩批:酸最轻痛较重,酸痛在营卫,拘挛在筋骨。合酸痛拘挛,又有上下浅深前后之不同,在身半以上,为末疾,浅而易解。在身半以下,为本病,深而难祛。肩批:合酸痛拘挛又有上下浅深前后之别,上半身为末疾易解,下半身为本源难祛。合上下之酸痛拘挛,在未经汗下,与已经汗下者,又有别。未经汗下,属邪盛,宜宣伐。已经汗下,属正虚,宜调补。肩批:未经汗下与已汗下又有别,未汗下属邪盛,已汗下属正虚。明乎此,则酸痛在周身,在一处,按症施治,无不当矣。解表诸方,人参败毒散、九味羌活汤、六神通解散、大羌活汤。

身 重

时疫初起,发热身重者,湿胜于热也,苍术为主。二三日,或四五日,传变之后,汗出更热,而身重者,热壅其经脉也,白虎汤为主。传里表无热,而舌燥便秘,腹痛拒按,而身重者,内结而气不达于表也,三承气为主。屡经汗下,表热已退,身重不可移动,脉虚散而无根,舌上无苔,二便自通者,阴阳两亡,经脉枯竭也。热已退,舌无苔,脉虚散无根,二便调,其为虚无疑。审其阴阳偏胜而治之,偏于亡阴,多燥症,六味合四物为主。偏于亡阳,多脾虚症,六君合生脉为主。阴阳俱竭,生脉合六味为主。亡阴多燥症,亡阳多脾虚,皆示人以审证之法。

肩批:初起身重湿胜,数日传变后汗出身重,热壅经脉,表已无热,舌燥,便秘,腹痛拒按,身重内结气不达表,汗下热退,身重不可移,脉虚无苔,二便通,经脉枯竭,同一身重有种种分别。大抵初起以上各证皆实,邪汗下后,复见各证多虚证。

自 汗

时疫自内蒸出于表,初起作寒热时,多自汗,甚至淋漓不止,不可以表虚论。兼头痛身痛,仍以解表为主,羌、独、柴、葛之类。兼烦

渴,直清阳明之热为主,白虎之类。有热有结,破结为主,陷胸、三承气之类。肩批:初起多汗由于热蒸当以解表为主,兼烦渴更以清热为要,热结并应视其结处而定下法。若屡经汗下,邪已全退,脉虚而舌无苔,二便清利如常,内外无热症,方可从虚敛汗,盖以时疫得汗,为邪有出路,而宜敛汗者,恒少也。

盗 汗

时疫初起,盗汗者,邪在半表半里也。胸胁痞闷,达原饮。无痞闷,小柴胡汤。汗下后,大热已退,有盗汗者,余邪不尽也。小承气、小陷胸、吴氏承气养荣汤诸方,清其伏匿余邪,盗汗自止。肩批:邪退身凉,脉虚,二便调,舌无苔,有汗方用敛,以其属虚故宜敛。初起盗汗为邪在半表半里,汗下后热退而有盗汗,系余邪未尽。同一汗而有后先之别,邪热盛衰之分,岂可执一而论。

战 汗

时疫不论初起传变,末后俱以战汗为佳兆,以战则邪正相争汗则正逐邪出。然有透与不透之分,凡透者,汗必淋漓,汗后身凉,口不渴,舌苔净,二便清,胸腹胁无阻滞结痛,始为全解之战汗。否则余邪未净而复热,则有再作战汗而解者;有战汗须三四次而后解者;有战汗一次,不能再战,待屡下而退者;肩批:正旺纵一次战汗而邪未能尽,遂能再三而战,至一战,或二三战而邪仍不能尽,其为邪盛正弱可知,并能战一次邪热轻减,亦佳象也。盖正虽不甚旺,而邪亦渐衰矣。有不能再作战汗,再加沉困而死者。总视其本气之强弱何如耳。凡战汗之时,不可服药,补则战止而汗不透,留邪为患。汗下,则太过而成虚脱。应听战汗透彻,再观脉症施治,当战时,或多与热汤饮之,助其作汗,战汗之时,脉多停止,勿讶,待战汗之后,脉自见也。肩批:此语为汗战吉凶之分,气弱多危,故下文有煎参汤以待之指示也。大抵战汗之脉,以浮为佳,邪出于表也,虚散微濡应有变,煎独参汤以待之,防其脱也。肩批:预为之

备 贫者米饮聊代之,然必察其战后,系邪净而气欲脱,方可用。凡战汗后,神静者吉,昏躁者危,气细者吉,气粗而短者危。舌痿不能言者死,目眶陷者死,目转运者死,戴眼反折者死,形体不仁,水浆不下者死。眉批:昏躁气粗而促,舌痿不能言,目眶陷目轮流戴眼反折,形体不仁水不下咽,此本皆危证也。战汗虽为佳兆,亦有吉凶,得战汗固由治得其宜,邪退正复而致,然不可强也。尝见服大发汗药,毫不得汗,而饮冷水得汗者,又有用下药得战汗者,凉血活血得战汗者,生津益气得战汗者,种种不一,当知战汗乃阴阳交和,表里通达,自然而然,非可强致也。眉批:总之无论如何施治,但有战汗即属正能与邪相争,能逐邪使尽则佳,邪胜正退则危,则视脉之浮缓,洪数,滑散以区别作汗与发狂。

狂 汗

时疫临解,有忽手舞足蹈,跳床投榻,而后作汗者,最为骇人。然须验其是否作汗,作汗之脉浮而缓,浮为邪还于表,缓则胃气自和,待汗透自愈。脉若浮洪、浮数、浮滑、浮散,虽有汗,亦为发狂,非作汗也。

头 肿

时疫头肿,乃风热壅于上部,太阳之经脉,郁滞巅顶,俗名大头伤寒。当视表里轻重,加轻清疏风之品,以散其肿,荆、防、薄荷、蝉蜕、川芎、蔓荆、菊花之类。眉批:此属太阳风热,此则宜轻轻疏表之味,以散肿以其风热壅滞也。如发热舌苔白,表重于里也,合表药用,九味羌活汤、人参败毒散是也。眉批:苔白为表重于里。如烦渴,舌苔黄者,里重于表也,合里药用,三消饮、凉膈散、大柴胡汤、调胃承气汤是也。眉批:烦渴苔黄里重于表。古有用三棱针刺出恶血,法亦可用,至发痈脓者,不在此例。

面 肿

时疫而肿,风热溢于上部,阳明之经脉被

郁也;赤肿者方是,治以白芷、防风、葛根、石膏、散其风热。视表里之轻重,合头肿条内诸方,加减用之。若黄肿乃水气也,当从水肿治之。

颈 项 肿

时疫颈项肿,乃阳明风热,俗名捻头瘟,又名虾蟆瘟。当按头肿条内表里诸方,加葛根、桔梗、牛蒡、防风、玄参、痈脓发颐,不在此例。

耳 旁 肿

时疫耳旁肿,乃少阳风热,俗名黄耳伤寒。小柴胡汤加荆、防、芎、芍、元参,亦当与头肿参看。眉批:若为水气郁蒸,当从水肿治之,与面肿均属阳明风热,此属少阳。

胸 红 肿

时疫胸前一片红肿,粟起似麻疹,风热也,俗名赤膈伤寒。亦于头面诸条表里方中,加荆、防、连翘、赤芍、牛蒡、土贝。

周身红肿

时疫周身红肿,风热溢于皮肤也,用羌、独、升、柴、葛、芷,疏其皮肤之毛窍。石膏、黄芩、栀子、连翘,清其肌肉之热。赤芍、归尾、红花、生地,活其毒热之瘀。兼里症,与头肿诸条参治。眉批:此属皮肤。

以上头肿诸条,列之表症者,以初起言之。若见于病后,曾经汗下者,为余邪不尽,治法则小异。大约见于初起,表邪盛实,用表散之药为主,清里之药为辅。见于病后,里邪留溢,用清里之药为主,表散之药为辅,以此为权衡,思过半矣。眉批:初起邪盛以表散为主,病后余邪留恋用清里之药为主,表里清解皆有一定治法。

发 黄

时疫发黄有四，一宿食，二蓄水，三蓄血，四郁热。当疫症初转在表时，胸膈痞闷，目珠黄，面鼻正中黄，宿食壅于胃脘也。于表药中，加山楂、神曲、麦芽、莱菔子。传里时，小便不利，腹满而响，面目身俱黄，蓄水也，四苓散加梔子、茵陈。胸腹有软痛处，小便自利，大便黑而发黄者，蓄血也，桃仁承气汤。眉批：此目珠黄，与上条目珠胀，胸满苔黄，皆为宿食壅于胃脘之证，小便不利面目身俱黄，腹满而响则为蓄水证之确据，大便黑，即蓄血之证。热在下焦，大小便俱不利，而发黄者，郁热也，茵陈蒿汤。凡发黄必以二便为辨，二便调，属上焦，小便不利，属水。小便自利，而大便黑润属血。大小便俱不利，属热郁。眉批：发黄先辨二便，二便属上焦，小便不利属水，大便利黑润属血，大小便不利胃热移膀胱，次辨色。乃胃热移于膀胱，不必利其小便，但当通其大便，是以茵陈汤有专功也。发黄当辨其色，上焦宿食发黄，只在面目，不及周身。蓄水发黄，周于身兼微黑而黯淡。瘀血发黄，亦兼微黑而润泽。郁热发黄，兼赤而鲜明。此即以黄辨黄之法也。眉批：但面目黄属宿食，周身黄兼微暗淡，黑色属蓄水，周身黄兼微黑而润蓄血，黄兼赤而鲜明属郁热，分晰指示可谓既详且尽。

发 疹

时疫发疹，热邪从皮毛出也，与汗同机，

以疏散清热为主。然与他症发疹不同。他症或无里热，此则未有不里热者，虽以疏散为要，而见烦渴舌苔黄，则硝黄仍须兼用。表症发疹，疹散而病即愈，此则有屡发而病不衰者，他病发疹，不过一二日为期，此则为期不定，治法不视表邪解否，为用药之准则，不可以疹之一症为据也。

发 斑

时疫发斑，邪热出于经脉也。虽不及战汗，亦有外解之机，治以凉血清热为主，白虎化斑汤、吴氏举斑汤、犀角地黄汤选用。此亦与他症发斑有异，他症发斑，斑消则愈，此总不以斑之消否为轻重，而惟以里症为主。每每斑出，而谵妄如故，或斑出数日已消，而沉昏如故，必待里热全清，二便清利而后愈。故治斑药味，可为辅不可为主。发斑发疹，热皆在经而不在胃，凡遇烦躁而不渴，目赤而舌白，即是将发斑疹之候，预以清凉解表透毒之药治之，使邪易出易净。眉批：虽烦躁不渴，目赤，但舌仍白其为热不在胃，而在经之证，故知其将发斑疹也。即参看五辨有一，于五者之例即属时症之谓也。

以上时疫表症，皆关乎里，不似他症，表里两不相关，故前列各条皆冠以时疫二字，以明非他病之见症。不可以治他病之法治之，亦不可以此法治他病，总凭气、色、神、脉、舌苔辨之，百不失一。是五者，为辨时疫之大纲，实亦辨时疫之细目也。

瘟疫明辨 卷三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辑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里 症

烦 躁

烦乃心烦,情思不定,神不安而形如故。躁则形扰扬手掷足,形不宁而神复乱,烦轻而躁重也。眉批:烦与躁之别。在他证有谓烦属心,躁属肾者,烦属阳,躁属阴者。在时疫总属郁热,热浅在上,则见烦躁之形;热深在下,则渐近昏沉;而不烦躁,是时疫初起。眉批:他证与疫症病情之所属。可即烦躁之轻重,辨病势传变之轻重,不烦躁,则非时疫。眉批:烦躁较昏沉为轻,昏沉则已热深在下矣。设气、色、神、脉、舌苔,有时疫确据,亦分但表不里之轻症。眉批:用药之法。凡初起憎寒发热而烦躁者,邪在半表半里,三消饮、九味羌活汤、六神通解散选用。隆冬寒甚,汗难出者,大青龙汤、葳蕤汤可借用。舌苔已黄,渴而喜饮,身热汗出,而烦躁者,邪入于胃也,白虎、黄芩、三承气、小陷胸、三黄泻心、凉膈散选用。舌苔已黑,烦躁渐近沉昏者,邪入心包也,眉批:舌黄、渴饮、身热、汗出皆阳明胃腑之证,若黑昏沉邪入心室。犀角地黄汤加羚羊角、黄连解毒汤选用。屡经汗下清凉,表里俱无阻滞而烦躁者,阴液伤也,生脉散、六味地黄汤、吴氏诸养荣汤选用。眉批:屡经汗下表里无滞,而烦躁阴液伤。或用清解、清利、滋润诸法,不应而烦躁加甚者,当细验舌苔色黄黑,苔中夹一块白润,是为夹水;或平素胸有痰饮;或未病之先曾饮冷物;或初烦躁时,过饮冷水,恣啖凉物;或用清凉太早。皆能停饮于胸膈胃脘之间,寒饮拂郁

其疫热,外不能达表,内不能传胃,故烦躁转甚。验舌之后,更细按胸胁满痛而软,漉漉有声再细察其脉,右寸关或弦紧或缓,皆停水确据,当以苍术、半夏、莱菔、厚朴,先消其水气,然后治其烦躁,无不应者。不论舌苔,有无黄黑,但烦躁而兼小便不利者,虽无水气在胸胁,而少腹略有满痛处,即当以导赤泻心汤、四苓汤、猪苓汤、益元散,利其小便。所谓心邪不从心泻,而从小肠泻也。眉批:前证如法施治,而烦躁转甚,黑苔中夹白润苔者,为夹痰水也。仍当细按胸胁满痛而软有声,察脉右寸关弦紧,有此种之停水确据,再照痰水治以先消之,后治其烦躁,但烦躁小便不利,少腹略有满痛处,当用所示诸药利小便。

呕

吴又可曰:时疫有始终能食者,邪不传胃也,慎勿绝其饮食,此不呕者也。愚尝见时疫初起,未发热时,表症未见,有先作呕数日者。此疫邪先犯太阴,当辨其口气,无臭气而不粘者,属太阴寒症,有臭气粘厚者,属太阴疫症,眉批:以有无口臭,及粘厚与否,以别是疫非疫。此为里而后表,不可遽用清凉,闭遏邪气,致使不能透达传化。虽四肢有时厥逆,脉有时沉伏,亦不可用温热,致增呕症,甚有舌紫沉昏者。惟当宣其胃气,藿香正气散最宜。眉批:指示治法戒用凉药,抑遏之弊并戒用温,以上两证既不宜清凉亦不可温热,当以藿香正气散宣胃以下。发热而呕以及烦渴舌黄又当别论。若已发热而呕者,吴氏达原饮加半夏。若三阳表症,加羌活、葛根、柴胡。若呕而烦渴身热而不见寒者,邪在阳明也,白虎汤、黄芩汤,并加半夏。若呕而舌黄,胸中有满痛处,橘

皮半夏汤，加枳实、山楂、麦芽、川贝。贝母力缓，用至五钱，或一两，乃能舒郁散结。若呕而舌黄，心下脐上，有满痛拒按者，大柴胡汤。眉批：舌黄心下脐上满痛拒按，用大柴胡汤，即用枳实大黄矣。若呕而舌黄或黑，少腹有满痛拒按，当视其前后何部不利，大便不利，调胃承气汤，小便不利，四苓加木通，或益元散，利之则愈。寒热已解，二便通利，胸腹无滞，而呕不止者，余热在胃也，竹叶石膏汤。屡经清下，呕不止，而舌无苔，多汗心悸痿倦者，中气伤也，大半夏汤，或六君子汤加白蔻。屡经清下，倦怠异常，四肢渐冷者，乃清下太过而中寒也，理中汤，甚至加附子。然此为治药之法，非治疫之法也，宜详察之。眉批：舌黄或黑少腹满痛拒按，应视前后何部不利而利之，二便既通，胸腹无滞呕不止，系余热在胃但须清热，故用竹叶石膏汤清下后，舌无苔、呕不止、多汗、心悸、痿倦中气伤，与怠倦异常、四肢微冷，乃清下太过而中寒，则当所示之方药以治之。

咳

咳者，疫邪夹他邪干肺也。有初起在表，夹风邪干肺者，脉兼浮，咳多痰沫，必兼鼻鸣自汗，洒淅恶寒，于透表诸方中，加前胡、桔梗、苏子、杏仁、淡豉。有夹水干肺者，不论表里，脉必兼缓，咳必多清痰，兼舌白心悸胸满，或呕，或吞酸，于表里药中，加桑皮、半夏、茯苓、川贝母、莱菔子。有疫热传里，燥火熏肺者，脉必数，咳必无痰，有痰亦难出而咽痛，于里药中，加花粉、黄芩、川贝、薤仁。有病后阴伤肺燥者，脉必涩，咳必无力，舌必赤而无苔，吴氏清燥养荣汤，加麦冬、玄参、知母、贝母。有屡经汗下，或平素阴虚，肾气上逆者，咳必兼上气，颧必时赤，足膝必清痿，脉必散，六味加枸杞、五味、牛膝。疫邪兼咳者少，即有之，亦非大有关之症，宜以病之表里大势为主，加治咳药于本方疗之。眉批：疫邪兼咳必于诸见证外并参，以脉象而分别，致咳之因以施治之，可谓分晰无遗。

渴

渴乃热象，时疫为热症，而有不渴者，盖初起湿热相兼，为蒸气，热未胜湿，则郁闷心烦而不渴；眉批：所以初起不渴之故。热已大盛，在经而不在胃，则烦躁身热而不渴；在下而不在上，则便结而不渴；在血分，不在气分，则沉昏而不渴；疫邪初起在阴发者，胸腹满呕而不渴；此外无有不渴者矣。眉批：此又不渴之种种因由，病之所在处，统观疫症不渴，有初起湿胜于热，及在经而不在胃，在下而不在上，但便结而不渴，又有初起在阴分，但胸腹满呕而不渴，是不渴一端尚有如许之区别。临诊体察，可不悉心静气详加分析者哉？此分别症候以为用药之法，于见症外重视乎脉。初起在表，发热头痛舌白而渴，脉必不浮不沉而数，六神通解散，加石膏、葛根，或九味羌活汤，加石膏、葛根。半表半里，口苦咽干，目胀而渴，脉必数，小柴胡汤，加花粉、知母，或亦加石膏，或达原饮，加石膏、葛根。邪已入胃，作渴身热自汗，舌现黄苔，或酱色，或黑燥，当察其胸肋少腹，按之无痛处而渴者，为有热无结，脉必洪，宜白虎汤。按之有痛处，为有热有结，痛在心下，脉必滑大，关上尤甚，小陷胸汤。在脐上及当脐，关中脉必滑大，小承气汤。在脐下尺中脉必滑大，调胃承气汤。心下至少腹俱痛，寸关尺必皆滑大，大承气汤。痛在左肋不可按，左关脉必弦或涩或扎，桃仁承气汤。痛在右肋不可按，右关脉必弦或滑或迟，十枣汤。渴而小便不利，少腹不可按，尺脉必数，四苓汤、猪苓汤、六一散。汗下后，身热已除，而渴不止，余邪未尽也，宜将前所用药，再作小剂以利之。屡经汗下，渴而舌上无苔，胸腹无满痛，心悸而烦，脉虚细，或浮芤或涩，亡阴也，六味合生脉为主。渴与烦躁同机，而渴饮于躁，渴有喜饮，而又有喜热饮冷饮之分。在他症不渴饮，及喜热饮，则为真寒假热。在时疫喜热饮，多发狂热，不喜饮，热在血分，真寒假热，百不一见也。时疫初起，以渴为机括，渴甚则热甚，渴微则热微，在末

路,尤以渴为有余邪,不渴为无余邪也。眉批:此又初起末路见渴不见渴之症候。

口 苦

热邪在中上二焦则口苦,非特时疫而然即感风寒口苦,亦属少阳热症。如时疫当恶寒发热,表症正盛时,若见口苦,即于发表药中,倍加清热之品。轻则黄芩,重则知母,再重则石膏。不但三阳表症如此,即三阴里症,手足冷,恶寒呕利,胸腹满,不渴,证状似乎纯冷无热,而一兼口苦,即当于温燥药中,加利热之品,如用半夏、苍术、草果、厚朴,必加木通、苓、泽,甚至加知母、黄芩。本吴氏达原之义,口苦为热症的据,每遇症状模糊,寒热莫辨,必借此以决之。至舌苔黄黑干燥,烦躁热渴闭结,又清下之不可或缓者矣。眉批:肝胆热则口苦故凡水亏之人,不宜培虚其土,土燥则克水。今人每遇水亏弱症而用培脾胃之药,无有不速死者。

口 甘

口苦口甘,同为热证,苦为燥热,在上中二焦,多渴,属三阳。甘为湿热,在中下二焦,多不渴,属三阴。盖脾胃属土,稼穡作甘,土邪下涉肾位,水土相蒸,甘味上溢于口,多兼呕吐,人每误认胃寒,而用温中之剂,不知湿热在于下焦,土能克水,温燥太过,肾水告竭,总不见热渴诸症,惟目不见物,渐至昏沉而死。口甘一症,在诸症初起,犹可用温燥开导之品,而亦不宜过剂。在时疫必以清热为主,消痰为辅,或胸中停饮太甚,亦不过加苍术、半夏而已。如二陈,去甘草,加姜汁炒山栀、姜汁炒黄连、竹茹、黄芩等类,为口甘要药。乌梅更妙,酸能胜甘,盖五行克制,自然之理也。或四苓散加山栀亦得,然必以时疫之大势,为用药之权衡,斯可矣。

唇 燥

唇燥者,阳明热也。时疫见此,当辨其色,深赤为大热,宜清下。淡白为亡津液,宜滋润。色如常,为津液不流通,热在经脉,宜葛根。眉批:唇燥而裂,亦有属脾经者。

齿 燥

时疫齿燥有三,轻浅者为阳明经热,前板齿燥,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此将发斑疹及衄血之先兆,葛根为主,黄芩、知母、石膏为辅。重者为胃府燥热,通口皆燥,甚则黑如煤炭,三承气、三黄石膏选用。至重者为阴火煎熬,亡血太甚,肾水涸竭,当峻补其阴,知母、黄柏、生地、元参、天冬、麦冬、丹皮,每味两许,大作汤液,加童便金汁,昼夜兼进,若药轻治缓,则不及矣。眉批:对症之药每至症重之际,断非区区分两日服,一剂所能济事,直须大锅煎汤,频频饮之,此日见甚多。

鼻 孔 干

时疫鼻孔干有四,风热则鼻鸣,荆、防、葛根、薄荷为主。阳明经热则烦躁,葛根、石膏为主。胃热府症,则大渴舌黄,三黄石膏为主。亡津液,肺燥,麦冬、生地、五味为主。眉批:风热、经热、府热、亡液,大抵风热经热者,十之五六。腑热亡液者,十之二三。非谓热深而鼻孔反不干也,以烦渴大热症见,则不觉鼻孔之干与否耳。

耳 聾

耳聾者,少阳邪热夹痰上壅也。时疫耳聾者多,盖邪之传变,出表入里,必干少阳,又时疫属热,热主上升,挟痰涎浊气上壅隧道,故耳聾也。治法以疫邪大势为主,见于初起传表

时，于表药中，加荆、防、川芎。见于入里时，于里药中，加黄芩、知母。屡汗汗下，耳聋不愈，不可急治，养阴调胃为主，须待粥食如常，二便调匀，始由渐而愈也。肩批：以少阳为枢，故也是以由表传里为必干。

鼻如烟煤

时疫鼻如烟煤者，邪热烁肺也。由鼻孔干而来，急当清下，少缓则肺胃枯绝矣。三承气合白虎，或三黄石膏加青黛，或小陷胸加犀角，或犀角大青汤。视其兼症，择而用之。

鼻孔扇张

鼻孔扇张有三，一痰壅于肺，气出入有声，喘咳胸满，不渴，宜瓜蒌、贝母、桑皮、苏子泻肺，肺气通自愈。一郁热于肺，气出入多热，有微表束其郁热，古人独主越婢汤，盖散其外束，清其内郁也。用于时疫中，以葛根易麻黄，或葛根黄芩黄连汤亦可。一肾气虚而上逆，气出入皆微，多死。肩批：此即肾虚肺气将绝之见症。此证必得之屡经汗下，或兼多汗，心悸耳聋，急宜大剂六味，合生脉散，加牛膝、枸杞，或可百救一二。

咽干

咽干者，邪热淫于膈上也，在伤寒为少阳热证，时疫亦然，宜黄芩。甚则佐以花粉、知母。

咽痛

时疫咽痛，为热淫于肺，当视其咽中有结无结。无结者，微红，以桔梗、花粉、黄芩、元参治之。有结者，红肿，当加牛蒡、赤芍消其肿，结甚则起紫泡白泡，是为乳蛾，必以针刺去恶血，再服清热之药方妙。时疫中常有急喉风、

急喉痹二险症，旦发夕死，不可不察也。急喉风，咽痛而喘，乃痰邪夹热，上壅于肺，古方用胆矾，吐其痰涎恶血，或皂角膏吐之。治之稍缓，则气闭而死。急喉痹，即乳蛾速长，闭塞喉咙，亦以刺去恶血为主，甚或用刀大开其脓血，此虽见于时疫中，必其人平素贪厚味，多怒郁，肝火妄动，有以致之也。

舌燥

舌乃心苗，肾窍通其本，脾脉络其下，时疫舌燥，由火炎土燥，中宫堵截，肾水不能上交心火，须察其苔之有无，与色之深浅施治。白苔而燥，疫邪在表，痰已结于膈上，吴氏达原饮，加石膏、川贝、萎仁、大黄。此吴氏名白沙苔，热极不变黄色，下之即黄，不可缓也，黄色而燥，疫邪传胃，小承气、小陷胸、大柴胡选用。酱色苔而燥，疫邪入胃，深及中下二焦，调胃承气汤。黑苔而燥，疫邪入胃至深，伤及下焦，大承气汤。燥成块裂，或生芒刺，热更甚也，大承气倍其分两，大黄须两许方妙。肩批：此应下之症。各燥苔，下之渐减，不即尽净。为药已中病，力未到耳，当再下之，有下至三五次，十余次而后愈者。若屡下而燥苔愈长，不可更下，当察其腹中，若揉按作响者，痰水结于中焦，肺胃受困，津液不能上潮，改用平胃二陈温燥之剂，即愈。又肾阴竭涸，愈下愈亡其阴，燥苔不回，目无神，耳聋，心悸，腰酸，再下必死，宜六味地黄汤，合生脉散。肩批：此肾阴竭不宜下，而宜补阴。至无苔而烦，须辨其色，正赤或深紫，热归心包，血分热极，石膏、知母、黄连、犀角、羚羊角、牛黄为主。鲜红亡阴，二冬、生地、元参、知母、阿胶、人参为主，大抵舌无苔，则胃无物，可清润，不可攻下。

舌强

附：舌痿

时疫舌本强硬，为热而兼痰，宜清下无疑。须加消痰之药，兼白苔者，膈间未经煎熬，

其痰尚湿,佐以半夏,大柴胡汤是也。兼黄苔者,已经煎熬,其痰渐燥,佐以川贝、桔萎,小陷胸汤是也。兼黑苔者,热极,痰亦为火,佐以牛黄方效。若无痰,舌色正赤,深紫裂燥而强者,热毒蕴于心包也,三黄石膏汤,加犀角、牛黄,急清其热。舌强虽与舌燥相类,而燥属胃,主热,强属心,主痰。又舌痿软而枯小,与舌强硬而不缩有异,乃虚脱已极,大补及滋润,或百救一二。若屡经汗下,清热消痰,而舌强者,又当与舌痿同治。眉批:舌强硬,热而兼痰,白苔痰尚湿,黄痰渐燥,兼黑热极痰亦火,无苔赤紫燥裂而强热蕴于心包。强虽与燥类属胃,强属心主痰,舌痿软枯,小强硬不缩为虚脱,应下不下以致病深热重,一再失下而致危症。

舌 卷 短

时疫之舌,一见黄苔,便当下。失下,则由黄而变酱色,变燥,变黑,变生芒刺,再失下,则变卷变短,为下证,至急之际。宜大下屡下方和,缓则不救。

胸 满 痛

时疫胸满,而不痛者,为邪未结,为无形之气。稀薄之痰,痛而不满者,为病在经络,有虚有实,有虚实相兼。满而痛者,为邪已结,须分痰食血,以施治。眉批:胸肋腹及少腹之痛,皆须分别,或痛,或满,或满痛相兼,以察病之或气,或血,与痰,与食邪在募原。属无形之气者,按之不痛,时疫初起,邪在募原,多有此症,宜达原饮加枳、桔、木香、大腹皮,以开豁之。属稀薄之痰者,时疫二三日,邪在半表半里,多有此症,宜达原饮加半夏、莱菔子,或小柴胡汤加莱菔子。眉批:邪在半表半里病在经络,病在经络,痛而不满者,初起属实,于解表药中,加延胡、乌药,舒其经络之气血。病久屡经汗下多虚,于养气血药中,倍当归。更有虚中夹实者,于解表清里药中,加乳香、没药最妙。眉批:虚中夹实。满而痛不可按,邪已结矣,痰结者,牵引申痛,兼呕,小陷胸汤、大柴胡汤,或二方合用,甚则大陷胸汤、

大陷胸圆。食结者,硬痛成块,不可按,多在心下,宜平胃散加枳实、苏子、莱菔子、白芥子。亦有在膈上者,为危症,当吐之,宜瓜蒂散。眉批:痰结,食结。此二者,不可便下,须待其转动,方可下之。盖结在上焦,属气分,下之太急,则气逆呕吐,外用按揉之法为妙。血结者,不可按,按之软,脉芤涩弦,宜于解表清里药中,加桃仁、红花、三七、归尾,甚则桃仁承气汤。时疫多实多热,至胸膈满痛,又属实邪,非虚症。惟是屡经攻下,胸痛更甚者,乃脾肾两虚,下气上逆,宜温理脾胃,以建中镇安之。甚则导火归元,纳气归肾皆可,然不多见,须消息斟酌,不可轻试。

肋 满 痛

肋满痛,与胸满痛同,而微有不同者,胸满痛,有宿食为病,肋满痛,无宿食为病,乃亦有因宿食在胸腹而满痛及肋者。时疫肋满痛,是痰、气、血三者为病,其中亦有满而不痛,痛而不满,满痛并作之分。其满而不痛者,募原之邪,未经传变,宜达原饮。眉批:肋非藏食之处,故无宿食为病。此则因腹有宿食而痛满,累及于肋非肋痛之证候也。满而不痛募原之邪未传变,兼寒热往来者,大柴胡汤。痛而不满者,邪分布于少阳之经,宜小柴胡汤。眉批:痛而不满邪分布于少阳。满痛并作者,当分左右,左属血,小柴胡去人参,加延胡、归尾、红花、桃仁,甚者加莪术、三棱、三七、五灵脂;右属痰,与气痰,加柴胡、倍半夏,加牡蛎、莱菔子,甚则白芥子、甘遂、大戟、芫花,气加青皮、莱菔子、木香、大腹皮。眉批:痛满兼作左属血,右属痰与气,此又痰与气之分别。痰与气痛,皆无常所而有聚散,痰散仍有所苦,气散则无所苦,若屡经汗下清利,而肋痛更甚者,虚证也。眉批:此又虚象之示,先辨宿食热邪与气血痰水之结。气虚必呕利,养气为主。血虚必烦热,养血为主。此亦十中一二。肋痛与胸腹痛不同,胸腹譬之冲衢,塞不能久。肋则譬之僻巷,塞则难开,用药须明此意。时疫肋痛,虽有痰、

气、血之殊，而总不离乎热，眉批：多般属邪热余则为气血痰。黄芩是为主药。若别有热者，黄连、山梔，又所必需。他病胁痛，有寒有热，不在此例。

腹 满 痛

时疫腹满痛，属宿食为邪热所结者，十之七八，属气、血、痰水者，十之二三。盖腹为胃与小肠之正界，非胸胁小腹之地可比。腹满而不痛者，属邪在气分，属水谷散漫而未燥结，气分脉多沉，或弦，水谷脉滑，气分通腹皆满，水谷满有分界。眉批：再示症象脉象，气分与水谷之分。气分者，厚朴、大腹皮、青皮、陈皮、枳、桔为主。水谷者，半夏、山查、麦芽、神曲、莱菔子、枳实为主。时疫为热症，腹满亦当清热，兼以顺气消食可也。若舌多黄苔，虽满而不痛，为邪已传胃，宜小承气汤下之。眉批：辨水谷气分之据。痛而不满者，属邪在血分，属水谷燥结诸病。他病或有属冷者，时疫总属热症，痛不可按，而无硬处者，于清里方中加赤芍。不可按而有硬处者，调胃承气汤。满痛兼作，为痞满在气，燥实在血，大实大热之症，大承气汤。眉批：此处谓舌多黄苔邪已传胃，则上文之指证纵有苔而不黄可知，举一知二凡阅书皆当从字外留意。庶临证知所区别，不致受模糊影响之累。诸病腹满痛，或兼自利，当责之虚冷。时疫自利，属热结旁流，下之则止，不可疑为虚冷。眉批：此又示时疫与诸病腹满痛之殊。若满痛，而喜燥喜温，或恶寒，手足冷，清利之益甚。眉批：疫症遇此等见证，皆为药误，必多在汗下后，盖疫邪属热何得有此寒证？或右关迟紧，此非本病，乃因烦渴饮冷太过，或用清凉太过太早之所致，又当以温燥为主，不可执一，然此亦治药弊，非治本病也。

少 腹 满 痛

时疫少腹满痛，为邪热结于下焦，下焦乃大肠膀胱，及厥阴分界，与中焦异。亦有满而

不痛，痛而不满，满痛兼作之不同。眉批：少腹痛有但满不痛，及痛而不满，暨满痛相兼者。但满不痛为湿胜气滞，痛而不满为热伤血分，满痛兼作小便不利为蓄水，大便不利为燥矢，病情攸分所患迥殊，临诊详察全系乎此。初起满而不痛者，湿胜气滞也，槟榔、厚朴、苍术为要药。痛而不满者，手不可近，热伤厥阴血分也，黄芩以清热，赤芍、归尾以活血，柴胡以升厥阴之气。若牵引阴器，及两胯夹缝者，加秦艽即愈。满痛兼作者，不论初起末后，当视其前后，在前小水不利，蓄水也，四苓、猪苓、益元等方选用。在后大便不利，有燥矢也，三承气选用。小便利，而大便色黑者，畜血也，抵当汤、桃仁承气汤选用。以大小便之通塞为辨，固矣。亦当细察其满痛，如有硬块不可按者，属燥矢；满痛如鼓，不可按，而却无块者，属溺畜脬中；满痛拒按而软者，属畜血，以此辨之了然矣。眉批：此又更进一层，当并察之。外有时疫末路，满而不痛，痛而不满，喜温喜按者为虚证，当细询来路，若屡经清下太过，当消息温补，以培养阴阳，不可执时疫为实邪热证，而不变通也。眉批：此亦药误所致，所谓清下太过。在未传变不渴不热手足反厥冷，此由疫毒郁而未发，最易误治。故凡遇此等处书应屡屡指示之，防人之忽误。苟能执定疫邪属当清为主，庶免此等误失清下后恐有治之太过之误。则当视症而变通，即所谓治药误者。然此亦十中一见耳。

上满痛诸症，乃时疫里症之大端，总属热邪内陷。在风寒暑湿诸门，则寒热虚实俱有，在时疫已经传变，见于烦渴燥热既显之后，其为热症易辨。若见于未经传变之先，乃疫毒郁而未发，多不渴，多不发热，甚有手足反厥冷者，依风寒治则当温，依时疫治则当清。毫厘千里，反掌生死，当于气、色、神、脉、舌苔五者，细察而详辨之。

自 利

时疫自利，皆热症也，其所利之物，与内虚内冷者自别。冷利之色淡白，热利之色正黄，甚有深黄酱色者；冷利稀薄，热利稠粘；虚冷利，散而不臭，热利臭而多沫；虚冷易出，热

症努固;冷利缓,热利暴注下迫而里急。此辨时疫热利,与诸冷利之大概也。眉批:正黄酱色稠粘臭,沫努力固,暴注急迫为热。淡白稀薄易出缓出为冷。此辨冷热关键。时疫初起,有手足厥冷、恶寒、呕吐、腹痛、自利者,全似太阴寒症,辨其为疫,眉批:冷为太阴寒症,此为时疫太阴见证。只在口中秽气作黏,舌上白苔粗厚,小便黄,神情烦躁,即可知其非寒中太阴,是时疫发于太阴也。烦躁轻,则藿香正气散,烦躁甚,则用达原饮,一二服后,即见三阳热症矣。此时若用温中药,转见四肢厥冷,手足青紫而死。不可不细察也。眉批:此皆生死关头度人金针者。时疫初起,头疼发热而自利,九味羌活汤。传变太阳少阳合病,身热口苦,咽干目眩而自利者,黄芩汤,兼呕加半夏。眉批:以热治热,热深厥深,以速其亡。口苦、咽干、目眩皆为热象。传里舌黄谵妄而自利者,按其心下至少腹,有硬痛处,与大承气汤。无硬痛处,小承气、小陷胸、大柴胡选用。此在下其热,不必以结为主,故虽无硬痛,亦主大黄。时疫自利,而小便不利,腹满而无硬块,时作肠鸣者,热在小肠膀胱而蓄水也,四苓散、猪苓汤、益元散选用。时疫自利,受补者少,至屡经清下,无表里证,自利渐至清谷,眉批:此则须在屡经清下之后,用药之法,盖表里之症已无,当以补虚温中为要。而脉微细者,则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理中汤,又所当酌用也。眉批:此亦治药误由于清凉太过。

便 血

时疫便血,热邪深入也,先当辨其血色。鲜红者,清热为主,黄芩汤、三黄石膏汤、犀角地黄汤。血色紫黯成块,下者,逐瘀为主,桃仁承气汤、抵当汤。须按腹胁有痛处用之为确,时疫便血,散晦夹涎水者,脾胃虚,而脏腑伤也,归脾、补中、八珍可借用,并加乌梅。时疫便血之后,多亡阴症,神昏耳聋,舌无苔而燥,身痛不可转侧之类皆是,生脉、六味加阿胶,峻补其阴,然多不救也。眉批:此即痢之类。

便 脓 血

时疫便脓血,与便血燥湿之分,便血属燥热,有凉润为主,便脓血属湿热。眉批:便脓血属湿热,便血属燥热。清热兼分利为主。时疫初起,头痛发热便脓血者,即古所谓疫痢是也。不必治脓血,但解其表,表解则便数自减,决不可早施清里攻下之药,即分利清凉,亦所当慎。眉批:此当慎重施治之处。盖邪方在表,清里邪则内陷深入,后极难治。眉批:此言明不宜遽用清下之所以然者。且时疫一见便脓血,则烦渴之热势反缓,盖热随利减也。所以苦寒之品,不可浪用,惟以仓廩汤为主。眉批:此又指示不必浪用苦寒之处,总之痢症凡有表邪,表一日不解,痢一日不止。若不解表,但用清下必致表邪内陷,此本治有表邪之痢一定之法。详见夹痢条下。时疫传变,至半表半里便脓血者,柴葛解肌汤,加芩、泽、木通、黄芩。时疫传变入里,烦渴谵妄悉具,而便脓血者,黄芩汤、葛根芩连汤选用。兼里急后重,腹中拒按者,加槟榔、大黄。时疫屡经攻下,而便脓血滑利者,当以养中调气养血为主,清热为佐,老人虚人,亦仿此例。

大 便 闭

时疫属湿热,大便闭者少,间有闭者,乃平素胃阳强盛,多燥气也。夫本来阳盛,复受时疫,则湿热皆变为燥热,虽兼表症未得汗,可下,以时疫与伤寒不同,眉批:热重则湿亦随之速化,此时疫与伤寒相异之处。伤寒邪从表入,有表证未得汗,必不可攻里。时疫邪从内发,虽有表证,每每发表而不得汗,必待里气通,而后表始得汗。所以时疫大便一闭,即有表证,亦当下之,不可逡巡也。若初起未经表散,则当用三消饮,下之为当。有表证,尚可下,则烦渴谵妄,舌苔黄黑燥裂卷短,胸腹硬痛诸症备见,更当分别轻重下之无疑。眉批:指示迷津。又有大便闭,而屡下不通者,则必有夹邪,当审之。眉

批：屢下不通此指应下之症俱见，必当视其所夹，先为施治，夹去而后下之。有夹水者，水在肠中，则不下而自利。水在胃脘以上，则脉多弦多缓，往往上呕而不下利，且舌白而心下按之作响，虽用承气不能下行，故下之不通，当先用半夏、茯苓、苍术消其水，而后下之。亦有可用大陷胸汤者，必胸上痛而手不可近，方能药与邪敌。有夹气者，气滞于胸膈之间，主上逆而不下降，胸腹串痛而脉沉，当先以苏子、莱菔子、木香、槟榔顺其气，而后下之。有气虚而屢下不通者，属老人虚人，其脉必兼无力，其色必悴，其肌肉必缓，其神必散，若下症全具，当与大承气加人参，一服而宿垢顿下。眉批：气虚。或陶氏黄龙汤，或麻仁丸，参汤下，酌以里症之多寡用之。有血虚而屢下不通者，属妇人产后，痢疽溃后，或平素阴虚及亡血，其脉必兼涩，眉批：血虚。四物、六味、生脉，及吴氏诸养荣方、麻仁丸选用，仍须蜜煎猪胆汁导之。大凡时疫，大便一闭，即当下之，然须询其有无所苦，若无所苦，下尚可缓，有所苦而下之不通，又须察有无夹邪及虚也。当下者十之五，可缓者十之三，夹邪者十之一耳。时疫如此，他病则不然。古语云：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诚哉斯言也。

小便不利

时疫初起在表时，头痛发热，小便不利者，热入膀胱也。益元散主之，四苓散、猪苓汤，皆可用。东垣云：小便不利而渴者，热在上焦，法当淡渗，小便不利而不渴者，热在下焦，法当苦寒，此可为据。眉批：以渴不渴分别热在上下焦，此皆示人以准绳，以上与常病及治法无甚异，惟大便闭小便不利时疫当先通大便。时疫传里，大便闭，而小便不利者，当先通大便，大便通，小便自利，此惟时疫为然，他病则否。时疫屢经汗下，小便不利者，阴竭也，为难治，知母、黄柏、生地、麦冬之类治之，或生脉皆可，然多至少腹如鼓而不救也。凡小便不利，日久下关不通，必反于

上，往往有呕吐呃逆涓滴不能下咽，至汤药不进者，当用敷脐法。大田螺一枚捣烂，入麝香三厘，敷脐上，帛束之即通，一见点滴即受汤药。古法有用葱熨，眉批：大抵热病小便不利通阳较难，敷脐及葱熨二法甚佳。及井底泥敷少腹者，俱可参用，但不宜于阴竭之虚人耳。

小便黄赤黑

时疫未传变时，小便多如常，热一传入里则黄，热甚则赤，热入血分畜血则黑。小便可验里热之有无深浅多寡，但不可以作专症，疫邪在表，小便黄，即于解表中加清凉药。邪入里，小便黄赤，虽手足厥冷，亦当攻里逐热。疫邪已退，表里俱和，小便黄赤未退，仍当清利余邪。惟小便黑者，当逐瘀清热为主，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等类。有屢经汗下，清凉太过，表里俱无热邪，而滑泻腹痛，小便黄赤者，当理脾升阳为主，亦治药非治病也。眉批：以小便可验里热之有无深浅多寡，以为用药之处。

小便多

时疫为湿热，小便多者甚少。传里之后，或小便多者，乃胃土变为燥热也，急下之。眉批：湿化热小便即不能畅，若多即当细察其致多之由。屢经下后小便多者，气虚也，益气升阳为主。亦有肾虚而小便多者，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大抵未下之先小便多者，属燥热，小便必微黄，必烦热渴而喜饮。既下之后，小便多者，属虚，气虚则不喜饮，而寸脉不及尺，浮不及沉；阴虚则喜饮，而尺脉不及寸，沉不及浮。失治日久，则变消渴，时疫小便多者知此。若夫风寒小便多，则属阳虚，不在此例。眉批：常病与时疫异处。

遗尿

时疫初起遗尿者，多属三阳合病，盖邪入

于阳,则阳实而阴虚,热盛于表,里为之不守,又神昏于下,不自知其下部之出入,故遗尿也。合之腹满身重,口不仁而而垢谵语,仲景独主白虎汤。此症不可下,以邪全盛在表在经,下之则表邪内陷,故额上生汗,手足逆冷,尤不可汗,以邪本属热,汗之则愈增其热故心懊懊反作谵语,惟以白虎汤清其浮越之热,若别兼燥结硬痛者,可于本汤内加大黄下之。

囊 缩

时疫囊缩,乃热入于厥阴也。有结有热则下,有热无结则清,热退而囊自纵矣。眉批:此应清应下之别,当以有结无结为衡,凡异同处最宜注意,否则毫厘千里。阴症囊缩,与时疫颇相类,以阴症囊缩,必身冷、厥逆,脉沉;时疫囊缩,亦身冷、厥逆、脉沉也。然一寒一热,自有不同。眉批:一则属寒故皆无热象,一则属热处皆现热象,时疫囊缩皆现热象,阴症则否,不过较谵语尚轻然即谵之渐也。阴症囊缩,阴茎痿缩,或全缩入腹有如妇人,时疫热厥囊缩,阴茎如常。再以兼症辨之,阴症囊缩,小便清,少腹牵引痛,痛而不满,喜温按,多自清,神清不烦;时疫囊缩小便赤,少腹满而硬痛拒按,大便秘,烦而神昏。

多 言

时疫多言者,谵语之渐也。疫热蒸心之所致,治同谵语。

谵 语

谵语者,热蒸心也。时疫一见谵语,即当清热,然有经热蒸心而谵语者,邪在三阳,表症多有之,脉浮大头痛发热舌白者是,眉批:此为经热见证,不恶寒邪已不在表。吴氏三消饮最当。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汤、防风通圣散、白虎汤、梔子豉汤,皆可选用。有膈热蒸心面谵语者,脉洪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胸中无结者是,眉批:此为膈热见证,以上膈热及热聚中上二焦,皆

尚不至胃腑。白虎汤、黄芩汤选用。有痰涎搏结,其热聚于中上二焦而谵语者,脉弦滑胸痛及心下痛拒按者是,眉批:此为痰热搏结之见证。小陷胸汤、大柴胡汤选用。有胃蒸心而谵语者,脉滑实大,舌黄,及黑,及燥,及芒刺,腹满拒按者是,眉批:此为胃热之见证。三承气汤选用。轻者只用平胃散加山查、麦芽、萝卜子即效。有热入血分而蓄血,血热蒸心而谵语者,脉沉结,或涩,心下至少腹,凡有痛处拒按而软者是,犀角地黄汤桃仁承气汤、抵当汤选用。眉批:热入血分血蓄见证治法。有热入小肠膀胱,蓄水之热,上蒸心而谵语者,脉浮数,少腹满,小便不利者是,四苓散、猪苓汤、益元散选用。眉批:热入膀胱蓄水见证治法。以上皆实症谵语也。至若屡经汗下清理,二便已清利,胸腹无阻滞,六脉虚散结代微弱而谵语者,阴阳两虚,神无所倚也。虚在上焦,必心悸神倦,生脉散加枣仁,天王补心丹。虚在中焦,必面色痿黄,四肢倦怠,归脾汤。虚在下焦,必耳聋目直视,六味地黄汤加远志、五味、龙骨、茯神。眉批:此为阴阳两虚,而又分别上中下三焦各见证,以上系上中下三焦之虚象见证,治法是谵语一证,当详分见证方可确指其致谵之由,而施治之,奈何今医概以热入胞络一端拘执之。

狂

时疫发狂者,谵语之甚者也。亦疫热蒸心之所致,治同谵语。眉批:较谵语之热更甚,故症亦较剧,亦当视其见证,以知之热之所在而治之。

善 忘

时疫善忘者,蓄血之所致也。蓄血在上焦,其脉芤,胸前及心下必痛,必拒按而软,犀角地黄汤主之。蓄血在中焦,其脉或芤,或弦,或涩,两胁及脐上,必有痛处拒按而软,桃仁承气汤主之。蓄血在下焦,其脉必沉结,脐下必有痛处,拒按面软,抵当汤主之。善忘虽为蓄血主症,然必验之大小便,尿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小便自利,方为蓄血之的证,否

则仍当参之多言谵狂诸法治之。眉批：畜血亦应分别上中下三焦，方免误治。大凡畜血痛处难拒按必软。

沉 昏

时疫沉昏，热入至深，极险症也。盖热初蒸及心之经，则心神不安，多梦呓，醒时自清。蒸心之经渐深，则心神渐烦，多言，所言皆日用当行之事，无糊涂语。蒸及心包，则精神间有昏处，多言间有糊涂语，犹清白语居多。迨蒸心包渐深，则心神昏处居多，言多妄见妄闻，甚至疑鬼疑神，非人所见闻者，犹省人语也。至热直入心脏，则沉昏全不省人事矣。此热入浅深之次第，见证轻重之辨也。所以多言谵语，热之浮浅者，梔、芩、知、膏可解。发狂热之深结者，硝、黄可解。至沉昏，热之至深者，非犀角、黄连、羚羊角、牛黄，莫能解也。沉昏虽系热深，更有夹痰气，夹胃结，夹血结之分，胸满舌白，系夹痰气，当加川贝、瓜蒌、半夏、莱菔子，于犀、连诸药中。舌黄及燥黑，腹满硬痛者，当加犀、连于三承气汤中。痛而软者，畜血，加桃仁、丹皮、赤芍，于犀、连药中。治沉昏之大法备矣。以上皆实症，更有虚症，亦所当知，屡经汗下，清利之后，表里无热，胸腹无阻，二便自利，而神情由倦而渐昏，由昏而渐沉，乃大虚之危症。大剂生脉散，加桂、附、芪、术、苓、芍，急救其阴阳，亦不逮矣。眉批：热入渐深以至于至深，逐一指示其见证，分别轻重以定治法，可谓良工心苦，一片婆心矣。热邪已深，至极处而舌尚有白苔则为夹痰。可知遍观是书验苔之法，苔夹白色皆系痰水之据，清利之后表里无热，胸腹无阻二便自利是邪已去。乃仍由倦而昏而沉为大虚无疑。

循衣摸床撮空

时疫循衣、摸床、撮空者，热盛神昏而四肢实也。当察其舌，舌苔白，或无苔，有热无结也。犀角、黄连、石膏为主。舌有燥苔，或黄黑燥裂芒刺，有热有结也，大黄、芒硝为主。屡经汗下，胸胁仍有拒痛者，邪未尽也，仍宜清

利，无拒痛者，阴虚而阳亢也，生地、麦冬、枣仁、茯神安神为主。

多 睡

时疫初起多睡，兼身重者，热邪阻滞其经脉也，有汗白虎汤，无汗或加麻黄。屡经汗下后，表里热愈甚，二便俱利，而身痛多睡者，阴伤也。眉批：汗下后表热愈甚，二便俱利，身痛多睡为阴伤，此等紧要关键即为生死关头，行道者可不加意审视而区别之。四物、六味、生脉，三方合用，大剂养阴方效，失治即危。服此数剂，身痛已和，表里热退，而仍多睡者，于三方中加生枣仁即愈。若夫平素脾虚多睡，多痰嗜睡者，一受疫症，必更嗜睡，当于时疫药中，参之以理脾消痰之品。眉批：分别初起及汗下后之见证，治法而又须考究其平素之气体，以消息之，可谓无微不至丝丝入扣矣，此与常病相异处。

身 冷

诸病身冷，皆属阴症，在时疫多属热症，须从气、色、神、脉、舌苔中，辨其端倪。眉批：五者即卷首辨别时疫之要领，有一端即为时疫也。果系时疫，则当分初中末以治之，不可紊也。时疫初起，往往有身冷自利，腹痛作呕，全似阴症者，若舌有厚白苔，身有秽气，心烦多汗，面色油垢，小便黄短数，眉批：皆热邪见症，故有一二证现便是疫邪矣。有一二证现，便是疫邪直入太阴，先里后表，非真阴寒症。兼呕利，藿香正气散、四苓散；无呕利，达原饮；服一二剂后，即发热矣。时疫传变发热之后，谵妄、沉昏、舌燥、腹满、便秘而身冷者，先表后里证，三承气、大柴胡选用。眉批：身冷有在初起，有在传变发热谵昏之际，又有在表里无邪者，舌燥裂，苔黄或黑及有芒刺，脉实大，腹满拒按皆结症。无结症者，白虎汤。时疫末路，屡经汗下，表里无邪，胸腹无滞，二便自利而身冷者，当以脉为主。脉虚细不振者，用药太过，而成脱症也，急宜温补，少缓即死，生脉散，加芪、术、苓、芍，平补阴阳。冷甚者，加熟附子。

时疫身冷一症,最难下手,初起时,若寒热不辨,且勿妄投汤剂,当少待之,多则一二日,少则半日,多有自行传变,即发热烦渴者,此时则易于用药。若已经发热传变之后,变为身冷,则自有口燥舌干,不得卧诸症在,此时药不可缓,缓则热深厥深,虽下后厥回,往往亡阴而死。身冷与恶寒不同,而病机颇同,当与恶寒条参看。

呃 逆

时疫呃逆,与伤寒不同,伤寒呃逆,虚实寒热俱有,时疫呃逆,惟热结下焦而已。眉批:呃逆亦为下证间不容发。凡见呃逆,即当下之,下之

不止,按其脐腹有硬痛拒按处,仍当下之。有下至十数次方止者。总之逐尽结热,肠胃通达,其呃自止,慎不可用丁香柿蒂汤,治呃而遗结热,致成危证也。

吐 蛔

伤寒吐蛔,多寒热错杂,时疫吐蛔,则有热无寒。治此症之当汗当清当下,一以传变之大势为主,惟加乌梅、黄连以安之,慎勿用乌梅圆中诸辛热药,致成危笃也。眉批:忌辛热为要。

总之疫为热邪,用药于温热之味,当慎之又慎。

瘟疫明辨 卷四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辑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汗 法

时疫贵解邪热，而邪热必有着落，眉批：着落二字即当审视所在处，此处论汗法故但指在表言。方着落在肌表，若非汗则邪无出路，故汗法为治时疫之一大法也。但风寒汗不厌早，时疫汗不厌迟。风寒发汗，必兼辛温辛热以宣阳，时疫发汗，必兼辛凉辛寒以救阴。眉批：时疫热邪故必兼辛凉辛寒。风寒发汗，治表不犯里，时疫发汗，治表必通里，其不同有如此。故方疫邪传变出表时，轻者亦可得表药而汗散，若重者虽大剂麻黄、羌、葛亦无汗也，以伏邪发而未尽之故。亦有不用表药，而自汗淋漓，邪终不解者，盖此汗缘里热郁蒸而出，乃邪汗，非正汗也。必待伏邪尽发，表里全彻，然后或战汗，或狂汗而解。所谓汗不厌迟者，此也。眉批：必待伏邪尽发所以不厌迟也。种种汗法无非示人金针。辛凉发汗，则人参败毒散、荆防败毒散之类是。辛寒发汗，则大青龙、九味羌活、大羌活之类是。发表兼通里，则吴氏三消饮、六神通解散、防风通圣散之类是。更有不求汗而自汗解者，如里热闭甚，用大承气以通其里，一不已而再，再不已而三，直待里邪逐尽，表里自和，多有战汗而解，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一。又如里热燥甚，病者思得凉水，久而不得，忽得痛饮，饮盏落枕而汗大出，汗出即解，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二。又如平素气虚，屡用汗药不得汗，后加人参于诸解表药中，覆杯立汗，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三。又如阴虚及夺血，枯竭之极，用表药全然无汗，用大滋阴润燥生津药数剂，而汗出

如水，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四。眉批：凡病有因阴液素亏表而无汗，须于表药中兼用滋润阴液之品，俾得出汗，此则全赖于医临证察看，庶可药到病除。否则徒表益伤其阴液，而病仍不得去也。总之疫邪汗法，不专在乎升表，而在乎通其郁闭，和其阴阳。郁闭在表，辛凉辛寒以通之。郁闭在里，苦寒攻利以通之。阳亢者，饮水以济其阴。阴竭者，滋润以回其燥。气滞者开导。血凝者消瘀。必察其表里无一毫阻滞，乃汗法之方全。此时疫汗法，理不同于风寒，谨撮诸汗症，详列于下。

发热 恶寒 无汗 头项痛 背痛 腰痛 肩臂痛 膝胫痛 周身肢节痛

下 法

时疫下法，与伤寒不同，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伤寒在下其燥结，时疫在下其郁热。伤寒里症当下，必待表症全罢，时疫不论表邪罢与不罢，但兼里症即下。伤寒上焦有邪不可下，必待结在中下二焦方可下，时疫上焦有邪亦可下，若必待结至中下二焦始下，则虽下之不通而死者。眉批：时疫所以一兼里证即应用下，以其病情属热下迟则阴液肾水为之熬干，故待结在中下两焦方下已不能通，下不通而必上逆则无治法矣。此所以与伤寒迥殊也。伤寒一下即已，仲景承气诸方，多不过三剂，时疫用下药，至少三剂，多则有一二十剂者。时疫下法有六：结邪在胸上，贝母下之，贝母本非下药，用至两许即解；结邪在胸及心下，小陷胸下之；结邪在胸胁连心下，大柴胡汤下之；结邪在脐上，小承气汤下之；结邪在当脐及脐下，调胃承气汤下之；痞满燥实，三焦俱结，大承气汤下之。此外又有本质

素虚,或老人,久病,或屡汗屡下后,下证虽具,而不任峻攻者,则麻仁丸、蜜煎导法、猪胆导法为妙。眉批:所谓下者并非定指大黄、芒硝之大小承气汤而言,视此处虽见贝母用至两许即解一语,又以小陷胸与大柴胡皆系下法之方,苟能见缓下诸症,即为下之当,不致有渐重,加重其症,必得用重剂以下之也。下法之轻重缓急,总以见证为主,详列于后。

急下证

舌干 舌卷 舌短 舌生芒刺 舌黑
齿燥 鼻如烟煤 胸腹满痛 狂 沉昏 发
热汗多 身冷 呃逆

当下证

舌黄 谵语 善忘 多言 协热利 头
胀痛 烦躁

缓下证

舌淡黄苔 微渴 大便闭 小便黄赤
潮热 齿燥

以上诸症,缓下者不下,则必渐重而为当下证。当下者缓下,则必加重而为急下证。眉批:此两语为时疫治法之要。急下者失下,则虽下之多不通,而致结热自下逆上,胀满直至心下,又逆上透过膈膜,有至胸满如石,咽喉锯响,目直视反白,或睛盲,瞳散,耳聋,九窍不通,虽有神丹,莫之能救矣。外更有蓄血蓄水诸下法,前已散见诸条,兹再详列,以便翻阅。

蓄水证

小便不利 大便微利

蓄血证

小便自利 大便黑 他若蓄水蓄血,在
胸胁,不当下者,此不赘。

清法

时疫为热证,未有不当清者也。其在表宜

汗,使热从汗泄,汗法亦清法也。在里宜下,使热从下泄,下法亦清法也。若在表已得汗而热不退,在里已下而热不解,或本来有热无结,则惟以寒凉直折,以清其热而已,眉批:热至于结非下不为功矣,有热无结则惟以寒凉之味折之清之可也。故清法可济汗下之不逮。三者之用,可合而亦可分,时疫当清者,十之六七,则清法不可不细讲也。凡清热之要,在视热邪之浅深。热之浅者,在营卫,以石膏、黄芩为主,柴胡、葛根为辅。热之深者,在胸膈,花粉、知母、菱仁、梔子、豆豉为主。热在肠胃,当用下法,不用清法,或下而兼清亦可。热入心包者,黄连、犀角、羚羊角为主。热直入心脏,则难救矣。用牛黄犹可十中救一,须用至钱许,少则无济。非若小儿惊风诸方,每用分许,即可有效,当清诸症,谨列于下。

热在营卫证

身热汗自出 不恶寒反恶热 身重 头
面项红肿 周身红肿 斑疹 鼻孔干 唇燥
烦躁 遗尿 舌苔白

热在胸膈证

身热反减 渴 呕 咳 咽干 谵语
多言 胸前红肿 舌苔厚白

热在肠胃证

便血 便脓血 余悉见下证条中。

热在心包及心证

狂 沉昏 多睡 舌黑

和法

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所有寒热并用者,因时疫之热,夹有他邪之寒,故用此法以和之也。凡方中有黄连与生姜同用,黄芩与半夏同用,石膏与苍术同用,知母与草果同用者

皆是。肩批：以上皆寒热互用之和法。所谓补泻合用者，因时疫之邪气实，人之正气虚故用此法以和之。凡方中有参、芪、归、芍，与硝、黄、枳、朴同用者是。肩批：此又补泻互用之和法。所谓表里双解者，因疫邪既有表症，复有里症，故用此法以和之。凡方中有麻、葛、羌、防、柴、前，与硝、黄、梔、芩、苓、泽、枳、朴合用者是。肩批：此又表里互用之和法。所谓平其亢厉者，因时疫之大势已去，而余邪未解，故用此法以和之，或用下法而小其剂料，缓其时日，或用清法而变其汤剂，易为丸散者皆是。凡此和法，虽名为和，实寓有汗下清补之意。疫邪尤有宜和者，凡热不清，用清凉药不效，即当下其热之所附丽，盖无所附丽之热，为虚而无形之气，如盛夏炎蒸，遇风雨即解，故人身之热，气清即退。有所附丽之热，为实而有物，如洪炉柴炭，虽沃以水，尤有沸腾之忧，必撤去柴炭而热始退。肩批：此又指有附丽之热必兼去其所附，而后热方能去，并设譬以明其理可谓善于指示之矣。凡热之所附丽，非痰即滞，非滞即血，迺清其热，不去其物，未能有效，必视其附丽何物，于清热诸方，加入何药，效始能捷。肩批：此须与夹症各条参以辨其附丽。此和法之精微神变者也。宜和之症，详列于下。

寒热往来 盗汗 口苦 咽干 头眩
舌强 渴 胸胁满 耳聋 小便黄 呕吐下利而心下痛 口干舌强而恶寒 大小便闭而寒热 痞满而悸 二便自利而舌苔 形体损瘦而舌苔 凡此表里虚实寒热相兼者，不可枚举，引此数端，可以类推。其有似和，而实非和证者，详后辨似条。

补 法

时疫本不当补，而有屡经汗下清解不退者，必待补而愈。此为病药所伤，当消息其所伤，在阴在阳，以施补阴补阳之法。疫邪为热症，伤阴者多，然亦有用药太过而伤阳者，则补阴补阳，又当酌其轻重，不可偏废。凡已经汗下清和，而烦热加甚者，当补阴以济阳，所

谓寒之不寒，责其无水者是，六味、四物、生脉、养荣诸方酌用。当其汗下清和，热退而昏倦痞利不止者，当补阳，所谓养正以却邪者是，四君、异功、生脉、六君、理中、建中、附子等方酌用，诸症详后。

当补阴证

舌干无苔 舌黑无苔 耳聋 目直视 目不明 服清凉药渴不止 服清凉药烦热加甚 服攻下药舌苔愈长 服攻下药舌苔芒刺燥裂愈甚 服清凉药身热愈甚 身体枯瘦 用利水药小便愈不通 腰膝痿软 周身骨节痛不可移动 多睡

当补阳证

多冷汗 汗出身冷经日不回 小便清而多 大便利清谷 呕吐用清热开导药愈甚 自利用清下药愈甚 痞满

外此，更有四损，四不足，三复症，当补，详见后。肩批：除分列应补阴补阳各证之外，又有所谓四损、四不足、三复诸症当补者，以上诸应补外，然尚有十夹中之夹肾虚，夹脾虚，则入手之际见有脾肾虚现象，即当于治疫药中处处兼顾其虚为要。

四 损

大劳、大欲、大病、久病后，为四损。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复受疫邪，正虚则邪人愈深，邪深则传化难出，汗下伤正而止脱，补助郁邪而邪锢，多不可治。然补泻兼施，间有愈者，有补泻合用之法，有先补后泻之法，有先泻后补之法，凡人参败毒散、人参白虎汤、黄龙汤、竹叶石膏汤，皆补泻合用之法也。先用补剂，后施汗下，先补后泻之法也。先用汗下，后施补剂，先泻后补之法也。当询病之来路，斟酌施治，尤当审现在之症，若纯见实证，亦不可以疑似之见误人。大凡周身俱见大实大热之症，而一二处微见虚象，则吃紧照顾其虚；周身俱见虚象，而一二处独见实症，则吃紧斡旋其

实,此治病之权衡也。眉批:看只一二处,实则最要之关键,虚实皆宜注重于此。若夫汗之而表症愈增。如头痛身痛更甚之类,清下而里症愈增,如烦渴痞满更甚之类,则至虚有盛候也,急宜补之毋疑。既辨其症,尤当细辨其脉寒,凡遇脉之浮候盛大者,须谨察其沉候有无有力处。六部脉皆盛者,须谨察其一部有独无力处。果得其一部一候之真无力,便可略其诸部诸候之假有余,从而施治,有独见若神之妙。眉批:此皆指迷之方针。夫既询得其来路之大概,又察得其轻重之确凭,再加之脉理精详,则烛照无遗矣。其损证之状甚多,当参后四不足条看。

四 不 足

四损由人事,四不足由天禀;四损在暂时,四不足在平素。然四不足,亦有由四损而来者,不可以四损之外,便无不足。四不足者,气、血、阴、阳也。气不足者,少气不足以息,语言难出也,感邪虽重,反不成胀满痞塞,凡遇此症,纵宜宣伐,必以养气为主。血不足者,面色痿黄,唇口刮白也,感邪虽重,面目反无阳色,纵宜攻利,必以养血为主。阳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肌体恶寒,恒多泄泻,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气,受邪虽重,反无发热苔刺燥渴,凡遇此等症,纵欲攻利清热,必先之以温补,待其虚回,实症全见,然后以治实之法治之。阴不足者,自然五液枯干,肌肤甲错,感邪虽重,应汗无汗,应厥不厥,遇此等症,纵宜攻利,必先之以养阴,待其气化津回,邪多不治自退,设有未退,酌用清利,攻利若早,其病益甚。以上四不足,合前条四损,总不可正治其邪,必以养正为要。先服养正药,待其实症悉见,方可攻邪,若服攻邪药,虚症复见,仍当调补其虚,养正以和邪,祛邪以安正,互相加减,迭为进退,直待邪尽去而正不伤,方为善治。

三 复

三复,劳复、食复、自复也。劳复者,大病

后因劳碌而复也,不必大费气力,即梳洗沐浴,亦能致复者,复则复热,诸证复起,惟脉不沉实为辨。轻者静养自愈,重者必大补以调其营卫,和其脏腑,待其表里融和方愈。眉批:正伤力不能再受攻下清凉也。误用攻下清凉,必致不救。安神养血汤主之。若因饮食过多而复者,舌苔必复黄,轻则损谷自愈,重则消导始愈。若无故自复者,乃伏邪未尽也,当问从前所见何证,服何药而解,今仍用前药以涤其余邪则愈。时疫复症,有复至再三者,屡复之后,必兼四损四不足症,宜参前条加减进退之法治之。

辨 似

凡病皆以虚、实、寒、热、四字为大纲,时疫何独不然?但虚实寒热之真者易辨,似者难辨。前所列时疫表里诸证,皆实邪热邪,而实热中亦有虚寒。四损四不足,皆虚邪寒邪,而虚寒中亦有实热。余于逐条下已细辨之矣,然有实症似虚,虚症似实,热症似寒,寒症似热,尤不可不细辨。故复通论而详述之,所谓实症似虚者,即以表症论之。头痛发热,邪在表也,其脉当浮,证当无汗,而反自汗,脉无力,用发表药,而身反疼痛,则似虚矣。故人惑于多自汗,而误用桂枝汤者有之;惑于脉无力,而引仲景太阳篇,发热恶寒,脉微弱,为无阳,而误用建中汤者有之;惑于身疼痛,而引仲景若不瘥,身体疼痛,当温其里,误用四逆汤者有之。不知此等症,在时疫中,皆在表,实症之似虚者也。其自汗者,疫热自里蒸出于表,非表虚也。其脉无力者,热主散漫,散漫则脉软,非比寒主收敛,而脉紧也。身体反疼者,伏邪自里面渐出于表,非比阳虚不任发表也。此表症之实症似虚者也。眉批:此疫症之异于他症处,为之一指示之。又以半表半里论之,寒热往来,胸胁满,邪在半表半里也。其脉当弦,其口当渴,而有脉反沉,口不渴者,则似寒矣。故人惑于脉沉,而以胸胁满为太阴,口不渴为内寒,而误用理中者有之。不知此症在时疫中,皆半表半

里,热症之似寒者也。其脉沉者,邪伏在募原而未出表,故脉不浮,非阳虚也。其不渴者,邪未传变,未入胃腑,故不能消水,非内寒也。此半表半里之似寒者也。又以里症论之,口燥咽干不得卧,邪在里也,其脉当滑,其身当热,其便当结。按滑当作洪,经云:滑者阴气有余也,主痰饮宿食吐逆诸症。洪为气血燔灼之候,主烦,主咽干,表里俱热,二便涩,伤寒阳明经病。而脉反沉微涩弱,身反四逆厥冷,大便自利,则全似虚冷矣。人惑于脉之沉微弱涩,而用参、芪者有之;惑于厥逆,而用桂、附者有之;惑于自利,而用参、术、干姜者有之。不知此等症,在时疫皆里热之似寒也,里实之似虚也。其脉沉微弱涩者,乃邪热结于肠胃,气不达于营卫也。其身反厥冷者,邪热结于里,结于下,气不达于外,通于上也。其自利者,乃热结旁流也。此里证之实证似虚,热症似寒者也。总之时疫为热因,与风寒之寒因大异,故脉症虽有似虚似寒之时,而一辨其为时疫,则属邪自外至,邪气盛则实,大都反见虚寒假象,明眼人不当为所惑也。肩批:视虚实当先视其是疫与否,果疫则当照治疫之法,此为最扼要之法。所谓虚证似实者,即以表证论之,头痛发热身疼痛,自汗脉浮大,邪在表也,而屡用表散清凉药,不惟不减,其症转甚者,非药力之不到,乃正气不能传药力达表,阴液不能随阳气作汗也。此邪在表时,虚症之似实者也。气虚者,加参、芪于表药即汗。阴竭者,加润剂于表药即汗。若不知其气血之两亏,而宣表不已,势必暴厥而成脱疾矣。更以半表半里论之,胸胁痛,耳聋、呕吐,如疟状,脉弦,邪在半表半里也。而屡用和解消导药,不惟不减,其症更加者,非药力之不到,乃中焦胆胃伤而气不运,肝木伤而火燥逆也。此疫邪在半表半里时,虚症之似实者也,必合四君、六君子和解药中,合四物于清解药中,始能战汗而解。若更消导清解不已,必至胃气绝而死。更以里症论之舌,舌苔黄黑裂燥芒刺,胸腹肋脐硬痛,大小便闭,六脉数大,邪在里也,而屡用攻利药,或总不得

利,或利后更甚,非药力之不峻,乃正气不能传送肠胃,血液不能滋润肠胃也。气虚者,助气以资传送。血枯者,养阴以藉濡滑。气行津化,方得通利,此疫邪传里时,虚证之似实者也。若不知其亏竭,而恣意攻利,必沉昏痿顿而死。总之药不中病,则伤正气,伤其下,则正气浮越而上逆。伤其中,则正气解散而外张。脉症虽有似实似热之时,而一询其来路,若治之太过,则属气从内夺,正气夺则虚,明眼入不当为所惑也。夫一证而虚实互异,用药稍讹而生死攸分,将以何者为辨证之把柄乎?曰:以开卷所列气、色、神、脉、舌苔,辨其是疫与非疫。以曾经误治,与未经误治,辨其时疫之为实为虚。则得其大纲,更细玩前所列各症,条分缕析之详,则得其细目,则似是而非之症,断不能惑矣。余于前各条下,每症已细辨其虚实,而此复重言以通论之者,正以前散见于诸条,恐读者略过,故复总论以提撕其为吃紧处也。至若寒症似热,则伤寒诸症有之,时疫绝无,故不论及云。肩批:此外尚有夹痰水之症,但按疫邪见症治之而不应,即当细察,见夹症之苔象病证也。

遗证_{属病后不表里症}

发 肿

时疫大势已平,寒热已解,而面目肢体浮肿,有食滞中宫、水停心下、气复未归三种,当分别以施治。食滞中宫者,乃病后脾胃大虚,不能消谷,病者胃中枯燥,偏欲多食,食停心下脐上,则水不得上输于肺,肺亦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溢于肢体,而为浮肿。肩批:此为中焦积食阻隔。其症以心下脐上有硬处,按之则痛为异,小便或利或不利,当用平胃散加枳实、山楂、麦芽、莱菔子、青皮、神曲为主。硬处消,则肿自愈。或加苓、泽兼利水亦可。肩批:正治以消食为主,但利而水可去积,阻之食如故,后来之水仍虑停滯为患。水停心下者,乃脾虚不能消水也,与食滞异者,心腹无硬痛,小便不利也。用苓、

泽、车前、木通之类，利其小便而愈。气复未归者，吴又可所谓病后气复血未复，气无所归，故作肿也。不可治肿，调其饮食，节其劳役，静养自愈。其异于停水食滞者，水停身重，小便不利，气肿身轻，小便自利，食滞腹中有结，气肿腹中自和也。

发 颐

时疫愈后，有发颐者，乃余热留于营血也，速以解毒清热活血疏散为主。误则成脓不出，而牙关不开，咽喉不利，多不能食而死，毒内陷而复舌燥神昏亦死，出脓后气虚血脱亦死，故宜早治也。古方以普济消毒饮为主。发在耳后，以柴胡、川芎为君。在项下，以葛根为君。在项后或巅顶，加羌、防。此症不可轻补于未溃之先，补早必成脓，尤不可纯用寒凉于将发之际，恐闭遏而毒不得发，故必兼疏散为要。外治以葱水时时浴之。

发 疮

时疫愈后，发疮者极多，余热淫于肌肉也。多服清凉养气血药自愈。

发 痿

时疫愈后，四肢不能动移者，热伤筋脉也。吴氏诸养荣汤酌用，轻者粥食调理自愈。

索 泽

时疫愈后，身体枯瘦，皮肤甲错者，热伤其阴也。养阴为主，吴氏诸养荣汤酌用，亦有粥食调理自回者。

发 蒸

时疫愈后，有发骨蒸如劳瘵者，乃余热留于阴分也。不可以其羸瘦，而遽用虚损门治法。必察其六腑，有结邪，则仍攻其邪为主。次察其经络，有壅瘀，则仍通其壅瘀为主。次察其气道，有痰涎，则仍利其痰涎为主。数者俱无，然后以清热为主。或无邪而阴伤，方可纯

用养阴之药。或分其余邪之轻重，亏损之多少，而兼用养阴清热药。进退加减以和之，更妙。

妇 人

妇人时疫，悉与男子同，惟当经期则治法略异，以其关乎血室也。凡遇感疫值经期者，治法必兼少阳，以少阳与厥阴为表里，厥阴为血室，血室一动，邪必乘虚而犯之。须分适来因受病而止，适来受病而自行，适断而受病三种，则虚实自见。凡经水适来，而受疫气遽止者，必有瘀血，要再察其胁腰少腹，有牵引作痛拒按者，必以清热消瘀为主，小柴胡加赤芍、延胡、桃仁、归尾、丹皮。凡经水适来，而受疫气，疫病虽发，而经水照常自行者，不必治其经血，但治其疫邪，而病自愈，盖病本未犯血室，故经血自行如常也。仲景所谓勿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者，正指此，非谓总不用药也。凡经水适断而受邪者，经行已尽，则血海空虚，邪必乘虚而陷入血海，若见腰胁及少腹满痛者，大柴胡汤加桃仁、赤芍，逐其血室之邪始愈。凡妇人受疫，但见昼日明了，至夜谵语，即当询其经期，以防热入血室之渐。

妊 娠

妊娠感时疫，须治之于早，则热不深入而伤胎。当汗当清之症，当速治不待言，当下之症，尤不可迟。若因妊娠忌下伤胎之说。因循略迟，则胎受热蒸而反易堕。一见里症，速下其热，其胎反安然无事，盖有病则病受之。《内经》所谓有故无殒者，于此见之，此历验不诬者。妊娠受疫，当下失下，至于舌黑腰痛，少腹下隧至急，则其胎多死腹中，自欲堕矣。此时下亦堕，不下亦堕，然下之胎堕，母犹可救十中二三，不下则母无生理，胎亦不能独存。同一堕胎，而此善于彼，当明言于病家，而后施治下药。虽三承气皆可用，惟芒硝当慎，以其专主伤胎，非大实大热大燥，不可试也。眉批：古方下死胎且有专主用芒硝者，予实不敢轻试，以人命为儿

戏也。

小 儿

小儿受时疫，悉与大人同，而时见惊搐，

类于惊风，误治多死。用大人治疫清解诸法，减小剂料以治之则愈。小儿不能言，遇当下症，既不知其谵妄，复难验其舌苔，则当验其唇，唇赤而燥，即是下症，此幼科之要诀也。

瘟疫明辨 卷末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辑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诸方目

大青龙汤

麻黄 桂枝 杏仁 石膏 甘草炙
 加姜、枣煎。

六神通解散

用法,有川芎、羌活、细辛

麻黄一钱 甘草一钱 黄芩二钱 苍术二钱
 石膏一钱五分 滑石一钱五分 豆豉十粒
 加葱、姜煎。

九味羌活汤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细辛五分
 苍术一钱五分 白芷一钱 川芎一钱 黄芩一钱
 生地一钱 甘草一钱
 加生姜、葱白煎。

葵藿汤

一方有干葛无菊花

葵藿二钱五分 麻黄五分 白薇五分 青木香五分
 羌活五分 杏仁五分 川芎五分 甘草五分
 石膏一钱五分 菊花一钱五分
 白水煎。

大羌活汤

羌活 防风 细辛 苍术 白术 川芎 黄芩 生地 甘草 防己 知母 独活 黄连

白水煎。

眉批:以上诸方皆初传在表所用。

人参败毒散

人参 茯苓 甘草 枳壳 桔梗 柴胡 前胡 羌活 独活 川芎 薄荷
 加生姜煎。

吴氏达原饮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黄芩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五分
 白水煎。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人参 半夏 甘草
 加生姜、大枣煎。

炙甘草汤

人参 甘草炙 桂枝 阿胶蛤粉炒 麦冬 生地 大麻仁
 加生姜、大枣,水、酒各半煎。

柴胡四物汤

柴胡 半夏 人参 黄芩 甘草 当归 川芎 白芍 生地
 加姜、枣煎。

参胡三白汤

人参一钱五分 白术一钱五分 柴胡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 白茯苓一钱五分

白水煎。若脉微弱,口渴心烦,加麦冬、五味子;若烦、口苦、心下痞,加黄连、枳实;若不眠、加竹茹。

清脾饮

青皮 柴胡 厚朴 黄芩 半夏 甘草 茯苓 白术 草果
 加生姜煎。

大承气汤

大黄四钱,酒洗 芒硝二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一钱
 白水煎。

小承气汤

大黄四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白水煎。

调胃承气汤

大黄二钱，酒浸 芒硝二钱 甘草一钱

白水煎。

人参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加梗米煎。

黄龙汤

大黄三钱 芒硝二钱 厚朴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甘草一钱 人参一钱五分 当归二钱

加生姜五片，大枣一枚煎。

六味地黄汤

熟地 山药 山萸肉 茯苓 丹皮 泽泻

新汲井水煎。

生脉散

人参 麦冬 五味子

白水煎。

四物汤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新汲井水煎。

越婢汤

麻黄 石膏 甘草

加生姜、大枣煎。

阳旦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黄芩

加生姜、大枣煎。

黄芩汤

黄芩 芍药 甘草

加大枣煎。

栀子豉汤

栀子 香豉

先煮栀子，后入香豉，白水煎。

黄连解毒汤

黄连 黄柏 黄芩 栀子等分

白水煎。

小陷胸汤

黄连 半夏 栝楼实

先煎栝楼实，后入二味，白水煎。

导赤泻心汤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山梔姜汁炒黑 滑石飞 知母盐酒拌 犀角 甘草生 麦冬去心

人参 茯苓各一钱

加灯心、生姜、大枣煎。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阿胶 滑石各一两

白水煎。

天水散

加朱砂名益元散

滑石六钱 甘草一钱

研细末，井水或灯心汤调。

柴葛解肌汤

柴胡 葛根 甘草 黄芩 芍药 羌活

白芷 桔梗

加姜、枣煎。

吴氏三消饮

槟榔 厚朴 草果 知母 黄芩 芍药 甘草 羌活 葛根 柴胡 大黄

加姜、枣煎。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草 陈皮 半夏

加姜、枣煎。

归脾汤

一方无白芍

人参 白术 黄芪 茯神 枣仁 远志 木香 当归 白芍 炙甘草

加桂圆肉、姜、枣煎。

清燥汤

苍术一钱，炒 白术五分，炒 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三分 茯苓三分 黄连一分，炒 黄柏二分，

酒炒 甘草二分 陈皮五分 猪苓二分 泽泻五分 升麻三分 柴胡一分 五味子九粒 神曲二分，炒 麦冬二分 当归二分，酒洗 生地黄二分

白水煎。

大柴胡汤

柴胡二钱 大黄二钱 枳实一钱 黄芩一钱 半夏一钱 白芍一钱

加生姜三钱，大枣一钱煎。

吴氏清燥养荣汤

知母 天花粉 当归身 白芍 甘草

生地汁 陈皮

加灯心煎。

补中益气汤

人参 白术炒 黄芪蜜炙 炙草 陈皮

当归 升麻蜜炙 柴胡炒

加姜、枣煎。

三黄石膏汤

黄柏 黄芩 黄连 梔子 淡豆豉 麻

黄 石膏

加生姜、大枣，细茶煎热服。

防风通圣散

又名双解散

防风 大黄 当归 芍药 芒硝 荆芥

麻黄 梔子 连翘 甘草 桔梗 石膏 滑

石 薄荷 黄芩 白术 川芎

加生姜、葱白煎。

逍遥散

柴胡 当归 白芍 白术 茯苓 甘草

薄荷

加煨姜煎。

瓜蒂散

甜瓜蒂炒黄 赤小豆

共为末，热水或童水调，量虚实服，或用
啼鼻。

葛根葱白汤

葛根 芍药 知母 川芎

加葱白、生姜煎。

平胃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加姜、枣煎。

吴氏承气养荣汤

知母 当归 芍药 生地黄 大黄 枳

实 厚朴

加姜煎。

凉膈散

芒硝 人黄酒浸 山梔 连翘 黄芩酒

炒 甘草 薄荷

加竹叶，蜜煎。

四苓散

吴氏有陈皮无白术亦名四苓散

茯苓 猪苓 泽泻 白术

白水煎。

桃仁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桃仁 桂枝

白水煎。

茵陈蒿汤

茵陈 大黄 梔子

白水煎。

吴氏举斑汤

白芍一钱 当归一钱 升麻五分 白芷七

分 柴胡七分 穿山甲二钱，炙黄

加姜散。

犀角地黄汤

犀角 生地 丹皮 芍药

白水煎。

三黄泻心汤

《汤液论》有黄芩，《保命集》有甘草

大黄 川黄连

以麻沸渍之，须臾绞去滓，温服。

藿香正气散

大腹皮 紫苏 藿香 甘草 桔梗 陈

皮 茯苓 苍术 厚朴 半夏曲 白芷

加姜、枣煎。

橘皮半夏汤

陈皮 半夏

加生姜煎。

竹叶石膏汤

人参 半夏 麦冬 甘草 竹叶 石膏

加梗米、生姜煎。

大半夏汤

半夏 人参 白蜜

以水和药蜜，扬之二百四十遍，再煎。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炒干姜 炙甘草

白水煎。

十枣汤

芫花熬 甘遂 大戟等分

大枣十枚，煮汤，内药末，强人服一钱七。

二陈汤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加梗米。

白虎加苍术汤

即白虎汤加苍术。

白虎举斑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白水煎。

大陷胸汤

大黄二两 芒硝一升 甘遂一钱，为末

先煮人黄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

大陷胸圆

大黄八两 芒硝 葶苈炒 杏仁去皮尖，各半升

合研取弹大一丸，别捣甘遂末一钱，白蜜二合，煮服。

抵当汤

水蛭三十，猪脂熬黑 虻虫三十，去头足翅 桃仁三十，去皮尖研 大黄四两，酒浸

白水煎。

八珍汤

人参 茯苓 当归 熟地 白术 甘草 白芍 川芎

加姜、枣煎。

葛根苓连汤

葛根 黄连 黄芩 甘草

白水煎。

麻仁丸

麻仁二升 芍药半斤 大黄一斤，酒浸 枳实一斤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炼蜜丸。

天王补心丹一方有石菖蒲四钱，无五味子。一方有甘草

生地四两，酒洗 人参五钱 元参五钱，炒 丹参一钱，炒 茯神五钱 桔梗五钱 远志五钱，去心炒 枣仁一两，炒 五味子一两，炒 天冬一两，去心炒 麦冬一两，去心炒 当归一两，酒洗 柏子仁一两，炒去油

蜜丸，朱砂为衣，灯心汤下。

荆防败毒散

荆芥 防风 柴胡 羌活 独活 前胡 川芎 枳壳 人参 甘草 桔梗 茯苓等分 加薄荷叶煎。

仓廩汤

人参 茯苓 甘草 前胡 柴胡 羌活 独活 桔梗 枳壳 川芎 加陈仓米、生姜煎。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加姜、枣煎。

异功散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陈皮 加姜、枣煎。

附子汤

附子 白术 白茯苓 白芍 人参 白水煎。

吴氏安神养血汤

茯神 枣仁 当归 远志 桔梗 芍药 地黄 陈皮 甘草 加龙眼肉煎。

建中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饴糖 姜 枣

普济消毒饮

黄芩 黄连 人参 橘红 元参 生甘草 桔梗 柴胡 薄荷 连翘 鼠黏子 板蓝 马屁勃 白僵蚕 升麻 白水煎。

吴氏楼贝养荣汤

知母 花粉 贝母 栝楼实 橘红 白芍 当归 紫苏子 白水煎。

吴氏柴胡养荣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当归 白芍 生地 知母 加生姜、大枣煎。

吴氏柴胡清燥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加生姜、大枣煎。

吴氏人参养荣汤

人参 麦冬 辽五味 地黄 归身 白芍 知母 陈皮 甘草

白水煎。

吴氏参附养荣汤

当归 钱 白芍 一钱 生地 三钱 人参 一钱 附子 七分、炮 炒干姜 一钱

白水煎。

犀角大青汤

犀角上 大青中 玄参中 甘草下 升麻中 黄连中 黄芩中 黄柏中 山梔中
水二盅,煎一盅。

柴葛五苓散

柴胡 葛根 茯苓 泽泻 猪苓 白术 桂枝

原批:痢血色兼秽,舌红赤苔老黄,腿足肿高,用柴葛五苓加青皮、槟榔,甚合法。

《瘟疫明辨》终

温热暑疫全书

	周禹载	辑述
〔清〕	薛生白	重校
	吴正功	重校

《温热暑疫全书》提要

清·周禹载撰，禹载字扬俊，吴县人。吴坤安曰：厥后紺珠一书，亦宗河间之法，但以双解散，用代麻黄、桂枝等汤以治伤寒，则竟以伤寒为温热矣。双解通圣，原治温热。嗟乎！寒温之别，判若天渊，寒温之治，反如冰炭。何蒙混若此？赖周禹载、薛生白见世之伤寒正病绝少，类病最多，寒症绝少，热病殊多，恐人误以伤寒正法施治。乃作《温热暑疫全书》。夫温热暑疫，皆热病也。盖伤寒自表达里，温热自内发外，温病发于少阳，热病发于阳明。仲景黄芩汤治少阳温病，白虎汤治阳明热病，并非伤寒之方。此真发前人所未发，扬俊辑仲景《伤寒论》，三注《金匱》，补注之余，先将温热暑疫四证，整订经文，采集方论，无背圣法，有合病情，各自成帙。卷一温病，首述仲景正文，次春温集补证治并方，附风温、冬温、温疟、温毒、发斑、附医案三则，春温病论，温热病脉论，温病方五道，附集方二十九道，为一卷。其卷二为热病，首述仲景正文，次夏热集补证治并方，总论温热死脉死证，附湿温、阳毒发斑、阴毒发斑，夏热病论，热病方四道，附集方一十八道。卷三为暑病，首述仲景正文，次暑病脉理，辨寒暑各异，暑中二阳，常暑、动暑、静暑，夹水伤暑，内伤夹暑，伏暑、暑风、暑疡、暑瘵、暑疮、暑痿、绞肠痧、霍乱、干霍乱，服药总法，李东垣暑伤胃气论，王宇泰复立清暑益气汤变证加减法，朱丹溪辨动静二暑，方古庵论，王安道中暑中热辨，附医案十三则，暑病多采张凤逵《伤暑全书》，暑病论乃周禹载自撰，附暑病方二道，附集方二十九道。卷四为疫病，首述吴又可《瘟疫论》，瘟疫九传，大头瘟、捻颈瘟、瓜瓤瘟、杨梅瘟、疔瘡瘟、绞肠瘟、软脚瘟，附医案十则，疫病论周禹载自撰，附北海林先生题喻嘉言疫论序，附喻嘉言瘟疫论，疫病方一十六道，附集方一十六道。后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见，如嘉言上焦如雾，升逐解毒，中焦如沅，疏逐解毒，下焦如渎，决逐解毒。俟其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暗长于未尽之时，此固不易之论，然求其反覆尽义，变态直穷，老长吴又可之言，别无依傍也。评批吴氏《瘟疫论》亦已收采本集中。

自序

医之道难矣哉！凡病伤寒最重，温热尤烈，伤寒仅在一时，温热暑疫，每发三季，为时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类，疗治不得当也。则温热暑疫，皆热证也。燎原之下，竟乏清凉一滴，人无今昔，性有异同，神酣往圣，志切琳琅。俊以一隙微明，静中索照焉。夫上古圣人，首重色脉，以营之未交已交，定人生死，片言已毕。中古圣人，端论谷气盛衰，定人生死，片言已毕。仲景，叔季圣人也，既立方论，复出无尽之藏，纬以膀胱之伤于绝，定人生死，先后合符，了无剩义矣。乃仲景于《伤寒论》中，温热森森，具载黄芩、白虎等汤，是其治也。后之学者，苟能引伸此意，便可变化不穷，神明千载，不能细察其理，反执以为治伤寒之法，盍思本汤既无外解之功，又无内夺之力，圣人立法，果何谓乎？自晋以来，疑鬼疑蜮，陋沿无已，如崔文行解温，用白术、乌头、细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萤火，名务成子萤火丸。热药相投，以火济火，谁其辨诸？如仲景书，谓太阳病发热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朱肱《活人书》，谓发热恶寒，头疼身痛者，为温病，已悖圣训矣。又云：春秋发斑、咳嗽为温病。至风温治在少阴，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汤、知母葛根汤、防己汤、栝楼根汤、葛根龙胆汤、风火相炽，燔灼无休，复改圣散子，仍用附子，表里香燥同之。东坡先生在黄州时，颇称其效。岂知朱肱已三易其方，用败毒散而远热药，然厥功奚减厥罪。吴氏谓伤寒坏病，更遇温热为温病。洁古老人，伤寒名家也，其子云岐，以伤寒过经不解者为温病，指叔和之言，为仲景之文。赵嗣真谓仲景云：重感异气，变为温病。汪机谓仲景云：遇温气为温病，遇温热为温毒。竟不顾圣经之载于方策者，何曾有此一语！巢氏《病源》，遵崔文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针灸解散，三日复汗之，四日用藜芦丸、瓜蒂散吐之，五六日解未了者复针之，七日热已入胃，鸡子汤下之。遂使庞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为主，奉为灵宝，少移则蹶，巢庞比匪何极？李思训亦宗和解，王海藏称其当宋全盛，明哲莫逾，拟非其伦矣。丹溪长于温热，善用凉药，温热遇之，自能解散，要非有斟酌于其间也。东垣不善外感，长于内伤，乃从《内经》悟出冬温、春温二义，诚暗中一大炬。嘉言极口叹颂，真先得我心者矣。迨刘河间《伤寒直格》，于热病每多入理深谈，然混在正伤寒中，在人眼光采择，不免金屑杂于泥沙者欤！至明季方中行著《伤寒条辨》，可谓直登仲景之堂，独开生面，惜其论温热，亦分阴分阳，似可用热，遂为嘉言所宗。嗟乎！病名温热，自需寒凉，乃千百年来，盈庭聚讼，先后支吾，阳春寡和于汉庭，坝簏迭奏于晋室，良由来派不清，复无面墙体认，诚习焉而不察耳。不然，岂诸公各自名家，乃甘悖圣矩如是耶？若夫夏月暑证，即《金匱》中湿喝气蒸之病也。洁古、东垣，以动静分阴阳，动而得之为阳，用白虎；静而得之为阴，用大顺、冷香诸剂。岂知夏月杲杲炎威，有阳无阴，动静不甚相远，惟多食冰果冷物，及恣意房帟，致伤太阴少阴者，热药可以暂用，岂得视温热之味，为通行之药乎？漕宪北海林夫子，为一代伟人，医学宗匠，俊立雪程门，三五年间，极蒙提命，因授所刻明计部张凤遼治暑书，申明理蕴，精确不磨，虽有小疵，不掩大德，诚可振聋聩于千古者也。至叔和云：四时不正之气，感则为疫，不知非时不为厉气，仅为寒疫，而大疫之沿门阖境，传染相同者，充在兵荒之后，尸浊秽气，充斥道路，人在气交，感之而病，气无所异，人病亦同，所以月令于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后者，圣王早虑及此耳，非徒泽及枯骨也。后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见。如嘉言上焦如雾，升逐解毒；中焦如沤，疏逐解毒；下焦如渫，决逐解

毒，俟其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暗长于未尽之时。此固不易之论，然求其反覆尽义，变态直穷，老长吴又可之言，别无依傍也。俊幸生明备，不安苟旦，日引光明之藏，志披榛莽之途，辑仲景《伤寒论》，三注《金匱》补注之余，先将温、热、暑、疫四证，厘订经文，采集方论，无背圣法，有合病情，各自成帙。蒙藩宪丁夫子，因戊午年时疫盛行，悯编户之疾苦，如痼瘕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惻然叹曰：嗟乎！安得明此理者数十辈，循行救治，俾在火轮火树，梦魔心迷者，一旦提置冰山雪窦之中，奚止饮醍醐而称快哉！命急付枣，以公同志。

康熙己未暮月，吴门周扬俊禹载识

《温热暑疫全书》目录

卷一 温病方论 (191)	暑痿 (209)
春温集补证治并方..... (193)	绞肠痧..... (209)
附:风温..... (193)	霍乱..... (209)
附:冬温..... (193)	下霍乱..... (209)
附:温疟..... (194)	服药总法..... (209)
附:温毒发斑..... (194)	李东垣暑伤胃气论..... (209)
附:医案三则..... (194)	王宇泰复立清暑益气变证加减法..... (210)
春温病论..... (195)	朱丹溪辨动静二暑..... (210)
温热病脉论..... (196)	方古庵论..... (211)
温病方五道..... (196)	E安道中暑中热辨..... (211)
附:集方二十九道..... (196)	附:医案十三则..... (211)
卷二 热病方论 (199)	暑病论..... (213)
夏热集补证治并方..... (201)	暑病方二道..... (213)
总论温热死脉死证..... (201)	附:集方二十九道..... (213)
附:湿温..... (202)	卷四 疫病方论 (216)
附:阳毒发斑..... (202)	但表不里..... (220)
附:阴毒发斑..... (202)	但里不表..... (220)
夏热病论..... (203)	表而再表..... (220)
热病方四道..... (203)	表里分传..... (220)
附:集方一十八道..... (203)	再表再里..... (220)
卷三 暑病方论 (205)	先表后里..... (220)
脉理..... (206)	先里后表..... (220)
辨寒暑各异..... (206)	表证偏胜..... (221)
暑中二阳..... (207)	里证偏胜..... (221)
常暑..... (207)	大头瘟..... (221)
动暑..... (207)	捻颈瘟..... (221)
静暑..... (207)	瓜瓢瘟..... (221)
夹水伤暑..... (208)	杨梅瘟..... (221)
内伤夹暑..... (208)	疙瘩瘟..... (222)
伏暑..... (208)	绞肠瘟..... (222)
暑风..... (208)	软脚瘟..... (222)
暑痧..... (208)	附:医案十则..... (222)
暑瘰..... (208)	疫病论..... (224)
暑疮..... (208)	

附：北海林先生题喻嘉言疫论序……	(224)
附：喻嘉言瘟疫论 ……………	(225)

疫病方一十六道……………	(227)
附：集方一十六道 ……………	(227)

温热暑疫全书 卷一

清 吴门 周扬俊禹载辑述
鄞县 曹亦电炳章圈校

温病方论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周注：温病由伏邪自内发出，一达于外，表里俱热，热势既壮，郁邪耗液，故发而即渴。其表本无邪郁，内方喜寒，故不恶寒。延至三、五日间，或腹满，或下利者，即此证也。与伤寒之先表后里者大异。然独系太阳，以未显他经之证，明白少阴发出为表里也。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方注：灼热，谓热转加甚也。风温，谓于温病有风也。阴阳俱浮，太阳本浮，而风温皆阳，故上下皆见浮也。自汗出，亦卫受伤也，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者，风拥则气昏，热甚则气郁也。小便不利者，太阳主膀胱，而风温皆阳，下则反攻，徒亡其津液，而膀胱之气伤也。直视者，太阳之筋，支者为目上纲，故不转睛而上窜也。失溲，言小便甚，失其常度也，火灸熨之类也。微，言攻之微，则变亦微，发黄者，火热则土燥，故其色外夺也。剧，言攻之剧，则变亦剧，如惊痫，时瘈瘲者，火盛热极而生风也。熏，亦火劫也。一逆，言乍误也，尚引日，言犹可俄延。再逆，言复误也，促命期，言夭枉人之天年，其致警之意深矣。

周注：此条紧承上文。云：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是仍太阳病温，误发其汗，与

更感于风者自是不同，然亦名风温，何也？既曰太阳，不即显少阴证，惟误汗，则其证本温，复以辛热之药汗之，则阴津外出，表里增热，脉必至尺寸俱浮，正以风与温混，肾水不能独沉，其证自汗，身重，肾本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语言难，肾本病也。始先太阳，因汗，使少阴之候同时荐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风温治在少阴，不可发汗，发汗者死。岂知太阳亦不可发汗，发汗则亦同于风温之少阴乎？缘医者误认为伤寒，而用正汗药也。若不汗而误下者，伤膀胱之气化，小便不利，津液大伤，直视失溲，一腑一脏，同时两绝矣。至误被火劫者微则热伤营气，而热瘀发黄；剧则热甚风生，而惊痫瘈瘲，盖因乱其神明，扰其筋脉也。然则于三者之中，一逆已待毙，再犯则立危矣。喻嘉言论《内经·刺热》论温，首引太阳之脉色荣颧骨，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荣颊前，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互言得汗，非发汗也。故圣人专论谷气，肾中精胜，乃汗则生，肾中虚甚，更热则死，其旨至矣尽矣。仲景复出无尽之藏，更视膀胱以纬之，视小便不利，则膀胱伤甚，直视失溲，命门所藏之精不能照物，神髓涸矣。瞳子高为太阳不足，戴眼为太阳已绝。已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风暴病，多绝膀胱，不识人者，风温扼要，首视膀胱，未有膀胱不绝，而肾水先绝者也。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周注：黄芩汤，治温本药也。明言太、少二

阳,何不用二经药?非伤寒也。伤寒由表入里,此则自内发外。无表何以知太、少二阳?或胁满,或头痛,或口苦引饮,因不恶寒而即热,故不得谓之表也。如伤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无表,且有利里证,伤寒协热利,必自传经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温何以即利?外发未久,内郁已深,其入中气本虚,岂能一时尽泄于外,势必下走作利矣。

黄芩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若呕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半夏半升 生姜三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周注:黄芩涤热,故为温利主药,以能泄热也。然用芍药者,性酸寒,深入阴分。一泄一收,热去而利止耳。取甘、枣者,和中也。膀胱与胆,二腑既病,胃无独安之理,至有呕,明有痰饮结聚,非姜、半不除。姜、半辛燥,非伏气所宜,而去呕则有殊功也,况以芩为君,又何畏乎!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方注:太阳脉浮,阳明脉大,关上乃少阳之部位,故曰三阳合病。但欲眠睡者,热聚于胆也。目合则汗者,少阳少血,虚则不与阳和,寐属阴,故盗汗出也。

周注:温气发出,乃至三阳皆病,其邪热壅实,不言可知,故其脉浮大也。忆邪伏少阴时,则尺脉亦已大,今因由内发外,由下达上,而浮大见于关以上,故曰上关上也。邪虽上见阳位,少阴之源未靖,则欲眠尚显本证,而目合则汗,即为盗汗,又显少阳本证。何以独见少阳?因母虚子亦虚,而少阴邪火与少阳相

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异热病者,但目合则汗,不似热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阳、阳明二经证,以浮为太阳经脉,大为阳明经脉也。治法当以小柴胡去人参、姜、半,加芍药为主。

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周注:于伏气之时,见伏气之病,而脉得微弱,则是少阴脉也。其人肾气虚者,不及于阳,而即发于阴,以少阴脉本循喉也,故将发必咽痛,至发后则痛极似伤矣。岂可认为痹证,而误治耶?然咽痛势已发于上,殊不知肾司开阖,阴热上升,岂遂尽泄?泄故必疾趋后阴,而下利可预知也。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周注:伏气发出少阴之经,必咽痛者,不必言矣。先与甘草汤,以缓其上升之势。更与桔梗汤,以开其怫郁之邪,亦不必言矣。但伏气为重证,少阴为至虚,仲景轻轻先试,不用黄芩本汤者,夫岂无故。以才发少阴,止见咽痛,无胸满心烦等症也,无下利呕渴等症也,欲用他药,从何入手?故二三日间,姑就咽痛,连举二汤,使服之痛止,则少阴之邪,先已去其大半,后有证见,随之投药,此圣人明示不可妄治之道也。

甘草汤

甘草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周注:少阴之脉循喉咙,邪热客之,能无痛乎?正挟少阴之火上升也,主甘草者,甘能治热火也。

桔梗汤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二味,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周注：设服前汤而不除，非药之不胜病也，正以少阴之火挟邪上攻，则并其母亦病，故加桔梗开之，而自无不愈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周注：伏邪未发，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虽阴火不升，未见咽痛等证，而心烦不卧，已知阴血消耗，故令芩、连祛热，胶、芍滋阴，两得之矣。

黄连阿胶汤

黄连四两 黄芩二两 芍药二两 鸡子黄二枚 阿胶三两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入胶，烱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周注：里热当祛之，内燥须滋之。然滋之而即得其润，祛之而适涤其热，惟圣人合宜也。心烦故主黄连，佐以黄芩，则肺胃之邪俱清。然热甚以消少阴之水，水源既燥，津液有不匮乏者乎？鸡子黄、阿胶，深益血分之味，以滋其阴，连、芩得此，功莫大焉。况加芍药以敛消烁之心气，兼以入肝，遂使烦者不烦，不卧者卧矣。

春温集补证治并方

凡温病发，必渴而烦扰，胁满口苦，恶热而不恶寒。明系自内发出，更无表证，虽经络不同，必先少阳，以春行风木之令也。

一法：少阳阳明合病，里证多者，承气汤。

一法：三阳合病，大柴胡汤或双解散。

一法：若少阳经有客邪而发，脉弦，两额旁痛，寒热口苦，宜小柴胡去入参、姜、半，加栝蒌根。有呕者，但去人参。

一法：脉微紧，兼恶寒头痛，宜梔子豉汤，或益元散加葱、豉、薄荷。热甚，凉膈散，去大黄、朴硝，加葱、豉。

一法：头痛如破，暴感外邪，宜葛根葱白汤，散邪后，用黄芩汤。

一法：脉洪大而数，外热谵语，热在三焦

也，三黄石膏汤。

一法：凡应下证，下后热不去，或暂解复热，再下之。

一法：下后热不止，脉涩咽痛，胸满多汗，热伤血分也，葶苈苦酒汤吐之。

一法：里热已甚，阳邪怫郁，作战而不能汗出，虽下证未全者，宜凉膈散。

一法：腹满烦渴，脉沉实者，三承气汤选用。势剧者，合黄连解毒汤。

附：风 温

一法：倘温病少阴伏邪发出，更感太阳客邪，名曰风湿。必阳脉浮滑，阴脉濡弱，发热、咽痛、口苦，但微恶寒者，黄芩汤加桂枝、石膏，或以葱、豉先撤其外，后用黄芩汤，甚则葳蕤汤加减。

一法：本太阳病，发热而渴，误发汗，身灼热者亦名风湿。脉阴阳俱浮如前证，用麻黄升麻汤，去二麻、姜、术。按误汗风湿一证，仲景不出方者，以为太阳、少阴同时荐至，危于两感，去生甚远也。

附：冬 温

一法：冬时有非节之暖，未至而至，即为不正之气，独冬不藏精之人，肾气外泄，腠理不固，温气袭人，感之为病，此为冬温。脉必寸洪迟数，或实大，心烦呕逆，身热不恶寒，或头疼身重，面肿咳嗽，咽痛下利，与温无异，而时令不同也。宜阳旦汤，加桔梗、茯苓。

一法：若有寒食停滞，加厚朴温药一味，以温散其中，黄芩凉解其外，即仲景阳旦汤之意也。

一法：若先感温气，即被严寒遏抑，则发热而微畏寒，汗不出而烦扰，阳旦加麻黄、石膏发之。

一法：医视冬温，每有误认伤寒，辛热发汗，致令发斑成毒者，当以升麻葛根汤，加犀角、黑参，或犀角黑参汤。

一法：更有辛热发汗，徒耗津液，里热益

甚,胸腹满闷,因误用下药,反发热无休止,脉来涩,此阴血受伤也。急宜葶苈苦酒汤探之,以收阴气,泄邪热。若服后热势转剧,神气昏愤,谵语错乱者,必不救也。冬温为病,亦自不一,当各随见证治之。凡冬温之毒,大便泄而谵语,脉虚小,手足冷者,皆不治也。

附:温 症

一法:春时温病未愈,适复感寒,忽作寒热者,温症也。阴阳例云: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变为温症。其证寒热交作,胸胁满,烦渴而呕,微恶寒者,小柴胡去参、半,加栝蒌根、石膏。

一法:无寒但热,其脉平,骨节烦疼,时呕者,黄芩加生姜汤。至如《内经》所言,先热后寒之温症,乃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骨髓之内,至春阳气大发之时,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骨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劳力,邪气与汗共并而出,此病藏于肾,自内达外者也。如是则阴气虚而阳邪盛,故为热,热盛则必衰,衰则气反而复人,入则阳虚,阳虚则又寒矣。故先热后寒,名曰温症,治宜人参白虎汤。周禹载曰:或有客邪,则必先微恶寒,继大热,热而后大寒者也。本汤中略用桂枝,此伏邪自发之温症,与温病复感外邪之温症,自是两种。

附:温毒发斑

热病发斑同此

发斑因失于汗、下,热毒内攻,不得散,蕴于胃府,而发出肌表,或汗、下不解,足冷耳聩,胸中烦闷,咳嗽呕逆,躁热起卧不安者,便是发斑之候。至春温病之人,更遇时热,为未至而至之异气,变为温毒。王叔和云:阳脉洪数,阴脉实大,更感温热,变为温毒。伏温与时热交并,表里俱热,温热为病最重也。其脉浮沉俱盛,其证心烦闷,呕逆喘咳,甚则面赤,身体俱赤色,狂乱躁渴,咽肿痛,狂言下利而发斑,最为危候。斑如锦纹,身热烦躁,大便燥结者,黄连解毒汤。

若躁闷狂妄而无汗者,三黄石膏汤。

自汗烦渴而发斑,为胃热,人参化斑汤。

烦热错语不眠,白虎合黄连解毒汤。

斑不透,犀角大青汤。已透热不退,本汤去升麻、黄芩,加人参、生地黄、柴胡。凡斑色紫者为危候,黄连解毒合犀角、地黄。然须与病家言过而用,以此证虽药,十中仅救二三。若黑色而下陷者,必死也。

发斑虽禁下,若大便秘,躁渴色紫者,可微下之。

若发斑已尽,外势已退,内实不大便,谵语,小剂凉膈散,或大柴胡微下之。

凡发斑红赤者为胃热,紫为胃伤,黑为胃烂也。大抵鲜红起发者吉,虽大不妨;稠密成片紫色者,半死半生;杂色青紫者,十死不一生矣。凡斑既出,须得脉洪数,有力,身温足暖者易治,若脉小足冷,元气虚弱者难治。狂言发斑,大便自利,或短气燥结不通,而黑斑如果实厥者,皆不治。

附:医案三则

许叔微治一人,内寒外热而发斑,六脉沉细,肩背胸胁斑出数点,随出随隐,旋更发出,语言狂乱,乃阳为阴逼,上入于肺,转之皮毛,故错乱如狂,非谵语也。肌表虽热,以手按之,须臾冷透如冰。与姜、附等药数剂,乃大汗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身大热,脉沉实而滑,四末微清,以灯烛之,遍体皆赤斑,舌上苔黑,而燥裂芒刺,神昏谵语,以小柴胡加知母、石膏,一夕连进三服,次用大承气下之而安。

吕沧州治一人,脉虚自汗,误与真武汤,遂至神昏,时时熟睡,脉伏不至,而肌热灼指,此营热致斑之候,非阳病阴脉之比。先与白虎加人参汤化其斑,复以桃核承气下之而愈。

禹戴曰:发斑之证,已致慎其下,及用辛热,更无是理,而病情之变,复有如三案者,可见病机不可执一,妙在临证化裁耳。故附之,以广识见云。

春温病论

周禹载曰：喻嘉言《尚论篇》，阐发仲景《伤寒论》殊畅也；《医门法律》，阐发《金匱要略》殊贯也。虽皆有所粉本，然学广才张，心灵笔古，以各成其妙者也。至《尚论》温病云，会《内经》之旨，以发仲景不宣之秘。且谓仲景略于治温，而法度错出于治伤寒中。因《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一大例也。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一大例也。既冬伤于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时病发，此一大例也。奉此三例以论温证，而详其治，然后与仲景三阳三阴之例先后合符。盖冬伤于寒，邪藏肌肤，即邪中三阳之谓也。冬不藏精，邪入阴脏，即邪中三阴之谓也。嘉言之论如此，予谓温病无阴阳之分也。何也？冬有温气，先开发人之腠理，而寒得以袭之，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惟不藏精之人而后虚也，虚则寒伤其经，经必少阴者，以少阴藏本虚也。然所伤原微，且冬月大水当令，其权方盛，微邪不敢抗衡，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惟有阻彼生意，暗烁精髓，至于春，时强木长，而水不足以供其资，始则当春而温，木旺水亏，所郁升发，火气燔灼，病温而已矣。其所伤者寒也，所病者温也，所伏者少阴也，所发者少阳也。故病必有阳而无阴，药必用寒而远热，黄芩汤其主治也。则嘉言之论温，有阴有阳，如伤寒三阴经可用辛热者。予曰：否否！不然也。

又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言所感者本寒也。王叔和云：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此亦明言寒也，变字大妙，嘉言以为非，予独以为确。寒气内伏，郁久而发，自成熟矣。伤寒，寒也，暂袭营间，不久而为大热，况迟之又久耶，为热乃自然之理，但不言变，不足以教天下也。然何以不言热而言温？以春行温令故也。如李明之所云：冬伤于寒者，冬行春令也。当冬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

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然由明之所言，是冬温而感之即病者也，非伏寒也，非变也，不然，必无冬温一证也而后可。既有冬温，则有是气，已有是证矣。由其言以悉冬温，便可垂论不磨，若论春温，不免贻昧千古矣。经曰：逆冬气则少阴不藏，不藏则寒邪得而入之，伤于肌肤，伏于骨髓。始知冬为藏精之时，惟逆冬气，遂使少阴之经气不闭，复遭非时之暖，致令开泄，忽然严寒骤返，不免受伤，故受伤者，仍是寒邪也。因先被温令开泄，似乎喜寒，且所伤不甚，故不即病，而潜伏于少阴也。然所以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正因水在冬为旺时，邪伏于经，且俯首而不敢抗，内郁既久，已自成熟，至行春令，开发腠理，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至春三月，而木当生发，孰为鼓舞，孰为滋养，生化之源既绝，木何赖以生乎？身之所存者温也。时强木长，故为温病。余故以彼论冬时之感温非是，而此论冬月之伏寒最精。愚性甚拙，何敢好议先贤，但以为必如此，方与冬温两不相阻，且与仲景论温热，必推本自始，动曰伤寒之旨无悖云耳。

门人问曰：伤者寒也，何以病温？答曰：伤寒非病寒乎，而何以热也？寒郁营间，不一二日而成大热，况伏藏于内者数十日之久耶？夫既邪伤肌肉，何以得入少阴经中？盖惟不藏精则少阴先病，故邪伤者少阴也。春属木，则自内发出，无论兼太阳或阳明，总无不由少阳何也？彼少阳行春令也。然既从少阴矣，何仲景专云太阳病？盖太阳与少阴相表里也，故以发热为太阳也。曰不恶寒，明无表证也。则其热自内出，无外邪郁之也。然则仲景复言太、少合病者，见发热不恶寒，或兼有耳聋胁满证也。言三阳合病者，以脉大属阳明，而多眠则热聚于胆也。不言法者，总以黄芩汤为主治也。乃嘉言复谓有发表三五次而外证不除，攻里三五次而里证不除，以为在表也又似在里，以为在里也又似在表，此瘟疫证。感天、地、人、湿气、热气、尸气，邪入口鼻，溺滑三焦者

相近,与春温全不相涉也。愚故及之,以破后学之感。

门人复问曰:春温亦间有一二表症者乎?曰:有之。伏气之病,虽感于冬,然安保风之伤人,不在伏气将发未发之时乎?但兼外感者,必先头痛,或恶寒而后热不已,此新邪引出旧邪来也。或往来寒热,头痛而呕,稍愈后浑身壮热为病者,此正气又虚,伏发更重也。总之无外证者,以黄芩汤为主治,兼外感者,必加柴胡。或以本经药轻解,必无发汗之理。故仲景云: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湿。谓误用辛热之药,既辛散以劫其阴,复增热以助其阳,遂使热更炽,脉俱浮,有如此之危证也。以及误下、误火、严加戒谕者,舍黄芩汤别无治法也。

温热病脉论

温病热病之脉,或见浮紧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寒邪束于外,热邪结于内,故其脉外绷急而内洪盛也。或不识脉形,但见弦脉,便呼为紧而妄治之。盖脉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岂可错认为紧而误以为寒乎?夫温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于左手者,诚由怫郁在内故也。其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于风寒,否则非温热病,自是非时暴寒耳。

温热病亦有先见表证,而后见里证者。盖拂郁自内达外,热郁腠理之时,若不用辛凉发散,则邪不得外泄,遂还里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始也。或有不悟此理,乃于春夏温热病而求浮紧之脉,不亦疏乎。

温病方五道

黄芩汤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甘草汤
桔梗汤 黄连阿胶汤方俱见前

附:集方二十九道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去皮 厚朴二两,炙 枳实三枚,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

大承气汤

大黄四两,去皮酒洗 芒硝三两 厚朴八两,炙 枳实五枚,炙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一二沸,温再服。

调胃承气汤

大黄四两,清酒洗 甘草二两,炙 芒硝半升

上三味,哎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大柴胡汤

柴胡八两 黄芩三两 半夏半升,洗 芍药三两 枳实四枚,炙 生姜五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大黄二两,去皮酒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双解散

麻黄去节 防风 当归 川芎 薄荷 芍药 连翘 大黄酒洗 芒硝各半两 石膏碎 黄芩酒洗 桔梗各一两 荆芥 山梔 白术 姜汁拌,生用 甘草各二两,炙 滑石三两

上为散,每服三钱,加生姜三片,水煎,去滓,温服。

小柴胡汤

柴胡八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半夏八两,洗 甘草三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梔子豉汤

梔子十四枚,擘生用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

益元散

桂林滑石六两 生甘草一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温水或新汲水调服,取汗加香豉、薄荷。安神加朱砂,止泄加炮姜,消斑加青黛。

凉膈散

连翘 栀子 薄荷 黄芩 大黄各五钱，
酒洗 芒硝二钱半 甘草一两半，炙

上为末，每服五钱，水一碗半，煎一碗，去滓，入白蜜一匙，微煎温服。一方无薄荷，加芍药、大枣、葱白。

葛根葱白汤

葛根 芍药 知母各一钱半 川芎二钱
生姜二片 葱白五寸，连须

上六味，水煎温服，本方去知母，加甘草、大枣，名增损葛根葱白汤，治感冒风寒头痛。

三黄石膏汤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黄柏各二钱，酒洗
石膏五钱，碎 麻黄一钱，去节泡 栀子二十枚，碎
香豉一合 生姜二片 葱白三茎

上用地浆水澄清煎服。半日许不得汗解，再服。

如脉数便秘，上气喘急，舌卷囊缩者，去麻黄、香豉，加大黄、芒硝，槌法加细茶一撮。

葶苈苦酒汤

葶苈三钱，研捣取汁 苦酒三合，即米醋 生
艾汁一合，如无，干艾浸捣

上水煎作三服，探吐取汁。

黄连解毒汤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黄柏酒洗 栀子各
一钱半

上四味，水煎温服无时。

葳蕤汤治风湿

葳蕤一钱五分 石膏二钱，碎 白薇 麻黄
去节泡 川芎 葛根 羌活 甘草炙 杏仁去
皮尖 青木香各一钱

上十味，水煎日三服。

麻黄升麻汤治误汗风湿，须去二麻、姜、术。

麻黄二两半，去节 升麻一两一分 当归一两
一分 知母 黄芩 葳蕤各十八铢 天门冬去
心 芍药 干姜 白术 茯苓 甘草炙 桂
枝 石膏各六铢，碎绵裹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

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栝楼根汤治风湿无大热而渴

栝楼根一钱 石膏三钱，碎 葛根一钱五分
防风 人参 甘草各五分，炙

上六味，水煎温服无时。

阳旦汤治冬温

桂枝二钱 芍药酒洗 甘草各二钱，炙 黄
芩一钱，酒炒 生姜二片 大枣三枚，擘

上六味，水煎温服无时。头疼咳嗽，咽痛下痢，加桔梗、茯苓，寒食停滞加厚汁，发热畏寒加麻黄、石膏。

升麻葛根汤

升麻 葛根 芍药酒洗 甘草各一钱半，炙
上四味，水煎温服无时。

犀角黑参汤

犀角镑 黑参各二钱 升麻 射干 黄
芩 人参各一钱 甘草八分

上七味，水煎温服无时。

小柴胡去参、半加栝楼汤即前小胡汤去人参、半夏，加栝楼根四两。

黄芩加生姜汤即前黄芩汤加生姜一两半

白虎加人参汤方见后热病，以上三方治温症

白虎合黄连解毒汤即前黄连解毒汤合后白虎汤

犀角大青汤

犀角二钱，镑 大青一钱五分 黑参 升麻
黄连 黄芩 黄柏 栀子各一钱 甘草八分
上水煎热服无时。如脉虚热甚，本方去芩、柏、升麻，加人参、生地、柴胡，名消斑青黛饮。

黄连解毒合犀角地黄汤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黄柏酒洗 栀子各
一钱半 犀角磨水更佳，镑屑亦可 生地黄酒浸捣
牡丹皮 芍药各二钱

上先以七味水煎去滓，入地黄再煎数沸，滤清，加藕节汁，侧柏汁，并磨好墨少许，搅令黑，服之。

调中饮

苍术二钱，泔水浸麻油炒 白术生 厚朴姜汁

炒 陈皮 甘草炙 枳实炒 神曲炒 黄连各
一钱,姜汁炒 山楂二钱,姜汁炒 草果八分 炮姜
五分

上水煎去滓,磨木香汁少许调服。如腹痛
加桃仁,痛甚便秘加大黄,口干加省头草。

理中去术加附子藿香升麻橘皮汤

人参 甘草炙 干姜 附子炮 藿香
升麻 陈皮等分

上水煎温服无时。

补中益气汤

人参 白术炒 黄芪炙 甘草各一钱半,炙

当归一钱 陈皮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上八味,加姜、枣水煎温服。

通脉四逆汤

甘草二两,炙 干姜三两 附子一枚,生用去
皮切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
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葱九
茎,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
两,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
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温热暑疫全书 卷二

清 吴门 周扬俊禹载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热病方论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方注：浮者风也，言不独伤于寒也，滑为里热，以滑且浮，知热不独在里也。故指言此表有热，盖表里俱热之谓也。里有寒者，里字非对表而称，以热之里言，盖伤寒之热，本寒因也，故谓里有寒，指热之所以然者言也。夫表里皆热，欲两偕而解之，诚哉极其难也。譬如夏秋两届之间，燥热酷甚，非金风之荐凉，则毒暑不解也。

又注：世本作表有热，里有寒，必系传写之误。夫白虎本为治热病暑病之药，其性大寒，安得里有寒者可服之理？详本文脉浮滑，不但无紧，且复多滑，乃阳气盛而郁蒸，此里有热也。里热甚，必格寒于外，多厥逆身凉，而为亢害之证，此表有寒也。厥阴篇中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则知此表里二字，为错误可知，当为上下更易。

周注：热病皆伤寒伏邪也，至发则但热矣。乃仲景仍以伤寒揭之者，所谓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也。

白虎汤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注：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阴兽，虎啸谷风冷，凉生酷暑消，神于解热，莫如白

虎。知母、石膏，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且寒，得白虎之体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温，甘取其缓，温取其和，缓而日和，得伏虎之用焉。饮四物之成汤，米白虎之哮喘。阳气者，以天地之疾风名也。风行而虎啸者，同气相求也，虎啸而风生者，同声相应也，风生而热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尝以此合大小青龙、真武而论之，四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名，盖谓化裁四时，神妙万世，名义两符，实自然而然者也。方而若此，可谓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卒莫之掩者，君子盛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溺，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周注：此因中喝而引动伏邪齐出，三阳为病极重。腹满者，热本病也；身重难以转侧者，湿本病也；若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溺，则是喝本病矣。惟热喝相兼，其热势尤剧，此时倘复汗之，则津液外亡，而谵语转甚，若下之，则阴气下竭，而阳气上脱，故额上汗而手足逆冷矣。故必仍自汗者，主以白虎。设误汗下而证如上者，加人参为无疑也。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周注：滑为邪实，何反至厥？即热深厥深之义。故特申之曰：里有热也，里热安得不用白虎汤乎？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周注：发热汗出，热本病也。今脉浮无汗，必因邪风袭表矣，岂可竟与白虎汤乎？故必以辛凉先撤其邪，然后治热，始为无碍。假使表邪解而烦渴转甚者，明系因邪以更耗津液。白虎汤固非解表之剂，又岂有助正之功，加入参者，益其元也，元稍益而热易清矣。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周注：燥渴且烦，为热证本病。而曰无大热者，以独背微恶寒也。背为太阳经位，正气大虚，故微恶寒，安得不用补正之药，于本汤中乎？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懊懊，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懊。舌上苔滑者，栀子豉汤主之。方见前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周注：浮紧伤寒脉也，何以为热病？以其发于夏，反恶热不恶寒也，又何以独言阳明？以夏时湿热上蒸，邪从胃发，且腹满而喘，种种皆阳明证也。然咽燥非少阴证耶，不知阳明为从出之途，少阴其伏藏之地也。夫既阳明热病，曷又为脉反浮紧，正以夏时肌腠本开，人本多汗，邪风袭入，致腠理反闭而无汗，故复之风脉，每反显冬之寒脉也。今云汗出而脉亦浮紧者，正因浮甚有力，热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热汗之，耗其津液，必至躁妄昏昧；火劫温针，燥其阴血，必至惊扰无寐；下之必亡其阴，必至胃虚邪陷，心中懊懊。此皆误治，将何以救之乎？观舌上苔滑者，则外邪尚在，以栀子解热，香豉去邪，是为合法。若渴饮水浆，口干舌燥，知其外邪亦入，总以白虎汤为治，加入参者，以误治而津液大伤也。设使紧脉去而浮在，发热饮水，小便不利，则其浮为虚，而热已入膀胱矣，入膀胱者，曷不饮以四苓，而主以猪苓耶。伤寒之小便不利，结于气

分，热病之小便不利，由于血分者也。因邪郁既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胶补虚，滑石祛热，而无取于白术也。

白虎加人参汤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 甘草一两 粳米六合 人参二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周注：口至干，舌至燥，无津液极矣。能生津液而神速者，莫若人参，故加之。

猪苓汤

猪苓 两，去皮 茯苓一两 阿胶 两 滑石 两，碎 泽泻 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下阿胶，烱消尽，温服七合，日三服。

周注：热甚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无祛热之力也。故用猪苓之淡渗，与泽泻之咸寒，与五苓无异，而此易白术以阿胶者，彼属气此益血也，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而此为消热也。然则所蓄之水去，则热消失，润液之味投，则渴除矣。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周注：渴而小便不利，本当用猪苓汤，然汗多在所禁也。此与伤寒入府，不令溲数同意。盖邪出阳明，已劫其津，汗出复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几，尚可下夺耶？当以白虎加人参去其热，则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周注：吐下后至七、八日不解，知误治而热邪不为吐下少衰，反因吐下转甚。时恶风者，阳外虚也，舌燥而烦渴，饮水至数升者，阴内亡也。舍人参白虎，将何以解其表里，补其津液耶？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周注：桂枝辛热药也。热病本汗，或疑为

风,饮以此汤,不更益其热,而大汗淋漓乎?如是则津液益伤,烦渴益甚,洪大转增,当与平汤加入参也审矣。

夏热集补证治并方

交夏至后,炎暑司令,相火用事,人有发热身疼不恶寒,但大热而大渴者为热病。仲景以白虎汤为主治,今人以此汤治伤寒者误也。热病下发表,内发外,必经阳明,故无论三阳,总以石膏之辛凉,乘势升散,知母之苦寒,清少阴伏邪之源,甘草、粳米,维持中气,一了百当。至伤寒既非其时,复非其病,邪自外来,未入者解表,已入者下夺。石膏本非表药,又非下药,即欲解热,热何从解?况有知母,引入少阴,为害不浅,理自如此,达者自会,愚不敢好与今人辩也。故除以上见证正方外,补集方治。

一法:热病之脉本洪大,若见浮紧,是又感夏时暴寒,谓轻举见紧,略按则仍洪盛,以内伏已发也。治宜通解散,去麻黄、苍术,或加葱白、香豉,或先以连须葱白香豉汤,减生姜撤其外,后用白虎加入参汤。

一法:热病凡客邪所感,不论脉浮紧,恶风恶寒,宜解不宜下者,通用双解散去硝、黄,于中加减,如去白术、芍药、桔梗二三味,加知母、葱、豉最妥。

一法:凡温病之发,因暴寒者居多,热病之发,兼暑喝者为盛。若始病见谵语面垢遗溺,背微恶寒者,白虎加入参汤。

一法:若本病兼衄,于本汤中加生地黄、牡丹皮,喘加栝楼根、厚朴、杏子仁。

一法:若恶热烦渴腹满,舌黄燥或黑干,五、六日不大便,凉膈散或三一承气汤。

一法:若本病兼暑湿者,或凉膈合天水散。若小便不利者,竹叶石膏汤倍石膏。

一法:若兼风痰者,用双解散,煎一大碗,先饮半作探吐,法以引痰出外,再尽剂,微以被覆,令汗出解。盖用凉药热饮,发汗百无一损也。河间制双解散,子和演为吐法甚妙。

一法:误用辛温药,致发斑谵语,喘满昏乱者,黄连解毒汤加减。

一法:屢下后热势犹盛,不便再下,或诸证内盛,小便黄涩,大便溏,小腹痛者,欲作利也,宜黄连解毒汤。

总论温热死脉死证

周禹载曰:《内经·刺热》云:太阳之脉色荣颧骨,营未交,曰今日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阴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营未交,曰今日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太阳之脉色属赤,初起时其色止荣颧骨一处,不交他处,纯是赤色,曰今日得汗者,谓邪势渐从外解,即余证未靖,少待而自解,言无害也。至于厥阴争见者,死不外三日,是为交已。热病人热烦渴汗出,反见厥阴肝经之脉色,争见赤紫晦滞,已为上死,况争见青黑之色耶。何者?少阴青色、少阴黑色也。争见者,命期甚促矣。又评热病论云: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夫帝既曰病温矣,复曰病名为何者,正欲知病之本于阴阳也。岐伯曰:名阴阳交,交者死。何也?交则不解也。谓人所以汗出者,生于精气也。精气者谷气也。邪正交争而得汗者,是邪退而精气胜也。精气胜则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胜,则是汗出不为汗衰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其寿可立而倾也。故热病曰:汗出脉尚躁盛者死。脉既不与汗应,此不胜病矣,其死必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此假论温,独创谷气之旨。谷气为精,精气为汗,故藏精者不病温。其病温者,咸不藏精之人也,而有生有死者,不藏精甚与不甚之分也。

二阳搏,病温者死,死不治,虽未入阴,不过十日死。二阳者,手足阳明也。

温病发于三阴,脉微足冷者难治。

温病大热,脉反细小,手足逆冷者死。

温病初起大热,目昏谵语,脉小足冷,五

六日而脉反躁急,呕吐昏沉,失血痉搐,舌本焦黑,脉促结代沉小者皆死。

温病汗后反热,脉反盛者死。

温病误发汗,狂言不能食,脉躁盛者,皆不治温死证。

热病七八日,脉微小,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热病七八日,脉不躁,或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

热病已得汗,脉尚躁,喘且复热,喘甚者死。

热病不知痛处,耳聋不能自收持,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治。

热病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

热病泄甚,而腹愈满者死。

热病目不明,热不已者死。

热病汗不出,呕吐下血者死。

热病舌本烂,热不止者死。

热病咳而衄,汗出不至足者死。

热病热而痉者死,腰折痠痠齿噤也。以上夏热死证。

附:湿 温

《活人书》云:先伤于湿,又中于暑,名曰湿温。许学士云:先受暑,后受湿,所言先后感受不同。然湿病则缓,暑中则速,由斯以推,先湿后暑者为确也。其证两胫逆冷,胸满头目痛,妄言多汗。盖湿得暑邪,遏抑阳气,故胫冷而腹满。暑挟湿邪,郁蒸为热,故头痛妄言多汗,其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许学士以关前为阳,关后为阴。纪氏以浮为阳,沉为阴。罗谦甫云:濡弱见于阳部,湿搏暑也,小急见于阴部,暑搏湿也。然湿伤血,则必小急,暑伤气,则必濡弱。于此加浮为阳,沉为阴者当矣。切不可发汗,汗之名重喝死。治宜白虎加苍术汤、如有寒热外邪,加辛凉表药一二味。

若湿气胜一身尽痛,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加茵陈、香薷。若有寒物停滞,及中寒宜温必小便清白,然后可,如赤涩而少,断不可用。

通宜十味香薷饮,清暑益气,合天水散。

王宇泰云:昔人治湿温,通身皆润,足冷至膝下,腹满不省人事,六脉皆小弱而急。问所服药,皆阴病药也。此非受病重,药能重病耳。以五苓合白虎十余剂少苏,更与清燥汤调理而安。凡阴病厥冷,两臂皆冷,今胫冷臂不冷,则非下厥上行,故知非阳微寒厥,而合用祛热药也。

附:阳毒发斑

阳邪亢极,遂成阳毒,亦有误以辛热与之而成者。《金匱》云:阳毒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虚热炽甚,毒不化者,阳毒升麻汤。大便结,去射干,加酒大黄,热甚去人参、加大青。

或吐下未当,陷邪内甚,其证壮热,头项强痛,躁闷不安,或狂言骂詈,妄见妄言,或面生斑纹,口吐脓血,或舌卷焦黑,鼻如烟煤,或下利黄赤,六脉洪大而数,犀角黑参汤、黄连解毒汤,慎不可用下药也。势甚者,以青布渍冷水,搭病人胸膛必喜,热即易之,须臾得睡。

附:阴毒发斑

有阴热亢极,而成阴毒者。《金匱》云: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去雄黄、蜀椒主之。《活人》用本方加桂枝,名阴毒甘草汤。

复有阴寒极盛,而成阴毒者,自是两种,不可混也。惟阴寒至极,反大热躁渴,四肢厥逆,脉沉细而疾,或尺部短而寸口大,额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因入房而后着寒,或内伤生冷而犯房室,内既伏阴,复加外寒,积寒伏于下,微阳消于上,遂成阴盛格阳,阳气上脱之候。后五六日,胸前发出红斑,其色淡,其点小,是为阴斑,虽盛夏宜附子理中汤。甚至身重眼睛疼,额冷汗出,呕哕呃逆,或爪甲青,或腹绞痛,或面赤足冷厥逆,躁渴不欲饮,身发青黑色斑,目鼻灰色,舌黑而卷,茎与囊俱缩,脉沉

细而迟，或伏而不出，或疾至七、八至，而不可数者，急用葱饼于脐上熨之，随用附子散，或人参三白汤合四逆汤。熨后服汤已，手足不和暖者不治。

刘守真曰：世俗所言阴毒，皆阳热亢极，蓄热深于内，身表似有阴寒，此特指仲景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阴热亢极之证。若后世所言阴寒极盛之阴毒，非用回阳退阴之药，内温正气，逼邪外出，乌能起死回生耶。

王安道曰：阴阳二毒，与阴阳二证迥异。仲景书虽有阴毒之名，其所叙证，不过面目青，身如被杖，咽喉痛而已，并不言阴寒极盛之证也。况所治之方，不过升麻、甘草、当归、鳖甲而已，并不用大温大热之药，故知仲景所谓阴毒，非阴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恶毒之气，入于阴经，故名阴毒，而非纯阴近寒，可用热药之比也。

赵以德曰：按古方书谓阳毒者，阳气独盛，阴气暴衰，内外皆阳，故成阳毒。阴毒者，阴气独盛，阳气大衰，内外皆阴，故成阴毒。二者或伤寒初得，便有是证，或服药后变而成者。阳毒治以寒凉，阴毒治以温热，药剂如冰炭之异，何仲景一方治之乎？且治阴毒去雄黄、蜀椒，则反去其温热者矣。岂非一皆热毒伤于阴阳二经乎？在阳经络，则面赤如锦纹，唾脓血，在阴经络，则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阴阳水火动静之本象也。其口七日不可治者，阴阳之津气血液，皆消灭矣。伤寒七日，经气已尽，而此加之以毒，至七日不惟消灭其阴，且火抑亦自灭矣。

夏热病论

周禹载曰：冬伤于寒，夏必病热，则是热病与春温对峙，而非夏时所感之热也。乃嘉言《尚论》天之六气，春秋冬各主一气，独夏月兼主三气，谓为痿湿喝者，此仍是气感之证，而非伏藏之寒，至夏始发之热也。故人素有伏气将发，复感湿喝者言之。若但病痿湿喝，不得即谓之热病也。故热病自内发出，不论兼见何

经，必由阳明，并无表证。其有表者，必外受风邪，不得遽投白虎，亦必先撤外邪，而后本汤可用。此亦先表后里之法也。

又曰：热病即伏寒也。彼冬伤于寒，发于春为温病，发于夏为热病，何彼发于春，此发于夏耶？盖感之轻重不同，人之强弱亦异，而触发亦异，有因饥饱力役者，有因房室劳伤者。故春时虽行风木之令，使气血不致大亏，感触亦有先后，不即发也。至夏则阳气尽泄，火令大行，正属湿土寄旺，尔时邪乌肯伏，故其发源，皆自少阴。热病由出之途自阳明，温病由出之途自少阳。虽所合之经不一，要不离乎阳明、少阳者，各因时令之气也。但为日既迟，为热愈炽，此仲景所以用石膏升凉胃热，以知母荡涤肾伏，用甘草、粳米维持中气也。名汤曰白虎者，白属金、属凉，风从虎且猛，人逢闷热烦躁，无可奈何之际，忽然狂风荐至，偃草扬波，火轮火树，不顿成清凉世界而称快乎！

热病方四道

白虎汤 白虎加人参汤 梔子豉汤 猪苓汤
方俱见前

附：集方一十八道

通解散

麻黄去节酒洗 石膏碎 滑石 黄芩各二两 苍术四两，去皮泔水浸炒 甘草一两五钱，炙

上为末，每服半两，加姜三片，水煎温服取汗，陶节庵方加羌活 川芎 葱白 香豉。

葱白香豉汤

葱白七茎，连须 香豉一合，勿炒 生姜一片

上三味，水煎日三服，覆取微似汗，不汗加苏叶。

双解散 承气汤 凉膈散 天水散
元散，四方俱见前

竹叶石膏汤

竹叶二把 石膏一斤 麦门冬一升，去心 人参三两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两，炙 粳米半

升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

黄连解毒汤方见前

白虎加苍术汤即前白虎汤加苍术二两

十味香薷饮

清暑益气汤二方见后暑病

金匱升麻鳖甲汤

升麻二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当归一两
甘草二两 雄黄半两,研 蜀椒 两,炒去汗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阴毒去雄黄、蜀椒。

阳毒升麻汤

升麻 犀角各一钱半 射干 黄芩 人
参 甘草各一钱

上水煎温服,温覆手足,汗出则解,不解再作。

阴毒甘草汤即前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加桂

枝

犀角黑参汤方见前

附子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甘草炙 干姜各三两 附
子一枚,炮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附子散

附子七钱五分,炮 桂心 当归 白术各五
钱 干姜炮 半夏各二钱五分,洗

上为散,每服三钱,加生姜三片,水煎温服,暖覆取汗,不汗再服。

人参三白合四逆汤

人参二钱五分 白术炙炒 白茯苓 白芍
药各一钱五分 生姜三片 大枣三枚,去核 干姜
附子炮 甘草各一钱,炙

上九味,水煎冷服。

温热暑疫全书 卷三

清 吴门 周扬俊禹载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剞校

暑病方论

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朮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赵注：此证属阴阳俱虚，脉弦细者阳虚也，朮迟者阴虚也。所以温针复损其阴，汗之复伤其阳，惟宜甘药补之，以解其热耳。即《灵枢》所谓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补阴则阳脱，可以甘药。因是知白虎汤中石膏之甘寒，粳米、甘草之辅正，人参之益元，为的对之药矣；虽知母之苦寒，为除足阳明及手太阴气分之热，并可益肾，以除烦躁耳。舍此其谁与归？

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方见前

周注：赵氏引成注一段，因表里不明，足以惑疑后人，故删之。赵云：此证为令火之气酷其金。肺主气者也，肺伤则气虚。然太阳膀胱属水主表，肺金之子也，母虚而子亦不足。卫虚表不足，由是汗出身热恶寒。《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膈消则渴也，皆相火伤肺之所致，此可知其要在救肺也。石膏虽能除三焦火热，然仲景名白虎者，为石膏功独多于清肺，退金中之火，是用为君；知母亦就肺中泻火，滋水之源，人参生津液，益所伤之气而为臣；粳米、甘草补土以滋金为佐也。愚按冬月有寒，则能伤人名中寒，夏月有热，亦能伤人名中热。此是外来之热，故曰中，非即伏寒发出，夏必病热之热也。然而同用白虎者，

总以所伤在气，则所主在金，所病在热。生金者土，金生者水，金病则我母我子俱病，故与伏气之在少阴发出之由阳明者无异，要皆并主一汤，全不因冬月之伏，与夏月之中，为二义也。又全不以伏气之渴与今病之渴为稍异，而必主人参也。呜呼！圣人于此，有意立方，无心表异。以千古之前，自有此理，万世之下，自有此悟。不意今之学者，不知冬月伏气。与暑月中热，同治之旨，反当以此汤治伤寒。每至投而辄毙，光与盏落，反疑圣人有未尽善者，何可胜悼！

太阳中喝，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热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一物瓜蒂汤

瓜蒂 七个

上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渣顿服。

周注：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今身热脉微弱者喝也，身体疼痛者水也。夏因暑热，以水灌洗而得，一物瓜蒂汤吐之。常观仲景，喝病惟出三证，岂偶然哉？举其端为万世准绳，一者明其表里俱虚，一者言其喝中表之热，而此言水邪郁令火而成中喝也。若邪郁令火，比类而推，其因殆有不可胜言，如取风凉者，感露露者，食生冷者，素有积热者，阴血素虚，不胜大热者，宿邪感而动者，处阴地者，凡此之类，皆足以郁其令火，为中喝之由。或轻或重，或表或里，或虚或实，随证发现。若论治邪退热，较量权衡，何可一言尽哉！诸集类方论，徒多其证，聚其方，未有明言其脉证，属于何因？害于何经？用何药为君以主之？何药为臣以佐

之?苟不潜心仲景书者,吾未信其泛然方证,果切病情否也。瓜蒂《本草》谓其主胸腹邪气,皆吐下之。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而皮中者岂非属表?何乃用是药,去胸中之水乎?盖形寒饮冷则伤肺,皮乃肺之合,胸中又肺之部,内外相应。且瓜蒂又治四肢浮肿,下水而冷。水之在皮中者,不惟灌洗得散,而饮冷所伤者,亦得散于皮中,故两者皆得而用之。

喻嘉言合论白虎加人参汤、瓜蒂汤二方云:《金匱》治喝病,止出二方。一以白虎加人参专治其热。以夏月之热淫,必僭而犯上,伤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孙思邈之生脉散,李东垣之清暑益气汤,亦既祖之矣。一以瓜蒂汤专治其湿。以夏月之湿淫上甚为热,亦先伤其肺金,故外渍之水,得以聚于皮间,皮者肺之合也。用以搐其胸中之水,或吐或泻而出,则肺气得以不壅,而皮间之水,得以下趋也。何后人但宗仲景五苓散为例?如河间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饮,非不得导湿消暑之意,求其引伸瓜蒂汤之制,以治上焦湿热而清肺金,则绝无一方矣。抑知无形之热,伤其肺金,则用白虎加人参汤救之,有形之湿伤于肺金,则用瓜蒂汤救之,各有所主也。

脉理

周禹载曰:夏日暑湿交蒸,人多中暑,证与热病相似,首宜以脉辨之。夫热病之脉必盛,中暑之脉必虚。盖寒伤形而不伤气,所以脉盛;暑伤气而不伤形,所以脉虚。然又有弦细芤迟之脉者何也?人当暑月必多汗,汗多则脉虚,此其常也。守真曰:热为阳中之至阳,以热伤气,则汗自出,病虽为热,脉不能实,而反虚弱也。若汗出当风,闭其汗孔,则风与汗湿留泊肌肤,脉故弦细。或虚风不作郁热,表虚仍自汗出者,脉必芤迟也。统而言之曰虚,分而言之曰弦细芤迟,其不以浮大之脉,混入虚脉之中,称为暑病之脉也。

张风逵曰:刘守真云,暑脉虚而微弱,按

之无力。又脉来隐伏,弦细芤迟,皆暑脉也。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中喝,脉虚而微者是也。寒病传经,故脉日变,温热不传经,故脉不变。寒病浮洪有力者易治,芤细无力者难治,无脉者不治。若温热则不然。温有一二部无脉者,暑热有三四部无脉者,被火所逼勒而藏伏耳,非绝无也。于病无妨,攻之亦易。医人一切惊走不知,照经用辛寒药,火散而脉起,脉起而病愈,徒骇何益乎?要在辨之详耳。盖温热病发在一二经,始终止在此一二经,更不传递别经者。其一二经或洪数,则别经弱且伏,依经络调之,则洪者平,伏者起,乃愈征也。昔在万历丁未三月间,予寓京师,备员太仓库差,忽一日吏部同乡刘蒲亭驰报曰:病剧求救。予就其寓,吏部同僚诸公环守之,已备后事。谵语捻衣,不寐者已七八日。御医院吴思泉名医也,偕医数人治之。予诊其脉,止关脉洪大,其余皆伏,乃书方竹叶石膏汤。诸公皆惊曰:吴等已煎附子理中汤,何冰炭如是?予诘之。吴曰:阳证阴脉,故用附子。予曰:两关洪大,此阳脉也,其余经为火所伏,非阴脉也。吴厉声相争,予亦动色自任,诸公从之。一剂甫时即止谵语,就寐片时,予视其脉已洪者平,而伏者起。诸公相视曰:此真张仲景也。又用辛凉药调理全愈。脉证有相合者易知,有相左者难知。脉明而后可以辨证,证真而后可以施药,要在虚心细察,不可执己见,而以百药尝试,令命在反掌间也。慎之慎之!

辨寒暑各异

张风逵曰:暑证变幻无常,入发难测,不可寻思。彼暴中之激烈,扁鹊不及扪指而投咀,久伏之深毒,长桑不能隔肤而见脏,最为难察而难救已。即寻常之感,亦难于知觉,非若伤寒之有定期定证,可据可疗者,不拘表里,不以渐次,不论脏腑,冒暑蒸毒,从口鼻入者,直中心胞经络,先烦闷后身热,行坐近日,熏烁皮肤肢体者,即时潮热烦渴,人肝则眩晕顽麻,人脾则昏睡不觉,入肺则喘咳痰壅,人

肾则消渴，非专心主而别脏无传入也。中暑归心，神昏卒倒，暑伤肉分，周身烦躁，或如针刺，或有赤肿，盖天气浮于地表，故人气亦浮于肌表也。胃暑入肠胃，腹痛恶心呕泻，伏暑即冒暑，久而藏伏三焦肠胃之间。热伤气而不伤形，旬日莫觉，变出寒热不定，霍乱吐泻，膨胀中满，疟痢烦渴，腹痛下血等，自入肝至此，采《医学入门》并主治法，皆以清内火为主，而解表兼之。寒之中入，乘其虚，暑则虚实并中，而实更剧。盖气血强盛之人，内已有伏火，加之外火炎炎相合，故焦灼为甚。经虚处寒栖之，经实处暑栖之，寒凌其弱，而暑亲其类也。又藜藿常被寒，惟膏粱独能御，若暑则不问膏粱藜藿，而咸能胜之侮之，虽广厦累冰，惠质生粟，轻罗纨绮泠泠玉树，一犯其烈焰，讵能却之乎？是以知暑气之毒盛于寒，乃古人专以寒为杀厉之气，而不及暑何也？试观伤寒至七八日方危，暑病则有危在二三日间，甚至朝发暮殆，暮发朝殆，尤有顷刻忽作，拯救不及者，如暑风干霍乱之类。然则暑之杀厉之气，视寒尤甚，彰明较著矣。且暑证多歧，中热中喝中内中外，甚者为厥为风，为颠痫，即发则泄泻、霍乱、干霍乱，积久后发则疟、痢、疮疡，种种病名，约有十余科，皆暑为厉，则杀厉之气，视寒岂少哉！除暴中暴发，久伏后发，不可度量，其余受发，亦有渐次焉。盖盛夏之时，热毒郁蒸，无论动得静得，其初入人也，不识不知，外之流火与内之阳气，骤遇而争，阳气不服，先昏瞢倦疲，及火与气合，气不能胜，火力渐强，散为外热，烧灼不已，气耗而血枯，故燥渴痞塞腹痛，诸恶证作焉。此其变化，或乍或久，人莫自觉，医家亦不能辨。至病深而后施治，故难速愈，宜早辨而早治之，则取效速而易愈。

暑中二阳

中喝虽云太阳，然亦颇多阳明。汗大出，微恶寒发热为太阳；面赤大汗，烦渴喘急为阳明。重者脉或洪大，昏愤不省人事，有似热病，

但忽轻忽重为异耳。太阳五苓去桂加香薷，阳明消暑丸。

常 暑

平人偶然中暑，身热背恶寒，汗出口渴，烦躁闷乱，痰逆恶心，或吐泻转筋，小便闭涩，指头微寒。并宜五苓去桂，合益元散。

脾胃素虚之人，上焦不足，暑湿郁蒸，肢体困倦，头重心烦，饱闷喘促，如在烟雾，早晚则寒，日高则热。此气血俱虚也，宜清暑益气，或清燥汤选用。

暑天汗出过多，风犯汗孔，身体重痛，肢节麻脊，或渴或不渴，或小便黄涩。此风郁汗湿，与暑相搏，宜益元散加葱头。

动 暑

远行劳役大热而渴，阳气内伏，热舍于肾，为水不胜火，发热烦渴，气急喘促，日晡病减，此脾胃大虚也。宜补中益气去升麻，加麦冬、五味、茯苓、泽泻、黄连、黄柏之类，补益中兼清解渐愈。

农夫田野，及惯力役之人，过受燔灼，头角额痛，发热大渴引饮，脉洪汗大泄者，急作地浆水，煎苍术白虎汤。

或年高及虚寒之人，不宜用寒凉者，竹叶石膏汤，稍加熟附子温而行之。

或平昔阴虚多火，不可用温者，白虎加入参竹叶汤。酷暑之时，道途卒倒，汤药不便，恐气脱难治，急扶阴凉处，不可卧湿冷地，掬地上热土，放脐腹上，拨开作窍，令人溺于其中，索生姜或蒜捣汁，和童便或热汤灌下，外用布蘸拓，俟醒后用药。

静 暑

避暑深堂，起居不时，汗出烦躁，面垢背微恶寒，或手足微厥，甚则洒然毛耸，腠理开则洒洒然寒，闭则蒸蒸热闷，乃心胞之火，不胜时火，故反微恶寒也。或坐卧阴凉，表虚不任风寒，自认外感，误医发表，祸如反掌，宜清

暑益气汤。

凉亭水阁，大树浓荫之下，过受凉快，为寒所袭，头疼恶寒发热，肢体拘急，是亦感寒之类，脉必弦紧，宜消暑十全散。

脾气虚弱，汗多恶寒者，十味香薷饮。

过伤饮食，泄泻呕吐霍乱者，六和汤，或香薷正气散。中暑亦有无汗，脉弦细，此虽中暑，必过袭阴凉，身中阳气，被其所遏，所以烦心，肌肤火热无汗，非暑邪也。宜消暑十全散，不可全用表药。暑月腠理易开，香薷热服，便能汗出也。倘人迎弦紧而气口反大，咳嗽目疼，鼻流清涕，额与眉棱角痛，选奇汤最效。

夹水伤暑

汗出浴起当风，或冷水浸澡，或坐卧湿地而病，非暑伤也，人自致之病。宜温散之。

内伤夹暑

暑热之时，恣情房欲，兼膏粱与水果杂进，致周身阳气不得伸越，脉沉细或弦紧，面垢如尘，无汗恶寒，四肢厥逆拘急，或霍乱呕吐者，冷香饮子。

吐利兼作，脉微欲绝，或虚浮欲散。此为紧病，非浆水散不救。

若冒暑伏热，引饮过多，及恣啖生冷，致脾胃受寒，腹痛泄泄，水谷不分，脉沉紧者，宜大顺散。

伏暑

人受暑热之毒，栖伏三焦肠胃之间，久久而发者，为伏暑，如霍乱吐泻，发于秋间，以及疟痢等证。又如昔人云：三伏之时，以书晒曝烈日之中，随即收藏于笥，火气未散，冬时启笥触之遂病。明者细询其因，以香薷饮服之立愈。

伏暑霍乱腹痛泄泻，正气散，身热足冷势危者，五苓散下来复丹。

暑风

病人忽然手足搐挛者，暑风也，香薷饮加羌活、防风。呕吐加藿香、陈皮。小便不利加茯苓、泽泻、猪苓、滑石。有痰加姜半夏。渴者去半夏加栝楼根。泻利不止加白术。转筋加木瓜。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溺者，此热兼喝也，白虎汤。

更有痛势重者，手足搐挛，厉声呻吟，角弓反张，如中恶状，亦有先病热，服表散后渐成风者，谵语狂呼浪走，气力百倍，此暑风也。以寒凉攻劫之，与阴风不同，宜解散化痰，不宜汗下。日久而脾胃弱者，兼温补。

暑疡

凡痈疽毒疮，发热有时，晡甚旦止。若夏月间有头面外项赤肿，或咽喉肿痛，或腿足掀肿，长至数寸，不能步履，人皆疑为毒疮，但头痛内燥，昼夜发热不止，自与疮毒不同。服败毒散、石膏、黄连等药，热证一解，赤肿自消，全无脓血，此名暑疡，与外科毫厘千里者也。

暑瘰

盛暑之月，火能炼金，不禁辛酒，脾火暴甚，劳热躁扰，火动心脾，令人咳嗽气喘，骤然吐血衄血，头目不清，胸膈烦渴不宁，即童稚老夫，间有此病。昧者以为劳瘰，不知火载血上，非真阴亏损，而为虚劳者比也。宜四物去芍、芍，黄连解毒去黄柏，二陈以贝母易半夏，加桔梗以抑之，薄荷以散之，麦冬、五味以敛之，自愈，或黄连香薷饮亦可。

暑疮

暑热之时，有遍身发泡，如碗如杯，如桃如李，晶莹脆薄，中含臭水，此湿热之水，泛于肌表也。黄连、香薷及解毒汤。重者内实便秘，口疳臭秽，凉膈散、承气汤选用，外以鲜莲花瓣贴疮上，周时平复。

暑 痿

富饒富貴之人，暑月陽事痿頓，醫以溫熱治之誤也。濕熱交蒸，石金滲潤，草木流膏，精神虧乏之人，時令應之，金風一鼓，萬類肅然，自勞連解毒合生脈散。

絞 腸 痧

夏月不頭痛發熱，但覺小腹疼痛，或心腹俱痛，脹痞不能屈伸，醫疑生冷過多，執為陰証，不知皆暑火流注臟腑，故先小腹痛，遍及心腹，宜六和湯清解之。或四苓加香薷、木瓜、紫蘇、半夏之類和散之，或正氣散，或二陳加厚朴炒梔，或炒鹽和滾湯探吐痰涎。大抵此証以吐法為上。若用熱藥，去生遠矣。

霍 亂

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此暑火暴發，升降不利，清濁不分，所瀉者皆五臟之精液，宜速止之，用五苓散，或胃苓湯，利小便，清暑火，甚者桂苓甘露。此証有夾食積者，醫用下之誤矣，不知精液暴瀉，元氣頓傷，當立止之為上。按云止者，非通因塞用之謂也，分陰陽，去暑氣，則吐利自止矣。

干 霍 亂

更有吐瀉無物，亦有上下關閉，竟不吐瀉者，為干霍亂，惟心腹絞痛，令人立斃，急以炒鹽湯或二陳湯探吐之，通則可救，即定後周時，勿進粒米，得食復發，慎之慎之！集論曰中暑一証，不過清心利小便，解暑毒，補真氣而已。即脈來虛弱，重者伏匿，喘促逆冷，卒然昏暈，不可用溫，此熱傷陰氣，用溫則助陽耗陰。且冬月脈浮緊，浮緩，分中風傷寒，夏月弦緊傷風，弦緩中暑。表疏自汗則脈緩，表致無汗則脈緊耳。世俗不明，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為必用之藥。夫陰非寒也，陽外而陰內耳。丹溪云：伏陰在內，陰字有虛之義，作陰冷則誤矣。火令之時，烁石流金，何陰冷之有？孫真

人用生脈散，氣虛可知也。古人用大順，非謂伏陰，本治冰果所傷，冷香飲子，治陽氣大虛，多欲厥逆。漿水散治汗多亡陽，脈微欲絕，其餘不過清暑益氣湯，消暑十全散、十味香薷飲之類足矣。

薛氏曰：若中噤者，乃陰寒之証，法當補陽為主，先哲多用，姜、桂、附子。或云噤字當作暑字看，然何不竟用暑字，而滋後人之惑耶？

周禹載曰：薛氏本東垣大順散而有此說。其乖謬不可勝言，草菅人命，難逃作俑之罪！

服 藥 總 法

傷寒傷暑，溫涼諸証，皆邪氣欺正氣也。用藥如對敵，藥人則邪漸退，藥力盡則邪復熾，必一服周時，即詳勢診脈，藥對則日夜連進三五服，以邪退病安為主。此法惟張長沙《傷寒論》、孫思邈《千金方》中載之。孫云：夏月日五夜三服，冬月日三夜五服，必期病退而後止。如御敵者，愈驅逐愈加精銳，蕩平而後班師。此萬全之勝算也。自宋以後不傳，故取效寡而活人之功疏。予用此法，屢獲神效。

李東垣暑傷胃氣論

刺志論云：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熱傷氣故也。痿論云：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則陽氣內伐，熱舍于腎。腎者水臟也，今水不能勝火，則骨枯而髓虛，足不任身，發為骨痿。故《內經》曰：骨痿者，生于大熱也。此濕熱成痿，令人骨乏無力，故治痿獨取陽明。時當長夏，濕熱大勝，蒸蒸而熾，人感之，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懶于動作，胸滿氣促，肢節沉痛，或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心下膨痞，小便黃而少，大便澀而頻，或利出黃如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飲食，自汗體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氣不病也。其脈中得洪緩，若濕氣相搏，必加之以遲。病雖互換少差，其天暑濕令則一也，宜以清燥之劑治之。《內經》云：陽氣者，卫外而为固也，炅則氣泄。今暑邪干卫，故身熱自

汗。以黄芪、人参甘温补之为君；甘草、橘皮、当归甘辛微温，补中益气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也。湿胜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炒曲甘辛，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以黄柏苦辛寒，借其气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以五味子、麦门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于庚金为佐，名曰清暑益气汤。

王宇泰复立清暑益气变证加减法

如心火乘脾，乃血受火邪，而不能升发，阳气伏于地中。地者人之脾也，必用当归和血少用黄柏以益真阴。

如脾胃不足之证，须少用升麻。盖升麻乃足阳明、太阴引经之药也。使行阳道，自脾胃中左迁，少阳行春令，生万物之根蒂也。更少加柴胡，使诸经右迁，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之和气也。

如脾虚缘心火亢盛，而乘其土也，其次肺气受邪，为热所伤。必用黄芪最多，甘草次之，人参又次之，三者皆甘温阳药也。盖脾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之甘温，以益皮毛之气，而闭腠理，不令自汗而损元气也。上喘气短懒言语，须用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用炙甘草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然甘草最少者，恐滋满也。若脾胃之急痛，并脾胃大虚，腹中急缩，腹皮急缩者，却宜多用，经曰急者缓之义也。若从权治，必加升麻以引之，恐左迁之邪坚盛，卒不肯退，反致项上及臀尻肉添而行阴道，故引之以行阳道，使清气出地，右迁而上行，以和阴阳之气也。若中满者去甘草，咳甚者去人参，口干噤干者加干葛。

如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且心胞络与心主血，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病名曰倦。倦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是由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浊相干，乱于胸中，使周身血气逆行而

乱。经曰：从下上者，引而去之。故当加辛温、甘温之剂生阳，阳生而阴长也。或曰：甘温何能生血？又非血药也。曰：仲景之法，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能生阴血也，更加当归和血，又宜稍加黄柏，以救肾水。盖甘寒泻热火，火减则心气得平而安也。如烦乱犹不能止，少加黄连以去之。盖将补肾水，使肾水旺而心火自降，扶持地中阳气也。

如气浮心乱，则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得烦减，勿再服，以防泻阳气之反陷也。如心中痞，亦少加黄连，气乱于胸，为清浊相干，故以陈皮理之，能助阳气之升而分滞气，又助诸甘辛为用。故长夏湿土，客邪火旺，可从权加苍术、白术、泽泻，上下散消其湿热之气。湿气大盛，主食不消化，故食减不知谷味，加炒曲以消之，更加五味子、麦门冬、人参，泻火益肺气，助秋损也。此三伏中长夏正旺之时之药也。

按：东垣意见精密，立方中和，清暑益气汤，近世多宗之。然气血虚弱之人，用之最宜，如遇强壮者，不能取效，且助湿火，不可不斟酌也。

朱丹溪辨动静二暑

若暑之时，无病之人，或避暑热，纳凉于深堂大厦，凉亭冷馆，大扇风车得之者，是静而得之阴证也。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心烦，肌肤大热无汗。此为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宜用辛温之剂，以解表散寒，用厚朴、紫苏、干葛、藿香、羌活、苍术之类。若外既受寒，内复伤冰水生冷瓜果者，前药再加干姜、缩砂、神曲之类此皆非治暑也，治因暑而致之病也。

按静得动得，分中暑伤暑，此论出自张洁古，后皆因之。夫盛暑之时，炎火若炙，无之非是，故古人闻避暑而未闻避寒。深堂广厦，正以避暑，安得人而中之？且房室阴凉，正可护卫阳气，又安得而遏伤之乎？即膏粱深处，必不能无，冒暑应接，其伤暑者，亦于动中得之

耳。老子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一。静即可祛暑，何从而中也？至于冰水瓜果等寒物，多食自伤脾胃，亦生杂证。谓泻利诸证，内有此物积聚则可，谓专以此致暑病则不可。若执口得寒物，身犯寒气，同冬时寒病治之，则谬以千里矣。

方古庵论

寒则伤形，热则伤气，何以言之？人与天地同一橐籥，夏月天之气浮于地表，则人之气浮于肌表，况被盛暑所伤，肤腠疏豁，气液为汗，发泄于外，是表里之气俱虚矣。不善摄生者，暑热伤于外，生冷戕于中，若之何而能运化也？是以水谷停积，而为湿热，发为呕吐，为泄泻，甚则吐泻俱作，而挥霍罔乱也。若不即病，湿热拂郁于内，他日为疟为痢之所由矣。今大顺散非治暑热之药，乃治暑月饮凉过多为病之剂也欤？

王安道中暑中热辨

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东垣云：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俱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火热无汗，为房室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大顺散主之。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头痛，发躁热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为天热外伤肺气，苍术白虎汤主之。窃谓暑热者，夏之令也，大行于天地之间，人或劳动，或饥饿，元气亏乏，不足以御天令亢极，于是受伤而为病，名曰中暑，亦名曰中热，其实一也。今乃以动静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热者，固多在劳役之人，劳役则虚，虚则邪入，邪入则病，不虚则天令虽亢，亦无由以伤之，彼避暑于深堂大厦，得头痛恶寒等证者，盖亦感冒微风，或静夜着凉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烦心与肌肤火热者，非暑邪也，身中阳气，受外邪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

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则辛温轻扬之剂发散可也。夫大顺散一方，甘草最多，干姜、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为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呕吐，水谷不分，脏腑不调所立，故甘草、干姜，皆经火炒熟。又肉桂而非桂枝，盖温中药也，内有杏仁，不过取其能下气耳，若以此药治静而得之之证，吾恐不能解表，反增内烦矣。今世俗往往不明，类曰夏月阴气在内，大顺散为必用之药。吁！其误也，不亦甚欤，夫阴气非寒气也。盖夏月阳气发散于外，而阴气则在内耳，岂竟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日则饮冰乎？然则苍术白虎汤，岂可视为通行之药？必参之治暑诸方，随所见之证而用之，然后合理。若夫所谓静而得之之证，虽当夏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后人有所似同而异之感。

附：医案十三则

罗谦甫治蒙古百户，因食酒肉，饮潼乳，得霍乱吐泻证，从朝至午，精神昏倦已困。急来告，罗视之。脉皆浮数，按之无力，所伤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半碗，调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静。又于墙阴掘地约二尺许，贮以新水，在内搅动，待一时澄定，用清水一杯，再调服之。渐渐气调，吐泻遂止，至夜安卧，翌日微烦渴，遂煎钱氏白术散，时时服良愈。或曰：用地浆者何也？曰：坤属地，地属阴，土平曰静，顺感至阴之气，又于墙阴贮新汲水，以收重阴之气也。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霍乱因暑热内伤所得，故用地浆治之也。

又治提举公年近八十，至元丙寅六月初四日中暑毒，霍乱吐利，昏冒终日，不省人事。时夜方半，请罗治之。诊其脉洪大而有力，一息七八至，头热如火，足冷如冰，半身不遂，牙关紧急。因思《内经·五乱篇》中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胃气逆行，乱于胸中，是谓大悖，乱于肠胃，则为霍乱。于是霍乱之名，自此而生。盖因年高气弱，不任暑气，阳

不维阴则泻,阴不维阳则吐,阴阳不相维,则既吐且泻矣。前贤见寒多以理中丸,热多以五苓散为定法。今暑气极盛,阳明得时,况因动而得之,中喝明矣。非甘辛大寒之剂,则不能泻其暑热,坠浮溜之火,而安神明也。遂以甘露散,甘辛大寒,泻热补气,加白茯苓以分阴阳,约重一两,冰水调灌,渐渐省事,而诸证悉去。后慎言语,节饮食三日,以参术调中汤之剂增减,服之理正气。逾十日后,方平复。

又治一仓官,季夏时病,胸项多汗,足逆冷谵语。医者不晓,杂治经旬,罗诊之,关前濡,关后急,当作湿温治。盖先受暑,后受湿,暑湿相搏,是名湿温。先以白虎加人参汤,次以白虎加苍术汤,病渐退,足渐温,汗渐止,三日愈。此名贼邪,误用药,有死之理。心病中暑为正邪,中湿得之,从所不胜者为贼邪。今心受暑而湿邪胜之,水克火,从所不胜是也,五邪中之最逆也。经曰: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濡弱见于阳部,湿气搏暑也;小急见于阴部,暑气蒸湿也。暑湿相搏,名曰湿温,是谓贼邪也。予亦素有停饮之疾,每至暑月,两足皴皴,未常干,服此药二三服即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面赤身热,口燥心烦,盛暑中且帷幕周密,自以至虚亡阳,服术、附数剂,脉虚而洪数,舌上苔黄。伯仁曰:前药误矣。轻病重治,医者死之。《素问》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术、附岂可轻用,以犯时令?又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暑家本多汗,加之刚剂,脉洪数而汗甚。乃令撤幔开窗,少顷渐觉清爽,以黄连人参白虎,三进而汗止大半,诸证亦减。兼以既济汤,渴用冰水调天水散,七日而愈。

丹溪治一人,夏发大热大汗,恶寒战栗,不自禁持,且烦渴,此暑病也。脉虚微细弱而数。其人好赌,致劳而虚,以人参、竹叶作汤,调辰砂四苓散,八帖而安。

又治一人,年五十,质弱多怒,暑月因怒后患痢,口渴自引蜜水,病缓数日,后脉稍大不数。朱令以参术汤调益元散,饮之利减,数

日后倦甚,发咳逆。知其久下阴虚,令守前药,利尚未止,以炼蜜与之。众欲用姜、附,朱谓阴虚,服之必死。待前药力到自愈。又四日,咳逆止利除。

吴茱山治一妇,冬月感病,洒洒恶寒,翕翕发热,恶食下呕,大便欲去不去,诸医皆以虚弱痰饮治之,以二陈补心等药服不效,延及半月。吴诊其脉,虚而无力,类乎伤暑,众不然之。究问病因,其妇曰:因天寒换着绵衣,取绵套一床盖之,须臾烦渴,寒热呕吐,延绵至今耳。吴曰:诚哉!伤暑也。盖绵套晒于盛暑,火热收入筒中,必有暑气,尚未开泄,今人体虚,得之易入,故病如是。其妇曰:然。遂制黄连香薷饮,连进二服而愈。

陈斗岩治伦司成,舟中昏晕不知人,自汗痲痲,医以为中风。陈曰:人迎脉过盛,病因饮后便凉,痰火妄动,非中风也。以清暑益气汤,一剂而愈。

汪希说治一壮男子,形色苍黑,暑月客游舟回,患呕哕,颠倒不得眠,粒米不入六日矣。脉沉细虚豁,诸医杂投藿香、柴、苓等药不效,危殆。汪曰:此中暑也。进人参白虎汤,人参五钱,服下呕哕即止,鼾睡五鼓方醒,索粥。连进二三服,乃减参,稍轻,调理数剂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余,形体瘦弱,病上吐下泻,水浆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汪诊脉八至而数,曰:当夏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吐泻不纳水谷,邪气自甚也,宜以暑治。遂以人参白虎汤,进半杯,良久复进一杯,觉稍安,三服后,减去石膏、知母,以人参渐次加至四五钱,黄柏、陈皮、麦冬等,随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后平复。

又治一人年三十余,忽病渴热昏闷,面赤倦怠。汪诊之,脉皆浮缓而弱,两尺尤甚。曰:此得之色欲,药宜温热。其人曰:先生之言诚然也,但病热如此,复加热药惑矣。汪曰:寒极生热,此证是也。肾虚寒者,本病也;热甚者,虚象也。譬如雷火,雨骤而火愈炽,日出火斯灭矣。遂以附子理中汤煎熟,冷服三帖,热渴

减半,再服清暑益气汤,十帖而安。

又治一妇,形色脆白,年五十余,忧劳六月,背疮艾灸百余壮,疮散病瘥,身热自汗,口渴头晕,吐衄泄泻,不进饮食,寒少热多,自用清暑益气汤,病甚。汪诊左脉浮微,似有似无,右脉浮小,按之不足。曰:病虽属疟,当作虚治,依方而用清暑益气汤,固与病宜,但邪重剂轻,病不去耳。令以参、术加作五钱,黄芪三钱,茯苓一钱,陈皮七分,甘草五分,煎服病退。

石山翁年逾六十,形质近弱,八九月酷热时,往来休歇。外有药剂之劳,内有病者之忧,内外弗宁,昼夜不静。至十月初旬,疟作三日,午后一发,寒热不甚,喜热恶寒,寒去热来,则觉爽快,口干微渴,临发昏倦嗜卧,左脉沉小而数,右脉浮濡无力,亦近于数,独脾部弦而颇洪,疟去则脉皆大小浮沉相等,微觉缓弱而已。初服补中益气汤十余帖,病无加减,夜苦盗汗,继服当归六黄汤,黄芪每帖四钱,五帖汗止,疟如旧。再服白虎汤,人参四钱,石膏三钱,知母一钱,甘草六分,米一撮,煎服十余帖而愈。

又治一人,病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绞痛,脉之沉伏如无,此干霍乱也。急令盐汤探吐,宿食痰涎碗许,遂饮与六和汤而愈。

暑病论

周禹载曰:仲景本《内经》病热之旨,申伏气之论,特叙夏月热病,白虎汤之治,可谓精矣。乃复出喝病于《金匱》中曰: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正恐人误认为热病,故又言喝自外来而入,热由内伏而发,实为两途。然暑为夏火之令,伤人之气,脉虚身热,遂令人大渴,齿燥汗出而喘,与伏发无异,并治以白虎汤,俱主甘寒去热,苦寒除火,甘温益中,益中者,以暑伤气故益之。然津液耗甚者,必加人参,与辛散温散之味,不相涉也。或谓伏发自内,白虎宜也,中喝既由外而入,何为遽用里药?则以

风药略兼表散,似无不可。愚谓千古之误,正在于此。虽夏暑与冬寒对峙,而表里则大不同也。冬月腠理密,即卫虚而受者,必以渐进何也?外阴而内阳也。若夏月,则人身已阳外而阴内,外垣既撤,暑得直入,故风寒必显有余,有余者邪也。暑气必显不足,不足者正也。今人以香薷一味,谓伤暑必用之药,不知乘凉饮冷,遏抑阳气,或致霍乱者宜之,若强力作劳,内伤重者,清暑益气,庶几近之。苟用香薷,是重虚其虚矣。况可以表散辛温之味,加于其间乎?计部张凤逵先生编辑诸书,特救其谬。我北海林夫子,申明大义,并集名案,以表其后,不亦胜任而愉快耶!余小子又复为之辨者,愿以白虎汤为主治,清暑益气辅之,亦必随证加减,至于天水散、甘露饮诸方,皆可引用。如节庵之论,吾未见其可也,设有疑者,请观汗下温针之禁,本于仲景圣人,至有夹食而吐利,夹气而胀闷,夹寒而厥逆,兼风而畏寒,要皆本于脉以测识,而毋庸混淆。然后知圣人之论者常也,随其所遇者变也。明其常则善于处经,通于变而靡不善于用权者,则有昔贤之案在,亦惟洞晓伤寒书者,可以神而明之也。

暑病方二道

白虎加人参汤 一物瓜蒂汤方俱见前

附:集方二十九道

五苓去桂加香薷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白术 香薷
上五味等分,水煎服,无时。

消暑丸

半夏十二两,醋煮干 生甘草 茯苓各四两,去皮

上为末,姜汁煮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钱。热汤下。

香薷饮

厚朴制 白扁豆各半斤,炒 香薷一斤

上咬咀,每服五钱。水一盅,入酒一杯,煎七分,沉冷不拘时服,热则作泻,香薷须陈者

佳。

桂苓甘露饮

茯苓去皮 白术土炒 猪苓去皮 滑石各一两，研 寒水石研 甘草炙 泽泻各一两 肉桂一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热汤冷水任下，入蜜少许更妙，一方加人参、香薷、甘草。

益元散

方见前

清暑益气汤

人参一钱 白术五分，炒 黄芪一钱 苍术一钱 升麻一钱 神曲五分，炒 陈皮五分 甘草五分 当归五分 麦门冬五分，去心 黄柏五分 五味子三分 葛根二分 泽泻二分 青皮二分

上水煎，温服尤时。

清燥汤

黄芪一钱五分 五味子九粒 黄连 神曲 猪苓 柴胡 甘草各二分 苍术 白术 麦门冬 陈皮 生地黄 人参 泽泻各五分 茯苓 当归 升麻各三分 黄柏二分，酒拌

上水煎，服无时。

白虎加苍术汤 竹叶石膏汤

二方俱见前

白虎加人参竹叶汤即前白虎汤加人参三两竹叶二把

消暑十全散

香薷二钱 白扁豆炒撞 厚朴姜汁炒 木瓜 陈皮一作半夏 甘草炙 白术姜汁炒 茯苓 藿香 苏叶各一钱

上水煎，热服无时，取微汗。

十味香薷饮

香薷二钱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各一钱 甘草五分，炙 白扁豆 陈皮 厚朴各一钱，姜炒 木瓜五分

上以水二盅，煎七分，欲令汗热服，欲利水冷服。

如伏暑去人参、黄芪，加黄连、藿香、泽泻。

六和汤

缩砂仁炒研 半夏汤泡七次 杏仁去皮尖 人参去芦 甘草各一两，炙 赤茯苓去皮 藿香

白扁豆姜汁略炒 木瓜各二两 香薷 厚朴各四两，姜汁制

上咬咀，每服一两，水二盅，生姜三片，枣一枚，煎一盅温服。

藿香正气散

大腹皮黑豆水洗七次 白芷 茯苓去皮 白术土炒 厚朴姜汁炒 桔梗 紫苏叶 甘草各一两，炙 藿香 陈皮各三两，去白 半夏二两，汤洗七次

上咬咀，每服一两，水二盅，姜三片，枣一枚，煎一盅温服。

选奇汤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 甘草一钱五分，夏生冬炙 黄芩一钱，酒炒热其倍用

上水煎，食后稍热服。

冷香饮子

附子生用 草果 橘红 甘草各一钱，炙 生姜五片

上水煎冷服。

浆水散

附子 干姜炮 甘草炙 肉桂各五钱 高良姜 半夏各一钱，半醋制

上用浆水煎，去滓冷服。浆水即点乳酪淡醋也如虚热喘乏，加人参。汗多加黄芪、五味子。

大顺散

甘草 干姜各五钱 杏仁去皮尖 官桂各三钱

上先将甘草用白砂炒，次入姜，却下杏仁，炒过筛去砂，合桂为末，每服三钱，沸汤调下。

黄连香薷散

香薷二钱 厚朴一钱，姜制 黄连五分，酒蒸 上水煎冷服。

加减泻黄散

黄连 茵陈各五分 黄柏 黄芩各四分 茯苓 梔子各三分 泽泻二分

上咬咀，都作一服，水一大盏，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热服，一服减半，待五日再服。

二香散

藿香一两 半夏姜制 陈皮 桔梗 白术土炒 茯苓 苏叶 厚朴姜汁炒 黄连各二两，去须 香薷一斤 白扁豆八两，炒 白芷一两

甘草二两五钱 大腹皮黑豆水捶洗七次

上咬咀，每服一两，水二盅，生姜三片，葱白二根，煎一盅，食后温服。

枇杷叶散

枇杷叶二两，去毛炙 香薷七钱五分 白茅根 麦门冬去心 甘草炙 木瓜各一两 丁香 陈皮去白 厚朴各五钱，去皮姜汁炒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盅，生姜三片煎服。如止渴燥去丁香，加知母。冷水调下。

百合汤

百合一钱二分 人参五分，去芦 柴胡一钱，去芦 黄芩一钱 知母八分，去毛 陈皮一钱，去白 甘草五分 生地七分

上咬咀，水二盅，姜三片，捶法醋炙鳖甲，煎之温服，如渴加栝楼根，胸中烦热加山栀，头痛加羌活、川芎，呕吐加姜炒半夏，胸满加枳壳、桔梗。食复者加枳实、黄连，甚重大便实者加大黄，胸中虚烦加竹茹、竹叶，瘥后干呕。错语失神，呻吟不寐，加黄连、犀角。咳喘加杏仁，血少心中惊惕加当归、茯神、远志。虚汗加黄芪，疲倦加白术，肠鸣加煨生姜，劳复时热不除，加葶苈、乌梅、姜汁。

加味胃苓丸

苍术五两 陈皮三两 厚朴二两 甘草二

两，炙 白术四两 茯苓二两 肉桂二两 猪苓二两 泽泻二两，去毛 人参一两，去芦 黄连一两，姜汁炒 白芍二两，炒

上为末，蜜丸，每服五六十丸，清米汤下。

黄龙丸

黄连一斤，去毛

上以好醋煮干为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热汤下。

玉露散

寒水石 滑石去黄垢土 石膏火煨 栝楼根各二两 甘草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新汲水调下。

却暑散

赤茯苓四两 寒食面 生姜各一斤 甘草四两，生

上为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

伤暑霍乱转筋危急方

吴茱萸三钱

同黄连炒至烟起方取，去黄连，将茱萸煎汤一大盏温服。

香连丸

木香二两 陈皮二两 地榆一两 枳壳二两，麸炒 黄连八钱，吴茱萸炒 枳实一两，麸炒 槟榔二两 槐角子一两五钱 益元散二两

上为末，醋糊丸，每服一钱，红痢米汤下，白痢姜汤下。或白汤下，日三服，或汤一丸二亦可，老弱数服后，即当温补。

温热暑疫全书 卷四

清 吴门 周扬俊禹载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疫病方论

吴又可曰：疫疔之邪，从口鼻而入，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胃亦近，乃表里之交界，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膜原者也。其热淫不正之气，本气充满者，或不受邪，适有内因，便乘外因，感之浅者，或俟有触而发，若感之深者，中而即病也。其始阳格于内，营卫运行之机，阻抑于表，遂觉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至阳气困郁而通，厥回而中外皆热，昏昧不爽，壮热自汗。此时邪伏膜原，纵使有汗，热不得解。必俟伏邪已溃，表气潜行于内，精气自内达表，表里相通，振栗大汗，邪方外出，此名战汗，脉静身凉而愈也。若伏邪未尽，必复发热，其热有久有浅，因所感之轻重也，因元气之盛衰也，要皆始先恶寒，既而发热，至于发出，方显变证。其证或从外解，或从内陷。外解则易，内陷则难。更有先、后、表、里不同，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复里者，有但里而不复表者，有表而里再表者，有里而表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多于里者，有里多于表者，此为九传。从外解者，或发烦，或战汗自汗；从内陷者，胸膈痞闷，心下胀满，腹中痛，燥结便秘，热结旁流，协热下利，或呕吐恶心，谵语舌黄，及黑苔芒刺等证。因证用治，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皆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不可用辛热药汗之，又不可下，宜用达原饮，以透膜原之邪为当也。若见各经，加入引各经药，不可执滞。感之轻者，舌苔亦薄，脉亦不甚数，如此者，必从汗解。如不

能得汗，邪气盘错于膜原，表里不相通达，未可强汗，衣被逼汗，汤火劫汗也。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粉渍，药后反从内陷，舌根先黄，渐至中央，此邪渐入胃也，前方用大黄下之。若脉长洪而数，大汗多，此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白虎汤证也。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证，此邪已入胃，乃承气汤证也。有两三日即离膜原者，有半月、十日不传者，有初得之四五日，厌厌聂聂，至五六日，陡然势张者，凡元气胜者，毒易传化，元气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传。故曰：邪与元气，不两立也，倘有他病久亏，适又感邪，能感而不能化，安望其传？不传则邪不去，淹留日久，愈沉愈伏，因误进参、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达原饮

槟榔二钱 草果五分 厚朴一钱 知母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五钱 黄芩一钱

上七味，以水二盅，煎八分温服。

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解者；有从自汗盗汗不解者；有无汗竟全归胃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而解者；有胃气壅抑，必从下而得战汗解者；有汗解未尽，越三四日前热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复热发出斑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不愈者；此虽传变不常，要亦为常变也。又有局外之变者，男子适逢使内，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施，以致小便淋塞，少腹胀满，至夜发热，以导赤五苓散之类，分毫不效，与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而愈。女子经水适来适断，失血崩带，及心痛疝气，痰火喘哮，凡此皆非常变。大抵邪行如水，惟洼处受之，此妙喻也。要之新

疫而来旧病，但治其疫，他病自己也。

疫发一二日，舌上苔白如粉，早服达原饮一服，午后舌色变黄，随见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之毒传里也。前方加大黄下之。烦热稍减，傍晚复加躁烦，发热通舌变黑，刺生，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复合瘀胃，急投承气汤。抵暮大下，至夜半热退，次早苔刺如矢。一日有此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故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用缓剂，必无救矣。每见瘟疫二三日即死者，皆此类也。

疫病初起，脉虽数，未至洪大，其邪尚在膜原，宜达原饮，若误用白虎，既无破结之能，但求清热，是犹扬汤止沸耳。邪入胃者，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夺邪之能，徒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反变细小，倘认阳证阴脉，妄言不治，因见脉微，复不敢下，逡巡死耳。当此之际，惟急投承气汤，庶可救也。

疫发于半表半里，一定之法也。至于传变，出表入里，表里分传，俱未可定。医见有表有里，乃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大谬也，尝见大剂麻黄，一毫无汗，转加烦热者何耶？盖发汗者，以邪气在表，故用表药，即得宣其气而使之出也，今邪在里，里气结滞，阳气不得即达于表，即四肢未免微厥，又安能气势蒸蒸而达乎？外譬之水注，闭其后窍，则前窍不得涓滴，与此欲汗之义相类，故必承气解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汗而解者，其义可知也。设下后脉浮而微数，身微热，神思不爽，此邪热浮于肌表，而里已无滞也。再与白虎汤，则余热复得清散，外即蒸蒸汗解，仍此意也。若下后脉空而数，按之豁然如无，宜白虎加人参汤，覆杯即汗解，下后脉数而浮，原当汗解，迁延五六日，脉证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反覆数下，致血液枯，正气微故也。用白虎加人参汤，以凉解中外，鼓舞元气，开泄腠理，即得汗而解也。里证脉沉而数，当下之，下之当得汗解，脉改浮矣。今不得汗，二三日脉更沉者，膜原之邪，仍瘀到胃也。更宜下之，或脉浮即与白虎汤。里证下后，热退身凉，越

几日复热者，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之余邪复聚。医者不知，每归咎于病者，误也。仍下之为当，但制剂宜轻耳。

应下失下，口燥舌干而渴，身反热减，四肢时厥，欲得被近火，此阳起伏也。既下厥回，脉大而数，舌上生津，不思水饮，此里邪去而郁阳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汤，去栝楼根、知母，加葛根，随其性而升泄之。

柴胡清燥汤

白芍药 当归 生地黄 陈皮 甘草
竹心 灯心 栝楼根 知母 柴胡
上九味，水煎温服。

温病下后，二三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去，而烦热未除，更下之，热渴已减，日后更复热复苔者，更下之，不以数计。总之有是证，则用是药耳。医者经历未到，中道生疑，往往失治。但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连下三四日者，有下二日间一日者，其后轻重缓急，有应用柴胡清燥汤者，有用犀角地黄汤者。至投承气，何日多与少与，亦皆治法，苟或不明，亦足误事。然数下之证，亦仅见也。

疫病下后，脉证俱平，腹中有块，按之则痛，自觉有所阻而微闷，或时升降之气，往来不利，常作蛙声，此邪气已尽，其宿结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陡损元气，须饮食渐进，胃气渐复，津液润下，常见病疫愈，啖粥半月，结块方下，坚黑如石者，又有气促之病。过月余其块方消者。此又无形之结也，不可不知。

瘟疫下后，脉证俱平，大便十数日不行，时时作呕，此为下膈之证，盖下不能通，必反于上。宜调胃承气汤热服，宿垢顿下，呕吐立止。慎不可补也！

凡疫邪贵乎早下，但见舌黄，心腹胀满，便可选用承气以驱其邪。乘入气血未乱，津液未枯，投剂不致掣肘，勿拘下不厌迟之说也。且疫证之下，与伤寒异，伤寒必俟结定而后攻，疫邪正欲驱热以为用。况疫气多湿，岂能即结？迁延不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

临死不结者多矣。

疫邪传里，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郁滞，其传为瘕，身目如金，宜茵陈蒿汤。若用茵陈五苓散不效，此皆胃家移热，是以人黄为专功也。

茵陈蒿汤

茵陈蒿一钱 山栀子一钱 大黄五钱 水姜三斤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三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疫邪在胸膈，满闷喜呕，腹不满，欲吐不吐，欲饮不饮，此邪与痰饮结滞也。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胡瓜蒂一钱 赤小豆一钱 生梔仁二钱

上水煎分二服，缓下。无瓜蒂，用淡豆豉二钱。

疫气留血分，里气壅闭，不下则斑不出，出则毒邪从外解矣。如下后斑渐出，更不可下。设有下证，宜少与承气缓服，倘大下则元气不振，斑毒内陷则危，宜托里举斑汤。如下后斑毒隐伏，反见循衣撮空脉微者，本方加人参三钱，得补发出者不死。

举斑汤

白芍药一钱 当归一钱 升麻五分 柴胡七分 白芷七分 穿山甲二钱 水姜一片

上七味，水煎温服。

疫病日久失下，自利纯臭水，昼夜十数行，口燥唇干舌裂，此热结旁流也，急下，以大承气去其宿垢顿止。胃实失下，郁而为黄，热更不减，搏血为瘀，故经气不为热郁，不致发黄，热邪不干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发黄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发黄也。但畜血一行，热随血泄，黄随泄减。故治黄茵陈蒿汤，治畜血桃仁承气汤，去桂枝、甘草，加牡丹皮、当归、芍药。

桃仁承气汤

桃仁十八粒，碎 甘草二钱 大黄四钱，酒浸 芒硝二钱 桂枝二钱

上水煎热服。

胃移热于下焦气分，小便不利，热结膀胱也，若移热于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夫畜血证，在小便利不利也。故昼日稍减，夜发热谵语者，瘀血也。未行桃仁承气下之，后用犀角地黄调之。

犀角地黄汤

地黄一两 赤芍药二钱 犀角二钱，镑 牡丹皮二钱

上四味，以水二盅，煎八分，温服无时。

凡失下，以致循衣摸床，撮空肉惕，目不了了，邪热愈盛，元气将脱者，势不可竟下，又不得不下，不得已用陶氏黄龙汤下之。黄龙汤即大承气汤，加甘草、人参、当归。因不下必死，当于死中求生也。得下后，用生脉散，加地黄、当归、白芍药、知母、陈皮、甘草。

疫病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实于胃，切勿绝其饮食，但少少与之耳。

凡大下后调理，清燥养营汤。

清燥养营汤

知母 栝楼根 当归 白芍药 生地黄 陈皮 甘草 灯心

上八味，水煎温服。

如表有余热，柴胡养营汤。即小柴胡去半夏、人参，加陈皮、当归、芍药、厚朴、生地黄、大黄、枳实、生姜

如有痰饮。胸膈不清者。宜栝贝养营汤。

栝贝养营汤

栝楼根 贝母 栝楼仁 苏子 橘红 白芍药 当归 知母 生姜

上九味，水煎温服。

舌苔邪在膜原故白，在胃则黄，苔老则沉香色。白者不可下，黄者下，黑者急下。下后苔不脱，舌刺、舌裂、舌短、舌硬、舌卷，白沙苔，黑硬苔，皆当下。白苔滑泽，邪在膜原。倘别下有证，宜达原饮加大黄。若大汗脉洪大而渴，白虎汤未可下也。惟目赤咽干，气喷如火，小便黄赤，涓涓作痛，扬手掷足，脉沉数，下之无疑。有心下痛，腹胀满，头痛，下之立止。初起未可下，如血液枯竭者为虚燥，宜导。

统论伤寒与时疫异同，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恶风恶寒，头痛身痛，发热而仍恶寒。脉浮紧无汗，为伤寒；脉浮缓有汗，为中风。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所触而发者，或饥饱劳役，或焦思怒郁，皆能触动其邪也。然不因有所触，而自发者居多。且伤寒投剂，一汗即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染，时疫能染。伤寒之邪，自毫窍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病，时疫感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可使立汗，时疫俟其内溃，自汗，盗汗，战汗。伤寒不发斑，时疫能发斑。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邪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至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其所同者，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导邪而出。故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伤寒之邪，自外传内，原无根蒂，惟其传法，有进无退，故下之皆能病愈，时疫之发，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时发与营卫交并，客邪由经之处，营卫未有不被其伤者，故曰溃。然不溃则不能传，不传则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愈。乃时疫下后，多有不能即愈者何耶？盖疫邪多有表里分传者，因有一半向外，邪传留于肌肉，一半向里，邪传留于胃家，惟传于胃，故里气结滞，里结表气因亦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得即达于肌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向郁肌肉者，方能尽达于表，或斑或汗，然后可以谋治而愈。伤寒下后，无有此法，虽曰终同，实不同也。

凡阳证似阴者，伤寒与瘟疫多有之。其阴证似阳者，正伤寒有之，瘟疫必无此证，宜辨之。夫阳证似阴，外虽寒而内有热，故小便必赤涩。若阴证似阳者，格阳之证也，上热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为据，万不失一。

凡四损不可治，大劳大欲，大病久病后，气血俱虚，阴阳并竭，正气先亏，邪气自陷也。

夫人疫发，见证或轻，虽有头热身热自

汗，而饮食不绝，力可徒步，又乌知其疫也，况脉又不浮不沉而数。病人无处追求，每每妄诉病情，医家不辨是非，便引东垣劳倦伤脾，元气下陷，乃执甘温除热之句，转补壅热，至于不救矣。

疫痢相兼之证最危。夫疫者胃家事也，必从下解。利者大肠事也，大肠既病，失其传送之职，故粪不行，下脓血。所以向来谷食，停积在胃，直须大肠邪气将退，胃气通行，积粪从此而下。今既大肠失职，粪尚不行，又何能与胃载毒而出耶？毒既不行，最能伤败胃气。毒气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在一时有一时之害，耗气搏血，神气既尽则死。凡遇疫痢兼证者，在痢尤为吃紧，宜槟榔顺气汤。

槟榔顺气汤

大黄 厚朴 芍药 槟榔 枳实 生姜
上六味，水煎温服。

妊娠时疫，设用三承气，须随证施治，不可过虑，慎勿惑于参、芪安苔之说也。病家见用承气，先自惊疑，更加左右有粗知医者，从旁嘈杂，必致掣肘，遂令子母不祥。若应下之证，反用补剂安胎，热毒愈炽，胎愈不安，耗气搏血，胞胎何赖？是以古人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气逐其邪，火毒消散，炎熇顿为清凉，气回而胎自固，当此证候，大黄反为安胎圣药，历治历当，母子俱安。若见腹痛腰疼，则必堕无疑矣，须预言之。

妇人病疫，与男子无异，惟经水适来适断，及崩漏产后，与男子不同。经水适来，邪不入胃，入于血海，胸膈无邪，勿以胃实攻之，但热随血下自愈，宜小柴胡加生地、黄芩、牡丹皮、赤芍药主之。如结胸状者，血因邪结，刺期门，经水适断，血室空虚，邪乘虚入为难治，与适来者有虚实之分，宜柴胡养营汤。新产亡血，冲任空虚，与素病崩漏，经气久虚者，亦用此汤。若药停不行，加生姜以和其性，中气虚而不运，加人参以助其行。疫行之时，凡小儿两目上吊，惊搐发痉，十指勾曲，角弓反张，勿认惊风治，宜同大人，但药剂轻小耳。

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因结开气通，郁阳暴伸也，不久自息，如不息，仍是余邪未尽也。下后自卧二三日，或四五日，汗不止，身微热，此仍属热。其表有余邪，邪尽汗止，不止者，小柴胡汤加广皮，呕加半夏，虚加人参，斟酌治之，不可用芪、术之属，如脉静身凉，数日后反盗汗，宜用略补。虚实之分，在有热无热也。下后邪去呕止，今反复呕者，胃虚也，少进粥饮调之。

如人方食肉而病，停积在胃，用承气连下，惟下流旁臭水，其病不退，必加人参一味，即数十日停积顿行也。应下失下，真气微虚，及投承气下咽，少顷额上汗出，发根搔痒手足厥冷，甚则战栗，心烦坐卧不安，如狂之状。此中气已亏，不胜药力，名曰药烦，凡遇此证，药中多加生姜，均二三次服，以防呕吐之患。

病有劳复、食复、自复，劳者补之养之；食者轻则损谷，重则下夺；自复者，前用何药，依前增减自愈。

感冒兼疫，先治感冒后治疫。疟疫相兼，治疫而疟自己。

瘟疫九传。

但表不里

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表里之间而已。但表而不里者，其证头疼身痛发热，而复凛凛，内无胸满等证，谷食如常，此邪传外，由肌表而出，或斑消，或汗解为顺，轻剂可愈。有汗出不彻而热不退者，宜白虎汤，或斑出不透而热不退者，宜举斑汤，有斑汗并行而并不透者，合用前汤。

但里不表

但里不表者，惟胸膈痞闷，欲吐不吐，吐而不快，宜瓜蒂散。若邪传里之中下者，心腹胀满，不吐不呕，或燥结便闭，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大肠胶闭，并宜承气辈。有里而再发，或至于三，皆依前法。

表而再表

表面再表者，所发未尽，膜原尚有隐伏之邪。故三四日后，依前发热，脉洪而数，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至于三表者，亦稀有也。

表里分传

表里分传，始则邪气伏于膜原，尚在半表半里，二证俱现，必先通其里，令里邪去，自能达表，或斑或汗，随其性而升泄之也。病退而热未除者，膜原尚有未尽之邪也，宜三消饮调之，若分传至再至三，未之频见，照前同治。

再表再里

有再表再里，或再表里分传者，医家不解，反责病人不善调养，以致反覆，病家不解，每咎医师疏于救治。彼此归怨，胥失之矣。不知病势之当然，其气性如此。

先表后里

先表而后里者，始则但有表证，而无里证，宜达原饮。有经证者，当依三阳加法，继而脉大且数，自汗而渴，邪离膜原，未能出表，宜白虎汤，辛凉解散，邪从汗解，脉静身凉而愈。二三日后，或四五日后，依然发热，宜达原饮。至后反加胸满腹胀，不思谷食，烦渴等证，加大黄微利之。

先里后表

先里后表者，始则发热，渐加里证，下之便愈。后复发热，反加头疼身重脉浮者，宜白虎汤。服之不得汗者，津液枯竭也，加人参，覆杯即解。若大汗大下后，表里之证悉去，继而一身尽痛，身如被杖，脉沉细者，此汗出太过，阳气不周，骨寒而痛，非表证也，此不必治，二三日内，阳回自愈。

表证偏胜

表证偏胜者，膜原伏邪发时，传表之邪多，传里之邪少。何以知之？表证多而里证少，当治其表，里证兼之。

里证偏胜

若里证多而表证少，但治其里，表证自愈。

邪之伤人也，始而伤气，既而伤血，伤肉伤筋，以至伤骨。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难有易，取效有迟有速。如行邪者，即正伤寒也。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病势虽重，一汗可解。若归胃府，一下而愈。如瘟疫之邪，先伏后行，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难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府，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得而治之。方其侵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此时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离膜原，乃观其变，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出，邪尽方愈。初发之时，毒邪渐张，莫之能御，不惟不能即瘳，而病证日惟加重。病家见证反增，即欲更医。医家不解，亦自惊詫，竟不知先时感受，邪盛则病重，邪微则病轻也。人云：瘟疫莫治头，劳怯莫治尾。所以疫邪方张之际，势不可遏，但使邪毒速离膜原，便是治法也。全在后段工夫，识得表里虚实，详夫缓急轻重，投剂不致差谬，如是可万全。即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无陨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极，酒色耗竭，耆耄之年，皆是天真几绝，又加疫证，自难支矣。

大头瘟

大头瘟者，此天行之厉气也。其湿热伤高巅之上，必多汗气蒸，初憎寒壮热体重，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济消毒散。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黄一二钱，缓缓服，作丸嚙化尤妙。若额上面部焮赤，而肿脉数者，属阳明，本方

加石膏，内实加大黄。若发于耳之上下前后，并额角旁红肿者，此少阳也，本方加柴胡、栝楼根，便实亦加大黄。若发于头脑项下，并耳后赤肿者，此太阳也，荆防败毒散去人参，加芩、连。甚者砭针刺之。

普济消毒散

黄连 黄芩酒炒 人参 黑参 甘草生
桔梗 连翘 牛蒡子炒研 升麻 白芷 马
勃各一钱 僵蚕炒，七分 蓝根如无以青黛代之
柴胡各二钱

上为末，半用水煎去滓，食后徐服，半用蜜丸，嚙化就卧，以令药性上行也。

节庵于普济消毒散中，去人参、升麻、白芷、黑参、马勃、僵蚕、蓝根，加川芎、羌活、防风、荆芥、射干、姜汁、竹沥，名芩连消毒饮。

捻颈瘟

捻颈瘟者，喉痹失音，颈大腹胀，如虾蟆者是也。宜荆防败毒散。

荆防败毒散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人参 甘草
人中黄更妙 枳壳 桔梗 茯苓 川芎 牛蒡
子炒研 薄荷 荆芥 防风

上诸药各一钱，惟防风加五分，水煎缓服，加金汁一杯尤效。

瓜瓢瘟

瓜瓢瘟者，胸高胁起，呕血如汁者是也。宜生犀饮。

生犀饮

犀角一钱，镑 苍术泔水浸麻油炒，一钱 川
黄连一钱 黄土五钱 芥茶叶一大撮 金汁半盏

上五味，水煎去滓，入金汁搅和，日三夜二服。如大便结加大黄，渴加栝楼根，虚加人参，盐水炒。表热去苍术、黄土，加桂枝、黄连，便脓血去苍术，倍黄土，加黄柏，便滑以人中黄代金汁

杨梅瘟

杨梅瘟者，遍身紫块，忽然发出霉疮者是

也。清热解毒汤，下人中黄丸，并刺块出血。

人中黄丸

大黄三两，糊浸 人中黄如无坑塘代之 苍术
去皮麻油炒 桔梗 滑石各二两 人参 黄连酒
洗 防风各五钱 香附姜汁拌勿炒，一两五钱

上神曲为丸，气虚四君子汤送，血虚四物汤送，痰甚二陈汤送，热甚童便送，通用清热解毒汤送二三服。

清热解毒汤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白芍药酒洗 生地
人参各三钱 石膏鸡子大碎 羌活 知母各二
钱 甘草生，一钱五分 升麻 葛根各一钱 生
姜二钱，切

上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次夜二服。

疙 瘩 瘟

疙瘩瘟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旦发夕死者是也。三棱针刺人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黄散。

人中黄散

辰砂 雄黄各 钱五分 人中黄一两

上为末，薄荷桔梗汤下二钱，日三次夜二服。

绞 肠 瘟

绞肠瘟者，肠鸣干呕，水泄不通者是也。探吐之，宜双解散。

软 脚 瘟

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肿难移者是也，即湿温。宜苍术白虎汤，不可轻下。

小儿亦易传染，人见惊搐发痧，误作惊治，与大人多仿佛也。故凡盛夏湿温之证，即藏疫病在内，一人受之，则为湿温，一方传遍，即为疫病。所以疫病之发，每每盛于春夏者，以其湿热暑三气交蒸故也。盖春主厥阴肝木，秋主阳明燥金，冬主太阳寒水，各行其政。惟春分以后，至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

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其事。天本热也，益以日之暑，日本烈也，益以地之湿。三气交动，时分时合，其分也风动于中，胜湿解蒸，不觉其苦，其合也，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气交之中，无隙可避，故病之繁且苛者，莫如夏月为最。以无形之热，蒸动有形之湿，即无病之人感之，未免为患，况素有湿热，或下元虚人，安得不患湿热之证乎？是以湿热之证，最忌发汗，发汗则湿热混而为一，中气尽伤，多成死证，惟宜分解，先扶中气，使中气徐领其表其里，上下分消，故多愈也。至若疫气，则邪正混合，邪极胜，正极衰，转眼立毙。苦寒伤胃，温补助邪，如人中黄之类，方为合法也。夫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伤寒邪中外廓，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府，则腹满便硬，故可攻下，疫邪布在中焦，散之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涉哉？

周禹载曰：按吴又可皆论寻常所有疫疠，喻嘉言止论天地不正之大疫，各极快畅，不可执一。要知瘟疫有伤气伤血伤胃之殊，故见证不同，治亦稍异。若入脏者，则必不知人而死矣。大法以证为则，毋端以脉为据也。

附：医案十则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无虚日，邻人樊滋夫妇，卧床数日矣。余自学来，闻其家人如杀羊声，急往视之。见数人用绵被覆其妇，床下置火一盆，令出汗，其妇面赤声哑几绝。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众犹不从，乃强拽去被，其妇跃起倚壁坐，口不能言，问曰：饮凉水否？颌之。与水一碗，一饮而尽，始能言。又索水，仍与之，饮毕汗出如洗，明日愈。或问其故？曰：彼发热数日，且不饮食，肠

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热极,投之以水,所谓水火既济也,得无汗乎?观以火然枯鼎,虽赤而气不升,注之以水,则气自来矣。遇此等证者,不可不知。

虞恒德治一妇,年二十九,三月间患瘟疫证,病三日,经水适来,发热愈甚,至七八日病剧。胸中气筑作痛,莫能卧。众医技穷,入夜迎虞治。病者以绵花袋盛托背而坐于床,令婢摩胸不息,六脉俱微数而无伦次,又若虾游状。虞问曰:恐下早成结胸耳。主人曰:未也。虞曰:三日而经水行,致中气虚与下同。乃用黄龙汤、四物汤、小陷胸汤,共为一剂,如姜、枣煎服。主人曰:此药何名?虞曰:三合汤也。一服诸证悉减,遂能卧,再服热退病安。又因食粥太多,复病热作内伤,治用补中益气汤,出入加减,调理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弱冠,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热,小便长,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则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也。若用利药,是杀之耳。古人云:疫有补有降有杀。兹宜合补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气汤,除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余帖而安。

壶仙翁治文学张微伯,病风热不解。时瘟疫大行,他医诊其脉,两手俱伏。曰:此阳证见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翁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阴脉也,升之则死矣。卒用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疔。初觉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而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伤寒。诸药杂治,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耳。用普济消毒散。如法服之,活者甚众。时人皆曰天方。

罗谦甫治中书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

有时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发,头面肿疼,耳前后肿尤甚,胸中烦闷,咽嗑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胫尤甚,由是以床相接作坑,身半以上卧于床,身半以下卧于坑,饮食减少,精神困倦而体弱,命罗治之。诊得脉浮数,按之弦细,上热下寒明矣。《内经》云:热胜则肿。又曰:春气者病在头。《难经》云:蓄则肿热,砭射之也。盖取其易散故也。遂于肿上,约五十余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状。顷时肿痛消散。又于气海中,大艾炷灸百壮,乃助下焦阳虚,退其阴寒。次于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壮,治足胫冷,亦引导热气下行故也。遂处一方,名既济解毒汤。论曰:热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远近,无越其制度。以黄芩、黄连,苦寒酒炒,泻其上热以为君,桔梗、甘草,辛甘温上升,佐诸苦药以始其热,柴胡、升麻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发散上热以为臣,连翘苦辛平,以散结消肿,当归辛温,利血止痛,酒煨大黄苦寒,引其上行至巅,驱热而下以为使。投剂之后,肿消痛减,大便利,再服减大黄,慎言语,节饮食,不旬日良愈。

秋官陈同野,元气素弱,脉细微而伏,用参、术、芎、归、陈皮、柴胡、升麻、炙甘草以升举阳气,用牛蒡、玄参、连翘、桔梗以解热毒。二剂肿顿消,而脉亦复矣。设以脉微细为纯阴,以肿为纯阳,药之鲜有不误者。

江肇南治给事中游让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头风证,始自颈肿。时师以为外感,而误表之,继以为内伤,而误补之。面发赤,三阳俱肿,头顶如裂,身多汗,寐则谵语,绵延三日,喘咳势急。其亲汪子际以竹茹橘皮汤,继以川芎茶调散,合白虎汤,去人参服一剂而减。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药,至晚渐定,耳轮发水泡数个,余肿渐消,独耳后及左颊久不散。又次日以当归六黄汤为主,加散毒之药。延及二旬,顶巅有块,如鸡子大,突起未平,及而颊余肿未消,有时头痛,大便稀溏。时二月中旬,江至诊得左脉浮小而驶,右脉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势。江按脉证,当从火治。以生黄芪八分,

白术、薏苡各一钱半，茯苓、片苓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童便服，次日脉稍平。然两颊犹赤，早间或觉头痛，盖余火未全杀也。黄芪加作一钱二分，薏苡加作二钱，顶块渐消，以后加生芪二钱，更饮绿豆汤、童溲，五剂而愈。

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一方，凡因疫发肿者，服之无不效。方用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黄，水二盏，煎半，时时呷之。

崇祯壬午癸未，时疫盛行，道殣相藉，发汗和中药内，惟用人参者，多以活人。

疫 病 论

周禹载曰：疫之行于天地间久矣，而人之治之者，未之知也，治之而适奏其效者，亦未知之也。观《周礼》方相氏所掌，雠以逐疫。则疫者气为之也。惟气故为害，从口鼻入。虽然，六淫之气皆气也，而风寒暑湿燥火之病，不闻有沿门阖境相染，触发者何也？六淫之气，日留于天地之间，偏胜则病。且人之病之者，每因于己之所不胜，以淫于所胜，而不独天地之气，足以害之也。若疫则古今来虽有是证，而天地间实无是气。或因天之风雨不时，地之湿浊蒸动，又因骸骨掩埋不厚，遂使大陵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者，飘泊远近。入在气交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于是更增一种病气尸气，流行其间，复相渐染，至久弥甚矣。故从来疫疠行于兵荒之后居多，不但人之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乃数千年来，说鬼说梦。赖嘉言先生，援经据古，特标蕴义。我北海林夫子，引伸触类，指点治法，岂非功在万世者乎？但嘉言自谓于平脉篇中，已见一斑，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云云，以为此即是仲景论疫。予未之信也。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人犯之者，三焦混淆，内外无间，不分表里，直行中道。然究竟古今恒变，未有定情，而中上中下之说，仲景实论湿气之脉如是，而后入腑入脏，游行经络，便有种种危证，只因三焦相混，内外不通等语，

有似乎疫，而实无涉也。此嘉言善读书处，能开发人之聪明。譬之茫无畔岸，借为指南，则可，谓竟为疫之脉证，则甚谬矣。然则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下非不病也，特甚于上耳。所称疙瘩瘟者，内非不病也，特痹于喉耳。其他证显多端，要以寒凉解毒则一。施治之法，先上先下，从内从外，可以因证起悟。予惟奉吴又可先生书为主治，余采集诸方，以相裨佐，俾后之学者，豁然心目云。

附：北海林先生题喻嘉言疫论序

张凤逵之著《伤寒全书》也，翻古人之成案，妙生心之化裁，可谓善于立言者矣。第疫证引说不明，关系医学非小，虽以东垣之溯通，丹溪之博洽，亦随俗相沿，未有确解。近喻嘉言先生，以通今博古之才，著开天辟地之论，扫叔和之秽，阐仲景之奥，不剿陈言，独标新义，从来迷谬，涣然冰释。至于治法，高出千古，直发前人所未发，谁谓今人不及古人之精乎？故附刊之，用告业医之士焉。盖天地以生物为心，寒热温凉，四气递运，万古不易。人生其间，感触寒暑而病者，皆其起居无时，饮食不节，气虚体弱，自行犯之，非寒暑之过也。然亦不过千百中之一二耳。若以寒暑为杀厉之气，触之即病，则人无噍类久矣。岂天地生人自然之道哉！至非其时而有其气，谓之不正之气则可，谓之疫气则非也，何也？不正之气，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论也。若夫疫气，则不论富贵贫贱，老幼男女，强弱虚实，沿门阖境，传染相同，人无得免者。此唯大兵大荒之后有之，而饥馑之年尤甚，流离满野，道殣相望，或趋乡镇，或集郡邑，或聚都城，安置失所，赈济寡术，九重万里，呼吁无门。三五为群，死无虚日，千百一冢，埋藏不深，掩盖不厚，时至春和，地气转动，浮土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气尸气，浊气秽气，随地气上升，混入苍天清静之气，而天地生物之气，变为杀厉之气，无形无影，无声无臭，从口从鼻

而入,直犯脏腑,正气闭塞,邪气充斥,顷刻云亡,莫可救药。《说文》云:疫者,民皆病也,厉鬼为灾,斯名疫耳。《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先王掩骼埋胔,正以是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诚恐胔骼秽恶之气,随天地之气升降,混合为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预补造化,大有功也。盖以人在气交之中,如鱼在水,一毫渣滓,混杂不得。设川泽泼灰,池塘人油,鱼鲜有得生者,人受疫气,何以异此?是以自古圣君贤相,参赞化育,变理阴阳,消弭疫端于平日,捍患御灾,煮粥施药,救济疫害于临时。人无横夭,世跻雍熙,文人解为泽及枯骨,失其旨矣。诂春月当泽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当泽及哉!近有好事之辈,设立坛厂,每于小儿出痘之年,购求天亡尸骸,虽经埋瘞,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烧焚,烈焰张炽,腥闻于天,神人掩鼻,毒气薰蒸,恶味氤氲,流行传染。以致婴孩生出一等怪证,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斑非斑,一二日间,即涉危笃。虽有良医,莫敢措手,共相诧异,咸谓天生异灾,不知致此之由。频年以來,冤枉赤子,何啻数万!离城二三十里,即无此证,岂非明验与?嗟嗟!异端妖术,惑世诬民,昧者反以为善。聚众哗之,敛财助之,此倡彼和,奔走若狂。揆之先王掩骼埋胔之义,不大相乖舛耶?因序疫证而并及之,以望世之学医者,加之意焉。洵阳林起龙北海识于补拙斋。

附:喻嘉言瘟疫论

喻昌曰:圣王御世,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物无疵疠,太和之气,弥满乾坤,安有所谓瘟疫哉?然而《周礼》惟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瘟疫之由来,古有之矣。乡人傩,孔子朝服而致其诚敬,盖以装演巨像为傩神,不过仿佛其形,圣人以正气充塞其间,俾疫气潜消,乃位育之实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巳采兰草以袪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正,自不

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乃谓重感于寒,变为瘟疫。又谓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又谓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又谓从春分节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盖以春夏秋为寒疫,冬月为瘟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后人奉此而广其义,谓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热邪在肺,冬感温邪在肾,垓虎麓递奏,举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来,果寒折阳气,乘其所胜,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无唯类久矣。更有谓疫邪无形象声臭,定时定方可言,是以一岁之中,长幼莫不病此,至病伤寒者,百无一二。治法非疏里则表不透,非战汗则病不解。愈攀愈远,究竟所指之疫,仍为伤寒伤温伤暑热之正病。疏里则下早可知,战汗则失表可知,只是自呈败阙耳。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所以饥饉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连床并榻,沿门阖境,共酿之气,益以出户尸虫,载道腐壤,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恶秽,上混苍天清静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者是也;所称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所称瓜瓢瘟者,胸高肋起,呕汁如血者是也;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泻不通者是也;

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小儿痘疮尤多。以上疫证,不明治法,咸委劫运,良可伤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无传,不得圣言折衷,是以堕落叔和坑堑,曾不若俗见摸索病状,反可顾名思义也。昌幸微窥仲景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虚微,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藏气相熏,口烂蚀龈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若胃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微厥,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嚏而出之,声啞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使将难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所有事,乃论疫邪从入之门,变病之总。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虾蟆瘟之说符也。入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见中焦。俗称瓜瓢瘟疔瘡等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为一,内外不通,藏气熏蒸。上焦怫郁,则口烂蚀龈。卫气前通者,因热作使,游行经络脏腑,则为痈脓;营气前通

者,因名客邪,嚏出声啞咽塞,热拥不行,则下血如豚肝。然以营卫渐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接,则脾气于中,难以独运,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阖,而命难全矣。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故声音咽塞,口烂蚀龈者,亦复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伤寒邪在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腑,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愤愤,试折衷以圣言,从前谬迷,不涣然冰释哉!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渌,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或问春、夏、秋蒸气成疫,岂冬温独非疫耶?余曰:冬月过温,肾气不藏,感而成病,正与不藏精之春温无异。计此时有春无冬,三气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风骤发,则蒸气化为乌有矣。是以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气难上升,何况冬月之凝沍,东南土地卑湿,为雾露之区,蛇龙之窟,其温热之气,得风以播之,尚有可耐。设旦暮无风,水中之鱼,衣中之虱,且为飞扬,况于人乎?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死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此时朔风了不可得,故其气转积转暴。虽有薰风,但能送热,不能解凉,盛世所谓解愠阜财者,在兵荒反有注邪布秽之事矣。叔和以夏应大热而反大寒为疫,詎知大寒,正疫气消弭之候乎?故疫邪炽甚,惟有北方,始能消受,诗恶谮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焰,析义精矣。

疫病方一十六道

达原饮 柴胡清燥汤 茵陈蒿汤 瓜蒂散 举斑汤 桃仁承气汤 犀角地黄汤 清燥养营汤 栝贝养营汤 槟榔顺气汤 普济消毒散 荆防败毒散 生犀饮 人中黄丸 清热解毒汤 人中黄散方俱见前

附：集方一十六道

既济解毒汤

黄芩一钱，酒炒 黄连一钱，酒炒 桔梗一钱 甘草五分，生 柴胡五分 升麻七分 连翘一钱 当归一钱，酒洗 大黄一钱，酒煨

上以水二盏，煎一盏，徐徐温服。

黄连解毒汤 黄连阿胶汤二方俱见前

黄连泻心汤

黄连 生地黄 知母各一钱五分 甘草五分，生

上以水一盏半，煎八分温服。

黄连龙骨汤 治腹痛咽痛，体热烦苦。

黄连 黄芩 芍药各八分 龙骨五分，为末 上以水一盏半，煎八分温服。

黄连犀角汤 治狐惑。

犀角三钱，磨汁 黄连二钱 乌梅四个 木香三钱，磨汁

上以水一盏半，入黄连、乌梅，煎八分，入犀角汁、木香汁和匀服。

黑膏 治疫毒发斑呕逆。

生地黄二两六钱 淡豆豉二两六钱

上二味，以猪膏六两合煎。令三分减一，绞去滓，取浓汁如膏，入明雄黄豆大，麝香少许，和匀分三服。

犀角消毒汤

牛蒡子炒 防风各二钱 荆芥一钱 甘草八分 犀角磨汁

上咬咀，每服三钱，水煎，入犀角汁服。

漏芦汤 治脏腑积热，发为肿毒时疫疮疹，头面洪肿，咽噎堵塞，水药不下，一切危恶疫病。

漏芦 升麻 大黄 黄芩各一两 蓝叶黑参各二两

上六味，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半，煎至六分，去滓温服。肿热甚加芒硝二钱半，及生甘草、牛蒡子、连翘更神。

消毒丸

大黄 牡蛎烧 僵蚕各一两，炒

上为末，蜜丸弹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无时。

雄黄丸

雄黄 两，研 赤小豆炒熟 丹参 鬼箭羽各二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以温水下五丸，虽同床共屋，亦不相染。

运气五瘟丹

黄芩 黄柏 黄连 山梔子 香附 紫苏 甘草梢 大黄

上七味生用，于冬至日为末，将大黄三倍，煎汤去滓，捣药丸如鸡子大，朱砂、雄黄为衣，再贴金箔。一丸，取泉水七碗，浸化可服七人。此药乙庚年黄芩为君，丁壬年山梔子为君，丙辛年黄柏为君，戊癸年黄连为君，甲巳年甘草梢为君，为君者多一倍也。余四味与香附、紫苏为臣者减半。每年热病，改为小丸，救人甚妙。

大青丸

薄荷 山梔子 黄芩 黄连各三钱 连翘六钱 甘草三钱 大黄 白龙骨粉各八分

上为末，用青蒿自然汁为丸，绿豆大，雄黄为衣。每服十丸，白汤送下。

二黄丸 治大头时疫。

黄连酒炒 黄芩酒炒 生甘草各等分

上咬咀，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八分，稍温徐徐呷之。

救急解毒丸

甘草 桔梗各二两 荆芥 防风 连翘 酒黄芩 酒大黄 薄荷 酒黄连 升麻各一两 僵蚕 蒲黄 青黛 盆消 射干各五钱

上十五味，共为极细末，罗净，以乌梅汤

调柿霜和丸,如圆眼大噙化,煎汤亦可。

神授香苏散 治瘟疫,昔有城中大疫,一白发老人教富人合此药施病者,皆愈,疫鬼相顾曰:此老教三人矣,遂遁。

紫苏 香附各二两,醋制 陈皮一两,去白甘草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盞半,煎七分温服。

凡遇天行时气,恐其传染,须迟出早入,腹中常饱,身佩灵符,时焚椒、兰、芷、术清烈之香,鼻孔涂雄黄最良。老君神明散、东坡圣散子等方,皆一派辛热燥烈有毒之药,全无扶正驱邪逐秽解毒之品,不知医书,何以列之疫条,必系后人伪托,学者慎勿徇名妄用,害人非浅,虞天民辨之最详,不可不改。

《温热暑疫全书》终

温 证 指 归

〔清〕 周杓元 著

《温证指归》提要

清·江宁周杓元撰，杓元别号澹然子。张长沙为治伤寒之祖，对于温症略载数条，至刘河间《伤寒直格》出，而温症始有所宗。明·吴又可创邪在膜原说，方中行《伤寒条辨》，清·喻嘉言《尚论篇》，颇多发明温病之理，究非温症专书。至戴麟郊，复广其论，分汗吐下等法为六门，条分缕晰，开后人无数法门，是书本此意旨。附以受病之原，及诸家所论，似温非温等法，汇为一编，分为四卷。卷一，首论温证，正名穷源，及气运方隅高下人质强弱，及温热伤寒不同，不可混治异点，治温毒当与痘毒同参，治温以保元为要，温病有表证无表邪论，治瘟当明互兼十夹，验舌望色切脉，治温当分老幼不可弃其老为不治，温证失治致变不咎误而咎药辨，治瘟不急去邪，胶执养阴贻误论治温误投辛温香燥，重竭真阴论，温病下不厌早有首尾宜下辨，治温首重凉下终或温补及不宜妄下过下论。卷二，慎始，发热恶寒，不热，寒热往来似疟，及证候现状，分条详辨。并急发证、缓发证、温邪坏证纪略，妇人小儿各温证。卷三，集诸方一百十五道，附方十八道。卷四，温证温验医案，一十六症，首详温证之原，次辨温证之治，次列药方，以定疗治之标准，末列医案，以征治验之成绩，皆能反覆推详，于治温之道，纤悉无遗。

自序

轩岐以来,无瘟疫之书。张长沙为千古伤寒之祖,而温症略载数条而已。至河间书出,而温症始有所宗。宋以来,温症局方概宗河间双解法,明·喻嘉言从伤寒诸论,发长沙未发之旨,然《尚论篇》究非温症专书。吴又可始著《温疫论》创邪在募原之说,洵乎元灯独得矣。我朝诸名家,各执一见,以补偏救弊究不外河间三焦立论,益以吴氏诸成法而已。吾乡戴麟郊先生,复广其论,分汗吐等法为六门,及诸杂症,条分缕晰,开后人无数法门,兹祖其意,略附以温疫所受之原,及诸名家所论,与夫似温症而实非温症等法,汇为一册。非敢云指南之鉴,然其中一二心得之处,未必不可补前人所未逮,而为青囊家之一助也。

静居氏自序于药书草堂。

《温证指归》目录

卷一

引录孙真人论温一则·····	(237)
温证正名论·····	(237)
温证汇海论·····	(238)
温证穷源论·····	(238)
羊毛疹辨·····	(239)
治温证当明气运方隅高下人质强弱论 ·····	(240)
发明温热伤寒不同断不可混治 ·····	(240)
治温毒当与治痘毒同参·····	(241)
治温当以保元为要·····	(241)
吴又可为治温证千古一人·····	(242)
温病有表证无表邪论·····	(242)
治温证当明五兼十夹·····	(242)
舌苔论·····	(243)
望色论·····	(243)
切脉论·····	(244)
治温当分老幼不可弃其老为不治 ·····	(244)
温证失治致变不咎误而咎药辨·····	(244)
治温证不急去邪胶执养阴贻误论 ·····	(245)
治温证误投辛温香燥重竭真阴论 ·····	(245)
温证下不厌早有首尾宜下辨·····	(245)
治温邪首重凉下终或温补及不宜妄下 过下论·····	(246)

卷二

慎始·····	(247)
发热恶寒·····	(247)
不热·····	(247)
寒热往来似疟·····	(248)
头痛附：巅顶痛头目胀 ·····	(248)

头重头眩·····	(248)
身体痛附：身重 ·····	(248)
项背痛酸·····	(249)
腰痛腰酸·····	(249)
腿膝胫足痛酸·····	(249)
肩臂痛酸附：腕痛 ·····	(249)
周身骨节酸痛·····	(249)
拘挛痠痲痲附：筋惕肉瞤 ·····	(249)
诸汗·····	(250)
头面肿耳旁肿·····	(250)
颈项胸红肿·····	(251)
周身红肿·····	(251)
发黄·····	(251)
发斑疹附：葡萄疫、玳瑁温、疙瘩、瓜瓢、捻领、大头、 软脚诸温 ·····	(251)
烦躁·····	(251)
呕吐自利附：吐蛔啰呃 ·····	(252)
唇燥裂赤紫淡白 ·····	(252)
鼻孔干黑附：鼻掀垢 ·····	(252)
舌苔强燥卷短痿 ·····	(253)
胸背肋肋腹痛附：胀满附羊毛温 ·····	(253)
羊毛温疹治法·····	(254)
腹满痛附：少腹满痛 ·····	(254)
便脓血大便闭·····	(254)
诸小便频数不利黄赤黑多短少遗尿 ·····	(255)
囊缩·····	(255)
多言谵妄善忘附：呢喃郑声 ·····	(255)
发狂·····	(256)
沉昏多睡附：不寐 ·····	(256)
循衣摸床撮空·····	(256)
身冷·····	(256)
耳聋·····	(257)
咳·····	(257)
渴·····	(257)

- 口苦口甘····· (257)
 齿燥····· (257)
 咽干咽痛····· (257)
 汗法····· (258)
 吐法····· (258)
 下法····· (258)
 和法····· (258)
 补法····· (259)
 四损四不足····· (259)
 三复····· (259)
 五兼十夹····· (259)
 风温····· (260)
 时毒····· (260)
 发肿····· (260)
 发颐····· (260)
 发疮发痿····· (260)
 发蒸····· (260)
 索泽····· (260)
 急发证····· (260)
 缓发证····· (261)
 温邪坏证纪略····· (262)
 妇人经期妊娠产后····· (262)
 小儿····· (262)
- 卷三**
- 方剂····· (263)
 神解散····· (263)
 清化汤····· (263)
 芳香饮····· (263)
 达原饮三消饮····· (263)
 九味羌活汤····· (263)
 藿香正气散····· (263)
 梔豉汤葱白香豉汤····· (264)
 荆防败毒散人参败毒散、消风败毒散····· (264)
 普济消毒饮增损普济消毒饮····· (264)
 归葛饮····· (264)
 防风通圣散····· (264)
 增损双解散····· (264)
 凉膈散····· (264)
 加味凉膈散····· (264)
 升降散太极丸····· (265)
 加味太极丸····· (266)
 大柴胡汤····· (266)
 增损大柴胡汤····· (266)
 小柴胡汤增损小柴胡汤····· (266)
 加味六一顺气汤····· (266)
 蜜导法猪胆导法····· (266)
 调胃承气汤····· (266)
 养荣承气汤····· (266)
 解毒承气汤····· (266)
 五味消毒饮····· (266)
 火齐汤即三黄汤····· (266)
 三黄石膏汤增损三黄石膏汤····· (266)
 三黄泻心汤····· (266)
 竹叶石膏汤····· (266)
 白虎汤人参白虎汤苍术白虎汤····· (267)
 黄连解毒汤····· (267)
 玉女煎····· (267)
 犀角地黄汤····· (267)
 犀角大清汤····· (267)
 二陈汤温胆汤····· (267)
 导赤散····· (267)
 导赤泻心汤····· (267)
 大清凉散····· (267)
 小清凉散····· (267)
 大复苏饮····· (267)
 小复苏饮····· (268)
 大分清饮····· (268)
 小分清饮····· (268)
 抽薪饮····· (268)
 玉屏风散····· (268)
 神术散二妙散····· (268)
 大青龙汤····· (268)
 小青龙汤····· (268)
 越婢汤····· (268)
 香薷饮····· (268)
 黄龙汤····· (268)
 小陷胸汤····· (268)

保和丸·····	(268)	六君子汤·····	(269)
抵当丸·····	(268)	香薷六君子汤·····	(270)
代抵当丸·····	(268)	柴芍六君子汤·····	(270)
桃仁承气汤·····	(268)	金水六君子煎·····	(270)
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	(268)	四物汤·····	(270)
六一散天水散益元散·····	(268)	八珍汤·····	(270)
四苓散猪苓汤·····	(268)	十全大补汤·····	(270)
橘皮竹茹汤·····	(268)	补中益气汤·····	(270)
橘皮半夏汤·····	(268)	补阴益气煎·····	(270)
大半夏汤·····	(269)	理中汤·····	(270)
小半夏汤·····	(269)	理阴煎·····	(270)
瓜蒂散参芦吐法·····	(269)	小建中汤·····	(270)
参胡三白散·····	(269)	黄芪建中汤·····	(270)
清燥养荣汤·····	(269)	归脾汤·····	(270)
柴胡清燥汤·····	(269)	复脉汤·····	(270)
清燥救肺汤·····	(269)	泻白散·····	(270)
当归六黄汤·····	(269)	生脉散·····	(270)
定中汤·····	(269)	六味地黄汤麦味地黄汤知柏地黄汤·····	(270)
逍遥散·····	(269)	资生丸·····	(270)
越鞠丸·····	(269)	参苓白术散·····	(270)
归气饮·····	(269)	朱砂安神丸·····	(270)
代赭旋覆汤·····	(269)	大无比散·····	(270)
四七汤·····	(269)	全鳖膏·····	(270)
仓廩汤·····	(269)	百合固金汤·····	(270)
酸枣仁汤·····	(269)	银甲散·····	(271)
四逆散·····	(269)	金汁·····	(271)
柴胡桂姜汤·····	(269)	绿豆汁·····	(271)
甘桔汤·····	(269)	雪梨浆·····	(271)
独参汤附:参茸膏·····	(269)	紫雪·····	(271)
参附汤·····	(269)	珠黄散·····	(271)
术附汤·····	(269)		
真武汤·····	(269)	卷四	
四君子汤·····	(269)	医案·····	(272)

温证指归 卷一

清 江宁 周杓元澹然子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引录孙真人论温一则

孙真人曰：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暝，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此，在人安能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瘟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之极，参天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知方则病无所侵矣。然此病也，俗人谓之横病，多不解治，皆曰日满自差，以此致枉者，天下大半。凡始觉不佳，即须救疗，迄至于病愈，汤食竞进，折其毒势，自然而差。必不可令病气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命，斯为幸矣。

温证正名论

《内经》曰：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故病必先名正，而后言顺。如伤寒温病，名实悬殊，汉张仲景专究伤寒，其书以伤寒立名，详列六经诸证，然后治法井然不乱，所谓名正言顺也。至温证特附见其名，而未详论其治，以

其书本为伤寒设，非为温证设也。后人不察，遂以温病为伤寒，因以伤寒之法治温病，其误久矣。惟刘河间治温，独出手眼，为功甚钜，惜仍附入伤寒门中，未正其名。昆山王安道先生，受业于朱彦修，著《溯洄集》二十一篇，始言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发明温病脉右盛于左，由怫热在内，虽间见表证，而里证为多，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于是温病之名始正，厥后喻氏嘉言，著《温病语录》，言温病热自内出，经气先虚，虽汗之多不解，反复申明不可汗之禁，以为发汗死者，医杀之也。张氏璐玉，因之论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并申明伏邪自内达外，最忌辛温发散。于是温病之旨渐畅，惜喻氏议论太繁，未免芜而寡当，而张氏仍杂入伤寒条例，亦觉择焉未精，至若吴又可论邪伏膜原，创达原三消等法。吾乡戴麟郊先生，复广其说，增入色脉兼夹诸条，立法甚精。但二书惟主膜原温从湿化之义，仅能治湿温之病，不能治三焦温热之邪。近时杨君栗山《寒温条辨》一书，荟萃前言，折衷理要，辨明温病与伤寒异受，治法各殊。立论以清邪中上焦，浊邪中下焦，及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诸说，为温病发受之原，遵《内经》热淫之旨，参河间通圣之义，变为增损双解诸方，其说似创实因，其法似奇实正，温病一证，乃得名正而治详矣。迄今遇温病用其法，十全八九，或疑膏黄硝石过凉，易于冰伏，不知吴方本为火化之病而立，非可概治他病也。如纪晓岚先生笔记云：乾隆癸丑春夏间，京师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

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石膏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可知病随气发,治随病更。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医者能推其运气,正其病名,施其治疗,无不获效。兹特述其大略,因名之曰温证正名云。

温证汇海论

百川共汇于海,海也者,汇百川于一源也。如温证自《灵》《素》以下,历代名贤,各有著述,惜乎皆混入伤寒中,求其类聚于一源者,多不概见。于是遍集诸书,以求归宿,奥稽《内经》,热病刺热等论,井井有条,至为详备。此温证之发源也。秦越人著《八十一难经》云:伤寒有五,温病附于其中。仲景《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所以提纲列目,正见温病之治,不同于伤寒。而后人转因此混寒温为一门,考《史记》仓公治热病,用火齐汤。火齐汤者,三黄汤也。是温病宜凉不宜温,主里不主表,前乎仲景,已有成法矣。后贤如东垣专理内伤,丹溪力矫局方温补之非,子和发明泻南补北之义,皆有功医学,而于温证未有定论。河间凉膈、双解诸方,识超千古,惜仍附入伤寒,未特成一书。以垂世立教,迨王安道先生《溯洄集》始辨明寒温,灿若列眉。后此喻嘉言《尚论篇》云:温暑湿热之气,交互结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联床并榻,沿门合境,种种恶秽,人受之者,亲上亲下,各从其类。所谓大头、捻颈、瓜瓢、杨梅诸温,名状不一,又论东南地气卑湿,温邪易受,其《温病语录》一书,论之尤详。吴又可独抒心得,发明温厉之气,自口鼻入膜原,特制达原、三消诸方,祛秽逐邪。麟郊戴氏,因而广之,其法更备。长洲张氏璐玉,著有《医通》《缙绪》二论,言温病慎勿误认伤寒,而与表药发汗,不

惟不解其热,转变危殆。治法当从双解、凉膈诸方,两解表里。以上各家,虽流别稍殊,而溯源则一,譬之江淮河济,各擅波澜,栗山杨君,因是溯流穷源,而成《条辨》一书,阐明邪伏三焦之义,推河间双解为增损双解、清化、神解诸方。以温邪皆秽浊之气,用僵蚕、蝉退,清化之品以升之,芒硝、人黄,猛勇之剂以荡之。其于治温一法,可谓集诸说之大成,而包罗万有,总会众流者也。历考方书,惟张氏景岳,偏于温补,治温稍异诸家,就其中论证立方,非无可取。他若柯韵伯《温暑指归》,辨明冬不藏精,及三气合病之理。叶天士《温热论》详著通阳救阴,及辨舌验齿之法。以及《松峰说疫》《温疫论类编》广入方言,俱有微旨,拟之支流曲洄,皆可资灌溉之功,而求其汪洋浩瀚,确乎为众派之归宿。吾于栗山一书,有观海之叹焉,徂于伤寒旧习者,倘亦如河泊之旋其面目否乎?

温证穷源论

客有问于予曰:温证有源乎?予曰:有,厉气者,温证之源也。夫厉气自口鼻入,中人三焦,内通脏腑,传变不一,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疵厉旱潦之毒气。非四时不正之常气可比。如《内经》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仲景太阳篇不恶寒之温病,以及风温湿温,犹是四时不正之常气也。惟厉气则不然,中人则人病,中畜则畜伤,且此隅病而彼隅安。可知气至则病,气不至则安。试观天之寒暑,地之草木,应候而生,应候而更,概可见矣。平脉篇云:清邪中上焦,浊邪中下焦,以此悟之,邪中三焦,又可征矣。此温证感受之源也。盖温厉之气,多行于岁火太过之年,流行一方,民病相似。邪之中人,潜伏三焦,无声无臭,郁极面发,发时为病不一。考评热病论问:有温病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参之今之治温者,往往强发其汗,而邪不解,其义显然矣。且邪伏三焦,其病作

之状,有可得而言者。肾通心脏之阳,又为胃之关门,胃为交会之地,两阳合明,病从其象,故上焦受邪,则胸闷壮热,背胀气急。中焦受邪,则呕吐胁痛,口渴胃痛。下焦受邪,则二便或有或无,或腹痛便血。三焦俱受,则头痛如破,腰痛如折,一身不动,往往昏愤,反似虚寒,有脉或沉伏如丝,而病现壮热烦渴者。有舌或白滑,而口干咽燥者。有便利而解脓血者。外虽似寒,内实大热,所谓亢极似阴,若不细心研究,误投温补,祸不旋踵。详此治法,栗山杨君,先得我心,《寒温条辨》书出,首列升降一方,以一化化至十余方,轻则清之,重则泻之,与吴氏达原,变而为三消等方之义同。但达原者,因岁土太阴之政,邪发膜原,故立辛温苦寒之法,此湿土之正治也。与三焦有名无形不同。考《中藏经》云:三焦者,人之三元气也。号曰中清之腑,总领五脏六腑,荣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闭则皆闭,可见温邪困伏,为病不一,且是经为手少阳,与命门相火为表里,故焦字从火,义可思矣。少阳又为半表半里之境,邪伏于此,则出表入里,任其所为,治法自当表里兼治,双解法所为独得其旨也。假令伏邪初萌,外为寒湿所困,时俗治法,往往投以辛温发散,一汗而表解。解后温邪继发,而仍守表里常格,每见变生仓卒,若以治温之法治之,无不随手而愈。更有虚寒,兼夹温症,得双解病势甫平,虚寒随见,或以温补之法,偶尔成功,遂大谤双解之非。此不明兼夹之故,岂足以言经权也哉。

羊毛疹辨

按羊毛疹之说,倡于张阳和,辨于沈萍如。阳和以其法治病,多所全活,余及疡医濮韞良,皆身受其益,余踵其法,以愈诗人何南园。南园酬我以诗,载在诗集。萍如引《证治准绳》说铃谈往,及御纂《医宗金鉴》三则,逐条辨释,并斥阳和指灾异为常病,余请为平心

论之。

夫明于理者,不可惑以神怪。《准绳》妇人散毛之说,本属不经,说铃谈往,乃文人纪载,未必深悉医理。且云有红点在背,既未明言为疹,亦未确指为疔,云包羊毛一缕,则与阳和所治,擦出羊毛甚众者不符。云无得活者,则与阳和救治多人不合。是此条与羊毛疹,全无干涉,推御纂《医宗金鉴》载有羊毛疔,形症治法,井井有条,且言后心有红点,隐隐如疹形,则疔与疹相通,固已明著其端矣。萍如乃谓,吴太医未尝经见此证,因《准绳》载有前条,不敢遗又不敢信,不知《金鉴》一书,乃我皇上仁育万物之心。一时秉笔,皆老师宿学,所载证治,确而有征,岂他书不足取信者比耶。萍如引经文毛虫属木,及肝胆属木其气臊之说,以为羊毛疔证,乃少阳经病,木邪侮金,发于肺部,膈中背俞之分,独不思疹亦肺病乎?木邪侮金,可以为疔,独不可以为疹乎?

若谓从前方书,未见其名,遂弃而不信。则读汉以前之书,将谓世无痘证可乎,至其详列岁气,谓前此丁亥癸未,未闻有此证,则尤所谓刻舟求剑,视古今成一印板天地,而造化为无权矣。若羊毛之名,原不必泥,礼云羊曰柔毛,或取毛之细弱,有类于羊而名。易大壮以羊象阳,羊为兑象。或如萍如所言,少阳经病,以羊象少阳。或如萍如所言,木邪侮金,以羊象兑金,于义皆有可通。复何訾议耶?若云养麦面久搓,能落毛发,则毛之一搓即出,及必待针挑而后见,且毛间五色长短不一者,又何说耶?

总之阳和立法,原有活人之功,萍如著书,亦为济人面设。乃阳和既未能自畅其说,而萍如又徒逞一己之私见,而不酌事理之平,其书中黷酱生毛之喻,及少阳为枢,枢辟而毛化,枢滞而人死之论,亦多可取。独其据说铃指为灾异,则是理不足,而以危语相恐吓,非君子立言之道也。

夫医者意也,当参活法,毋徇成心,况《金鉴》明载有羊毛疔,以疔例疹,正可举一反三。

何灾异之有,如晰微补化之羊毛痧胀,《金镜录》集解之羊毛痧证,种种皆可印证,岂可尽指为灾异耶?

余浅见寡闻,未能博考方书,惟准以情理,参以见闻,觉疹疹皆属温邪。重则为疔,轻则为疹,结则为疔,散则为疹,治疹者但治其温邪,而毛自化,与《金鉴》治疗之法相仿,间或加以挑擦,亦祖《内经》泻热之义,于人亦何所损,夫医乃仁术,生命所关,惟望二三同志,毋徇于有此说,而借此居奇,尤毋徇于无此说,而直废成法,使可治之病,横罹夭枉。虚心辨证,按证立方,务求切实功效,而不徒为哓哓口舌之争,则于张沈二君之心,两无所负。并能推广《金鉴》仁育万物之功于无穷矣。诎不足增医林之光,而为苍生之福哉。

又按痧疹二字,遍检字学,有疹无痧,想痧字乃近世之方言也,考疹者,瘾疹也。皮外小起,又痒病也。与今所见之疹,如云头,如疙瘩,如粟起,如痒瘡,颇与字学相符。多属风热,郁于手太阴肺,足太阴脾,困于里,故腹痛,散于表,故搔痒,虽曰微恙,调治不当,多成痼疾。甚者闭闷即危,可不慎与。

又考痧之形证,每逢盛行之际,比户皆然,患者身发壮热,咳嚏频频,现形如霞如锦,有轻有重,轻者三日渐没,重者七日尚不能遽退。闭者一二日即毙,毙后浑身青紫,有邪化不尽,多延岁月,或羸疲潮热,或肌肤甲错,或咳吐脓血,或牙龈破烂,种种不一,竟无一起,良可悲夫。昔贤论属胎毒,发自六腑,于理未确,予则谓天行疫气使然。今人肖形命名,痧字与疹字,义原可通,况古人原有痧即是疹,疹即是痧之说。《内经》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明指热邪郁于肺胃。膻中胸膈背俞之分,以此悟彼,羊毛温疹,可以类推矣。

治温证当明气运方 隅高下人质强弱论

尝考历代名贤,绝无一人专言温病之源,只《内经》温病刺五十九穴以泻热一语而

已。未有汤药治疗也,不知天地之大运,偏阴偏阳,数十年必一更转。如南北高下之不同,水土刚柔之各异,人质因之而强弱,或逢大运君火,则河间之凉膈、通圣,是其时也。运转寒水,则《医贯》全书、锦囊之辛热温补,中其病也,或湿土之运,吴氏之达原、三消,相火之运,栗山之升降、双解,皆在所必需。至于风木燥金,可以类推矣。要之数君生不同时,居不同方,其书原俟后人对证采择,乃知刘氏乃大运君火之时,大运有君火,则必有寒水,此时大运偏阳,逾时又必偏阴。惟是推之以运,征之以病,验之以药,则知气运有偏胜,而用药亦必有经权。苟执前人印定之书,心胸为其所滞,而不通变,则与痴人说梦,有何异焉?

又五运六气,周甲而更,随运而转,偏阴偏阳,孰寒孰热,自有定理。而后人随证之治,所著之书,寒热不同,补泻各异,前贤历历可稽。犹有未经发明之处,如大运六十年一更,小运十二岁一转,静揆其理,大运六十一更,乃定数也。小运十二一转,乃变数也。定数可稽,变数难察,犹易卦之爻理难穷,惟业医者,心领神会耳,如厥阴风木之运,则承上太阳寒水之运而来,考之于经,明之大运已转风木。而所现之证,所施之法,仍属寒水。厥后渐渐不应,而以风木之法治之。又如影响何也?运虽按甲而更,而上运之余气,不能遽已,譬如大水之后,巨浪虽平,细流未息,直待本运转正,则天下之人,咸知其为某运也,是时英贤随运著作,书帙甫成,尚未广行,孰料运又暗更,人犹未觉,据其书,用其法,施治罔效。当运之贤,又讥前非,不知运气循环周而复始,逾数十年,逢其运,用其书,施治而无不应。明乎此,非书之偏也,乃运之更也。大运如此,更有小运转迁,客气加临,非神而明之,乌能洞悉,业医者更当心领神会耳。

发明温热伤寒不同断断不可混治

伤寒温热二证,同受天地之气为病。咸云

厉杀，自古至今，人相习而不察，据其外证，恶寒发热，头痛身热，无不以伤寒为名。皆混于象而不察其证，执其常而不观其变，概名之曰伤寒。孰知歧出多端，岂可一律论哉。且伤寒为病，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次之三阴，七日传遍，不再传矣。在表一汗而解，在里一下而解，在胸一吐而解，确有定期定证可据。若温热则变化无常，感受不觉，莫可寻思，其发也不循经次，乘窬而作，亲上亲下，各从其类。感之轻者，即体虚之人，照常疫治之，亦随手而愈。受之重者，即强壮之辈，一病无不头痛寒热，身体酸疼，有似伤寒，而误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强发其汗，而汗反无。转增神昏胸闷，苔刺舌黑，谵妄呃逆等危，致津液枯竭，真阴内败，无生机也。其尤重者，一病即神识不清，舌黑鼻煤，肢冷脉伏，有似虚寒，医者见此，每每投以姜、附、参、桂，无不立毙。要之辨证贵精，虽外现寒象，内兼一二热象可疑之处，即当细心详究。如咽干口苦，舌赤心烦，气喷如火，坐卧不宁，二便短少等证，自当以里热为真，外寒为假，经所谓亢极似阴，施治必须寒凉，故辛温之品，皆为戈戟。经又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为阴邪，治阴邪以阳胜，麻桂、姜附等汤是也。温属阳邪，治阳邪以阴胜，三黄、石膏、双解、凉膈等方是也。二证寒热不同，汗下各异，断断不可混治。大抵伤寒汗解在前，温证汗解在后。伤寒下不厌迟，温证下不厌早，此曷故也。伤寒之邪，中人肌表，可一汗而解。温毒之邪，中人内脏，不但汗不能解，即屢下尚不能敌其凶厉之锋。正如酷暑炎威，烁石流金，非大雨滂沱，商飈顿起，不能变火境为清凉，化刚强为柔顺。夫然后天露降，土膏润，萎草苏，人身亦然，揆之以理。天运为之，近年以来，冬无层冰积雪之寒，反多温暖之天，患伤寒者少，病温热者多。况东南之地，阳气常泄，偶有风寒，多属感冒，非西北地高风冽，多病伤寒可比，间有不然，五运交换，寒暑更易，有相火之运，则必有寒水之年，斯时南北气运，又不可同日语也。苟明气运更

迁之理，而为治病之大纲，其于伤寒温热，判若黑白，了无余蕴矣。

治温毒当与治痘毒同参

痘毒者，父母情欲之火也；温毒者，天地疵厉之火也。同一火也，为病各殊，痘感未形之先，发于既形之后，必待天行疫气，击而后发。如石中之火，不击则不出也。是疫为击火之器，火为发痘之原，古人谓痘为温疫之一端，诚哉此言。治痘法以升散攻利，保元化毒，导邪外出为先，尚有一定之规模，不似温毒有质皆伤，如枣得露即枯，蟹得露即死，人中之无论老幼强弱，一触即病，至其失治。较痘之焦头破额，烂胃腐肠，实同一辙，更有甚者，毒闭不出，如痘之折腰发斑，温之肤紫衄血，形异情同，考之《内经》诸痛疮疡，皆属心火之旨。为火言，非专为痘言，余以静理参之，上古人情淳朴，饮食淡泊，即有七情六淫之火，为害亦小。不似今人腥膻适其口，炙烙充其腹，醪醇灌其肠，嗜欲劳其精，起居失其时，一遇天行温毒，邪未中人，而人以预损之躯，早已招邪外入，与内蕴之火，两相搏激，其致病与痘相同。痘得天真之体，尚称完全，温欺残伤之身，诚难施治，予一得之见，请证高明。

治温当以保元为要

人身元气，犹大厦之栋梁，四壁结构，层檐飞覆，无不附此而出。一遇温邪，如火沿焚，即当扑灭，庶几梁不腐而厦不倾，观妇人怀妊患温，去其邪而胎荫如故，大可觉悟。请以藜藿之夫，少壮之辈论之，年华方盛，气血方刚，一受温邪，即当先行逐邪。俾邪去正安，不必保元，而保元之意，已寓其中矣。尝见世人，拘泥者多，融会者少，一见患者，温邪萌作，神疲体倦，色晦无神，多疑正不胜邪，不审人之强弱，概以扶正化邪，育阴化热为主，视为平稳，每每因循失治，变生仓卒。殊不知温毒酷厉，

敌人清神,真实假虚,最易滋惑,急去其邪,即是保元。惟有真虚者为难,一受温邪,如懦人招事,不敢声张,当申明何脏虚损,照四损不可正治条参看。先固其虚,后治其邪,斯为合法。经所谓毋实实,毋虚虚,即此意也。然而实者,如梁栋大厦,尚可撑持,虚者比朽木颓垣,无所倚恃,斯时烈焰焚空,为问救梁是务,救火是务乎?意欲保元,而病邪不去,将欲去邪,而正气先伤,医者处此,每有无所适从之叹焉!然未尝无法也,曲直方圆,皆归绳墨,善战善守,出自将才。古人谓用药如用兵,一补一攻,一补三攻,非无成法。于邪盛之际而攻之,攻邪不伤元气,于邪衰之候而补之,补正无妨病邪,斯为攻补两得其宜,不犯虚虚实实之弊,即所谓保元之要说也。然虚实之当辨,岂独为温病一证设耶?

吴又可为治温证千古一人

温热一证,自轩岐以下,千百年来,绝无一入专言此病者。前已申明,兹复何赘,意犹未尽,请再详之。夫《灵》《素》一书,圣经也,一言而包万有。《伤寒》一书,圣文也,一海而汇百川。圣经既已发明伤寒温病两途,长沙医圣,自必有文以阐经旨,断不能详于伤寒,而略于温证也。想因兵火之后,伤寒一书,尚出自散亡之余,温证之文,遗失殆尽,无自追寻,迨至吴又可,能辟千古之案,独开生面,自创自因,发明邪伏膜原,及论证剖切详明,治法井井。俾后世业医者,得以问津,谓非千古一人耶。厥后戴氏广其论说,活人之功,岂止亿万。虽其立义,仅详湿温一门,栗山杨氏,因其绪论,推明气运,阐河间之奥义,而治温之法益详,然原其作始,创立专书,标明宗旨,吴氏之功,诚不可泯云。

温病有表证无表邪论

温属厉气,自口鼻吸入,流布三焦。越人

云:上焦在胃上口,主纳而不出。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细绎经文,三焦虽有名无状之腑,而实总统于胃。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主里不主表,温邪自里达表,故治温诸家,有下不厌早之说。盖在经谓之表邪,在胃谓之里邪,温病有里邪,无表邪,与伤寒表邪传里,方为里邪者不同,故当专治里邪,或问温病既无表邪,焉有表证,如太阳之发热头项痛,阳明之目痛鼻干,眉棱骨痛,少阳之胁痛耳聋,寒热口苦,伤寒有之,温病亦有之,何谓也?予曰:不然,伤寒之表证,皆表邪显呈于外也,故有表邪,因有表证。温病之表证,即里邪浮越于外也,故有表证,实无表邪。又可吴氏所谓热淫之气,浮越于某经,即现某经之证者此也。试以格物之理言之,燃薪于一室,烟必迷漫于当空,人望其烟而指为烟,不知烟之有其本也。《内经》云:有在其标,而求之于本,使治其标,而忘其本,不几误哉。尝见今之治温病者,一见发热头痛,遂误认表邪,桂枝、麻黄,习为常例。不但双解凉膈,不敢遽投,即神解芳香,亦不敢遽用,皆缘辨证不明,故致貽误。夫三焦总统于胃,胃气能敷布十二经,而营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温邪本厉气耳,浮越于经,而现表证则有之,谓表邪则断断无也。问者曰:唯唯。既而又曰:温病亦有无表证者乎?亦有兼表邪者乎?予曰:有。无表证者,温邪内伏,如穷凶巨寇,埋伏之兵,更为酷厉,非严肃之师,不能克济。至于温邪萌作,而为表邪所困,自当兼治其表,如九味羌活汤、荆防败毒散、梔豉汤之类。先解表邪,再治温病,方为合法。此温病兼表邪则有之。若谓温病有表邪,有表证,则误矣。于是问者曰:予今而后始知治温病者,不可误认表邪,而强发其汗也。

治温证当明五兼十夹

温病兼夹,不可不辨,素无其证,与温邪合病谓之兼,素有其证,与温邪并病谓之夹。

是温病为本，兼夹为标，若辨之不明，未有不以标为本，甚至治其标而忘其本者。阅古方书，惟麟郊戴氏，有五兼十夹之说，其意甚善，惜乎略而不详。如五兼详于风寒，略于燥火，十夹详于本证，略于阴阳，兹于未备者补之，烦冗者删之，使后之治温病者，凡遇兼夹之证，胸有成竹，不致歧路亡羊，宁不为温病中增一法门耶。即以六淫论之，暑必兼湿，故夏伤于暑，秋必病疟，夏伤于湿，秋必病痢。其所以为疟为痢者，夏之暑与湿，相兼为患也。至于夹证，尤为明显，如内伤饮食，外感风寒之类，相并而为患也。若不细为考核，徒讲兼夹，不究温病误矣。即究温病，而不知兼夹，更误矣。尝见温病有兼夹之证，轻者必先治表，后专治温。重者表里两急，自当双解，若胶执解表在前，无不貽误，诚可悼叹。果能明乎温病之兼夹，治温病不遗兼夹，治兼夹无妨温病，或先治兼夹，或端治温病，或治兼夹而温病渐轻，或治温病而兼夹自除，庶几温病兼夹，两相发明，而于治温病也，了若指掌矣。

舌 苔 论

舌苔之说，肇自长沙，然所论者，只白苔一种，其余概未之及。后人《金镜录》、《观舌心法》、《伤寒舌鉴》诸书，立说甚详，皆伤寒舌苔之梗概也。若温病热邪，自里达表，舌苔尤不可忽。盖伤寒一证，自表入里，六经传变，一病舌无不白，可一汗而解，其不解者，寒郁化热，舌苔必由白而黄，由黄而黑。邪已传腑，自当攻下，有一定之规，若温病则不然，三焦受邪，不循经络，传变不一，且少阳为三阳之枢，出表入里，任邪所为。即有发热头痛之表证，实无在经之表邪，书所谓有表证无表邪，诚至言也。既无在表之邪，是以有一病即黄即黑之舌苔，自发有急攻急下之汤药，以救燃眉。若泥伤寒之说，必候邪入胃腑，苔转黄者，方可攻下，恐病温者，肠胃腐烂，早赴九泉矣。至于白苔一种，更宜细察，其苔虽白燥而无津，此白

砂苔中必夹湿，至死不黄。或白而润，舌本必赤，或有红点，如古所谓虫碎舌，法当清解，不宜温燥。若误认外感，而投辛温之剂，害不旋踵。其他诸舌，种种不一，而温邪进退之机，大都不出乎此。今特为详辨，愿同志者，早具燃犀之目，俾胸有把握，亦如舟师之有舵，庶几操纵在我，所往无不利也。

又如陶节庵《伤寒六书》三十六舌，可谓至详至备矣。但伤寒之舌，表邪传里，寒化为热，方现出黄苔，不似温病邪自里达表，一病即现黄苔，以此为准，万不失一。至愈下而舌苔愈黑愈燥者，属阴虚，润者属阳微，皆死候也。更有舌赤无苔，如太阳初出之状，闪烁不定，胃中阴阳皆绝，万无生理。以上阴虚阳微二证，欲百中救一，阴虚者，麦味地黄汤，合养阴法。阳虚者，术附合理阴法，补其未逮也。

望 色 论

望色重于切脉。《内经》云：上古使飪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又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盖脉动于内，其理甚微，色现于外，其象至显。且有诸内，必形诸外，可一望而知之。如肝热左颊先赤，肺热右颊先赤，脾热鼻赤，肾热颐赤，心热额赤之类，观于某部之赤，即可以识某脏之热矣。推而论之，青则为寒，黄则为湿，黑者多实，白者多虚。温病属热，无不面赤，甚者如大醉后，如暑天远游，面多膨胀红赤。大抵温病初起，天庭必晦，温病将愈，鼻准先光，垢暗不堪者，病邪必重，松缓微润者，病势渐轻。吴又可谓望之可憎，如油腻，如烟熏，为温病之色，诚至言也。予静参至理，温病者厉气也，神者气之余，色者神之标，亢厉之气，内受而为病，外现而为色，理固然也。脏腑精华，毕陈于面，人能望而部之色，以知脏腑之病，而不能望脏腑之色，以决生死之机，彼洞见脏腑，一望而决生死者，大都观其外而知其内，使今之人，理色脉而通神明，以为治病把握，胸有成竹，奏效可以十全。若徒讲病情，不

知望色,茫然以温病为伤寒,将使病者含冤于地下矣。昔晋景公有疾,医缓视之曰,二竖入膏肓,不可为也。医缓洞见脏腑,宁非合色脉而参详耶。从古有诸内,必形诸外,观其外,可知其内,能于色脉而参详之。斯不独为治温病之大纲,即以为治他病之大纲也可。

切脉论

切脉一道,古人置之四诊之末何也。盖脉之理易于蒙混,难于显明,如诊浮脉,有力为风热,无力为血虚,一虚一实,千里毫厘,必得望其色,闻其声,问其情,而后参之以脉,方得病之真谛。即以浮脉论之,有力为风热,外必有声重咳嗽,洒洒恶寒之证。无力为血虚,内必有烦热身痛,蒸蒸自汗之证,若温证之脉,《溯洄集》始略示其概,而尤有难辨者,初起时邪伏血分,脉多沉伏,有似微弱。予初诊此疾,投以辛温发散,每多不效,后细参吴戴之论,又得《寒温条辨》之书,见其申明气运之更张,阐发瘟疫之源流,变辛散为清解,变温燥为凉下,尊《内经》热淫之旨,仿河间攻下之法,予胸次为之顿开,可见医学无穷,难以拘执,遂细心研究,守用其法,无不获效。始知初病微弱之脉,乃伏脉也,非沉脉也,及恶寒作麻,乃阳气内闭,非表寒也,投以温剂,所以不效者此也。迨至伏邪渐溃,由里达表,病势更张,脉象变态,或数或洪,或长或大,斯时失治,致真阴受伤,则脉反细数。甚者肢逆脉微,阴竭于内,热灼于中,外则目瞪口呆,唇焦舌黑,神昏不语,内则脏腑焦腐,纵有良工,莫可如何。今特序其大略如此,非谓脉之不足凭,正谓诊脉者之宜先审证,而知所通变也。

治温当分老幼不可弃其老为不治

三春早草,得雨滋荣,残腊枯枝,虽灌弗泽。此言少易治而老难治,试为罕譬而喻,然

亦有不尽确者。如三春早草,得雨滋荣之句,乃少壮之辈,失治之候,热邪燔灼,煎熬津液,能以天剂苦寒之药治之,即可汗出而愈。信如三春早草,一雨而欣欣向荣,惟以残腊枯枝,拟老人之气血既衰,虽灌溉不能稍回其润,则仅可以论本证。而在温证,则或有不然,假使禀先天之厚,处和顺之境,得后天之养,虽古稀耄耋,感受温邪,乘其初萌,一鼓溃之,真阴真元,俱不受伤,何败之有。即有劳碌衰颓之辈,岂忍弃而不救,古人置有黄龙汤等法,原可破格治疗,至幸与不幸,天也命也,非医之过也。

温证失治致变不咎误而咎药辨

温病一证,原属火邪,认明证候,急早清解,无不护效,此治温热之法,非杜撰也。奈何世人拘执不化,多致因循误事,反咎清解之非,动云失表冰伏,诚可慨也。究其由,揆其情,盖有四焉,一曰病家,二曰医家,三曰旁人,四曰病者。病家何以致误,尝见稍通文墨之人,自命知医,平居案头,置本草医方数则,迨日翻阅,见大黄称为将军,石膏名曰白虎,惴惴然者,非一日矣。及遇温证,即势处凶暴,畏双解如蛇蝎,坚执不服,甚至舌黑神昏,无可如何之际,强服不应,以致危殆,不曰自误,而曰药误,此病家之通弊也。医家何以致误,如温病极盛,服下药一二剂,凶势略平,邪仍猖獗,自当再行攻逐,病家疑怯,另延他医,或惊曰,重剂伤元,或骇曰,凉药冰伏。不审病情,先存雌黄之见,说前药之非,急易前药。或养阴,或和解,以为稳当,殊不知温毒燎原,势属燃眉,即急攻急逐,尚未能灭其烈焰,而反行和解,致病者阴枯津竭而死,不曰后药之非,而曰前药之误,此同道中之积习也。又如旁人,或亲或朋,略明药性,见医方药,强为辞说,动曰如此药,断不可服。或曰寒凉太过,服之必败。此时病家处惊疑之际,心本无定,又闻亲朋如此之言,以为旁观者清,遂致停药。

因而致败，败后亲朋仍不知己之误，而犹归咎于前药，诚可痛恨也。更有病者，素处膏粱，性多执拗，不肯服药，或父母姑息，药不尽剂，或暗换汤液，阳奉阴违，在医前云，药已服完，病未见减，反责不力。如此种种，医者抱屈，何处伸耶。

治温证不急去邪胶执养阴贻误论

温病热毒之邪，熏灼脏腑，为害最烈，急早凉下，乘其贼势萌动，羽翼未成，使贼不能猖獗，一鼓而先灭凶首，不但贼势易溃，而城郭仓廩，亦无受伤之处，岂不万全。奈人不能见真守定，视膏、黄、芩、连如蛇蝎，守养阴、化邪为良方，殊不知温邪如火，人身如釜，津液如油，煎熬脏腑，势不焦枯不已，若不急抽其薪，徒事扬汤止沸，实与养痍无异。更有扶正祛邪，似属稳当，然此为正气虚者立言，非为邪气实者立法。如果体质素弱，阴阳久亏，或病后，或亡血后，自当救虚为急，养阴扶元之法，在所必需，岂可一例论哉。譬如空城遇寇，必先措置粮饷，充实仓廩，然后开门拒敌，自无不利。若温病初起，邪气方盛，急行攻逐，使邪不伤阴伤元，而养阴扶元之意，即在其中，倘遽投滋补，是犹遗敌兵而资盗粮，害莫大焉。余历此证，十有余年，得心应手之处，指不胜屈，故不惮反复详述，诚以生命为至重也。

治温证误投辛温香燥重竭真阴论

病有正治，有反佐，正治者，治寒以热，治热以寒；反佐者，治寒病以凉药为向导，治热病以温药为先锋。若温病，则正治可，反佐不可，误治更不可。盖温病本属阳邪，治阳邪以阴胜，则真阴不伤，舍正治之法，无二策也。若泥于古法，或任意反佐，真阴受伤，终归必败。更有甚者，辛温迭投，香燥频进，或日事羌、防、祛风发表，或连投苍、朴，燥湿温中。其尤甚者，姜、附、香、蔻，种种温燥，不止一端，是

何异火上加油，岂不益助其焰哉！吾见舌干起刺者有之，舌赤如绛者有之，脉象细数，皮肤甲错，筋抽直视者又有之。噫！真阴已竭，病者死矣。问何以致此，口非温燥药之过，乃治温病者误投之过也。夫辛温香燥，施于过寒湿之证，原属神丹，用为温病之方，何殊戈戟，此亦如膏、黄、芩、连，不宜于治寒，而宜于治热。使治温病者，省心自悟，无误治之愆，庶几赫赫炎威，顿变清凉福地，岂不快哉。

温证下不厌早有首尾宜下辨

考《内经》治温病，刺五十九穴以泻热，明乎温病以当泻热为急。后人因之，而立下夺之法，本即《内经》之意而变通之。盖温热内蕴，津液受伤，虽在初起之时，即宜攻下，万勿泥伤寒先表后里之说。昔贤谓温病下不厌早，诚至言也，下之者，使邪即出，无停留之意，故温病服攻利之后，必有水沫随大解澀澀而出，邪轻者色黄，甚者色赤，剧者色黑，此即无形之热邪下泻。原不拘于结粪之有无，若必待病满实痛，而始行攻逐，不亦晚乎。其尤要者，虚人实邪，于攻邪之中，必视其何脏之虚，照应虚处，为吃紧要着。如邪胜于虚者，先去其邪，继补其虚。正虚于邪者，先固其虚，后攻其邪。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或一攻一补，惟医者圆通变化，明体达用，存乎其人，非笔所能罄也。至温病之邪，伏而后发，不似风寒外感，可一汗而已。是以温病投凉下之剂，多有病势猖獗，昧者诧为错治，每每更医换药致误。不知伏邪，犹之伏匿之火，扬之则焰起，非大下叠下，焉能胜此燎原之势，常有石膏用至数斤，大黄用至数两，首尾不彻，始获全功者。大抵温邪传变不一，非一下即能净尽，古人原有如剥蕉心之喻，其邪势轻者，一二剂即愈。重者非叠下不效，若畏药峻猛，怯不透下，欲不至腐肠烂胃者几希矣。医者惟见真守定，方无妄治之虞，孙真人曰：胆欲大而心欲细，其斯之谓与。

治温邪首重凉下终或温补 及不宜妄下过下论

温邪一证,屡经汗下,邪虽渐解,而真阳真阴自无不伤。或其人素本阳虚湿盛,或调养不善,以致反复,而证现面青寒热,食少便溏,舌苔白滑,脉来无力,虽有热象,不得仍以前邪正治,自当辨明阴阳虚处为吃紧关要。如阳虚轻者香薷、六君补中益气。甚者参、附理中。兼阴虚者,理阴为主。纯阴虚者,六味为主。余邪不尽,少加和邪之品,方可救末路之危。至下之不当,谓之妄下,下之无节,谓之过下。妄下由于辨证之不明,过下由于权衡之失度。若辨证明晰,如温病兼表,不宜妄下,妄下则有

引邪入里之戒,胸结痞满之危。甚有夹湿夹痰,阴阳素亏,肠胃素弱,以及老人虚人病后亡血后诸证,自不当遽然攻下。吾又见权衡失度者,诊治温病,惟守下法,无分虚实,莫辨阴阳,愈下而舌苔愈黑,甚至干红无津,仍然肆行硝黄,置养阴之法为无用。或叠下而热更增,仍投双解,视和邪之方为无济,病缓药急,药七病三,病去元羸,舍扶元之功而不讲,且苔退热轻,病去而下药不彻,阳虚阴败,病后而补剂不施,贼去城空,终归罔济,过下之失,又如此也。甚矣温病不宜妄下,不宜过下,稍一不慎,而当下不下者,转得因以借口,可勿戒与,然而妄下过下之害,实同一辙。惟临证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温证指归 卷二

清 江宁 周杓元澹然子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蜀点

慎 始

温邪慎始，最为要着。常见伏邪轻而发之缓者，尚可迁延时日。若伏邪重而发之速者，一病舌即干红，或紫或黑，人事异常，身体散漫，不能站立，颇似虚象，误认为虚，投以温补，往往一二日即毙。可不慎欤。甚有不热反冷，心腹绞痛，酷似中寒，认明舌苔，一见红紫裂纹，或口渴引饮，不论脉之浮沉，放手施治，无不迎刃而解，倘病家医者，疑似畏怯，必致轻变重，重变死矣。更有始治不善，邪化不净，延致潮热干枯者有之，肺伤咳嗽者有之，肌肤甲错，骨立而死者有之，此时纵有良工，莫可如何。初起轻者，神解、芳香、升降选用。重者非大剂双解不可，或黄连解毒，合升降散亦可。夹表者败毒散，合升降为妙。

瘟疫之邪，本天地秽恶之气，古人所以饮屠苏，采兰草，取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如神解、芳香、升降、太极等方，皆逐秽之剂，故首列之。以冠群方，与古人之意，有深契焉。

发热恶寒

温病发热，是阳邪外达之机，温病恶寒，乃阳气内闭之象，故与诸证发热恶寒不同。诸证发热恶寒，诸书俱已辨明，兹不复赘。惟温病发热，必蒸蒸然，由里达表，摸之在肌肉之分，夜盛于昼，或寒或热，或冷或麻，不欲近衣，参之脉象，或沉或伏，或浮或大或数，甚至至数模糊，面色晦暗，神识不清，舌色黄赤，咽

喉干痛，剧者一身悉痛，两胁胸腹痛甚，以此数证辨之，温病之发热恶寒，自不能混于他证矣。初起宜清化汤、神解散。如舌苔已黄，大便秘结者，加酒炒大黄下之，或合升降散、太极丸。兼表者，荆防败毒散。兼寒者，九味羌活汤之类选用。如人素本阴虚，感受温邪，不能外达，先有泉竭之危，腰必痛甚，与大剂六味合生脉，先救水源，再治温邪。如人素本阳虚，恒多自汗，怯风恶寒，感受温邪，自当暂以维阳透邪之剂，玉屏风散，用生芪合神解清化，或芳香饮，或人参败毒散，皆可选用。此二证，当参四损四不足条参看，温病后寒热，又当参虚实治之，如余邪未净，仍当逐邪，热方能退。无邪方可清补养阴，更有湿郁发热，愈投凉解而热势愈甚，烦躁不宁，或有汗，或无汗，口干不饮，再视舌苔，或黑而润，或中黑边白，或灰黑不干，小便清利，脉虽长大，必兼软濡之形，此湿郁之热，有似温热也。总以舌润不渴为辨，药当以参附、术附，维阳化湿为主，热始能退。若再投寒凉必殆。此温证时行，偶有之证，不可不笔之于此，以俟临证采酌。更有阴阳双亏，有汗发热，而赤心烦，躁扰不宁，脉大无力，又当以十全大补汤为专治，一概寒凉，皆非所宜。

不 热

温热之邪，自口鼻吸入三焦，三焦乃手少阳所属，少阳为枢，出表则热，伏里则不热，其理显然。征之内证，舌必干红，咽或痛，口或干，心中嘈杂作烦，夜卧不宁，二便或有或无，

时或恶寒作麻,脉必沉数,悉属困郁之象。郁极必热,热则变证不一,审明脉证,轻以败毒清化,神解芳香,择其对证主之。重以升降、双解,缓缓间攻,亦有始终不热而愈者,亦有因揭宣而病势加重者,乃邪因宣而外达,自当叠进双解,务以邪净为止,万不可半途而废。凡视此证,必须先向病家说明病情,使彼疑释,方可放手医治,若徒执仁心,恐遭谤议。

寒热往来似疟

寒热往来,在伤寒为少阳现证,温病有此,亦属半表半里之邪。与恶寒发热不同,亦与疟不同,盖疟发有时,确有定期定证可据,恶寒发热,是一时兼至,故与寒热往来,热已方寒,寒已方热不同。但温证中多有似疟者,或先寒后热,或单热不寒,参看舌白如粉者,达原饮加柴胡。苔黄舌赤,脉数口干便赤者,增损大柴胡汤下之。但寒热往来,在初起时,是邪郁少阳,少阳为枢,传里则重,始则四肢作麻,寒热往来,继则热多寒少,再则但热不寒,是温病入里为重,治法于初起时,寒热往来,宜用芳香、神解,加柴胡、薄荷。热甚加大黄,如热壮烦渴,增损大柴胡,加花粉为妙。若邪溃后,用小柴胡汤,或参胡三白散加减调治。如正气已虚,寒热往来,又当以补中益气,柴芍六君,兼阴虚者,补阴益气参用。

头痛

附:巅顶痛头目胀

温病头痛,乃热邪上干清阳,故头痛面必赤,神必烦,舌必红,脉必数,识明证候,急与清化、升降二方,使清气升,浊气降,头痛自止。如热甚口渴,则白虎汤、玉女煎最妙。羌、防、芎、芷,皆非所宜。如兼风寒,面必收束,色必惨暗,舌必白滑,外必恶寒,自当先行散表,审明痛在巅顶属太阳,痛在满头,及眉棱骨者属阳明,痛在两角属少阳,兼暑者必在夏月,皆照加引经药可也。惟温病头痛,浑浑不自知

其所苦,所以温邪最易昏人神识也,更有素本真阴真阳皆亏,一遇温病,正不胜邪,阳虚头痛,必现面青肢逆恶寒,喜见灯光,旋又畏之,缘有伏邪故耳。治法从权,暂投参茸膏,贫者党参、桂枝借用亦可。阴虚头痛,面必浮红,舌必干紫,口或渴不饮,恶见灯光,宜六味地黄,先救肾液,再治温邪可也。

温邪头目胀,乃热邪上蒸,初起轻者,清化、菊花、天麻。重则凉膈加荆、防、天麻之类。或神解、太极下之。如阳明有热,目胀加石膏。舌黄宿食也,用保和丸、二陈汤,或查、麦、神曲、莱菔、厚朴皆可选用。如屡经攻下,头目胀者,又属阴虚,宜六味地黄汤治之。

头重头眩

《内经》曰:因于湿者首如裹。此乃湿热上蒸之故,是以头重。温病亦有之,兼湿者脉必濡滑,温热者脉必长大面浮,宜用升阳苦降之药,如清化汤,加羌、升、防、芷、龙胆、大黄之类。至头眩、在温病悉属热邪伏郁中焦,干犯上焦清阳之位,是以眩然如晕,脉必寸大于关,宜用升降散、清化汤,加菊花、天麻。至有兼风兼痰兼虚,吴戴二氏辨之甚详,兹不再赘。惟肾气素虚之人,一遇温热,大耗真阴,阴不下吸,阳无所依,上为眩晕,又当照肾不纳气条治,非大剂潜镇之品不可,如六味地黄,加磁石、黑铅。如真阳虚极,少加参、附亦可。此脉重按必空散,或不及尺,以此为辨。

身体痛

附:身重

温病身体痛,与伤寒有别,寒邪乃严肃之气,气主收敛,中人肌表,故身体多如缚束而痛。温病乃亢厉之气,气主散漫,中人三焦,浮越诸经,营卫怫郁,身体多如损伤胀闷而痛,参看而色,或垢或赤,脉或伏或弦数,舌苔或白或黄,舌本必赤,且多红点,明辨色脉,外证虽现发热恶寒头眩诸表证,自不得误认表邪,

而用表药发汗。初起宜照寒温条辨例，用神解、芳香、升降、双解诸方，随其轻重斟酌。至于阳虚者，身体亦痛，外必有恶寒作麻，自汗神倦别之，黄芪、建中，合透邪药可暂用。阴虚者，身体亦痛，乃营血不通，以夜热脉细辨之。湿胜者，身体必重，头如裹，身如石，脉必濡软，逢阴雨更甚辨之。此温病之外，杂证身体痛者，又不可不详辨也。

项背痛酸

项背全属太阳，初起酸痛，乃邪越太阳也。神解、清化为主。如兼寒邪，九味、羌活为主。或兼狂躁，热壅其经也，石膏、黄芩为主。屡经汗下，热退而项背痛酸者，血燥而筋不荣也，六味、四物为主。

腰痛腰酸

腰者肾之府也，因病致酸痛，其中虚实，不可不辨。所谓实者邪也，虚者本也。如太阳经感寒，腰必酸痛，感湿，腰必重痛，如坐水中，气滞痛必流走，此杂证之腰痛腰酸也。若温病则不然，热邪深伏，出表则浮越太阳，困里则直逼少阴，设肾不虚，贼邪因何直入，占人所谓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良有以也，此温邪最剧之候。十难全半，若不先救真阴，邪何由化，当与大剂生脉、六味，加化邪之品，预救真阴，以全生命，若不预为筹画，肆行攻伐，则邪正俱亡，肢冷脉微，舌黑苔刺，直视遗尿等证，势所必至。如感邪极重，腰痛如折，大火燎原，必须急下救阴，或于下法中佐壮水之品，或朝服六味，暮投双解，务于临证酌行。非笔所能罄也。至于病后腰痛，虚不待言，又当以六味地黄，加参茸为主，余可类推。

腿膝胫足痛酸

温邪初起，腿膝胫足痛酸者，邪在太阳经

也。羌、独、芎、防、牛膝、防己为主。足痛有因脚气痲疾者，于治温邪药中，加槟榔、木通、灵仙、芎、防。以上四证兼见，再加头痛身疼，又当汗下，双解为主。如未经汗下，则以九味羌活加牛膝、木通、豆豉、芎、灵之类。如已经汗下，表邪已解，则当察邪气之有无，正气之虚实，专治下部，免致残废为要。如余邪不净，则清化方中，加苡仁、牛膝、木瓜。筋挛则秦艽、木瓜。筋缓则苍术、防己。红肿则赤芍、丹皮之类。若无余邪，尺脉虚小，肾阴不足，又当以六味、牛膝、知、柏，益益阴精为主。惟足软或肿或痛，站立不起者，乃软脚温也，苍术白虎汤，合神解散，方为合法。

肩臂痛酸

附：腕痛

肩臂痛酸，手太阳经脉受邪。温邪初起，神解加引经药，汗下后，肩臂痛甚，经隧阻滞，脉弦有力，证多热渴者，神解加秦艽、银花藤之类。血脉空虚，脉濡无力者，证多痿困，四物、六味为主。至腕痛乃风淫末疾，初起解表，病后和血，与肩臂痛同治。

周身骨节酸痛

周身骨节酸痛，在他证是寒邪凝结，表散为是。温证有此，是邪伏极深，不易透化，非双解不可。

拘挛痲疯痉疔

附：筋惕肉瞤

温证首尾皆有拘挛痲疯痉疔之病，初起时邪困二焦，经络滞塞，或夹风湿，表里困郁，太阳经气不行，常有此证，一经汗下，经气一通，诸证自平，或屡经汗下后，或病初愈后，或其人肝阴本虚，风火内炽，或夹余邪，亦有此证。治法又当以养荣血为先，祛邪次之，若因循失治，恐成废人矣。汗下之法，增损双解，或加羌、羌、威灵、牛膝以引经，或加二妙以化

湿,惟麻黄断不可用。盖辛温发汗,恐竭真阴,此温病之所以异于伤寒也。末路治法,养荣清邪,清燥养荣汤,柴胡清燥汤,对证选用。俱可加姜、蝉、犀、羚、忍冬藤、钩藤、木瓜、牛膝之类。至筋惕肉瞤一证,不但温证最剧,即杂证亦然,筋所以惕者,无血荣也。肉所以瞤者,无气调也。气血既败,人岂能生,更有热邪失下,以致真阴枯竭,证现舌黑神昏,直视遗尿,呃逆肢冷,在无邪尚属败证,况炎巢未灭,而一身有限之气血,尽为邪耗,纵有良工,其如病之不治何。然而医为仁术,岂忍坐视,据证论情,惟以生脉合六味地黄,加犀、羚、牛黄、金汁之类,大作汤液,日进数斗,或可希侥幸于万一也。

诸 汗

温病有自汗、盗汗、狂汗、战汗之别,更有无汗者,不可不辨。温热之邪,天地厉气,自口鼻吸入,由里达表,易于自汗。或其人素本多汗,一遇此邪,甚至淋漓不止,不可以表证论,神解、清化合白虎。如兼六淫,自当随证加减,如邪困膜原,舌白如粉,又非达原不可。盗汗多在病之中末二路,不是余邪潜匿,即是营血热溢,清其邪,盗汗自止,增损小柴胡,出入加减主之。当归六黄汤,加浮麦亦可。惟狂汗一证,必须细心研究,温热盛时,或手舞足蹈,烦躁不宁,而后作汗者,最为骇人。须验其作汗之状,面忽浮赤,脉多浮大,人事了了,方是作汗之象,否属狂证,三黄石膏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为最。至战汗一证,向用达原,治半表半里之邪,每多战汗而解,战时摇床撼榻,邪正相争,气闭脉伏,直似死者。气宣汗出,即时而愈,有一汗不已而再战者。有单战而不汗,对期复战,有汗者生,无汗者死。有战一次不能再战,屡下而愈者。有不能再作战汗,即加沉困而死者,总因人之强弱耳。凡战汗之时,不可服药,补则助邪,下则伤气,应听自然,再观脉证施治。战汗时或多与热米汤饮之,助其

作汗,大抵战汗之脉,以浮为佳,邪出于表也。虚散微细,应有变证,煎人参汤以待之,防其脱也。然必察其战后邪净,而气欲脱者方可用,贫者米饮代之。战汗后脉静者吉,躁疾者危。气平者吉,气粗而短者危。神清者吉,神昏者危。舌痿不能言者死,目眶陷者死,目直视无光者死,戴眼反折者死,形体不仁,水浆不入者死。战汗虽为佳兆,亦有吉凶,尝见服大汗药,毫不得汗,而饮冷水得汗者,又有服下药得战汗者,凉血活血养血得战汗者,生津益气得战汗者。种种不一,当知战汗乃阴阳交和,表里通达,自然而然,非可强致也。近年以来,以达原之法,治温病罔效,以解表药治之亦不效,然后揆之以理,验之于舌脉,则与达原有别焉,达原之治温邪者,寒热往来,舌白如粉,脉多长滑,是以溃半表半里之邪。每多一汗而解,直待舌苔转黄,方行攻里,此所谓表里分传也。较今之温证,一病舌即红赤,或如紫绛,亦有白苔,多杂红点,初起时脉反沉伏,肢反逆冷,邪逼于里,则亢极似阴。亦有一病即脉现洪大,口干咽燥,有渴有不渴,外虽增寒作热,甚出作麻,表之不应,汗之无功,投以双解,大便频行,热沫时下,往往无汗而热自解者。亦有一下而汗自得者,始知六气更迁,运转相火,三焦受邪,不同湿土司政,故草果、槟榔、厚朴一切辛温之品,皆非所宜。他如运转寒水,则今之膏、黄、芩、连,与昔之草果、槟榔、厚朴,前后同一辙也。

头面肿耳旁肿

温邪头面耳旁肿,乃热邪上溢三阳。溢于太阳则头肿,溢于阳明则面肿,溢于少阳则耳旁肿。头肿者,俗名大头温,此证最恶,治不宜缓,缘清阳为浊邪所干,最易滋蔓,急用普济消毒饮,加野菊或根或花。舌黄口干者,加大黄下之,或清化汤,加野菊、大黄。面肿色赤属温热宜用荆防败毒散,加白芷、葛根、芦根、石膏、滑石等药。如舌黄口渴,谵妄便赤者,增损

双解散。若面肿色黄色白者，皆属风湿，即《内经》面肿曰风之证，又当从神术、青龙、越婢诸法而参酌之。至于耳旁肿，亦名时毒，初起只宜疏解，不宜敷贴，致邪内闭，如红肿坚硬，则有溃脓之患，并宜荆防败毒散，加柴胡、牛子，甚者加军下之，增损小柴胡汤亦可。

颈项胸红肿

温邪颈项肿，乃邪郁阳明，兼夹风热，俗名捻颈温，又名蛤蟆温。宜普济消毒，加生军、石膏、葛根之类。余邪发颐，又当参虚实治之。至胸前红肿，有赤起小疹，羊毛温多有此证，亦有不见此形者，治法不外乎神解、双解，总以邪之轻重为准。

周身红肿

温邪周身红肿，一则热为寒伏。一则热邪外溢，最佳之象。宜用清化汤、神解散。如红肿如疹如霞，宜荆防败毒散，加僵、蝉、归、芍之类。如颜色紫暗，或片或块，累累或如葡萄，或如玳瑁，又属葡萄疫、玳瑁温也。宜普济消毒饮，或犀角地黄汤为最。此温疫门中周身红肿之大概也。至于病后周身肿亮如灯，或目下卧蚕，脉象沉滑，又当作风湿治，开鬼门、洁净府诸法，又在所必需也。

发 黄

温证发黄，乃邪热侵犯肝胆，非湿热郁蒸阳明可比。脉必弦数，口必苦，心必烦，胁必胀，一身尽黄，两目如金，小便如血，夜卧不安，舌尖红赤，茵陈蒿汤，倍大黄为专主。或增损小柴胡合温胆、导赤，皆可选用。兼呕者，橘皮竹茹汤加茵陈、枇杷叶。如瘀血发黄，面色不荣，必多晦滞，如烟熏状，小便自利，茵陈蒿汤加桃仁、归尾、僵、蝉、丹皮、梔、滑之类，破瘀化热为主。如兼湿热，色亦黄，多暗垢，舌白

不渴，小便不利，以此为辨，茵陈五苓散，或益元散加苍术、白蔻之类。甚者理中汤加附子。如胸闷胁胀，兼憎寒作热，脉或弦长滑大，苔虽白，必兼红点，达原饮加茵陈、梔、滑之类主之。至于女劳黄、酒黄，不在此例。

发斑疹

附：葡萄疫、玳瑁温、疙瘩、瓜瓢、

捻颈、大头、软脚诸温

温病发斑，与伤寒迥别。伤寒之斑，寒郁化热，热伤胃腑，或失表散，以致热邪内郁，燔灼荣血，阴液尽竭。或失下，以致热邪内陷。故伤寒发斑，则为病笃。温病发斑，不拘轻重，无论红紫，皆由热毒聚于胃，胃为多气多血之腑，足以敌邪，力能化邪于肌肤之外，为斑为疹，故为病解。况温邪由里达表，非伤寒经邪传变可比，常见患温者，得能发斑发疹，邪向外化，生全者多。但斑疹一见，急须神解清化，轻者消风败毒倍僵、蝉，加牛子、元参、石膏、浮萍，里实者加大黄。重者大剂双解，加犀、羚、板蓝、野菊花，重用石膏。如唇齿肿黑，口臭异常，或兼肉衄筋惕，邪不能出，急加生地、蚯蚓汁、丝瓜瓢，以透经络之匿邪。有患畜血发斑者，斑形棱角，血必先畜面斑后见，于前法中加桃仁、红花、苏木之类。至葡萄疫，已在御纂《医宗金鉴》发明不赘。惟玳瑁温，庞安常仅言其证未备其法。又如疙瘩、瓜瓢、捻颈、大头诸温，悉属温毒肆症，治法亦不外普济消毒、增损双解，大小清凉、清化等方。择其对证施治。惟软脚温一证，必兼湿邪，加苍术于凉解方中，诚为合法。

烦 躁

温证烦躁，与他证不同，古人原有烦为心烦，躁为肾躁之说。在温邪悉属热郁，邪轻则烦躁轻，邪重则烦躁重。有一病即烦躁者，证现憎寒发热，败毒散，冬月九味羌活汤。有传变烦躁者，舌黄渴饮，身热汗出，邪已到胃，增损双解散、三黄泻心汤，加味凉膈散选用。舌

苔已黑,人事渐昏,邪入心包也,犀角地黄汤,加羚羊、牛黄、黄连解毒汤、紫雪选用。屡经汗下,表里俱清,而仍烦躁者,阴液伤也,生脉散、六味地黄汤、吴氏诸养荣汤、杨氏大小复苏饮选用。或用汗解清利滋润诸法不应,而烦躁更甚者,当细验舌苔,若黄黑苔中夹一块白润,是为夹水,或平素胸有痰饮,或未病时曾饮冷物,或初烦躁时过用生冷,或过用清凉太早。皆能停饮于胸膈胃脘之间,热为寒伏,外不能达表,内不能传腑,故烦躁转盛。验舌之后,细按胸胁满痛而软,漉漉有声,再诊其脉,右寸关或弦紧,或缓滑,皆停水确据,当以苍术、半夏、莱菔先消其水气,然后治其烦躁,无不应者。甚者加醋炒芫花,不论舌苔有无黄黑,而少腹或有痛满处,但烦而兼小便不利者,即属水气,当以导赤、泻心、猪苓、四苓、益元,利其小便,所谓心邪不从心泻,而从小肠泻也。

呕吐自利

附:吐蛔嘔呃

呕吐自利,乃温病中最善之候,何也?邪自口鼻吸入,先中上中二焦,胃不受邪,与邪相拒,在上则吐,在下则利,已具分消之势。惟呕有别,邪犯阳明太阴者呕,有口气者属温证,无口气者属杂证。不可遽用寒凉,使邪不能透达传化,虽时有肢逆脉沉,亦不可妄用温热,致增呕势。甚有舌紫神昏,毒邪上犯清道,急当下之,下即不呕。若已发热,舌白而呕者,吴氏达原饮加半夏。有三阳证,兼三阳加法,如舌赤苔黄,又当兼神解、太极。使表里宣畅,其呕即止。若呕而烦渴,邪犯胃也,白虎汤、玉女煎,加芦根。若呕而舌黄,胸有痛满处,橘皮半夏汤,夹食加枳实、查、麦、神曲。若呕而舌白,心下脐上悸,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四苓散,加半夏、木通。或益元散利之。若呕而满痛拒按者,大柴胡汤、调胃承气汤选用。若呕而口苦,邪犯少阳,增损小柴胡汤,不寐者,温胆汤。有干呕不止,舌干口渴者,胃受火伤,竹

叶石膏汤。若屡经攻下,呕不止而舌无苔,多汗心烦,中气伤也,大半夏汤,或香寇六君子汤,合定中汤,煎汁频服。若呕甚吐蛔,利甚便蛔,皆属脏伤之象,甚则嘔呃神昏,已蹈危机,经所谓脏败者声必嘔,呃证更危,尤当详察。如声自丹田而起,一则应下失下,热邪伤阴,发为呃逆,调胃承气汤,佐益阴之品,加刀豆子、柿蒂。苦以降逆,或可十中救一。一则真阴枯竭,肾不纳气,吸不至肾,呃声频频,舌黑而神不昏者,缘邪轻正惫,归气饮最捷,加刀豆子、柿蒂更妙。更有一种多郁善怒之入,或夹痰滞,气与邪搏,呃声必从两肋而起,虽呃至摇床撼榻,视舌或黑而肢不冷,当以散郁开气化痰之剂,使邪气宣扬,自有生理,逍遥、越鞠、代赭、旋覆、四七,皆可选用。不可以呃逆尽弃为不治之证也。

唇

燥裂、赤紫、淡白

阳明之脉绕唇,温病唇燥唇裂,色赤色紫,俱属热毒困于中焦,阳明热盛之象。宜用白虎汤,合神解、升降,竹叶石膏汤。如兼苔黄舌赤,口渴壮热,烦躁脉数者,双解散,重用石膏。或增损凉膈散加石膏,随证与之。至温邪初起,邪伏三焦,或匿膜原,未经宣达,唇色困暗,颇似淡白,不可用温药,当与清化、神解、芳香、达原选用。如温邪退后,唇淡舌白,脉来无力,倦怠少神,又属虚象宜用六君子汤。或其人素本阳虚,胃弱多湿,当与理中汤、金水六君煎。如余邪未尽,热犹未清,参胡三白散加味为最。脾虚不运,资生丸,食后服。再加便溲少食,参苓白术散调之。

鼻孔干黑

附:鼻掀鼻

鼻乃肺窍,风寒外袭,则鼻流清涕,荆、防、前、桔、紫苏为主。温邪内郁,则鼻孔干燥,肺热则清化加薄荷、麦冬。胃热则烦渴,葛根、石膏为主。腑证则苔黄而渴,增损双解、三黄

石膏为主。伤津液肺燥，麦冬、生地。合大小清凉饮为主。热在经者十之五，在腑者十之二三，亡津液者十之一二，至鼻孔黑如烟，温热灼肺已极，由干燥失治而然，急当清下，少缓则肺胃焦枯矣。三承气合白虎，或三黄石膏，加犀、羚、芦根。或犀角大青汤，视其兼证，择而用之。总不及增损双解，重用石膏为专主，尤有鼻孔掀扇一证，有虚有实，实者缘鼻为肺窍，肺为华盖，外合皮毛，易于受邪，风寒外袭，痰火内壅，两相搏激，遏抑不宣，气粗有声，喘咳胸满不渴，又宜苏叶、前、桔、荆、防、葛根、莱菔、白芥、黄芩主之。惟麻黄一味，断不可用，忌其温散也。兼寒者，暂用亦可。虚者肾气不纳，呼多吸少，出人息微，多死。非证必得之屡经汗下，或其人色欲过度，肾脏本亏，急用大剂六味，加麦、味、牛膝、枸杞、黑铅，或可百救一二。加人参亦可。

舌 舌强燥卷短痿

古人云：论病寒热，以二便辨，不及舌辨为准。盖舌乃心苗，有诸内必形诸外。惟温热一病，邪由吸入，游溢诸经，心为之主，故一病观其舌，而知其病之吉凶。如温证苔黄舌赤，或多红点，用升降散、神解散。兼喉痛者，清化汤加牛子。兼风寒者，苔必白，荆防败毒散、香鼓汤。兼湿热者，苔必白滑，加苍术为专治。兼暑者，舌必纯赤。或喘乏，暑在表者，实人以升降散，合香薷饮，加葛根、黄连。如烦渴，竹叶石膏汤。虚者人参白虎汤、生脉散。量人虚实与之，夹食生冷，凝滞中宫，苔必白厚，或如白粉，吴氏达原饮，加香薷、藿香、砂仁、莱菔、青皮、山楂之类。至深秋早冬之际，燥火当权，一患温邪，阴津立亡，舌必干红无苔，口鼻如火，皮肤皱揭，筋缩爪枯，金从火化，反见恶寒不渴之象，若误为寒湿，投以温散，无不危殆。初起时神解合升降，烦渴者竹叶石膏汤、雪梨浆、玉女煎更妙。或吴氏清燥养荣汤、养荣承气汤，加犀、连、石膏、僵、蝉，大小清凉饮。温

邪直入心包，人事昏闷者，急与紫雪，或珠黄，合天水散，灯心汤下。如冲脉为邪所伤，厥气上逆，重用白薇降之。至舌燥乃热邪聚胃，津液受伤，急下急清，舌本强硬，为热为痰，急宜清下，须加消痰之药。兼白苔者，膈间未经煎熬，其痰尚湿，佐以半夏，增损大柴胡汤。兼黄苔者，已经煎熬，其痰渐燥，菱贝小陷胸汤。兼黑苔者，热极痰亦为火，佐以牛黄方效。若无痰，舌色正赤，深紫燥裂而强者，热毒蕴于心包络也，三黄石膏汤，加犀角、牛黄，或紫雪，急彻其热。舌燥虽与舌强相类，而燥属胃，主热，强属心，主痰，差有别焉。又舌短而痿，舌硬如木，乃虚脱已极，大补及滋润，或可百救一二。若屡经汗下，清热消痰，而舌强者，又当与舌痿同治。又舌卷一证，一见黄苔，即便当下，失下则必由喘而黑。更生芒刺，再失下，舌必短缩，为下证至急之候，宜大下叠下方和。缓则不救。

胸背肋肋腹痛 附：胀满附羊毛温

温证胸背肋肋疼痛胀满，俱属热邪深重，佛郁三焦，由里达表，不能透化，最为凶逆。治法轻则清之，重则夺之。轻则如清化、芳香、神解诸方，加薄荷、竹叶、菱贝。甚者加味凉膈散，诸泻心汤。如邪犯膜原，舌白如粉，又当以达原合三阳加法为主。至于诸痛胀满，乃温证中最剧之候，每每初病时不渴不热，身无大苦，微觉痛楚，参之舌赤脉数，便黄口苦，夜卧不宁等证，若视为泛泛，不即祛除，直待猖獗，变生仓卒，莫可救援者比比。尝见腹痛不热，一二日即毙者，毙后浑身青紫，直似痧胀。良由秽恶之气，闭入清窍，闷人关隘，致血脉不行，荣卫不通，所以毙之速者，气闭也。浑身青紫者，血凝也。似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凶候，当遵《内经》刺穴泻热之法，外用针砭，内投双解，轻者一二剂，重者数十剂，使闭者开，闷者宣，何败之有。倘畏药峻猛，或半途而废，轻不中病，终归必败，业医者一见此证，申明舌色

形证,见真守定,放手施治,不但元气不伤,抑且邪去正安。设遇此证,不妨向病家说明病之凶恶,必须早治庶可幸全,迟则无益。今特笔之于此,望业医者,以仁宅心,务以生命为重也。

又羊毛温邪一证,大都胸背闭闷。予每踵其法而治之,活人甚多。若不申明闭闷二字,何以释医者病家之疑,试观痘之闭闷,初病亦无人苦,转瞬腰折头倾,目泛红水,胸闷气促,斑点丛生,痘形不见,窍血肉紫,非闭闷之明验乎。大抵痘与温同一疫邪也,而痘之酷于温者,一病即腰折不立,缘毒伏于命门,与肾相通,温邪一闭,二火交灼,肾经留邪,断难望生。间有不然,能治萌萼,表里双解,使外疫开而内毒解。予之经手验者,予之子与侄,及孝廉路公之侄也,他处未有,多由不能治其萌萼之故,但羊毛温疹一证,有何异于痘疹乎?以此悟彼,能治痘之闭闷,即能治温之闭闷也。况温邪中人三焦,较痘又轻一层,所以人之拟议者,上古无此名证,要之痘证,上古亦然,至于疹之一字,予历验二十余年,有病解而现点如疹者,非人人病解必有之形。今面后不呼羊毛疹,而呼羊毛温可乎。治法总以清凉解散,纵有虚象,当申明何处之虚,加药兼治,为此证始终之关键也。

羊毛温疹治法

羊毛温疹,有轻重迟速之分,感邪轻而发之速者,挑擦固愈,即不挑擦亦愈。药不出神解、太极、诸方。若夫感邪重而发之迟者,厉气久蕴于三焦,热象忽彰于一旦,证现胸闷壮热之形,且有红紫干刺之舌,脉洪口渴,谵语伸昏,此邪郁极而发也。不行挑擦之法以泻热,不用双解之法以涤邪,不至胀闷而毙者,几希矣。夫证有轻重者邪也,发有迟速者,邪之化与不化也。故用药得当,邪从外化,则为汗为利,为吐衄,为斑疹,气血得以条畅,荣卫得以宣和,毛其化矣。邪不外化,内郁于上焦,使肺

气不宣,温邪不散,清虚之地,皆成浑浊之区。且肺为生毛之脏,以气相感,毛其现矣。或谓平人之身,得荞麦面久搓,则毫毛自落,此说似乎近理,而抑知大有不然。人身之毫毛甚短,而兹之盈寸盈尺者,与此不符。人身之毫毛色白,而兹之或白或红,或间五色者,与此更觉不符。况毫毛生于皮肤,面针挑必在肉里,且毫毛遍身皆可粘落,面羊毛独在胸背之间,此其显而易见,不待辨而自明者,即或偶有平人搓出,直与病者无异,每每越数日即病。或见温邪感受,潜伏于里,发之轻重迟速,更可见矣。余恭读御纂《医宗金鉴》,羊毛疗证,除毛有法,用药有方,黑豆荞麦粉以涂之,五味消毒饮加军以下之。堂堂煌煌,正治法门,自当遵仿其法,表里双解之。务使有此证者,不致藉口于无此证以自误,非此证者,不致混同于是此证以相欺,庶乎同庆生全,而医者病者之心,两无憾矣。

腹满痛

附:少腹满痛

腹为胃与小肠之分界,满痛者,邪结在胃也,双解下之则愈。至其中兼痰水畜血,各详本门,少腹满痛,邪结下焦也。小便不利,兼蓄水也,四苓散。小便通利,大便色黑,兼畜血也,抵当丸。如无兼证,但系邪结,双解散。

便脓血大便闭

温邪便脓血,有燥湿之分,便血属热,宜凉宜攻,犀角地黄、调胃承气治之。便脓属湿热,清热兼分利为主,分清饮治之。如初起兼痰痢,则当解表为主,仓廩汤最妙。毒势重极,方可下之,如邪在少阳,便脓血者,寒热似疟,小柴、苓、芍、木通治之。温邪烦渴谵妄,便脓血者,非叠下不可,双解重剂连下之。兼里急者,加槟榔、枳实。如屡经攻下,便血滑利者,又当以补阴益气,加减主之。至大便闭秘,温邪热困,攻下自不待言。更当参看舌脉,如苔

黄口渴，壮热舌干脉数，双解散。舌白如粉，三消饮。当分别轻重与之。如大便闭，屙下不通者，阴枯也，生料六味，以滋阴液。或合黄龙下之，老人多有此证。兼水者，大便多闭，肠鸣脉弦，当用小半夏汤，甚者加醋炒芫花。如虚人久病人，又当用蜜导诸法，务使温邪涤尽，方可称为良工。其间进退，亦须斟酌。

诸小便

频数、不利、黄赤、黑多、短少、遗尿

温证中小便频数，乃热在下焦，宜用神解、六一，加军治之。不利者，亦属热郁，初起在表时，头痛发热，小便不利者，热入膀胱也，四苓、猪苓，合神解、升降选用。东垣云：小便不利而渴者，热在上焦，法当淡渗。小便不利而不渴者，热在下焦，法当苦寒。此为可据，温邪传里，大便闭而小便不利者，当先通大便，大便通小便自利。此时疫为然，他证则否。时疫屡经汗下，小便不利者阴竭也，生脉六味主之。至少腹如鼓，则无救也。凡小便不利，日久下关不通，必反于上，往往呕吐呃逆啰阻，涓滴不能下咽，至汤药不进者死。用大田螺一个，麝香二分，同捣敷脐上，帛束之即通。古法用葱熨，及井底泥敷少腹者俱可，但不宜于阴竭之人耳。至温邪初起，小便多如常，或兼黄色，热甚则赤，热入血分，畜血则黑，即小便一证，可以验里热之有无深浅。邪在表，小便黄，可用清化、败毒加六一。在里色赤，可用双解升降。如色黑者，当以逐瘀清热为主，犀角地黄，加大黄桃仁，合神解清化。或大小清凉饮。如清凉太过，表里无热证，而小便赤者，又当以升脾阳为主，不可寒凉。至温邪属热，小便多者甚少，短少者恒多，如初起小便多者，乃热邪未化，当以溃邪为主，神解、升降主之。如屡经汗下，小便多者属虚也，益气、升阳为主，补中益气汤、补阴益气煎皆可。亦有肾虚小便多者，六味地黄汤加五味。湿热下注，导赤、六一、合升降散。大抵未下之先，小便多者，属热未化，去便必黄，必烦热渴饮。既汗下后属虚，

虚则色必白，不渴不饮，气虚寸脉不及尺，血虚尺脉不及寸，以此为辨。初起小便短少，热在膀胱，宜大小分清饮、抽薪饮、升降、六一，加知、柏、芩、连、车、滑之类。至遗尿，乃膀胱失约，急清其邪，遗尿自己。清化合抽薪为主，若有燥结苔黄谵妄之证，可加大黄。甚者热闭三阳，口渴异常，急宜白虎汤，加僵蚕、生地、花粉，以解热救阴为主。否则易成消渴。若神昏谵言，苔刺鼻黑，燥结阴枯，小便白少，多属不治。欲尽人事，惟以大剂养阴攻邪法，或可百中救一。

囊 缩

温疫囊缩，与他证异者，他证囊缩，寒邪陷入厥阴，则囊缩。阴证寒极，深中厥阴，则囊缩。温证悉属热邪直犯厥阴，断非阴证可比。务要辨明脉证施治。阴证囊缩，身冷厥逆脉沉，温证囊缩，亦身冷厥逆脉沉，然寒热各异，当参看脉象，沉必兼数，或至数模糊，再以舌辨，或紫或黑，或强或硬，人事不清，不似阴寒之舌白，可以立判矣。且阴寒囊缩，囊必入腹如妇人，温热囊缩，玉茎必在，此外形之可辨者也。设遇此证，急以大剂双解下之，如虚人以黄龙汤破格救之，或六味地黄加僵蚕、大黄皆可。考古书扁鹊以囊缩为死证，然能极力救援，或者百救一二，亦不负仁人之心也。

多言谵妄善忘

附：呢喃郑声

温邪多言，即谵妄之渐，谵妄乃热邪干犯上焦，当以双解、凉膈、三黄、泻心汤诸方选用。如膈热蒸心，脉洪身热，汗出恶热，白虎汤黄芩汤。痰热聚于中上二焦，脉弦滑，胸痛拒按，小陷胸，增损大柴胡选用。至妇人热入血室，脉必弦沉，心下少腹，或有痛满处，增损小柴胡汤，加犀地、桃仁、承气皆可。如热入膀胱，少腹满，小便不利，四苓、六一，加太极为主。此实证之谵妄也。至于屡经汗下，二便已

调胸无阻滞,六脉无力,又当作神无所倚治。又有呢喃郑声,乃阴气虚极,心神失守,不可辨。呢喃者,如燕语也,郑声者,郑重频频,谬语谆谆不已也。皆极虚之象,当大剂调补阴阳,阳虚参附为主,阴虚六味为主。如热在上焦生脉散。中焦归脾汤。下焦六味地黄汤,诸养荣汤。此虚证谵语之治也。至于善忘,多因畜血乃谵妄之渐,如兼脉芤,痛有拒按处,即照畜血治,桃仁、承气,代抵当丸选用。如无畜血证,又当用双解、清化诸方也。

发 狂

发狂一证,乃阳明热极,胃实之象,急当凉下。甚有弃衣而走,登高而歌,逾垣上屋者。盖四肢为诸阳之本,阳盛则四肢实,故能登高也。《内经》以邪入于阳则狂,是皆阳明邪实之象,以增损、双解、凉膈之类下之。如无胃实,白虎、三黄、石膏、大小清凉之类清之。此皆实证治法。至于虚烦似狂,而危更胜于实狂也,病后多有此证,或余邪不尽,养心化热为要。或悲忧不已,病在肺也,生脉散。或失精不秘,病在肾也,六味地黄汤。或多郁怒,病在肝也,逍遥散。或饥饱不一,病在脾也,归脾汤。此虚烦似狂治法。更有畜血发狂,目睛红黄,舌色多黑,桃仁、承气、抵当之类,加减治之。此其大略也。

沉昏多睡

附:不寐

温邪沉昏,乃热邪入手厥阴心包,有渐入深入直入之分。渐入者,邪犯心经,人事尚清。深入心包,人事半明半昧。直入心脏,则人事全不知矣,皆极危极险之证。当于治温药中,加辛凉之品。如舌赤舌紫,苔黄苔黑,沉困昏愤,双解散,加犀角、牛黄、紫雪之类。如舌净无苔,温邪已退,余热尚存,当大养阴液,或犀角、地黄、或生料、六味地黄皆可。至其中夹痰水,夹结血,亦令沉昏,惟夹痰者,加葵、贝。夹

血者,加赤芍、桃仁。有燥屎者,加元明粉、大黄。此治沉昏之人概也。若夫温邪多睡,在未经攻下之前,舌黄脉数,此邪实也,急下则愈。或经汗下,病邪已去,六脉平和,舌苔已退,多睡,省时了了,此名复阴气,最佳之兆不可汗下,惟静养消息,勿药为佳。即或投药,当以养阴化热为主,如夹痰多睡,清化方中加葵贝。夹水加苓、半。甚者加醋炒芫花。如脾虚多睡,病后多有之,六君子、参胡三白散、归脾汤、枣仁生用。虚实既分,补泻各异,又当存乎其人也。至于不寐,在温邪初起时属邪实,每多不寐,或夜梦纷纭,皆谵妄之渐也,视邪之轻重,酌与神解、太极清之。至于病后不寐,又属肾阴不交心阳,宜六味地黄合酸枣仁汤加减。仍有痰热侵犯肝胆,当以温胆加连。或因微劳不寐,朱砂安神丸,随证酌用。

循衣摸床撮空

循衣、摸床、撮空,三证兼见,非大实即大虚之候。邪实正虚者,间亦有之,如舌赤苔黄,或舌黑起刺,谵妄神昏,脉数口渴见循衣摸床撮空者,此实证也。当用大剂双解,叠进为是。如屡经攻下后,六脉虚数,舌净无苔,日晡热甚,见循衣摸床撮空者,此虚证也,大剂生料、六味地黄,煎浓汤液,日进数斗,尽力救援,或可百救一二。如失下舌黑苔刺,鼻煤厥逆,当以大剂养阴化邪,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亦十中救半之候。若夫老人虚入,病后亡血后,正气虚极,温邪又盛,见以上三证,又当破格救援,黄龙汤,或朝服六味,暮投双解皆可。总之,三证兼见,原属败证,能审明虚实,按证施治,或可希侥幸于万一也。

身 冷

身冷与恶寒不同,恶寒是风寒外袭,皮肤恶寒,身冷是浑身肌肉皆冷,在他证属寒邪,在温证属热极。如温邪萌动,外虽肢逆身冷,

恶寒作麻，乃热邪深伏，郁极内闭，脉多沉伏，参之内证，必有咽干口苦，头眩心烦，手足心热，眼鼻喷火，睡卧不宁，尿赤烦闷，舌赤舌干等证。万不可认为寒邪，误投温表香燥，为害非浅。当以神解合太极，宣化伏邪，使伏邪外达，则厥回身热。更当消息邪之轻重，酌与双解、凉膈等方治之。如失下阴伤，病邪困里，亢极似阴，即热深厥深之旨，浑身厥冷，当审明舌色神脉，酌定虚实施治。若舌黑干燥，舌本紫赤，口渴咽燥，及筋惕肉瞤，神昏脉细等证，又当大养阴液，佐以攻邪之品，以尽人事，黄龙汤、玉女煎，加硝黄皆可选用。至于初起夹寒夹表，妄下以致邪陷身冷脉伏，又当从温化之法，宜四逆合归葛，或真武诸方参酌之。惟温病无阴证，姜、附、麻、桂，须宜慎用。然寒邪若重，自当随证参酌，不可拘滞也。

耳 聋

温邪耳聋，乃少阳邪热上壅清阳，时邪自三焦起，三焦属手少阳，无论初终，皆以神解合小柴胡，清散少阳，耳聋自愈。如病后耳聋，或肾水素虚，又当以养阴壮水为主，六味地黄汤，缓缓图治可也。

咳

咳属肺病，时邪初起，每多不咳，即有之亦兼他邪。如兼风脉浮，兼水脉软，兼燥脉涩之类，当于时邪方中看所兼何邪，加药治之。如兼风加前、桔、荆、防。兼水加茯苓、半夏。兼燥加桑叶、麦冬。更有平素阴虚，干咳无痰，一染时邪，咳必更甚。盖时邪属火，最易伤阴，当于解时邪药中，加养阴之味。至于温邪病后多咳，邪达皮毛，周身必发痠发痒，佳兆也，清养肺金自愈。甚有金被火灼，咳至失音，成痿成痲，尽心救治，痿宜复脉汤去姜、桂。痲宜泻白散。吐脓成痲，多不可治，又不可一概论也。

渴

温邪为热证，无有不渴，间有不然，或湿热相兼，或邪在血分，或夹水饮，或夹脾湿，此外无有不渴者。初起渴者，宜察病邪之轻重，渴甚则邪甚，渴轻则邪轻，双解、升降，斟酌与之。病后渴者，当审明邪之有无，渴为有余邪，不渴为无余邪，有余邪则复苏合升降。无余邪只阴虚者，参麦、六味为主。

口苦口甘

口苦口甘，同为热证，口苦在伤寒为少阳证，伤寒传足，时邪传手，手少阳三焦也。时邪困伏三焦，无有不口苦者，当于神解方中，倍加苓、莲、知、柏，或三黄石膏汤选用。至口甘为中焦热郁，盖脾胃属土，稼穡作甘，热邪熏蒸，故甘味上溢于口，此证每每舌多不燥，或口不大渴，万不可用温燥之药，于解时邪方中，加苓、连、梔子可也。

齿 燥

温邪齿燥，有邪重阴枯之分，邪重者，必兼口渴，三黄、石膏，合双解。阴枯者，或屡下后，或素本不足，非大剂六味地黄不可。

咽干咽痛

时邪咽干，乃热淫上焦，凉膈散、清化汤。若痛甚，当视其有无结否，无结以甘桔汤、清化汤。有结用凉膈散加牛子、射干之类。或起紫白泡，是为乳蛾，甚有急喉风、急喉痹证，旦发夕死，夕发旦死，不可不慎。内治时邪，双解合甘桔法治之，外证另延专司，参看可也。

汗 法

温证之汗,与伤寒不同,伤寒邪在三阳,近于肌表,每多汗解在前。温病邪伏三焦,近于内脏,每多汗解在后。然亦有不发汗而汗自出者,或其人素本阳虚,或湿盛,往往有汗而热仍不退者,大约温邪发汗,宜辛凉,不宜辛温。所有应汗之证,条例于下。

发热、恶寒、无汗,头项痛、背痛、腰痛、肩臂痛、遍身肢节痛。

吐 法

吐法古制也,今罕用之,在温病中,如邪拒上焦喘满者可吐,痰涌膈上者可吐,此外更有血结胃口,水停心下,及膈间饮证,无不可吐。成方具在,特备于后,以见古法之不可废焉。

壮盛之入,痰壅气促,脉滑胸高胸满,脉芤胸满拒按。

以上用瓜蒂散吐之,虚人参芦吐之。

下 法

温邪下法,原为泻热而设,本不拘于结粪之有无,故下不厌早。亦不拘于表证之解与未解,即便当下。盖温邪由里达表,必里气通而表汗始得,每有下至一二次,或五六次,甚至数十次者,惟以邪净而后已。至于老人虚人,正虚邪实,又当随证斟酌,或兼扶正,或兼养阴,或用导法,是又不可不知也。应下诸证列下。

急 下 证

舌干、舌强、舌卷、苔刺、苔黑、齿燥、鼻煤、胸腹满痛、狂、沉昏、身冷、发热、汗多、呃逆、有气郁、气逆不可下者,已列前条。

当 下 证

舌赤、苔黄、谵语、多言、善忘、头胀痛、烦躁、渴饮、便秘、协热下利、热结旁流。

缓 下 证

舌苔淡黄、小便短赤、潮热。

和 法

和者解也,解去热邪,即谓之和。仲景惟少阳有和法,若温病则和法多端,不可枚举。而所用之药,有辛凉解热者,有养阴化邪者,或补泻兼施,或寒热并用,化其刚暴,平其炎躁,无不谓之和。至于热在营卫者,以辛凉之味和之。热在胸膈及肠胃者,以苦寒之味和之。至于热入心包,则牛黄、紫雪。种种皆和法也。

当 和 证

寒热往来、盗汗、咽干、头眩、胸胁满、渴耳聋、小便黄、呕吐下利、心下痛、痞满心悸、大小便闭、寒热、二便自利、舌有苔。

形体瘦损、舌有苔。

热在营卫证

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

热在胸膈证

身热反减、咳、呕啰、咽干、热入血室、谵语。

热在肠胃证

便血、便脓血。

热在心包及心证

痴、狂、沉昏、多睡、舌黑久不退。

补 法

温邪属热，原无补，而有数经汗下，必待补而后愈者。当消息阴阳虚处治之，大抵时邪伤阴居多，亦有阳虚者，当斟酌施治。今将阴阳虚证，详列于下。

当补阴证

舌干无苔、舌黑无苔、耳聋、目直视、目不明、服凉药渴不止、服凉药烦热加盛、服攻下药苔更厚、服下药舌苔芒刺更甚、身体枯瘦用利药小便不通、腰膝软痿周身骨节痛不可移动、多睡、久热不退。

当补阳证

多冷汗、汗出身冷经日不回、小便清而多、大便利清谷、呕吐、用清热开导药更甚、自利用清下药更甚、痞满服正治药而热不退、舌反淡白、恶食。

四损四不足

四损者，大劳、大欲、大病、久病也。四不足者，气血阴阳也。四损由人事，四不足由天秉。然四不足，亦由四损而来。如四损、四不足之人，复感温邪，正虚邪实，极难施治。攻邪则正伤，养正则邪锢，故补泻兼施，惟在临证审明虚实，如佳局属实，内中有一二虚象可疑之处，即当吃紧照顾其虚。如全局俱虚，有一处独见实证，更当谛视斡旋其实，此治病权衡也。若夫表之而头痛身痛更甚，下之而痞满倍增，凉之而烦渴愈加，此所谓大虚有盛候也。急宜补之无疑，尤当察之以脉，如脉浮候盛大者，当审其何部无力，即是真虚处。他部诸浮盛脉，皆作假有余看，从而施治，万无一失。以上四损四不足，当以补泻兼施为善，又视明损之来由，邪之轻重，如人参败毒散、人参白虎汤、黄龙汤、竹叶石膏汤，皆补泻兼施之法也。

至于四不足，亦由四损而来，气不足者，少气不足以息，感邪虽重，反无胀满之形，凡遇此证，纵要去邪，必以养气为主，人参败毒散最妙。血不足者，面黄色晦，唇口淡白，虽宜攻利，必以养血为先，四物汤合神解散。阳不足者，肢冷体寒，泄泻夜甚，口鼻气冷，受邪虽重，反无身热苔刺烦渴，一遇此证，不可攻利，必先温补，待其虚回，实证全现，然后以治实之法治之。阴不足者，五液干枯，肌膏甲错，受邪虽重，纵宜攻利，必先养阴，待其气化津回，邪多不治自退，设有未退，酌用清利，不可早攻，愈伤阴津为戒。总之，应补应攻，存乎其人临证斟酌耳。

三 复

何谓三复，劳复、食复、自复也。劳复因病后血气未复，劳伤精神，以致夜热作烦，脉象虚数，此证在藜藿之辈，常任动劳，多无此证。惟膏粱之人，素处温饱，溺于酒色，不必大作动劳，即偶然应酬，动作起居，及梳洗沐浴之类，皆能致复，轻者静养自愈，重者必大补气血，八珍、养荣、四君、六味，参酌阴阳虚实选用。食复者，舌苔黄厚，右关脉滑，轻者损谷自愈，重者保和丸，加消导，如查、麦、枳实、青皮之类。若无故自复，乃余邪不尽，如舌上仍有黄黑苔，当酌用增损小柴胡加军。但温病之后，阴分易虚，又当慎用，加育阴之品为要。邪尽自己，急当培元，甚有复至再三者，惟斟酌病之虚实施治，方为补泻合宜，不致偏弊误人，仁心仁术，亦复何愧。

五兼十夹

五兼者，风、寒、暑、疰、痢也。十夹者，痰水、食郁、脾虚、肾虚、亡血、疝、心、胃痛、哮喘也。吴氏辨之甚详，兹不复赘。独遗燥证，如皮肤皱揭，喉干咽痛等证，当仿喻氏清燥救肺，或竹叶石膏汤，加僵蚕化邪之品。至十夹

之外,仍有夹阳虚阴虚二种,如人素秉阳虚,即冬日围炉,不觉其温,日啖姜、桂,不嫌其热,若感温邪,当视何者为重,何者为轻,如阳虚之极,邪伏之轻,当以益阳为主,透邪次之,柴胡桂姜汤,加僵、蝉、泽兰。若伏邪重极,又当兼治,大小复苏饮,加姜、桂。总以邪之轻重为端倪,甚者下之,邪去又当固正。又如阴虚者,虚阳外越,真阴内亏,甚有一病即舌干无津,脉来细数,急以大剂参麦、六味,先救垂绝之阴,佐以涤邪之品。或透或下,随证斟酌,至若受邪太重,值此阴虚,岂忍坐视不下。或于大剂养阴之中,合攻下之品,以希侥幸于万一可也。

风 温

风温一证,乃天时亢燥,火邪内郁,风邪外伏,证见发热咳嗽,咽痛面胀,舌赤心烦,甚则头眩气急,所谓风温上受,专责肺胃,治以清散,梔鼓汤、荆防败毒散,加僵、蝉、牛子主之。

时 毒

时毒一证,亦由天时厉气,风热郁于少阳阳明,作时每多耳畔高肿,轻则不热,重则恶寒发热,夹食者胸闷,阖家大小,每每传染,虽属轻恙,不可忽视。倘经敷过,致邪不化,或口腹不禁,以致热邪内陷,为害甚酷,治法亦主清散,甚则兼下。

发 肿

时邪后,面目肢体浮肿,气虚者脉软无力,补中益气汤。脾虚有水气者,小便不利,四苓、理中。食滞者心下痛,保和丸。

发 颐

时邪病后,耳后或项下,或巅顶肿者,此余热留于营血,即颐毒也。速用普济消毒饮,加荆、防。耳后加柴胡,岭顶加羌活,外以葱水浴之,不可敷贴,恐致成脓,致有他变。

发 疮 发 痿

时邪后发疮,乃热邪外达皮毛,极佳之象,清热化邪自愈,发痿乃荣血伤也,吴氏养荣汤。

发 蒸

蒸乃余邪留于阴分,当看有无邪否。如余邪不尽,仍当攻邪,佐养阴之品,神解、复苏药用。如纯无邪者,方可养阴,六味地黄为主。

索 泽

温邪索泽之证,多因失治,或误投香燥,温散之剂,真阴受伤,致邪难化,多在病后。其证身体枯瘦,皮肤甲错,消索而不润泽也,皆缘阴液为热所耗,肌肤失其濡,筋骨失其荣,或证现潮热咳嗽,吐沫吐脓,或脾急不食,渐渐羸瘦,骨立而死。若早进六味地黄丸,及吴氏诸养荣法,兼潮热者,银甲散,血虚者,全鳖膏,肺损者,百合固金汤,或可挽回。至于善后,惟有薄滋味,不助热邪。慎起居,勿伤血气。不可徒恃药饵,以滋蔓延。

急 发 证

夫证有缓急,犹天地之有常变,处常如和风甘雨,证之和缓者然。处变如狂风疾雨,证之暴急者然。观于天地之常变,而证之缓急,思过半矣,惟瘟疫一证,不同他证,不循六经,

难以窥测，故有缓急之殊。缓发者，多延时日，用药颇可消息。惟急发者，每每仓猝，不及提防，甚至朝为平人，暮为病鬼，虽有良工，其如走马之势何，是以业医者，当细以研究。其于证之急者，能早辨之，不致夭人性命，是即回天再造之手也。谨将急证形情，略举数则，以便阅者，易于明白。

一 早间发热，午即舌黑，神识不清者。增损、双解，大剂叠进，方能有救。

陡然如醉如痴，神情恍惚，六脉全伏，舌色紫赤者，胁胸背痛者，邪伏最深，趁此初萌，先与神解合太极升降。或败毒加大黄、滑石等药。俟邪势向表，可与败毒，加梔、豉、人中黄，或凉膈。

初病即头痛如破，身痛如杖，腰痛如折者，即用神解、败毒、九味、羌活皆可。

一 初病即神昏不语，有似中风，甚至手足抽掣，半身不遂者，其人平素必有痰火气郁之证，与邪并作，可与清化汤。兼痰者，可加白芥子、莱菔子。兼火者，加酒炒熟大黄。兼气者，加乌药、青皮、野玉金，或凉膈散。

一 初病即狂妄不识人者，急与败毒，加犀、连、大黄。甚者双解，或凉膈，加人中黄。

一 陡然阻厥，如气厥气阻，脉象全伏，神解、清化、四七选用。舌紫赤者，清化汤加白薇，邪势发作，增损双解散下之。

一 小儿突然惊搐不醒，少定又惊，或一连数十次者，参之舌干舌赤舌黑，头重不立者，即是温病极重之候。初起宜用清化汤，加羚羊，或珠黄散，合加味太极丸。沙痘常有此证，宜用大无比散，和加味太极丸。药用神解散，加羌活、人黄。

一 妇人或壮热神昏，崩下不止者，此邪热入胞中，舌必干红，或黑或紫赤，宜用神解散、黄连解毒汤，加生地。

一 面色青缩者，舌必紫赤，苔或白黄，口有臭气，或小便短赤，脉或沉伏而数，此邪伏极重，初宜清化汤，继用增损双解散。

一 或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者，舌必紫赤，

二 黄石膏汤，加大黄、铁落。

无故吐血者，脉或数大，舌或紫赤，抽薪饮、清化汤，加生地、泽兰、归芍。

无故霍乱者，舌色干红，清化汤、定中汤，加芦根。若舌本淡，舌苔白，又宜藿香正气散。

一下痢不止，舌赤脉数者，荆防败毒加芩，或双解散。此通因通用法也。

缓 发 证

温邪之急发者，前条申明，惟缓发者，其始悠悠戚戚，若无大苦，现证与温邪殊不相类。医者不察，见病治病，屡药不效，迨至旬日，或半月后，病邪陡然猖獗，即成燎原之势。甚至热邪内溃，谵妄神昏，舌刺呃逆，循衣撮空，危证叠现，斯时即有对证之药，极力救之，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矣。惟能早辨其证，治其萌蘖，或有兼夹，先治兼夹，使邪得外达，正气不伤，庶可保全。今将缓法证治列下，俾业医者，熟习胸中，不致临证误治，斯为尽善尽美之道也。

一 初起不熬恶寒，时作时止，舌苔白者，荆防败毒散。舌白如膩粉者，宜服达原饮、藿香正气散、梔豉汤。虚人人参败毒散。阴虚归葛饮。临证选用。

一 恍惚如醉如痴者，舌或干红，或咽干口不渴，或头眩而不自知其苦者，宜用神解散、清化汤、升降散，消息之。

一 恶食不渴，如湿痰者，而心内作烦，舌尖泛红者，初起夹寒食者，藿香正气散，加羌、防、芍、芷之类。俟寒食退，再照温例治之。

一 咳嗽咽痛，如风热者，参之脉数舌赤，清化汤、升降散、甘桔汤，加牛子、薄荷。

一 偶然失血一二口，如内伤者。

一 胸闷胁胀，如气郁香。

一 胃痛胸痛，及肋肋肚腹痛，有似气逆夹寒者。

一 呕吐痰水，如霍乱者。

- 头眩头痛者。

- 面色青黄,饮食不为肌肉者。

一兼夹风寒,舌先有浇白苔,舌本或淡或红,伏邪发动,舌必红紫。

一兼夹暑湿,舌或白腻,或净赤无苔。

一兼夹饮食,舌苔粗厚,口有积气,舌本红赤。

温邪坏证纪略

一 温邪失治,变生肿胀喘满者,多死不治。

一 温邪初起,精神异常者,不治。

一 温邪萌作,即身痛神昏,肢逆脉伏,面色晦滞,变生仓猝。

一 温邪一病口臭喷人,舌黑脉代者死。

一 温邪初病,腰痛身疼,脉伏神昏,咽燥不语者,乃邪闭之候,死期最速。

一 温邪失治,久延潮热羸瘦,有似怯证者不治。

一 温邪失治,热久伤阴得能发疮发疹者生。

妇人

经期、妊娠、产期

妇人温证,治法与男子异者,经期、妊娠、产后之别。经候适来,温邪恰受、血为邪遏,多致腹痛胀满,治温法中,加桃仁、红花、元胡、丹皮、鳖甲之类。经候适去,血室空虚,邪因乘入,多致谵妄舌黑,神昏潮热,又当以增损小柴胡,加养阴之品。如患温时,经自行,热随血泄,只治其温,经行自己。至妊娠之妇,一受温邪,胎为热伤,热在必下,胎下母亦难全。处此危急之际,不妨向病家说明原委,急当速彻其热,以希侥幸,往往如此施治,不但胎不下堕,而反安然无事。岐伯曰:有故无陨,亦无陨也,诚哉此言。而吴又可又有悬钟之喻,于理更

切。要之此时下胎亦堕,不下胎亦堕,然下之胎堕,母犹可救十中二三。不下则母无生理,胎亦焉能独存。同一胎堕,较之此善于彼,自当尽力援之,双解散,及增损大柴胡,皆可选用。更有妊娠,一病舌即干红,或黑或燥,此属温邪太重,非大剂重剂,不能破格救人,惟减芒硝一味。亦有胎死腹中,又非硝不能下也。尤宜向病家申明再用,勿致貽谤为要。至于幸与不幸,天也命也,人事不可不尽也。若产后受邪,较胎前更难施治,缘气血早亏,温邪直入难化,此时攻不可,补亦不可。惟审明证候,以固本为主,去邪佐之。邪轻大小复苏,神解合四物。邪重以复苏为主,攻邪如升降太极,至于散手攻利则不可。若果邪热深重,一病神昏舌干,势有燎原之危,又非大剂凉下,不能有济。或兼扶元,或佐育阴,总俟临证采酌,攻补得宜,庶为美善兼尽。

小 儿

小儿温证,与大人异者,肌肤柔脆,脏腑娇嫩,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一受温邪,两阳合并,多致抽搐似惊,实非惊也。缘温乃热邪,最易伤阴,阴伤血燥,风自内生,是以扎眼摇头,吐舌擦唇,苔黑鼻煤,渴饮气促,人事昏沉,以上种种现证,温病常有,而惊证实无也。若作惊治,万无一生,照温热例治,十全八九。予一见此证,常以加味太极丸、紫雪合神解散,加犀、羚、膏、连,获效如响。此等证尤易惊骇惑人,病家仓皇之际,每招无师之姬,一见如此光景,即以衣针挑放,偶有见效,以为应手居奇。殊不知《内经》原有刺穴泻热之旨,然而仓皇之时,得比稍安人心,尚属可嘉。间有不然之人,身带无名之药,重价售服,反谤正治之非。而世之病家,相沿受惑者比比,纵有明哲之辈,多易堕其术中,良可悲夫。不思惊证从无鼻煤苔黑等证,以此为辨,万不失一。

温证指归 卷三

清 江宁 周杓元澹然子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方 剂

神解散 温病初觉，憎寒体重，壮热头痛，四肢无力，偏身酸痛，口苦咽干，胸腹满闷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一钱 蝉蜕五个 神曲三钱
金银花二钱 生地二钱 木通 车前子炒，研
黄芩酒炒 黄柏盐水炒 黄连 桔梗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冷黄酒半小杯，蜜三匙，和匀冷服。

此方之妙，不可殚述，温病初觉，但服此药，俱有奇验。外无表药，而汗液流通，里无攻药，而热毒自解。有斑疹者即现，而内邪悉除，此其所以为神解也。

清化汤 温病壮热憎寒休重，舌燥口干，上气喘吸，咽喉不利，头面猝肿，目不能开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十个 金银花二钱
泽兰叶二钱 广皮八分 黄芩二钱 黄连
炒梔 连翘去心 龙胆草酒炒 元参 桔梗各一钱 白附子泡 甘草各五分

大便实，加酒大黄四钱 咽痛，加牛蒡子炒研，一钱

头面不肿，去白附子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其方名清化者，以清邪中于上焦，而能化之，以散其毒也。芩、连、梔、翘，清心肺之火，元参、橘、甘，清气分之火，胆草清肝胆之火，而且沉阴下行，以泻下焦之湿热，僵蚕、蝉蜕，散肿消毒，定喘出音，能使清阳上升，银花清

热解毒，泽兰行气消毒，白附散头面风毒，桔梗清咽利膈，为药之舟楫，蜜润脏腑，酒性大热而散，能引诸凉药至热处，以行内外上下，亦火就燥之意也。其中君明臣良，佐使同心，引导协力，自使诸证悉平矣。

芳香饮 温病多头痛身痛，心痛胁痛，呕吐黄痰，口流浊水，涎如红汁，腹如圆箕，手足搐搦，身发斑疹，头痛舌烂，咽喉痹塞等证。怪怪奇奇，不可名状，皆因肺胃火毒不宜，抑郁而成。治法急宜大清大泻，但有气血损伤之人，遽用大寒大苦之剂，恐火转闭塞而不达，是害之也。此方主之，其名芳香者，以古人元已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重涤秽也。

元参一两 白茯苓五钱 石膏五钱 蝉蜕全十二个 白僵蚕须炒，三钱 荆芥三钱 天花粉三钱 神曲炒，三钱 苦参一钱 黄芩二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达原饮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黄芩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五分

本方加羌活一钱，柴胡一钱，葛根二钱，即三消饮。

九味羌活汤

羌活 防风 苍术各钱五分 白芷 川芎 黄芩 生地 甘草各一钱 细辛五分

加生姜、葱白煎。

藿香正气散

藿香一钱 大腹皮五分 紫苏一钱 甘草五分 桔梗一钱 陈皮八分 茯苓一钱 白术 厚朴 半夏曲各一钱 白芷五分

加姜、枣煎。

梔鼓汤

豆豉 梔子等分

本方加葱一握，名葱白香鼓汤。

荆防败毒散

荆芥 防风 枳壳 桔梗 柴胡 前胡
茯苓 甘草 羌活 独活 川芎 薄荷各
等分

加生姜煎。

本方去荆、防，加人参，名人参败毒散。

本方加厚朴、陈皮、僵蚕、蝉蜕、藿香，名
消风败毒散。

普济消毒饮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各五钱 玄参 甘草
桔梗 柴胡 陈皮 牛蒡 板蓝根 马勃
连翘 薄荷各钱 僵蚕 升麻各七分

本方加蝉蜕、梔子、酒大黄、蜜酒，即增损
普济消毒饮。

归葛饮

当归 葛根等分

防风通圣散

大黄酒蒸 芒硝 防风 荆芥 麻黄
炒梔 白芍炒 连翘 川芎 当归 薄荷
白术各五钱 桔梗 黄芩 石膏各一两 甘草
二两 滑石三两

加姜、葱煎。

增损双解散 温病主方，温毒流注，无所
不至，上干则头痛面肿；注于皮肤，则斑疹疮
疡；壅于肠胃，则毒利脓血；伤于阳明，则腮脸
肿痛；结于太阴，则腹满呕吐；结于少阴，则喉
痹咽痛；结于厥阴，则舌卷囊缩。此方解散阴
阳内外之毒，无所不至矣。

白僵蚕酒炒，三钱 全蝉蜕十二枚 广姜黄
七分 防风一钱 薄荷叶一钱 荆芥穗一钱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黄连一钱 连翘去心，一钱
梔子一钱 黄芩二钱 桔梗二钱 石膏六钱
滑石三钱 甘草一钱 大黄酒浸，二钱 芒硝
二钱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三匙，黄酒半酒

杯，和匀冷服。

栗山曰：温病本末，身凉不渴，小便不赤，
脉不洪数者，未之有也。河间以伤寒为杂病，
温病为大病，特立双解散，以两解温病表里之
热毒，以发明温病与伤寒异治之秘奥。其见高
出千古，深得长沙不传之秘，且长沙以两感为
不治之证，伤寒病两感者亦少。一部《伤寒
论》，仅见麻黄附子细辛汤一证，惟温病居多，
以温病咸从三阴发出一阳，乃邪热亢极之证，
即是两感。惜长沙温病方论散佚不传，幸存刺
五十九穴一法，惟河间双解散，解郁散结，清
热导滞，可以救之。必要以双解为第一方信
然，予加减数味，以治温病，较原方尤觉大验。
惟麻黄春夏不可轻用，古方今病不可过执也。
所以许学士有云：读仲景之书，学仲景之法，
不可执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旨哉斯
言，河间双解三黄，俱用麻黄，仍是牵引叔和
旧说，盖温病热郁，自里达表，亦宜解散，但以
辛凉为妙

凉膈散

连翘二钱 大黄 芒硝 甘草各四钱 黄
芩 炒梔 薄荷各二钱 竹叶三十片
蜜煎，去渣服

加味凉膈散 温病主方，栗山曰：余治温
病，双解、凉膈，愈者不计其数。若病大头、瓜
瓤等温，危在旦夕，数年来以二方救活者，屈
指以算，百十余人，真神方也。其共珍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二枚 广姜黄
七分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梔子二钱 连翘去
心 薄荷 大黄 芒硝各三钱 甘草一钱 竹
叶三十片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酒冷服，胸中热
加麦冬，心下痞加枳实，呕渴加石膏，小便赤
数加滑石，满加枳实、厚朴。

连翘、荷、竹，味薄而升浮，泻火于上。芩、
连、梔、姜，味苦而无气，泻火于中。大黄、芒
硝，味厚而咸寒泻火于下。僵蚕、蝉蜕，以清化
之品，涤疵疢之气，以解温毒。用甘草者，取其
性缓而和中也。加蜜酒者，取其引上而导下

也。

升降散 温病亦杂气中之一也，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者，此方主之。如头痛眩暈，胸膈胀闷，心腹疼痛，嘔嘔吐食者；如内烧作渴，上吐下泻，身不发热者；如憎寒壮热，一身骨节酸痛，饮水无度者；如四肢厥冷，身凉如冰，而气喷如火，烦躁不宁者；如身热如火，烦渴引饮，头面猝肿，其大如斗者；如咽喉肿痛，痰涎壅盛，滴水不能下咽者；如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如斑疹杂出，有似丹毒风疮者；如胸高肋起胀痛，呕如血汁者；如血从口鼻出，或目出，或牙缝出，毛孔出者；如血从大便出，甚如烂瓜肉，屋漏水者；如小便涩淋如血，点滴作疼，不可忍者；如小便不通，大便火泻无度，腹痛肠鸣者；如便清泻白，足重难移者；如肉腠筋惕者；如舌卷囊缩者；如舌出寸许，绞扰不住，音声不出者；如谵语狂乱，不省人事，如醉如痴者；如头痛如破，腰痛如折，满面红肿，目不能开者；如热盛神昏，形如罪人，哭笑无常，目不能闭者；如手舞足蹈，见神见鬼，似风癫狂者；如误服发汗之药，发为亡阳之证，而发狂叫跳，或昏不识人者。外证不同，受邪则一，凡未曾服过他药者，无论十日半月一月，但服此散，无不辄效。

白僵蚕酒炒，二钱 全蝉蜕去土，一钱 广姜黄去皮，三分 川大黄生，四钱

称准，上为细末，各研匀，病轻者分四次服，每服重一钱八分二厘五毫，用黄酒二匙，蜂蜜五钱，调匀冷服，中病即止。病重者分三次服，每服重二钱四分三厘三毫，黄酒三匙，蜜七钱五分，调匀冷服。最重者分二次服，每服重三钱六分五厘，黄酒二匙，蜜一两，调匀冷服。一时无黄酒，稀熬酒亦可，断不可用蒸酒，胎产亦不忌，用蜜丸，名太极丸。服法同前，轻重分服，用蜜酒调匀送下。

栗山曰：温病总计十五方，轻则清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则泻之，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

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而升降散、其总方也。轻重皆可酌用，察证切脉，斟酌得宜，病之变化，治病之随机应变，又不可执方耳。按处方必有君臣佐使，而又兼引导，此良工之大法也。是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引，蜂蜜为导，六法俱备，而方乃成。窃尝考诸本草，而知僵蚕味辛苦气薄，喜燥恶湿，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从治膀胱相火，引清气上朝于口，散逆浊结滞之痰也。其性属火，兼上与木，老得金水之化，僵而不腐，温病火炎上燥，焚木烁金，得秋分之金气而自衰，故能辟一切佛郁之邪气。夫蚕必三眠二起，眠者病也，合簿皆病，而皆不食也。起者愈也，合簿皆起，而皆能食也。用此而治合家之温病，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君。夫蝉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出粪土之中，处极高之上，自甘风露而已，吸风得清阳之真气，所以能祛风而胜湿。饮露得太阴之精华所以能涤热而解毒也。蜕者退也，盖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蝉之脱然无恙也。亦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臣。姜黄味辛苦，大寒无毒，蜜人生啖，喜其祛邪伐恶，行气散郁，能入心脾二经，建功辟疫，故为佐。大黄味苦，大寒无毒，上下通行，盖亢甚之阳，非此莫抑，苦能泻火，苦能补虚，一举而两得之，人但知建良将之大功，而不知有良相之硕德也，故为使。米酒性大热，味辛苦而甘，令饮冷酒，欲其行迟传化，以渐上行头面，下达足膝，外周毛孔，内通脏腑经络，驱逐邪气，无处不到，如物在高巅，必夺飞冲举以取之，物在远方及深奥之处，更必迅奔探索以取之，且喜其和血养气，伐邪辟恶，仍是华陀旧法，亦屠苏之义也，故为引。蜂蜜甘平无毒，其性大凉，主治丹毒斑疹，腹内留热，呕吐便秘，欲其清热润燥，而自散温毒也，故为导。盖蚕食而不饮，有大便，无小便，以清化而升阳。蝉饮而不食，有小便无大便，以清虚而散火，君明臣良，治化出焉。姜

黄辟邪而靖疫,大黄定乱以致治,佐使同心,功绩建焉。酒引之使上行,蜜润之使下导,引导协力,远近通焉。补泻兼行,无偏胜之弊,寒热并用,得时中之宜。所谓天有覆物之功,人有代覆之能,其洵然哉。是方不知始自何氏,兹改分两,变服法,名为赍赈散。用治温病。服者皆愈,以为当随赈济而赍之也。予更其名曰升降散,盖取僵蚕、蝉蜕升阳顺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又名太极丸,以太极本无极,用治杂气无声无臭之病也。予用此散,救大证、怪证、坏证、危证,得愈者不可数计。更将此方传施亲友,全活甚众,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耳。名曰升降,亦双解之别名也。

加味太极丸 小儿温病主方,凡治温病,皆可随证酌用。

白僵蚕二钱,酒炒 全蝉蜕去上,一钱 广姜黄三分 川大黄四钱 天竺黄一钱 胆星一钱 冰片一分 加西牛黄二分更妙

上七味称准,为细末,糯米浓汤和丸,如芡实大,冷黄酒和蜜泡化一丸,冷服,薄希熬酒亦可。

大柴胡汤

柴胡一钱 半夏姜汁炒,一钱半 黄芩二钱 白芍一钱 枳实麸炒,一钱 大黄酒浸,二钱 生姜二钱 大枣一枚

水煎服。

增损大柴胡汤 温病热郁腠理,以辛凉解散,不至还里而成可攻之证,此方主之。乃内外双解之剂也。

柴胡一钱 薄荷二钱 陈皮一钱 黄芩二钱 黄连一钱 黄柏一钱 栀子一钱 白芍一钱 枳实一钱 大黄二钱 广姜黄七分 白僵蚕酒炒,二钱 全蝉蜕十个

呕加生姜二钱,水煎去渣,入冷黄酒一两,蜜五钱,和匀冷服。

小柴胡汤

柴胡一钱 黄芩二钱 半夏二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本方加僵蚕、蝉蜕,即增损小柴胡汤。

加味六一顺气汤

僵蚕二钱 蝉蜕一钱 大黄二钱 芒硝 柴胡 黄连 白芍各一钱 甘草五分 厚朴 枳实 黄芩各一钱

蜜导法

用蜜熬如饴,捻作挺子,掺皂角末,乘热纳谷道中。或用猪胆汁醋和,以竹管插肛门中,将汁灌入,顷当大便,名猪胆汁导法。

谓胃承气汤

大黄酒浸,三钱 芒硝三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服。

养荣承气汤

知母 当归 芍药 生地黄 大黄 枳实 厚朴各一钱

加姜煎。

解毒承气汤

僵蚕二钱 蝉蜕一钱 黄芩 黄连 黄柏 栀子 枳实 厚朴各一钱 大黄二钱 芒硝一钱

五味消毒饮

金银花三钱 野菊花 蒲公英 紫花地丁 紫贝天葵子各一钱二分

火齐汤即三黄汤

黄柏 黄芩 黄连等分

三黄石膏汤

石膏两半 黄芩 黄柏 黄连各七钱 栀子三十个 麻黄 淡豉各二合

本方去麻黄,加僵蚕、蝉蜕、薄荷、栀子等分,入蜜酒服,即增损三黄石膏汤。

三黄泻心汤

汤液论有黄芩,保命集有甘草 大黄 川黄连

以麻沸汤渍之,顺臬绞去滓,温服。

竹叶石膏汤

竹叶二钱 石膏四钱 麦冬去心,二钱 半夏二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二钱 梗米二钱

水煎温服。

白虎汤

石膏半斤，八钱 知母三钱 甘草半斤，一钱半
梗米一钱 竹叶三十片
水煎冷服，加人参一钱五分，名人参白虎汤。加苍术一钱，名苍术白虎汤。

黄连解毒汤

黄连 黄芩 黄柏 栀子各一钱
水煎冷服。

玉女煎

熟地五钱 牛膝钱半 石膏五钱 知母钱半
麦冬去心，二钱
水煎服。

犀角地黄汤

怀生地六钱 白芍四钱 牡丹皮三钱 犀角一钱，磨汁或末入
水煎，入犀汁服。

犀角大青汤

犀角二钱，为末或磨汁对汤服 大青或以青黛代之 元参各三钱 升麻 黄连 黄芩 黄柏 栀子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煎去渣，入犀角汁、童便，冷服。一方加白僵蚕酒炒三钱，蝉蜕十个全，更妙。
大便秘加大黄。

二陈汤

半夏姜汁制，二钱 陈皮一钱 白茯苓一钱半 甘草一钱 生姜一钱
水煎温服。
本方加竹茹、枳实，名温胆汤。

导赤散

生地黄 木通各三钱 淡竹叶 甘草梢各一钱
水煎温服。

导赤泻心汤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栀子姜汁炒黑 知母盐酒拌炒 犀角磨汁另入 人参 麦冬 茯神去木 甘草生，各二钱 滑石二钱 灯心三分 生姜二钱 大枣一枚
水煎温服。

大清凉散 温病表里三焦大热，胸满胁

痛，耳聋目赤，口鼻出血，唇干舌燥，口苦自汗，咽喉肿痛，谵语狂乱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一个 全蝎去毒，二个 当归 生地酒洗 金银花 泽兰各一钱 泽泻 木通 车前子炒研 黄连姜汁炒 黄芩 栀子炒黑 五味子 麦冬去心 龙胆草酒炒 丹皮 知母各一钱 甘草半斤钱

水煎去渣，入蜂蜜三匙，冷米酒半小杯，童便半小杯，和均冷服。

此方通泻三焦之热，其用童便者，不及自己小便之佳。《素问》曰：轮回酒。《纲目》曰：還元汤。非自己小便，何以谓之轮回，何以谓之還元乎？夫以己之热病，用己之小便，入口下咽，直达病所，引火从小水而降甚速也。此古人从治之法，惜愚夫愚妇未曾晓也，甚且嘲而笑之，眼见呕血人，接自己小便饮一二碗立止，非其明验乎。

小清凉散 温病壮热，烦躁头重，面赤咽喉不利，或唇口颊腮肿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炒，三钱 蝉蜕十个 银花 泽兰 当归 生地各二钱 石膏五钱 黄连 黄芩 栀子酒炒 牡丹皮 紫草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冷服。

黄连清心火，亦清脾火，黄芩清肺火，亦清肝火，石膏清胃火，亦清肺火，栀子清三焦之火，紫草通窍和血，解毒消胀，银花清热解毒，泽兰行气消毒，当归和血，生地、丹皮凉血，以养阴而阳退也。僵蚕、蝉蜕为清化之品，散肿消郁，清音定喘，使清升浊降，则热解而证自平矣。

大复苏饮 温病表里大热，或误服温补和解药，以致神昏不语，形如呆人，或哭笑无常，或手舞足蹈，或谵语骂人，不省人事，目不能闭者，名越经证。及误服表药而大汗不止者，名亡阳证。并此方主之。

白僵蚕三钱 蝉蜕十个 当归三钱 生地二钱 人参 茯神 麦冬 天麻 犀角磨汁入汤和服 丹皮 栀子炒黑 黄连酒炒 黄芩酒炒 知母 甘草生，各一钱 滑石二钱

水煎去渣,入冷黄酒、蜜、犀角汁,和匀服。

小复苏饮 温病大热,或饱服发汗解肌药,以致谵语发狂,昏迷不省,躁热便秘,或饱食而复者,并此方主之。

白僵蚕三钱 蝉蜕十个 神曲三钱 生地钱 木通 车前子炒,各二钱 黄芩 黄柏

梔子炒黑 黄连 知母 桔梗 牡丹皮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三匙,黄酒半小杯,小便半小杯,和匀冷服。

大分清饮

茯苓 泽泻 木通各二钱 猪苓 梔子或倍之 枳壳 车前子各一钱

水一碗,煎八分,温服。

小分清饮

茯苓二、三钱 泽泻二、三钱 苡仁二钱 猪苓一钱 枳壳一钱 厚朴一钱

水一盅半,煎七分服。

抽薪饮

黄芩 石斛 木通 梔子 黄柏各一钱 分 枳壳一钱 泽泻钱半 细甘草三分

水一盅半,煎七分,温服。

玉屏风散

黄芪蜜炙 防风各一钱 白术炒,二钱

水一盅,姜三片,煎服。

神术散

苍术 防风各二钱 炙草一钱

本方去防风、炙草,加黄柏一钱,即二妙散。

大青龙汤

麻黄四钱 桂枝二钱 甘草炙,二钱 杏仁泡去皮尖,十枚 石膏八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一枚

小青龙汤

麻黄二钱 桂枝二钱 白芍二钱 半夏二钱四分 五味子一钱 细辛一钱 干姜一钱 甘草炙,一钱

越婢汤

麻黄六钱 石膏八钱 炙草一钱 姜三片

香薷饮

香薷一钱 生扁豆一钱 厚朴炒,一钱

黄龙汤 治胃实失下,虚极热极,循衣撮空,不下必死者。

入参钱半 熟地三钱 当归二钱 大黄酒浸,二钱 芒硝二钱 枳实一钱 厚朴一钱五分

小陷胸汤

黄连一钱五分 半夏三钱 瓜蒌一个

保和丸

山楂三两 神曲 半夏 茯苓各一两 会皮 莱菔子 连翘各五钱

面糊为丸。

抵当汤

水蛭一升,猪脂熬黑 虻虫三十,去头足翅 桃仁一升,去皮尖研 大黄四两,酒浸

蜜丸。

代抵当丸

大黄酒洗,四两 芒硝 穿山甲蛤粉炒 夜明砂淘焙 莪术酒炒 肉桂去皮 当归尾酒蒸各一两 红花酒炒,七钱 桃仁不去皮尖用七十二粒,另研

蜜丸。

桃仁承气汤

桃仁连皮尖,十五个 桂枝三钱 大黄酒浸,四钱 芒硝二钱 甘草炙,一钱二分

茵陈蒿汤

茵陈蒿二钱 梔子三钱 大黄五钱

本方加桂枝、白术、茯苓、泽泻、猪苓,即茵陈五苓散。

六一散

即天水散

滑石六钱 甘草一钱

本方加朱砂,即益元散。

四苓散

白术 泽泻 猪苓 茯苓等分

本方去白术,加阿胶、滑石,即猪苓汤。

橘皮竹茹汤

橘皮五钱 竹茹一钱 沙参一钱 炙草五钱 半夏一钱 陈皮一钱 麦冬一钱 赤苓二钱 加姜 枣煎。

橘皮半夏汤

橘皮 半夏等分

加生姜煎。

大半夏汤

半夏 人参等分 白蜜

小半夏汤

半夏 生姜等分

瓜蒂散

甜瓜蒂炒黄 赤小豆等分

为末，热水二盅，入淡豆豉三钱煎一盅，去渣和药末一钱温服。或用参芦煎汤热服，以指探吐。

参胡三白散

人参一钱半 白术一钱半 柴胡二钱 白芍一钱半 白茯苓一钱半

清燥养荣汤

知母 天花粉 当归身 白芍 甘草 生地汁 陈皮等分

加灯心煎

柴胡清燥汤

柴胡一钱 黄芩一钱 陈皮一钱 甘草五分 花粉一钱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五分 生地一钱 知母一钱五分

加生姜、大枣煎

清燥救肺汤

桑叶三钱 人参一钱 麻仁一钱 炙草一钱 枇杷叶二片 阿胶一钱 麦冬二钱 杏仁一钱 煅石膏一钱

当归六黄汤

当归 炙芪 黄柏 黄芩 黄连 生地 熟地等分

定中汤

雄黄 黄土等分

逍遥散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柴胡三分 茯苓一钱 白术一钱 甘草五分 薄荷三分 姜一片

越鞠丸

川芎五分 苍术二分 香附五分 山栀八分 神曲一钱

归气饮

熟地一钱 茯苓二钱 扁豆一钱 炮姜五分 丁香三分 藿香一钱 炙草五分 会皮一钱

代赭旋覆汤

代赭石一钱 旋覆花五分 人参五分 半夏一钱 干姜一钱 大枣五个

四七汤

半夏一钱 厚朴一钱 茯苓一钱 苏子一钱 姜 枣

仓廩汤

人参五分 茯苓一钱 甘草五分 枳实一钱 桔梗一钱 柴胡五分 前胡一钱 羌活三分 独活一钱 川芎五分 薄荷五分 姜 片 陈仓米一钱

酸枣仁汤

酸枣仁一钱 甘草五分 知母一钱 茯苓一钱 川芎五分

四逆散

柴胡五分 炙甘草五分 芍药一钱 枳实八分

柴胡桂姜汤

柴胡一钱 桂枝五分 干姜五分 黄芩五分 牡蛎一钱 括楼一钱 甘草五分

甘桔汤

桔梗一钱 甘草一钱

独参汤

附参茸膏
人参轻重酌用 加鹿茸等分熬膏，即参茸膏。

参附汤

人参 附子轻重酌用

术附汤

白术 附子轻重酌重

真武汤

茯苓一钱 白术一钱 芍药一钱 附子一钱 生姜一片

四君子汤

人参二钱 茯苓一钱 白术一钱 甘草五

六君子汤

人参一钱 茯苓一钱 白术一钱 甘草五

分 半夏 陈皮各一钱二分

香薷六君子汤

木香五分 薏仁五分 人参二钱 茯苓一钱
钱 甘草五分 陈皮一钱 半夏一钱 白术一钱

柴芍六君子汤

柴胡二钱 白芍一钱 人参二钱 茯苓一钱
钱 甘草五分 白术一钱 半夏一钱 陈皮一钱

金水六君子煎

熟地二钱 当归一钱 半夏一钱 陈皮一钱 茯苓各一钱
钱 甘草五分

四物汤

川芎五分 当归一钱 地黄三钱 芍药一钱
钱

八珍汤

川芎 当归各一钱 地黄三钱 芍药一钱
人参一钱 茯苓一钱 白术一钱 炙甘草五分
分

十全大补汤

地黄三钱 芍药一钱 当归一钱 川芎五分
分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 茯苓一钱 甘草一钱
黄芪一钱 肉桂一钱

补中益气汤

黄芪一钱 陈皮一钱 升麻五分 柴胡五分
分 人参一钱 甘草五分 当归一钱 白术一钱

补阴益气煎

熟地三钱 山药一钱 白术一钱 陈皮一钱
钱 升麻五分 柴胡五分 人参一钱 甘草五分
当归一钱

理中汤

人参一钱 甘草五分 白术一钱 黑姜五分
分

理阴煎

人参一钱 甘草五分 白术一钱 黑姜一钱
钱 熟地二钱

小建中汤

芍药三钱 肉桂五分 炙甘草五分 大枣二个
个 饴糖一酒杯 煨姜五分

黄芪建中汤

黄芪二钱 芍药三钱 肉桂一钱 煨姜五分
分 甘草五分 大枣二个 饴糖一酒杯

归脾汤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 黄芪一钱 当归一钱
钱 炙甘草五分 茯神一钱 远志一钱 酸枣仁五分 木香五分 龙眼肉五分 姜一片 枣一个

复脉汤

肉桂五分 炙草五分 麦冬二钱 生地三钱
钱 麻仁二钱 阿胶一钱

加姜、枣煎。

泻白散

桑皮一钱 地骨皮一钱 甘草五分 粳米一钱

生脉散

麦冬二钱 五味一分 人参一钱

六味地黄汤

地黄八钱 山萸四钱 山药四钱 丹皮三钱
钱 茯苓三钱 泽泻二钱

本方加麦冬、五味，即麦味地黄汤。加知母、黄柏，即知柏地黄汤。

资生丸

人参五钱 白术八钱 藿香三钱 薏仁一钱
钱 黄连一钱 查肉五钱 陈皮四钱 桔梗一钱
山药五钱 苡仁五钱 建莲六钱 芡实五钱
神曲五钱 茯苓四钱 麦芽五钱 炙甘草五钱
钱 扁豆四钱 泽泻四钱

参苓白术散

人参 白术 陈皮 茯苓 扁豆 山药各一钱 甘草五分 建莲一钱 砂仁五分 苡仁一钱 桔梗一钱 大枣二个

朱砂安神丸

川连五分 归身一钱 生地二钱 生草五分
分 琥珀一钱 犀角一钱 枣仁一钱 远志一钱
元参一钱 辰砂五分 白茯苓一钱

大无比散

辰砂 滑石 生草 雄黄等分

全鳖膏

熟地二两 生地二两 天冬二两 麦冬二两
知母二两 丹皮二两 地骨皮二两 鳖甲一斤

百合固金汤

熟地一钱 生地二钱 元参二钱 贝母一钱
钱 桔梗一钱 甘草五分 麦冬一钱 芍药一钱

当归 一钱

银甲散

银柴胡 二钱 鳖甲 一钱

金汁

粪清绞汁，以陈为佳。

绿豆汁

绿豆熬汁，以清为佳。

雪梨浆

大梨汁，以成浆为度。

紫雪

黄金 一两

用水 三斗，先煮一斗，旋添煮至一斗为度，去金取汁，煮下项药。

石膏 寒水石如无真者，元精石代之 磁石醋
煨 白滑石各五两

上四味捣，入前汁中，煮至五升，入下项药。

乌犀角镑 羚羊角镑青木香切 沉香研，

各五钱 黑参切 升麻各一两六钱 生甘草八钱

丁香捣碎，一钱

上八味，入前汁中，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入下项药。

芒硝 一两 焰硝 二两

上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捶搅不住手，候有七合半，投在水盆中半日欲凝，入下项药。

朱砂研细水飞净，五钱 麝香当门子研，一钱
一分

上二味，入前药中搅匀，勿见火寒之二日，候凝结成霜紫色，铅罐收贮，每服一分至二分。杵细冷水或薄荷汤调下，小儿以意量减。

珠黄散

珍珠 二分 牛黄 二分 川贝 六分 辰砂 二
分

温证指归 卷四

清 江宁 周杓允澹然子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医 案

丁巳春二月初旬,有何姓子,患温病初起,舌即干红,身次不支,神情恍惚,余诊之曰:此证感温甚重,十难救一,非大剂双解,不能挽回,迟则不治。因病家曾患此证,专信不疑,遂顺手治疗得愈。计服大黄一两五钱,膏、黄、芩、连倍数,不但正气不亏,抑且病起旬日,俨如无病者然。于以见温病早得下药之力,其效之神速如此。

有张姓妻,忽然寒战,战后大笑,笑甚即厥,自暮至晓,如此者数次。邀予诊之,见其面赤壮热,头痛如破,心烦作麻,胸背作胀,舌苔白滑,六脉沉数,谵言神昏。予曰:此脉证乃羊毛温也。方以大剂双解治之,其时同事数医,论证用药,咸同一辙。药后得利而呕未止,邪困上焦也,连投三剂,外行搓法,毛出五色。诸证渐平,时又邀一医,诊云:乃肝风内动,少阳受病,方主温胆白薇一法,病家见其立方平稳,停双解,而投是药,夜间前证复作,次日仍以双解投之渐平。至第五日,惟自笑不已,遂以加味太极丸,加牛黄治之。一服而诸证俱平,竟获全愈。

乾隆乙卯六月上浣,予诊盛姓之子,患羊毛温半月。诊时脉证俱平,每交午刻,即心烦作麻,不自知其所苦,口内喃喃不已,人即昏去,交子即醒,如是者三日。询及前诊之医,皆以治温之法治之,今病未解者,是温邪感受原轻,发之不暴,治法虽当,奈毛毒未化,故延多日,一挑擦即可愈也。病家旋邀一老嫗挑之,

得毛如缕,内服神解散,是夜即安。后以辛凉之药,清理上焦得愈。夫羊毛本热化耳,得挑则毛去,毛去则热不留,《内经》刺穴泻热之法,岐伯已先得我心。因《内经》之义,引伸触类,可为治温证之津梁,亦可为后人之楷式。

丙辰夏四月,有高姓之子,患温夹葶滞甚重,中宫堵塞,邪不易透,邀予诊之。初时病家颇不介意,予即嘱感邪极重,又夹葶滞,将来发作非轻,旋邀二医,公同商酌。先开里气,使邪有出路,其时已服过温燥散药数剂矣。而现在之证,神烦舌赤,苔黄口渴,遂以大剂双解叠进,五六日,去宿粪以斗计。壅滞虽开,伏邪大作,舌黑苔刺,谵妄烦躁之势叠现,要之。此状因邪重夹食,初病又投温散,未治萌蘖,以致病势猖獗如此。再以增损大柴,合犀、羚、梨汁、芦根等味,黑苔渐退,邪势向衰,予等医俱云:幸有生机。詎料病家信任不专,另延他医,谰言叠进。有云凉药太过者,拟理中法,有云失表者,拟达原法。不知所服何剂,而病势更加沉困,谵妄更增,而医又欲以凉下法治之。苦病家谰言已入胸臆,坚不肯服大黄,群医仍属大剂清凉解毒,拖延多日始安,要之,再得双解二三剂,则邪净病已。不致半途而废,又投温燥以致病势更重,在病家执谰言,只说前药之非,孰知后药之误,此子之得以生全者,天意也,非人力也。

又同时汤姓子,患温毒结于少阳阳明,腮肿结硬,龈溃出脓,邀予诊时,已数日矣,时寒热交作,人事不清,苔黄舌赤,予即云:此温毒极重之证,若不极早双解,迨至伤阴,舌黑神昏,则无救矣。奈病家胆怯,坚不肯服,权与清

化、太极，二三日，宿粪略去，而病势未减，言之至再，始服双解一帖。尚未尽剂，去宿粪甚多，而身热人事顿爽，意欲再进此药，病家万不肯服。又延二日，诊时苔黑神昏，予即淳辞，旋邀一医，一见此证，即行凉下。见病家坚执不服，只得以加味太极丸，加牛黄，服后病势亦减。再进不允，又延他医。乘机进谗，在昏瞢之病家，在他医前，不述病之原委，而只云予辞言之过激，致病者因惊致舌黑神昏，有是理耶。殊不知未进言前，予临床诊时，早已神昏舌黑，连叫不醒，病家阁至环听，抑因惊致神昏耶。抑因失治致神昏耶，而后医不知所进何药，终致不起，悲夫！夫前此两证，有幸有不幸者，虽属天意，亦由人事在高姓之病，得双解多剂，后药虽误，尚可挽回。汤子之毙，不毙于后药，而毙于前药之不彻也。

丙辰夏温证大行，现证多有口不能言，神情昏倦者，其证有愈有不愈，如陈姓一子，甫生数岁，哭不出声，神情倦怠，其家以为必败，置之于地者久矣。病者与予有姻谊，邀予往视，予见势非全败，先投以加味太极，继与双解，而哭声出，人事安。同时有陆兄妇归宁母家，一病即苔黄壮热，予与一医合诊，见势甚重，即与双解。延至三日，口不能言，舌干苔刺，病势加剧。予询及再四，缘何似此重剂，未得去病。家人告以其母姑息，每剂药服不及半，以致如此，后延至七日，内陷厥阴，舌强脉微而毙，要之。温邪者，热邪也，不语者，厥阴为热邪所闭也。夫伤寒传足，温证传手，手厥阴为心包络之经，热邪伤阴，则厥阴心包内闭。不但口不能言，并且舌强拘挛神昏囊缩，变态多端，故早下以去邪，则六腑通，三焦畅，不致陷入厥阴，如陈氏子可为明验也。因循失治则变证甚速，张氏妇亦良可慨夫。更有失治如李翁之孙，田翁之妇，皆系温邪内陷厥阴，不语而逝。又有陈姓妻，七月中旬，若发本证脚气，呕吐阻厥，邀一医投以解暑和肝熄风之剂。次日神识昏愦，脉气散乱，口硬不言，四日而逝。朱氏之子，得挑得下，数日而苏。是温

邪之治，宜用力于未曾不语之先，如待不语而急力挽回，犹堪几幸，迨至不语数日，而欲其语也。不亦难哉，甚矣。治病于未然者，其圣人之法与。

有林姓患羊毛温疹半月，所服之药，初温散，继养阴，未曾攻下，亦未曾挑放。予诊时，见其发狂自笑，啾骂不休，诊其脉，则沉数，验其舌，则苔黑芒刺。予曰：此证失下，奈阴分已伤，难任攻逐，所幸者，得前药养阴，尚未枯竭。今据现证种种，悉属温邪困伏三焦，心包内闭，发狂自笑，最凶之候。治法当以逐邪为主，佐以养阴之味，古人原有黄龙一方，两得其妙，遂用之。加牛黄、犀角等药，是日得解，自笑少止，外用挑法，得羊毛缕缕，胸次少宽，次日换方，仍用是药。令以芥麦面作团滚胸背间，后复诊一次，狂笑热势少轻，舌虽未净，脉亦少和，药用轻剂攻邪，佐以和方。病家见凶势已平，率皆大意，竟不延诊，孰知燎原之火虽去，而余焰犹未熄也。闻知数日不药，以致余邪猖獗而毙。可见余邪不尽一分，即为祸一分，俗云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柴。吁！可畏哉。

张公于丙辰年夏间，阖家患温者十余人，初病者，伏邪甚重。予与一医，合订清解攻下之方，服之而愈。越数日，伊仲媳亦患温邪，予与一医视其一病，苔即满黄，均云邪重，直与神解加军，二日不愈，病势加剧。予曰：温邪之证，得下药而不解，病反加重，其故何也。询及再四，诘旁人始知以其祖母姑息，药未即服，交三日邪势猖獗，直犯厥阴，神昏舌硬，拘挛倔强，旋邀一医看视，同以大剂育阴化邪，毫无一效。迨至七日而殁。皆由温毒萌时，未得药力，以至于此。又一人一病即壮热苔黄，一医初用九味羌活，次用三消。予见势剧，投以双解，叠下数次，病势更剧。知受邪太深，病家自云，似此酷毒，若不放手攻击，势难救援。是以医胆倍壮，硝、黄、膏、连猛进，舌黑神昏，俱方渐退，嗣后转疟日作迨，至月余而痊。此时又一患温者，一医以温散之剂，七日亦殁。可

见温邪之证,得能早下,使表里通畅,十作八九。迟下失下,十难全半。呜呼!大命虽由天定,医药岂可混施,此所谓君子言理,不言数也。

吴氏子患温邪之证,他医皆谓暑湿痰滞,药用发表温消之剂,迨至二旬外,诸证更剧。始延予诊视,予察其苔黑唇焦,舌紫鼻煤,身热未退,腹胀如鼓,种种病邪,悉属温邪困郁,未经宣泄。且从前所服之药,半属辛温,夫温邪本易灼阴,又加燥剂,阴分愈竭,邪伏更深,法在难治。不得已,拟大复苏饮,滋培阴气,加味太极丸,涤荡热邪,服后诸证少减,更以双解散,加养阴之药下之。连投数剂,热象渐平,改用养阴化热之剂,越数日,肛门肿痛,大解欲便不能。予知其下焦热结,阴液亏结,不能滋润之故。遂易大剂润肠药,内加肉苁蓉四钱,峻补真阴,一剂下燥粪数十枚,腹胀渐消,竟获成功。此证设首用清解,何至此极,以见不明温热治法,误以风寒混治,其失有如此者。

杨姓年二十,乙卯年间,忽然右半不仁,舌强不语,神昏,诸医以中风受寒,治之罔效。延予诊视,予诊其脉象沉数,舌黄面垢,外虽不热,内现口渴便秘,神昏不语,种种形证。予曰:此证全系温邪内伏,非中风也。夫中风脉应浮缓,无口渴便秘之证,况年力富强,中风之事亦少。据脉证相参,端由温厉之气,由里达表,自阴分发出阳分,四肢为诸阳之本,不仁者温热伤阴,阳气未宣之象也。偏于右者,右为阴,男子不足于阴也。舌强神呆者,少阴之脉循舌本,盖其人少阴素亏,故温邪易乱其神明,观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是其明验也。治法当急下以存阴,若待津涸阴亡,几无济矣。于是以大剂硝黄,下十余次,彼延二医合诊,亦主此法。后舌始转音,热象始作,继得养阴化热收功,若非辨识清细,以中风之法治之,不几误耶。

金姓六月间患温,初病时早起食面蛋,午食荤臠,午即舌白神昏,谵妄胸闷,头胀脉伏,

面色垢暗,势极危笃。予知其温邪极重,非速进攻下不可,投以双解数剂,服后毫不应手,其势更甚。予急令挑放,挑出羊毛无数,仍投双解一服,即得大解彻行。人事渐清,连进攻逐之品,约十余剂,热象方减。后转疟证,以小柴养阴调理而安。志此以见温邪极重者,若不先为挑放,虽有对证之药,亦难取效也。七月伊母患痢,兼口干咽燥,胸闷,以神砂丸。荞麦面搓之,得毛如许,照温邪治,痢随手而起。宋叟年逾七旬,素无疾苦,乙卯四月中旬,午后方食糕点,忽然烦躁壮热,人事迷乱,势颇危殆。延予诊视,余验其舌色干黑,脉象洪大,烦渴谵语,知温邪骤发,兼夹痰滞,壅遏极重之候。拟双解救之,连投一剂,热象少减,但舌黑而润,人事昏沉如故,更加呃逆,六脉无力,此阴竭之象,双解不中与也。急以归气治之,一剂呃止神清,诸证悉退,后与和剂而愈。彼不守禁忌。甫愈三日,即食糕肉无数,以致余邪复作,后以清解消滞之品,始获成功。噫前以凉下驱邪,后即以甘温扶正,转丸之技,固不可与胶柱者同日语也。

金姓者,乡间人也,据云客岁秋间患温证,疟痢迭至,仲冬方愈。服过硝黄十有余两。今春间午后,忽腹大痛,恶寒头疼,自利脉沉,口渴舌干,苔刺,旋邀里中医者治之。以脉沉肢冷,痛泻为寒,用附子理中汤,病人因去岁病时,悉领温热之象,梗概颇知,若尽寒邪,岂有口渴苔刺等证,未敢服此药。又延二医,一系去岁之医,订清解散,一订温中散寒,三法皆未行。次日邀余诊视,面垢神烦,唇燥口渴,苔刺鼻煤,热利无度,寒热仍作,胸闷腹痛,幸得刮放,经络少松,余云:此系温邪极重之候,泻乃热邪自寻出路,脉伏腹痛,乃邪困未宣,据此唇舌,确非寒象。病者疑旧病愈未久,焉得又招此邪。余曰:邪之中人,乘人之虚,如水之趋下,遇窾即留,何分远近,能保周身之元气。庶免贼邪之侵害,刻据证用药,仍当双解,稍迟阴竭,则无救矣。旋投双解,泄泻反止,痛势大减,然唇舌如故,更加筋惕肉瞤。余与前

医,知为病后真阴未复,大有阴竭之象,难于纯用攻下,酌以生鳖甲、生地、沙参各两许,煎浓汁,以煨前药,叠投三剂,病势大减。忽然呛咳不休吐痰沫数盂,知肺为燥伤,遂用清金保肺化邪一法,不出十日全愈。

己未冬,天气甚暖,宛如春日,盖阳气不主收藏,而反发泄,是时彭姓闾室病温,轻者数人,重者亦数人,俱已向愈。最后一妇人甚笃,初起时不甚大热,微微咳嗽,脉象沉数,面色微赤,咽干口苦,舌净无苔,舌赤如绛,彼延许生诊视。许生以神解清化之药与之,越三日,壮热大作,而舌终无苔,神情躁乱,口渴心烦。余诊之曰:此温邪伏在营分,由里以达于外也。譬之隐伏之火,得搜扬而烈焰焚空,不可止遏,但此妇禀质素弱,阴分极亏,阴亏则不能化邪,以致邪势延漫三焦,若不下,邪无出路。若下,又恐阴液随竭。勉用复苏饮,加军末入分,一剂面得解数次。二日添舌短神昏,鼻煤谵妄等象。余曰:此枭焰猖狂,阴液干枯,不可救矣。其子再三谆请,余想《内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所谓求其属也。王太仆云:寒之不寒,责其无水,仿费建中治症用浊阴意,合张景岳玉泉散方,用金汁一碗,井水两杯,生石膏二两,研和服下,而人事渐清,谵妄亦止,舌不绛而心不烦,热亦渐退,惟咳更甚。余曰:此温邪余热,从营阴出于卫阳,由血分达于气分,热在上焦肺部,温邪渐达皮毛,后必发疹发痒,清金保肺可愈矣。令许生以清燥救肺汤与服,继以梨汁熬膏,调治而愈。

乙卯夏,有耿姓客,寓某行,患寒热身痛等证,一医用清散之药,越三日,热象颇加,人事昏迷,身痛不能转侧。行东延医诊视,医云:脉象数大,舌苔黄厚,作热邪伤阴治,以滋化之法,病势更重,时已六日矣。邀余诊之,余验

舌色深黄,脉象数大,面垢神昏,壮热至夜更盛,胸高气促,种种危证,皆温邪深伏三焦,未经溃达,时已六日,病势益剧,阴分先伤,虽连得养阴之药,奈温邪不溃,若不早下以存阴,必致舌黑,苔刺、谵妄等变。但病者系异乡孤客,非一人可以当担,必得一二道中,同为斟酌,方能用药。伊即延一医诊视,亦主此法,用增损双解散,硝黄四五钱,连服二剂,下败粪十余次,病势颇减。改用养阴,壮热如故,与双解数剂,苔色已退,脉和热轻,越二日,呃逆甚剧,舌苔白,舌本淡,与同视之医合商,医曰:邪势未尽,下之可乎?余曰:邪固未尽,但正虚呃逆,不可下也。宜归气饮消息之,服后呃止,又二日,呃复作,更盛于前,皆以为邪未尽之故。正虚不能再下,酌用和法,服二帖,呃全不止。余诊时,旁坐久听,呃声由肋而起,此必兼气郁,因订代赭旋覆汤,合归气减丁香,一服即安。可见温邪盛时宜凉下,衰时有兼证,自当从兼治,不可拘于一格也。

文学某翁,素知医,四十二岁始得一子,甫一周,于嘉庆丁巳七月间患温,某自与前、葛、枳、桔等药,服之不效。次日又服清化之剂,至三更,喘咳非常,就诊于余。余见苔黄带黑,喘如曳锯,因与麻、杏、石膏,合加味太极法治之。药未煎就,舌黑如炭,芒刺如锉,喘咳尤甚,举家号哭,以为必毙矣。所幸者犹可灌药,至次日午刻,忽解一次。余大喜曰:生机在此,又与加味太极丸二粒,始终服增损、双解一法,至十六日,始得喘平热退而愈。共约服硝黄二两有余,下粪一百余次,愈下愈多,颇可惊讶。其祖母年逾八十,向余泣拜曰:非翁见之真,守之定,小孙何能再生。余急扶而谢之,志此以见温邪始终当下,有如此者。

《温证指归》终

温热病指南集

〔清〕 陈平伯 著

《温热病指南集》提要

陈平伯著。光绪丙子，复园钱培荪重刻本，江白仙鉴定。凡温热大意一篇，风温证条例十二条，湿温证条例三十一条，培荪案温热赘言三十一条，后有察舌一条，辨脉四条，注云从《辨证活人》摘入。盖是后人所增，今不补录。是集原题淞滨陈祖恭平伯父著，连湿温条例在内，而《温热赘言》题曰江左寄瓢子述，亦连前并为一人之书，岂祖恭即寄瓢子。然湿温十五条，有一酒客云是师治，赘言本作余在金阊，见业师张友樵治一酒客，其下余诊其脉，余脉其右寸浮数，余字皆作师，则两书歧出。张友樵名文燮《医效秘传》有其序，序作于道光十一年，称吴子金寿，从余学医，是寄瓢本与子音同师，祖恭即其入，何为又冒其师所治为己治耶？钱培荪云：三家医案，乃吴江吴子音金寿所辑，叶天士、薛生白、缪宜亭三案，而益以叶氏《医效秘传》，原刊于道光十一年，本无《温热赘言》。光绪初年，苏州绿润堂翻刻之时，末附《温热赘言》。王士雄云：吴本虽出江白仙本之后，无甚异同，所附治酒客一案，云是其师治，似较江本为可信也云。据钱考赘言，乃光绪年间翻板时增入，则在江本后矣。王士雄又云：此篇始见于舒松摩重刻医师秘笈后，云是薛作，章氏从而释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陈作后。吴子音《温热赘言》，连前篇并为一人之书。并不标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补薛生白先生一法于后云云，则此篇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补一法，又无薛生白三字，且此篇张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称曰余诊，言入人殊，无从核实。清代名医学案云，生白平生著作无多，惟《湿热条辨》一册，为平生杰作。盖母太夫人平生多病湿热，故生白于此证构思独苦，研究最深，以期母疾顿瘳。克享遐龄云，《南病别鉴》，薛生白有自序云，将数年以来所历病机，与诸子弟或阐发前人，或据己意，随所有得，随笔数行，如啖菽羹。又云：一瓢子生白别号，据此是薛著无疑，而王士雄亦谓系薛生白撰。今并录之，以资考正。

《温热病指南集》目录

温热病大意·····	(283)	湿温证条例·····	(286)
风温证条例·····	(284)		

温热病指南集

清 江白仙先生鉴定
 淞滨 陈祖恭平伯父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温热病大意

盖闻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当分四气。治伤寒家，徒守发表攻里之成方，不计辛热苦寒之贻害，遂使温热之旨，蒙昧不明，医门缺典，莫此甚焉。恭荪案《赞言》本，恭作余不敏，博览群书，广搜载籍，而恍然于温热病之不可不急讲也。《内经》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盖谓冬时严寒，阳气内敛，人能顺天时而固密，则肾气内充。命门为三焦之别使，亦得固腠理而护皮毛，虽当春令升泄之时，而我身之真气，则内外冻沦，不随升令之泄而告匱，纵有客邪，安能内侵，是《内经》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时者，以冬为水旺之时，属北方寒水之化，于时为冬，于人为肾，井水温而坚冰至，阴外阳内，有习坎之象，故立言归重于冬。非谓冬宜藏，而他时可不藏精也。即春必病温之语，亦是就近指点，总见里虚者表不固，一切时邪，皆易感受，学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时六气之为病矣。昔王叔和云：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热。致后来人翻驳，何不云肾精不藏之人，至春易病温，至夏易病暑热，便能深入理潭矣。《内经》又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注家咸谓冬令闭藏，寒邪伏于肾中，病不即发，至春阳气大泄，内伏之寒邪，随升令而外达。天来钱氏已大非其说矣，谓冬伤于寒者，乃冬伤寒水之藏，即冬不藏精之互词恭荪语见阴阳应象大论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

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盖谓四时所感之气，当时未发过时见证，如此若冬不藏精，乃是内伤病温同，而所以病温则异。今并为一谈谓冬伤于寒，为寒水之藏，然则夏伤于暑，又何藏耶？且太阳寒水系小肠膀胱二腑，而肾则藏精，脏腑自别，此解不合经旨，善读书者详之。何得以寒邪误解，夫寒邪凛烈，中人即病，非比暑湿之邪，能伏处身中。故《内经》曰：风寒之中人也。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况肾为生命之根，所关至大，安有寒邪内入，相安无事，直待春时始发之理。钱氏此说，独开生面，先得我心，盖晓然于温邪之为病，由于肾精之不藏矣，非特此也。《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伤寒，有伤风，有风湿，有湿温，有热病。夫统此风寒湿热之邪，而皆名之曰伤寒者，亦早鉴于寒藏受伤，外邪得人。故探其本而皆谓之伤寒也。独是西北风高土燥，风寒之为病居多，东南地卑水湿，湿热之伤人独甚，从来风寒伤形，伤形者定从表入，湿热伤气，伤气者不尽从表入。故治伤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温热也。夫湿者暖也热也，非寒邪之可比也。风邪外束，则曰风温，湿邪内侵，则曰湿温，纵有微寒之兼袭，不同栗烈之严威，是以发表宜辛凉，不宜辛热。清里宜泄热，不当逐热。盖风不兼寒，即为风火。湿虽化热，终属阴邪。自昔仲景著书，不详温热，遂使后人各呈家伎，漫无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温多而病寒少，投以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

风温证条例

风温为病,春月与冬季居多,或恶风或不恶风,必身热咳嗽,烦渴,此风温证之提纲也。周禹载曰:温邪伏于少阴,而达于少阳,此虽宗《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旨,其实误解《内经》也。无论春温冬温,总属暴感时气,岂是少阴伏邪。不过因少阴真气先亏,温邪易于凑袭耳。其病多在春冬,而不在夏秋者,惟夏秋为暑湿热三气蒸动之时,多病湿温,湿令蒸淫,风气不胜湿气也。惟春月风邪用事,冬初气暖多风,故风温之病,多见于此。但风邪属阳,阳邪从阳,必伤卫气,人身之中,肺主卫,又胃为卫气之本,是以风温外薄,肺胃内应,风温内袭,肺胃受病,其温邪之内有异形,而肺胃之专司无二致。故恶风为或有之证,而热渴咳嗽为必有之证也。恭录案言本无此恭字三复仲景书,言温病者再,一则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不过以不恶寒而渴之证,辨伤寒与温病之异,而非专为温病叙证也。再则曰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夫灼热因于发汗,其误用辛热发汗可知,仲景复申之,曰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中鼾,语言难出。凡此皆误汗劫液后变证之证,非温病固有之证也。续云:若被下者,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发黄色,剧则如惊痫状,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详用下用火之变证,而未言风温本来之现证也。然从此细参,则知风温为燥热之邪,燥令从金化,燥热归阳明,故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风温为燥热之病,燥则伤阴,热则伤津,泄热和阴,又为风温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为逆矣。用是不辞僭越,而于仲景之无文处求文,无治处索治,叙证施治,列为条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先生曰:肺胃专司无二致,独开生而。恭案《赘言》本,无此一行。疑即首所题江白仙先生评语,然语不可晓恐有脱误。

风温证身热畏风,头痛咳嗽口渴,脉浮数,舌苔白者,邪在表也。当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叶、川贝之属,凉解表邪。

风属阳邪,不挟寒者,为之风温。恭案为字疑当作谓。然《赘言》本同,然则之字当衍。阳邪必伤阳络,是以头痛畏风;邪郁肌表,肺胃内应,故咳嗽口渴苔白;邪留于表,故脉浮数。表未解者,当先解表,但不同于伤寒之用麻桂耳。

风温症身热咳嗽,自汗口渴烦闷,脉数舌苔微黄者,热在肺胃也。当用川贝、大力、桑皮、连翘、广皮、竹叶之属,凉泄里热。

此温邪之内袭者,肺热则咳嗽汗泄,胃热则口渴烦闷,苔白转黄,风从火化,故以清泄肺胃为主治。

风温证身灼热,口大渴,咳嗽烦闷,谵语如梦语,脉弦数,干呕者,此热灼肺胃,风火内旋。当用羚羊、川贝、连翘、麦冬、川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属,以泄热和阴。

此温邪袭入肺胃之络,灼烁阴津,引动木火。故有烦渴呕逆等证,急宜泄去络中之热,庶无风火相煽,走窜胞络之虞。

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下痢,苔黄谵语,胸痞脉数,此温邪由肺胃下注大肠。当用黄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广皮之属,以升泄温邪。

大肠与胃相连属,与肺相表里,温邪内逼,下注大肠则下痢。治之者宜清泄温邪,不必专于治痢。按仲景《伤寒论》中,有下痢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一证。此实热内结,逼液下趋,必有舌燥苔黄刺,及腹满痛证兼见。故可下以逐热。若温邪下痢,是风热内迫,虽有谵语一证,仍是无形之热蕴蓄于中,而非实满之邪,盘结于内。故用葛根之升提,不在硝黄之下逐也。

风温证热久不愈,咳嗽唇肿,口渴胸闷,不知饥,身发白疹,如寒栗状,自汗脉数者。此风邪挟太阴脾湿,发为风疹,用大力、荆、防、连翘、广皮、甘草之属,凉解之。

风温本留肺胃，若太阴旧有伏湿者，风热之邪，与湿热相合，留连不解。日数虽多，仍留气分，由肌肉而外达皮毛，发为白疹，盖风邪与阳明营热相并则发痲，与太阴湿热相合则发疹也。又有病久中虚，气分大亏，而发白疹者，必脉微弱而气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

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胸痞，头目胀大，面发泡疮者，风毒上壅阳络。当用荆芥、薄荷、连翘、元参、大力、青黛、马勃、银花之属，以清热散邪。

此即世俗所谓大头病也，古人用三黄汤主治。然风热壅遏，致络气不宣，头肿如斗，终不若仿普济消毒饮之宣络涤热为佳。

风温证身大热，口大渴，目赤唇肿，气粗烦燥，舌绛齿板痰咳，甚至神昏谵语，下利黄木者，风温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最为危候。用犀角、连翘、葛根、元参、赤芍、丹皮、麦冬、紫草、川贝、入中黄之属，解毒提瘟，间有生者。苏案原脱者字，依《赘言》本补。

此风温热毒，内壅肺胃，侵入营分，上下内外，充斥肆虐。若其毒不甚重，或气体壮实者，犹可挽回，否则必坏。

风温毒邪始得之，便身热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泻脉伏者，热毒内壅，络气阻遏。当用升麻、黄芩、犀角、银花、甘草、豆卷之属，升散热毒。

此风温毒之壅于阳明气分者，即仲景所云阳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气分，未入营阴，故可升散而愈。

风温证身热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难转侧，多睡鼻鼾，语难出，脉数者，温邪内逼阳明，津液劫夺，神机不运。用石膏、知母、麦冬、半夏、竹叶、甘草之属，泄热救津。

息鼾面赤，胃热极盛，人之阴气，依胃为养，热邪内灼，胃液干枯，阴气复有可资，而能渗诸阳灌诸络。是以筋骨懈怠，机关失运，急用甘凉之品。苏案原脱之字，依《赘言》本补，下寒凉之品，之字同。以清热濡津，或有济，而群队寒凉中杂半夏者，以燥热之邪，与寒凉之

品，格而不入，必用半夏辛燥以反佐。同气相求，使药气与病邪，不致如水火之不相射。所以《金匱》麦冬汤、竹叶石膏汤内，古人恒并用也。

风温证身热痰咳，口渴神迷，手足痲痹，状若惊痫，脉弦数者。此热劫津液，金囚木旺，当用羚羊、川贝、青蒿、连翘、麦冬、知母、钩藤之属，以息风清热。

肺属金而畏火，赖胃津之濡养，以肃降令而溉百脉者也。热邪内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资，木为火之母，子能令母实，火旺金囚，木无所畏，反侮所不胜，是以筋脉失养，风火内旋，痲痹惊痫，在所不免。故俗云发痉是也，故以息风清热为主治。

风温证热渴烦闷，昏愤不知人，不语如尸厥，脉数者，此热邪内蕴，走窜心胞络。当用犀角、连翘、焦远志、鲜石菖蒲、麦冬、川贝、牛黄、至宝之属，泄热通络。

热邪极盛，与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胞，逼乱神明，闭塞络脉，以致昏迷不语，其状如尸，俗谓发厥是也。闭者宜开，故以香开辛散为务。

先生曰：苏案《赘言》本无此三字热邪极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胞，逼乱神明，闭塞络脉。虽是喻嘉言之言，而法以香开辛散大错，要知热极似水。苏案《赘言》本无大错要知四字，但作然热极似水，又案据下文，则水字，明当作火。而《赘言》本同仍之。一派烟雾尘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识，如人行烟尘中，口鼻皆燥，非雨解不能散其势。若人温热处，则人当燥闷死矣。且温热多燥，辛香之品尽是燥，燥与热斗，立见其败，且心神为热邪蒸围，非闭塞也。有形无形，治法大异。遇此每在败时，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补一法于后。极明雄黄一两，研极细，入铜勺内又研，提净牙硝六钱，微火溶化拨匀如水时，急滤清者于碗，粗渣不用，凝定。苏案，凝定二字，疑当在粗渣上《赘言》本同，仍之。此丹灶家秘制也。凡遇前证，先用陈雨水十碗，内取出一碗，煎木通

一钱,通草三钱,倾入九碗冷水内,又取犀角磨入三钱,或旋磨旋与亦可,每碗约二三钱,再将制雄挑二三厘入碗内,冷与服。时时进之,能于三日内进之尽。必有清痰吐出数碗而愈,十救七八。盖此证死期最缓,而医人无他法用,每每付之天命,牛黄清心而已,可胜长叹。

湿温证条例

湿温证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苔白或黄,口渴不引饮,此湿温证之提纲也。湿温证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属太阴,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湿本土化,郁而生热,即兼火化。故是证最易耳聾干呕,发痧发厥,而提纲中不言及者,因以诸证皆非湿热证始生之正局,菴案正字,原讹症,依《赘言》本改实乃湿热病必有之变局也。始恶寒者,阳为湿郁而恶寒,终非若寒伤于表之恶寒,后但热不寒,则久郁成热,反恶热矣。阳不卫外则汗出,湿扰清阳则胸痞,湿雾上腾则舌白,与热相蒸则苔黄,热极则液不升而口渴,湿盛则饮内留而仍不引饮。然所云表者,乃阳明太阴之表,而非太阳之表。太阴之表四肢也,胸中也;阳明之表胸中也,肌肉也。故胸痞为湿温必有之证,而四肢倦怠,肌肉烦疼,亦必并见。其所以不干太阳者,以太阳主一身之表,风寒必自表入,故属太阳。湿热不尽从表入,故不由太阳。况风寒伤营卫,营卫乃太阳所司,表湿伤肌肉,肌肉为阳明所主,其有寒湿而亦留太阳者,以太阳为寒水,同气相求也。热湿之必归阳明者,阳明中土,火化从阳也,寒湿之邪每伤形,热湿之邪恒伤气,故寒湿附太阳,治多辛热,热湿布三焦,治用辛凉。要之湿温为病,不特与伤寒不同,抑且与风温亦异。风温乃肺胃受病,病必咳嗽烦渴,湿温乃脾胃受病,病必身疼胸痞。一为燥热,一为

湿热也。而提纲中不及言脉者,以湿热之邪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随证现,不拘一格。故难以一定之脉,印定后人眼目,湿热之病,阳明必兼太阴者,人徒知脏腑相连,混上同气,而不特此也。盖脾本为胃行津液,若脾气健运,散布水精,上输于肺,下输膀胱,纵有湿邪,安能著留。惟是饥饱劳役,先伤中气,或生冷炙煖,内贼太阴,以致健运失司,湿饮停积,客邪再至,遏伏气机,病则倦怠痞闷,有必至者,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外邪,非由腑及脏之谓。至于所感之邪,为暑为湿,为热为风,或从内或从外,又在治病者之临证时权衡矣。

恶寒无汗,身重头痛,胸痞腰疼,湿在表分。宜羌活、葛根、六神曲、苍术皮、枳壳、广皮等味。头不痛去羌活。

身重恶寒,湿遏卫阳之表证,然头为诸阳之首,头痛必挟风邪。故用羌活,不独胜湿,兼以祛风,而此条总是阴湿伤表之候。

汗出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胸痞腰痛,湿在肌表,不可汗解。宜滑石、豆卷、茯苓皮、苍术皮、神曲、广皮等味。若汗少恶寒者,加葛根。

此条外候与上条颇同,而汗出独异,更加关节疼痛,乃湿邪初犯阳明之表,故略见恶寒,及至发热,则恶寒当自罢矣。用药通阳明之表,而即清胃脘之热,使湿邪不致上壅化热,而欲其因渗下走耳。此乃阳湿伤表之候,然药用渗利,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

湿温证发热汗出,胸痞不知饥,口渴不喜饮,舌苔滑白者,湿初内伏,蒙闭清阳。宜蔻仁、藿香、桔梗、枳壳、郁金、六一、菖蒲、佩兰等味。

浊邪上蒙,则胸痞,胃液不升,则口渴,病在上焦。故用辛香气分之药,开泄上焦。

湿温证身热面赤,菴案面字,《赘言》本讹作而胸痞口渴,时或谵语,舌苔黄涩,汗出,湿伏中焦,蕴伏为热。宜神曲、豆卷、连翘、广皮、葶藶、滑石等味。

湿邪内伏,郁久化热,甚至谵语如梦,舌

苔黄涩，是太阴之湿，与阳明之热相合矣。倘仍用辛温开湿法，转燥胃津而助热邪矣。故宜运脾逐湿，凉泄热邪。

凡湿温证，凭验舌以投剂，至为要诀。

湿温证身热口渴，胸痞自利溺涩，此湿在下焦。宜神曲、广皮、滑石、猪苓、萆薢、茯苓等味。

湿下注故自利，化源滞故溺涩，脾不输津，口渴胸痞，湿滞于下，故治从分利。

湿热之邪，不自表入，故无表里可分，而未尝无气血与三焦可辨。医者不能分析，一概混治杂投，无当病情，徒伤正气矣。今论湿热病机，而得一畅其旨。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弥炽，湿得热而愈张，故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交合，其病重而速，然此论夏月湿热交蒸之邪，非为身中湿郁化热者言也。是以有湿无热，或湿郁生热，止能蒙闭清阳，惟是湿热并集，则身中少火悉成壮火。而三焦相火，有不起而为暴者哉，菴案戔字，《赘言》本讹作或。兼之木火同气，表里分司，引动肝风，痉菴案痉字，《赘言》本讹作痉，厥立至，胃中津液几何，而能供此交争乎？至于湿热之邪，所以必属阳明者，以阳明为水谷之海，鼻食气，口食味，悉归阳明，邪从口鼻而入，则阳明为必由之道路也。其始也邪入阳明，无有不耗其胃液，其继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资于胃液，司命者可不深为阳明顾虑哉！

或谓木火同气，热甚生风，以致痉厥。理固然矣。然有湿热病表里极热，不痉不厥者何也？余曰：风木为火热引动者，原因木火素旺，肝阴先亏，内外相引，两阳相得，因而劲张。若肝肾素充，本无里热者，火热安能招引肝风哉。试观产妇及小儿家，一经壮热，便成痲疯者，以失血之后，及纯阳之体，阴气未充，故肝风易动也。

或问曰：亦有阴气素亏之入，病患湿热，甚至痲疹外现，入暮谵语昏迷，而不痉不厥者何也？答曰：此病邪自甚于阳明之营分，故由上脘而熏胸中，则入暮谵妄。邪不在三焦气

分，则金不受囚，木有所畏，未敢起而用事。至于痲属阳明，疹属太阴，亦二经营分热极，不与三焦相干，即不与风木相引也。此而痉厥，必胃中津液尽涸，原及心营，则肝风亦起。菴案则字，原误作庶，《赘言》本同，今以意改。而其人早已无生理矣。

湿温证壮热口渴，舌苔黄，菴案苔黄二字，原误倒，依《赘言》本改。或焦红，发疹，神昏谵语，或笑，邪灼心胞，营血已耗。宜连翘、犀角、羚羊、生地、元参、勾藤、鲜菖蒲、至宝丹等味。

暑湿之邪，本伤气分，及至热极，逼入营阴，则津液耗而阴亦病。心胞受灼，则神昏谵语，用药以清热救阴，泄邪平肝为务。

或问余曰：仲景治痉，以有汗无汗分刚柔二痉，治用楼根桂枝汤，及葛根汤二方。后人屏而不用，岂宜于古者，不宜于今耶？今之痉者，与厥相连，仲景不言暴厥，岂《金匮》有遗文耶？余曰：非也，仲景楼葛二汤，乃未痉时之治法，非作痉后之主方。况近世所病之痉，由于湿热者居多，盖三焦与肝胆同司相火，中焦湿热不解，则热甚于里，而少火悉成壮火。火动则风生，而筋挛脉急，风煽则火炽，而识乱神迷，身中之气，随风火上炎而有升无降，常度尽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暴厥者是也。外窜筋中则成痉，内并膻中则为厥，内外冻沦，痉厥递现，正气犹存一线，则气复起而醒，胃津不克支持，则厥不回而死矣。故痉之与厥，往往相连也。

暑月痉病，与霍乱同出一源，风因火生，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泻，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流入脉络则拘牵，是名痉。但痉病发厥，十有八九，霍乱发厥，十无一二。盖痉则风火闭郁，郁则热势愈甚，不免逼乱神明。霍乱则上吐下泻，风火外泄，不致循经内窜。此痉与霍乱之分也。然痉病邪滞三焦，三焦乃火化，风得火而愈煽，逼入膻中菴案膻字，《赘言》本讹作胆。而暴厥。霍乱邪

走脾胃,脾胃乃湿化火,得湿而自熄。惟风淫脉中而拘挛,火增则厥,少散则挛,又痉与霍乱之遗祸也。

痉之强直,乃湿热生风,霍乱之转筋,乃风来胜湿,则由藏及筋而挛,总由湿热与内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夫湿多热少,莽案热字,《赘言》本讹作气。则风入土中而霍乱。热多湿少,则风乘三焦而痉厥。厥不返者死,胃液干枯,火邪不解也。转筋入腹者死,胃液内涸,风邪独劲也。然则胃中之津液,其关于人者,顾不鉅哉。

厥证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干霍乱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邪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供者,热邪愈炽,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风邪益张,总成死候,不可不知。

湿温证发痉撮空,神昏笑妄,舌苔干黄起刺,或转黑色,大便不通者,热邪闭结胃腑。宜用承气汤下之。

撮空一证,昔贤谓非大实即大虚,虚则神明涣散,将有脱绝之虞。实则神明被逼,故多撩乱之象。今舌苔黄刺干涩,大便闭而不通,其为热邪内结,阳明实热显然矣。徒事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不能除胃中蕴结之邪,故假承气以通地道。然舌不干黄起刺者,仍不可投。

承气用硝黄,所以遂阳明之燥火实热,原非湿热内滞者所宜用。然胃中津液为热所耗,甚至撮空撩乱,舌苔干黄起刺,此时胃热极甚,胃津告竭,湿火转成燥火,故用承气以攻下。承气者,所以承接未亡之阴气于一线也。湿温病至此,亦危矣哉。

或问:吴又可治瘟疫,一遇舌黄胸腹痞满者,便用大黄攻逐。今湿温用下,必遇苔黄干刺何也?余曰:此正瘟疫与湿温之所由分也。瘟疫感天地之厉气,厉气必挟时毒,故一涉阳明里证,即以逐毒为主。湿温感天地之常气,常气未尝有毒,苟非胃家燥实,未可轻言攻下也。是以瘟疫失下,有腐肠溃胃之虞,湿温妄下,有下利不止之变,毫厘千里,学者参之。

湿温证壮热烦渴,舌焦红或缩,痲疹胸痞,自利神昏痉厥,湿热充斥表里三焦。宜大剂犀角、羚羊、生地、元参、连翘、丹皮、紫草、鲜菖蒲等味。

此痉厥证之最重者,上为胸痞,下挟热利痲疹痉厥,阴阳俱困,而独以清阳明之热,救阳明之液为急务者。恐胃液不存,其人必自焚而死也。

湿温证壮热口渴,自汗身重,胸痞脉洪大而长者,此太阴之湿,与阳明之热相合。宜苍术、石膏、知母、甘草等味。

热渴自汗,阳明之热也。胸痞身重,太阴之湿兼见矣。脉洪大而长,知湿热滞于阳明之经,故用苍术白虎汤以清热散湿。然此乃热多湿少之候。

按白虎汤,仲景用以清阳明无形之燥热也。胃汁枯涸者,加人参以生津,名曰白虎加人参汤。身中素有痹气者,加桂枝以通络,名曰桂枝白虎汤。而其实意在清胃热也。是以后人治暑热伤气,身热而渴者,亦用白虎加人参汤。热渴汗泄,肢节烦疼者,亦用白虎加桂枝汤。胸痞身重兼见,则于白虎汤中加入苍术,以理太阴之湿。寒热往来兼集,则于白虎汤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之邪。凡此皆热盛阳明,他证兼见,故用白虎清热,而复各随证以加减。苟非热渴汗泄,脉洪大者,白虎便不可投,辨证察脉,最宜详审也。

湿温证湿热伤气,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身热气高,心烦溺黄,口渴自汗,脉虚者东垣用清暑益气汤主治。方用人参、黄芪、甘草、白术、苍术、神曲、青皮、升麻、干葛、麦冬、五味、当归、黄柏、泽泻、广皮,共十五味。

同一热渴,自汗而脉虚神倦,便是中气受病,而非阳明郁热。清暑益气汤,乃东垣所制,方中药味颇多,学者当于临证时,斟酌去取可也。

吴鹤皋曰:暑令行于夏,至长夏则兼湿令矣,此方兼而治之。炎暑则表气易泄,兼湿则中气不固,黄芪所以实表,白术、神曲、甘草所

以调中。酷暑横流,肺金受病,人参、五味、麦冬,所以补肺敛肺清肺经,所谓扶其所不胜也。湿热蒸淫,以黄柏、泽泻清其湿热。热邪伤阴,以当归和阴。清气不升,升、葛可升。浊气不降,二皮可理。苍术之用,为兼长夏湿也。

湿温证寒热如疟,舌苔滑白,口不知味,湿热阻遏募原。宜厚朴、草果、神曲、半夏、苍术、六一散等味。

疟由暑湿伏于内,秋凉来于外,若夏月腠理大开,毛窍疏通,安得成疟,而寒热有定期,如疟之发作者,乃邪留募原故耳。募原者,外近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门户,而实阳明之半表里也,湿热阻遏,则营卫分争,证虽如疟,不得与疟同语。故仿吴又可达原饮之例,而疟门中严用和清脾饮,亦可参用。

湿温证身热口苦,呕吐清水,或痰多,此湿热内留,木火上逆。宜温胆汤加黄连碧玉散。

此素有停饮,而阳明少阳同病者,故一以涤饮,一以降逆为治。温胆汤中,用半夏、广皮、茯苓、枳实、甘草、竹茹,加入黄连,名黄连温胆汤。碧玉散即六一散加青黛也。

湿温证四五日,大渴胸闷欲绝,干呕不止,脉细数,舌光如镜,此胃液被劫,胆火上冲。宜西瓜白汁、鲜生地汁,磨服郁金、乌药、木香、香附等味。

此营阴素亏,阳明少阳同病者,故一救阳明之液,一救少阳之邪。不同煎者,取其力之全耳。

以上两条,呕同而治异,正宜并参。

湿温证呕恶不止,昼夜不差欲死者,此肺胃不和,胃移热于肺,肺不受邪也。宜用黄连三五分,苏叶二三分,煎服,其呕立止。

肺胃不和,最能致呕,人所不知。盖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呕恶不止,若以肝胆之呕治之则误矣。即漫投生姜、半夏。亦与病不相值,必用黄连以降湿,苏叶以通肺胃,则投之立愈。以肺胃之气,惟苏叶能通也,分两用轻者,以轻剂能治上焦之疾故耳。

湿温证咳嗽喘逆,面赤气粗,昼夜不宁者,暑邪入于肺络。宜葶苈子、六一散、枇杷叶等味。

人知暑伤肺气为气虚,不知暑滞肺络则肺实,葶苈引滑石,直泻肺邪,则病自除。

有一酒客,孙案《赘言》本,作余在金阊见业师张友樵治一酒客。夏月痰咳气喘,夜不得卧,服凉药及开气药不效。有议用《金匱》麦冬汤者,余孙案《赘言》本,余作师下同。诊其脉,右寸数实,此肺实非肺虚也,投以人参则立毙矣。遂用葶苈、五钱,焙研滑石五钱煎服立愈。明年复感客邪,壅遏肺气,喘咳复作,医有葶苈进者,孙案进字,疑当在葶苈上。《赘言》本同仍之服之不效,反烦闷汗泄,余脉孙案脉疑当作诊,《赘言》本同仍之其右寸浮数,口渴恶热,冷汗自出,喘急烦闷。余曰:此热邪内壅,肺气郁极,是以逼汗外越,非气虚自汗也。服葶苈而反烦闷者,肺热极盛,与苦寒相拒格也。夫肺苦气上逆,本宜苦以泄之,而肺欲散,又当急食辛以散之。与麻杏甘膏汤一剂,肺气得通,而喘止汗敛,诸证悉平矣。

暑月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虚而咳者。宜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味。

此即《千金》生脉散也,与上同一肺病,而气粗与气短有分,则肺实与肺虚各异,实则泻而虚则补,一定之理也。然方名生脉,则热伤气之脉虚欲绝可知矣。

汪切庵曰:肺主气,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虚故脉绝气短也。人参甘温,大补肺气为君。麦冬甘寒,润肺滋水清心泻热为臣。五味酸温,敛肺生津,收耗散之气为佐。盖心主脉,肺朝百脉,补肺清心,则气充而脉伏,故曰生脉也。人有将死脉绝者,服此能复生。孙案服字,原讹复,依《赘言》本改。其功甚大。夏月火旺克金,当以保肺为主,清晨服此,能益气而却暑也。

暑月乘凉饮冷,阳气为阴寒所逼,皮肤蒸热,凛凛畏寒,头痛头重,自汗烦渴,或腹痛吐泻者。宜用《局方》香薷饮,香薷、厚朴、扁豆。

此感受暑月阴寒之邪,名曰阴暑。阴邪外郁,故头重头痛而畏寒,阳气被遏,故蒸热烦躁而口渴,暑必兼湿,故自汗,内下太阴则吐利。故用香薷之辛温以散阴邪,而发越阳气。厚朴之苦温除湿邪,而通行滞气。扁豆之甘淡,消暑湿而调和中气。倘无恶寒头痛之外证,即无取香薷之辛香走窜,无腹痛吐利之里证,亦无取厚朴、扁豆之疏滞和中矣。故热渴甚者,加黄连以清里热,名四味香薷饮。减去扁豆,名黄连香薷饮。湿甚于里,腹膨泻泄者,去黄连,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饮。若中虚气怯,汗出多者,加入黄芪、人参、白术、广皮、木瓜,名十味香薷饮。然香薷之用,总为阴暑外袭而设,不可用以治湿热伤阳之阳暑也。经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后入又谓动而得之为中热,静而得之为中暑。以致后人有所谓暑是热邪者,有谓暑是寒邪者,纷纷不一,不知暑月六阳尽出于地上,凡阳气有余于外者,必不足于中。故经谓伤暑之脉多虚,原未定其为寒为热也,总之暑月受病,无论寒热,皆谓之暑,但有阴暑阳暑之辨耳。

李时珍曰:有处高堂大厦而中暑者,缘纳凉太过,饮冷太多,阳气为阴邪所遏,故见头痛恶寒之证。用香薷以发越阳气,散水和脾则愈。此正言阴暑也。

又云: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犹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不可多服。今人谓能解暑,用以代茶,误矣。

李士材曰:香薷为夏月发散之药其性温热,只宜于中暑之人,若中热之人误服之,反成大害。此言宜于阴暑,不宜于阳暑也。

湿温证胸痞发热,肌肉烦疼,始终无汗者,腠理气机拂郁,湿热不能达外。宜六一散一两,薄荷叶三四十片,泡汤调服,即汗解。

此湿热蕴遏,气郁不宣,故宜辛凉解散。汗出灌浴之辈,最多此患,若加头痛恶寒,便宜用香薷温散矣。

温热内滞太阴,郁久而为滞下,其证胸痞腹痛,下坠窘迫,脓血稠黏,里急后重,脉软数

者。宜厚朴、黄芩、神曲、广皮、木香、槟榔、柴胡、煨葛根、银花炭、荆芥炭等味。

古之所谓滞下,即今所云痢疾也。由湿热之邪内伏太阴,阻遏气机,以致太阴失健运,少阳失疏达,热郁湿蒸,传道失其常度,蒸为败浊,脓血下注肛门,故后重。气壅不化,仍数至圊而不能便,伤气则下白,伤血则下赤,气血并伤,赤白兼下,湿热盛极,痢成五色。故用厚朴除湿而行滞气,槟榔下逆而破结气,黄芩清庚金之热,木香、神曲疏中气之滞,葛根升下陷之胃气,柴胡升土中之木气。热侵血分而便血,以银花炭、荆芥炭入营清热。若热甚于里,当用黄连以清热。大实而痛,宜增大黄以逐邪。昔张洁古制芍药汤以治血痢,方用白芍、当归、黄芩、黄连、大黄、木香、槟榔、甘草、桂心等味,而以芍药名汤者,盖谓下血必调藏血之脏,故用之为君。不特欲其土中泻木,抑且赖以敛肝和阴也。然芍药味酸性敛,终非湿热内蕴者所宜服,倘遇痢久中虚,而宜用芍药、甘草之化土者,恐难任芩、连、大黄之苦寒,木香、槟榔之破气,若其下痢初作,湿热正盛者,白芍酸敛滞邪,断不可投。此虽昔人已试之成方,不敢引为后学之楷模也。

痢久伤阳,脉虚滑脱者,真人养脏汤。方用人参、白术、甘草、当归、白术、木香、肉桂、肉果、粟壳、诃子肉。

脾阳虚者,当补而兼温。然方中用木香,必其腹痛未止,故兼疏滞气。用归、芍,必其阴分亏残,故兼和营阴。但痢虽脾疾,久必传肾,以肾为胃关,司下焦而开窍于二阴也。况火为土母,欲温中土之阳,必补命门之火,若虚寒甚而滑脱者,当加附子以补阳,不得杂入阴药矣。

痢久伤阴,虚坐努责者,宜熟地炭、炒当归、炒白芍、炙甘草、广皮之属。

里急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谓之虚坐努责。凡里急属火居多,火性传送至速,郁于大肠,窘迫欲便,而便仍不舒。故痢疾门中每用芩、连清火,甚者用大黄逐热。若痢久血虚,

血不足则生热，亦急迫欲便，但久坐而不得便耳，此热由血虚所生，故治以补血为主。里急与后重不同，里急者急迫欲便，后重者肛门重坠。里急有虚实之分，实为火邪有余，虚为营阴不足。后重亦有虚实之异，实为邪实下壅，虚由气虚下陷。是以治里急者，有清热养阴之异。治后重者，有行气升补之殊。虚实之辨，不可不明。

暑湿内袭，腹痛吐利，胸痞脉缓者，湿浊内阻太阴。宜缩脾饮，方用砂仁、草果、扁豆、乌梅、葛根、甘草。

此暑湿浊邪伤太阴之气，以致土用不宣，太阴告困。盖脾土之性，喜燥恶湿，喜甘恶苦，喜香恶臭，故用砂仁、草果，醒脾逐湿。扁豆、甘草，补土和中。妙在乌梅、葛根，一敛一升，涤邪安胃，两擅其长，斯中气和而吐利止矣。

暑月饮冷过多，寒湿内留，水谷不分，上吐下泻，肢冷脉伏者。宜大顺散方用干姜、肉桂、甘草、杏仁。

暑月过于贪凉，阴暑外袭者，有香薷饮。阴暑内侵者，有大顺散。夫吐泻肢冷脉伏，是脾胃之阳为寒湿所蒙，不得伸越，故以干姜、肉桂，散寒和胃。杏仁、甘草，利气调脾。然广皮、茯苓仍不可少，此即宗仲景治阴邪内侵之藿乱，而用理中汤之旨乎。

腹痛下痢，胸痞烦躁，口渴脉数大，按之豁然空者。宜冷香引子，方用附子、草果、广皮、甘草，冷服。

此不特湿邪伤脾，抑且寒邪伤肾。烦躁热渴，极似阳邪为病，惟数大之脉，按之豁然而空，知其躁渴等证，为虚阳外越，而非热邪内扰。故以附子为君，散寒救阳。广皮、草果，理脾逐湿。甘草止痛缓中。法当冷服者，以真寒假热之病，必治以真热假寒之药，昔人所谓下咽之后，冷气既消，热性乃发，庶药气与病气无扞格之虞也。

下利咽痛，口渴心烦，尺脉数疾者，热邪内耗少阴之阴，宜仿猪肤凉润法。

寒邪内犯少阴则亡阳，如用冷香引子者

是也。热邪内犯少阴易亡阴，如本条下利者是也。少阴之脉，贯膈上循喉咙，液燥则火邪上逆，故咽痛心烦。上出舌下，阴伤故口渴，兼之尺中脉数，则下利为热犯少阴，逼液下走无疑。是以仲景制猪肤汤，用猪肤、白蜜、白粉，但取甘凉润燥，肾阴得和，里热自息，不治利而利自止矣。后人用养阴药以治痢，皆仿其意也。

下痢腹痛后重，时或圜血，肛门热痛，脉沉弦者，热邪传入厥阴，血液内耗。宜仿白头翁汤法。

白头翁汤，仲景治厥阴热利之方也。方用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清湿热而升木火之郁，热入厥阴而下痢圜血者，安得不宗其意，以凉血散邪耶。

湿温证五六日后，忽大汗出，手足冷，脉细如丝，或绝。口渴茎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语亮，此因汗出过多，卫外阳亡，湿热内结，一时表里之气不相接，故肢冷脉伏，非真阳外脱也。宜五苓去术，加滑石、黄芪皮。

前用冷香引子证，全似阳盛，而独于脉之数大而空，知其阳虚。此条脉证全似亡阳，而独于举动神气中得其病情。凡病之阳证似阴，阴证似阳者，正复不少，要在医者之善于审察也。粗工昧此，药味乱投，一匕下咽，神丹莫挽。可不慎欤。

湿温证数日后，汗出热不除，或痞。忽头痛不止者，营液内耗，厥阴风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钩藤、元参、生地、白芍等味。

此湿热伤营，肝风上逆，血不荣经而痉作，上升巅项则头痛，热势已缓，木气独张，故痉而不厥。至于投剂，以熄风为标，养营为本也。

湿热证十余日后，大势已退，惟口渴汗出，骨节隐痛不舒，小便赤涩不利，此余邪留滞经络。宜煎元米泔渍於术，荜案于原说作于，依《赘言》本改。绞汁饮之。

病后湿邪未尽，阴液已伤，故身荜案身字，《赘言》本误作生。疼口渴，此时救液则助

湿,治湿则劫阴。宗仲景麻沸汤之法,取气不取味,则走阳不走阴,妙在元米泔养阴逐湿,两擅其长。

湿热病默默不语,神识昏迷,不知所苦,与饮食亦不却,二便自通,诸药不效者。此病不在脾胃,而在手厥阴营分,凝滞血络,堵塞神明,非辛香气药所能开泄。宜醉地鳖虫、醋炙鳖甲、土炒山甲、柴胡、桃仁泥等味,行血通瘀。

暑邪本伤心气,间有侵入营中,凝瘀络脉,心主阻遏,灵机窒塞,所以神识不明,昏迷默默也。用直入厥阴营分之药,破滞通瘀,斯络通而邪亦解矣。

以上所载风温湿温,虽未能尽穷其变,然病有虚实之异,治有补泻之殊。在气在血,为热为寒,已露一斑。学者能引伸三反,开发灵机,则他山片石,未必非攻玉之一助也。荪案《赘言》本,此后有察舌一条,辨脉四条,注云从辨证活人摘入,盖是后人所增,今不补录。

上温热病指南集,旧为先大父愚庵公刊行,遭寇后版片已毁,印本抄存,偶于从弟二泉培廉处得此帙。因重校付梓,其风温湿温之辨,及表里虚实,随证分析,语简意该,活人家宜奉为圭臬也。光绪元年仲秋钱培荪谨识。

《温热病指南集》终

跋

乙亥秋，将重刊《温热病指南集》，或告菴曰，是书已附刊三家医案之后。三家医案者，吴江吴子音金寿所辑，叶天士、薛生白、缪宜亭之案。而益以叶氏《医效秘传》，刊于道光中，近时苏州绿润堂书肆翻刻之。未附《温热赘言》一卷，因取而校之，一一相同，惟是集原题淞滨陈祖恭平伯父著。而《赘言》本题江左寄瓢子述，岂祖恭即寄瓢耶？然湿温第十五节，有一酒客云云，《赘言》本作余在金阊，见业师张友樵治一酒客，其下余诊其脉，余脉其右寸浮，数余字皆作师，则两书歧出。张友樵名文燮，《医效秘传》有其序，序作于道光十一年，称吴子金寿从余学医，是寄瓢本与子音同师。祖恭果即其人，何为又冒其师所治为已治耶？然医书只论是非，毋问真伪。《内经》一书，本周秦间人所述，世所传华佗《中藏经》之类，未必不出于依托。妖妄如《石室秘录》，君子犹有取焉，苏刻《赘言》本，亦小有讹舛，未尝不可以是集参校。即如郭象之注南华，庸何伤，故仍付之梓，而附著其异同，以质明者。

嘉平既望培菴又识。

附 评

温热指南刻成后,梦花从兄培名又示予同里顾尚之先生观光所评指南数则。实足以证此书之失,因附刊于后。丙子八月培荪识。

二页《内经》又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注家咸谓冬令闭藏,寒邪伏于肾中,病不即发,至春阳气大泄,内伏之寒邪,随升令而外达。天来钱氏已大非其说矣。顾云:经又云,温症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阳气大发,腠理开,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经文凿凿言之,断非错误,安得别生异解,贻误后人。

三页后来风寒伤形,伤形者定从表入。顾云:风寒亦有不从表入者。

四页自昔仲景著书,不详温热。顾云:温热治法,已详《伤寒论》中,曷不取柯韵伯《来苏集》,反覆绎之。

四页肺主卫,又胃为卫气之本。顾云:肺主卫,心主营,胃为卫之本,脾为营之源。

七页《伤寒论》中有下痢谵语者,有燥粪也,宜大承气汤。顾云:当作小承气汤。

九页当用升麻、黄芩、犀角、银花、甘草、豆卷之属,升散热毒。顾云:原文用升麻鳖甲汤,升麻升透厉邪,鳖甲养阴清热,当归和营止痛,甘草解毒和中。留商之。

一一页燥与热斗,立见其败。顾云:用甘凉以泄热和阴,是正治法。用芳香以逐秽利窍,是反治法。经所谓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也。香开辛散,立法亦举大纲,如津液干枯者,必加生地以育阴。里热炽甚者,必加黄连以清火。至阳分素亏之人,复感温邪内陷,正取芳香以护阳逐邪,阴寒沉降之品,一味不可夹杂。否则上热未除中寒复起,遂溃败而不可救矣。牛黄丸、至宝丹中,何尝不用辛香,而谓燥与热斗,立见其败。然乎否乎?

一二页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属太阴。顾云:阳明为阖,阳道实,故以胃实属阳明。太阴为开,阴道虚,故以自利属太阴。

一三页后但热不寒。顾云:始虽恶寒,一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二一页故用承气以攻下。顾云:芒硝一味宜商。

三一页白芍酸敛滞邪断不可投。顾云:岂有白芍与大黄、木香、槟榔、桂心同行。而尚嫌其酸敛滞邪者乎?有开有阖,有散有收,正古方妙处,安可妄肆讥评。

南病別鑑

〔清〕
叶香岩 著
薛生白 著
薛望公 著

《南病别鉴》提要

本书上卷,列叶香岩《温热论》,宋佑甫增注。中卷,乃南园薛生白《湿热条辨》三十五条,宋佑甫手辑。下卷,乃薛望公《伤寒直解辨证歌》三十一条,宋佑甫校字。续集一卷,皆详温热诊断辨证,宋佑甫自著。清季康乾时,吴中名医辈出。香岩叶氏,一瓢薛氏为最著。悯南方多温热证,疗治之法,自与北地伤寒有别,故名《南病别鉴》。叶有《温热论治》,薛有《湿热条辨》,皆发明南人温湿之病,不宜概用伤寒法治。厥后望公薛氏有《伤寒辨证歌》,名虽袭北,治实偏南。不外叶薛之旨。宋君佑甫,为望公外孙。治病之暇,取叶书详注之,复合二薛所著,并自著续集,汇为一书,授梓传世。裘君,吉生,合刊《三三医书》。因讹误甚多,炳章特为重校讹误,增以圈点印行。

顾 序

考工记谓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于是以橘逾淮北为枳。鸕鶿不逾济,貉不逾汶,明迁地弗良之意,一再曰地气然也。呜呼!不得地气,不能成良工。不察地气,又曷为良医哉!九窍之变犹是也。九藏之动犹是也。然而齐与楚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焉。燕与越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焉。不同者地也,即气也。言语嗜欲,其气之常,疾病则其气之变也。用治齐者治楚,吾知其必难已。用治燕者治越,吾知其必增剧,无他。常者不能同,而变者反能同,未之有也。伤寒者,北方之病也。而南人有病,辄曰伤寒何也?仲景之书遍天下,人习诵之,而忘其地气之不同也。不几用治齐者治楚,治燕者治越乎。已乎剧乎!国朝康熙间,吴中名医辈出。香岩叶氏,一瓢薛氏为最著。叶有《温证论治》,薛有《湿热条辨》,皆发明南人之病,不宜概用伤寒法。厥后望公薛氏,有《伤寒辨证歌》,名虽袭北,治实偏南,不外叶薛宗旨。宋君佑甫,为望公外孙。治病之暇,取叶书详注之。复合二薛所著,函三为一。题曰《南病别鉴》,将授诸梓。问序于余,余不知医,惟寻厥题名。证以考工。佑甫其能察地气者乎!佑甫为医,其良者乎!

光绪九年岁次癸未五月元和顾文彬撰

徐 序

康熙朝，吾吴叶香岩先生，医名重当代。同时有一瓢征君，继起有松心孝人，号称鼎足。惟先生最为正宗，足资后学楷模。所传世著作几种，皆及门采辑，医案乃最著名者也。此《温证论治》一编，较《舌鉴》、《舌辨》，更加明晰。今得佑甫世棣逐条论疏，尤觉精详。佑甫为薛望公先生外孙，好学深思，治病往往出人意表，而一轨乎正。岂非渊源有自耶？兹将付手民，属书缘起。

时光绪己卯四月南宮后生徐康

毕 序

医书自《灵》、《素》、《金匱》后,代有名贤,著作几于汗牛充栋。求其能上继岐黄真传,而有益于后学者,渺不可得。推原其故,盖由食古不化,致古人著作之精心,晦而难明。或更妄求异说,自作聪明。或各立门户,好为奇僻。于南北地气之分,性质强弱之异,概置勿论。无怪医道竟成绝学也。近有叶香岩先生《温证论治》,薛一瓢先生《湿热条辨》,薛望公先生《伤寒古风》,议论精醇,根柢深厚。五行尽其变,五土异其宜。实上继《灵》、《素》、《金匱》之一脉,而大有功于后世者也。惜香岩一瓢两先生之书,虽会稽章虚谷注释,而未得其详,医家深以为憾。兹宋君佑甫,于治病之暇,朝夕披览,详加注释。俾前人之著述,了如指掌,真后学之津梁也。犹忆余十年前,得不寐疾,辗转床褥,午夜彷徨,遍访时医,尽皆束手。后得佑甫诊治,应手而愈。至今年逾六十,日高三丈,犹作酣眠。始知佑甫于此道中,不知几费揣摩,斯能臻此妙技。古人所谓三折肱者,真无愧焉!余故乐得而为之序。

光绪己卯仲春既望弇山毕长庆撰

宋 序

天下至难为者莫如医，天下至易为者亦莫如医。必欲穷经义，索病源，对症施药，务求中肯，此固难为者也。苟其不读古人书，不问病人因，妄曰凭脉知病，任意书方，偶然中病，愚夫愚妇，奉以为奇事，即暗被他伤，医家病家，茫然不知，此又易为者也。然以难为者与易为者较，岂独不可同日而语。殆有为善造孽之分欤！《内经·微四失论》曰：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之谓也。此固不在医林，可置之勿论。夫司命者，望闻问切之外，尤须分别土地人情，如北方地寒人强，伤寒最多，故仲景立麻黄桂枝汤等，原有《伤寒论》可稽，而江以南，地卑湿多，人情柔弱，患伤寒者，不过百中一二，患湿热者，十之八九。若以治伤寒者治湿热，岂非大相径庭耶！余自幼喜读医书，《素》、《灵》、《内经》、仲景《伤寒》、《金匱玉函》等书而外，诵至叶香岩先生《温证论治》，薛一瓢先生《湿热条辨》，及外祖薛望公公《伤寒古风》三十一首。每朝夕服诵而不忍去，知其于江南人病最为合法。惜香岩先生论口授，门人随笔记录，层次未楚。虽后人稍为分排，而不有注释。余因之，或参经旨，或集陈言，或从素见，增在句读之下，非敢云注，以畅其说耳。稿既成，忽有人告予曰：会稽章君名虚谷者，曾有注释。予即购而阅之，竟超出万万。于是复加删易大半，遵章君之注，不过使繁者简之，晦者显之，间或参以己见而标之。其《湿热条辨》，章君亦详注矣。而外祖望公公《伤寒古风》，已了如指掌，不敢谬加一词。因袭三家名言，付之剞劂，为案头课徒之余事，名之曰《南病别鉴》。谓与北方病迥异也，是为序。

光緒戊寅孟春上浣平江宋兆淇佑甫氏序

薛 序

扫叶庄，一瓢耕牧且读之所也。维时残月在窗，明星未稀，惊鸟出树，荒鸡与飞虫相乱，杂沓无序。少焉晓影渐分，则有小鸟闹春，间关啁啾，尽巧极靡，寂淡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处老鹤，横空而来，长唳一声，群鸟寂然。四顾山光，直落檐际，清静耳根，始为我有。于是盥漱初毕，伸纸磨墨。将数月以来所历病机，与诸子弟，或阐发前人，或摭己意，随所有得，随笔数行，录竟读之，如啖菹羹，寸寸各具酸咸。要不与珍错同登樽俎，亦未敢方乎横空老鹤一声长唳。

薛雪书于扫叶山庄

李 序

薛氏《湿热论》，乃家藏秘书。先君素精医理，于是书尤深宝之。盖其辨析受病之原委，多由阳明太阴两经，表里相传。其见之也确，其言之也详，其治之也各得其宜，可为后世法。莫能出其范围者。我吴处江以南，地气卑湿，患是病者最多，而治之者或称为湿温伤寒，未能辨析。岂知如论所云，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哉！俊不敢独秘，亟寿枣梨，以公同志。俾审病者，不致歧误焉。

道光九年九月元和李清俊跋

《南病别鉴》目录

卷上

叶香岩温证论治

- 第一论温病大概…………… (307)
- 第二论化热入营…………… (307)
- 第三论邪留三焦…………… (308)
- 第四论里结阳明…………… (308)
- 第五论白舌…………… (308)
- 第六论黄舌…………… (309)
- 第七论薄黄舌…………… (309)
- 第八论绛舌…………… (309)
- 第九论燥绛舌…………… (309)
- 第十论紫舌…………… (310)
- 第十一论淡红舌…………… (310)
- 第十二论芒刺舌…………… (310)
- 第十三论血迹肿大舌…………… (310)
- 第十四论如烟煤舌…………… (310)
- 第十五论黑舌…………… (310)
- 第十六论粉白滑舌并斑疹…………… (310)
- 第十七论白痞…………… (311)
- 第十八论齿血…………… (311)
- 第十九论齿燥齿枯…………… (311)
- 第二十论齿垢…………… (312)
- 第二十一论妇人温病…………… (312)

卷中

薛生白湿热条辨

- 湿热论凡三十五条…………… (314)

卷下

薛望公伤寒直解辨证歌(附:司天在泉歌)

- 辨表分寒热第一…………… (319)
- 辨表分虚寒虚热第二…………… (319)
- 辨里寒第三…………… (319)
- 辨里热第四…………… (319)
- 辨里虚寒第五…………… (319)
- 辨里虚热第六…………… (320)
- 辨假虚寒第七…………… (320)

- 辨假实热第八…………… (320)
- 辨渴第九…………… (320)
- 辨舌第十…………… (320)
- 辨虚寒舌燥第十一…………… (320)
- 辨实热舌燥第十二…………… (321)
- 辨寒头痛第十三…………… (321)
- 辨热头痛第十四…………… (321)
- 辨虚头痛第十五…………… (321)
- 辨风寒骨痛第十六…………… (321)
- 辨虚骨痛第十七…………… (321)
- 辨虚寒腹满第十八…………… (321)
- 辨实热腹满第十九…………… (321)
- 辨虚寒不大便第二十…………… (321)
- 辨实热不大便第二十一…………… (321)
- 辨小便不通第二十二…………… (322)
- 辨呕第二十三…………… (322)
- 辨吐蛔第二十四…………… (322)
- 辨汗第二十五…………… (322)
- 辨谵语第二十六…………… (322)
- 辨面目赤第二十七…………… (323)
- 辨下利第二十八…………… (323)
- 辨厥第二十九…………… (323)
- 辨腹痛第三十…………… (323)
- 辨脉脱第三十一…………… (324)
- 附:司天在泉歌…………… (324)

续集

- 看病必须先识病…………… (325)
- 阴证…………… (325)
- 伤寒…………… (326)
- 急下急温…………… (326)
- 生死脉候…………… (326)
- 厥分寒热辨…………… (327)
- 结胸解…………… (327)
- 伤寒合病并病论…………… (327)
- 伤寒别名…………… (328)

南病别鉴 卷上

清 吴门 叶香岩天士原著
 吴门 宋兆淇佑甫增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第一论温病大概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风从寒化属阴，故先受于足经；风从热化属阳，故先受于手经），逆传心胞（心肺最近，邪盛伤营，即传心胞）。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伤寒由太阳而传入他经，当先辛温发汗。温邪由肺入胃，当先辛平解表）。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化热最速，未传心胞，邪尚在肺。肺合皮毛而主气，故在表。初用辛凉散解，挟风加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不尔（初当辛平解散，若过凉遏，邪反内走。用温发汗，劫津化火），风挟温热而燥生，清窍必干。谓水主之气，不能上荣，两阳（风与热也）相劫也（有阳虚气不化液而燥，治宜甘温。有积饮液不上升而燥，治宜甘辛。有阴液枯涸而干燥，治宜酸甘。此风热劫烁其津液，治宜甘寒）。湿与温合，蒸郁而蒙痹于上。清窍为之壅塞，浊邪害清也（渗湿透热，佐以芳香）。其病有类伤寒，验之之法，伤寒多有变症，温病虽久，总在一经为辨。

第二论化热入营

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由气入营）。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

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若加烦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及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黄代之，急速透斑为要。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玉女煎，轻则梨皮蔗浆之类。或其入肾水素虚，病虽未及下焦，每多先自彷徨（惊疑恐惧之貌，盖肾水虚则生恐也），此必验之于舌。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舌光红，或灰薄而燥，宜咸寒滋养。如生地、元参、龟板、阿胶之类。质绛而中心干厚焦燥者，生地、阿胶、龟板中，加元明粉、大黄以下之）。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耳。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转汗透邪，治宜益胃（此法极难详辨，盖汗由胃中水谷所化，气旺邪与汗相并而出。如仲景服桂枝汤后，啜稀粥者是也。若胃虚发战，邪不能出，反从内入也。要在辨邪之浅深。若邪已内入，欲行此法，反见助邪为害矣。如风寒温热之邪，初在表者可行。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当胃口，断无益胃助邪。虽虚人必先开达，误用即为害不浅也）。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解后胃气空虚，当肤冷一昼夜，待气还自温暖如常矣。盖战汗而解，邪退正虚，阳从汗泄，故渐肤冷，未必即成脱症。此时宜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旁人切勿惊惶，频频呼唤，扰其元气。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虽倦卧不语，汗出肤冷，却非脱症。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冷汗出，便为气脱之症矣（此正不胜邪，《内经》言阴阳交。交者死也）。更有邪盛正虚，不能一战而

解,停一二日,再战汗而解者,不可不知。

第三论邪留三焦

气病有不传血分者,邪留三焦,犹之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清上下之势,随症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因其仍在气分,犹有战汗之门户,转疟之机括也(不入营而传心胞,即传于三焦。盖三焦主升降出入。表里之气,全赖三焦以出入,法当转其气机。虽温邪不可用凉药遏之,故只宜辛平甘苦,顺其升降,转其气机,开透汗化症之门户)。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卫行脉外),营之后方言血(营行脉中),在卫(必恶寒)汗之可也(宜辛平表散)。到气(不恶寒而恶热,小便色黄)才宜清气(方可辛凉,亦不可太凉,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乍入营分(脉数舌绛),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开达即所以转气分),如犀角、元参、羚羊等物是也。至入于血(舌深绛,烦扰不寐,或夜有呓语),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是也。若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反致慌张矣!且吾吴湿邪,害入最多。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如法应清凉,用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凉,盖恐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阳虚者本多痰湿,受寒湿,非姜、附、术、苓不能去。受湿热,亦必粘滞难解,须通阳明。化湿过凉,则湿闭而阳更困矣)。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有热减身寒者,不可便云虚寒而投补剂(阴虚者内火易动,湿从火化,易伤阴液。阴伤则阳少依附,但当和胃,不可偏阴偏阳),恐炉烟虽熄,炉火犹存。须细察精详,方可少少与之,慎不可漫然而进也。又有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与之相搏,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如身黄如橘子色而鲜明者,此阳黄胃湿,用茵陈蒿汤),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色如薰黄而沉晦者,此阴黄脾湿,用梔子柏皮汤,或附子理中汤),然其化

热则一。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补血,而在养津与化汗(津液虚则汗无由化,养津则汗自出);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自能出矣)。较之杂症,有不同也。

第四论里结阳明

三焦不从外解,必致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无形之邪,必依有形之物而转结,如痰滞湿是)。亦须用下法,不可以气血之分,谓其不可下也(不下,势必蒸烁伤阴)。惟伤寒热邪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如小陷胸汤、黄连泻心汤)。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不可再下。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再人之体,脘在腹上,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胀,当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验之于舌(全凭舌苔之色),或黄或浊(湿与温合蒸)。可与小陷胸汤或泻心汤,随症治之。若白不燥(全是寒有痰湿),或黄白相兼,或灰白不渴(皆阳不化邪,阴浊凝阻),慎不可乱投苦泄。其中(即胃中)有外邪未解,里先结者(宜先通气滞,杏、薤、橘、桔之类);或邪郁未伸,素属中冷者(当加姜)。虽有脘中痞痛,宜从开泄,宣通气滞,以达归于肺。如近世之杏、薤、橘、桔等,轻苦微辛,具流动之品可耳。又有舌上白苔黏腻,口吐浊厚涎沫者,其口必甜,此为脾瘴,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土有余也。盈满则上泛。当用佩兰叶芳香辛散以逐之(更当看其舌本红赤为热,当清凉泄浊。色淡不红,脾虚不能摄液而上泛,当健脾降浊),若舌上苔如碱者,胃中宿滞,挟浊秽郁伏。当急急开泄,否则闭结中焦,不能从膜原达泄矣。

第五论白舌

舌苔白厚而干燥者,此胃燥气伤也(白厚

本是浊邪,热烁津伤,浊结不化。当先养津化浊。滋润药中加甘草,令甘守津还之意(其人必素属中虚,故可用甘草)。舌白而薄者,外感风寒也,当疏散之。若薄白而干者,肺液伤也。加麦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为上者上之也(肺位最高,轻清乃得。若重浊与肺无益,而反伤及胃)。若苔白而质绛者,湿遏热伏,当先泄湿透热,防其即干也。此可勿忧。再从里而透于外,则变润矣(泄湿用辛开苦降,湿泄自然热透,热透自然舌干,再用苦辛甘凉从里透外,则胃气化而津液升,舌即润,汗作而邪热随解)。初病即舌干(津液素亏),神不昏者(幸而未入心胞),急宜养正,微加透邪之药。若神已昏,此内匿不可救药矣。

第六论黄舌

前云舌黄或浊,当用陷胸泻心,须要有地之黄(如草生地上,必有根脚,无根即为浮垢,刮之即去)。若光滑者,乃无形湿热,已有中虚之象,大忌前法(若妄行攻泻,必致表邪入里,为结胸痞气腹胀等症)。其脐以上为大腹,或满痛或胀(不因药误,病出自然),此邪已入里,表症必无,或存十之一二,亦须验之于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色,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加槟榔、青皮、枳实、元明粉、生首乌等皆可。若未现此等舌,不宜用此等药,恐其中有湿聚太阴为满,或寒湿错杂为痛,或气壅为胀(皆有虚实寒热,总以利气和气为主),又当以别法治之矣。

第七论薄黄舌

黄苔不甚厚而滑者,热未伤津,犹可清热透表(辛开透发,从汗而解)。若虽薄而干者,邪虽去而津受伤也(当以养津为主)。苦重之药当禁,宜甘寒轻剂以养之。

第八论绛舌

热邪传营,舌色必绛(指舌本言)。绛,深红色也。初传舌绛中兼黄白色(指舌苔言),此气分之邪未尽也。泄卫透营,两和可也(仍从表解)。纯绛鲜泽者(言无舌苔,胃无浊结,邪已离卫入营),胞络受邪也。宜犀角、鲜生地、连翘、郁金、石菖蒲等清泄之。延之数日,或其人平素心虚有痰(必有舌苔,但心血虚者,舌质多不鲜明,或淡晦无神,邪陷多危而难治。于此可卜吉凶),外热一陷,里络即闭,非菖蒲、郁金等所能开,须用牛黄丸、至宝丹之类以开其闭(若邪火盛而舌质赤,宜牛黄丸。虚而色淡晦者,宜至宝丹。以牛黄丸太寒故也),恐其昏厥为痉也。

第九论燥绛舌

舌绛而干燥者,火邪劫营,凉血清血为要(胃无浊邪,则无厚苔。邪热入营,则舌质色绛。虽薄苔必黄,又加干燥,则火邪劫营)。色绛而舌心干者(舌全绛,心干),乃心胃火燔,劫夺津液。即黄连、石膏,亦可加入。其有舌心独绛而干者(四边有苔,或黄或白,独绛而干,只在舌心),亦胃热而心营受灼也。当于清胃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则延及于尖,为津干火盛之候矣。舌尖独绛而干(热止在心),此心火上炎,用导赤散泻其腑。若烦渴烦热,舌心干,四边色红,中心或黄或白者(舌四边红而不绛,中兼黄白而渴,故知其热不在血分),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气热烁津(热在气分者,必渴;热在血分者,但口干而不渴。多饮能消水为渴,不能多饮,但欲略润为干。如血分无热而口干者,是阳气虚,不能生化津液,宜辛润,如姜、附之类),急用凉膈散,散其无形之热,再看传变可也。慎勿用血药,反致滋腻留邪。至苦舌降,望之若干,手扪之原有津液,此津亏湿热熏蒸,将成浊痰,蒙闭心胞也(胃以通

降为用,浊降则清升而化津液。热邪入营,郁蒸胃中,浊气成痰,反以蒙闭心胞,即成昏厥。当急疏其胃,降浊以清营热。舌色绛而上有粘腻似苔非苔者,中挟秽浊之气,急加芳香以逐之。舌绛而抵齿难伸出者,痰阻舌根,有内风也(内风上炽,当开降中加辛凉咸润,以熄内风。脾肾之脉,皆连舌本,亦有脾肾气败。舌短不能伸出者,其形貌面色,必形枯瘁,多为死证,不独风痰为患也)。舌绛光亮,胃阴亡也,急用甘凉濡润之品。舌绛有碎点黄白者,将生疳也。大红点者,热毒乘心也。用黄连、金汁。有虽绛不鲜,干枯而痿者,此肾阴涸也。急以阿胶、鸡子、地黄、天冬等救之。缓则恐涸而无救也。

第十论紫舌

热传营血,其人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舌色必紫而暗,扪之潮湿(不干,故为瘀血),当加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参、桃仁、丹皮等。否则瘀血与热相搏,阻遏正气,遂变发狂如狂之症。若紫而肿大者,乃酒毒冲心(急加黄连)。紫而干晦者,肝肾色泛也,难治(肾色黑,肝色青,青黑相合而成紫晦,故曰难治)。

第十一论淡红舌

舌淡红无色(心脾气血素虚),或干而色不荣者,乃胃津伤而气无化液也。当用炙甘草汤(养血养气,以通经脉,则邪自可去),不可用寒凉药。

第十二论芒刺舌

凡舌不拘何色,生芒刺者(苔必焦黄,或黑或无苔而绛。若苔白或淡黄,胃无大热,必无芒刺。或两边有小赤瘰,是营热郁结,当开泄气分。上焦热极者,宜凉膈散散之),皆上焦热极也。当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

轻,旋生者险。

第十三论血迹肿大舌

舌苔不燥,自觉闷极者(脾阳弱,浊壅不行),脾湿盛也(虽有热邪,当先辛开泄湿,而后清热,切不可先用寒凉遏闭)。或有伤痕血迹者,当问曾经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为枯症,仍从湿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肿大不能出口者(或兼唇肿),此脾湿胃热,郁极化风,而毒延于口也。用大黄磨入当用剂内,舌胀自消(神清邪在脾胃,神昏即在心脾两脏)。

第十四论如烟煤舌

舌无苔有如烟煤隐隐者,慎不可忽视。若口渴烦热而燥者,平时胃燥也。不可攻之,宜甘寒益胃(此阴虚而燥)。若不渴肢寒而舌润者,乃挟阴症。宜甘温扶中(此阳虚,不可用苦寒,只宜甘温,不可用苦温)。此何以故?外露而里无也(外露热象,里无热也)。

第十五论黑舌

舌黑而滑者,水来克火,阴症也,当温之(附、桂之类)。若见短缩,此肾气竭也,为难治。若加人参、五味子,或救万一。舌黑而干者(黑燥无苔,胃无浊邪),津枯火炽,急急泻南补北(黄连阿胶汤)。若黑燥而中心厚者(胃中有垢浊,与邪热相结),土燥水竭,急以咸苦下之(元明粉、大黄)。

第十六论粉白滑舌并斑疹

舌白如粉而滑(浊邪甚盛),四边色紫绛者(热邪亦重,热为湿遏),温疫病初入膜原(外通肌肉,内近胃府,即三焦之门户,而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未归胃腑,急急透解(吴又可达原饮加减),莫待传入,而为险恶之症。且

见此舌者,病必见凶,须要小心。凡斑疹初见,须用纸捻照(热闭营中,多成斑疹。斑从肌肉而出属胃,疹从血络而出属经,其或斑疹并见,此阳明经府皆热),看胸背两胁,点大而点在皮肤之上者为斑。或云头隐隐,或琐碎小粒者为疹。又宜见而不宜多见。按方书谓斑色红者为胃热,紫者热极,黑者胃烂。然当看外症所合,方可断之。春夏之间,湿病俱发斑疹为甚。如淡红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脉不洪数(虚斑也),此非虚斑,即属阴斑。或胸前微见数点,面赤足冷,或下利清谷(阴斑也),此阴盛格阳于上(内真寒,外假热,逼其无根之火上浮,必面赤戴阳),当温之(如白通汤之类,热药冷服,不然,拒格不受而吐矣)。若斑色紫而点小者,心胞热也(点小即是从血络而出之疹,热在心胞)。点大而紫,胃中热也(从肌肉而出为斑,热在胃)。斑黑而光亮者(光亮元气犹充,故可救),热毒极炽,虽属不治,然其人气血充者,依法治之,或可救之。若黑而晦者必死(黑晦元气败)。黑而隐隐,四旁赤色者(四旁赤色,气血尚活),乃火郁内伏,大用清凉透发,间有转红而可救者。又有夹斑带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随其部而泄(或经或腑)。然斑属血者恒多,疹属气者不少(热在胃,本属气分,见斑则邪属血矣。疹从血络而出,本属血分,然邪由气而闭其血,方或疹也。故治斑疹,必当两清气血,况欲透发,必通其血中之气。如赤芍、郁金、归须类之,佐以犀角、元参等。如清气分,则用知母、石膏、芩、连,佐以桂枝,亦可通营清热也),斑疹皆是邪气外露之象。发之时,宜神情清爽,方为外解里和。如斑疹出而昏者,此正不胜邪而内陷(虽用扶正开泄,如人参、至宝丹之类,总归死者十之八九),或胃津内涸之候矣(昏而声音洪厉,力气尚强,舌干黑无苔。用大剂滋养,鸡子黄、生地黄、阿胶之类,或可救之。若黑中心燥者,救阴中加咸苦下之,亦可救之)。

第十七论白痞

白痞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湿热伤肺,邪虽出而气液枯也,必得甘药补之(此言病久宜然)。若未至久延,气液尚在未伤,乃为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辛温疏表,如苏梗、藿梗,使气伸汗出,邪达而愈)。枯白如骨者(枯白如暴露人兽死骨色),多凶,气液竭也。

第十八论齿血

温病看舌,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肾主骨,齿为骨之余。故齿浮齦不肿,为肾火水亏也),齦为胃之络(胃脉络于上齦,大肠脉络于下齦,皆属阳明。故牙龈肿痛,为阳明风火,或湿遏火伏)。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凡二经之血,走于此处,病深动血(邪热入胃,必连大肠,血循经络而行,遂动血上溢),结瓣于上。阳血色紫,紫如干漆(阳明之血),阴血色黄,黄如酱瓣(少阴之血)。阳血若见,安胃为主(鲜地、萸、斛、石膏、知母之类)。阴血若见,救肾为要(生地、阿胶之类)。然豆瓣色者多险,惟病尚不逆者犹可治,否则难治矣。此何故?阴下竭阳上厥也(水不胜火)。

第十九论齿燥齿枯

齿若光燥如石者,胃热甚也。证见无汗恶寒,卫偏胜也(卫阳内郁,表气不通,故无汗,为卫偏胜)。辛凉泄卫,透汗为要(泄卫发汗,内热即从表散。凡恶寒面汗出者,为表阳虚,腠理不固,虽有内热,亦非实火)。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齿燥有光,胃液虽干,肾气未竭。如枯骨色,肾液大败),为难治。如上半截润(当作燥,观下水不上承句,可知),为水不上承,而心火上炎,急宜清心救水(黄连阿胶汤),俟枯处转润乃妥。若咬牙啮齿者,湿热化

风,痉病也。但咬牙者,胃热气走其络也。咬牙而脉症皆衰者,胃虚无谷以内荣也(胃中空,内风乘虚而入其络)。此何以故?虚则喜实耳。舌本不缩而硬,牙关咬定难开者,此非风痰阻络,即欲作痉症,用酸物擦之即开。酸走肝,木来泄土也。

第二十论齿垢

若齿垢如灰糕样者,胃气无权,津亡而湿浊用事,多死(齿垢由肾热蒸烁,胃中浊气所结。其色如灰糕,则枯败而津气俱亡,肾胃两竭,惟有湿浊用事,故知必死)。初病齿缝流清血痛者,为胃火冲激(出于牙龈,属阳明故痛),不痛者为龙火内燔(龙火谓肾火,宜壮水主)。齿焦无垢者死(齿焦肾水告涸,无垢胃液亦竭,故死)。齿焦有垢者,肾热胃劫也(有垢者,火盛而气液未竭,用调胃承气,微下胃热),当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肾可也(肾水亏者用之)。

第二十一论妇人温病

妇人病与男子同,但多胎前产后,及经水适来适断。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减用之,谓恐邪来害妊也(然邪犹在表分,当从开达外解,倘执用四物,反引邪入里,轻病变重,故必审其邪之浅深而治,为至要也)。如热极者用井底泥,及蓝布浸冷覆盖腹上等。(须见邪热逼胎,有胎跃不已之象,急清内热,可用此治。否则致热内走,反伤其胎),皆是护胎之意,然亦须看其邪之可解而用之。如血瘀之药不灵,又当审察(不灵当作不宜,断无试之不灵,而后更之。清热解邪,勿使伤胎,即为保护。若助气和气之药,犹可酌用。若滋腻补血,本元未伤而用之,恐反遏其邪),不可固执,仍宜步步保护胎元,恐正损邪陷也。至于产后,方书谓慎用苦寒,恐伤已亡之阴也。然亦要辨其邪,能从上中解者,稍从证用之,亦无妨也

(上者如宣肺之类,中者如疏中和中之类)。不过勿犯下焦(谓肝脾肾,初治不善,邪陷入脏即死),且属虚体,当如虚怯人病邪而治(此法最妥)。况产后当血气沸腾之际,最多空隙,邪必乘虚内陷,虚处受邪,为难治也(产后大伤下元,若禀质阳虚者,偶伤寒邪饮食,泻痢不止,脾肾气脱,往往二三日即死。其阴虚者,肝风易炽,热邪乘之,即成痉者有之,故最为难治。阳虚者扶阳为主,阴虚者养阴为先)。如经水适来适断,邪将陷于血室,少阳(冲脉为血室,肝主之。少阳为肝之表,其脉起于气街,气街又阳明胃经之穴,故云隶属阳明也)伤寒言之详悉,不必多赘,但数动(当作变动,或竟作温邪亦可)与正伤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汤,提出所陷热邪(从少阳提出),参、枣以扶胃气(必胃无邪,及中虚之人,方可用之,否则助邪为害),因冲脉隶属阳明也,此惟虚者为合治。若热邪陷入,与血相结者,当宗陶氏(陶节庵有《伤寒全生集》)小柴胡汤去参、枣,加生地、桃仁、楂肉、丹皮或犀角等(此因邪血结)。若本经血结自甚,必少腹满痛,轻者刺期门穴(在左胁);重者小柴胡汤去甘草,加延胡、归尾、桃仁、挟寒加肉桂;心气滞加香附、陈皮、枳壳等(此血结为主)。然热陷血室之症,多有谵语如狂之象,与阳明胃热相似。此等病机,最须辨别。血结者身体必重,非若阳明之轻便者何也?阴主重浊,络脉被阻,身之侧旁气痹,连及胸背皆为阻塞,故去邪通络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胞,胸中痹痛,即陶氏所谓血结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红花汤,加海蛤、桃仁。原欲表里上下,一时尽解之,此方大有巧妙也。

血室者,营血停止之所,经脉留会之处,即冲脉是也。冲脉者,奇经八脉之一脉也。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并阳明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为十二经之海。王冰曰:冲为血海,言诸经之血、朝会于此。男子则运行生精,女子则上为乳汁,下为月事。伤寒之邪,妇人则随经而入,男子由阳明而传。以冲之脉,与少阴

之络，起于肾。女子感邪，太阳随经，便得而入冲之经并足阳明。男子阳明内热，方得而入也。冲脉得热，血必妄行，在男子则下血谵语，在妇人则月水适来，盖言男子，不独谓妇人也。《针经》曰：妇人热入血室，有须治而愈，有不须治而愈。假令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和，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穴，随其实而泻之。假令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来适断者，此谓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二者须治而愈者也。若发热，昼则明了，夜则谵语，如见鬼状。此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是不须治而愈者也。谵语为病邪之甚者，何不须治而愈耶？且胸胁满如结胸，谵语，是邪气留结胸胁而不去者，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寒热如疟，发作有时者，是血结而不行也，须小柴胡散之。二者既有留邪，必须治之可也。若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此经水既来，以里无留邪，但不妄犯，热随血散，必自愈。经曰：血自下，下者愈。故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

愈。所谓妄犯者，谓恐以谵语为阳明内实，攻之犯其胃气也。此无胸胁之邪，恐刺期门，犯其中焦也。此无血结，恐与小柴胡汤，犯其上焦也。小柴胡汤解散，则动卫气，卫出上焦，动卫气，是犯上焦也。刺期门，则动营气，营出中焦，动营气，是犯中焦也。《脉经》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岂但言药不言针耶？

邪入血室，仲景分浅深而立两法。其邪深者，如结胸状，若谵语，刺期门穴，随其实而泻之，是从肝而泻其邪，亦即陶氏所谓之血结胸也；其邪浅者，往来寒热如疟状，而无谵语，用小柴胡汤，是从胆治也。盖往来寒热，是少阳之证，故以小柴胡汤提少阳之邪，则血室之热，亦可随之而出。以肝胆为表里，故深则从肝，浅则从胆，以导泄血室之邪也。其言小柴胡汤，惟虚者合治何也？盖伤寒之邪，由经而入血室，其胃无邪，故可用参、枣。若温热之邪，先已犯胃，后入血室，故当去参、枣。惟胃无邪，及中虚之人，方可用之。须知伤寒之用小柴胡汤者，正防少阳经邪乘虚入胃，故用参、枣先助胃以御之（如上言法宜益胃）。其与温热之邪，来路不同，故治法有异也。

南病别鉴 卷中

清 吴门 南园薛生白原著
平江 宋兆淇佑甫手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湿 热 论

湿热症。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

此条乃湿热症之提纲也。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入太阴。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阳明太阴湿郁生热，热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虐，故最易耳聋干呕，发瘧发厥。而提纲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诸症，皆湿热兼见之变局，而非湿热病必见之正局也。始恶寒者，阳为湿遏而恶寒，终非若寒伤于表之恶寒。后但热不寒，则郁而成热，反恶热矣。热甚阳明则汗出，湿蔽清阳则胸痞，湿邪内盛则舌白，湿热交蒸则苔黄，热则液不升而口渴，湿则饮内留而不引饮，然所云表者，乃太阴阳明之表，而非太阳之表。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故胸痞为湿热必有之证。四肢倦怠，肌肉烦疼，亦必并见，其所以不于太阳者，以太阳为寒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风寒必自表入，故属太阳。湿热不尽从表入，故不必由太阳。况风寒伤营卫，营卫乃太阳所司。表湿伤肌肉，肌肉为阳明所主。寒湿之属太阳者，以太阳为寒水，同气相求也。湿热之属阳明者，阳明为中土，火化从阳也。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乃湿土之脏，故多由阳明太阴受病。膜原者外

通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门户，而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亦多归膜原。要知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温病乃太阳少阴同病，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而提纲中反不言及脉者，以湿热之症，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随症见，不拘一格，故难以一定之脉拘定后人眼目也。

湿热之病，阳明必兼太阴者。人徒知脏腑相连，湿土同气，而不特此也。当与湿病之必兼少阴比例，少阴不藏，木火内燔，风邪外袭，表里相煽，故为温病。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脏之谓。若湿热之症不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或先因于湿，再因饥饱劳役而病者，亦属内伤挟湿，标本同病。然劳倦伤脾为不足，湿饮停积为有余，所以内伤外感，孰多孰少？孰实孰虚？又在治病者之临症时权衡矣。

湿热症。恶寒无汗，身重头痛，湿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苍术、薄荷、牛蒡子等味。头不痛者，去羌活。

身重恶寒，湿遏卫阳之表症。头痛必挟风邪，故加羌活。不独胜湿，且以祛风。此条乃阴湿伤表之候。

湿热症。汗出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痛，湿在肌肉，不为汗解，宜滑石、豆豉卷、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通草、桔梗等味。不恶寒者，去苍术皮。

此条外候与上条颇同，惟出汗独异，更加

关节疼痛,乃湿邪初犯阳明之表,故略见恶寒,及至发热恶寒,当自罢矣。用药通阳明之表,而即清胃脘之热者,不欲湿邪之郁热上蒸,而欲湿邪之淡渗下走耳。此条乃阳湿伤表之候。

湿热症。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湿热侵入经络脉隧中,宜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藤、海风藤、酒炒川连等味。

此条乃湿邪挟风邪者。风为木气,风动则木张,乘入阳明之络则口噤,走窜太阴之经则拘挛,故用药不独胜湿,重用熄风。一则风药能胜湿,一则风药能疏肝也。选用地龙诸藤者,欲其宣通络脉耳。或问仲景治痉,原有桂枝汤加栝蒌根及葛根汤二方,后人屏而不用,岂宜于古者不宜于今?即今之痉者,与厥相连,仲景不言及厥,岂金匱有遗文耶?余曰:非也。药因病用,病源既异,治法自殊,故同一发痉,而伤寒与湿热之病因不同。伤寒之痉自外来,症属太阳,治以散外邪为主。湿热之痉自内出,波及太阳,治以熄内风为主。盖三焦与肝胆,同司相火,中焦湿热不解,则热甚于里,而少火悉成壮火,火动则风生,而筋挛脉急,风煽则火炽,而识乱神迷,身中之气,随风火上炎,而有升无降,常度尽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暴厥者是也。外窜经脉则成痉,内并膻中则为厥,内外充斥,痉厥并见,正气犹存一线,则气复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则厥不回而死矣。所以痉之与厥,往往相连,伤寒之痉自外来者,安有是哉!暑月痉症,与霍乱同出一源。风自火生,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泻,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流入脉络则反张,是名痉。但痉者多厥,霍乱无厥者。痉则风火闭郁,郁则邪势愈甚,不免逼乱神明,故多厥;霍乱则风火外泄,泄则邪势外解,不致循经内走,故少厥。此痉与霍乱之分别也。然痉症邪滞三焦,三焦乃火化,风得火而愈煽,则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乱邪走脾胃,脾胃

乃湿化,邪因湿而停留,则淫及诸筋而拘挛,火郁则厥,火窜则挛,又痉与霍乱之遗祸也。

痉之挛急,乃湿热生风。霍乱之转筋,乃风来胜湿。痉则由经及脏而厥,霍乱则由脏及经而挛。总由湿热与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夫湿多热少,则风入土中而霍乱。热多湿少,则风乘三焦而痉厥。厥而不反者死。胃液干枯,火邪盘踞也。转筋入腹者死。津液内涸,风邪独劲也。然则胃中之津液,关系顾不鉅哉!厥症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干霍乱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邪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热邪益炽,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风邪益张,终成死候。不可不知。

湿热症。壮热口渴,舌黄或焦红,发痉,神昏谵语,或笑,邪灼心胞,营血已耗。宜犀角、连翘、羚羊、生地、元参、银花露、钩藤、鲜菖蒲、至宝丹等味。

上条言痉,此条言厥。湿邪暑邪,本伤阳气,及至热极,逼入营阴,则津液耗而阴亦病。心包受灼,神识昏乱,用药以清热救阴,泄邪平肝为务。

湿热症。发痉,神昏笑妄,脉洪数有力,开泄不效者,湿热蕴结胸膈,宜凉膈散。若大便数日不通者,热邪闭结肠胃,宜仿承气微下之例。

此条系阳明实热,或上结或下结,清热泄邪,只能散络中流走之热,而不能除膈中蕴结之邪,故阳明之邪,仍假阳明为出路也。

湿热症。壮热烦渴,舌焦红或缩,痲疹胸痞,自利,神昏痉厥,热邪充斥表里三焦。宜大剂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参、银花露、紫草、方诸水、金汁、鲜菖蒲等味。

此条乃痉厥症之最重者,上为胸痞,下挟热痢,痲疹痉厥,阴阳告困,独以清阳明之热,救阳明之液为急务者。恐胃液不存,其人必自焚而死也。

湿热症。寒热如疟,湿热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六一散、苍术、半夏、石菖蒲等味。

疟由暑热内伏,秋凉外束而成。若夏月腠理大开,毛窍疏通,安得成疟?而寒热有定期,如疟之发作者,以膜原为阳明之半表半里,湿热阻遏,则营卫气争,症虽如疟,不得与疟同治,故仿吴又可达原饮之例,盖一由外凉束表,一由内湿阻遏也。

湿热症。数日后,脘中微闷,知饥不食,湿邪蒙绕上焦。宜藿香叶、薄荷叶、鲜稻叶、鲜荷叶、枇杷叶、佩兰叶、芦尖、冬瓜仁等味。

此湿热已解,余邪蒙闭清阳,胃气不输。宜用极轻清之品,以宣上焦阳气。若投味重之剂,是与病情不相值矣。

湿热初起,亦有脘闷懊恼,汗出口渴,眼欲闭,时谵语,浊邪蒙蔽清阳,属在上焦者,宜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栀、涌泄法。若投轻清剂,又与病情不相当矣。此说须与第九第十两条参看,同一邪在上焦,而第九条属虚,此说属实,且同一实证,而第十条邪在中焦,此说邪在上焦,临症者当慎之。

湿热症。初起发热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湿伏中焦。宜藿香、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术、厚朴、草果、半夏、石菖蒲、六一散、佩兰叶等味。

浊邪上干则胸痞,胃液不升则口渴,病在中焦气分,故多开中焦气分之药。此条多有挟食者,宜加瓜蒌、楂肉、腹子。舌根现黄色,即是挟食症。

湿热症。数日后自利溺赤,口渴,湿流下焦。宜滑石、猪茯苓、泽泻、萆薢、通草等味。

下焦属阴,太阴所司。阴道虚故自利,化源滞则溺赤,脾不转津则口渴,然必不引饮,太阴湿故也。湿滞下焦,故独以分利为治。

此条药味独用分利,然症兼口渴胸痞,须佐入桔梗、杏仁、豆卷,开泄中上,源清则流自洁矣,不可不知。以上三条,皆湿重热轻之候。

湿热之邪,不自表而入,故无表里可分,而未尝无三焦可辨。犹之河间治消渴,以三焦分者是也。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热愈炽,湿得热而湿愈横,湿热两分,其

病轻而缓;湿热交合,其病重而速;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当三焦分治;若湿热俱多,则下闭上壅,而三焦俱病矣。犹之伤寒门二阳合病,三阳合病是也。太阴湿化,三焦火化,有湿无热,止能蒙闭清阳,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湿热一合,则身中少火悉化壮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为暴者哉!所以上下充斥,内外煎熬,最为酷烈。兼之木火同气,表里分司,再引肝风,痉厥立至,胃中津液几何,其能供此交征乎?至其所以必属阳明者,以阳明为水谷之海,鼻食气,口食味,悉归阳明。邪从口鼻而入,则阳明为必由之道路也。其始也邪入阳明,早已先伤其胃液,其继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资于胃液,司命者,可不为阳明顾虑哉!

或问木火同气,热甚生风,以致痉厥,理固然矣。然有湿热之症,表里极热,不痉不厥者何也?余曰:风木为火热引动,原因木气素旺,肝阴先亏,内外相引,两阳相煽,因而劲张。若肝肾素优,并无里热者,火热安能招引肝风哉?试观小儿一经壮热,便成痲疯,以纯阳之体,阴气未足,故肝风易动也。

湿热症。舌遍体白,口渴,湿滞阳明。宜用辛开,如厚朴、半夏、草果、干菖蒲等味。

此湿邪极盛之候,口渴乃液不上升,非有热也。辛泄太过,即可变而为热,而此时湿邪尚未蕴结,故重用辛以开之。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

湿热症。舌根白,舌尖红,湿渐化热,余湿犹滞。宜用辛泄,佐以清热,宜蔻仁、半夏、干菖蒲、豆卷、六一散、连翘、绿豆壳等味。

此湿热参半之证,而燥湿之中,即佐清热者,亦所以存阳明之液也。

上二条,凭验舌以投剂,极为临症时要诀。盖舌为心之外候,浊邪上薰心肺,舌苔因而转移。

湿热症。初起即胸闷不知人,昏乱大叫痛,湿热阻闭中上二焦。宜草果、槟榔、鲜菖蒲、六一散、芫荽,各重用,或加皂角末、地浆

水,煎服。

此条湿热俱重之候,而去湿药多,清热药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闭,正未有伤,故以辛通散邪为急务,不欲以寒凉凝滞病机也。

湿热症。四五日,口大渴,胸闷欲绝,干呕不止,脉细数,舌光如镜,胃液受劫,胆火上冲。宜西瓜汁、白金汁、鲜生地汁、甘蔗汁。痞闷再磨郁金、木香、乌药、香附等味。

此营阴素亏,木火素旺者,今木乘阳明,而耗其津液,然幸无饮邪,故一清阳明之热,一散少阳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气之全耳。

湿热症。呕吐清水,或痰多黏腻,湿热内留,木火上逆,宜温胆汤加瓜蒌、碧玉散等味。

此素有痰饮,而阳明少阳同病,故一以涤饮,一以降逆,与上条呕同而治异,正当合参。

湿热症。呕恶不止,昼夜不寐,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热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两味煎汤,呷下即止。

肺胃不和,最易致呕,盖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呕恶不止,若以治肝胆之呕治之,误矣!故必用川连以清湿热,苏叶以通肺胃,则投之立愈。以肺胃之气,非苏叶不能通也。分数轻者,以轻剂能治上焦之疾故耳。

湿热症。咳嗽,昼夜不宁,甚至喘而不得眠者,暑邪入于肺络。宜葶苈子、六一散、枇杷叶等味。

人知暑伤肺气则气虚,不知暑滞肺络者则肺实。葶苈引滑石直泻肺邪,则病自除矣。

湿热症。十余日后,大势已退,惟口渴汗出,骨节疼,隐痛不已,余邪留滞经络。宜元米汤,泡于术,隔一宿,去术煎饮之。

病后湿邪未尽,阴液已伤,故口渴身疼。此时救液则助湿,治湿则劫阴,宗仲景麻沸汤之法,取气不取味,走阳不走阴,佐以元米汤,养阴逐湿,两擅其长也。

湿热症。数日后,汗出热不除,或痉,忽头痛不止者,营液大耗,厥阳风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钩藤、元参、生地、女贞等味。

湿热伤营,肝火化风上逆,血不营筋而痉

作,上升巅顶则头痛,热气已退,木气独张,故痉而不厥。投剂以熄风为标,养阴为本。

湿热症。胸痞发热,肌肉微痛,始终无汗者,暑邪伏于腠理内闭。宜六一散一两,薄荷叶四五分,泡汤调下即汗解。

湿热发汗,昔贤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愈。盖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治法。临症者当知所变矣。

湿热症。按法治,数口后,忽吐下一时并至者,中气亏损,升降悖逆。宜生谷芽、莲心、扁豆、米仁、半夏、甘草、茯苓等味。甚极者,用理中汤之意。

升降悖逆,法当和中,犹之霍乱之用六和汤也。若太阴急甚,中气不支,非理中不可。

湿热症。十余日后,左关弦数,腹时痛,时圉血,肛门热痛,血液内燥,热邪传入厥阴之阴。宜仿白头翁汤法。

热入厥阴而下痢,即不圉血,亦当宗仲景治热痢法。若更逼入营阴,安得不用白翁凉血而散邪乎?设热入阳明而下痢,即不圉血,又宜师仲景治下痢谵语,用小承气之法矣。

湿热症,十余日后,尺脉数,下痢或咽痛,口渴心烦,下元不足,热邪直犯少阴之阴。宜仿猪肤汤凉润法。

同一下痢症,有厥少之分,则药有寒凉之异,然少阴有便脓血之候,不可不细审也。

湿热症。身冷脉细,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湿中少阴之阳。宜人参、白术、附子、茯苓、益智等味。肥胖气虚之人,夏月多有是病。

湿邪伤阳,理合扶阳逐湿,口渴为少阴症,焉得妄用寒凉耶?

暑月病初起,但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痢,湿困太阴之阳。宜仿缩脾饮、冷香饮子,甚则大顺散、来复丹等法。

暑月为阳气外泄,阴液内耗之时,故热邪伤阴,阳明灼烁,宜清宜滋。太阴告困,湿浊迷漫,宜温宜散。古法最详,医者鉴诸。

湿热症。按法治之,诸症皆退。惟目瞑则

惊悸梦惕，余邪内留，胆气不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枣仁、猪胆皮等味。

滑可去著，郁李仁性最滑脱。古人治惊后，肝系滞而不下，始终目不瞑者，用之以下肝系而去滞。此湿热之邪，留于胆中，胆为清静之府，藏而不泻，是以病去而内留之邪不去。寐则阳气行阴，胆热内扰，肝魂不宁，故用郁李仁以泄邪，必用酒浸者，酒入于胃，先走于胆也。枣仁之酸，入肝安神，而制以姜汁者，安神而又兼散邪也。用药至此，乃谓善于驱遣者也。

湿热症。曾开泄下夺者，恶候皆平。独神思不清，倦语不思食，溺数唇齿干，胃气不输，肺气不布，元神大亏。宜人参、麦冬、生谷芽、川石斛、木瓜、生甘草、鲜莲子等味。

开泄下夺，恶候皆平，正亦大伤，故见症多气虚之象。理合清补元气。若用臆滞阴药，去生便远。

湿热症。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脉细如丝，或绝，口渴茎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语亮，乃汗出过多，卫外之阳暂亡，湿热之邪仍结，一时表里不通，脉故伏，非真阳外脱也。宜五苓散去术加滑石，酒淬川连、生地、芪皮等味。

此条脉症，全似亡阳之候。独于举动神气中，得其真情，噫！此医之所以贵识见也。

湿热症。发痉神昏，独足冷阴缩，下体外受客寒，仍宜从湿热治。只用辛温之品，煎汤薰洗。

阴缩为厥阴之外候，合之足冷，全似虚寒矣。乃谛观本症，无一属虚，姑知寒客下体，一时背气不达，不但症非虚寒，并非上热下寒之可拟也。仍从湿热治之，又何疑耶？

湿热症。初起壮热口渴，脘闷懊侬，眼欲迷闭，时时谵语，浊邪蒙闭上焦。宜涌泄，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栀，无汗加葛根。

若病退后，脘中微闷，知饥不食，是余邪

蒙绕上焦，法宜轻散。此则浊邪蒙闭上焦，故懊侬脘闷。眼欲闭者，肺气不舒也。时谵语者，邪逼心胞也。若投轻剂，病必不除。经云：高者越之，用梔豉汤涌泄之剂，引胃脘之阳，而开心胸之表，邪从吐散，一了百当，何快如之？

湿热症。经水适来，壮热口渴，谵语神昏，胸腹痛，或舌无苔，脉滑数，邪陷营分。宜大剂犀角、紫草、茜根、贯仲、连翘、银花露、鲜石菖蒲等味。

热入血室，不独妇女，男子亦有之。不但凉血，并须解毒，然必重剂，乃可奏功。

湿热症。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营分，走窜欲泄。宜大剂犀角、生地、丹皮、赤芍、连翘、紫草、茜根、银花等味。

热逼而至上下失血汗血，势极危而犹不即坏者，以毒从血出，生机在是。大进凉血解毒之剂，以救阴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血止后，须进参、芪善后乃得。

湿热症。七八日，口不渴，声不出，与饮食亦不却，默默不语，神识昏迷，进辛香凉泄芳香逐秽俱不效者，邪入厥阴，主客浑交。宜仿吴又可三甲散，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穿山甲、生天虫、柴胡、桃仁泥等味。

暑湿虽伤阳气，然病久不解，必及于阴，阴阳两困，气钝血滞，而暑湿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阴，络脉凝瘀，使一阳不能萌动，生气有降无升，心主阻遏，灵气不通，所以神识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用直入厥阴之药，破滞通瘀，斯络脉通而邪得解矣。

湿热症。口渴，苔黄起刺，脉弦缓，囊缩舌硬，谵语，昏不知人，两手搐搦，津枯邪滞。宜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味。若脉有力，大便不解者，大黄加入亦可。

胃津劫夺，热邪内扰，宜润下以泄邪。徒用清滋无当病情，故仿承气之例，以甘凉易苦寒，正恐胃气受伤，胃津不复故也。

南病别鉴 卷下

清 吴门 薛望公先生原著
鄞县 曹亦电炳章附校

辨表分寒热第一

昼夜头疼浑不了(先提清表分),身热脉浮邪在表,病症看来似一般,表寒表热须分晓(点出眉目)。或有汗或无汗,汗多汗少且莫管,只就脉浮中,分出两条线(是最着眼处)。表寒浮紧或兼弦,表热浮数兮,或兼滑长与弦缓,寒者身疼惯怕寒(以下旁证之)。频求衣被遮温暖,热者虽热也畏风,无风便欲开帷幔,寒不渴兮热或渴,寒舌白苔热黄泽,寒者口和热口苦,寒减食兮热能食。表寒散以辛温味,表热辛凉非一例。表寒切勿先消食,惟恐引邪入里去。表热切忌用辛温,变成燥热为难治(以治法为收束)。

辨表分虚寒虚热第二

头痛(表也)脉浮(或兼大兼弦,或兼数兼弦)按无力(虚也),表分虚同寒热别。表若虚寒必恶寒,若进辛温汗难出(若用辛凉,必致汗多而近于亡阳矣。此下言服辛温之后变象)。气扰翻教身体麻,或大热兮或微热。胸前微满且欲呕,口淡或渴或不渴,表如虚热口亦淡,必兼微渴思润泽,服过辛凉身反痛(此下是服辛凉后变象),舌形定现微苔色,不论大汗与无汗,但查热势加猖獗。两症皆须补益来,寒加姜桂(宜用桂枝汤加芪、术,甚则加人参、干炮姜之类。如血虚无汗,可加当归、红花、和其阴血)热芩柴(宜柴、芩、归、芍、芪、术之类,甚则加入参)。

辨里寒第三

里寒脉沉紧,或兼缓与迟,恶寒骨节痛(五字是表证),表症似而非。胸腹满痛且欲呕,或吐或利俱有诸。或热或不热,手足指冷厥。喉有冷涎苔白滑,或如猪腰或茶褐。此宜桂枝汤,去芍加干姜。里寒温补是良方,甚则加桂附,可以复其阳。

辨里热第四

里热脉沉(主脑)数,或缓滑以长。无论其神昏与清,无论其身热与凉。唇焦齿黑谵语现,舌短苔黑或起芒。裂破出血反不渴,或渴饮冷小溲长。或利清水或便硬,声音洪厉力气强。狂发登高弃衣走,否且循衣而摸床。面目或赤或不赤,其色垢(即不赤亦面垢)浊如熏黄。此宜芩连石膏类,甚则芒硝与大黄。

辨里虚寒第五

里若虚寒者,脉必沉而缓(主脑)。微细按无神,救之惟愁晚。手足常四逆,面色青黑黯。渴而不欲饮,但觉口中淡。惟喜极热汤,稍解胸中满。或呕或吐或下利,或不大便心下悸。心烦喜躁不思食,蜷卧恍惚每独语。舌带淡墨色,或如猪腰或糙米,或白苔而润,或无苔而燥,短缩不能伸,望之萎且槁。理中四逆急温之,否则神昏汗脱了。

辨里虚热第六

欲知里虚热，脉沉而数按无力(主脑)。身热退不净，口渴神恍惚。与汤则饮之，不与亦不讨。有时思食来，食到便先饱。舌上略觉燥，得汤燥即好。或有微苔或无苔，或淡红色(淡红色，香岩先生用炙甘草汤，谓津伤而气无化液也，不可用寒凉药)如桃腮，此为里分少津液，泻心导赤佐生脉。

辨假虚寒第七 实热内伏也

脉沉细兮或缓长，出则迟兮人则疾(主脑)，或伏筋骨按有力(沉实也。本宜下)。口中不渴舌燥短(邪入营分，往往不渴，四逆谓热深厥亦深)，不但身凉且四逆，神昏谵语口目动，状若惊风作痉厥。或利清水(热泻)或不便，解下或如烂桃色。人事不知歌且哭，身轻偏自能起立(大证据)，或吐蛔虫口苦辣，小便行时长且赤，此是虚寒假证现，应须解毒和凉膈。

辨假实热第八 虚阳上浮也

脉浮而大，或洪数无奈，按之全不见(主脑)。任他热势如燎原(浮大洪数，却是热象，按之不见，全是虚证。然邪盛之脉，亦有按之不见者，不可不慎也)，真底实板已先现。苔白或黑短不燥，或如猪腰或米糙。面目俱赤为戴阳，谵语发狂手足躁。或有汗兮或无汗，坐卧只求井中蹈。舌肿唇焦齿出血，渴饮汤水常不绝。内是真寒外假热，理中八味合生脉，煎成冷饮代茶汤，庶几虚火归源得。误服芩连增躁渴(变成死证)，庸医到此休饶舌。

辨渴第九

渴症须分寒与热，热者脉数而口苦(主

脑)。身热汗出喜冷饮，或兼汤水百杯可(大证据)。此宜花粉与川连，加味参同伴白虎。虚寒而渴者，脉必细兼迟，即教洪且大，终是数而虚(主脑)。渴喜极热汤，稍温便嫌冷，有时思得水(大证据)，仍复不能饮。此宜生脉中，姜附辛以润。又有汗下之后亡津液，生津之品始为得。不宜凉药不宜温(生津为主)，何况诸多辛与热(此非口渴，乃口干，渴属实热，干为津亏，当生津，如酸甘化阴之类)。

辨舌第十

胃气现与舌，上有淡白苔，俗医漫消食，必致光无苔。调理到思食，苔白渐生来。君不见病有(厚苔)厚苔满舌者，忽然退去光而燥，乃为胃气绝之征，从此参详便分晓。又有大红舌色无苔者，君火之色浮于外，盛极将衰欲化灰(无病之人，亦常有之，宜用附子)，引火归源才得退(舌色纯红，必肾气素虚之人，无他症而忽现此舌者，用附子引火归源，固合。又若敖氏《伤寒金镜录》，载纯红为将瘟舌，乃热蓄于内，而病将发也。不问何经，宜用透顶清神散搐鼻法。亦不可不知)。又有舌黑如淡墨，更不须问燥与湿，总归肾水克心火，阴盛阳衰须早识。除非黑起芒刺燥而裂，阳邪热结何消说。

辨虚寒舌燥第十一

舌燥有多般，或淡黄，或淡白，或起微刺或灰色。更有望之如燥扞之泽(望之燥，扞之泽，《温证论》言舌绛。望之似燥，手扞之原有津液，此津亏湿热薰蒸，将成浊痰蒙闭心胞也)，其色或紫而或黑，必兼吐利而厥逆，神昏谵语词窘涩(舌燥而语言不清，因燥而不清可治。舌黑而语言不清，所谓口虽欲言，舌不得前，死证也)。脉形微细定如丝，或虽洪大终无力(虚寒定案)。急用生脉以养津，附姜苓草和芪术(俗医为五味味厚，多则用十余粒，少则

七八粒。此不通之论，必须钱余方效)。

辨实热舌燥第十二

实热舌燥先有地，或黄或黑起芒刺(《温证论》，凡舌不拘何色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热极也。当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轻，旋生者险)，即使苔轻偏破裂，必兼身热焦唇齿。渴喜饮冷面目赤，并无吐利与厥逆。谵语便闭诸症现，洪数滑长脉可验，白虎承气随变换(随症变换也)。

辨寒头痛第十三

寒头痛脉浮而紧(主脑)，或弦或沉更兼迟。恶风与寒四肢冷(大证据)，头喜热物包裹之(更有刘河间，论头痛属热者，亦恶寒喜热。缘热为寒闭，则其痛甚，热气流通，则痛止也。然止后，必复作而益甚为验，脉亦必有异)。理中参入桂天麻，附子细辛重者加，少佐羌防法亦佳。

辨热头痛第十四

热头痛脉浮而数，或滑而长亦有诸。口苦舌干渴欲饮，痛连风府与风池。恶热其常恶风暂，此为风热症已显。羌防柴葛连翘芩，甚则石膏用之验。

辨虚头痛第十五

虚头痛脉弦而大，弦则为寒大则虚(主脑)。痛极不堪喜得按，日夜呼叫语声嘶(大证据)。其痛或专在额上，偏头皆痛亦有之。急宜参苓芪术加附子，此症失治危即死。

辨风寒骨痛第十六

风寒骨痛脉弦紧(主脑)，或迟而缓亦有

准。身热恶寒手足冷(大证据)，舌上白苔口不渴。拘挛偏体酸难忍，甚则上呕下利并。桂枝汤内用天麻，有湿去芍加附稳。

辨虚骨痛第十七

脉弦而大数无力(主脑)，或发热兮或不热。恶风兮拘急，口淡兮神思恍惚(大证据)。痛在骨节兮，服发散药而痛愈剧，此神气伤也。合用桂枝与芪术。大凡人身诸骨节，其数三百有六十，是神气之所游行而出入。君不见仲景新加汤，重用参姜以阳复(桂枝汤加参姜)。

辨虚寒腹满第十八

脏寒生满(出内经)病，脉迟缓兮或沉紧，或虚大兮按无力。腹满时减减又甚，不欲食兮食即呕，或泄泻恶寒兮而渴喜热饮。姜桂香砂温散之，不应再加参术芪。

辨实热腹满第十九

脉沉而实(主脑)兮或滑与长，兼腹满(证据)不减兮减亦不足言(二句出《金匱》)。大便虽解而不畅兮，或得解而少宽，满腹硬痛不可按兮，无吐晕等虚症之相参。此宜枳朴以消之，甚则加大黄参其间。

辨虚寒不大便第二十

大便不通群呼热，不知寒凝亦敛结。腹不满兮口不渴(疑案)，白滑苔兮弦紧脉(定案)。此属虚寒无浪攻，照常饮食(切不可饥)且从容。迟之一二日后，温补足时气自通。

辨实热不大便第二十一

脉数有力长滑甚，烦渴腹满按之硬，或潮

热兮食即胀,时有浊气从后进,此为胃热宜下之(凡服下药,燥粪已来,又得溏泄,此已解也。如服下药,但利清水一二次,又无燥屎,痞满如故,此未解也。再当下之,如服下药一三次,仍不通者,此肠胃枯涩也,当下取之,取之而不通者死)。一有虚症须细审(大约实证一下即愈。一有虚症,便须细审,即必当下者,亦只用凉膈以微利之,解毒以和之。陶氏黄龙汤,以补而下之)(陶节庵黄龙汤,即大承气汤,加参、归、草、桔、姜、枣)。

辨小便不通第二十二

小便不通分虚实,虚则三焦失其职,屡经利水不相合,此宜金匱肾气丸,治其三焦决渎官,象牙生煎服亦安。实者人素强,或好食热物,肺热不能通水道,以致膀胱成热结,宜用猪苓泽泻梔滑石。用后仍不效,须向膀胱寻外窍。经说毫毛是其应(经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是三焦主腠理,膀胱主毫毛。膀胱有出窍,而无入窍,济泌别汁,而渗入膀胱者也。毫毛是其外窍,譬如水注塞其上窍,则水不能出矣。如人不虚,利小水而仍不通者,宜发其汗。外窍通而内窍亦通,此所谓开鬼门也),改从发汗最为妙。又有动其胞中血,虚寒实热随症别。虚寒便温补,热则清热而养血,因症施方不可执。

辨呕第二十三

其人受暴寒(审问),或食生冷物,吐酸(证据)并干呕,平胃正气合。脉滑(主脑)胃有余,饮冷不喜热(证据),服温热药呕愈甚,黄连竹茹佐姜汁(温热症,肺胃不和,每有呕吐。用黄连四分,苏叶五分,泡汤吃即止),兼虚参以参加入。脉或虚大数(主脑)无力,呕吐清涎(虚寒呕证据)及冷沫,胃虚不能容谷食,闻食即呕(胃阳竭矣)食反出,人参理中最为良,丁香附子加亦得。脉滑有力(主脑)症不虚,胸满

按之痛(证据)愈剧,合用朴实与二陈,此谓中焦之呕(东垣语)从乎积。

辨吐蛔第二十四

热厥吐蛔必多(凡属吐蛔,无论热与寒,切忌凉药),人情清楚脉形和,随生随吐无烦躁,泻其湿热勿蹉跎。厥阴伤寒属风木,吐虫兼吐水清绿,手足厥冷(主脑)烦躁甚,乌梅丸义君须读。

辨汗第二十五

虚汗须分阴与阳,阳虚(凡服发汗药,不可太过,过则反致阳虚。如服一剂无汗,再作汤与之,复无汗,此营卫乏绝,法当养阴补正,而再汗之,三治无汗者死)自汗补其卫(其人素虚,或劳伤,或大病后,腠理虚,阳不能卫外而为固,则自汗。宜用参、芪、五味、苓、术,甚则加桂、附。如干姜、半夏、陈皮,开达之药,皆不可用)。盗汗归之阴气虚,参甘归地从其类(入卧则血归于肝,阴虚而不能为守则盗汗。宜参、苓、芪、术、五味、归、芍、生熟地之类)。惟有阳明邪并来,热气熏蒸毛窍开,汗出溱溱常不止,但宜凉解得和谐(汗有心家血液之汗,太阳津液之汗,俱不可出。惟阳明水谷之汗,虽出无害。故阳症伤寒,热气熏蒸,毛窍开发,溱溱而自出。亦犹滚汤盛于器中,热气上蒸而外湿也。若汗不出,热气不得泄,必郁而发黄,即宜用清凉以解其热,而汗自止,不必用止汗之药)。更有伤寒病久无汗出,大剂参芪柴桂合,顿然出汗退其热,景岳书中亦曾说。

辨谵语第二十六

谵语是多言,皆因胃液干。就中谵语有实象,谵字从严侃侃然。旋转风轮难自主,才呼李四便张三。郑声气短神萧索(郑声者,声如

郑卫之音，不能正也。孔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经曰：虚则郑声。盖因汗下过多，表里虚竭，以致阳脱阴胜。其人正气衰而本音失，精神夺而语句重，手足并冷，神昏舌短，音响模糊，与谵语迥不相同。此症十无一治，不得已姑与独参汤，或白通汤，郑重频频不厌复。一样逢人讲话多，不曾说南又道北。设使谵语郑，大半属无稽。是则名为妄，虚实皆有之。若夫似睡非睡间，隐隐约约如交谈，此为独语未全乱，各从脉症细详参。

辨面目赤第二十七

面目赤有三，须从脉症参。阳气郁于表，辛凉可散焉。里热熏于上，白虎及黄连。无根火外浮，此是内真寒。八味生脉煎冷饮，假对假兮古所传。

辨下利第二十八

下清谷者为虚寒，下清水者为实热。惟有脓血稀溏和汁沫，此三件中细详别。假如作呕不食兮，腹痛喜按，心慌惚而烦兮，或动悸与头眩，燥而不欲饮兮，头眩耳鸣而口淡，后重逼迫兮，既解而仍不减，脉弦数而虚大兮，皆虚寒之外现。苟脉症之反是兮，即实热之证验。

辨厥第二十九

手足冷时为四逆，厥者其冷过肘膝。仲景伤寒俱禁汗，无论阳厥与阴厥。阳厥是传经，病自三阳进入阴热极，必兼胜化行。还有始热终寒因药误，也能转入阴寒路。执定传经亦是错，阴厥是直中，喻氏中寒论，当诵寒邪斩关直入来急救，真阳休梦梦，还怕热邪深入血，顿然厥冷身无热，君不见吞痧样子忌热汤，不比中寒一例说。总之脉症要详参，茎草拈来生杀间。阳厥谵渴阴吐涎，阳者身轻阴者蜷。复

看其人唇爪甲，青紫为热青黑寒。又有痰厥食厥和尸厥，病久阴阳二气虚亦厥。各等各样在准绳，步步须求脉症合。

辨腹痛第三十

腹痛是虚喜揉按，虚者必寒病涉阴。脉迟缓兮或虚大，诸多虚象察其因。理中桂附可施行。热者面黄泽，加以长滑脉，宜用黄连苦清热，少佐姜莖亦相得（治脾寒泄泻腹痛，仿仲景温下之法，先去其滞，而后调补，勿畏虚以养病）。更有欲呕不呕，腹痛多寒热，其如错杂何？黄连汤内干姜桂，好共参甘两下和。食痛应消食（凡治伤寒，须按其腹痛与不痛，硬与不硬。若腹中痛与硬者，此燥屎也；脐下硬而痛者，此燥屎与蓄血也；脐下筑筑然痛，上冲于心者，此奔豚气也；腹中气响下趋者，欲作泻也。燥屎者小便不利，而脐下如疙瘩状，蓄血者小便利而脐下如怀孕状），难在虚寒兼食积，学上温脾法可宗（许学士有温脾汤，见《本事方》）（许叔微温脾汤，干姜、肉桂心、熟附子、炙甘草、枳实、厚朴、大黄），化为煎法尤熨贴（有虚寒之人，患腹痛，服温补药而相安，时止时作，痛仍不解，甚则利清水，或白沫。此虚中有实，或先有宿食，在肠不曾去，或病中肠胃虚，不能运化，所食之物，停于肠中，即一二块宿粪，亦能作楚。宜用温补药煎好，去渣入大黄一钱，不甚虚者，可加一钱五分，滚四五沸，服之，宿食自下，正气不伤而病随愈。此屡试屡验之妙法也）。虫痛面黄吐涎沫，食酸即安甜即剧。虚实寒热要分晓，杀虫方中求配合。气痛因郁恼，必连胃脘与两肋。病人久必虚，滋补兼疏郁。痛不可近者，按之濡软为蓄血，不比硬满为热结，重则桃仁承气汤，轻者宣通微下夺。别有吞痧一症现，湿热熏蒸邪变幻，急刺委中出血良，磨服玉枢丹亦善。最怕是三阴寒症认为痧，不饮温汤饮冷茶，乱进丹丸并放刮，临危空自悔前差。

辨脉脱第三十一

六脉俱脱者,大命垂危矣(神昏脉脱者死。神清脉脱者亦死),通脉四逆急服之(仲景四逆汤中姜附草,三阴厥逆太阳沉,或益葱姜参芍桔,通阳复脉力能任)。还怕脉因暴出死,但得脉来微续生。更需附子四五枚,人参小半斤,周时服尽休间断,随进米粥始回春。参力偶不继,前功必尽弃。平时无学力,到此滋疑惧。每见虚寒之极服温补,躁乱不宁(换阳也)呕且吐,此为药力尚未全,切莫心疑换别路。大约三阴病症露,危剧急则六日或三日,缓则行期十二日,幸而君火未全衰,反见舌干等症出,更须姜附助其阳,渐得阳回舌生液(景岳六味回阳饮,又增地归姜附草人参,诸虚剧甚阴阳脱,此剂扶危力可任。四味回阳用理中,以术易附力加雄。元虚虚脱垂危顷,温服徐徐定有功)。若见舌干,投凉剂坏(切戒切戒)。乃百年人寿事,起手果然认得真,断不朝三与暮四,君不见《景岳全书》用法精,十补一清巧相济。又不见嘉言《寓意》重叮宁,阴症转

阳必自愈。济困扶颠道在斯,一有游移便错去。更有虚寒服药来,温补不安凉适意。两寒相得从其类,正气败坏决不治。至于实热失汗下,脉伏似脱君休怕。大承十枣用即安,神气分明现真假。须知实热治可缓,凉泻一投拨便转。不比虚寒救济难,仁术全凭思与辨。

附:司天在泉歌

子午少阴君火天,阳明燥金应在泉。丑未太阴太阳治,寅申少阳厥阴联。卯酉却与子午倒,辰戌巳亥亦皆然。每岁天泉四间气,上下分统各半年。

卯酉与子午倒 辰戌与丑未倒 巳亥与寅申倒

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丑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寅申年(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卯酉年(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辰戌年(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巳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南病别鉴 续集

清 吴门 宋北梦集 薛善述

鄞县 曹希见 校重刻

看病必须先识病

凡看伤寒，至要看各经中死证死脉亲切，须一一理会过，免致临病疑惑。但见死证，便以脉参之，如果有疑，切莫下药。虽至亲央浼，亦莫乱治，倘有挫失，咎将归己。凡看伤寒，初学后生，须要治其病之可晓者，缺其不可晓者，胸中证不明白，有一毫疑惑，不可强治。故君子不强其所不能。若不量力，私于亲故，或见利而动，轻易玩弄，视人命如草芥，非君子之用心也。谨而敬慎，毋息毋忽。

初得伤寒一二日，头痛恶寒皆除，便觉胸中连脐腹注闷疼痛，脉沉有力，坐卧不安，上气喘促，不候他证，便可下药。若头项强痛，恶寒发热，每日如此，不以日数多少，尚在太阳经，止宜发汗。要随在其所见之表里而治之，不拘于日数也。若烦渴欲饮水，由内水消竭，欲得外水自救耳。大渴欲饮一升，止与一半，常令不足，不可过饮。若恣饮过量，则为水结之证，射于肺为喘为咳，留于胃为噎为嘔，溢于脾为肿，蓄于下焦为癃，皆饮水之过也。

病若经十余日以上，有下证者，止宜大柴胡汤，恐承气太峻。盖伤寒过经，则正气多伤故也。

病七八日，未得汗，大便闭，发黄生斑，谵语而渴，越脾桃仁汤主之。

病八九日，已汗下，脉尚洪数，两目如火，五心烦热，狂叫欲走，三黄石膏汤主之。

病五六日，但头汗出，身无汗，脉颈而还，小便自利，渴饮水浆，此瘀血证也。看上中下

分虚实而治之。犀角地黄汤治上，桃仁承气汤治中，抵当汤抵当丸治下。

病六七日，别无刑克，证候忽然昏昧不知人事，六脉俱静，或至无脉，此欲汗勿攻之。如久旱将雨，六合阴晦，雨后庶物皆苏，换阳之吉候也。

夫今人治伤寒一二日间，不问属泥属实，便用桂枝之类以汗之。三五日后，不问在表在里，便用承气汤之类下之。多致内外俱虚，诸变蜂起。大抵病人虚实，表里不同，所以邪之传变有异，岂可以日数为准？盖有即传者，有传一二经而止者，有始终只在一经者，不必拘始太阳终厥阴也。

阴 证

初病无热，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满，或呕吐，腹满痛下利，脉细无力，此自阳证受寒，即真阴证。非从阳经传来，便宜温之，不宜少缓。经云：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治宜四逆汤。凡腹满腹痛，悉是阴证，只有微甚不同，治难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药汤。腹痛甚，桂枝加大黄汤。若自利腹痛，小便清白，便当温，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轻者五积散，重者四逆汤，无脉者通脉四逆汤，使阴退而阳复也。

阴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脉沉细而急者，四逆汤。无脉者通脉四逆汤，阴毒甘草汤。脐中葱熨，气海关元，着艾可二三百壮，仍用温和补气之药，通内外以复阳气。若俱不效，死证也。

凡看伤寒,惟阴证最难识。自然阴证,人皆可晓,及至反常,则不能晓矣。如身不发热,手足厥冷,好静默,不渴,泄痢腹痛,脉沉细,人共知为阴证矣。至于发热面赤,烦躁不安,揭去衣被,饮冷脉大,人皆不识,认作阳证,误投寒药而死者多矣。必须凭脉下药,至为切当。不问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按至筋骨,全然无力,必有伏阴,不可与凉剂。急与五积散一服,通解表里之寒,随手而愈。若内有沉寒之甚,须用姜附以温之,秘之勿泄。脉虽洪大,按之无力者,重按全无,便是阴证。

凡治伤寒,服药不效,斑烂皮肤,手足皮俱脱,身如涂漆,眼珠如火,燥渴欲死,脉洪大而有力,不知人,宜三黄石膏汤主之。

凡看伤寒,须问病人有何疼痛处,所苦所欲,饮食大便,并服过何药,问有吐蛔者,虽有大热,忌下凉药,犯之必死。盖胃中有寒,则蛔上入膈,大凶之兆。急用炮姜理中汤,加乌梅二个煎服,蛔安却以小柴胡汤退热。盖蛔性闻酸则静,见苦则安故也。

凡看伤寒,有口沃白沫,或唾多,或流冷涎,俱是有寒。吴茱萸汤、理中真武汤之类,看轻重用。切忌凉药,杂病亦然。或用甘草温补元气,四君子汤加附子片,血虚用仲景八味丸。

伤 暑

伤暑与伤寒俱有热,若作伤寒治,则大误。盖寒伤营,热伤气,伤寒则外恶寒而脉浮紧,伤暑则不恶寒而脉虚,此为异耳。经云:脉盛身热,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治宜小柴胡汤,柴胡宜酌用,渴加知母、石膏,或人参白虎汤。天久淫雨,湿令大行,苍术白虎汤。若元气素弱而伤之重者,清暑益气汤治之。

急下急温

凡言急下急温,病势已迫,将有变也。非若他病,尚可少缓,如少阴属肾水,主口燥咽干而渴,乃热邪内炽,肾水将绝,故当急下以救将绝之水。如腹胀不大便,土胜水也,亦当急下。阳明属土,汗多热盛,急下以存津液。腹满痛为土实,急当下之。热病目不明,热不已者死。目睛不明,肾水已竭,不能照物,则已危矣,急须下之。少阴急温有二证,内寒已甚,阳和之气欲绝,急宜温之无疑也。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急下之,大承气汤。

少阴病,自利纯青色,心下必痛,口燥咽干,急下之,大承气汤。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急下之,大承气汤。

阳明病,发热汗多,胃汁干,急下之,大承气汤。汗出不解,腹满痛,急下之,大承气汤。

少阴病,脉沉微,急温之,四逆汤。

少阴病,膈上有寒饮,干呕不可吐,急温之,四逆汤。

生死脉候

阳证发热不退,见阴脉者死。若得汗热退,见阴脉者瘥。阴阳诸证,脉平吉。伤寒下利,厥逆烦躁,不得卧者死。

伤寒咳逆上气,脉散者死,形损故也。

唇吻反青,四肢热,习习汗出,肝先绝也。

阳反独留,体如烟熏,摇头直视,心先绝也。

环口黧黑,虚汗发黄,脾先绝也。

脉浮而滑,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入,肌肤不仁,乍静乍喘,汗出发润,肺先绝也。

溲便遗失,肾先绝也。

脉三部紧盛,大汗出,不解者死。

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

身热气粗，见阳脉而躁者死。

汗出微热不解，未可言死，若脉如转索即死。

谵语微热，脉浮大，手足温，欲汗出，但汗暴出者死。

热病七八日，脉不软不散者，当音哑不言，三四日，汗不出者死。

温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脉大疾者生。脉细小难得者死。

温病下痢，腹中痛甚者，死不治。

温病汗不至足者死。

温病二三日，身体热，腹满头痛，饮食如故，脉直而疾者死。四五日，头痛腹满而吐，脉来细僵者死。八九日，头不痛，目不赤，色不变而反下利，脉来牒牒，按之不弹手，或时大，心下坚者死。不坚硬者生。

热病七八日，其脉微细，小溲不利，加暴口燥，舌焦干黑者死。

厥分寒热辨

或曰：人之手足，乃胃土之末。凡脾胃有热，手足必热，脾胃有寒，手足必冷，理之常也。惟伤寒有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之论，何耶？曰：胃寒手足冷，胃热手足热，固已。若夫极则变，不可以常道拘也。盖亢则害，承乃制，火气亢极，反见化水，如金银等。烈火烁烺，与水无异，阴阳反覆，病之逆从，未可以常理论也。凡经言厥逆厥冷，手足寒冷等语，皆变文耳。不可以论轻重。若言四肢，则有异也，亦未可纯为寒证。若厥冷直至臂胫以上，则为真寒无疑，急用姜附等药温之，少缓则难疗。谓其上过手肘，下过足膝，非内有真寒达于四肢而何？然更当凭脉，并所见之证参之，庶乎其无误也。凡看伤寒，不可以厥逆便断为寒，必须以兼证参之，方知端的。如手足厥逆，兼以腹满泄利清白，小便亦清，口不渴。恶寒战栗，面如刀刮，皆寒证也。若腹满后重，泄利稠

黏，小便亦涩，渴而好饮，皆热证也。宜详审之。

结 胸 解

结胸之证，尝见世俗，不问曾下与否，但见心胸满闷，便呼结胸，而与桔梗汤治之。盖本朱奉议之说也，有频频与之，反成真结胸者。殊不知结胸乃下早而成，未经下者非结胸也。乃表邪传至胸中，未入于腑，证虽满闷，尚为在表，正属少阳部分，只宜小柴胡加枳壳以治。如未效，则本方对小陷胸汤，一服豁然，其效如神。但秘之不与俗人言耳。若因下之而成者，方用陷胸汤丸，分浅深而治之，不宜太峻。盖上焦乃清道至高之分，若过下则伤元气，陷胸汤丸宜从缓而治之。尝读仲景《伤寒论》，结胸条之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人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早故也。成氏注释曰：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再三熟玩，不能不致疑其间，盖无热恶寒者，寒邪直中阴经，真阴证也。非阳经传至阴经之病，若误下之，不死即已危矣，岂可以泻心汤？寒热相参之药，治之而愈乎，岂反轻如结胸乎！详此，恐言营卫阴阳也。风属阳，阳邪伤卫，头痛发热，微盗汗出，反恶寒者，当服桂枝汤，止汗散邪。医者不达而下之，卫气重伤，胸中结硬。经又云：结胸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即死。结胸证悉具，而烦躁者亦死。盖卫出上焦，清道受伤，不为不重也，故用陷胸汤，峻利之药下之。寒者阴，阴邪伤营，当以麻黄发表。误下之而成痞满者，宜泻心以理痞。盖营出中焦，黄连能泻心下之痞，邪陷于膈，不犯清道，则元气不伤，故轻于结胸耳。若阴经自中之寒，以泻心理之而可愈，吾不信也。

伤寒合病并病论

赵嗣真曰：吾尝疑合病并病之难明也久

矣,因始释之。合病者二阳经,或三阳经,同受病,病之不传者也。并病者,一阳先病,又过一经,病之传者也。且如太阳阳明并病一证,若并而未尽,是传未过,尚有表证,仲景所谓太阳未罢,面色赤,阳气怫郁在表,不得越,烦躁短气是也。又当汗之,麻黄汤、桂枝各半汤。若并之已尽,是传过,仲景所谓太阳证罢,潮热,手足汗出,大便硬而有谵语者是也。法当下之,以承气汤。是知传则入腑,不传则不入腑。所以仲景论太阳阳明合病,止出三证。如前论太阳阳明并病,则言其有传变如此也。三阳互相合病,皆自下利,仲景太阳阳明合病,主以葛根汤。太阳少阳合病,主以黄芩汤。少阳阳明合病,主以承气汤。至于太阳少阳并病,其证头项强痛,眩冒如结胸,心下痞,便当刺大椎、肺输、肝输,不可汗下。太阳阳明并病,已见上论。但三阳合病,仲景无背强恶寒,语句虽别,有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乃属太阳证,而非三阳合病也。三阳若与三阴合病,即是两感,所以三阴无合病例也。

伤寒别名

语无伦者曰谵语,实则谵语也。外证大便秘小便赤。

声重曰郑声,虚则郑声。外证大小便利,而手足冷也。

下泄曰转矢气。

大便坚,小便利,曰脾约。

大便如常,曰清便自调(或云自可)。

水谷不化,曰下利清谷。

伤寒十三日,曰过经。

阴病发躁,曰阴躁,属少阴。

手足逆冷,曰厥(有阴厥阳厥二证)。

手足指头微冷,曰清(属二阴)。

肌肤冷,或下利而发躁,无时暂安,曰脏厥。

两手无脉,曰双伏。一手无脉,曰单伏。

男子病新瘥,而妇人与之交,阴肿小腹绞

痛者,曰阳易。妇子病新瘥,而男子与之交,里急腰膝连腹内痛者,曰阴易。

冬应寒而反温,人暴感之而病者,曰冬温。

非时暴寒,伏于少阴之经,咽痛下利,曰肾伤寒。

伤寒病二月,至夏方发,曰晚发。

发汗后,身犹灼热自汗,曰风湿。

中暑曰中暍。

感不时之气而病,老幼皆相似者,谓之天行(即瘟疫也)。

妄发湿温汗者,曰重暍(重暍者不治)。

汗后不为汗衰,谓之阴阳交,死证也。热烦身躁。太阴寸口脉两冲尚躁盛。是阴阳交死,得汗脉静者生。

病瘥后发热,曰遗热。

伤寒瘥后劳动,曰劳复。

伤寒瘥后,食肉再病,曰食复。

自乱无神气,曰无精。

吐利并作,曰霍乱。

鼻出血曰衄。

热病脉躁盛,不得汗者,曰阳极死证。

阴独盛而阳暴绝,曰阴毒。

阳独盛而阴暴绝,曰阳毒。

咳逆曰哕。

干呕曰噦。

阳明与少阳合病下利,脉长大而弦者,曰负。死证也。

大便坚硬曰硬。溏曰鸭溏。

协热而利,曰肠垢。

渴欲饮水,水入即吐,曰水逆。

心振寒而动,曰悸(即怔忡之别名也)。

心中若有所失,曰懊恼。

强发少阴汗则动血,或出口鼻,或出耳目,谓之下厥上竭,不治。

身振摇而动,曰肉瞤。

脐下有动气,曰奔豚。

病在上,吐之,曰涌。

病在下,泄之,曰利。

血曰营。

气曰卫。

汗孔曰元府(即腠理也)。

手足搐搦曰瘈瘲。

二阳俱病曰合病。

先二阳俱病,而后一阳自病,曰并病。

阴阳俱病,曰两感(又曰双传)。

四肢病,曰末疾。

厥而下利,当不能食,反能食者,曰除中。不治。

目中不了了,曰目中不了了(一口病瘕)。

皮肤顽而不知有无者,曰不仁。

伤寒阳病,下之早,即为结胸。按之即心下痛,为小结胸。不按自痛,连脐腹坚硬曰大结胸。若饮水过多,停结在胸胁间,尤大热而头微汗出者,曰水结胸。烦躁多而有结胸证,曰热实结胸。无热而有结胸证,曰寒实结胸。伤寒阴病,下之早,按之不痛,胸中气结曰痞气。伤寒证似结胸,饮食如常,时时下利,而舌上白苔者,曰脏结。不治。伤寒后,上唇有疮,

虫食其喉,或食其脏,曰惑。

伤寒后,下唇有疮,虫食其肛,或食其阴,曰狐。

发热汗不止,曰漏风(亦亡阳之别名也)。大下之后,损阴伤血,亦谓之亡阳。太阳病,桂枝症而投麻黄。汗出多,遂漏不止曰亡阳。发狂证,有因火劫惊狂,谓之火邪,其人亦曰亡阳。大抵阴病不当有汗,若反有汗者,亦亡阳也。

伤寒发汗吐下温针后,及小柴胡汤证罢,病不解,曰坏证。看犯何逆以法治之。柴胡证仍在,则不为逆(凡逆有四种,或变为温疟,或变为风温,或为温毒,或为温疫也)。

热病不知痛所在,不能自收,口干渴,热甚阴头有寒者,热在骨髓,死不治。

热病在肾,令人渴口干,舌焦黄赤,昼夜欲饮不止,腹大而胀尚不歇,目无精光,死不治。

《南病别鉴》终

痧胀玉衡

〔清〕 郭右陶 著述

自序

尝论一元运化，升而为天，凝而为地，人生其中，道配三才，惟其克佐天地之所不及也。所以大之兵农礼乐，小之屠钓工商，缺一不可。而况炎帝肇创，尝药疗病，尤斯人生死所系者乎。历代相沿，神医迭出，载籍纷纷，惟救疾苦，孰意痧胀一症，时有悬命须臾，兆变顷刻者，竟置不论。如云林龚先生，所志诸书，历有年矣，迄今诵法不衰，时多宗之，然云青筋，所谓痧也。惜自古以来，从未论及，是以此疾往往不治。余窃以为生死甚大，望医如望拯溺，詎可听人之有是疾而不为之生全乎。余高曾以经术起家，箕裘累叶。余少列宫墙，读古惠鲜怀保，慨然有恫恤生民之志，尝愿为愁者解困，危者苏命。因遍阅仲景、东垣、丹溪诸先生论。而帖括所拘，有怀未展。鼎革以后，播迁不一，或羁留武水，或跋涉秦溪。每忆昔年寻章摘句，不过淹蹇一身，毫无裨益于世。既而旅食江淮，浪游吴越，所在时行痧胀，被祸不少。余心惻然，思得一术以济之，窃恐世人犯而不识，多有坐视其死者。故凡遇杏林先辈未尝不造而问焉；见松隐异人，未尝不就而请焉。即册籍所载，鲜不于晤对之间，互相参考，然于痧也，究不得一要旨。以后返棹枵李，搜求高曾所遗前贤诸秘草，有其传变难治异症，或定于濂洛大儒，或议诸楚奥高士。虽篇页零星，各有同异，皆透参《灵》、《素》、《甲乙》诸经，以推广仲景先生之意，惜专籍无传，沉埋日久，而古人精秘尚未出也。余日夕究心，始悟痧胀变端，总其大纲，撮其要领，遂得历历措施，无不响验。余特虑斯疾勿辨，貽祸无穷，故为之推原其始，详究其终，深悯斯疾之为害，不忍不有斯集也。虽然医者治疾，尤百工治事，此握一规，彼挟一矩，有一定之法，无一定之用。故余虽获遗言，尤必酌量于累黍之度，而神明其治法焉。此非昔人无是疾，今人始有是疾也；抑非昔人之病可略，今人之病当独详也。余所以念兹在兹，日夜孜孜焉从事笔墨间，惟此救人是论。要不外夫推己之心，俾天下咸慰及人之愿斯已耳。昔人有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天下”。余独不敢云治身，与为天下有二也。盖医之为道，惟视人如己者乃可施。至于风气之强弱，年岁之多寡，精力之厚薄，必须以己为断，然后原疾量药，贯微彻幽，度节气而候温凉，参脉理而合轻重，始乃取应如神，捷于桴鼓。不然鹵莽从事，是尤南辕而返北辙也，乌可得哉。

时大清康熙十四年岁次乙卯灯月枵李郭志遵右陶氏自序于裕贤堂

续 序

尝稽古今医学,备悉万病,独不明痧,因而人鲜其传,无奈世之患者比比也。既有此病,不可不求有以治之。余因以治之所验,悉其症之所由。于甲寅岁著《玉衡》一书,偕同人互相参订,急而行之,亦济生之念所不得已也。书中凡叙痧说,似已具详,两年来痧之变幻,更有隐伏于别病中者,伤人最多,非为世所罕识。尤余前书之所未及,因又有痧刻之续。凡以因时所犯,略采异验为集,夫亦谋诸同人,非敢以自矜也,幸天下不以多赘而忽诸。

大清康熙十七年戊午岁季秋吉旦郭志遵右陶文载识

凡 例

- 一言有不实,治有不效者,一句不载。
- 一药有不当,用有不明者,一味不入。
- 一据症用治,立方制宜,非痧不录。
- 一按脉阅筋,恐人有误,详之有据。
- 一砭刺痧筋,必须紫黑毒血,据为实见。
- 一载杂症,仅取兼痧,诸病虚实,悉在所略。
- 一心腹痧痛,刮放即愈。不烦医药者,不多载人。
- 一治验不过一二三四,惟略见治法为准,余不多赘。
- 一余近地气禀柔弱,故方中分两,从乎减少,便能取效。此虽传示四方,不敢多加。
- 一制方分两甚少,若遇西北,风高土燥之地,刚强勇壮之人,其分两必须加倍,或加二倍三倍,方能有效。
- 一饮汤规则:云稍冷者,九分冷一分温也;云微冷者,八分冷二分温也;云微温者,冷者四分之三,温者四分之一也。

目 录

卷上

- 痧症发蒙论…………… (341)
- 玉衡要语…………… (342)
- 痧分表里辨…………… (342)
- 治痧宜看凉热…………… (342)
- 唇舌辨…………… (342)
- 大小便宜通…………… (342)
- 咽喉治法…………… (342)
- 治痧当绝其根…………… (342)
- 痧原论…………… (342)
- 治痧当分经络…………… (343)
- 痧与杂症轻重不同…………… (343)
- 治痧三法…………… (343)
- 痧前禁忌…………… (343)
- 痧后禁忌…………… (343)
- 痧胀凶症…………… (343)
- 痧为百病变症…………… (343)
- 医家当识痧筋…………… (343)
- 放痧有十…………… (343)
- 放痧须放尽…………… (344)
- 痧有放刮不尽辨…………… (344)
- 用药不效…………… (344)
- 用药必效…………… (344)
- 用药大法…………… (344)
- 痧有实而无虚辨…………… (345)
- 怪病之谓痧…………… (345)
- 痧筋不同辨…………… (345)
- 寒痧辨…………… (345)
- 放痧不出治法…………… (346)
- 放痧数次不愈…………… (346)
- 数犯痧症…………… (346)
- 痧胀昏迷与杂症不同…………… (346)
- 痧筋原于血中之毒…………… (347)
- 慢痧必须速治…………… (347)
- 痧症治要宜明…………… (347)
- 治痧须先明白病…………… (347)
- 刺腿弯痧筋法…………… (348)
- 刮痧法…………… (348)
- 用针说…………… (348)
- 痧胀用药不厌多…………… (348)
- 痧胀宜下辨…………… (348)
- 痧后治杂症宜知…………… (348)
- 当知不信之误…………… (348)
- 玉衡脉法…………… (349)
- 痧脉十二经辨…………… (349)
- 痧脉外感内伤辨…………… (349)
- 痧脉要诀…………… (349)
- 痧脉有似阴症辨…………… (349)
- 痧脉似气血有余辨…………… (350)
- 方书脉句宜参…………… (350)
- 脉贵审于几先…………… (350)
- 痧脉决生死法…………… (350)
- 此下细述发蒙论所不尽…………… (351)
- 暗痧辨…………… (351)
- 伤寒兼痧…………… (351)
- 痧症类伤寒…………… (352)
- 痧类疟疾…………… (352)
- 疟疾兼痧…………… (353)

卷中

- 各痧证状…………… (354)
- 遍身肿胀痧…………… (354)
- 闷痧…………… (354)
- 落弓痧…………… (354)
- 噤口痧…………… (355)
- 角弓痧…………… (355)
- 扑鹅痧…………… (355)
- 伤风咳嗽痧…………… (355)
- 痘前痧胀…………… (355)

痘后痧胀·····	(356)	防风散痧汤·····	(367)
胎前产后痧·····	(356)	荆芥汤·····	(367)
胎前痧痛论·····	(356)	陈皮厚朴汤·····	(367)
产后痧痛论·····	(356)	棱术汤·····	(367)
倒经痧·····	(357)	截香汤·····	(367)
痧热头汗痧,狂语附·····	(357)	薄荷汤·····	(367)
痧烦痧睡·····	(358)	紫苏厚朴汤·····	(367)
老弱兼痧·····	(358)	防风胜金汤·····	(367)
疮症兼痧·····	(358)	必胜汤·····	(367)
弱症兼痧·····	(358)	紫朴汤·····	(367)
痧变劳瘵·····	(359)	独活红花汤·····	(368)
腹胀兼痧·····	(359)	射干兜铃汤·····	(368)
痧变腹胀·····	(359)	当归枳壳汤·····	(368)
半身不遂痧·····	(359)	荆芥银花汤·····	(368)
内伤兼痧·····	(360)	桃仁红花汤·····	(368)
紫袍痧·····	(360)	清凉至宝饮·····	(368)
痰喘气急痧·····	(360)	红花汤·····	(368)
痧疯·····	(361)	如圣散·····	(368)
痧重·····	(361)	宝花散·····	(368)
眼目痧·····	(361)	沉香郁金散·····	(368)
瘟痧·····	(361)	圆红散·····	(368)
头眩偏痛痧·····	(362)	化毒丹·····	(368)
流火流痰痧·····	(362)	三香散·····	(368)
咳嗽呕哕痧·····	(362)	三香丸·····	(368)
霍乱痧·····	(362)	救苦丹·····	(368)
绞痛痧·····	(363)	冰硼散·····	(368)
胁痛痧·····	(363)	牛黄丸·····	(368)
痧痢·····	(363)	细辛大黄丸·····	(369)
蛔结痧·····	(364)	和脾宣化饮·····	(369)
头痛痧·····	(364)	消疳解毒散·····	(369)
心痛痧·····	(364)	牛黄八宝丹·····	(369)
腰痛痧·····	(365)	活络透毒饮·····	(369)
小腹痛痧·····	(365)	忍冬解毒汤·····	(369)
痧块·····	(365)	拨云散·····	(369)
痧变吐血鼻衄便红·····	(365)	赛金化毒散·····	(369)
吐蛔泻蛔痧·····	(366)	加味活命饮·····	(369)
痧变肿毒·····	(366)	参归化毒汤·····	(369)
卷下		奏凯和解饮·····	(369)
备用要方·····	(367)	参苓归术散·····	(370)

沉香丸·····	(370)	痧胀舌胎论·····	(378)
沉香阿魏丸·····	(370)	麻疹兼痧胀·····	(378)
丁香阿魏丸·····	(370)	痧胀兼麻疹·····	(379)
阿魏丸·····	(370)	痧胀类麻疹·····	(379)
苏木散·····	(370)	麻疹后复痧胀·····	(380)
蒺藜散·····	(370)	麻疹夹痧胀蛔结·····	(380)
探吐法·····	(370)	伤寒黄瘧兼痧·····	(381)
当归枳壳汤·····	(370)	痧类阴症·····	(381)
清气化痰饮·····	(370)	呃逆痧·····	(382)
蒲黄饮·····	(370)	盘肠痧·····	(382)
乌药顺气汤·····	(370)	自汗盗汗惊惶痧·····	(382)
降香桃花散·····	(370)	痧类三疟·····	(383)
木通汤·····	(370)	咽喉诸症兼痧·····	(383)
枳实大黄汤·····	(370)	口舌兼痧·····	(383)
荆芥薄荷汤·····	(371)	类疯痧·····	(383)
连翘薄荷饮·····	(371)	黄气病兼痧·····	(384)
失笑散·····	(371)	翻胃噎膈痧·····	(384)
使用七方·····	(371)	筋骨疼痛痧·····	(384)
绝痧方·····	(371)	鬼箭痧·····	(384)
药性便览·····	(371)	久泻肉瘦痧·····	(384)
痧方余议·····	(373)	妇人隐疾痧·····	(385)
评半夏藿香止吐·····	(373)	脚气痧·····	(385)
评荆芥细辛防风独活·····	(373)	耳痛痧·····	(385)
卷后		手臂痛痧·····	(385)
痧胀看法·····	(374)	肿毒夹痧辨·····	(385)
痧胀看症法·····	(374)	刺螫瘟痧·····	(386)
放痧辨·····	(374)	地葡瘟痧·····	(386)
痧胀麻疹不同辨·····	(374)	痧变发颐·····	(386)
痧胀治犹麻疹论·····	(374)	急救逆痘要法·····	(386)
痘麻移触相同·····	(374)	痢症兼痧·····	(387)
兼痧伤寒不同辨·····	(374)	麻木酸痒痧·····	(387)
诸痛类痧辨·····	(375)	头虚足肿痧·····	(387)
诸症不类痧辨·····	(375)	黄疸痧·····	(387)
论胀·····	(375)	小儿夜啼痧·····	(388)
凝壅聚结辨·····	(375)	惊风痰热痧·····	(388)
治痧救人脉论·····	(376)	死症痧·····	(388)
痧筋统说·····	(377)	羊毛瘟痧·····	(388)
伤风痧脉辨·····	(377)	痧胀破迷论·····	(388)
眩晕痧脉辨·····	(377)		

痧胀玉衡 卷上

清 携李 郭志邃方陶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痧症发蒙论

夫君子生于斯世，不屑为天下无所用之人，则必求为天下所必需之人，故君子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盖良相济世，良医济生，其所以行我心之不忍者，事有相符，而道有相类也。余于伤寒、痘疹、惊风、疳、痢与夫胎前产后等症，俱所潜心，姑不具赘，独是痧之一症，缓者，或可迟延；急者，命悬顷刻。在病家必当诚心请教；在医者必当急为赴援，非若他症之可以迁延时日，姑且慢为调治也。邇来四方疫气时行，即今丑寅年间，痧因而发，乡村城市之中，俱见有此等症。或为暗痧，或为闷痧，或为痧痛，或为落弓痧、噤口痧、扑鹅痧、角弓痧、盘肠痧，或又因伤寒、疳、痢与夫胎前产后等症，而痧兼发，甚至阖门被祸，邻里相传，不可重掉。余尝遇此等症，临危急救，难以屈指。其治之大略，有三法焉：如痧在肌肤者，刮之而愈；痧在血肉者，放之而愈，此二者皆其痧之浅焉者也，虽重亦轻。若夫痧之深而重者，胀塞肠胃，壅阻经络，直攻乎少阴心君，非悬命于斯须，即将危于旦夕，扶之不起，呼之不应，即欲刮之放之，而痧胀之极，已难于刮放矣。呜呼，病濒于死，谁不伤心，痧症至此，信乎非药不能救醒，非药莫能回生。则刮放之外又必用药以济之，然后三法兼备，救生而生全，庶乎斯人之得有其命也。其如世有刮痧放痧之人，仅有刮放之能而已，余俱非所长也。故痧有放之不出，刮之不起，便云凶，而且放痧数次不愈，刮痧数次不痊，便听命于天而垂

毙者，往往皆然。若夫业医诸友，责在救人，推其心，岂非当世之所谓君子与。然其间或有云诸书不载痧名，满洲因而谓非药可疗，不知载籍之内，原有云绞肠痧者、有云干霍乱者、有云青筋者、有云白虎症者、有云中恶者，此皆痧之见于诸书，但略而不详，未有专家。然不见有云是宜绝药，诚彰明较著而可视也。况痧有为真头痛，朝发夕死，夕发旦死，寄于头痛之条；痧有为真心痛，亦朝发夕死，夕发旦死，寄于真心痛之例。此二症者，虽属不治，若知其原于痧者而疗之，亦可挽回。况痧有为头面肿胀，一似大头瘟；痧有为咽喉锁闭，一似急喉风；痧有为眩晕昏闷，少顷云殂，一似中风、中暑；痧有为嗜睡沉迷，身体重痛，一似惊魂落魄；此皆其势在危急，刮放不急者，非药将何以救之乎。而况痧有头痛、寒热，类于伤寒；咳嗽烦闷，类于伤风；与夫因疳而兼痧、因痢而化痧；或又痢以痧发，痧缘痢生；而痧症百出，传变多端，更不特如此而已也。诸如鼻红、吐红、泻血、便血，由痧而得者有之。更有大肿、大毒、流火、流痰，由而生者有之。或又有胎前、产后、气郁、食郁、血郁、火郁，而痧之兼发者有之。或又有痧而手肿、足肿、手痛、足痛，连及遍身不能转侧者有之。或又有痧而胸胁肚腹结成痧块，一似痞闷，一似结胸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吐蛔、泻蛔、食结、积结、血结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心痛、胁痛、腹痛、腰痛、盘肠、吊痛、遍身疼痛，几不能生者有之。况痧尝有内症所伤，将濒于死者，男子犯此，一似蓄血，而血分之治法不同；女子犯此，一似倒经，而气分之治法亦异。盖痧之为病，种种不

一,难以枚举,予特指其大略。而明其最要者,须看脉之真假,认症之的确,然后投剂必当,用药无虚。若痧在肌肤,当刮即刮。痧在血肉,当放即放。痧在肠胃、经络与肝、肾、脾三阴,当药即药。若痧气肆行,不拘表里,传变皆周,当三法兼用。务在救人于将危,而回生于将死。余之治此等症,随处救人,确有奇验。窃恐前人无论,难启后贤,因著为集,仍不敢秘,以公诸世。庶几其有以行我心之不忍,而幸不为斯世无所用之人欤。

玉衡要语

痧分表里辨

痧之初发,必从外感。感于肌表,人不自知,则人于半表半里,故胸中作闷,或作呕吐,而腹痛生焉。此可以刮痧而愈,不愈,用荆芥汤、藿香汤之类而选用之。痧感于半表半里,人不自知,则人于里,故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痧毒冲心,则心胸大痛,痧毒攻腹,则盘肠吊痛。此可以放痧而愈,不愈,用陈皮紫朴汤、棱术汤之类而选用之。痧中于里,人不自知,则痧气壅阻,恶毒逆攻心膈,立时发晕,即欲刮痧而痧不起;即欲放痧而扶之不起,必不得放,即扶起放之,而发晕之时,气血不流,放之亦无紫黑毒血流出,即有些须,亦不能多,略见紫黑血点而已。此痧毒入深,大凶之兆。斯时病家求救甚切,方可用药。余但审脉辨证,的系风寒暑湿,气血、食积、痰饮,何因而施治,令其苏醒,气血流动,然后扶起放痧,渐以调治。如不醒,即择牛黄丸、三香丸、救苦丹之类以救之。如此重症,必需医者兹心大发,立时连进汤丸,方能有救,迟则必死。

治痧宜看凉热

痧犯太阳,则头痛发热;犯少阳,则耳旁肿胀,寒热往来;犯阳明,则面目如火,但热而不寒;犯太阴则腹痛;犯厥阴则少腹痛或胸胁

痛;犯少阴则腰痛而皆身凉。犯乎肺则咳嗽痰喘微热,甚则鼻衄;犯乎心则心痛或心胀,其头额冷汗如珠,而身或热或凉;犯乎膀胱则小便溺血,甚则身热;犯乎大肠则痢下脓血,重则呕吐身热;犯乎肝则沉重不能转侧,晡热、内热,甚则吐血;犯乎三焦则热毒内攻,上则口渴,下则便结。治痧当辨身凉身热。盖身凉者、内热者,宜攻其里,表热者,宜透其肌。

唇舌辨

痧者,急症也。若昏迷不醒,口不能言,其心胸烦闷,一种难过之苦,将何以辨之?治宜先观其唇舌。色黑者凶;色黄者重;色淡红者,较之略轻。盖黄色而知内热,黑色而知热极,淡红色虽热,用药不可太冷。又要看有苔无苔,其症始有治法矣。

大小便宜通

痧症危急,大便不通,急宜放痧而攻之;小便不通,宜放痧而分利之。

咽喉治法

痧症危急,若犯咽喉,则痰喘如锯,先放其痧,急用薄荷、鼠粘子、童便、山豆根之类以清之,或兼用冰硼散以吹之,然后,余症俱从缓治。

治痧当绝其根

痧之为害,治之虽愈,若一有未除,即复肆毒,又遍周身。如在表者已刮;在中者已放;而在内者少有未消,一吃米饭或热汤、热酒,痧毒即复,由内而攻表,遂遍周身。如在内者已治,在中者已放,而在表者未刮,即复由外而攻内。若表里具尽治矣,而在中者未放,亦复传遍表里。如此可畏之极,真生死所关,非杂病所得而比也,故治痧当绝其根。

痧原论

痧症先吐泻而心腹绞痛者,从秽气痧发

者多；先心腹绞痛而吐泻者，从暑气痧发者多；心胸昏闷，痰涎胶结，从伤暑伏热痧发者多；遍身肿胀，疼痛难忍，四肢不举，舌强不言，从寒气、冰伏过时，郁为火毒而发痧者多。

治痧当分经络

腰背巅顶连风府胀痛难忍，足太阳膀胱经之痧也。两目红赤如桃，唇干鼻燥，腹中绞痛，足阳明胃经之痧也。胁肋肿胀，痛连两耳，足少阳胆经之痧也。腹胀板痛，不能屈伸，四肢无力，泄泻不已，足太阴脾经之痧也。心胸吊痛，身重难移，作肿、作胀，足厥阴肝经之痧也。痛连腰肾，小腹胀硬，足少阴肾经之痧也。咳嗽、声哑、气逆发呛，手太阴肺经之痧也。半身疼痛，麻木不仁，左足不能屈伸者，手太阳小肠经之痧也。半身胀痛，俯仰俱废，右足不能屈伸者，手阳明大肠经之痧也。病重沉沉，昏迷不醒，或狂言乱语，不省人事，手少阴心经之痧也。或醒、或寐、或独语一二句，手厥阴心包络之痧也。胸腹热胀，揭去衣被，干燥无极，手少阳三焦之痧也。

痧与杂症轻重不同

痧与杂症往往相兼而发，俱当首重治痧，兼医杂症，盖痧症急而杂症缓也。惟胎前产后有痧当并重处治，盖胎前宜补，痧症宜消；产后宜温，痧症宜凉也，故用药治痧，必须斟酌。

治痧三法

肌肤痧，用油盐刮之，则痧毒不内攻。血肉痧，看青紫筋刺之，则痧毒有所泄。肠、胃、脾、肝、肾，三阴经络痧，治之须辨经络脏腑，在气在血，则痧之攻内者，可消、可散、可驱，而绝其病根也。

痧前禁忌

痧忌热汤、热酒、粥汤、米食诸物。盖饮热汤、热酒、粥汤则轻者必重，重者立毙。吃米食诸物，恐结成痧块，日久变出奇疾，甚难救疗。

如有幸而食消，不殒命者，不可以此为例也。

痧后禁忌

痧症略松，胸中觉饿，设或骤进饮食，即复痧胀，立可变重，是必忍耐一二日为则，用可万全。

痧胀凶症

痧有心胸高起如馒头者，不治。背心一点痛者，死。角弓反张者，死。腰肾一点痛者，死。心胸左右有一点痛者，不治。胁肋痛者，不治。四肢肿痛者，难治。鼻如烟煤者，死。舌卷囊缩者，死。环口黧黑者，死。头汗如珠，喘而不休者，死。昏迷不醒，放痧不出，服药不应者，死。痧块大痛，服药不应者，死。

痧有百病变症

诸凡百病，势极伤人。然亦有未即临危，尚可绵延时日，而忽然变病，遂致倾危不治者，何也？盖百病之中，有或因病，而感夏月暑热时行之气，有或床第不洁，秽恶冲人，而兼之平时伏毒深藏，一时痧症均可乘隙窃发。所贵医者识窍，先治其痧，后理其病。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者，此类是也。

医家当识痧筋

痧症轻者，脉固如常，重者，脉必变异。若医家但识其脉，不识痧筋，势必据脉用药，而脉已多变，则实病变虚，虚病变实，诚不可恃。曷若取脉症不合者，认痧筋有无，有则据痧用药，无则据脉用药，乃无差误。故余谓医家当识痧筋。

放痧有十

- 一在头顶心百会穴。
- 一在印堂。
- 一在两太阳穴。
- 一在喉中两旁。
- 一在舌下两旁。

- 一在双乳。
- 一在两手十指头。
- 一在两臂弯。
- 一在两足十指头。
- 一在两腿弯。

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现于数处，或现于一处，必须用针刺之，先去其毒血，然后据痧用药。治其脾、肝、肾及肠、胃经络痧，万不失一。

放痧须放尽

尝见人犯痧症，延一放痧者放之，以为放痧之法，止于此矣。不知放痧之人，固有善于彼者，不善于此，亦有善于此者，不善于彼。使病家延一放痧之人，略知一二，未识其全，则血肉之痧，有放而未尽者矣。苟医者不识痧筋，见其痧之已放，而孟浪用药，药不能治及于血肉之分；或痧症复发，痧毒肆攻，而轻者变重。病家不明其故，归咎于医，医者之名，由兹而损，岂反不为放痧之人所误乎。故医家识痧，必须令其放尽。

痧有放刮不尽辨

痧毒所发，得善放者放之，未有不可尽，而亦有不尽者，何也？盖痧者，热毒也。或误饮热汤，则青筋、紫筋，反隐而不现。即略现青筋、紫筋而放之，其毒血亦不流；并刮痧亦不出，热汤为之害也。此当急饮冷水以解之，然后可再放而血流；再刮而痧出。或又有痧毒方发，而为食物积滞所阻，食积与痧毒凝结于中，即放之不尽，刮之不出者，食物积滞为之害也。此当先消食积，而再放刮。或又有痧毒瘀滞，热极血凝，而瘀血不流，阻于胸腹，故放之、刮之，有不尽者，此当先散瘀血而后放刮。或又痧毒方发，而兼遇恼怒气逆，怒气伤肝，则愈作胀，故痧气益盛，而放刮俱难尽，此又当先用破气之药以顺之，而再放刮。如此则痧毒皆可渐消也。

用药不效

凡病用药得宜未有不效，而痧症竟有得宜不效者，何也？夫痧者，热毒也。热毒用药宜凉不且温，宜消不宜补。汤剂入口，必须带冷，冷则直入肠胃，而肌肤血肉之间，虽有良剂，安能得至乎？此治痧者，莫先于刮之放之也。如刮之放之，而肌肤血肉之毒已除，然后将肠、胃、脾、肝、肾、三阴之毒，用药以驱之，药固未有不效者也。然亦有刮之放之而药有不效者，是非药不效也。盖其时虽放，而放之或有未尽；虽刮，而刮之或有未到，则是肌肤血肉之毒犹在，故即用药，而药有不效耳。若刮已到，放已尽，而痧症犹在，则是痧毒惟在肠、胃、脾、肝、肾、三阴经络，非药将何以治之乎。

用药必效

痧症危极，昏迷不醒，即扶之不起，呼之不应，虽欲刮放而不可刮放，乃更有用药以救之，而能必其效者，何也？盖痧症用药，必须带冷，冷虽未能即周于肌肤血肉之间，而昏迷不醒，乃痧之热毒冲于心膈，故心不能自主而昏迷。若药带冷入口，即从心膈间顺流而下，则热毒之气在心膈间者，随药而消，故昏者复明，迷者复醒。即有不醒者，乃食积、血、痰所阻，若能攻而下之，未有不醒者矣。此余治痧，所以又用药而必得其效也。

用药大法

痧气壅遏，未有不阻塞于中，故作痛、作胀，用荆芥、防风之类，从表而散；用青皮、陈皮之类，从中而消；用枳实、大黄之类，从大便而下；用木通、泽泻之类，从小便而行；用山楂、卜子之类，所以治其食之阻；用金银花、红花之类，所以治其血之壅；作槟榔、蓬术之类，所以治其积之滞也。

之人,乃得以识其痧而救其命。盖缘痧毒攻心,服寒饮太过,而痧毒随冰寒凝结于心胸,故有即毙者尔。若一遇放痧之人,毒血一行,便无凝滞,此人所以得有其命也。今近处往往有犯痧症,服冷水不愈者,此类是也。故方书所载,服阴阳之水,而不独取乎井水者,诚有见于此尔,是以久服凉饮之后,痧有未痊者,又当用微温之药以施之。余于是集方中,所载三香丸,又有略用附子、干姜之类,均稍冷饮之,诚为权宜之善剂欤。若其方书所云寒痧,谓当即以真寒治之,而骤多用桂、附、干姜、吴茱、参、芪之类,此诚有误,不可服也。

放痧不出治法

痧症危急,莫善于先放其痧。乃今更有放痧而血不流者,虽痧筋隐隐,无可如何,故放痧之人往往遇此便为凶。若余则不然,是其放痧虽血不流,而亦有可救者,即至昏迷不醒,势在临危,若审其无食积、血、痰阻滞于中,用宝花散冷服,或阴阳水,或泥浆水、或晚蚕沙水、或细辛水、或白沙糖梅水,择一方而用之,俟其稍醒,然后扶起,再行别法治疗。至如有因血瘀而放之不出,用童便、桃仁、红花之类以救之。有因饭后便犯痧症,多用盐汤或矾汤冷饮,以吐去新食。食久痧胀,用卜子、山查、麦芽之类以消之。有积痧阻,用槟榔、大黄之类以驱之,阿魏丸之类以治之。或痰血凝结,昏迷欲死,不省人事,用菜油二两,麝香一钱,调下立苏,此为良法。如是先去食积、血痰之阻滞者,则痧筋自然复现,痧气自然散行,而后,可刮即刮,可放即放,当药即药。盖缘痧症初发,未攻坏脏腑故耳。乃知初起放痧不出凶症,未始不可以挽回也。医者甚毋以其放痧不出,昏迷如死,见为凶极而弃之欤。

放痧数次不愈

痧症愈则即愈,不愈须防其有内溃之忧,故治痧之法,刮法、放之宜愈,不愈即当用药以治之。至若杂症之兼乎痧也,亦宜刮、宜放,

而急宜用药以治其痧为要策。此治痧者,不可一日无治法,亦不可一日无治药也。乃今有不用药而惟恃乎放痧,竟有其放痧数次不愈者,或乃曰彼无昏迷不醒之重症,可无害于事也。不知放痧数次不愈,则必日甚一日,内有伏毒,盘居脏腑,虽不见有昏迷不醒之事,而痧毒之攻击于脏腑间者,甚可危也。且放痧何以数次不愈乎?盖惟人有食积、血痰阻滞其毒,故痧虽放而不尽。设有能消除其食积、血痰,则痧毒无阻,尚乌有不愈者耶?惟其不用药而惟恃乎放痧,故痧毒不尽,势必攻坏脏腑。医者慎毋以放痧数次不愈为轻症,而忽视之欤。

数犯痧症

痧症有紧、有慢,人多不识。幸近来南方砭刺有人,略晓痧症一二,然亦不克逐症详明,深可叹惜。故有云痧当砭刺,刺即救之;有云痧不可刺,刺即多犯,此语一出,遂致误人不浅。然亦有可辨者,盖痧症之初犯者,邪气胜夫元气,虽人壮实而不免。痧症多犯者,由元气虚,则易感触夫邪气,是以有数患痧症之人,或有十日半月一发,或有一月二月一发,常患痧痛,非刮则放,所以有痧不可刺,刺即多犯之说尔。不知痧之易感,必由于胃气本虚,遂乃数犯。予尝用“绝痧方”充其胃气,则痧自断,又用参、芪大补之味以实之,痧未有不断者矣。然必痧症已痊之日,全无些须痧毒,然后可服,以绝其根。否则稍有痧气未除,此等之药,断不可服,恐其中有甘辛温热大补之味,反益助其邪毒尔。

痧胀昏迷与杂症不同

杂症若重,或至昏迷,均可以延时日,独痧症之昏迷,则有不容少待者,何也?夫杂症昏迷,不过痰、气、血涌,或虚极而发晕已也,故可以延时日。至于痧而昏迷不醒,仅是痧气冲心,尤有可解,若为痧毒所攻,则毒血一冲,势必攻坏脏腑,未有少延者矣。故痧胀昏迷不醒者,须防立死。其毒血与食积、痰、气必结聚

心腹胸膈之间，而经络不转，气血不运，虽欲放而血不流，欲刮而痧不显，此所以救之者，又必急用药以治之也。其治之之法，惟视其食、积、痰、血、气阻及暑热、伏热、秽气之类以治之。有食消食，有积消积，有痰血气阻，即散其痰血气阻，有暑热、伏热、秽气所触，即散其暑热、伏热、秽气，则胸膈一松，昏迷自醒，然后验其紫筋青筋以刺之，而或刮或药，惟其症之所发，以施其救人之术欤。

痧筋原于血中之毒

夫医首重望闻，次贵问切，人皆知之矣。至于痧，而望闻有所未明，问切有所未尽，医其可以已乎？吾观世有暗痧而人不识，往往多误，则曷不取痧筋以验之。盖针锋所刺，不过锋尖微微入肉，有痧毒者，方有紫黑血流；若无痧毒者，其锋尖虽刺，点滴全无。故痧有痧筋可辨，亦如别病之有别症可辨也。然则痧筋所现者，青紫之色，所原者，乃本于血中之有其毒欤。夫血中有毒，既无可消，自宜知放，放有不尽，则宜刮、宜药，审寒凉而权轻重，借草木以挽凶危。凡以驱夫痧毒之所留滞者，而救其大命焉尔。奈何有不信痧者，徒受夫痧症之实祸，而甘心于自毙乎。

慢痧必须速治

痧若紧者，只在顷刻，慢者，或期至十日半月而死，或期至一月二月而死，甚有期至三四月而死，此诚痧之慢矣。而余谓必须速治者，毋乃忧人之太过乎？而不知其非也。夫痧之致人于死者，虽有如是之久，而其痧毒蔓延于肠胃、经络间者，正多凶险之处，即如痧毒滞结于身之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里或中或表，既有若是之滞结者，必不尤然若是之滞结而已也。将且在内者，先坏脏腑，在中者，先损经络，在表者，先溃肌肉。虽未即毙，而其难治之形必然先见，若一不治，便成死症。慢痧之可畏也如是，安可以死日之慢，而不速为之早治乎。

痧症治要宜明

痧无食积、瘀血而痧气壅盛者，冷服。痧气壅阻于食积，而无血瘀者，稍冷服。痧有毒盛而血瘀者，微温服。痧入于气分而毒壅者，宜刮。痧入于血分而毒壅者，宜放。痧痛而绞痛者，痧毒壅阻于食积之气分也。痧痛而不移者，痧毒壅阻于血分而有瘀也。痧发于头面上部者，痧之毒气上壅也。痧现于手足下部者，痧之毒血下注也。痧有上吐下泻者，痧气上下冲激也。痧有烦闷气胀者，痧气壅塞于心膈也。痧有恶寒发热者，痧气遏抑于肌表也。痧有胸膈偏痛者，毒血流滞于经络也。痧有结滞肠胃者，食积、血瘀为肿为胀也。痧有吐血、便血者，痧血泛滥而忧溃败也。痧有咳嗽、喘急者，痧毒壅于气分而生痰逆也。痧有立时闷死者，痧之毒血攻心也。痧有手足软而不能运者，痧入于血分而毒注于下部也。痧有腰胁具痛者，痧阻于血分而有瘀也。痧有偏痛于半身者，毒注于半身而瘀血也。痧有身重不能转侧者，痧之毒血壅瘀而不能转运也。痧有变成肿毒溃烂者，毒血凝滞而攻坏肌表也。

治痧须先明百病

痧症不与杂症俱发则已，若与杂症俱发，医者但能治其痧症，不能治其杂症。假使杂症有害，不几误人于死者，不在痧症而在杂症乎？夫天下有能治百病而不能治痧者，余固素其有误于入矣。兹有犯杂症兼痧之疾，而业医治痧者，更不能治杂症，独可无责其有误人之罪乎！即如入有劳弱，本原不足之症，兼犯痧症凶危，延一治痧者治之，聆其言，则云我固善治其痧焉。始则用克伐之药，以治其痧胀之极，可谓有病则病受之，虽甚克伐，亦无害于本原矣。迨至痧已散去五六，尚存三四，则用药之法，虽宜尚重痧症，又当顾虑本原，惟在略用克伐而不伤本原者为是。若一过用克伐，便伤本原，岂不有误于不足之症乎！况痧气散去八九，惟是略存一二，用药尤宜保护本原，

而稍治其痧焉。至于痧患悉平,惟有余原不足,则自应以补益为先,然后可云能治其病而无误也。若不先明于本原不足之症,而用药失宜,投剂无法,则其误人之罪,其能免乎!即此一端,可例百病,故吾谓治痧,须先明百病。

刺腿弯痧筋法

腿弯上下,有细筋,深青色,或紫色,或深红色者肌肤白嫩者,方有紫红色。即是痧筋,刺之方有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无毒血,反令入心烦。腿两边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吊。若臂弯筋色,亦如此辨之。其余非亲见不明白,故不具载。至如头顶心一针,惟取挑破,略见微血,以泄痧毒之气而已,不可直刺。其指尖刺之太近指甲,虽无大害,当知令人头眩。若一应刺法不过针锋微微入肉,不必深入。

刮痧法

背脊、颈骨上下及胸前胁肋、两背肩臂痧,用铜钱蘸香油刮之,或用刮舌刮子脚蘸香油刮之。头额、腿上痧,用绵纱线或麻线蘸香油刮之。大小腹软肉内痧,用食盐以手擦之。

用针说

尝览古人遗言:东南卑湿之地,利用砭,所谓针刺出毒者,即用砭之道也。但放痧之人,具用铁针,轻者一针即愈,重者数次不愈,盖因痧毒入深,一经铁气,恐不能解。余惟以银针刺之,则银性最良,入肉无毒,以之治至深之痧毒,不尤愈于铁针乎?此余所以刺痧筋者,独有取乎银针也。

痧胀用药不厌多

凡伤寒杂症,所犯止有一症,用药不贵乎多。痧症凶暴非常,变幻百出。如犯在气分,有兼痰兼血;在血分,有兼食兼积,或又有兼外感内壅,往往皆然,不可执一。故用药治之,宜尽虑到,不然,一有不及,其祸不测,此所以

不厌乎多也。

痧胀宜下辨

伤寒食未化,下之太早,反引寒邪入胃,变而为热,热邪固结所食,不能消化,乃成结胸。若痧胀新食,固宜以吐为先,至所食既久,骤然痧胀,虽所食消化未尽,下之无害。盖痧胀非有寒邪入胃,变成热结之患。但因痧毒在肠胃,则肠胃中肌肉作肿作胀,盘肠绞痛,遍及脏腑,故外宜用刮放以泄毒于表,内可即下以攻毒于里,则肿胀自当之以潜消,而食积亦因之以通利,原无结胸之可忧也。然痧胀固非伤寒热结者比,但下之,必须内兼食积,又宜以渐而进,中病即止。

痧后治杂症宜知

痧退后,竟治杂症,固所宜然。但痧后余毒,或尚存些须,按脉而脉已不显,辨症而症已若清,此时用药,若即认为惟是杂症已尔,仅以治杂症之药治之,设使稍有相犯,吾恐斯人尚不得保其命也。盖痧后尤痘后,痘后之症,固不可舍痘余毒而单治杂症,痧后之症,又岂可舍痧余毒而单治杂症乎?此治痧后杂症,又不可不深虑,而于杂症剂中,更兼解毒活血乃能收全功也。

当知不信之误

凡人有病则宜治,将死则宜救,乃有犯痧不信夫痧者,是其智之所短,即其数之所尽也。故人有犯乎慢痧,尤可缠绵时月而病口深,若犯乎紧痧,未有不立时凶危而入于死。如此不信,真数尽之人也。即告之以痧症之祸,而彼仍茫然不觉,虽有热心,无益于事。故不信之误,人自当知。尝见一士不信痧,忽然犯紧痧暗症,咽喉疼痛,喘急如锯,发热沉重,胸中饱闷,吹药、服药喉中益痛,痛连耳际,或时在左,或时移右,痰胀昏迷,亡危之极,殆难尽述。幸而审明痧症,急为放痧,涌出毒血甚多,刮痧遍体俱有,服药至晚而安,痰胀亦消,

喉痛亦止。缘不守痧禁，饮温酒热茶，立时复发而终，此真痧毒之为害也。呜呼惜哉！更见同时三女，一犯此症，刮痧而愈；一犯此症，放痧而愈；一犯此症，认为喉蛾，治之而死。信者如此，不信者如彼，痧其可忽也耶！

玉衡脉法

痧脉十二经辨

脉扎而浮者，肺痧也。脉扎而散者，心痧也。脉弦长而动者，肝痧也。脉扎大而滑实者，脾痧也。脉沉细而动止不匀者，肾痧也。大肠之痧，类于肺而长。小肠之痧，类于心而细。胆之痧，类于肝而数。胃之痧，类于脾而紧。膀胱之痧，类于肾而浮虚。三焦命门之痧，脉必怪异。

痧脉外感内伤辨

伤食之痧，脉多战动。伤血之痧，脉多扎滑。伤暑之痧，脉多洪滑而疾数。伤风之痧，脉多沉微。秽触之痧，脉多变异不常。伤气之痧，脉多沉伏，或形如雀啄。伤寒湿之痧，脉多沉细。

痧脉要诀

痧症之脉，与诸症之脉不同。如伤寒伤风，自有伤寒伤风之脉。若伤寒伤风，一兼痧症，其脉必变，病必凶暴是也。凡遇杂症有痧皆然。

治验

一用成屠兄夫人，忽然昏迷沉重，痰涎壅盛，已三日矣。延余往视，诊脉，洪大无伦，身不发热，口不干燥，惟不省人事。余曰：“脉症不合，此痧胀也”。刮痧胀醒，用沉香郁金散、荆芥汤加三棱、蓬术、枳实、紫朴、砂仁微冷饮之，三剂而愈。

一沈云溪年老一子，七岁，发热五日，状类伤寒，昏迷沉重，服伤寒药，病势亦甚，将在

临危。其婿吴彩云延余往视，诊其脉，形如雀啄，怪脉已现，不可复救，但细按左关，指下或时厥厥动摇，此暗痧而入不觉也。幸其年幼，可抱而起，视其腿弯，有紫筋三条，刺之，血流如注，不愈，用阿魏丸、大黄丸、清茶微冷饮之，又用荆芥汤加山查、卜子、槟榔、细辛，微冷饮之。连服二头服，方知人事，次日脉复如常，痧气退尽，但身热未痊，乃用伤寒阳明胃经药，三剂而愈。未治痧不及具述，各举一二为例，以见痧症不可忽也。

余之痧脉要诀，至矣尽矣，痧症之脉，莫有外于此矣。议者以为余之秘夫脉，而不尽言其脉之所以然者，正在此也。嗟嗟，人之议余也，以余之论痧脉而脉有未明也。抑思余之刊刻是书也，将以晓天下之人，使天下咸识夫痧症之祸也，岂有所秘而不言者乎？即如伤寒自有伤寒之脉，非虚语也。夫冬月正伤寒，头痛恶寒，身热无汗，脉必紧盛，故见夫人迎紧盛之脉。若余月虽有头痛恶寒，身热无汗，总名伤寒，脉末有其入迎紧盛者，此冬月所以有正伤寒之脉也。假若冬月有正伤寒之症，不见有正伤寒紧盛之脉，或变而为沉迟，或变而为微细，是脉症之不合也多矣。而又取青筋、紫筋之色以辨之，则痧症之发可验而知也。且如伤寒有两手无脉曰双伏，一手无脉曰单伏，必有正汗也。此以汗之将来一时脉伏言之，非云时时脉伏而有汗也。若所犯伤寒症已如是，而脉之伏也日日如是，则是脉与脉伏正汗之说不合，独不可以验其痧症之因乎？又如伤寒传经热症，有云气口紧盛，伤食之验，若人症犯胸中饱闷，宜乎气口脉紧盛矣，及按其气口之脉，不见紧盛，反若空虚，是脉症之不合，更可以验其痧之发矣。若更取青紫筋色而辨其的确以治其痧，尚何疑乎？即此类推，余症可以尽知。

痧脉有似阴症辨

痧毒之气，阻抑于经络、血肉之间，故其脉多沉伏，即有别病兼痧者亦然。如人有伤

寒,脉沉微无力,是直中三阴经之脉也,治以阴症用热药,有何疑哉?然尝见有用之而愈者,有用之而不愈者。用之而愈,则人将曰:阴症之药,在所宜用。用之而不愈,则人又将曰:阴症之药,不可骤用。此岂其认脉之不真,而治伤寒之有未当欤。夫亦惟为伤寒兼痧,痧脉与阴症脉相似莫辨,故一服温补热药,痧毒变幻,而有此悔尔。余尝临症治伤寒,按之见有沉微或伏之脉,一似直中三阴经,而其外现症候,稍有不合于三阴经症,便取痧筋而验之,有则为痧,无则为阴,施治之药,或凉或热,万不失一。且放痧服药之后,血肉经络之分,通而无阻,即按其脉,便不复如前之沉微或伏矣。余然后按脉辨症,用药以治其伤寒,药未有不得其效者。至如杂病兼痧,有沉微或伏之脉,亦以此法验之,诚至当不易之论也。

痧脉似气血有余辨

痧之毒气,冲激于经络,血肉之分,故其脉多洪数,或沉紧,或大而无伦,或洪实有力,种种不一。若症脉稍有不合,便当审其痧筋有无,有则俟其放痧之后,再诊其脉之来复何如,以断其病之寒热虚实施治;若无,即以其脉断其寒热虚实用药。余尝治一劳弱吐红之症,其脉洪实有力,他医遇此,以为劳弱吐红,脉忌洪实,兼之症候凶危,谢事而去。余惟见其病势之暴而疑之,爰视其腿弯有青筋色,先放其痧,六脉遂和,症候亦平。又付散痧消食去积之药,气血无阻,凶暴潜消,饮食渐进,后用六味地黄丸及十全大补汤服之,劳弱不足之症亦愈。盖因其向来病气,俱从痧气而泄,所以一用补药遂得全效也。

方书脉句宜参

凡古人载籍,所以垂训者,不知几经筹画,几经笔削,乃著之于书。后人竟以一览不明,便置之高阁,毋乃有负古圣贤作书者之心乎?余尝博览遗言,若其有得于心,固然不忍释手,即令有疑于己,亦且数四徘徊,然后得

一夕豁然洞灼而大悟也。有如方书所载:“诸痛脉伏不可诊也”之句。余尝疑之,若以为治病之道,求所以辨明虚实寒热之法,斟酌轻重缓急之宜,惟脉是恃。若脉伏既不可诊,医者将何以断其病之属虚属实、属寒属热之所致,而于用药之际,更有可轻可重,当缓当急之定论乎?诂意古人之所以示我者,固有先得我心,而昭然笔之于书也。余是以一再思之,乃知所谓脉伏不可诊者,若谓必须求他症以辨之,方有其治法焉尔。故余于诸痛脉伏者,固推而验于筋之青者紫者,识其为痧。即于诸病不痛而脉伏者,亦必推而验于筋之青者紫者,识其为痧。盖缘痧毒气壅血阻于经络间,故脉有伏而不现尔,若以针刺之,血流而气亦泄,毒始无所壅阻,而脉乃复其常尔。至于痧之重者,伤在肠胃三阴,针刺有所不到,血流有所不尽,余惟从夫食积血瘀所阻之毒以治之。脉且随药而复,则病有未愈者,始可凭脉以用其药,然后思古人之所谓不可诊者,信乎诸痛脉伏之不可诊也。古人之诏我者,诚有所见也哉。

脉贵审于几先

痧之重者,形之于脉,前言已概之矣。至如杂病兼痧,始发甚微,疑似莫辨,所谓审脉之道,则又吾笔所难书,吾言所难罄。惟在医者临症之际,神明其意于切脉之中,斩截其痧于方发之始。盖痧之慢者,诂云日久必坏脏腑,损经络,溃肌表乎。即其轻而又轻者,虽不至骤伤其命,而于杂病之中,一有兼痧,不能审治,其病将缠绵难愈,即愈亦必数数复发,疾苦相连,此痧之所以可畏,当预审之于几先也。

痧脉决生死法

脉微细者,生;脉实大急数者,重;脉洪大无伦者,凶。一部无脉者,轻;一手无脉者,重;两手无脉者,死。六脉无根,放痧服药不应者,不治;诸怪脉现,放痧服药不应者,死。

此下细述发蒙论所不尽

凡属暗痧之类，人多不识，误中其祸，故悉列之于前，庶令人一开帙而注目焉。下卷痧症，人所易明，故姑置之于后。

暗 痧 辨

心中闷闷不已，欲食不食，行坐如常。即饮温热，不见凶处，更无心腹腰背疼痛之苦，但渐渐憔悴，日甚一日，若不知治，亦成大害，此痧之慢而轻者也，放之即愈。亦有头痛发热，心中作胀，类于伤寒，亦有寒热往来，似疟非疟，闷闷不已，亦有咳嗽烦闷，有似伤风，亦有头面肿胀，两目如火，亦有四肢红肿，身体重滞，不能转侧，此痧之慢而重者也。误吃热汤，热酒、热物，遂乃沉重，或昏迷不醒，或痰喘气急，狂乱见凶。如遇是症，必先审脉辨症的确，果系何因，在表者刮，在中者放，在里者或丸或散或煎剂，必须连进数服，俟其少安，渐为调理。

治验

一余三姊母寡居，四月间忽然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颜色具变，渐渐黑色。二弟襄武次衡延他医治之，莫识其病。适余至视疾，诊之左脉洪大，右脉沉微，余曰此暗痧也。审其腿弯有青筋三条，刺之，紫黑血流如注，不醒；刮痧亦不醒；用沉香郁金散加砂仁，并荆芥汤稍冷服之，不醒；次日用宝花散、薄荷汤加大黄丸，微冷服亦不醒；至五日，复刮痧，用三香散加砂仁汤温下，而后醒，渐调理乃痊。

一余友朱其章一老仆，六月发热沉重，昏迷不醒，黑苔芒刺，舌短狂骂，不避亲疏。其章延余往视，诊其脉，六部俱伏。余曰：“此痧之重极者也”。彼亲中有厉姓，善放痧。使二人极力扶起，从腿弯有青筋处刺之，但微有紫黑血点而已，痧血不流，将入死地。余用宝花散、藜藜散稍冷汤饮之，又用紫苏厚朴汤微冷服，次日痧退少苏。但身重如石，不能转侧，舌上

黑苔芒刺不退，用红花汤合清凉至宝饮治之，以渐而愈。

一麓庵朱兄一婢，十二岁，六日不食，头面微肿。余适与于茂生至麓庵宅，即令婢出诊脉，冀立一消食方。余曰：“脉微面肿，殆其痧乎”。刺腿弯上一针，紫黑血流不愈，用宝花散稍冷汤饮之，一服而痊。

伤 寒 兼 痧

凡伤寒头痛寒热诸症，或当暑天，或触秽气，或疫疠所感，忽犯痧胀，是惟认脉、看筋辨之，先治其痧，痧退之后，乃治伤寒。若误饮热汤、热药，慢者尤可，紧者立时见凶。

治验

一余甥坦卜文本长子十二岁，头痛身热无汗。他医皆治其伤寒，不应。余诊之，六脉微缓，乃知其伤寒兼痧者也。刺腿弯青筋三条，紫黑毒血涌出甚多，不愈，用防风胜金汤稍冷服二剂，痧退。服小柴胡汤而痊。

一车姓者，五月，伤寒十四日，忽尔发昏沉重，卧不能转。延余诊之，余曰：“此伤寒犯痧，若不先治其痧，余不敢任”。不信，延他医治之，益昏迷不醒。复求余，余曰：“痧气冲心，故昏迷；痧毒入于血分经络间，故病不能自转侧。若先治痧，尚有廖日”。即求余治，先放痧，不愈，用宝花散、圆红散、及防风胜金汤，俱微冷服，痧退后，治伤寒面痊。

一余次女，四月间，头痛发热，属伤寒太阳经症，用羌活冲和汤加减治之，稍愈。至第四日，原照伤寒治之，不应，更面赤身热、心胸闷闷不已，六脉洪大无伦。余曰：“此伤寒兼犯痧症，当看痧筋刺之”。余女不信，至晚，疾益甚，始欲放痧，在左腿弯下，刺青筋一针，流紫黑毒血，余更有细青筋不甚现，是缘不信，多缠绵一日，痧气壅阻，故痧筋有隐隐者尔。服必胜汤三头服，稍觉身松，未愈。次手指上痧筋复现，刺血九针，服药未愈。俟至夜，右腿弯复现青筋二条，刺出毒血，服圆红散，乃少安。后又骤进饮食，复发热面赤，用山查、卜子、柴

胡、陈皮之类饮之，不应。脉仍洪大无伦，此因痧毒复发而然，刺两足十指青筋，去其毒血，用必胜汤稍冷服二剂未已。偶饮稍温茶，立刻狂言，此痧未尽散，因温饮而复发也。用冷井水三碗饮之，更冷服药五剂，然后痧气乃清，但病久身虚发晕，服参汤而苏，后用十全大补汤加减治之，调理二月而痊。

痧症类伤寒

伤寒集中，仅有四症类伤寒。至子痧症类伤寒，较之四症，尤为凶暴。而伤寒书内，从未载及，故医者不识。夫伤寒头痛、恶寒、发热，属足太阳膀胱经风寒，宜表，是寒从肌表而入，故宜发散为先。若痧症头痛，是痧毒之气，上攻头面三阳；不因外感寒气，其恶寒发热，虽在肌表，是时行之气所感，由呼吸而入，搏激于肌表之中；做为毒热，内热则外寒，故亦恶寒。治宜先刺颠顶，放痧以泄其毒，用药惟在透窍解毒顺气为主。若误认伤寒足太阳膀胱经症，用羌活、麻黄、发表太甚，反助痧毒火邪，益张其焰，势必恶毒攻冲，作肿用胀，立时见凶。故痧症与伤寒，其头痛，恶寒，发热虽同，治之当异，要知痧症宜清凉，则痧毒可内解；伤寒宜辛散，则寒气可外舒。固不可以治痧症者治伤寒，更不可以治伤寒者治痧症也。

治验

一林管家长子，六月，发热五日，昏迷不醒。余诊之，病似伤寒，而脉沉微无力，实非伤寒症也。阅腿弯下痧筋，放紫黑毒血三针，指头九针，不愈，用阿魏丸并大黄丸凉茶饮之，昏迷遂醒，越两日身凉乃痊。

一车文显次子恶寒发热十二日，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适余至乡，延余诊之，见其面色红黑，十指头俱青黑色，六脉洪数，皆曰：新婚燕尔，症必属阴。余曰：“非也。若以阴治，一用温补热药，殆迫其死矣。”夫脉洪数者，痧毒搏激于经络也。十指青黑者，痧之毒血流注也。面色红黑者，痧毒升发于头面三阳也。及视腿弯痧筋，若隐若现，放之，微有紫黑血点

而已。其父素知痧患，便云此真痧也。奈前因暗痧莫识，数饮热汤，毒血凝聚于内，放之不出，将何以救之。余用宝花散，晚蚕沙汤冷饮之，渐醒，痧筋复现于左腿弯二条，刺出紫黑毒血如注，乃不复如前之昏迷矣。但发热身重，不能转侧，肩背多痛，用大剂桃仁、苏木、乌药、香附、白蒺藜末、泽兰、独活、山查微温服之，渐能转运。尤身热不凉，大便不通，用卜子、麦芽、枳实、大黄、紫朴、桃仁温服，便通热减，后调补三月而痊。

一方居安内室，正月头痛、恶寒、发热，心胸烦闷，口渴咽干，头汗如雨，痰喘面黑，十指头具有黑色，已五日矣。延余诊之，气口脉虚，时或歇指，左手三部，洪数无伦。余曰：“非痧而有是脉，恐不能生矣”。因看痧筋，幸其弟善放痧，见有青筋，曰：“此真痧也”。刺顶心一针，左臂弯一针，右腿弯一针，毒血已去，不愈。余想其饭后起病，即以矾汤稍冷多服，吐去宿食，烦闷痰喘头汗具除，余症未愈。次日，其弟复为放痧，饮以阴阳水一碗，亦未愈。余用柴胡、山查、连翘、红花、卜子、枳实、荆芥、花粉，加酒制大黄二钱，俟微冷服二剂，大便通而安。迨后十余日，腹中大痛，口吐涎沫，此又因秽气所触而复痧也。令其刮痧，少安，用藿香正气汤稍冷服之，腹痛顿止，后用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调理如旧。

一甄复先，恶寒发热，呕哕心烦，服他药，昏迷不醒，或谓阴虚而然，余诊之，六脉沉微，手足大热，唇舌鲜红，身体重痛，余曰：“痧毒冲心，入于血分瘀滞故尔。”不信。连易三医莫任。复求余治，呼之不应，扶之不起，用晚蚕沙煎汤微冷服，次以宝花散、煎砂仁汤微冷送下，稍醒，然后扶起放痧数十针，未愈。用桃仁、延胡索、苏木、乌药、红花、香附、山查一剂，始能转侧。后服小柴胡汤，寒热具除，调理两月而痊。

痧类疟疾

痧有寒热往来，类乎疟疾。或昏迷沉重，

或狂言乱语，或痰喘不休，或心胸烦闷，叫喊不止，或呕哕吐痰，睡卧不安，或大小便结，舌黑生芒。如此重极，脉必变异，不与疟同，宜细辨之。

治验

一沈日岩，七月间，日晡寒热，昏沉胀闷，大便不通，舌焦苔厚。延余治疟，左脉浮大而虚，右脉沉细而涩，愚意疟疾见凶，脉不应虚且涩，视其乳下有青筋，刺出紫血毒血二针，令其刮痧，不愈。用散痧消毒活血之剂，加大黄三钱，稍冷服之，大便通，诸症退，惟寒热未已，用小柴胡汤治之，后用四君子汤调治而痊。

疟疾兼痧

疟疾卧床，往往有因暑热相侵，心中迷闷，或时疫之气相感，兼犯乎痧，疟因痧变，势所必至，不可漫以为疟而忽视之也。疟之为害，尚可延久；痧之为害，必致伤人，即令痧之轻者，苟不知治，缠扰于身，不克骤愈，虽或幸愈，数复难痊。自非先治其痧，决难全愈，兼痧之祸，可胜道哉。

治验

一钱拱宸内室患疟，发热不凉，痰嗽烦闷，口渴不食。余诊之，气口脉虚，左三部微涩

而数，此兼痧之症也。令其放痧，用散痧顺气活血解毒药，不愈。次日又放痧，脉始弦数，又如前剂服之，不复烦闷矣。后用柴胡双解饮三剂，疟愈。止用消痰顺气药加童便饮五剂，痰嗽俱痊。

一余三子，五月间，患疟凶暴，左脉沉微，右手脉伏，验有腿弯、手臂青筋，刺出紫黑毒血，稍觉胸中爽快，用宝花散，沉香丸稍冷服之，遂用大黄丸并服，可扶而起。次日复伤食又患兼痧，凶暴益甚，更放痧，凶暴始减，用散痧消食顺气解毒药五剂，稍安。后又伤食发热，用山楂、卜子、青皮、陈皮、紫朴、白芥子四剂，大便不通，加枳实、大黄，便通热减。惟病久虚极，时觉眩晕心跳，夜睡不宁，用枣仁、茯神、人参、黄芪、熟地加熟附子一二片煎服，夜睡神安，调补四月而痊。

一沈恒生内室，六月间疟疾，日晡寒热已八日，忽壮热不已，昏沉不醒。延余诊之，左脉弦数不匀，右脉虚而沉涩，余曰：“左不匀，右虚涩，非疟脉也。殆其为疟之变症，非痧而何”。刺左臂青筋一针，紫黑毒血流出如花，不愈。服荆芥汤加藿香、卜子、紫朴、槟榔并化毒丹微冷饮之，稍醒。次日，复刺指头紫黑血三针，用荆芥汤加枳实、大黄微冷饮之，热退后，用三香散，运动其气，调理一月而痊。

痧胀玉衡 卷中

清 携李 郭志邃右陶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各痧证状

遍身肿胀痧

痧者，暑热时疫恶毒之气，攻于里则为痰喘，为血瘀，昏迷沉重，不省人事。若元气壮实，内不受邪，不入于里，即散其毒于肌肤血肉之表，为肿、为胀。若误饮热汤热酒，便成灾害，此痧之暗者，宜从脉异处辨之。

治验

一翰黄闻兄一婢，久生疮患，腹大如臛，手足俱肿。延余诊之，左脉微数，右脉或时歇指。余思疮毒入内作肿作胀，其脉必然洪数有力，方见脉症相对，乃可治其疮毒。今左脉微数，右脉歇指，脉症不合，必慢痧为患也。视其腿弯，果有痧筋青色，刺五针，紫黑毒血流之如注，未愈。又刺指头毒血二十针，用宝花散并付桃仁红花汤八服，服后肿胀俱消如旧。

一翰黄闻兄长女，手足具肿，将逮于腹。延余诊之，六脉弦细沉迟，知其为慢痧之变症也。云宜先放其痧，缘畏刺不放。余辞不用药，恐药气稍冷，不能治及于血肉之分也。越六日，肿胀益甚，复延余治，令其仆妇，为主女放痧三十余针，紫黑毒血已出。用宝花散稍冷服之，并用散痧解毒，消瘀顺气之剂治之。以其痧久绵延，难于速效，计服二十四剂，方得肿胀具消，安平如旧。

一贾峰青，遍身肿胀，服药不应。延余治之，余见心口将平，脐有青筋。余曰：“危哉，诊脉无根，殆不可疗”。然视其指上、腿弯青筋交

现，刺出毒血甚多。彼又谓痧症不当服药遂已，后至二月余，终成真臛而死，惜哉。

余邻许姓者，有子四岁，头面胸腹，手足遍身，俱肿胀红色，头汗如珠不绝。求余诊视，两关两尺，皆洪大滑实，两寸厥厥动摇，此伤食之痧，感于脾经，故遍身肌肉肿胀。及看其痧筋不现，刮痧不起，此因误饮热汤，痧气内攻，壅塞冲心，故遍身作肿作胀。惟冲心，心脏不受其害，故上干头面，化而为汗，出之如珠，皆心液也。用紫朴汤加大黄丸，微冷饮之，胀消汗止而愈。

闷 痧

痧毒冲心，发晕闷，倒地。一似中暑中风，人不知觉，即时而毙，此痧之急者，如略有苏醒，扶起放痧，不愈，审脉服药施治。如发晕不醒，扶之不能起，必须审脉辨症的确，果系何因，先用药数剂灌醒，然后扶起放痧，渐为调治。

治验

一汪君美内室，六月间，发晕昏迷。延余诊之，两寸芤而散，余脉如常，但重按之，时见歇指，此暑热秽气触犯心经之痧也。扶之不起，先用宝花散，薄荷汤并藿香汤冷服。稍醒扶起，刺出毒血三针，不愈。用沉香阿魏丸、薄荷汤微冷饮之，渐安。后用四物汤调理而愈。

落 弓 痧

倏忽昏迷不醒，或痰喘不已，眼目上吊，形如小儿落弓之症。此暗痧难识，必须审脉辨症，的是痧毒，看其身体凉热，唇舌润燥何如，

然后治之。

治验

一盛洪烈子，九月间，发热口渴，昏闷不醒，两目上翻。延余诊视，六脉微细而伏，先用宝花散加砂仁汤，冷下而苏，扶起放痧十二针，去紫黑毒血，用救苦丹并细辛大黄丸加砂仁汤稍冷下，又用防风散痧汤加金银花、丹参、山查、卜子而痊。

·陈公玉，八月间，时常身热，口中微渴，煎滚茶饮之，倏然沉重，昏迷不醒。余诊之，左尺沉细，动止不匀，右寸脉浮而芤，此肾虚而痧犯之。肾水之痧，逆行干母肺金，故痰气壅盛而发晕也。用独活红花汤入贝母、牛膝同煎，加童便饮之，更进圆红散而醒，然后扶起放痧，二日后，痧气清，用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调理而痊。

噤口痧

默默不语，语亦无声，形如哑子，此乃痧气壅盛，热痰上升，阻逆气管，故咽喉闭塞而然。治宜先放其痧，审其肺肾脾三经之脉为要，然后推详余经之脉，则知病之所本矣。

治验

一吴子瑞一女，十一月间，忽然痧胀，心中烦闷，昏沉不语。子瑞善放痧，稍醒，语更终日无声。余诊之，左关有力，右脉沉伏，伤气之痧也。此女日为后母所置，故有此变，用陈香圆丸煎汤微冷饮之，稍有声焉，未愈。次日，左脉弦长而动，余曰：“怒气伤肝，痧气犹阻于肝经之故”。刺腿弯紫筋三针，血流如注，又刺顶心、臂指二十余针，乃用三香散、陈皮厚朴汤加延胡索、香附微温饮之，乃痊。

角弓痧

心胸胀极，痧毒内攻，故头顶向上，形如角弓反张，是脏腑已坏，死症也，不可以治。

扑鹅痧

痰涎壅盛，气急发喘，喉声如锯，痛苦喉

鹅。但喉鹅之症，喉内肿胀，若痧、则有如喉鹅之痛，而无喉鹅之肿胀。又形若急喉风，但喉风之症，痛而不移，若痧，则痛无一定，且痧有痧筋；喉鹅无痧筋，此可辨也。

治验

一施三先痰气壅盛，吹吊痰药，益凶暴痛极。余诊之，脉多怪异，此三焦命门之痧也。阅臂指筋刺十一针，腿弯有青筋，刺三针，出紫黑毒血甚多，不愈。用沉香郁金散、救苦丹清茶冷饮之，外吹冰硼散，又用荆芥银花汤微冷饮之，三剂而痊。

一周龙生，喉痛之极，痰涎壅盛。延余，余曰：“痧也”。不信，饮热汤，至夕而殁。

伤风咳嗽痧

痧从时气所感，因而咳嗽，肺经受伤，不可以伤风治之，盖伤风以疏风为主，若痧则纯乎疏风，非其所宜，当刮痧为先，宜清喉顺气凉肺散痧为主。若专重疏风，纵非紧痧急症，亦必咳嗽日甚，缠绵不已，劳嗽等症，由此而成，慎之慎之。

治验

一徐茂公伤风咳嗽，日晡微寒发热。余诊之，右寸脉浮而芤，余脉虚而无力，时气所感，肺经之痧也。其弟为之放痧、刮痧，稍可。不服药，至十余日，咳嗽不止。余用射干兜苓汤加前胡、山豆，稍冷饮之，渐愈。

痘前痧胀

痘本先天，因时而发，必由外感。至若痧者，亦时疫之气所感作胀作痛。而胎元之毒，因之俱发，凡痘未见点之崩痧胀，必心胸烦闷，痰涎壅塞，甚至昏迷沉重，不省人事，此其候也。其小儿滑疾之脉，类于痧症厥厥动摇之脉。虽若疑似难明，然痧有痧筋可辨，宜先刺出毒血，而后用药清理之，则痧自退，痘自起矣。若痘点既形，触秽痘隐者，诸痘科自悉，不赘。

治验

一夏子亮幼子,五月发热,痰喘气急四肢战动,两目无神,不省人事,口热如炉,面有隐隐红紫细点。延余看痘,阅其腿弯有紫筋两条。余曰:“两目无神,四肢战动,痘之候也。隐隐微点,痘之形也。口热如炉,红紫之色,热之盛也。但是,痰喘气急,有腿弯紫筋两条,必痘因痧胀而发。治宜先放其痧,后发其痘,则痘自起”。用针刺出毒血,随用荆芥、连翘、防风、红花、青皮、桔梗、枳壳、山楂,卜子一剂,俟稍冷饮之,其痘即发,至十二朝乃痊。

痘后痧胀

痘后中气多虚,有感必伤,尤宜防护。尝有小儿痘后,收靥脱痂,安然无事,一遇暑热所侵,或秽恶所触,即成痧胀。往往有忽然生变,人多认为恶痘所致,即痘科任事者,亦以为然,竟不知其痧之为害有如此也。

治验

一胡丹房子,七岁,八月出痘脱痂光洁,饮食如常,行步如旧。迨二十五朝,忽然叫喊不已,发晕欲死,皆以为恶痘余毒使然。求余治之,左右手六部俱微细而伏,余思恶痘余毒兆变,脉当沉紧有力,今微细而伏若此,脉症不合,视其痧筋,历历可指,刺出紫黑毒血,不愈。用荆芥银花汤合和脾宣化饮,稍冷饮之即苏。后小腹痛,变为痢疾,用当归五钱,山楂一钱,熟大黄五分,加童便微温饮之,稍安后,独有用当归、山楂四剂而痊。

一张可久女十五岁,痘后三十二朝,忽然发晕沉重,不能转侧。延余诊治,右脉微细,左脉洪大,时一歇止。视其指头黑色,青筋历历,刺出毒血,不愈。用降香桃花散合枳实大黄汤稍冷饮之,不愈。用三香丸微温服,而痊。后伤食,为秽气所触,腹痛,刮痧,服棱术汤加明矾二分,微冷饮之而安。

胎前产后痧

孕妇之痧,最易伤胎;产后之痧,须防恶阻,较之平人更甚,当急为救疗。庶于痧毒未

攻坏脏腑之时,可以施治。若属暗痧,发于此时,胎前痧脉:“溷于有孕,产后痧脉,杂于恶阻,又无心腹痛剧,痧从暗发。须当究其症候,察其声色,看有痧筋,急宜刺破,肌肤痧拥,尤重油盐,至若痧毒横行,肆攻脏腑,莫可挽回,慎毋草草以误人也。

治验

赵方亨内室,怀娠六月,寒热交作,烦闷不安。延余时,痧在始发,脉固未现,初不觉其为痧,用药不应,忽尔昏沉。次日,余诊左手脉伏,面目微黑,乃识其痧,刺腿弯青筋六针,出毒血,少愈。用桑寄生、红花、香附、益母草、荆芥、细辛、卜子、神曲冲砂仁末,微冷服而安,后用小柴胡汤退热,又参苓归地健脾养血乃痊。

胎前痧痛论

胎前痧痛,毒气攻胎,尚惧胎孕绞动,伤胎殒命。况痧有毒血攻冲。胎孕娇嫩,决难安静,至如安胎,用白术、当归、茯苓之类,痧所大禁,若一误用,立时痧胀凶危。其痧胀所宜,惟是破血破气之剂,又胎孕所忌。愚尝斟酌其间,若刮痧放痧不愈,必欲活血解毒,用金银花、丹参、益母草、红花、桑寄生消瘀而不损胎元;顺气用香附、陈皮、紫朴、砂仁、乌药行气而不伤胎气;散痧用荆芥、防风、独活、细辛透窍而不动胎孕;消食积用山楂、卜子、神曲、麦芽宽中而不伐胎性;采择于中,最为稳当。然痧毒势盛,此等之药,难于速效,或权用一二味克伐,又恐于胎有害,此予所以反复而不敢轻任也。

产后痧痛论

产后用药,必须温暖;痧胀用药,惟重清凉;此症属相反。处治之方,毋执产后,一于温暖,亦毋执痧胀,一于清凉也。愚尝遇此等症,窃以为消瘀破血之药虽同,其余有不可通用者,是以制就一方,为临症之法。散痧用独活、细辛;破血用桃仁、红花;顺气用香附、乌药、

陈皮；解毒用金银花、紫花地丁；消食用山楂、卜子、神曲、麦芽。如产后用姜炭、肉桂以温血，痧症所大禁。痧症利用荆芥、防风以散痧，连翘、薄荷以清热，产后所不宜。况痧症胀极，尤重大黄，枳实、槟榔以通其积滞，而产后之药，更不可不禁，恐用此伤产后之气分也。且产妇服药宜温，痧症服药宜冷。若痧而用温，胀者益胀；产而用冷，瘀者益瘀。故予临症，惟取微温之气，则既无害产后，而亦无助痧祸。若痧更凶极，微温之气，难于制治，加重便以清热消瘀，产后、痧症，俱得其宜矣。

治验

一顾月溪内室，产后三日，腹中绞痛，胀大如臃，恶露不通。延余诊之，余思产妇腹痛，当在小腹，大腹胀痛，亦仅微疼。今产妇大腹绞痛异常，非产妇本症。及按脉，洪数有力，余曰：“此产后兼痧胀也，当取痧筋验之”。不信，漫服产后药，益觉昏迷不醒。复求余治，势已危极，痧筋不现，先取童便一杯饮之，少苏。阅十指筋，刺出紫黑毒血二十一针，然后扶起，放腿弯痧六针，绞痛稍定。用独活红花汤微温服之，迨痧毒消尽，胀痛尽止，恶露俱通后，调补乃痊。

一蒋南轩内室，产后八日，恶露去血过多，忽恶寒发热，胸中胀闷垂危。延余，脉洪大无伦。余思恶露不尽尤可，今恶露去尽，何以骤得此脉，因语之曰：“脉甚凶，若兼痧可救。”南轩善放痧，信余言，入视痧筋紫红色者二条，放毒血。余复诊之，不复洪大，又刺指臂出紫黑毒血三十余针。用独活、细辛、柴胡、金银花、丹参、益母草、牛膝、石斛、乌药、山楂、陈皮四剂，微温服之，寒热胀闷具除，后调补而愈。

一单公廉内室，产后六日，遍体疼痛，寒热如疟，昏闷异常。延余，六脉时有歇止，阅左中指、右无名指，微带黑色，乃知兼痧之症。刺指上紫黑毒血七针，臂上毒血一针，舌底下紫黑毒血一针，昏闷疼痛稍缓。用独活、桃仁、苏木、香附、童便、姜黄、山楂，微温服二剂，疼痛

昏闷具除。但寒热未已，用金银花、丹参、益母草、艾、柴胡、独活、姜炭、牛膝、山楂，温服四剂，寒热乃廖，调补月余而健。

倒 经 痧

经行之际，适遇痧发，经阻逆行，或鼻红，或吐红，肚腹肿胀，卧床不能转侧者是也。计腹不痛，亦为暗痧。若痧毒攻坏脏腑者不治。

治验

一沈弘先内人，经期发热，鼻血如注，昏迷沉重，肚腹作胀。延余诊之，脉伏。余曰：“兼痧当经逆者也”。弘先善放痧，刺腿弯二针，出紫黑毒血，不愈。余用桃仁、红花、独活、细辛、山楂、香附、青皮加童便饮之，经行调理而愈。

痧 热 头汗痧、狂、谵语附

痧气壅盛，发为热症，或热而不凉，或日晡发热，或潮热往来，皆痧毒之气阻而不通，搏激肌表，发而为热。不识者，认为外感，传经热症，发汗温饮，即慢痧迟缓，势必痧气益盛，变出头汗发狂，种种重症。不知外感之脉浮数而紧；热症之脉，洪数有力；痧症之脉，终有不同，或有可疑，须看痧筋有无，辨之即明。

治验

一沈怀先，夏月，日晚发热，五日不凉，诸药不效，反益昏闷烦躁。余诊之，右三部及左关，俱微细无力。余见其病气有余，脉反若不足，知非真不足，乃痧脉之变者也。先令刮背上痧，又于十指臂弯，刺出紫黑毒血三十余针，不愈。用冷茶送宝花散二服，又以陈皮厚朴汤主之，倍加玄胡索，香附煎汤稍冷服，四剂而痊。

一邵洪玉内室，日晡发热，头汗如雨。延余，六脉震动不常，故知其痧。刺出十指紫黑毒血二十针，不愈。煎紫朴汤稍冷服三剂，痧气已尽。用大黄三钱，枳实、陈皮、厚朴各一钱，煎汤温饮，下其结粪。热退身凉后，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味地黄丸，调理而痊。

褚元龙,夏月潮热往来,已六日矣,服他药,热极不凉,发狂谵语。延余,左脉俱微,右脉俱洪大,非痧脉不若是之异也。视其乳下青筋二条,刺出紫黑毒血,不愈。用桃仁、泽兰等分煎汤平服,神情始定,日渐调理,半月而痊。

痧 烦 痧 睡

痧气冲于心胸,故心烦或嗜睡,此等之痧,俱属慢痧之类,轻而且浅,人多误以心烦嗜睡治之,日甚一日,倘日服热酒热汤热物,虽非骤然紧急,势必日渐凶险,故并录之以示戒。

治验

一王培元适会于其弟宋臣书室,云及心烦之甚,已非一日,将服他药。余诊之,脉症不合,止面不服,阅腿弯痧筋刺而故之,不药面痊。此等痧甚多,姑记一以为例。

一余弟襄武,每心烦嗜睡,自识其痧,便欲刮放,不药面痊。此由中气虚,故易感痧患,虽轻之至,不足具述,然亦痧之一症也。姑录之以广其说。

老 弱 兼 痧

先有痰火咳嗽之疾,忽尔喘急痰涎喉声如锯,或头汗如油,喘而不休,心胸烦闷,莫可名状。虽云痰火危笃,往往有之,然亦有兼感时气或秽气所触,骤然势盛者,凡治必宜细细察脉按症,先清其痧,次治其痰,然后渐补气血,则标本兼得其理矣。

治验

一汪子建母,七旬有余,素犯痰火老弱之症,忽痰涎壅盛,喘急不休,喉声如锯。延余诊视,六脉不匀,有如雀啄,虽老弱痰火之脉,尝有歇指,亦不足怪,然视其骤然作变,病必有异。余曰:“此兼痧症,尚可治也”。阅其左腿弯下,有青筋二条,刺之紫黑血流如注,先用散痧消食豁痰顺气之剂,并进牛黄抱龙丸,病热渐安,后惟补其气血,乃痊。

一盛君和母,五十岁,痰火多年,忽面赤头汗,遍身俱肿,喘急烦闷倍常。延余诊视,余思老年痰火,固所宜然,何面赤头汗,遍身俱肿之骤也。及按其脉,又与症相合,不可据以为痧。然恐痧之为祸不小,若竟以老弱痰火治之,终觉疑而不安,细视其十指,有细红丝筋,历历可验,则其痧之为老弱变症也,明矣。先治其痧,刺指头二十余针,去其毒血,次用稍冷汤服宝花散,面赤头汗身肿俱除,喘急亦渐和缓。唯是老弱痰火为终身之疾。

疮 症 兼 痧

疮痛者,心火血热所致,故火盛面脓肿作痛,然脓疮虽痛,必渐渐面极,非若兼痧之骤。故凡疮疡兼痧,其肿痛必多可畏处,况疮疡脉多洪数,兼痧脉固不同,其筋色又有可验也。

治验

一潘子亮女,十八岁,患疮已半载。忽一日饮酒后,脓疮大盛,或以其酒助血热,且食鸡鹅发毒之味,脓疮肿痛,由斯面极。治以凉血活血解毒托里之剂,更觉昏迷饱闷。延余治之,脉不洪数而反沉微。余曰:“脉不对症,必痧使然”。刺出指头毒血,又刺头顶心一针,神情方始清爽,但胸中饱闷,用顺气散痧消毒之味四剂,微冷饮之,兼外搽合掌丸,饱闷脓疮俱愈。

弱 症 兼 痧

先有劳弱不足之症,或吐血时发;或微微干嗽,两颧唇口鲜红;或骨蒸发热不已,一触犯时气传染;或秽恶之气相犯,必兼痧胀。或多痰喘;或咽喉如鲠;或心腹胀闷,烦躁发热;较之平时不足之症,益觉沉重。此宜以痧为主治之,令痧毒退尽,方可治其本症,不然,劳弱未见凶危,痧祸已在目前矣。

治验

一妇人吐血干嗽,昼凉夜热已久,忽午后发热异常,胀闷沉重,他医以为怒气血虚,用养血化痰顺气之剂,病势益盛,昏迷痰喘,不

省人事。延余，左关微缓无力，右关似紧非紧，余脉应指不匀。余思怒气填胸，左关必须有力；平时劳弱，脉亦自宜弦数；内有郁血，上中二部，亦当见芤；何脉不对症若是，看其左腿弯，有紫筋数条，历历可指，其为兼痧之症明矣，故昏迷痰喘。先刺其痧筋，出其毒血，倍用宝花散，清茶微冷饮之，方得神情清爽，不复痰喘昏迷、胀闷沉重之势。但劳弱由于本原不足，绵延未愈。

痧变劳瘵

痧症有恶饮热汤者，有反喜饮热汤者，惟其喜饮热汤，痧症益莫能识，慢痧所以变成劳瘵也。原其痧毒之始入于气分，令人喘嗽吐痰发热声哑，盖火毒伤肺，肺为娇脏，若不知治变成百日紧劳，轻者数年难愈，卒至危亡。痧毒之始入于血分，重者兆变在即，轻者岁月延捱。若乃毒瘵胃口，必须去尽而愈。毒瘵肝经，损坏内溃，吐血数发，势极多危。毒瘵心包络，更加凶险，不待时日。毒瘵肾经，腰脊疼痛，嗽痰咯血，日甚一日，不可得痊。凡痧毒遗患，总成劳瘵，治须识之于始，凡脏腑之病俱可疗治，莫咎其终。若一溃损脏腑便属不治。

治验

一王君瑞内室，咳嗽吐痰发热，左背疼痛，已年余矣。延余诊之，六脉浮紧洪数，脉症不合，又无痧筋，便用刮痧痛减，服散痧清热消痰顺气四剂而愈。

一杨音节痧胀不服药，惟放痧三次，胃脘间成一大块，咳嗽吐痰，发热不食，日渐羸瘦。延余诊之，右关脉芤而紧，余脉俱数。余曰：“内有瘀血，必吐出而可解。”用桃仁、苏木、泽兰、白蒺藜、香附、乌药酒煎服之，吐紫黑血碗许，更用活血引下之剂，加重便酒服之而愈。

一左元峰痧胀，放痧三次，不服药，痧根不绝，变成劳瘵，咳嗽咯血，音哑发喘，骨瘦如柴，脉洪大无伦。余辞不治，又二月而终。

臌胀兼痧

先有臌胀而痧气乘之，臌胀益甚，在臌胀不可先医，在痧气自宜早治。

治验

一江云甫肚腹胀急如臌，脐突筋青，心口将平。余诊之，知为血臌之症，其指头黑色，此臌症之所无也。视指上有青筋，兼痧无疑，刺二十余针，又刺臂弯腿弯青筋五针，俱去其毒血，略松，用葵藜散微温饮之，脐下青筋渐退，后用臌症之药，导去恶水，日服治臌香圆丸二月余，臌症尽平，永不复发。

痧变臌胀

痧者，毒也。慢痧之毒，迁延时日，留滞肌肤、肠胃、血肉之中，若不早治，即成真臌。

治验

一严天玉次子，气急作胀，胸腹饱闷，脐下有青筋突起，心口将平，此慢痧成臌也。刺腿弯青筋六针，出紫黑毒血甚多，又刺指头出毒血二十四针，脐上青筋即淡色，腹内觉松。用宝花散微冷服，腹胀渐消，其后不复用药施治，但恐其根未除，日后复发，姑志之以例其余。

半身不遂痧

心主血，痧毒入于血分，故易攻心，此痧症所以发昏也。若痧之慢者，冲激迟缓，未逆于心，留滞经络，或在于右，或在于左，为半身疼痛，或麻痹不仁，如此半身不遂，总因痧毒之遗害也。治之者，见有痧筋，急宜刺破，然后用药以散其毒，活血以消其瘀，则痧根既拔，其症渐痊。若不知治，绵延日久，痧毒益深，势不可遏，当又有变症难愈矣。

治验

一章道庵屡患吐血，发热不凉，左半身疼痛不已，行步艰难。延余诊视，初不觉其为痧也，细思脉症不合之处，检其痧筋刺之，用桃仁、泽兰、独活、乌药煎二剂微温服，吐血疼痛

俱愈,永不复发。

一盛成年朝凉夜热,气急半年,服药不应,反加右半身疼痛,不能俯仰,咳嗽吐痰,饮食减少,成劳弱不足之症,棹舟迎余,脉不见弦数,而微细,时有歇指,脉症不合,阅其痧筋刺二十余针,用姜黄、旋覆花、丹参、橘红、赤芍、玄胡索、泽兰、山查、角刺、穿山甲二剂,微温服,疼痛吐痰俱除。后朝用六味地黄丸,夕用补中益气汤。朝凉夜热俱愈。

内伤兼痧

人有内伤,詎无外感。外感之症,不独风寒,即夏月暑热之气,时疫传染之气,秽恶触犯之气,一受于身,亦如外感。然则内伤者本病,外感者标病。故伤寒集中,有内伤外感之症,此之集中,有内伤兼痧之症。治法主意,先辨痧症治其标,后审内伤治其本。

治验

一曹洪字子之外戚,争夺家产,涉讼公庭,有老妇造其家,互相争殴,发热沉重,咳嗽吐痰,胸中胀闷,诸亲戚惟恐毙于曹姓室中。延医青来王兄,更邀余往视,青来几不敢任,余怜悯此妇不治,人命重情,彼此俱败,若一救之,不特活妇一命,亦且保全两家,是亦大德。余为诊之,知其内伤兼痧症也。刺痧筋二十余针,付宝宝散微温服之,胀闷稍松。爰定一方,即于青来厢中取药,用桃仁、赤芍、泽兰、玄胡索、红花、陈皮、乌药、独活,治其内伤。服后,下黑粪,瘀血俱消,诸症俱愈。但其旧有不足之症,非参不可,后青来用参芪大补,乃健而归。

紫 疱 痧

痧症不内攻则外溃,余于发蒙论中,已略陈其概矣。无如痧症变异,更有难尽述者,即若为肿为毒之外,又有发为紫血疱者,此真痧之异者也。余故记之以例其余。

治验

一余邻许秀芝女,嫁为养媳妇,手足下半

身俱肿,大腹亦胀,发出两腿足紫血疱,如圆眼大,密难数记,皆云此烂痲之症,服药益甚。秀芝怜惜其女,载与俱归,求余治。视疱多可畏,及见有痧筋,发现于腿弯,方知痧者,犹树之根疱者,犹树之叶也。遂为放痧三针,又刺指头痧二十一针,尽去其毒血。复诊其脉,六部俱和,殆其痧毒之气已散,但存肌表紫疱而已,用苏木、红花、泽兰、桃仁、乌药、桔梗、川芎、牛膝,二剂温服,凡紫血疱尽收靨结痲而愈。

痰喘气急痧

先有痰喘气急而痧胀因之,先治其痧,后治其痰气。无令痧为本病之助,先有痧胀而痰喘气急因之,但治其痧其痰喘气急自愈。若痧有寒热不清,痰喘气急者,兼和解。痧有有热无寒,痰喘气急者,兼清热。痧有食结不化,痰喘气急者,兼消食顺气。痧有大便不通、小便利,痰喘气急者,急攻其里。痧有痢下脓血,或赤或白,痰喘气急者,急攻其积。痧有瘀血凝滞,小便利、大便黑,痰喘气急者,急消其瘀。痧有呕吐紫黑血,或鲜血,痰喘气急者,当虑痧毒攻坏脏腑,不痛者,可治,痛而不已者,难治,服药不应者,死。

治验

一祖南轩四月,发热头痛,胀闷昏迷,痰喘气急。延余,六脉无根。余曰:“脉法,六脉无根者,死。若为痧胀而然,则有救”。其家善放痧,因阅痧筋放之,不愈。余用沉香郁金散,圆红散,稍冷服,又用化毒丹一服,昏迷即醒,胀闷痰喘气急俱平。更用防风散痧汤加青皮、连翘、山查、卜子、熟大黄一钱服之。发热头痛俱已,六脉如旧。

一费道元内室,痰喘气急,胀闷不已。延余,左三部脉浮紧而数,右三部脉如无。余曰:“痧胀暗发也”。其兄善放痧,刺乳下,出紫黑毒血二针如注,六脉复旧。余用和脾宣化饮二服,稍冷饮之,痰喘气急胀闷俱痊。

一钱公肃子二月晚间,痰喘气急,发热身

重，腹中绞痛。延余，脉沉微，刮痧放痧不愈。用藿香汤稍冷服之，又用梭术汤加大黄五分，微温服之，诸病俱痊。

痧 疯

疯者，天地间厉气所感，发而为疯。盖恶毒之气，缠血肉，散于肌表，留于经络，以成疯症，最恶候也。若痧者，亦时行恶毒之气，变为大疯，尚何疑乎？余昔在秦溪，尝见一人犯大麻疯症，眉发俱脱，面目颓败，手足蜷挛。遇一老者，为之放痧三次，曰：“此痧疯也”。传汝一方，金银花六钱、黄芩一钱五分、皂角刺一钱、赤芍二钱、红花二钱、牛膝三钱、苦参四钱、生地二钱，水煎日服，日渐而痊。若余于此症，固未尝治及，不敢虚载治验。适余经见老者所治有然，故附录之，以见痧症之亦有是变焉。

痧 重

痧症始发，势虽凶暴，未必身重，若饮热汤热酒，痧毒即阻塞于经络血肉之间，遍身重痛，不能转侧，放痧之后，治宜消瘀解毒为先。初起易治，久则难治，放痧服药不效者死。

治验

一邵光先十二月，腹中微痛，呕哕酸水，以为胸中受寒，服姜汤一碗，遍身大痛，腹胀身重，不能转侧。迎余，右脉俱伏。放痧，用当归枳壳汤稍冷饮之，又用桃仁红花汤微温服，次日痧毒之气渐减，又放痧，服如前药而愈。

一莫乘云次子，头痛发热，胸中胀闷，饮热汤一碗，遍身疼痛，不能转侧，卧床不起，服他药，益昏沉。延余，右寸气口脉虚，左寸微细，关洪紧有力，知其痧也。刺指头，出毒血九针，少愈。用消痧活血解毒药，三剂而痊。

眼 目 痧

痧者，火毒也。若犯痧症，适与心主之火相合，故痧毒逆冲，最要防攻心之患。今少阴心君不受邪，逆犯厥阴肝母，故两目红肿如桃，甚则眼珠突出，最为凶险。然他症患目，惟

在于目，若因痧为患，必然先觉心中烦闷而目疾因之。苟不知早治，则痧毒已参阳位，其火势之炎热，轻则坏目，重则殒命。治宜先刺巅顶百会穴，以泄毒气，当放者放，刮者刮，用清火活血顺气之剂，加牛膝、石斛以引火归原，诚为良法。

治验

一江道诚患心中烦热，头眩，忽两目红肿大痛，饮热茶热酒眼珠突出，左目尤甚，至晚即昏沉发晕。延余诊视，左脉微细无根，痧毒之为害也。放痧不愈，用金银花、茜草、连翘、黑山栀、枳壳、丹皮、赤芍、牛膝、石斛、草决明，加童便微冷饮之，眼珠始收，调理而愈。

瘟 痧

寒气郁伏于肌肤、血肉之间，至春而发，变为瘟症，是名瘟痧。又暑热伤感，凝滞于肌肤血肉之中，至秋而发，亦名瘟痧。但春瘟痧毒受病者少，不相传染，时或有之。秋瘟痧毒受病者多，老幼相传，甚至一家数人犯痧，或一方数人犯痧。其发也，必恶寒发热。或腹痛，或不腹痛，似疟非疟，或气急发喘，头面肿胀，胸腹饱闷，或变下痢脓血，轻者牵连岁月，重者危急一时。治宜放痧消食积为主，俟痧毒已泄，然后和解清理，除其寒热，健脾养血，补其中虚。

治验

一洪公震九月，恶寒发热，吐痰咳嗽，胸中烦闷，口渴舌苔。延余诊之，左脉时有歇指，右脉沉而有力。刺痧筋，毒血不流，后卧床不醒，益觉沉重，此误饮热汤为害也。用阴阳水一碗，加明矾二分饮之，又用消食去积之药，加熟大黄一钱，微冷饮之，少愈。次日痧筋复现，刺臂弯一针，十指二十二针，去毒血，用活血解毒药，诸症渐松，调理而痊。

一公震内室，同时恶寒发热，头面肿胀，心胸烦闷，似大头瘟。诊之，六脉俱伏，此瘟痧也。放痧不愈，先饮微冷矾汤，次用透窍消毒下气之剂，加牛膝三钱同煎，微冷饮之，二服

全愈。

一公震次子十月，寒热如疟，心腹绞痛，吐泻不已，六脉沉紧，亦瘟痧为害也。用沉香阿魏丸，清茶微冷下，并和脾宣化饮，入大黄一钱，同煎微冷饮之，次日再服如前，而愈。

头眩偏痛痧

痧气慢者，上开于三阳头面，常觉头眩内热；或半边头痛，心烦不安；宜刮痧，不愈，用清凉之剂治之。

治验

一钟仲宣数数头眩，日渐益甚，或时右偏头痛，脉症不合，刮痧，不药而痊。

一潘向峰苦头眩，或左偏头痛，服他药不应。延余，脉微与症不合，放痧不愈，用清热下气之剂而痊。

流火流痰痧

痧毒传变，不待时日，朝发于足而足肿痛，夕流于手而手肿痛；朝发于肌肤而肌肤红肿，夕入于里而痰喘不休。此等之痧，乍隐乍现，乍来乍去。按之脉，而痧脉或不现，最难识认。如痧毒所流及之处，热者似流火而非流火，肿者似流痰而非流痰，或痛极难忍，或痒痛不已，又痧之变者也。欲知此痧，须看病势凶暴，不比流痰流火之轻缓者，验之于痧筋，发现刺之无疑。然后凭脉，所犯风寒暑湿及食积痰血气阻，分治之，斯能有效。如或不觉，便成死症。

治验

一张宏原内室，日间左足小腿红肿大痛，暮即腹痛而足痛止。次日，左足小腿又复红肿大痛，而腹痛又止，来去不常，痛无一定。延余诊之，六脉如常，而微数，此平人之脉也。难据为痧，但症异凶暴，须看痧筋，发现便有实据，可从痧而理也。扶看腿弯有青筋三条，刺之，紫黑毒血流出甚多，反加痰喘，此放痧有未尽故也。用荆芥金银花汤加土贝母二钱，微冷服二剂，少愈。次日，左足腿弯下，又现痧筋一

条，刺去毒血并刺巅顶一针，服前汤加牛膝三钱，二剂痧退。服红花汤，半月肿痛俱痊。

一葛隆生次子，清晨臂上红肿大痛。次日变为足腿上红肿大痛，乍来乍去。隆生以为流火使然。延余，诊其脉，脉动摇，数而又疾。余曰：“脉异于常，而症多变，殆其痧欤”。不信，服热汤，二日而殁。

一奚敬峰晚间，右大腿红肿痛方已，喉旁发肿而痛。延余，脉不见异，初不觉其为痧也。只见时症犯此者多，细看两臂痧筋，刺出毒血如注。诊气口脉洪实，用紫朴汤倍山查、卜子，加大黄一钱，微冷饮之，食消便下而安。

咳嗽呕痧

痧毒之气上凌肺金，故气逆发呛而咳嗽，痰涎上涌，或呕痧恶心，或面目浮肿，或心胸烦闷，此痧毒入于气分，痧筋往往不现，治以刮痧为主。间有入于血分者，必有痧筋，然后刺之。临症用药，宜理痧毒为主，若以伤风咳嗽治之则误矣。

治验

一俞仲嘉长女，五月发热咳嗽，呕吐痰涎，胸中胀闷，面目浮肿。延他医服伤风痰嗽之药四剂，心中益胀闷，遂止不药，将及一月。余偶过，求余诊之，右寸脉虚，知其为痧之变症也。刮痧讫，用防风散痧汤加贝母、薄荷、童便微冷饮之，即痊。

一王惟诚咳嗽，发呛不绝声，面目俱肿，呕痰不已，更吐鲜血。延余治之，六脉弦紧且数，此痧毒之气，搏激于筋脉间，故见脉乃尔。刺指头，出毒血三针，令多为刮痧。用宝花散加童便微冷服，又用圆红散微温服而痊。

霍乱痧

痛而不吐泻者，名干霍乱。毒入血分，宜放痧。新食宜吐，久食宜消食，下结宜攻。痛而吐泻者，毒入气分，宜刮痧。不愈，视有痧筋则放，宜调其阴阳之气为主。须知肠胃食积，宜驱不宜止，止则益痛。若吐泻而后痛者，此

因泻粪秽气所触，治宜略用藿香正气冷饮。然必须除食积血滞，或消或攻或活血。山药、茯苓不可乱施；燥湿之剂，俱在所禁；温暖之药，未可乱投。

治验

一沈篆玉九月间，干霍乱，腹中盘肠大痛，放痧三十余针，又王君先为之刮痧，不愈。余用宝花散加大黄丸，清茶稍冷饮之而痊。

一彭君明晚间腹中大痛，吐泻数十次，痛益甚。延余诊之，左脉芤而滑，右脉弦细而涩，此宿食已从吐泻而尽，乃毒入血分，血瘀作痛也。放痧，不愈。用独活红花汤，圆红散微温饮之，吐泻腹痛少愈。次日，服前药吐泻腹痛俱已。

一童敬桥内室，吐泻腹痛，自刮痧，服阴阳水痛益甚。余用三香丸微冷饮之而安。

绞 痛 痧

心腹绞绞大痛，或如板硬，或如绳缚，或加筋吊，或如锥触，或如刀割，痛极难忍。轻者，亦微微绞痛，胀闷非常，放痧可愈。若不愈，必审脉症何因，辨暑秽、食积、瘀血所阻施治，须连进数服，俟其少安，方可渐为调理。此症世多放痧数次不愈，听命于天，不肯服药，遂至痧毒攻坏脏腑，惟死而已，惜哉！

治验

一廉齐朱先生夫人，夏月痧痛危急，刮痧放痧不愈。更易三医莫敢任事，举家无措。宋臣王兄邀余往视，六脉微伏，治之未愈，其晚绞痛如前。明晨贤郎宋伊兄复邀余，右手脉伏，更放痧三十二针兼刮痧讫，用宝花散、沉香丸清茶稍冷饮之，并用散痧解毒，活血顺气之剂。亲友尚恐无救，留余俟饭后，坦君云夏王兄曰：“睡矣，何如”？余曰：“睡则神情已定，气血渐和，殆将安”。越翼日，乃廖。

一贾公清作泻腹痛如绳绞。延余，脉洪大数实，放痧不愈，用乌药顺气汤加大黄，下积而痊。

一故友麓庵朱兄夫人，公范母也。口吐痰

涎，腹中绞痛，医治沉重，六日不愈。延余诊之，左脉微伏。余曰：“痧也”。令刮之，少安，用药不服。次日，复昏沉大痛，举家惊惶，亲戚填门。复延余，刺左中指一针，出毒血，兼令刮痧，不愈。用降香桃花散冲砂仁汤，微冷送下，并用防风散痧汤加山豆根、茜草、丹参、金银花、山查、卜子稍冷服而安。

一何君雅子正月盘肠绞痛。延余，脉伏，令刮痧，用沉香郁金散，棱术汤，冷饮之，稍愈。黄昏时复绞痛非常，叫喊不已。复邀余，用细辛大黄丸清茶微冷饮之，又用紫朴汤而痊。

肋 痛 痧

痧症忌食食物，痧毒裹食，结成痧块于肋而痛。其痧块变症甚多，故为难治。且治痧惟在初发，若不识，或饮热汤，毒血凝结，即慢痧不至胀急伤人，亦成肋痛，瘀之日久，势必难散。

治验

一朱子佩夫人，身热吐痰肋痛，饮圆汤，益喘呕不已。延余，左脉洪数，右脉似伏。余曰：“痧也”。子佩刺其腿弯痧筋二针，不愈，服重便，喘呕稍减。余用阿魏丸、大黄丸白汤微冷下，身热，吐痰俱已。又用必胜汤微冷下，三服而痊。

一王养初，子佩母舅也。吐痰肋痛，误吃圆肉，放痧数次日久不愈。延余诊之，余辞不治，以痧毒裹圆，结成痧块，不可解耳。况日久攻坏脏腑，虽药无益，后易数医，变喉旁发肿而歿。

痧 痢

夏伤于暑，秋必疟痢。痢疾初发，必先泄泻，肠胃泄泻，必致空虚。内虚则易感触秽恶之气，即成痧痢。或天气炎热，时行疫疠感动肠胃，因积而发，亦致痧痢。夫痢不兼痧，积去之后，便可得痊。即甚凶极，药无不效。若一兼痧，势必绞痛异常，止治其痢，用药无效。或

变痢如猪肝色;或变痢如屋漏水;或变痢血水;或变噤口不食,呕哕凶危;或变休息久痢,岁月绵延,常苦痢患。余惟先治其痧兼治其积,则痧消而积易去,积去而痧可清。凡遇痢疾,如此治之,无不奏功,诚为良法。

治验

一曾奉先,七月间发热,下痢血水。日百余次,肛门急迫,腹痛异常,呕哕不食。延余治之,六脉迟数不常,或时歇止,此痧痢也。刮痧放痧讫,痛乃减半。用沉香阿魏丸,砂仁汤稍冷饮之,用当归、山楂、红花、枳实、赤芍、泽兰、青皮、卜子、槟榔各一钱,熟大黄五分,加童便一钟稍冷饮二服,痢下赤白甚多,诸症俱愈。

一余弟襄武下赤白痢,日数十余次,腹中大痛,大便窘迫。余诊之,六脉微细,放痧二十针,又刮痧,不愈。用宝花散、沉香阿魏丸,稍冷汤饮之,腹痛渐宁。用当归、山楂、陈皮、槟榔、红花、乌药各一钱,熟大黄八分加童便饮之,赤白俱下,痛亦渐安,后用当归一两,山楂二钱,服之,赤白痢全愈。

一奚仲嘉内室,腹中绞痛,喘急气逆。余诊,六脉无根,此痧胀也。放痧,不愈。用沉香阿魏丸,砂仁煎汤,稍冷饮之,痛遂止。次日,小腹痛,频下痢赤白,用当归、金银花、青皮、陈皮、乌药、山楂、卜子,加童便稍冷饮之,渐稀,用当归一两服四剂而愈。

一吴瑞云发热,胀闷沉重。放痧后,痢下紫血。他医以痧气已清,但治其痢,势在危笃,举家惊惶。延余,六脉洪大不匀,此痧气未清,痧毒尚盛也。令刮痧讫,用当归枳壳汤,入童便冷饮之,次以苏木、红花、五灵脂、茜草、乌药、香附、当归、赤芍以导其瘀乃安。后发余毒于肛门边,出脓而愈。

蛔 结 痧

痧毒攻胃,故蛔死入于大肠,与宿粪相结,腹中大痛,是为蛔结。

治验

一朱子佩女,痧发痛极,头汗如雨。延余诊之,脉扎而洪实,放痧不出,刮痧不起。用细辛大黄丸微冷服,又用荆芥银花汤稍冷服。又三日,痧筋乃现,放之。服药如前,腹痛不止,至十九日,日用药加大黄,大便下死蛔三条,结粪亦下,痛尤不止,又现痧筋,放之,服前药,乃愈。

头 痛 痧

痧毒中于脏腑之气闭塞不通,上攻三阳颠顶,故痛入脑髓,发晕沉重,不省人事,名真头痛。朝发夕死,夕发旦死,急刺破颠顶,出毒血以泄其气,药惟破其毒气,清其脏腑为主。痧毒中于脏腑之血,壅瘀不流,上冲三阳头面肌肉,故肌肉肿胀,目闭耳塞,心胸烦闷。急刺破颠顶及诸青筋,出毒血。药宜清其血分,破其壅阻为要。

治验

一张显如,头痛发晕沉重,六脉俱伏,刺颠顶一针,余痧筋俱刺,少苏。复诊其脉,沉实而上鱼际,用清气化痰饮,冷服而安。

一汪路真内室,头面红肿,发热头痛,心胸迷闷。诊脉,扎而疾。刺左腿弯三针,血流如注。冷服红花膏子半杯,用薄荷饮三剂而痊。

心 痛 痧

痧毒冲心,属之于气,则时痛时止,痰涎壅盛,昏迷烦闷,此其候也。治宜刺手臂,服顺气之剂为主。痧毒攻心,属之于血,则大痛不已,昏沉不醒,此其候也。治宜刺腿弯,服活血之剂为主。迟则难救。

治验:

一郑延旦次子,心中暴痛,口吐痰涎,迷闷不能出声。延余,两寸沉而伏,关尺洪而紧,刺痧筋二十针,用乌药顺气汤,冷饮四剂而安。

一严瑞宇三女,饭时心中暴痛,昏沉不醒。日暮延余,六脉已绝,辞之,次日而殁。

腰痛痧

痧毒入肾，则腰痛不能俛仰，若误饮热汤热酒，必然烦躁昏迷，手足搦搐，舌短耳聋，垂毙而已。

治验

黄敬宇内室，腰中大痛，强硬如板。误饮热酒，发热烦躁，昏沉痰涌。延余，左尺虚微，右尺洪实，脉兼歇指，痧中于肾也。刺腿弯痧筋，仅有紫黑血点不流。用降香桃花散微冷服，痧筋腿弯复现，刺二针血流如注。又服二散痧退痛减，调理而痊。

一伍恒生子，腰痛，放痧四次不痊。沉重大痛，连及胸胁。延余，左手无脉，辞之，六日而殁。

小腹痛痧

痧毒入大小肠，则小腹大痛不止，形如板推，绞绞不已，治之须分左右二股，屈伸为验。

治验

一盛成均子，小腹大痛，每每左卧，左足不能屈伸，太阳小肠经痧也。痧筋不现，用木通汤，微冷服四剂，方见左腿弯痧筋，刺出紫黑毒血二针，用红花汤冷下，痧退后调理而愈。

一范季廉小腹大痛，每每右卧，右足不能屈伸，阳明大肠经痧也。刺腿弯青筋四针，毒血成流，不愈。用枳实大黄汤，冷服，半夜痧退少安。后调理而愈。

一钟孟芳小腹大痛，放痧三次，不愈。延余治之，脉数而疾。余曰：“痧毒已攻坏脏腑矣。”辞之，半月而亡。

痧块

痧毒留于气分，成气痞痛，留于血分，成血块痛，壅于食积阻滞，成食积块痛。盖因刮痧放痧稍愈，痧毒未尽，不用药以消之之故。施治之法，在气分者，用沉香、砂仁之类治之；在血分者，用桃仁、红花之类治之；食积阻滞

者，用卜子、槟榔之类治之；或气血二分俱有余毒者，当兼治之；若更兼食积所阻有余毒者，当并合治之。

治验

王介甫内室，腹痛，放痧二次，忽左胁有块腰痛不止，坐卧不安。延余，脉芤而沉微，此毒留滞不行之故。用苏木散并三香散合桃仁红花汤，微温服，块消痛减而痊。

一陈奉山腹中绞痛，放痧三次，变右胁下块，大痛不止，卧不能起。延余，脉沉实而弦紧，此食积为患，用阿魏丸并棱术汤加牛膝，治之而痊。

一夏少溪内室，腹痛，放痧稍愈，左胁下变成块痛，口吐痰涎，卧床不起。延余，脉沉而微滑，用沉香阿魏丸加贝母、白芥子治之而痊。

一—张弘先痧胀变为胸前左乳之上有一点痛，辞之，半年后，吐血而殁。

痧变吐血鼻衄便红

痧毒冲心则昏迷；痧毒冲肺则气喘痰壅，甚则鼻衄；痧毒入肝则胸胁疼痛，不能转动，甚则血涌由吐而出；痧毒流于大肠，则大便血；流于膀胱，则小便血。治宜先清其痧毒之气，顺其所出之路，则气自顺而血自宁矣。若不知治，紧则变在顷刻，迟则变成劳弱，或时时便血溺血难愈。

治验

一孙盛元痧胀，放痧不服药，变筋骨疼痛。十日后，吐血甚多，疼痛不愈。延余，诊其脉芤，此痧气已退，尚存瘀血，用桃仁、红花活血之剂，四服而痊。

一潘国安痧胀鼻衄，是痧气由衄而泄，用清凉至宝饮而痊。

一—周瑞亭子六岁，痧痛大便红。延余，令放痧，服散痧消瘀活血之剂而痊。

一何君叔女痧痛，溺血甚多。延余，令放痧，不愈。用荆芥薄荷汤加益母、金银花、牛膝、连翘治之而痊。

吐蛔泻蛔痧

痧毒入胃,胃必热胀。热胀之极,蛔不能存,因而上涌,乘吐而出,或蛔结腹痛,不大便;或蛔入大肠,由大便而出,与伤寒吐蛔,伏阴在内者不同,治宜清其痧胀为主。

治验

一蒋公尚次女,发热心痛,口多痰涎,吐蛔二条。延余,右关沉细而疾,余脉洪数,刮痧,刺腿弯一针,微有紫黑血点,服连翘薄荷饮三剂,痧退。服小柴胡汤,身凉而愈。

一沈存原痧胀,吐不止。延余,脉洪而紧,刮痧讫,用药加熟大黄一钱,微冷饮之,吐止胀消。后二日复痧胀,吐蛔一条,脉复洪紧,更用熟大黄一钱,微冷饮之,痧退而安。

一汤仲文,腹胀大痛。延余诊之,脉散乱无根,此蛔结也,痧实始之。放痧后,用散痧去毒之剂,加大黄二钱微冷饮之,大便下死蛔二条并宿粪而愈。

痧变肿毒

痧毒不尽,留滞肌肉腠理之间,即成肿毒。宜先放痧,用散痧解毒之药,以除其根。然后审其毒之所发,照十二经络脏腑,分阴阳寒热处治。轻则消之,重则托之,虚则补之,实则

泻之。若红肿甚者,属阳,用忍冬解毒汤,加引经药以治之。白色不红,平肿不易起发者,属阴,用参归化毒汤,加引经药以托之。毒有半阴半阳,用活络透毒饮,加引经药透之。穿破之后,皆用神仙太乙膏贴之。若肿毒无脓,止有毒水流出,或脓少血多,用飞龙夺命丹,研碎些须,填太乙膏中,拔去毒水血脓后,单用太乙膏贴之。毒口难收,用红肉散掺之。肉黑者,用代刀散,以棉花絮微掺之,即变红色,贴膏自愈。

治验

一姜云衢遍身疼痛,背发一毒,黑烂痛苦。求余视,诊之,脉沉微,指头黑色而恶热饮,此痧变恶毒,用冷围药而成背疽也。令去其围药,放痧讫,俟痧气已绝,用参芪姜桂熟附子温托之,外敷以代刀散,黑变红色,贴太乙膏而痊。

一苏成中长子,暑月吐泻,腹中绞痛,刮痧痛止,两臂红肿且痒。求余一方,用香薷饮一剂而痊。

一葛弘先内室痧痛,不吐不泻,盘肠绞绞,疼痛难忍,放痧后,头顶生毒,出脓而愈。

一赵公琰,寒热头眩,心胸烦闷,刮痧而愈。肛门边发余毒出脓成漏,为终身之疾。

痧胀玉衡 卷下

清 携李 郭志邃右陶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备用要方

防风散痧汤 痧有因于风者，此方主之。

防风 陈皮 细辛 金银花 荆芥 枳壳等分

头面肿加薄荷、甘菊；腹胀加大腹皮、厚朴，手足肿加威灵仙、牛膝，倍金银花；内热加连翘、知母；痰多加贝母、瓜蒌仁；寒热加柴胡、独活；吐不止加童便；小腹胀痛加青皮；血滞加茜草、丹参；咽喉肿加山豆根、射干；食积腹痛加山楂、卜子；心痛加玄胡索、蓬术；赤白痢加槟榔；口渴加花粉；面黑血瘀也，加苏木、红花；放痧不出倍细辛、苏木、桃仁、荆芥；痧触加藿香、薄荷。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荆芥汤 痧有郁气不通者，此方主之。

荆芥 防风各一钱 川芎三分 陈皮 青皮 连翘各八分

食不消加山楂、卜子；心烦热去川芎加黑山栀；有积加槟榔；痰多加贝母、白芥子；气壅加乌药、香附；血壅加桃仁、红花；郁闷不舒加细辛；食积加三棱、蓬术；大便不通加枳实、大黄；暑热加香薷、紫朴；小便不通加木通、泽泻；喉痛去川芎，加薄荷、射干、大力子；咳嗽加桑皮、兜苓。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陈皮厚朴汤 痧有因于气阻者，此方主之。

陈皮 紫朴 山楂 乌药 青皮等分

痰多加白芥子、贝母；痧筋不现加细辛、

荆芥；血瘀加玄胡索、香附、桃仁；头汗加枳实、大黄；口渴加薄荷、花粉。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棱术汤 痧有因于食积者，此方主之。

三棱 卜子 蓬术 青皮 乌药 槟榔枳实各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藿香汤 痧有因于秽气者，此方主之。

藿香 香附各四分 薄荷七分 枳壳 山查 连翘各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薄荷汤 痧有因于暑者，此方主之。

薄荷 香薷 连翘各一钱 紫朴 金银花 木通各七分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紫苏厚朴汤 痧有暑胀不已者，此方主之。

紫苏 香薷 紫朴 枳壳 红花 青皮 陈皮 卜子 山查等分

水二盅，煎七分，冷服。

防风胜金汤 痧有因于食积血滞者，此方主之。

防风 乌药 玄胡索 桔梗 枳壳各七分 卜子二钱 槟榔 金银花 山查 连翘 赤芍各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必胜汤 痧有因于血实者，此方主之。

红花 香附各四分 桃仁去皮尖 大黄 贝母 山查 赤芍 青皮 五灵脂各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微温服。

紫朴汤 痧有食气壅盛者，此方主之。

紫朴 山查 卜子 山棱 蓬术 枳实
连翘 青皮 陈皮 细辛等分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独活红花汤 痧有因于血郁者,此方主之。

独活 红花 桃仁去皮尖 蒲黄 玄胡索 白蒺藜炒,为末 乌药各一钱 香附二分 枳壳七分

水二盅,煎七分,微温服。

射干兜铃汤 治痧似伤风咳嗽。

射干 桑皮 兜铃 桔梗 薄荷 玄参 花粉 贝母 枳壳 甘菊 金银花等分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咳甚者加重便饮。

当归枳壳汤 此养血和中之剂。

归身 山查 枳壳 红花 赤芍 青皮 茜草 连翘 丹参 续断各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微温服。

荆芥银花汤 此治血滞之剂。

荆芥 红花 茜草 丹皮 金银花 赤芍各一钱 香附三分 乌药五分 白蒺藜去刺,捣末,八分

水二盅,煎七分,微温服。

桃仁红花汤 此治血结不散之剂。

桃仁去皮尖 红花 苏木各一钱 青皮八分 乌药四分 独活六分 白蒺藜去刺,捣末,二钱二分

水二盅,煎七分,微温服。

清凉至宝饮 此清痧热之剂。

薄荷 地骨皮 丹皮 黑山栀 玄参 花粉等分 细辛倍加

水二盅,煎七分,稍冷服。

红花汤 此治血瘀之剂。

红花 蒲黄 青皮各一钱 香附四分 贝母二分 枳壳六分

水二盅,煎七分,微温服。

如圣散 治痧咽喉肿痛,此方主之。

牛蒡子 苏梗 薄荷 甘菊 金银花 川贝母 连翘 枳壳各一钱 桔梗五分 乌药

四分

水煎,微温,加童便冲服。

宝花散 此治痧之仙剂。

郁金一钱,凡方中用此味后有痧方,余议当用 细辛二两 降香三钱 荆芥四钱

共为细末,每服三匙,清茶稍冷服。

沉香郁金散 此治痧气寒凝之剂。

沉香 木香 郁金各一钱 乌药三钱 降香二钱 细辛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三分,砂仁汤稍冷服。

圆红散 治血郁不散。

没药置簪内放瓦上,炭火炙去油,为末,三钱 细辛四钱 降香三钱 桃仁去皮尖 玄胡索 白蒺藜捣,去刺,各一两

共为末,每服一钱,紫荆皮汤温服。

化毒丹 治痧痰气壅盛。

金银花 薄荷各一两 细辛 枳壳各五钱 川贝母二两

共为细末,每服六分,细茶稍冷下。

三香散 治过饮冷水,痧不愈者。

木香 沉香 檀香等分

共为细末,每服五分,砂仁汤微冷下。

三香丸 治过服冷水痞闷者。

木香 沉香 檀香各五钱 砂仁 卜子 各八钱 五灵脂六钱

共末,水发为丸,微温白汤下。

救苦丹 此治痧气郁闷之剂。

枳实 卜子各一两 郁金二钱 乌药 连翘各八钱

共末,清茶稍冷下。

冰硼散 治痧咽喉肿痛。

硼砂 天竺黄各二钱 朱砂二分 玄明粉 八厘 冰片一分

共末,吹入喉中。

牛黄丸 治痰涎喘急。

胆星 天竺黄各三钱 雄黄五分 朱砂五分 牛黄 麝香各四分

共末,甘草水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淡生姜汤稍冷下。

细辛大黄丸 治痧大便干结，气血不通，烦闷壅盛昏沉者。

细辛 大黄 枳实 紫朴 麻仁 青皮 桃仁去尖，等分

共末，水发为丸，每服一钱。重者，二钱。再重者，三钱。淡姜汤下，稍冷服之。

和脾宣化饮 治痧气食结，胸中饱闷，腹内绞痛，此汤主之。

广皮 卜子 细辛 前胡 大腹皮去黑翳，黑豆汤泡洗 麦芽各二钱 山楂二两，煎汤代水 先浓煎山楂汤，煎六味稍冷饮之。

消痞解毒散 治痧后牙疳。

人中白三钱 儿茶 天花粉 官硼 青黛水澄，各一钱 薄荷 甘草 黄连各五分 冰片 牛黄 珠子各一分 雨前茶五分

研细，以无声为度。先用浓茶拭净，去其腐肉，吹之。

牛黄八宝丹 善化痧后诸般恶毒、恶疮，此丹有灵气。

雄黄透明者 玄参各五钱，瓦上焙 羌活炒 川黄连土炒 羚羊角 犀角 川贝母炒净 乳香出汗尽 没药各三钱 琥珀 青黛水澄，各二钱 珍珠四分 劈砂木飞，五钱 牛黄 冰片各二分

上十五味，如法制为细末听用，外将拣净金银花二两，甘菊一两，甘草五钱，胡桃肉二两，紫花地丁二两，长流水五碗砂锅内慢火煎至及半取汁，将渣绞干，以绵滤清，桑柴火熬膏，入炼熟老蜜盪许，再熬至粘筋。将前末和丸，每丸三分。年幼者，一丸；年长者，二丸。每日蜜调服。

活络透毒饮 治痧后热毒流连，余毒在所不免，却不易来者，以此汤预活之。

羌活 红花 荆芥 牛蒡子 木通 当归 牛膝 蝉蜕 青皮 连翘等分 水煎温服。

忍冬解毒汤 治痧后余毒窍发者，以此消之。

金银花 土贝母 甘菊 荆芥穗 牛蒡

子 红花 甘草 木通 连翘 紫花地丁等分 胡桃肉二枝 水煎温服。

拨云散 治痧后余毒在肝，两目通红，甚至起瞽生翳者，以此散主之。

生地 黄连 木通 荆芥穗 谷精草 甘草 赤芍 羚羊角 大黄二分至六分 木贼草 甘菊 羌活 金银花 望月砂 加灯心，白芙蓉叶，水煎温服。

赛金化毒散 治痧后热毒流连，疼痛不已，发痲发疗者。

乳香 没药各出汗 川贝母去心，炒 雄黄 黄连 天花粉各一钱，生用 大黄二钱半，炒半晒 甘草七分，生 赤芍二钱，炒 牛黄二分 冰片分半 珠子四分，研细无声为度

共为极细末，用蜜汤调服。

加味活命饮 治一切痧后留滞热毒，发为肿毒疔疽，以此方消之。

穿山甲土炒 金银花 大黄各二钱 归尾 陈皮各一钱五分 花粉 薄荷 赤芍 甘草节 生地 白芷 防风 贝母 乳香各一钱 皂角刺五分 没药五分

毒在背加皂刺一钱五分；毒在面加白芷一钱五分；毒在胸加瓜蒌仁二钱；毒在头面手足加金银花三钱。

水二大钟，煎八分，空心温服。忌醋并诸毒物，大人切禁房事。

参归化毒汤 治痧后余毒流连，气血虚，不能即溃，以此化毒托出之。

人参 当归 黄芪 甘草 金银花 牛膝 贝母 红花 山楂 皂角刺 白芷等分 水二钟，加胡桃肉一个煎七分，空心温服。

赛凯和解饮 痧退之后调理和解者，此汤主之。

金银花 土贝母 牛蒡子 山药 白扁豆 山楂 荆芥 当归各一钱 人参四分 甘草三分

水二盅，加核桃肉一个，莲肉六粒，煎七

分,空心温服。

参苓归术散 痧退之后痧气已绝,气血虚弱者,以此补之。

人参 白茯苓 当归 白术 白芍药 陈皮 黄芪 川芎 熟地黄 甘草

水煎空心温服。

沉香丸 治痧气急,胸腹胀痛,迷闷昏沉。

沉香 槟榔各五钱 枳实 厚朴各七钱 三棱 蓬术 广皮 天仙子即朱藤子,各六钱 白豆蔻 乌药各四钱 木香三钱 姜黄五钱

水发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砂仁汤稍冷下。

沉香阿魏丸 治痧气壅、血阻、昏迷不醒,遍身沉重,不能转侧。

五灵脂 广皮各一两 青皮 天仙子 姜黄 蓬术 三棱各七钱 枳实六钱 白豆蔻 乌药各五钱 木香 沉香各二钱 阿魏一钱 如前,稍冷汤下。

丁香阿魏丸 治痧食积成块,痛而不已,推上移下,日夕叫喊,病久不愈者。

卜子 五灵脂 查肉 神曲 青皮 枳实各一两 蓬术 厚朴各八钱 三棱 槟榔各七钱 白豆蔻 乌药 姜黄各五钱 木香 沉香各三钱 阿魏二钱 丁香一钱

水发为丸,如绿豆大,每服十丸,紫荆皮温汤下。

阿魏丸 治食积壅阻,痧毒气滞血凝,疼痛难忍,头面黑色,手足俱肿,胸腹胀闷。

玄胡索 苏木 五灵脂 天仙子各一两 蓬术 广皮 枳实 三棱 厚朴 槟榔 姜黄各七钱 乌药五钱 降香 沉香各三钱 阿魏二钱 香附四钱 卜子一两

水泛为丸,如绿豆大,每服十五丸,砂仁汤稍冷下。

苏木散 治痧毒血瘀成块,坚硬突起不移者。

苏木二两 白蒺藜捣,去刺 红花 玄胡索 桃仁去皮尖,各一两 独活三钱 五灵脂七钱

降香 姜黄 赤芍药各六钱 大黄五钱 乌药 山棱 蓬术 陈皮 青皮 皂角刺 香附酒炒,各四钱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下。

痰藜散 治食积、瘀血、痧毒凝滞成块日久不愈者。

白蒺藜捣,去刺,二两 泽兰 姜黄 卜子 查肉 茜草 土贝母净,各一两 玄胡索 五灵脂各一两五钱 槟榔七钱 金银花八钱 乌药 青皮各六钱 桃仁去皮尖,一两二钱 共末,每服一钱,温酒下。

探吐法 用盐汤或矾汤稍冷服,令吐去新食以解痧毒所阻,必须多饮则吐。

当归枳壳汤 消食顺气和血之剂。

当归尾 枳壳 赤芍各一钱 山查 卜子各二钱 紫朴八分 水煎微冷服。

清气化痰饮 治痧痰气壅塞之剂。

贝母二钱 姜黄一钱 细辛 橘红各八分 青皮 紫朴各七分 荆芥六分 乌药五分 水煎,冲砂仁末五分,微冷服。

蒲黄饮 治痧毒,散瘀,引火下行之剂。

牛膝三钱 独活 枳壳 连翘 桃仁去皮尖 泽兰 赤芍 山查 姜黄 蒲黄各一钱 水煎微冷服。

乌药顺气汤 治痧气内攻之剂。

三棱 蓬术 卜子 白芥子 玄胡索各一钱 枳壳 青皮 乌药各八分 红花七分 香附四分

水煎稍冷服。

降香桃花散 治痧毒中肾之剂。

降香五钱 牛膝二两 桃花 红花 大红凤仙花各七钱 白蒺藜一两 共末,黑砂糖调童便冲服。

木通汤 治痧毒结于膀胱之剂。

牛膝三钱 丹皮 细辛 连翘 金银花 泽兰 白及 蒲黄 木通 玄胡索各一钱 水煎,加童便微温服。

枳实大黄汤 治痧毒结于大肠之剂。

赤芍 青皮 枳实 桃仁去皮尖 金银花 槐花 黄芩酒炒 大麻仁 连翘各一钱 大黄三钱

水煎微温服。

荆芥薄荷汤 治痧气血阻塞之剂。

白蒺藜捣，去刺，为末 荆芥炒黑 赤芍 薄荷 青皮 陈皮等分

水煎微冷服。

连翘薄荷饮 治痧食积气阻之剂。

香附 卜子 槟榔 山楂 陈皮 连翘 薄荷等分 木香二分，磨冲

水煎，加砂仁五分，稍冷服。

失笑散 治痧后毒气退尽，尚留瘀血在胸膈间，积血作痛。

蒲黄 五灵脂等分

共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

便用七方

一方 用井水、河水各一半同服，治痧痛。

一方 用泥浆水服之，治痧痛。

一方 用白砂糖搅梅水服，治痧痛。

一方 用细辛为末，同砂仁汤冷服，治痧痛。

一方 用晚蚕沙为末，白滚汤冷服，治痧痛。

已上五方治痧症，无食积阻滞者。

一方 用明矾四分，白汤一碗，冷服，治痧痛。

一方 用食盐一撮，白汤一碗，冷服，治痧痛。

以上二方，乃吐新食阻痧毒之味，必多饮方吐，少则不效。

绝痧方 治数患痧症，必痧症已愈，然后可服，以绝其根。否则稍有痧气未除，断不可服，恐甘者作胀，热者助邪，反害之矣。

甘草 明矾 食盐各一两 川乌一钱 干姜三钱

其为细末，米饭捣为丸，每服五分，白汤温下。新犯痧者，一二服即愈，久犯痧者，十服

全愈，不复发矣。盖用甘草以助胃，用干姜、川乌以充胃，用明矾以解毒，用食盐以断痧。诚为良方，但乌、姜性热，恐人有宜，有不宜，故每服止用五分为则，惟取其能绝痧根焉。尔若人属虚寒者，必加倍多服，方能有效。

药性便览

荆芥 透肌解表，散痧毒。痧筋隐隐不发者，非此不现。用四分至八分止。

防风 透肌发表，为臣使之助。寒热往来，痧毒壅滞郁遏不发者，非此不清。用三分至七分止。

羌活 痧症忌其发表太过，若头痛或又因受寒而起，更兼痧症，欲用之引太阳经。止许用半分至二分。

连翘 消痧毒，解诸经火邪，清热而不滞，治痧之要药也。用七分至一钱。

陈皮、青皮 陈行痧气，青伐肝气。痧气壅阻郁结不行者，非此不利。用六分至一钱。

枳壳、枳实 破痧气、驱毒气、除胀气、下食气，积滞壅塞者，非此不开。但枳壳性缓，枳实性速，各有所宜。用五分至一钱五分。

桃仁 破瘀活血。痧为血阻，非此不流；痧为血滞，非此不顺。去皮而用，为皮味涩而阻血路也。用七分至一钱六分。

秦艽 活血驱风消痧毒。筋骨疼痛，壮热不清者，非此不解。用三分至六分。

川芎 上行头目，头角骨痛者必需；下通血海，肝脏不华者当用。用一分至三分，止恐提痧气上腾也。

桔梗 入肺经为诸药之舟楫，其性上而复下，故能引枳壳破胸中至高之气。用六分至八分。

香附 行血中之气，恐其香燥须用便制；欲其行血，必要酒炒；取其敛血在乎醋炒。用三分至八分。

木香 行滞气、燥湿气、驱寒气、开郁气、散结气，痧后腹痛不解者，此要药也。用一分至三分止。

檀香 痧后心腹疼痛不休,胸胁胀闷,寒凝气滞,得此而舒者,痧之始发当知忌用。用一分至三分。

砂仁 顺气开郁,散痧消食,此始终之可用之要药也。用三分至一钱。

穿山甲 土炒为末,透痧消痰,破痧托毒,善走经络之神剂也,故经络有诸药所不到者,非此不达。用一分至五分。

麝香 解痧毒,消痰降火最速。定痛治血痢,痢下血水,诸药莫及。

天蚕 能治血分之痰,佐山甲透经络,以破瘀毒。用须炒末。自一分至二分。

乌药 善行周身之气,凡痧气阻滞者,得此无处不到。用三分至五分。

红花、金银花、茜草 活血,解痧毒。用六分至一钱。

山楂、卜子、麦芽、神曲 痧为食壅,取其善消而不暴也。

大黄 大便不通,痧气闭塞,非此不能攻而下之。用五分至一钱五分。

木通、车前、泽泻 痧气郁阻,小便不利,在所当求。若热郁太重,不因小水,更在所禁。用二分至五分。

黄连、黄芩 冷性凝滞,痧中忌用。用须酒炒或姜汁制。

生地 凉血。血瘀者,非其所宜。

熟地、白芍 补血敛血,痧所大忌。

参、芪、白术、山药 用之恐补毒气,痧所大禁。

甘草 用之恐成痧块难治,在所忌用。

白茯苓 恐其渗湿,实其痧气,俱在禁例。

细辛 透窍、破血、散痧之要药也。用七分至一钱。

姜黄 其性虽温,善能消痰下气,破恶血,用二分至四分。

贝母 川者专消热痰,土者兼破瘀血。用一钱至一钱五分。

白芥子 肋下之痰,非此不达。用四分至

六分。

半夏、白芷、苍术 性燥忌用。

竹沥 性寒,忌用。用须姜汁,方走经络。

雄黄、牛黄、胆星、天竺黄 消痰丸中宜用。

麝香 开窍散痧,功亦甚大。

当归 头身尾各有所宜,用须斟酌。

柴胡 和解表里,专治少阳胆经寒热往来。用六分至一钱。

干葛 散阳明胃经之邪,兼能解渴。用六分至八分。

前胡 疏风,消痰,治嗽,表热者,宜用。用六分至八分。

桑皮 治嗽泻肺。用四分至八分。

兜苓 泻肺嗽。用三分至五分。

杏仁 泻肺,润肠胃,利气,消痰涎。去皮尖用。用四分至一钱。

麦冬、天冬 润肺、消痰。一治其本,一治其标,去心用之。用七分至一钱五分。

三棱、蓬术 食积心疼,痧毒阻滞痞闷者。宜用六分至八分。

五灵脂 善消宿血,血块凝滞不散,非此不破。用五分至八分。

龟甲 去两肋,酥炙为末。破宿血胜于灵脂。在胸者用上半截,在下者用下半截。

苏木 败恶血新瘀者,莫及。用五分至一钱五分。

玄胡索 活血行气,气血凝滞作痛。用五分至一钱五分。

香薷 通上彻下,利水气,治暑气之要药。用五分至一钱。

紫朴 宽中治呕,消痰下气。用六分至八分。

牛膝 活血,引痧气下行。用八分至二钱。

木瓜 五味子 酸敛忌用。

升麻 禁用,恐提痧气上升,而难遏也。

肉桂 附子 吴茱萸 禁用,恐助痧毒立刻有变也。

干姜 过服寒冷之水，宜少用之，并散寒气也。若用之不当，亦能助热毒，当忌。

麻黄 发表太过禁用。

薄荷 辛凉利窍，消肿解毒，清气清喉。用五分至一钱。

紫苏 疏风顺气。身热当用三分至六分。

明矾 解痧毒，消痰定痛。用之探吐宿食甚妙。

玄参 清气消痰，滋阴润肺。但色黑止血，痧有瘀血忌用。

花粉 性沉寒，止渴。痧毒未清者忌用，恐凝滞痧气也。

角刺 透毒，能引诸药至于痧毒血瘀之所，立奏其功。

牛蒡子 解痧毒，清喉，痧中要药。用七分至一钱。

乳香 消瘀血而不伤新血。痧症用之以治血结。用五分至一钱。

黑砂糖 活瘀血，解痧毒，故瘀血作痛者，得此则安。

没药 痧痛用之破瘀血。用四分至一钱。

食盐 解痧毒，定痛，用之吐去新食。

芋艿 治痧热，解毒。有痧患者，食之甘美。

晚蚕沙 解痧毒，治热。

阿魏 破积聚，逐恶血，其功甚大。

大麻仁 消大肠肠胃燥结者，宜用。

其中分数，如遇西北强壮人，当加一二三倍，不可执一。

痧方余议

郁金 价贵时有换之以姜黄者，其二味温凉之性虽有不同，然以之治痧，下气消瘀，

姜黄末为无效。若欲入心经，散郁消瘀，则痧毒攻心者，非郁金不能立奏其功，姜黄有所不及，故方中所载郁金切勿以姜黄代之。

穿山甲 土炒用。凡痧毒瘀血壅塞阻而不通，得此透入经络，引诸药所不能到者，即到所犯经络血分之所。识者其留意焉。

黑丑 通上彻下，痧毒胀满，必须用此于丸散中，救人立功。凡破气之味俱莫能及，但耗散真气，恐人有宜有不宜，故方中不载。

大黄 治食积阻痧毒。余为丸以备急用，其功莫大。若痧胀之极，必须急服此以攻之，恐病有宜有不宜。故方中虽载，不及细加，惟审病症缓急轻重而行之。丑黄等分，粥丸三分稍冷汤下。

评半夏、藿香止吐

凡治吐症，用半夏、藿香。独痧症作吐，半夏性燥，须防益助火邪，断不可用，若藿香惟取其正气，以治秽浊。然亦必痧毒无阻，乃可俟冷饮之。倘或痧气有害于中，骤用此以止吐，反有闭门逐盗之忧。如肠胃有食积血瘀，留滞痧毒，用藿香香燥止吐，适长其毒，是宜和忌。下通痧毒，其吐自止。

评荆芥、细辛、防风、独活

痧症寒热不由外感，往往毒从鼻吸而入，搏激肌表。羌活、麻黄俱在所禁，若用荆芥、细辛善能透窍。盖恶毒之气，由窍而入，故用之，以治痧胀亦由窍而泄。若防风乃臣使之味，仅取为透窍之佐，不比麻黄、羌活专攻发表，反有升宣火毒之虑也。至如独活发散治热，其性至颈而还，力不能过发，且可活血解痧毒，是痧症最要之味欤。

痧胀玉衡 卷后

清 携李 郭志邃右陶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痧胀看法

痧胀看症法

治病须凭脉。若犯痧胀，则脉不对症，症不合脉，或云痧筋为据，亦为现外焉。且痧胀有为食积阻滞者，有为血痰阻滞者，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又或阻于左，或阻于右，或阻于两腰胁，苟非辨症的确，求其中病也，难矣。故治痧胀，一见脉之不合，先看痧筋，次审气色，三听声音，四推犯病之由。其间或有食积血痰阻于上中下、左右各处之分，须细辨其病原，后用药不误也。凡痧脉有一部独异，有六脉俱异，即有异之中，亦有阴阳虚实，脉之神气可辨。要非一端可执，尚其审诸。

放 痧 辨

或曰于于痧也。有先用药而放刮者，有先放刮而用药者。非放与刮，治更无别法欤。曰放刮之法，犹犯伤寒太阳经症，必用羌活、麻黄等药，少阳经症，必用柴胡、黄芩等药。症有所犯，治有所宜。凡气分有痧宜用刮，血分有痧宜用放，此不易之法。至脏腑经络有痧，若昏迷不醒等症，非放刮所得治，兼用药疗之无足怪也。

痧胀麻疹不同辨

麻疹之发，因伤风热故身体壮热，咳嗽烦闷，即是麻疹之候。麻疹在他方，有名厝子，有名蚤疹，在粉李则名痧子，而痧胀亦名为痧，

不可不辨。麻疹因伤风，肌表必虚，则毒气乘虚而泄，故药虽或凉仍可用热饮。若痧胀，或因秽气所触，或因暑气所感，或动时行不正之气，或乘伏寒伏热过时而来。总不起于外伤风热，故肌表必实，实则热毒之气既胀于胸腹肠胃之中，若更用热饮，则热气适助其肿胀，无从而泄，故犯此者，有立时胀死，此不可不辨也。

痧胀治犹麻疹论

痧疹之发，必欲尽透。故治麻疹，须要见于肌表者多，多则毒气俱泄，然后肠胃不留余毒。治痧，在肌表者，用刮；在血肉者，用放。亦犹治麻疹，须尽透肌表之谓也。

痘麻秽触相同

痘疮为秽气所触，即时作变，痧胀也；麻疹为秽气所触，即时反隐，亦痧胀也；若暑气时行不正之气，感为痧者，诂无相类者欤。

治验

一陈姓婢十四岁，四月，壮热烦闷，腹痛身重，斑痧遍体，脉微而细，触秽之症也。阅腿弯痧筋，放七针，手指放十余针，俱紫黑毒血，烦闷稍松，用宝花散、阿魏丸清茶微冷饮之，又付活血顺气之剂，腹痛遂止，斑痧渐散，身体轻快，痘即起发。视其形色，已四朝矣。后皆如期灌胀收靥而愈。可见痘中触秽因痧而隐者，比比也。

兼痧伤寒不同辨

犯伤寒者，有外感三阳之寒，有直中三阴

之寒，兼痧者，非可俱兼也。痧者，热毒也，热毒入里，内作肿胀；热毒发外，肌肤肿胀，或升头面，或散四肢，此等恶疾，俱由热毒之气所攻也。若直中三阴之真寒症，无有兼痧者，盖三阴既已直中，则热气与寒气所拒，无由而入也。至于外感三阳，或先受痧而感寒，或先受寒而感痧，或痧毒骤发，热极而生寒战，甚至于手足厥冷，则俱有之。若先有痧而感寒者，知其慢痧，方可暂散寒邪而后治痧；先有寒而感痧者，痧症为重，当先治痧而后治寒。至如痧毒骤发热极而生寒战，手足厥冷者，紧痧也。若一误服用发散、升提、温饮之药，须防时刻凶危，急用凉水饮之，稍解胸腹中热胀之气，然后或刮或放，用药治之。

诸痛类痧辨

腹痛不一，有食、有气、有火、有冷、有虫、有积，俱似痧非痧，不可无辨。食者，先饥伤饱，聚中脘作痛，其症遇食即疼，胸膈饱闷，似痧者一，然按脉气口必然有力可辨。若因冷食入胃，食与寒气相搏于中，则心脾郁结，胸胁满闷，中脘作痛，似痧者二，然按脉气口必然无力，但有嘈杂冲胸，嗳气吞酸可辨。气者因怒气所伤，不得发越，胸膈气塞冲激心脾，呕逆恶心，吐不能出，其疼手不可按，坐卧不定，奔走叫呼，似痧者三，然按脉两关必然洪大，余部俱必应指，及刮之无痧，痧筋不现，可辨。火者，因热作痛，胃火上逆，呕吐酸水，必然口渴欲饮，饮入即吐，其症手足温暖，面带阳色，似痧者四，然按脉六部洪数，又与痧类，难以细分，必看痧筋，兼用刮法可辨。冷者，人属虚寒，沉寒作痛，其脉必然平软，似痧者五，但饮热则安，饮冷痛发可辨。虫者，胃脘疼痛有如刀触，痛极按心搔爬难定。兼之脉息无伦，徐疾不一，似痧者六，然虫必有因，各有所喜，如茶虫喜食茶叶，糖虫喜食糖物，或泥或絮，或酒或盐，其为虫也，必有一好，食之便安，若遇槟榔、五灵脂杀虫等药，或药性力薄，不能驱逐而出，势必咬齿翻动肠胃，更加疼痛，可辨。

积者，旧有宿积，聚结肠胃，忽因行动，作痛作疼，似痧者七，然痧筋罕现，刮痧无影，可辨。如是辨之的确，方知痧痛详明，治之得法。然此诸痛，又有兼痧者，将论脉阅筋而加察焉，鲜有不得其理矣。

诸症不类痧辨

凡心腹胀痛因痧，既知之矣。痧症仍有不痛不胀者，或兼痧或暗痧，误饮温热，便致凶危等也。余窃谓：凡遇危症，病家不识痧筋，犹用刮痧可辨。医家或认脉不清，尚有痧筋可详，若内人不便阅视，果缘痧胀凶极，脉未对症者，以是辨之，百不失一也。

论 胀

胀者，气之闭也。气为毒壅，故作肿作胀，所以治痧，先当治气。如食阻其气于上则吐之；食壅其气于中则消之；食化面结其气于下则导之，凡诸积之阻滞概然。凡下窍闭者，多上吐，或吐蛔或吐血，当导气于下。中窍闭则下泻，或泻水或泻蛔，当行气于中。上窍闭而复升则作闷，或头疼或上肿，俱当用清凉引下之。至如气为毒壅必伤血分，若乃血为毒凝，活血为上；血为毒壅，破血为先；血为毒聚且结，败血为要；放治痧必兼治血，盖血活毒气行，血破毒气走，血败毒气散。如是，毒气不留，治斯效也。

凝壅聚结辨

凝壅聚结，皆为血分痧毒恶症，其间有轻重之别。凝者，初犯之症；壅者，凝多而壅；聚者，血壅或左或右；结者，血滞一处。故痧毒中血分，结为重，聚次之，壅又次之，凝为轻。凝以红花、泽兰为主；壅以延胡索、桃仁为主；聚以苏木、茜草为主；结以五灵脂、降香为主。轻者用药不可重，重则恐伤本原；重者用药不可轻，轻则治之不效。

治验

一尹钧万咳嗽痰喘，有以紧劳治之，病日

增,背鞠如弓,手足蜷紧,不能展动,咳则胸腹百骸吊痛。延余诊之,脉洪大无伦,此毒血壅聚也。兼又难刮、难收,先以圆红散微冷饮之,两手稍松,渐为放刮讫,又以圆红散加三七、郁金末微温饮之,更以苏木、茜草为主,多加顺气活血之类,如前饮之,计日放痧一次者四,日用药一服者五,遂痊。

一 万君安内室,两胁如痞,按之则痛,心胃间高起,服药难疗。延余,左脉微细,右脉洪大,此慢痧,痧毒结聚也。计放痧三次,付以五灵脂、降香为主,加桃仁、延胡索及消食行气之类,日用一服,计十二剂如旧。

一 陈弘业,寒热呕吐,苦难俛仰,腹中胀痛,夜不能寐,六脉弦细而紧数,刮放略松,用红花、泽兰、刘寄奴、茜草、桑寄生,并行气消食之药,微温饮之,二剂而愈。

治痧救人脉论

或谓余曰:“古书所载,屋漏雀啄诸怪脉现者死,脉代者死,为五脏有绝也。见一部无脉,二三部无脉,焉得有生理乎。”及览《玉衡》痧脉,止有六部无脉者死。即诸怪脉,必曰放痧服药不应者死。与古书所载不同,何欤?曰:“古人论此等脉为死脉者,其常也;余论此等脉尚当救之者,因乎痧之变也。”凡痧胀之脉都有类诸死脉者,余惟见此疾,实怜之,冀万有一可救者,因痧之变,不执常脉而轻弃之也。

治验

一 陈见雅内室,怀娠发热,赤痢腹痛不止,服他药不效。余诊之,脉四动一止,代脉也。阅有痧筋,放二十余针,用宝花散微冷服之,傅以桑寄生、益母草、连翘、苏梗、红花、金银花、山查、卜子、当归、枳壳、青皮、黄芩微冷饮,四剂而愈。

一 张舜瞻侧室,腹疼、嗽痰、呕吐。延余,脉如弹石,知其患痧痛极,脉亦变也。令其婢放痧三十余针,用宝花散、救苦丹、砂仁汤稍冷饮之,付以独活红花汤加山查、神曲、卜子、

青皮、微冷饮二剂而愈。

一 傅纯宇,发热昏沉,脉如解索,先用阴阳水,捣芋芳汁饮之,放指臂痧三十余针,稍觉清爽,用细辛大黄丸清茶稍冷饮之,付以荆芥银花汤加青皮,微温服二剂而痊。

一 邬云公,头面红肿,目闭喉痛,六脉无根,知其痧气阻塞脉路也。刺腿足痧四十余针,流紫黑血甚多,又刺手臂痧二十余针,未愈。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山豆根、射干、牛漆、石斛、桑皮、枳壳稍冷饮,三剂而痊。

一 金子近次子祖翼,九月间,适因劳动,饮食不时,忽壮热头痛。自以紫苏汤薰头而大汗,胸中胀闷,他医用药下之,反口吐白沫,时有议以为痧,乃更延医诊视,见舌苔灰色,以伤寒药治之。子近恐犯痧气,先以半小钟试服,少顷,即谵语,片时而止。热仍不解,愈觉沉重,脉有八至。遂连胃三医,皆云伤寒,三次服药,皆昏沉谵语如前。第五日,眼如火赤,唇若涂朱,鼻如烟煤,舌苔黑燥,枯干而短,声音不清,足冷至腹,阴囊卵缩,肉脱神昏,医者皆辞不治,已备后事。至七日,乃始放痧,因病势危笃,止放二针,唇眼舌声诸死症顿愈,阴囊二卵渐舒,脉竟平复,始现腹痛,乃知口渴,因惑人言痧症不可服药,止饮重便,服紫金锭而痛止,后又随痛随服,继进饮食。大便干结,至十八日,用蜜导法,遂变下痢,日夜五六十次。凡六日,始服痧症药一剂即安睡,痢乃止。后延他医,调理补之不数日,睡时即发遍身水晶痞瘤,觉时即隐,医家莫解其故。子近因刮穿颈额间痞瘤流出皆汗也。即盗汗不止,他医咸谓:久病虚脱,大用补剂敛汗,不惟无益,更加自汗且完谷不化,小便短赤频数变为砂淋,医又皆束手谢事。爰复放痧,用八正散二剂服之,痧气始转,身即壮热约有二更时,身凉汗止。惟日食生茨菇五六日,砂淋亦止而全愈。祖翼之病,变幻迟久,总因止放二针,不服痧症药以除根之故也。究以治痧而得全脉而八至,死症虽多,其可弃耶。

一 金子近长子权可,八月间,发痧通身如

麻疹状。延他医视之，则曰：痲疹。复延幼科诊之，亦云痲疹。服药十日不退，脉仅二至，医家因疑其少年鉴丧，故而虚脱，欲用补剂。予近恐亦痧气不敢服，命权可起而视之，则遍身痧点，皆活动流注两腿皮肉红紫，因放腿弯痧一针，而皮肉白。又放腿弯痧数针，而皮肉皆白，惟小腿红紫未退。卧即复流动遍散于身，仍作稀稀痲点。缘脉犹二至，用川乌、草乌为一小丸服之，脉复如常，大汗出而全愈。

痧筋统说

或曰：前书放痧有十，今放痧者，奚不止于此？余曰：遍身青筋，古有载矣。谓放痧有十者，不过就痧毒先达脏腑者明之尔，至腿弯痧筋，尤人易晓，余详之为初学者便，推而广之，宁有暨乎。

伤风痧脉辨

或曰：前子伤寒辨痧详矣，若犯痧似伤风何如？余曰：肺主皮毛，心主血，肝主筋，伤风犯痧三部见者居多。且风，阳也。风伤卫，仕表，故脉浮。伤风有汗，表虚也，故脉缓，有犯此症，脉不浮缓，反见沉紧或洪大，痧胀一验也。若伤风带寒，鼻塞畏冷，脉当浮而微紧，脉反沉伏或芤长，痧胀二验也。若伤风热，鼻塞声重，喉痛，脉当浮而微数，脉反沉紧或芤或伏，痧胀三验也。若伤风有痰，气急发喘，脉当浮滑，反微涩沉伏，痧胀四验也。以此推之，足矣。

治验

一骆叔源，伤风发热，咳嗽痰喘已半月矣。左脉沉伏，右脉涩而微数，此慢痧为患也。左腿弯放二针，紫黑血流至足。又刮痧，不愈。付宝花散加明矾末稍冷汤饮之，用荆芥汤减川芎加苏子、红花、蒲黄、土贝母、乌药，微冷饮之而愈。

一高充谟，伤风鼻塞，肩背拘急，头顶疼痛，有以足太阳膀胱经药治之。头顶益痛，叫喊不已，甚至肩背沉重，时觉昏迷。延余治之，

左寸微伏，右关芤大。先服圆红散，稍醒刺腿弯六针，不愈。用宝花散清茶微冷饮之，肩背稍转，头痛少安。询所服者，腹中觉冷，即用防风散痧汤减枳壳加羌活、川芎、紫苏、乌药温饮，寒散而安。

一凌公远内室，伤风喉哑，胸腹饱闷，两关俱芤。余曰：芤者，瘀血，未有上下俱瘀，其痧乎。其家人刮之，紫痧甚多，饱闷即解。付独活红花汤加射干、前胡、薄荷、石斛、连翘、玄参三剂，微冷饮之，伤风喉哑俱痊。

眩晕痧脉辨

晕有血晕、气晕、痰晕、火晕、湿晕、暑晕，有血虚发晕，有气虚发晕，有风中而晕，有寒中而晕，有劳力而晕。今加之以痧晕，古人无治，古书无论，何以知之？大都血晕脉芤，气晕脉沉，痰晕脉滑，火晕脉数，湿晕脉濡，暑晕脉虚，血虚发晕脉涩，气虚发晕脉微，风中而晕脉浮缓，寒中而晕脉弦紧，劳力而晕脉右尺浮洪，此晕脉之大略也。若病似血晕脉反短，似气晕脉反浮，似痰晕脉反涩，似火晕脉反迟，似湿晕脉反劲，似暑晕脉反实，似血虚发晕脉反滑，似气虚发晕脉反大，似风中而晕脉反沉紧，似寒中而晕脉反微缓，似劳力而晕脉反细实，是皆脉症不合，余历验之而信其为痧，此痧晕之治不诬也。

治验

一陈肃远，尝苦发晕，醒则日夜头眩。余往，候之脉，右虚左实，徐疾不常。余曰：此非放痧不可。放腿弯上下放十余针，紫黑血流如注，指上亦放二十余针。用宝花散、沉香阿魏丸清茶稍冷饮之，付防风胜金汤加桃仁，红花稍冷饮之，后遂不复患眩晕。

一姜渭滨内室，正月间，骤然发晕，一日三次，举家惶恐。余见其脉沉而微紧，令其婢为指上放痧三十余针。用救苦丹加沉香末清茶稍冷饮之，付荆芥银花汤加卜子、枳壳一剂而痊。

一梅君玉子三月间，吐蛔发晕，昏沉不

醒,六脉俱伏,左右虎口脉青色,放指头痧一十八针,用细辛大黄丸清茶调黑糖稍冷饮之,渐苏,付蒲黄饮减姜黄加陈皮、乌药、红花微冷汤调黑糖饮之,乃愈。

霍庭贤内室,四月间,壮热面赤,口渴唇焦,有以阳明胃经症药治之,遂发晕,终日不醒。余诊之脉,两寸弦细,两关沉微,两尺左大右紧。曰:脉症不合,痧毒内攻也。先用苏木散、砂仁汤微冷饮之,令其老妇放指上痧二十余针,血色墨黑,犹不醒,后令放乳边痧二针,乃苏。余症不减,用藜藜散微温汤饮之,付桃仁红花汤加枳壳四剂,下尽恶毒黑物而痊。

一盛思虞六月间饮酒,头汗发晕。脉寸关洪大无伦,两尺脉伏。阅痧筋,放十余针,皆紫黑毒血。付陈皮厚朴汤加干葛、山查、卜子微冷饮之而醒,又用藿香汤加黄连、黄芩乃安。

痧胀舌胎论

或谓:全书载痧,论治俱备,舌胎仅存其名,岂痧胀舌胎无可治乎。余曰:非也。盖谓痧胀有别症之舌胎则可,谓舌胎即痧胀之症,是不识痧胀之适当其然,并不识舌胎之所以然也。诚以舌胎乃足阳明胃腑热病,故治痧胀,先理其痧,后治舌胎即安;若先理舌胎后治痧胀则危。盖舌胎乃胃腑热极气冲心胸,舌为心苗,故见胎则宜石膏、黄连、大黄、黄芩、黄柏之类。若不先治痧,恐此等药又寒凝血分,反成大患,故治此者,要看痧毒一退即治舌胎可也。

治验

一翁在兹,发热口渴,舌有黑胎,卧难转动,气急痰喘,六脉洪实,放痧三十余针,未愈。用圆红散、砂仁汤微温饮之,又付必胜汤,大便下黑粪,惟口渴黑胎未愈。加石膏、黄连二剂而瘳。

一曹华字长子,十一月间,犯伤寒兼痧,舌卷耳聋,舌上黑胎芒刺,大渴昏沉发热,身重不能转侧,胸中迷闷,泻痢清水,先以圆红散加郁金末,清茶稍冷饮之。放指上痧三十余

针,未愈。用阿魏丸付以防风散痧汤,合棱术汤加桃仁、红花一剂,俱微冷饮之,舌卷耳聋渐愈,泻水即止,大渴稍解,但舌胎不退,胸中饱闷。询其腹中厌冷,痧气已绝。用和脾宣化饮减前胡,大腹皮加桃仁、红花、枳实、青皮、石膏、黄连、大黄微温饮之,食结饱闷俱消,黑胎芒刺皆退。惟大便不通,有大黄三钱,芒硝一钱温饮之,大便通而愈。

一张旋庵内室,伤食饱闷,按之则痛,日晡发热,舌心焦黄芒刺。延余,脉微无力。余曰:“痧也”。放腿弯痧三针,流紫黑毒血。用紫朴汤,加柴胡、干葛微冷饮之,后加石膏、黄连、大黄、黄柏温饮四剂,大便下宿粪而愈。

一龚云涛,发热呕哕,舌有黑胎芒刺,起二大泡,蜷卧声重,迷闷几死。脉左弦紧,右微细。放腿上痧三十余针,用三黄石膏汤,微温饮之稍愈,骤进饮食,迷闷复发,用消食顺气之剂,后加大黄、芒硝,大便通而安。

麻疹兼痧胀

麻疹方,惟是升发清凉解利,兹竟有若此不治者,因不知麻疹中有痧也。盖麻疹乘虚而发,若秽气暑气,时行不正之气,亦可乘病而感。苟犯痧者,但先治痧胀,麻疹自发自散。盖麻疹兼痧胀,痧胀为难,麻疹反隐而难现,不可不辨也。

治验

一金权可,二月间,犯时行麻疹,心胸烦闷。延余治之,脉症不合。放痧后用宝花散并活血顺气消食之剂,俱调黑糖,候稍冷饮之,复刮痧讫,如前二剂,乃安。

一潘质黄子犯麻疹,脉微,放腿弯痧二针,血流紫色,又放指上痧三十余针,付圆红散并清凉至宝饮合红花汤,俱微冷饮之即愈。

一余弟骧武子八岁,正月间犯麻疹,胸腹胀闷,烦躁热渴,咳嗽气急,面赤身热,脉不洪大反见细数。放腿弯痧二针,付圆红散、沉香丸,用荆芥薄荷汤合枳实大黄汤,俱微冷饮之,麻疹即发透随散而愈。其时一仆妇亦咳嗽

烦闷，同犯麻疹，如上治而痊。

一王曰斯女，壮热咳嗽，麻疹初现，气急面赤，脉症不合。放指上痧二十余针，付圆红散加沉香末，调黑糖汤，稍冷饮之，用清气化痰饮合蒲黄饮，均微冷饮之，即发透随散而愈。

痧胀兼麻疹

伤风咳嗽烦闷，为麻疹之候，然亦有麻疹未发，或触秽气，或感暑气，或吸时行不正之气，当即痧胀，或心痛腹痛，或胀闷喘急，或遍身疼痛，或发晕昏沉。一似麻疹不发，内攻心腹，痛及周身，使止认为麻疹之候，升发之，势必危殆。不知伤风咳嗽烦闷，虽有麻疹，发于日后，其痧胀内攻，即麻疹有现形者，因之反隐，更助痧胀为祸，况麻疹未形，痧胀沉重可不先救痧胀乎。

治验

一陆迪安内人，发热咳嗽，胸腹疼痛，叫喊非常，脉症不合，令其仆妇放腿弯痧未愈。先以宝花散、阿魏丸清茶稍冷饮之，付必胜汤减大黄加枳实、连翘、卜子二剂，微冷饮之，疼痛稍已。次日如前剂减五灵脂加荆芥、黄芩微温饮之，疼痛乃止。麻疹即发，再剂而痊。

一沈端肱女，咳嗽发热，胀闷不已，六脉弦紧，或时歇指，放指头痧二十余针，未愈。用宝花散加沉香末，稍冷饮之，付防风胜金汤加红花、荆芥治之，麻疹随发，用荆芥汤减川芎加黄芩、玄参、金银花微温饮二剂而瘳。

一陈弘甫，伤风发热，咳嗽烦闷，脉左沉右洪。放乳上痧二针，用紫朴汤冷饮，麻疹渐现。次日为秽气所触，复隐隐不发，刮两臂肩背痧，用荆芥汤减川芎加黄芩、银花、红花、沙参、乌药微冷饮之，麻疹即发，再剂而愈。

一高子良弟，四岁，正月间，伤风咳嗽烦闷，有以麻疹治之，不发，反吐血，发晕昏沉。延余，脉症不合，放舌下痧二针，付紫朴汤加黄芩，微冷饮之，麻疹始现。次日稍饮温茶半钟，麻疹复隐。余曰：痧胀余毒，复发内攻，故

麻疹随之而隐。又刮痧毕，服必胜汤减大黄、五灵脂，贝母加黄芩饮之，麻疹即透，后惟清凉解毒而痊。

痧胀类麻疹

或谓余曰：痧胀之发，即麻疹也。予于痧胀，特多放痧之法尔，不知所放之痧，即放麻疹之胀气也。安得云麻疹非痧胀之标，痧胀非麻疹之本欤？余曰：我见麻疹从伤风咳嗽而发者，有矣，未闻有感秽气发麻疹，感热天暑气发麻疹者。岂非麻疹自有麻疹病，痧胀自有痧胀病乎。况痧胀既云即麻疹，何以有麻疹因秽气暑气所乘兼痧胀麻疹即隐而不发，必俟放刮后麻疹始发乎。乃知麻疹不与痧胀同。故刮者放者名痧胀，虽有刮出之痧，不可即认为麻疹，其痧胀亦不与麻疹同。必因伤风所发，始为麻疹实不同也。乃兹有痧胀不因伤风发热咳嗽所起。尝见刮放用药后，发出遍身形影如麻疹者，虽形似麻疹，实非麻疹，故名之为类麻疹焉。或曰：诎有非麻疹而形可同于麻疹者？曰：此亦犹痧毒发为肿毒，发为紫疱之类尔，何疑乎。

治验

一闻德音内人，腹中疼痛，右脉微而弦，左脉细而涩。令其婢放腿弯痧三针，血流紫黑色，未愈。用宝花散、救苦丹清茶稍冷饮之，付以和脾宣化饮加茜草、桃仁微冷饮之，发出一身类麻疹者，余用防风散痧汤减细辛加连翘、红花、金银花、桃仁治之，而痊。

一施均季孙女，发热咳嗽，腹胀昏沉，微有麻疹形影，大便泻黄水有用升发之药，不效。延余治之，脉上盛而下虚，乃知发热咳嗽，虽本伤风实非因伤风而有麻疹形影也。放指头痧二十余针，用圆红散调黑糖，微冷汤饮之，稍觉清爽用独活红花汤加山查、卜子、泽兰治之，连送二剂，大便下尽黑物，而愈。

一章涟漪三子，发热昏沉，腰肋间微有形影与麻疹相似，有用升发之剂，惟恐不透。次日，迎余，六脉歇止，余曰：“麻疹之病，何遽尔

歇止耶?虽昏沉气喘,喉无痰声,脉不合症,斯痧胀之类麻疹者欤。”放头顶痧兼放左太阳及乳上痧三针,未愈。用荆芥汤加三棱、蓬术、白蒺藜微冷饮之,发一身类麻疹者,遂安。

薛思高,发热迷闷,气不得舒,胸腹头面有麻疹形。余诊之,两关俱扎,此痧胀之类麻疹也。放痧十余针,又刮痧讫,用沉香郁金散,清茶稍冷饮之,而痊。

一张省原子,胸腹饱闷,昏沉不醒,痧筋不现,但微有麻疹形。脉左寸关沉细如无,右寸亦伏。余思,麻疹脉不若是。令其家人,用灯心蘸菜油点火焯之,即醒。但饱闷未解,用宝花散加沉香、蒲黄清茶微冷饮之,付姜凯和解饮减山药、人参、甘草加桃仁、红花治之而愈。

麻疹后复痧胀

问:痧胀,有愈而屡屡复发者矣。若麻疹,有愈而屡屡复发者乎?曰:无有。然则谓麻疹即痧胀,谬矣。使有犯麻疹复痧胀,乃即以治麻疹法治之,误莫大焉。故曰麻疹后复痧胀,不可不知。

治验

一王曰斯幼女,正月间,麻疹后,泻痢白色,治之稍安。骤然腹痛,脉短而微。余曰:“此秽气新触作痛,非麻疹之故。”放指上痧二十余针,未愈。用救苦丹,清茶稍冷服之。付藿香汤加卜子、红花、乌药、木通微冷饮之,即痊。

一陶元升,麻疹后,忽壮热面赤,痰喘不已。两额太阳,抽痛异常。脉不洪滑反濡细,痧气阻塞脉路也;痰喘不已,痧气上壅也;两额太阳抽痛,痧毒上攻三阳也;其面赤发热者,毒盛极而攻表也;均不因麻疹而然。启腿弯痧筋放六针,毒血墨黑,未愈。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黄芩、干葛、红花、牛膝、木通微冷饮二剂渐安。但腹中饱闷,按之则痛,用丁沉阿魏丸,微温饮之,又付必胜汤,温饮四剂,下尽黑恶毒物而愈。

父钧甫子,二月间,麻疹后遍身疼痛,不能转侧,有似麻疹余毒,治之反加沉重。延余,脉累累如贯珠,时一促疾。盖遍身疼痛不能转侧者,痧胀毒攻血分也;脉累累如贯珠疾促者,痧胀于中,筋脉缩急而然也;反加沉重者,误饮温热,痧毒内攻势盛也。放腿弯痧四针,及臂指痧二十余针,咸流紫黑血,未愈。用桃仁红花汤加牛膝、山查、枳壳,磨降香微温服,四剂而安。

麻疹夹痧胀蛔结

麻疹治法易明,若夹痧胀不放不刮,或犯痧胀之禁,麻疹亦随痧胀,反攻脏腑,蛔不能存,非吐而出,即从大便而下,否则,结于大肠,脐中作痛。治宜先施刮放,后用芒硝、大黄,攻其死蛔宿粪,令毒从大便而出,则痧胀乃解。麻疹轻者自消,重者自发矣。

治验

一刘香仲孙女,二月间,伤风发热咳嗽,麻疹隐现不发,喉哑失音,脐腹疼痛,昏闷沉沉,前医不治。延余,左脉扎,右脉涩,时有歇指。以火照手背指上痧筋,放二十余针。用沉香丸清茶稍冷饮之,付紫朴汤合荆芥银花汤俱微冷饮之,后连放指头痧二次。如前药,加黄芩、石膏、芒硝、大黄微温饮之,喉稍有声,乃去石膏加黄柏温饮之,下死蛔四条,大便通而愈。

一刘姓婢,犯麻疹,发热咳嗽腹痛,脉洪大无伦,亦夹痧胀者也。放腿弯痧五针,紫黑毒血成流,又放指头痧二十余针。用桃仁红花汤减苏木合荆芥汤减川芎加黄芩,微冷次之,下蛔二条而痊。

一过洪甫,发热咳嗽吐泻,麻疹视而复隐,口渴唇焦,鼻红泻血,舌有黄胎,绕脐硬痛,叫喊非常,医治不应。其弟德甫延余治之,左脉俱伏,右脉洪紧,放指头臂上痧三十余针,用独活红花汤加石膏、黄芩、芒硝微冷饮二剂,泻下宿粪,死蛔六条,麻疹乃发。次用荆芥银花汤加玄参、黄芩、黄柏微温饮之,三剂

而愈。

一方原行次子，伤寒发热，咳嗽烦闷，腹中大痛，麻疹现而复隐，喉哑失音，六脉弦紧，放乳上，指臂痧二十余针，未愈。用射干兜苓汤减甘菊、花粉加石膏、桃仁、红花、大黄二剂，微冷饮之。下宿粪、死蛔三条，麻疹始透。复放腿弯痧，腹痛余症俱瘳。

伤寒黄癰兼痧

读伤寒书，有发黄发癰，余以为有痧焉者。盖发黄发癰皆即伤寒现症也。或中秽气，或因暑气，或感时行不正之气，遂兼痧胀，即伤寒兼痧之说也。

治验

一孔叔元，伤寒传胃腑，口渴壮热，头汗发黄，舌胎芒刺，腹胀迷闷，舌短声重，气急发喘。余见脉左寸关伏，余脉弦紧。曰：“痧毒阻于筋脉，脉气不宣，故微伏而弦紧。兼之胃腑热极，痧毒乘之，一饮热汤、热物，痧毒横行，攻击脏腑，故见此等恶症。”先放头顶痧一针，次放指头痧二十余针，及乳上痧二针，迷闷即松。付以乌药顺气汤加石膏、黄连、大黄、桃仁二剂，微冷服之。头汗舌胎始退，余症渐解。复放指上痧，付枳实大黄汤减槐花加红花、芒硝二剂，温服乃瘳。

一孙彦衡内室，壮热发黄，头汗如雨，大渴唇焦。左脉弦紧，右脉沉微。放手臂腿弯上下痧四十余针，流出紫黑毒血，未愈。付下大黄丸、沉香郁金散，微冷汤下。用桃仁红花汤加牛膝、石斛二剂，微温饮之乃瘳。

一梁钟素，伤寒六日，壮热发癰，大渴昏沉。余见脉洪大无伦，两太阳青筋，刺痧三针，放腿弯痧五针，出毒血，未愈。用荆芥红花汤合清凉至宝饮加石膏，稍冷送下四剂而愈。

一汤茂珍次女，八月伤寒，日晡壮热，口渴发癰，头痛如破，声重耳聋，吐蛔二条，迷闷几死，两寸脉微无力，两关弦细，两尺左滑右紧。放腿弯痧三针，略松。用清凉至宝饮加黄芩、牛膝、石膏、桃仁、泽兰、乌药、枳壳微冷饮

之。不应复放痧，用熟大黄三钱、细茶一撮，煎服而瘳。

痧类阴症

痧症类伤寒，不独类伤寒传经热症。观诸痧变脉候，更有不似阳而似阴者。几令人反疑为直中三阴真寒症，痧毒入深也。稍用热药热饮，便不可救疗。

治验

一章晋卿，发热沉重，口渴，两颧红赤，唇燥舌苔，两手震动，举家惊惶。脉沉微无力，时有用于姜、肉桂治之；有用附子治之，此则认脉为阴，而作伤寒三阴真寒症治之也，服之危笃。延余四子端英诊之，知其脉症不合，看腿弯痧筋放四针，流紫黑毒血。付石膏、黄连、黄芩兼活血顺气之药，稍热饮之一剂而松，再剂而安。

一杨馥音，发热呕吐泻泄，手足蹇挛，怕闻响声，头汗如雨。有指为虚极而然，用大剂人参补之，反加昏闷。余按其脉，沉细无力。视其面，有戴阳之色。迨询所饮见热而拒，遇冷则喜。余思，此必内有痧症热毒，故脉症若斯。扶看腿弯痧筋二条，放之、流紫黑毒血如注。用桃仁红花汤加角刺、牛膝微温服四剂，用清凉至宝饮加黄芩，温饮二剂而瘳。

一何心祝，身不发热，咳嗽吐泻，蹇卧沉重，手足俱冷，昏迷不醒，喉中痰声不绝。医者四人咸云床褥不谨，内中阴寒，用人参、黄芪、附子、干姜等药服之，病日增。余按脉，徐疾不常，时有歇指。探其气口，热如炉。看其舌，有黄黑苔芒刺。余曰：“此非直中阴经真寒症也。”其族兄争之不已。余曰：“焉有阴症，而舌胎芒刺，口热如炉者乎？况服参芪姜附已有明征，若必欲以阴治，请辞。”其家人固救，余先用阴阳水二碗饮之，遂觉稍醒，其弟二人竭力扶起，放腿弯痧六针。付以射干兜苓汤去甘菊加乌药、玄明粉、槟榔、卜子二剂，稍冷饮之。后减玄明粉加童便，六服而瘳。

呃逆痧

呃逆俗名冷呃。有寒有热，有虚、有实；有因痰火而发；有因血郁而成；有因食阻而得；有因气阻而生；有因病重发喘为呃，谓之喘呃。若一概认呃为冷，以丁香柿蒂主之，谬矣。故老弱气虚犯呃，非参不补；若虚极阴寒犯呃，非姜桂附子不温。即此冷呃治之亦异，而况痧胀为呃，有痰火血郁之分，有食阻气阻之异，有病重喘呃之凶。苟非细辨受病之原，用药稍或不妥，非惟不效，势必呃死，是用明痧呃之害焉。

治验

一徐望舒，伤寒变症，呃逆三日夜，两寸脉微，余脉紧滑。余曰：呃逆，脉异，病后兼痧也。阅腿弯上下痧筋，放四针，紫黑血流，不愈。用细辛大黄丸，清茶稍冷服之，付清凉至宝饮，微冷下而痊。

一王彦甫内室，产后月余，发热呃逆，腹胀沉重，其长子谓余曰：老母产后，伤寒六日，沉重异常，忽发冷呃，将若何？余诊之，六脉弦细而疾，口渴畏热饮，痧症显然。放臂痧三针，血流如注，又放指上痧三十余针。用苏木散并付桃仁红花汤加山楂、卜子二剂，俱微温饮之乃愈。

一孙靖公，六月，心烦呃逆，两寸关俱细涩而数，且喜冷饮。余曰：痧脉已现，痧症昭然。刮痧放痧，不愈。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香薷、黄连、童便、食盐微冷服，遂愈。

盘肠痧

痧毒肆行，盘转肠胃，虽不痛不疼，苦楚万状，命在须臾，此紧痧之症也。

治验

一张方曦内人，十一月间，胸腹中气不舒畅，惟是盘旋绞绞于胸腹肠胃中，叫喊几死，将及半日。时晚延余，诊其脉洪大无伦，令其仆妇，放指头痧二十余针。用救苦丹、沉香丸清茶稍冷饮之，未愈。付防风胜金汤加桃仁、

红花，治之而痊。

一汪履公弟，三月，饭后骤然叫喊，腹中绞绞，述闷无极，六脉俱伏。放腿弯痧六针，紫黑毒血出如涌泉，未愈。用盐汤冷饮二大碗吐去新食，付清气化痰饮，稍冷服而愈。

一盛玉铉，炎月傍晚，胸腹述闷，苦不可言。自谓死期在即，举客惊骇。延余，右三部脉伏，左三部脉洪大无伦。放指头痧三十余针，未愈。用矾汤冷饮二碗，吐去新食，付蒲黄饮减姜黄加卜子，微冷服而痊。

自汗盗汗惊惶痧

自汗阳亏，盗汗阴弱，闻声而惊震，遇响而惶惧者，虚极之候。若因痧有是症者，固表固本在所大忌，务宜辨之。

治验

一陈肃达内人，本质素虚，几遇病非人参不效。四月间，心胸烦闷，汗流不绝，闻声惊恐。初病延余，脉未显，难辨。余闻素虚，虽不敢用参，付平剂，不应。延他医付药加参补之，疾益甚。复拉余，按脉不见沉微反见浮洪紧大。余曰：痧也。三子叔杨为母放痧毕。余用宝花散，沉香阿魏丸微冷茶饮之，渐安。肃达恐虚实未明，停药二日，后用归身、山药、茯苓、麦冬、沙参、丹皮四剂而愈。

一潘中黄，心胸烦闷，睡即盗汗不已，先将腿弯痧筋放之，即发晕，不愈。越六日，延余，按其脉，不与症合。余曰：痧毒幸放，故无大害。其发晕者，适遇痧气冲心，是以得晕，非放痧之害也。复为放指上痧三十余针，未愈。用宝花散微冷饮之，用独活红花汤加卜子，调黑糖治之而痊。

一祝公庵次子，发热头疼，自汗如油，痰喘如锯，时觉昏沉。有以牛黄抱龙丸、生姜汤治之。更重延余诊之，脉上盛而虚。放乳边痧三针，腿弯上下痧六针，未愈。付桃仁红花汤加牛膝、石斛、细茶微温饮之，三剂而安。

一石敬村女，口渴盗汗，腹胀如臌，有治之，不应。余按脉，弦细无力。放指头痧二十

余针。用苏木散合宝花散、砂仁汤，微温饮之，付蒲黄饮加角刺、卜子温饮四剂，又用清凉至宝饮，二剂而痊。

痧类三症

症有一日一发，有间日一发，有三日一发，邪气所凑，感受各有浅深。若三日一发者，所感独深，但痧毒乘之，阴受其祸，即有不测，焉能识之。迺于全书所记外，见有痧类三症者，故续编之以彰其害焉。

治验

一陆淑韩祖，年近七旬，八月患症，间二日一发，寒热甚重，心胸烦闷，将及半月。诊之，左脉微涩。余曰：不意斯疾亦有痧焉。刺腿弯痧三针，流血紫黑。用宝花散、沉香丸，清茶微冷饮之，付防风散痧汤加连翘、柴胡、橘红、胆星微冷服二剂，六日乃痊。

一怀惟贞，患三症半年，忽烦闷沉重，坐卧不安，六脉俱伏。余曰：此三症兼痧者也。刺腿弯痧二针，流紫黑毒血。用宝花散，清茶微冷饮之，遂松。后不服药，渐痊。

咽喉诸症兼痧

咽喉诸疾，亦有兼痧之症。与若云咽喉从上古无兼痧论，试思古人治咽喉十八症，有刺少商穴法，此何异乎？夫少商穴属太阴肺经在手指爪甲内侧，刺之出血，以泻其毒，治惟一经尚有其效。若乃兼痧凡经络所伤，或上或下，随经刺放，以拔痧毒，乃反莫救于咽喉乎。余窃谓咽喉兼痧，痧毒内发，病必难愈。若按脉看筋，能先治痧，令痧毒一去，然后内服药饵，外用吹敷可也。

治验

一余长孙，犯喉疳，脉虚而微数，阅腿弯痧筋，放三针，流紫黑毒血。吹冰硼散，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射干、连翘、枳壳、牛膝、贝母微温饮之而愈。

一陆思湖，犯喉痹危急，医治不应。余诊之，脉弦而紧，右寸脉伏。阅有痧筋，刺十余

针，紫黑毒血，流如涌泉。吹冰硼散，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山豆根、连翘、菊叶饮之而痊。

一缪瑞吾子，犯喉痹疼痛，脉两寸俱伏。余曰：症与脉异，殆必有痧。若止治喉痹恐难即愈。不信，辞之。他医调治，痛益甚。复延余，放指头痧三十余针。口噤冰梅，治其痰涎。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射干、连翘微冷饮之，即愈。

一潘象黄邻人，犯咽喉肿大，看有痧筋。云此宜刺放，然后医治则愈。尝对余谈及，余虽不临症治之，然即此一人，知天下犯咽喉肿大，必有同也。故并记之。

口舌兼痧

口舌有疾，适因感触犯痧，痧症虽发在后，治之不容或缓。即使口舌症凶，痧胀较之尤急，断不可先口舌而后痧胀也。

治验

一翁珍硕，舌下起重舌，苦难尽述，有以少阴君火治之，不应。余按其脉，左寸沉微，右关无力。若据脉宜补，据症宜凉，取痧筋验之，放腿弯痧十余针，皆此黑毒血。求余立方，余曰：向所服者，俱清凉之味，宜少加川连所吹者，俱引涎之物，宜多加冰片，即而奏效于所疾也。但服药不当温饮，略觉微温足矣。三日而痊。

一聂敏躬，口疳作烂，吹药益甚，放痧不愈。求余，右脉微缓，左脉沉伏。付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石膏、牛膝、乌药、枳壳、青皮稍冷饮之，用冰硼散加胆矾、儿茶吹之，乃愈。

类疯痧

疯有真疯，有类疯，不辨其实，概将花蛇等药攻之误矣。余见痧胀多变，更有类乎疯者，故正其名曰类疯痧。

治验

一范嗣瞻，咳嗽气急，两颧唇口鲜红，有以不足症药治之，不应。余以痧疗之而痊，迨半年后，面颜上忽变出圆片红色高起，外科视

之,认作大痲治。余按脉微而缓,曰痧也。阅痧筋,放腿弯下三针,紫黑色毒血成流,又放指头痧二十余针。用沉香郁金散,清茶冷饮之,付如圣散加红花、青皮,调黑糖汤,微冷饮之而愈。

黄气病兼痧

肠胃内热积滞气阻,成黄气病。往往有兼痧者,非先治痧,则黄气病终不能治也。

治验

一驷武弟妇犯黄气病,面色萎黄,腹胀如臃,腿足俱肿,六脉微涩,令仆妇为之放痧三十余针,俱紫黑色毒血。用沉香郁金散,清凉至宝饮加青皮、乌药、槟榔、山楂、卜子、牛膝俱稍冷服,腹胀始松。后惟用黄气病本药,微冷饮四剂而痊。

一删香年犯黄气病,热渴唇烈,面黄腹胀,手足俱肿,食即作泻。及按其脉,徐疾不常,缘视腿弯上下痧筋,刺十余针,毒血成流。用阿魏丸、砂仁汤微冷饮之,胀气遂减。余即以治黄气病本药治之,六剂而痊。

一董临桥,腹胀如鼓,两足微肿,饮食不进,面色干黄,诸药不应。求余治之,脉不洪数,反沉迟。刺指臂三十余针,胸腹遂爽。即用治黄气病药,稍冷饮,四剂而愈。

翻胃噎膈痧

病有翻胃兼痧,有痧变翻胃;有噎膈兼痧,有痧变噎膈,其痧似慢,日渐凶暴,宜细辨之。

治验

一包世球年六旬余,患翻胃症,食即心痛呕吐不止。余按其脉,六部洪紧有力。乃阅痧筋,放手臂腿上痧二十余针。付以乌药顺气汤及降香桃花散,俱微温服,四日而痊。

一蔡爱山,胸中饱闷,欲食不食,食即胃脘不宁,苦楚万状。余诊之,后三部脉微涩。放腿弯痧二十余针,略松。日服苏木散,微温酒下二钱,六日而愈。

筋骨疼痛痧

筋骨疼痛,多延蔓终身。治此者,或风或湿,或气阻血凝,或流痰流火,如此而已。然有效有不效,或为痧暗相缠,令人莫识,此痧甚慢,不可不知也。

治验

一董季连,筋骨疼痛,卧床二年,诸药不应。余诊之,右脉微弦,左脉沉细,阅痧筋放之,血流紫黑。用圆红散,微温汤饮之,付蒲黄饮加五灵脂、角刺温服六剂而痊。

一郝文仔,筋骨疼痛,步履艰难,吐痰气急,左脉微芤,右脉弦紧。放腿弯痧紫黑血三针。用必胜汤加角刺,微温饮之,渐愈。

鬼箭痧

世俗传鬼箭之说,有针挑、火淬、油发、艾挑诸法。不敢服药,疑真有鬼祸,非也。识者辨之谓,鬼箭是风,神箭是寒,床箭是湿。痛而转动者,气与痰也;痛而难转动者,血也,各有方治。然中亦有杂痧者,先治痧毒,后除杂症,亦箭亦须知也。

治验

一曹叔恒,遍身走注疼痛,不能展动,或曰:此鬼箭也。以油发、艾叶揩之,以灯心蘸菜油点火淬之,不应。适见余,自述其病诊之,脉左虚右实,放痧三针,流紫黑血。用桃仁红花汤加穿山甲、天虫、香附微温服,渐痊。

一钟洪武内室,腰背疼痛,卧床不起。有以为鬼箭之病,从痛处挑筋十余针,不愈。延余,脉徐疾不常。曰:“痧也。”令其婢刮而且放,刺腿弯痧二十余针,流紫黑毒血。用红花汤加穿山甲、泽兰、刘寄奴四剂微温服乃痊。

久泻肉瘦痧

泻久则肉瘦,或健脾或燥湿,或消积或渗水,或补命门火,或平肝木气,治泻之药,不过如是。若慢痧之变,久泻肉瘦,病原不同,但宜治痧,则泻自止矣。

治验

姚公宜潘婢，久泻不已，不思米食，日渐尫瘦，大肉渐脱，脉反有力。放痧二十余针，紫黑毒血成流。付宝花散、阿魏丸，俱稍冷饮之即愈。

一莫电云，久泻不已，骨瘦如柴，唇红口渴，粥食不进，胸中饱闷，脉反微伏。放腿弯痧四针，毒血紫黑流出如花。用沉香丸，清茶稍冷饮之，付棱术汤加银花，泽兰治之而愈。

一巢茂公次子，久泻肉削，咳嗽不已，夜卧盗汗，目白微红。余诊之，脉寸伏关弦。放腿弯上下痧三针，复刮痧毕。付清凉至宝饮加山查、卜子、银花微冷饮之而痊。

妇人隐疾痧

妇人幽隐疾，多有兼痧，最难识认，惟在诊脉之人，指下明白，乃无差误尔。

治验

一妇人患血淋三月矣，头面腿足俱肿，六脉洪实紧盛。余意血淋热症也。洪实紧盛，热脉也。何乃头面腿足俱骤肿，殆其痧乎。令其家人，放腿弯痧二十余针。多用清凉解毒之剂，治之而痊。

一妇人患血崩，其家人曰：痧也。引他妇阅之，果有痧筋，放之。用养血和中之剂，治之而愈。

脚气痧

脚气有因乎痧者，此慢痧缠绵腿足，或半年一年，或五年十年。其疾仅在腿足，上身气血流通。脉往往不现，但两尺脉微数有力而已。儿遇杂病，切忌升提以防痧。若不知治，痧毒肆行，腿足红肿，痧筋一散，无从可放，所以四肢痧难治。

治验

一老年人苦足底燥烈，以为气血衰微所致，不用药治之。阅有痧筋，放四针，毒气散行，腿足遂肿。次日放痧四十余针，其肿渐平。三日又放痧四十余针，足底渐滋润。惟是日当

放痧，不服药而愈。

一王姓者，患脚气，腿足俱肿，看有痧筋，俱痛不治，缘世人犯此者多，故记之。

耳痛痧

耳孔甚微，肿痛最苦，若兼痧，其势必盛，治惟以痧为先，耳痛亦有验焉。

治验

一郑惟和，左耳出脓，肿痛连左太阳及肩膊俱痛，右脉沉微，左关细涩。看痧筋，刺左腿弯十余针，其痛遂减。内用如圣散，稍冷饮之；外用羊粪一粒绵裹塞耳，即愈。

一翁左溪，右耳肿痛，日夜不宁，脉微而紧。放腿弯痧十二针，血流紫黑。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牛膝、石斛稍冷饮之而痊。

手臂痛痧

手臂有痧攻及脏腑者，为紧痧；不攻脏腑者，为慢痧。慢痧之症，惟刺手臂；紧痧之症，兼服痧剂。

治验

一余右臂筋中作痛，阅有痧筋，刺三针，出毒血，臂痛遂愈。

一高松筠，左臂疼痛，医治不应，阅臂上痧筋，刺四针，出毒血，不药而愈。

肿毒夹痧辨

肿毒阳者，为痈；阴者，为疽。往往有夹痧而发，设使不先理痧，单去毒亦不效也。

治验

一王姓者，腰肾间白肿如盘，卧不转侧，痛苦万状，将及二月。余按脉弦紧而或伏。曰：“夹痧之毒也。”先放其痧，后理其毒，迨半月出微脓而愈。

一人大腿红肿如瓜，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人左肾囊红肿独大，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人小腹痛极生毒，平肿白色，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人右臂生黑疔,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人生右肾疽大如小盘墨黑,其孔数十,不知痛痒,发热不食。阅左腿有痧筋,放之,即身凉进食,四日而痊。

一人生悬痈,兼患双横痃。引一善放痧者,于尻尾骨上放六针,腿弯放七针而愈。

一人生鹅掌疯,放痧而愈。

一人大麻疯,手足拳曲,其形真可怜也。阅有痧筋,故记之。

刺 螫 瘟 痧

时有壮热烦闷,遍身痛如刺螫所伤,乡俗相传,名为刺螫瘟焉。以痧治之,可全也。

治验

林悦溪,犯时疫瘟疾,壮热口渴,胸腹迷闷,以手抚摩之,即如刺螫伤痛,遍体皆然。放腿弯痧二十余针,毒血成流。用穿山甲、天虫、角刺,加活血顺气之药,稍冷饮之而痊。

地 葡 瘟 痧

时有北疾,村俗相传,名为地葡瘟者,阅之亦有痧也。治在前“遍身肿胀痧”条内,故不更载治验,但恐时人或误,故复记之。

痧 变 发 颐

痧者,凶疾也。痧而发颐毒气上攻,尤凶之甚也。宜急治之,迟则难救。

治验

一汪云志,壮热目赤,口渴烦闷,谵语神昏,左脉沉微,右脉歇指,痧也。先服阴阳水一碗,神昏少清,谵语稍定,然后扶起,放痧讫。外用赤痘水捣敷围,内吹冰硼散,付以穿山甲、天虫、角刺、射干、山豆根、土贝母、连翘、乌药、枳壳、川连、牛膝微冷饮之,颐遂出脓些须,四日而愈。

急救逆痘要法

痘有顺、有险、有逆。险者尤可回生,逆者断难疗治,此不易之论也。然余观婴儿出痘,

暗犯兼痧,其痘未有不逆。故兼痧之痘,或难放标;或标而不分,颗不起发;或当起发,分颗而反隐;或发痲疹;或变焦黑;或见飞浆;或生血泡;或肉肿痘不肿;或下身先发,而脸额不起,顶不行浆;或琐屑细密,色泽晦暗;或一片如咽脂色。种种逆症,往往因痧毒恶血壅阻,以致殒命。愚尝先放其痧,随宜用药则毒血一行,壅阻俱散。逆者可转而为顺;难标者即标;难起者即起;当浆者即浆。无奈世人以痘不可放痧,误事不少。不知逆痘难疗,更无生路,惟兹一法可救。但恐痧助痘毒内攻甚速,迟难挽回。若逆痘始现,有痧即放,治之甚易。凡遇逆痘,急宜鉴诸。

治验

一金权可女四岁,十一月间,痘五朝,放标至足,面痘犹细如芥子,隐隐不发,其腰下痘,反有水珠色,真逆痘也。阅左腿弯有痧筋,放一针;手指上痧,放十五针,俱紫黑毒血,面痘立时红活起发。余看痧气已绝,惟用十神解毒汤减大腹皮加天虫、大力子、山查、青皮一剂,次日,面有行浆之势。惟用养血、托浆,清凉解毒之药五剂,痘即如期灌脓收靥而愈。

一金权可子三岁,十二月间,痘六朝,左腰痘密有蟥窠形,色如水珠。其面脸痘,紫赤满顶不发,服酒浆桑虫一条,反变两颧一片,如脂脂色。不分颗粒,左颧见飞浆一粒,亦逆痘也。余为放指上痧二十余针,痘即分颗红活。余惟用痧痘可兼治之。药一剂治之,次日,痘即行浆。后惟用治痘常药,遂灌脓收靥而痊。

一汪扶摇子八岁,六月间,痘五朝,面上肉肿痘不肿,他医谢事。延余阅腿弯有痧筋,放四针,紫黑毒血成流。用宝花散,兼圆红散微温汤服,次日,痘即起胀。后惟用大补气血药,助灌脓收靥而愈。

一褚雋甫女,十二岁,八月间,痘四朝,遍身紫痲,他医莫治。延余,阅指臂上痧筋,放二十余针。用大黄丸稍冷汤饮之,痲退痘起。后惟用清凉解毒之药,即如期灌浆收靥,乃瘳。

一詹福先子，六岁，九月间，痘四朝，大渴舌心有黄黑胎，腰腹大痛，面部痘色焦紫过顶不发。延余，阅有痧筋，放腿弯、指头痧二十余针，痛不止。用细辛大黄丸清茶微冷饮之，痛稍减，付必胜汤加川连、石膏一剂，微温饮之，痛止胎退，痘渐起胀。犹大便不通，去川连、石膏，日服此汤，灌脓收靥，便通而愈。

痢症兼痧

痢，痼疾也。患此者，虽不即毙，然往往勿获长寿。治惟疏风消痰清热，或温下之而已。不知亦有痧焉者，宜辨之。

治验

一朱建溪婢，犯羊痢痼三年矣。余诊之，六脉紧伏不匀。阅痧筋放之，付以沉香滚痰丸微温汤饮之，遂愈，永不再发。

一盛昭先次子，患猪痢六年，脉伏紧而数，阅痧筋放之，脉遂平。付沉香滚痰丸微温汤饮之，亦不再发。

麻木酸痒痧

麻木酸痒，古人论治宜遵，余不更述。但痧症变幻，时亦有之。

治验

一翁尚景，遍身麻木，腿膝酸痒异常，脉微而细，放腿足痧四十余针，指头痧六针，未愈。付圆红散，微温汤服之，用当归、金银花、连翘、秦艽、穿山甲末、僵蚕、角刺、红花二剂，如前服而痊。

头虚足肿痧

世俗相传，有云：男怕头虚，女怕脚肿。谓医治之难疗也。独是头虚之症，世岂无有消风热而得愈者乎。不知肿因风热，乃可治效。若不因风热而因痧者，奚可更用发散升提之味耶？惟是头面虚肿，实因痧毒上攻三阳。先宜放刮，后用清凉引下之剂治之，应无不愈，无令更变出凶险别病也。至若脚肿之疾，妇人犯此不数年而小腿肿，加之大腿亦肿，渐渐入

腹，睡即腿足不肿，内发胀闷。若当起坐行动，胸腹乃松，足腿复肿。如此日复一日，更不数年，势必小便不利，大便亦阻，即成真脏。愚按：此因湿毒之气，蒸淫于足，伤其血分，变为慢痧。不由鼻吸而入，故吃热汤热物俱无骤害，脉亦有现有不现，及阅痧筋，或在腿，或在足面；或在足两旁。必多刺数次，出毒血为要。如不愈，当内服药饵乎。其气血为主，大忌升发，燥热之品，恐毒气上腾也。若此之痧，有患五六年而毙，有患十余年而毙，有患二十余年而毙。世鲜识者，受苦甚多，不可不悯，余故特为之著焉。

治验

一爰茂甫，骤患头面红肿，心胸烦闷，口渴唇焦，六脉俱伏。放巅顶痧及手指、腿弯痧二十余针，不愈。用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石膏、知母、茜草稍冷饮之，三服而痊。

一方士彦，患头而渐肿，眉发尽落，已二年矣。脉洪数而紧盛，放指臂痧及两太阳痧二十余针，腿弯痧四针。服清凉至宝饮减薄荷、细辛加穿山甲、天虫、乌药、续断、桑寄生、红花、归身微温饮之，十服而痊。

一秦馥生内室，素患脚肿及腿，渐升于腹，夜苦心中饱闷，饮食不宁，日间行动足腿复肿，十余年矣。诊脉细数，令其家人为之数放足面及两旁痧。用川楝子、金银花、木通、泽泻、槟榔、泽兰、青皮、枳壳、乌药、连翘温饮，八服遂愈。

一张书瞻，病后足肿无力，少进饮食，两尺脉伏。阅足面痧及足旁痧、腿弯痧放之。用川楝子、槟榔、金银花、连翘、白茯苓、泽泻、归身、续断、红花、白蒺藜、乌药而痊。

黄疸痧

黄疸之症，亦痼疾也。不用鲜草头方之迅利，则不效。然亦有效有无效者，诎黄疸有必不可治者耶。盖黄疸因内有实热而发，若痧毒所变，亦有然者，务宜先施刮放，后取黄疸方，选择而用，自可得痊。

治验

·夏月溪,目睛、爪甲、小便皆黄,四肢上下遍体黄肿,服他医诸方不愈。余诊之,脉微数而紧,若据脉宜补,据症宜清,不可中治。乃阅痧筋,放之渐松。用麦门冬四两、猪板油四两,煎服而痊。

一妇人黄疸,放痧后,用草头方,捣汁,酒冲服二次而痊。

小儿夜啼痧

小儿暮夜,啼哭不止。父母爱之,尝百计抚摩,忧疑无极,曾不得立时安静为憾,不知胸腹疼痛,故尔啼哭。若曰小儿无痧,吾不信也。

治验

一朱广函女二岁,时至夜半,忽然啼哭叫跳不住,意其胸腹作痛,将刷子蘸香油刮之痧起,不药而愈。

·汪洪甫子二岁,夜深啼哭,迨至清晨不歇。延余四子端英往视,其左腿弯有痧筋,放一针,流紫黑毒血。用防风胜金汤,多加麦芽,稍冷饮之,而安。

惊风痰热痧

小儿犯此,惟用疏风豁痰定惊之品,其常也。然竟有疏风而热不除,豁痰而痰不消,定惊而惊益甚者,得毋审其病原有未当乎。余尝见此,审其症候稍杂,阅有痧焉即以痧症治之,甚效。

治验

一岳瑞升幼子,发热面赤,痰喘不已,两目上视,困重沉沉,他医莫治。延余,脉紧而数。先用圆红散稍冷汤饮之。令其家人刮痧,痧起,未愈。用和脾宣化饮,研细辛大黄丸微冷饮之,遂安。

一高子瞻女一岁,痰嗽身热,手足抽搐,昏迷不醒。端英子往视,虎口脉不现,六脉俱伏。阅腿弯痧,放一针,紫黑毒血流出。用救苦丹清茶稍冷饮之,未愈。又用三香散微冷汤

下面痊。

死 症 痧

询治痧之法,凡人犯死症,亦有可救者乎?曰:有。余且无论百病死症,多有可救之实。惟据伤寒集中有云:赤斑五死一生,黑斑十死一生。阳症见阴脉死。阴阳毒过六七日不治。两感伤寒者死。汗后不为汗衰,谓之阴阳交者死。不得汗者死。发热,脉疾躁,狂言,不能食,谓之三死。咳逆不止者死。脏躁者死。厥阴,舌卷囊缩者死。脉代者死。少阴,吐利、烦躁、四逆者死。发热至七八日,肤冷而躁,无时暂安,曰脏厥不治。少阳与阳明合,必下利,脉长大而弦,名曰负,负者死。阴阳易病,头重眼花,四肢拘急,小腹绞痛,手足挛痛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伤寒七八日以上,大发热者,难治。溲便遗失者死。循衣摸床,邪热内结,脉弦涩者死。喘而不休者死。柔汁发黄者死。唇吻反青者死。环口黎黑者死。鼻如烟煤者死。直视摇头者死。此等恶症,往往兼痧,以前治验,历历有据。然余所救者甚多,难以悉数。但人犯死症,如落深渊,利在见之早救之急尔。

羊 毛 瘟 痧

此痧言远先生道之甚悉,所以垂救世人多矣。余实未见,不敢妄论。近又闻丹觥袁兄所述,自北方来亲见,此症胸前生羊毛数茎。北人又有用铜钱置病所,以艾火烧钱上,外将瓦罐或竹罐盒之,即时拔出汗水而愈。北人名谓打火罐,并能治痧痛是也。抑又闻北方人,用手推背上二筋撮起,掐紧一时许,亦能治痧痛。此二法,余虽未经验,若为之,想亦有益无损,故并志之,以为穷荒僻野,无医疗治者,一生路焉。

痧胀破迷论

痧中禁忌,余虑不知痧,误犯之。尤虑知痧,罔识所忌。譬若昏夜迷途,高低莫辨,从步

于岩谷间，鲜不颠仆者矣。盖痧受病，与杂症不同；见端与杂症相类。病家不信，以杂症治之，勿顾痧中禁忌，势必日甚一日，病入膏肓。即有进言刮放，一试焉无及矣。则受迷于痧胀之始者，此其一。亦有始即知痧，稍用刮放，便谓业既治痧当用别药。幸而不犯痧禁，或可收功。若痧气未绝，一犯所忌，愈服愈危，身命难保，乃曰非因痧胀之故。则受迷于痧胀之终者，此其一。更有患痧不识，用别药不效，因而仅用刮放，不佐以治痧之剂，或仅投一二剂，复投别症之药，致痧患复发，茫然不觉，乃曰治痧无效，不足信也。不知治痧用药，稍或不合，势必痧毒内攻而毙。则始终受迷于痧胀之害者，又其一。更不特如是已也。或痧症有时汗出如油，误服酸敛固表之味；或痧症有时寒热无汗，误用升提温散之方；或痧症有时足冷过膝，误服附子、吴茱、姜、桂之品；或痧症有时上吐下泻，误服香燥滞滯之类；或痧症有时恶寒畏冷，误服姜椒辛辣之物；更有痧症变为脉虚，误用温补之药；痧症变为脉旺，误用冰寒之药。或痧症变为怪脉，虽不皆生然，误认必死，弃而不救。而且痧症尝似气虚，误用参芪苓术以补气。尝似血虚，误用熟地、何首乌以补血。而且痧多死症，凶险非常，不复细审病源，以为别症将毙。而且痧症略松，食物太早，因而痧物相裹，结于心胸，难以解散。而且痧症未绝，痧毒尚存，骤饮热汤、热酒，遂致痧症复发，凶危莫遏，每有变在顷刻，悔之无及。

此等受迷，皆余所目击而心伤者也。若乃有见痧讳言痧，犯痧恶言痧，虽死于痧，勿知为痧之害者，其天下之所限乎，余固不得而强之。即有撰刮痧、放痧、治痧之方法者，余亦不得而强之也。尝观医林多士，业擅岐黄，深通古籍者，动辄援引《内经》，谆谆不已，竟不知黄帝始制九针之法以疗民病，多刺少药。即如《内经》有云：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又云：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即委中。盛经出血，又刺项以下侠脊者，必已。如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脛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又如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郄中太阳正经出血，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如折腰状，善恐。刺解脉在郄中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血而已。经载煌煌，垂训万古，正后人之所当祖习者也。故痧多变，余不能尽述。凡在尔所不信者，试于清夜思之。苟遇斯疾，偶尔心迷，当刺不刺，当药不药，或误人，或误己，彼此不异，谅有同心。慎之！慎之！

《痧胀玉衡》终

后 记

康熙乙卯冬,或询余:痧症始发,何以即知,其为毒热而有瘀血乎?余曰:痧在肌肤者,利用刮,刮之见点于肌肤,有红、有紫,红者为热,紫者为热盛,犹之痘疹红紫色,当断之为血热矣。痧在血肉者,利用放,放之紫黑恶血流出,即知毒瘀于血矣。且痧筋有现有微现,有乍隐乍现,有伏而不现。其现者,放之而毒流。微现或伏者,必有瘀血恶毒攻击于脏腑间矣。余于是疾,往往兼用活血破瘀之味,固所宜然,不足怪也。若病在血分,而不知治,所谓失之毫厘,病家味于所以便已差之千里。如此疾变,世俗易愚,哀哀莫救,余故再为之辞。

更见禅僧痧胀,愈后不复再发,以无荤腥故也。自今而后,凡遇痧患得愈者,当知所戒,即无屡发之患。

凡症属凶危,有似是而非,不识致毙。如似伤寒而非伤寒,似疟疾而非疟疾之类。或虚实难明,阴阳交错,往往有痧毒杂焉,俱当用看痧法辨之。如果真痧认之的确,急宜救疗。愚意天生君子,同此不忍,决不以予为妄而鄙之焉。

疟疾论

〔清〕韩善征 纂著

《疟疾论》提要

清·韩善征纂。善征字止轩，曲阿人。《内经》论疟既分六经，又分脏腑。至仲景曰瘧疟、曰温疟、曰牝疟，皆未尝谓专属少阳一经。奈前贤因伤寒论足少阳经寒热往来，休作有时二语，遂谓疟疾无不本于少阳。经训虽在，置若罔闻，惟古吴叶香岩论疟，原本经典，不为俗说所囿。嘉道间，海昌王士雄发明叶说更畅，即徐洄溪犹以风暑入于少阳等语，妄议叶案之非，下此者更无论矣。善征之论，首列各论，如正疟、时疟，伏气内伤，外感合病，营卫气血，上中下焦疟名异同，截法治疗诸说正误；次列病分辨似兼痢；次列症分寒热，日作间作，昼夜早晏新久；次列因寒、风、温、暑、湿、瘴、疫、食、痰、鬼、虚劳；次列脉疟无定脉；次列案分古今；次列方分古今。其前半卷，辨晰诸疟证治，分篇发明，似无余蕴；中卷，分列病症与因及脉，并附治法；后半卷，先列案后列方，则临证知所变通，立方有所取择。统观全卷，诸法略备。卢氏《疟疾论疏》，阐明古经奥义，以明疟之本原。韩氏《疟疾论》，博采时贤新法，以全疟之疗法，温故知新，相得益彰矣。

凡 例

一、疟疾向少专书,惟明·卢子繇有《疟症论疏》,泛引经文,食古未化。夫医家著述,以切用为要,兹编不蹈积习,务期简明切当,不事高谈以惑人。

一、《灵》、《素》、《金匱》等书。代远年湮,必多缺误。经中大旨,当以意会,最忌拘执一字一句,曲为之说,如卢氏以疟属阳,疟属阴,实嫌穿凿,此编理衷一是。凡经文不可通处,概勿录以强解。

一、述前贤诸说,或各篇首标明姓氏,或随注于每篇夹叙夹议处,不敢掠美也。

一、兹编专为疟疾而设,他病不兼收,间有类及者,则低一格附于后。

一、前半卷辨晰诸疟,症治分篇畅发,似无余蕴。但古说多混杂不清,故兼纠其谬,以成数则,使学者知所适从。

一、中卷首列病,次列症与因及脉,并附治法。但牝疟古人皆谓属寒,实不尽然,故无定因可分,另附其说于牝疟案后,产前产后亦同此。

一、后半卷先列案,后列方,则临症知所变通,立方有所取择,统观全卷,诸法略备。倘有未尽,四海诸贤,匡余不逮,斯则生民之幸也夫。

自叙

余自幼名场奔走，困于诸生者二十年矣。每思平昔所攻，无裨于世。乃弃举子业，广搜岐黄家言，朝夕研究。迄癸巳夏秋，吾乡疟疾盛行，医率投小柴胡汤，毙者接踵。询诸医，皆以此为不桃之法。久之游于外，历质各郡之负盛名者，亦未能明其义，心实歉焉。嗣读古吴叶香岩疟案，若有所得。及见海昌王孟英著述，乃恍然于曩日医家执正疟之治，以疗时感疟，无感乎轻病变重，重病至死也。于是潜心者又阅四载矣，不揣鄙陋，因述先哲格言，参以拙意，编成是帙，稿凡五易始付梓。诚以见闻未广，就正有道云尔，若曰问世，则吾岂敢。

光绪二十三年岁在丁酉仲夏吉日曲阿韩善征止轩氏书于申江旅次

《疟疾论》目录

疟不专属少阳·····	(399)	因	
正疟时疟·····	(399)	寒·····	(407)
伏气外感内伤·····	(399)	风·····	(407)
合病·····	(400)	温·····	(407)
卫气营血·····	(400)	暑·····	(407)
上中下焦·····	(400)	湿·····	(407)
疟名异同·····	(401)	瘴·····	(407)
疟不因地分轻重·····	(401)	疫·····	(408)
扼要·····	(402)	食·····	(408)
治疟不宜拘执·····	(402)	痰·····	(408)
截法·····	(403)	鬼·····	(408)
治法·····	(403)	虚·····	(408)
诸说正误·····	(403)	劳·····	(408)
病		脉	
辨似·····	(405)	疟无定脉·····	(409)
兼痢·····	(405)	案	
症		古·····	(409)
寒热·····	(405)	今·····	(411)
日作间作·····	(405)	方	
昼夜·····	(405)	古·····	(414)
早晏·····	(406)	今·····	(414)
新久·····	(406)		

疟疾论

清 曲阿 韩善征止轩纂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疟不专属少阳

《内经》论疟，言之详矣，既分六经，又分脏腑。至仲圣曰瘧疟、温疟、牝疟，皆未尝谓专属少阳一经。奈前贤因伤寒论足少阳经寒热往来，休作有时二语，遂谓疟疾无不本于少阳。经训虽在，置若罔闻，惟古吴叶香岩论疟，原本经典，不为俗说所囿。嘉道间，海昌王孟英，发明叶说更畅，无如历久相沿，积重难返，信者十二三，不信者十八九。即明如徐涵溪，犹以总由风暑入于少阳等语，妄议叶案之非，下此者更无论矣。噫！医道之难言，固非自今日始也。

正疟时疟

《难经》云：伤寒有五，伤寒、中风、风温、热病、湿温、是也。王孟英曰：伤寒有五，疟亦有五，不过重轻之别耳。感寒即病，为正伤寒。或所感邪气较轻，入于少阳之经，不为伤寒，而为正疟。设冬伤于寒不即病，则为春温夏热之病，其较轻者，则为温疟、瘧疟。若感受风温、湿温、暑热之气者，重则为时感，轻则为时疟，统而论之。伤寒有五，疟亦有五，盖有一气之感症，即有一气之疟疾也。此理叶氏引其端，王氏畅其旨，真足唤醒医家之梦梦矣。

伏气外感内伤

凡邪客于内，时久乃发，曰伏气。邪入即时而病，曰外感。或饮食失节，或劳逸过度，曰内伤。因分列于下。

伏 气

经谓冬伤于寒不即病，先夏至发为温，后夏至发为暑，是伏气之重者也。其较轻者，则为温疟、瘧疟。经云：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并出，病藏于肾，曰温疟。又云：肺素有热，中气实而不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气内藏于心，曰瘧疟。他如风温、暑湿及瘧毒、疫气之内侵，而不即发，皆伏气疟。丹溪云：疟邪得于四气之初，胃气强者，伏而不得动者是也。

外 感

王孟英曰：感寒即病为正伤寒。轻者入少阳为正疟，可知正疟感而即病，与伤寒同，夫邪受随发皆外感。昔丹溪谓疟得于四气之初，弱者即病。则凡风温、湿温、暑热及瘧毒疫气，触之辄为疟者，要皆外感疟也。若夫卒感尸注客忤之气为鬼疟，亦外感。邵新甫云：诸疟由伏邪而成，非旦夕之因为患，亦有不尽然者。

内 伤

疟之内伤，多由脾胃，而分有余不足。夫脾主为胃行津液，饥伤脾馁，劳伤脾乏，则健运失职，痰与湿遂聚于胃，为不足；过饱脾困，过逸脾滞，脾气困滞，则胃中痰生湿蕴，为有余。皆足成疟，不必先受外邪，而始生痰湿也。

合 病

疟之内伤外感伏气,惟经中温瘧疟,不必再感邪而始发。其余风温暑湿瘧疫诸疟,虽不必重感邪气,然多有因重感乃成者。如先伤于暑,后伤于寒之暑疟,经所谓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因得秋气而作是也。先伤于寒,后伤于风之寒疟,经所谓夏伤于大暑,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是也。先伤于风,后触外邪,即经所谓疟生于风之风疟。先受湿,后冒邪,即经所谓足太阴之湿疟。至于先受瘧毒,疫气内伏,后受外邪而病疟,皆伏气因外感而作。丹溪云:疟得于四气之初,弱者即病。胃气强者,伏而不得动,至于再感,胃气重伤,其病乃作。用此例推之,自可了然矣。若内伤或因脾少健运,生痰生湿,或食积内蕴,以致痰湿停聚,其疟必因外邪而成,皆合病也。

卫 气 营 血

传经直中四字,为伤寒纲领。或在表,或在里,其感邪较轻,入少阳之经,不为伤寒,而为正疟。在半表半里,虽分气血,无分卫气,惟感风温、湿温、暑热者则不然。何也?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时邪从上受,其浅深分卫气营血,而时疟虽所感较轻,其因无异,而深浅自同。至于感疫气为疫疟,感瘧毒曰瘧疟,皆从口鼻吸入,与时感受邪等,则重者有直入之势,轻者亦必先由卫而气,由营而血,故叶香岩制消毒丹,治疫之在气,制神犀丹,治疫之在营,学者会通其意可也。但风温湿温暑热诸疟,每多伏气为病,有邪伏于气,触外感而发者,亦有邪伏于营,先自营而后达于气者,今附其辨于后。

在卫者,初起口不渴,舌苔白;在气者,口渴舌苔黄,小便色黄;在营者,舌色绛,口不渴;在血者,舌色深绛,或烦扰不寐,或发于夜而有谵语。且有疟邪乘入血室者,如患疟而女

则经水适至,男则大便下血之类。至于舌纯绛鲜色者,已入心包矣。《内经》有肺疟、心疟。吴鞠通发明更畅,肺疟条曰:舌白渴饮,咳嗽频仍,寒从背起,伏暑所致,此谓疟邪之在气者也。心疟条曰:热多昏狂,谵语烦渴,舌赤中黄,脉弱而数。自注云:心疟者,心不受邪,受邪则死。邪始受在肺,逆传心包络,此谓疟邪之入心包也。足补前圣所未及,正不独为叶氏之功臣矣。

王孟英曰: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平,然后再清其气分。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绛,苔复黄燥,正如剥蕉抽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秋月伏暑症轻浅者,邪伏膜原,深沉者亦多如此。斯论语语精实,卓识直过前人。或谓时疟感邪,较时感为轻,似未必有此等症。然叶案中有舌赤烦汗不寐,肢体忽冷,暑邪深入之疟,而温疟伏邪,其必有深沉者,亦可旁推交通矣。又曰:阴分素虚,温邪直入营分,不必由气而及,时感诸疟亦然。盖阴气已虚,邪气更厉,有始在气,不转瞬而直入营分者,玩叶氏所云,脉数舌红口渴,热邪已入血分之案,其理自知。

上 中 下 焦

吴氏鞠通《温病条辨》曰: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又曰: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而疟疾何独不然,

故鞠通条辨中,兼列诸疟,分隶三焦,今本此,复参拙意以明之。《内经》之肺疟、心疟,皆上焦疟。瘧疟则曰肺素有热,又曰:内藏于心,亦上焦疟。至谓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又谓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肺主皮毛,经谓藏于皮肤,是显然在肺矣。外此若风温暑湿疫气瘴毒,皆从口鼻而入,鼻为肺窍,其自鼻入,先及于肺,此皆上焦疟也。《素问》中经疟有足阳明疟,足太阴疟,脏有脾疟,腑有胃疟,而后世所云伏太阴之湿疟,据脾经之痰疟,凡一切时感,由口而入于胃,及上焦病不治传于脾胃者,皆谓之中焦疟。至于下焦疟,《内经》有足少阴足厥阴及肝疟、肾疟,又温疟,《内经》谓病藏于肾,即伏气温病发于少阴之类,不过温病重而温疟轻耳,皆谓之下焦疟。至疟久为疟母,无非顽痰瘀血伏于肝络,多由中焦不治所传,亦属下焦。若虚疟、劳疟,或伤脾胃,或损气血,病无一定,皆以见症分中焦下焦可也。辨法略附于后。

上焦 在肺则舌苔白或黄。邪在卫则白,在气则黄。头痛。肺主天气,天气郁,故头痛。口渴。肺部为热。咳嗽。邪主肺气。上脘闷懊侬。上脘属上焦,邪气蒙闭于肺或有痰也。在心包则谵语。邪郁心包或兼痰。舌本纯绛鲜泽。舌本通于心,绛为热灼心包,鲜泽者,营分热而有痰也。若舌本绛而中心黄,或垢浊,尤为痰据。

中焦 在胃则胸痞闷。胸在腹上,邪蓄于胃也。呕吐。邪阻于胃也。在脾则大腹胀,或胀或满。脐以上为大腹,邪聚于脾,故痛而胀满也。诸症皆痰湿食为患者多。

下焦 在厥阴则干呕。肝阳逆煽搐。火动风生,筋挛脉急。昏厥。风煽火升,故昏,逼入膈中,故厥。头痛。风阳上冒。胸闷欲绝。肝气上逆。或口苦,木火炎上。味酸。酸为木味,木被邪郁,故酸。蛔动。木朽为蠹木,因邪热薰蒸生虫也。关尹子曰:人身内包蛔虫,又云:蛔为人生所应有之虫。古人皆宗此说大谬,岂知物必因败而生虫,虫生不已,则此物之生气尽,而人亦然,夫人身虽象天地,而脏腑之为地无多,岂能如天地之包藏恶物耶?如谓胃中本有蛔,乃妇孺之谈非读书明理者所当言也,至前人以阴湿化虫,亦非,盖天令炎热,则生虫。严寒则虫死。叶氏就眼

前指点,斯为确论。脉左关必弦。左关为肝脉,木旺则弦。其胁下结块。肝络于两胁。邪乘血室。肝为血室。皆厥阴见症,在少阴则腰膝酸软而痛。腰为肾府,少阴经行于膝之前后,邪客故酸痛。口渴。肾阴被劫,液不上供。咽痛。少阴之脉循喉咙,热随经而上也。心烦无把握。水不能承心。舌色光绛。肾液伤。尺脉必数,或弦细。尺脉属肾,数为热,弦为阴亏,火炽细为阴衰。皆少阴见症。

疟名异同

疟虽一病,而名实多。有因异而名同者,有名异而因同者,更有相沿俗说,牵混不清,显背经旨,以致后人无从剖晰分明,余故不得不辨。温瘧两疟,见于《内经》、《金匱》者,系冬伤于寒,伏藏于内,郁而为热。至于外感温邪,亦曰温疟。暑邪深入,亦曰瘧疟。盖温次暑,暑即热也。所因虽异,见症则同,正不妨即症而以类名之,此名同而因异者也。足少阳正疟,是伤寒邪,《金匱》中牝疟亦寒邪。但正疟邪在少阳,牝疟邪在足少阴,因虽同,经则异,此因同而名异者也。至于受暑即发,与暑伏兼感外邪而发者,同曰暑疟。受湿即发,与湿伏重感外邪而发者,同曰湿疟。但夏秋之疟,触邪即发者不少,感邪而伏于内,必待他邪触之而发者实多,要必以先伤何气,而名其疟。如《内经》先伤于暑,后伤于寒,仍以暑名之。先伤于寒,后伤于风,仍以寒名之。则知《素问》中有风疟,虽未明言其因,亦必先伤于风,故名风疟。乃雷少逸谓先伤于寒,后伤于风为风疟。《金鉴》中亦然,果尔,则食痰及瘧疫诸邪伏于内,重冒外邪而发者,亦可以后伤之邪名之耶,其强以《内经》之寒疟而为风疟者,又不必言矣。至谓《金匱》有此说,何妄诬前圣竟若是。

疟不因地分轻重

昔人每一病,动分五方立言,即如疟疾。东垣、丹溪谓,吴楚闽广之人,患疟至多,阳气素盛之处,其地卑湿,长夏之时,人多患喝疟

霍乱泻痢,伤暑湿也。王肯堂云:南人不以患疟为意,北人则畏之,北人而在南方发者尤畏之。以此见治者,当知方土之宜也,此说相沿已久,凡病皆然。惟喻西江云:内经运气,暑湿同推,不分彼此,何分南北?语有卓识,医者胸中当活泼为要,岂可先存成见耶?

扼要

凡著述家,徒求渊博,不得要领者,门外汉也。盖一病虽有多种,苟阅历深,识见广,不难以一二语括之。如疟疾一病,六经脏腑,以及内伤外感,名目繁多。而张石顽云:丹溪治疟,悉以二陈为主。可见无痰不成疟也。叶香岩云:由于受暑伤食者多,又云:因暑而发者居多。又云:多因脾胃受病。邵新甫云:惟夏秋暑湿为多。王孟英云:今世温热多而伤寒少,故疟亦时疟多而正疟少,可称要言不烦矣。盖营卫之气,出于脾胃,脾胃得职,则营卫调和,病于何有?或因饮食不节,停滞中州,脾胃之气机被阻,积而为痰。或因暑湿内侵,脾胃壅滞,痰亦因郁而成。他若或既伤暑湿,再伤饮食,先伤饮食,后伤暑湿,脾胃之为病更剧,伏痰愈多。况暑多兼湿,脾为土脏,而胃者以容纳为用。夏秋暑湿二气为病最伙,暑湿每由口鼻而受,其吸入必伏于脾胃也,脾胃既伤,再受外感,则疟因此而成。诸说虽略有异同,而致病之由,皆归一本。前贤格言,若合符节,医者当知所适从矣。至仲景因当时伤寒之治法不明,故著论以示来学,非谓天下之病伤寒为多也。后人不察,但见仲景只论伤寒,遂谓伤寒较他病为多,亦较他病为厉,竟将本论中伏气温病,热病中热中喝,及《内经》病温病暑,与夫《难经》湿温热病诸因,一切置之不问,其亦知无分今古。夏秋之病,较他时为多,夏秋之死于病,亦较他时为厉乎!见执一偏,莫此为甚。则孟英所云:今世伤寒少者,仅就生平阅历而言,亦谓古时非身历其境,未敢直斥前人云尔,岂真笃信古时之伤寒多于时感耶?梦隐云:北省温病亦多于伤寒,意亦同此,

疟疾之孰多孰少?可恍然悟矣。

读徐洄溪《病随国运论》中多臆说,其谓盛朝大权独揽,阳盛于上,又冠饰朱纓,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症,果尔。则刘河间当宋之末,其论病何亦多主于火乎?尝考洁古与河间同时,论中谓宋之末造,洁古、东垣辈,皆以刚燥扶阳为主,将河间多主火,强置不论,况张子和亦生当宋季,何亦宗河间而多用寒凉耶?总之,国运虽有变迁,而天地之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历今古而不变。夫温热在春夏,秋虽凉为燥令,寒惟独盛于冬耳。普明子云:冬月致病,只风寒火,春兼风寒湿火,秋兼风寒燥火,夏则兼风寒暑湿火,此千古不易之气。则知古亦伤寒少而时感多也。且越人论五气,伤寒居其一,而风湿湿温热病居其三。细玩经训,而时感多于伤寒也,又甚明。东垣《脾胃论》,每以香燥热药耗伤元气为戒,故脾胃药中,往往加黄柏以泻阴火,何尝偏主刚燥,况辨著内伤,不过因当时人多饮食失节而设,并非为主弱臣强立言。即丹溪诸书,乃畅发前人所未及,亦非定因曩日膏泽不下于民,而为补阴益下之法,医者切勿以徐氏之言,印定耳目也。

治疟不宜拘执

疟分经络脏腑,及风寒暑湿热,与夫疫瘴客忤痰食等因,自宜辨症施治,乃俗医概以小胡柴汤为主剂。王孟英曰:果系足少阳风寒正疟,则参、甘、姜、枣,补胃充营,半夏利其枢,柴、芩解其热,无不立愈。盖风寒自表而受,胃腑空虚,自能安谷。治必先助中气,托邪外出即御外邪杜其内入,诚一举两全之策。沈再平曰:若疟系他经而用柴胡,必使他经之邪,辗转而入少阳,迁延以毙,乃既死犹曰柴胡为治疟之主药。吾开手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疟而竟不效,真其命之当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叹!孟英曰:温热暑湿诸疟,邪从口鼻而受,脾胃之气,先以壅滞,病发即不饥恶谷,脘闷苔黄,苟不分别,但执

小柴胡汤奉为圣法，则参、甘、姜、枣温补助邪。骤则液涸神昏，缓则邪留结痞。且有耗伤阴血，而成疟劳者，即不用全力，而专以柴胡为治疟主药。亦惟营阴充裕或温热暑湿之邪，本不甚重，及兼感风寒之表邪者，始可见功。汪谢城曰：疟妄用柴胡，必提成长热不退，或两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动肝风，痉厥立至，生平见之累矣。又叶案中有热邪入足少阳营分之疟，不用柴胡，改用青蒿，诚以风温暑湿诸邪，能入足三阴而为疟，自无不入少阳之理，既非寒邪正疟，即不得用柴胡之升发，以劫真阴。宗古法而变古方者，以邪之寒热不同也。吴鞠通云：此叶氏之善读古书，善用古方，岂他人之死于句下者所可同日语哉！至于倪涵初所定三方，自谓平易无奇，绝不入常山、草果等剂，且不必分阴阳日数，及非时疟，人无老幼，病无久近，俱用此不必加减，惟按次第服之，无不应手而愈。又谓不但时医治疟失宜，而古今治法千家，多有不得其道，是以不能速收全效。今立方不泥成法故奇，不胶成说故妙，遵而用之，百试百效。然倪所立首方，是平胃二陈两方，加威灵仙、槟榔、青皮、黄芩、柴胡，施于湿痰兼风寒之表邪者自效。若温暑热用之，其弊与小柴胡汤等。虽无参、枣温补，而一切辛燥香窜，劫夺营液，变症立见，即孟英所云：倪三方亦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是也。倪自谓不泥成法，不胶成说，然此方不论何疟，概以按服，非泥成法乎？且必用柴胡，非胶成说乎？至第二三方，尤宜辨症而施，不可以其言效而轻试。梦隐又云：世入凡患疟，不究病因，辄以姜枣汤灌之，其弊类此。凡属时疟，虽愈后亦忌食，食则必复，此时疟所以异于正疟也，可不察哉。他如诸家治疟，历来成方颇多，成说颇伙，医者若能辨症施治，则圆机活泼，自不为前人所囿，而病亦随手霍然。孟英曰：余治疟第不惑于昔人之谬论，而辨其为风温，为湿温，为暑热，为伏邪。仍以时感法清其源，故少难愈之症，旨哉斯言。

截 法

喻西江曰：壮盛之体，三四发后，疟势少减，可截之。虚弱者，始终不可截。叶香岩云：疟不死人，截之而补早，必传入里而为痢，或不得发越，而为鼓胀，喻、叶所见略同。总之截是孟浪法，宜屏绝不用，即壮盛者，始终亦不可截。当清其源以施治，自可万举万全。

治 法

己任编曰：凡疟将发时，与正发之际，勿施治，治亦无效。必待阴阳升极而退，邪留所客之地，乃可服药，且当未发前二三时，迎而夺之。喻西江云：疟势正盛，服药与之混战，徒自苦耳。但疟之来去既远，药不相及，五不当一。故服药妙在将来将去时，更精妙可法。

诸说正误

疟疾一病，至叶氏香岩，拨乱反正，义乃大明，前此者，或偏执，或蒙混，若欲概辨，言实惮烦。今但就叶氏后诸家正之，诚以疟既由叶氏论定，而异端复起为难，则来学惑于邪说，易入迷途，外此若说有未当，虽非故与叶氏相反，亦师叶氏之意，以正其误焉。徐洄溪曰：疟总由风暑入于少阳，在太阳阳明之间，难有出路，故先圣所立小柴胡汤，专治此病，如天经地义，不可易也。凡古圣一病必有一主方。于疟疾，小柴胡汤主方也。疟象不同，总以此方加减，或有别症，则不用原方亦可，盖不用柴胡，而亦有可愈者，固有此理。若以为疟而断不可用柴胡，则乱道矣。乃叶老治疟禁用柴胡，离经叛道，真出入意表矣！排斥叶氏，不遗余力，夫徐氏著述，发前人之未发，精微幽妙，突过前贤，实叶氏后一人耳。乃于疟病，独泥成说，是亦智者之一失欤。其云疟疾虽非专主少阳，而往来寒热，岂能不及少阳？其亦知时感疟邪，多在膜原，仍属半表半里，可谓专在少阳乎？叶氏禁用柴胡，是指时疟而言，即徐氏所云不用柴胡汤而亦有可愈者是。若

云叶氏于伤寒正疟，亦不用柴胡，断无是理，盖正疟少，时疟多，叶案所列皆时疟，未列伤寒正疟，故不见用小柴胡汤。徐氏但见一斑，未窥全豹，乃攻击若此，然其谓疟病总在少阳，必以小柴胡汤为主剂，胶柱鼓瑟，贻误后人，罪实难追，实由不知时疟与正疟相隔霄壤也。又叶香岩曰：疟发既多，邪入于络。徐氏云：从未闻疟母生于络中者，夫经主气，络主血。叶氏所云邪入于络，络属血分。徐云疟母不生络中，何仲景鳖甲煎丸中，用诸异类灵动之物破血，又用大黄等品泄血也。岂仲圣亦非欤！徐氏但知攻击叶氏，故肆其说而不顾及圣经，其亦思叶氏治病，固无不师承古圣也。汪谢城曰：治正疟必宜小柴胡汤，温暑亦有正疟，不独风寒，方用黄芩，是清热非祛寒。柴胡主少阳半表半里，黄芩里药，亦非以治表邪，但当辨其是否正疟耳。若似疟非疟，不可妄用柴胡也。汪亦祖述叶氏，而立说亦多混杂，谓温暑亦有正疟者，其意殆指温暑入足少阳言。但寒入足少阳，方得为正疟，若温暑入足少阳，只得谓之温疟暑疟，黄芩可用，柴胡断不可施。汪氏乃云柴胡主半表半里之少阳，黄芩里药，非以治表邪，但当辨其是否正疟，是欲以小柴胡汤治温疟暑疟耶？叶案中有热入足少阳之疟，将柴胡改用青蒿，治法精妙。汪氏尚未细心参玩，是以立说终欠斟酌。至云似疟非疟，不可妄用柴胡，竟将一切时疟为类疟矣。岂知似疟非疟，乃疟疾类症，如瘀血顽痰阳维等，皆有寒热如疟之象，方可谓之似疟非疟，而足少阳疟以外之时疟，诎得谓之似疟非疟乎？名不正，则所言自不顺矣。叶氏后有吴氏鞠通，章氏虚谷，邵氏新甫诸人，皆香岩之功臣也。其说亦有未尽谛当处，如鞠通将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二语，混论温疟两疟，无所区别，章虚谷议之诚是。但章氏因内经先伤于风，后伤于寒，曰温疟，谓与瘧疟有内伤外感之分，是指温疟为外感，瘧疟为内伤矣。然《内经》云：瘧疟乃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是瘧疟亦因外邪内伏，温疟则曰先伤于风，后

伤于寒。又曰：得之冬中于风寒，病藏于肾，合参经义，风与寒虽有先后之分，要皆与瘧疟同为伏气疟，即与热论篇所谓病伤寒。先夏至为温，后夏至为暑者同，不过彼伏邪重而为温热病，此伏邪轻而为温瘧疟也。虚谷极意分明，反悖经旨，惟雷少逸谓但热无寒乃瘧疟。《金匱》云：温疟无寒但热，定系传写之讹。本素之先热后寒名温疟，辨明与瘧疟但热者有异，是因症分病，颇有卓识。凡仲圣与轩岐有不相登对处，皆可作如是观，或从《灵》、《素》，或从仲景，以理之合者为是，而昔贤之纷纷强为穿凿者，未免多事矣。邵新甫云：疟疾独手三阳，手厥阴，却无其症名。但谓手三阳无疟则可，谓手厥阴无疟则不可，何也？《内经》有心疟，叶香岩案中有心经疟，皆手厥阴也。虽心不受邪，实包络受病，鞠通曾补其义，然膻中者臣使之官，为主心之官城，包络受邪，即心经受病也。安得谓手厥阴无此症乎？若夫与叶氏同时齐名者，则有薛氏生白，论医术实则远不及叶，如《医经原旨》疟中夏伤于暑注云：其时则热甚，其邪则风寒，是以暑为寒邪矣，盖囿于前人阴暑之说耳。其亦知经训明明言热气盛藏于皮肤乎，夫暑即热也。古人所云阴暑，乃因贪凉而得，王孟英定为夏月寒病，不得名阴暑，即《内经》所谓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秋伤于风之寒疟是也。薛氏于此关，尚未能透，亦可见其学力之远不逮叶氏矣。至雷少逸谓暑疟多因长夏纳凉，感受阴暑，又云暑气者阴气也。下风疟寒疟，云亦由长夏先受阴暑，竟将风寒暑三疟先受之因，无所区别。既与经旨不合，而辨症终多未清。吾不知叶氏既倡于前，王氏述之，更深切著明，而少逸仍惑于昔入之谬论者，殆亦由识见未真，故信之亦未能确也夫。

病

辨 似

凡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而寒热往来,有已时者,疟疾也。然他病多能为寒热,谓之似疟非疟。如伤寒与劳病,皆有往来寒热,但伤寒寒热,初必恶风寒、发热、头痛、体疼,自太阳传入少阳经,方有目眩、口苦、耳聋、胸满、胁痛、呕吐之少阳症,与足少阳正疟,遽见少阳症者不同。劳病寒热,初必五心烦热,倦怠、咳嗽,久乃成。勿以阴阳内损,误认为疟。轻用表散,如小柴胡汤祛疟饮之类。盖凡大病后产后,俱有寒热往来,或一日一二发,俱宜作虚治。他如失血、结血、痰饮、积聚、疝气、食伤、劳伤、脚气、疮毒,皆有寒热如疟,不能尽举,《准绳》中最详,博考可也。昔贤云:寒热发作有期者疟也,无期者诸病也。然诸病寒热发作,亦多有定时者。此说未可尽凭,总之遇有寒热者,须问其原有何病,或寒热外现有别症以辨之。如脚气寒热,必卒然脚弱不能动。疮家寒热,必身有痛,偏著一处,略举一二,由此类推可耳。

兼 痢

疟转痢,兼病也。大拙由治疟不得法,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气内迫而成,而疟痢齐发者亦有之。昔人谓补中益气汤,最合肯綮。吴鞠通亦谓系邪内陷,病较深,治法不出喻氏逆流挽舟之议,说皆未当。夫疟邪不一,即转痢之邪亦不一。若邪是暑湿温热,而用升药以提之,温药以散之,则邪得此而愈炽,神昏厥逆,其祸立见。至于补中益气汤,温补升提,更属大谬。惟疟久痢久,犹必审其邪气已退,而脾胃阳虚,中气下陷者,间有可用。若概施之,则杀人如麻矣。医者遇此等症,须认清所受何邪,及邪少正衰,或表里分治,或祛邪补正,随病立方,切勿惑于异说也。

症

寒 热

见足少阳症,而寒热往来为正疟。夫足少阳主半表半里,正阴阳交界之所,邪入于此,阴阳相争,故寒热往来。若风温暑湿诸时症则不然,尝考膜原在躯壳之内,脏腑以外,处肺下胃上之间,是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肺胃,为内外交界之地,如少阳之在阴阳交界处,亦一身之半表半里也。时症诸邪,从口鼻肌肉吸受者,每入于此,而寒热往来,岂得专属少阳乎?惟《内经》、《金匱》所云温瘧,及他经脏腑诸症,或在经,或在脏腑,其寒热虽不必尽由半表半里,或因外邪,或因内伏,皆系卫与邪争,盛衰互见,卫气不和所致也。足少阳与膜原,有半表半里之界,其余他经及脏腑,虽分阴阳气血,俱无所谓半表半里也,医者不可不知。

日 作 间 作

疟之作以时者,因邪与卫会则发,卫与邪离则已也。日作者受邪轻,卫气虽较滞而流行尚不过失其常度也。若邪受重,则卫因邪气相薄,卫不能胜,气较衰,行日迟,是以间日会,或间二日会方作。其日作转为间作者,邪进而卫气渐衰也;间日转为日作者,邪退而卫气渐旺也。间二日发,世谓三阴大疟。丹溪以所发之时分经未当,大抵此疟由邪重难达,或偏胜于半里之阴,或入于阴经所致,宜辨症施治,切勿惑于虚寒之说,概投温补。

昼 夜

邪在半表半里,有阴阳之别。如邪入偏于半表之阳为重,卫气昼日行阳,即能相薄,故昼作。邪入偏于半里之阴为重,卫气行阴之时,不能领之使出,必待夜行于阴,方能达于外,故作于夜。若邪由半里之阴而深入,则在

血分,是又偏重于阴矣。其昼转为夜者,是初偏于阳,后偏于阴,为邪入也。夜转为昼者,是初偏于阴,后偏于阳,为邪出也。凡邪之在阳经在阴经者同,是即日作间作早作晏作。亦可以此类参。

早 晏

早作晏作,或因受邪有轻重,卫气有盛衰,或因邪气有偏阴偏阳之异,卫气有行阴行阳之分,仍即日作间作,及昼作夜作,推其理可也。

俞东扶曰:古云日作者轻,间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热之时短,势又不甚,则减轻。倘势甚而时又长,反不如间日者,尚有休息之一日也,何可云轻?惟疟发渐早者为易痊,渐晏者为未止,乃一定之局,间有不一定者,如发渐早而热退之时如旧,则其寒热加长矣,愈长则正气愈虚而加剧,不得引内经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为证也。又有渐发晏而热退之时如旧,则其寒热渐短矣,愈短则邪气愈衰而自止,不得引昔贤自阳之阴者难愈为证也。隔二日曰三阴疟,较诸疟为最重,有二三年未愈者,亦有二三月即愈者。只看其寒热之轻重短长,以辨其病之浅深。然三阴疟无骤死之理,反不比日作间作者有骤死之人也,此皆余生平所验而言之。又曰:夜疟,皆云邪入血分,当用血药以提其邪,说固可通,然初起在夜,嗣后不早不晏,始终发于夜者是也。设超前渐近日晡,缩后已至日出,皆不得谓之夜疟矣。又曰:三疟虽属三阴,亦只要辨明寒热虚实,而应以温凉补泻。若谓阳经轻浅之方,治之无益,必以仲景治三阴之法为根蒂,似属高谈,实门外汉也。玩俞氏诸论,可知读书须明通,临症宜活泼,岂得有一毫之滞机耶!

新 久

初发者新疟也。多发不已者久疟也。久疟中之胎疟,有谓襁褓小儿患疟为胎疟,有谓

从未患疟为胎疟,或以母年之多寡,与疟期相应,此未尽然。总之无论襁褓壮年,而未曾患疟者,皆为胎疟,较诸疟最为难愈,仍当辨因施治,切勿轻用截法。至于疟久不解,混入血络,以致胁下成块,曰疟母。或食积或痰涎或瘀血,皆能成此。亦有因调治失宜,荣卫俱虚,或截疟太早,邪伏肝经,其痞居左胁为多,以左胁属肝也,当补虚之中,兼以通络。若偏用攻破剥削,不顾其正,变为中满,遂不可救。外此又有疟久邪陷厥阴者,如气冲心痛,气痞呃逆,噎噫味酸,呕吐涎沫,或用旋覆代赭石汤,或用泄肝和胃法。若夫先厥而疟,吐蛔下蛔,呕逆腹鸣,脘闷之厥阴疟。用辛酸两和法,每于初病即见,未必待疟久邪陷而然,但疟久不愈,坏症必多。心经疟久,则为烦渴见红,宜凉阴。肺经疟久,则为胃秘肠痹,宜清降。热邪结于气分者,则有中焦痞阻,或按而痛,宜辛苦通降法。热邪伏于血分,则有暮热早凉,汗解渴饮,或清荣泄热法,或清解少阳法。其余症虽种种,大抵脾胃肝肾为多,如阳疟久而不欲食,是伤胃阴,宜清养胃阴。阴疟久而食不化,是伤脾阳,宜温运脾阳。至于浮肿胀满,而湿寒湿热,及痰阻中焦,皆能为患。或邪戾气滞,或饮食不节,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气内锢而成。亦有脾胃受戕,元气已虚,而见是症者,实则各辨其因以施治。或兼辅正,其虚而见不食倦怠,或纳谷不运,渐觉衰微者,则用通补理中法。若疟病久延,虚候迭起,脾胃累虚,遇劳辄发,或汗从背起,或肢冷泄泻,或阳虚汗泄,有荣卫双调法,有升阳补气法,因症取裁为要。邪劫肝阴,内风必动,或心热火升,或寐少寤多,或心虚悸震,或冷汗频出,或昏冒大汗,亡阳厥脱,随宜用育阴潜阳,或龙蛎救逆法。邪耗肾阴,痿弱成劳,或肌消食减,或寐多盗汗,或而赤口干,或溺血淋痛,或身动气促,有养阴清火法,有清热保津法,因症救逆可也。然足少阴,又有久病而下焦阳虚,如肢体倦怠,便溏畏寒,脉微,舌淡或白,或有粉苔,口不渴,或知饥食无味,或形寒嗜卧,而见少

阴之阳虚症者，辛甘温阳法，亦不可不知。

因

寒

寒入足少阳经，曰正疟。往来寒热，头痛胁痛，口苦而呕，用小柴胡汤。其偏于热重者，暮热早凉，汗解渴饮，伏于血分，用清解少阳法。此受暑热而病，即暑疟也。不列于暑而附于此者，庶使医家知少阳伤寒外，又有暑入少阳之疟，并可知受暑者，不得名正疟，即不得以治正疟之法施之也。

经谓肺素有热，邪气内藏于心，阴气孤绝，阳气独发，曰瘧疟。盖心肺同居膈上，主乎阳位，冬时伏寒郁而为热也。少气烦冤，肺主气，肺受火刑也。手足热，阳主四肢，阳盛，故热。欲呕，火邪干胃。消铄肌肉，肌肉为阴，阳极则阴自消也。但热不寒，阳气盛也。用甘寒生津法。

经谓冬令感风，寒藏于肾，至春夏而发，曰温疟。风寒蓄久而变热也。口渴，郁邪耗液。先热后寒，即经所谓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衰则其气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是也。骨节疼，烦，时呕，热邪从少阴出，外舍于肾之所，合而上并于阳明也。仲景用桂枝白虎汤，又雷少逸法，汗少者用清凉透邪，汗多者用清热保津。

经谓先伤于寒，后伤于风，曰寒疟。乃夏秋之感风寒也。寒长热短，感寒重也。头痛，风寒郁而上攻，无汗干热，寒与风郁故也。脉弦紧有力，伤寒脉也。用辛温解邪法。此风寒由肌肤感受，与入足少阳为正疟者不同，故无少阳见症。

风

感风而得，曰风疟。恶风自汗，邪客腠理不固，故恶风而汗泄。烦躁，风邪内郁，头痛，风气上郁。寒少热多，风为阳邪，故也。必待汗出淋漓，而热始退。夫风虽为阳邪，要有温凉之异，盖此疟多发于夏秋，如时当炎热，则其风从温化，天气清肃，则其风从凉化，此一定之理。温者口渴，脉浮数，治法与下温疟同。凉者口不渴，脉浮

而不数，用葱豉汤法。以风虽凉，犹未寒也，故不得与寒疟同法。

温

冬暖不藏，及春初风木主令，温邪上受，皆曰温疟。与外感与伏气温疟不同，头痛恶风，温为阳邪，必伤阳络，是以头痛恶风。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恶风。自汗，邪入太阴，自汗，皮毛开也。肺亦主卫，咳嗽，肺气郁也。寒热，有在卫在气在荣在血之分。辨见卷上卫气荣血篇。在卫用辛凉泄卫法，在气用凉泄清气法，在荣用清荣泄热法，在血用凉血散血法，或参用清解少阳法。若入心包，用祛热宣窍法，他如风暑湿热诸疟，同此法。

暑

夏伤于暑，曰暑疟。恶寒壮热，或微寒多热，口渴引饮，暑伤气分，烦汗，里热而气泄，脉弦，暑为火邪，火灼故脉弦。或洪，热盛则洪，或软或虚，暑伤气，故脉虚软。叶香岩谓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伏暑内动，与《金匱》瘧疟同例，用甘寒生津法。其因凉邪外来而发者，参入辛凉解表之品。若外感即发或邪轻者，用清凉涤暑法。香岩云：幼稚之疟，气怯神昏，初病惊痫厥逆为多，在夏秋之时，断不可认为惊痫症，必热多烦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汤二进必愈。盖幼稚纯阳，暑为热气也。

湿

或受湿即病疟，或素停湿重，感外邪而发，曰湿疟。一身尽痛，风湿相搏，手足沉重，湿为阴邪，滞于经络也。有汗，湿家多汗，呕逆胀满，湿阻中焦，其寒热之多少，皆以湿之偏寒偏热而见。若寒湿则舌苔白腻，热轻则苔虽白而口必腻，重则苔黄口渴矣。寒湿用温化湿邪法，湿热用祛湿清热法。

瘧

天气炎蒸，山气湿蒸，岭南多有岚瘧之

毒,感而发疟,曰瘴疟。发则即时昏闷,一身沉重,或寒甚热微,或寒微热甚,亦有狂言妄语者,亦有口暗者,此毒气从口鼻入内,清阳之位,受蒸发之邪,壅遏于上也。初起时,邪必郁于气分,甚则血瘀于心,涎聚于脾。先宜宣窍导痰法,探吐其痰,然后辨其轻重表里为要。轻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浊法;重者在里,宜和解兼攻法。

疫

感天地疠气,袭入膜原,曰疫疟。寒热往来,右脉多盛于左,以膜原近胃口,疫气侵入脾胃,故右盛。或一日一次,或二三次,而无定期,寒轻热重口渴。凡沿门阖境,长幼之疟相似者,皆名疫疟。正不必拘于一定之见症,当随时令而治,用吴氏达原法为主。

食

伤食再感外邪而发,曰食疟。寒已复热,热已复寒,寒热交并,噫气恶食,食则吐逆,胸满腹胀,用保和丸之法。若夹寒夹湿者,宜兼治。

痰

或素有痰积,兼感外邪而发,曰痰疟。初发时头痛而眩,痰因邪郁上攻,故头痛而眩。痰气呕逆,寒热交作,用化痰顺气法。若昏迷卒倒者,痰气闭塞也。用宣窍导痰法。

鬼

卒感尸疟客忤,曰鬼疟。寒热交作,恶梦多端,时生恐怖,言动异常,脉乍大乍小,俗云发于夜为鬼疟者,非也。患此者,大都体弱属阴之人,而强壮属阳者不患此。古云壮士不病疟,殆指鬼疟而言,用驱邪辟祟法。

虚

元气本虚,感邪患疟,曰虚疟。寒热交作,自汗倦怠,饮食并减,四肢无力,脉举按俱弦,

寻之则弱,当辨因,先治其邪,或兼用辅正。又有疟久脾胃累虚,而为虚疟者,亦不宜因虚而滥用补法。

劳

或久病劳损,或劳役过度,冒邪患疟,皆曰劳疟。当先辨其因以治疟,切勿遽投补药,以锢其邪。又有因久疟不已,而为劳疟者,遇劳辄发,治法或一面领邪,或一而顾本,总当辨症以施法,虚疟同此。

《内经》中温疟瘧疟暑湿寒疟,皆言其因,至足六经疟,则不言因而但言症,五脏疟亦然,细读之似多因。夫伤寒之症,如少阳之恶见人,阳明之喜见日月光火,少阴之欲闭户牖而处,厥阴之恐惧气不足,皆受阴寒,故见诸种之候。盖古圣立言教人,不过略具规模,且当时文尚简质,况《灵》、《素》又为残编断简之书耶!徐洄溪云:《内经》之文,亦论其理如此,其实病变不同,不可执一而论,此等处极多,不独论疟,学者当以意会,玩徐氏所言,可见经中之六经脏腑见症,亦未便固守其说而自囿也。

腑有六。《内经》独有胃疟何也?昔王孟英云:时疟多而正疟少,夫时感之风温暑湿诸邪,多由口鼻吸受,及于脾胃,不比伤寒每由诸经而入。《内经》只言胃疟,包涵义蕴,实开后入无数法门。叶香岩谓疟疾多由脾胃受病,即于此推广出之,盖邪由上受,直趋中道,多归膜原,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腑,为三焦之门户。其邪在上焦者,为肺疟心疟。留于中焦者,为足太阴阳明疟。趋于下焦者,为少阴厥阴肝肾疟,邪虽三焦分受,莫不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正不必若伤寒之邪由表及里。本论只分三焦,不分六经者,职斯故也。

脉

症无定脉

昔人因《金匱》有症脉自弦一句，遂谓症脉无不弦者，然仲景温症条，则曰脉如平，并未尝以弦一字，印定后人耳目。盖症既无一定之因，自无一定之脉，诎得因一弦字面拘执耶？古人云：读书须具双眼，岂欺我哉！

案古

历来症案頗多，惟择其不偏执者，分古今录之。

张戴人

尝观刺症论，欲试之，会陈下有病症二年不愈者，屡服温热，渐至衰羸。余见其羸，亦不敢便投寒药，乃因《内经》有谓诸症不已，刺十指出血。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热立止，或骇其神。又一书生病症，间日而作，将秋试，及试之日，乃症之期，书生忧甚，误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数升，瘀血宿食皆尽，同室惊畏，至来日入院，症亦不发，盖偶得吐法耳。

《资生经》曰：有人患久症诸药不效，或教以灸脾俞即愈。更一人亦患久症，灸此亦愈。盖症多因饮食得之，故灸此得效。

朱丹溪

一妇人久痢，因哭子变症，医与四兽饮之类，一日五六作，汗如雨不止，凡两月。朱诊之，脉微数，食少疲甚，盖痢后亡阴，悲哀伤气，又进湿热之药，助起旺火，正气愈虚，今汗已大出，无邪可治，阴虚阳散，死在旦夕，岂小剂所能补。遂用参、术各二两，白芍一两，黄芪五钱，炙甘草二钱，浓煎频服，两日寒热即止而愈。

一少妇身小味厚，病症月余，间日发于申酉，头痛身热，寒多口干，喜饮极热辣汤，脉

伏，面色惨晦。作实热痰治，以十枣汤为末，粥丸如黍米大，津咽十粒，日二次，令淡饮食，半月后，大汗而愈。

金宪詹公，年近六十，形壮色苍味厚。春得痲症，朱视之，知其饫于醢肥，告之曰：须却欲食淡，调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悦。一人许以易愈，与劫药三五帖病退，旬日后又大作，又与之又退，绵延至冬，又求治于朱，知其久得药，痰亦少，惟胃气未完，天寒欠汗，非补不可，以一味白术为末，粥丸空腹热汤下二百丸，尽二斤，大汗面愈。如此者多，但略有耳。

一富人年壮病症，自卯时寒至酉时方热，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苏一时，因思必为入房感寒所致，及问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盗，急起不著中衣，当时足即冷，十日后症。盖足阳明与冲脉合宗筋会于气街，入房太甚，则足阳明冲脉之气，皆夺于所用，其寒乘虚入中，舍于二经所过胫所，会足附上，于是二经之阳气益衰，不能渗荣其经络，故病作卒不得休。乃用白术、人参大补，附子行经，加散寒之药以取汗，数月不得汗，病如前。因悟足跗道远，药力难及，用苍术、川芎、桃枝煎汤，以器盛之，浸足至膝，一食顷，以前所服药饮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即已。

一老人患症嗽半载，两手尺脉数而有力，色稍枯。余料其必服四兽饮等剂，中焦湿热下流，伏结于肾，以致心火上连于肺，故症嗽俱作，用参、术、升、柴、芩、连二三日，与黄柏丸服之，两夜梦交，通束告急。朱曰：此肾中热解，乃从前阴精窍面散走，故为是梦，勿忧，次日症嗽果顿止。

善按：既云心火上连于肺，只宜清气降火，岂可用参、术以助阳，升、柴以升气？立方尚欠精细，惟芩、连、柏等，用之得当耳。

浦江洪宅妇，病症三日一发，食甚少，经不行已三月，诊之两手脉无，时当腊月，议作虚寒治。治四物加附子、吴茱、神曲为丸。心疑误，次早再诊，见其梳妆无异平时，言语行

步,并无倦怠,知果误。乃曰:经不行者,非无血也,为痰所碍而不行也。无脉者,非气血衰而脉绝,乃积痰生热,结伏其脉而不见尔。遂以三花神佑丸与之,旬日后食稍进,渐出脉,但带微弦,疟尚未愈,因谓胃气既全,春深经血自旺,便可自愈,不必服药,教以淡滋味节饮食之法,半月而疟愈,经亦行。

汪石山

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余,八月因劳病疟,寒少热多,自汗体倦,头痛胸痞,略嗽而渴,恶食,大便或秘或溏,发于寅申巳亥。一医欲从丹溪用血药引出阳分治之。汪诊其脉濡弱,近驶稍弦,观色察脉,乃属气血两虚,疟已深入厥阴矣。专用血药,不免损胃又损肺,淹延岁月,恐久疟成劳也。盖嗽渴固宜养阴,自汗恶食胸痞,岂血药所能独理?古人用药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达变,须后人推广之。遂以补中益气汤,加川芎、黄柏、枳实、神曲、麦冬,倍用参、术、芪,煎服三十余帖,诸症稍除,疟犹未止,乃语之曰:今当冬气沉潜,疟气亦因之沉潜,难使浮达,况冬月汗孔宜乎闭固,而疟则必须汗解,当此蛰藏之令,安得违天时以汗之乎?且以参、术、枳实、陈皮、归身、黄芩丸服,胃气既壮,来年二月,疟当随春气而发泄矣。果如期而安。

俞东扶曰:冬藏难使浮达,亦备启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药,诚为高见。然补中益气之升、柴,已与咳渴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谓?

善按:汪所谓古人用药立例四句,可谓拘执成说者之指南,昔石琢堂序叶香岩《本事方》释义有云,为医者,在神明规矩,至哉言乎。

喻嘉言

袁继明素有房劳内伤,偶因小感,自煎姜葱汤表汗,因而发热三日,变成疟疾。诊其脉豁大空虚,且寒不成寒,热不成热,气急神扬,知为元阳衰脱之候,因谓其父曰:“窃虑来日

疟至,大汗不止,难于救药,今晚宜用人参二两,煎浓汤预服防危。渠父不以为意。次日五鼓时,病者便觉精神恍惚,觅得参至,疟已先发,喻甚彷徨,恐以参补住疟邪,虽救急无益也,只得姑俟疟势稍退,方与服之。服时已汗出沾濡,顷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药难入,直至日暮,白沫转从大孔遗出,喻喜曰:白沫下行,可毋恐矣。但内虚肠滑,独参不能胜任,急以附子理中汤,连进四小剂,人事方苏能言,但对面谈事不清。门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惊以为祟。喻曰:此正神魂之离舍耳。吾以独参及附子理中四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与前药二剂而安。

中尊陆六息久疟,一日轻一日重,食减肌瘦,困倦暖气。喻云:是由饥饱劳逸所感,受伤在阳明一经,故食减而大便转觉艰涩者,胃病而运化之机迟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体困倦者,胃病而约束之机关不利也。口中时时暖气者,胃中不和,而显晦塞之象也。一日轻一日重者,因时日干支之衰旺,与入身相关,故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疟久食减,胃中之正已虚,而邪去未尽,是以值阳日助正,而邪不能胜,则轻。值阴日助邪,而正不能胜,则重也。当以理中汤助胃家中脘,俾得运用,则下脘之浊气自能传入肠中,而大便不艰,不复升至胸中,而膈间宽快矣。

张路玉

顾大来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疟,昏热谵语,喘乏遗尿,或以为伤寒谵语,或以为中风遗尿,危疑莫定。张曰:毋虑,此三阳合病,谵语遗尿,口不仁而而垢,仲景暑症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参,三啜而安。

俞东扶曰:按《内经》论瘧疟,纯是实热症。故推其未病,则曰中气实而不外泄。溯其受病,则曰用力出汗,风寒舍于皮肤分肉。究其病发,则曰阳气盛而不衰。经文虽不言脉,其洪实有力可知,此条系瘧疟,故谵语遗尿不

死，然八旬之外有此症，死者甚多，勿轻以此案作榜样也。

案今

林 羲 桐

李某秋疟，背寒肢厥，从卯时冷，至酉方热，夜半无汗自退，不饥不食倦卧。仿陈远公解寒汤，潞参、于术、川附、川芎、柴胡、桂枝、草果、姜枣煎服，得汗而寒减，去川附，加半夏、谷芽、陈皮、当归，思食症止。

此症与丹溪所治年少足冷疟相似，但彼由接内，此系阳虚。

子芝本间日疟，偏头痛连齿，夜烦不寐，症由胆火升越，震动心主，致神愤语错，必熄胆络风火，疟邪自己，钩藤、鳖甲各二钱，山梔、丹皮、麦冬各一钱，黄芩、连翘各七分，半夏一钱半，夜交藤五钱，日二服，兼下牛黄清心丸。疟轻，改用乌梅二枚，赤苓生首乌各三钱，鳖甲二钱，牛膝、当归、丹皮各八分，一啜而止。

族某三日疟，经年未止，处暑后燥气加临，日发寒热，食顷烦嘈干呕，色悴甚，渴眩痔痛，此燥热伤阴，胃液虚而阴火上乘下迫也。仿甘露饮意，用生地、知母、麦冬、石斛、花粉、白芍、阿胶，数服症退疟止。

羲桐先生，吾乡嘉庆戊辰名孝廉也。著有《类症治裁》一书。凡例中谓叶氏因《内经》之旨，悟出养胃阴，何等超妙。即如不食一症，粗工但知燥脾，愈燥愈结。善见因此而致死者，迺来不知凡几，今读此案，不觉为之慨然。

王 孟 英

藏晓村病疟，王曰：吸受暑邪，清涤即瘳。乃自恣饮姜枣汤，三日疟作甚剧，目赤狂言，汗下如雨，速邀王诊，脉洪滑无伦，视其舌深黄厚燥，令取西瓜任病者食之，方从白虎，而生石膏用一两六钱，病即霍然。

蒋北厘患疟，医与小柴胡平胃散而渐甚，继以大剂温补，势濒于危，复用桂枝、白虎，狂乱如故。王视之，曰：暑疟也。桂枝、白虎，用于起病时则妙，今为温散补燥诸药助邪烁液，脉数无伦，汗渴不已，虽宜白虎，岂可监以桂枝助热耗津，而自掣肘耶？因与大剂白虎加花粉、竹叶、西洋参、元参、石斛，服之即安。至十余帖，疟始瘳，而舌尚无苔，渴犹不止，与甘凉濡润，三十余剂而始痊。

姚小蘅患疟，寒微热甚，日作二次。汪某与柴胡药二帖，势遂剧，舌绛大渴，小泄全无。王曰：津欲涸矣。予西洋参、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麦冬、山梔、百合、竹叶，五剂而止。

陈舜廷疟久不愈，其体素亏，医皆束手。王视之，舌绛无津，微寒溲赤，原属春温化疟，体与病皆不是小柴胡之例，过投温散，热炽津伤，与竹叶石膏汤，撤热存津而愈。

善按：观上数案，偏执之害显然，兼可谕救弊之法。

周同甫患疟多汗，医恐其脱，予救逆汤而势剧。王视之曰：湿疟耳，湿家多汗，毋恐也，况口渴溺赤，温补勿投，与清解而安。

广孔愚子，仲秋患疟，寒少热多，面目甚黄，苔腻大渴，腹胀溺赤，仍能纳谷，且素嗜肥甘，不能撙节。王按其脉，滑实而数，与承气加知、芩、半、贝、翘、连、滑石、石膏、大腹、花粉之类，二十余剂而始愈。是膏粱挟暑湿热之治也。

余朗斋形瘦体弱，患间日疟，寒少热多，二便涩滞，脘膈闷极，苔腻不渴。王切脉缓滑而上溢，曰：素禀虽阴亏，而痰湿阻痹，既不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凉润碍其枢机，投以滑石、厚朴、竹茹、旋覆、通草、枇杷叶、芦根、郁金、兰叶之方，苔色渐退。即去朴、郁，加连、枳、半夏，胸闷渐开，疟亦减，便亦畅。再去滑、半、连、枳，加沙参、石斛、橘皮、黄芩，浹旬而愈。

许季眉室仲秋病疟，自作寒湿治，益剧。其从予以为挟风暑，连进清解，病不减。王诊

脉弦滑而洪,体丰多汗,苔黄便血,呕渴妄言,彻夜不眠,欲卧于地,乃伏痰内盛,暑扰阳明。投大剂石膏、知母、犀角、元参、石斛、银花、花粉、黄芩、兰叶、竹沥,三帖症始平,芷卿随以多剂肃清而愈。

韩姬年近六旬,患三疟于仲冬,医进温散,并令恣饮姜枣汤,旬日后粒米不沾,疟至大吐,又进热补,势益甚。王视之,胸中痞结如绲,苔黄苦渴,漫如热汤,脉弦滑右甚,带下如注。投小陷胸汤,合温胆薤白,服下大吐胶痰,十余日胸病始消,改投甘凉,疟亦渐罢,遽参滋阴,遂以霍然。

善按:三日疟,邪入三阴经也。俗谓必属阴寒,大谬,观此案自知。

庄迪卿病疟,大渴喜热饮,脘闷脉伏,苔腻欲呕。王曰:蕴湿内盛,暑热内侵,法当清解,然脉症如是,乃痰阻气道使然,清之无益,温之助桀,宜以滚痰丸先为开导,服后痰出甚多,脉即见弦滑而数,呕止胸舒,苔形黄燥,与石膏、知、连、朴、杏、橘、半、茯、滑、斛、菖蒲、花粉等而安。

黄鼎如母,年七十七,季秋患间疟,每发加剧,寒甚微而热必昏痉,舌不能伸,三发后,皆危之。王视之,颧赤目垂,鼻冷额汗,苔色黄腻,舌根纯红,口渴痰多,不思粥饮,脉至弦数,重按少神,症属伏暑挟痰,而阴虚阳越。先与苡蓉、鳖甲、楝、斛、茹、贝、燕窝、藕两剂,而颧红额汗皆退,继佐参、沥、薤、麦、枇杷叶、旋覆,去竹茹苡蓉,投三帖而昏痉止,又去薤、楝,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疟休,饮食渐加,居然告愈。

计芷卿疟起季秋,王清其伏暑而愈。迨季冬移居劳顿,疟复间作,且面浮跗肿,喘嗽易噎,人皆以为大虚。王切其脉,左弦劲而数,右滑大不调,苔黄且腻,口渴溺多,乃肺胃之痰热有余,肝胆之风阳上僭,畏虚率补,必不能瘳。用西洋参、知母、花粉、竹茹、蛤粉、石斛、杷叶、青蒿、秦艽、白薇、银花、海蛇为方,各恙悉除。

善按:此即俗所谓劳疟也。谓宜补虚,大误,玩此可悟其非。

石符生父子,同时患疟,医投小柴胡汤加姜、桂不效,改用四兽饮、休疟饮等剂,反致恶寒日甚,谷食不进,惟饮烧酒、姜汤,围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闷,喜以热熨,犹觉冷气上冲,频吐黏稠痰沫,延至腊初,疲惫不堪。始延王诊,脉沉而滑数,苔色黄腻,不渴,便溏溺赤,是所受暑湿,失于清解,复以温补从而附益之,酿成痰饮,盘踞三焦,气机为之阻塞,所以喜得热熨热饮,气冲反觉如冰。以形脉兼症并究,则真热假寒,自昭昭矣。予大剂苦寒药,而以芦薤汤煎,渐服渐不畏寒,痰渐少,谷渐增,继用甘凉善后,乔梓皆得安全。

陈媪患牝疟月余,腹胀便秘,噎多不饥,口淡脉滑,王主连、朴、橘、贝、杏、茹、旋、菖、杷叶、蒺藜为方,数剂即瘳。

善按:此痰热内伏而化牝疟者,古人谓牝疟皆阴寒为患,其拘执也显然矣。

庄芝阶媳患搐搦,间日而作,王诊脉弦数,泛泛欲呕,口苦不饥,凛寒头痛,汛事愆期,漫热如火,乃厥阴暑疟也。投大剂犀、羚、元参、山梔、菊花、木通、知、楝、花粉、银花等,数日而愈。

何永昌妻病疟,间二日作,乃母谓疟不可服官料药,迨服签方,旬日后势甚危。王诊脉沉细而数,尺为甚,口渴目不欲张,两腰收痛,宛如锥刺,寒少热多,心慌慌不能把握。曰:异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阴症,喻氏所谓汗下温三法,皆不得行者,用元参八钱,龟板、石斛各一两,地骨皮六钱,知母五钱,桑叶、银花各四钱,花粉三钱,丹皮二钱,令用大砂锅煎而频服,不必限剂服。三日疟断,而各恙皆减,粥食渐进,不劳余药而起。

九月,张春桥患疟,寒少热多,间二日作,甫两发形即清瘦。王诊脉弦而细,尺中甚数,疾作于子夜,口干嗜饮,乃足少阴热疟也,两发遽尔形消,胡可玩视,方用元参、生地、知母、丹皮、地骨皮、天冬、龟板、茯苓、石斛、桑

叶,一剂疟即止,再以滋阴而愈。

杨素园曰:此症人但知其为三阴疟,笼统以温补之法,从未有分经用药者,今提出少阴二字,创立清凉之剂,用药精当,取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可以启人慧悟,垂作典型。

雷 少 逸

己卯夏五,患寒热者甚众,医以为疟,所用皆是小柴胡汤、清脾饮,及何人饮、休疟等方,皆不效。殊不思经谓夏伤于暑,秋必痾疟,疟发于秋令,今于芒种夏至而发者何也?考岁气阳明加于少阳,天政布凉,民病寒热,斯时病疟者,盖时行疫疟也。有建德某患疟已久,雷曰:此时行疫疟,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干姜治之,其效甚捷。后来求治者,皆与前钱某病无异,悉以此治之皆效。可见疫疟之病,不必拘疟门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之症,更不必拘一定之时,但其见症相同,而用药亦相同者,断断然矣。

善按:立说颇见圆通,但不必拘疟门一定之方,凡疟皆然,非独疫疟也。

东乡叶某,自初秋病疟,至孟冬未愈,每发于午后,寒不甚寒,热不甚热,言语错乱,如见鬼神,至后半夜,神识遂清,倦怠而卧,日日如是,医治无灵。雷诊其脉,两手不调之至。曰:此鬼疟也。即用驱邪辟祟法,去龙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识稍清,疟仍未解。时值邻封会戏,热闹异常,病者往观,在众人堆内拥挤不出,得周身大汗,越过疟期,寒热遂未发作,此分明鬼疟无疑,盖热闹场中,众人堆内,阳气旺极,其阴邪不能胜阳,故疟鬼不得缠身而退。

南乡鄞某之母,年逾六旬,病疟数月,药石无效。雷诊其脉,两手皆弦,其疟连日而发,每于薄暮时,先微寒而后微热,神色渐渐昏闷,约一时许始苏,日日如是,阅前方皆不出小柴胡汤、清脾饮等法。思其发时昏闷,定属痰热,即以二陈汤加白蔻、藿香、杏仁、草果、薤白、姜汁治之,连进三剂,神识遂清,继进二

剂,寒热亦却。

江南陶某室,寡居五载,腰如两截,带下淋漓,时值中秋,炎蒸如夏,或当风而纳凉,或因渴而饮冷,其阴邪乘虚而陷少阴,发为牝疟。脉沉小,畏寒而不甚热,肌肤浮肿,面色痿黄,饮食减少而乏味,小便淡黄而欠舒,此阴虚邪陷之症。用《金匱》肾气,去萸肉、丹皮,加干姜、苍术,连服十余剂,诸恙皆安。

金陵张某,作客来衢,形素丰肥,而有卢仝之癖,其体属寒湿,已见一斑。忽患间日恶寒,按时而至,胸前痞闷,口不作干,脉缓近迟,苔腻而白,此牝疟也。古人虽有邪气伏藏于心于肾之论,但今之见症,皆属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陈,加干姜、草果、白蔻、砂仁治之,服五剂,而诸恙皆瘳。

善按:赵以德注《金匱》牝疟,为邪在心而为牝。张石顽力辨其非,谓寒邪伏于肾,当作牝。尝考《说文》,牡、畜父也。牝、畜母也。是显然牡属阳,牝属阴矣。夫热为阳,寒为阴,《金匱》以疟多寒曰牝者,盖取牝之义为阴也。张说较赵说自胜,但《金匱》只言多寒为牝,是以症为牝,非以因名牝也。而张氏谓邪伏于肾为牝,亦未免拘于一偏矣。雷氏此案,卓识突过前人,然仅就寒邪立言,犹为占说所囿,何也?热痰内伏,阳气不得外出肌表,亦有多寒者,孟英陈媪一案,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

四明沈某室,产将匝月,忽然壮热汗多,口渴欲饮,有谓产后阴虚,阳无所附。有谓气血大虚,虚热熏蒸。概用温补,严禁寒凉,见病者忽尔羸羸,日晡发热,益信为蓐劳,愈增热补,更加唇焦齿燥,舌绛无津。复请前二医合议,议用导龙入海引火归原之法,不但诸症未减,尤加气急神昏。始延雷诊,两手脉皆大无伦,推其由实因误补益剧,非病至于此险也,病乃痲疟,当用甘凉,沈疑产后用凉。雷曰:若再踌躇,阴液立涸,必不可救。即用甘寒生津法,加西洋参、紫雪丹治之,服后似有欲寐之形,众疑变为昏愤。复请雷诊,脉象稍平,唇舌略润,诸恙如旧,但增手战循衣。雷曰:此阴阳

似有相济之意,无何,肝风又动,仍守旧法,佐以阿胶、龟板、鸡子黄,令其浓煎温服,是夜安神熟睡,热势大衰,诸逆症皆退。继以清滋补养,调理两月方瘳。

善按:世俗惑于产后忌寒凉,宜温热,及大补气血为主之说。医家误人,病家自误,若此案者,我见实多。徐洄溪、魏柳洲,皆谓产后血脱,孤阳独旺,虽石膏、犀角,对症亦不禁用。而庸手遇产后,不论何症,一以燥热温补,戕其阴而益其火,无不立毙。诚有慨乎其言之也。盖有是症,即用是药,非独产后,即产前亦然。世俗动以保胎为主,岂知胎不安者,乃因邪气内逼,故解其邪,勿使伤胎,即为保护。章虚谷云:如伤寒阳明实证,亦当用承气下之,邪去则胎安也。若但事保胎,不辨其邪,妄施其药,或引邪入内,或锢邪不出,则轻病变重,母与胎俱难全矣。

方古

疟无定因,自无定方,凡方之通治诸病者,即可用以治疟,正不必拘疟门一定之方也,爰搜古人方,采近代法,分古今而录于下。

小柴胡汤 治寒入足少阳经疟。

柴胡 黄芩 人参 半夏 甘草 生姜 大枣

桂枝白虎汤 治温疟。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桂枝

竹叶石膏汤 治瘧疟。

竹叶 石膏 半夏 人参 甘草 麦冬 粳米

小陷胸汤 治痰热疟。

瓜蒌实 黄连 半夏

半夏泻心汤 治湿热疟。

半夏 黄芩 干姜 甘草 人参 黄连 大枣

温胆汤 治湿热挟痰之疟。

竹茹 枳实 半夏 广皮 茯苓 甘草

保和丸 治食疟。

山楂 神曲 陈皮 茯苓 半夏 莱菔子 连翘 麦芽为丸。

葱豉汤 治感凉风成疟。

葱白 香豉

龙蛎救逆汤 治汗多厥脱之疟。

龙骨 牡蛎 炙甘草 大枣 桂枝 姜 蜀漆

旋覆代赭石汤 治胃虚肝气上逆之疟。

旋覆花 代赭石 人参 半夏 甘草 生姜 大枣

达原饮 治疫疟。

槟榔 厚朴 草果 知母 黄芩 芍药 甘草

鳖甲煎丸 治疟母。

鳖甲十一分,炙 乌扇烧 鼠妇熬 干姜 黄芩 大黄 桂枝 石韦去毛 厚朴 紫葳 阿胶各三分 柴胡 蜣螂熬,各六分 芍药 丹皮 廔虫熬,各五分 葶苈熬 半夏 人参各一分 瞿麦 桃仁各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为末取煨,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尽一半,著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空心服。

徐洄溪曰:凡用古方,必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病者所患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涂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古方,而害益大矣。医者切勿好高,以大手笔自居也。

方今

辛温解邪法 治寒疟。

桂枝 厚朴 草果 杏仁 陈皮 生姜 香薷

辛凉泄卫法 治温暑在肺卫之疟。

淡豆豉 牛蒡子 前胡 薄荷 贝母

杏仁 蝉退 橘络

凉泄清气法 治温暑在气分之症。

芦根 石膏 花粉 黄芩 山梔 瓜蒌
竹叶 贝母

清营泄热法 治温暑在营之症。

生地 元参 犀角 白薇 紫草

凉血散血法 治温暑在血分之症。

赤芍 丹皮 丹参 茅根

清解少阳法 治温暑伏足少阳经血分之症。

青蒿 桑叶 丹皮 花粉 鳖甲 知母

祛热宣窍法 治邪入心包之症。

犀角 黄连 连翘 竹叶心 石菖蒲

远志 木通

清凉透邪法 治温症。

芦根 石膏 连翘 竹叶 豆豉 绿豆

衣

清凉涤暑法 治暑症。

滑石 生甘草 青蒿 扁豆 连翘 茯苓

通草 西瓜翠衣

祛湿清热法 治湿热症。

滑石 通草 茯苓 甘草 连翘 广皮

芦根 瓜蒌

温化湿邪法 治寒湿症。

藿香 白蔻 六曲 厚朴 陈皮 苍术

草果 薏仁

化痰顺气法 治痰症。

茯苓 半夏 陈皮 甘草 木香 厚朴

宣窍导痰法 治痰热昏迷之症。

远志 菖蒲 天竺黄 杏仁 瓜蒌 僵蚕

皂角炭

芳香化浊法 治瘴症。

藿香 佩兰 陈皮 半夏 腹皮 厚朴

鲜荷叶

驱邪辟祟法 治鬼症。

龙骨 茯苓 雄黄 朱砂 苍术 木香 柏子仁

菖蒲 桃叶

清热保津法 治瘴症。

石膏 花粉 知母 沙参 西洋参 鲜

生地 鲜石斛 麦冬 生甘草 蔗浆 梨汁

息风清热法 治温暑入足厥阴症。

羚羊角 元参 山梔 丝瓜络 贝母

生地 钩藤 杭菊 桑叶 花粉 连翘

养阴清火法 治温暑入足少阴症。

元参 知母 龟板 石斛 地骨皮 桑叶

银花 花粉 生地

育阴潜阳法 治症久邪劫肝阴内风震动。

龟板 鳖甲 阿胶 生地 牡蛎 天冬

麦冬 炙甘草 麻仁

升降疏补法 治症久伤脾胃，食物不慎，内有停滞者。

人参 茯苓 炙甘草 广皮 六曲 楂肉

参芽 泽泻

通补理中法 治脾胃气虚，浮肿胀满。

人参 生于术 草果 厚朴 茯苓 老姜 桂枝

升阳补气法 治症久脾胃虚。

人参 黄芪 炙甘草 陈皮

柴胡 荷叶 生姜 红枣

营卫双调法 治脾胃虚之劳症。

桂枝 青皮 当归 白芍 人参 炙甘草 生姜 红枣

和解兼攻法 治症兼里积。

柴胡 黄芩 半夏 甘草 元明粉 熟军 枳壳

补虚通络法 治症母。

人参 白术 黄芪 川芎 白芍 桃仁 青皮 牡蛎 归须 延胡 鳖甲 厚朴 陈皮

辛酸两和法 治呕逆痢动之厥阴症。

桂枝 姜汁 白芍 乌梅 半夏 草果

苦辛通降法 治症邪阻遏气分。

黄连 黄芩 半夏 枳实 生姜 白蔻

陈皮 厚朴

清养胃阴法 治症久胃阴伤。

沙参 石斛 麦冬 生扁豆 乌梅 木

瓜 玉竹

温运脾阳法 治疟久脾阳伤。

人参 干术 炙甘草 茯苓 草果 砂仁

泄肝安胃法 治病疟肝胃不和。

川连 白芍 牡蛎 乌梅 人参 半夏 茯苓 陈皮

辛甘温阳法 治疟久或疟后,脾肾阳虚。

人参 鹿茸 附子 苘桂 当归 炙甘草 枸杞 茯苓

善按:以上诸法,皆从叶香岩、王孟英诸书采入,平正通达,妥贴易施。但近时谬法杂出,亦不可不知。如《医醇膳义》一书,所制疟疾等方是已。夫疟之寒热,必邪气与卫气会方作。喻西江云:卫气者,出入病邪之喉舌。《内经》谓卫气肥腠理,司开阖,卫与邪气会,卫气被邪气阻遏,不能外固腠理,故身寒。邪气盛极而衰,卫气较盛,始将病邪达出,故身热久而汗解,乃《膳义》谓《内经》明明说暑热之气,先入于内,后受风寒,包裹热邪,是热邪在里,寒邪在外,及其与卫气同发,先发在外之寒邪,故先寒。后发在内之热邪,故后热。果尔,则经中先寒后热之寒疟,是先伤于寒,后伤于风也。何不云先热而后寒乎?先热后寒之温疟,是先伤于风,后伤于寒也。何不云先寒而

后热乎?经又谓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乃大昌。又云:疟之未发,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是疟已发时,切不可与药;以伤正气而助邪气,乃《膳义》制辟寒散,于初发寒邪时服之。制清暑散,于初发热邪时服之。显犯《内经》气逆之戒。《膳义》开口以《内经》立言,自高位置,乃寥寥数行,即与经旨前后相左,真令人不可解矣!至云日作邪在卫,间日邪在营,三日邪在腑,要皆拾前人注经之唾余,并非由己悟出。况古说亦不可固执,日作有在卫,亦有在营者,如暑伏营分而发疟之类是也。即间日三日,在卫在营在腑,亦无一定,细绎叶香岩疟案,自可了然。总之,日作而见在卫症,即当治卫。见在营症,即当治营。至间日三日,均宜辨症明晰,岂可胶成说,认板法耶?盖古圣论病,不过略举一端,示入榜样,并非欲以此印定后人耳目。昔汪石山云:古人用药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达变,须后人推广之,可谓善读古人之书矣。若拘守间日三日为在营在腑,不问其症,还用和营双解及反症等方,不但诛伐无过,且多引邪深入,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医家切勿以此著书者久负盛名,而信之不疑也。

《疟疾论》终

湿温时疫治疗法

绍兴医学会 编

《湿温时疫治疗法》提要

往年绍兴春夏之交,发生湿温时疫,蔓延各乡,其病状舌色多红,脉左弦数,右或大或滑数,面赤眼白红,壮热口渴渴,不恶寒反恶热,口苦干呕,目眩耳聋,胸腹热甚,按之灼手,热汗时出,甚则狂乱,或发斑疹,便闭溲短赤等状,伤人最速。据当时调查所得,及会员临症经验,召集本会会员开会公开研究,定名为湿温时疫。思所以预防疗治扑灭方法,将公开研究所得,编为四章如下。第一章,病名之定义;第二章,病因之原理;第三章,病状及疗法;第四章,卫生及预防。题曰:《湿温时疫治疗法》。刊印分发会员及各同志,书印无多,不久即罄。惟因是类证候,年有发见,续索是项疗法者实繁有徒,为此重加校订,刊入本集。庶几爱读同志,不难寓目矣。

《湿温时疫治疗法》目录

卷上

导言·····	(423)
病名之定义·····	(423)
病名·····	(423)
定义·····	(423)
病因之原理·····	(423)
病因·····	(423)
传染·····	(424)
病状及疗法·····	(424)

西医之诊断疗法·····	(424)
中医之诊断疗法·····	(424)
湿温之化症·····	(427)
卫生及预防·····	(432)
已病之卫生·····	(432)
未病之预防·····	(433)

卷下

选录急性时疫方·····	(434)
选录慢性时疫方·····	(435)

湿温时疫治疗法 卷上

绍兴 医学会同人拟稿

四明 曹赤电炳章校点

导 言

今年春夏之交。吾绍发生一种时疫，蔓延各乡，迄今未熄，绍兴各报揭载之后，本会历经开会，公同研究，思所以预防而扑灭之。俾尽本会之义务，兹据调查之报告，各会员临症之实验，金云此种时疫，确系湿温，并非病疫，亦非大疫。绍地滨海居湿，实为年年之风土病，苟能治疗得法，十中可活八九。现经博采众议，引据经典，凡本病之差别变化，逐症之治疗方法，以及卫生预防，罔不审慎周详，竭诚公布，以贡一得之愚，且一隅三反，夏秋之时病，半含在内，医师视之，可得临症之一助，惟念病机千变，随症消息，全赖明达者自己体会，所谓示人以规矩，不能示人以巧妙者焉。今将研究所得，编为四章，条列如下，愿阅者随时赐教，以匡不逮，本会幸甚。

第一章 病名之定义

第二章 病因之原理

第三章 病状及疗法

第四章 卫生及预防

第一章 病名之定义

第一节 病名

西医名曰：小肠坏热病。东医名曰：肠室扶斯（译即小肠发炎烂溃之谓）。中医名曰：湿温时疫。

第二节 定义

《内经》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后汉张仲景撰用《内经》、《难经》而作《伤寒论》。其自序曰：余宗族素多，尚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未及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是观之，则伤寒为外感病之大症。但推求古医书，皆以伤寒为外感病之总名，故凡中风、湿温、热病、温病，后人通称曰：类伤寒。其实伤寒自伤寒，湿温自湿温，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昔喻嘉言谓湿温一症，原藏疫疠在内，今据本会各会员之经验，大抵无传染性者，谓之湿温时病。有传染性者，则为湿温时疫。浏览泰西日本各医籍译本，所云小肠坏热病，肠室扶斯，其病状悉与吾国湿温时疫同，而译本仍称曰伤寒。可见习新医学者，于吾国医书，未尝研究，从可知矣。

第二章 病因之原理

第一节 病因

西历千八百八十年，亥勃氏及古弗氏，发明确菌学后，乃知各种传染病，多本于肉眼不可见之细菌，及原虫所起。本病之发病素，实缘亥勃氏格氏所精密研究之室扶斯杆菌，其状为末端纯圆之小杆，此菌发育，常为二枚或数枚，互相重叠，其末梢有无色圆形之部位，在新鲜标本及悬滴中，呈极活泼固有之运动，盖菌体之侧部及末端，具有鞭毛八枚或十二

枚,故得营其运动者。西医又用累富氏之染色法,以显微镜窥之,则知菌体之形状,吾国向无显微镜,故不能确指细菌之状态。然古人于各种传染病,多知为霉气之秽毒,盖已发觉细菌之朕兆者矣。据此以观,病因之来,虽中外之说不同,而公认为有一种之发病素,其理则一也。

第二节 传染

发病素之传播也,中外公认为不洁之井水河水,以及粪溺秽浊之所致。考吾国古医书,言之凿凿,实亦不可少者,其言传染病之发生也,则由于水土郁蒸,或发于河井沟渠,或发于山川原陆。第其所以发生时疫者,或由于腐烂之草木,或由于污水之潜热,或由于埃壅粪溺之秽浊,或由于死狗死猫之臭毒。故在东南热地,地气卑湿,一到首夏,迄于初秋之时,光热吸引,遂使一切不正之杂气,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凡在气交之中,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少无壮,不能不共相传染。疫病之所以盛行一时者,实由于此。其传染也,始则风为之媒介,或水为之媒介,继则病人之口气汗气粪溺之气,及其衣服器具,在在皆可以传播者也。

第三章 病状及疗法

第一节 西医之诊断疗法

泰西之小肠坏热病,日本之肠室扶斯,其病状悉与吾国湿温时疫同,后文当详言之。惟西医疗法,极为简单。所言病历之经过,亦不能如中医之详细美备。盖西医专重剖解,唯知本病固有之解剖的变化,为室扶斯杆菌,盘踞于小肠淋巴滤胞,因而淋巴细胞,骤形肥大,变为髓状肿胀,渐趋于回肠瓣面,侵及大肠,而成肠溃疡。甚至脾脏肿大,心脏筋肉带缓,右侧部扩张,心脏筋纤维变化,肝脏细胞屈细,尿管之上皮细胞,胃肠及唾腺之腺细胞,

亦成混浊性肿胀,及脂肪变性。此等病理解剖,可谓精微之至,中医多难能也。庸诂知西医之偏执解剖,遂使印定眼目,而疗法反不能达完全之目的,即如本病之室扶斯杆菌,因知繁殖肠部,仅用甘汞下之,以冀排泄其肠内之毒质,减轻其热候之下降,并用实莪答利斯叶浸以利其尿,硫酸以退其热,或用撒里矢尔酸,注射皮下,以杀菌防腐,为唯一之妙法。近有试用血清疗法者,究之治法之幼稚,尚不能得十分之把握。噫!室扶斯杆菌。虽盘踞于肠间,而不知浸淫各脏,皆起变化,岂可不一一顾及之耶?故内科学之诊断疗法,西医固执呆板,转不若中医之临机活变者也。人谓西医善治外症,中医善治内症,洵不诬哉。

第二节 中医之诊断疗法

湿温症之现状不一,故变症亦极复杂。本病之最紧要者,当分为急性时疫、慢性时疫之二种,试详述如下。

一、急性时疫

急性时疫,纯是血分温毒病。虽其初感受之气,有因寒因湿之不同,而寒郁之久,悉从火化,湿郁之极,必兼燥化。前哲叶天士、徐灵胎两医师尝言之,此即《素问》重阴必阳之精理也。其邪伏于血络,《内经》所谓内舍于营是也。然有肝络郁而相火劫液,液结化燥者,有心络郁而君火烁血,血热生风者,现症既异,治亦不同,兹当分别如下。

大凡肝络郁而相火劫液,液结化燥者,多发自少阳胆经,首犯胃经血分。

舌色 必鲜红起刺,或鲜红而舌根强硬,或纯红而有小黑点,或纯红而有深红星,间有红点如虫碎状者,或纯红而苔黏有裂纹,如人字川字爻字不等,或裂如直槽者。

脉息 强滑而盛躁,或右大而左弦数。

脸色 必面赤如朱,眼白均现红丝。

症状 必壮热而渴,不恶寒,反恶热,目眩耳聋,口苦干呕,胸腹热甚,按之灼手,热汗

时出，神多烦躁，甚至如醉如狂，扰乱惊窜，或发疹发斑，小便短数热，大便燥结。

治法 宜清解胆火之郁，救胃液之燥，以预防肝经风动。先用犀地桑丹汤，清营透络，俾伏邪从斑疹而解，或从战汗而解。若斑疹及战汗出后，伏火犹炽，则用拔萃犀角地黄汤急下之，使伏火从大便而解。亦有火毒内结，清透之而斑疹不显，反从下后而斑疹始发，或有透发不应，只用清火解毒，如犀羚白虎汤，加金汁白颈蚯蚓甘萝根汁，斑疹反大透，而伏火始解。解后用千金生地黄煎，清余火而复胃液。若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用竹叶石膏汤，去竹叶加鲜竹茹，鲜茅根，清蔗浆，配姜汁数滴，和胃气而复清津。

又如心络郁而君火烁血，血热生风者，多发自厥阴肝经，最易上蒸脑筋。

舌色 焦紫起刺如杨梅，或舌苔两旁有红紫点，或舌红无苔而胶干，或泛涨而似胶非胶，或无液而干黏带涩。

脉息 多弦紧搏数。

神色 多昏沉蒙闭，或如醉如痴，尸厥不语。

症状 必热深厥深，手足反冷，咽干舌燥，头颈动摇，口噤齿齟，腿脚挛急，时发痲疯，甚或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里急，阴中拘挛，或肠燥，有似板硬，按之痛甚，弯曲难伸，冲任脉失营养，当脐上下左右按之坚硬，动跃震手，虚里穴及心房，亦必动跃异常。

治法 宜急救血液之燥，熄风火之亢，以预防阴竭阳越，急用犀羚镇痉汤，或滋液救焚汤，重加瓜霜紫雪丹，先清其神而熄风，继用龙胆泻肝汤或平阳清里汤，咸苦寒降以泻火，终用阿胶鸡子黄汤，滋阴液以镇肝阳。

以上所述之急性时疫，伤人最速。治失其时，或治不得法，凡一二三日即殒命者，多属此类，幸而今年夏季尚居少数耳。至其暴亡之理由，上海神州医药总会同社友余伯陶君，发明最精，试节述其言曰：凡疫症传染之易，死亡之速，在愚夫愚妇，皆谓有邪祟凭手其间，

实则非真有所谓疫鬼也。即古人帷以逐疫，亦不过藉以镇人心，顺民情耳。然其一触即殒者，皆缘人之呼吸出入机关，司其职者，唯口与鼻，口鼻二部，最与脑经直接，盖鼻之气通于脑，口之气通于胃，亦通于脑。疫邪中人，顷刻震撼全脑，脑中血管爆裂，而其人已无生理矣。此其所以传染也易，此其所以死亡也速。此论发明急性的热症时疫，可谓理精词卓，其他阴性霍乱，如俗称瘪螺痧、吊脚痧之类，几次暴吐暴泻，其命即殒者，皆由脾胃阳竭，肺气虚脱，心脏麻痹使然耳。

二、慢性时疫

慢性时疫，纯是气分湿秽病。据湿温本症而论，当须分别湿多热多，兼寒兼风之界限，现症与治法，判分两歧，试详述如下。

湿多者，湿重于热也。其病发自太阴肺脾，多兼风寒。

舌色 苔必白腻，或白滑而厚，或白苔带灰，兼黏腻浮滑，或白带黑点而黏腻，或兼黑纹而黏腻，或舌苔满布，厚如积粉，板贴不松。

脉息 模糊不清，或沉细似伏，断续不匀。

神色 多沉困嗜睡。

症状 必凛凛恶寒，甚而足冷，头目胀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转侧，肢节肌肉，疼而且烦，腿足痛而且酸，胸膈痞满，渴不引饮，或竟不渴，午后寒热，状若阴虚，小便短涩黄热，大便溏而不爽，甚或水泻。

治法 以轻开肺气为主。肺主一身之气，肺气化则脾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化。宜用藿朴夏苓汤，疏中解表，使风寒从皮肤而排泄。芳淡渗利，使湿邪从内肾膀胱而排泄。汗利兼行，自然湿开热透，表里双解矣。虽然湿热自内而出，恒结于中焦而成痞满，必有痰食错杂其间，前方中痰郁加星香导痰丸，食滞加沉香百消曲，或生萝卜汁和生姜汁少许最妙，既开浊秽之郁闭，亦消痰食之停留，随症均可加入。若兼神烦而昏蒙者，此由湿热郁蒸

过极,内蒙清窍,前方去蔻仁、厚朴,加细辛二三,白芥子钱许,鲜石菖蒲根叶钱半,辛润行水,豁痰开蒙,再加水芦二、三两,灯芯钱许,轻清甘淡,泄热导湿,蒙闭即开。若兼大便不利者,此由湿阻气滞,或夹痰涎,前方去藿、朴、豆豉,加蔻仁拌捣栝蒌仁,苏子拌捣郁李、净仁等品,此皆味辛质滑,流利气机,气机一开,大便自解,即汗亦自出矣。

热多者,热重于湿也。其病多发于阳明胃肠,虽或外兼风邪,总属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此时气分邪热,郁遏灼津,尚未凝结血分。

舌色 苔必黄腻,舌之边尖,红紫欠津,或底白罩黄,混浊不清,或纯紫少白,或黄糙起刺,或苔白底绛,黄中带黑,浮滑黏腻,或白苔渐黄而灰黑,伏邪重甚者,苔亦厚而且满,板黏不松。

脉息 数滞不调。

面色 或如油腻,或如烟熏。

症状 必心烦口渴,渴不引饮,甚则耳聋干呕,口秽喷人,胸腹热满,按之灼手,甚或按之作痛。

治法 宜先用枳实、梔、豉合刘氏桔梗汤,再加茵陈、贯仲之清芬解毒,内通外达,表里两彻,使伏邪从汗利而双解,渐欲化燥。渴甚脉大气粗逆者,重加石膏、知母、芦根汁等,清肺气而滋化源。其次用清芳辟疫汤,辛凉芳烈,轻清甘淡,泄热化湿,下行从膀胱而解,外达从白痞而解,或瘰疹齐发而解,即或有邪传心经,神昏谵烦。亦须辨明舌苔,如舌苔黄腻,仍属气分湿热,内蒙包络清窍,宜用昌阳泻心汤,加竹沥和姜汁少许,辛润以达之,苦寒以降之,清淡以泄之,使湿热浊邪,无地自容,其闭自开,极重者再加太乙紫金丹。如昏蒙而厥者,可用厥症返魂丹。如舌色紫干,或纯绛,或圆硬,或黑苔,神昏谵语,或笑或痉,甚则晕厥,闭目不语,此由湿温化火,窜经入络,内陷心脏,陡动肝风也。治宜大剂犀地清神汤,重加瓜霜、紫雪,清心透络,泻肝熄风,或用加减神犀汤,合犀珀至宝丹,清营解毒,通血宣窍,

急救得法,尚可十全三四。

然以本会员等所经验,凡昏蒙痉厥,多属胃热蒸脑,脑筋起炎,神即昏蒙,头摇目瞪矣,延及脊脑筋亦发炎,则手足发痉,甚则角弓反张矣。盖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目,其悍气上冲于头,循咽喉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脑为元神之府,所以胃热蒸脑,无不发现神经诸病也。

治宜辨明舌苔,如黄燥黑燥而有质地,此胃肠实火,浊热壅闭,清窍因之亦闭,宜犀连承气汤急下之,以决壅闭。阴虚者,加鲜生地、元参、活水芦根、鲜冬瓜子等,轻清滑利之品,滋燥养阴足矣。若阴柔滋腻药多,虽用大黄,亦恐不解,是滋阴转致伤阴也。

如舌苔黄厚而滑,脉息沉数,中脘按之微痛不硬,大便不解,此黏腻湿热,与有形渣滓相抟,按之不硬,多败酱色溏粪,宜用小陷胸汤,合朴黄丸,或枳实导滞丸等,缓化而行,重者合神芎导水丸,或陆氏润字丸等,磨荡而行。设使大剂攻下,走而不守,则必宿垢不行,反行稀水,徒伤正气,变成坏症。若舌苔黄如沉香色,或黄黑而燥,脉沉实而小,甚者沉微似伏,或四肢发厥,或渴喜热饮,脘腹按痛,痞满燥实坚悉具,瘴满者湿热气结,燥实坚为燥矢,甚则上蒸心脑,下烁肝肾,烦躁谵语,舌卷囊缩,宜犀连承气汤急下之。阴伤者,加鲜生地、元参、知母、川楝之类足矣。盖速下其邪,即所以存津液也。

若舌色黑润,少腹按痛,大便色黑如漆,反觉易行,其人喜笑如狂,小便色黑自利,是胃肠蓄血,累及膀胱,宜桃仁承气汤急下之,或合犀角鲜地黄汤,以凉血逐瘀,发黄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蒿汤缓下之,其间有气虚甚而邪实宜下者,参黄汤。阴亏甚而邪实宜下者,千金生地黄汤去芒硝,或养荣承气汤缓下之。即极虚不任下者,宜用雪羹,加鲜生地汁、鲜冬瓜汁、元参、栝蒌仁、蜂蜜等汁,稍加姜汁之类,咸滑以去著,辛润以清燥,慎勿当下不下,徒用滋腻,俾邪无出路,转致伤阴,亦勿迟回

顾虑，致令失下，失则邪愈盛，正愈衰，后即欲下而不可得矣。以上皆慢性时疫初期中期之疗法也。至于末期之传变，不一而足，或由失治，或由误治，全在临症施治者，辨明脏腑现症，气血虚实，对症发药，庶可收良好之效果。

第三节 湿温之化症

湿温本病，一切现症及治法，前文已详言之，惟其化症不一，最宜注重。如湿温化痧气，湿温化霍乱，湿温化疟疾，湿温化泄泻，湿温化黄疸，湿温化痢疾，湿温化水痘，湿温化肿胀，变幻多端，辨认须的，庶无误药之弊。本会既抱人道主义，索性和盘托出，俾资医师之研究，今将所化各症治疗方法，分列如下。

甲 湿温化痧气

湿温化痧气，当分为急痧症、慢痧症二种。

急痧症。初起即胸膈紧闷，四肢麻木，躁扰昏乱，大叫腹痛，青筋外露，斑点隐隐，继即闭目不语，昏厥如尸，手足反冷，脘腹灼热，脉多沉伏，舌多灰苔，或黄腻带紫，此由湿秽阻滞气机，温毒内陷清窍，症势最急最险。法宜内外兼治。外治如用飞龙夺命丹，搐鼻以取嚏，刺两手少商穴，以开肺气，真薄荷油搽碗盖口，即刮后颈背脊至尾闾止，连刮数十余次，以现紫色点为度，观音急救散，速点两眼角以解痧毒；内治宜芳香宣窍，清芬化浊，清快露一两，和入行军散三分，或瓜霜、紫雪三四分，取效最捷。若兼食积，必胸脘高突，不可抑按，欲吐不得，欲泻不能，当先进飞马金丹三五粒，使上吐下泻，以开达之，此种急痧，稍一失治或缓治，其人即毙。

慢痧症。初起乍寒乍热，继则纯热无寒，或背微寒，头重晕痛，四肢倦怠，甚或麻木，肌肉烦疼，胸脘痞满，恶心欲呕，心膈闷乱，甚则神识如蒙，右脉濡滞，或弦滞，舌苔白腻如粉，口黏不渴，治法宜芳香化浊，藿香正气散去术、草，加红灵丹一二分最效。若舌苔黄腻，心

烦口渴者，湿秽化火，偏于热重也。周氏化浊汤，去川朴，加鲜竹叶、青连翘、青蒿露清化之。若苔兼厚腻，腹满便秘者，浊滞黏涎，胶结于内也，前方去玉枢丹，加控涎丹通逐之，轻则枳实导滞丸缓下之，下后，则以吴氏四苓汤加茵陈、贯仲，芳淡苦泄，肃清余热，以善其后。

乙 湿温化霍乱

湿温化霍乱，往往猝然而起，症有湿霍乱、热霍乱、寒霍乱、干霍乱之分别，此等险急之症，尤宜辨清界限，详述如下。

偏于湿重者，为湿霍乱。症必上吐下泻，胸痞腹痛，口腻不渴，小便短少，脉多弦滞，或沉而缓，舌苔白滑。治宜辛淡泄湿，芳香化浊，藿朴胃苓汤加紫金丹，最妙。王氏蚕矢汤、燃照汤等亦效。

偏于热重者，为热霍乱。上吐黄水，或呕酸水，暴注下迫，泻出稠黏，心烦口渴，胸闷腹疼，潮赤短热，脉多弦急，舌苔黄腻，或黄多白少。治宜苦辛通降，清凉芳烈，藿香左金汤、连朴饮二方，奏功皆捷。惟霍乱一症，不拘湿重热重，夹食者多，方中均可加山楂炭、六和曲、佛手片、焦鸡金之类。

若湿重而外中阴寒，内伤生冷者，则为寒霍乱。如俗称瘪膈痧、吊脚痧，多属此类。其症吐泻清水，多生腥气，胸膈坚满，脘腹痛甚，手冷至臂，足冷至股，溺短或秘，甚则几次吐泻，即眼眶内陷，膈纹绉瘪，两足筋吊，冷汗自出，脉多沉微欲绝，或沉细似伏，舌苔白无神，症势最急最凶。法宜内外并治，标本兼顾。外治如回阳急救散调葱汁，按入脐中，再贴暖脐膏一张，艾灸二三十壮，白芥子末二三钱，烧酒调糊，罨于胸膈之间，樟脑精酒调烧槽，以洋绒布蘸药，搽擦手足。内治初起用椒附白通汤，合半硫丸，冲霍乱定中酒，通脉回阳，立止吐泻，最为力大而效速。或用新加附子理中汤，合来复丹，或用加减附子理中汤，合纯阳正气丸。务在一日之内，速令阴散阳回，六脉

渐起,手足渐和。次用附姜归桂汤,于回阳之中,兼顾营气,或用参芪建中合二陈汤,调脾胃、和营卫,庶免热药偏胜之弊,过刚则折之虞。又次用附姜归桂参甘汤,气血双补,刚柔并济,若阳已回,身温色活,手足不冷,吐泻渐除,则用辛温平补汤,平调脏腑营卫,俾不致有药偏之害。若诸症尽除,而气液两亏,心神不安者,则用麦门冬汤,合半夏秫米汤,或参麦茯神汤,养液安神,以调理之。然其间竟有寒散湿开,阳回肢温之后,而胃肠伏热发现,口大渴,心大烦,气上逆,右脉转洪大者,往往用人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加鲜石斛、鲜生地,及西瓜汁,而热势始减,诸病渐瘳。各会员历经实验,始信重阴必阳之经旨,为精确不磨也。若湿遏热伏,又夹酸冷油甜,猝成干霍乱者,其人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眩冒烦躁,肠中绞痛,甚则肢厥转筋,脉多弦坚细数,或沉弦似伏,舌苔灰白,或黄腻带灰,俗称绞肠痧者,即此症也。治法以涌吐为首要,速进飞马金丹三五粒,俟吐后,或泻后,则用周氏化浊汤,冲生萝卜汁,以消化之。继用香砂二陈汤,以平调之。

丙 湿温化疟症

偏于湿重者,为湿疟症。必寒重热轻,脉必弦滞,余如湿温本症之湿重者,大同小异。治以清脾饮,加减达原饮,温脾化湿,以和解之。

偏于热重者,为温疟。症必热重寒轻,脉多弦数,或右脉洪盛,余如湿温本症之热重者同。治以桂枝白虎汤,或柴胡白虎汤,清胃泄热,以凉解之。

惟疟久不止,必入肝络,朝凉暮热,热自阴来,口燥不渴,两胁酸痛,神多虚烦,甚或惊惕,或极疲倦,或多盗汗,脉多右浮大无力,左弦数无力,甚则细劲,舌色焦紫起刺,或舌紫而无苔有点,或舌紫而罩白苔,此肝络血热,因而肝气失调也。治法惟青蒿鳖甲煎,合新绛旋覆花汤、秦艽鳖甲汤,加桑叶、丹皮、银胡最

效,加味道遥散,合半贝丸亦验。若已化三阴疟,俗称四日两头,则属寒湿伤脾,脾阳内郁,久则多成疟母,乃脾胀也。治法以疟疾五神丹为最验,外贴阿魏消痞膏,以缓消之。次以丁蔻理中丸一钱五分,和鳖甲煎丸一钱五分,每服三钱,用向日葵叶七片,生姜一钱,大红枣四枚,煎汤送下,约三星期即效,屡验不爽。

丁 湿温化泄泻

湿胜者,为湿泻。《内经》所谓湿胜则濡泄也。其症腹中微痛,大便稀溏,小便淡黄,口腻不渴,胸痞肢懈,身重神疲,脉右缓滞,舌苔滑白而腻。治法以藿朴胃苓汤为主。兼风者名飧泄,左关脉弦,必兼肠鸣腹痛,原方加炒白芍、川芎。兼寒者名洞泄,脉右软迟,泻如鸭粪,腹中绵痛,溺色青白,原方加炮姜、吴茱萸。热胜者为热泻。《内经》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是也,泻出如射,粪多稠黏,气极臭秽,肛门热痛难忍,肠鸣腹痛,痛一阵泻一阵,涩滞不畅,里急后重,俨如痢疾,小便赤涩,口渴喜凉,脉数苔黄,治法以藿香左金汤为主。

夹食者,脉右关沉滑,症必咽酸噎臭,恶闻食气,腹痛甚而不泻,得泻则腹痛随松,原方加净楂肉、六和曲、焦鸡金,甚则热结旁流,治以小承气汤加黄连,下其积热,则泻自止。

夹痰者,右脉弦滑,必兼头晕恶心,气虽上逆,而咯痰不出,或时泻,或时不泻,泻出白如胶溺,原方加星香导痰丸,或节斋化痰丸,祛其痰热,则泻亦止。

戊 湿温化黄疸

脾湿胜者为阴黄,色如熏黄而晦,胸腹痞热,口腻不渴,小便不利,身冷而痛。脉右缓滞,舌苔滑白,或兼灰黑。治以温脾化湿,茵陈五苓散加除疸丸主之,茵陈胃苓汤亦主之。若渐次化热,脉转弦滑,舌苔黄腻,口干而不多饮者,藿香左金汤,加绛矾丸主之。

胃热胜者为阳黄,色如橘黄而明,身目如金,遍身无汗,但头汗出,渴欲饮水,二便俱

秘，脉右浮滑而数，舌苔黄腻而糙。治以清胃解毒，茵陈蒿汤缓下之，下后以梔子柏皮汤，三丰伐木丸清化之。

惟湿热入肝，肝火逼胆，胆汁入血，血蓄发黄，名曰胆黄，面目指甲一身尽黄，兼露青筋，小便自利而清，粪色反白，脉左弦涩，右弦滑，舌色紫黯，苔现黄腻。治以通络逐瘀，代抵当汤，重加竹茹、茵陈主之，轻则叶氏绛覆汤，合当归龙荟丸缓通之，或加除疸丸，奏功亦速。

己 湿温化痢疾

痢之为病，见于夏秋居多，他时则间有之。本三焦肠胃之疾，其初虽或兼风寒，或兼暑燥而发，而总由于湿热积滞，郁伏肠中，蕴酿而成。凡人患痢疾时，其肠中之黏膜，必有红肿之处，其处生出之浓液，即白痢也。若血管烂破，有血液流出，即赤痢也。脓血兼下，即赤白痢也。若青黄赤白黑杂下，即五色痢也。诊断治疗之法，必先别其有表邪，无表邪，为湿重，为热重，夹虚夹实，伤气伤血之故，而治要得矣，乃或谓先泻后痢，自脾传肾为逆候，而杂药乱投者，诎知痢疾鲜有不先泻而后痢者？治如其法，生者甚多，何逆之有？或谓通则不痛，专以攻下为事者；或未详询胸腹有无胀痛拒按，但见下痢频数，而惟事止涩者；或一见痢疾，专从里治，置表分寒热无汗不理，致内陷面增重者；或执赤为热，白为寒，不审其证之真寒真热，而妄施温凉者；或在痢言痢，不究其人血气偏虚之故，惟以槟、朴、丑、军攻逐为事者。皆一偏之成见，未可与言治法也。本会各职员等，临症实验，凡赤痢、赤白痢、五色痢等，起病之初，属于实热性质者，则由病原菌所酿成之病毒，充满于肠内，宜先之以通利剂，扫荡腹内之郁毒，而后以调理剂，作后疗法，乃为至当之顺序。若不先扫荡病毒，而惟下痢之是恐，先防遏之，则死于腹满热盛苦闷之下，是即由逆治致逆症者也，此时之逆症，与实症相一致。又如白痢、赤白痢、

五色痢等，属于气血两虚者，多起于胃肠运化不足，非起于肠内聚积病毒者，宜乎虚冷者温化之，虚热者清润之，以调和胃肠气液，为至当之治法。若谓不扫除腹内之病毒，则病根不尽，宜投下剂以廓清之，则其痢益急，莫知所止，每死于肉脱厥冷困惫之下，此即由误治致急症者也。此时之急症，与虚症相一致，虚实二因，最关病人之生命，为医者切宜慎重，庶免草率误人之弊。兹将赤痢、白痢、赤白痢、五色痢等四种证治，分列如下。

赤痢初起，每兼暑燥之气而陡发。其症身热口渴，脐腹大痛，如刺如割，里急后重，下痢频并，或肠垢带血，或纯下鲜血，日夜数十度，或百余次，面赤唇红，或兼吐酸，或兼呕苦，胸腹如焚，按之灼手，甚或冲任脉动，胯缝结核肿大，小溲赤涩，或点滴而痛，六脉洪数，或左兼弦劲，舌苔黄燥如刺，或红刺如杨梅状。此由血分温毒，与积滞相并，内攻肠胃，劫夺血液下趋，即《内经》所谓肠澼下血，身热者死是也，症势最急最险。若以痢势太频，妄用提涩，或但用凉敛，必至肠胃腐烂而死。即以楂、曲、槟、朴、香、连、芩、芍、银花炭等，普通治痢之法，以治此种毒痢，亦必胃肠液涸而死。急救之法，初用加味三黄汤，或拔萃犀角地黄汤，日夜连进二三剂，纯服头煎，以先下其毒，次用鲜生地二三两，鲜茅根一二两，金汁一二两，以代大黄，重用甘苦咸寒之品，以滋液救焚，养阴解毒，连进一二剂后，如尚有积热未净者，则用五汁饮清润滑降，以调理之。终用三参冬燕汤，滋养气液，以复其元。以上为重性赤痢而设，若轻性赤痢，症虽腹痛，里急后重，下痢频并，而但下肠垢如红酱者，治以加味白头翁汤，重用西瓜、翠衣、白茅根、鲜贯仲等，已足奏功。或先服更衣丸一二次，排除其肠内之温毒热积，继服加味白头翁汤，奏效尤捷，终用黄连阿胶汤，加鲜铁皮石斛、鲜稻穗、鲜茉莉花等，以善其后。

白痢初起，每兼生冷油腻而夹发。其疾胸腹滞闷，腹绵痛而后坠，或但后重偏甚，忽思

饮,饮亦不多,忽思食,食亦乏味,小便热涩,痢下色白,或如豆汁,舌苔腻浊白滑或黄。《内经》所谓肠澼下白沫是也。治宜胃苓汤,加沉香、百消曲,首先温化其湿食,待湿开热透,食化苔松,即用枳实导滞汤,下其积滞,一经积去痛减,可用香砂二陈汤,加荷叶拌炒谷芽,调理脾胃以善后,或用七味白术散亦效。

赤白痢者,《内经》所谓肠澼便脓血是也。先辨其白多红少,或红多白少。白多者,虽属大肠而内关脾脏,每有因过食瓜果,痢冷在肠,其症胸腹胀痛,肠鸣下痢,痛一阵,痢一阵,下痢后,仍后重不畅,苔白且呕,脉多弦滞。治宜藿朴胃苓汤,加公丁香、紫金片,温化冷滞以止痛。若下痢频并,腹痛拒按,舌滑而厚者,宜先服备急丸五七粒,速攻其积,积去而痢自减,继以醉乡玉屑调理之。赤多者,虽属小肠而内关肝脏,每多因瘀血与食滞互结,横截气机,致气上下升降不利,其症脘腹剧痛,下痢紫黑血丝,甚或夹有瘀血块,舌色紫暗,脉多弦涩,甚或弦劲,速用加味桃仁承气汤,去其瘀积,轻则四汁饮,送五仁丸,亦足见功,继用人参芍药汤,加驻车丸,酸甘化阴,酸苦泄肝,待痛止痢减,即用四炭阿胶汤,清余热,滋任阴,以善其后。

若赤白痢初起,见头痛怕冷,身热无汗者,均属有表,当从汗解。如口舌不燥渴,胸腹不闷痛,舌或无苔,或淡白且滑,为湿温兼风而发,宜喻氏仓廩汤,日夜连进二三服,水煎热服取汗,汗透而痢便减。若见心烦燥渴,而色腻滞,唇舌红赤,小便赤热,苔上黄燥或滑者,为湿温兼暑所化,宜藿朴夏苓汤,加青蒿、薄荷、连翘、滑石、六神曲等,连进三四服,得汗透而痢亦自止。此表分阴阳之两大法也。此而一误,为呕为呃,不寐不食,神昏耳聋而危矣(俗称伤带痢疾,皆属此类)。

五色痢者,即青黄赤白黑杂下也。青者胆汁,黄者粪,赤者血,白者脓,黑者宿垢,最重难治。仲景所谓五液注下,脐筑痛,命将难全是也。症虽有虚有实,毕竟虚多而实少,实症

属毒火,昼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但饮水而不进食,其痛甚厉,肛门如火烙,扬手掷足,躁扰无奈,脉弦劲紧急,不为指挠,舌色纯红,甚或焦黑,其势如焚,救焚须在顷刻,若二三日外,肠胃朽腐矣。急宜重用三黄甘草汤,或拔萃犀角地黄汤,昼夜连进,循环急灌,服至脉势和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药,改以犀角五汁饮,急救津液,终用三参冬燕汤,滋养阴气以善后。虚症属阴亏,张石顽所谓痢下五色,脓血稠黏,滑泄无度,多属阴虚是也。不拘次数多寡,便见腰膝酸软,耳鸣心悸,咽干目眩,不寐多烦,或次数虽多,而胸腹不甚痛,或每痢后而烦困更增,掣痛反甚,饮食不思,速用猪肤汤,合黄连阿胶汤,加茄楠香汁,甘咸救阴,苦味坚肠。若虚坐努责,按腹不痛,一日数十度,小腹腰脊抽掣酸软,不耐坐立,寝食俱废者,阴虚欲垂脱之候也。急宜增损复脉汤,提补酸涩以止之,迟则无济,幸而挽救得转,可用参燕麦冬汤,滋养气液,以善其后。若痢止后,犹有积滞未净,郁在下焦,小腹结痛,心烦口燥,夜甚不寐,宜用加味雪羹煎,标本兼顾,肃清余积。

总而言之,孕妇及体虚人,不论赤痢、白痢、赤白痢等,最为难治,惟归连石斛汤,加佛手花、代代花、鲜茉莉花等,最稳而灵。取其既能润肠祛积,开胃运气,又不伤胎碍虚也。临症时,从此方加减,庶免貽人口舌之讥。

庚 湿温化水痘

水痘者,小如蚕豆,大如豌豆,表皮隆起而为水泡,中多凹陷,始初为透明浆液状,继则变为不透明乳液状,且带脓性,常混有多数之圆形细胞,惟色淡浆稀,故曰水痘。皆由湿温兼风,郁于肌表而发,约有黄赤二种。色黄而含有气水者,曰黄痘(东医名含气性水痘)。色赤而含有血液者,曰赤痘(东医名出血性水痘)。亦有夹疹而出者,有夹正痘而出者,若先水痘收功后,而后发疹或正痘,其疹及痘必轻,此症多发于小儿,大人亦偶有之。将发时,

身俱发热,皮肤如灼,或苦痒,最初发现于颜面,渐次及于躯干四肢,三五日后,水痘干燥,成为灰色,或类褐色之痂皮,至七日,则不留痂痕而剥落,然亦有留皮肤痂痕者,因患者搔破水疱之际,真皮受损伤所致。其见点起发灌浆结痂,速则止于五六日之间,缓则约历二周至三周。辨法,虽同一水痘,同为皮薄色娇,而黄色水痘,一出如豆壳水疱,赤色水痘,一出有红点水疱,皆从水疱脓疱而结痂,然总不似正痘之根窠圆净紧束也。治法,黄色水痘,当用五叶芦根汤透解之,继与加味五皮饮,解其皮肤之余湿。赤色水痘,当用加味翘荷汤清解之,继用防风解毒汤,清其皮肤之余热。终则统用三豆甘草汤以善后。

辛 湿温化肿胀

湿温所以化肿胀者,或因本病延久而发,或因宿病夹症而发,有但肿而不胀者,有但胀而不肿者,有肿而兼胀者,有肿胀而兼气喘者。辨其症,肿在外属水,胀在内属气,肿分阳水阴水,胀分气实气虚,因湿热浊滞致水肿者,为阳水,因肺脾肾虚致水溢者,为阴水。浊气在上为实胀,中气不运为虚胀。辨其位,肿在头面四肢,胀在胸腹脏腑,试举其大要而条治之。

阳水肿者,热蒸湿浮,袭入皮肤也。肿由面目先起,自上而下,皮肤如灌气状,以指按之,随手而起,大便不爽,小便黄热,时或赤涩,甚则气粗而喘,皆由气郁不舒所致。治在肺而发散之,《内经》所谓开鬼门是也。轻则香苏五皮饮,重则麻杏三皮饮,使湿热从微汗而泄,汗透则肿自消,继以茵陈胃苓汤,健运脾胃以善后。

阴水肿者,湿重热轻,郁结脉络也。肿自两足先起,由下而上,皮肤如裹水状,以指按之,窅而不起,大便溏滑,溺短浑浊,时或点滴,甚则气短而喘,皆由水停不行所致。治在肾而渗利之,《内经》所谓洁净府是也。轻则椒目五苓散,重则麻附五皮饮,使水湿从溺道而

泄,溺畅则肿自消,继以香砂春泽汤,温补脾肾以善后,若面目一身俱黄,黄而且肿者,名曰黄肿,必先观其色之明暗,如黄色鲜明,溺色老黄且涩者,此热重于湿也。治宜茵陈蒿汤,送下神芎导水丸,速泻其黄以退肿,继以吴氏二金汤调理之。如色黄昏暗,溺色淡黄不利者,此湿重于热也。治宜茵陈胃苓汤,送下三丰伐木丸,急去其黄以消肿,继以茵陈五苓散调治之。惟其间肿而且胀者,首推胃苓五皮汤,最稳而灵,肿而且喘者,五子五皮饮,亦多奏效。

气实胀者,或因食积,或因痞块,先有物在胃肠中,而后胀形于外也,按之则坚,腹胀不减,先宜消导以化之,早服程氏和中丸,晚服叶氏宽膨散,效者甚多。如或不效,必是久病入络,络郁则胀也,当先辨其湿滞在络者,开郁通络饮,调下宽膨散主之,瘀积在络者,香壳散煎汤,调下代抵当丸主之。甚则间服巢氏阴阳攻积丸,不拘湿积瘀积虫积,皆能奏效,此即《内经》去郁陈莖之稳法也。切不可大剂峻攻,医者虽取效一时,病者虽暂快数日,往往一二旬间,胀反愈坚,中气伤残而毙。草医包治胀病,每结恶果者,多由于此。

气虚胀者,多因病后不讲卫生,不知禁忌,一复再复,脾胃久伤而化胀,此虚气在于统腹膜之中,徐洄溪所谓胀俱在肠外三焦膈膜之间是也。其外虽胀,其中无物,按之则濡,扣之有声,抑之不痛,时胀时减,切不可攻,攻之即死。宜用温补兼辛通法,早服程氏白术丸,补其虚以化滞,夜服局方禹余粮丸,暖水脏以通阳,耐心静养,缓缓奏功。继以半硫理中丸,温补脾阳以宽之,济生肾气丸,温通肾阳以消之,此即《内经》宣布五阳之正法也。外治惟针法,最能取效。若病家急于求效,医家急于建功,每见速死则有之,而病之能痊,一无反覆者,则百不见一二也。医家病家,切宜慎重。

以上湿温化症,但举其大要而言,其余变症甚多,未能一一曲尽,阅者谅之。

第四章 卫生及预防

第一节 已病之卫生

吾绍近今治病，一病之安危，惟责之医家一人，一医之良否，专系乎煎方一剂，其药宜多煎，宜少煎，宜先入，宜后入，宜多水，宜少水，非所知也。药品之道地与否，制炼之合法与否，亦非所辨也。此外寝处不合法，寒暖不适宜，饮食不知节，病情不知察，更无论矣。似此则医家之功一，而病家之过十，纵有卢扁，能愈病乎？况重大危险之病机，早晚不同，顷刻传变，而惟恃一日一至之医，一日一服之方，治变幻不测之病，庸有幸乎？余故曰：已病之卫生，为病家必要之智识，亦为病家应尽之义务，故凡良医之能愈病，必先在开化病家，使病家诸人，看护周到，有助医之力，不掣医之肘，夫而后病之误治也，始可以归罪于医。兹择其最紧要最易实行者，条列如下。

一、衣被宜洁净也。清洁为各病所不可或缺之要件，若患时疫病而不洁，则其病屡犯于危殆，且能致害于病者之家族及医师。故病者须日日更换衣服，卧床被褥，尤须清洁一切旧衣被等，凡可蒸发之物，必须安置空屋，锁闭箱中。又如被覆过暖，亦能致病加重，重病即死者，以热郁于内而气不宣达也，竟有闷毙许久，而旁人但知其熟睡者，迨呼之不应，揭其盖覆，始知其人已死，莫不曰死于急痧，近年来闻见颇多。

二、饮食宜节制也。湿温时疫，本属胃肠伏邪，早已失其消化力，最宜忍饥耐饿，平卧安静，不但油腻腥发，曲蘖炙博，熏灼脏腑者，固宜禁绝，即瓜果生冷，凡能冰伏脾胃者，亦宜禁不入口。最妙以萝卜汤、陈干菜汤，疏导其胃肠，渴则饮清快露，和开水少许，或但饮细芽茶，输运其津液，病势轻减后，可略进流动性之滋养品，如薄粥、薄藕粉，及开水冲热之鸡蛋等，每日之次数宜多，每次之食量宜

少，不过以之略充饥肠而已。病将就痊时，凡各种未熟之果实油类，及一切之固形物而不易消化者，均不宜入口。前哲庞安常先生云：凡病新瘥，只宜先进白稀粥，次进浓者，又次进糜粥，亦须少少与之，不得早吃肉食，他如酒肴甘脆肥鲜生冷等物，皆不可犯。王孟英先生曰：瘥后必小便清，舌苔净，始可吃粥饭鲫鱼台鲞之类，油腻酒醴甜食新鲜补滞诸物，必解过坚矢新粪，始可徐徐而进，切勿欲速，以致转病，此皆阅历有得之名言欤。

三、卧房宜宽绰，窗户宜开爽也。二者皆注意室内之空气，常使新鲜，最为病理卫生之首要。王孟英先生曰：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者，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故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庶清风徐来，疫气自然消散，反是，则热气浊气，益为疫气树帜矣。凡时疫流行，罹此者，每多被褐茹藿之子，荆户蓬室之人，皆由于此。

四、侍人宜勿杂，灯火宜少燃也。吾绍病家习惯，凡病时疫，最怕鬼祟，不但夜间红烛高烧，即日中于病室床内，亦必以多燃灯火为阳光，而满屋皆侍病之人，骈肩并足，交头接耳，七口八呿，汗露交流，岂知人气最热，灯火最毒，浊气多而清气少，即使无病者久居此室，亦必头目昏晕，胸膈气闷，况在患时疫之人乎！口鼻之所吸受，肺胃之所浸淫，往往轻者重，重者即死，皆此等恶习惯阶之厉也。凡疫皆然，亦凡病皆然，正不独湿温时疫一种耳。

五、择医宜精，任医宜专也。王孟英先生曰：选医难于选将，选得矣，或徒有虚名而无实学，或饱学而通才，或通才而无卓识，或见到而无胆略，或有胆而少周详，皆不足以愈大证也，然则如何而可服其药耶？但观其临证时，审问精详，心思周到，辨证确切，方案明通，言词直爽近情，举止落落大方者，虽向未谋面之人，亦一见而知为良医矣，其药可服也。周雪樵先生曰：病者之安危，即为医家之荣辱，苟始终信任之，医家之于病人，自有密

切之关系,若朝暮易医,则各骋意见,各施治法,势必温凉杂投,筑室道谋,无一人任其咎而后已。而最为僨事者,则病家之略知医药者也,愈病不足,掣肘有余,最为良医之阻力,凡于方药之有力量者,必不敢服。曰:恐其误治也。于方药之能速效者,又不敢服。曰:嫌其霸道也。及得至平易之方,则安然服之,病而不效,则又归其咎于医,曰:今固无良医也。有如是之病家,而后投其所好,乃有今日之所谓名医。故医师之良者,不但不沾染病家之习气,尤贵开通病家之智识。

六、购药宜谨,察药宜慎也。徐洄溪先生曰: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药失其真,药性必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则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惟知定方,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陆定圃先生曰:药之伪者不必论,即寻常药品,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搀混,必亲自检视,方免舛误。有桐乡陈李氏子,夏月霍乱,延医定方,有制半夏二钱,适药肆人少,而购药者众,误以制附子与之,服后腹即大痛发狂,口中流血而卒,李归启于医,医谓药不误,必有他故,索视药渣,则附子在焉,遂控药肆于官,馈以金乃已,此皆不辨药品而致误也,可不儆且惧乎。

第二节 未病之预防

疾病之预防法,《内经》摄生一章,语皆精卓,但程度太高,难于履行。兹择其浅近而易于从事者,节录上海医学研究所通告如下。

一房屋务祈洒扫,勿被尘污,四壁宜用石灰刷新,或兼用除秽药水浇洒,以杜湿毒之患。

一垃圾为秽气所乘,不宜任意倾倒,宜倒在桶内,候清道夫挑除,挑后勿再作践,大街

小巷,时常清洁,可免一切疫病。

一晨起须将窗户洞开,以出炭气而入养气,夜则不然,卧不息灯,与贪凉露宿,均宜切戒。

一罐坛瓶钵一切器皿,积储宿水,最易生蚊,如内地已设自来水,宜将此项屏弃勿用。天井阴沟,须时常冲洗,勿任闭塞,若将火油灌入阴沟,以免秽湿,斯为更妙。

一停棺于家,最能遗患,设死者系患传染之症,其害更不堪设想,故丧家宜将棺柩速葬为要。

一蚊蝇最能传病,故食物必须遮盖,以免蚊蝇散毒。碗盏用时,须先洗净。卧宿须垂帐子,勿使蚊虫吮血,致生传染之病。

一各种生冷之物,俱有微生物含其中,故食物必须煮透煮熟,各物亦勿越宿再食,且勿与未煮之物置在一室,庶微生物不致侵入,水未煮过,慎勿入口,嚼冰水冰冻水,皆与人有害,瓜果亦易致病,均宜少食。

一吐痰于地,最为秽德,且易传病。宜向磁盂或阴沟吐之,方可无患。

一有汗之衣,亟宜洗濯,慎勿于汗干之后,再穿身上,致滋疾病。

一登山凭眺,涉野环观,用深呼吸法,吸收新鲜之空气,最为预防时疫之要法。(新增)

一时疫盛行之际,室中宜焚点辟瘟集样香,以辟除其秽恶不正之气。人病人室,宜啖圆固皮蛋一枚,能饮者,佐以高粱酒少许,男妇老幼,俱宜佩太乙辟瘟丹一颗,以绛帛囊之,当心悬挂,不可进袭。(新增)

一无论老少强弱之人,虚实寒热之症,常以炒香枇杷叶泡汤代茗,肃清肺气,可杜一切痧秽时邪。尤必慎起居,节饮食,薄滋味,谨嗜欲,夏令当茹素三五旬,其一切腥膻发物,俱宜远戒,房劳亦宜撙节。(新增)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人白矾雄精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鲜石菖蒲根及降香。

湿温时疫治疗法 卷下

绍兴 医学会同人拟稿

四明 曹赤电炳章校点

选录急性时疫方

犀地桑丹汤 见吴坤安先生《感症宝筏》。照原方略有加减。

白犀角八分 鲜生地八钱 冬桑叶三钱
粉丹皮二钱 生山栀三钱 青连翘三钱 老紫
草三钱 青子芩钱半 青蒿脑钱半 元参心二
钱 池菊花三钱 白知母三钱

先用活水芦根二两,鲜茅根二两,嫩桑枝
一两,鲜竹叶五十片,煎汤代水。

按:犀角之功,取其透络热,清脑炎。凡温
热邪陷血分,神昏发疹,斑点隐隐者,确有捷
效。但原支犀角,只有一条统黑,或两条统黑,
余皆灰白之色,因中医向有白入气分,黑入血
分之说,故方中每写定黑犀角,岂知同一犀
角,白色最多,黑色最少,以致黑色者价增一
倍,白色者往往染成黑色,欺人渔利,其实此
说不必拘泥,庶几家况平常者,尚可购服。

《按萃》犀角地黄汤 见邵步青先生《温
毒病论》

白犀角一钱 鲜生地两半 生锦纹三钱
小川连一钱 青子芩二钱

犀羚白虎汤 见王孟英先生医案。

白犀角一钱 羚角片钱半 生石膏八钱
白知母四钱 生甘草八分 陈仓米三钱,荷叶包
双钩藤钱半 滁菊花二钱

先将犀羚二味,用水四碗,煎成二碗,代
水煎药。

千金生地黄煎 见《千金要方》。

生玉竹三钱 天花粉三钱 地骨皮三钱

辰茯神三钱 生石膏四钱 白知母三钱 鲜生
地汁 麦冬汁各二瓢,冲 鲜竹沥一瓢 生姜汁
四滴同冲 净白蜜半钱

竹叶石膏汤 见仲景方。

西洋参一钱 生石膏二钱 生甘草八分
原麦冬钱半 仙露夏一钱 鲜竹叶三十片

犀羚镇痉汤 见陆定圃先生《冷庐医
话》。

白犀角八分 羚羊角钱半 鲜生地八钱
青连翘三钱 元参心二钱 新银花二钱 滁菊
花三钱 甘中黄一钱 生甘梢六分 莲子心二
分

滋液救焚汤 见喻嘉言先生《医门法
律》。

白犀角一钱 鲜生地一两 玄精石一钱
原麦冬二钱 西洋参钱半 大麻仁三钱 生甘
草三分 真阿胶一钱 柏子仁二钱 紫石英三
钱 西牛黄一分 调服。

瓜霜紫雪丹 见方省庵先生喉科。

白犀角 羚羊角 青木香 上沉香各五
钱 寒水石 石膏 灵磁石 飞滑石各五两
元参 升麻各一两六钱 飞朱砂五钱 生甘
草八钱 公丁香二钱 麝香一钱二分 金箔一两
西瓜硝八钱 冰片三钱 制法照《局方》紫
雪。

龙胆泻肝汤 见宋神宗《和剂局方》。

龙胆草八分 生山栀钱半 青子芩二钱
银胡一钱 鲜生地五钱 车前子钱半 生甘梢
八分 归须八分 建泽泻钱半 细木通八分

平阳清里汤 见梁特岩先生《舌鉴辨
正》。

生石膏六钱 生甘草六分 青子芩钱半
白知母三钱 小川连八分 生川柏六分 先用
白犀角六分,羚羊一钱,煎汤代水。

阿胶鸡子黄汤 见沈樾亭先生《验方传信》

真阿胶钱半 左牡蛎五钱 大生地四钱
生白芍三钱 女贞子三钱 黄甘菊二钱 鸡子
黄一枚 童便一钟

选录慢性时疫方

藿朴夏苓汤 见石芾南先生《医原》。

杜藿香钱半至二钱 真川朴八分至一钱 姜
半夏二钱至三钱 光杏仁二钱至三钱 白蔻仁八
分,冲 生米仁四钱至六钱 带皮苓三钱至四钱
猪苓钱半至二钱 建泽泻钱半至二钱 先用丝通
草三钱或五钱,煎汤代水。

附加减法 兼风者,汗出恶风,兼寒者,
恶寒无汗。前法酌加苏梗、桔梗、豆豉、葱白、
生姜、之类。邪在经络,一身掣痛,酌加桂枝、
酒炒防己、秦艽、之类,以开毛窍经络之壅。兼
暑者,面赤、口渴、心烦。前法去蔻仁、半夏、厚
朴,酌加青蒿脑、鲜荷叶,清香辟秽,连翘、山
栀、滑石,轻清微苦淡渗,以解暑湿热之结。

星香导痰丸 见朱丹溪先生心法。

制南星三两 生香附三两 皂角水浸一周,
日晒 法半夏三两 广橘红五两 姜汁糊丸。

按:丹溪翁自言,此家传秘方,治痰嗽无
火累验。

沉香百消曲 见德轩《普济方》。

上沉香一两 五灵脂 制香附各一斤 炒
香黑白丑各二两

按:原书云:此方秘于道藏,善能消水、消
食、消痞、消痰、消气、消滞、消瘀、消痢、消虫、
消膈,并痰迷心窍等症,修合济人,费小功大,
药到病除,无不即愈。

枳桔栀豉汤 本会各职员《经验方》。

生枳壳一钱至钱半 焦山栀二钱至三钱 苏
薄荷八分至一钱 苦桔梗一钱至钱半 淡豆豉二

钱至三钱 青连翘二钱至三钱 青子芩一钱至钱半
生甘草四分至六分 西茵陈二钱至三钱 贯仲
二钱至三钱 鲜竹叶三十片

按:此方从长沙枳实栀豉汤,合河间桔梗
汤,加茵陈、贯仲二味,治湿温时疫之热重于
湿,兼受风邪而发者,屡投辄效。

清芳辟疫汤 见徐洄溪先生医案。

活水芦根二两 鲜茅根一两 鲜薄荷钱半
鲜青蒿三钱 泽兰叶三钱 鲜石菖蒲叶钱半
解毒万病丹一粒,温水磨冲

按:此方清芬辟秽,凉血解毒。乃湿温时
疫,湿从燥化,温从火化之良剂。凡治身热神
昏,闷乱烦躁,甚或呕吐厥僵,其形如尸等症,
投之辄效。盖火邪逆上,诸窍皆闭,非此等清
凉芳烈之药,不能即令通达,本会各职员,历
经治验,故敢新定其名曰:清芳辟疫汤。

解毒万病丹 见徐灵胎先生《兰台轨范》

雄黄精五钱 山慈姑二两 川文蛤二两
千金霜二两 红芽大戟二两 麝香三钱 飞辰
砂五钱

上七味,各研细末,和匀,以糯米粥为剂,
每料分作四十粒。按:四十粒太重,可分作八十粒。

按:洄溪先生曰:此秘药中之第一方也。
用药之奇,不可思议,专治一切药毒,菰子、鼠
莽、恶菌、疫死,牛马、河豚等毒,及时行瘟疫,
山岚瘴疰,缠喉风痹,黄疸赤眼,疮疖热毒上
攻,或自缢溺水,打扑伤损,痲疽发背,鱼脐
疮肿,百虫蛇犬所伤,男子妇人癫邪狂走,鬼
胎鬼气,并宜服之。由是观之,此丹确为杀菌
之第一要剂。其方下明注曰恶菌疫死,则凡属
疫症之由于恶菌者,医者可推广其用矣。惟中
医通称曰恶菌。西医则通名曰毒菌。因其微
细之极,又名曰细菌。且因善能腐败物质,又
霉菌。习新医学者,辄诋中医之不知毒菌,则
其于中国医书,未尝博览已可概见,但取中医
学说之可非难者一二端,指摘之以概全体,而
弃我所长,新学之士,习闻其说,遂以中医为
一无可取,致使新旧之见,势同冰炭,两者益
不相容,然如斯互相抵触之弊,将谁受之,受

其弊者非他，吾国之人民而已。窃愿中西之二大医术，日渐融和，共图医道之大进步，则本会各职员，实深厚望焉。

昌阳泻心汤 见王孟英先生《重订霍乱论》。

鲜石菖蒲钱半 青子芩 仙露夏各一钱
小川连六分 紫苏叶三分 真川朴八分 鲜竹茹三钱 淡竹沥一羹瓢，冲 生姜汁四滴，冲 先用炒香枇杷叶一两，活水芦根二两，煎汤代水。

其枇杷叶，必须先刷毛净，剪去大筋，然后略炒微黄色为度。

按：菖蒲一名昌阳，辛香不燥，善能扫涤浊邪，昌发清阳之气，合诸药以为剂，共奏蠲痰泄热展气通津之绩，凡治湿热秽浊之邪，内蒙清窍，已历试不爽矣。

太乙紫金丹 同前。

山慈姑 川文蛤各二两 红芽大戟 白檀香 安息香 苏合香油各一两五钱 千金霜一两 明雄黄 琥珀各五钱 梅冰 当门子各三钱

以上十一味，各研极细，再合研匀，浓糯米饮杵，丸绿豆大，外以金箔为衣，每钱许，凉开水下。专治霍乱痧胀，岚瘴中恶，水土不服，喉风中毒，蛇犬虫伤，五绝暴厥，颠狂痫疽，鬼胎魔魅，及暑湿瘟疫之邪，弥漫熏蒸，神明昏乱，危急诸证。

按：薛一瓢先生曰：此方比苏合丸而无热，较至宝丹而不凉，兼玉枢丹之解毒，备二方之开闭，洵为济生之仙品，立八百功之上药也。由是推之，此丹合前解毒万病丹二方，真中医杀菌解毒之灵丹，不论时疫、大疫、疔疫，凡见方下详注各症，均可酌用，以奏捷效。

厥症返魂丹 见王肯堂先生《类方准绳》。

真麝香 生玳瑁 雄黄精 白芥子 飞辰砂各二钱五分

上药同研如粉，于磁器中熔，安息香和丸，如绿豆大，每服五丸，小儿只服一丸。

按：昏厥一症，最为急候，轻则渐苏，重则即死。因怒而得者为气厥，因瘀而得者为血厥，因痰而得者为痰厥，因食而得者为食厥，因酒而得者为酒厥，因痉而得者为痉厥，因痛而得者为痛厥，因惊而得者为惊厥，卒中而得者为暴厥，其状如尸者为尸厥，其症皆忽然昏晕，默然不语，不省人事，均以此丹，随症加入汤引急救之，历试辄验。

犀地清神汤 见石芾南先生《医原》。

白犀角八分至一钱 鲜生地六钱至一两 新银花二钱至三钱 青连翘二钱至三钱 广郁金三钱，磨汁冲 鲜石菖蒲钱半，后入 梨汁 竹沥各一羹瓢，冲 生姜汁二滴，冲 先用活水芦根二两，灯芯三十支，煎汤代水，煎成，冲入犀角汁、郁金汁、梨汁、竹沥、姜汁等，乘热即服。

按：湿热浊邪，化燥伤阴，因陷心宫，神昏谵妄，舌赤无苔，此时用药最要空灵。神昏为内闭之象，闭则宜开，心宫乃虚灵之所，虚则忌实，此方四味用汁，地黄用鲜者，取其滑利，少加姜汁，凉药热饮，取其流通，此即阴阳开阖之理也。余氏春山曰：热为湿郁，不能外达下行，每见恶寒足冷，若拘伤寒恶寒之说，投以温散，其寒反甚，但用芦根、灯草，甘淡通阳利窍，滚煎热服，下咽即觉热从外达，津津汗出而解，屡验不爽。故此方合前诸药以为剂，甘润救阴，清凉芳透，既无苦寒冰伏之虞，又乏阴柔浊腻之弊。如此制方，确有精义，本会各职员，屡用辄效，特表彰之。

加减神犀汤合犀珀至宝丹方 医学会正会长何廉臣君《经验方》。

犀角尖八分 鲜生地二两，拌捣，淡豆豉三钱 银花二钱 连翘三钱 粉丹皮钱半 元参心老紫草各三钱 大青叶二钱 金汁一两，冲

犀珀至宝丹一颗，去壳研细，先用药汤调服，犀角仍磨汁冲。

犀珀至宝丹 同前。

白犀角五钱 羚羊角五钱 琥珀三钱 麝香一钱 蟾酥五分 原桃仁三钱 藏红花二钱 血竭三钱 辰砂五钱 郁金三钱 石菖蒲三

钱 穿山甲二钱 杜赤豆五钱 桂枝尖二钱
连翘心三钱

以猪心血为丸，金箔为衣，每丸计重五分，大人每服一丸，小儿每服半丸，婴儿每服半丸之半丸。

按：此丹专治一切时邪内陷血分，瘀塞心房，不省人事，昏厥如尸，目瞪口呆，四肢厥冷等症。又治妇人热结血室，及产后瘀血冲心，小儿痘疹内陷，急惊暴厥，中风中恶等症。用之得当，奏功极速，历验如神。

犀连承气汤 见吕槎村先生《伤寒穷源》。

白犀角一钱 小川连一钱 生锦纹二钱
小枳实钱半 元明粉三钱 真川朴五分

小陷胸汤合朴黄丸 小陷胸汤，见张仲景先生《伤寒论》。

栝蒌仁六钱 仙露夏三钱 小川连八分
朴黄丸三钱

上药煎成，绢筛滤清服。

朴黄丸 见程钟龄先生《医学心悟》。

真川朴 广陈皮各十二两 制锦纹一斤四两 广木香四两

上用荷叶水泛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三钱，开水送下，小儿二钱。

枳实导滞丸 见李东垣先生《脾胃论》。

小枳实 六神曲各五钱 制锦纹一两 小川连三钱 青子芩 生晒术各三钱 浙茯苓三钱 建泽泻二钱

神芎导水丸 见刘完素先生《河间六书》。

生锦纹 青子芩各二两 炒黑丑 飞滑石各四两 小川连 川芎 苏薄荷各五钱

共为细末，滴水为丸，如小豆大，温水下十丸，至十五丸，每服加十丸，日三服，冷水下亦得。

按：此丸泻湿热，消酒食，清头目，利咽喉，能令胃肠结滞宣通，气和而愈，屡用辄效。

陆氏润字丸 见陆养愚先生《三世医验》。

酒炒锦纹一两 制半夏 前胡 山楂肉
天花粉 白术 广陈皮 枳实 槟榔各
钱二分五厘

每药须晒干为末，姜汁打神曲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二三钱。

按：此丸，善治湿热食积，胸满不食，腹痛便闭，及夏秋赤白痢等症，最稳最灵。

桃仁承气汤 见《仲景方》。

原桃仁三钱 生锦纹二钱 元明粉钱半
川桂枝三分 生甘草六分

按：此汤乃仲景原方，吴又可去桂枝、甘草二味，加当归、赤芍、丹皮各二钱，亦名桃仁承气汤。吴鞠通去元明粉、桂枝、甘草二味，加细生地六钱，丹皮四钱，泽兰二钱，人中白二钱，名加减桃仁承气汤。同一治蓄血症，凉血通瘀之功，较原方尤胜。

犀角鲜地黄汤 见孙真人《千金要方》。

白犀角一钱 鲜生地一两 粉丹皮三钱
赤芍二钱

茵陈蒿汤 见《仲景方》。

西茵陈五钱 焦山栀四钱 生锦纹二钱

参黄汤 见石芾南先生《医原》。

别直参钱半 生锦纹钱半

千金生地黄汤 见《千金要方》。

鲜生地二两 生锦纹一钱 生甘草八分
芒硝一钱 大红枣四枚

养荣承气汤 见吴又可先生《温疫论》。

鲜生地一两 油当归三钱 生白芍二钱
白知母三钱 生锦纹一钱 小枳实钱半 真川
朴五分

雪羹 见王晋三先生《古方选注》。

漂淡陈海蜃四两 大荸荠六个

飞龙夺命丹 见王孟英先生《重订霍乱论》。

飞辰砂二两 明雄黄 灯芯灰各一两 人
中白八钱 飞青黛 明矾各五钱 梅冰 麻黄
各四钱 真珠 牙皂 当门子 蓬砂各三钱
西牛黄二钱 杜蟾酥 火硝各钱半 飞真金二
百页

上十六味,各研极细合研匀,磁瓶紧收,毋令泄气,以少许吹鼻取嚏,重者再用凉开水调服一分,小儿减半。

按:王孟英先生自按云:此丹芳香辟秽,化毒祛邪,宣气通营,全体大用,真有斩关夺隘之功,而具起死回生之力也。

观音救急丹 见甬东王松堂先生《经验各科秘方辑要》。

真朱砂 雄黄精各六两 毕拔二钱 梅冰二钱半 明矾一两 月石二两 牙硝四两,后下 当门子二钱五分 真佛金二百张

上药研末,用磁瓶收贮,每装一分,黄蜡封口,切勿泄气,如遇有急痧等症,急用此丹,先点两眼角,再取半分,放入脐内,以膏药贴之甚验,若遇重症,可将余丹放舌上,阴阳水送服,无不立效。

按:王松堂自云:此丹功力甚大,即死一时,还可回生,孕妇忌服,小儿减半。

行军散 见王孟英先生《重订霍乱论》。

西牛黄 当门子 真珠 梅冰 蓬砂各一钱 明雄黄飞净,八钱 火硝三分 飞真金二十页

上药研极细如粉,再合研匀,磁瓶密收,以蜡封之,每三四分,凉开水调下。

飞马金丹 见沈樾亭先生《验方传信》。

巴豆霜 广木香 赖橘红各三钱 五灵脂真广郁金,生打 上雄黄 制锦纹各一两 飞辰砂五钱 明乳香 净没药 山慈姑 百草霜各二钱

各秤另研净末分两,再合研一时许,令匀,米醋法丸,金箔为衣,如绿豆大,隔纸晒干,紧贮磁器,置高燥处。二十岁以上者,每服十二丸,禀强者加三丸,老幼随减,三两岁者七丸,或五丸,七八十岁者九丸,温开水送下,半日或一二时许,非吐必泻,孕妇遇急症,七丸为度。

藿香正气散 见王孟英先生《重订霍乱论》。

藿香一两 川朴 陈皮 桔梗 白术

半夏各二两 大腹皮 白芷 浙茯苓 苏叶各二两 炙甘草一两

十一味为末,每三钱,姜三片,枣三枚,煎服。

红灵丹 同前。

朱砂 牙硝各一两 飞雄黄 蓬砂各六钱 煅礞石四钱 梅冰 当门子各三钱 飞真金五十页

每一分,凉开水送下,小儿减半。

周氏化浊汤 见周雪樵先生《中国医学报》。

真川朴钱半 杜藿梗一钱 青子芩钱半 前胡一钱 佩兰叶一钱 大腹皮一钱 小枳实一钱 淡香豉钱半 焦山栀钱半 紫金片二分 开水烔冲。

控涎丹 见陈无择先生《三因方》。

白芥子 甘遂 大戟各一两

研末姜汁糊丸,每服十丸,重则服三十丸,淡姜汤送下。

吴氏四苓汤 见吴又可先生《温疫论》。

带皮苓四钱 猪苓二钱 泽泻 广皮各钱半

藿朴胃苓汤 樊开周先生《经验方》。

杜藿梗二钱 真川朴一钱 杜苍术八分 炒广皮钱半 炙甘草五分 生晒术钱半 浙茯苓三钱 猪苓钱半 建泽泻钱半 官桂五分

王氏蚕矢汤 见王孟英先生《重订霍乱论》。

晚蚕砂五钱 生苡仁四钱 大豆卷四钱 丝通草一钱 陈木瓜三钱 仙露夏一钱 焦山栀钱半 青子芩一钱 吴茱萸三分,拌 炒川连二钱 地浆或阴阳水煎,稍凉徐服。

燃照汤 同前。

飞滑石四钱 真川朴一钱 焦山栀一钱 青子芩钱半 制半夏一钱 淡香豉二钱 省头草钱半

水煎去滓,研冲白蔻仁八分温服。

藿香左金汤 同前。

杜藿香三钱 吴茱萸二分 小川连六分

新会皮二钱 姜半夏钱半 炒枳壳钱半 炒车前钱半 赤苓一钱 细木通一钱 建泽泻一钱 猪苓钱半 六一散四钱,包煎

先用鲜刮淡竹茹五钱,炒香鲜枇杷叶一两,井水河水各一碗,煎至一碗,分两次服,服后毋多饮茶,多饮茶则连药吐出,不得药力矣,切宜忍耐。

连朴饮 同前。

小川连一钱 真川朴二钱 石菖蒲一钱 淡香豉三钱 制半夏一钱 焦山栀三钱 活水芦根二两,煎汤代水。

回阳急救散 同前。

吴茱萸一两八钱 母丁香一两二钱 上桂心八钱 硫黄五钱 当门子四钱

五味共研极细,磁瓶密收,每二三分安脐中,以膏药封之。一时即愈,孕妇忌贴。

按:此方药虽猛峻,而仅取其气由脐入腹,自能温通脏腑以逐寒邪,不致伤阴,诚为善策。惟口渴苔黄,下利极热者,显为阳证,虽见肢冷脉伏,亦勿妄用此散,更张其焰也。

椒附白通汤合半硫丸 见吴鞠通先生《温病条辨》。

川椒二钱,炒黑 生附子三钱,炒黑 淡干姜二钱 葱白二枚 猪胆汁半烧酒杯,去渣后调入

半硫丸 同前。

倭硫黄 姜半夏各一两

为细末,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一二钱,开水下。

霍乱定中酒 见沪上各报。

樟冰 丁香 木香 大茴香各三钱 罌粟膏三钱 广陈皮二钱 滴烧酒一斤

按:此方专治霍乱、瘪螺痧、吊脚痧、绞肠痧、胸郁、腹痛、痢疾等症,用此酒半茶匙,饮之即愈,极其灵验。

新加附子理中汤 见王清任先生《医林改错》。

潞党参八钱 淡附片四钱 淡干姜四钱 炒白术四钱 炙甘草三钱 原桃仁二钱 杜红花二钱

按:吐泻一见转筋,身冷汗多,非此方不可,莫畏病人大渴饮冷,不敢用。

来复丹 见宋《和剂局方》。

玄精石 倭硫黄 牙硝各一两 赖橘红小青皮 五灵脂各二钱

上药为末,醋糊丸,每服二钱,或三十丸,空心醋汤下。

加减附子理中汤 见吴鞠通先生《温病条辨》。

黑附块 老东参各钱半 生茅术三钱 真川朴二钱 广皮钱半

纯阳正气丸 见《绍兴医学报》。

杜藿香 紫苏叶 生茅术 生于术 白茯苓 姜半夏 广皮 上官桂 公丁香 青木香各一两 紫降香五钱

上药共研细末,水法为丸,如粟米大,外加红灵丹一两为衣,开水送服,每服五分,小儿减半,症重者酌加,孕妇忌服。

附姜归桂汤 见喻嘉言先生《医门法律》。

黑附块 炮干姜 全当归 安边桂各一钱半

上用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入蜜一蛤蜊壳,温服。

参芪建中合二陈汤 何廉臣《经验方》。

潞党参 棉芪各钱半 川桂枝五分 生白芍钱半 炙甘草八分 姜半夏钱半 炒广皮一钱 浙茯苓三钱 饴糖二钱 鲜生姜八分 大红枣四枚

用水两碗,煎成一碗,去渣温服。

附姜归桂参甘汤 见喻嘉言先生《医门法律》。

黑附块 炮干姜 全当归 安边桂各一钱半 潞党参 炙甘草各二钱 鲜生姜二片 大红枣二枚

用水两大盏,煎至一盏,入蜜三蛤蜊壳,温服。

辛温平补汤 同前。

黑附块 炮干姜各五分 全当归一钱 安

边桂五分 潞党参 炙甘草 蜜炙棉芪 土炒白术 酒炒白芍各二钱 五味子十二粒 煨姜三片 大红枣二枚

用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加蜜五蛤蜊壳,温服。

麦门冬汤合半夏秫米汤 何廉臣《经验方》。

原麦冬三钱 潞党参钱半 姜半夏二钱 北秫米四钱 炙甘草六分 大红枣两枚

参麦茯神汤 见薛生白先生《湿热条辨》。

西洋参钱半 原麦冬二钱 辰茯神三钱 鲜石斛三钱 甜石莲钱半 生谷芽钱半 生甘草六分 宣木瓜八分

人参白虎汤 《仲景方》。

潞党参钱半 生石膏八钱 白知母三钱 生甘草六分 生粳米三钱,荷叶包,煎

香砂二陈汤 见宋《和剂局方》。

广木香八分 春砂仁八分 姜半夏钱半 广陈皮钱半 浙茯苓三钱 炙甘草六分

桂枝白虎汤 《仲景方》。

川桂枝六分 生石膏六钱 白知母三钱 生甘草六分 生粳米三钱,荷叶包,煎

清脾饮 见张路玉先生《医通》。

川柴胡钱半 青子芩钱半 姜半夏一钱 真川朴八分 草果仁五分 生于术八分 小青皮七分 炙甘草六分 鲜生姜两片 大红枣两枚

加减达原饮 见雷少逸先生《时病论》。

草果仁五分 槟榔钱半 真川朴八分 炒白芍钱半 炙甘草五分 生川柏五分 焦山栀二钱 浙茯苓三钱

柴胡白虎汤 见丹波廉夫先生《伤寒广要》。

川柴胡八分 生石膏六钱 白知母三钱 生甘草六分 生粳米三钱,荷叶包,煎 青子芩一钱 仙露夏钱半

青蒿鳖甲煎 见吴鞠通先生《温病条辨》。

青蒿脑二钱 生鳖甲五钱 细生地四钱 白知母二钱 粉丹皮三钱

新绛旋覆花汤 《仲景方》。

真新绛一钱 旋覆花三钱 葱头十四枚

秦艽鳖甲汤 见《张氏医通》。

左秦艽钱半 生鳖甲四钱 全当归钱半 白知母钱半 川柴胡八分 地骨皮四钱 青蒿脑钱半 乌梅肉三分

加味逍遥散 见薛立斋先生医案。

白归身 酒炒白芍各钱半 土炒白术 浙茯苓各一钱 川柴胡 炙甘草各五分 焦山栀 丹皮各钱半 苏薄荷三分,冲

半贝丸 见徐氏卫生丛录。

生半夏八钱 京川贝一两二钱,去心

共研细末,炒至微黄,候冷,生姜汁捣匀炼丸,装入磁瓶,弗令泄气,每服一分五厘,开水半酒杯,于疟未来时,先一时辰服,迟服则不效,重者下次再服一分五厘,无不愈。愈后,戒食发物及鸡蛋南瓜等三个月,永不再发。

疟疾五神丹 何廉臣《经验方》。

姜半夏八钱 京川贝一两二钱,去心 青皮八钱 全青蒿一两 金鸡勒二钱 共研细末,淡姜水和丸,如绿豆大,朱砂为衣,每服一钱。

按:钱塘赵恕轩《本草纲目拾遗》云:金鸡勒细枝中空,俨如去骨远志,味苦性热,能达营卫,行气血,用以治疟,一服即愈。此方从仪征杨赓起军门家传秘方,参酌而出,经验多人,历试不爽,妙在并无后患,功在金鸡纳霜丸之上,用敢公布。

丁蔻理中丸 见广东陈利济药局方。

炒冬术二两 潞党参 炙甘草 干姜各一两 公丁香三钱 白豆蔻二钱

共研细末,水泛为丸,每服钱半至三钱,开水送下。

鳖甲煎丸 见《仲景方》。

鳖甲十一分 赤硝十二分 炒蜣螂 柴胡各六分 炒廔虫 丹皮 芍药各五分 炙蜂房四分 炒鼠妇 阿胶 大黄 乌扇 紫葳花

桂枝 干姜 黄芩 川朴 石苇各三分
桃仁 瞿麦各二分 葶苈 半夏 人参各一分

上二十三味为末，取煨炆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著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十丸，日二服。

小承气加黄连汤 见吴坤安先生《感症宝筏》。

生锦纹钱半 小枳实一钱 真川朴八分
小川连八分

节斋化痰丸 见王节斋先生《名医杂著》。

淡天冬 炒黄芩 瓜蒌霜 海粉 广橘红各一两 苦桔梗 制香附 青连翘各五钱
上青黛 风化硝各三钱

研细，炼蜜入姜汁丸，白汤送下。

茵陈五苓散 《仲景方》。

带皮苓四钱 猪苓 泽泻各二钱 生晒术一钱 官桂五分 先用西茵陈五钱，煎汤代水。

除痘丸 见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

倭硫黄三两 浮青矾一两

以上两味，水泛为丸，姜半夏粉一两为衣，每服一钱或钱半，一日两次。

茵陈胃苓汤 见万密斋先生《幼科发挥》。

杜苍术一钱 真川朴一钱 炒广皮钱半
浙茯苓三钱 生晒术钱半 川桂枝五分 建泽泻钱半 猪苓钱半 炙甘草五分

先用西茵陈八钱，煎汤代水。

绛矾丸 见《张氏医通》。

皂矾五钱，面裹，烧红 杜苍术五钱 真川朴八钱 广皮六钱 炒焦甘草三钱

煮红枣肉为小丸，姜半夏粉一两为衣。每服钱半，或二钱，一日两次，淡姜汤送下。

梔子柏皮汤 《仲景方》。

焦山梔五钱 生甘梢一钱 生川柏二钱

三丰伐木丸 见王晋三先生《古方选注》。

制苍术一斤 黄酒曲二两，同苍术炒，赤色皂矾半斤

醋拌晒干，入阳城罐火煨。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好酒米汤任下。

按：张三丰《仙传方》云：此乃上清金蓬头祖师所传，治黄肿如土色，其效如神。李时珍云：绛矾丸，不及此方之妙。

代抵当汤 见杨历三先生《寒温条辨》。

醋炒锦纹二钱 原桃仁 炒川甲 醋炒莪术 元明粉 当归尾 细生地各一钱 安边桂三分

叶氏绛覆汤 见叶天士先生《医案》。

真新绛钱半 旋覆花三钱 青葱管五寸
桃仁 归须各钱半 柏子仁三钱

当归龙荟丸 见陈修园先生《时方歌括》。

全当归 龙胆草 焦山梔 小川连 生川柏 青子苓各一两 生锦纹 上青黛 芦荟各五钱 木香二钱半 麝香五分

上药炒神曲糊丸，姜汤下，每服二十丸。

加味三黄汤 即三黄甘草汤，见沈樾亭先生《验方传信》。

生锦纹五钱 小川连 青子苓 生甘草各二钱

冲白蜜一两。

五汁饮 同前。

生萝卜汁二杯 生姜汁半酒杯 白蜜 陈细茶汁 生藕汁各一酒杯 和匀，重汤炖温饮之，无萝卜时，以莱菔子五钱，清水擂浸一二小时，绞汁用。

三参冬燕汤 樊开周先生验方。

太子参 西洋参各一钱 北沙参四钱 提麦冬二钱 光燕条八分 青蔗浆一酒杯 建兰叶二片

加味白头翁汤 见《良方集腋》。

白头翁三钱 小川连八分 青子苓二钱 生川柏六分 北秦皮五分 生白芍三钱 益元散四钱，荷叶包，煎

更衣丸 见陈修园先生《时方歌括》。

飞辰砂五钱 芦荟七钱 滴酒和丸,每服二钱。

黄连阿胶汤 《仲景方》。

小川连四分 真阿胶八分 青子芩六分
生白芍钱半 鸡子黄一枚,先放罐底,切不可碎

胃苓汤 即茵陈胃苓汤去茵陈,见《张氏医通》。

枳实导滞汤 见《张氏医通》

小枳实钱半 制川朴一钱 酒洗生锦纹八分 仙露夏钱半 净楂肉三钱 青连翘钱半
小川连四分 海南子钱半 老紫草三钱 细木通八分 炙甘草五分

七味白术散 见祝春渠先生《歌方集论》。

生晒术 潞党参各钱半 浙茯苓三钱 炙甘草六分 煨木香八分 杜藿香一钱 煨葛根钱半

备急丸 见孙真人《千金方》。

生锦纹一两 巴豆霜一钱 干姜八钱 蜜丸,朱砂为衣,小豆大,每服二三丸,多则五七丸。

醉乡玉屑 见徐春甫先生《医统》。

杜苍术 真川朴各八分 炒广皮一钱 炙甘草六分 焦鸡金两张 母丁香三分 春砂仁六分,冲

加味桃仁承气汤 见吴茱山先生《医案验方》。

原桃仁三钱 醋炒锦纹一钱 元明粉钱半
生甘草八分 安边桂三分 蜜炙延胡钱半
马鞭草二钱

四汁饮 即前五汁饮,去细茶汁。

五仁丸 见尤在泾先生《金匱翼》。

柏子仁半两 郁李净仁 松子仁 原桃仁 甜杏仁各一两 炒广皮四两 先将五仁另研如膏,入陈皮末研匀,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饮下。

人参芍药汤 樊开周先生验方。

太子参一钱 生白芍三钱 炙甘草五分 甜石莲钱半 乌梅炭三分 酒炒苦参子二分

荔枝壳三颗 芥菜干钱半

千金驻车丸 见孙真人《千金方》。

真阿胶三两 炒川连 当归各两半 黑炮姜一两

醋煮阿胶为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米饮送下。

四炭阿胶汤 见雷少逸先生医案。

银花炭 条芩炭 白芍炭各钱半 生地炭三钱 真阿胶钱半 炒黄淮药三钱 广陈皮 甜石莲各钱半

仓廩汤 见喻嘉言先生《医门法律》。

西潞党钱半 浙茯苓三钱 柴胡 前胡各八分 桔梗一钱 炙甘草六分 炒枳壳钱半 羌活 独活各五分 川芎六分 鲜生姜两片 陈仓米四钱,荷叶包,煎

犀角五汁饮 何廉臣《经验方》。

犀角汁一瓢 鲜生地汁四瓢 金汁一两 梨汁三瓢 甘蔗汁二瓢

用重汤炖温,频频灌服。

猪肤汤合黄连阿胶汤加茄楠香汁方 姚滋轩君验方。

小川连六分 真阿胶钱半 生白芍二钱 青子芩钱半 鸡子黄一枚,先放罐底 茄楠香汁二匙,冲

先用净猪肤净白蜜各一两,炒米粉四两,煎汤代水。

增损复脉汤 见沈樾亭先生《验方传信》。

高丽参钱半 提麦冬三钱 大生地三钱 炙甘草一钱 生白芍三钱 真阿胶钱半 山萸肉八分 北五味三分 乌贼骨三钱 净白蜡三钱

参燕麦冬汤 见江笔花先生《医镜》。

米炒西洋参钱半 光燕条一钱 提麦冬三钱 奎冰糖四钱

加味雪羹煎 见沈樾亭先生《验方传信》。

淡海蜆四两 大荸荠二两 真阿胶二钱,另炖,烱冲 山楂炭三钱 陈细茶三钱

归连石斛汤 同前。

油当归五钱 小川连七分 鲜石斛一钱
炒枳壳一钱 鲜荷叶一角,拌炒长须生,谷芽四钱

五叶芦根汤 见薛生白先生《湿热条辨》。

藿香叶 佩兰叶 薄荷叶 鲜荷叶各一钱

先用去毛枇杷叶一两,鲜冬瓜皮、活水芦根各二两,煎汤代水。

加味五皮饮 见陈修园先生《时方妙用》。

广陈皮钱半 茯苓皮三钱 五加皮二钱
大腹皮三钱 生姜皮一钱 光杏仁钱半 紫苏旁枝钱半 防风一钱

加味翘荷汤 见吴鞠通先生《温病条辨》。

青连翘 苏薄荷 炒牛蒡 苦桔梗 焦梔皮 老紫草各钱半 绿豆皮二钱 生甘草六分 蝉衣十只 苇茎一钱

防风解毒汤 见王晋三先生《古方选注》。

防风 荆芥穗 苦桔梗 淡竹叶 知母
通草各八分 枳壳七分 生石膏 青连翘
炒牛蒡各一钱 苏薄荷七分 生甘草三分

三豆甘草汤 见张路玉先生《医通》。

大黑豆 杜赤小豆各五钱 绿豆一两 生甘草一钱

香苏五皮饮 见陈修园先生《时方妙用》。

制香附 紫苏叶 广皮各钱半 浙苓皮
大腹皮 五加皮 桑白皮各三钱 炙甘草
五分 鲜生姜两片 葱白两枚

麻杏三皮饮 见叶天士先生医案。

蜜炙麻黄一钱 光杏仁三钱 浙苓皮四钱
新会皮钱半 炒牛蒡子钱半 前胡钱半 紫菀八钱 生姜皮一钱

椒目五苓散 同前。

川椒目五分 生晒术钱半 浙茯苓三钱
猪苓二钱 建泽泻二钱 官桂五分 先用海金

砂五钱,煎汤代水。

麻附五皮饮 见周雪樵先生《中国医学报》。

麻黄一钱 淡附片八分 新会皮钱半 浙苓皮四钱 生桑皮 大腹皮 五加皮各三钱

香砂春泽汤 见丹波廉夫先生《观聚方要补》。

广木香 带壳春砂各八分 老东参钱半
江西术二钱 猪苓 建泽泻各钱半 浙茯苓三钱 安边桂五分

吴氏二金汤 见吴鞠通先生《温病条辨》。

焦鸡金三钱 海金砂五钱 丝川朴一钱
大腹皮三钱 猪苓二钱 白通草二钱

胃苓五皮汤 见万密斋先生《幼科发挥》。

杜苍术八分 真川朴一钱 生晒术一钱
浙茯苓三钱 建泽泻钱半 猪苓钱半 草果仁三分 安边桂三分 炙甘草五分 新会皮钱半
桑白皮 五加皮 大腹皮各三钱 生姜皮一钱

五子五皮饮 见王孟英先生《温热经纬》。

光杏仁三钱 葶苈子 莱菔子 苏子各钱半 白芥子八分 新会皮钱半 生桑皮 大腹皮 五加皮 浙苓皮各三钱

程氏和中丸 见程钟龄先生《医学心悟》。

炒白术四两 炒扁豆三两 浙茯苓两半
炒枳实一两 炒广皮三两 焦六曲 炒麦芽
焦山楂 制香附各二两 春砂仁两半 姜半夏 苏丹参各二两 五谷虫三两,酒拌,炒焦黄色
鲜荷叶一枚 煎水叠为丸,每日上午下午,开水下丸钱。

叶氏宽膨散 见叶天士先生医案。

活癞蛤蟆十只,将腹皮剖开,用五灵脂、砂仁末各半分量,填满腹中,用酒捣,黄泥包裹,炭火上煨燥,研极细末,每服一钱,日三次,绿萼梅五分,泡汤送下。

开郁通络饮 见薛瘦吟先生《医赘》。

香团皮钱半 广郁金三钱 炒延胡钱半
远志肉八分 真新绛钱半 陈木瓜钱半 羌螂虫二钱 丝通草一钱 佛手片五分 先用丝瓜络一枚,路路通十个,生苡仁八钱,煎汤代水。

香壳散 见张路玉先生《医通》。

制香附三钱 炒枳壳二钱 藏红花五分
归尾三钱 炒青皮一钱 新会皮一钱 台乌药一钱 赤芍一钱 醋炒莪术一钱 炙甘草五分

上药共研为散,每用五钱,水煎去渣,冲童便半盏,空心温服,若症势极重,加白薇五钱,炒延胡钱半,炒川甲一钱,用原桃仁五钱,青糖五钱,陈酒一瓢,加水四碗,煎成两碗,代水煎药。

代抵当丸 同前。

酒炒锦纹四两 原桃仁三十枚 炒川甲
醋炒莪术 元明粉 归尾 细生地各一两
安边桂三钱

共研末,蜜丸,每服三钱。

乔氏阴阳攻积丸 见李士材先生《医宗必读》。

吴茱萸 炮干姜 安边桂 炒川乌 姜炒川连 姜半夏 浙茯苓 延胡索 潞党参 各一两 上沉香 真琥珀各五钱 巴豆霜一钱

上为末,皂角四两,煎汁糊丸,绿豆大,白蜡为衣,每服八分,加至一钱五分,姜汤下,与脾胃药间服。

按:此方乔三余先生所定,虽有参、苓益气,然药多峻猛,妙用全在与脾胃药间服,予曾效用此方,每令病人早服香砂六君丸三钱,夕服阴阳攻积丸八分,或服攻积丸一日,香砂六君丸二三日,随人强弱而施,初服辄应,胀势向衰,即令停服,专用程氏白术丸,调补脾胃。

程氏白术丸 见程钟龄先生《医学心悟》。

江西术 浙茯苓 广陈皮各二两 春砂仁 六神曲各一两五钱 五谷虫四两 用荷叶、陈仓米煎水叠为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局方禹余粮丸 见宋《和剂局方》。

蛇含石 禹余粮各三两 真针砂五两 羌活 川芎 广木香 淮牛膝 浙茯苓 安边桂 白豆蔻 大茴香 蓬莪术 淡附片 炮干姜 小青皮 京三棱 白蒺藜 全当归各五钱

上为末,入前药拌匀,以汤浸蒸饼,滤去水,和药再杵为丸,梧子大,食前温酒白汤任下三十丸至五十丸。

按:此丸,不动脏腑,而能去病,但最忌盐,一毫不可入口,否则发疾愈甚。若阴虚内热而为腹胀者,忌服。

半硫理中丸 何廉臣《经验方》。

半硫丸一钱 理中丸二钱

和匀,开水送服二钱。

济生肾气丸 见严济生先生方。

浙茯苓三两 熟地四两 淮山药 山萸肉 粉丹皮 建泽泻 安边桂各一两 淡附片五钱 淮牛膝 车前子各一两

按:此方本金匱肾气丸中诸药,各减过半,惟桂、苓二味,仍照原方,更加牛膝、车前,为宣布五阳,开发阴邪之专药,但方中牛膝滑精,精气不固者勿用。

以上验方,统计一百三十五剂,皆古今名医治验之良方,而为本会各职员屡投辄效者,爰敢公布,惟其间猛烈之品,重大之剂,务必辨症详明,认病精确,始可对症选用,切勿草率从事,致貽卤莽灭裂之讥,慎旃慎旃。

《湿温时疫治疗法》终

增订叶评伤暑全书

〔明〕 张凤逵 原著
叶子雨 增评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提要

明·张凤逵撰。凤逵字鹤腾，颍州人。赐进士出身，户部陕西司郎中。自序有云：若伤寒一症，药书止列小款中，世皆忽之，一遇是证，率目为伤寒，以发散等剂投之，间加衣被取汗，甚之用灸，以致伤生者，累累不悟，可不悲欤！予诸生时，万历戊子，夏患兹证，势极气索，瞀然自愤，庸医以为脾胃内伤，或以为劳役中折，几不自持。徽医汪樞石适在傍，蹙然曰：心烦面垢，此暑证也。何多指闻之，皆骇其名，予于督中微解依之，服益元散二剂而苏，仍调以加味香薷饮，数剂而愈。遂著《伤寒伤暑辨》一篇，刊于暑月印布，兼施药饵，其捷效若谷响，乃发愿搜罗群书，著为全帙以济世。惧阅历未久不中窾，期五十以后方就笔研，后至天启壬戌，感仙师教就笔研，挟古诸名家参考，编集而成帙，拮据十余载，约二万余千言，分为上下两卷，议论皆常语，不敢钩深，以便医家览解，方多遵古无他奇，宜证则灵云云，此述凤逵著书之旨也。叶霖增订序云：去岁于书肆获睹张凤逵《伤寒全书》。亟购归案头，日加索玩，而叹曰：张氏其《素问》之功臣乎，暑症之阶，舍此奚复他求乎？然亦时有未尽，愚诚鄙陋，敢取诸家精当之言，附益于后，犹惧学者之难跻也。又自伸鄙意以释之，凡正其讹谬，补其脱略，仍整为两卷，目之《增订伤寒全书》。冀初学者有以见暑证之要焉，俾由鄙意可以识张氏之意，即张氏之意可以明《素问》之旨，而六气之书，殆无缺憾矣。旧有林北海增刊，无所得失，似属赘疣，尽删之云。本书前虽有裘吉生君校刊，不久售罄。炳章旧藏凤逵原书，有清康熙十四年渔阳林起龙北海序，校勘印行本，卷末附刊喻嘉言疫论，首论、次案、次方，并有北海疫论序，辨析瘟疫，其识多有足补吴又可之未详，末有林氏后跋，叶氏尽删去，周禹载虽将林氏、喻嘉言《瘟疫论》序，及《瘟疫论》附刊入《温热暑疫全书》后，然亦删去医案附方，非林氏全书矣。今仍以林刊原本作考校，补刊林氏附增疫论全编及后跋，以成全璧。查本书原目：上卷，首辨春夏秋冬暑温凉寒四证病原，天时地气，辨寒暑证各异，暑证、暑厥、暑风、暑痲、暑瘵、绞肠痧、时疫、寒疫、脉理、运气；下卷，列治暑主方二十一方；丸散五方，增补十八方，痢疾二方，疟疾二方，增补二方，发斑一方；服药总法，古今名医品汇，如张仲景、孙真人、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方古庵、王节斋、陶节庵、虞花溪、李文清、王宇泰等，各名医论暑学说，采录无遗，后附名医治暑医案，各条附有叶霖评注，阐发精义，颇切实用。周禹载云：张凤逵《伤寒全书》，申明理蕴，精确不磨，虽有小疵，不掩大德，诚可振聩于千古者也。确是定评。

表 序

《素问》有热病者，皆伤寒之类，及凡病伤寒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之言。后人妄解经旨，多以热病即是伤寒，温病暑病亦即伤寒之所伏，但因发时不同，而名各别也。惟《难经》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已明示伤寒为一般感证之总称，故世俗有湿温伤寒、暑湿伤寒、热证伤寒等之名目。盖此伤寒二字，无异一病字之代名词，犹之曰湿温病、暑湿病、热证病是也。夫辨名不清，设治亦混，竟有以治伤寒之麻黄汤方，施于温暑诸病者，草菅人命，言之痛心。考张氏仲景《伤寒论》，本亦温暑并及之书，不过亦以伤寒名各感证耳。反之，且有疑张氏为伤寒专家，张氏书专治伤寒，凡温暑证未可以张氏方治也。吴氏又可著《温疫论》，以比拟《伤寒论》，叶氏天士著《温热论》，亦比拟《伤寒论》，至吴氏鞠通，于叶氏书脱胎而著《温病条辨》，凡例第一条曰：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其亦以《温病条辨》为《伤寒论》对待之文章也。盖不知《伤寒论》，原亦包括温病，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曰温病等言，是吾谓诸氏实推广《伤寒论》一部份之言，《温疫论》焉，《温热论》焉，皆属于《伤寒论》统系的病理学及治疗法，非与《伤寒论》并行的病理学及治疗法也。至《温病条辨》，既非《伤寒论》并行的书，尤非《伤寒论》统系的书，实为《温热论》之注解书也。则于《伤寒论》有前条辨后条辨同，虽然病变无穷，病理至微，吾侪学者，认《伤寒论》为六气感证之纲要，能于六气各有专书，条分缕析，如诸氏之论温热一气者，未始非后学之导师，先贤之功臣也。不佞于二十年来，读书临证，凡见夫患温病者固多，患暑病者尤多，独怪后学不知暑为六气之一证，先贤亦无暑之专书以相示。吴氏鞠通且谓暑亦温之类，是犹古之温为寒之类，同一混称，夫伤寒与病温，果相径庭，而病温与病暑，岂无差池？顾暑以日者二字合之而成，明是夏月烈日之气而为病，故《内经》曰：后夏至日为病暑，以病之在夏至后得者，多属于暑。《伤寒论》特立中暍之篇，日本医称之为口口射病，古今新旧，无不以暑属专病，当火伞高撑，酷日临空之际，或天时以阵雨相霖，或人事以冷水相泼，则地面上骤起令人不耐触鼻之气，是气焉，即暑气也。较之日本医以为日光所照射以成病者，为尤甚。盖日光所照射而成之病为冒暑，卫生家犹可避之。地气所蒸腾而受之病为中暑，卫生家不易避之。张氏洁古老人谓避暑纳凉于深堂大厦，大扇风车得之者，属静而得之之阴暑证，足征暑邪防避之难也。业医者苟于一年间诊治之证，按日记之，自必以暑症居多数，故专治感证之医生，夏秋之间，其门如市，一过其时，遂无问津者，此尤足征六气感证中最多者为暑病，是以暑温、暑湿、暑毒、中暑、冒暑、伏暑等之病名，几乎家喻户晓。奈何论暑专书，惟张氏凤逵《伤暑全书》已。且张氏原刻，在明天启年，相距不过数百年，其书已湮没不可觅。读医书者，于《伤寒论》后，但于有《温热论》一，若伤寒病外，只有温热病，口头日念暑温、暑湿、暑毒、中暑、冒暑、伏暑等病名，心上习焉不深求论治暑温、暑湿、暑毒、中暑、冒暑、伏暑之书。呜呼！暑病之重，关人生既如彼，暑书之轻，于人世又如此，不佞常引为医界一憾事也。今秋扬州叶君仲经，自南京邮寄尊甫子雨先生遗著若干种，间有《增订伤暑全书》未刊稿二卷，不禁喜出望外，开卷读之。则张氏原书，于暑之为证，固属兼收并蓄，已不愧为全书，经叶氏增订，于暑之为证，尤见发凡纠正，更足称为全书。叶氏原序有曰：《素问》六气之理，惟张长沙能造其微，又曰《增订伤暑全书》。冀始学者，有以见暑证之要焉。又曰张氏其《素问》之功臣乎！数语见先辈著书之本旨，无不以

羽翼先贤，启导后学为心，不佞所主张以《伤寒论》为六气病之纲要，《温热论》为推广《伤寒论》六气中一气之书，今是书亦可谓为推广《伤寒论》六气中一气之书，张氏其亦为《伤寒论》之功臣乎。学者能本叶氏增订之心，有以见暑证之要者，当必知是书与《温热论》诸书并重焉。今有刊行国医百家之举，爰亟亟以是稿付诸手民，俾广流传。吾知《温热论》出，而温病与伤寒鉴别明，是书出而温病与暑病鉴别亦明矣，从此医者多一方法，病者少一天扎。然则叶氏保存与增订是书之功，微特羽翼先贤，启导后学已哉。

民国六年冬月绍兴吉生裘庆元谨序

叶 序

医家以《素问》有风寒暑湿燥火之病,合于天之六气,其变化若不可测,然则《素问》盖医之圣经也,圣经之义犹天也。天可几及乎,阶而升也。故涉山必历层磴,登屋必藉高梯,欲明《素问》之旨,必赖后人之解说,解说之书也,非徒省诵读率尔操觚之可至发明奥赜者也。余常以《素问》六气之理,惟张长沙能造其微,他如金元诸家,亦时有著述,而暑之专论,代鲜及之,学者无可矩式,岂《卒病论》阙佚而失之耶?抑以暑病盖寡,而遗而弗取耶?次复怪今之医士,畏难而乐易,避深而就浅,日习《温病条辨》、《温热经纬》诸书,询以《素问》,则茫然不知所对,此所谓逐末而舍本矣,盖患无阶径之可由也。六气者同源而异流,是以经言寒暑六入,寒火之要,长沙河间既述于前矣,庸得于暑而无其阶乎?心恒歉然,欲有作而未逮也。去岁于书肆获睹张凤逵先生《伤暑全书》,亟购归案头,日加索玩,而叹曰:张氏其《素问》之功臣乎,暑证之阶,舍此奚复他求乎?然亦时有未尽,愚诚谫陋,敢取诸家精当之言,附益于后,犹惧学者之难跻也。又自伸鄙意以释之,凡正其讹谬,补其脱略,仍厘为二卷,目之曰《增订伤暑全书》。冀始学者,有以见暑证之要焉,俾由鄙意,可以识张氏之意,即张氏之意,可以明《素问》之旨,而六气之书,殆无缺憾矣。庶留心医道之士,有可以几于岐黄未显之微言,旧有林北海增刊,无所得失,似属赘疣,尽删之。时著雍闾茂杪秋石林医隐叶霖书于鷗寄轩中。

原 序

夫医九流一技也，而回夭札与安乐，跻寿域而补造物之不逮，厥功博已，顾五行在手，则天可延，阴阳未分，则延者促已，审之在跬步，而适之则燕越，可畏哉。寒暑均天地之厉气，伤寒伤暑二病，均厉气之能生杀人者，《素问》因寒因暑之说，昭昭为万世的。顾伤寒书创自张长沙，详于朱南阳，而反覆精析于陶节庵，其全书若眉列然，学者类能据籍按方而施治，故往往取效。若伤暑一证，医书止列小款中，世皆忽之，一遇是证，率目为伤寒，以发散等剂投之，间加衣被取汗，甚灸以致伤生者，累累不悟，可不悲欤！予诸生时，万历戊子夏患兹证，势极气索，瞽然自愤，庸医以为脾胃内伤，或以为劳役中折，几不自持，徽医汪韞石适在旁，蹙然曰：心烦面垢，此暑证也。何多指，闻之皆骇其名，予于胷中微解依之，服益元散二剂而苏，仍调以加味香薷饮数剂而愈。遂著《伤寒伤暑辨》一篇。刊于暑月印布，兼施药饵，其捷效若谷响，乃发愿搜罗群书，著为全帙以济世。惧阅历未久不中窾，期五十以后方就笔研，戊申自计部以目恙请告，杜门静摄，得毕志于性命黄老诸家，昕夕砑砑，无逸晷暇，即焚香兀坐，间入圜内视，百日不他，及目愈后，至天启壬戌，感仙师教，就笔研挟古诸名家，参考编集而成帙。拮据十余载，约二万余千言，分为上下两卷，议论皆常语，不敢钩深，以便医家览解，方多遵古无他奇，宜证则灵，菽粟岂珍错，而食其时，百骸理宜也。要在于燕越歧路处着力耳，平高贡，除妒忌，澄心察理，审证投咀，医之上计乎。宁独医人一心耳。虚与实相反，拗与圆相仇，古今成败之大关也。秉国成者，与谋国计者，身系社稷安危，操万性命脉，虚心圆智，盖可忽乎哉！予因医面广其说。

天启三年岁次癸亥孟夏朔旦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户部陕西司郎中颖郡张鹤腾撰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目录次第说

病生有原,治法顺其原,故辨冬春夏秋寒温暑凉证冠其首焉。暑,阳气也。寒,阴气也。气之运有迟速,有顺逆,有次舍,故次天时,天运于上,地载于下,南北异疆,寒燠殊气,令不能督之使齐,故地气次焉。天地交而阴阳有序,铢则寒暑病作,证候各异,故剖其异若黑白,其独详于暑者,明专科也。忽者使之惊,暗盲者使其昭昭,踌躇顾望而不敢决者,使其奋袂而投咀,令膏肓不能匿,药餌可施,生民庶有托矣。若暑厥暑风绞肠痧,诸名家俱载,因之耳,时疫详朱南阳,寒疫独创于李东垣,第宗而演之。至于暑痧暑瘵,常有此证,从无此名,不识其证,安识其药?予特摹证而立名,庶可据而施治焉,辩疑决证,因证施药。五脏不能告人,而脉告之,脉不能接人,而指接之,是脉乃天真委和之气,非图可状,非言可传,在人手指,心会而已。乃天时有定期,地气有方隅,求其宛转变易,与脉相符者,惟运气为最微焉。夫五运有旋转之机,六气有迟早之妙,天以示始终之因于地,地以示始终之因于物,然则五脏六腑与物之旺落感应,以此而已,斡旋而调适之,权在乎药餌,若列饌然,惟其所投,投则有醕然若嗜,神喜而病畏之,不投则恚然若饕,病喜而神恶之,是在取者,药方列左。古人立方,良有深意,其议见良有慧识,卓越不可磨灭者固多,中亦有泥古任臆,不可为训者。予采各名家论暑原文,后各附愚见品评,以俟览者取裁焉。然无征不信,有考斯传,《医学纲目》所载,古今名医类案,非后学之鉴衡乎,彼俟百世而不惑,吾考先正而不谬,庶几哉与古作者默契乎。至若治于未病,防其外邪,顺时颐养,保命度生,是在智者之自调如何耳。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目录

卷上

辨春夏秋冬温暑凉寒四

证病原····· (455)

天时····· (456)

地气····· (457)

辨寒暑证各异····· (457)

暑证····· (458)

暑厥····· (459)

暑风····· (460)

暑痿····· (460)

暑瘵····· (460)

绞肠痧····· (460)

时疫····· (461)

寒疫····· (462)

脉理····· (462)

五运六气····· (463)

五运配十干之年····· (463)

六气为司天之岁····· (463)

南政北政····· (463)

十二支年分运气····· (463)

增订客气客运活法····· (466)

卷中

古今名医暑证汇论····· (468)

张仲景伤寒例第三论痿湿喝第四论

辨太阳病脉第五论····· (469)

孙思邈伤寒例论····· (470)

刘河间中暑论····· (470)

李东垣暑伤胃气论····· (470)

附:清暑益气汤····· (471)

朱丹溪中暑论····· (471)

辨动得静得····· (471)

方古庵附余暑论····· (472)

王节斋附余暑论····· (472)

陶节庵辨张仲景伤寒论····· (472)

治伤寒用药大略····· (473)

伤寒变温热病····· (473)

温病辨····· (473)

辨恶寒····· (473)

辨温暑凉寒诸证····· (474)

辨风温····· (474)

虞花溪《医学正传》论暑····· (475)

李文清《医学入门》论暑····· (475)

救痰壅法····· (475)

救绞肠痧法并干霍乱····· (475)

救途中热倒法····· (475)

王宇泰《证治准绳》论暑····· (475)

加减清暑益气汤····· (476)

名医类案 增补名医类案····· (476)

卷下

治暑主方····· (480)

六和汤····· (480)

香薷饮····· (480)

十味香薷饮····· (480)

五苓散····· (480)

桂苓甘露饮····· (480)

益元散····· (480)

藿香正气散····· (480)

二香散····· (481)

九味羌活汤····· (481)

人参败毒散····· (481)

香朴饮····· (481)

枇杷叶散····· (481)

缩脾饮····· (481)

黄连解毒汤····· (481)

人参白虎汤····· (481)

白虎加苍术汤····· (481)

竹叶石膏汤····· (481)

三黄石膏汤····· (481)

桂苓甘露饮合败毒散·····	(482)	症疾方·····	(487)
百合汤·····	(482)	清脾饮·····	(487)
丸散方类·····	(482)	胃苓汤·····	(487)
加味胃苓丸·····	(482)	附方·····	(488)
黄龙丸·····	(482)	半夏泻心汤·····	(488)
消暑丸·····	(482)	小陷胸汤·····	(488)
玉露散·····	(482)	发斑方·····	(488)
却暑散·····	(482)	消斑青黛饮·····	(488)
备用方类·····	(482)	服药总法·····	(488)
大顺散·····	(482)	附刻:喻嘉言《瘟疫论》序·····	(489)
龙须散·····	(482)	附刻:喻嘉言《瘟疫论》·····	(490)
加味桂苓甘露饮·····	(482)	疫证治案·····	(491)
补中益气汤·····	(483)	治疫名方·····	(493)
调中汤·····	(483)	黄连阿胶汤·····	(493)
增补诸方·····	(483)	黄连汤·····	(493)
一物瓜蒂汤·····	(483)	黄连泻心汤·····	(494)
紫金錠·····	(483)	黄连龙骨汤·····	(494)
黄连香薷饮·····	(483)	黄连犀角汤·····	(494)
麦门冬汤·····	(483)	黄连橘皮汤·····	(494)
生脉散·····	(483)	黑膏·····	(494)
白头翁汤·····	(484)	消毒饮·····	(494)
升麻鳖甲汤·····	(484)	犀角消毒饮·····	(494)
达原饮·····	(484)	羌活升麻汤·····	(494)
三消饮·····	(485)	漏芦汤·····	(494)
大承气汤·····	(485)	消毒丸·····	(494)
小承气汤·····	(485)	雄黄丸·····	(494)
调胃承气汤·····	(485)	运气五瘟丹·····	(494)
升降散·····	(485)	大青丸·····	(494)
清瘟败毒饮·····	(486)	太无神术散·····	(494)
圣散子方·····	(486)	升麻葛根汤·····	(494)
附:霍乱症痢发斑·····	(486)	二黄汤·····	(495)
干霍乱吐法·····	(486)	救急解毒丸·····	(495)
二陈汤·····	(486)	茵陈五苓散·····	(495)
痢疾方·····	(487)	参苓平胃散·····	(495)
芍药汤·····	(487)	神授香苏散·····	(495)
香连丸·····	(487)	制人中黄法·····	(495)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 卷上

明 颖郡 张鹤腾风逮原著
清 扬州 叶 霖子雨增评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点

辨春夏秋冬温暑凉寒四证病原

生气通天论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由此论之，人身元气，与天相通，颐养有道，病何从生？然则病生有因，其发有原乎，从其原而治之则易疗。阴阳应象大论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又曰：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痰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四时之气，更伤五脏，此四时四气之病原也。黄帝明以春温根于冬寒，其间气候相近，症恙相同，犹可言者，原未兼及暑也。至汉张长沙仲景著伤寒书，遂演《内经》之说曰：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自此论出，而后之业岐黄术者皆宗之，果尔是专主一寒气。三病分久近，皆寒为根，故后世医家，有四时伤寒之说，甚至通以麻黄桂枝汤兼治温热症，误人良多。陶节庵诸名家，亦剖三病若列眉，而根始于寒，不免沿而未能脱，又何怪乎碌碌者？愚谓道以一气生天地，以二气生五行，五气各司其用，而水火为最要，水火能生物，亦能杀物，若仲景之说，

是水专擅其权，而火为虚而无用矣，愚为冬之寒病，专属寒威，此固然不易者，至春时阳气渐舒，孔窍开张，服御单夹，乃天气变幻，倏暖倏寒，又多荡风，人感寒直入脏腑，故为温病，犹可名曰春寒；已与冬寒不相蒙矣。况夏至后，炎火时流，蒸郁烁人，得病似伤寒者，皆是暑火所感而成，与冬之寒气，毫不相涉，而亦以为冬寒之积久所发者误矣。即生气通天论曰：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是寒暑分因，水火别证，明列断案，万世医学之祖也。又何惑乎？然《内经》之温根于寒者何故？案《山海经》桂，名招摇，叶长二尺，桑名帝女，大围五十尺，桂竹叶大二尺余，高数丈，其草树奇怪类若此。据经想太古时，洪水横流，怀山襄陵，草木闭塞，天地蒙昧，阴霾拂郁，阳明未舒，以故寒气盛行，元和令少，即当大夏，亦无烁金之患。后世文明渐开，五行分布，水火之气，各司其权，若斯争烈者，即今春值淫雨，余寒为厉，甚者如隆冬，挟纊不能去，试观晋中暑证寥寥，绝无痎疟，皆阴胜之左券也，何况古洪荒世乎，此《内经》温根于寒所由发也。何仲景遂申演其说，并暑而一类乎？是蛇足也。且古人茹毛衣草，筒缘淡薄，无助火之具，后世炙煨之味适口，醪郁之酒充腹，嗜欲灼精，尘劳食气，皆足以嘘焰而煽炽，宜暑火之乘类而善人也。谓古之寒病多而暑病少，今之寒暑并重，而暑为尤剧则可，愚故特列论曰：伤寒者感于冬之严寒，温病者感于春之轻寒，若暑

病则专感于夏之炎热,若冰炭霄泉之不相及,一水一火,各操其令。治法一热剂,一凉剂,各中其窍,而概以为寒因,不几于执一遗二哉!予俯仰踌躇,万不得已,敢于翻千古之案,以开百世之觉,破迷而拔苦,遂自甘于僭窃云耳。

霖按:《素问·生气通天论》言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疟疾,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四时伏气之机,阴阳互根之理也。春伤于风者阳邪也。留连日久,乃下为洞泄之阴病。秋伤于湿之阴邪,乃为上逆而咳之阳病。夏伤于暑热之阳邪,至秋发为疟疾之阴病。冬伤于寒之阴邪,至春必发为温热之阳病。是阴阳上下之相乘也。此六淫之邪伤人,由人身之阴阳不固,故金匱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足征人身之气血,皆生于精。冬宜闭藏,则阴气固密,若纵欲精耗则阴虚,阴虚则阳邪易犯,故多病温。夏宜疏泄,逆之而汗不出,汗不出则暑邪内伏,遇秋风凄切,寒热相战,则为疟病。阴阳启闭,时气宜然,举冬夏言,其春秋伏气,自可类推。而阴阳应象论,又重复言四时伏气者,盖六淫之邪,亦由七情不慎,五脏化五气为内贼以伤之,此《内经》反复阐明伏邪之义也。

又按:《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越人五十八难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名各不同,是伤寒为古医经之通称可证。仲景太阳篇,首揭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中风。恶寒发热,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伤寒。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发汗已,身灼热,脉阴阳俱浮者,为风湿。辨论寒温形证,朗若列眉,治喝三法,尤有深义。奈书经兵火散佚,虽高平王叔和编次,仅存伤寒治法,而温暑亡失益多,不得拉杂叔和序例中语,妄议仲景寒温莫辨也。《内经》温根于寒,谓严寒遏热,乃习坎之义,亦不须远引洪荒,曲为解说,温病

固非春日之轻寒,暑病亦非专感夏日之炎热,欲明温暑伏气之义,当细参《内经》,庶不为群言所惑。

天 时

真源曰:天地之间,亲乎上者为阳,自下而上四万二千里,乃曰阳位。亲乎下者为阴,自上而下四万二千里,乃曰阴位。既有形名,难逃度数,且一岁者,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为一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三气为一节,二节为一时,四时为为一岁,一岁以冬至节为始,是时也。地中阳生升,凡一气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气为一节,四十五日,阳升共二万一千里,二节为一时,一时九十日,阳升共四万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阳合阴位,是时阴中阳半,其气为温,而时当春分之节也。过此阳升而入阳位,方曰得气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后,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节,阳升通前计八万四千里,以到天。乃阳中有阳,其气热,积阳生阴,一阴生于二阳之中,自夏至之节为始,是时天中阴降,凡一气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气为一节,一节四十五日,阴降共二万一千里,二节为一时,一时九十日,阴降共四万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阴交阳位,是时阳中阴半,其气为凉,而时当秋分之节也。过此阴降而入阴位,方曰得气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后,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节,降极通前计八万四千里,以到地,乃阴中有阴,其气冷,积阴生阳,一阳生于二阴之中,自冬至之后,一阳升如前,运行不已,周而复始,即阳升阴降之八节,而知天地,即温凉寒热之四气,而识阴阳,夫阴阳判分,若黑白然。故春夏秋冬四时,随令各别,温热凉寒四时,随节候变易,冬至已后至春分属伤寒,自春分至夏至属温病,自夏至至白露属伤暑,自白露至立冬属凉病,自立冬以后至春俱属伤寒,盖春秋之气尝不足,冬夏

之气尝有余,即四月八月间亦有暑病,盖八月间晓暮夜气虽凉而午未之时,秋阳燥烈,日火灼人,反毒于伏,盖伏时气发汗出,阳气在表,此时阳气渐敛,真火内燃,而又以烈日熏之,故毒易中人,热证更剧,当细察之,虽其外证相类,而受气不同,治法迥异,稍有不中节,害人不浅。而概用以寒证剂,其害可胜言哉!治者先数时令,后审时气,随令加減斟酌之,未有不立取效者,故为天时说。

霖按:论四时阴阳升降,即十二辟卦六阴充足于十月亥,阴极则阳生,故十一月冬至,一阳生于下,为地雷复卦,二阳生为地泽临,三阳生为地天泰,四阳生为雷天大壮,五阳生为泽天夬,至四月六阳充足,则为乾卦。阳极阴生,故五月夏至一阴生于下,为天风姤卦,二阴生为天山遁,三阴生为天地否,四阴生为风地观,五阴生为山地剥,至十月六阴纯静,则为坤卦。夫坤为万物之母,坤静而纯阴,何能生物?必待乾与之交,得其阳而后始能生万物也。然交必阳体充足,乾之六阳乃充足于四月之巳,次为午,乾至五月夏至,阳气升极,则下交感,坤阴之气上承,故一阴动于下,为天风姤也。再交于六月未,三交于七月申,所谓坤三索于乾也。乾阳潜藏于坤阴,至冬至一阳动于下,故为地雷复也。此阴阳消长之机,不可移易者也。然既明阴阳升降消长之理,辟叔和序例,寒毒藏于肌肤,春变为温,夏变为暑是矣。然不得界划时日,为温热凉寒,未免缘木求鱼。夫治病之法,首当察其微甚,辨其阴阳,触类旁通,则头头是道。冬至阳生,井泉温,人身所伏者阳热,被冬日严寒所折,藏于肌骨之间,或为外邪逗引,或为情欲所伤,感而触发,伏气至浅,感寒至重,则为伤寒。伏气日久较重,至春感风热而发者,则为春温。伏气至重,延至立夏后,夏至前,为情欲所伤而发者,则为热病。然微甚之机,又不必泥执立夏前为温,夏至前为热,惟当以伏气之轻重以分温热也。若夫夏至阴生,井泉寒,人身所伏者阴湿,伏气微感天日之阳,热重者阴邪易

消,惟余热炽,自当以辛寒泄热,伏气重,所感之阳邪微,宜用苦温以燥湿。设表里两重,又当消息香薷饮以加減矣。活法运乎一心,固不可囿于方圆之中,亦不可出于规矩以外,天吋人事,其庶几乎。

地 气

天地之形,其状如卵,六合于中,其圆如球,日月出没,运行于天之上,地之下,上下东西,周行如飞轮,春夏日行北陆,秋冬日行南陆,太阳所临其气燠,故四方风气,各有偏胜。秦晋地气寒,遂寒病多而暑病少。吴越滇黔及粤地气暖,故寒病常而暑病独剧。至八九月犹如伏时,彼中盲医不知,率以治寒剂投之,以火助火,又且禁人饮水食瓜,至不可救。予万历丙午,典试粤四。棘闱中帘官厮役多病此,呻吟声相闻,医皆以为寒。予诘之曰:某日曾风雨,尔曾服絮否,皆如法用凉剂而痊。抚台杨公异而索方,予冗中姑抽胸臆数款并方,杨公遂付之梓,题曰张司农活人说。今其板贮西粤藩司中,杨公仁者乎,急于济人如此,地气不同,治法亦异,犹越人见溺而骇蠹,燕人见布而疑麀,气局之识圉之耳,安可一概施药哉?寒而但见其寒,限于今也。热而不知其热,拘于古也。予虑大迷不解,特变而表之。

霖按:地形如球,凡日光所临之赤道其气暖,故南北皆有冰海也。以中国言,西北高原,病多风寒,东南卑下,病多湿热。豆疹一证,相传为马伏波征南所染,流入中原,盖南越为君火之方,得气最先,北口外至今未有豆患,缘寒水凝结之乡,君火之气不及,《素问》异法方宜论,不可不究心研玩也。

辨寒暑证各异

伤寒伤暑二证,流毒天地,沿袭古今,人率习而不察,据其外证,头痛身痛,发热恶寒等证相同,皆混于象,而不审内景,不观乎时,

因一名之曰寒,而不知其岐多端,甚不可一律论者,寒之伤人也。一二日在肤宜汗,三四日在胸宜吐,五六日在脏宜下,确有定期可据者。若暑则变幻无常,入发难测,不可寻想,彼暴中之激烈,扁鹊不及屈指而投咀,久伏之深毒,长桑不能隔肤而见脏,最为难察而难救已,即寻常之感,亦难觉知,非若伤寒之有定期定证,可据可疗者,不拘表里,不以渐次,不论脏腑,冒暑蒸毒,从口鼻入者,直中心胞络经,先烦闷,后身热,行坐近日,熏烁皮肤肢体者,即时潮热烦渴,入肝则眩晕颈麻,入脾则昏睡不觉,入肺则喘咳痰壅,入肾则消渴,非专心主而别脏无传入也。中暑归心,神昏卒倒,暑伤肉分,周身烦躁,或如针刺,或有赤肿,盖天气浮于地表,故人气亦浮于肌表也。冒暑入肠胃,腹痛恶心,呕泻,伏暑即冒暑,久而藏伏三焦肠胃之间,热伤气而不伤形,旬日莫觉,变出寒热不定,霍乱吐泻,膨胀中满,疟痢烦渴,腹痛下血等。自入肝至此,采《医学入门》。并主治法,皆以清内火为主,而解表兼之,寒之中人乘其虚,暑则虚实并中,而实更剧。盖气血强盛之人,内已有伏火,加之外火炎炎相合,故焦灼为甚,经虚处寒栖之,经实处暑栖之,寒凌其弱,而暑亲其类也。又藜藿常被寒,惟膏粱独能御,若暑则不问膏粱藜藿,而咸能胜之侮之,虽广厦累冰,蕙质生粟,轻罗纨绮,冷冷玉树,一犯其烈焰,詎能却之乎?是以知暑气之毒甚于寒,乃古人专以寒为杀厉之气,而不及暑何也?试观寒病至七八日方危,暑病则有危在二三日间者,甚至朝发暮殆,暮发朝殆,尤有顷刻忽作,拯求不及者。如暑风、干霍乱之类,然则暑之杀厉之气,视寒尤甚,彰明较著矣。寒病止一途,察脉审候,执古方以疗之易为力。暑证多歧,中热中喝,中内中外,甚者为厥,为风,为颠痫,即发则泄泻、霍乱、干霍乱,积久后发则疟、痢、疮疡,种种病名,约有十余科,皆暑为厉,则暑杀厉之气,视寒不几倍哉!除暴中暴发,久伏后发,不可度量,其余受发,亦有渐次焉。盖盛夏之时,热毒郁蒸,

无论动得静得,其初入人也,不识不知,外之流火,与内之阳气骤遇而争,阳气不服,先昏倦疲,及火与气合,气不能胜,火力虽渐散,为外热烧灼不已,气耗而血枯,故燥渴、痞塞、腹痛诸恶证作焉。此其变化,或乍或久,人莫自觉,医家亦不能辨,至病深而后施治,故难速愈。宜早辨而早治之,则易愈而取效速。

霖按:此篇辨暑证,精细入微,辨伤寒尤有未尽。然寒暑辨易,温暑辨难,请详温暑之辨,以补司农未尽之义。《素问·热论》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此节经义不明久矣,诠释家多以冬伤于寒,伏寒化热,发于夏至前为温病,发于夏至后为暑病,暑即热也。温为热之渐,热为温之甚解。殊不知伤寒为外感通称,故上经有热病类伤寒之文,越人作伤寒有五之辨,此言凡病伤寒而成温者,谓温病热病之类乎作寒者,非谓先病伤寒,转辗不愈,而成温成热也。且此一节也,亦专论伏气而言,当作两截看。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为一截,盖言凡病类乎伤寒之温病,在夏至前发者,乃冬至后阳热被严寒杀厉之气折伏,至春夏间因感触发,谓之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为一截,此即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之互词,夏至阴生,人身所伏者阴气,遇天日之阳热,蒸地气以上腾,人在气交中,感之为暑病,热湿相搏,热蒸湿为汗,热清则汗止,故曰当与汗出勿止也。夫温暑之治,其清热虽同,而一宜兼益阴,一宜兼渗湿,阴阳之机有间,安可概论?泥执暑为热病,热乃温之甚者,非也。

暑 证

立夏以后,暑热盛行,时人有头疼恶心,身热恶寒,手足厥冷,肢节沉痛,不思饮食,或气高而喘,或气短而促,甚者用手扪之,如火燎皮肤,或腹肠绞疼,或口鼻流血,病候与伤寒相似。不知者误认伤寒,用风热发汗药,或

加衣出汗,则元气益虚,终不知悟。盖此证乃夏属阴虚,元气不足,湿热蒸人,暴伤元气,人初感之,即骨乏腿软,精神倦怠,昏睡懒语,其形如醉梦间,或无汗或微汗不断,或大汗不止,烦渴饮水,胸膈痞闷,小便黄而少,大便溏而频,或呕或泻或结,或霍乱不止。此等证与伤寒大异,按时而施治,据证而急疗,无不应手者。语曰勿伐天和,正因时之道也。亦有不头痛身痛恶寒者,治法皆同,治法轻者以五苓散,以利小便,导火下泻而暑自解,或香薷饮辛散以驱暑毒,木瓜制暑之要药也。或藿香正气散、十味香薷饮之类,重者人参败毒散、桂苓甘露饮、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之类,弱者用生脉散、清暑益气汤、补中益气汤等。若不分内外,不论轻重强弱,一概以和解,百发百中,随试随应,则无如六和汤最良矣。方书名家,古今甚众,其中多所发挥,明切精密者,惟朱丹溪为最详且要。近世著作,王宇泰先生,有《证治准绳》、《证治类方》诸帙,独得其解,批竅中窍,转丸游刃之技,力追古名流已,工医者所当时披诵而潜玩者也,治方见后。

霖按:暑证论治,此篇要言不烦,可作《医门棒喝》,然未若仲景治喝精简也。第一节言暑证总纲论曰: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朮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夫暑为天日之阳邪,由口鼻皮毛袭人者多,先见寒热,其身重疼痛,脉弦细朮迟者,暑多兼湿,盖弦细朮迟中,寓濡象挟湿故也。太阴主表,膀胱亦主表,热邪伤气,故小便已洒洒然毛耸也。手足冷者,阳气内郁而不能外达也。热湿盛于内,气淫于外,故气出身热,口开齿燥也。若发汗则更伤其表气,温针则益其燥热,下之则热邪内陷,此示人以暑病之脉证禁忌,而不出方也。第二节论曰: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此言热甚者,宜清热生阴也。第三节论曰:太阳中喝,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

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此言湿甚热微者,以瓜蒂去身面四肢水气,去暑无所依则自解。观其三法鼎峙,由此类推,其热湿微甚,治暑已无余蕴,谁谓长沙知治寒而不知治暑哉!

暑 厥

夏月有卒然晕倒,不省人事,手足逆冷,是为暑厥,此阴风也。不可骤用寒凉药,先以辛温药散解之,俟醒然后用辛凉以清火除根,改用热药及艾灸,立死。童便和姜汁灌,亦易苏。

霖按:暑厥乃热邪闭塞诸窍,先以紫金锭凉水磨服一二钱,俟厥回或以竹叶石膏汤或黄连香薷饮。夹湿者,白虎加苍术汤。阴亏者,麦冬汤,或生脉散,消息加减治之。西瓜、芦根、萝卜、甘蔗诸汁,清凉滋润之品,皆可与服。此言暑厥。若寒厥误认为热,则祸不旋踵。然其寒热之辨,不可不知。凡四肢逆冷,身冷面青蜷卧,手足指甲青黯,腹痛不渴,小便清白,大便溏泄,脉微迟者,阳衰于下之寒厥也。若四肢厥逆,身热面赤,唇燥口乾,舌苦目闭,或不闭,烦渴,小便短涩,大便燥,脉滑者,阴衰于下之热厥也。然而寒厥亦有忽然烦躁不宁,欲坐卧泥水井中,此阴极发躁之戴阳证,不可作热治。热厥亦有肢冷脉伏,乃热邪入里,气血不得宣通,所谓火极似水也,不可作寒治。夫卒然不省人事,肢冷脉伏,何以辨其脉之滑数为热,微迟为寒耶?虽然,两手六部脉乍不见,而尺中应有一两部未伏,设两手虽伏,十二经动脉中必有两三部不伏,即在此未伏脉中,仔细寻其微迟滑数,以定寒热,若果全身之脉皆伏,其人已气闷而绝矣。夫暴厥之因实繁,此就寒热而论,然不独寒热当辨,即温暑同为热深之厥,其治有间,而况寒热乎?是不容不辨也。

暑 风

忽然手足搐挛，厉声呻吟，角弓反张，如中恶状，为暑风。亦有先病热后甚，渐成风者，谵语狂呼浪走，气力百倍，此阳风也。治法以寒凉攻劫之，与阴风不同，皆宜解散化痰，不宜汗下，有日久而脾胃弱者，宜温补。

霖按：暑风即痉也。痉甚则厥，近世虽严寒温之防，而取重于安宫、至宝、清营、紫雪之类，全是温病伏气，治法与中暑之痉厥，究隔一间。经言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盖夏至阴生，太阴湿土用事，湿热火三气交蒸，合而为暑，异乎春夏木火司令，触发伏气之温热也。夫暑邪由口鼻吸入，直逼血络，鼓动内风，风火盘旋，势不可遏，此少阳相火，太阴湿土，厥阴风木，三气合邪，奔窜无常，故为痉为厥也。盖手少阳三焦相火，与手厥阴包络相通，暑热之邪内袭，招引相火，火动风生，则肝木失养，故筋挛脉急，风煽火识，则包络受邪，故神识昏迷，身中之气，随风火上炎，而有升无降，常度尽失，由是而形若尸厥矣，正《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暴厥者是也。外窜经络则成痉，内逼膻中则为厥，其治速宜熄风泄火，达络疏肝，急折其势，以平其暴，不令其煎熬胃液，甚则用釜下抽薪法，以白头翁汤消息治之，直折其厥少之盛，待势稍衰，再议清通包络，渐进化痰养阴清湿之剂，此正治也。更有暑邪热极，脉微而躁，肢冷肤冷，面赤气短，大汗不止而舌润，或手拘挛，昏乱昏迷者，乃邪热逼汗，为阳越之证，急宜参附加童便以回阳，俟苏后再以清暑养阴，以善其后。否则亡阳不救，然苟非脉微足冷，汗出舌润，则仍是热证，误用参附即死。若无真知灼见，不可轻试，要亦不可不知也。

暑 痧

凡痲疽毒疮，发热有时，晡甚旦止。若夏

月间，有头面外项赤肿，或咽喉肿痛，或腿足掀肿，长至数寸，不能动履，人皆疑为疮，但其头痛内燥，昼夜发热不止，自与疮证不同。但以败毒散加石膏、黄连等药，热证一解，赤肿自消，全无脓血，此名暑疡，毫厘而千里者也。

霖按：暑疡一证，热胜者红肿坚痛，风胜者则痒，湿胜者多脓水。治宜清达泄热，消风祛湿，当权其微甚以消息之。

暑 瘵

盛暑之月，火能灼金，若不禁辛酒，脾火暴甚，有劳热燥扰，而火动于心肺者，令人咳嗽气喘，骤吐血衄血，头目不清，胸膈烦渴不宁，即童稚老夫，间一病此，昧者以为劳瘵，不知火在血上，非真阴亏损而虚劳者等也。宜四物汤、黄连解毒、二陈汤三药内，去川芎、白芍、黄柏，以贝母易半夏，加桔梗以抑之，薄荷以散之，麦冬、五味以敛之，自愈。或加重便、藕汁，或黄连香薷饮一二剂亦可。静摄数日，忌酒煎炒自安，是名暑瘵，宜酌而善用焉，或用东垣参苓调中亦妙。

霖按：暑瘵乃阴气不生，阳气不潜，证见咳血吐血，日晡烦蒸，早间清爽，舌白口渴，头胀身疼，皆暑热之邪内袭，阴劫络伤，虽有宿恙，亦当先清络热。宜沙参、甜杏仁、川贝、薏皮、连翘、麦冬、竹叶、鲜生地等味，鲜荷叶汁一杯和服，尤有奇功。俟血止后，再议育阴。若先后失序，或误用温补，则络中伏热不得外达，必成不治之证。医见舌苔白，多疑伏寒，未敢迳用清凉，因循贻误者有之，不知舌苔白乃暑邪伤气，肺主气属金，金色白故也。

绞 肠 痧

夏间有不头痛发热，但觉小腹疼痛，或心腹俱痛，鼓胀痞满，不能屈伸者，人或疑为阴证，或执为食生冷过多，不知皆暑火流注脏腑不能解，故先小腹痛，后及遍心腹。法宜六和

汤清解之，或五苓散加香薷、木瓜、紫苏、半夏之类利散之自愈。若以为阴病生冷，而用热药热物助之，不可救已。或用炒盐和滚水服，探吐痰涎亦妙。亦有发热身痛等证，内兼心腹痛，大概吐法为上，用藿香正气散，或二陈汤加厚朴、炒梔佳。

霖按：痧胀为寒热错杂之病，其因甚繁，绞肠特其一证耳，《金匱》所谓阴毒阳毒者是也。其试痧之法：脉与证相反者痧也；嚼黄豆无豆腥气，嚼带毛生芋子而不麻口者痧也。辨痧之法：先吐泻而心腹绞痛者，多由秽气而发；先心腹绞痛而吐泻者，多由暑气而发；心胸昏闷，痰涎胶结者，多从伏热而发；遍身肿胀疼痛，四肢不举，舌强不言者，多因寒气冰伏火毒而发。治痧之法：病在孙络者表也，先宜在病者背心轻轻向下刮之；病在络脉者里也，先宜于十手指指甲处舌下两旁两臂弯及委中等穴刺之，以泄其毒，然后审证制方。王养吾痧书，郭右陶玉衡言之最详，岂六和、五苓、正气、二陈、便能藏事哉？仲景于《金匱》未便定方，只以一升麻鳖甲汤加减，示人途径，其意深矣！然痧胀之治难定，而痧胀之原，不可不知。

又按：《内经》言营气取营运于中之义，西医谓食入于胃，至小肠皆有微丝管吸其精液，上至颈会管，过肺入心左房，化赤为血，此即清者为营也。其血从左房入总脉管，由脊之脊髓，循行经脉间，一日夜五十周，尽八百十丈之脉道，以应呼吸漏下者之营气也。经言卫气取卫护于外之义，西医谓经脉中之血气，由脉管之尾，出诸气街，入微丝血管，经谓孙络者是也。与阳明之悍气人之饮食，五味杂投，奚能无毒？西医谓之炭气者是也。相合，散布通体皮肤之间，充肤热肉，淡渗毫毛，此即浊者归卫也。脉管之赤血，既入微丝血管，合阳明悍气，则其色渐变渐紫，西医因其有毒，谓之炭气。散布遍体，渐并渐粗，入回血管经谓络脉者是也。之尾，血入回血管，内而脏腑，外而经脉，并脉管交相逆顺而行，外行经脉者，有阴阳之别，一支浮于肌肤

之上，一支沉于分肉之间，即阳络行于皮表，阴络行于皮里，而皆与脉管偕行，经言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者是也。回血管内外行遍入总回管，至心右房，递入于肺，呼出悍气，吸入生气，其血复化为赤，入心左房，经言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者，此之谓也。痧胀为寒暑错杂之毒邪，由皮毛而入者，与阳明悍气合，阻遏缠布周身孙络中之血气，由口鼻吸受者，阻遏络脉中之血气，皆毒郁遏悍气，愈遏其毒愈烈，故一发燎原，苟不急治，则毒由回血管入心，入心则死矣。急治之法，药饵功缓，故宜刮宜刺，急泄其毒邪，不令入心，徐图解救，否则不明致痧之原，妄使汤药，几同操刃。

时 疫 见朱丹溪

春应暖反寒，夏应热反凉，秋应凉反热，冬应寒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为时行瘟疫病也。治法用入参败毒散、九味羌活汤、夏加滑石、石膏，冬加麻黄、桂枝，春秋止依原方，或藿香正气散、五积散、防风通圣散亦可，甚者黄连解毒汤、竹叶石膏汤。

霖按：疫者犹徭役之谓，大则一郡一城，小则一村一镇，比户传染，多见于大凶之后，盖旱潦兵火之余，烈日郁蒸，尸骸之气，与亢胜之气混合，化为沴厉之毒，散漫于天地之间，沿门阖境，最易沾染，若不传染，便非瘟疫，乃四时常气之温热证耳。越人所谓异乎寒热之温病，其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缘古无瘟字，温即瘟疫之谓也，夫瘟疫为天地沴厉之气，不可以常理测，即不可以常法治。方书温瘟不分，治法多误，良可慨矣。先哲治疫，有上焦如雾，升逐解毒，中焦如沅，疏逐解毒，下焦如渎，决逐解毒之论，深得治疫要领。故吴又可《温疫论》，治热湿相搏之疫，首用达原饮，继则三消承气以决逐之。陈锡三二分晰义。扬栗山《寒温条辨》中，亦以升降散升决并用为首方，若余师

愚疫疹一得之清温败毒饮,乃专治热淫所胜之温疫,故一意清热,而不兼驱湿也。更有烂喉丹痧,传变甚速,亦不外乎疏达清散,清化下夺,救液诸法,陈耕道《疫沙草论》之最详。近又出热疫白喉一证,其治法载诸张绍修《白喉捷要》,此两证亦互相传染,皆温疫之流亚也。庞安常《伤寒总病论》所载,青筋牵、赤脉横、黄肉随、白气狸、黑骨温诸疫,是本于《素问》遗编之五行五疫也,近人约为六证所谓大头瘟、蛤蟆瘟、瓜瓢瘟、疙瘩瘟、软脚瘟、绞肠瘟是也。斯皆疫之兼于温者,其病层出不穷,其方亦难备载,岂人参败毒、九味羌活两方加减,便可概治,非常理所能测之温疫哉!

寒 疫

一夏月亦有病凉者,偶遇暴风怒雨,不及加衣,或夜失覆,或路行冒犯,皆能为凉证,此非其时而有其气,谓之寒疫。治法与暑症异,亦以九味羌活汤、败毒散、以辛散和解为主,不可专用汗药。此论乃李东垣先生发自十书中,从来医书罕及,然仅百之一耳,以一律百,以或然为固然,左矣。

霖按:寒疫多病于金水不敛之年,人气应之,以其毛窍开而寒气闭之也。疫乃天地不正淫厉气,颇难骤逐,非风寒之邪,一汗可解。治法宜苏桂杏草等温散,更察其兼湿兼风,消息治之。东坡在黄州,以圣散子治疫甚效,亦寒疫挟湿之方也。后永嘉宣和间服此方殒命者,不知凡几,盖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者也。

脉 理

《脉诀举要》曰:暑伤于气,所以脉虚弦细扎迟,体状无余。

刘覆真曰:暑脉虚而微弱,按之无力,又脉来隐伏弦细扎迟,皆暑脉也。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中喝,脉虚而微者是也。寒病传经,故

脉日变,温热不传经,故脉不变。寒病浮洪有力者易治,扎细无力者难治,无脉者不治。若温热则不然,温有一二部无脉者,暑热有三四部无脉者,被火所逼勒而藏伏耳,非绝无也,于病无妨,攻之亦易。医人一诊,惊走不知,照经用辛寒药,火散而脉起,脉起而病愈,徒骇何益乎?要在辨之详耳,盖温热病,有中一二经,始终止在此一二经,更不传递别经者,其一二经或洪数,则别经弱且伏,依经络调之,则洪者平,伏者起,乃愈征也。昔在万历丁未三月间,予寓京师,备员太仓库差,忽一日吏部同乡刘蒲亭驰报曰,病剧求救。予就其寓,吏部同僚诸公环守之,已备后事,谗语抹衣不寐者七八日已。御医院吴思泉,名医也,偕医数人治之。予诊脉止关脉洪大,其余皆伏,乃书方竹叶石膏汤。诸公皆惊曰:吴等已煎附子理中汤,何冰炭如是?予诘之。曰:吴云阳证阴脉,故用附子。予曰:两关洪大,此阳脉也。其余经为火所伏,非阴脉也。吴厉声相争,予亦动色自任,诸公从之。一剂,晡时即止谗语抹衣,就寐片时,予视其脉,已洪者平而伏者起。诸公相视曰:此真张仲景也。又用辛凉药调理痊愈。脉症有相合者易知,有相左者难知,脉明而后可以辨证,证真而后可以施药,要在虚心细察,不可执己见而以百药尝试,令命在反掌间也,慎之慎之!

霖按:温暑之脉多有伏者,然总不全伏,若诊一二部未伏之脉必洪数,虽不洪数,细按之定必有力,初病尤当于血气中以辨寒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此论血气阴阳之升降,以藏气言,肝木左升,肺金右降,以脉体言,左属血,右属气。凡诊感证之脉,伤寒多盛于左部,寒伤形,伤其有形之营血也。温暑多盛于右部,热伤气,伤其无形之卫气也。此水火之征兆,血气之左右,不可不察。若湿其热微者,又不可泥此。

又按:夫血气阴阳,错宗互用,其理渊微,言之不尽。自东垣《辨感论》,强分左为人迎,

右为气口,以人迎脉大于气口属外感,气口脉大于人迎属内伤。然此所云外感者,指外感风寒而言。云内伤者,指内伤饮食而言。盖寒伤形血,故脉盛左部,食伤胃府,故脉盛右关。后世医家,误会其意,竟谓凡病外感,皆当左盛,凡病内伤,皆当右盛,血气不分,阴阳莫辨,虽有王安道论之于前,吴又可论之于后,奈积习难反,寒热倒施,能不遗人天扎。鲜矣!若夫伤寒传入阳明,右关脉实大者,燥矢填于胃府,宜议下,温暑陷入阴经,左关尺数大者,肝肾之伏热,与外热相搏,多不治。活法在人,不可拘执,左大风寒,右大温暑也。然而初病风寒,浮紧必盛于左部,初病温暑,洪数必盛于右部,此又不可不察也。

五运六气

运气症治者,所以参天地阴阳之理,明五行衰旺之机,考气候之寒温,察民病之凶吉,推加临补泻之法,施寒热温凉之剂。古人云:治时病不知运气,如涉海问津,诚哉言也。今遵先贤图诀,撮其要领,使人一览而知其悉也矣。

五运配十干之年

甲己得合为土运。乙庚得合为金运。丁壬得合为木运。丙辛得合为水运。戊癸得合为火运。

六气为司天之岁

子午少阴君火。丑未太阴湿土。寅申少阳相火。卯酉阳明燥金。辰戌太阳寒水。巳亥厥阴风木。

南政北政

甲己土运为南政,盖土居中央,君尊南面,行余四运,以臣事之,面北而受令,所以有别也。

十二支年分运气

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岁气热化之候。

司天者,天之气候也。

君火者,手少阴心经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火乃主宰阳气之本,余象生土,乃发生万物之源。

阳明燥金在泉。

在泉者,地之气候也。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子七父下,益辛泻苦。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 寒风切冽,霜雪水冰,蛰虫伏藏。

民病 关节禁固,腰腿疼,中外疮疡。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火盛金衰,补肺泻心。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 风雨,时寒雨,生羽虫。

民病 淋气郁于上而热,令人目赤。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君相二火,泻苦益辛。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 大火行,热气生,羽虫不鸣,燕百舌杜宇之类。

民病 厥热心痛,寒更作咳喘目赤。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子母相顺,泻肺补肾。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 大雨时行,寒热互作。

民病 黄疸衄血,咽干呕吐痰饮。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心盛肺衰,火怕水复。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 温气乃至,初冬尤暖,万物向荣。

民病 寒热伏邪,于春为疟。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火衰心病,泻咸益苦。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 暴寒劲切,火邪恣毒,寒气暴止。

民病 生肿,咳嗽,甚则血溢,下连小腹而作寒中。

丑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岁气湿化之候。

太阴湿土者,足太阴脾经也。脾属中央戊己土,每季寄王一十八日,合为七十二日,以

应一岁，六六三百六十日之成数也。

太阳寒水在泉。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主旺客衰，泻酸补甘。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 大风发荣，雨生毛虫。

民病 血溢，经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痛。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以下生上，泻甘补咸。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 大火至，疫疠，君命宜行，湿蒸相搏，暴雨时降。

民病 瘟疫盛行，远近咸若。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土旺克水，补肾泻脾。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 雷雨电雹，地气腾，湿气。

民病 身重跗肿，胸腹满，感冒湿气。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甘旺咸衰，补肾益膀胱。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 炎热沸腾，地气升，湿化不流。

民病 腠理热，血暴溢，寒疟，心腹胀，浮肿。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土能生金，益肝泻脾。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 大凉，雾露降。

民病 脾胃寒，疟痢甚行。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以上克下，泻脾补肾。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 大寒凝冽。

民病 关节禁固，腰腿拘痛。

寅申年少阳相火司天，岁气火化之候。

少阳相火者，三焦浮流之火，火邪则炎上，上克肺金，金受克，肾水失母，则上盛下虚，虚阳上攻，变生诸疾，至伤元气。

厥阴风木在泉。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子父相逢，泻苦益辛。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 热气伤人，时气流行。

民病 寒热交作，咳逆头痛，血气不调，心腹不快。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肺衰心盛，制苦益辛。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 暴风疾雨，温湿相蒸。

民病 上热咳逆，胸膈不利，头痛寒热。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夏旺火识，补益大肠。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 炎暑亢旱，草萎河输。

民病 烦热，赤目喉闭，失血热渴风邪，人多暴死。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火能生土，泻甘补咸。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 风雨时降，炎暑未去。

民病 疟痢交作，寒热头疼。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肺金受邪，泻苦补辛。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 寒热风雨，草木黄落。

民病 邪寒风热，君子周密。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心火受克，泻咸补苦。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 寒温无时，地气正寒，霜露乃降。

民病 感冒寒邪，关节不利，心腹痛。

卯酉年阳明燥金司天，岁气燥化之候。

阳明燥金者，肺与大肠之气，象庚辛金也。

少阴君火在泉。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金木相克，补酸泻辛。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 阴始凝，风始肃，水乃冰，寒雨多，花开迟。

民病 寒热浮肿，失血呕吐，小便赤淋。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火盛金衰，泻辛益酸。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 臣居君位，大热早行。

民病 疫疠流行，人多卒暴。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主盛客衰，泻心补肺。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 燥热交合，风雨暴至。

民病 寒热头疼，心烦作渴。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以下生上，泻辛益酸。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 早秋寒雨，有伤苗稼。

民病 卒暴寒热，风邪伤人，心疼浮肿，疮疡失血。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金盛木衰，泻肺补肝。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 冬行春令，草木生育，风雨生虫。

民病 寒热作痢，气血不和。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客来助主，益苦泻咸。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 气候反温，蛰虫出现。

民病 疫疠温毒，寒热伏邪。

辰戌年太阳寒水司天，岁气寒化之候。

太阳寒水者，足膀胱经也，与足少阴肾经合为表里，属北方壬癸水。

太阴湿土在泉。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脾胃受邪，泻咸助甘。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 气早暖，草早荣，温风至。

民病 瘟疫寒热，头痛呕吐疮疡。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心火受邪，泻酸补甘。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 春寒多雨，寒湿无时。

民病 气郁中病，浮肿寒热。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以上克下，泻咸助苦。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 暴热乍凉，疾风暴雨。

民病 寒热吐痢，心烦闷乱，痈疽疮疡。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木旺土衰，泻甘补酸。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 风湿交争，雨生羽虫，暴风疾雨。

民病 大热短气，赤白痢泻。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金生水旺，制咸益苦。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 湿热而行客主令。

民病 气虚客热，血热妄行，肺气壅盛。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水盛水衰，泻酸助苦。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 凝寒雨雪，地气正，湿令行。

民病 病乃凄惨，孕妇多灾，脾受湿，肺旺肝衰。

己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岁气风化之候。

厥阴风木者，足厥阴肝经也，肝属东方甲乙木，春旺七十二日也。

少阳相火在泉。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脾胃受邪，泻酸补甘。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 寒始肃，客行主令，杀气方至。

民病 寒居右胁气滞，脾胃虚壅。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火旺金衰，泻心补肺。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 寒不去，霜雪冰，杀气施，木草焦，寒雨至。

民病 热中，气血不升降。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肺经受邪，泻苦益辛。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 风热大作，雨生羽虫。

民病 泪出，耳鸣掉眩。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木土相刑，泻酸益甘。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 热气返用，山泽浮云，暴雨溽湿。

民病 心受邪，黄疸，面为浮肿。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以金刑木，泻肺益肝。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 燥湿更胜，沉阴乃布，风雨乃行。

民病 寒气及体，脾受风，脾受湿，发为疟。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主助客胜，泻酸补甘。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 畏火司令，阳乃化火，蛰虫出现，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

民病 瘟疫，心肾相制。

按：天上地下，而人居其中，一气布分，三

才并立。人与天地,呼吸相通,升降相符,故阴阳寒暑之气,内外合一,若鱼与水然,故运气所感,即人之疾病应之。善摄生者,能调和脏腑,使血气顺轨,天时不能侵,不则逐气而化疫疠,扎瘥不可胜数。至于因证而思治,病不能干,人可以胜天,是在乎司命留意焉。

霖按:运气之学,白首难穷,本不必过泥,然此篇言六气而不言五运,且有主气而无客气,何以明胜复亢制之理?设迨执某年某气应患何病,必用何药。则误人非浅,转不若缪希雍之不言为善,兹将客气主运客运录于下,聊备详查,不足知运气之奥也。

增订客气客运活法

客气者,乃地之阴阳,正化对化,加临主气,六位之客气也。夫天干起运,地支起气,如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气由下而升上,即以在下之阳明起之,阳明燥金,金生水,客之初气为太阳寒水。水生木,二气为厥阴风木。木生火,三气为少阴君火。火生土,四气为太阴湿土。三阴极生一阳为震,即少阳相火,故少阳相火为客之五气。太阴湿土,土生金,阳明燥金为客之六气,余仿此推,故丑未年客之初气,厥阴风木,二气少阴君火,三气太阴湿土,四气少阳相火,五气阳明燥金,六气太阳寒水。寅申年客之初气,少阴君火,二气太阴湿土,三气少阳相火,四气阳明燥金,五气太阳寒水,六气厥阴风木也。卯酉年客之初气,太阴湿土,二气少阳相火,三气阳明燥金,四气太阳寒水,五气厥阴风木,六气少阴君火。辰戌年客之初气,少阳相火,二气阳明燥金,三气太阳寒水,四气厥阴风木,五气少阴君火,六气太阴湿土。巳亥年客之初气,阳明燥金,二气太阳寒水,三气厥阴风木,四气少阴君火,五气太阴湿土,六气少阳相火也。主运者,每岁不移之主运也。以木为初运,在年前大寒后交木生火,以火为二运,在春分后交火生土,以土为三运,在芒种后交土生

金,以金为四运,在处暑后交金生水,以水为五运,在立冬后交。每运各主七十二日五刻有奇,此岁岁之常也。客运者,十干合化之运也。甲己之年为土运,乙庚之年为金运,丙辛之年为水运,丁壬之年为木运,戊癸之年为火运。此每岁加临之中运,每岁以中运起运。如甲己之年,上运统之,即上为初运,土生金,金为二运,金生水,水为三运,水生木,木为四运,木生火,火为五运。乙庚之年,初金运,二水运,三木运,四火运,五土运。丙辛之年,初水运,二木运,三火运,四土运,五金运。丁壬之年,初木运,二火运,三土运,四金运,五水运,戊癸之年,初火运,二土运,三金运,四水运,五木运。此岁岁变迁之客运也。但乙丁己辛癸属阴干,为五阴年,主不及之运,甲丙戊庚壬属阳干,为五阳年,主太过之运,此阴不及阳太过之例也。

所载主气客气主运客运者,皆四时之常,不足候天地之变。沈存中曰: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而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其术多不验何欤?盖胶于定法,而不知所用故也。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普天之下皆多风?普天之民皆病湿泄耶?至于一邑之间,而场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即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乎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及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之谓从。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及。随其所变,疾厉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一定?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

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

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夫沈氏为以主客皆常，而以当时当处所见者为客，深得轩岐活法。若邵弁占候补遗十五条，尤嫌缘刻，未能尽运气之变也，故不录，其太过、不及、淫、郁、从、逆、胜、复之应，仍当于《内经》中求之。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 卷中

明 颖郡 张鹤腾凤凌原著
清 扬州 叶 霖子雨增评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点

古今名医暑证汇论

张机 字仲景，东汉南阳人。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作《伤寒论》，医方大备。扁鹊仓公，无以加焉，后世称为医圣。

孙思邈 唐景兆华原人。幼称圣童，随文帝召不拜，太宗即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隐太白山，学道养气，得度世之术，洞晓天文，精究医业，著《千金方》三十卷。

朱肱 号无求子，宋吴兴人。深于伤寒，著《活人书》，道君朝诣阙投进，授奉议郎医学博士，其中论暑一二款，见节庵内，不另载。

刘完素 字守真，金河间人。少聪敏博学，忽遇异人，以酒饮之大醉，及寤，洞达医术，撰《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素问玄机原病式》。然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自号通玄处士。

张元素 字洁古，金易州人。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岁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学医，洞彻其术，其学则李东垣深得之，其论不另载。

李杲 字明之，号东垣，元之镇人也。幼好学，博经史，尤乐医药，捐千金从张元素，尽传其业，当时称为医圣，《东垣十书》，多其著述。

朱震亨 字彦修，学者尊之曰丹溪先生，元末婺之义乌人也。自幼好学，日记千言。从许文懿公得朱子四传之学。因母病，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

犹仕也。乃弃举业，一于医致力，褒然称医大成焉。

方广 字约之，号古庵，休宁人。读儒之暇，留意医经，为名医，善用丹溪法。

王纶 字汝言，号节斋，浙江慈溪人，官至广东布政，因父病精医，著《明医杂著》，发丹溪所未发，世甚尊信之。

陶华 字尚文，号节庵，余杭名医。幼读儒书，旁通百氏，著伤寒琐言，发仲景所未发，大行于世，正统间被征，引疾归，时论高之。

虞抟 字天民，号恒德老人，正德花溪人。著《医学正传》、《医学权舆》、《医学集成》，岐黄之宗匠也。

李樞 字文清，江右南丰人。生儒家，习诗礼之训，惓惓有志于泽物，遂博古今方论，著《医学入门》，虽时业乎，而精详可追花溪。

王肯堂 字宇泰，号损庵，金坛人。中万历己丑进士，授翰林检讨，制举义凿龔，传诵海内，尤以岐黄显，所著有《证治准绳》、《证治类方》诸书，大行于世，慧识烛照，精心缕析，力追古人焉。

按：自古以方术名世者，多不能遍列，姑即其切于治暑者，录其论并方，因录其姓氏，使后之业岐黄者，诵其书以考其世，奋然有仰止之思焉，安知不与古长桑、伯元诸公，兢驾而驰声乎？

张仲景 伤寒例第三论

痙湿喝第四论

辨太阳病脉第五论

伤寒例第三论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

霖按：此乃王叔和序例中语，不得拉杂谓是仲景之论，脉盛伤寒是矣，然必盛于左部，脉虚身热伤暑是矣，虚大之脉，必盛于右部，且伤寒未有不发热者此序例言其略例耳，不可泥也。

痙湿喝第四论曰：太阳中热者喝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又曰：太阳中喝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按：此证一味凉药清内火，辛以散之，酸以收之，三者为妙。汗下俱不可，若加之温针，则速其毙耳。

霖按：仲景治喝，三法鼎峙，前已释明，注言此证一味凉药清内火，辛以散之，酸以收之，三者为妙，恐未尽然。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湿胜也，岂寒凉酸收所能治哉！疏矣。

辨太阳病脉第五论曰：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霖按：此节正仲景示人以传经之活法也。天有寒暑燥湿风火之六气，人之脏腑有三阳三阴之六气，天之寒热感于人，人即以己身之寒热应之，所谓同气相得也。《灵枢·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是太阳寒水主皮毛，为肤表之第一层，故风寒首伤太阳，然亦有不从太阳而竟至于阳明少阳，以及于三阴者，盖三阳三阴所主之部位，何经虚，何经即受邪也。如病形篇云：中于面则下于阳明，中于项则下于太阳，中于颊则下于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又曰：中于阴者，常从

胁臂始是也。至于《素问·热论》，所谓传经之法，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者，乃人身之六气，以次相传，此气传非病传。但人身何经何气之虚，其病邪亦即由此而入，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仲景恐治伤寒者，泥于按日传经，故曰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是二日阳明如传，当见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三日少阳，当见胸胁痛而耳聋，若不见阳明少阳经病证，则不传也，三阴亦然，是传经不可拘执按日，见何经病证，即以何经法治之，至若言足不言手者，省文也。须知阴阳有互根之义，寒邪首伤足太阳，热邪必首伤手太阴，此互根之理，不可移易者也。后世言伤寒按日传经，固属大谬，而谓温暑只在三焦，而不传他经者，亦非果否。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传经之说，何以见诸热论乎？夫伤寒有直中三阴者，温热伏气有发于少阴出诸少阳者，暑邪中人，有入心入肝入脾之辨，是皆不可胶柱者也。

又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按：温病无专经，随其所中，以脉辨之，亦有不中太阳，初不头痛恶寒诸证，而庸医认为痰火内伤，祸不旋踵矣。此证不传经，止中一二经，慎之慎之。

霖按：温病乃冬至阳生，人身所伏之阳热，被严寒折伏，藏于肌骨之间，至春郁遏之阳热，为外邪逗引，始得发泄。伏阳既出肌肤，遇春令之气暄热，两热相干，而成温病，即《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者是也。其外感之邪轻，故不恶寒，只发热而渴，亦有微恶寒，旋即热渴者，外邪较重也。若口黏苔腻，身痛便溏，有汗不解，脉濡数者，非中风，乃温病挟湿也。温邪内发，其脉多盛于右部，热伤气也。风热之邪外受，先伤手太阴经，风寒之邪，则先伤足太阳经，盖肺主表，膀胱亦主表也。治伤寒之麻黄汤，非泻肺药乎？言太阳病则手太阴亦包括于中，省文也。温热当

察三焦论治,其传经见何经证,以何经法治之,伤寒亦然,惟用药寒热之不同耳。或言温病不传经,只重三焦,则热论何以又有一日巨阳,二日阳明传经之文?此不待辨亦明矣。谓温病无专经,此越人五十八难指疫证而言,不得拉杂冬日伏气之温热病也。

又曰: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按:此证皆春温,以内有火热,感以风寒,故一发剧也。眠睡语难,皆火内灼,非风温外甚也。自汗风伤卫,不恶寒,外证轻也。止宜辛凉药内解,微发表则愈。

森按:风温为内蕴伏热,外感风邪,其恶风怯寒,为或有之证,而热渴咳嗽,为必有之证也。发汗已身灼热者,是误以辛温发表,风药多燥,触引伏气,风火相煽,致有自汗、身重、多睡、鼻鼾、语难出诸候,斯皆误汗劫液后之变证,非风温初病固有之证也。若再误下误火,则直视失溲,惊惕瘈瘲,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矣。此明初既误表,继又误下误火,酿成不可救药,足征风温为燥热之病,泄热和阴,为斯证一定治法,纵或稍挟表邪,只宜葱、豉、芩、薄等味,辛凉轻剂,启肾气疏风热是矣,岂可妄施麻桂哉!

孙思邈 伤寒例论

伤寒例论曰: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暑,度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此,然在人安可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瘟疫病者,即

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则病无所侵矣。然此病也,俗人谓之横病,多不解治,皆口日满自差,以此致枉者,天下太半。凡始觉不佳,即须救疗,迄至于病愈,汤食兢进,折其毒势,自然而差,必不可令病气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命,斯为误矣。

按:真人此论,从天人合基处发脉,义理源头上起澜,而议论苍古,浑浑灏灏,真与南华并传,虽论寒哉,而温与暑之秘皆兼之矣。敬录置之座右,以为玄宗之一助,医道待其余耳。

刘河间 中暑论

中暑之证,身热头痛,背寒而垢,自汗烦燥,大渴口干,倦怠而身不痛,或时恶寒,或畏日气,脉虚而弱。无问表里,通宜白虎汤,并感冒发热烦渴,五苓散、桂枝茯苓甘露饮、黄连香薷饮,或双解散,或里热甚,腹满而脉沉可下者,大承气汤下之,或三一承气汤尤妙。半表半里者,小柴胡汤、凉隔散、天水散。

按:刘河间论暑证甚详,独明于诸家用药,头头中款,可谓得其解者。但暑证不分表里,一味清内,得寒凉而解,苦酸而收,不必用下,承气汤走马之粪也。却之却之。

李东垣 暑伤胃气论

刺志论云: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热伤气故也。痿论云: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则阳气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能胜火,则骨枯而髓虚,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此湿热成痿,令人骨乏无力,故治痿独取阳明,时当长夏,湿热大胜,蒸蒸而炽,人感之多,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懒于动作,脑气促,肢节沉痛,或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心下膨痞,小便黄而少,大便

溱而频,或痢出黄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饮食,自汗体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气不病也。自时当长夏至此,已采入正款,不敢摆别,故重出其脉中得洪缓,若湿气相搏,必加以迟,病虽互换少差,其天暑湿令则一也。宜以清燥之剂治之,名曰清暑益气汤主之。

清暑益气汤

黄芪汗少者减五分 苍术酒浸,去皮,各一钱五分 升麻一钱 人参去芦 白术 橘皮 神曲炒 泽泻各五分 甘草 黄柏酒浸 当归身 麦门冬去心 青皮去白 葛根各三分 五味九个

《内经》云: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炅则气泄,今暑邪干卫,故身热自汗。以黄芪、人参、甘草、补中益气为君,橘皮、当归身、甘辛微温,养胃气,和血脉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除湿,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也,湿胜则湿不消而作痞满,故炒曲甘辛,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以黄柏苦辛寒,借甘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以五味子、麦门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庚金为佐也。

上取咀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粗稍热,食远服。

按:东垣意见精密。立方中和,清暑益气汤一剂近世多宗之。然气血虚弱之人,用之最宜,如遇强壮者,不能取效,且助温火,不可不斟酌也。

朱丹溪 中暑论

中暑论曰:暑乃夏月炎暑也,盛热之气着人也,有冒、有伤、有中,三者有轻重之分,虚实之辨,或腹痛水泻者,胃与大肠受之,恶心者,胃口有痰饮也,此二者冒暑也。可用黄连香薷饮、清暑益气汤,盖黄连退暑热,香薷消蓄水。或身热头疼,躁乱不宁者,或身如针刺者,此为热伤在肉分也。当以解毒汤、白虎汤加柴胡。如气虚者,加人参,此为伤暑。或咳嗽发寒热,盗汗出不止,脉数者,热在肺经,用

清肺汤,柴胡汤、天水散之类,急治则可,迟则不救,盛火乘金也,此为中暑。凡治病须要明白辨别,慎勿混同施治,春秋间亦或有之,切莫执一,随病处方为妙。

按:暑病原有轻重,分伤胃中三款是已。但凡感暑而病者,皆从胃火而得,总谓之伤暑,其感火多而热重者,乃为中暑。以内外诸杂证分属五脏,犹为近理,至以五脏分属冒伤中三者,则误矣。其内外诸杂证,即有重轻,均从脏腑而发,若以分属之三证,岂不泥且左矣。名家亦有此误,又何以破后人之迷也?

辨动得静得

丹溪曰:若暑之时,无病之人,或避暑热,纳凉于深堂大厦,凉台冷馆,大扇风车得之者,是静而得之阴证也。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心烦,肌肤大热,无汗,此为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宜用辛温之剂,以解表散寒,用厚朴、紫苏、干葛、藿香、羌活、苍术之类。若外既受寒,内复伤冰水生冷瓜果之类,前药再加干姜、缩砂、神曲之类,此皆非治暑也,治因暑而致之病也。

按:静动而得,分中暑伤暑,此论出自张洁古,后皆因之。天盛暑之时,炎火若炙,无之非是,故古人闻避暑而未闻避寒,深堂广厦,正以避暑,安得人而中之?且房室阴凉,正可护卫阳气,又安得而遏伤之乎?即膏粱深处,必不能无冒暑,应接其伤暑者,亦于动中得之耳。老子曰:人能常清静,天地尽皆归。一静即可祛暑,从何而中也?至于冰水瓜果等寒物,多食自伤脾胃,亦生杂证,谓泻痢杂证,内有此物积聚则可,谓专以此致暑病则不可,若执口得寒物,身犯寒气,同冬时寒病治之,则谬以千里矣!

按:洁古论暑以动静分阴阳,甚属不经,致启后人訾议,然亦出诸不得已也。何以言之,夫暑字从日,云暑而不云火,其义可思,盖天日之阳热,蒸地气以上腾,人在气交中,感之者为病暑。《素问·五运行大论》,谓暑以

蒸之。《礼记·月令》,谓土润溽暑者是也。夏至阴生,人身所伏者阴气,暑在六气,属之君火,在脏属心,在卦属离,且离火中虚,则暑为阳热中含阴象可征,是以仲景治喝,三法鼎峙,洁古犹恐世医不明其义,故设阴暑阳暑之名以辨治。丹溪引仲洁古之意,故曰此非治暑也,治因暑天所致之病也。何等晓畅,初不料遗讥于后世也。夫洁古所谓动而得之为阳暑者,是言藜藿之人,或奔走长途,或戮力田间,暴中天日之热为阳暑,乃动中之动也。所谓静而得之为阴暑者,是言膏粱之人,广厦风车,恣欲无度,致损真阳,阴湿内伏,寒热外袭为阴暑,乃静中之动也。若果清静无为,真气内守,百邪亦不能侵,岂独一暑病哉!

方古庵 附余暑论

论曰:寒则伤形,热则伤气,何以言之?人与天地同一橐籥,夏月天之气浮于地表,则人之气浮于肌表,况被盛暑所伤,肤腠疏松,气液为汗发泄于外,是表里之气俱虚矣。不善摄生者,暑热伤于外,生冷戕于中,若之何而能运化也?是以水谷停积而为湿热,发为呕吐,为泄泻,甚则吐泻俱作,而挥霍闷乱也。若不即病,湿热怫郁于内,他日为疟为痢之所由矣。今大顺散,非治暑热之药,乃治暑月饮凉过多为病之剂也软。

按:此论精当,但大顺散不可轻用。

王节斋 附余暑论

论曰:夏至日后病热为暑,暑者相火行令也。夏月人感之,自口齿而入,伤心包络之经,其脉虚,或浮大而散,或弦细扎迟,盖热伤气,则气消而脉虚弱,其为证汗烦则喘渴,静则多言,身热而烦,心痛大渴引饮,头疼自汗,倦怠少气,或下血发黄生斑,甚者火热制金,不能平木,播擗不省人事。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暑伤气,宜补真气为要。又有恶寒或四肢逆冷,甚者迷闷不省,而为霍乱,吐利痰滞,呕逆腹痛泻痢,此则非暑伤人,乃因暑而自致

之病也。以其因暑而得,故亦谓之暑病。然治法不同也。

按:节斋此论,气脉证方俱备,种种精妙,暑月可录一通于座右,古庵、节斋,以世代不宜列此,因原系丹溪附余,姑附之。

森按:节斋此论,似是而非。夫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应地之五行,则木水火土金火,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暑为君火,在卦为离,离中虚,乃明两作之义,故曰暑中多挟湿也。暑先入心,应乎君火,包络主手厥阴相火,其气与心相通,其脉与心相连。心病每治包络者,以心为君主之官藏,义不受邪也,不得舍君火而言相火,是六气尚不能明,岂可录之座右哉!

陶节庵 辨张仲景《伤寒论》

辨张仲景《伤寒论》曰:伤寒者,乃冬时感寒即病之名。桂枝麻黄二汤,为当时之伤寒设,与过时之温暑者,有何预焉?夫受病之原则同,亦可均谓之伤寒,所发之时既异,治之则不可混也。请略陈之。夫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者,四时之正气也,以成生长收藏之用,风亦因四时之气而成温凉寒热也。若气候严寒,风亦凛冽,天道和煦,风亦温暖,冬时坎水用事,天令闭藏,水冰地冻,风于寒相因,而成杀厉之气,人触冒之,腠理郁塞,乃有恶风恶寒之证,其余时月,则无此证也。仲景固知伤寒乃冬时杀厉之气所成,非比他病可缓,故其为言,特详于此书,而略于杂病,倘能因名以求其实,则思过半矣。不幸此书传世久远,遗帙颇多。晋太医令王叔和,得散亡之余,詮次流传,其功博矣。惜乎以己论混经,未免穿凿附会。陈无已氏因之顺文注释,并无缺疑正误之言,以致将冬时伤寒之方,通解温暑,遗祸至今而未已也。温暑必别有方,今皆失而无征也。我朝宋景濂学士,尝叹《伤寒论》非全书,得其旨哉,盖伤寒之初中人,必先入表,表者何?即足太阳寒水之经,此经行身之后,自头贯脊,乃有头疼脊强,恶寒之证,在他经则无

此证矣。况此经乃一身之纲维，为诸阳之主气，犹四通八达之衢，治之一差，其变有不可胜言者矣，故宜此二汤发散表中寒邪。经曰：辛甘发散为阳者是也。若以此汤通治春温夏热之病，则误之甚矣。

按：麻黄桂枝汤，原为冬月伤寒正药，温暑二病，不可混施。节庵力破从来之迷，至于辨仲景书中多遗帙缺误，归罪于王叔和之诠次，陈无已之注释，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但仲景医书，专明伤寒，故详于寒病，略于温暑，原不为温暑设也。

治伤寒用药大略

论曰：四时皆有伤寒，治之不可一概论也。冬时气寒，腠理微密，非辛甘温不可，故以桂枝等汤以治之。然风与寒常相因，寒伤荣，恶寒头痛，脉浮紧而无汗，则用麻黄汤，开发腠理以散邪，得汗即愈。风则伤卫，头痛恶风，脉浮缓而自汗，则用桂枝汤，克塞腠理以散邪，汗止即愈。经云：辛甘发散为阳者是也。若夫荣卫俱伤，又非此二汤所能治也。须大青龙汤，然此汤太峻，又非庸俗所可拟也，予亦有代之者。盖冬时为正伤寒，天气严凝，风寒猛烈，触冒之者，必宜用辛温散之。其非冬时，亦有恶寒头疼之证，皆宜辛凉之剂，通表里和之，则愈矣。若以冬时所用桂枝辛温之药通治之，则杀人多矣。曰辛凉者何？羌活冲和汤是也，兼能代大青龙为至稳，呜呼！一方可代三方危险之药。

按：辨寒温暑药甚明，冲和一汤，尤为温凉二证穿杨之剂，百发百中者也。

伤寒变温热病

论曰：《活人书》发于温病曰：阳热未盛，为寒所制，岂有伏寒既已变而为温？尚可言寒，能制其阳热耶？又于热病曰：阳热已盛，寒不能制，亦不当复言其为寒也。盖是春夏阳热已变其伏寒，即非有寒能制其阳热耳，外有寒邪，能折阳气者，乃是时行寒疾，仲景所谓春

分以后，秋分节前，天有暴寒，为时行寒疫是也。三月四月，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则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是知时行寒疾，与温热二病所论阳气盛衰时月则同。至于论暴寒之寒，与伏寒已变之寒，自是相违，名不正则言不顺矣。张仲景又云：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要在辨其病源，寒热温三者之殊，则用药之冷热判然矣。

按：南阳发变字，大有慧心，至于伏寒之误，南翁亦灼然知其然，而不敢明攻其非，恐起袭闻者议耳。乃亦为非时寒疾，以破其惑，始自东垣设寒疫一款，皆可羽翼《内经》，启蒙万世也。

温病辨

《难经》曰：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

如太阳证头疼恶寒，汗下后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病温也。

过时而发，不在表也，已经汗下，亦不在表也。经曰：不恶寒而反渴者温病也。明其热自内达外，无表证明矣。

按：伤寒传经，由腑入脏，由阳入阴。温病不传经，止中一二经，或乘某经火，或乘某经虚，被春时寒气所中，自内发外，而作寒热等证，或中腑则腑病，或中脏则脏病，不论日期，始终惟此一二经。《内经》言惟经所动，随经而取，自是明明断案，节庵分经良是，而以过太阳经不传别经，定为温病，此辨别寒温之口诀，所当佩服者。

辨恶寒

论曰：恶寒否乎？曰伤寒自冬月风寒而成，外则有恶寒恶风之证，既名为温，则无此证矣。曰：然则子之言何所据乎？曰：据乎经耳。经曰：太阳病，发热不恶寒而渴者，温病也。不恶寒则病非因外来，渴则明其自内达

表。

按：冬月伤寒，由于外感而恶寒是矣。曰：温证不恶寒非也。盖温证缘阳气发畅，为春时风寒所迫，虽系内热，亦由外感，故亦有恶寒等证，岂独温即暑病？亦有此证，盖转属外火伤于脏腑，内外炎炎，故热极战栗而成恶寒，医不知，遂为伤寒，不可不详辨也。

辨温暑凉寒诸证

论曰：伤暑与伤寒俱有热，若误作伤寒治之则不可。盖寒伤形，热伤气，伤寒则外感寒而脉浮紧，伤暑则不恶寒而脉虚，此为异耳。经云：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治宜小柴胡汤，渴加石膏、知母，或人参白虎汤。天久淫雨，湿令大行，苍术白虎汤。若元气素弱，而伤之重者，清暑益气汤治之。

夫伤寒二字，盖冬时天气严寒，以水冰地冻，而成杀厉之气，人触犯之，即时病者为伤寒，乃有恶寒头疼发热之证，故用麻黄、桂枝发散表中寒邪，自然热退身凉，有何变证？如或头疼恶寒，表证皆除，而反见谵语怕热燥渴，大便闭者，以法下之，大便通而热愈，有何怪证？其余春夏秋三时，虽有恶寒身热，头疼亦微即为感冒，非时暴寒之轻，非比冬时气正伤寒为重也。如冬感寒不即病，伏藏于肌肤，至春夏秋时，其伏寒各随时气改变为温为热者，因温暑将发，又受暴寒，故春变为温病，既变之后，不得复言其为寒矣，所以仲景有云：发热不恶寒而渴者，其理可见，温病也，暑病亦然，比之温病，尤加热不恶寒，则病非外来，渴则明其热自内达表，无表证明矣。治温暑大抵不宜发汗，过时而发，不在表也。其伏寒至夏，又感冒寒变为暑病，暑病者，即热病也。取夏火当权而言暑字，缘其温热二证，从冬时伏寒所化，总曰伤寒。所发之时既异，治之不可混也，若言四时俱是正伤寒者非也。此三者，皆用辛凉之剂以解之，若将冬时正伤寒之药通治之，定杀人矣。辛凉羌活冲和汤是也，兼能代大青龙汤治伤寒见风，伤风见寒为至稳，

一方可代三方危险之药，如垣夷其神乎哉！世俗皆所未知也。若表解其里证具者，亦以法下之无惑，又伤寒下后，过经不愈者，亦温病也。已经汗下，亦不在表也，随病制宜。凡有辛苦劳役之人，有患头疼恶寒身热，加之骨腿酸疼，微渴自汗，脉虽浮大而无力，此为劳力感寒，用补中益气辛温之剂为良。经云：温能除大热，正此谓也。若当和解者，即以柴胡加减和之，下证见者，即以本方加大黄微利之，切勿过用猛烈，其害非细。若初病无身热，无头疼，便就怕寒厥冷，腹痛呕吐泄泻，脉来沉迟无力，此为直中寒证，宜温之，而不宜汗下也。疫疠者，皆时行不正之气，老幼传染相同者是也。缘人不近秽气，免伤真气，若近秽气，有伤正气，故病相传染，正如墙壁固，贼人不敢入，正气盛，邪气不敢侵，正气既虚，邪得乘机而入。与前温暑治又不同，表证见者，人参败毒散；半表半里证者，小柴胡；里证具者，大柴胡下之。无以脉诊，以平为期，与其疟痢等证，亦时疫也，照常法例治之。

按：此辨伤寒伤暑，最为吃紧，广度慈航，一披卷而了然者，当熟读精思，方得其解，斟酌用之，方得其妙。

辨 风 温

论曰：风温尺寸俱浮，素伤于风，因而伤热，风与热搏，即为风温。其外证四肢不收，身热自汗，头疼喘息，发渴昏睡，或体重不仁，慎勿发汗，汗之则谵语烦躁，目无精彩，病在少阴厥阴二经，咸蕤汤、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选用。

按：温病外证，四肢不收等恶证，乃温病之极重者，轻则为温，重则为风温，乃病名也。朱南阳曾道及之，若谓素伤于风，因而伤热，风与热搏，即为风温者，非确论也。谓不可发汗，乃调温之诀。

霖按：陶氏极力辩论温暑，而于阴阳伏气，懵然不知，且将《难经》所载疹厉杂气之温病，古无瘟字，温即瘟也。拉杂是瘟温不分，无怪乎

执柴葛、解肌、人参、败毒数方，贻误后学也。

虞花溪 《医学正传》论暑

《内经》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洁古又曰：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仲景《伤寒论》中一证曰中喝，即暑也。脉虚而微弱，烦渴引饮，体热自汗，此盖得劳役体虚，而暑邪干卫之候，是宜东垣清暑益气汤等补益之剂，治之而愈。一证曰热病，即中热也。脉洪而紧盛，头身热，口燥心烦，此盖得之于冬感寒邪，郁积至夏而发，而挟暑而成大热之候，是宜黄连、白虎、解毒等汤清凉之剂，调之而愈。曰中暑者，阴症内伤之为病也。曰中热者，恐亦外感之为病也。曰阴曰阳，岂不于斯而明辨之乎？学者宜再思之。

按：暑热一气也。感暑而病热，原不可分为二气，中与伤有轻重之别。丹溪有冒中伤三名，细思总为伤暑，其极重者则称中耳，冒不必言也，已有专辨伤寒证，分有阴阳，暑证属火，多发扬激烈之状，总谓之阳，似无所为阴者，惟其感深，日久骤发，而沉昏不省人事，闭目息微，此类似阴，其实火极气结，痰盛气闭，脏腑不通，咽喉噎塞使然，乃阳胜非阴也。阴证阳证，尚不可分，况以暑与热分之，益不达矣。

霖按：此辟花溪以暑热分阴阳是矣。而谓暑为火极之证，与热不分，然则以六和汤为治暑主方，火热之证，果宜厚朴、砂仁、藿香、半夏诸燥热之品乎？自相矛盾，亦不思甚矣。总因不明阴阳互根之义，故开口便错，近世王孟英泥执暑为火邪，而不兼湿，亦由不读《内经》，剿袭一家之说，率尔操觚也。

李文清 《医学入门》论暑

暑病身热自汗，口渴面垢而已，余证皆后传变，或兼内伤，必先问其人素虚胃弱，或大病大劳后，纵暑中伤者，宜清暑益气，素强盛壮实，无虚损病者，宜祛暑和中，自袭暑气而

言曰中暑，自被日逼而言曰中喝，然暑初入，自口鼻牙颊，达于心主胞络，以火从火，故古法治暑，取冷水灌溉勿咽。

即暑喝证，但以手足搐搦为风，手足逆冷为厥，厥与伤寒热厥义同，黄连香薷饮。暑风乃劳役内动五脏之火，与外火交炽，则金衰木旺生风，香薷饮加羌活六和汤，合消风散。素有痰饮，因暑触动痰热生风者，六和汤合星香散。

救痰壅法

暑毒痰火，窒塞胸中，量体虚实吐之，火郁发之之义也。如痰喘气急痞寒，入药不得者，急煎六和汤，调磨二厘服。

救绞肠痧法并干霍乱

绞肠痧腹痛不可忍，或连心痛，展转在地，手足亦冷，乃肠绞缩在腹，须臾能死。用热汤调盐一两，灌入即安，或再用陈艾、陈樟木、陈壁土各等分，水煎连进三四服。

救途中热倒法

若道途卒倒，汤药不便，恐气脱难治，急扶阴凉处，不可卧湿冷地，掬道上热土放脐上，拨开作窍，令人尿与其中，待求生姜或蒜嚼，以热汤或童便送下，外用布蘸。

按：入门一书，虽系时出，中间亦颇详细，故录其数条以备览，暑喝一气也，若中暑中喝之分则强矣。

王宇泰 《证治准绳》论暑

论曰：此事难知，伤暑有二，动而伤暑，心火大盛，肺气全亏，故身脉洪大，动而火胜者，热伤气也，辛苦人多得之，白虎加人参汤。静而伤暑，火胜金位，肺气出表，故恶寒脉沉疾，静而湿胜者，身重也，安乐之人多受之，白虎加苍术汤。伤暑必自汗，背寒面垢，或口热烦闷，或头疼发热，亦有身痛者，更有痛甚，身如骨碎者，神思倦怠殊甚，暑伤气而不伤形故

也。但身体不痛,与感风寒异,宜香薷饮、六和汤。呕而渴者,浸冷香薷汤,或五苓散,兼吞消暑丸。呕不止者,枇杷叶散去茅根,吞来复丹。呕而痰,却暑散,吞消暑丸,或小半夏茯苓汤,或消暑饮。又有不泻而腹干痛者,六和汤煎熟,调苏合香丸。暑先入心者,心属南方离火,各从其类,小肠为心之府,利心经,暑毒使由小肠中出,五苓散利小便,治暑上剂也。暑月身痒如针刺,间有赤肿处,亦名暑风,末子六和汤,和消风散,酒调服。暑风而加以吐泻交作者,六和汤、藿香正气散,各半贴,加全蝎三个。有暑毒客于上焦,胸膈痞塞,汤药至口即出,不能过关,或上气喘急,六和汤浸冷,调入麝香少许。暑气久而不解,遂成伏暑,内外俱热,烦躁自汗,大渴喜冷,宜香薷饮,加黄连一钱,继进白虎汤。若服药不愈者,暑毒深入,结热在里,谗语烦汤,不欲近衣,大便秘结,小便赤涩,当用调胃承气汤,或三黄石膏汤。

按:承气汤必不可转用。

加减清暑益气汤

复立变证加减法于后。如心火乘脾,乃血受火邪,而不升发,阳气伏于地中,地者人之脾也,必用当归和血,少用黄柏以益真阴,如脾胃不足之证,须少用升麻,乃足阳明太阴引经之药也。使行阳道,自脾胃中左迁,少阳行春令,生万物之根蒂也。更加柴胡,使诸经右迁,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之和气也。如脾虚缘心火亢盛,而乘其土也。其次肺气受邪,为热所伤,必须黄芪最多,甘草次之,人参又次之,三者皆甘温之阳药也,脾始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之甘温,以益皮毛之气,而闭腠理,不令自汗而损元气也,上喘气短懒言语,须用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用炙甘草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甘草最少,恐滋满也。若脾胃之急痛,并脾胃大虚,腹中急缩,腹皮急缩者,却宜多用。经曰:急者缓之,若从权必加升麻以引之,恐左迁之邪坚盛,卒不肯退,反致项上及臀尻肉添而行阴道,故引之以行阳

道,使清气出地,右迁而上行,以和阴阳之气也。若中满者,去甘草,咳甚者,去人参,口干嗌干者,加甘葛,如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且心包络与心主血,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病名曰恍惚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是由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浊相干,乱于胸中,使周身血气逆行而乱。经云:从下上者,引而去之,故当加辛温甘温之剂生阳,阳生而阴长也。故曰:甘温何能生血?又非血药也?曰:仲景之法。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能生阴血也。更加当归和血,又宜少加黄柏以救肾水,盖甘寒泻热火,火减则心气得平而安也。如烦乱犹不能止,少加黄连以去之。盖将补肾水,使肾水旺而心火自降,扶持地中阳气也。如气浮心乱,则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得烦减,勿再服,以防泻阳气之反陷也。如心下痞,亦少加黄连,气乱于胸,为清浊相干,故以陈皮理之,能助阳气之升,而散滞气,又助诸甘辛为用,故长夏湿土,客邪火旺,可从权加苍术、白术、泽泻,上下分消其湿热之气,湿气大盛,主食不消化,故食减不知谷味,加炒曲以消之,便加五味子、麦门冬、人参,泻火益肺气,助秋损也。此三伏中长夏正旺之时药也。

按:此《证治准绳》中论暑证者,至精密,立中含和王道之宗匠,不能具载,谨摘其要者,录于下,至加减清暑益气汤,尤东垣之知己。

《名医类案》《增补名医类案》

罗谦甫治蒙古百户,因食酒肉饮潼乳,得霍乱吐泻证,从朝至午,精神昏愒,已困急来告,罗视之,脉皆浮数,按之无力,所伤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半碗,调桂苓白术散,徐服之,稍得安静,又于墙阴掘地约二寸,贮以新水,在内搅动,待一时澄定,用清者一杯,再调服之,渐渐气调,吐泻遂止,至夜安卧,翌日微烦渴,遂煎钱氏白术散,时时服良愈。或曰用

地浆者何也？坤属地，地属阴，土平曰静，烦感至阴之气，又于墙阴贮新汲水，以收重阴之气也。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阳霍乱因暑热内伤所得，故用地浆之意也。

提举父年近八十，六月中暑毒，霍乱吐泻，昏冒终日，不省人事，时夜参半。请罗视之，脉七八至，洪大有力，头热如火，足冷如冰，半身不遂，牙关紧急，盖年高气弱，当暑气极盛，阳明得令之际，为阴得而动之中暑明矣，非甘辛大寒之剂，不能泻其暑热，坠浮溜之火，安神明也。遂以甘露散，甘辛大寒泻热补气，加茯苓以分阴阳，约一两，水调灌之，渐渐省事，诸证悉去，慎言语，节饮食三日，以参术补中汤，以意增减，旋服理正气愈，十日平复。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面赤身热，口燥心烦，当盛暑帷幕周密，自以虚亡阳，服术附数剂，脉虚而洪数，舌上苔黄。伯仁曰：前药误矣，热病热治，医者死之。《素问》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术附岂可轻用？以犯时令。又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暑家本多汗，加刚剂脉洪数而汗甚，乃令撤幔开窗，少顷渐觉清爽，以黄连人参白虎汤，三进而汗止大半，诸证亦减，兼以既济汤，渴用冰水调天水散，二日而愈。

孙兆治一人自汗，两足冷至膝下，腹满不省事。孙诊六脉小弱而急，问其所服药，取视，皆阴病药也。孙曰：此非受病重，药能重病耳。遂用五苓散、白虎汤十余贴，病少苏，再服全愈。或问治法，孙曰：病人伤暑也。始则阳微厥而脉小无力，医谓阴病，遂误药，其病厥用五苓散，利小便则腹消，白虎汤解利邪热则病愈。凡阴证胫冷则臂亦冷，汝今胫冷臂不冷，则下厥上行，是如阳之微厥也。此证乃先伤湿，后伤暑，为湿之证也。

丹溪治一人夏大发热谵语，肢体莫举，喜冷饮，脉洪大而数。以黄芪、茯苓浓煎如膏，用凉水调服，三四次后，昏卧如死，气息如常，次日方醒而愈。

一人夏发大热大汗，恶寒战栗，不自禁持，且烦渴，此暑病也。脉虚微细弱而数，其人好赌，致功而虚，以人参、竹叶作汤，调辰砂四苓散，数剂而安。

项彦章治一人病甚，医皆以为瘵，尽愕束手，项诊之脉细数而且实，细数者暑也。暑伤气宜虚，今不虚而反实，乃热伤血，药为之也。家问死期。曰：何得死？为作白虎汤，饮即瘥。

吴茱山治一妇人，冬月偶感，患洒洒恶寒，翁翁发热，恶食干呕，大便欲去不去。诸医皆以虚弱痰饮治之，以二陈补心等药服不效。延及半月，吴诊其脉，虚而无力，类乎伤暑，众不然之，究问其病因，其妇曰：因天寒换著绵衣，取绵套一床盖之，须臾烦渴，寒热呕吐，绵延至今耳。吴曰：诚哉伤暑也。盖绵套晒之盛暑，夹热收入筒中，必有暑气，尚未开泄，今人体虚，得之易入，故病如是。其妇曰然，遂制黄连香薷饮，连进二服而愈。

逢年岁热甚，凡道路城市，昏作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病，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即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古方治暑无他，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害矣。崇宁乙酉，吴为书局，时一马夫驰马出局下，忽仆地绝，急以五苓大顺散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滤去渣，决其齿灌之，少顷即苏，至暮此仆为吴御马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县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救人者，沈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吴亲验之，出石林老人《避暑录》。

汪希说治一壮男子，形色苍黑，暑月客游船回，患呕哕，颠倒不得眠，粒米不入六日矣。脉沉细虚豁，诸医杂投藿香、柴、苓、等药不效，危殆。汪曰：此中暑也。进入参白虎汤人参五钱，服下呕哕即止，鼾睡五鼓，方醒索粥，连进二三服，乃减参稍轻，调理数剂而愈。

霖按：治暑之案甚多，此于千百中只有其一，附选数则，以补其不足。

许叔微治一人头痛身热,心烦燥渴,诊其脉大而虚,授以白虎汤数服愈。仲景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又云:其脉弦细迟何也?《素问》曰:寒伤形,热伤气,盖伤气不伤形,则气消而脉虚弱,所谓弦细迟者,皆虚脉也。仲景以弦为阴,朱庞亦云中暑脉微细,则虚可知。

霖按:白虎汤数服愈者,其脉大而虚也。若弦细迟,则中含濡象,暑伤气而中挟湿故也。非白虎汤所宜,亦不可泥执补气全作虚治也。凡医案须发明其脉证之所以然,方可为后学程法,惟许学士其庶几乎。

万密斋治县丞李天泉,六月中暑腹痛,渠有婢妾,医谓病寒,进理中汤一剂痛止,乃发热,一身骨节尽痛,又进十神汤,发汗热退身不痛矣。万候之,李称病愈,观其面色带赤,知病未解,请脉之,洪滑而数。色脉相对。经曰:大则病进。今汗后脉犹洪数,病方进也,而彼自称愈,万去。食顷而病作矣,满腹急痛,状如奔豚,上下左右,举手按摩,亟延万至曰:汝先诊脉,不言而去,知我病也,幸急救我。万曰无伤,乃进建中汤一服而痛定。次日有省祭官万朴来问疾,朴善医诊之,且骇且顾,李亦疑惧,万诊之,谓朴曰:汝怪其脉之促止乎?盖心下怔忡,故脉如是耳。李即应曰:我心下跳乱不宁,即命取药方,用人参、麦冬、甘草、白芍、生地、五味、猪心,煮汤煎一服,心跳止,脉不促矣。盖心恶热,用热治热,向服理中、十神俱犯禁,故病复作也。

霖按:面赤脉洪数,色脉相参,自是暑病方进,以建中定痛然矣。但暑先入心,伤其营血,况以理中、十神用热治热者乎?万以尚未清理暑热,故见脉数歇止,则知其热伤心营,虚而跳止也。西士言由肺人心之血,从心入脉管,以荣养脏腑经脉皮毛,血由心左房落脉管一次,则脉跳一次,西医听心血之声,知脉有病变,而营卫循行之道,六气标本之理,莫不由此悟入,总在细心体察耳。粗工视人命同草菅,乌足与言此。

江应宿治其岳母年六十余,六月中旬,劳倦中暑,身热如火,口渴饮冷,头痛如破,脉虚豁二三至一止,投人参白虎汤三贴,渴止热退,惟头痛,用白萝卜汁吹入鼻中良愈。

孙子华赴试南都,六月初旬梦遗,畏寒惊惧,重裘厚被,取汗过多,身热,六脉滑数无力。与清暑益气汤,次日舌强,语言不清如癫,目睛不识人。江曰:此为暑风,与人参白虎汤,加胆星、僵蚕、秦艽、天麻、竹沥、姜汁渐愈,数日后,舌心黑如墨,与黄连解毒汤、凉膈散不退,与犀角地黄汤而愈。

一人瘦长而脆,暑月过劳,饥饮烧酒,遂身热汗出,昏懵语乱。江视之,脉皆浮小而缓,按之虚豁,曰暑伤心,劳伤脾也。盖心藏神,脾藏意,二脏俱伤,宜有是证,法宜清暑益脾,用八物汤,加麦冬、山梔、陈皮,十余贴而愈。

霖按:江公三案,平正可法,其第二案解毒凉膈不应,易犀角地黄汤始愈。同一凉药,有对与不对之别,读者最宜深思。

张路玉治金鲁公触热,劳形醉饱不谨,后受凉,遂发热头痛,胀满喘逆,大汗如蒸,而赤戴阳,足冷阳缩,脉弦数无力,曰:此伤暑夹食而复夹阴也。与大顺散一服不应,转胀急不安,因与枳实、理中,加厚朴、大黄,是夜更衣二次,身凉足暖而痊。

霖按:此案于不谨后受凉,而见面赤阳缩,足冷汗多且喘,最易作阴证,其辨在发热头痛胀满,与阴证不合,更察其不谨之前,有醉饱之病因,故大顺散不应,即用枳实、理中加厚朴、大黄,得更衣而愈。若误以白通、四逆,殆矣。此暑天变证,非暑证也,要亦不可不知。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八余,形瘦弱,忽病上吐下泻,水浆不入口七日,自分死矣。诊脉八至而数,曰当夏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吐泻不纳水谷,邪气自盛也。遂以人参白虎汤进半杯,良久复进一杯,觉稍安,三服后减去石膏、知母,而人参渐次加至四五钱,黄柏、橘皮、麦冬等随其所兼之病而佐使。一月后平

复。

霖按：此暑热霍乱之轻者，吐泻至七八日而不死，亦由未服温补燥热之剂故耳。汪公制剂固当，而进退操纵有法，暑盛气伤之治，此案可师。

一人病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疼痛，脉之沉伏如无，此干霍乱也。急令盐汤探吐宿食痰涎碗许遂泻，与六和汤愈。

霖按：痛脉多伏，以盐汤探吐，乃开其上窍，上窍开则下窍自通，而得吐泻，即可治矣。

孙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后入房，次早四肢冷，胃脘痛极，脉仅四至，或以郁火治，投以寒凉，痛更甚。三日前所食西瓜，吐出未化，乃翁以为阴证伤寒，欲用附子理中汤不决。逆孙视之，面色青惨，叫痛而声不扬，坐卧烦乱，是霍乱兼蛔厥证也，先当止痛安蛔，后理霍乱，可免死也，迟则误事矣。急用醋炒五灵脂三钱，苍术一钱五分，乌梅三个，川椒、炮姜、桂心各五分，水煎饮下，痛减大半，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橘皮、山楂、茯苓、五灵脂，两贴全安。

霖按：此人以纵欲贪凉，恣食生冷致病，而又误设寒凉之剂，故以温胃安蛔，和中化滞而效，其霍乱亦不甚重。

张石顽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脊，或令饮火酒半杯，腹痛转剧，旋增烦胀，身发红点，与芦根汁得吐痛解。复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见红斑，啜童子小便稍安，又浓煎葱豉汤，仍入童便，续续与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霖按：此证即夏日之暑沙伏毒，得酒愈炽，先以芦根汁清热解毒，以杀其势。继进葱豉汤，倍用童便解秽清营，仍从宣达分消而愈，治法稳当。

怀抱奇治一男子，恣饮梅水，吐泻无度，手足厥逆，面色惨晦，声音不出，而脉沉伏小水点滴不通，服药入口即吐，医告技穷，怀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闭，而果得麝则败，麝

又香窜走窍，乃取麝半入脐中，半入鼻孔，病者即以手拂其鼻口：此何物也？少顷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梦而觉，越日索粥渐安。

霖按：此亦暑厥，而无外因者，以败果通窍，即能奏效，然其巧思，正不可及。

童栻庐治陈氏妇，盛夏病霍乱吐泻，腹中疔痛，四肢厥冷，冷汗溱溱，转筋戴眼，烦躁大渴，喜冷饮，饮已即吐，六脉皆伏，虽曰霍乱，实脏厥也。经云：大气入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救阳为急，迟则肾阳绝矣。以四逆汤、姜、附各三钱，炙甘草、吴茱萸各一钱，木瓜四钱，煎成冷服，日夜连进三剂，四肢始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汤，寒象始露。即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两服而安。

霖按：肢冷脉伏，大渴喜冷饮，此霍乱属乎热者，但喜冷饮而饮已即吐，服热药后反喜沸汤，此真寒假热证也。故宜四逆汤，然而小溲必清白，吐出泻出，必无秽浊气味，方是真寒的候，否则真假莫辨，杀人事矣。

倪姓患霍乱吐泻，审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脉不沉细。一医用大顺散两贴，渐至于此，因见四逆，复加附子，脉证更剧。童曰：此病一误再误，命将殆矣。若果属寒，投热病已，今反四逆，脉转沉细欲伏，乃酿成热深厥深，与热邪传入厥阴者何异？即以竹叶石膏汤，人参易西洋参，加黄连、滑石，两剂而安。同时有陆姓患此，医用回阳之剂，日夜兼进，厥逆烦躁日增，病入欲得冷水，禁绝不与，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迁延旬日而死。噫！即使真属阴寒，阳回躁渴如是，热药之性，郁而无主，以凉药和之，病亦立起，不学无术，曷胜浩叹？

霖按：此非真热霍乱，然其证甚轻，医者药误，致酿热深厥深。竹叶石膏汤，人参易西洋参极是。即使寒证回阳后躁渴，亦当参以凉润和之。此千古不刊之论也。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 卷下

明 颖郡 张鹤腾凤逮原著
清 扬州 叶 霖子雨增评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点

治暑主方

六和汤 治心脾不调，气不升降，霍乱转筋，呕吐泄泻，寒热交作，痰喘咳嗽，胸膈痞满，头目昏痛，肢体浮肿，嗜卧倦怠，小便赤涩，并伤寒阴阳不分，冒暑伏热烦闷，或成痢痢，中酒烦渴畏食，妇人胎中亦可服。

缩砂仁研 半夏汤泡七次 杏仁去皮尖，各一两 人参去芦 甘草炙，各一两 赤茯苓去皮 藿香叶去土 白扁豆姜汁略炒 木瓜各二两 香薷 厚朴姜汁制，各四两

上咬咀，每服一两，水二盅，生姜三片，枣一枚，煎至一盅温服。此清火调中和解之剂，治暑要药也。

香薷饮 治伏暑引饮，口燥咽干，或吐或泻，并皆治之。一方加黄连四两，用姜汁同炒令老黄色，名黄连香薷饮。如有痞满，加羌活煎服。

香薷去土，一斤 白扁豆微炒，半斤 厚朴去皮，姜汁炙熟，半斤

上咬咀，每服三钱，水一盅，入酒少许，煎七分，沉冷不拘时服，热则作泻，香薷须陈者佳。

十味香薷饮 消暑气，和脾胃。

香薷一两 人参去芦 陈皮去白 白术土炒 黄芪去芦 白扁豆炒，去壳 甘草炙 干木瓜 白茯苓去皮 夏朴去皮，姜汁炒黑色，各五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热汤冷水任调下。

以上辛散驱暑之剂，盖香薷气厚能散暑，

木瓜善胜暑，厚朴宽中，故为要药。

五苓散 治中暑烦渴，身热头痛，霍乱吐泻，小便赤少，如心神恍惚加辰砂，又名辰砂五苓散。

白术二钱 白茯苓去皮，二钱 猪苓去粗，一钱五分 肉桂一钱 泽泻去毛，一钱五分

上咬咀，作一贴，水一盅半，煎八分温服，或作散用亦可。

桂苓甘露饮 治伏暑引饮过度，肚腹膨胀霍乱。

白茯苓去皮 白术土炒 猪苓去皮 滑石研，各二两 寒水石研 甘草炙 泽泻各一两 肉桂去皮，五钱

上为末，拌匀，每服二钱，热汤冷水任下，入蜜少许更妙。

益元散 治中暑身热，小便不利，此药性凉，除胃脘积热，又淡渗湿，故利大便而散湿热也。又名天水散、六一散，加朱砂良。

滑石白膩者，去黄垢，水飞，六两 甘草去皮，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新汲水调服。

以上清利消暑之剂，但孕妇禁用。

藿香正气散 治人感四时不正之气，头痛憎寒作热，上喘嗽咳。反胃呕吐，恶心泻泄霍乱，脏腑虚鸣，山嵐瘴气。

大腹皮黑豆水洗七次 白茯苓去皮，各一两 广陈皮去白，三两 半夏汤泡洗七次，二两 白芷一两 白术土炒 厚朴姜制，炒 桔梗 甘草炙 紫苏各一两 藿香三两

上咬咀，每服一两，水二盅，姜三片，红枣

一枚，煎一盅温服。

二香散 治暑湿相搏，霍乱转筋，烦渴闷乱。

藿香二两 半夏姜制 广陈皮 桔梗
白术土炒 厚朴姜汁炒 白茯苓 紫苏 白芷
各一两 甘草二两五钱 黄连去须，二两 香薷
一斤 扁豆炒，八两 大腹皮黑豆水捶洗七次，一两

上咬咀，每服一两，水二盅，生姜三片，葱白二根，煎一盅，食后温服。

九味羌活汤 治发热恶寒无汗，或自汗头痛项强，或伤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并宜服之。此药不犯三阳禁忌，为四时发散之通剂也。温证如神，暑亦可解。

羌活 防风 苍术各一钱五分 甘草 川芎 白芷 生地 黄芩 细辛各一钱，细辛用五分亦可

上咬咀，作一服，水二盅，生姜一片，煎至一盅温服。

人参败毒散 治伤寒头痛，壮热恶寒，及风痰咳嗽，鼻塞声重。如心经蕴热，口舌干燥者，加黄芩，温暑通用，皆臻神妙。

柴胡去苗 甘草炙 桔梗 人参去芦 羌活去苗 川芎 白茯苓去皮 枳壳去穰，麸炒 前胡去苗，洗 独活去芦，各等分

上咬咀，每服三钱，水一盅，姜三片，薄荷少许，同煎七分，去滓温服。

以上正气驱邪之剂，但暑不可汗，微发解之，败毒散尤为调和之宗也。

香朴饮 治伏热吐泻，虚烦霍乱。

人参去芦，八分 茯苓一钱 甘草炙，三分
紫苏叶七分 木瓜七分 泽泻五分或七分 香薷一钱 白扁豆炒，七分 法半夏汤泡七次，五分 广陈皮七分 厚朴七分 乌梅肉七分

上咬咀，水二盅，生姜三片，枣一枚，煎一盅，食前热服。

一发一敛，一驱一补，巧力并中长技也，当与六和汤并善。

枇杷叶散 治中暑伏热，烦渴引饮，呕哕恶心，头目昏眩。

枇杷叶去毛，炙，二两 香薷七钱五分 白茅根 麦门冬去心 甘草炙 干木瓜各一两 广陈皮去白 厚朴去皮，姜汁炒 丁香各五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盅，姜三片，煎服，如止渴燥，去丁香，加知母，冷水调下。

以上辛散之剂。

缩脾饮 消暑气，除烦渴，止吐泻霍乱。

缩砂仁研，四两 干葛二两 白扁豆炒香，去皮，二两 乌梅肉 草果炒，去壳 甘草炙，各四两

上咬咀，每服四钱，水二大碗，煎七分，以水沉冷服。

消导解利之剂。

黄连解毒汤 治实火爆乱，烦渴蓄热内甚等证，此所谓实火宜泻。

黄连去毛 黄芩 黄柏 栀子各一钱

上咀片，水煎服。

人参白虎汤 治伏暑发渴，呕吐身热，脉虚自汗。

人参一钱五分 知母二钱 石膏五钱 甘草炙，一钱

上咬咀，入梗米一合，水二盅，煎一盅，不拘时热服。如伏暑作，寒热未解，宜和五苓散同煎服。伏热后或冷水沐浴或吃冷物，冷气在脾下不散，今日晡作寒惨壮热，浑身洒淅，宜加桂煎服便解。

白虎加苍术汤 治中暑无汗，脉虚弱，腹满身重，口燥面垢，谵语发黄。

石膏二钱 知母去粗 苍术米泔水浸晒 羌活各一钱 甘草五分

上作一剂，水二盅，糯米一撮，煎八分，不拘时服。

竹叶石膏汤 治伏暑内外发热，烦躁大渴。

石膏研，一两六钱 法半夏二钱五分 人参一钱 甘草炙，二钱 麦门冬去心，五钱五分 淡豆豉二钱 糯米一合

上咬咀，每服五钱，水一盅，入青竹叶、生姜各五片，煎服。

三黄石膏汤 治阳毒发斑，身黄如涂朱，

眼珠如火,狂叫欲走,六脉洪大,燥渴欲死,鼻干面赤齿黄。

黄连 黄柏 黄芩各一钱 石膏一两五钱
山梔三十个 香豉二合

上水二盅,姜三片,枣二枚,捶法入细茶一撮,煎之热服。

桂苓甘露饮合败毒散 消暑更捷。

以上诸方,皆大寒味,镇坠消毒之剂,驱暑之将军也。中用人参者,摄气保中,防骤损耳,此等药,必重病而后用,轻则惟前方内酌用为妙。

百合汤 病已愈而触犯者,用之最效。

柴胡去芦,一钱 人参去芦,五分 黄芩一钱
甘草五分 知母去粗,八分 百合一钱二分 陈皮去白,一钱 生地黄七分

渴加天粉花。胸中烦热加山梔。有微头疼加羌活、川芎。呕吐人姜汁炒半夏。胸中饱闷加枳壳、桔梗。食复者加枳实、黄连。甚重大便实者加大黄。胸中虚烦加竹茹、竹叶。瘥后干呕,错语失神,呻吟睡不安者,加黄连、犀角。咳嗽者加杏仁。心中惊惕为血少,加当归、茯神、远志。虚汗加黄芪。脾虚加白术。腹如雷鸣加煨生姜。劳复时热不除,加葶苈、乌梅、生姜汁。

上咬咀,水二盅,姜三片,捶法醋煮鳖甲,煎之温服。

丸散方类

加味胃苓丸

苍术五两 陈皮三两 厚朴二两 甘草炙,二两 白术四两 云茯苓二两 肉桂二两 猪苓二两 泽泻去粗,二两 人参去芦,一两 黄连去毛,姜炒,二两 白芍炒,二两

上为末,蜜丸,清米汤下,每服五六十丸。

黄龙丸 治伏暑发热,烦渴呕吐恶心。

黄连去毛,极净者,二斤

上以好醋五升,煮干为末,而糊丸梧子大,热汤下,每服三十丸。

消暑丸 治伏暑引饮,脾胃不和。

半夏一斤 生甘草 云茯苓去皮,各半斤

上为末,姜汁煮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热汤下。此药味平,备一斑耳。

玉露散 治暑渴。

寒水石 滑石去黄垢土 石膏火煨 栝蒌根各二两 甘草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新水调下。

却暑散 治冒暑伏热,头目眩晕,呕吐泄痢,烦渴背寒面垢。

赤茯苓 生甘草各四两 寒食面 生姜各一斤

上为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

备用方类

大顺散 治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水谷不分,霍乱呕吐,脏腑不调。

甘草三斤 干姜 杏仁去皮尖,炒 肉桂去皮,各六两四钱

上先将甘草用白砂蜜炒,及八分黄熟,次入干姜同炒,却入杏仁,候杏仁不作声为度,用筛筛净,后入肉桂,一处捣罗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盅,煎五七分温服。如烦躁,并花水调下,不拘时候,以沸汤点服亦可。

此劫剂也,从治火攻,用暑厥等剧证则效,效后仍用辛凉剂调理,切不可常用。

龙须散 一名甘草散 治中暑迷闷,不省人事,及泄泻霍乱烦渴,一服即愈,能解暑毒。

白矾生,一两 五倍子生,二钱 乌梅捶去仁,二两 甘草炙,一两五钱,一方生用 飞罗面一两,一方用清明日面,尤佳

上为末,入飞罗面拌匀,每服二钱,新水调下。

一方加诃子肉,滴水为丸,如弹子大,细嚼水下。名龙涎丸,此豁痰劫剂,轻证不可用。

加味桂苓甘露饮

即桂苓甘露饮,外加人参、香薷、甘草煎服,治法同前。

补中益气汤 治暑伤元气，脉虚身弱者用之。

黄芪^炙，一钱五分 人参 甘草^炙，各五分
当归七分 白术^{土炒}，八分 柴胡三分 升麻二分
广陈皮^{留白}，一钱

渴加葛根五分，咳加麦门冬一钱、五味子十五粒。

一方有白芍药五分，秋冬不用，黄柏三分，以滋肾水，泻伏火，加红龙三分，入心养血。

上作一服，水煎午前稍热服。

温补但助火，反昏沉，须加连膏方效。

调中汤

大黄^{去皮}，七钱 葛根 黄芩 藁本 白术 芍药 桔梗 云茯苓^{去皮} 甘草^炙，各五钱
上咬咀，每服五钱，水盞半，煎八分，移时再服，得利即止。

此下药也，须有生冷面食积聚者，方可用。

霖按：治暑首以六和汤、香薷饮，此两方乃暑月外感风寒，内伤生冷之剂，未可概治也。五苓散为伤寒中风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所以用桂术蒸膀胱之津液上腾，宣阳气，布水精，乃治湿之方。九味羌活汤、人参败毒散，辛温升散，暑湿忌汗，用者皆宜慎。其大顺散，治暑月内伤饮冷证，非治暑也，移治暑厥燥火之病，恐贻人夭殃。即使脉伏肢冷，汗多舌润，亦当以参附回阳，断不可专恃姜桂燥烈之品。况热厥亡阳，辨之不真，虽参附亦杀人事也，可不慎诸，增订数方，附列于后。

白虎加人参汤^{见前}

增补诸方

一物瓜蒂汤^{《金匱》}

瓜蒂二十个

上锉以水一升，煮去五合，去滓顿服。

尤在泾曰：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阳虚而多湿

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气，水去而暑无所依，将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湿者之法也。

紫金锭一名玉枢丹 治一切药毒，菰子鼠莽恶菌，疫死牛马河豚等毒，及时行瘟疫，山岚瘴疴，缠喉风痹，黄疸赤眼，疮疖热毒上攻，或自缢溺水，打扑伤损，痈疽发背，鱼脐疮肿，百虫蛇犬所伤，男子妇人癫邪狂走，鬼胎鬼气，并宜服之。

山茨菰^{去皮}，洗焙，二两 川文蛤一名五倍子，捶破洗，刮内桴，二两 麝香^{细研}，三钱 红芽大戟^{洗焙}，一两 千金子^{去壳}，用纸包裹，换纸研数十次，去尽油，无油成霜，二两。

上各研细末和匀，以糯米粥为剂，每料分作四十粒，于端午、七夕、重阳合，如欲急用，辰日亦得，于木臼中杵数百下，不得令妇人、孝服人、不具手足人、及鸡犬之类见之。

竹叶石膏汤^{见前}

黄连香薷饮

即前香薷饮，加黄连。

白虎加苍术汤^{见前}

麦门冬汤^{《金匱》}

麦门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 甘草各二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去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霖按：此方治胃中津液干枯，虚火上炎之良法。海藏去半夏加竹叶，治房劳复气欲绝者佳。

生脉散 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干出汗。

人参 麦门冬 五味子

上三味，用水煎服。

柯韵伯曰：肺为娇脏，而朝百脉，主一身元气者也。形寒饮冷则伤肺，故伤寒有脉结代，与脉微欲绝之危。暑热刑金则伤肺，故伤热有脉来虚散之足虑。然伤寒是从外来者为

实邪,故虽脉不至而可复可通。伤寒是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非先从滋化其源,挽回于未绝之前,则一绝而不可复。此孙真人为之急培元气,而以生脉名方也。麦门冬甘寒,清权衡治节之司,人参甘温,补后天营卫之本,五味酸温,收先天天癸之原,三气通而三才立,水升火降,而合既济之理矣。仲景治伤寒,有通脉复脉二法。少阴病里寒外热,下利清谷,脉微欲绝者,制通脉四逆汤,温补以扶阳。厥阴病外寒内热,心动悸,脉结代者,制复脉汤,凉补以滋阴。同是伤寒,同是脉病,而寒热异治者,一挽坎阳之外亡,一清相火之内炽也。生脉散本复脉立法,外无寒故不用姜桂之辛散,热伤无形之气,未伤有形之血,故不用地黄、阿胶、麻仁、大枣,且不令其泥膈而滞脉道也。心主脉而苦缓,急食酸以收之,故去甘草而加五味矣。脉资始于肾,资生于胃,而会于肺,仲景二方,重任甘草者,全赖中焦谷气以通之复之,非有待于生也,此欲得下焦天癸之元气以生之,故不藉甘草之缓,必取资于五味之酸矣。

白头翁汤《伤寒论》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霖按:此治厥阴热利方也,何以移治暑厥?夫白头翁临风偏静,长于驱风,用为君者,以风动则火生,风平则火熄,欲平走窍之火,必宁摇动之风也。秦皮、黄柏,泻少阳相火,而手少阳与手厥阴表里,故佐以黄连以泻心包络火热,风平火熄,则痉止厥回矣,此釜下抽薪法也。

升麻鳖甲汤《金匱》

升麻 当归 甘草各二两 雄黄半两,研
蜀椒炒去汗,一两 鳖甲手掌大一片,炙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赵以德曰:按古方书,谓阳毒者,阳气独盛,阴气暴衰,内外皆阳,故成阳毒。谓阴毒

者,阴气独盛,阳气暴衰,内外皆阴,故成阴毒。二者或伤寒初得,便为是证,或服药后变而成之。阳毒尽治以寒凉,阴毒尽治以温热,药剂如冰炭之异,何乃仲景用一方治之乎?虽曰阴毒去雄黄、蜀椒,则是反去其温热者矣。且注曰:《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岂非皆是热毒之伤于阴阳二经络耶?在阳经络则面赤斑斑如锦文,吐脓血,在阴经络则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阴阳水火动静之本象如此,岂是寒热之邪乎?尝以升麻鳖甲之药考之本草,谓升麻能解时气毒厉诸毒,攻咽喉痛,与热毒成脓,开壅闭,疗发斑。当归能破恶血,养新血,补五脏肌肤。甘草和中,利血脉,缓急止痛,调药奏功。鳖甲去恶血。雄黄破骨节积聚,辟鬼邪恶气,骨蒸热极。蜀椒通血脉,调关节逐肌骨皮肤死肌,去留结破血,治天行时气。诸药所能者如此,即此观之,仲景于阴阳二毒之证,总用一方,盖可见矣。病形虽由阴阳发证,论邪则一属热毒与血病也。所以不分表里,俱以升麻解热毒为君,当归和血为臣,余者佐之而已。但雄黄蜀椒,理阳气药也,故病在阴者去之,如《肘后千金》阳毒去鳖甲有桂枝者。鳖,水族,乃阴中之阳,不如桂枝能调阳络之血,阴毒不去蜀椒者,蜀椒亦阴中之阳,非若雄黄阳中之阳,故留之以治阴也。方旨如此而已。

达原饮《温疫论》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芍药一钱 黄芩一钱 甘草五分

上用水二盅,煎八分,午后温服。

吴又可曰: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蟠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散,速离募原,是以名为达原饮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血,加芍药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乃调和之品,如渴与水,非拔病之药也。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面口苦,此邪热溢于

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葛根一钱。但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所定分两，大略而已，不可执滞。

三消饮《温疫论》

槟榔 草果 厚朴 芍药 甘草 知母 黄芩 大黄 葛根 羌活 柴胡 生姜 大枣为引。

郑素圃曰：按三阳加法，不必全用，各随其所见之经而加用之。

大承气汤《温疫论》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芒硝一钱

水姜煎服。弱人减半，邪微者各复减半。

小承气汤《温疫论》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水姜煎服。

调胃承气汤《温疫论》

大黄五钱 芒硝二钱五分 甘草一钱

水姜煎服。

吴又可曰：三承气汤，功用仿佛，热邪传里。但上焦痞满者，宜小承气汤。中有坚结者，加芒硝软坚而润燥。病久失下，虽有结粪，然多粘腻，得芒硝则大黄有荡涤之能。设无痞满，惟存宿结而有瘀热者，调胃承气汤宜之，三承气功效，皆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不耐汤药者，或呕或啰，当为细末，蜜丸汤下。

如人方肉食，而病适来，以致停积在胃，用大小承气连下，惟是臭水稀粪而已，于承气汤中，但加人参一味服之，虽三四十日所停之完谷及完肉，于是方下，盖承气借人参之力，鼓舞胃气，宿物始动也。

升降散

白僵蚕酒炒，二钱 全蝉蜕去土，一钱 广姜黄去皮，三分，不用片姜黄 川大黄生，四钱

上为细末，合研匀，病轻者分四次服，每服重一钱八分二厘五毫，用冷黄酒一杯，蜂蜜

五钱，调匀冷服，中病即止。病重者分三次服，每服重二钱四分三厘三毫，黄酒一半，蜜七钱五分，调匀冷服。最重者，分二次服，每服重三钱六分五厘，黄酒二杯，蜜一两，调匀冷服。如一二帖未愈，可再服之，热退即止。胎产亦不忌。炼蜜丸，名太极丸。性稍缓，服必空心，服后须忌半日不可吃茶水吃烟吃饮食，若不能忌，并不效，能遵禁忌，下咽即苏，半日而愈。若饱食后服此亦不效，愈后最忌饱食，只宜吃稀粥四五分饱，永不再发。至于腥荤，更须着实牢忌，万不可吃。凡患瘟疫，未曾服他药，或一二日，或七八日，或至月余未愈，但服此药，即愈。若先用他药不效，后用此药，亦间有不验者，服药杂故也。

杨栗山曰：处方必有君臣佐使，而又兼引导，此良工之大法也。是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引，连蜜为导，六法俱备，而方乃成。窃尝考诸本草，而知僵蚕味辛苦气薄，喜燥恶湿，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从治膀胱相火，引轻清气上潮于口，散热浊结滞之痰也。其性属火，兼土与木，老得金水之化，僵而不腐，温病火炎土燥，焚木烁金，得秋分之金气而自衰，故能辟一切怫郁之邪气，夫蚕必三眠三起，眠者病也，合薄皆病，而皆不食也，起者愈也，合薄皆愈，而皆能食也。用此而治合家之瘟疫，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君。夫蝉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出粪土之中，处极高之上，自甘风露而已，吸风得清阳之真气，所以能祛风而胜湿，饮露得太阴之精华，所以能涤热而解毒也，蜕者退也，盖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蝉之脱然无恙也，亦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臣。姜黄味辛苦温无毒，蜜人生啖，喜其祛邪伐恶，行气散郁，能入心脾二经，建功癖疫，故为佐。大黄味苦，大寒无毒，上下通行，盖亢甚之阳，非此莫抑，苦能泻火，苦能补虚，一举而两得之，人但知其建良将之大勋，而不知有良相之硕德也，故为使。

米酒性大热,味辛苦而甘,令饮冷酒,欲其行迟,传化以渐,上行头面,下达足膝,外周毛孔,内通脏腑经络,驱逐邪气,无处不到,如物在高巅,必奋飞冲举以取之,物在远方及深奥之处,更必迅奔探索以取之,且喜其和血养气,伐邪辟恶,仍是华陀旧法,亦屠苏之义也,故为引。蜂蜜甘平无毒,其性大凉,主治丹毒斑疹,腹内留热,呕吐便秘,欲清其热,润燥而自散瘟毒也,故为导。盖蚕食而不饮,有大便无小便,蝉饮而不食,有小便无大便,以清虚而散火,君明臣良,治化出焉。姜黄辟邪而靖疫,大黄定乱以致治,佐使同心,功绩建焉。酒引之使上行,蜜润之使下导,引导协力,远近通焉。补泻兼行,无偏胜之弊,寒热并用,得时中之宜,所谓天有覆物之功,人有代覆之能,其洵然哉,用治温病。百发百中,屡试屡验,万无一失。

清瘟败毒饮

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 梔子 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五分 桔梗 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三钱至四钱,小剂,二钱至四钱 黄芩 真川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 知母 赤芍 元参 连翘 甘草 丹皮 鲜竹叶

先煮石膏数十沸,后下诸药,犀角磨汁和服。

余师愚曰:此十二经泄火之药也。凡一切火热,表里俱感,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甚发斑,不论始终,以此为主方。盖斑疹虽出于胃,亦诸经之火有以助之,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佐以黄连、犀角、黄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及梔子、赤芍,泄肝经之火,连翘、元参,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阳扶阴,泄其亢甚之火,而救欲绝之水,桔梗、竹叶,载药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此大寒解毒之剂。重用石膏,则甚者先平,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证疫若初起,恶寒发热,头痛如

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呕下泄,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即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如斑一出,即加大青叶,并少佐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内化外解,浊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视升提发表而加剧者,何为俯取乌菟之一得乎?

圣散子方

草豆蔻面裹,炮,十个 木猪苓去皮 石菖蒲 高良姜 独活去芦,头 附子炮制,去皮脐 麻黄去根 藁本去糠,上炒 厚朴去皮,姜汁炙 芍药 枳壳去穰,面炒 柴胡 泽泻 白术 细辛 防风去芦,头 藿香 半夏姜汁制,各半两 甘草炙,一两 茯苓半两

上锉碎,如麻豆大,每服五钱七,水一盅半,煮取八分,去滓热服,余滓两服,合为一服,重煎空心服。

附:霍乱症痢发斑

暑证即发为热病,吐泻霍乱,积久后发为症、痢。霍乱、症、痢三证,医书各有专科,治法亦详,故不具载。姑以主方取效速者,附列于下。

干霍乱吐法

暑气入腹,恶心腹痛,上吐下泻,泻如水注,此暑火暴发,升降不利,清浊不分,所泻者皆五脏之津液,宜速止之。用五苓散,或胃苓汤,利小便清火实脏,甚者桂苓甘露饮。此证间有夹食积者,医家认为食伤,而用下误矣。亦有谓其秽浊当去者,不知津液暴涸,元气顿伤,当立止之为上。更有吐泻无物者,为干霍乱,令人立毙,急用炒盐汤或二陈汤探吐之,通则易救。

丹溪亦用理中汤吐,恐热,不敢载方。

二陈汤 化痰利气,干霍乱多煎服之,探吐代瓜蒂散,瓜蒂性峻而损胃,此药利痰而性平。

广陈皮去白，一钱五分 半夏姜汁炒，一钱
云茯苓去皮，一钱二分 甘草三分
上咬咀，水煎服。

痢疾方

芍药汤加减 兼治赤白痢。

白芍药一钱 黄连一钱 枳实一钱 白茯苓一钱 槟榔七分 当归八分 黄芩一钱 川芎五分 大黄二钱 加滑石二钱

大黄，初痢二三日内用一帖，动后即去之，痢日久者不可用，水一盅半，煎至八分，和木香末三分温服，日夜三服方效。

香连丸 方伯王嵩淮传自楚府。

木香二两 黄连柴黄炒，八两 广陈皮二两 槐角子一两五钱 地榆一两 枳壳麸炒，二两 枳实麸炒，一两 槟榔二两 益元散二两

醋糊为丸，每服一钱，红痢、米汤下，白痢、姜汤滚白水送下，亦每日三服，或汤一丸二丸亦可。老弱数服后，即当温补。

疟疾方

清脾饮加减

青皮 厚朴 白茯苓 柴胡 半夏 黄芩各一钱 白术八分 甘草 草果仁 砂仁各五分 滑石二钱

渴加麦门冬一钱，乌梅一个，水一盅半，煎至八分，和姜汁二匙温服，疟发过两个时辰服一帖，到疟临来前一个时辰，再服一帖方效。二日一发者，先于空日早晚服二帖，至临发日前一个时辰，又服一帖方效。

如服前药后，尚未痊愈，即服后剂。

胃苓汤

厚朴姜制，炒 苍术泔水浸，炒 陈皮一钱 甘草炙，五分 泽泻 云茯苓 猪苓各八分 白术一钱 官桂三分

上水二盅，煎至八分温服。

霖按：干霍乱欲吐不得，欲泻不得，顷刻危亡，恐非二陈汤探吐可通，当以屋角结网之大蜘蛛一枚捣烂，水冲服，即可痛止便通。盖

暑湿伏郁之邪，贼及太阴湿土，非风木之相克则不刷，邪秽深伏，上下为之不通，风邪肆虐，故心腹为之绞痛，蜘蛛善能定风，风平则土气得伸，而上下皆通矣。通后再议进药，若夫霍乱之治，虽载方书，可不具录，然既云附列上方，若不辨其寒热纲领，诚恐贻误来兹。凡霍乱吐泻，吐出澄澈而不酸浊，泻出而不臭秽，口不渴，小便利，此寒证。即《素问·至真要大论》，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者是也。若吐出酸浊，泻出臭秽，溲浑口渴，此热证，即诸转反戾，水液浑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是也。转筋者，感风木之变，土为木克也。夫霍乱吐泻后，每多肢冷如冰，脉伏欲绝，口渴甚，以凉水与之即止。若验其所吐酸臭，所下秽恶，小溲赤涩，此假寒真热证也。口渴喜冷饮，却不多，手足逆冷，面赤戴阳，烦热发躁，揭去衣被，若察其泻出不臭恶，吐出不酸秽者，阴盛格阳之假热真寒证也。如烦渴躁扰，口干恣饮，舌本不冷者，乃气液告竭之候，宜兼救阴。如吐利止而身痛不休，宜兼达表，此寒热之略也。然易之山风蛊卦，艮上巽下，蛊者虫类也，风木之邪，克制湿土，则虫生，霍乱之重者，杀虫又不可缓也。此义仲景以后，未有知者，近西士言之，司命者亦不可忽。

又按：痢症各有专书，原不须缕述，但清脾饮治少阳正疟之方，胃苓汤治太阴寒湿之疟，温瘴等症，若误用，祸尚不测，况暑症乎？此书专言伤暑，而舍暑症不论，殊觉未备，夫微寒壮热，心烦多汗，口渴引饮，脉或虚或濡，或洪或弦，或一日一发，或间日一发者，即所谓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之暑症也。当与《内经》、《金匱》瘧症治法相仿，然有微甚之不同。若因外感触发伏气，宜清凉涤暑，如滑石、青蒿、生草、连翘、茯苓、竹茹、枳实。暑热甚者，黄芩、黄连皆可加入。外邪甚者，可加豆豉、葱、藿香、薄荷之属。若暑热内动者，宜甘寒生津，如鲜生地、麦冬、沙参、花粉、知母、石膏、鲜石斛、梨汁、蔗浆。夹湿者，可加入芦根、通草、六一散。热湿两重，日晡烦密昏谵，而阴气

附刻：喻嘉言《瘟疫论》序

张凤逵之著《伤寒全书》也，翻古人之成案，妙生心之化裁，可谓善于立言者矣。第疫证引说不明，关系医学非小，虽以东垣之渊通，丹溪之博洽，亦随俗相沿，未有确解。近喻嘉言先生，以通今博古之才，著开天辟地之论，扫叔和之秽，阐仲景之奥，不剿陈言，独标新义，从来迷谬，涣然冰释，至于治法，高出千古，直发前人所未发，谁谓今人不及古人之精乎？故附刊之，而以治案名方，缀于其后，用告业医之上焉。盖天地以生为心，寒热温凉，四气递运，万古不易，人生其间，感触寒暑而病者，皆其起居无时，饮食不节，气虚体弱，自行犯之，非寒暑之过也。然亦不过千百之一二耳！若以寒暑为杀厉之气，触之即病，则人无噍类久矣，岂天地生人自然之道哉！至非其时而有其气，谓不正之气则可，谓之疫气则非也。何也？不正之气，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论也。若夫疫气，则不论富贵贫贱，老幼男女，强弱虚实，沿门合境，传染相同，人无得免者，此唯大兵大荒之后则有之，而饥馑之年尤甚，流离满野，道殍相望，或趋乡镇，或集郡邑，或聚都城，安置失所，赈济乏术，九重万里，呼吁无门，三五为群，死无虚日，千百一冢，埋藏不深，掩盖不厚，时至春和，地气转动，浮土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气尸气，浊气秽气，随地气上升，混入苍天清静之气，而天地生物之气，变为杀物之气，无形无影，无声无臭，从口从鼻而入，直犯脏腑，正气闭塞，邪气充斥，顷刻云亡，莫可救药。《说文》云：疫者民皆病也，厉鬼为灾，斯为疫耳！《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先王掩骼埋胔，正以是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诚恐胔骼污秽之气，随天地之气升降，溷合为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预补造化，天无功也。盖以人在气交之中，如鱼在水，一毫渣滓，混杂不得。设川泽泼灰，池塘入油，鱼鲜有得生者。人受疫气，何以异此！是以自古圣君贤相，参赞化育，燮理阴阳，消弭疫端于平日，捍患御灾，煮粥施药，救济疫害于临时，人无横夭，世跻雍熙，文人解为泽及枯骨，失其旨矣。诃春月当泽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当泽及哉！近有好事之輩，设立坛厂，每于小儿出痘之年，购求天亡尸骸，虽经埋瘞，亦必刨集如山，架火焚烧，烈焰张炽，腥闻于天，神人掩鼻，毒气熏蒸，恶味氤氲，流行传染，以致婴孩生出一等怪症，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癍非癍，一二日间，即涉危笃。虽有良医，莫能措手，共相诧异，咸谓天生灾异，不知致此之由，频年以來，冤枉赤子，何啻数万？离城二三十里，即无此症，岂非明验与！嗟嗟，异端妖术，惑世诬民，昧者反以为善，聚众哗之，敛财助之，此倡彼和，奔走若狂，揆之先王掩骼埋胔之义，不大相乖舛耶？因序疫症而并及之，以望世之学医者，加之意焉。时

康熙十四年七月朔渔阳林起龙北海识于补拙斋

附刻：喻嘉言《瘟疫论》

喻昌曰：圣世御宇，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物无疵病，太和之气，弥满乾坤，安有所谓瘟疫哉？然周礼雩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瘟疫之由来，古有之矣。乡人雩，孔子朝服而致其诚敬，盖以装演巨象为雩神，不过仿佛具形，圣人以正气充塞其间，俾疫气潜消，乃位育之实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巳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滌秽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正，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乃谓重感于寒，变为温疫。又谓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又谓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重轻，治法不同。又谓从春分节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盖春夏秋为寒疫，冬月为温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后人奉此而广其义，谓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热邪在肺，冬感温邪在肾，埏籥递奏，举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来，果为寒折，阳气乘其所胜，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脏，人无噍类久矣。更有谓疫邪无形象声臭，定时定方可言，是以一岁之中，长幼莫不知病此，至病伤寒者，百无一二。治法非疏里则表不透，非战汗则病不解，愈募愈远，究竟所指之疫，仍为伤寒、伤温、伤暑热之正病，疏里则下早可知，战汗则失表可知，只是自呈败阙耳！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

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所以饥馑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连床并榻，沿门合境，共酿之气，益以出户，尸虫载道，腐壤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恶秽，上濶苍天清静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壳者是也。所称蛤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所称瓜瓢瘟者，胸高胁起，呕汗如血者是也。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吐，水泻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小儿痘疮尤多，以上疫症不明治法，咸委劫运，良可伤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无传，不得圣言折衷，是以堕落叔和坑塹，曾不若俗见摸索病状，反可顾名思义也。昌幸微窥仲景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发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拂郁，脏气相熏，口烂舌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荣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入内，噤面出之，声啞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

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中所有事，乃论血邪从入之门，变病之总，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入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谓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蛤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口从鼻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俗称瓜瓤瘟、疙瘩瘟等症，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清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为一，内外不通，脏气熏蒸，上焦拂郁，则口烂舌断。卫气前通者，因热作使，游行经络脏腑，则为痈脓。营气前通者，因召客邪，噎出声咽塞，热拥不行，则下血如豚肝，然以营卫渐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接，则脾气于中难以独运，斯五液下注，下焦不阖，而命难全矣。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繇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故声咽塞，口烂舌断者，亦复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府，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愤愤，试折衷以圣言，从前迷谬，岂不涣然冰释哉！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

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渌，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或问春夏秋蒸气成疫，岂冬温独非疫乎？余曰：冬月过温，肾气不藏，感而成病，正与不藏精之春温无异，计此时有春无冬，三气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风骤起，则蒸气化乌有矣。是以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气难上升，何况冬月之凝沍，东南土地卑湿，为雾露之区，蛇龙之窟，其温热之气，得风以播之，尚有可耐。设旦暮无风，水中之鱼，衣中之虱，且为飞扬，况于人乎？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尸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此时朔风了不可得，故其气转积转暴，虽有薰风，但能送热，不能解凉，盛世所谓解慍阜财者，在兵荒反有注邪布秽之事矣。叔和以夏应大热而反大寒为疫，诂知大寒正疫气消弥之候乎？故疫邪炽盛，唯北方始能消受，诗恶潜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焰，析义精矣。

疫证治案

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一方于斋舍，凡因疫发肿者，服之无不效。其方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黄，水二盏，煎减半，时时呷之。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病，初觉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伤寒，诸药杂治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耳。须用下项药，共为细末，半用汤调，时时服之，半用蜜丸，噙化服尽良愈，活者甚众。时人皆曰仙方，谓天仙所制也。

普济消毒饮

黄芩半两，酒炒 黄连五钱，酒炒 人参三钱
 陈皮去白，二钱 甘草二钱 连翘一钱 黑参二钱
 僵蚕七分，白者，炒 升麻七分 柴胡八分
 桔梗五分 板蓝根一钱 马勃一钱 鼠粘子一钱，炒

上为末,服如上法,或加防风、川芎、薄荷、归身,细切五钱,水煎,时时稍热服之。如大便燥结,加酒蒸大黄一二钱利之,肿势甚者,砭针刺之。

罗谦甫治中书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时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发,头面耳肿而疼,耳前后肿尤甚,胸中烦闷,咽嗑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胫尤甚。由是以床相接作炕,身半以上卧于床,身半以下卧于炕,饮食减少,精神困倦而体弱。命罗治之,诊得脉浮数,按之弦细,上热下寒明矣。《内经》云:热胜则肿。又曰:春气者病在头。《难经》云:蓄则肿热,砭射之也。盖取其易散故也。遂于肿上,约五十余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状,顷时肿痛消散。又于气海中,大艾炷灸百壮,乃助下焦阳虚,退其阴寒,次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壮,治足胫冷,亦引导热气下行故也。遂处一方,名曰既济解毒汤。

既济解毒汤

黄芩一钱,酒炒 黄连一钱,酒炒 桔梗一钱
甘草生,五分 柴胡五分 升麻七分 连翘一钱
归身一钱,酒洗 大黄一钱,酒煨
水二盏,煎一盏,徐徐温服。

论曰:热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远近,无越其制度。以黄芩、黄连苦寒酒制炒,以为因用,以泻其上热以为君,桔梗、甘草辛甘温上升,佐诸苦药以治其热。柴胡、升麻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散发上热以为臣。连翘苦辛平,以散结消肿。当归辛温和血止痛,酒煨大黄苦寒,引苦性上行至巅,驱热而下以为使。投剂之后,肿消痛减,大便利再服减大黄,慎言语,节饮食,不旬日良愈。

总帅相公,近年七旬,戊午秋南征,过扬州。俘虏万余口,内选美色室女近笄年者四,置于左右。予因曰:总帅领十万众,深入敌境,非细务也,况年高气弱,凡事宜慎。且新虏之人,惊忧气蓄于内,加以饮食不节,多致疾病,近之则邪气相传,其害为大。总帅笑而不答,其副帅时亦在坐,异日召予曰:我自十三岁从

征回鹘,此事饱经,汝之言深可信矣。至腊月中班师,值大雪三日,新掠人不耐冻馁,皆为头疼咳嗽,腹痛自利,多致死亡者。逮春正月至汴,随路多以礼物来贺。相公因痛饮数次遂病,脉得沉细而弦,三四动而一止,其证头疼咳嗽,自利腹痛,与新虏人病无异,其脉短涩,其气已衰,病已剧矣。三日而卒。邪气害人,其祸如此。《内经》云: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失时之和,因而感邪,其气至骨。又曰:避邪如避矢石。钱仲阳亦曰:粪履不可近襁褓婴儿,多生天吊惊风,亦由正气尚弱,不能胜邪故也。由是观之,圣贤之言,信不诬矣。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痢大作,死者无虚日,邻人樊滋夫妇,卧床数日矣。余自学来,闻其家人,如杀羊声,不暇去衣巾,急往视之。见数人,用绵被覆其妇,床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妇面赤声哑几绝。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众犹不从,乃强拽去被,其妇跃起,倚壁坐,口不能言。问曰:饮凉水否?颌之。与水一碗,一饮而尽,始能言,又索水,仍与之,饮毕,汗出如洗,明日愈。或问其故曰:彼发热数日,且不饮食,肠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热极,投之以水,所谓水火既济也,得无汗乎!观以火然枯鼎虽赤,而气不升,注之以水,则气自来矣。遇此等证者,不可不知。

江篁南治给事中游让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头风症,始自颈肿,时师以为外感,而误表之。继以为内伤,而误补之。面发赤,太阳俱肿,头顶如裂,身多汗,寐则谵语,绵延三日,喘咳势急,其亲汪子际,以竹茹橘皮汤,继以川芎茶调散,合白虎汤,去人参服一剂而减,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药,至晚渐定。日轮发水泡数个,余肿渐消,独耳后及左颊,久而不散。又次日以当归六黄汤为主,加散毒之药,延及两旬,顶巅有块如鸡子大,突起未平,及面颊余肿未消,有时头疼,大便稀溏。时二月中旬,江至诊得左脉浮小而驶,右脉大近快,有勃勃之势,江按脉症,当从火治。以生黄芪

八分，白术、薏苡各一钱半，茯苓、片苓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童便服，次日脉稍平，然两颊尚赤，早间或觉头痛，盖余火未全杀也。黄芪加作一钱二分，薏苡加作二钱，顶块渐消，以后加生芪二钱，更饮绿豆汤、童溲，五剂而愈。

宿按：阳明邪热，兼少阳相火为病，视其病势在何部？随经处治。当缓弗令重剂，过其病所，阳明为邪，首大肿，少阳为邪，出于耳前后，予每治此症，初用凉膈散，继以消毒饮，无不立愈。

嘉靖己未，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在处患时行瘟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用人参败毒散，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皆尽效，全无过失。

万历十六年，南都大疫，死者甚众。余寓鸡鸣僧舍，主僧患疫，十余日，更数医，皆云禁饮食。虽米饮不容下咽，病者饥甚，哀苦索食。余曰：夺食则愈。虽有是说，此指内伤饮食者言耳！谚云：饿不死伤寒。乃邪热不杀谷，虽不饮食，亦不致死。经云：安谷则生，况病挟内伤不足之症，禁食不与，是虚其虚，安得不死？虽与稀粥，但不使充量，进补中益气汤而愈。若此类者甚众，余未当禁饮食，而活者不少，每见都城诸公，但说风寒二字，不辨有无内伤虚实，一例禁绝饮食，有二十余日，邪气已尽，米饮尚不容人口，而饿死者有限，表而出之，以为习俗之戒。

万历戊子己丑年，时疫盛行，凡服人参败毒散发表者，无不全活。江应宿治陈氏子，年十七岁，患疫，大渴大热，头痛如破，泄泻频数，六脉洪大，与三黄石膏汤，日进三服，石膏加至一两，三日而愈。

何氏仆患天行时疫，目不识人，狂言妄语，投以地浆，童子小便浸白头颈蚯蚓，捣细，新汲井花水，滤下清汁，任服一二碗，即知人，三日愈。

壶仙翁治文学张薇伯，病风热不解，时瘟疫大行，他医诊其脉，两手俱伏，曰：此阳证见

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翁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阴脉也，升之则死矣，卒投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

橘泉翁治一人，病头面项喉俱肿大恶寒，医疑有异疮，翁曰：非也，此所谓时毒似伤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杀人。急和败毒散，加连翘、牛蒡子、大黄下之，三日愈。

俗名发痧之症，江南旧无，今随地有之，医家不载。大凡才见寒栗，四体懈怠，头痛身热，状似伤寒发烂。其治或先用热水，蘸搭臂膊，而以苎麻刮之，甚者，或以针刺手足出血，或以香油灯照视背有红点处皆烙之。以上诸法，皆能使腠理开通，血脉舒畅而愈。有用艾灸，以得沙为良。或因灸脓血迸流移时而死者，诚可怜也。有雍承节印行方云，初得症以饮艾汤试吐，即是其症也。急以五月蚕退纸一片，碎煎安碗中，以碟盖密，以汤泡半碗许，仍以纸封碟缝，勿令透气，良久乘热饮之，就卧以衣被盖之，令汗出愈。

一婺妇身肥，常患发沙之症，每用苎麻刮之，即愈，辄愈辄发，不出二三日。医用四物等治，反加鼻衄。江以香附、抚芎、黄芩、梔子等开郁降火清热之剂，与之数服而愈，不复发。以上二条系类案。

崇祯壬午癸未，时疫盛行，道殣相藉，各处医者，发汗和中药，内唯用人参者，多以活人。

治疫名方

黄连解毒汤 见前

黄连阿胶汤 治下利脓血，烦躁不得卧。

黄连二钱 黄芩一钱 芍药一钱 鸡子黄一枚 阿胶钱半

水二盏，煎三物至一盏，去渣内胶，煎一二沸，再内鸡子黄，和匀服，日三服。

黄连汤 治胸上有热，胃中有邪气，腹痛欲呕吐者。

黄连一钱 甘草一钱 干姜一钱 人参五

分 桂枝三分 半夏五分 大枣一枚

黄连泻心汤

黄连 生地黄 知母各钱半 甘草生五分
水盞半,煎八分,温服。

黄连龙骨汤 治腹痛咽痛,体热烦苦。

黄连 黄芩 芍药各八分 龙骨五分,为末
水盞半,煎八分服。

黄连犀角汤 治狐惑。

犀角三钱,磨汁 黄连二钱 乌梅四个 木香三分,磨汁

水盞半,煎八分,入犀角汁、木香汁,和匀服。

黄连橘皮汤 治疫毒发狂,下部生疮。

黄连一钱 橘皮七分 杏仁七分 麻黄六分
葛根六分 厚朴五分 甘草五分

水盞半,煎八分服。

黑膏 治疫毒发斑呕逆。

生地黄二两八钱 好豉二两六钱

猪膏十两合煎,令三分减一,绞去滓,取浓汁如膏,入雄黄豆大,麝香少许,和匀分三服。

以上系喻嘉言《尚论·春温篇》,解毒八方。

人参败毒散 见前

藿香正气散 见前

九味羌活汤 见前

消毒饮 治疫毒头皮肿痛。及赤丹火丹

牛蒡子一钱,炒 荆芥一钱 甘草六分 防风六分 麦门冬五分 升麻五分 犀角一钱,磨汁 桔梗八分 朴硝钱半

水二盞,煎八分,入犀角汁服。

犀角消毒饮 治毒气发斑痛痒。

牛蒡子二钱,炒 防风二钱 荆芥一钱 甘草八分 犀角磨汁

每服三钱,水煎入犀角汁服。

羌活升麻汤 治时行疫病,清热解毒。

羌活 升麻 葛根 芍药 人参 黄芩 各一钱 黄连 石膏生 甘草生 生地 知母生,各七分

水二盞,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温服。

漏芦汤 治脏腑积热,发为肿毒,时疫疮疹,头面洪肿,咽嗑堵塞,水药不下,一切羌恶疫病。

漏芦 升麻 大黄 黄芩各一两 蓝叶黑参各二两

上六味为粗末,每服二钱,水盞半,煎至六分,去渣温服,肿毒甚,加芒硝二钱半。

消毒丸 治时疫疮疹恶证。

大黄 牡蛎烧 僵蚕炒,各一两

上为末,蜜丸弹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无时。

雄黄丸 治疫不相染。

雄黄一两,研 赤小豆炒熟 丹参 鬼箭羽各二两

共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以温水下五丸,虽同床共屋不相染。

运气五瘟丹

黄芩 黄柏 黄连 山梔 香附 紫苏 大黄 甘草梢

上八味生用,于冬至日为末,将大黄三倍,煎滚汤渣和药丸,如鸡子大,朱砂雄黄为衣,再贴金箔,一丸取泉水七碗,浸化可服七入。前药乙庚年黄芩为君。丁壬年山梔为君。丙辛年黄柏为君。戊癸年黄连为君。甲己年甘草梢为君。为君者多一倍也,余四味与香附紫苏为臣者,减半也。

大膏丸 治时行瘟疫发热,上膈热。

薄荷 梔子 黄芩 黄连各三钱 连翘六钱 甘草三钱 大黄 白龙粉各八钱

上为末,用青蒿自然汁为丸,绿豆大,雄黄为衣,每服五六十丸,白汤送下。

三黄石膏汤 见前

太无神术散 治四时瘟疫,头痛项强,寒热身痛,专主山岚瘴气。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石膏蒲 藿香各一钱

水盞半,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服。

升麻葛根汤 治疫症无汗,发热口渴者。

升麻 葛根 芍药 甘草各等分
上水煎服。

人参白虎汤 见前

二黄汤 治大头时疫。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 生甘草各等分

每服五钱，水盏半，煎八分，稍温徐徐呷之。

救急解毒丸 治时行疫气，咽喉肿痛，项筋粗大，舌强声哑，鼻塞气闷，水浆难进，危在须臾，非此不救。兼治头面浮肿，疙瘩坚硬，浸淫湿疮，耳内流脓，眼眩赤肿，口内糜烂等症。

甘草二两 桔梗一两 荆芥一两 防风一两
连翘一两 酒芩一两 酒连一两 薄荷一两
升麻一两 酒大黄一两 僵蚕五钱 蒲黄五钱
青黛五钱 盆消五钱 射干五钱

以上共为极细末，罗净，以乌梅汤调柿霜和丸，如圆眼大，噙化，煎汤亦可。

茵陈五苓散 治疫癘黄疸。

茵陈五钱 五苓散四钱

和匀，每服四钱，食前米汤调服，或浓煎茵陈汤，调五苓散。

参苓平胃散 治腹胀黄肿，肠鸣泄白。

厚朴姜汁炒 陈皮各五两 苍术半斤，米泔水浸，炒 茯苓 甘草炙 人参各二两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或五钱，姜枣汤调

下。

神授香苏散 治瘟疫，昔有城中大疫，白发老人，教富人合施，病者皆愈。疫鬼相顾曰：此老教三人矣，遂遁。

紫苏 香附醋制，各二两 陈皮去白，一两 甘草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水盏半，煎八分温服。

制人中黄法。

冬月以竹筒一段，刮去青，两头留节，一头打通一窍，以大甘草切碎，内竹筒中，以木塞孔周密，投粪缸中，浸二三月，到清明取出，晒干收贮待用，大治疫毒。

一逢疫病之时，用贯众一二枚，旁浸日用水缸中，烹茶煮饭，一切俱用此水，疫不能染，活人甚验。

凡遇天行时气，恐其相染，须迟出早入，房中常烧苍术，以其避瘟驱邪。鼻孔涂雄黄，口中嚼大蒜最良。

老君神明散，东坡圣散子，此二方，皆一派辛热燥裂有毒之药，全无扶正驱邪逐秽解毒之品，不知医书何以列之疫条，必系后人伪托，学者慎勿徇名妄用，害人非浅，虞天民辨之最详，不可不考。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终

跋

李以理有言,我有所见,辄不能忘。我有所得,得不能公,此与无见无得何异?有所见欣然忘之,有所得廓然公之,乃昔人传道之虚怀,不必身之所至,目之所营,使闻者心领神会,有以悟于语言象数之外。妙哉论至此乎!予虽不敏,心窃向往之,为之执鞭,所愿乐焉,故有是刻。

康熙岁在乙卯秋月渔阳林起龙自跋

伏 气 解

〔清〕 叶子雨 撰著

《伏气解》提要

清·叶霖撰。霖字子雨，江苏扬州人。自序云：丁酉之冬，围炉斗室，时暖日烘檐，冻蝇扑窗，焙儿偕及门诸子，以六气阴阳致病为问，因具论四时阴阳伏气之理，他病不及焉。凡七篇，都为一卷，号曰：《伏气解》。非敢谓阐岐黄未显之微言，聊以备诸子临诊之一助云尔。生气通天论曰：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痄疰。秋伤于湿，上逆为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又言感之不即病者，乃藏于经脉脏腑之间，而为伏气之病也。春伤于风者，阳邪也，留连日久，乃下为洞泄之阴病。秋伤于湿之阴邪，乃为上逆而咳之阳病，甚为必成痿厥。夏伤于暑热之阳邪，至秋发为痄疰之阴病。冬伤于寒之阴邪，至春必为温热之阳病。是阴阳上下之相乘，然伏气之因，不仅乎此，经文简奥，特示人以四时之机，互根之理，再推而论之。天之六气伤人，由人之阴阳不固，而冬寒夏暑所伏之因各异。又于金匱真言论续之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疰。言人身之气血皆生于精，冬宜秘藏，则阴气固密。若纵欲精耗则阴虚，阴虚则阳邪易犯，故多病温。夏宜疏泄，逆之则汗不出，汗不出则暑邪内伏，遇秋风凄切，则寒热相战而为疰病。阴阳启闭，时气宜然，举冬夏言，其春秋伏气自可类推，观此则夏日之病暑，其非冬藏所变者明矣。轩岐释伏气之义已明，犹恐后之读者不能隅反，更于阴阳应象大论补之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泻。夏伤于暑，秋必痄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此承生气通天论言四时五行之气，以生长化收藏，而生寒、暑、燥、湿、风为外邪，人之五脏化五气，而生喜、怒、悲、恐、忧为内贼。苟七情不慎，六气伤之。举先生辨伏气数则为例，其二，如病疰；其三，如论热病；其四，如论五脏痿病；其五，如论五脏移热；其六，如论暑燥；其七，如论痧胀等七篇。皆能阐轩岐未发之秘，明天人一贯之理，苟能明乎先生伏气之治，活法运乎一心，何难登轩岐之门，而入仲景之域也。

自序

夫一寒一暑,一昼一夜,天之阴阳也。一呼一吸,一寤一寐,人之阳阴也。以气为阳,以血为阴者,权輿于《素》、《灵》,后之言医者,无不因此说,滔滔皆是。然是固不明阴阳之理,而违古圣人之意者,何则?天人气血,各具阴阳,非可以他物配之也。嗟乎!近之医,知乎其阳,不知其阴,议乎其前,不虑其后,微则不能察,剧则不得当,既不辨阴阳,何知寒热真假?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妄投错施,无知其惑,良可慨矣!丁酉之冬,围炉斗室,时暖日烘檐,冻蝇扑窗,熔儿偕及门诸子,以六气阴阳致病为问,因具论四时阴阳伏气之理,他病不及焉。凡七篇,都为一卷,号曰《伏气解》。非敢谓阐岐黄未显之微旨,聊以备诸子临诊之一助云尔。

石林医隐识于鹤寄轩中

裘 序

叶子雨先生《伏气解》七篇，为精参《素》、《灵》阴阳气化之道者也。发人所未发，晚近如吴鞠通、王孟英辈之学说，犹多辩正，其立言之价值可知，书成未刊，初为社友吴杰三君惠寄，其哲嗣仲经君恐辗转抄录，或有错误，特示家藏原稿，得校刊焉。夫艺术日新，科学尚矣，阴阳气化之道，东西医者几斥为虚诞，病理学中，罗列致病之原，半属有形之病菌，病菌为病，必经若干日，始见发生。其未发之时，为潜伏期，而潜伏期之意义，似与国医说之伏气同。惟伏气根据阴阳气化，病菌全凭器械（显微镜）检视，肤浅评之，则国医说之浮泛不切，为东西医者排斥也宜矣。虽然，昔日目力不得发见之病气，今日以器械或化学检得为病菌，无他，显微镜等能扩大气化为质点故也。但他日发明，十百倍于今日之器械，今日所未得见而斥为虚诞者，岂难得显而再为有形之质点耶？则今日之器械，不亦与昔日之目力无异也。至时而阴阳气化之道，始知非浮泛不切，确有奥旨存乎其间，学术递嬗，理势固可推想而定，毋谓余言辩焉。余刊《伏气解》，敢解伏气与病菌之不同点，为如是而已。

民国八年四月吉生裘庆元谨序于绍兴医学报社

《伏气解》目录

解一.....	(505)	解五.....	(512)
解二.....	(507)	解六.....	(513)
解三.....	(508)	解七.....	(515)
解四.....	(510)		

伏 气 解

清 扬州 叶 霖子雨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解 一

六淫之邪，感之即病者轻，伏久而发者重。《内经》于伏气之义，不憚反覆数见，能阐明其旨者，仲景后未闻其人。近世医家，侈谈伏气，言多道晦，徒事纷拿，不克明其所以然也。嗟乎！不究天人之理，不察阴阳之机，乌足言医，医可以小道视之哉！《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一阴一阳者，非各一之一，乃道之妙用。合一之一，而三气即存乎其间，盖动一也，静一也，所以能使其动静者又一也，惟其合一，乃能各一，有互根之理在焉。虽阴阳万端，则是本一而已，明乎一之道，则知乾坤之动静，三才之指归矣。

汉儒以十二辟卦，候一年消息，乃乾坤二卦之旁解也。盖乾之六阳，自十一月建子，冬至一阳生，为地雷复卦，即乾之初九爻。十二月丑二阳生，为地泽临，即乾之九二爻。正月寅三阳生，为地天泰，即乾之九三爻。二月卯四阳生，为雷天大壮，即乾之九四爻。三月辰五阳生，为泽天夬，即乾之九五爻。至四月建巳，六阳充足，而为乾为天，即乾之上九爻。此一年之乾卦也。五月建午，夏至一阴生，即坤之初六爻。为天风姤卦。六月未二阴生，即坤之六二爻，为天山遁。七月申三阴生，即坤之六三爻，为天地否。八月酉四阴生，即坤之六四爻，为风天观。九月戌五阴生，即坤之六五爻，为山地剥。十月亥六阴纯静，为坤为地，即坤之上六爻。此一年之坤卦也。夫坤为万物

之母，而能生物，然坤本纯阴，必待乾与之交，而得其阳，然后始能生万物也。十二支次序，世人皆以子为首，因坤临十月亥，坤为纯阴之卦，阴极则阳生，故十一月冬至一阳升于地上，为地雷复也，不知造化端倪，实不在于而在午。盖天地交而后万物生，是乾坤交媾之初，即为万物造端之始，然交必阳体充足而后能交，乾之六阳乃充足于四月之巳。次为午，故乾至五月建午，夏至始与坤交，是则乾足于巳而动于午，巳午皆火，故《周易》乾居正南，乾之外体属火，乾中含蓄阴精属金，故五行家言庚金长生在巳。所谓长生者，乃指其生之源而言也，乾之初动于午，每年五月夏至之时，乾上九爻一阳，已升至天顶极高，不得不转而向下，向下即感动，坤阴之气，上升而交，故天地三交，五月建午为第一交，六月未为二交，七月申为三交，所谓坤三索于乾也，乾坤交而谓之索者，以坤本纯阴，必索于乾而后有阳，始能生化也。乾阳入坤阴而化为气，气升为云，为雨，盖十二辟卦，乾位巳火也，坤位亥水也，乾与坤交，则火入水中，而化为气，以水为质，火为性，试以一碗，人张口气呵之，则生水，故知气之形属水，而其所以能升腾行动者则火也。爻辞曰：见群龙无首吉，言气升能为云雨，故喻为龙。而乾与坤三交，则乾上四五之三爻尽入于坤，而乾上爻，巳火之首，早入亥水之中，为育生胚胎之兆，故龙无首吉也。此天地阴阳化育之义，推之于人亦然，饮入于胃，由胃小肠相接处幽门，幽门之上有一窍，水饮从此窍散布下焦脂膜之中，由脂膜而渗

入膀胱,膀胱无上口,故曰渗入也。气血之升降,必由呼吸以循环,吸入天之阳,呼出地之阴,吸入之气,由鼻入肺历心,引心火从总脉循督脉入肾,又从肾系以达下焦胞室挟膀胱,其吸入天阳之气,合入身心火,蒸动膀胱之水,化而为气,循冲任而上,化精化汗化液,过膈入肺,还至于口,由呼而出,斯即乾坤相交,三索之义也。明乎此,水火之征兆,阴阳之盛衰,及夫四时伏气之病机,莫不由兹悟入,否则如盲人之摸象耳!

索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为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夫论名生气通天者,言人身阴阳五行之气,上通于天,天之阴阳五行之气,下通于入,天人一气相感也。然天之五行,生化六气,入苟阳固于外,阴秘于内,则邪弗能伤,反之则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其天之五行之气,化为淫邪以伤入。若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此感之即病,其病尤浅。故又曰:是以春伤于风邪,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痄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又言感之不即病者,乃藏于经脉脏腑之间,而为伏气之病也。春伤于风者阳邪也,留连日久,乃下为洞泄之阴病。秋伤于湿之阴邪,乃为上逆而咳之阳病,甚则必成痿厥。夏伤于暑热之阳邪,至秋发为痄疟之阴病。冬伤于寒之阴邪,至春必为湿热之阳病,是阴阳上下之相乘也。然伏气之因,不仅乎此,经文简奥,特示人以四时之机,互根之理,再推而论之。天之六气伤入,由入之阴阳不固,而冬寒夏暑,所伏之因各异,又于金匱真言论中续之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言人身之气血,皆生于精。冬宜闭藏,则阴气固密。若纵欲精耗则阴虚,阴虚则阳邪易犯,故多病温。夏宜疏泄,逆之而汗不出,汗不出则暑邪内伏,遇秋风凄切,寒热相战,则为疟病。阴阳启闭,时气宜然,举

冬夏言,其春秋伏气,自可类推。观此则夏日之病暑,其非冬寒所变者明矣。轩岐释伏气之义已明。犹恐后之读者不能隅反,更于阴阳应象大论补之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痄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此承生气通天论,言四时五行之气,以生长化收藏,而生寒、暑、燥、湿、风为外邪,入之五脏化五气,而生喜、怒、悲、忧、恐为内贼,苟七情不慎,则六淫伤之。举一喜怒不节,寒暑过度,内而及外,则疾疾生焉。其悲忧恐燥湿风,已包括于中,又不必泥执冬精不藏,夏汗不出也。然而伏气之为病,固有阴阳互根,上下相乘之变,而尤重于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之两句,足征坤临十月亥,至冬至阴极则阳生,乾临四月巳,至夏至阳极则阴生,天人相通,伏气者,随天时人事阴阳气化以感召,故曰人与天地参也。何以后之论伏气者,谓伏寒变热,夏至前为温病,夏至后为热病,或谓伤其寒水蛰藏令气,相火炽盛,宜作内伤水亏治。或谓阳热之邪,由口鼻吸受,宜从三焦外感治。似是而非,离经悖道,坐不明阴阳合一之理故也。热论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此节经义不明久矣,诠释家多以冬伤于寒,伏寒化热,发于夏至前为温病,发于夏至后为暑病,暑即热也,温为热之渐,热为温之甚解,殊不知伤寒为外感通称,故上经有热病类伤寒之文,越人作伤寒有五之辨,此言凡病伤寒而成温者,谓温病热病之类乎伤寒者,非谓先病伤寒,辗转不愈,而成温成热也。且此一节也,亦专论伏气而言者,当作两截看。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为一截,盖言凡病类乎伤寒之温病,在夏至日前发者,乃冬至后一阳生,入身所伏之阳热,被

冬日严寒杀厉之气所折伏,藏于肌骨之间,至春夏间,或为风热逗引,或为情欲所伤,感而触发,谓之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为一截,此即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之互词,夏至阴生,人身所伏者阴气,遇天阳之阳热,蒸地气以上腾,人在气交中,感之为暑病。热湿相搏,热蒸湿为汗,热清则汗止,故曰当与汗出勿止也。夫温暑之治,其清热虽同,而一宜兼益阴,一宜兼渗湿,阴阳之机有间,安可概论谓暑为热病?热乃温之甚者,谬说也。

《伤寒·平脉篇》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此仲景释《内经》伏气之旨,举一春之风气以例其余,言春伤于风,其气内伏,至夏将发,其脉必微弱。缘风木之邪,贼于中土也。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故当喉痛。然喉痛有时行之喉痹,更释之曰,不特喉痛,而且咽痛,盖以风气通于肝,地气通于咽,脾主地,风木之邪克土也。若风邪留连不愈,上行极则下,必为下利,乃上下之相乘,一气之相感,即重阳必阴之义也。读伤寒者,不明经旨,误会仲景之意,见有脉微弱,喉痛下利,便作春温伏气,少阴水亏解,故喻西昌竟用温经通阳诸法,以治温热,几同操刀。近世吴鞠通、王孟英诸君,宗吴门叶氏说,辑《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无不以此节冠诸首。金谓伏气温病,当从少阴水亏论治,虽诋喻氏温补之非,亦不能出其范围,其所以误会之故,盖缘脉微细喉痛下利,乃少阴应有之脉证,不知少阴之脉乃微细,此云微弱,但弱与细有间,而微则加于弱细之上,非专论微脉也。弱乃真阳不足,胃气大虚之候,固非少阴之细脉,亦断无实热之理,因其土虚,故木邪侮其不胜而克之。夫春温一证,本属水亏火炽,加以冬至阳生,井泉温,有习坎之义。乃天人之阳热,为严寒所遏而成,喻氏之温经通阳,固属大谬。若赵养葵、程郊倩辈,先不启

发,惟从事于滋阴壮水,亦非所宜,惟叶香岩用肘后葱豉汤,庶乎近之,然亦不可泥也。且伏气之因,不仅乎春温一证,四时伏气之治,当于《内经》中求之,活法运乎一心,又未可囿于一偏之见也。医岂易言哉!

解 二

前热论言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此指阴阳潜伏为病。然而亦有冬至后之阳热,被严寒所折,深藏于骨髓之间,不能随春阳之气而升散,又未遇六淫七情之邪以逗引,至夏因有所用力而触发者有之,又不可执夏至阴生,无冬日伏热之气也。若谓凡夏日之暑证,皆冬时之伏热,误之甚矣。

《素问·疟论》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藏?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骨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此言冬日之阳热,为寒所折,深伏于骨髓之间,肾主骨,故曰其气藏于肾也。若在肌肉经脉间,即可随春阳之气而外泄,缘气行经脉,邪热伏于骨髓,两不相值,不能引之而出也。至夏因遇大暑,暑热上炎,则骨髓烁,脑乃肾气之所主,或再有所劳力,则深伏骨髓之邪,因脑热汗出,逗引而发为温疟,其病则先热而后寒,然先热而后寒之温疟,不因于肾藏之伏气,亦有斯证,不可误会也。上经却先明此义,故帝曰:先热后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此阴阳两感,是以寒热交作,虽有先后之相同,然与邪热伏藏骨髓之温疟有间,不可不知。

疟论帝曰:瘧疟何如?岐伯曰:瘧症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

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瘧疟。帝曰:善。此又论不必泥冬日之阳热,伏藏于肾,而始为病,即其人气分中素有伏热,肺主气,故曰肺素有热也。因中气实而不外泄,有所劳力汗出,风寒袭入肌腠之间,触引而发者,名曰瘧疟。因气实,故邪不能入于阴,而单发于阳,心主血脉之气,血脉之气内通于心,故曰气内藏于心也。邪藏于血脉之里,外舍于分肉之间,阳气盛而无阴气以和之,是以阳热不衰,而令人消烁脱肉也。瘧者,单也。单热不寒,故曰瘧疟。此与邪藏于骨髓之中,而病于肾之伏气,似同而异,盖肾为阴藏,故邪复反入之阴,则先热后寒。心为阳藏,故气不及于阴,而单发于阳,则但热不寒。虽然,论伏气则一也。

《金匱·疟病脉证论》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痛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此仲景引申轩岐之义,于瘧疟温疟中,出一白虎加桂枝汤,示人以活法也。经言温疟先热后寒,瘧疟但热不寒,然亦不可拘泥,如身无寒但热者,为暑热之邪引动伏气也,何以言之?在其脉如平知之,邪伏于内,郁而未发,则脉如平人,及热甚时,脉必大数,此非伏气而何?若内外热炽,消烁肌肉,自是白虎汤佐入甘寒益阴之品,何以又加桂枝?盖暑多兼湿,骨节疼痛,则热中挟有风寒湿可证,不加桂枝通阳取汗,则病何以瘳?若谓暑热证中,定必挟此三气,则非仲景示人活法之意,夫治病固不容出诸规矩以外,又不得囿于方圆之中,是深得轩岐仲景之心者矣。

《素问·疟论》帝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岐伯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

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大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此言夏时暑热溽蒸,腠理开发,或贪凉露坐,或湿汗当风,感凄沧之气,伏藏于肌理之中,至秋复感于风而成病,故先受之寒,从阴而病寒,后受之风,从阳而病热,是先有夏日水寒之伏气,又伤于秋风之阳邪,乃阴阳两感而为病。经言寒疟,即正疟也,谓非伏气可乎,若王孟英谓冬日感寒即病者,为正伤寒,乃寒邪由表而受,其所感之风寒较轻,而入于少阳之经者,不为伤寒,则为正疟,此谬论也。

解 三

入身素有伏热,前于瘧疟论中,已露一斑。夫五志之热,五脏各有偏胜,不独一肺脏为然,且肺藏伏热,亦非仅瘧疟而已。今推释经义,以痛明之。

《素问·刺热论》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此言内因之伏热伤五脏之神志也。何以知其内因之热?观其未病而小便先黄。盖肝主疏泄,内热动而先见是证也。热争则狂言及惊者,外淫之邪内干于脏,与内热交争而为重病也。肝脉环阴器抵少腹而上,故腹痛。肝藏魂,魂不安则狂言,手足躁而不得安卧,肝与胆相表里,肝主惊骇,胆热亦易惊,故宜刺足厥阴少阳,以泄其热。肝脏之伏热于外,与外邪相应,肝脉与督脉会于巅,气脉相通,上逆于头,故头痛也。庚辛甚,甲乙大汗,庚辛死者,言干支生克之略例耳!下仿此。

刺热论曰: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夫心为君主之宫藏,内热将动,故先不乐,数日热始发,内热外出,外邪内入,内外热争,

干于神藏，故卒然烦痛也。心火上炎故欲呕，少阴之脉上出于头，故头痛。心之华在面，故面赤。汗为心液，心热则液干，故无汗也。手少阴与太阳相为表里，刺二经以泄其内外之热。

刺热论曰：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颌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此节甲乙太素皆云头重颜痛，青字衍文也。脾与胃为表里，以膜相连，脾病必及于胃，胃脉循颊车上耳前至头颅，热气上逆，故头重颊痛，脾脉注心中，故心烦。脾胃受邪，则饮食不纳，故欲呕。太阴阳明主肌肉，邪盛故身热。胃脉合于气街，在腰之前，机关不能约束，故腰痛不能俯仰。脾胃主腹，故腹满而泄。胃脉循颐后下廉出大迎，故两颌痛。刺足太阴阳明者，泄其热也。

刺热论曰：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豆大立已。夫肺合皮毛，热甚于内，则阴气浮越于外，故恶风寒。肺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肺热入胃，则胃热上蒸。又阳明主肌肉，故舌上黄而身热，内外之热争于肺脏，故喘咳不得太息，肺主胸中之气，气伤故痛走胸背，肺失清肃之令，气不下行，三阳之脉壅，则气逆上冲，故头痛。卫虚阴浮，故汗出而寒。当刺手太阴阳明，以泄其热。

刺热论曰：肾热病者，先腰痛胛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胛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腰为肾之府，肾主骨，故腰痛胛酸。肾为水脏，而主津液，津液不能上资，故渴饮，外邪在太阳，故项痛而强，内热在肾，热极反寒，故胛寒且酸。足下热者，少阴之脉下趋足心也。不欲言者，少阴脉挟舌本也。夫五脏之热病，皆主身热者，内因之热从内而外也。热争者，外因之

热交争于内也。其争气之热上逆，故项为员员澹澹之微痛。刺足少阴太阳者，以泄其热也。然五志之热将发，必有先见于色者，故下经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是轩岐示人以治法，详且尽矣。奈庸工漠然不知何，可慨也夫。

刺热论曰：太阳之脉，色荣颧骨，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日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日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此承上章言五脏之热盛于内，六气之热炽于外，内外交结，而成两感重证也。外因之热在表，始必见太阳之脉，内因之热将发，其色必先见于颧颊之分，荣色初见在表者，可汗而解，在里者，可刺而泄之，此治未病也。若待太阳与厥阴争见，则表里之热交争于营血之间，虽有良工，不可为矣。少阳之脉色荣颊前，若与少阴脉争见者死，其义亦同。缘太阳为传表之始，厥阴为传里之终，少阳为传表之终，少阴为传里之始，自终而始，自始而终，六经皆遍，则阳明太阴之争见，亦包括于中矣，其热病内连肾两句，是承上起下之文。《灵枢·本输篇》曰：少阳属肾，盖少阳之气发原于肾，故热病内连肾者，少阳之脉色也。夫热邪伤气，数大之脉当盛于右部，尝诊温热病右部脉缓弱，左关尺数大有力，证见胸脘痞痛，谵语神糊，入夜较剧，虽不必定以死期三日，而病终不起。乃外热阳邪，内陷阴经，与阴经伏热互结，亦阴阳交之义也。识此治热病之两感，当知所适从矣，司命者可不慎诸。

评热论黄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帝曰：愿闻其说。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

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上经是统论内伏热病而言,此复论冬至后,热邪为严寒折遏,至春所发之温病,阴阳交者,阳热之邪,交陷阴经,逼真阴外泄,而为汗也。前刺热论重在脉色,此又重在形证,是脉与证皆当参论。甚矣,轩岐教人以活法也。夫汗出辄热者,病气留而阴气竭也。脉躁急不为汗衰者,肾气绝也。狂言不能食者,胃气绝也。人身之汗津液,皆水谷精汁,由命火蒸腾膀胱之气所化,今伏热炽盛,蒸逼膀胱之精汁,不化津液而化汗外泄,脉仍躁急,是邪胜精竭,安有不死之理?更重之曰狂言不能食者死,以明精生于谷气所化,食不入精何由生?有出无入,是在必死。而况加以邪热纵横,生机有不息者乎?故又引《灵枢·热论篇》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反覆谆谆示人以真谛,然而暑热之证,热邪蒸湿,汗出脉平,俄顷身复热,脉又数盛者有诸,不得谓之死证。故首言有温病者四字,以揭出温暑同为热病,而治则不同之旨,观此则前释热论,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当分两截解,非臆说也。

解 四

五脏伏热,为邪触发者,诸热论已尽详其义。伏气之热,有不因外邪逗引而为病者,不可不知,抉摘经文,以阐其旨,俾后之论伏热者,不囿于一偏之见也。《素问·痿论》黄帝曰:五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此言人之病痿,由于五脏伏热,伤其脏气,脏气伤则不能煦养于皮毛筋脉骨肉,而成痿躄。先举其五脏所主,以启下经之义。

痿论曰: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躄也。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此言五脏之热而成痿者,由肺热叶焦之所致也,脏真高于肺,肺朝百脉,而行气于脏腑,故为脏之长,若有所亡失,所求不得,则心志靡宁,而火气炎上。肺乃心之盖,金受火刑,即发喘鸣,而肺叶焦矣,肺所以行营卫,治阴阳,饮食之精,必自肺家传布,变化津液,灌输脏腑,肺脏一伤,五脏无所禀受,则五脏皆热,故因之以成痿躄也。

痿论曰: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此言脉痿属心火上炎,故三阴在下之脉,亦皆厥逆而上,上逆则下虚,而病生焉。悲哀太甚,神志俱伤,而上下之气不交,是以胞络绝。而阳气内动,心热动,其血故下崩,而溲血矣。夫心主百脉,胞络乃心外之包衣,代心主以行令,与三焦胞室,同司相火者也。中焦之精液,奉心化赤为血,流溢于中,从冲脉而上循背里者,贯于脉中,循腹右行者,至胸中而散于脉外,充肤热肉而生毫毛,是胞络之血,半行于脉中,半行于肌腠,脉外之血少,则肌痹,脉内之血少,则为脉痿。总由心脏之伏热,逼血妄行,致大经空虚,而成斯证也。

痿论曰: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此言筋痿因于肝热也。肝热则逼胆液渗泄于外,故口苦。肝主筋膜,热甚则筋膜干而挛急也。其肝热之所由来,则因于思想无穷,意淫于外,故欲火内动,入房太甚,则宗筋纵弛,火盛伤其血液,血亏故筋失濡养,是筋痿

虽生于肝，实由意淫于外，入房太甚故也。

痿论曰：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此言肉痿者脾病也，脾与胃以膜相连，而开窍于口，脾有伏热，则精气耗伤，故胃干而渴。脾为湿土之脏，水湿积蓄，而与热相搏，致成肉痿也。生气通天论曰：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又曰：秋伤于湿，发为痿厥。阴阳应象论曰：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骨，盖脾既受湿，必流于关节，内热应之，则为痿痹，非止于肌肉不仁也。

痿论曰：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痿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此言骨痿属肾病，腰为肾之腑，肾脉上股内，贯脊而主骨，肾气热故见斯证。其所由来，因于劳倦热渴，是阳热之气内伐，则阴液大伤，夫肾为水脏，水盛则能制火，今阳盛阴消，水不胜火，以致骨枯髓竭，足不任用于身，而为骨痿也。

痿论曰：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此言痿病之因，或忧思内伤，或劳倦积热，五脏热盛，则精液竭，不能荣养于筋脉肌肉而成痿。然有诸内必形诸外，五脏五痿，皆当验其色也。肺属金，金色白而主皮毛，故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属火，火色赤而主百脉，故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属木，木色青而主筋，爪者筋之应也，故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属土，土色黄而主肌肉，故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属水，水色黑而主骨，齿为骨之余，故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察外而知内，则识所从治矣。

痿论曰：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

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确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补其荣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帝曰：善。此以痿之因之证辨明又出以治法也。治痿当取阳明，盖阳明为水谷之海，血气之所由生，五脏奇经，皆赖以润养，若不知治阳明，则血气竭，血气竭则宗筋纵，宗筋纵则带脉不引，带脉不引则足痿不用，致成痿痹也。然治痿之法，虽取阳明，而当兼取其五脏之俞，夫补五脏之荣，培其真气也。通五脏之俞，泄其伏热也，气血虚者补之，邪热邪盛者泻之，要在良工消息调和，又不必泥执独取阳明也。

按：痿痹一证，经论綦详，言外之旨，释尤未尽，谨一申其义。经言肺热叶焦者，是足软而不任地，不酸痛，不红肿，与痹证异也。独取阳明者，肺气热则通阳明，阳明主宗筋，束骨而利机关，阳明为热所灼，而筋脉弛长，痿病之作，乃阳明之热，实肺热累及之也。下部属肝肾根，由阴亏髓空，火逆于肺，肺叶焦枯，金不生水，水益亏，火益炽，筋为热灼，未有不痿痹者也。故痿手者少，痿足者多，然肺热叶焦，亦是肺叶之脉络焦枯，不是肺脏焦枯，若是肺脏叶焦，火灼之甚，安有足痿在下，而肺金伤不咳嗽者乎？果否，肺脏焦枯，必有咳嗽不已，毛发败落之征兆，况痿有十年不死者，其为肺络焦而非肺脏焦明矣。但不肿不痛，非外因之风寒湿，实内脏之伏热，益多不足可证，虽然气血不足，亦有所感而致者，当明辨之。气虚痿者，因于饥饿劳倦，脾胃气虚，百骸溪谷，皆失所养，以致宗筋弛纵。凡人病后手足痿者，皆属气虚，所谓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故不用者是也。血虚痿者，凡产后及诸失血后，面色萎黄，手足无

力,不能行动者是也。阴虚痿者,由于酒色过度,下焦阴火燔灼筋骨,以致腿膝痿软,行步艰难,脉来涩弱,或左大无力者是也。血瘀痿者,或产后恶露流于腰膝,或跌扑损伤,积血不消,四肢因而不运,脉涩而芤者是也。湿痿挟痰者,因于肥盛之人,血气不能运动其痰,以致湿痰内停,客于经脉,腰膝麻痹,四肢不举者是也。食积痿者,因于饮食太过,妨碍道路,以致升降失常,脾气不得运于四肢,手足痿弱,或腹膨胀痛,恶心噎气,右脉沉滑者是也。设不细审致痿之因,未有不愆事者矣。

解 五

前解五脏之伏热,不关外邪触发者,摘一痿证,以明其义,惟经文简奥,虽已申叙其荣俞虚实之治,恐误会者,谓痿属伏热一因,故又于释经后,详言致痿之由,不独伏热已也。然而伏气之为病,六淫皆有,岂仅一端?今略举数节,以阐经旨,惟不足尽伏气之原,而一隅三反,于医家病家,或不无小补云。

《素问·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金匱》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气厥论所云心有伏寒,《金匱》所云乃肾藏虚寒,皆伏气为病,不仅乎热也。消渴一证,河间独主燥热,是不明轩岐仲景之旨,亦智者一失耳!请试明之。夫饮入于胃,从小肠散布下焦脂膜,而渗入膀胱,吸人天之阳,引心火从督脉达下焦,以蒸膀胱之水,上腾化而为气,此气由任脉上升入肺而呼出之,循环无间,气即是水。凡诸津液汗,皆气所化。肺为五脏华,盖得阳气上蒸则润,若无阳气上蒸,则肺干而渴,易否卦乾上坤下,阳无阴不降,阴无阳不升,上下不交而成否,即此义也。轩岐所论心移寒于肺之消渴,言寒伏于心,心火衰熄,不能引吸人之天阳下交,蒸水气上腾,肺干无阳气蒸润,则渴而就饮,饮一溲二,乃下焦精液输泄无余,故断之曰死不治。阴阳别

论云:心之肺谓之死阴者是也。仲景所论肾气丸主之消渴,乃肾有伏寒,致令命火微弱,不能蒸水气上升,饮一斗小便亦一斗,未若饮一溲二,心阳衰灭之甚,而生化之源未绝,故可治,若夫《伤寒论·太阳篇》,用五苓散五节,皆治渴。乃湿伏于脾,脾津不得上布,故君以白术,以燥脾湿。臣以桂心,以助命火。而佐使以茯苓、泽泻渗利,令湿邪有出路,较肾气丸虚实各异,而其义则一也。

气厥论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肺消。此言心脏受热,转移于肺。肺属金,其化本燥,心复以热移之,则燥愈甚,而传为肺消。肺消者,肺上焦烦,饮水多而善消也,与心移寒于肺之肺消各异,一因火郁于上,一因火衰于下,盖阴阳寒热不同,然寒热辨之之法,寒则溺多而清,热则溺少而赤,而更以脾湿之旺否为进退也。然此寒此热,非心脏之伏气而何?气厥论言五脏伏气,寒热移易甚伙,举此心脏,以明其崖略耳。

《灵枢·贼风篇》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此言伏气之湿,藏于血脉分肉之间,若或有所堕坠,恶血留而不去,或卒然喜怒不节,则气逆血菀,或饮食不适其宜,则内有所伤。或寒温不时,致腠理闭而卫气不通。若再感受风寒,新邪与故邪相袭,致气血凝结而为寒痹。虽不遇贼风,亦成斯证,盖伏气之为病也。

《素问·风论》曰: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此即春伤于风,夏生飧泄之义,推而言之也。风中于内,久而不散,入于肠胃之中,寒则水谷不化,而为飧泄泻利,热则为肠风下血,举一风邪伏气,有寒热之不同,变证之各异,则六淫之伏气,从可类推矣。

评热论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俯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此言少阴不藏之人，风邪易感也。肾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因精亏于内，则阳虚于外。阳虚于外，则风邪由皮毛袭受，抑遏三焦之相火，不得上升。金水同源，肺主皮毛，故曰劳风法在肺下也。其风寒由皮毛而入于肺，故恶风而振寒，三焦之相火被遏郁而不升，则蒸灼精液为涕，甚则为喘为逆，不能俯仰，瞑目而视，故曰使人强上冥视也。手太阴主表，足太阳亦主表，肾病在肺，由表入也，肾与膀胱相表里，风寒抑遏，伏热煎熬，肾水不能自行升散，必得太阳之气引之上升，其风热，酿精液为青黄涕，如脓而出，少壮者三日，中年者五日，老年之人，精衰气虚，必待七日，始能出。若不出则伤肺，故曰伤肺则死也。此证初起，多见鼻塞声重，恶风干咳，或微恶寒，或身热无汗，或喉痛头昏，斯时以葱、豉、蚕、蒴、薄等，辛凉轻剂，祛表邪而启发肾脏伏热，以助太阳之气，引精外达，化为稠涕浓痰，由嗽而出，数日即愈。奈近世庸工，谓之伤风小恙，既云小恙，而初剂却以大剂辛温发表，风药多燥，致金水两伤，竟成不治者有之。见咳甚动血，不先达邪，肆用清凉，而致成不治者有之。因咳久身热，用滋阴敛肺，令风热之邪，不得外出，酿为劳瘵而死。谚云：伤风不愈变成劳，其实医者有以成之也。

奇病论帝曰：人有身体髀股胫皆肿，环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着于胃，胃之原在脐下，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泄之病也，此言风邪伏气积于内而为病也，名之曰风根伏梁者，其风邪之气溢于大肠之外，空廓之间，留着于胃，胃之原出于脐下，脐下正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外则身体肿，内则环脐痛，

不可妄攻以动之，盖风邪之根，留于脐下，动之则风气淫佚，而鼓动其水，水溢于上，则小便为之不利。风木克土，土气益弱，则身肿更不能消矣。

奇病论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此言寒邪伏于骨髓而为病也。人先生于脑，由脑气筋散布周身而生脏腑百骸，脑髓即由肾气从督脉上滋，经言脑为髓者是也。寒伏骨髓，上犯于脑，故头痛。肾主骨，齿为骨之余，故齿亦痛也。观此寒伏骨髓，至数岁之久，其不能变热明矣。若夫春日之温病，乃少阴水亏，相火炽盛，加以冬至阳生，内伏之阳热，被严寒折遏，至春因感触发，谓是伏寒变热者，澜语也。

解 六

论伏气之邪，于寒热风湿，已释其大意，惟暑燥二气，尤未能晓畅厥旨，婺源江氏言，人为三才之一，本与天地相肖，督脉统一身之阳，任脉统一身之阴，此即人身之乾坤也。其六子配十二经脏腑，肺大肠属兑金，脾胃属艮土，心小肠属离火，膀胱肾属坎水，心包络三焦属震，肝胆属巽，肝胆风木属巽是矣，何以震为阳木，而属包络三焦之相火？盖火无体，以木为体，说卦传谓震为雷为龙，雷之火，岂不象人身之相火乎？此乾坤六子配人身之定体也。夫督任二脉者，人身之天地定位，肺金脾土，大肠金胃土者，人身之山泽通气，心火肾水，小肠火膀胱水者，人身之水火不相射，心包络三焦之相火，肝胆之阴木，即人身之雷风相薄，人身与造化相符如此，而兑之燥，离之暑，震之火，阳仪之卦，其脉行于手，巽之风，坎之寒，艮之土，阴仪之卦，其脉行于足，自然之理也。观此，则暑燥二气，卦属阳仪，然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亦阴阳互根之理，无足怪者。奈何王孟英谓暑为阳邪，而不兼阴，沈

目南谓燥为阴邪,而不兼阳,皆属一偏之说。貽误来兹,不得不引轩岐仲景之旨,一详其义,以破世惑。

《素问·五运行大论》曰: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详暑以蒸之义,则暑为天日之阳热,蒸地气以上腾,人在气交中,感而为病,是暑乃热炽之邪,而中多兼湿明矣。

《金匱·喝论》曰: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朮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太阳中喝,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详仲景此论,首节言暑证之大意,肺主气,热邪伤气,则表虚,故发热恶寒。暑多挟湿,故身重而疼痛。然热伤气,脉应浮大而虚,其见弦细朮迟者,中涵濡象,兼湿故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为热邪所伤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表阳虚而易感也。阳虚若发汗则恶寒,加温针则助热,数下之则淋甚。缘暑热蒸汗,乃膀胱水液所化,若再屡下,则内虚而膀胱燥,小溲涩滞也。此为暑热之总纲,故不出方。次节则言热重于湿者,主以白虎加人参汤。三节言湿重于热者,主以一物瓜蒂汤,三法鼎峙,何等周密。洁古恐庸工不明,夏至阴生,人身所伏者阴气,且暑为天日之阳热,蒸地气以上腾,中多挟湿,故立奔走长途,役力田间,猝中天日之阳热者,为阳暑。纳凉广厦,饮啖冰果,感阴寒风露之气者,为阴暑。阳暑阴暑,语虽不经,其用心亦良苦矣。而王孟英大斥其非,直谓暑乃阳邪,不兼湿化,并言暑即日之气,日为众阳之宗,阳燧承之,火立至。以五行论,言暑则火在其中,非五气外另有一气,若风寒燥湿,悉能化火云云。斯言也,似近理而弥乱

真。无怪乎吠声吠影之徒,奉为圭臬,不知在天为暑,在卦为离,在藏为心,在六气属之君火,离卦内阴爻,坎之水也,外阳爻,离本卦之火也,惟其以水济火,乃发光明而成离象,是以灌膏则燎盛,抽薪则焰息,膏有汁液,火得之而后燃,此以水济火之明验,大易所谓明两作之义也,其矣,阴阳互根之理不明,不可谈医,而况逞才穿凿哉,能不杀人几希矣!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成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溇,名木敛,生菀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腰痛,丈夫癰疽,妇人少腹痛,目昧眦伤,疮痍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太冲绝,死不治。此言阳明司天,燥金淫胜,则木受其制,左胁肋痛,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癰疽眦伤,皆肝木受克为病,故曰太冲绝,死不治也。感寒成疟,腹中鸣注泄鹜溇,皆秋深变炎暑为清凉,寒清于中而为病也。

至真要论又曰: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此言苦而微温,能胜清。辛则能润燥,燥若内结,故当以酸苦泄之。经义以阳明金气之燥而言,是言燥之常气,而未及燥之变气,且亦只道燥之标,而未言燥之本也。若果燥是阴邪,何以属阳仪之卦?五运行论,谓燥以下之,则燥乃火燥干涩之象可证。故汪双池曰:燥之为气也,枯槁而非热,萧瑟而非寒,竟有难以楮墨形容之态,致沈目南言燥是寒邪。喻嘉言谓燥乃热证。皆有至理,然均属偏见,不能融贯燥气之所以然也。夫太极判而有天地,有天地而有阴阳,有阴阳而有水火,故伏羲以乾坤为体,面文王以坎离为用也。坎为水而中含乾之阳,离为火中含坤之阴,是水火之阴阳,又当以湿燥为之用。故大易曰:水流湿,火就燥,此固同气相求,自然之理也。夫一岁之中,偏旱偏水,苗物必伤而年歉,未见多寒多暑而损岁也。人感淫邪之气,伏而成病亦然,十二辟卦,以候一年消息,其

阴阳之机,即在冬至夏至始,亦即湿燥二气之本也。冬至阳生,地雷复,一阳生于地中,则地中之湿气已动,交春渐出于土,故地易潮湿,万物含汁而萌芽,交夏湿蒸之气更甚,万物繁隆,湿盛水生,故多雨水,化刚为柔,水不生于冬,而长于夏者,物生微时,否极泰来,剥极思复之义也。夏至阴生,天风姤,一阴生于天,阴从天降,燥气已动,至秋渐降至地,故万物渐干,枝枯叶落,交于干燥之气更剧。地斥水冰,湿化干象,雨化雪露化霜,柔化为刚,燥甚于冬,亦犹湿旺于夏也。然湿为阴邪,应乎阳,燥为阳邪,应乎阴,此即阴阳互根之理也。人自不察耳!夫天地之间,阴阳之机用,如橐钥之开阖,时时不息,故能变化万物,其机一停则病,一偏亦病,若机息则死矣。六气中寒湿偏于阖,燥火偏于开,风与暑有开有阖,风兼于寒湿则阖,兼于燥火则开,暑气宜分别热多湿多,偏于热者多开,偏于湿者多阖。治病之机,但能体认六气开阖之偏重,则思过半矣。若夫治燥之法,寒燥宜温润,热燥宜凉润,知燥为干涩之病,以润字为主脑,则常变标本,一以贯之,庶不为偏见所误。

解 七

六气伏邪,已释其义,仍有寒热错杂之毒,伏藏络脉间,一发燎原,杀人最速,仲景所谓阴毒阳毒,即近世林药樵郭右陶所谓沙胀是也。欲释此证之伏气,须明营卫循行之理,欲明营卫循行之理,非以经义证之西书不可。盖脏腑之学,西士言之最详,其气化之理味焉,是知其位之定,不明其气之通也,故互相参证。

《灵枢·五味篇》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

邪客篇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

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

营气篇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

营卫生会篇曰:入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

经言营气,取营运于中之义,西医言食入于胃,至小肠,皆有微丝管,吸其精液,上至颈会管,过肺入心左房,化赤为血,此即清者为营也。其血从左房入总脉管,由脊之膂筋循行经脉之间,一日夜五十周,尽八百十丈之脉道,以应呼吸,漏下者之营气也。经言卫气取卫护于外之义,西医言经脉中之血气,由脉管之尾出诸气街,入微丝血管(经谓孙络者是也),与阳明之悍气(入之饮食,五味杂投,奚能无毒?西医谓之炭气者此也)相合,散布通体皮肤之间,充肤热肉,淡渗毫毛,此即浊者归卫也。脉管之赤血,既入微丝血管,合阳明悍气,则其色渐变渐紫(西医因其有毒,谓之炭气),散布遍体,渐并渐粗,而接入回血管(经谓脉络者是也)之尾,血入回血管,内而脏腑,外而经脉,并脉管交相逆顺而行。外行经脉者,有阴阳之别,一支浮于肌腠之上,一支沉于分肉之间,即阳络行于皮表,阴络行于皮里,而皆与脉管偕行。经言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者是也。回血管内外行遍,入总回管,至心右房,递入于肺,呼出悍气,吸入生气,其血复化为赤,入心左房。经言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者,此之谓也。然气中有血,血中有气,气与血不可须臾之相离,乃阴阳互根,自然之理也。至若外邪袭入,热伤气,寒伤血,当责诸孙络,缠布周身之营卫,伏气之邪内发,当责诸脉络中之营卫。沙胀为寒暑错杂伏邪,当先取浮于脉外之阳络,急刺之以泄其毒,再察其阴络之偏盛,以药急攻之,以杀阴络中之伏气。盖错杂之邪,抑遏阳明,悍气之毒,不得外泄,由络

脉入心,入心则死矣。其气化之理,首篇已释明,兹不复赘。

《伏气解》终

伏邪新书

〔清〕刘吉人 著述

《伏邪新书》提要

清·刘吉人撰。吉人曰：感六淫而即发病者，轻者谓之伤，重者谓之中，感六淫而不即病，过时方发者，总谓之伏邪。已发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亦谓之伏邪。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气内伤，邪气内陷，暂时假愈，后仍复作者，亦谓之曰伏邪。有已发治愈而未能除尽病根，遗邪内伏，后又复发，亦谓之曰伏邪。夫伏邪有伏燥、有伏寒、有伏风、有伏湿、有伏暑、有伏热等，种种精密列论，于六气伏邪，条分缕析，皆从实验中说法，开后学无数治伏邪法门，从来治六气时感者，能法赅理尽，亦且无多。治六淫伏邪者，更略焉不详，是则临证之医，辨别不易清楚，施治未免有误，夭枉者多矣。如吉人先生之著，洵为发古人未发之旨，立古人未立之法，不特嘉惠医林，抑且泽及病黎，是书前刊《三三医书》第二集中，今已售罄，不再重印。炳章恐年久失传，爰为重校，增以圈点，采入本集。

序

伏邪为病,前人未有特笔,畅明言之,凡近世医生,所谓调理本症是也,以其病持久而徐,变动不速,奏效不易故也。其实内有伏邪为病者,十居六七,其本脏自生之病,不兼内伏六淫者,十仅三四,前人未尝分别著书立说,以故伏邪与本脏生病,皆所混杂不分,而总以调理本症目之,以《金匱》与《和剂局方》等之古法治之,仅按其外面自现症候名目用方,按图索骥,有效有不效,总未得究其病根之法,分别用方,在本脏自生之病,或有对症之理,在伏邪为病之症,不知祛邪外出之法,故鲜能收功。予经历多年,觉本脏自生病不兼伏邪者,用古法治,可以奏效。若兼伏邪,即难应手。一遇全因伏邪为病,而累及本脏自病者,更无痊愈之日矣。俗人徒以试药戏药目之,以为病不可治,而予创立伏邪说治法,分别六淫治之。一面扶正,一面祛邪,不操切图功,务使内伏之邪气外解,脏腑之真元复旧而后已。念年以来,获效甚夥,于心甚安,不敢自秘为独得之奇,愿以公诸后世。非予敢独创为异说也,以《内经》有春伤于风,夏为飧泄等论,吴氏叶氏,已先开伏暑法门,予因隅反,觉六气皆有内伏为病者,故条分缕析,六气伏邪,分别诊治法,以告后学,盖邪机隐伏,病根深藏,非若新感易于辨识,易于祛除也。

著者识

《伏邪新书》目录

伏邪病名解.....	(523)	伏湿.....	(527)
伏燥.....	(523)	伏暑.....	(528)
伏寒.....	(524)	伏热.....	(528)
伏风.....	(525)		

伏邪新书

清 镇江 刘吉人著述
鄞县 曹炳章圈校

伏邪病名解

感六淫而即发病者，轻者谓之伤，重者谓之病。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邪。已发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亦谓之曰伏邪。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气内伤，邪气内陷，暂时假愈，后仍复作者，亦谓之曰伏邪。有已发治愈，而未能除尽病根，遗邪内伏，后又复发，亦谓之曰伏邪。夫伏邪有伏燥，有伏寒，有伏风，有伏湿，有伏暑，有伏热。

伏 燥

其面色如常，但中正印堂年寿两颧等处，间有白气隐于皮肤之里，白而不泽，舌苔白腐（白如银灰色，亦有黄白相间者，如表心纸色而厚），甚则仅如钱大一块，在舌中心而四而如驳去者，或四面有白腐而中心如挖去者，脉象沉取短涩，浮取反觉小滑（兼胜气者脉兼紧，左右弹，兼胜复气者脉兼大数），胃脘不舒（中气故觉痞闷也），此伏燥常见之形症也。

燥金邪气，伏于阳明，发为呕吐翻胃，当胸脘痛，肠结（内有燥屎如羊矢豆，内结而大便反溏泄，或细如金果条，或滞下）滞下（大便不爽，痛而不通之候），噎膈（俗传膈食病，皆由燥屎而成。紫虚四言脉诀，有翻胃呕吐，结肠者亡之论。予以燥结下之，无不生者），无汗，或但头汗出（无汗燥伤津液也。但头汗出者，头属阳明部也），加减调胃承气汤主之，去芒硝，加苏子、归身、淡苡蓉、火麻仁，润以下

之之法也。

燥金邪气，伏于阳明，日久不解，传入冲任，发为当脐而痛（时作时止，时紧时松）。疝瘕瘕结，脱营血枯，久则成干血癆症（干血癆，本世俗之俗名，然惟此一症，名实相符）。治如上法，加桃仁、苏木、乌贼骨、杏仁、苏子、苏梗以通之，此寓补于通之法（桃仁、苏木、乌贼骨，温通活血而不伤气。杏仁、苏子、苏梗，少用之以助，以调气降气，生甘草梢亦能通下）。日久虚甚者，参用通补丸，奇经丸，脉结而牢紧者，天台乌药散加巴霜法，亦可参用。

燥金邪气，伏于两厥阴血分（肝与胞络皆主血），兼及冲任。男子虚疝血虚之人，日渐瘦弱，呛咳寒热似癆，少腹拘急似痛非痛，胁下疔痛（如带束腰际状者，带脉亦病），大肉削脱（津液消亡也），脉芤虚短涩者，当归羊肉汤主之（用归身一钱，连皮羊肉三斤，白煨另煎加入食羹，独用亦可），补血润燥之法也。女子月事正盛，及男子血不虚者，燥气缚血，结成疝母，痞块瘕瘕腹胀痛者，化瘕回生丹主之。虚者（人虚症实），通补奇经丸参用（人虚症实，故用通补兼施法）。燥金邪气，伏于手太阴肺络，发为肺痿，皮毛枯，津液槁，呛咳咯血，天府穴痛，胸痛如夹，未化热者，紫苏子汤主之（方用杏仁、玉竹、柏子仁、生甘草、苏子、火麻仁、阿胶）。化热者（脉数大兼芤），润燥救肺汤主之（即喻氏清燥救肺汤，去桑白皮加萎仁）。

燥金邪气，伏于阳明，传入足太阴脾络，少腹两旁，夹脐而痛，甚不能直身，如伸直则脾之大络拘急，而痛更甚，大便细若金果条，亦有羊屎矢豆粪在内者，五仁丸主之。脾约，

麻仁丸亦可参用(此条当与前阳明法参用)。

燥金胜气,阳虚不旺者,感之颇似寒症(以其脉紧涩而小,舌白无汗,形类伤寒),用散寒药则化热(脉变小数。口渴睛红等证);用清凉药则又似寒(脉又变小紧,而涩缓细结等阴象,口中生水,此甘寒药之弊也);用苦寒药(如芩、连、知、柏之属,萎、贝、山梔等类),则益燥而血液干元气减;用温补(如黄芪、潞党、苍术),则中宫壅塞不通;用消导化痰药(如陈皮、半夏、厚朴、山楂、神曲、鸡内金等),则劫伤胃阴(胃汁津液,反壅塞于胃之上脘不降,口生涎沫,燥极反泽矣),燥结愈坚(胃汁燥干,肠中无津液滑润,则燥屎愈加坚结难下矣)。兼胜气为次寒,为清邪,当温攻润下之者,误用寒下法,必变生厥冷肢逆,汗出如水,阳气旺者易化为火(即燥金复气也,脉数有力,舌黄),化热即从火热治之,故燥气化火之症易治(人人能识,人人能治,但在化而不化,脉象方数,舌色初黄之候,误用苦寒,则难治矣)。

按:燥金之症,与七情抑郁悲忧思症相似,以其同为秋气伤人,治法皆以春和生发之气解之(脉同一涩脉,而有长短浮沉之异。燥伤血故脉沉而短,忧郁生于七情不适,善伤气,故脉浮涩而长细。金性沉着坚敛,易生燥屎,忧郁则无之,故忧郁用苏梗、制香附、温和行气,舒畅气机。伏燥用苏子、杏仁、归身,有油汁之品,温润血液)。而一由六淫燥气内伏,一由七情抑郁面生,学者当考其同中之异,分别用药以施治焉。又按:燥极反泽,口生涎沫,与热邪入营,口反不渴,津唾多,胃热则廉泉开,症相似(热症舌质多红紫,苔薄白如雪青杭绸色,燥症舌色不甚红紫,少有分别),而热症可清,燥症不可清也。至于热症未传,阴液大伤,脉反小涩,燥症阴伤,脉亦小涩(热症小涩,然静中有动,多扎涩相兼者,燥症以涩为本脉,其人形症未久,未大伤阴津,即有涩脉,一为未传败象,一为初中传本脉,病之久暂深浅,其候不同,亦易变也),学者亦当细心分别

焉。盖燥即干也,一则是西风吹干,一则是火气炕干,其耗伤津液则同,一干燥而治法则大有不同。一宜清润,甘寒而润(火燥治法也)。一则宜温和,甘平而润(燥金治法也)。

伏 寒

其人面色淡黑面黄(如浮烟笼罩黄黑,皮里有青白气,隐隐现于年寿、山根、额上、两颧、卧蚕等处),爪甲色淡不甚红(微兼青白),舌苔薄白(如敷米饮,如染豆浆)而润,舌质淡(不甚红),脉沉迟弦细而弱,痛者兼紧,痛甚则如新张弓弦,或兼结食不甚消(有食入半日而吐出,仍未腐化者),行动言语皆迟缓,神气消索,小便清长,此伏寒常见之形证也。

寒邪伏于足阳明经,伤胃之阳气,胃汁冷发为胃寒,饮食不消,胸脘脘胀(胃汁冷,阳气困,故消化不速,而有是症),吐水(津液不消,阳气不足,脾不消水液也),甚则腰以下,如坐冷水中(胃阳不足,肾阳亦惫也),喜热恶寒(此寒从胸受,或从足背受者,故无伤寒表症)。治以甘温,温中散寒汤主之(干姜、砂仁、附片、甘草、薏仁、苓术),加灸足三里胃脘。中脘畏灸者,以蒜泥代灸法,或散阴膏,贴中脘穴。

寒邪伏于手阳明,手太阳经,发为肠痹白痢,五更冷泻(泻色白臭腥淡),少胜痛有定处,绵绵不已,非得热熨,不能解也。白芷干姜汤主之(白芷、桂枝、破故纸、干姜、苡蓉、甘草、莱菔子),灸二肠俞,散阴膏贴脐,贴大小肠俞穴。

寒邪伏于足三阴经(肝脾肾三阴经,由足心脐腹面受),发为少腹痛,为奔豚气,气上冲痛(兼冲任脉病),为伏梁(任脉病也),为寒疝,(厥少阴冲任病),为足筋拘挛(阴跷病也),膝冷胫酸(肾病也),感寒即发者,温暖三阴汤主之(吴萸、木香、干姜、肉桂、附片、甘草)。疝者加荔枝核、橘核、元胡索,足筋拘挛者,加五加皮、虎骨胶、木瓜,灸三阴交、涌泉

穴，散阴膏贴之亦可。畏灸者，以炒盐填脐中，上加姜片灸之，不伤皮肉，火气缓缓入腹，灸一火急按之，使火入腹为补火法。

寒邪伏于手太阴肺，轻则咳喘，甚则哮喘，吐寒饮白沫（白沫如水不黏，不能引丝，有丝亦易断），感寒即发，轻者苏杏二陈汤主之，重者麻黄汤，兼足三阴症，仲圣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苓桂术甘汤选用（两太阴脉，虚缓而迟弦，按之滑者，兼湿痰水饮症也。故用苓桂术甘汤，实土以制水也）。灸肺俞穴，或散阴膏贴（天府肺俞穴，亦可）。

寒邪伏于冲任二脉，女子天癸后期，短缩而少，少腹脐际酸痛，子宫虚寒，血凝经闭，则为癥结血虚（女子天癸适至，冲任二脉虚，或食冷，或下部受寒，每多致此）。仲圣桃仁承气汤主之，生化汤亦可主之。子宫虚寒者宁坤丸。癥结者化癥回生丹。

寒本水气静顺之化，其气凝冽，故有冰凝之患，人之血液也，得寒则冰凝，水液反少，不比湿邪，水液反多也。其感寒而水饮停蓄，为吐水喘哮痰饮之症者，非其人阴液有余，即犯滋润之弊，故经文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甘辛，良以阴液少者，感寒则易化为燥也（甘属土，以土克水，用甘者亦胜制之义也。甘辛发散属阳，以舒阳气而化为汗也）。阳气旺者易化热（用甘润以保护津液，使阳气舒和，运津液而为汗，使寒从汗解，由皮毛而出，无化热之弊也），《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寒犹伏在皮毛腠理，其人阳气旺，阳郁久而化为温热也（世医读王氏经纬，故只知寒化热为伏邪，而不知有六淫本气伏于内，从内而发之伏邪矣，故此篇不得不作也）。化燥者，参用燥金治法。化热者，参用伏热治法。有其人阳气不足，阴液有余，则自始至终为寒气，不化燥热而水液不消，与湿气合而为寒痰水饮之症者，参用湿邪治法（脉沉迟而滑者，阴液有余，可用温燥。沉迟而涩者，阴液不足，不可燥，则以甘辛温法治之）。

按：伏寒脉症，颇与七情忧郁思虑相似

（盖思则脉多沉迟，甚则结者，忧郁气滞，脉亦迟涩）。但伏寒脉，左寸人迎必应；七情脉，左寸人迎不应。若两关右寸气口，脉见沉迟细结之象，而无上第三四条足三阴症，与手太阴症者，从七情思虑治之，但用温和，舒散其阳气而已，不可用以上之法也（人迎主外感六淫，伏邪虽无表症，亦外感入内者也。内伤以气口诊之，见东垣《内伤外感辨》）。

伏 风

其人面色如常，但鼻上、山根、年寿，微现青气隐隐，卧蚕、颧际亦微青白，爪甲青白，白睛带青，舌苔浮而易去（无定色，间有菜色，青黄相间），舌质如雪青纺绸之兼青者，色暗不鲜。其脉弦缓，往来滑利如波浪之涌，按之则扎，浮取则虚，神志荡荡然。胸中嘈饥善饿，或有微恶风之状（青，木色也。浮而易去无定色，风善行而数变也。舌质兼青暗，风伏于内，血色变也。弦，肝木本象也。缓，一息四至，风之正象也。滑利如波浪者，血被风气鼓荡而行也。滑利似津液有余，而按之扎者，风耗血液也。浮取则虚，风不在表而入里之候，卫阳返虚也），此伏风常见之形证也。

风伏足阳明太阴，脾胃土受木克，风气疏土，运化较速，时欲嘈饥，食已欲泻（此即《内经》春伤于风，夏为飧泄症也。风伏人夏，土旺不受邪，故能捍邪而病发也。胃能化食，全赖胆汁入胃以化之。风，甲木胆气也，故运化速于平时，脾阴土也，主统运水液，风阳邪，阳主动，故运消水液亦较速也。飧，食也。以嘈饥而时时欲食也，食已即欲泻者，运化太速，水分不及分别清浊，故干稀，皆从大肠而出也。此似土虚之症，不知土旺之候，伏风发作而为病，法宜培土抑木，祛其伏风）。桂枝汤主之（桂枝木、生甘草、杭白芍、木香，桂枝去皮用木，使人里也。甘草培土，白芍能于土中泻木，微加木香者，以配白芍也。日久欲化热者，去木香加木瓜少许）。久不愈者，橄榄茶饮之（橄

槐与木瓜,皆木中之金也,善制风木,此胜制法也。橄榄四五枚,打破泡汁缓缓饮之,如无鲜者,蜜饯甜橄榄,亦可用之)。

风入阳明之里者,腹痛喜按,白矾红糖丸(此亦胜制之下法也。以明矾末用红糖蒸化,和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丸,或十四丸,使风气从大便而解之法也)。飧泄不已,小儿则成疳疾,牛肉、全蝎粉(方载吴鞠通解儿难中)。大人则成消食,风消骨瘦,混元一气丹吞之(即生鸡蛋一枚,温水浸温吞之),甘草芍药汤,少加鸡金、全蝎。

风伏脾络,大人夹脐而痛(有松紧,有止息),戊己丸,全蝎汤下。小儿脐风撮口(未发之先,面色如土,既发则额上黄,黄至口角不治,治法详《幼科铁镜》中,夏氏灯火十三蘸法),口不能张,唇若荷包,撮不能乳而哭,木香疏风饮主之(木香、全蝎、桂枝、蝉退、木瓜、芍药、甘草)。

风伏肺络,鼓荡痰饮,发为喘咳吐白沫,兼寒者,麻黄汤。不兼寒者,白芥子汤独用。兼化热者,麻杏石甘汤。耗伤津液,发为呛咳,桑菊萎杏汤(桑叶、菊花、杏仁、杏仁)。兼化热者,加冰糖、川贝母润之。痰涎实者,酿为肺痈,咳吐臭痰,浓浊异常之多,独用白芥子,或用芥子末拌(青黄牙白)菜蘸麻油,当菜食之,数日则风痰可从大便下(古有陈芥菜卤治肺痈法,予因思陈卤难得,且咸能伤血,棘人喉咙,臭而难食,改用此菜食之,治效甚伙)。化热者雪羹汤(大荸荠、淡海蜃头)。热甚加甘草、(酒炒)大黄微降之。

按:伏风喘咳呛咳之症,误用辛温,其变症颇有失血吐红似劳者。喘咳之症,误用滋补,亦多缠绵。饮食不进似瘵者,误滋补者,三子养亲汤,误辛温者,桑菊萎杏汤加冰、贝。

风伏肝络,发痫厥痲痲,眩晕抽搐,目睛斜视(此即俗谓羊颠风等类也。经谓之痲,方书谓有五痲,有夜发昼发,阴跷阳跷脉病也。肝络血液不甚虚者,有风痰流饮入经络隧道,故或发或愈)。明矾、郁金、橄榄汁为丸,缓缓

治之。血虚者左瘫右痪,手足不能举,痿痹还原酒主之(方载后)。

风伏阳明肉腠理为痒,为虚肿(痒甚肿甚,白头面起一二日,遍身皆肿),桑菊饮加钩藤、蝉退主之。不治及治未尽者,变生癰癤(轻者为癰,重者为癤),还原酒主之。

风入膝眼犊鼻穴,发为鹤膝风,膝肿大,腿细,屈伸不利,还原酒主之。

风入环跳穴,发为附骨痛风,不治则成附骨疽,三退二香散主之(露蜂房、人发、制没药、蛇退、制乳香)。共研细末,酒调如干面式,服一团,陈酒下取汗,还原酒主之。

风入卫阳,头生白屑,面皮干燥,渐及遍身,发为白癣,阴液不足,好色之人,发为肾脏风,俗名阴癣(生于两胯阴间,渐及两股)。还原酒加减主之。在上生白屑者,去油松节加干浮萍、葛花。在下部者,去油松节加黑大豆、阿胶、黑芝麻、龟板胶。血热者为紫癜风,加酒炒大黄。血气虚者为白癰风(即白癰驳杂),加潞党参、黄芪、防风(白癰多有兼湿者,宜加油松节用之)。

风入阳明,颊车穴酸痛,口不能张,为骨槽风,辛桂芷黄汤主之(细辛、白芷片、黑大豆、肉桂炒大黄、芥穗)。

风入阳明肌肉,厥少阴筋骨,肌肉麻木,筋骨酸痛为风痹,化热则为白虎痛风,风痹者,还原酒主之。痛风者,白虎汤加钩藤。

风入筋骨,历节疼痛痒肿,走窜不定,甚则癰筋坏骨,鼻塌毛发脱落,手足拘挛,日久则皮破流水,溃烂浸淫,骨节脱离而死者,俗名曰大麻风痲疾,又曰痲风(此风症,广东名曰痲风,各省皆由彼处传来,亦如杨梅疮毒,名曰广疮,亦由广东传来。二症末候形证,大抵相似,盖同一气候之症,源同而流异也。杨梅毒不服轻粉,不入筋骨,痲风入内之精气不虚,不入筋骨,盖同一厉气也)。未癰筋坏骨鼻肿者,还原酒主之。已癰筋坏骨者,五虎七液丹主之。方用全蝎、斑蝥、蜂房、蜈蚣、蛇退各一两皆焙存性研末,明雄精、月石各五钱,研

细末，酒炒大黄末四两，诸末合为一处，磁盘盛之，加侧柏叶、鲜荷叶、大青叶、佩兰叶、紫背浮萍、野菊花、五叶藤，各取自然汁一两（青果连核磨汁一两，石菖蒲磨汁七钱），倾入前末药内，干则研细再倾，以汁尽为度，阴干再研，猪油拌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服三十丸，生甘草汤下。服至泄泻止，停数日，消息胃气再服。弱者减之，壮者增之。痿痹还原酒方（土炒钩藤一两、白归身五钱、炒小胡麻一两五钱、人乳拌油松节五钱、酒炒桑椹子二两、夜交藤一两五钱、蜜炙络石藤七钱、九节石菖蒲五钱、川牛膝八钱、五加皮盐水炒五钱、十大功劳子七钱、伸筋草七钱、薄橘红五钱、盐水炒沙苑子一两五钱、千年健八钱、大秦芩一两二钱、寻骨风六钱、藕节须一两、猪脊髓五条、杭白芍八钱、蚕茧四十九枚、白花酒六斤，酒浸一宿，隔水煮一炷香，存性五七日，每日随量饮之，治肾脏风。阴痹者，去油松节，加熟地二两）。

伏 湿

其人面色黄白，惟天庭两太阳微暗，鼻有油垢，皮肤润泽，舌质淡，边如锯齿，苔无正色，黄白灰杂相混，其脉缓弱，沉取则滑利，喜食香脆，恶饮（兼热脉则缓大，化热则脉数。兼寒脉则弦迟沉，寒则迟细如屋漏），体重神困，此伏湿常见之象也。湿邪伏于两太阴者，寒热往来如疟，又似虚劳，午后热甚，绵绵不已，或微咳，或不咳，口淡，舌白滑苔薄，胸闷，饮入辄胀，食不消腹胀，或自利溏泻，小便不爽，脉右关寸缓。藿香正气丸主之，六君子丸亦主之，三仁汤亦可选用。

湿邪伏于足太阴脾经者，脾不统血，则血化为水，女子不月，男子少腹胀大，小便不爽利，沉沉泽泽，毫无所苦，呵欠、倦怠、嗜卧，四肢重，久则浮肿。香连丸、左金丸、戊己丸，选用，脉见两关缓。

湿邪伏于两阳明足太阴者，胃阳困，泄痢

后重，腹痛，时作时止，面浮，见右关寸缓，痢痛甚者脉兼结，小儿发为疳疾，头毛槁，腹大，化热则嘈饥，时时欲食，食亦不多，不消食已而泄，神术丸、异功散、香砂枳术丸。

湿邪兼热，伏于二少阳，二太阳经者，寒热，小便赤、自汗、目胞浮，脉缓大兼数，见于左关寸，舌苔黄腻，黄芩滑石汤。

湿邪兼热，伏于二厥阴经者，善怒，胁下痛，有止息，女子经前腹痛，月事不爽，色淡黄，男子疝瘕，脉左关寸，右尺缓大兼数，舌苔黄灰而腻，金铃子元胡索散。

湿邪兼热，伏于手太阴足阳明者，发为阳黄，舌黄灰而腻，脉右关寸缓大而数，茵陈滑石汤。

湿邪伏于两太阴，两厥阴，足少阴者，两脉弦缓，痰饮停蓄，喘咳嗽稀痰，面微浮，甚则如哮喘吐状，如胃寒，小青龙汤、外台茯苓饮。见水心怯，欲作寒战者，膏肓受湿，须灸膏肓俞二穴，砭鼓丸少少与之，不知，再加二粒。

湿邪伏于足少阴肾经者，小便浊，腰胀，腰以下如坐水中，面色黄而暗，如油垢状，脉两尺缓大，如按绵包，鸡丝鱼翅汤（鱼翅如平常调和，亦可加鸡丝）。兼寒湿者发为阴黄，茵陈术附汤，金毛狗脊五加皮汤。兼热者发为阳黄，黄汗，滑精，茵陈大黄汤、麻杏石甘汤加细辛。滑精者二妙丸、黄芩白术散。

阳气虚阴液足者，易化为寒湿，阴液虚阳气旺者，易化为湿热，阴阳平等者，湿邪本气始终不变，有因药而变者，不可不知（如久利则阴伤阳馁，如久燥则阴伤阳亢之类，润之则病深不解，补之则壅闷烦躁，下之则润泄不止）。鸡丝鱼翅汤（母鸡、沙鱼翅，治法如酒席烹煮法，不拘多少，量力酌用，大约每日极少一小碗，多则二小碗，连汤连翅饮食之。贫者以乌鱼羹代之，即黑鱼有七星者，白汤煮食，不可加酒盐），金毛狗脊五加皮汤（金毛狗脊一两、五加皮五钱、附片一钱、苡米五钱、木通一钱、酒炒鹿角霜一钱、何首乌三钱，炒）。

伏暑

暑属少阳相火，同气相求，多手少阳三焦，手厥阴心胞络症相火亦寄于肝胆，亦有足少阳足厥阴症，兼湿气者，多太阴脾肺之症

暑字从日，夏日炎烈，天上太阳火气也。在六气则为少阳相火，其邪气伤人，皆由人头背口鼻皮毛而入。夏日受暑而不即病者，以从人之汗孔，化汗而出也。若汗孔闭，津液虚，阴气不足送邪出表，则病作矣。有送而未尽出表，日复一日，积累暑邪内伏，至秋方病作，或至秋末冬时而作者，皆为伏暑。秋初即发者轻，易治。冬月方发者重，难治。不兼湿邪与秽浊之气者，治法可与伏热同参。

其症恶寒身热，气虚入暮热甚，口或渴或不渴（不渴者已入血分矣），面色额上黑暗，紫气隐于皮肤之内，头眩体酸自汗，有汗亦不退热，其脉两关寸虚大而芤，两尺长大洪数，尺肤热甚，舌苔白沙，舌质红紫（甚有薄白苔，如雪青杭绸色，反觉滑润者），此伏暑常见之形症也。治宜荷梅汤、六一散、生脉散、白虎汤，四法选用（恶寒甚者，用白虎汤加薄荷。脉芤虚甚者，生脉散加六一散）。入暮热甚，似疟非疟，舌红润，口不渴，天明得汗始退热，入暮又热，是暑邪已深入伏于少阳厥阴血分也，青蒿鳖甲煎主之。

暑邪伏于手太阴肺经者，日晡咳甚，肌热，右寸芤虚，喉中干甚则气喘，生脉散主之。欲作肺痿者（暑热伏肺阴，津液干则痿），天府穴痛（天府穴，肺之募也，在乳上三肋间），咳引胸腹痛（阴气伤也），毛槁发焦（则痿已成矣，肺之华在皮毛，毛槁发亦干槁矣，至此候则危），大剂生脉散加珍珠粉主之。贫者以鸡子清代珠，温水浸热，生吞之，连黄亦可食。

暑伏于手足太阳，手足少阳经者，口苦而渴，小便不利，头眩心烦，手足心热甚，尺肤热甚者，六一散主之。

暑伏于足厥阴肝经者，或渴或不渴，呕酸水，胁痛，脉左关弦数，椒梅汤主之。

暑伏于手厥阴心胞络血海者，梦多怪异，少腹胀痛，时作时止，呕，胸闷不思食，烦躁，女子月事不调，男子疝瘕癥结，甚或谵语。吴氏加减桃仁承气汤主之。

暑伏于两太阴者，舌白口渴，腹胀气怯，寒热似疟，有汗不解小便已，洒然毛耸，右寸虚大，右关弦缓，左关细涩，此兼足太阴湿气为病也。东垣清暑益气汤主之。

暑兼湿气，伏于两太阴者，舌苔薄白而滑，脉缓身重，藿香正气散主之。热甚者，加滑石汤送下。

暑兼湿气，伏于足阳明太阴者，舌白，脉弦缓而大，无汗，或但头汗出，香薷饮主之。

暑兼湿气，伏于足厥阴阳明者，吞酸，心悸，胁痛，消暑丸主之。化热脉数大者，椒梅薄荷汤。脉缓弦细，而滑不鼓指者，虽渴甚，左金丸、香连丸，选用。

暑兼湿气，伏于足厥阴，太阴大络者，胁痛、吞酸，日久变生停饮，胁下漉漉有声，脉弦、舌滑，香附旋覆花汤。

暑兼湿气，伏于两阳明，及手太阳小肠者，脉右关寸左寸皆缓滑而大，滞下红白，后重里急，腹中时痛，木香槟榔丸主之。化热脉数大，有力鼓指者，调胃承气汤加薄荷主之。脉振指有力，按之芤者，可参用热症治法，增液承气汤主之。

暑邪伏久，深入足厥少二阴，与足阳明经者，失治（谓不得治法）日久，阴液伤耗，大肉削脱，皮毛枯槁，脉弦涩而紧劲。或细若虾游，发为战栗抽搐，角弓反张。或形似虚痹，而有外症病移者危（有外症病移者，尚可救治，以其正气尚能捍邪外出也。溃久则难矣）。勉救之，用大定风珠法，加珍珠，合增液承气。

伏热

相火为暑，君火为热，热即二火之总名也。

凡暑热不兼湿症者，皆可以热名之，皆可以热症法治之

其症恶寒，头眩身热，形类伤寒，但身里之热甚于表（胸、腹、手足心、腋下、胯内、较背

项诸阳部更热,不似伤寒表热甚也),日晡热甚,日轻夜重(入暮热甚,不若伤寒日夜绵绵,热无退时,无轻重之别也),有汗亦不退热,或汗出退,至时复热(不若伤寒表热,可以一汗而解也,此是分别处),口或渴或不渴(渴者轻,易治。不渴者重,难治。不渴者热邪深入血分,用清润药服之,使达至气分则渴,能渴而甘饮,则热邪已浅一层矣),唇燥(口虽不渴,其唇必燥。以口中津液被火灼,以舌舐唇,唇上津液易干燥,如豆腐皮米汤锅焦状),而虽黄暗,睛明二穴,鼻孔及额上,必有紫赤之色,隐于皮肤之里(冒看黄黑浮于外,如烟煤笼罩,如久禁风尘日晒,细看或背光看,则紫红隐于内矣),周身骨骱酸(骨骱酸者骱热,骨筋皆被热灼也,肝肾热之明症也),腰痛(肾水为热所灼也),胸闷(肺管中津液,与胃脘中胃汁,为热所灼,津汁少则肺胃之气不滑利故闷),自汗(津液热逼,走于皮毛之外也,虽有汗,手足心必无,足心更难得汗),头眩(如酒醉状),其脉沉数两尺长大(浮取细软,沉取则数而有力,或静中有动或促),舌色白沙(如米粉铺红纸上,或如雪青杭绸色),舌质绛紫(深入血分则反滑润),此乃手足少阳厥阴,足少阴伏热,常见之形症也(凡六淫伏邪,首列常见之形症,其下虽不言及,皆当与常见之形症,参合而断,病伏热之症,尤当加意,问其初病形症,与首列者合否,以下诸条,不详述者,省笔墨耳)。治宜青蒿鳖甲汤,或青蒿二甲汤(不言手太阴症,以肺经伏热,伏尚未深,其症与初感无甚大异。且鞠通、天士,有太阴伏暑在前,人易知识,不必再述)。

伏久传入阳明(即以上之症,日久不愈,或误服二陈三仁等,辛温宣中之药,或未服药,热邪循经伤耗胃汁,传入胃中而生热结),但头汗出,或身半以下无汗,或呕或不甚呕,便秘,身半以上自汗,便溏泻酱色,误药甚者(多服曲、谷、枳、朴、砂仁,辛温化痰之品),则津液上逼,壅于胃脘上口,则口生涎沫(状若水饮)。辰巳时热甚烦闷,其脉或芤或洪(芤者

胃汁已伤,所存者少,洪者较轻,有洪芤并见者),或细数,按之涩而有力(阴液阴气,皆伤于热也。涩见于沉部,精血亦耗也。有力鼓指,邪热之力也)。舌质紫,苔或黄(黄宣者正象,易治。有红孔腻滑者,难治。必有他故),或燥(燥者正气,黄燥易治,黑燥难治。防其由润而变燥,变为神糊脱津,热症未传之候则危),或润(润者热入血分,热逼津液上泛也),或白腐而厚(热症有白苔厚腐之苔,无寒症苔,乃胃中浊气,热逼浊气上蒸,故厚如腐渣堆铺状,湿痰寒痰油腻之症,苔虽厚而腻粘舌上,不服苦温宣化药宣透终不腐),或中心裂(有直裂一条者,是气分不足也。有横裂二三条者,有直横俱有裂纹者,皆阴津伤也。有裂如冰片纹者,肾水血皆伤耗也。直块如挖去者,胃中阴汁大亏也。有无苔赤舌,而中心如挖去一片皮者,胃汁太亏,损及胃里膜也。有舌尖如挖去一片皮者,有舌边破裂者轻),胸闷或拒按(拒按者,按之痛,正象也。人易知为阳明胃中结热,其病轻,以其正气尚能捍邪,尚自知邪实也),或不拒按(不拒按者重。必其人下症初见之时,尚知拒按。延误多日,不下正阴已伤,正不能捍邪,邪热安结于内,贼已久踞城池,城中人反觉无贼,兵来克复,贼难安居,又乱作矣。正阴稍复,正能捍邪,则反知闷而拒按矣。必待下尽,邪结方解)。治宜调胃承气汤,阴液干耗者,合增液法润之。如当下不下,邪结在胃之上中脘者,易变谵语,烦躁狂迷,土实克水,耗尽肾阴,水不濡木,肝木生风,直视摇头,督脉实强,角弓反张则危,昏迷静卧,或自言自语,唧唧啾啾,声音不高,呃逆声如击木,是内传手少阴厥阴,心与胞络,胃阴欲脱之候,则危在旦夕。甲日甚(土被木克,正五行气受克,甲为土运有余,今土实而土助旺克水,是五行化气克水也,病更甚,药难见功),戊日险(正五行土克水化气,五行戊属火运有余,火土炎烈,金水气虚者,不堪命矣,故多难延残喘者),每见于辰巳二时(辰巳时气血注于脾胃),肺脉弱,气逆,多绝于寅卯二时(寅卯

时,血注肺与大肠,且金绝于寅,肺病怕寅时)。辰戌丑未四时,土旺克水,肾阴败者,多绝于四时之内。

阳明伏热,肠胃中有燥屎,热结,旁流,自利稀水者,增液承气合调胃法主之(凡系阳明热结,皆有首条与上条,传入阳明之形症,热伤胃汁,肠胃中之脂膏,不甚滑利,故宿粪难下。热邪逼迫,津液稀汁,上下消亡,上则呕吐明汁清水,下则热泻暴注清水,甚有清水中如蛋白而下者,其仅泄溏粪酱色,金黄,金红色者,犹为轻症。故下阳明热结,用增水行舟法,使水涨舟浮,方能行动。如初下用增液调胃法,虽下出稀水稀粪,或黑水或清水,有腐渣脚如石屑状者,皆可下之症。难下之症也,不必惊惧,仍守法更加重用之,下至有粪色稍见小效,下至宿粪,如硬如马栗如羊矢豆,甚有小如豌豆,黑坚如铁子者,下去之后,复待大便新黄,如鸡爪葵花,黄白相兼,色软如折带,盘若小蛇之粪,其热乃真尽之候,始停下法,用养正法调理,如加减复脉汤、芍药甘草汤等类。不比伤寒化燥下法,伤寒化燥,有燥屎无热邪伤阴,故伤寒未化燥屎,误用大小承气,下稀水者,十有九脱不救。热症用增液调胃二承气,下无形之热为重,下有形之宿粪为次,不过借有形之粪水,验无形之热邪,解未解,尽未尽耳。热邪有重轻,下有难易之别。热结轻者,一下便得燥粪而症解者。稍重者,初下便得溏酱色,再下得燥屎解。有初下得稀黄粪,再下得黑垢,再下转酱溏,再下燥屎,再下得新黄折带蒸始解者。有初下得青黄粪水,再下得黑水,如洗黑灰垢水三四下,始能得黑垢。如藕粘黑血条,五六下后,始转换酱溏燥屎者。有初下得清水,再下得蛋白漂水中,二三次下之,始得清水蛋花粪少许,然后渐转黑水、黑垢、酱溏等样者。有初下得清水,中央黑屑如锅焦,黑屑如茶末,再下得清水,中有白屑脚沉底,如炒黄腐渣屑,或如石屑粗粉,然后始转蛋花粪等样。有初下已得燥粪症,脉不减,再下得前样等物者。有中间已得燥屎,其

症不减,再下得羊矢豆后,始转新黄折带方解者。有下得燥屎后,症脉不减,或症减脉不减,或脉减症不减,再加生脉法,合前法下之,又得黑烂水粪,或得小铁丸硬子之后,始渐转黑垢酱等样者。其症则始轻后重,先不渴后反渴,先不大烧热,后反大烧热,先舌不黑,后反舌黑,先唇不焦破,后反焦破,总之下症先不全现,后反下症全现,皆药攻病外达之象也。攻阳明伏热,推大黄为第一良将,元明粉次之,生甘草则宰相安民,运饷驾驭将士,扶助国脉之大功臣也。前所述各样之粪水,皆一层重一层,层次甚多,险象叠现,清水以下,皆奇险难治之症。现症多可怕煞人,病家医士,多心惊胆战,而予敢守定润下增水行舟之法,而收人难能之功者,其要诀秘法,惟在于脉任寻按,愈下之,愈觉脉象起有神,有力鼓指,按之愈觉有力,虽细弱如无脉,按之至筋骨间,觉细数有力之一二动,下之一二剂,反觉有脉者,皆可救之症也。经历多年不爽,故敢述之,以告后学。案验列后,此皆阳明热结,当下失下,日久遏伏而成之症,治之之法,总不外乎增液调胃二承气,故细述所下之物,以坚后学之心,特用药有重轻加减,要贵随症变化耳)。

阳明伏热,传入血分,周身血脉皆热,气旺者发红疹,气弱者邪深发紫癍(俗名葡萄温症),犀角大青汤,合调胃承气主之。气虚者加北沙参,气旺者发疹,加薄荷油三四滴(疹高起而亘手者,肺气旺也。癍不高起,气虚者邪陷,不能外达反有中凹者,有欲烂破者,皆危候也。如颜色鲜红不紫,黑癍虽大无妨)。

阳明伏热,发为牙痛牙疳,喉疳口臭者,胃已腐也,增液承气汤主之(牙痛者轻,牙疳者疳蚀也,牙龈紫暗黄白,横延如蚕蚀叶之状,喉疳者喉外不肿,尚轻。重者内外皆肿,极危。肿者外面宜用针刺出血,内需大下大泻,方能挽回。如不泻及不大泻者,有腐胃烂肠,烂喉烂舌,鼻流臭涕者,涕有红白黄水而臭,由阳明热传入脑髓者,皆十难救一二之症也。仅流黄水,汤内加薄荷油五七滴,如不嫌麻

刺,或不觉薄荷辛,而反觉甜者,倍加与之)。

阳明伏热,发为疮疡,或发为疫痘,腰痛甚者,增液承气汤,合青蒿龟板煎主之。发而未尽,疮痂愈复,变为疮患,或变为浮肿,以上法加薄荷油三四滴主之。有疹后发肿,有痘后发肿,有疮后发肿者,有痘痢后发肿者,其肿与湿肿无异,但皮色不黄而红,皮上抚摸之,觉毛孔如有刺,病人觉刺痛,稍重则不觉痛,有衣角衣边轻扫之而觉痛者,误作湿肿治之必坏(世医见肿,多作湿肿治之。不知浮肿,有几种病因,故经历杂论,有浮肿辨法。此阳明伏热变生浮肿者,由于热邪窜入肌肉故也,虽肿皮不甚光亮,不甚黄白,皮内有血色隐于内,必稍兼色,必有以上伏热形症,即现在不见以上伏热形症,其初病之时,必已现过。医者切脉问症,必问其初症情形,与现在形色,参合断之,自无疑惑矣。有阳明伏热之症,下之已通,燥粪已下,而忽然红肿,乃内里余热外达也,再下之,见折带新黄粪则消)。

阳明手太阴,足少阴伏热,发为下痿皮槁,或内作肺痿,下咳引痛,或内作肾痿,腰痛足痿,足皮发宣,增液承气加龟板雪羹汤主之。实者发为热痹,见于手足腿腕肩臂而痛,其痛处色微红,前方加忍冬藤、桑枝,下部加木瓜少许以引经(经曰:肺叶焦,令人痿。肺主皮毛,肺热耗伤津液,则毛发枯槁而不生。咳则牵引胸胁痛,耗及肾水,少腹亦觉牵引抽痛,咳则筋骨震,有欲咳而不敢咳之势。腰为肾府,足为肾司,虚则足不能立,其足皮发宣者,阳明主肌肉,故皮肉宣厚,如隔布袋,搔痒甚则麻木不仁,气体实者,正能捍邪热,故仅见四肢痒痛,恐人误作风寒湿痹痛治,故标明痛处,皮色微红,有血热之象,或不见红色,以手按之,指缝际皮色,即现红紫血印,指按处白印,是热伤肌肉,脉络之血,的实证据也)。

阳明、少阴、督脉、阴跷、伏热,发为筋急拘挛,脊强反张,腿并不能开,膝弯曲而不直,增液承气加龟板、犀角、猪脊髓主之(此条人每以风症目之,面不知热症亦有是症也。热入

督脉,则脊强反张,以督脉之阴液,被热所耗也。入督脉之药,多系温品,寒品少有。而予于古人无法处思出一法,用大黄以泻阳明,阳明会督脉于头,泻阳明即所以泻督脉也。猪脊髓咸寒滋润,以猪为水畜,能治火热,即用其督脉,以补人督脉之阴液,清人督脉之火也。《脉经》曰:尺左右弹者,阴跷脉为病,动苦少腹拘急而疔痛,足内挛。又曰:阴跷脉为病,当下之。此腿并不能分开,膝曲而不直,足阴跷脉内挛急之证据也。其末筋挛以前,必有少腹拘急之症,既挛之后,或反不自觉矣。此症虽筋骨拘挛而不知痛,下之至知筋痛,再下之,由小痛至于大痛,复下之,由大痛日渐轻减,至于不痛而后伸开,再清其余热,养其肾阴,方渐复。若误作风湿痹症治之,易至不救)。

阳明伏热,当下失下,日久变生外症,名曰病移发(其症界乎痈疽之间,有初起红者晕大白粒小,红晕易散大,溃亦易于平烂,敷以阳痈药,则变腐黑紫暗,用提脓药,则流水而不得脓,更易漫延散大。有初起颜色不变,漫肿无头而皮热,愈摸愈热,肉中脉管青紫色,生于手臂腿下者轻,生于腰背股腋胸腹者重,难治。有内生胃痛,外发于胃脘穴部;有内生肠痛,而外发于少腹脐腰下者。有发于肾脘穴者;有发于肺脘穴者。皆难救治。必须先治内症,待内症减而后可顾外症。若先闭遏外症邪出之路,内必加重不救矣。故外用从治法,使引热外出,内用胜治法)。外贴散阴膏、和阳膏(能散能敛),增液调胃承气汤主之(阴液不虚者,调胃承气主之。阴液虚亏者,增液承气主之。气虚者另加北沙参)。阳明、足少阴、手太阴伏热,状似虚癆干咳,或吐白沫(甚则粉红白沫),夜热骨蒸,饮食不纳,肌肉消索,大肉削脱,大骨枯槁,皮黑毛槁,色如面垢,猪肤汤、猪肾汤,合调胃增液法,加龟板主之(富者加珍珠、燕窝,贫者以生鸡子代之)。阳明与肺肾热久,阴伤津液枯槁,则干咳无痰,反咳吐白沫者,此沫非湿气饮水也,乃肺肾胃津液,被热邪逼迫面上也。甚则红白相间,热伤血

络,肺络伤破也,粉红色者,肺本色也,其病必危。夜热骨蒸,阴虚内热,本象也。病甚则热邪内陷,反自不觉蒸热矣。胃阴伤者,先食不香,难纳米饭,若用药再燥劫其阴,遂致亦不能容饮水矣,肉消骨立,皮黑枯槁如面垢。肺主皮毛,毛槁皮垢,干而棘手,邪伤肺汁之症也。胃主肌肉,人肉即合谷两臂两腿之鼠肉也,病者无鼠肉,胃汁已将竭也,大骨枯槁,谓骨瘦如柴,骨刺锋露,骨孔空陷也。肾主骨主髓,肾热已久,骨髓枯槁,骨衣之油皆耗,故大小骨空深陷,毕现于外也。用猪肤汤去白(粉蜜),单用猪肤,即猪之厚皮也,取其咸寒微甘而多脂膏,能除大热,能填补胃汁,肺汁骨髓,功力最大。猪肾汤取猪为水畜,位镇亥方,上应室宿,得乾六之精,能生坎水,有一六共宗之妙,为水畜中之水脏,以补人之肾水,大有殊功。本草不载其能,前人谓无补益之性,但可用以引经,而予则以卦理断之,每独用以为大将,而成功收效,神妙无比。调胃、增液承气、合龟板,治病之本也。加珍珠者,取珠为蚌胎,蚌受月华而孕胎成珠,月者先天金水之母,太阴之精,取先天金水之气,以补人先天金水之气,有再造肺肾之功。极富者用数钱,文武火日夜煎服,但煎至水泛白即服。珠有光,放水再煎,煎至无光,再换再增,但宜吊空煎,不可沉底,力薄者用二三分,乳极细以药汤送下。燕窝取其滋润肺液耳。生鸡子,亦有重造肺肾,填补胃汁之功,温水浸熟生吞之,象形补形。能补人稀汁尤能补肺脏中之蛋白汁,不特贫者可用,富人亦可兼用之,收功更易矣。

阳明少阴伏热,戊癸合化为火,发为瘧疟(俗名子母疟)。每日辰巳时大热,午后方退,日晡复大热,天明方退者,青蒿二甲煎合增液承气汤主之(辰巳时,血气注于脾胃时也。日晡酉时,气血注于肾经时也。世人见病有去来发于二时,皆目为子母疟,而不知其时,是何经主事,其疟来寒轻热重,或但热不寒,故名曰瘧疟。宗《内经》凡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

当下之之旨,故主以增液承气,得燥粪下后,见新黄折带粪,辰巳时热方解。青蒿二甲煎,治少阴伏热之正剂,得热汗至足心,日晡夜热方解)。

阳明少阴伏热,夜间热甚,逼迫津液,血滞滞下,俗名痢疾,调胃承气汤主之。日久上呕,下则完谷不化者,加白芍、龟板、阿胶主之(热痢滞下之症,多由于阳明伏热而成,热邪逼迫肠中脂膏血垢而下,腹痛时作时止,痛甚则便,便后痛减,不入少阴,夜间不热,一入少阴,则夜间热痛,则少腹拘急,身不能直,故以调胃承气主之。若误治伤阴燥伤胃汁,则舌光无苔,而呕恶,下则完谷不化,此乃邪热不杀谷,非脾土虚无火者比,良以肠胃中脂膏刷尽,米谷不能兜留故也。故加白芍之酸寒以和阴气,合甘草有奠安肠胃之功,龟板咸寒以胜大热,阿胶填补脂膏,令能留存米谷也,仍以调胃承气加味者,取寓通于补,得燥粪则痢自止矣)。

阳明伏热,与足厥阴合病,发为胸脘脘痛,胁痛(俗名肝胃气痛),翻胃呕吐,噎膈,(俗名痛膈),便溏者,调胃承气加白芍、乌梅、花椒主之(结热在阳明胃脘,故胸脘而脘间食入辄胀痛甚,得大便则减痛,或泄气则减痛。胁痛者,厥阴肝络之血,亦受热邪也,肝木上犯胃土故呕吐。世人皆以胃寒胃气目之,以辛温降气治之,每多反增呕吐,不能纳谷,势成膈食之症,不知实属肝胃热邪上犯所致。便结者无正相好屎,非便秘即便溏,而细如猫屎,甚或如金果条,虽便亦不甚多,皆腑气通而不通之证也。故主以调胃承气之缓下,而加椒、梅、芍以和肝,取甘酸咸苦以和胃,而降胃之热结也)。

阳明伏热,与两厥阴冲任带三脉合病。男子疝气,结核便毒(肾囊阴茎两旁肿大如瘤)。女子天癸不调,或崩或漏,或带下,或经不行,或妄言妄见,如有鬼神依附状,或烧热体蒸,咳呛消瘦,而少腹胀(俗名干血癆症),加桃仁承气汤主之。阴液干涸,形消瘦立者,加增

液润之(此条即《内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息贲风消者,死不治之症。二阳即两阳合明,阳明病发也。心脾有不得隐曲,谓女子善郁,不得遂其隐曲之私心,故胸脘不舒,饮食少进也。其传为息贲者,即胸中当脘处,坟起一块,状如覆杯而热也,风消骨瘦也。冲脉丽于阳明,任脉与冲脉会合,同为血海,为月经之源。带脉横绕于身,当带紧之所,浑如一带,阳明胃阴虚,则带脉拘急,如带束紧之状,带脉丽足少阳胆,与厥阴肝,肝胆热胃热则白带下,甚则黄色,或赤带下。胞络为血脏,生血发血之源。冲任之上游也,冲任不通血海,瘀热上犯心胞络,故妄言妄见,血多而热甚,妄行则血崩,天癸当去而不去,欲行而不行,行亦不畅,为漏。血海有瘀热停滞,庸医再用芎、归等温通之药,则血中稀汁明汁如水液者,耗干血轮,血块干涸于内,反更不得流行,故烧热骨蒸,瘦损之症成矣,俗有干血癆之名,惟此因热瘀而成之

症,最合名实相符,惜世有其名而无其法,予因名悟出治干血之法,必先令干血变为稀汁,方能流行,故主以吴氏加减桃仁承气汤,用大黄入冲任阳明以逐热瘀,桃仁助之,干甚者加增液润之,添补血中稀汁,使复其流动之流质,而后可通行也。其病根不过阳明伏热耳,阳明热解,则冲任诸脉络之血热自解矣。予屡验有功,谁谓《内经》死症无治法耶)?

阳明厥阴伏热,发为息贲(胸中坟起一块,状如覆杯,按之皮愈热),疟母硬块者,加减桃仁承气汤主之(此热结热瘀,热疟热痞之治法也。疟母结于胁下,热疟热邪归结之所也)。

阳明伏热,吐血鼻衄,女子天癸逆行者,加减桃仁承气汤主之(此血逆热行治法也)。

阳明伏热当下,脉尚滑利,痰涎津液多者,不可与调胃增液二承气,当以蒺藜承气汤下之,气实者加枳实,气虚者加北沙参。

《伏邪新书》终

伏 阴 论

〔清〕 田云槎 编著

《伏阴论》提要

清·田云梯撰。云梯字宗海，汉川人。其凡例云：治病必先正名，则立方有准。如先利后呕厥阴转筋之疾，原与先呕后利腹痛转筋之霍乱病有间，而世人概目为霍乱，浪投苦寒，次则针砭，死亡者不可胜计。而矫其弊者，又或辛烈过甚，亦成危候。汉按：每春夏淫雨之年，阴霾太过，夏秋之季，此症卒发，所行方道，如鬼传疫，再四推求，皆阴邪伏藏孙络所致。故立伏阴之名，以示区别云云。必先有淫雨阴霾天气，而阴寒雨湿之邪，人感吸之，深伏孙络，故先利后呕，甚则厥逆转筋，盖无其气候，必无是病。凡例又云：既揭伏阴之病源病状，应将《伤寒》、《金匱》中之阴病，有与伏阴同派者，分别绎出，其霍乱载于伤寒例者，亦必绎出，俾得比类并观，是书首揭总说，次载症辨，再分为原病、变症、死候、禁令、瘥后、比类、舌鉴、七则。原病者，未坏之病也；变症者，失治之候也；死候者，难于复理也；禁令者，不可违犯也；瘥后者，须明调理也；比类者，藉以引触也；舌鉴者，察苔辨症也。体例仿仲景《伤寒论》，文取简要，便于诵记，一切议论，分注条下，俾一见了然。惟比类之阴症霍乱两证，由《伤寒》、《金匱》绎出，别以原文二字，其注解皆取前贤精粹者而集之于注上，别集注两字，不加释一意，以滋赘文云。炳章按：本书因伏阴为病多寒证，与王孟英之伏热伏湿之霍乱原因有所不同，宜将《霍乱答问》互相参证，辨清其属寒、属热、属湿，分别用药，庶几不致误人。

许 序

人生六气之感,为寒为湿,属阴病者居其二,惟其属阴,故中人往往不觉及其为厉,则邪据清道,变象横生。如霾升空,瞬可蔽日,此际存亡消息,几有毫厘千里之辨,非洞几烛微,曷以为治? 生气通天论谓人身阳气,如天之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而失所,阴病可知,折寿不彰,伏祸斯烈,长沙医圣,知其然也。著《卒病论》六卷,以治暴发阴病,斡旋二气,度尽金针,惜书久佚不传,所存理中、四逆、白通、吴萸诸法,散见于《伤寒》《金匱》两书中,世亦不能尽其用。至南昌喻氏,始申阴病之说,立论开端,独有见地。但于沉阴内伏,猝发为患之症,尚未道及,良工心苦,犹不足补长沙之遗也。汉川卢肃卿观察,以医名于时,检其乡人田云槎司马所著《伏阴论》,浼姚仰南通守见视,受而读之。原书首载总义,次症辨,再分为原病、变症、死候、禁令、瘥后、比类、舌鉴、凡七则,规定四十二方,六十七法,又汤熨三法。推求精审,引证明确。盖于长沙治暴发阴病之旨,直衍其绪,而定为伏阴一症,即阴病之属。所谓先利后呕,厥逆转筋,皆阴邪伏藏之证,与霍乱之先呕后利,腹痛转筋,大相迳庭。读书得间,目光如炬,较喻氏所论,殆有过之,以经验所心得,阐古义所就湮,则书是也,匪仅长沙之功臣,抑亦南昌之畏友已。因念东南卑湿之地,今年春夏多雨,时疫所发,江海盛行,有称为瘧螺痧者,朝感夕殂,指青纹陷,医以霍乱湿疫诸法杂治,南辕北辙,诿过运数。苟出是书证之,可知瘧螺一症,即伏阴卒发之见象,按图而索,著手可春,非卒病之不可治,而不识卒病者之误于治也。云槎司马著作寿世,是书仅《医密》之一种,余重其有益卫生,且足发明古人之义蕴也,爰属陈吟伯大令校勘一过,重付刊印,以广其传,并序以志之。

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九月知江宁府事善化许星壁撰

卢 序

天地人身之所寄也，身体四肢之所寄也，五官百骸，爪甲肤发之所寄也。然则六经大造，具人之具体，而百家技流，具人之爪甲肤发乎？官之隐沦皆有位。天地育万物，与时消息之具，而鸟飞为鸣，为潜为蛰，操之人者，不可必也。至其负成人之体，以究成物之性，莫不俯仰上下，前后而一揆。瀛峤田君，安特瑰奇，幼诵经史百家之言，皆有所涵析，当咸同多事之秋，挟策游远路，三起三蹶，自以身废不用，而爪甲肤发，或不为世弃也，爰隐于医作《医寄》，意者将寄其所寄歟，殊可惜也。

光绪十四年戊子季冬卢维雍斋卿谨序

关 序

今年冬，棠病手足厥逆，不能自诊，身热无汗但欲寐，自念此少阴病也。生平茹苦寒若饴，不敢决，医者皆以为时温，服药五六日，下利欲吐，不吐心烦，病益剧。会周怡崧师遣人问疾，命主川中张济堂先生诊视，先生至，切候久，详讯所苦，索医方观之，惊曰：此少阴病也。见证似时温，当于脉细微辨之，误服寒凉，迟且不治。为处理中圆方，加生附子三钱作汤，家人疑药峻，时棠已大悟，促煎服，一剂下断，复加减消息之，盖二十剂有奇而安。暇时忆及汉川田云槎司马，尝以所著《医寄伏阴论》二册见示，谨读作序。因检书与先生共读之，先生曰：是书原本仲圣辨阴病霍乱，确体例，善立法，采方术，因时变通，不戾于古，大有裨于世，惟未见全集，作单行本，则犹有未尽，未几先生赴荆门之聘，别去。会门人谢拾青来，为云槎索序，棠维序者书之纲也。古者撰述家自为之，唐以后乃有人作序者，亦必抉其义蕴，以著可传之实，或有二罅漏，亦必表而缀之，无取乎誉也。今是书之义蕴，济堂先生言矣，惜所谓作单行本有未尽者，未及与先生详考，无已棠姑拟之。东南地下，岁常浸，阴病家湿重寒轻，若西北高亢气寒，阴病家寒重湿轻，则苏砂二陈姜附等分有进退，此单行本所宜缀也。《神应经》曰：百会穴在顶中陷中容豆许，去前发际五寸，后发际七寸。马元台《注证发微》曰：发上百会五寸中央。王宇泰《证治准绳》，引汤氏曰：百会一穴，前后发际，两耳尖折中，乃是穴也。方书所载，但云顶上旋毛中，不审有双顶者，又有旋毛不正者，又铜人三图，《千金翼方》曰：太溪穴在足内踝后五分跟骨上动脉陷中，所谓寸分，同身寸分也。右二穴，载是书比类中，即所名伏阴病，亦有当及者，单行本采注加详，则医者知用也。济堂先生尝曰：仲景童便猪胆汁法，用辄不效。深思其理，盖童便气味咸寒，胆汁气味苦寒，古方制重汁便少故宜，今用姜附，不过一二钱，而汁便几于等分，是药受制也，减之太少，则又无通格拒之力。先生易水激法，用冷水一大盂，待药作汤成，即取一盂置盂内，隔水激之，数易水趣令汤冷，顿服，使凉气外弥，温性内涵，应手得效。是又阐明仲景，妙有变化，是书原病篇中可参用，情且不违，而致大益者也。谨揣称济堂先生之意，冀增泰山之壤，至于书之可贵，则济堂先生名医，其言也信。

光绪十五年己丑冬十二月汉阳关棠叙

黄 序

夫驂白霓，馭翠螭，翔集紫虛，弭節蓬島，世謂仙靈，吾聞之矣。降離升坎，肆素女之經文，振角益商，窮軒皇之圖秘，金水樞迹，芝術駐顏，長生異術，卒未嘗觀焉。流形賦氣，強弱偶判，徑庭，知誘物交，修短遂分，宵壤，縱令中崧產秀，鴻河誕英，眉壽不過百年，恒幹不逾七尺，寢興失節，則疵厲乘之，吐納違和，則沉痾中之，是以十全計上，取鱗次于王官，九折稱良，名彪炳于史策，然而楚庄邁疾，令尹請壽，趙簡嬰疾，閹史詢巫，豈祈禳之技工，將刀圭之術左，蓋由經絡奧衍，脉候淵微，俞杼不作，歧伯遂往，講針灸者，昧厥砭棱，論湯液者，茫然治案，抑或偏執臆見，服冰御寒，肤受禁方，屑琮辟谷，軍謠旁訊，愚誤河魚，帝錄遯稽，診迷關蟄，況乎去古愈遠，浮偽弥滋，剽竊丹溪，附會青主，晨披金匱，何益采薪？宵談玉机，空勞求艾，医道固若斯之難也。田君云槎，少負奇穎，似飲上池，壯游通都，更耽《素問》，涉目創獲，懸解獨超，過靈蘭以浮觴，訪長桑而揮塵，凡夫喜怒哀惧愛惡，七情潛乖于寂感之初，風雨寒暑晦明，六氣交替于亭毒之際，无不瞻毫析証，辨色詳聲，索隱鉤深，研精入妙。若夫珍药千品，宝丹百煉，辛咸殊味，溫涼异性，刑臣西上，苾篋未携，世子南征，筠筐罕擲，綺季密贈，寄奴默識，囊括灵府，荟萃腕下，以故晋候妖竖，靡有遁形，周易伏蛊，直穷变态，效彰俄顷，功济尘环，华盖成阴，高軒溢巷，韩康居市，襁褓争归，葛洪著书，雷电护守，返里多暇，撰《伏阴论》，题曰《医寄》，授简于予，予惟云槎，博览古今，政化得失之迹，周知輿图山川夷险之要，练达兵家战胜攻取之机，洞悉郡国兴利除弊之举，顾乃轻禄薄贵，徜徉林壑，遗荣蠲势，啸歌盘涧，宅心澹定，消息阴阳，敛气元虚，权衡金石，族党脱于病厄，乡邻免于疾苦。卫生近祉，宜书胶东五色之笈，养正延龄，足补淮南九师之训，此则君以《医寄》，而寄君所寄者，又閎且远矣。

光緒十六年二月朔日黃良輝拜撰

黄 序

庚寅夏五月，从孙羲民应礼部试，报罢南旋，殁于汉阳舟次。时予权汉川县篆，同里徐词卿孝廉，遣仆来告，予哭之恸，询所患，则曰霍乱。因念是疾也，不足以死而竟死，窃悲门祚之薄，时不能去诸怀。明年田君瀛嶠，以所著《伏阴论》二卷见示，其言曰：先利后呕，厥逆转筋之疾，与先呕后利，腹痛转筋之霍乱有间，而世概目为霍乱，浪投苦寒，次则针砭，死亡者不可胜纪。又或辛烈过甚，亦成危候。又曰：春夏淫雨，阴霾太甚，此证卒发，皆阴邪伏藏，故立伏阴之名。其大旨推本《伤寒》、《金匱》两书，而一以补张仲景《卒病论》之遗，以视喻嘉言阴病论，有其过之，呜呼！吾羲民之疾，先利后呕，厥逆转筋，即所谓阴邪伏藏之证。医者以霍乱治之，其药之苦寒辛烈，虽不得知，而皆足以死羲民，以是知羲民之死于医，非死于疾。而庸医杀人，罪不容诛矣！田君汉川人，有志当世之务，所著疏浚腾池河说，甚有裨于县之利病，虽格不能行，予心韪之。今又读君是书，然则君固真能操医世之术，而益念吾羲民不幸，未遇君以夭其年，为尤可悲，因书以为序。

光绪十有七年春二月湘阴黄世崇序

自序

阴阳二气，盛衰相倚，人在二气交感中，阳淫热疾，而阴淫寒疾。申丰云：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此赖圣人调燮赞化之功，否则气偏为害，而方技家通其义者，卒罕觐焉。盖自仲景昌明医术，著《卒病》、《伤寒》，并伏气温病，后贤藉为津梁，主厉气则有吴又可之《瘟疫论》，主时气则有叶天士之《温热论》虽各抒所见，派别畛分。要皆继往圣而开来哲，引伸触类，为益无方，以是叹前贤之嘉惠后学，信不少也，向使仲景卒病诸篇，流传至今，则凡诸暴病，当必有所发明，以示后人之准的，而惜乎其年湮代远，散佚无征也。汉读《伤寒论》，既恍然于温热一门，有伏气，即有时感，因疑阴病中类皆时感，何遽无伏气？彷徨未决者久之。同治庚午秋，游江南归，至汉皋，见病家先利后呕，厥逆转筋，比邻死亡相随续。医者认作霍乱，投以苦寒芳香等药，或加针砭，皆不一效，举世日为绝候。汉心窃疑之，按霍乱初起，心腹绞痛，呕吐而利，此则先利后呕，并无腹痛，其非霍乱，已有明征，因默揣本年春霖坏麦，夏日衣绵，决其为沉阴内伏，晚发为患，此症当作伏阴治。仲景《卒病论》，书虽不传，而治阴病之理中四逆白通吴茱萸等方，散见《伤寒》、《金匱》例中者，尚堪寻绎，乃略仿其法，试之辄效，随笔记录，至光绪乙酉，阅十六年矣，复历验四次，遂编校成本，命曰《伏阴论》，汇诸《医寄》帙中。戊子夏秋，此症始见广闽，继行江浙，并我湖湘，及吾邑乡里，其以霍乱法治者，百无一验。汉复制方送诊，全活无算。搢绅乡耆，集金劝梓，谓当出公诸世。汉自惭鄙陋，不能追踪前贤，然平生得力之处，亦有不忍自秘者，谨序奎略，勉从所请，并系以赞。

赞曰：凡阴之伏，胥由愆阳，湿淫寒疹，中络潜藏。金火交战，疾势乃张，苟达斯术，却疴召祥。

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十月立冬日汉川田宗汉撰于对古楼

凡 例

一、治病必先正名,则立方有准,头头是道。如先利后呕,厥逆转筋之疾,原与先呕后利,腹痛转筋之霍乱病有间,而世概目为霍乱,浪投苦寒,次则针砭,死亡者不可胜纪。而矫其弊者,又或辛烈过甚,亦成危候,汉按每春夏淫雨之年,阴霾太过,夏秋之际,此症卒发,所行方道,如鬼传役,再四推求,皆阴邪伏藏孙络所致。故立伏阴之名,以示区别。

一、伏阴本阳病之属,仲景著《伤寒论》十卷,治传经阳病。著《卒病论》六卷,治暴发阴病。惜《卒病论》失传,而阴病多置弗论,喻嘉言始倡阴病论,于《伤寒》、《金匱》中,摘取条例,阐发阴病之旨,仍于伏阴一症,未尝道及,今故揭之。

一、《伤寒》、《金匱》两书,所存之理中,四逆、白通、吴茱等症,皆《卒病论》散亡之余,而错简者也。兹既揭伏阴之病源病状,应将《伤寒》、《金匱》中之阴病,有与伏阴同派者,分别绎出。其霍乱载于伤寒例者,亦必绎出,俾得比类并观。

一、是书首揭总说,次载症辨,再分为原病、变症、死候、禁令、瘥后、比类、舌鉴七则,原病者,未坏之病也。变症者,失治之候也。死候者,难于复理也。禁令者,不可违犯也。瘥后者,须明调理也。比类者,藉以引触也。舌鉴者,察苔辨症也。

一、伏阴有触 发旧疾而并病者,其状未能预定,尤须临诊审辨,不得墨守。

一、是书体例,仿仲景《伤寒论》,文取简要,便于诵记,一切议论,分注条下,俾一见了然。惟比类之阴病霍乱两症,由《伤寒》、《金匱》原文绎出,别以原文二字。其注解皆取前贤精粹者而集之于注上,别集注二字,不加释一意,以滋赘文。

一、是书所用方剂,于方下注明某法,俾知法而后知用。如遵经方,则于方下书经字,用传方则书传字。有因病制宜,另立方法者,则书拟字,并于方后解明立方之意。其方如经前贤所解者,解上并写集解二字,自解者写方解二字。

一、方中所定分量,合照时宜,惟比类一则所载方剂,悉依古制,其用方有主之、有宜、有与、有可与四层,深入医门者,必知其意。

一、是书症目,略举病状,并附方法,以为展阅之便。

一、是书所揭脉症方法,皆汉入医以来,研古究今,久经历验所得。但医以活人为心,故不敢自秘,出问诸世,原非藉以贾名,其或有管见未及之处,尚望诸方家补其不逮,是所深幸。

一、是书编汇已久,对古楼课授生徒,向已标示句读,今仍其旧刻之,虽于四部古本,例有未合,然便初学,亦当揆表。

《伏阴论》目录

卷上

时行伏阴总说·····	(548)
伏阴霍乱辨·····	(548)
原病·····	(549)
变症·····	(551)
死候·····	(556)

卷下

禁令·····	(559)
搓后·····	(559)
《伤寒》阴病比类·····	(561)
《金匱》阴病比类·····	(565)
伤寒霍乱比类·····	(566)
舌鉴·····	(568)

伏阴病目并方法

原病七条 计三方 二十法 外汤熨三

法

先利后呕，脉微或伏。

下利清水，嘔嘔欲呕。苏砂平胃散

呕利，耳鸣声暗。苏砂平胃散 加桂枝一法 加干姜一法

肌消，目陷，目盲，肢冷。附子理中汤

转筋疼痛。附子理中汤 苏砂平胃散 两方均加艾绒牛膝 汤熨法

冷汗自出，阳复则止。

当呕不呕，其人腰痛。通脉四逆汤

变症十九条 计十九方 二十三法

呕利止，厥回而嘔。养胃汤 半夏橘皮汤 厥不回而干呕 橘皮汤

心下痞硬，噎气不除。代赭旋覆汤

呃 附子理中汤加丁香柿蒂橘皮竹茹汤 养胃汤加刀豆子 丁香柿蒂汤

头汗微喘，呃声连连。参附汤调刀豆粉

咳逆。半夏橘皮汤

懊恼。二陈加香砂汤

心下痞塞满闷。疏中丸

心下痞硬，按之痛。新制理中散

心烦热饮，去衣被，肢体若冰。附子理中加童便 正附丹

心烦冷饮，喜风就凉，面赤。人参四逆汤

心如焚，舌赤饮冷，卧地不起。潜阳汤

肢体疼痛，手指不握。桂枝养荣汤

卒手足敛拘。桂枝养荣汤去芍药加附子

心动悸烦热。炙甘草汤

似寤似寐，呼之不应。独参汤

妊妇伏阴病，加芎归。

呕利止，小便不利，为未愈。

小便不通不可与五苓。肾气汤

伏阴病欲解时，小便必通利。

死候十三条·计十九症

朝发暮死，其症肢厥而躁爪甲紫黑。

数欠。

小便利，如豚肝汁。

厥回，脉微续者生，暴复洪大者死，身热汗出如珠速死。

转筋，与四逆理中或汤熨艾灸不减。

转筋，舌卷囊缩。

转筋，少腹疼痛或喘满。

恶寒甚，脉伏而躁。

厥回，小便利为欲愈，复厥下利者死。

欲下利而无利，时时眩冒。

面黑目直视，唇痿鼻孔黑，齿黑干死。

厥逆无脉，呼之不应。

妇人伏阴，或未愈，或新瘥不可乳哺。

伏阴论 卷上

清 汉川 田宗汉云槎编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时行伏阴总说

天地之道，一阴一阳。阳升则阴降，阳浮则阴沉，阳降则阴升，阳沉则阴浮，升降浮沉，阴阳之变化，生杀之征也。盖阳气升于春，浮于夏，降于秋，沉于冬，是故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为四序之常候也。四序失，则寒暑愆，非其时而有其气，则为异气，异气未有不病人者。春夏阳气开张之际，适值阴雨不止，雨淫湿盛，则阳气自微，而寒气自生，寒湿相搏，结成一团阴霾之气。致人受之，则上客于肺，中客于脾，下客于肾，即病则名寒湿。如不即病，其邪必伏孙络，则为伏阴。直至夏秋，阴气内盛，阳气外泄，久伏孙络之邪，从阴而化，发端于膜原，膜原在胸膈之内，夹脊之前，正经胃交关之所，为诸经之总会也。阴邪踞此，壅遏气机，清无所升，浊无所降，三焦表里，营卫气血皆为所阻，于是胸中不乐，头微眩，四末微麻，小便不通，下利清水，嘔嘔欲呕，一呕则吐，声啞耳鸣，面尘肌消，目眶陷，目睛冒，渴饮热汤，四肢逆冷，脉微或伏，转筋疼痛，冷汗自出，有类霍乱，变则呕止而嘔，或噤或呃，或咳或懊恼，或心下痞塞，或心烦恶热，而肢体若冰，甚则心中如焚，渴欲冷饮，扇扇不知风，饮冰不知冷，卧地不起，大要此症，皆以小便通利则生，不通则死。其问有仅下利，而不呕吐者，阴邪就下为病也。有朝发暮死者，重感于邪也。又有触发旧疾而并病者，有误药针而成危候者，有病退失调，而终归冥路者，不可言状。初治之法，当以温中通阳为第一义，大

忌苦寒助邪，消克伐正。如神形已夺，切勿与芳香，投针石，以气血不可再夺耳！所谓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若转筋危急，则汤熨之法，最为稳捷。至于变症用药，或宜补，或宜通，在临诊审量，其诸方剂，详订后条。

伏阴霍乱辨

伏阴一症，古书鲜见，而近代病此最多。因其呕利转筋，有类霍乱，故世以霍乱称之。夫霍乱之义，挥霍撩乱，皆缘寒温不调，饮食不节，以致风寒暑湿之邪，与宿食冷滞相搏，清浊混淆，乱于肠胃，而脾胃之气困矣。为病则心腹绞痛，呕利并作，内乱极而之外，则为转筋疼痛。大抵霍乱呕利，必有兼见之状，如头痛发热，恶风恶寒者，为感风寒而病也；身热烦渴，气粗喘闷者，为感暑邪而病也；身重骨痛，渴饮热汤者，为感湿邪而病也。是霍乱固有风寒暑湿之分，故治法有或清或温之不同耳。若伏阴之病，盖由春夏感受寒湿阴邪，不即为病，伏于肺脾肾三经孙络，乘人阴气内盛之时，遂从阴化而发也，其为病也。先利而后呕，并无腹痛，较霍乱之卒然心腹绞痛，呕吐而利者有间。霍乱之候，四时皆得有之，不仅发在夏秋，病则一井之中，仅见一二。伏阴之候，专在夏秋，病则远近一律，如传役然。霍乱发暴而退速，伏阴发缓而退不易。霍乱脉大为可治，微细为不可治。伏阴脉微或伏，尚属可治，惟阳气将通，脉当微续，若暴复洪大者，反不可治。以此较之，源异而派殊，故其名不

可不辨也。古人所谓治病必先辨名，识得病名，而后可以究病因，察病状，则立方用药，自有把柄，虽千变万化，却有一定不移之法。予因近代寒湿伏邪，为患其巨，奈举世皆以霍乱日之，而方法错乱，遗人夭殃，可胜惜哉！兹特辨正病名，俾入门诊视者，先取而明辨之，则病是者，不为药石所误，而回登寿域矣。

原 病

伏阴之为病，先利而后呕，脉微欲绝，甚则脉伏。

此揭时行伏阴之脉症也，凡后称伏阴病者，皆准此。

伏阴病，本寒湿阴邪，伏藏肺脾肾三经孙络，而晚发也。盖寒者水之气，湿者水之标，水为天之一元，于卦为坎，而先天属坤，故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含于土中为湿，湿动则为潮为雾，升腾于天则为云，转而下降则为雨，为露为霜雪，得时则万物得养，失时则万物致害。如岁火不足则水气乘之，春当温而不温，夏当热而不热，以天之寒气下降，地之湿气上升耳。人感其气，则肺脾肾三经受邪，何者？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脾，水气通于肾也。又肺脉起中脘，脾脉从胃别上膈注心中，肾脉从肺出，络心注胸中，皆经胃交关之所，故寒湿伏邪，发端于此。邪势将发，则肺脾肾三经之阳气夺矣。肾阳夺则水无所主，脾阳夺则水无所制，肺阳夺则肃化失职，膀胱不得宣泄，而水无所通，于是水液泛滥于肠胃，直决而下，故下利清水，水液下利，则阴气上逆而为呕。经云：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此病先利而后呕。脉者血之腑，寒盛则血凝，凝则脉不通，故脉微欲绝，甚则脉伏。

伏阴病，胸中不乐，头微眩，四末微麻，小便不通，下利清水，嘔嘔欲呕者，苏砂平胃散主之。^二

此承上条以详其治也。阴邪拥踞膜原，清阳为其阻遏，不得上达头脑，旁通四末，故头

微眩，四末微麻。清阳不运，则胃家水谷之精，不得游溢于脾，而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小便不通。小便不通，则泛滥肠胃之水，无所消纳，故下利清水。然水有或白或黄或黑之别，白色者肺病甚，黄色者脾病甚，黑色及纯清者肾病甚，各就其偏胜而化也。嘔嘔欲呕者，阴邪逼胃也。此际如非温中通阳之方。不足以破阴邪拥踞之势，故主以苏砂平胃散。

苏砂平胃散 温中通阳法传

茅山苍术二钱 厚朴一钱 姜汁炒 陈橘红一钱 甘草一钱 紫苏叶一钱 砂仁一钱

共为粗末，加生姜一钱，大枣三枚，水三杯煎，分三服，不愈再照前煎服。呕吐清水，加桂枝一钱。水浆不得受，加干姜八分。转筋疼痛，加川牛膝二钱，艾绒一钱。下利白水，倍紫苏，加红豆蔻一钱。下利黄水，倍苍术。下利黑水或纯清水，倍砂仁。如服药不受，再加童便一杯，冲入药内，随呕随服，不分剂次，总以不呕为度。

方解 平胃散一方，原为满闷呕泄设，盖以阴气不积胸中，不得满闷，寒不侵胃不呕，湿不困脾不泄，故方中有苍术、厚朴、橘红、生姜之辛温，以消阴邪，甘草大枣之甘平，以益脾胃，合为辛甘通阳之剂，使阳复则阴消，而满闷自除，呕泄自止。兹寒湿伏邪，发端于膜原，而为胸中不乐，头微眩，四末微麻，小便不通，下利清水，嘔嘔欲呕。较之满闷呕泄，虽异派而同源，故就原方加紫苏砂仁，以通肺肾之阳，并助诸药力，温中行气，俾肺脾肾三经之阳气来复，而拥踞膜原之阴邪，可立消矣。

伏阴病，呕吐清水，耳鸣声暗。四肢逆冷者，宜苏砂平胃散加桂枝。水浆不得受者，再加干姜。^三

上条嘔嘔欲呕者，阴邪逼胃也，胃家既为阴邪所逼，则呕吐在所不免。耳者，宗脉之所聚，呕吐则胃中空而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故耳鸣。暗，音声不亮也。盖音出于肺，而本于肾，阴气客于会厌，则肺肾之气，发而

不宣,故声喑。四肢逆冷者,阳气衰,不能渗荣其经络,故手足为之寒也,较上条四末微麻为甚。此际正气虽夺,而邪势方张,当以驱邪为务,则苏砂平胃散宜之。加桂枝者,以其辛香内通脏腑,外通经络,为善通血气之上品耳。水浆不得受者,阴邪上逆而拒格也,故再加干姜以散逆。

伏阴病,面尘肌消,目眶陷,目睛冒,渴饮热汤,四肢逆冷者,附子理中汤主之。四

伏阴病,即首条所订之脉证也。手足阳明,皆为多气多血之腑,主肌肉,其脉荣于面,大肆呕利,则肠胃空乏,所以面尘肌消,肌消则目眶陷,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睛,呕利太过,则精气内夺,故目睛冒。冒者睛竭不能照物,上视而露白也。呕利伤津,津伤则思水以润之,阴盛夺阳,阳夺则思火以熨之,故渴饮热汤。四肢逆冷,上条已言之矣,此症阴邪充斥,内外弥漫,而阳气几尽,如非离照当空,何以消阴霾而转阳和?故以附子理中汤主之。

附子理中汤_{复阳消阴法经}

附子二钱,炮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生 干姜一钱 甘草一钱,炙

水二杯,煎去滓,分二服,不愈再依前煎服。转筋,加艾绒二钱,川牛膝二钱。

呕甚,加半夏一钱,姜汁一匙冲服。腹痛,加木香一钱。脐下动气,去术加肉桂六分。心中悸,加茯苓二钱。妊妇,加当归二钱,芎藭一钱。湿盛,易白术为苍术二钱。呃逆,加丁香柿蒂各一钱。

方解 人身以阳气为主,人之有阳,犹天之有日,日光煦照,则万物发生,阴气蔽明,则万物疵疠,寒湿皆阴惨之邪也。阴邪盛则阳气衰,衰而不振,其气乃竭,竭则真阴绝而死。是故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仲圣有理中四逆真武白通等方,皆为破阴救阳设,兹阴邪充斥,内外弥漫,而阳气几尽,不得不假附子理中之离照,消阴复阳,以大起生机。原方用人参甘草,补益中土,

白术健脾燥湿,干姜温胃散寒,洵治中脘,虚寒之的剂也。而此症以之消阴复阳,重在加一附子耳。至于呕甚,加半夏姜汁。转筋加牛膝艾绒。腹痛加木香。动气去术加肉桂。心中悸加茯苓。妊妇加芎归。湿盛易白术为苍术。呃逆加丁香柿蒂。皆随症变法,不得拘拘其方。

伏阴病,转筋疼痛者,附子理中汤主之。苏砂平胃散亦主之。均宜加牛膝艾绒,危急者以汤熨法。五

转筋疼痛者,阴邪搏筋,筋脉因而敛急也。故以消阴复阳之附子理中汤,加牛膝艾绒,温筋和血,逐湿祛寒,则表里并治矣。若初起即转筋者,又当以驱邪为重,故以苏砂平胃散,仍加牛膝艾绒,两方均宜加之者,以牛膝苦酸,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且似人筋,故能直达筋所,舒筋和血。艾绒温暖,善祛寒湿,有温中达表之功,能转肃杀为阳和,则搏筋之邪,当随汗解,不得有转筋入腹之患。若疼痛危急,则以汤熨法,温筋散邪,以助药力,而收全功。

汤熨法_拟

蓼梗并叶根一大束,水煎汤,蒸转筋痛处,得汗则愈。

葱白一握,捶作饼,贴痛处,以艾绒如荔枝大,于葱饼上火燃灸之,得暖则愈。

小麦麸升许,酒调焙热,布包线扎,烂揉痛处,冷则易之,以愈为度。

以上各法,屡用必验。以须内服通阳方剂,以逐其邪,否则毒复陷里,反成危候。

伏阴病,冷汗自出者,阳复则止。六

伏阴病冷汗自出者,身冷汗出也。经云: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仲圣云:极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是皆为阴汗而言也。人但知热能致汗,不知寒亦致汗。寒者非外感之寒也,乃阴盛阳衰,不能卫外,致表虚不固,而汗随气泄也。法当察气虚之微甚,微虚者略扶正气,其汗自止。甚虚者非甘姜桂附,速救元阳不可。大抵此症自汗,不必专司,但权正病之

轻重，随势用药，使阳气来复，而汗自收矣，诊者勿以汗出为虑，浪投固涩，致人于死。

伏阴病，法当呕，今反不呕者，必腰痛，或面赤腹痛，干呕咽痛，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⁴

伏阴病本先利而后呕，今下利清水，渴饮热汤，手足逆冷，脉微欲绝，或伏而不见，转筋疼痛等证悉具，而反不呕吐者，肾部虚寒，伏邪就下为病也。腰为肾之部分，邪气发端于此，故知其人腰必疼痛，又或面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皆少阴肾经虚寒之所致也。大要面赤者，阴盛于下，阳格于上也；腹痛者，阴阳不和也；干呕者，阴气鼓胃也；咽痛者，少阴之邪循经而上结于咽也；利止脉不出者，正气内夺，血无所主，泣涩而不通也。当此阴邪充斥，生气已离，亡在俄顷，如非大剂温通，疾回元阳，不足以挽生机，故主以通脉四逆汤。

通脉四逆汤 甘热回阳法经

干姜二钱 附子二钱 甘草一钱

水二杯，煎去滓温服，脉不出再依前法煎服，转筋疼痛，加牛膝一钱，艾绒一钱。

面赤，加葱白三茎，冷服。

腹中痛，加芍药一钱五分。

干呕，加生姜一钱。

咽痛，加桔梗一钱。

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一钱五分。

腰痛甚，加杜仲一钱五分。

方解 通脉四逆汤，即四逆之变法也。经云：寒淫于内，治以甘热，湿淫于内，治以苦热，是方备之矣。武进费伯雄曰：阴惨之气，深入于里，真阳几几欲绝，非此纯阳之品，不足以破阴气，而发阳光。又恐姜附之性，过于燥烈，反伤上焦，故倍用甘草以缓之。兹阴邪充斥，生气已离，亡在俄顷，当大呼疾叫，以回元阳，而挽生机。又非柔缓之甘草，所能当其任，故倍干姜。若转筋加牛膝艾绒，舒筋和血也。面赤加葱白冷服，通格上之阳也。腹痛加芍药，和在里之阴也。干呕加生姜，降逆和胃也。

咽痛加桔梗，散阴邪之上结咽中也。下利止，脉不出，加人参，补元气以复脉也。腰痛甚，加杜仲，益精强志，俾正复邪除也。加減随宜，贵在审势，不必刻舟求剑。

变 症

伏阴病，呕利止，厥回而啰者，养胃汤主之，半夏橘皮汤亦主之。若厥不回而干呕者，可与橘皮汤。

啰与干呕相似，皆有声无物，但啰声浊而长，呕声小而短。伏阴病呕利止，厥回而啰者，其因有三：一则胃气虚槁，肝木乘而鼓之也。

则因津竭而恣饮水浆，水虚相搏也。一则痰饮乘虚，壅塞胃口，反令胃气上冲也。总缘呕利太过耳！养胃汤所以养胃气，润枯槁，则肝木无隙可乘，自尔胃安啰止。半夏橘皮汤，既有散水调虚之功，又有涤痰降逆之用，则水虚相搏，与痰饮壅塞胃口者，皆能已之，故两症并治也。若厥不回而干呕者，皆隔间阴邪未尽，胃中阳气不宣，郁而上逆也。橘皮汤通阳消阴，宣胃降逆，故可与。其他肺热气壅，热邪郁遏胸中，肠胃实满，膀胱热结，阳升风动，阴虚火炎，种种致啰者，各有专门，不在此例。

养胃汤 养胃润燥法拟

人参一钱 沙参二钱 麦藁二钱 石斛

钱，先煎出汁 甘草一钱，炙 半夏八分

加大枣三枚擘开，水五杯，煎至二杯，去滓分二次温服，不已，再依前法煎服。

或加生姜八分亦可。

治胃虚津槁之呃逆，加刀豆子一钱，煨用。

新瘵不欲食喜饮者，加白芍二钱。

半夏橘皮汤 温胃散水涤痰降气法拟

半夏二钱 橘皮一钱 茯苓一钱 人参钱 甘草一钱，炙 干姜一钱

加大枣三枚擘开，水三杯，煎去滓顿服，不已，再服。或加生姜八分，咳逆者，亦可与服。

方解 呃利则劫夺胃津,空乏胃气,于是上虚木乘而为嘔也。养胃汤用人参、沙参、麦藁、石斛、甘草、大枣纯甘填胃,其枢纽全在半夏之辛平,降逆和胃,运布津液,则胃气自复,胃津自还,而木平嘔止矣。又半夏橘皮汤,方中以人参、甘草、大枣,补益胃气,干姜、茯苓温胃散水,半夏、橘皮涤痰降气,故水虚相搏,痰饮塞胃,皆能已之,两方均有加用生姜之例,盖亦散逆之意耳。

橘皮汤通阳消阴宣胃降逆法经

橘皮二钱 生姜四钱

水三杯,煎去滓,分三服。

方解 凡药之苦者,必降逆,辛者必散郁,温者必消阴邪。兹阴邪留于膈间,阴遏胃中阳气,因而厥逆下呃,未可遽进补剂,壅塞气机,则是方可与也。

伏阴病,呃利止,心下痞硬,噎气不除者,可与代赭旋覆汤。

呃利虽止,而胃气已虚,则厥气上逆,连冲痰饮,壅塞心下,阻碍气机,故心下痞硬,噎气不除。噎者胸中不舒,气郁而出之不觉也,俗谓暖气,代赭旋覆汤,补中宣气,镇逆涤痰,故可与。

代赭旋覆汤补中宣气镇逆涤痰法经

代赭石一钱 旋覆花二钱,绢包 人参二钱

甘草二钱,炙 半夏二钱 生姜一钱 大枣三枚,擘

水三杯,煎二杯,去滓分二次温服,不愈再煎服。

方解 呃利后,中虚气逆,虽心下痞硬,噎气不除不可攻伐,以犯虚虚。故用人参、甘草、大枣、生姜,温补中气,代赭镇逆,佐人参归气于下,旋覆宣气,佐半夏涤痰于上,浊降则痞硬可消,清升则噎气自除。此本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噎气不除之方,而此症似可比类并观,不妨借用。

伏阴病,呃利后,胃家虚寒而呃者,与附子理中汤加丁香柿蒂。胃家虚热而呃者,与橘皮竹茹汤。胃虚痰滞者,与丁香柿蒂汤。胃虚

津稿者,与养胃汤,加刀豆子。

呃者饬也,气逆也,俗称打饬,古谓之嘔误也,此症有虚有实,有火有痰,有水气,有冷滞。大要治虚以补,治实以泄,治火以清,治痰以涤。水则分利,滞则消导,固不易之理也。所谓温而补之,清而泄之,引而伸之,达而降之,推而逐之,开而豁之,无非治呃之法也。惟伏阴之呃,虽微有寒热之分,而胃虚两字定矣。如舌苔,黑而滑者,胃家虚寒也,与附子理中汤,加丁香柿蒂,温补以止呃。舌无苔,唇淡红而干者,胃家虚热也,与橘皮竹茹汤,清补以止呃。胸痞不饥,喉间漉漉有声者,胃虚痰滞也,与丁香柿蒂汤,益胃豁痰以止呃。舌淡无苔,口干思饮,得食呃稍止者,胃虚津稿也,与养胃汤,加刀豆子,益气生津以止呃也。

橘皮竹茹汤清补止呃法经

橘皮一钱五分 竹茹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炙 大枣三枚,擘 生姜八分

水三杯,煎去滓温服,不已,再煎服。

方解 伏阴之邪,何以反生热呃?盖因药剂辛燥太过,消灼清津,致胃中津虚生热而为呃也。故仍以橘皮竹茹汤补虚生津,散逆清热,则胃安而呃止矣。

丁香柿蒂汤温中降逆法传

丁香一钱 柿蒂一钱 人参一钱 橘皮一钱

半夏一钱 茯苓一钱 甘草八分,炙 生姜一钱

水四杯,煎去渣,分二次温服。

方解 伏阴呃利后,胃虚痰滞而呃者,盖阴邪虽退,而阳气已虚,虚则水精不运,凝积而为痰也。痰滞则气逆,呃之所由生也。方以橘半姜苓,佐丁香柿蒂,温中和胃,降气涤痰,又以人参甘草补益正气,俾水精得以运行,则痰消气顺,而呃逆自止。古人治火呃亦用此者,从治之意也。

伏阴病,呃利后,头汗出微喘,呃声连连者,急与参附汤,调刀豆粉。四

阴惨之邪,深入于里,既夺脾胃以为呃利,复逼肾气而走散真阳。厥气以之上逆,故

头汗微喘，呃声连连，当此危亡之候，如非急与人剂参附汤，调服刀豆粉，峻补脾肾，收摄真阳，不足以挽性命于微茫。若用丁香柿蒂橘皮竹茹等方，以为稳当，则误矣。

参附汤峻补脾肾收摄真阳法传

人参三钱 制附子三钱 刀豆子二钱，煨存性，研为末

水三杯，煎参附至一杯，去渣调刀豆子末顿服。

方解 补先天无如附子，初后天无如人参，此脾肾两补之方也。刀豆子温中下气，畅肠胃，益肾阳，以之佐参附，理脾和胃，纳气归元，则头汗自收，微喘自定，呃逆自止，用末者，盖取急治之意耳。

伏阴病，咳逆者，与半夏橘皮汤。五

阴邪客于肺，留而不去，则清肃之令不得下行，气逆而为咳也。治当开肺逐邪，温中降逆，则半夏橘皮汤可与也。

伏阴病，心中懊恼，时欲呕，咯痰得出，则气郁少宽者，宜二陈加香砂汤。六

脾阳困则泄，胃阳困则呕，呕泄并作则脾胃两伤，伤则升降不利，转输失职，于是水精不得运布，而凝积为痰，痰壅胸膈，则懊恼生焉。懊恼者，郁郁不舒貌，比之烦闷尤甚。时欲呕者，气郁欲伸之象，所以咯痰得出，则气郁少宽。治痰之法，在上者越之，而正气已虚，难堪再事峻吐，故宜二陈汤，加香豉砂仁，运脾和胃，理气化痰，以代吐剂之用，令吐者自吐，而无虚虚之弊。此与伤寒表未解，误下而成懊恼者不同。

二陈香砂汤运脾和胃理气化痰法传

半夏一钱，姜制 陈皮一钱 茯苓一钱 甘草五分 淡豆豉一钱，炒香 砂仁五分

水三杯，加生姜五分，煎去滓顿服，令痰出乃安。不安再煎服，或药后以指探咽取吐，俾痰随吐而出，较之峻吐为稳。

方解 中不和则痰涎积，二陈为治痰之主药也。兹伏阴病呕利后，心中懊恼时欲呕，咯痰得出，则气郁少宽，其为痰壅胸膈明矣。

大膈上痰患，非吐不除，而吐则正气益虚，惟以理气化痰之二陈汤代之，加豆豉砂仁者，以豆豉本谷食所酿，炒香合砂仁，温中行气，和胃运脾，俾正气从斯以安，邪气从斯而除。药后复以指探咽者，引伸而取吐也。

伏阴病，心下痞塞，按之满闷者，疏中丸主之。七

痞塞满闷，皆不通之象，所以不通者，脾胃之升降失职，浊阴之气填塞胸腹耳。此症呕利伤中，中阳虚，则痰气得以上逆阳位，而为痞塞，故按之满闷。主以疏中丸者，所谓中焦如沤，疏而逐之也。

疏中丸升清降浊理气化痰法拟

制半夏二两 人参一两 白术五钱，生用 升麻一两 银州柴胡一两 猪苓一两 化州橘红五钱 泽泻一两

晒焦碾末，米汤叠丸，勿令见火，每以三钱，生姜煎汤吞下，日二服，夜一服，以愈为度。小便通利，其痞自消。

又呕利后心下痞硬，按之则痛，用枳实理中陷胸泄心等方，及汤熨揉荡等法，不效者亦可与。

方解 痞，否也，塞满亦否也，天地不交而为否。呕利伤中，则脾之清气不升而下溜，胃之浊气不降而上逆，逆则阴气满腹，痰饮聚于胸中，而痞塞满闷之病成矣。方以人参白术益胃健脾，补中培土，使升柴从九地之下，升清于上，猪泽从九天之上，降浊于下，清升浊降，痞塞自开，而转痞为泰之功，在半夏橘红之善开肺降逆耳。半夏散中有敛，力能敛清散浊，故数倍于橘红也。

伏阴病，心下痞硬，按之则痛者，新制理中散主之。八

呕利中虚，脾胃困钝，新进饮食，不能运化，与乘虚上逆之痰气相搏，故心下痞硬，按之则痛。法宜温中补土，行气导痰，故以新制理中散主之。若与专事消克通利方，则死不旋踵矣。

新制理中散温中补土行气导痰法拟

人参一两 白术 两,生用 茯苓 两 枳实 两 干姜二钱 陈皮一钱 甘草五钱 砂仁一钱

共晒焦为细末,每以五钱,水一杯煎服,日二服,夜一服。

呕利后误食冷滞,或误饵苦寒药剂,而成痞硬疼痛者,亦宜服之。

方解 中虚挟寒,脾胃困急,古人有理中汤丸以治之。若温邪将发,冷滞适伤,或药饵苦寒,阻遏升扬之势,邪气不得外泄,而壅塞心下,又或伤寒误下结胸,陷胸泄心等法不效者,悉以理中方加枳实茯苓,名枳实理中丸,治之神效。盖方中以人参益胃,白术健脾,甘草和中补土,干姜温中散寒,又加茯苓导邪,枳实通壅,仍以理中名者,燮理中气之义也。中气旺则运化有权,不向寒凝气滞,虚逆结胸,皆可立除。兹复加砂仁陈皮,助诸前药,温中补土,行气导痰,虽有坚积,亦当自化。

伏阴病,呕利止,或未止,心中烦,喜热饮,时去衣被,而肢体若冰。与附子理中汤加童便,其烦不退者,正阳丹主之。九

阴邪阻遏阳气,郁于胸中,故心中烦,烦者心中闷乱,转侧不安也。又心烦则气燥,燥则思水以润之。而喜热饮者,阳微喜暖也。时去衣被者,阳郁欲伸也。阳气既为阴邪所困,不能荣卫于外,故肢体若冰。法宜温中以振阳气,而阴邪内外布满,不用向导,则温中之药不得入,故以附子理中汤加童便。药后烦仍不退者,元阳失守之征也,夫元阳之气,生于太极未判之时,藏于水中而不离乎水,相君火以资运用,故喜温而恶寒。肾为人之水藏,阴邪侵凌于下,则元阳失守而上,君主为之不宁,又非温中振阳法,所能安其君相也。设正阳丹者,使相火自归其宅,君火以之获安,则烦乱自解矣。

正阳丹 辟阴正阳法拟

龙齿六钱,生用 丹砂一钱,明亮如箭簇者真

共研极细,每用一钱,开水冲服。并治惊病

反躁魄

方解 龙禀天地纯阳之气以生,出乎震而藏乎坎,其性至动而能静,故其骨齿,收敛正气,镇摄元阳。丹砂得天地五行之精以成其质,其色正赤,又为天地纯阳之色,其体属金,而其色属火,有兑离之象。以卦验论,震为先天之离,兑为先天之坎,天地所用者水火,人生所用者精神,故敛精之龙齿,并入火藏以养神。清神之丹砂,并入水藏以补精。其能安魂魄者,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谓之魄,治精神即以安魂魄也。本经以此二物列为上品,以其纯阳能通神明也。凡通神明之药,皆足以辟阴邪而正阳气。兹阴邪逼动元阳,上乘火藏而为烦乱,得此辟阴正阳之品,俾元阳返本,心神得安,而烦乱可除。丹砂一钱,而龙齿六钱,以清神之药宜轻,敛精之药宜重,且合生成之数也。

伏阴病,心中烦,渴欲冷饮,身无热而喜风就凉,甚则扇扇不知风,饮冰不知冷,手足厥而面赤,宜人参四逆汤。十

此里寒下虚,虚阳上泛之所致也。法当益气破阴,以潜上泛之虚阳,则人参四逆汤宜之。伏阴初起,恒见此候。

人参四逆汤 破阴潜阳法经

即前通脉四逆汤,加人参二钱,水煎冷服。

伏阴病,呕利止,心中如焚,舌色赤,渴饮冷水,扇扇不知风,饮冰不知冷,卧地不起者,潜阳汤主之。十一

上条呕利未止,本条呕利已止。上条里寒下虚,虚阳上泛所致也。本条泄利太过,真阴虚竭,不特水不济火,心阳独亢,且并元阳无所依附,而上乘于心。君相二火,相济为炎,始有此候,虽寒冰不能退此烦躁,故设潜阳汤。此较卒病阴躁有间,卒病与此同一烦躁卧地,惟烦渴不能饮水为辨。

潜阳汤 滋阴潜阳法拟

干地黄二钱 龟版一钱,生 附子一钱,制 龙齿二钱,生

水二杯,煎一杯,去滓顿服,药后小便通

利，其烦即退，不退，再作服。

方解 方名潜阳者，盖取潜藏元阳之义也。夫潜阳必先益阴，俾阴足则元阳得有附丽而潜矣。龙禀天地元阳之气以生，故人之元阳上泛，谓之龙火奋起。兹真阴下夺，水不济火，心阳既独亢于上，而元阳又失守于下，两火交加，而烦躁生焉。地黄色黑归肾，汁红养血，血足则阴气自和，阴气和则心火有济，而亢燥自平。龙与人身元阳合其德，藏于水中，而不离乎水。齿本于肾，能引元阳返本归宅。第恐龙不安窟，复成亢悔之势，故用龟版以御之，并泉温而龙退蛰，故用附子以温下元，即古之所谓蒙龙法也。

伏阴病，呕利止，肢体疼痛，或手指不能握者，桂枝养荣汤主之。十二

疼近于肉，痛近于骨，总缘气滞血凝耳。盖营血在于经络，固藉卫气以资流行，是血以气为主宰，而气亦以血为窟宅，相须而不相离也。兹寒伤营血，则卫气不得独卫于身，始有此候，法官和卫养血，故设桂枝养荣汤。

桂枝养荣汤和卫养血法拟

桂枝一钱 白芍一钱 甘草一钱，炙 人参二钱 当归二钱 生姜一钱 大枣五枚，擘

水二杯，煎一杯，去滓温服，不愈再煎服如前法。下条卒手足敛拘，得暖稍纾者，去芍药，加附子一钱五分。

方解 是方即桂枝汤加人参当归，以之和卫养血也。原方以桂枝统生姜大枣，辛甘通阳，芍药甘草，酸甘化阴，阴阳和则外邪去矣。兹加人参当归，佐桂枝通行内外，补营阴而益卫阳，则大气周流，所谓气血足而百骸理，诸虚疼痛，手指不握，未有不愈者也。

伏阴病，呕利止，二三日后，卒手足敛拘，得暖稍纾者，与桂枝养荣汤，去芍药，加附子。十三

初病转筋疼痛，及筋脉拘急者，阴邪搏筋也。此呕利已止，二三日后，卒然手足敛拘，得暖稍纾者，乃营卫大伤，筋脉失养，加之寒邪外薄也。故与桂枝养荣汤加附子，和卫养血，

温经逐邪，则筋脉自舒。去芍药者，避其酸敛也。知为寒邪外薄者，以得暖稍纾故也。

伏阴病，呕利止，脉出而代，心动悸，时烦热，渴欲甘饮或咸饮，口吐白沫，或筋惕者，可与炙甘草汤。十四

呕利已止，脉伏已出，则知阴邪已退矣，而脉代心动悸，似伤寒炙甘草症也，大要呕利转筋，正气已伤。治法固当以温阴通阳为首务，然辛烈太过，当气液大伤之候，最易劫夺真阴。脉者血之腑，原于肾而主于心，真阴竭则心血枯，故脉出而代，心动悸时烦热，气血亏则津液竭，竭则欲饮，胃津竭则饮而思甘，肾液竭则饮而思咸，乃不易之理也。口吐白沫者，肺气虚而燥也。筋惕者，血液无以营养筋脉也。夫以阴惨之邪，偏酿此枯燥之疾，盖缘医者过投辛烈耳。阴皆将尽之孤注，阳仅膏覆之残焰，惟炙甘草汤可增其壳内络外之脂液也，故可与。

炙甘草汤即复脉汤滋阴和阳法经

甘草二钱，蜜炙 人参一钱 火麻仁一钱，炒 阿胶一钱，后烔化 干地黄八钱 巨麦冬四钱 桂枝一钱 生姜一钱 大枣三枚，擘

清酒一杯，水三杯，煎去滓，再内阿胶，烔化顿服，日二服，夜一服。

筋惕甚，以火麻仁易酸枣仁。

方解 本方亦名复脉汤，为滋阴之祖方也。其功固在地黄麦冬人参甘草等，一派甘寒纯静之品，而其妙全在姜桂白酒耳。盖天地之机，动则始化，静则始成，使诸药不得姜桂白酒动荡其间，不能通行内外，补营阴而益卫阳，则津液无以复生，枯槁无以复润。所谓阳以相阴，阴以含阳，阳生于阴，柔生于刚，刚柔相济则营卫和谐，营卫和则气血化，气血化则津液生，津液生则百虚理，脉之危绝，安有不复者乎？兹阴邪已退，而燥涸复起，若非本方滋阴和阳，不足以化生津液，而润枯槁。

伏阴病，诸症除，似寤似寐，呼之不应，脉微者为气夺，宜独参汤。十五

诸症除者，谓伏阴应有之呕利、转筋、肢

冷溺闷,声暗耳鸣等症,悉已除也。似寤似寐者,寤主动属阳,寐主静属阴,阴出于阳则寤,阳入与阴则寐,呕利太过,则元气大伤,阴阳不相出入,故似寤非寤,似寐非寐。若呼之不应者,非耳闭不闻也,是气夺不语也,气夺则脉微。人参大补肺中元气,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阴阳得以和协,精血得以资生,神明得以有归,而神识自清,机窍自灵,语言自利,寤寐不相混矣。勿作昏厥,浪用芳香开闭,益夺元气,而速其死也。

独参汤传

人参重则二两,轻则一两,至轻六钱,必须量人量症以施之。

浓煎顿服,待元气渐回,随症增减。

集解 柯韵伯曰:一人而系一世之安危者,必重其权而专任之。一物而系一人之生死者,当大其服而独用之。故先哲于气几息血将脱之症,独用人参二两,浓煎顿服,能挽回性命于瞬息之间,非他物所可代也。世之用者,恐或补住邪气,姑少少以试之,或稍加消耗之味以监制之。其权不重,其力不专,人何赖以得生乎?如古方霹雳散,大补丸,皆用一物之长,而取效最捷,于独参汤何疑耶?

妊妇伏阴病,立方须加芎归。十六

妊妇伏阴病,治法原与常人无异,但须保护胎元,故按症立方,须佐芎藭当归以保之。

伏阴病,呕利止,小便不利者为未愈。十七

伏阴一症,当以阳和为愈。小便通利,是阳和之征也。兹呕利止,而小便仍不通利者,则知阳气未和,故云未愈。此是病症进退之关,诊者最要细审机宜,以善其后。

伏阴病,诸症除,小便不通者,不可与五苓,可与肾气汤。十八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呕利太过,津液已夺,且肺脾肾三经,先为阴邪所困,膀胱不得气化可知。故诸症除,而小便不通,诸症者,即伏阴所有之症也,不可与五苓者,以津液大伤之后,难堪再事渗

利,重竭其液,故禁之。肾气汤,功能扶阳化气,故可与。

肾气汤即肾气丸料扶阳化气法经

下地黄八两,酒焙 薯蓣四两 山茱萸二两
泽泻二两 茯苓三两 牡丹皮二两 桂枝二两
附子二两,炮 车前子二两 牛膝二两

共为粗末,每用八钱,水一杯煎服,以小便利通利为度,不通再煎服。

方解 方名肾气者,盖以肾具水火之用,化肾气即以权水火也。地黄、薯蓣、丹皮、山茱,以养阴中之水。茯苓、泽泻、车前、牛膝,以利阴中之滞。桂、附益命火,以化阴中之真气,真气化则津生而肺利,土旺而脾和,于是水道通调,膀胱自利,小便自通矣,不作丸而作汤,以汤剂快捷于丸耳。

伏阴病,欲解时,小便必通利。十九

小便通利,则表里三焦之阳气和矣。阳气利则阴邪消,故为欲解。

死 候

伏阴病,朝发暮死者。其症肢厥而躁,爪甲紫黑,神识不清也。一

此阳绝阴结之死候也。其症盖由内伏阴邪,外感寒气,或汗出浴水,或卧露贪凉,或劳汗感风,或恣饮冷水之所致也。《灵枢》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伤人也。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素问》曰: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此正重感于邪也。故朝发暮死。

伏阴病,数欠者,阳气衰也,不治,则阳绝而死。二

欠,俗称呵欠也。经云:人之欠者,何气使然?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行于阴。阴者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

寤，此平人阴阳相引之理也。若病伏阴之人，阴邪盛于下，阳气衰于上，阳气欲与阴争，致引阴邪而上，阴上阳下，阳上阴下，彼此互争，故亦数欠。当急扶阳抑阴，以救危亡之阳，如医者以为病人呵欠为欲愈，因循不治，势必阴胜阳绝而死。

伏阴病，小便利，如豚肝汁者死。三

小便不利，是阳气不化，法当扶阳化气。而医者以渗利之剂重竭其液，致阴血莫保，随药下脱，而溲如豚肝汁，故死。他如湿温等症，有溲如豚肝汁者，不在此例。

伏阴病，与湿通法，厥回脉微续者生，暴复洪大者死，身热汗出如珠者速死。四

此皆药饵辛烈太过，暗夺真阴，致虚阳无所依附，出而不返，救阴挽阳，药之不及，故死。

伏阴病，肢厥转筋，与四逆理中等方，或汤熨艾灸等法，其病不减者死。五

内外温通，其病不减者，阳气绝也，阳绝则死。

伏阴病，先转筋，续至舌卷囊缩者死。六

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肝者筋之合也。故转筋之疾属于肝，肝藏虚，则阴邪易入，入则筋脉敛束，乱则舌卷囊缩而死。

伏阴病，先转筋，后少腹疼痛，或喘满者死。七

少腹疼痛，肝病也。喘，肺病也。满，脾病也。皆非死症。若由转筋而致者，未有不死也。何者？转筋入里，是阳传于阴也，阳传于阴者死。

伏阴病，恶寒甚，脉伏而躁者死。八

内外俱寒，有阴无阳也。

伏阴病，呕利止，厥回，小便利为欲愈。而腹厥下利者死。九

呕利止厥回，小便通利，为阴去阳还，故为欲愈。而复厥下利者，为阴复阳消，阴复阳消者，将还之阳气未安，而阴寒之邪复侵，则阳不能保矣，故死。

伏阴病，呕利已止，复欲下利而无利，时时眩冒者死。十

此气质俱亡之候也。呕利已止，其病当愈，而复欲下利者，阴气下陷也，无利者，利尽而无物也，时时眩冒者，阳气上脱也，故死。

伏阴病，面黑者死。目直视者死。唇痿不收者死。鼻孔黑而气冷者死。齿黑而干者死。十一

此五者，见一则死。面黑，心气绝也。目直视，肝气绝也。唇痿不收，脾气绝也。鼻孔黑而气冷，肺气绝也。齿黑而干，肾气绝也。总之，面形阴惨，神气两夺者，皆死之征也。

伏阴病，厥逆，呼之不应，脉绝者死。十二

前变症篇，诸症除似寤似寐，呼之不应，脉微者，是气夺不语，大进独参汤可愈。本条厥逆，呼之不应，脉绝者，阴邪盛，阳气绝也，故死。

妇人伏阴病，或未愈，或新瘥，不可乳哺，哺则脱营，其症喘促胀满，脉大而空，为难治。十三

营者血之标，血气为人身之阴阳，相抱而不相离也。平协则两相依附，如阳欲上脱，阴下吸之，阴欲下脱，阳上吸之，故不能脱也。妇人伏阴病，或未愈，或新瘥，不可乳哺小儿者。未愈之时，阴阳各造其偏，新瘥之时，阴阳尚未平协，一经乳哺，则营离而气孤，气孤则放肆无归，而散逆于胸中，故为喘促胀满，脉大而空者，营脱之征也，阴阳脱离，有死而已，故难治。

伏阴病目并方法

禁令十条

痿后七条 计六方 六法

伏阴病新瘥,不得眠。半夏汤

新瘥,不欲食,喜甘饮。养胃汤加芍药

腹满。桔梗半夏汤

不欲食,食亦不化,胸腹满闷。异功散

先食后不食,心下微痛,按之痛剧。胡米煎

声颤无力,语不接续,懒言声微,无气以

动。独参汤

饮食日增,数日或十数日不大便,腹无所苦。

伤寒论阴病比类十八条 计六方 十法

四逆汤 义见通脉四逆汤

理中圆

白通汤 加猪胆汁一方

真武汤

通脉四逆汤 方见原病篇

吴茱汤

金匱经阴病比类七条 计四方 四法

四逆汤 义见通脉四逆汤

生姜半夏汤

鸡屎白散

狗屎一丸

伤寒论霍乱比类八条 计四方 四法

理中丸 方见前

桂枝汤 方义见变症篇桂枝养荣汤

四逆汤 又猪胆汁一方义见通脉四逆汤

舌鉴 计二十五式

初病二式

易治四式

可治五式

危候七式

死症七式

伏阴论 卷下

清 汉川 田宗汉云程氏云
郭氏 曹赤庭 何家国 云

禁 令

伏阴病，禁与清凉苦寒，与之必死。

经云：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喻嘉言曰：病人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禁助阴泄阳。清凉苦寒，皆助阴泄阳之药，用于阴惨之病，是致邪失正也，故与之必死。

伏阴病，心下满痛，不可消导，消导必死。

既利且呕，正气已夺，难堪再事消克，即心下硬满而痛，不过厥气虚结耳。若与消导，是虚而益虚，故死。

伏阴病，转筋疼痛，神形已夺者，不可砭针。

伏阴为患，不仅夺阳，并乱营血。转筋疼痛者，血乱筋虚，阴邪乘而搏之也，神形已夺者，气血伤，而面尘肌消也。初治则内服温中通阳之剂，外用汤熨艾灸之法，取其助阳破阴耳。若砭针之法，泄气破血，施于阳热夹秽，内外胀满之痧症，立见奇功。而施于气血两夺之伏阴，则大犯虚虚之弊，安有不死？

伏阴病，神形已夺未夺，禁与芳香。

伏阴本非胀闭之疾，芳香耗气，投之有损。

伏阴病，气夺不语者，与芳香即死。

气夺不语，较他症内闭不语天渊。气夺者正气败也，当以大剂独参汤救之。内闭者邪气实也，当以芳香逐秽，先开其闭。若认此症为闭症，而投芳香，则几几欲息之气绝矣。

伏阴病后，大便不通者，不可攻下。

病后大便不通有二：一则津液内夺，肠胃枯燥也。一则泄利太过，糟粕未清也。若投攻下，则将复之正气，必随药而脱。

伏阴病，冷汗自出者，禁酸敛。

此皆阴盛阳衰，不能卫外，致汗随气泄也。当以扶阳为是，酸敛止汗，则气机闭塞，而阴邪益盛。

伏阴病，形肉已夺，小便不通者，不可与渗利。

形肉已夺者，气血俱败也，气血败则津液竭，五苓等渗利之药，纯阳不化，不但不能通调水道，抑且重夺津液，故不可与。若与暑湿泄利，及伤寒水停少腹比例，则误矣。

伏阴病，不可过投辛烈。

伏阴之病，固以温通为主治，惟期恰中病情，不可过当。若辛烈太过，暗耗真阴，阴邪虽退，而阴液已亡，阴亡则阳无所附，浮游变幻，不可复理，如此死者，医杀之也。可不慎欤！

伏阴病转筋，不可与木瓜，与则邪留。

伏阴以小便通利为愈。木瓜敛阴闭阳，阻涩小便，小便不利，阳气不和，阳气不和，则阴邪留而不去。

瘥 后

伏阴病新瘥，不得瞑者，宜半夏汤。

《灵枢经》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于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治之奈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盖瞑者目合而寐也，目不合则

卧不安。厥气者，阴邪上逆也。兹伏阴新瘥，阴邪已退矣，而胃气未和，阳不得入于阴，独行于外，故目不得瞑，宜遵经方，用半夏汤。

半夏汤亦名半夏秫米汤，引阳入阴法经

半夏三钱，制 秫米六钱，即糯粟米

千里长流水扬万遍，取三杯，苇薪火煎，饮一杯稍益，以知为度，覆杯则瞑，汗出则已。须如法煎则效。

方解 阳气下交于阴则寐，胃居中焦，为阴阳出入之道路也。胃不和则道路阻，阳气不得入于阴，而独行于外，故不得瞑。半夏和胃通阴阳，秫米益阴利大肠，用千里长流水扬万遍，苇薪火煎，盖取急下通关之义。秫米臣半夏，而反倍于半夏者，以大肠为胃之下关，和胃重在利肠耳。阴阳通则营卫和，故覆杯则瞑，汗出则已。

伏阴病新瘥，不欲食，但喜甘饮者，可与养胃汤加芍药。二

病时过服辛燥，暗劫胃阴，较之呕利所伤者，尤为难复，故瘥后不欲食。不欲食者，胃虚不纳谷也。喜甘饮者，土虚津竭也。养胃汤原为养胃润燥设，此处加芍药，变为酸甘化阴之剂，则胃阴易复，阴复则胃和，而谷食自进矣。若心下胀痛，不欲食者，不在此例。

伏阴病新瘥，腹满者，与桔梗半夏汤。三

腹满有虚有实，皆属脾病，脾气不和，而为胀满。经云：腹满不减者为里实，当下之。腹满时减者为里虚，当温之。又阳邪内陷而为胀满者，则口燥咽干。阴邪入里而为胀满者，则呕利厥逆。伏阴新瘥而满者，脾气虚不能运布津液，凝注而为饮邪也。邪胜正虚，则阴阳不和，清浊相混，而腹满见焉。法宜分理清浊，则腹满自除，故与桔梗半夏汤。

桔梗半夏汤分理清浊法传

半夏二钱，姜制 陈橘红一钱 茯苓一钱
甘草五分 桔梗一钱

水三杯，加生姜一钱煎，去滓温服。

凡痰饮之病，悉以二陈为主方，其功在运脾和胃，理气化痰耳。本方加桔梗，以桔梗能

升能降，佐二陈调和阴阳，分理清浊，则脾虚不能运布津液，为饮为痰而满者，庶可即除。

病后不欲食，食亦不化，胸腹满闷，与异功散。四

病后不欲食者，胃气虚者，食不化者，脾气虚也。胃虚则不纳谷，脾虚则失健运，饮食不化，则气机壅塞，故胸腹满闷。法宜健脾养胃，用异功散，勿认实症，而进消导。

异功散健脾养胃法传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姜汁炒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炙 陈皮一钱

共为粗末，加生姜六分，大枣五枚，水一杯煎服。

四君子汤，中正和平，为健脾养胃之良方也。加陈皮名异功散，以主治气虚而兼气滞，取效最捷，则异功之名称焉。

病后数日，先食后不欲食，心下微痛，按之痛剧者，宜胡米煎。五

病后饮食将开，食之过饱，使新复之脾胃，运化不及，而停滞难消，故为是候，功散鞭长莫及，非所宜也，惟以胡米煎小和之，切勿与消克夺正。

胡米煎理中行滞法

陈米一勺，姜汁浸透，锅内炒胡成炭，水一杯煎服。

方解 米禀天地冲和之气以生，味甘性凉，理脾和胃，陈者尤佳。用姜汁浸透，炒胡成炭，则行不伤正，为虚人消滞无上妙方。

病后声颤无力，语不接续，或懒言，或语声轻微，无气以动者，均宜独参汤。六

病时误投消克，元气大伤，故病退而见此等虚象。人参得天地精英之气以生，其气属阳，而其体属阴，与人之气体合其德，故于人身无所不补，凡气血大虚者，均宜服之。

病后饮食日增，数日不大便，甚有十数日不行，而腹无所苦者，勿服药。如投通利，死不终朝。七

伏阴呕利转筋，大伤营液，肠胃为之干枯。传道因而钝滞，故病后饮食日增，而数日

不大便，甚有十数日不行者。犹水涸舟停耳。腹中既无所苦，无病可知，饮食日增，则营液日化，迟不数日，营液充足，大便自行矣，故不必服药。如作实症，浪投通利，必致正气随药而脱，死不终朝。

伤寒阴病比类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原文

集注 程知曰：言太阴自利为寒，宜温者也。少阴属肾水，热入而耗其水，故自利而渴。太阴属脾土，寒入而从其湿，则不渴而利，故太阴自利，当温也。

程应旆曰：三阴同属藏寒，少阴厥阴有渴证，太阴独无渴证者，以其寒在中焦，总与龙雷之火无涉。少阴中有龙火，底寒甚则龙升，故自利而渴。厥阴中有雷火，故有消渴。太阳一照，雷雨收声，故发热则利止，见厥而复利也。魏荔彤曰：自利二字，乃未经误下误汗误吐而成者，故知其藏本有寒也。

理中圆方经

人参 白术 甘草炙 干姜各三两

上四味，捣筛蜜和为丸，如鸡子黄许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减法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

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寒者用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集解 程应旆曰：阳之动始于温，温气得而谷精运，谷气升而中气贍，故名曰理中，

实以燮理之功，予中焦之阳也。盖谓阳虚即中气失守，脾中无发宣之用，六腑无洒陈之功，犹如釜薪失焰，故下利清谷，上失滋味，五藏凌夺，诸证所由来也。参术炙草，所以守中州，干姜辛以温中，必假之以燃釜薪而腾阳气，是以谷入于阴，长气于阳，上输华盖，下摄州都，五脏六腑，皆受气矣，此理中之旨也。若水寒互胜，即当脾肾双温，加之以附子，则命门益，而土母温矣。白术补脾，得人参则壅气，故脐下动气，吐多腹满，皆去术也。加桂以伐肾邪。加生姜以止呕也。加附子以消阴也。下多者湿胜也，还用术，燥湿也。渴欲饮水，津渴也，加术，使饮化津生也。心下悸，停水也，加茯苓，导水也。腹中痛，倍人参，虚痛也。寒者加干姜，寒甚也。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原文

集注 《金鉴》曰：少阴病但欲寐，脉微细，已属阳为阴困矣，更加以下利，恐阴降极，阳下脱也。故君以葱白，大通其阳而上升，佐以姜附，急胜其阴而缓降，则未脱之阳可复矣。

方有执曰：少阴病而加下利者，不独在经，而亦在脏，寒甚而阴盛也。治之以干姜附子者，胜其阴则寒自散也。用葱白而曰白通者，通其阳则阴自消也。

程知曰：少阴病，谓有脉微细，欲寐证也。少阴下利，阴盛之极，恐致格阳，故用姜附以消阴，葱白以升阳。通云者，一以温之，而令阳气得入，一以发之，而令阴气易散也。

汪琥曰：肾虚无火，不能主水，故下利。用白通汤者，温里以散寒也。

白通汤方经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集解 汪琥曰：此方与四逆汤相类，独去甘草，盖驱寒欲其速，辛烈之性，取其骤发，直达下焦，故不欲甘以缓之也，而犹重在葱白。

少阴之阴,天之寒气亦为阴,两阴合而偏于下利,则与阳气隔绝不通。姜附之力,虽能益阳,不能使真阳之气必入于阴中。惟葱白味辛,能通阳气,令阴得阳而利庶可愈矣。盖大辛大热之功,不过藉以益人阳气,非有以通之,令真阳和会,而何以有济也耶?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原文三

集解 《金鉴》曰:此承上条详申其脉,以明病进之义也。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下利当止。今利不止,而转见厥逆无脉,更增干呕而烦者,此阴寒盛极,格阳欲脱之候也。若专以热药治寒,寒既甚,必反格拒而不入,故于前方中加入人尿猪胆之阴,以引阳药入阴。经曰:逆者从之,此之谓也。无脉者言诊之而欲绝也。服汤后,更诊其脉,若暴出如烛烬焰高,故主死。若其脉徐徐微续而出,则是真阳渐回,故可生也。故上条所以才见下利,即用白通以治于未形,诚善法也。

白通加猪胆汁汤方经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五合 猪胆汁一合

以上三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胆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无胆亦可用。

集解 《金鉴》曰:是方即前白通汤,加人尿猪胆汁也。加尿胆者,从其类也。下咽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情且不违,而致大益,则二气之格拒可调,上下之阴阳可通矣。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原文四

集解 成无己曰:欲吐不吐,心烦者,表邪传里也。若腹满痛,则属太阴。此但欲寐,则知属少阴。五六日邪传少阴之时,若自利不渴,寒在中焦,属太阴也。此自利而渴,为寒在下焦,属少阴也。肾虚水燥,故渴欲引水自

救,下焦虚寒,故小便色白。下利而渴,小便色白,非里热可知矣。

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于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原文五

按:温温当是嘔喘,嘔喘者,乃吐饮之状也。

集注 程知曰:此言少阴饮吐,为肾邪上逆,当温不当吐也。欲吐不吐,阴邪上逆之证也。若始得病时,邪未深入,其手足但寒而不厥,脉但弦迟而不沉细,则为邪实,胸中寒尚在表,属于阳分,当吐而不下。吐者有物,呕则无物,两者须辨。若膈上有寒饮,但见下呕,而不能吐出,则是阴寒上逆,当温而不下吐也,曰急温者,明不温则见厥逆无脉诸变证也。

程应旂曰:寒在胸中,法不可下,而属实邪,但从吐法,一吐而阳气得通,吐法便是温法。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虚寒从下而上,阻留其饮于胸中,究非胸中之病也。直从四逆汤,急温其下可矣。

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原文六

集解 《金鉴》曰:此发明上条,互详脉证,失于急温致变之义也。脉微细沉但欲卧,少阴寒也,当无汗,今反汗出不烦,乃少阴亡阳也,且自欲吐,阴寒之邪上逆,正当急温,失此不治。因循至五六日,加之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此少阴肾中真阳扰乱,外越欲绝之死证,此时即温之,亦无及矣。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原文七

集注 《金鉴》曰:论中心下有水气,发热有汗,烦渴引饮,小便不利者,属太阳中风,五苓散证也。发热无汗,干呕不渴,小便不利者,

属太阳伤寒，小青龙汤证也。今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下利，阴寒深矣。设小便利，是纯寒而无水，乃附子汤证也。今小便不利，或咳或呕，此为阴寒兼有水气之证。故水寒之气，外攻于表，则四肢沉重疼痛，内盛于里，则腹痛自利也。水气停于上焦胸肺，则咳嗽而不能卧；停于中焦胃府，则呕而或下利；停于下焦膀胱，则小便不利，而或少腹满。种种诸证，总不外乎阴寒之水，而不用五苓者，以非表热之饮也，不用小青龙，以非表寒之饮也。故惟主以真武汤，温寒以制水也。

喻昌曰：太阳篇中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阳，用真武矣。兹少阴之水湿上逆，仍用真武以镇摄之，可见太阴膀胱与少阴肾，一脏一腑，同为寒水，腑邪为阳邪，藉用麻桂为青龙，脏邪为阴邪，藉用附子为真武。

真武汤方经

茯苓三两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切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加减法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

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集解 《金鉴》曰：小青龙汤，治表不解，有水气，中外皆寒实之病也。真武汤，治表已解，有水气，中外皆寒实之病也。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也。以之名汤者，赖以镇水之义也。夫人一身制水者脾也，主水者肾也，肾为胃关，聚水而从其类者，倘肾中无阳，则脾之枢机虽运，而肾之关门不开，水虽欲行，孰为之主？故水无主制，泛滥妄行，而有是证也。用附子之辛热，壮肾之元阳，而水有所主矣。白术之苦燥，建立中土，而水有所制矣。生姜之辛散，佐附子以补阳，温中有散水之意。茯苓之淡渗，佐白术以健土，制水之中，有利水之

道焉。而尤妙在芍药之酸敛，加于制水主水药中，一以泻木，使子盗母虚，得免妄行之患。一以敛阳，使归根于阴，更无飞越之虞。孰谓寒阴之品，无益于阳乎？而昧者不知承制之理，论中误服青龙发汗亡阳，用此汤者，亦此义也。然下利减芍药者，以其阳不外散也。加干姜者，以其温中胜寒也。水寒伤肺则咳，加细辛干姜者，散水寒也。加五味子者，收肺气也。小便利者去茯苓，以其虽寒而水不能停也。呕者去附子，倍生姜，以其病非下焦，水停于胃也，所以不须温肾以行水，只当温胃以散水，佐生姜者，功能止呕也。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原文八

集注 《金鉴》曰：少阴肾也。肾象乎坎，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二阴若盛，则一阳必衰，阴邪始得内侵，孤阳因之而外越也。下利清谷，手足厥冷，脉微欲绝，里阴盛极也，身反不恶寒，面色反赤，其外反热，格阳于外也，故虽有腹痛干呕咽痛等证，亦当仿白通汤之法，加葱于四逆汤中，以消其阴，而复其阳可也。

程应旆曰：热因寒格，无论腹痛干呕咽痛，皆下利中格阳之证。即使利止，而脉仍前欲绝不出，亦不得谓里寒已退，辄妄治其外热也，须循四逆汤例，消阴翳于下部，但加葱口，宣阳气于下焦，使阳气通而脉亦出，始为真愈。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原文九

集解 《金鉴》曰：少阴吐利，法当逆冷，今不逆冷，反发热者，是阳未衰，故曰不死。若脉不至，虽有外热，恐是假热，须防阳脱，宜急灸少阴，速通其阳，则脉可复也。

程知曰：前条通脉四逆汤，是里寒外热，手足逆冷，而脉不至者也。此条用灸法，是里寒外热，手足不逆冷，而脉不至者也。少阴动脉，在足内踝。

汪琥曰:经云:肾之原出于太溪,灸少阴当灸太溪,二穴在内踝后跟骨动脉陷中。

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原文十

集注 程应旆曰:温法原为阴寒而设,故真寒类多假热。凡阴盛格阳,阴证似阳等,皆少阴蛊惑人耳目处,须从假处勘出真来,方不为之牵制。如吐利而见厥冷,是胃阳衰,而肾阴并入也。谁不知为寒者,顾反见烦躁欲死之证以诳之,是皆阳被阴拒,而置身无地,故有此象。吴茱萸汤,挟木力以益火势,则土得温,而水寒却矣。

吴茱萸汤方 经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 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集解 方有执曰:吐则伤阳,利则损阴。厥冷者,阴损而逆也。烦躁者,阳伤而乱也。茱萸辛温散寒,暖胃而止呕。人参甘温益阳,固本而补中。大枣助胃益脾。生姜呕家圣药。故四物者,为温中降逆之所须也。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原文十一

集注 张璐曰:此条与上条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耶?必是已用温中不愈,转加躁烦,故主死耳。

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原文十二

集注 《金鉴》曰:此互详上条,手足逆冷不治之义也。恶寒身蜷而卧,虽系少阴证,而不至于死。若下利不止,手足逆冷不回,是有阴无阳,即不吐利躁烦,亦不可治也。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原文十三

集注 《金鉴》曰:此总承上三条以明不治之死证也。四逆谓四肢逆冷,过肘膝而不回也,表阳虚故恶寒也,阴主屈故蜷卧不伸也,脉不至则生气已绝,若有烦无躁,是尚有可回之阳,今不烦而躁,则是阴无阳,故曰死也。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原文十四

集注 程应旆曰:少阴病下利,阳微可知,乃其脉微而且涩,则不但阳微,而阴且竭矣。阳微,故阴邪逆上而呕。阴竭,故汗出而勤努责。一法之中,既欲助阳,兼欲护阴,则四逆附子辈,俱难用矣,惟灸顶上百会穴以温之,既可代姜附辈之助阳而行上,更可避姜附辈之辛窜而燥下,故下利可止,究于阴血无伤。可见病在少阴,不可以难用温者,遂弃夫温也。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原文十五

集注 方有执曰:头眩俗谓昏晕也。诸阳在头,下利止而头眩者,阳无依附,浮越于外,神气散乱,故时时自冒也。死可知矣。

张璐曰:入身阴阳,相为依附者也。阴亡于下,则诸阳之上聚于头者,纷然而动,所以头眩时时自冒,阳脱于上,而主死也。可见阳回利止则生,阴尽利止则死矣。

汪琥曰:下利止则病当愈,今者反为死候,非阳回而利止,乃阳脱而利尽也。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原文十六

集注 程知曰:肾为生气之原,息高则真气散走于胸中,不能复归于气海,故主死也。

程应旆曰:夫肺主气,而肾为生气之源,盖呼吸之门也,关系人之死生者最巨。息高者生气已绝于下,而不复纳,故游息仅呼于上,而无所吸也,死虽成于六七日之后,而机自兆于六七日之前,既值少阴受病,何不豫为固护,豫为堤防,致令真阳涣散,而无可复返乎?凡条中,首既谆谆禁汗,继即急急重温,无非见及此耳。

魏荔彤曰:七日之久,息高气逆者,与时自冒,同一上脱也。一眩冒而阳升不返,一息高而气根已铲,同一理而分见其证者也,故仲景俱以死期之。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原文十七

集注 《金鑑》曰：少阴病恶寒厥冷，下利不止者，阴寒盛也。今下利能自止，手足能自温，虽恶寒蜷卧，乃阴退阳回之兆，故曰可治。

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原文十八

集注 《金鑑》曰：少阴病恶寒而蜷，阴寒证也。若时自烦，欲去衣被者，此阳回阴退之征，故曰可治。

《金匱》阴病比类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原文一

集注 《金鑑》曰：呕而心烦，心中懊恼，内热之呕也。今呕而脉弱，正气虚也。小便复利，中寒盛也。身有微热，而复见厥，曰难治者。此为寒盛格热于外，非呕而发热者比，故以四逆汤，胜阴回阳也。

尤在泾曰：脉弱便利而厥，为内虚且寒之候，则呕非火邪，而是阴气之上逆，热非实邪，而是阳气之外越矣，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然阴方上冲，而阳且外走，其离决之势，有未可即为顺接者，故曰难治。或曰呕与身热为邪实，厥利脉弱为正虚，虚实互见，故曰难治。四逆汤舍其标而治其本也，亦通。

高世栻曰：呕者水去寒犹在上，小便当少，今复利者，寒亦在下也。脉弱者，气衰于内，身微热者，格阳于外，呕证如是，则上下寒而内外虚。若见手足逆冷而厥者，则表里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故为难治。四逆汤主之，生附子壮火回阳以治厥。干姜温脾暖胃以治呕。甘草安中调上下以治内外也。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愤愤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原文二

集注 尤在泾曰：寒邪搏饮，结于胸中而不得出，则气之呼吸往来出入升降者阻矣，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皆寒饮与气相搏，互击之证也。且饮，水邪也，心，阳藏也。以

水邪而逼处心藏，欲却不能，欲受不可，则彻心中愤愤然无奈也。生姜半夏汤，即小半夏汤，而生姜用汁，则降逆之力少，而散结之力多，乃正治饮气相搏，欲出不出者之良法也。

沈明宗曰：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诚不是喘，不是呕，不是哕也。彻者通也。竟是通心中愤愤然无奈，即泛泛恶心之义也。

生姜半夏汤方经

半夏半升 生姜汁一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服，止后停服，不止再煎，服如前法。

集注 李彭曰：生姜半夏，辛温之气，足以散水饮，而舒阳气。然待小冷服者，恐寒饮固结于中，拒热药而不纳，反致呕逆。今热药冷饮，下咽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内经》之旨也。此方与前半夏干姜汤略同，但前温中气，故用干姜，此散停饮，故用生姜。前因呕吐上逆，顿服之，则药力猛峻，足以止逆降气，呕吐立除。此心中无奈，寒饮内结，难以猝消，故分四服，使胸中邪气徐徐散也。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原文三

集注 尤在泾曰：下利厥冷无脉，阴亡而阳亦绝矣。灸之所以引既绝之阳，乃厥不回，脉不还，而反微喘，残阳上奔，大气下脱，故死。下利为土负水胜之病，少阴负趺阳者，水负而土胜也，故曰顺。

《金鑑》曰：下利手足厥冷，脉绝无者，有阴无阳之脉证也。虽用理中四逆辈，恐其缓不及事，急灸脐下，以通其阳，若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手足不温反微喘者，阳气上脱也，故死。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原文四

集注 喻嘉言曰：下利脉沉迟，面少赤，

身微热者,阴盛而格阳在上在外也。若其人阳尚有根,其格出者,终必复返,阳返而阴未肯降,必郁冒少顷,然后阳胜而阴出为汗,阴出为汗,阴邪乃解,自不下利矣。阳入阴出,俨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之象,病人能无微厥乎?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一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原文五

集注 喻喜言曰:脉绝不惟无其阳,亦无其阴。阳气破散,岂得阴气不消亡乎?一时还,乃脉之伏者复出耳,脉岂有一息之不续也乎?仲景用灸法,正所以通阳气,而观其脉之绝与伏耳,故其方即名通脉四逆汤,服后利止,而脉仍不出,是药已大应,其非脉绝可知。又加人参以补其亡血,斯脉自出矣。成法具在,宜究心焉。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原文六

集注 尤在泾曰:肝主筋,上应风气,肝病生风,则为转筋,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转筋入腹者,脾土虚,而肝木乘之也。鸡为木音,其屎反利脾气,故取治是病。且以类相求,则尤易入也。

《金鉴》曰:臂同背,古通用,臂脚直,谓足背强直,不能屈伸,是转筋之证也。脉上下行,谓迢迢长直,微弦不和,是转筋之脉也。中寒之人,外寒盛则手足拘急,转筋痛不能忍,甚者入腹,则牵连少腹拘急而痛也。主之鸡屎白散,以治风寒痹气之在筋也。

鸡屎白散方^经

鸡屎白

上一味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救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原文七

狗屎一两,绞汁灌之,无湿者,水煮干者取汁。

集解 《金鉴》曰:凡屎皆发阳气,用狗屎,亦取发阳气也。

伤寒霍乱比类

问曰:治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此名霍乱。原文一

集注 成无己曰:三焦者水谷之道路,邪在上焦,则吐而不利,在下焦则利而不吐,在中焦必既吐且利。以饮食不节,寒热不调,清浊相干,阴阳乖隔而成霍乱,轻者只曰吐泻,重者推霍撩乱,故曰霍乱。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原文二

集注 方有执曰: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外感也。吐利,内伤也。上以病名求病证,此以病证实病名,反覆详明之意。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原文三

集注 方有执曰:霍乱热多欲饮水者,阳邪盛也。寒多不用水者,阴邪盛也。五苓散者,水行则热泻,是亦两解之谓也。理,治也,料理之谓。中,里也,里阴之谓。参术之甘,温里也。甘草甘平,和中也。干姜辛热,散寒也。

沈明宗曰:此言霍乱,须分寒热而治也。头痛发热,身疼痛者,风寒伤于表也,外风而挟内热饮食,以致吐利,必欲饮水,当以五苓散两解表里,使邪从汗出,里邪即从小便而去。不欲饮水者,寒多无热,胃阳气虚,当以理中丸温中散寒为主。此以表里寒热辨证治病也。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原文四

集注 方有执曰:吐利止,里和也。身痛,表退而新虚也。消息,犹言斟酌也。桂枝汤,固卫以和表也。小和,言少少与服,不过度之意也。

张锡驹曰:《本经》凡言小和,微和者,谓微邪而毋庸大攻也。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原文五

集注 成无己曰：吐利亡津液，则小便当少，小便复利，而大汗出，津液不禁，阳气大虚也。脉微为亡阳，若无外热，但内寒，下利清谷，为阴纯证，此以外热为阳未绝，犹可与四逆汤救之。

吴人驹曰：既吐且利，而大汗出，则泄路尽开，而小便又复利。云复利者，反不欲其利，而为收藏之地也。下利清谷，内寒外热，且脉微欲绝，一线之微阳，挽回诚为不易，四逆之施，诎可缓乎？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原文六

集注 程知曰：吐利而复汗出，阳气几于走失矣。发热恶寒，为阳未尽亡，四肢拘急，手足厥冷，不得不用四逆以助阳退阴也。又按：少阴证云：恶寒身蜷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又云：下利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此之吐利汗出，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而用四逆治之者，以有发热一证也。发热为阳未尽亡，犹是病人生机，故经又云：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原文七

集注 《金鉴》曰：霍乱吐不已止，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乃中寒盛极，阻隔阳气，不达于四肢也。宜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从阴以通阳也。

吐利发热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原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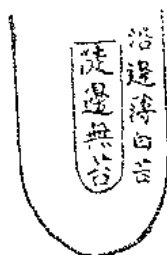
集注 郑重光曰：吐利发汗脉平阴退阳回，乃有此象，犹以新虚不胜谷气，而致小烦。盖霍乱吐利，晷时不可便与饮食，以胃气逆反，仓禀未固，不可便置米谷耳。张锡驹曰：霍乱一病，夏秋最多，是风寒暑湿之邪中人，皆能病霍乱，非止一寒邪也。若吐利过甚，损伤中焦之气，以致阴阳间隔，手足厥冷，脉微欲绝，不多饮水者，无分寒暑，皆宜四逆理中治之。盖邪盛而正实者，当泻其邪，邪盛而正衰者，宜扶其正。况夏月之时，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复以冷风寒其形，冷水寒其胃，内外皆寒，风暑之邪，未有不乘虚入于阴经者，所以夏月只有阴证，而无伤寒。今人患暑证死，而手足指甲皆青者，阴证也。占人以大顺散治暑，良有以也。

舌 鑑



初 病

伏阴发端膜原,多见此舌,宜用温通。



初 病

伏阴夹冷滞,立方宜加砂仁干姜,温中化滞。



易 治

寒湿阻遏中阳,宜温中四逆鞏。



易 治

阴邪阻遏阳气,郁而化热,仍当温通。



易 治

伏阴夹风,立方宜加桂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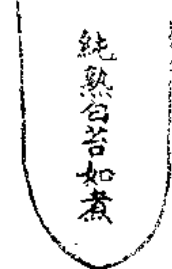
易 治

湿遏胸中,法当辛通渗湿。



可 治

阴逼阳泛之舌,不可以有黄面作为热症,当温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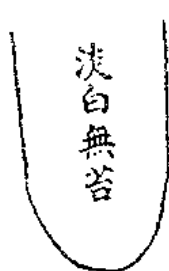
可 治

心绝肺乘,因瓜果之滞所伤,宜新制理中散。



可 治

伏阴过服辛燥,权用甘平。



可 治

病后多见此舌,气虚之象,宜温中益气。



可 治

新瘥食鞏之舌,宜胡米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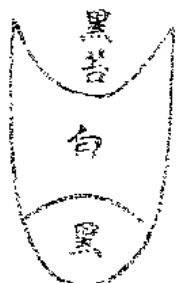
危 候

阴竭阳泛之舌,宜葱阳汤。



危候

氣液兩竭，宜炙甘草湯。中虛亦有此舌，宜補中。



危候

厥陰俱黑，中而逆，陽邪逼走真陽之象，急急救陽，用附子理中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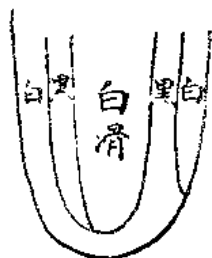
危候

伏陽夾食，胸腹滿悶，宜新法理中散。無津不化。



危候

寒濕結聚，加芒通。



危候

陽氣衰微，宜理中等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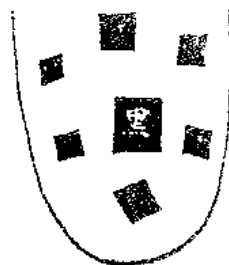
危候

辛烈灼津，叔用甘和，如石斛等味，救津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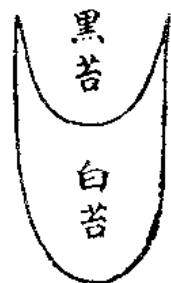
死症

陰寒之極，與理中四逆，厥不回者死。



死症

陰盛陽絕，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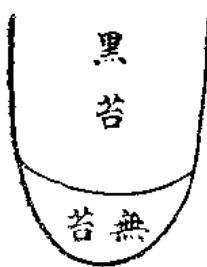
死症

火被水克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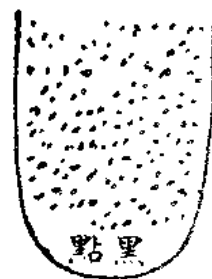
死症

舌卷而潤，卵囊必縮，陰寒極則經脈斂，不治。



死症

邪陰盛，真陰絕，死不治。



死症

陰盛氣亂，必死之舌也。



死症

舌痿不能言，陽氣絕矣死。

以上二十五式，專為伏陰病繪，然兼症則變，難于拘定，茲略舉其概，俾臨診有權，不致生死相混。

《伏陰論》終

跋

田君瀛峤,字云槎,余畏友也。余不敏,不克承先人志,操尺寸柄,以燮理民物,为两间弥阴阳之憾,妄思于里党中聊为补救,又苦家无积储,志多未逮。因意范文正公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用究心医理,阅十余稔矣,然未敢出而应世也。田君负不羁才,具经世略,足迹遍天下,卒不得志于时,归寄于医。盖其幼而聪慧,于书无所不读,虽小道曾三折肱焉。今年夏秋,疫疠大行,传染殆遍,时医皆制肘,死者相枕籍。友人劝余以术寿世,因得晤田君,聆其绪论。凡诊一病,皆洞悉本原,以故余立一方,必质于田君,心心相印,全活无算。至是德余者,益颂田君之神,因而日与过从,藉资砥砺,得读其所著《医寄》、《伏阴论》一书,方祖仲景,法师灵兰,其用药也,约而精,其立方也,奇而正,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明白简易,尽善尽美,洵救世之金丹也。用跋卷末,以志钦佩。

光绪十四年戊子孟冬月植三周宗槐谨跋

羊毛瘟论

〔清〕 隋万宁 著述

《羊毛瘟论》提要

清·隋霖撰，霖字万宁，上元人。尝考张石顽《医通》载番痧即黑痧，此与明羊毛痧，皆为天行疹毒云。乾隆时，《医宗金鉴》有羊毛疔之名，或亦是此类疫症。胡云谷云：明季羊毛痧，登时遍身疮肿，中有白毛数茎，不治则半白死，有砭出恶血得生者，殆即丹毒、温毒、疔毒之类欤！惟因向无是病，故鲜有良方，医无专科，而书亦乏善本。清·乾隆末嘉庆初，隋君始发明《羊毛瘟论》专书。据云羊毛瘟证，擦之确有一种似羊毛之丝而出，且擦出其毛，其病立解，详考病源，确为一种疫毒。隋霖云：羊毛之为病也。始则微寒发热，或憎寒，或壮热，或发疹块，面色微青，唇红而胀，舌有薄苔红点裂纹，胸中滞塞，身胀酸麻，手足不利，前心后心或有斑点，或无斑点，及病至面色青板，身重不仁，皮肤紫胀，脉不至，则无救矣。考《医宗金鉴》内载羊毛疔一证，初起时身发寒热，状类伤寒，但前心后心有红点又如疹形，视其斑点，色紫黑者为老，色淡红者为嫩，宜服蟾酥丸汗之。毒热不尽，憎寒壮热仍作者，宜服五味消毒饮汗之。如发热口渴，便闭脉沉实者，邪在里也，宜黄连解毒汤，加生大黄一钱五分，葱头五个清之。治法，先将紫黑斑点用衣针挑出如羊毛状，前心后心，共挑数处，用黑豆荞麦研粉涂之，即时汗出而愈。又法，用雄黄末二钱，青布包扎，蘸热烧酒于前心擦之，自外圈入内，其毛即奔至后心，再于后心擦之，其羊毛俱拔出于布上，忌茶水一日。窃思疔有羊毛，与近日羊毛时证，大略相同，即以治疗之理而会通其意，治此证亦可也。今时邪由毒气，土藏郁蒸，金化，忽有羊毛，类似蚕丝，其毛倒生肤里膜外，针刺皮肤，绝无点血，剔出羊毛，长者七八寸，短者二三寸，剔未尽者，再以荞麦而用阴阳水和团，自胸前圈滚至腰，滚约百余转，而团中粘毛甚多，遍身全滚，皆有，投以加减双解散，至肺气舒畅，血脉流通，大汗如雨，或发疹块而愈。其意即《内经》金郁泄之，土郁夺之之旨。其书列伏邪穷源，温病论，羊毛论，辨惑论，羊毛瘟证治，羊毛瘟疑似辨，羊毛瘟不治症，妇人婴儿羊毛瘟治法，羊毛瘟针法，备用诸方，通用药物等，穷源竟委，辨析无遗，诚治羊毛瘟证之要书也。今刊印裘氏印本而重校圈点者。

方 序

余家世业医,而余不知医,且并不识药性。幼时羸而善病,每喜与医士游,盖医乃仁术,业斯艺者,类能以仁宅心。余需次金陵六载,所识医士,如王式昭、徐景伯、隋万宁、周硕园,皆长于方脉,濮楹良长于外科,汪藕塘长于按摩,之数君子者,律身行己,必信必果,又存心济人利物,乡里僉称为善人。凡道路桥梁之倾圯,不便于行人,及祠宇报赛废坠者,不惜积货以成善举,殆纸不胜书。癸丑冬,余感风寒之疾,四肢痛不可忍,昼夜呼号,辗转床蓐,濒死者数矣,式昭、景伯以药起之。因式昭、景伯得识万宁,万宁伟躯干,亭亭如鸡群之鹤,时有尘埃外想,与之谈,穆如蔼如,不觉矜躁之俱释也。兹万宁以所著书问叙于余,余阅其自叙之辞,及循名疗治之法,殆发前人所未发,而又明白简要,一览无遗。余虽不知医,而万宁利济婆心,于斯方见,昔贤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万宁覃精殚思,祖轩岐,宗仓越,法刘、张、朱、李,亦既多历年所矣,而更参以己见,集成是书。可为烹鱼之釜鬲,济川之舟楫,异日隔垣早见,望色先知,深造正无穷期也。万宁勉乎哉!

嘉庆元年丙辰腊月吉旦整飭江南通省盐法分巡江宁兼管水利道前刑部郎中律例馆纂修官
济南方昂书于江宁巡署之静远堂

王 序

余交隋君万宁有年矣，每与谈岐黄家说，知其渊源有本，不与寻常术士比，心窃敬之。夫医之为道，奥妙无穷，非深究《灵枢》、《素问》之旨，而加之以神悟，不能得其会通。世之业此者，率泛涉本草歌诀，便尔悬壶，暨乎心不应手，或至僨事，绝不自省，而返求其理，故虽三折肱，九折臂，终未为良也。隋君殊于是，宜其学益精而全活者众，是不以术视医，而以道视医，故能如是。近日撰《羊毛瘟证论》一编，出而问世，实阐前人所未尽发，而细绎其旨，其有功于先哲，施及于后世者，大矣远矣。证治原委，已详自叙，余何庸更赞一言，姑赘数语，以志钦佩云尔。隋君兼善于诗，谈医之余，问出其吟咏以相订正，则余有互相裨益者，余将序而传之，以见其余事作诗人。昔范文正公比良医于良相，今我隋君，不又于杏林中增一佳话也哉。

嘉庆元年中元日菊庄姻弟王金英琴手书

陈 序

余素不知医,亦不习方药,尝读《周礼》一书,言医者至详,有掌其政令者,有分而治之者,盖职有专司,能有独擅也。聚药以供医事,而浑名曰毒,宇宙太和,鲜大灾沴,其以危困而请于医者,气有不和也,须以偏胜之物攻之,当则止疾,否则必伤,慎之曰毒,不亦宜乎?其有不愈之状,则各书所以入于医师,非独藉以制其食,诚以医不能无失,且为后鉴也。然则方药之有书也,非周官法戒之遗意欤!吾乡隋万宁先生,诚笃温厚,施与好善,乡里咸推重焉。秋七月,余以给假南旋,适从弟妇以危证,得先生双解方药而愈。因出近所著《羊毛瘟证论》,问叙于余,夫瘟疑者,古方也,羊毛疔者,御纂《金鉴》中所备载也,会通其意,而名为羊毛瘟证者,隋氏之心解独得之。善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隋氏之书,意以逆之耶?刊以问世,不敢自私,又以知其良工心苦,而虚且公也。虽然,余窃为著书者有二难焉,才高者坚持门户之见,专以博辨攻诋为长,安知不有以二书不能合此证古所无为隋氏咎乎?然隋氏固已明言其以意会通矣,又何用晓晓者为?质下者笃信而不善学之,凡遇一证,辄云羊毛瘟证,针以挑之,面以擦之,妄引隋氏法以自卫,此又隋氏不及料,而实为此书之罪人也。惟证宜双解者,即以双解法行之,方证相对胸无成见,药用当而通神。斯古法赖以不泯,而隋氏之苦心,庶几与之俱传乎!世书中难发之隐,不独为著书者补之,且为读书者告之,兼以质之吾乡以医名世诸君子,以为何如也?是为序。

嘉庆元年秋八月既庭陈廷硕拜撰

徐 序

气失平而为疾，奇症原多，药用当而通神，良方最重。唯症非经见，愈征麤眼之清，斯方有必传，弥著婆心之苦。金陵隋万宁先生，学本六经，医已三世，久神脉息，肱折于三，尤谙时邪，气分其五，近有瘟证，前未盛行，今遇良医，确昭神效。火蒸脏腑，感岁气于司天，肺主皮毛，郁膜间之毒缕，寻常未识，诊误即危，解散不先，救迟亦殆。惟先生善参古法，妙活灵机，以走獭之奇，通出蛇之变，如扁鹊之攻膜理，明且察于秋毫，类秦和之辨阴阳，治更分于歧路，柔毛尽剥，有目皆知，仙指才临，无人不活，未忍私为已有，辑症成书，还思善与人同，汇方寿世。盖先生仁心为质，名教夙敦，负郭本无，独重春秋之祀（先生原寒士，集会五百金，买盘槐田四十余亩，每年租利，为春秋祭祀用）。趋庖久有，常循诗礼之箴，已天性之群推。君陈孝友，尤路人之共戴，司马阴功，范叔袍怜，给单寒而何既？周郎困借，拯贫馁以良多，而且弄月吟风，无非天趣，宜其调梅种杏，尽是春风。昌素不知医，尝钦抱道，睹得心而应手，实相双解之功，数起死而回生，岂止一毛之利？郭玉之医以意，效即丹方，巫彭之药有经，此尤龙秘，质之同方同术，莫疑抱朴之增，可知有经有言，足称《灵枢》之阙。

乾隆六十年乙卯冬伯子徐世昌拜撰

自序

瘟疫一证,自古有然,即《周礼》所谓四时疠疾也。其所感之气,变幻难以言状,而《灵枢》、《素问》,及各名家,并未立瘟疫之名,迨吴又可始著方论,吾乡戴麟郊先生,又著《广瘟疫论》,有辨气、辨色、辨脉、辨舌、辨神之说,足为后学津梁者,更加详备已。但瘟疫中有羊毛一种,则从未有言之者。岁辛卯,此证颇行,俗呼为羊毛疹子,临证颇难措手。霖恭读御纂《医宗金鉴》外科疔疮内,载有羊毛疔证治之法,除毛有方,用药有则,显立成规,遂会通其意,格以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出之处,及其病作之形,巽心推究,酌方疗治,多获生全。越今多载,欲以鄙见质诸同志,因作《羊毛瘟证论》,似可与吴、戴相发明,夫瘟疫之变,在外证既可化毛而成疔毒,在内证亦可化毛而伏皮肤,其相形而得名者,正可循名而立法。虽此证不多见,而近年亦往往有之,恐穷乡僻壤,突遇此证,疗治失宜,貽误匪浅。谨将治而得效方药,一一志之,然医理渊微,不免挂漏,仍祈高明,再加博采,补所未备,未必非医门之一助云。

乾隆六十年岁在乙卯冬十月上元隋霖万宁甫识

《羊毛瘟论》目录

卷上

伏邪穷源论·····	(581)
温病论·····	(581)
羊毛论·····	(582)
辨惑论·····	(582)
老少男女贫富不同治·····	(583)
临证规则·····	(583)
申明瘟邪出三阳病治·····	(583)
申明温热攻三阴病治·····	(583)
羊毛瘟证规则·····	(584)
申明羊毛双注证治·····	(584)
申明羊毛单注证治·····	(584)
羊毛瘟邪疑似辨·····	(585)
羊毛瘟类证治·····	(585)
妇人有孕病羊毛瘟治·····	(587)
妇女病羊毛瘟行经治·····	(588)
婴儿病羊毛瘟治·····	(589)
羊毛瘟邪不治证·····	(589)
摘针论·····	(591)
针式·····	(591)
人图·····	(592)
除羊毛法·····	(592)

卷下

备用诸方·····	(593)
五味消毒饮·····	(593)
黄连解毒汤·····	(593)
加减双解散·····	(593)
加味凉膈散·····	(593)
荆防败毒散·····	(593)
瘟证解毒散·····	(594)
五黄丹·····	(594)
瓜蒂散·····	(594)
珠黄散·····	(594)
东垣普济消毒饮·····	(594)

陶华三焦石膏汤加减·····	(594)
犀角大青汤·····	(595)
消斑青黛饮·····	(595)
节庵导赤各半汤·····	(595)
清燥救肺汤·····	(595)
景岳玉女煎·····	(595)
局方甘露饮·····	(595)
犀角地黄汤·····	(595)
黄连阿胶汤·····	(595)
景岳理阴煎·····	(596)
制甘草汤·····	(596)
当归六黄汤·····	(596)
清骨散·····	(596)
龙胆泻肝汤·····	(596)
易老泻白散·····	(596)
猪苓汤·····	(596)
导赤散·····	(596)
六味地黄汤·····	(596)
《资生》健脾丸加减·····	(596)
陈氏抱龙丸·····	(596)
清凉饮·····	(597)
上清饮·····	(597)
加味黄连解毒汤·····	(597)
回生汤·····	(597)
新制兰膏汤·····	(597)
新制止呕汤·····	(597)
左金地骨饮·····	(597)
加味佛手散·····	(597)
回生丹·····	(598)
冷饮乌梅汤·····	(599)
紫雪金丹·····	(599)
大辟瘟丹·····	(599)
通用药物·····	(600)

羊毛瘟论 卷上

清 上元 隋 霖万宁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要,以备一参耳。

伏邪穷源论

夫天地之气,万物之源也。伏邪之气,疾病之源也,惟医以意格以理而明之。气、阳也,神为之主,轻清,象天,无形而能生物,资始之根也。血、阴也,气为之主,重浊,象地,有形而能乘载,资生之根也。一动一静,互为之根,溯万物之初,运至气至,并岁干气化,而太过不及,则有偏胜之灾。夫病生之始,外因内因并不内外因,而邪乘口鼻,则有伏藏之害,气胜者和,气不胜者病,其伏藏之邪温毒也。盖非四时六气之温邪,乃山泽郁蒸之毒,名曰厉气,即《内经》所谓苛毒是也。如评热论,问有温病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此论四时六气之温也。又刺热篇,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颜青欲呕,身热;肺热病者,先渐寒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肾热病者,先腰骶酸,苦渴饮,身热。此论情欲内蒸之热也,欲知五脏之热,可望而知之,肝热左颊先赤,肺热右颊先赤,脾热鼻赤,肾热颐赤,心热颜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治之,名曰治未病。但伏邪之毒,郁久而发,上升下降,从胃土关隘之所,毒蒸变化,化生羊毛。至于病及内以达外,必然先见于色,要知毒火袅张,早为攻伐,免致貽祸,再能未病而穷之,其医更备矣。此病非四时六气之邪,又非情欲之贼火,乃伏邪毒火之为害,每致人闷绝,可不慎欤!但索本穷源,难以透达,微撮其

温病论

夫温热之为病,医知之矣。此非六气四时之温,乃厉气伏藏之温也。且述自岐黄渊源正脉,纪岁数千,派分最广,治各不同何也?岁气使然,地势使然,但能揆度病情,审察病机,灵活者得其巧,固滞者守其法,知不偏而偏者泥于体,似偏而不偏者合乎用。经云: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夫法也者,无限之体,和也者,无限之用。所以天覆地载,人禀五行,人在气交之中,美恶之气,无不感耳!然而本气贯乎天,运行不息,气之正也,气和者长养万物,气偏者损伤万物。在人则有强弱,气则有盈虚,其受气清者生神,受气浊者生病,是以老少强弱,偶有一息之虚,受其厉气,郁于中土,酿久而发流荡,伏邪毒火,所由来也。夫胃为十二经之海,十二经都会于胃,胃气敷布于十经,惟虚者注之,非一感而即发,伏久乃发也。其作仍归于胃,达于三焦,纵现各腑各脏之形,以胃气为主,设聚于胃不能攻逐,毒火仍陷于本注之所,终难释矣,故毒火攻下之宜早。或问时邪形证,答曰:时邪发动,人身运行之气,乃为之阻;阳气不伸,反为之寒;阴气闭塞,反为之热。其初病也,举动如常,忽寒忽热,既而面色青白,头眩难支,腰背胀痛,胸闷气阻,四肢麻木,声音低小,烦躁不宁,口渴舌赤,苔白,或黄,或灰黑,或砂白,皆有裂纹红紫点布,或舌中无苔,或舌如胭脂,唇若涂朱,呕吐干啰,人皆昏沉,谵言狂乱,或出羊毛斑疹,或痢疔

腮肿,或头面浮肿,或咽痛等证,难以尽举,脉象右大于左,六部不调,或沉伏,或弦数,或洪大,或坚实,无一定之形,皆人禀受之别也,亦由邪伏之轻重也。先见寒热者,少阳之初气也,少阳为微阳,本为枢,时邪初泄,病者原不知觉,既而聚胃,毒火泉张,故有此象,所谓时邪病形者是也。夫时邪者,伏邪之化也,伏邪化形,形似羊毛,盖非六气四时之温明矣。

羊 毛 论

羊毛之为病也,始觉微寒发热,或憎寒,或壮热,或发疹块,面色微青,唇红而胀,舌有薄苔红点裂纹,胸中滞塞,身胀酸麻,手足不利,前心后心,或有斑点,或无斑点,及病至面色青板,身重不仁,皮肤紫胀,脉不至,则无救矣。伏读御纂《医宗金鉴》内载羊毛疔证一条,初起时身发寒热,状类伤寒,但前心后心有红点,又如疹形,视其斑点色紫黑者为老,色淡红者为嫩,宜服蟾酥丸汗之。毒势不尽,憎寒壮热仍作者,宜服五味消毒饮汗之。如发热口渴便闭,脉沉实者,邪在里也,宜黄连解毒汤,加生大黄一钱五分,葱头五个清之。治法,先将紫黑斑点,用衣针挑出,如羊毛状,前心后心,共挑数处,用黑豆、荞麦研粉涂之,即时汗出而愈。一法,用明雄黄末二钱,青布包扎,蘸热烧酒,于前心擦之,自外圈入内,其毛即奔至后心,再于后心擦之,其羊毛俱拔出布上,忌茶水一日。窃思疔有羊毛,与近日羊毛时证大略相同,即以治疗之理,而会通其意,治此证亦可也。且人身灾眚,自古迄今,备载病目,有增无损,有书载而未见,有病见而无书者,诚可悼叹!所以一时之病症,一方之疾厄,古人笔之于书,以备后人参考,知某书有此等病也。夫业医者,智圆行方,心小胆大,临证即师,疔证即法。今时邪由毒气土藏郁蒸金化,忽有羊毛,类似蚕丝,其毛倒生肤里膜外,针刺皮肤,绝无点血,剔出羊毛,长者七八寸,短者二三寸,剔未尽者,再以荞麦而用阴阳水

和团,自胸前圈滚至腹,背心圈滚至腰,滚处约百余转,而团中毛多,遍身全滚皆有,投以加減双解散,至肺气舒畅,血脉流通,大汗如雨,或发疹块而愈。盖此证获效于双解之方,治法即仿羊毛疔证,五味消毒饮、黄连解毒汤,加大黄、葱头之意。要亦《内经》金郁泄之,土郁夺之之旨,清太阴,通阳明,达三焦,为无上法门,非重剂硝黄,乌能胜其病哉!伏邪毒重者,连投大剂双解,膏黄用一二十两,亦不为过。但稍有疑畏之心,莫能解释其疾,或有误治者,以寒热作疟治,胸闷气胀作停食受寒治,或以温中燥湿治,或以达原破气治,病日加增,昏闷而死。至于不能医治者,病来急速,气阻神昏,面色青惨,站立不起,肢冷脉无,故不治也。所谓不治者,毒火与元气势不两立,并于上焦,阳气不行,肺胃不通,即经云诸气膈郁,皆属于肺,此为闷绝之由。其可治者,惟临证之时,不可不细心耳。

辨 惑 论

或问卯酉之岁,阳明司天,燥气主之。又乙庚化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羊毛一证,自然岁运气化,乃非卯酉之岁,亦见其证,非乙庚化象,亦见其证,有一方见羊毛证,有一方不见羊毛证。再者毛生皮内,名曰羊毛,拔出形似蚕丝,何以不名蚕丝?而名羊毛。至药用峻重凉攻,何以不伤气血?病愈易于如常。识羊毛证候,何法以别之?亦有服轻药而获效者,何不尽用轻药而治之?答曰:岁运气化,可知客气流行,有风气之变化否,且在地有高下,天有阴晴,皆统乎一气,万物皆备于土,如天时晴久,其气伏之转深,故各方病见之有异。然则天运之妙,其可知耶?其不可知耶?其运气之旨,譬如走盘之珠,无一定之时也。但气之变化,固不常在,而物由之,而人应之,难以执一论也。至毛生皮内,如合曲然,因气之所感,伏藏于土,金气蓄之,火气蒸之,故从金化。《素问》云:金位之下,火气乘之。考

之《周礼》夏官注云：羊属南方火，《说文》羊，祥也，《易》说卦兑为羊，其质好刚肉，《周礼》羊曰柔毛，月令注羊火畜也，其病伏藏毒火，谓之羊，非无因也。考之《说文》蚕任丝也，蚕吐有数丈之丝，羊生无数尺之毛，是羊毛耶？是蚕丝耶？果是羊毛乎，非也，伏藏毒火，取其名耳。且身中伏邪，即毒火也。火可燎原，火可炎烧气血，其毒火浮于肺胃三焦，攻之速者，毒火即解，其气血未曾损伤，故病退即如常人。至于识证易于明显，毒火轻者，自然凉药轻攻，毒火重者，断不可以轻药，其毒火最速，毒重药轻，则腐肠烂胃，及至受害，则悔无及矣，故余另有规则治法备方。

老少男女贫富不同治

瘟邪之为病，因病以订方，因气以知病，实因人以治也。何以言之？人类不齐，有老少焉，有男女焉，有贫富焉，推而言之，有形乐志苦，有志乐形苦，有形志皆苦，有形志俱乐，又如是种种各别，其受毒气则一也。大抵老者气血就衰，形如枯树，不可摧残，治宜早解其毒，于攻之中，量其毒注轻重也。幼者气血未定，肠胃脆薄，不任毒发，急宜早攻，当思一两岁时，作七十岁观，一周以内，作八九十岁观，自然百无一失。如人之病，与男子无异，所异者，胎前产后，经期月候耳。至于贫者劳力，饮食自倍，无酒色可思，无机关可用，故腠理常实，而有病拖延，当以急攻为主，免致毒伤内脏。至于富者，或终身逸乐，不免累于酒色，或过于劳心，食少事烦，其腠理恒虚，而有病即医，亦宜量其攻伐，除邪即安正也。至老少用药攻伐，十之四五，不可太过。至于妇人胎产，病羊毛瘟证，并妇女行经等证，另有分治，此其大略也。若夫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又在会心者自用焉耳。

临证规则

病患难知，有规则而能知。道为化象，法为至理，方法归一，在于得其要领。人非生而知之，必有资于规则，务须胆与识俱，心随理运，临证推寻，详明果决，若识见不真，先迷向往之路，胆力不壮，同归废弛之涂，终不能遇病而驱之也。盖瘟邪见证，有发热恶寒，有微热恶寒，有无热恶寒，有发热不恶寒，其瘟邪出于阴阳脏腑而别之也。阴为脏，阳为腑，其脉亦有阴阳，脉之浮、洪、数、长、实，五阳也；脉之沉、迟、微、弦、涩，五阴也。至内伏之邪，以右手寸口为主，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阳病阴脉，阴病阳脉，死生判断，不尽然也，惟脉有神者准也。欲知病愈未愈，脉大为病进，脉缓为病退。

申明瘟邪出三阳病治

瘟邪自里达表，邪出少阳，则微作寒热，口苦作哕，舌微现白苔，苔中有纹，夹杂红点，头忽眩晕，胸胁胀闷，方用荆防败毒散，合瘟证解毒散治之，继以加减双解散。瘟邪出阳明，发热不恶寒，口渴唇燥，舌苔厚白，或现黄苔，皆有紫点，苔见裂纹，头痛，胸胀身酸，烦躁呕吐，面色红亮，恶人与火。方用加减双解散主之，次用白虎汤。瘟邪出太阳，恶寒发热，头痛脊强，项痛拘束，或黄或泻，口淡不渴，舌有滑苔，或黄或白，皆有红点裂纹，面色灰滞，便数，或遗精。方用荆防败毒散，加滑石一二两，次用加减双解散。

以上瘟邪出三阳，依方调治，至于病有变异，宜照备方选用。

申明温热攻三阴病治

温病攻太阴，烦躁忽热，肢冷身倦，气急吐衄，腹满泄泻，口渴不饮，舌如砂全，神昏

沿错,脉沉数者生,浮软者不治。

温热攻少阴,渴躁狂妄,壮热忽寒,咽痛胸胀,忽阻忽喘,自利不食,面赤胀亮,脉数大不急者生,或急或散者不治。

温热攻厥阴,面色灰滞,舌强唇紫,苔黑而干,抽掣闷乱,呃逆连声,微热肢冷,腹胀囊缩,或囊肿而破,或胃口作痛,痛至少腹,胀硬如石,脉弦数不强生,或如新张弓弦,或细而短者俱不治。

以上温邪攻三阴难救之病,宜早服加减双解散、黄连解毒汤,再依病证,增减用药。至病有变异,宜照备方选用。

羊毛瘟证规则

羊毛见证,有轻重之分,宜详细申明。但此病之来,人皆不觉,而为医者,未曾多见,亦或见者,未必深识,何况于病家,焉得信其为羊毛证乎?夫瘟证羊毛伏郁毒火,有注于厥阴少阳者,有注于少阴太阳者,有注于太阴阳明者,此为双注证,毒邪极重者也。有注于少阳经者,有注于阳明经者,有注于太阳经者,此为单注证,毒火少轻也。

申明羊毛双注证治

厥阴少阳形证,寒热似疟,面青色滞,唇燥干呕,舌苔白滑,有紫点裂纹,周身振动,腹内如梗两条,胸闷气急,忽毒火冲动,人事昏乱,两目徬徨,惊悸直视,角弓反张,如畏刀锯,如见鬼神。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增雄鼠粪七枚,次用五黄丹珠黄散、紫雪金丹,并犀角、羚羊、地丁、蒲公英、银花、雄黄解毒等药。

少阴太阳形证,时发寒热,面色青赤,唇燥舌破,苔黄点紫,咽喉不利,周身板束,四肢麻木,骨痛如碎,头如斧劈,或呕或泻,胸闷气胀,昼夜不安,小便闭塞,烦躁不宁。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增羌活,兼服五黄

丹,次用加味凉膈散、黄连解毒汤,并服金汁、人中黄、牛黄、银花、蒲公英解毒等药。

太阴阳明形证,壮热微寒,四肢厥冷,面色青灰紫胀,唇掀肿裂,舌本紫赤,苔如粉白有刺,兼有红点裂纹,渴欲多饮,饮又呕吐,牙床出血,胸胀腹痛,狂躁气急。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兼五黄丹,继服加减大柴胡汤,并服西瓜水、犀角、羚羊、人中黄、银花、蒲公英、地丁、雄黄、牛黄解毒等药。

申明羊毛单注证治

少阳形证,寒热如疟,面色微青,神倦身重,头眩目涩,口苦喜嘍,舌有薄苔,或黄或白,皆有点纹,胸闷心烦。治法:内服荆防败毒散,兼服五黄丹。外除羊毛。次服五味消毒饮,并加减双解散,增雄黄少许和服。

阳明形证,不恶寒,忽发热,唇干微渴,面青微红,舌如积粉,有细纹红点,胸闷身倦,头晕作烦,不能安卧。治法:内服升麻葛根汤,兼服五黄丹。外除羊毛。次服加减双解散、白虎汤。

太阳形证,寒热身重,面青微赤,头痛脊强,或呕或泻,胸闷气胀,舌本紫色,苔见白滑,有细点裂纹,唇干咽燥,口淡而黏,渴而不饮,小便赤涩,或遗精,或淋浊。治法:内服荆防败毒散,兼服五黄丹。外除羊毛。次服加减双解散、猪苓汤。

以上双注单注羊毛瘟证,用药调治,使病者汗出彻,舌浮白苔点纹皆退,或遍身作痒,或发疹块,以热退毛除为愈。又双注单注形证,不必拘于日期,惟辨脏腑毒火之轻重也。至于治法,俱以太阴肺,阳明胃,少阳三焦为主。其最要者,阳明胃腑,胃为水谷之海,五脏之源,十二经总会之地,当于此处逐毒,不可忽略。实者宜用加减双解散,虚者宜用新制兰膏汤。并服五黄丹。倘毒重本虚,亦宜加减双解散,不可太过。至四损不可正治,由于大劳大欲,及大病久病,气血两亏,阴阳并竭,名为

四损,又病羊毛瘟邪,最难调治。宜临证时细加详察,是气亏,是血亏,是元阳亏,是元阴亏,必至审定,然后施治,得当为良。

羊毛瘟邪疑似辨

羊毛瘟邪,亦有疑似难明,须辨质之虚实,毒之轻重,毛之有无,有似虚寒而伏大热,有似杂病而治不能痊者,此疑似之证,贻误匪轻。然而虚者宜轻逐毒火,实者大可凉攻。毒之轻者宜缓攻,毒之重者宜急攻。羊毛有无,用荞麦面团圈擦,医皆能知之也。至于虚证似实,实证似虚,毒轻似重,毒重似轻,外无疹点,内有羊毛,类似杂证,而有羊毛,类似虚寒,面伏大热,最难详辨。若不细心体认,辨出真情,何能破其隐蔽,疗其病患耶?

羊毛瘟邪,虚证似实,如阳气素亏,气短少息,阴血素亏,面色痿黄,至毒火伏藏于内,神反精壮,面反光亮,初病微觉寒热,胸反不胀,擦有羊毛,舌本赤色,浮有白苔,现有点纹,脉象虚洪,或见细数,渴而不饮,烦而不躁者是也。纵宜宣伐,于攻药之中,兼以养气和血为主。

羊毛瘟邪,实证似虚,精神素健,饮食倍常,毒伏于内,神反倦怠,面反青白,心慌头眩,内烧无力,时忽发麻,用荞麦面团圈擦身有羊毛,舌本紫色,现有厚苔,或黄或白,紫点裂纹,脉象数实,或浮软沉坚,喜饮不多,昏沉困睡者是也。急宜宣伐,于攻药之中,重用膏、黄、芒、硝为主,并用珠黄散、紫雪金丹。

羊毛瘟邪,毒轻似重,毒火发作,面色青红,壮热烦躁,无汗口渴,胸闷不宽,舌苔薄黄,点红纹细,脉象洪数。攻伐解毒之药,利于轻用。

羊毛瘟邪,毒重似轻,毒火发作,举动如常,面色青滞,微热恶寒,口淡呕痰,恶心胸闷,舌苔灰白,紫点裂纹,脉象沉实,攻伐解毒之药,利于峻重。

羊毛瘟邪,毒火发动,胸闷恶寒,皮肤忽

木,前后心无点,周身无疹,或神昏气闷,或潮热不止,或饮食减少,或呕酸痰,或不发热,俱用荞麦面团圈擦前心后心,如有毛者,宜服解毒攻伐药除之。

羊毛瘟邪,有大热似寒,四肢厥冷,身重不仁,面青浮肿,目睛神呆,唇淡而皱,舌苔灰白,紫色细点,呕吐痰沫,痰有辛味,胸闷神昏,早觉苏醒,午后如死,脉象沉微,独右尺见促脉。余初临此证,类似虚寒,恹恹一息,疑为必死。细推证象,早觉苏醒,右尺脉促,舌苔灰白,有细紫点,痰有辛气,唇有皱纹,此非寒证所有,以荞麦面团圈擦前后心有毛,果即此证也。譬诸人事,言多者必假,一语者反真。审之医理证象,少者为真,多者为假,人身四肢,为诸阳之本,头为六阳之首,又脏不和则九窍不通,阳气不能运动,即现诸般寒象。若阳气宣通,其寒自散矣。此病之形证,有一二生机,不可不救,方用黄连解毒汤,加大黄,继以理脾和肝。

羊毛瘟邪,类似杂证,如胃痛、胁痛、腹痛、伤风、停食、积聚、冷痰、呕吐等证,病证甚多,难以枚举,或问何以别之?答曰:易识其证,面青胸胀,舌有点纹,脉象有力为准,宜从羊毛温治,不宜从杂病治。

羊毛瘟类证治

羊毛瘟邪,重证用加减双解散,一日两服。若病剧不解者,当半日中尽二服。

羊毛瘟邪,面现青色,舌有点纹,寒热胸闷,周身拘板,头眩作痛,是此证也。如舌现点纹,寒热胸闷,身酸作痛,面色不青,非此证也。盖瘟邪病、羊毛病,各从其证调之,亦不拘于瘟证羊毛证之方,要知合宜而用。

羊毛瘟邪,四时发作,夹表邪者,宜先服荆防败毒散,次服加减双解散,得汗得利为愈。

羊毛瘟邪,表里热盛,或发痲疹,或头面腮肿,宜用加减普济消毒饮,兼服五黄丹。

羊毛瘟邪,病作不识,昏闷狂躁,忽寒忽热,延至四五日,或十余日,用荞麦面团罔擦,擦出毛有五色,其毛甚健。治法:用黄连解毒汤,加大黄、石膏、蒲公英、防风、雄黄、黄蜜。

羊毛瘟证,伏邪发动,烦躁发热,恶寒头痛,面色青滞,舌赤苔黄,浮黑有刺,口渴神昏,诊脉右手数实,左手关尺空虚,此系肝肾素亏,瘟毒极重,病急不可缓治,亦不宜补阴托邪。此证屡经见,速用加减双解散,逐去毒火,外除羊毛,保全气血,不致火灼阴阳,内陷变证。若畏凉攻,则无济矣。

羊毛瘟邪,伏毒发动,寒热痰血,而青色滞,舌有点纹,或素有血证,当此毒火内蒸,其血必然渐涌,脉象洪数,以瘟邪为主。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次以清热解毒,和肝养血调理。

羊毛瘟邪,毒火发动,面色青滞,舌有点纹,忽作寒热,烦躁内烧,便血不止,或素有便血,脉象数大,以瘟邪为主。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次以黄连解毒汤,加白芍、地榆、银花、苡仁而愈。

羊毛瘟邪,痹痛十余日,忽寒忽热,自腹痛至腿足,又至肩背,昼夜不安。医以桂枝、杜仲、牛膝、秦艽等药不效,更加烦躁,病象甚危,面色青板,舌有紫点,身痛难以转侧,脉象数实。治法:外除羊毛。内服黄连解毒汤,加蝉衣、僵蚕、石膏煎汁,加雄黄、熟大黄、黄蜜和服,数剂而愈。

羊毛瘟邪,双注单注证,误服温燥药,如茴香、厚朴、乌药、木香等药,至毒火伤其气血,病加沉重。宜用黄连解毒汤、白虎汤,加黄蜜、雄黄和服,气弱者不易收功,如本质气壮者,仍服加减双解散而愈。

羊毛瘟邪,发动毒火,面色青滞,舌尖紫赤,寒热胸闷,口眼歪斜,不语肢废,人事昏沉,类似中风病情,诊脉忽沉数而伏,忽洪大而实,脉证不应,非中风也。以瘟邪法治,外除羊毛。用瓜蒂散探吐,次服加减双解散、五黄丹,吐泻宣通为要,并服紫雪金丹、珠黄散,若

服药后瘟毒外达,内脏素亏,右寸虚弱,咳嗽浮热,烦躁言蹇,日轻夜重,宜早服清燥救肺汤,晚服黄连解毒汤,加蝉衣、僵蚕、白附子,水煎去渣,和雄黄、熟大黄、黄蜜,温服,继以解毒清热,扶脾养阴而愈。

羊毛瘟邪,腹胀寒热,周身浮肿,面色青亮,舌有白苔紫点,脉象洪实。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增入大腹皮、姜皮,兼服五黄丹。服数剂后,肿消毒解,再以清理余毒,扶脾而愈。

羊毛瘟邪,咽痛咳嗽,痰浊声低,脉象数实,舌有黄苔,布有赤点,面色青滞,忽然发红,胸闷背胀,内烧烦躁,食减神倦,医多以虚弱治,延久不愈。细诊此证,若论虚劳本病,则五火并蒸,气血渐损,损尽而已。如心火灼金,咳嗽胸闷,肝火乘胃,面浮色青,两颐忽红,食减作泻,肾火炎上,咽痛喉燥,水泛痰沫,脾火内焚,肌肉索泽,肤如甲错,肺火内烧,音暗无声,痰如蟹沫,五脏火焚,脉必细数,或虚洪,或弦急而空,此皆难疗之病也。至所见之脉证,用荞麦面团擦出有毛,脉数实,面青色滞,舌有赤点,数条病形,有三条讹别,岂可定为虚弱耶?治法:宜用兰膏汤。外除羊毛。病者胸闷觉宽,身增寒热,次用加减双解散,并五黄丹、紫雪金丹,继以理脾和肝,清热解毒而愈。

羊毛瘟邪,鼻衄不止,或口齿出血,或耳内出血,忽寒忽热,舌现黄苔,布有紫点,胸闷减食,神倦心烦,脉象数实,面色青滞。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次服犀角地黄汤。如齿衄,白虎汤。如耳衄,黄连解毒汤。温毒若减,统以清凉饮治之而愈。

羊毛瘟邪,恶寒肢冷,一月有余,胸闷食少,头晕心烦,舌有红点,脉数有力,医以肝郁伏寒治,用桂枝、木香等药,其病日增。审病有寒,脉则不数,舌有红点,必有瘟毒,所谓恶寒肢冷,此热厥也。宜用新制兰膏汤,兼五黄丹服。外除羊毛。恶寒渐退,数解黄沫,肢冷回阳,继用黄连解毒汤,并调理脾胃而愈。

羊毛瘟邪，潮热月余，面色青滞，舌有黄苔，布有红点，脉象数实，胸闷作烦，食少神倦。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小解散，继以清热解毒，和脾而愈。

羊毛瘟邪，七八日后，病退微喘，食少神倦，忽昏忽明，绝无病苦，脉象细数，寸口脉微，此阳气不足，欲脱之象也。法用补中益气汤，加麦门冬、生地黄救之。

羊毛瘟邪，七八日后，余邪不退，神昏气怯，忽寒忽热，腹中微痛，胸忽作闷，脉象虚洪，寸口脉涩，此阴气不足，欲脱之象也。法用理阴煎，加黄连、石膏救之。

羊毛瘟邪，病十余日，毒火未尽，肾虚呃逆，自下而上，方用六味地黄汤，加磁石、石斛、黄柏、黄连。

羊毛瘟邪，肝虚呃逆，自左而上，用理阴煎，加代赭石、旋覆花、白芍、川黄连，继服六味地黄汤，加防风。

羊毛瘟邪，脾虚呃逆，自右而上，用理阴煎，加丁香、柿蒂、川黄连，次用四君子汤，加薏苡仁、泽兰叶、白芍、黄芩、川贝母。

羊毛瘟邪，三焦呃逆，自中面上，用新制止呃汤。

羊毛瘟邪，肺虚呃逆，连声不止，不知所来。法用茅草探嚏，内服参麦汤，加葶苈子、石膏、杏仁。

羊毛瘟邪，毒火痰结，烦躁昏乱，寒热气促，呃逆连声，肺胃壅闭，脉数而促。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小解散，并服五黄丹。

羊毛瘟邪，毛已擦出，大解红沫，胁痛急迫，难以转侧，已服加减小解散数剂，舌苔黄厚，浮黑布有点纹，神昏烦躁，忽热忽寒。方用黄连解毒汤，加当归、白芍、石膏、滑石、雄黄、黄蜜，兼服紫雪金丹。

羊毛瘟邪，已得汗解毛出，延久不愈。病因瘟邪发动，误服桂、附、干姜、草果、蔻仁等药，致伏毒不除，阴阳气怯，脏腑贼火内生，真火无权，类与瘟邪初起之火相同。辨其证候，在色在脉，有病形可考，如面色青灰，与青滞

有辨，脉象虚洪，与实数有别。治法：用犀角地黄汤，并参麦汤救之，生地用一二两，人参用一二钱，继用六味地黄汤，加白芍、当归、沙参、麦冬、黄芩、黄连。

羊毛瘟邪，病证轻减，气血空虚，脉象洪大而软，神和能食，苦于夜不安卧，烦热内烧，行动少劳，白汗不止。方用当归六黄汤，加茯神、炒枣仁，继用制甘草汤。

羊毛瘟邪，毒火已退，人事清爽，神虚忽烦，安卧食少。方用黄芩汤，加薏苡仁、扁豆、石膏、泽兰叶。倘病久药烦，宜且加减小《资生》健脾丸，早晚服之。

羊毛瘟邪，毒火未尽，咳嗽连声，食少作呕。方用黄连解毒汤，加杏仁、薏苡仁、泽兰叶，并服泻白散，加石膏、桔梗、大贝母。

羊毛瘟邪，病后复发本证，或胃痛，或胁痛。法用黄芩汤，加泽兰叶、川黄连，兼服逍遥散，加石膏、乌梅肉。

羊毛瘟邪，毒火已退，素有肝郁，气逆阻胀，心烦内热，夜不能卧。法用甘露饮，加旋覆花、代赭石。

羊毛瘟邪，病愈复患，素有疾病，宜依常治方法，倘有余邪不尽，方中加石膏、泽兰叶。

羊毛瘟邪，病后狐惑，似病非病，情不能释。治法：凡饮食之中，皆用石膏泡水烹煮。

羊毛瘟邪，毒壅胃口，汤药不下。法用鲜姜一片擦舌，杂证同法。

羊毛瘟邪，毒火炽盛，不能纳药。法用甘蔗浆、梨汁、西瓜水、荸荠汁，俱微温服，冷服亦可。

羊毛瘟邪，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小解散。烦躁不宁，渴呕吐虫，气逆胸胀，法以冷饮乌梅汤兼服。

妇人病羊毛瘟治

有孕妇人患羊毛瘟邪，其双注单注，病证形象，一一如前治法同。然设羊毛未出，已出未透，俱用加减小解散，去姜黄、芒硝，量服数

剂。毛除毒解,继以扶脾养胎,方用加减《资生》健脾丸,并用四物汤。至清理毒火,方用黄连解毒汤,重用石膏。

有孕妇人患羊毛瘟邪,有毒火极重者,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去姜黄、芒硝,倍用石膏。设邪火内扰,忽然漏血,胎恐不安,致有损伤,宜审胎元,主养血脉,分其脏腑,依经调治。方用加减双解散,去姜黄、芒硝,按妊娠之月加药,至毒火轻重,医量之耳。

羊毛瘟邪,有妊一月,厥阴肝脉养,火扰漏血。方用加减双解散,去姜黄、芒硝。

以下按月方同本方,增入白薇一两,继用黄连解毒汤,加白芍、当归。

羊毛瘟邪,有妊二月,少阳胆经脉养,火扰漏血。本方黄芩用五钱,增入血余二钱。

羊毛瘟邪,有妊三月,少阴心脏脉养,火扰漏血。本方黄连用二钱,石膏二两,当归五钱。

羊毛瘟邪,有妊四月,手少阳三焦脉养,火扰漏血。本方石膏用三两,炒山栀一两。

羊毛瘟邪,有妊五月,太阴脾脏脉养,火扰漏血。本方石膏用一两,白芍五钱,防风四钱,黄连二钱。

羊毛瘟邪,有妊六月,足阳明胃经脉养,火扰漏血。本方石膏用四两,炒山栀四钱,当归五钱。

羊毛瘟邪,有妊七月,太阴肺脏脉养,火扰漏血。本方石膏用三两,黄芩五钱,白芍五钱,炒山栀三钱,增入川贝母五钱。

羊毛瘟邪,有妊八月,手阳明大肠脉养,火扰漏血。本方石膏用二两,黄芩五钱,炒山栀三钱,当归五钱,增入炒枳壳一钱。

羊毛瘟邪,有妊足月,少阴肾脏脉养,火扰漏血,未破浆胞。本方石膏用二两,当归五钱,增入川芎、川贝母各一钱。

羊毛瘟邪,有妊将生,烧躁烦乱,似欲生产,又不能生,忽然痲疯大作,抽搐昏沉,牙关紧闭。急用川芎一钱,全当归五钱,僵蚕三钱,蝉退十四枚,河水煎去渣,和紫雪金丹三钱服

下,即能痛止,生孩下地,产妇宜多服童便、米汤。

羊毛瘟邪,新生产后,羊毛擦出,毒火渐轻,方用加味佛手散。

羊毛瘟邪,产后五六日,或十余日,毒发双注证,脉象沉实,寒热胸胀,周身拘痛,面青昏厥,舌干而赤,或苔黄而腻,或灰白,均有紫点裂纹,或头痛如裂,烦躁狂乱,或毒结乳痈,或四肢肿痛,或面肿唇掀,耳肿作痛。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味佛手散,去桂枝,清水煎去渣,和回生丹一粒服之。如不愈,服新制兰膏汤,继用解毒养阴,理脾而愈。

羊毛瘟邪,产后四五日,毒火发动,微寒壮热,头痛作晕,心烦口渴,内烧腹痛,四肢麻木,周身拘束,面青色滞,舌赤苔黄或白,布有点纹,昼夜不安。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味佛手散,增入秋石、雄黄、黄蜜,兼服回生丹。如不愈,并服紫雪金丹,灯心汤下。

羊毛瘟邪,产后十余日,面色青滞,舌紫苔黄,布有细点,呕吐痰水,忽寒忽热,头痛眩暈,胸闷气胀。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味佛手散,兼服五黄丹。

羊毛瘟邪,产后一月,内外寒热,胸闷面青,舌赤。治法:外除羊毛。内服新制兰膏汤,并五黄丹,病退即止,继服加减《资生》健脾丸。

羊毛瘟邪,产后四五十日,毒火双注,面青舌紫,有苔有点,烦躁谵言,壮热内烧。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去硝黄,增元明粉、熟大黄、雄黄,并服五黄丹,继服新制兰膏汤。

以上有治胎前产后,法未尽善者,务须临证参详活入更多矣。

妇女病羊毛瘟行经治

妇女患羊毛瘟邪,毒火扰动血室,或逢当期,暴下不止,人事昏沉,谵言狂躁。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双解散,方内当归用五钱,

黄芩三钱，增入白薇一两，数服后病退，继以清热解毒，养血理脾，不至经枯经闭，淋漓不调为害。

妇女患羊毛瘟邪，毒火迫血，不当行经，忽然而行，血涌昏乱，谵言发厥，邪火更炽。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小解散，方内石膏用四两，当归用五钱，增入羚羊角尖五钱，白薇五钱，大生地一两，取汁冲服，并服紫雪金丹，灯草汤下。

妇女患羊毛瘟邪，毒火扰动精府，带下如水，腰痛束胀，寒热烦躁，舌有紫点，胸闷口渴。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小解散，方内石膏用二两，增入羌活一钱，雄黄三分，次服猪苓汤，加蝉衣、僵蚕、石膏、泽兰叶。倘本质素亏，瘟邪解退，宜培补阴阳，如大造丸、固本丸，皆可通用。

婴儿病羊毛瘟治

婴儿初生下地，多有胎热发厥，吐沫不哭，肝火生风，手足动摇。法用紫雪金丹三五厘常服，灯草汤下。

婴儿初生，胎湿生黄。法用陈氏抱龙丸，荸荠清汁和匀，温服数次而愈。

婴儿初生，脐风撮口证，由于有孕多欲。法用九制大黄五厘，陈氏抱龙丸五厘，灯草汤和服。

婴儿初生，胎中毒火，发赤游风，或发丹毒，由妊娠时烟酒辛膻，食物太过，致有此患。法用针砭去其毒血，药用紫雪金丹一分，灯草汤和服，次以犀角、羚羊角、石膏、蝉退、荆芥、元参、黄连等分，煎汤服之。

婴儿下地，三十日内，外发热变蒸，十月之间，月月忽然发热，不可作病证医。此热由于内生，主长养之气，至常以荸荠清汁，兼服白蜜汤解之，或用紫雪金丹少许，灯草汤下。

婴儿变蒸时，素有肝火，生痰发热，气促苗窍不通，面色青亮，忽变浮红，目睛微搐。法宜羚羊角、石膏、防风、薄荷、钩藤、郁金、山

楂、桔梗。时习多以乳滞着惊扑风为论，而用疏风消滞镇惊化痰之药，服下无效，致病转剧，危困无救，深可叹也！书云：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至审察病情，惟望闻问切。婴儿在四诊之中，已少其三，独诊其色，所以较难诊者如此，何况诊视羊毛证乎？故略举数端，为幼科医备一参耳。

婴儿感受瘟毒，伏而化生羊毛，儿生下地，十月之内，皆无此证。或问何也？答曰：婴儿气贯胸顶，呼吸通于内门，瘟毒不能相干，至食五味之早者，内门合之亦早。七八个月，或作此证，或两三个月亦有此证，由母有瘟邪，子亦受之，其病形象，手足忽冷，头身忽热，面色青滞，或青浮红，唇干口渴，舌有红点，气促神倦。治法：外除羊毛。内服加减小解散，其分数约全剂十之三四，能吐能泻，可服米粥，继以新制兰膏汤、五黄丹，酌量服之。毒火已退，宜用加减小《资生》健脾丸。

婴儿患羊毛瘟邪，适逢出痘，急宜外除羊毛，否则闭痘不出。六日以前，依羊毛治法，方用加减小解散，增入中黄、牛子、雄黄、芦根、芫荽。六日以后，仍归痘证法治。

婴儿患羊毛瘟邪出痘，证系双注，宜忌鸡汁鱼辛，倘服此物，昏阻烦乱倍增。

婴儿患羊毛瘟邪出痘，证系单注，外除羊毛，内依痘证治法。

羊毛瘟邪出痘，务须除毛为急，擦浴并施。

羊毛瘟邪，兼之出痧，其法相同。

羊毛瘟邪不治证

毒注不解，人事昏厥，胸胀如石，不能呼吸，皮肤紫黑；脉不至者死。

毒火双注证，误服温燥药者死。

毒重脉空，神昏烦乱者死。

毒火炽甚，口鼻出血，狂躁谵言，脉虚散者死。

毒火注络，周身拘痛，痛急昏厥，面色青

收,手足紫胀浮肿,脉急或伏者死。

舌紫无苔,鼻孔如煤,面紫胀亮,人事昏沉者死。

目红呛血,气促脉微者死。

腹胀如石,叫痛不休,舌紫有刺无苔者死。

烦躁喘阻,抽搐鼻扇,眼眶落陷者死。

呃逆不止者死。

张狂直视,舌强不语者死。

气急吐衄,循衣被者死。

舌卷囊缩者死。

发热脉躁,狂言不食,舌赤无苔者死。

毒留不退,体如烟熏,摇头气急者死。

呛咳不食,气喘神倦者死。

瘟邪病退,元气散乱者死。

屡汗而病不退者死。

久热不退,脉虚者死。

病后不食,唇青或黑,昏倦肢冷者死。

挑羊毛至膜无血者死。

妇人有孕,毒火迫血不止,神昏阻厥者死。

妇人产后昏厥,腹痛阻胀,浮肿紫色者死。

妇女热入血室,暴下不止,神昏狂躁,喘阻舌强,不食者死。

婴儿病昏厥直视,胀阻喘闷,咳呛不食,浮肿紫亮,口鼻出血者死。

毛毒闭闷,痘痧不出者死。

摘 针 论

万事由于前定，灾殃测理分明。治法求源，细参灵典，内有针砭，用其补泄，倘能俞穴处准，即得脏腑气至。夫针自上古，传有九数，其形各别。九者，以按天地人身，四时阴阳，九宫之谓。至于病有浮沉，刺有浅深，经络血脉，补泻得宜，各尽其妙。经云：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亦应之。如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故一针皮，二针肉，三针脉，四针筋，五针骨，六针调阴阳，七针益精，八针除风，九针通九窍，除三百六十五节气，此之谓有所主也。今见羊毛温证，常用九针内第一针开皮，七针刺俞，其针处在胃之上脘，胃之下脘，又胃俞左右，皆刺其俞，在背心自上数下第十二椎骨节两旁，此四处有点，亦或无点，按此四处施治。先用毫针刺此四处，再用铍针开皮无血，拔出羊毛，有血即止。余欣然明白，有是证暗合是法。但针砭流传已久，偶中一二，未能十全，所以未通行也。至于天地之间运化无穷，时逢有疾，其治不谋而合，此天地之机合乎道也。夫医教自黄帝之后，二千五百有余年，自仲景之后，千有余岁，其未可见者众矣，其往可稽者灼然。若不知年之所加，气之转运，病之虚实，治之补泄，不可以为医矣。谨述图翼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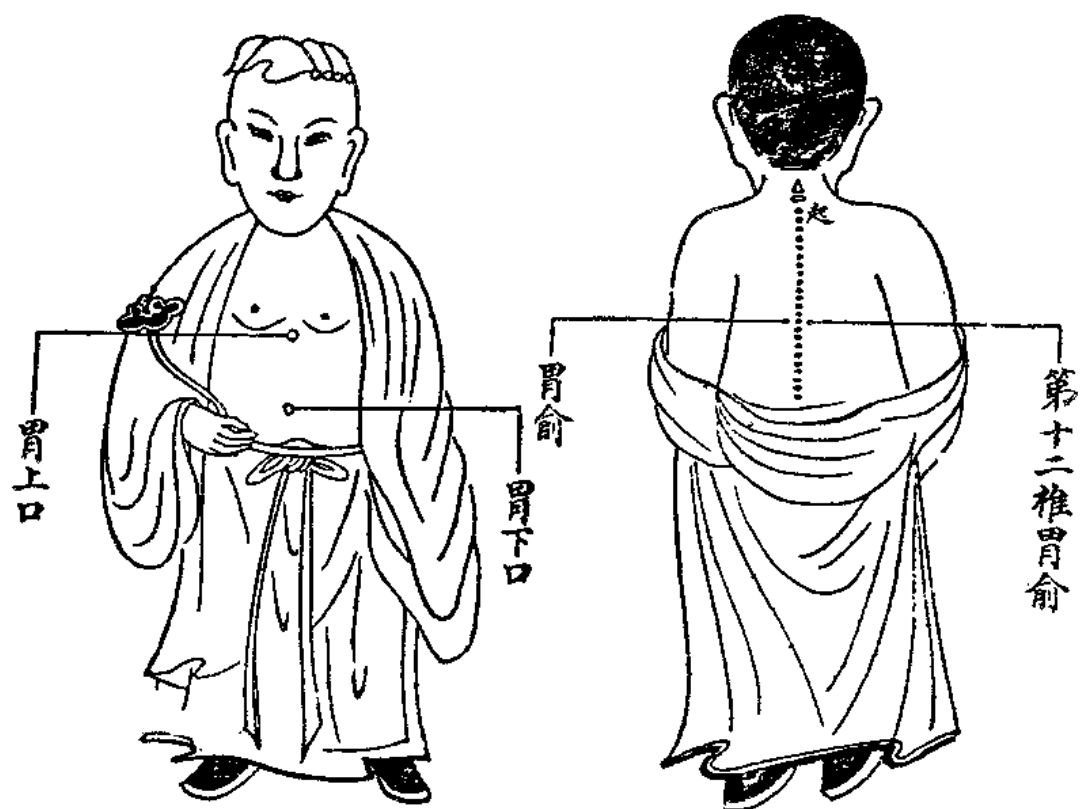
九针之一名铍针

其头大，其末锐，取法于巾针，去末半寸渐，锐之长一寸六分。



九针之七名毫针

尖如蚊虻喙，取法于毫毛。长一寸六分。



除羊毛法

荞麦研细成粉，用冷水热水各半，和匀成团。手握在病者胸前圈擦至腹，背后圈擦至腰，再擦膀腕腿腕四处，再擦头面遍身，其毛尽出，多擦为妙，事后病不复发。

有用烧酒和荞麦面成团擦者亦好。

有用青布浸热烧酒，遍身圈擦，其毛亦出。

用荞麦面，阴阳水和团圈擦，并治风寒气郁胀闷，反胃咳嗽痹痛皆效，此乃偶遇之方，并录。

羊毛瘟论 卷下

清 上元 隋 霖万宁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备用诸方

五味消毒饮

金银花三钱 野菊花 蒲公英 紫花地
丁 紫背天葵各一钱二分

水煎，去渣，加无灰酒半杯服。

黄连解毒汤 治羊毛瘟邪，毒火内炽，壮热狂越，烦躁目赤，咽干唇燥，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癍，或周身痹痛，腹痛呕吐。

黄连三钱 黄柏三钱 山栀子二钱 黄芩二钱

水煎，去渣温服。

加减双解散 治瘟证羊毛毒火，头痛烦躁，寒热胸闷气胀，头目眩晕，口苦耳聋，唇燥咽干，舌有黄苔，或腻滑，或粉白，厚薄不一，夹有红点裂纹，甚至干而有刺，或黑或中空，或舌本鲜赤无苔，或渴或不渴，或吐痰水，恶心谵言昏厥。并治毒在下部，腰痛足肿；毒在皮肤，发赤游丹，疹块癍痧；毒在少阳，寒热如疟，口苦而哕；毒在阳明，烦热而吐，腮肿面肿，狂躁而渴；毒在大肠，泻痢脓血；毒在脾脏，腹坚大而痛；毒在少阴，咽痛微热，内烧吐血；毒在厥阴，头痛目眩，筋惕抽搐，口歪不语，呃逆神昏。以上诸证，不得尽见，若见一二证相同，即用此方。

锦纹大黄三钱 芒硝二钱 黄连一钱 黄芩二钱 山栀子一钱 石膏一两 飞滑石三钱 荆芥一钱 防风一钱 桔梗二钱 甘草一钱 苏薄荷一钱 连翘去心，一钱 全当归一钱 白芍药一钱 蝉退壳十二枚 白僵蚕三钱 广

姜黄七分

河水煎，去渣，下芒硝搅匀，再加无灰酒五钱，黄蜜三钱，和匀温服。

此方系河间论中双解散，加僵蚕、蝉退壳、广姜黄，方内减去白术，恐闭毒火，减去麻黄，恐伤卫气，伏邪毒火，以理气为主，佐以宣表，方用荆、防、蝉、桔、薄荷、连翘、石膏以解表热，姜黄、僵蚕、山栀行气宣郁，芩、连、滑石、甘草解泄毒火，硝黄荡涤肠胃毒垢，归芍调养血脉，酒和气血，蜂蜜润肠，亦能解毒，是乃除邪解毒之妙方也。

本方减去荆、防、甘、桔、石膏、滑石、芒硝、当归、连翘，加柴胡、橘皮、枳实、黄柏，方名加减小柴胡汤，治羊毛瘟毒邪作寒热。

加味凉膈散 瘟证羊毛，火郁于上，壮热面赤，唇燥舌干，烦躁谵言，胸闷气滞，脉象数实，此方主之。

生大黄三钱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山栀子二钱 苏薄荷三钱 甘草一钱 连翘去心，二钱 白僵蚕三钱 蝉退壳十二枚 广姜黄七分 嫩竹叶一钱

水煎去渣，下芒硝三钱，搅匀，再加无灰酒半杯，黄蜜三匙和服。如呕吐口渴，本方加石膏一两，心中烦热，加麦冬。

荆防败毒散 治四时瘟邪，伏有羊毛，头目眩痛，四肢软倦，忽寒忽热，腰背强痛，胸闷不宽。

羌活二钱 独活一钱 荆芥二钱 防风三钱 柴胡八分 前胡二钱 甘草一钱 桔梗二钱 薄荷二钱 川芎一钱 枳壳一钱 云赤苓三钱 鲜姜一钱

水煎去渣,温服,如瘟毒甚重,加生大黄五钱,蝉退十二枚,僵蚕三钱。

按:此升燥太甚,用之宜慎。

瘟证解毒散 治羊毛瘟邪,毒火伏郁,头面肿大,寒热如疟,胸肋胀闷,并治一切火毒闭结。不论老少强弱,量其毒之轻重服之。此方惟以攻宣伏邪,保全正气,不至毒火伤元为主。

生大黄四钱 僵蚕三钱 姜黄七分 蝉退壳十二枚

共研细末,每服二钱,加黄蜜三匙,陈酒半杯,开水和服,或蜜酒为丸,名太极丸。

五黄丹 治一切瘟毒宣伐之妙方也,另有汤引。

生大黄一两 人中黄五钱 明雄黄五钱
广姜黄三钱 牛黄一钱 朱砂五钱 冰片五分
蝉退壳五钱 僵蚕一两五钱

共研细末,用黄蜜、陈酒为丸,重二钱一粒。

一、治头面肿大,菊花一钱,薄荷八分,水煎去渣,和丹一粒,连服数次,以消为度。

一、治羊毛瘟证,石膏一两,水煎去渣,化元明粉一钱,和丹服。

一、治斑疹、痧痘,火毒、赤游、丹肿等证,石膏一两,犀角镑屑一钱,水煎去渣,和丹服。

一、治瘟症,寒少热多,青蒿二钱,石膏五钱,水煎去渣,和丹服。

一、治红白毒痢,腹痛坠胀,当归二钱,黄芩一钱,水煎去渣,和丹服。

一、治伏热吐血,秋石五分,开水化,和丹服。

一、治伏邪,胸闷头痛,薄荷一钱,川芎五分,水煎去渣,和丹服。

一、治湿毒、痒厉、蛊毒、脓疮、疥癣、痈肿、疔疡,金银花一钱,甘草一钱,水煎去渣,和丹服。

一、治小儿急惊阻厥,发热神昏,胸闷气喘,痫风抽搐,薄荷一钱,钩藤三钱,水煎去渣,和丹服。

按:方名五黄,治从中极,宣表攻里,除邪解毒,安辅气血,旋转阴阳,黄宫内养安宁之意也。

瓜蒂散 治瘟毒闭塞,羊毛伏郁,痰结胸中,胀闷烦躁。

甜瓜蒂炒黄用。考之生嵩高平译例。又,发明可作羹食,除飧食之。金陵俗名北瓜 赤小豆炒,等分

共研细末,用酸浆水调温服。吐不止者,葱白汤解之。吐不出者,含沙糖一块,即吐出胶痰。瘟邪振作,继服双解散等药。

珠黄散 治羊毛瘟邪毒火,痰结气喘,昏迷狂躁阻厥。

珍珠用豆腐包,合水煮数沸 牛黄色黄有细纹朱砂研,水飞

以上三味,等分研细,用荸荠清汁,和匀温服。

东垣普济消毒饮 治羊毛瘟邪,恶寒壮热,体重身倦,头面肿大,或两腮肿痛,咽喉不利,喉蛾咽肿,口干舌刺,胸闷气胀。

川黄连五钱 黄芩五钱 甘草二钱 桔梗二钱 元参三钱 荆芥穗二钱 防风二钱 升麻一钱 薄荷叶一钱 连翘去心,一钱 马勃一钱

白僵蚕三钱 蝉退壳十二枚 牛蒡子炒,一钱 柴胡一钱二分 炒山栀二钱 生大黄八钱
芒硝提净,四钱

水煎去渣,下芒硝,加黄蜜五钱,陈黄酒五钱,和温服。

按:瘟毒乘于清道,阳气受之,肺主气,气为火逼,壅郁不通,肺气不降,致浮肿于头面,亦有咽痛颐肿等证。东垣云:身半以上,天之阳也。邪气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耳。并用甘、桔、升麻、柴、薄疏通其气,芩、连、元参、山栀以降瘟邪毒火,马勃、僵蚕、牛子以消肿,荆、蝉、翘、防宣热散结,再加硝黄以攻逐其热,则瘟毒解散,头肿皆消,而清气舒畅矣。

陶华三黄石膏汤加减 治羊毛瘟邪,大热神昏,两目如火,唇若涂朱,烦躁谵言,口渴不寐,鼻衄失血,发斑发疹,脉象洪长,此方主

之。

黄连三钱 黄芩三钱 黄柏二钱 生石膏四两 山梔子二钱 淡豆豉二钱 白僵蚕三钱 蝉蜕壳十五枚

水煎去渣，加黄蜜五钱和服。

按：此方去麻黄，加蝉蜕、僵蚕，能解表热，并解里热，急救阴阳，以保性命。或云：此等大热，何不釜底抽薪？亦是正法。答云：独不诊脉乎，见如是之热病，见洪长之脉象，其洪者火气至也，其长者木气至也，互相克制，金上被炽，气血枯槁，肾水内竭，木风鼓动，所谓邪陷厥阴，终难释矣。或云：何不用清滋一法？清者泄其热，滋者补其阴，亦是化邪正法。答曰：凡内生之火宜清，素亏之阴宜滋。化邪者，化其情欲之邪热也，非化外因之邪热也。夫外因邪热乘于内脏，焚烧煎炼，精液干枯，阴阳离散，其命危矣。急宜早图凉解之法，逐退贼邪，然后清滋有益。方用石膏、豆豉以解表热，梔、柏、芩、连以泄里热，蝉蜕、僵蚕以搜伏邪，黄蜜滋润五脏，又能解毒，颇为全备，此羊毛瘟邪之妙方也。

犀角大青汤 治羊毛瘟邪毒火极重，赤游痲疹，烦躁不宁，神昏壮热，口渴谵言，脉象洪数，早宜解救，否则痲黑胃烂无效。

犀角尖三钱 升麻二钱 元参五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黄柏二钱 山梔子二钱 甘草一钱 大青二钱

如无，用青黛水煎服。如脉象数实，本方加蝉蜕十二枚，僵蚕三钱，生大黄四钱，芒硝三钱，黄蜜五钱。

消痲青黛饮 治羊毛瘟邪毒火内炽，攻解不当，下迟伤阴，内外火并，攻胃发痲，色现紫赤，狂躁作呕，此方主之。

大生地二两，取汁 犀角尖三钱 黄连一钱 元参五钱 生石膏一两 知母八钱 山梔子二钱 柴胡八分 甘草二钱 生大黄一钱 青黛一钱 黄蜜五钱

水煎去渣，入生地汁、青黛、黄蜜和匀服。

节庵导赤各半汤 治羊毛瘟邪，大病后

忽变神昏语错，目赤唇干，与粥汤则咽，不与不思，似卧非卧，形如酒醉，此余邪内炽，气血损伤故也。方用

人参一钱 麦冬去心三钱 茯神三钱 滑石三钱 甘草一钱 知母一钱 黄芩二钱 山梔子一钱 黄连一钱 犀角尖二钱 灯草一钱 黄蜜三钱

水煎去渣，和蜜温服。

清燥救肺汤 治羊毛瘟邪，火伤肺气，发热咳嗽，胸中气闷，烦躁恍惚，类似痲疹，舌强不语，手足痿软，并余邪咳嗽气急。

沙参五钱 麦冬去心三钱 陈阿胶一钱 火麻仁二钱，研 杏仁研三钱 甘草一钱 煅石膏一两 霜桑叶三钱 枇杷叶去毛，蜜制，五钱 黄蜜三钱

水煎去渣，入胶蜜和匀温服。

景岳玉女煎 治羊毛瘟毒余邪，肾阴素亏，虚火炎上，忽烦忽躁，咽下口渴，衄血牙痛。

煅石膏一两 知母二钱 麦冬去心一钱 大熟地五钱 怀牛膝一钱

水煎去渣服。

局方甘露饮 治羊毛瘟邪已退，阴阳皆亏，硝黄用时未足，致留余毒，口臭喉疮，齿龈宣露，吐血齿衄。

天冬二钱 麦冬去心五钱 大熟地三钱 大生地三钱 金钗石斛三钱 黄芩一钱 滑石水飞，三钱 甘草二钱 犀角尖二钱 茵陈蒿一钱 炒枳壳八分 枇杷叶去毛，三钱

水煎去渣，加黄蜜三钱和服。

犀角地黄汤 治羊毛瘟邪渐减，阴虚火炽，吐血衄血，余毒发痲。

犀角尖三钱 丹皮一钱 白芍药二钱 大生地八钱

水煎去渣，加黄蜜三钱和服。如热迫血多，本方加秋石一钱，藕汁一杯对服。

黄连阿胶汤 治火毒灼阴，烦热解血，疑惑病剧，势无可依，夜不安卧，证名狐惑，此汤治之。

白芍五钱 黄连一钱 黄芩二钱 陈阿胶一钱 生鸡子一枚

水煎去渣,下阿胶熔化,再下鸡子黄调匀服。

景岳理阴煎 治羊毛瘟邪,毒火渐陷,真阴内虚,真阳气怯。呕衄作烦,虚呃痰喘。

大熟地五钱 当归身三钱 干姜一钱 制甘草一钱

水煎去渣服。

制甘草汤 治瘟邪病后,阴阳气怯,脉见代象,余毒不解,神倦自汗。

大生地四两 麦冬去心,一两 人参二钱 制甘草二钱 火麻仁研,三钱 陈阿胶二钱 桂枝木一钱

水煎去渣,下阿胶化服。

当归六黄汤 治瘟毒余邪,病延日久,阴气大伤,内热心烦,自汗盗汗,食少神倦,脉象洪大,寸短而数,此方主之。

当归身三钱 生黄芪二钱 川黄连一钱 黄柏一钱 黄芩二钱 生地黄三钱 熟地黄三钱

水煎去渣温服。

按:阴虚盗汗,阳虚自汗,余毒伏郁,阴阳气怯。且寐则卫气行阴,阴不济阳,致阳火毒火胜争于阴,故失守而盗汗。其寤则荣气行阳,阳不固密,致阴火毒火胜争于阳,故浮越而自汗。胃为邪火所伤,内热心烦,食少神倦。方用当归、二地滋阴养血,黄芩、黄柏、黄连,令三焦上下火平,黄芪实表建中以生神也。

清骨散 治瘟毒攻迟,邪火伤阴,大病之后,骨蒸潮热,为治劳伤内烧。

银柴胡二钱 胡黄连一钱 秦艽一钱 鳖甲五钱,醋煅 地骨皮三钱 青蒿二钱 知母三钱 甘草一钱 秋石三分

水煎去渣,秋石和服。

龙胆泻肝汤 治瘟邪病退,余毒留于肝肾,胁痛耳聋,口苦咽干,筋痿阴汗,阴囊肿痛,白浊便血,忽寒忽热。

龙胆草三钱 黄芩二钱 山栀子二钱 木

通一钱 车前一钱 银柴胡一钱 甘草一钱 当归二钱 生地黄五钱 如伏邪未尽,加蝉蜕七枚,僵蚕二钱。

水煎去渣,下黄蜜三钱,和匀温服。

易老泻白散 治肺经伏火,余毒未尽,或寒热,或潮热,内烧咳嗽。

桑白皮二钱 地骨皮五钱 甘草一钱 川黄连一钱 粳米三钱

水煎去渣服。

猪苓汤 治瘟邪病后,湿热腹胀,小便不利,饮食减少,微热不退,并治瘟邪热炽,滑精带下白浊。

滑石水飞,五钱 猪苓一钱 泽泻一钱 陈阿胶一钱

水煎去渣,下阿胶和匀服。

导赤散 治心经伏热,并治瘟证余邪,小便赤色,心烦神倦,睡卧不宁。

生地黄五钱 木通一钱 甘草一钱 嫩竹叶一钱

水煎去渣温服。

六味地黄汤 治瘟邪病后,肾元本亏,又经邪火煎灼,阴气更亏。

熟地黄八钱 山萸肉四钱 山药四钱 云茯苓三钱 丹皮三钱 泽泻三钱

水煎去渣,下食盐一分和服。

《资生》**健脾丸加减** 治羊毛瘟邪渐平,中土素亏,食少不运,药烦停药,此丸主之。并治有孕患瘟邪证,毒火已退,惟宜扶土,此安胎之妙方也。

党参一两 于白术土炒焦,一两 橘红八钱 制甘草五钱 桔梗八钱 薏苡仁一两 白扁豆一两 山药一两 云茯苓一两 炒楂肉一两五钱 焦神曲一两 炒麦芽一两 黄连五钱 建莲肉一两 当归一两 白芍药一两 金银花八钱 石膏一两

上研细末,炼熟黄蜜为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陈氏抱龙丸 治风痰壅盛,或发热咳嗽,或发惊搐,婴儿初生胎毒等证,并治羊毛瘟毒

痰阻。

九制胆星四两 天竺黄一两 雄黄五钱
朱砂五钱 麝香三分 琥珀三钱 西牛黄一钱

上药味另研细末，极足分量，合在一处，用甘草一斤，水煮浓汁，捣丸，每两作十丸，阴干，金箔为衣，蜡壳卦固，用时去蜡壳，灯心汤和服，或薄荷汤亦可，或荸荠清汁和服。

清凉饮 治羊毛瘟邪，壮热烦躁，头重口渴，唇肿舌燥，腮肿失血。

石膏一两 泽兰叶二钱 蝉蜕壳十二枚
白僵蚕三钱 黄芪一钱 黄芩二钱 山梔子二钱
丹皮二钱 大生地黄五钱 当归一钱 甘草一钱
银花三钱 秋石三分 黄酒五钱 黄蜜五钱

水煎去渣，下秋石、酒、蜜，和匀温服。

上清饮 治羊毛瘟邪，壮热微寒，体重舌干，音低口渴，气急胸闷，咽痛面肿，忽有抽搐，神昏阻厥。

石膏五钱 泽兰叶二钱 元参三钱 黄芩二钱
黄连一钱 山梔子一钱 连翘一钱 金银花一钱
甘草八分 蝉蜕壳十二枚 白僵蚕一钱
白附子五分 桔梗二钱 橘红一钱 黄蜜三钱 黄酒三钱

水煎去渣，酒蜜和服。

按：方治瘟毒伏于上中二焦，肺为主病，则金不能左旋，木自不能右旋，致有抽阻气急之象。其方用石膏、白附，一降痰，一散热，余药佐以解毒，宣通伏火。

加味黄连解毒汤 治羊毛邪毒，发热心烦，身软神倦，舌有紫点，胸闷食少，小水黄赤，脉象沉数而大，并治毒重余邪。

黄连一钱 黄芩二钱 黄柏二钱 山梔子一钱
桔梗二钱 甘草一钱 金银花一钱 车前子一钱
木通一钱 六神曲炒，二钱 蝉蜕十枚 白僵蚕三钱

水煎去渣，加生大黄末五分，黄蜜三钱，和匀温服。

回生汤 治羊毛瘟邪，七八日后，表里大热，或误服温燥药，又毒火发动，致神昏不语，胸胀气急，或哭笑无常，手舞足蹈，谵妄不宁，

脉象洪数，重按不足，此汤治之。

南沙参二两 麦冬去心，三钱 云茯神二钱
生地黄五钱 当归一钱 犀角尖二钱 黄连一钱
黄芩二钱 山梔子一钱 丹皮二钱 知母二钱
滑石水飞，二钱 甘草八分 蝉蜕壳十枚
白僵蚕二钱 钗石斛四钱 元明粉二钱 黄蜜三钱

水煎去渣，下元明粉、黄蜜，和匀温服。

按：瘟毒发作，阳明燥金主气，金被火伤，木风扰动，心神不宁，此方扶元气，救元阴，除邪定风，解释毒火。

新制兰膏汤 治羊毛瘟邪，气血亏损，或产后半月，内伏羊毛毒火，胸闷食少，寒热头身作痛，呕吐黄水，口苦黏腻，腹胀胁痛，遍身麻木，倦怠神昏，气阻发厥，并治余邪，口淡作干，烦热不寐。

泽兰叶二钱 石膏五钱 蝉蜕壳十二枚
白僵蚕二钱 桔梗二钱 甘草一钱 防风一钱
炒山梔一钱 薄荷叶一钱 黄芩一钱 新会橘红一钱
元明粉一钱 当归一钱 白芍药二钱 雄黄二分 黄蜜三钱

水煎去渣，下元明粉、雄黄、黄蜜，和匀温服，如毒重深伏，加熟大黄二钱和服。

新制止呃汤 治羊毛瘟毒，余邪气虚，呃逆心烦不宁，食少作嘔，神倦微热，胸胀不卧。

人参一钱 半夏八分 甘草五分 葶苈子一钱
白芍三钱 熟附子五分 吴茱萸五分

用黄连五分煎水，拌炒云茯苓二钱，西瓜子壳四两，水煎去渣服。

左金地骨饮 治羊毛瘟邪，内伤金上，木气横逆，胁痛不止，气闭壅胀，难以转侧，脉象弦大，或沉弦而细，并治牙疼，久不能愈，此方主之，不可加减。

大熟地五钱 骨碎补去毛，蜜制，二钱 钗石斛三钱
白芍药五钱 云茯苓一钱 蝉蜕七钱

磨刀水煎，去渣服。

加味佛手散 治羊毛瘟邪，新生产后，毒火伏郁，神昏口渴，胸胀气阻，头痛身麻，烧热谵言，忽寒忽热，眩晕不寐，或腹中停瘀作痛。

川芎一钱 全当归五钱 生黄芪三钱 荆芥穗一钱 泽兰叶三钱 五灵脂一钱 醋炒 延胡索五分 煨炒 楂灰二钱 桂枝木五分 蝉蜕壳一枚 白僵蚕一钱

水煎去滓温服，如毒重，加秋石一钱，雄黄二分，黄蜜三钱和服。如寒因毒火，加上肉桂三分，减去桂枝。

回生丹 治妇人产后诸疾，污秽未净，及实邪胀满，瘀血冲逆，并治羊毛瘟毒等证，另有汤引。

生黄芪二两 白术五钱 青皮三钱 醋炒 木瓜三钱 全当归一两五钱 酒洗 川芎八钱 香附醋炒，八钱 地榆炒，五钱 蒲黄五钱 赤茯苓八钱 桃仁炒研，八钱 大熟地一两五钱 怀牛膝五钱 菴汤炒 山萸肉五钱 京三棱酒炒，三钱 五灵脂醋炒，五钱 甘草五钱 荆芥穗五钱 新会橘皮五钱 白芍五钱 乌药一两 乳香煨，一钱 没药煨，一钱 广木香一钱 白僵蚕一两 蝉蜕五钱 广姜黄三钱 红曲八钱

上为细末，用大黄膏为丸，弹子大，金箔为衣。大黄膏法：用苏木三两，河水五碗，煎至三碗，去渣，红花三两炒黄色，用无灰酒二斤，煮十数滚，去渣，小黑豆一升，水煮留汁三碗，黑豆晒干，研末俱听用，生大黄一斤为末，用米醋八碗，熬成膏，次下苏木汤、红花酒、黑豆汁，搅匀，又熬成膏，贮于盆，将锅焦焙干为末，同黑豆末前药末合丸。

一治羊毛瘟邪，新产后，用秋石四分，泡汤和丸温服。

一治产后伏毒，面青忽红，唇干舌赤，鼻中流血，烦热头痛，遍身影点成斑。用丹三粒，加黄蜜一匙，黄酒一盅，童便一盅，调匀温服。

一治妊妇因患瘟证，子死腹中，务须审脉、辨证、察舌，有无青黑。方用川芎一钱，当归二钱，煎汤去渣，加童便一杯，黄酒三钱，黄蜜三钱，元明粉一钱，化丹三粒，服之即下。

一治产后败血停滞，并毒火扰乱，如见鬼神，语言颠倒。用灯草一团，黄连三分，水煎去渣，加秋石三分，化丹两粒温服。

一治产后瘟毒扰乱，败血腹痛，周身浮肿，或四肢浮肿，食少气喘，皮肤俱见赤色。用生桑皮一钱，水煎去渣，加童便一盅，黄蜜三钱，化丹三粒温服。

以上治产后瘟证四条，大有神效，此丹治产后杂证更妙，故附录以广济之。

催生遇难产之际，用丹一粒研碎，贮碗，加葱白三枚，黄酒一茶盅，重汤蒸热，去葱服之，立刻就生。

一产时横逆难生，并胞衣不下。用丹一粒，开水和，加黄蜜一匙，童便一杯，黄酒一杯温服。

一产后儿枕痛，恶露不尽。用丹一粒，开水和，加沙糖一匙温服。

一产后头痛身热，有汗。用开水化丹一粒服之。

一产后眼昏腰痛，身似角弓。用川芎五分，全归一钱，白薇一钱，生黄芪一钱，荆芥八分，水煎去渣，化丹二粒服之。

一产后崩中，恶露不止，血如肝色，周身拘束，潮热不退。用开水、黄酒各半，化丹一粒服之。

一产后血晕，头旋眼黑，语言昏乱。用白芍药一钱，菊花五分，水煎去渣，化丹一粒，加童便一杯服之。

一产后胸闷，口干烦渴不宁，因停滞饮食。用炒山楂一钱煎汤，化丹一粒服之。

一产后寒热如疟，用开水化丹一粒，加黄酒一杯温服。

一产后忽寒忽热咳嗽，心烦惊悸口渴。用生黄芪、全当归各一钱，荆芥、川芎各三分，水煎去渣，化丹一粒服之。

一产后二便不通，用枳壳五分煎汤，化丹一粒，加黄蜜一大匙服之。

一产后失音，用甘菊五分，桔梗八分，诃子四分煎汤，化丹一粒服之。

一产后无乳，用丹一粒，加天花粉、归身、炒山甲各三分，研细末，入黄酒开水化服。

一治妇人经水不调，用葱白二枚，泡汤化

丹二粒服之。

冷饮乌梅汤 治羊毛瘟邪，毒火冲逆，呕吐有虫，水浆不入，烦躁胸闷，并治暑火呕痰，胸肋刺痛，乍热心烦。

乌梅四十枚 龙脑薄荷三钱 金银花三钱
共熬汁去渣，下冰糖三两化冷服。

紫雪金丹 治内外热炽，狂躁谵妄，热郁发癰，痰涌抽搐，目瞪神呆，阳毒发黄，口舌生疮，脚气冲厥，羊毛瘟毒，玳瑁温证，瘴疔温症，痧痘疮毒，喉风中暑，诸般瘟毒，一切实火闭结沉困，及小儿胎毒、脐风、撮口、胎黄、胎惊、五疳、急惊等证，大有神效。每服一二钱，或四五分，或五七厘，灯心汤下。病深者宜药多，病轻者宜药少，智者量之，妇人怀孕忌服，惟子痢宜服。此方神化莫测，难以尽述，溯其功候，妙拟还丹。宜于斋戒清静，诚心辨理，择地选吉，每日望空焚香炼成，更以醮谢。忌鸡犬妇女孝服，并身体不洁者，宜避，让开用物：

铜锅九口，上安铅盖，大木瓢二个，麻布口袋一个，大乳钵一个，手磨一个，细绢筛大三个，小二个，大铜箸一副，刻漏香十四枝，柳木棒十根，银鼎一个，土基灶九个，大瓷缸三个，雪水五担，桑柴八百斤，板炭一百斤，羊城罐一个，盐土棉纸多备。

让开拣选道地药物，辨别真伪。

生矿金一百八十两，河水淘净，再用雪水二担，泡一周天，搅之万遍，取金分九处，用雪水文火煮，在子时下四刻取起金，仍分九处，炼水归瓮，再用雪水武火煮，在午时下四刻取起金，炼水归瓮，即将泡金水，子时炼水，午时炼水，合在一处听用。

寒水石四十八两，用炼水武火煮四刻，一次去渣，生石膏打碎四十八两，用炼水文火煮一时一刻去渣，飞滑石四十八两，用炼水武火煮六刻去渣，灵磁石醋煅四十八两，用炼水文火煮一时四刻去渣，升麻一十六两，用炼水武火煮三刻去渣，元参一十六两，用炼水文火煮一时取汁，再下炼水一半，武火煮三刻去渣，甘草一十六两，用炼水文火煮一时二刻去渣，

犀角镑尖一十六两，用炼水文火煮一时取汁，再下炼水用武火煮四刻去渣，羚羊角镑尖一十六两，用炼水文火煮一时取汁，再下炼水用武火煮四刻去渣。

以上药汁，共熬至滴水不散候炼。

朴硝六十四两，用羊城罐装盖好，盐土用棉纸封固，板炭围火炼四刻取起过筛，再炼提净，得三十八两四钱为准听用。

上沉香五两，广木香三两，上檀香二两五钱，丁香一两，以上四味，另研细末，大块朱砂研细，水飞三两六钱五分，血色琥珀研细二两四钱，赤珊瑚枝研细二两四钱，西牛黄生吐为上，研细二两四钱，大珍珠，用豆腐披开，珠贮其中，豆腐合一，水煮一二沸，取珠子研细，用三两六钱。

其炼丹法：用前药汁下炼净硝，以柳木棒擦匀，合炼三刻，宜防硝升，将药归入银鼎内，再下四味香药擦匀，封固。八转丹法：俱用卯酉时中隔水蒸，用板炭文火，一时为一转，第九转候吉时成功，起首水蒸三转开封，下朱砂、琥珀、珊瑚、擦匀封固，水蒸三转开封，下西黄、珍珠，擦匀封固，水蒸二转开封，下当门子麝香一两，乳细擦匀封固，候吉时到，水蒸一转成功，取起银鼎，埋在土中，退火三日，取起开封，收贮瓷器中，勿令泄气为妙。

大辟瘟丹 凡时行疫证，以绛纱囊装丹，悬于当胸，或系左腕，可无传染，治病录后。

桔梗三两 陈橘皮三两 麻黄去根节，四钱五分 藿香去梗，三两 升麻三两 生香附二两五钱 半夏姜汁炒，一两五钱 川乌浸熟去皮，一两五钱 滑石水飞，一两二钱 紫苏叶七钱五分 雄黄研细水飞，三两 雌黄研细水飞，一两二钱 生大黄二两 赤小豆六两 鬼箭羽一两二钱 丹参一两五钱 忍冬藤花三两 山茨菇去毛，一两五钱 千金子去油，一两五钱 广木香一两五钱 茅苍术生，一两五钱 山豆根一两五钱 五倍子二两五钱 北细辛去叶，一两二钱 麝香当门子三钱 红芽大戟米泔浸去骨，一两二钱五分

上为细末，糯米粥和，重一钱一粒，用朱砂一两，研细水飞为衣。忌烘干，宜用天医日

合,或端阳午时更妙。

一、治瘟疫伏邪,阴阳二毒,狂躁昏乱,胸膈阻滞,毒邪未发。用薄荷泡汤磨服。

一、治羊毛瘟邪毒火发动,微见寒热,恍惚神迷,头痛或眩,面色露青,舌有红点,或有疹块,胸胀身板。用石膏泡水磨服。

一、治霍乱绞肠痧,或感山岚瘴气,瘟痢瘟疫。俱用灯草汤磨服。

一、治中蛊毒、狐狸毒,并野菌、河豚、死牛马肉、草木、鸟兽等毒,腹痛呕吐,气阻神昏。俱用黄酒磨服。

一、治类中风,口眼歪斜,语言蹇涩,牙关紧闭,并治历节风痛,筋骨拘挛,手足肿痛,行步艰难。俱用淡姜汤磨服。

一、治九种心痛,胃痛腹痛,头晕作嘞,并治急中癫痫,鬼气狂叫,奔走失心,羊痫诸风。俱用开水磨服,或淡姜汤亦可。

一、治男妇传尸骨蒸,劳瘵咳嗽,为虫所伤。每上半个月,每日早间,用开水磨服一粒。

一、治妇人瘕瘕积块,经闭不调,腹中作痛,梦与鬼交。俱用红花煎汤磨,加黄酒少许服之。

一、治小儿惊风发热,积聚腹痛,五疳潮

热,痧疹瘟邪。俱用薄荷叶泡汤磨服。

一、治偏正头风,左右上下牙疼。俱用生菜蔬汁磨敷患处,内用开水磨服。

一、治痈疽发背,无名肿毒。俱用烧酒磨,加蟾酥冰片敷患处,已成即溃,未成即散,内服用开水磨。

通用药物

金汁、即人粪,用坛装封固,埋土中数十年后,变如清水。地浆、掘土下三尺,水和。腊雪水、雄黄、白茅根、青蒿、夏枯草、茵陈蒿、灯草、青黛、人中黄、刺蒺藜、生大黄末、射干、白丑末、栝蒌皮、栝蒌实去净油、天花粉、生首乌、山豆根、木通、泽泻、忍冬藤、升麻、石菖蒲、马勃、紫背浮萍、活水芦根、赤桤柳、紫背天葵、荞麦面、蒲公英、绿豆、黑豆粉、莱菔生汁、青菜、水蘩汁、马齿苋、黄瓜汁、丝瓜汁、巴旦杏仁、梨汁、西瓜水、甘蔗浆、紫背荷叶、藕汁、荸荠汁、粳米。以下九味,宜于慎用。麻黄、桂枝、细辛、干姜、辛夷、鲜姜、茅苍术、附子、乌药。

《羊毛瘟论》终

温 热 逢 源

〔清〕 柳宝诒 编著

《温热逢源》提要

清·江阴柳宝诒著。宝诒号谷孙，著有《柳选四家医案》，已风行海内，读其书者，咸知先生于温热证有独到之见地。前裘君吉生向无锡承梦琴君以他书交换得之，经周小农精校一次，列入《三三医书》第一集中。卷上，详注《内经》伏气发温、《难经》伏气发温，仲景伏气化温热，仲景暴感暑热，仲景兼感湿各证治诸条。其卷中，辨正周禹载温热暑疫各条，辨正蒋问斋伏邪论，《评伤寒绪论》温热各条，评录吴又可《温疫论》各条。其卷下，论温病与伤寒不同，伏气发温与暴感风温病原不同，论伏邪外须辨六经形证，伏邪初发脉象舌苔本无一定，伏温从少阴初发证治，伏温由少阴外达三阳证治，伏温热结胃腑证治，伏温上灼肺金发喘逆、咯血咳脓、及内燔营血、吐衄便红、外窜血络、发斑疹、喉痧等证治，伏温化热，郁于少阴，不达于阳，及化热内陷手足厥阴，发痉厥昏蒙，或挟湿内陷太阴，发黄疸肿胀泄利等证，伏温外挟风寒暑湿各新邪为病，伏温兼挟气郁痰饮食积瘀血，以及胎产经带诸宿病等条，于温热诸候，变证挟证，辨释无遗。当今研究温热者，实有参考之必要，爰为重校圈点印行之。

《温热逢源》目录

卷上

- 详注:《灵枢》《素问》伏气化温诸条…………… (607)
- 详注:《难经》伏气发温诸条…………… (612)
- 详注:仲景伏气化温证治各条…………… (613)
- 附注:仲景暴感暑热证治各条…………… (616)
- 附注:仲景兼感湿温证治各条…………… (618)

卷中

- 辨正周禹载温热暑疫各条…………… (621)
- 辨正蒋问斋《医略·伏邪篇》…………… (622)
- 辨正张石顽《伤寒绪论》温热各条…………… (626)
- 辨正吴又可《温疫论》各条…………… (628)

卷下

- 论温病与伤寒病情不同治法各异…………… (631)
- 论伏气发温与暴感风温病原不同治法各异…………… (631)
- 论伏邪外发须辨六经形证…………… (632)

- 论温病初发脉象舌苔本无一定…………… (632)
- 伏温从少阴初发证治…………… (633)
- 伏温由少阴外达三阳证治…………… (633)
- 伏温热结胃府证治…………… (634)
- 伏温上灼肺金发喘逆咯血咳脓证治…………… (635)
- 伏温内燔营血发吐衄便红等证治…………… (636)
- 伏温外窜血络发斑疹喉痧等证治…………… (636)
- 伏温化热郁于少阴不达于阳…………… (637)
- 伏温化热内陷手足厥阴发痉厥昏蒙等证…………… (638)
- 伏温挟湿内陷太阴发黄疸肿胀泄利等证…………… (639)
- 伏温阴阳淆乱见证错杂…………… (639)
- 伏温外挟风寒暑湿各新邪为病…………… (640)
- 伏温兼挟气郁痰饮食积瘀血以及胎产经带诸宿病…………… (640)

温热逢源 卷上

清 江阴 柳宝诒谷孙编著
无锡 周 慎卜农初校
鄞县 曹亦明炳章国印

详注:《灵枢》、《素问》 伏气化温诸条

《灵枢·论疾诊尺篇》曰:冬伤于寒,春生瘧热。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金匱真言论曰: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治按:冬令受寒随时而发者为伤寒,郁久而发者为温病,就温病言,亦有两证,有随时感受之温邪,如叶香岩吴鞠通所论是也。有伏气内发之温邪,即《内经》所论者是也。是则冬伤于寒,正春月病温之由,而冬不藏精,又冬时受寒之由也。

又按:喻西昌《尚论后篇》,专论伏气发温之病,分为三例。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一例,谓寒邪之伏于肌肤者。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为一例,谓寒邪之伏于骨髓者。以冬不藏精,冬伤于寒为一例,谓内外均受邪,如伤寒两感之证,以此三例,鼎立三纲,分途施治。恰与《伤寒论》之太阳病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之三例,前后相符,此喻氏得意之笔也。盖喻氏天才超越,笔立清卓,每有议论,无不力破余地,而有意为文,每每虚立门面,创议论以助我波澜,在作文则为高手,而说理则未必皆能精确矣。即如伏气发温之病,惟冬伤于寒故病温,惟冬不藏精故受寒,其所受之寒,无不伏于少阴,断无伏于肌肤之理,其肾气未至大虚者,倘能鼓邪外达,则由少阴而达

太阳,病势浅而轻,若肾虚不能托邪,则伏于藏而不得外出,病即深而重。同此邪,同此病,证有轻重,而理原一贯,无三纲之可分也。喻氏论病,每每骋其才辩,而刻意求高,抑或借作感慨而自抒胸臆,逞笔所之,不自觉其言之过当,学者须分别观之。

又按:王叔和编次《伤寒论略例》云:中而即病者名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按:叔和此论,大旨无甚刺谬,喻氏肆意驳之,未免太过。惟寒毒藏于肌肤一语,于理欠圆,冬寒是时令之邪,与疫疠不同,无所谓毒,于寒下加一毒字,已属骇人。再寒邪之内伏者,必因肾气之虚而入,故其伏也,每在少阴,若皮肤有卫气流行之处,岂容外邪久伏?况果在皮肤,则病发亦轻,何至深入脏腑,而有险恶之证耶?

《素问·热论篇》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

治按:伏气发温,随时而变,热之轻者曰温,热之重曰暑。夏至后曰小暑大暑,冬至后曰小寒大寒,寒暑二字,相为对待,《内经》所称暑与热,本无分别。观篇首云: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其义可见,至仲景始以夏月暴感之热邪,名曰喝病,正以别于伏气外发之热病也。况伏气随时外发,亦必兼挟时令之邪,如春令兼风,夏令兼暑,理所必至,是其所以异名者,固不第因乎热之微甚矣。

又按:经言:凡病伤寒,是伤寒不必专在于冬时,即三时感寒,亦能郁化为温也。其称夏至后为病暑,则暑即温之变名,尤不可指为另是一邪,而此独分别言之者,因伏气发于夏至以后,其治病略有不同,盖温病忌汗,恐其伤阴,若时交长夏,则汗出必多,而邪气亦随汗而出,又未可以汗多而遽止之也。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岐伯曰: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素问·八正神明论》岐伯曰: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

治按:此两节,言冬时寒邪,所以能久伏不觉之故。凡风从时令王方来者为正邪,从冲后来者为虚邪,冬以寒为正邪,故中于人也令人不觉。近人有疑邪正不并立,不能久伏不发者,曷不取此两节经文,细意绎之?

《灵枢·论疾诊尺篇》岐伯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素问·平人氣象论》岐伯曰: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

治按:尺肤发热,热在阴也。尺热而脉数且躁,中有温邪也。更兼盛滑,则热邪已动有外出之象矣。此言伏温而发之脉证也。

《灵枢·热病篇》曰: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骨髓,死不可治。又曰: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治按:此节不知所痛二句,形容伏温初发,神情呆钝,其状如绘,阳热甚者,其热邪之浮于外者已甚也。阴颇有寒者,其寒邪之伏于阴者,尚未外透也。若此者其热深在骨髓,故不可治。

又按:已得汗而脉尚躁,是热甚而郁于阴也。脉尚躁而不得汗,是热甚而郁于阳也。邪

郁不解,阴阳之气不能主持,故死。

《素问·热论篇》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愿问其故。岐伯对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痛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可泄而已。又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病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又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营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

伯口：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又，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治按：热论谓人受寒邪，其为病必化热，但随时而发者为伤寒，其病自外而入内，久伏而发者为温病，其病自内而达外。此论除篇末伤寒成温一节，论及温病外，其除所论，都属伤寒。惟所列六经形证，伤寒与温病，初无二致，故备录之，以为临证时，分经认病之则。

又按：凡伤寒化热，自表入里，初起三日，在三阳经者可汗。后三日，在三阴经者可泄，故不至于死。其两感者，乃一脏一腑一阴一阳，同时俱病，来势迅速，不及措手，势必阴阳交绝，营卫不通，而不免于死矣。刺热篇所论，太阳之脉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一段，即温病中之两感，与此节可以互证。

又按：食肉则复一节，论病后食复，温病亦与伤寒相同。

又按：经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指冬邪春发者而言，此言凡病伤寒则无论冬夏，凡有伏邪，均可发为温病也，故夏至前后，异其时而同其病，曰温曰暑，同其病而异其名也。又温与暑病邪相同，而随时异名，冬邪春发者，邪郁化热，由里达外，邪随汗去，多汗则伤阴，故汗多者当止之。若至夏令，天时蒸热先已有汗，更有伏邪内动，汗泄愈多，但其汗之出也，邪机甫动，面汗即淋漓，若见汗多而遽止之，则邪机亦因之而窒矣。故特分别言之，而禁其止也。

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治按：肝脉络阴器，肝病不能疏泄，则热郁而小便黄也。腹痛多卧，肝病克脾也。热争者，为热甚而与正气相争也。狂言及惊，犯及手经也。胁痛，肝脉所过也。手足躁不得安卧，

热甚生风，风淫四末，故烦搅不安也。庚辛克木之日，故病甚。甲乙木旺之日，故汗出而愈。气逆者谓病气甚，而不顺其可愈之期也，更逢克木之日，故死。厥阴少阳并刺，病在脏，必泻其府，以求出路也。逆则头痛，病气上升之故。参吴意，庚辛日以下各脏仿此。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治按：膻中为喜乐所出，故心病先不乐而发热，与正争则心卒痛，心主火故烦，心气不舒故闷，呕属肝病，木火同气，且邪在上，多呕也，头痛，火升也，面赤，火越也，汗为心液，热甚则液干，故无汗也。

章虚谷曰：人身生阳之气，根于肾而发于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生气相传，所以生生不息也。邪伏血气之中，亦随生阳之气而动，动甚则病发，其发也，随气所注面无定处。故《难经》言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仲景所论，或发于阴经，或发于阳经，正合《难经》之旨。今观《内经》按生气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肾，可见邪随生气而动，不定中是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证《难经》仲景之言，而轩岐越人仲景之一脉相承，更可见矣。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颌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治按：湿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头先重也。颊为少阳所属，土木互为胜负，上病则木病亦见也。颜青欲呕颌痛，皆木病也，脾脉注心烦，腰痛不可用俯仰，是脾病及胃，不能束筋骨利关节也，腹满泄，脾经本病也。

肺热病者先渐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治按:肺主皮毛,故先恶风寒,肺气不化,则湿热蒸郁,故舌苔黄,喘咳,热邪伤肺也。热郁肺部,胸膈背走痛而不得太息也。头痛者,天气壅郁,而热上冲脑也。热蒸于内,则腠开汗出,热暂泄而生寒也。

肾热病者先腰痛胛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胛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热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

治按:腰为肾之府,又肾脉贯脊,会于督之长强穴,又肾脉入跟中以上膂内。太阳之脉,亦下贯膂内,膂即胛也。酸者热烁液也,肾主五液而恶燥,病热则液伤而燥,故苦渴而饮水自救也。又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病甚而移之府,故项痛而强也。胛寒,热极为寒也。肾脉从小指之下,斜趋足心,病甚故足下热也。不欲言,有不能明言之苦也。员员澹澹者,一身不能自主,难以形容之状。

又按:《内经》叙列五脏热病,惟肝肾两节,多其逆一层,他脏无之,可见热病伤阴,惟肝肾为最要也。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章虚谷曰:此更详五脏热邪未发,而必先见于色之可辨也。左颊颜鼻右颊颐,是肝心脾肺肾五脏之气,应于面之部位也,病虽未发,其色先见,可见邪本伏于气血之中,随气血流行而不觉。良工望而知其邪动之处,乘其始动,即刺而泄之,使邪势杀而病自轻,即《难经》所云: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者,是为上工治未病也。而用药之法,可以类推矣。

治诸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之寒处,身寒而止。

章虚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热从内发,故必先饮寒水,从里逐热,然后刺之,从外而泄,再衣以寒,居处以寒,必身寒热除而后止。

王梦隐曰:今人不读《内经》,于温热暑疫

诸病,一概治同伤寒,禁其凉饮,厚其衣被,因而致重者不少。然饮冷亦须有节,过度则有停饮肿满呕利等患,更有愈后手指足缝出水,速投米仁三两,茯苓三两,白术一两,车前子五钱,桂心一钱,名驱湿保脱汤。连服十剂,可免脚趾脱落。此即谚所谓脱脚伤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饮冷虽多,而汗出亦多,必无后患。

治按:治热以寒,一定之理。今人于温病初发,见用凉解,而即言其遏邪者,彼固未明此理也。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日,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内连肾。

章虚谷曰:此言外感与伏邪互病之证也。与热病篇之两感,同中有异,彼则内外同时受邪,内外俱病,故不免于死。此则外感先发,伏邪后发者可生,若同发则死期不过三日也。云:太阳之脉者,谓邪受于太阳经脉,即一日巨阳受之,头项痛,腰脊强者是也。色荣颧骨者,谓鲜荣之赤色,见于颧也。盖颧者骨之本,骨者肾所主,肾脏之伏邪已动,故赤色循荣血而见于颧也。荣未交今且得汗待时而已者,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太阳经脉外受之邪,与少阴营中伏热之邪,尚未相交,且使得汗,先解外邪,所谓未满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内伏之邪后发,待脏气旺时可已,如肾热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见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与厥阴病证争见,则肾肝皆有邪热内发,其势必与太阳外邪连合而不可解,故比之两感病,死期更速也。盖两感病起于经,必待胃气尽,六日方死。此则热邪内连肾脏,本元即绝,故死期不过三日也。

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日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章虚谷曰:上言肝热病者,左颊先赤,肝为厥阴,胆为少阳,相表里者也。外邪受于少阳经脉,而肝脏伏热之色,荣于颊前。若外内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邪,其内

发之热,可待脏气旺时而已。若与少阴经脉病证争见,则肝连肾热,而内外邪势必交合难解,死期不过三日也。大抵外内之邪,发有先后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紧在荣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阴阳交,亦即荣已交之义也。经文止举太阳少阳两证,不及阳明太阴合病者,以阳明之府,可用攻泻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阳少阴少阳厥阴,其邪连合而无出路,则必死也。

评热病篇云: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

章虚谷曰:阴阳之气,本相交合,今则邪势弥漫,外感阳分之邪,与内发阴分之热,混合不分,而本元正气绝矣。故曰:交者死,非阴阳正气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出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失志也,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章虚谷曰:汗生于谷,谷生于精者。谓由本元精气,化水谷以生津液,发而为汗,邪随汗泄,则邪却而精胜也。今汗出复热而不能食,是邪胜而津无所藉也。其病仍留连不去,则其寿可立待而倾矣。狂言失志一也,汗出复热二也,脉与汗不应三也,见三死证而不见一生证。虽似愈,必死也。

《素问·阳明脉解篇》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惊,何也?岐伯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帝曰:其恶火何也?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帝曰:其恶人何也?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帝曰:或喘

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章虚谷曰:土畏木克,故闻木音则惊也。热甚则恶火,仲景所谓不恶寒反恶热也。邪结于胃而气厥逆,则喘而惋,惋者懊恼而不欲见人也。邪热内结,则气阻而喘,不能循经外达。则四肢厥逆,盖四肢禀气于脾胃也。邪内入则连脏故死。外出则连经故生。

帝曰: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此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章虚谷曰:四肢禀气于脾胃,胃为五脏之海,而阳明行气于三阳,故四肢为诸阳之本也。邪盛于胃,气实于四肢,则能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邪乱神明,故妄言骂詈。胃中邪实,不欲饮食。四肢多力,则妄走也。此大承气之证,其邪连经,脉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连脏,脉必沉细。仲景云:阳病见阴脉者死,则虽有下证,不可用下法矣。

王梦隐曰:温病误投热药补剂,亦有此候,经证亦有可用白虎汤者,沉细之脉,亦有因热邪闭塞使然,形证果实,下之可生,不可概以阴脉而断其必死也。凡热邪壅遏,脉多细软迟涩,按证清解,自形滑数,不比内伤病服凉药,而脉加数者为虚也。

热论篇曰: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病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治按:此言热邪初愈,余热留而未净,得谷食助气,则两热相合而复炽,观其食肉则

复,多食则遗,故病后必须谨调口腹,只可以清淡稀粥,渐为调养也。

《素问·玉板论要篇》岐伯曰:病温虚甚死。

治按:经言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则凡病温者,其阴气先虚可知,使或虚而未至于甚,则养阴透邪治之,如法犹可挽回。若病温者而至虚甚,则热邪内证阴精先涸,一发燎原,不可治矣。

《灵枢·五禁篇》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

治按:热病汗出后而脉转盛躁,此热邪深伏于阴,至汗出而邪机始动而外露,则其伏邪必重,故曰逆也。

《灵枢·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

吴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焦也,故取之诸阳,以泄其邪,阳气通则汗随之,阳盛则阴衰,泻阳则阴得安其位,故曰实其阴。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故曰补其不足也。温热病未有不伤阴者,实其阴以补其不足,此一句实治温热之吃紧大纲。

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瘦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治按:热甚而脉浮躁则可刺,当急取之,令其热邪从汗泄而解。若脉阴阳俱静,是阳证见阴脉,已有死征,故勿刺。脉口动喘而短者,热壅于肺也,刺手大指间肺之少商穴,俾肺之热痹开而汗泄则解矣。热邪灼烁血分则瘦血,阴液被烁则口干,下焦阴伤已甚,而脉又微小,则不惟阴涸,而阳亦伤矣,故主死。

已得汗而脉尚躁,喘且复热,是热不为汗衰,而化源且绝矣,故死。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而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痠痲,齿噤𪔐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治按:颧赤而哕,肾阴已竭而虚阳上脱之证,故死。汗泄而腹尚满,是阴下脱而邪不减,与热不为汗衰者相似,故死。目不明,阴脱也,阴脱而仍热,故死。热满当泄,老人幼儿不任攻伐,则热无出路,故死。热蕴无汗,上逆则呕,下迫则血溢,上下交征,阴液易涸,故为死候。舌本烂,乃肾火上结,与胃热炽而口糜者不同,若既烂而热仍不已,亦为死候。汗不至足,是肺气不下行而化源将绝也,咳衄,乃邪闭于上,无汗则邪不外泄,又兼化源将绝之征,故曰死。髓热如骨蒸之状,邪热深入于肾也。热而痉,致见腰折等证,是邪热深入于肝也,肝肾为热邪所烁,故死。

吴鞠通曰:此节历叙热病之死征,以禁人之刺。大抵由于阴竭者为多,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药而愈者,盖刺法能泄能通,开热邪之闭结最速,至于益阴以存津,则刺法之所短,汤药之所长也。

详注:《难经》伏气发温诸条

《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有几,其脉有变否?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

徐洄溪曰:伤寒者,统名也。下五者,伤寒之分证也。

治按:中风伤寒,即仲景论中所列之证也,是感而即发者也。若寒邪郁伏而发,则因温风而发者,名曰风温。因暑热而发者,名曰热病,此即夏至后之暑病也。因湿邪而发者,名曰湿温。虽随时随病,各异其名,而由于受寒则一,故皆谓之伤寒。

又按：所苦不同，言五者之为病不同也。《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汗出，恶风脉缓者，名曰中风。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为湿痹。太阳中热者，渴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五条，即论列五种病之所苦，各有见证之不同也。前二条是感寒而即病者，后三条是寒伏于内，兼挟别气而病者。仲景悉隶于《伤寒论》中，可见五证均因于寒，即均可谓之伤寒也。

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

治按：阴阳二字以脉言，凡脉寸为阳，尺为阴，右为阳，左为阴，浮为阳，沉为阴，就此节论，当以尺寸分阴阳为是。风为阳邪，故阳脉浮滑。寒邪收引，故脉紧涩。湿为阴邪而伤阳，故阳濡而阴急。热病为阳邪而伤阴，故浮滑而沉涩。热病是温邪之已化热而外出者，其未化热之前，名曰温病。邪伏少阴，随气而动流行于诸经，或乘经气之虚而发，或挟新感之邪气而发，其发也，或由三阳而出，或由肺胃，最重者热不外出，而内陷于手足厥阴，或肾气虚，不能托邪而燔结于少阴，是温邪之动，路径多歧，随处可发。初不能指定发于何经，即不能刻定见何脉象也。

又按：伏温之病，随经可发，经训昭垂，已无疑义。乃张石顽谓温邪之发，必由少阳。陆九芝谓温热病必发于阳明。陈平伯则以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吴又可又以募原为温疫伏邪之所。诸家所论，虽亦各有所见，但只举温病之一端，而不可以概温病之全体。至吴鞠通《温病条辨》，横分三焦，谓凡病温者，必始于上焦手太阴，是以时感温风之证，指为伏气发温之病。彼此混而不分，其背谬为尤甚，学者

当即此节经文，悉心参究，确知温病之发，随经可动，临证时始有真知灼见，而不至有他歧之感也。

伤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滑氏本义引《外台秘要》，谓表病里和为阳虚阴盛，邪在表，宜发汗，若反下之，引邪入里，诛伐无过，故死。里病表和为阳盛阴虚，邪入里，宜急下，若反汗之，兼虚其表，故死。按伤寒例，亦有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之文。诸家释之不一其说。成无己注：则以阳邪乘虚入府，为阳盛阴虚，邪乘表虚，客于营卫，为阳虚阴盛。《外台秘要》及刘河间《伤寒直格》，俱以不病者为盛，病者为虚。《活人书》以内外俱热，为阳盛阴虚，内外俱寒，为阳虚阴盛。惟王安道《溯洄集》，则以寒邪在外，为阴盛可汗，热邪内炽，为阳盛可下。此说最为无弊，若不病为实，病者为虚之说，与表病里和，里病表和之说相近，但虚实二字，其义终未妥也。

治按：寒邪初受，未经化热，卫阳被遏，则阳虚而阴盛，此即暴病之伤寒。但用辛温助阳，以发其汗，则邪解矣。若未曾入府化热，而遽下之，则里气伤而表邪陷，即死矣。若邪郁久而化热，阴液被烁，则阳盛而阴虚，此即伏气之温病也。里热既盛，当急下以救阴则生。若再用辛温，误发其汗，则阴愈烁而变证蜂起，是以受病之始，都属寒邪，故仍以伤寒为提纲也。此节两层，以伤寒温病分贴作解，亦甚熨帖，前所引诸家之论，似总不能若是之直捷。

详注：仲景伏气化温证治各条

《伤寒论·平脉法篇》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

解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治按：温邪化热内动，脉当数大，乃见微弱，是气弱不能托邪，邪郁不达之象。热不外达而循经上浮，则为咽痛，以少阴之脉循喉咙也。伤寒少阴病，本有下利咽痛之条，亦即此义。盖以热郁既久，则阴液腐败，故不但咽痛，而复欲下利也。

又按：此条可为温邪内伏少阴之证。

章虚谷曰：观仲景标中风、伤寒、暑热等病脉，与《难经》同。惟《难经》言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是言温病初由伏邪，随气血流行在诸经中，及其发也，不知从何经而动，其发无定处，故无一定之脉可指也。今仲景又教人审脉，以辨邪发之经，如脉微弱，即知其邪未离少阴，随经上下，必当有咽痛下利等证，正与《难经》互相发明也。下文邪出三阳，热势大盛，其脉浮大，上关上，则是脉随证变，证随脉见，在初起本无定脉，故《难经》不标脉象也。由是观之，其与外感之邪，有定证定脉者，固迥不同矣。

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也。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章虚谷曰：风寒外闭少阴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温开泄之法矣。此少阴伏热内发，循经上灼而咽痛，虽不合用辛温开泄，亦不可用凉药，以遏其外出之势，故专用甘草甘缓之品，导邪外出，且生用亦能泻火。如不差，则火郁而不出也，加桔梗上通其气，则痛自止矣。伤寒自表入里，故先太阳而至少阴，温病自里而出表，故先少阴而后出太阳也。

沈宗淦曰：伏气为病，皆自内而之外，不止春温一证也。盖四时之气，皆有伏久而发者，不可不知也。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张路玉曰：病虽发于阴经，实为热证，下利咽痛，胸满心烦，其邪热之充斥，上下中间，已无处不到，而又非寒下之法所宜，故立猪肤汤，以润少阴之燥，与用黑驴皮之意颇同。阳

微者用附子温经，阴竭者用猪肤润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观之，思过半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周禹载曰：伏邪未发，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虽阴火不升，未见咽痛等证，而心烦不得卧，已知阴液消耗。故以芩连清热，即以胶芍滋阴，虚实两治也。

治按：以上少阴病三条，均与传经热邪不合，其为伏邪所致无疑也。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章虚谷曰：下利六七日，热从下陷，不得外透，故逆于肺则咳而呕，乘心则烦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阴之脉故也。主以猪苓汤利水而滋阴，盖滋阴则热随利去，利水则泻止，而烦渴亦解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张路玉曰：伏气之发于少阴，其势最急，与伤寒之传经热证不同，得病才二三日，即口燥咽干，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难为矣。故宜急下，以救肾水之燔灼也。按：少阴急下三证，一属传经热邪亢极；一属热邪转属胃府；一属温热发于少阴。皆刻不容缓之证，故当急救欲绝之肾水，与阳明急下三法，同源异派。

治按：此亦伏邪无疑，如系传经热邪，则从始病数起，决不止二三日。如从传至少阴数起，则不应二三日，始见口燥咽干也。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王安道曰：温病如此，则知热病亦如此，是则不渴而恶寒者，非温热病矣。温热病而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也。

沈尧封曰：此条虽不言脉，以后条参之，其尺部必浮也。

章虚谷曰：温病之发无定处，少阴之表为太阳，热邪从里出表，即有发热头痛之太阳病也。不恶寒，则非新感之邪可知，热从内发故渴，仲景恐人错认为太阳伤寒伤风之证，故特

标明，谓此是伏热内发之温病也。其少阴温病，反不标者，因伏气条内，已申明咽痛下利，为少阴初发之温病矣。

王梦隐曰：汪谢城云：吴氏《温病条辨·上焦篇》，首引《伤寒论》云：太阳病，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今检《伤寒论》，却未见此数语，使此语真出仲景耶？亦当辨其简误，若系吴氏误记，尤不可不为之辨正，余谓非误记也。因喻氏尝云：仲景治温证，凡表药皆用桂枝汤，以示微发于不发之意。尤在泾读书记云：此喻氏之臆说，非仲景之旧章。鞠通自谓跳出伤寒圈子，而不知已入嘉言套中，又不甘为人下，遂肆改原文，捏为圣训，而不自觉其诬圣误世也。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章虚谷曰：太阳外感之邪，若发汗已，当热退身凉矣。今热邪从少阴而发，当清其热，而误发其汗，反伤津气，而助邪势，故身更灼热，因而勾起其肝风，鼓荡其温邪，故曰风温，其为病也。虚阳外浮，热邪漫溢，故脉阴阳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气乏神昏，则身重多眠睡，内风动而机窍窒，故鼻鼾而语言难出，其非外感风邪可见矣。若被下者，谓未经误汗，非为汗后又下也。若误被火劫者，微则热伤营气，而血瘀发黄，剧则热甚风生，而惊痫瘈瘲也。盖邪伏少阴，热灼水枯，咽干口燥，法当急下。此热已发出太阳，则少阴空虚，若下之伤阴，则小便不利，而直视失溲，则气亦脱矣。若未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助内热，熏蒸而发黄，剧则火邪扰心如惊痫，肝风炽甚而瘈瘲，皆坏象也。若止火熏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矣。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治按：桂枝汤治风邪伤卫，表病而里和

者，用之得当，则微汗而解，此则温邪自内而发。误用桂枝，适以助邪而耗液，故大汗大渴，热势转甚，主以白虎，所以泄热解烦，因阴液被劫，故加人参以救之也。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张路玉曰：黄芩汤温病之主方，即桂枝汤以黄芩易桂枝而去生姜也。盖桂枝主在表风寒，黄芩主在里风热，其生姜辛散，非温热所宜，故去之。

周禹载曰：明言太少二阳，何不用二经药？则以非伤寒故也。何以知其非伤寒？以不恶寒而即热，不得谓之伤寒也。何以云太少二阳？以或胁满，或头痛，或口苦引饮，皆二经证也。果系伤寒合病，应见表证，今不但无表，且有利里证，如云伤寒协热下利，必自传经来，不若此之即利也。盖温邪内郁已久，中气不足者，岂能一时尽泄于外？其下走而作利，亦自然之势也。

王梦隐曰：少阳胆木，挟火披猖，呕是上冲，利由下迫，何必中虚始利，饮聚而呕乎？半夏生姜，专开饮结，如其热炽，宜易连茹。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周禹载曰：温病至三阳合病，其邪热溷实可知，故脉浮大也，意邪在少阴，尺脉已大，今由内达外，而浮大见于关上，故曰上关上也。然脉虽见于阳位，而少阴之源未清，故欲眠仍见少阴证，而盗汗又少阳证也。太阳脉浮，阳明脉大，而关上是少阳部位，故三阳合病。

治按：春温所以异于热病者，以目合则汗，不似热病之大汗不止也。

杨素园曰：此条与发汗已，身灼热之风温，初是一串，初起为此病，误汗则为风温。

按：此条治法，缪仲淳拟用百合一两，麦冬五钱，知母花粉白芍各二钱，鳖甲三钱，炙甘草一钱，竹叶五十片。

《金匱》曰：温症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痛，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尤拙吾曰:此与《内经》论疟文不同。《内经》论其因,此详其脉与证也。瘧症温症俱无寒,但热俱呕,而其因不同。瘧症者肺素有热,而外加感冒,为表寒里热之证,缘阴气内虚,不能与阳相争,故不作寒也;温症者,邪气内伏少阴,至春夏而发为伏气外出之证,寒蓄久而变热,故亦不作寒也。脉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脉如平时也。骨节疼痛时呕者,热从少阴而出,舍于肾之所合,而上并于阳明也。白虎甘寒除热,桂枝则因势而利导之耳。

王梦隐曰:喻氏谓仲景论疟,既云弦数者多热,而复申一义曰:弦数者风发,可见多热不已,必至耗液生风,木来侮土,传其热于胃,此非可徒求之药。须以饮食消息,止其炽热,如梨汁蔗浆之类,以止渴生津,正《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伤寒论》曰:阳明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燥,心愤愤,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下懊恼,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周禹载曰:浮紧伤寒脉也。何以为热病?以其发于夏,不恶寒反恶热也。又何以独言阳明?以夏时湿热上蒸,邪从胃发,且腹满而喘,种种皆阳明证也。然咽燥口苦,非少阴证耶?不知阳明为从出之途,少阴其伏藏之地,故证或兼见也。夫既阳明热病,曷又为脉反浮紧?正因浮甚有力,热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热汗之,耗其津液,必至躁妄昏昧;火劫温针,燥其阴血,必至惊扰无寐;下之而伤其阴,必至胃虚邪陷,心中懊恼,此皆误治所致。将何以救之乎?观舌苔滑者,则外邪尚在,以栀子解热,香豉去邪,是为合法。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知热邪大伤津液,故以白虎汤解热,加人参者,以益元气也。若紧脉去而浮在发热饮水,小便不利,则其热已入膀胱,故以猪苓消热除渴也。伤寒之小便不利,结于气分,热病之小便不利,由于血分,邪郁既深,耗液日

久,故必以阿胶补血,滑石祛热,无取于白术也。

沈尧封曰:未经误治之时,本是白虎汤主治。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周禹载曰:渴而小便不利,本当用猪苓汤,然汗多在所禁也。此与伤寒入腑,不合洩数同意。盖邪出阳明,已劫其津,汗出复多,更耗其液。津液几何,更可下夺耶?当以白虎加人参去其热,则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而垢,谵语遗溺,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雄按:发汗则谵语下似脱一甚字。

章虚谷曰:此条邪热更重,弥漫三阳,而致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者,不知味也,由胃中浊壅熏蒸,故又面垢也。热甚神昏,则谵语遗溺,若未经误治,而自汗出者,主以白虎汤。雄按:仲淳云:宜加百合,此倒装文法,谓非误发其汗之汗,故名自汗出。雄按:尤在泾云:若自汗出句顶腹满身重四句来。若误发其汗而致谵语,雄按:白虎加人参汤或可救也。或下之,额上生汗者,是绝汗也。手足逆冷,阳气将亡,即所谓再逆促命期也,非白虎所可治也。

附注:仲景暴感暑热证治各条

治按:经云: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据此则春之温,夏之暑,均是伏气所发而为病也。惟春时另有风温之邪,暴感而病,与伏气所发者,名同而实异。夏时亦有暑热之邪,暴感而病,与伏气所发者亦异。仲景恐与《内经》伏气之暑相浑,故《伤寒论》中,名曰喝病。而王叔和伤寒例,依《难经》伤寒有五而别之,谓冬时伏寒,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后来诸书,遂以伏气所发者,名为热病,而以暴感而病

者,仍名曰暑病。以此暑病之名,既与伏邪之热病相浑,又与仲景之喝病牵涉,后人谓喝是阳邪,专指热言,暑为阴邪,兼湿热而言,殊不知寒往暑来,暑与寒,显相对待。古人口暑、曰喝、曰热,皆属火气为病,不兼湿也。若湿热并至之病,《难经》名曰湿温,不名为暑,若谓暑必兼湿则当夏亢旱之年,暑热偏盛,湿难必得,况湿之可兼者最多,诚以湿无定位,分旺四时,风湿寒湿,无不可兼,惟夏季之土为独盛,故热湿多于寒湿,然暑字从日,日为天气,湿字从土,土为地气,霄壤不同,虽可合而为病,究不可谓暑中原有湿也。愚诚恐相沿沿误,易于淆浑,因将仲景书中,伏气发为温热诸条,详注于前,复将暴感暑热,及湿温各条,分别附注于后,而另标之曰:暴感暑热兼感湿温。庶几眉目清楚,读者不至淆乱云。

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周禹载曰:冬月寒能伤人,则名中寒。夏月热亦能伤人,则名中热。此是外来之热,故曰中。与伏寒发为热病之热不同,面同用白虎者,则以所伤在气则所主在金,所病在热,金病则母子俱病,故与伏气之在少阴,发出而由阳明者无异。要皆并主一汤,不因冬月之伏,与夏月之中为二义也。亦不因伏气之渴,与今病之渴为稍异也。方主人参白虎者,石膏功专清肺,退金中之火,是用为君,知母亦能就肺中泻火,滋水之源,人参生津液,益所伤之气而为臣,甘草粳米补土以滋金,以为佐也。

徐洄溪曰:凡汗出多之病,无不恶寒者,以其恶寒汗出,而误认为寒,妄用热剂,则立危矣。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方中行曰:世本作表有热,里有寒,必系传写之误。夫白虎本治热病暑病之药,其性大寒,安得里有寒者,可服之理?详本文脉浮滑,不但不紧而且见滑,乃阳气甚而郁蒸,此里有热也。里热甚,则格寒于外,多厥逆身凉,而为

亢害之证,此表有寒也。观厥阴篇中,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则知此表里二字,为错误可知,当上下更易之。

诒按:此节经文,理不可通。王三阳以寒字作邪字解,魏念庭以里字作经络之里解,沈尧封以寒字为喝字之误,王梦隐引徐亚枝说谓寒字当作痰字解,以上诸家,均系曲为之说,惟方氏之说,以表里二字互易,于义略近。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张路玉曰:滑,阳脉也。故其厥为阳厥,里热郁炽,所以其外反恶寒厥逆,往往有唇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以清里而除热也。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张兼善曰:白虎治烦渴燥热之重剂,表证未罢者,不宜早用。此条背微恶寒,后条时时恶风,皆表证也。特因其烦热已甚,非白虎不能退,故用之。

沈尧封曰:背恶寒是阳虚证,但此乃营卫气血之阴阳,非肾命水火之阴阳。此系燥渴心烦,喝热内炽是白虎证。惟喝热伤耗胃气,致背微恶寒,故加人参补其卫,至若少阴病口中和,而背恶寒者,则卫阳与肾阳俱虚,故人参附子同用,而两补之也。

吴鹤皋曰:背微恶寒者,其恶寒不甚也,既见燥渴,则白虎加人参,用无疑义。若恶寒而不燥渴者,则不可用也。按:合下条参之必有汗乃可用也。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沈尧封曰:此承上节,言烦渴背恶寒,固当用白虎加参矣。但亦有中喝而外,复伤寒,亦能令恶寒发热脉浮,更当于有汗无汗上,辨表证之解不解,以定此方之可用否也。

伤寒病,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张路玉曰:此条表证比前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参耶?盖惟热结在里,所以表热不除,邪火内伏,所以恶风大渴,舌燥而烦,饮水不止,如此安得不以生津解热为急也?

沈尧辰曰:舌燥且干,谓视之无液也。然则温病之视审舌苔,以察津液,仲师已逗其倪矣。

太阳中喝者,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皇甫上安曰:经云: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盖寒伤形而不伤气,故脉盛;热伤气而不伤形,故脉虚。王梦隐按:所云身寒者,虽发热而仍恶寒,不似暑热病之喜凉恶热也。

朱奉议曰:夏日发热恶寒头痛,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病也。夏月自汗恶寒,身热而渴,其脉微弱者,中暑也。

王梦隐按:此注之热病,乃夏至后所发之伏邪,《内经》亦谓之暑病。中暑者,夏月外感之热病,亦口中喝。病有内外之殊,脉有洪微之别,是微弱本喝脉,惟身重为湿候。后条虽亦身重而口开齿燥热炽已极,似当急与甘寒救液矣。

张路玉曰:此条是因热伤冷之病,乃中喝之变证也。喻氏谓无形之热伤肺,则用瓜蒂汤救之,各有所主也。

太阳中喝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成聊摄曰: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此则表里俱病者也。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者,表中喝也。脉弦细芤迟者,中暑脉象虚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不足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谓劳动其阳,而喝即发也。口开,前板齿燥者,里有热也。《内经》云:因子汗,烦则喘喝,口开,谓喘喝也,喘喝不止,故前板齿燥。若发汗以去表邪,则阳气外虚,

故恶寒甚。若以温针助阳,则火热内攻,故发热甚。若下之以除里热,则内虚而膀胱燥,故淋甚。

王梦隐按:即前齿燥一端,已为热炽津枯之候,虽身重恶寒,岂可再投清暑益气、五苓、藿香、正气等,辛温燥烈,以重劫其阴乎?东垣虚谷之言,误人不少。

又按:观汗火下三禁,则虽未立方,而甘凉彻热存津之当用,已不言而喻矣。

赵氏方氏拟用白虎加人参法,迨从三阴合法比例而出,似亦近理。

沈尧封曰:此条言精气素亏而中喝者。

附注:仲景兼感湿温证治各条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沈尧封曰:伤寒既以头痛胃实等项分六经,即以汗字判风寒,渴字认燥热,小便不利认湿气,纵横辨别,邪无遁形矣。学者当于此等处,着实留心。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

倪仲之曰:此湿家为病之总纲也。前条湿在关节而疼,故曰痹,此则一身尽疼,而表有热,故成氏谓之在经熏黄与橘子黄。同是湿热,彼以热胜者黄而明,此以湿胜者黄而晦,宜茵陈五苓散。王海藏以熏黄为阴黄,盖既湿胜,则次传寒中,小便自利者有之。王梦隐按:此由治病者但清其热,不治其湿所致。宜术附汤。

沈尧封曰:丹溪云:如造曲然,湿热郁久则发黄也。

王梦隐曰:湿热发黄,名曰黄疸,皆是暴病。故仲景以十八日为期,其余所因甚多,有谷疸,酒疸,女劳疸,黄疸,黄汗,及冷汗便溏气虚之阴黄,身面浮肿,睛白能餐,劳倦之弱黄,神志不足,猝然恐吓,胆气外泄之惊黄,肝木横肆,脾胃伤残,土败而黄色外越之痿黄,

皆与暴病不同,不可概为之湿热病。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王梦隐曰:胸中有寒之寒字,当作痰字解。胸中有痰,故舌上如苔,其津液为痰所阻,故口燥烦。而痰饮乃水之所凝结,故虽渴而不能饮也。

尤在泾曰:寒湿在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故头汗背强,欲得被覆向火也。是宜用温药以通阳,不可用攻药以逐湿,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所伤之上下而为病也。舌上如苔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苔之状,实非苔也。盖下后阳气陷于下,而寒湿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于得水,胸中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尤在泾曰: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利者死,谓阳上浮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王梦隐曰:张石顽云:由此推之,虽额汗微喘,若大小便利,则阴气未脱而阳之根犹在也,虽大小便利,而无额汗微喘,则阳气不越,阴之根犹在也,阴阳不至离决,尚可随其虚实而救之。至于下利不止,虽无喘汗阳脱之候亦死。又小便反闭,而额上汗出者谓之关。经云:关格不通,头无汗者可活,有汗者死。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直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汪谢城云:古人即表汗,亦有节度如此。

奈何今人动发其汗,且迫令其多耶!此与《伤寒论》桂枝汤后注,可以互参。

湿家病身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晕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章虚谷曰:此所谓雾露清邪,中于上也。三阳经脉,上头而行于身之表,头中寒湿,则表气不宣,故身疼发热。肺开窍于鼻,而行气于皮毛,邪从鼻入,湿遏其阳而上蒸则可致,气闭则喘,气壅则头痛鼻塞而烦,皆肺气壅塞,不得下降,故脉反大。与湿中于下,而在阴之脉沉细者,迥不同也。肺通喉,胃通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腹无病而自能饮食。头中寒湿故鼻塞,当用辛香苦泄之药纳鼻中,如近世之痧药。王梦隐用古法瓜蒂散吹鼻出黄水。使肺气通达,其湿邪化水,从鼻中出则愈。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

章虚谷曰:表邪未解,湿热内瘀则发黄。用麻黄解表,连翘赤豆利肺气,以清湿热,此以邪在经络,故从表解之。

王梦隐曰:夏月湿热发黄,表有风寒者,余用本方,以香薷易麻黄辄效。杨素园曰:香薷乃夏月之麻黄,换得恰当。

伤寒身黄发热者,梔子柏皮汤主之。

尤在泾曰:此热瘀而未实之证,热瘀故身黄,热未实故发热而腹不满,梔子撤热于上,柏皮清热于下,而中未实者,故用甘草以和之。

沈尧封曰:梔柏汤清热利水,治湿热之主方也。程扶生以麻黄小豆汤,为主方,不知麻黄小豆乃发汗之方,惟外兼风寒者宜之。梔柏汤为利小便之方,乃治湿热之正法。观论中但当利其小便句,则此理自明矣。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尤在泾曰:此热结在里之证也,黄如橘子色者,色黄而明为热黄也。若阴黄则色黄而晦矣,热结在里,则小便不利而腹满,故宜茵陈

汤。以下热通瘀为主也。

阳明病,发热汗出,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尤在泾曰:热越,热随汗而外越也,热越则邪不蓄而散,安能发黄?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则热不外达,小便不利,则热不下泄,而又渴饮水浆,则热之蓄于内者方炽,而湿之引于外者无已,湿与热合,瘀郁不解,则必蒸发为黄矣。茵陈蒿汤苦寒通泄,使病从小便出也。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沈尧封曰:此寒邪外束之湿温证也,麻黄

小豆汤是其主方,除却恶寒,即是梔柏汤证。更加腹微满,即是茵陈蒿证。

章虚谷曰:面赤者热郁在经也,当以汗解。若攻之,伤其腑气,则经热反从内走,与水谷之气郁蒸发黄,三焦闭塞,小便不利也。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章虚谷曰:此条虽未误下,而无汗小便不利,其邪热闭结而无出路,与胃中水液郁蒸,则必发黄矣。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喻嘉言曰:湿停热郁而误火之,则热邪愈炽,津液上奔,额有微汗,而周身之汗与小便,均不可得矣。发黄之变,安能免乎?

温热逢源 卷中

清 江阴 柳宝诒谷孙编著
无錫 周 镇小农初校
鄞县 曹亦电炳章圈点

辨正周禹载温热暑疫各条

凡病伤寒最重，温热尤烈，伤寒仅在一时，温热暑疫每发三季，为时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则流不得而清也。不辨其类，则治不得其当也。夫温热暑疫，皆热证也。燎原之下，苟无清凉一滴，何以治之？人无今昔，性有异同，某也神酣往圣，忘切琳琅，爰以一隙微明，静中索照焉。夫上古圣人，首重色脉，以营之已变未变，定人生死，片言已毕。

治按：此指《素问·刺热篇》，太阳之脉色荣颧骨一节。

中古圣人，专论谷气盛衰，定人生死，片言已毕。

治按：此指《素问·评热病篇》，热不汗为衰一节。

仲景，叔季圣人也，既立方论，复出不尽之藏纬，以膀胱之伤与绝，定人生死，先后合符，了无胜义矣。

治按：此指《伤寒论》中，风温为一节。有小便不利，直视失溲也等语。

乃仲景于《伤寒论》中，温热之法，森森具载，黄芩白虎等汤，是其治也。学者苟能引伸此义，便可变法无穷。乃不能细察其理，反执以为治伤寒之法，盍思本汤既无外解之功，又无内夺之力，圣人定法，果何取乎？

治按：得此提醒，自应顽石点头。

自晋以来，疑鬼疑蜮，沿陋无已，如崔行文之解温，用白术、乌头、细辛、桔梗四味，更

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萤火，名务成子萤火丸。热药相投，以火济火，谁其辨诸。

治按：此必当时有寒疫流行，用此得效，因而相传也。

如仲景书，谓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而朱肱《活人书》，谓发热恶寒，头疼身痛为温病，已显背圣训矣，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汤，知母葛根汤。防己汤，栝蒌根汤，葛根龙胆汤，风火交炽，燔灼无休，复改圣散子仍用附子，苏东坡在黄州时，亦称其效，岂知朱肱已三易其方，用败毒散而远热药，然厥功难减厥罪。

治按：败毒散，是通治三时感冒之方，仍非温热病药也。

吴氏谓伤寒坏病，更遇温热为温病。洁古老人，伤寒名家也，其子云岐，以伤寒过经不解者为温病，指叔和之文为仲景之言。赵嗣真谓仲景云：重感异气，变为温病。汪机谓仲景云：遇温气为温病，遇温热为温毒。竟不顾圣经之载于方策者，何尝有此一语耶？

治按：诸家不明伏气发温之理，而以温病为伤寒变证，故于温热源流，愈说愈远。

《巢氏病源》遵崔文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用针解散，三日复汗之，四日用藜芦丸、瓜蒂散吐之，五六日解未了者复针之，七日热已入胃，鸡子汤下之。遂使庞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为主，奉为灵宝少移则蹶。巢庞二子，盲以引盲，贻误何极？李思训亦宗和解，王海藏称其当，宋全盛明哲莫逾，拟非其伦矣。

治按：以上皆伤寒治法，后人遵之以治温热，贻误不少。

丹溪长于温热，善用凉药，温热遇之，自能解散，然非有真知灼见于其间也。东垣不善外感长于内伤，乃从《内经》悟出冬温春温二义，苦于极口叹颂，而用药则未能丝丝入扣也。

治按：丹溪东垣所论，不过一隙微明，于温热病之治法，仍未能从源头悟澈也。迨刘河间著《伤寒直格》，于热病每多入理深谈，然混在正伤寒中，在人眼光采择，不免金屑杂于泥沙者欤！

治按：温热治法，自仲景以后，无一人得其门径。至河间始有清泄邪热之法，与仲景黄芩白虎之治，先后同符。惜其于疏邪化热诸法，犹未能随证变化，曲尽病情也。

至明季方中行著《伤寒条辨》，可谓直登仲景之堂，独开生面，惜其论温热，亦分阴分阳，治兼寒热，遂为嘉言所宗。

治按：喻嘉言尚论温热，有刻意求深之弊，详论于后。

嗟乎！病名温热，自需寒凉，乃千百年来，盈庭聚讼，先后支吾，阳春寡和于汉庭，填篋迭奏于晋室，良由来派不清，复无体认。不然，岂诸公各是名家，乃甘悖圣矩如是耶？

治按：以上论温热病。

若夫夏月暑证，即《金匱》中湿喝，气蒸之病也。洁古东垣以动静分阴阳，动而得之为阳，用白虎，静而得之为阴，用大顺冷香诸剂。岂知夏月杲杲炎威，有阳无阴，动静不甚相远，惟多食冰果冷物，及恣意房帟，致伤太阴少阴者，热药可以暂用。岂得视温热之味为通行之药乎？明计部张凤逵著《治暑全书》，深明理蕴，精确不磨，虽有小疵，不掩大德，诚可振聋聩于千古者也！

治按：以上论暑病。春时温病，有伏气暴感两种之不同，夏月之热病亦然。《内经》云：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则暑病即伏气发于夏月之病

名也。仲景恐与夏月暴感之病相混，故于暴感者，另立喝病之名，以别于伏气所发之暑病，亦既苦心而为分明矣。洁古辈，徒以阴阳动静断断致辨，而于伏气一层，全未道及，舍本逐末，固无足论。张凤逵畅论暑病，独开生面，而其所论，亦只就暑病之暴感者言之，诚以喝病中之伏气暴感，治法迥殊。暑病则无论暴感伏气，均可以白虎为主方，治法相同，则议论尤易混淆也。

至王叔和云：四时不正之气，感则为疫，而大疫之沿门阖境，传染相同者，多在兵荒之后，尸浊秽气，充斥道路，人在气交，感之而病，气无所异，人病亦同。所以月令于孟春，柝路埋鬻，不敢或后者，圣王早虑及此耳！非徒泽及枯骨也。后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见，如嘉言上焦如雾，升逐解毒。中焦如枢，疏逐解毒。下焦如渎，决逐解毒。俟其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暗长于未尽之时，此固不易之论，然求其反覆尽义，直穷变态者，舍吴又可之言，必无依傍也。

治按：以上论疫病。疫病有各种不同，如《素问》所言，五运之气偏胜，则郁伏而为五疫，此寻常之疫病也。其有兵荒之后，沿门阖户，长幼相似，朝发夕死，医药不及，此非常之疫病也。又可所论，似属寻常之疫病，前人称其所论，是五疫中之土疫，斯为切当，其所论病情治法，变化百出，有前人所未经道及，而与伏气所发之温热病相合者甚多，故于下卷证治各条，每采取而论列之。想又可当日，于伏气疫气两证，未能分晰清楚，因误指伏气为疫病者，亦复不少，故其书中论治，虽称疫邪，而方治则每于伏气相合也。

辨正蒋问斋《医略·伏邪篇》

治按：伏邪之名，从前未经道及。自蒋问斋著《医略》十三篇，煌煌然著伏邪之名，而伏温一病，始照然大白于天下。惜乎其所撰伏邪篇，历引《内经》仲景之文，既详且备，而囿入

吴又可募原之论,谓伏邪即与温疫同条共贯,殊不知温疫之邪,从口鼻吸受,所受者湿秽之邪,藏于募原,则发为寒热,痞闷呕恶等证。伏温之邪,从经络内袭,所袭者风寒之邪,伏于少阴,发为寒热身疼之候。病原见证,两者截然不同,蒋氏不能细加审别,而伏邪论中,每每将募原之说牵涉搀混,致学者转有多歧之感。爰亟取蒋氏伏邪篇原文,为之逐条辨正,俾读者豁目爽心,而于伏邪疫邪,不至更相牵混,贻非好与前人辨难也。亦以病机所在,出人生死之间,不容稍有假借耳!

伏邪者,冬寒伏于募原之间,化热伤阴,表里分传,多为热证。以始得病,溲即浑浊,或黄或赤为据。

原注兰亭曰:小便乃州都气化,邪在表,无关于里,何至变色浑浊?显是邪伏于中,化热伤阴之明验也。

治按:暑秽之邪,从口鼻吸受者,由肺胃而伏于募原,至秋令凉气外束,则发为伏暑。冬寒之邪,从皮毛袭入者,由太阳而伏于少阴,至春令温气外达,则发为伏温暑温两病,其病源见证,截然两途。吴又可所论温疫病源,都属暑秽之邪。蒋氏乃谓冬寒伏于募原,是将温暑两邪,混为一病。其认题既误,则立论自不能中的矣。

其见证初起,即溲赤而浑,神烦少寐,或洒洒振寒,蒸之发热,或但热不寒,或汗出热不退,或潮热往来,或寒热如疟,或头疼身痛,或狂躁谵语,或渴或不渴,或反欲热饮,或有汗或无汗,或汗不达下。

治按:伏寒化热,由少阴而发,每有骨节烦疼,腰脊强痛之证,以肾主骨髓腰脊,又为太阳经所辖之地也,内热上蒸,则头作痛,慎勿误认为表证,而强与发汗也。邪已化热而反欲热饮者,中有痰浊弥漫,得热饮则开爽也。温病得汗,而热不达于下,甚或足冷不温,此由正虚而气不流通,或因邪重而气被郁,以后病必见重,务宜留心。

舌苔或白或黄,或灰或黑,或滑或涩,或

生芒刺,或反无苔,而色紫赤。

治按:邪涉于胃,则舌上生苔。又可所论邪由募原而发,故始则苔如积粉。其邪化热日渐加重,故苔亦由白而黄而灰而黑,日渐增重也。若伏温化热,由少阴而出间有不涉于胃者,则舌色如常,无论不见灰黑之苔。即白黄之苔亦不甚厚,诚以热在阴经其患不显,胃则胃中浊气无由上腾,而结为苔也。此亦温暑两证之分别处,学者当细心领会。

大便或秘或溏,或下利臭水,或如败酱,或带瘀血。

治按:伏温热养于里,必以大便通达,为热邪之出路,此与伤寒便溏为邪陷者,其论相反,而其理则一也。

或遇湿上司令,酿成湿温,则身痛异常,溲更浑浊,当与湿证门参治。然湿从上化,土无成位湿无专证,但治伏邪为主,辅以温通治湿之意可也。

治按:湿邪有外感时令之湿,亦有内伤久伏之湿,身痛亦有不因乎湿者,均当分别论治。至治法之或以湿邪为主,或以伏温为主,当视湿邪温邪之轻重,其见证之缓急,方可着手,不容预设成见也。

其解或战汗自汗,躁汗狂汗,发斑发疹。

治按:表气之郁,固由痲疹战汗而解。而欲求达表,必先里气畅行,则通腑一层,正伏温吃紧关头,不可遗漏也。

其剧则或发痉,或神昏如醉,或苔黑起刺,唇齿焦枯,或鼻煤舌裂,或呃逆从少腹上冲,或摇头肢体振掉,或气急痰壅。

治按:所叙诸剧证,皆热溃于阴,而燔及胃府,或涉于手足厥阴之候,当分别施治,未可混列也。

其脉则忌紧涩细数,而喜和缓滑大。

治按:温邪之脉,弦滑数大,此其常也。间有邪热郁遏,而脉见细数不畅者,有正气不充。而脉见细弱不数者,病必见重。医者宜留意焉。

其治或先用吴氏达原饮加减,从乎中治。

然后或汗或下。如见三阳表证，则加羌葛柴胡之类。见三阴里证，则加硝黄之类。或先汗而后下，或先下而后汗，或汗而再汗，或下而再下，或但汗不下，或但下不汗，或养阴化邪，补泻兼施。毋为夹阴所惑，误服桂附则死。当察其证脉，表里虚实，老少强弱，风土寒暄，膏粱藜藿，参合为治。善后则宜和胃养阴。

原注兰亭曰：夹阴二字，流俗相传，本无足据。若因房室致病，男子为夹阴，将女子为夹阳乎，真不值一笑也。病在三阴为阴证，小儿亦有之，与房室何与焉？况阴证乃正伤寒家事，伏邪疫邪，均无阴证，即或有之，亦千百中之一耳！

治按：伏气化温，从阴而达，法当助阴托邪。达原饮乃燥烈伤阴之品，惟暑湿在募原，舌苔浊腻者宜之。若施于伏温之病，则助热烁阴，岂堪尝试？盖由蒋氏误认又可所论之疫邪，谓即是伏温，而置《内经》、《难经》所论于不问。

再按：吴氏所列治法，于表证多凡温燥劫阴之剂，与伏气发温，先伤阴分之病甚不相宜，至所论里证治法，都与伏温相合，可以取法不少。缘吴氏当日所见之证，仍属伏气居多，所论病情，亦多伏气之候，只以病源未澈，识见不真，复有暑湿之邪，夹杂而发者，淆乱其间，故论中每有病情确属伏温，治法亦合，而立论皆以疫邪为名者，此则吴氏立说之卤莽也。

汗不出，九味羌活汤，活人败毒散，柴葛解肌汤，小柴胡汤，吴氏达原饮，加三阳表药，《医话》柴胡白虎汤之类。下则大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桃仁承气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凉膈散，拔萃犀角地黄汤，吴氏达原饮，加大黄，《医话》中承气汤，葵贝二陈汤之类。养阴化邪，则犀角地黄汤，《医话》柴胡生地汤之类。补养兼施，则陶氏黄龙汤，《医话》大真人参汤，或半夏泻心汤，或十味温胆汤之类。善后则《医话》沙参二陈汤，加谷芽神曲之类。此其大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治按：所列诸方，粗浅杂凑，学者观其大略，原不能举以治病，其汗剂所列九味羌活，及败毒解肌等方，燥烈劫阴，于温病尤非所宜，学者勿为其所误也。

《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曰：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又五变篇曰：百病之始期也，必先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八正神明论曰：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

热论篇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此《内经》诸篇，分明以正邪内伏，而后发为温病也。

治按：以上《内经》各条，所论伏邪，亦既详且尽矣。何蒋氏尚牵涉募原之说，混而不分也？

六元正纪大论曰：司天之气，气温草荣，民康之际，温厉大作，远近咸若，此其先有伏邪可知。

《难经》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此经中有伏邪可知。周礼四时皆有厉疫，盖邪伏之深，亦可期年而发。

吕览《礼记》以非时之气为疫，即伏邪因感而发。

《史记》齐中御府长信，冬时堕水濡衣，至春病热，此伏邪化热可证。

治按：吕览一条，既以非时之气为疫，而又为伏邪因感而发，是将疫邪伏邪牵合为一，蒋氏之病根在是矣。

《金匱要略》，百合病，必待日数足而后解，是亦伏邪之类。

《伤寒论·平脉篇》直以伏邪为病名。

伤寒例以寒毒藏于肌肤，春变为温，夏变为暑，此以冬伤于寒，发为温病，本于经旨。

太阳篇，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为温

病,既不恶寒,邪非在表,而渴属内热,其为伏气显然。

阳明篇诸下证,与伏邪入胃之意同。

少阴篇之自利,心下痛。厥阴篇之厥深热亦深。诸下证,亦与伏邪化热伤阴之意同。

治按:伤寒既经化热,以后其证治法,与伏温大略相同。其不同者,在即起自内达外之时,则恰与伤寒为对待耳。

《太平御览》载曹植说疫气致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若夫殿处鼎食之家,若是者鲜矣,此亦饥寒伤正,邪伏而后发也。《巢元方》以疫疠与时气温热相类,盖不知由于一气所伏,而有多寡轻重之分耳!《通鉴》唐纪,关中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五之一。此人饱食,非受风寒,盖有伏邪内动也。刘河间《宣明方》,治疫疠,不宜热药,解表而用白虎汤、凉膈散,明其有伏热在内也。李东垣《辩惑论》载壬辰改元,京师戒严,受敌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病者万无一二,即病而死者接踵不绝,将近百万。岂俱感风寒耶?盖伏邪所致耳!《丹溪心法附余》,附《伤寒直格》心要论证治诸法,治伏邪甚善,当与吴氏《温疫论》互阅。

《丹溪心法》温疫众人一般,病者是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首用大黄黄芩,先攻其里,亦因其内有伏邪也。方约之谓温热之病,因外感内伤,触动郁火,自内而发之于外也,此明言邪伏于中也。元史耶律楚材,用大黄治士卒病疫,亦足见其邪之伏于里也。

治按:以上各条所论,均系疫证。而蒋氏引之,每条牵入伏邪,其实疫证中有专病疫者,有兼伏邪者,当随证审治。若将两证牵合立论,则不特伏邪之证治不清,并疫证亦茫无依据矣。

王履《溯洄集》,温病热病,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之于外。又云:世人治温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

张景岳以温疫本即伤寒,多发于春夏,必待日数足,然后得汗而解,此与《金匱》百合病之义同,皆有内伏之邪故也。吴又可《温疫论》,治伏邪最切,而反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非,是盖不知寒乃冬月之正邪,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及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谓正邪可伏而后发也。由是观之,伏邪所从来远矣。

治按:《溯洄集》所论,确系伏气所发,其论病情最为确当。蒋氏以伏邪与温疫牵合,已属误认。张景岳乃为温疫本即伤寒,则误而又误,其谓必日数足而后能解,理亦不确。缘景岳于外感六淫病,其理路本未能清晰也。吴又可专论温疫,遂将当时所见之病,无论其为伏温,为温疫,一概谓之疫邪,不责己之分辨不清,反疑《内经》冬伤于寒之语为不确。其才识粗疏,横肆武断,亦未免不自量矣。蒋氏既知所伏者为正邪,则所见高出于吴氏矣。何以篇中引用,仍以达原饮为主方?前后自相矛盾,吾所不解。

然人之强弱不同,攻补有异,大法有三:攻邪为上策;扶正祛邪为中策;养阴固守为下策。盖邪伏于中,犹祸起萧墙之内。邪正交争,势不两立,正气无亏,直攻其邪,邪退而正自复也。若正气有亏,不任攻邪,权宜辅正,且战且守,胜负未可知也。若正气大亏,不能敌邪,惟有养阴一法,悉力固守,冀其邪氛自解,不已危乎!是以正气不虚,伏邪虽重,治得其宜,可奏全捷。惟正虚可畏,不知者反以攻邪为太峻,乐用平稳之方,致使邪氛日进,正气日亏,正不胜邪,则轻者重,重者危,卒至不起,乃引为天数,岂不谬哉?

治按:蒋氏此论,以攻邪为主,盖以邪退则正自复,去邪所以救阴也。吴鞠通《温病条辨》,则专以养阴为主,阴气既充,则在表者,液足自能致汗,在里者,增水乃可行舟,阴旺则热自解,养阴即以泄热也。愚谓此两法,亦当随人而施,如偏于阴虚者,则养阴以泄热,

吴氏之论为宜。偏于邪重者,则泄热以存阴,蒋氏之法为合。二者虽似相反,而实则相成也。

辨正张石顽《伤寒绪论》温热各条

治按:张路玉于正伤寒外,详列四时外感,类伤寒各病,并采辑各家之说,备著于篇,其论亦至悉矣。惟篇中于冬温春温瘟疫等证,与温热病未能寻源溯流,条分缕析,学者眩焉。兹录其有关于温热病者若干条,为之详加评论,俾读者不至为旧说所淆云。

伤寒者,冬时严寒,感冒杀厉之气而病也。交霜降节后,春分气前,病发头痛者,皆谓之正伤寒。其病有六经传变,合病并病诸例,其治法以仲景《伤寒论》为圭臬。

治按:正伤寒病,南方不多见,即间有之,亦鲜重证。凡外感病之重且险者,皆温热病也。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与少阴合病。二日阳明与太阴俱病。三日少阳与厥阴俱病。至水浆不入,不知人事者,六日死。然伤寒病两感者亦少,惟温病热病居多。以温热从少阴发太阳,即是两感之证,所以守真特立凉膈、双解、白虎、承气等汤,以两解其表里之热毒也。

治按:石顽每谓温病亦必由少阳而发,初起以柴胡为主方,而此处又谓少阴出太阳,可知其于温病,未能明辨其原,故论治亦无确见也。且两感证是外内合邪,温热病是由内达外,其外面见证虽同,而病之来源各异,本不可同日而语也。

至冬令时,反有非节之暖,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未至而至,即为不正之气,人感之而病者,名曰冬温。其证必心烦呕逆咽痛,身热头疼,或咳嗽自汗,或头重面肿。但始咽痛,后必下利,以邪入少阴,其经上循喉,下入腹也。治以阳旦汤加桔梗、萎蕤。

治按:此外感风温之邪,冬春间时有之。叶香岩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吴鞠通所用

平凉轻剂,银翘、桑菊之类,恰与此等证相合,盖此病必以清泄肺经为主也。如伤及阴分,则地麦元参,可随证加入。吴鞠通亦已言之,其所主阳旦汤,有桂枝之温,必有恶寒头项强痛之太阳证方合,如有此证,则非温邪伤肺之温病,而为伏寒内发之温病矣,总由经脉未清,故语多矛盾耳!

至春分节后,天令温暖,有入壮热为病者,乃温病也。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仲景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盖以冬时伏气,随时令温热之气而发,但所发之因不同,有感非时寒暴而发者,有饥饱劳役而发者,有房室不慎而发者,所感之客邪既殊,则发出之经络亦异。所谓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当随其经证而治之。

治按:此数行,说温病源流俱彻,夫何间然。

凡温病之发,必大渴烦扰,脉满口苦,不恶寒反恶热,脉气口反盛于人迎,明系伏邪自内达表,必先少阳经始。若因客寒而发者,宜小柴胡随所见经证加减。无客邪者,黄芩汤主之。病温病亦多传变并合,未有不及少阳者,如太阳少阳合病,黄芩汤。少阳阳明合病,承气汤。三阳合病,柴胡汤,或双解散加减。凡三阳表证,烦热口渴,俱宜黄芩汤之类。据此合病症治,则传变并病,可例推矣。

治按:此节论温病证治颇合,惟谓伏邪外达,必由少阳,则囿于旧说,不切病情。且与上文温邪行诸经,不知何经之动,前后亦自相刺谬矣!

凡治温病热病,无正发汗之理,盖其邪自内达外,无表证明矣。若果证显非时暴寒,恶寒头痛而脉紧者,亦不可纯用表药,宜梔豉汤或益元散加薄荷葱豉,重则凉膈散去硝黄,加葱豉探吐取汗,最妙。盖此怫郁之热,乘春温之气而发,虽有非时暴寒,止宜辛平之剂发散。

治按:温邪初起,用葱豉取汗最稳,不必探吐也。

凡下之前后,或将汗已汗,或下后余热不止,反大汗淋漓者,此实热虽去,而余邪未尽,可与小剂黄芩汤,或解毒汤调之。

治按:若阴津不足之体,用清养胃阴之剂最妙。

若下后,渴虽减而饥欲得食者,此伏邪初散,阴火乘虚扰乱也。凡温热病下后多此,慎勿便与粥饮,得食则复。

治按:近人不明此理,因此而致反覆者甚多。

凡温病下后,热不退,下证尚在者,可再三下之,以热退为度。

治按:伤寒病粪多坚栗,下之宜猛而重,一下之后,可以连下者甚少。温热病粪多粘黑如酱,下之宜缓而轻,下后停一二日,垢热再聚,即当再下,有下至三四次始清者,不得谓已下者,不宜再下也。

若下后,热不止,而脉涩咽痛,胸满多汗,此热伤血分也,葶苈苦酒汤探吐之。

治按:热伤血分之证,当养血以化余热,如生地、元参、银花、犀角、洋参、竹茹之类,乃合病情。若葶苈、苦酒之法,决不可投。

所谓交阳者,非阴寒交热而为阳也。乃拂热郁蓄之于里,郁极乃发,则交传而出于表之阳分,是谓交阳,而后作汗也。或郁而不能出表,是否极不泰,即正气衰残,阴气先绝,阳气后竭而死矣。

夫欲汗而脉忽沉伏者,阳气并入于里故也。交阳而躁乱昏冒者,里热郁极,故神昏而躁扰也。凡战汗而不快,或战而不汗,此并之不甚,故虽战而病不去也。通宜三一承气汤,或合黄连解毒汤下之,所以散拂热而开郁结也。凡战汗时,频与热姜汤,助其开发最佳,可免战不快而无汗之患。

治按:姜性助热,不如茅根为佳。

凡可下之症,或得下而汗即出者;或服药而拂郁顿开,先汗出而后利者;或利性但随汗泄,则气和而愈竟不利者;亦有战不快,交不通而死者;或不战而汗出者;或但战无汗而愈

者。世俗不知,乃以恶寒战栗为阳虚阴胜,因而误治者多矣。

治按:凡此病情,疑似之际,死生反掌,切须用心。

凡温病发于三阴,脉微足冷者多难治。

凡温病大热,脉反细小,手足逆冷者死证也。

凡温病初起,大热神昏谵语,热甚脉小,足冷,五六日而反躁急呕叶昏沉,舌本焦黑,或失血躁热脉大,或痉搐昏乱,或脉促结、代、沉小者皆死。

温热病大热,不得汗者死。得汗后面反热,其脉躁盛者亦死也。凡温热误汗之,狂言不能食,其脉躁盛者,皆不可治也。

治按:此节所列温病不治之症,不外二种。邪气郁伏不达者一也;正虚不能托邪者二也;阴气被烁涸者三也。

夏至后,炎暑司令,相火用事,有发热身疼不恶寒,但恶热而大渴者,为热病。伤寒例云:凡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热,盖久伏之邪,随时令之暑热而发也。以邪非外来,故但恶热而不恶寒。热自内发,故口燥渴而引饮多,其邪既郁为热,不宜辛温发汗,不得复指为寒。而仲景仍以伤寒目之者,谓其初受病时,皆寒气郁伏所致耳!世言仲景无温热治法,试观太阳阳明篇中,黄芩白虎等汤,岂治伤寒可用之药也?白虎为金神,非盛暑热病,内外热极者不可用。气虚人用之,往往成结胸者,甚至不救,故有立夏以前,处暑以后,不可妄用白虎之戒。夫伤寒之不可用黄芩白虎,犹温病之不可用麻桂青龙也。即治温热,亦须无非时暴寒者方可用。

治按:此节申明黄芩白虎,仲景本为温热而设,非伤寒方也。惟节末一转,又设为黄芩白虎之厉禁,于理未尝不是。特嫌其于热病正治法,未免喧宾夺主耳!

若温病七八日,或十余日,前邪未除,重感于寒,忽然寒热交作,变为温疟,方书以为坏证。按伤寒例云: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变

为温症,其证胸胁满,烦渴而呕,微恶寒者,治以小柴胡去参半,加栝蒌根石膏。无寒但热,其脉如平,骨节烦疼时呕者,用白虎汤加桂枝,慎不可辛温发散,以助其症。

治按:前症烦渴微恶寒,宜白虎加桂枝。后症但热不寒,并不得加桂枝矣。

至《内经》所言先热后寒之温症,乃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阳气大发,邪气不能出,因遇大暑,骨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并出。此病藏于肾,其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反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症,治宜人参白虎汤。或有客邪,则加桂枝,更以金匮肾气丸去附子,倍加桂枝作汤,渴则饮之。盖从肾出而大热,则其内先已如焚,故急以白虎退热,迨症势外衰,复返于肾,而阴精与之相持,乃为寒。设不知壮水之主,以救其阴,十数发后,阴精竭矣。此伏邪自发之温病,与温病后重感于寒所变之温症,名同而实异。然皆不越乎少阴一经,故详辨之,以破此异同之感。

治按:两证来源稍异,而救阴撤热,其治法大致相同。惟前证重感新寒,当随证参用疏邪之意,方为周密。

辨正吴又可《温疫论》各条

治按:吴氏所论温疫中后治法,大概与伏温相合,故后来张石顽蒋问斋等治温热病,每每引用。惟方药粗悍,宜于藜藿壮实之体,而不宜于膏粱虚弱之入耳。所可议者,开手即谓温疫秽浊之邪,由口鼻吸受,藏于募原而发,将伏气化温之病,概行抹煞,并疑《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语,为不足凭。试思募原之邪,专在气分,即使善于传变,亦何至有先里后表,但里不表,里而又里,如后面所称九传之变证哉!至所叙初起证情,以及舌苔脉象,大略是暑湿浊邪,蒙蔽中焦之证,与疫厉恶毒

之邪,沿门阖户,如霍乱烂喉捻颈等险恶之证,传染不已者,亦不相同。然则又可所指之温,既未得伏温之真谛,所论之疫,又未得疫证之全体,似无足取矣。然又可当明季兵荒甫至之时,确有是病,以此治病,确乎有效乃以其所阅历者,著为此论,虽不免有粗疏之弊,亦岂容一概屏弃,况篇中所论,应下失下,及下后诸变证,曲折详尽,多阐前人未发之秘,堪为临证圭臬者,正复不少。爰采论中,与伏温相合者各条,附列于下,并分系于各篇之后而详论之。

温疫之邪,从口鼻而入,不在经络,舍于伏膺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募原是也。凡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适逢亏欠,因而乘之,感之浅者,待有所触而发,感之深者,中而即病。其始阳气郁伏,凛凛恶寒,其则四肢厥逆,既而阳气郁发,中外皆热,发即昏昏不爽,壮热自汗。此邪伏于募原,即使汗之,热不能解,必俟伏邪已溃,表气渐行于内,精元自内达表,此时表里相通,大汗淋漓,邪从外解,此名战汗,当即脉静身凉而愈。

治按:从口鼻吸受者,必系暑湿秽浊之邪,其发也,必有病闷呕恶嘈搅等。募原达胃之见证,治之当用芳香开泄,如藿香正气之类。此不在经络,本非汗所能解,若暴受风寒,邪在经络者,其邪尚浅,一汗即解而不战也。若大寒大热,必战而得汗,乃能解热者,其邪必深且重,迨郁伏而发,邪正交争则战,正胜邪却则汗,此即属伏温见证,虽病情万变,不可执一。伏温之病,每有兼挟暑湿秽浊,或暴感风寒夹杂而发者,然医者必须逐层分别,认清来源,方可施治。吴氏于入手之初,叙述病情,不能分晰清楚,混称之为温疫。致后人相沿遗误,不容不辨。

若伏邪未尽,必复发热,其热之久暂,视所感之轻重,要皆先寒后热,至伏邪发出,方显变证。

治按:据此病机,合之下文表里九传,则

所云伏邪,必非轻浅之邪,如募原所伏之秽浊矣。

其证或从外解,或从内陷,更有表里先后不同。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有里而再里,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表里分传者,此为九传。

治按:所列九传证情,变幻殊甚。然惟伏气化温,从少阴外达者,每每有之,邪机仅在募原者,未必如是也。

疫邪初起,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皆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不可用辛热药汗之,又未可下,宜用达原饮以透募原之邪为当。若见少阳阳明太阳证,随经加柴胡葛根羌活为引,以提其邪出阳分也。

治按:若系暑湿浊邪,舌苔白腻者,用达原饮甚合。若伏温从少阴外达者,则达原饮一派辛燥,既不能从里透邪,而耗气劫津,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学者当细心体认,勿误用也。

邪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脉亦不甚数,一二剂自解。如不得汗,邪气盘错于募原也,只以本方主之。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药后不从外解而反内陷,舌根先黄渐至中央,此邪渐入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

治按:以舌苔之厚薄,为病之轻重,是暑湿浊邪之的据。若伏温则尽有邪机极重,而舌苔如无病者,缘邪发于阴,未涉于胃故也。学者于此等处,细心分别,则伏温与疫邪异同之辨,自可了然矣。

若脉长而洪数,大汗多渴,此邪气适离募原,欲表不表,白虎汤证也。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证,此邪已入胃,承气汤证也。

白虎承气,均是治热邪犯胃之重剂。凡无形之邪热,燔灼于胃者,用白虎。有形之垢热,结于胃府者,用承气,此一定不易之法。乃以欲表不表,则当以导之出表为要,不当以白虎专清里热矣。

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解者;有从自汗盗汗

解者;有无汗竟全归胃府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而解者;有胃气壅遏,必下后始得战汗而解者;有汗解而里和,越三四日复发热者;有已发黄,因下而复热发斑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偏重,虽有斑仍非下不愈者。此虽传变不常,要皆意中事也。

治按:所列病情传变,颇为详悉。但如汗解后,越日复热;发黄后,因下复热;发斑后,仍非下不愈。此等证情,伏温每每有之,若邪伏募原之湿温,未必尔也。

又有意外之变,如男子适逢使内,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通,以致小便淋涩,少腹胀满,至夜发热。用导赤五苓辈,分毫不效,与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

治按:此邪热陷于肝肾之部,当从阴分,导泄其热乃愈。导赤五苓,固与证不合,即承气得效,亦不过得大黄泄热之力耳。其实方中之枳朴芒硝,与证情亦不相合也。

又有女子经水适来适断,以及失血崩带,心痛痞气,痰火喘哮等证,随时挟发者,此皆出于意外者也。大抵邪行如水,惟洼处受之,此喻最切要,至因新病而来旧病,但治新病而旧病自己也。

治按:因新病牵动旧病,治当以新病为主,此定理也。但其中亦须审察轻重缓急,以定治法,未可执一论也。

然有大劳大欲,大病久病后发病者,此为四损。其正气先亏,每致邪气易陷,多不可救。

治按:凡决温热病之生死,总以正气之强弱衡之。病邪虽重,而正气能支,尚可不死。有病邪虽轻,而正气不能支持,每每猝然蒙陷。不可不知。

吴又可曰:疫邪一二日,舌上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后舌色变黄,随见胸膈满痛,大渴烦扰,此伏邪已溃,毒传于里也。前方加大黄下之,烦热稍减,傍晚后加躁烦发热,通舌黑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待瘀到胃,急接承气汤,抵暮大下,夜半热退,次早黄刺如失,一日有此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

其毒甚,故传变亦速,投剂不得不紧,设用缓法,必无及矣。

治按:似此传变迅速,疫邪秽毒极重者多有之,若寻常伏气所发,未必若是之重且速也。

又曰:邪入胃者,非承气不愈,误投白虎,既无破结之能,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反变细小,倘误认阳证阴脉,复不敢下,逡巡死耳!当此急投小承气,庶可挽回。

治按:必有大热大渴,脉洪多汗,舌无厚

浊苔,方为白虎的证。至脉变细小,仍投承气,亦须认清见证。若胃无垢热,承气岂可妄施?

又曰:疫邪初发,必在半表半里。至于传变,或表里分传,医执成见,必先解其表,此大谬也。尝见用大剂麻黄,一毫无汗,转加烦热,盖里气结滞,阳气不得宣达于表,即四肢未免微厥,安有津气蒸蒸而外达乎?必用承气通其府,苟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汗而解者。

治按:所论虽属疫邪,而温热病热结于胃,津液不行而无汗者,其理与此正同。

温热逢源 卷下

清 江阴 柳宝诒谷孙编著
无锡 周 镇小农初校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论温病与伤寒病情不同治法各异

冬月伤寒，邪由皮毛而入，从表入里。初见三阳经证，如太阳病，则头项强痛而恶寒之类，三阳不解，渐次传入三阴。其中有留于三阳，而不入三阴者；有结于胃腑，而不涉他经者；亦有不必假道三阳，而直中三阴者。凡此伤寒之症，初起悉系寒邪见象，迨发作之后，渐次化热内传，始有热象。故初起治法，必以通阳祛寒为主，及化热之后，始有泄热之法，此伤寒病之大较也。若夫温病，乃冬时寒邪，伏于少阴，迨春夏阳气内动，伏邪化而为热，由少阴而外出，如邪出太阳，亦见太阳经证，其头项强痛等象，亦与伤寒同。但伤寒里无郁热，故恶寒不渴，溲清无内热。温邪则标见于外，而热郁于内，虽外有表证，而里热先盛，口渴溲黄，尺肤热，骨节疼，种种内热之象，皆非伤寒所有，其见阳明少阳，见证亦然。初起治法，即以清泄里热，导邪外达为主，与伤寒用药，一温一凉，却为对待。盖感寒随时即发，则为伤寒，其病由表而渐传入里。寒邪郁久，化热而发，则为温病，其病由里而郁蒸外达。伤寒初起，决无里热见证。温邪初起，无不见里热之证。此伤寒温病，分证用药之大关键，临证时能从此推想，自然头头是道矣。

论伏气发温与暴感风温病原不同治法各异

冬时伏邪，郁伏至春夏，阳气内动，化热外达，此伏气所发之温病也。《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难经》云：伤寒有五，有温病，有热病。《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凡此皆指伏邪所发之温病言也。另有一种风温之邪，当春夏间，感受温风，邪郁于肺，咳嗽发热，甚则发为痧疹，《内经》所谓风淫于内，治以辛凉。叶氏《温热论》，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皆指此一种暴感风温而言也。伏气由内而发，治之者以清泄里热为主，其见证至繁且杂，须兼视六经形证，乃可随机立法。暴感风温，其邪专在于肺，以辛凉清散为主，热重者兼用甘寒清化，其病与伏温病之表里出入，路径各殊，其治法之轻重深浅，亦属迥异。近入专宗叶氏，将伏气发温之病，置而不讲，每遇温邪，无论暴感伏气，概用叶氏辛凉轻浅之法，银翘桑菊，随手立方，医家病家，取其简便，无不乐从。设有以伏气之说进者，彼且视为异说，茫然不知伏气为何病。嗟乎！伏温是外感中常有之病，南方尤多，非怪证也。其病载在《内经》、《难经》、《伤寒论》诸书，非异说也。临证者，竟至茫然莫辨，门径全无，医事尚堪问哉！

论伏邪外发须辨六经形证

《伤寒绪论》曰：初发病时，头项痛，腰脊强，恶寒，足太阳也。发热面赤恶风，手太阳也。目疼鼻干，不得卧，足阳明也。蒸热而渴，手阳明也。胸胁满痛，口苦，足少阳也。耳聋，及病寒热往来，手少阳也。腹满自利而吐，足太阴也。口干，津不到咽，手太阴也。脉沉细，口燥渴，足少阴也。舌干不得卧，手少阴也。耳聋囊缩，不知人事，足厥阴也。烦满厥逆，手厥阴也。《医略》曰：太阳之脉，上连风府，循腰脊，故头项痛，腰脊强。阳明之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少阳之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凡外感病，无论暴感伏气，或由外而入内，则由三阳而传入三阴，或由内而达外，则由三阴而外出三阳，六经各有见证，即各有界限可凭。治病者指其见证，即可知其病之浅深，问其前见何证，今见何证，即可知病之传变。伤寒如此，温病何独不然！《素问·热病论》，仲景《伤寒论》，均以此立法，圣人复起，莫此易也。近贤叶氏，始有伤寒分六经，温病分三焦之论，谓出河间，其实温热病之法，至河间始详，至温病分三焦之论，河间并无此说，其书具在，可覆按也。厥后吴鞠通著《温病条辨》，遂专主三焦，废六经而不论，殊不知人身经络，有内外浅深之别，而不欲使上下之截然不通也。其上焦篇提纲云：凡温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试观温邪初发者，其果悉见上焦肺经之见证乎？即或见上焦之证，其果中下焦能丝毫无病乎？鞠通苟虚心诊视，应亦自知其说之不可通矣。况伤寒温热，为病不同，而六经之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治温病者，乌可舍六经而不讲者哉！

附录：医悟

表证

发热 恶寒 身痛 四肢拘急 喘

太阳经证

头痛 项脊强 脉浮 脉伏

阳明经证

目痛 鼻干 唇焦 漱水不欲咽 尺寸俱长

少阳经证

耳聋 胸满 胁痛 目眩 口苦 苔滑脉弦

半表里证

呕吐 寒热往来 头汗 盗汗

太阴经证

腹微满 脉沉实 自利

少阴经证

口燥咽干而渴 咽痛 下利清水 目不明

厥阴经证

少腹满 囊缩 舌卷 厥逆 消渴

太阳腑证

口渴 溺赤

阳明腑证

潮热 谵语 狂乱 不得眠 自汗 手足汗 便秘

论温病初发脉象舌苔本无一定

温病之脉，前人谓右脉反大于左，此指邪热之达于肺胃者言也。尝有伏温初发，其邪热郁于少阴，或连及厥阴，而弦数之脉，遂见于左手关尺两部者甚多。更有邪机深伏，郁湮不达，病象颇深，而脉象转见细弱不鼓之象，逮托邪化热，脉始渐见浮硬。此由肾气先亏，不能鼓邪外达，故脉象如此，其证必非轻浅。总之，伏温外发，必从经气之虚处而出，初无一定路径，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难经》

云：温邪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此语空灵活泼，最合病情。盖其行动，初无一定之径，外见无一定之证，故其脉亦无一定之脉。至舌苔之色，必邪在胃中蒸郁，其浊气乃上熏而生苔，若邪伏阴经，涉胃府，则虽邪热已剧，仍不见有舌苔也。舌本为心脾营气所结，故营分有热，舌底必绛，心火亢盛，舌尖必红，然邪深伏下焦，而舌底不见紫绛者，间亦有之。迨邪热郁极而发，脉之细弱者，忽变而浮大弦数，舌之淡白者，倏变而灰黑干绛，则势已燎原，不可向迒，至此而始图挽救，恐热邪炽盛，腑腑枯烂，虽有焦头烂额之客，而已无及矣。故视病者，必细察见证，再合之色脉，乃有把握。若徒执脉象舌苔，而求病之寒热浅深，则误者多矣。诒阅历多年，确知伏温初起，凡病邪极深者，脉与证较多不合，其故皆由邪气深伏，不易表见于外，视病者为其所惑，必多误治。故特表而出之，庶学者知所审择焉。

周禹载曰：温病热病之脉，或见浮紧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寒邪束于外，热邪蕴于内，故其脉外则绷急，内则洪盛也。又或不识脉形，但见弦脉，便呼为紧，而妄治之。盖脉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岂可错认为紧，而断以为寒乎？夫温病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于左手，诚由怫郁在内故也。其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风寒，否则非温病热病，自是非时暴寒耳！

伏温从少阴初发证治

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分而言之，则一言其邪之实，一言其正之虚，合而言之，则惟其冬不藏精，而肾气先虚，寒邪乃得而伤之，语势虽若两平，其义原归一贯也。喻氏以冬伤于寒，与冬不藏精，又以既不藏精，更伤于寒，分立三纲，各为证治。试思如果冬不藏精，别无受寒之事，则其病为纯虚，与温病何涉？盖喻氏只顾作文之排场，而不知不觉其言之不切于病情也。原其邪

之初受，盖以肾气先虚，故邪乃凑之，而伏于少阴，逮春时阳气内动，则寒邪化热而出，其发也，有因阳气内动而发者，亦有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凡阳气内动，寒邪化热而发之证，外虽微有形寒，而里热炽甚，不恶风寒，骨节烦疼，渴热少汗，初起少汗，至阳明即多汗矣。用药宜助阴气，以托邪外达，勿任留恋，其为时邪引动而发者，须辨其所挟何邪？或风温，或暴寒，或暑热，当于前法中，参入疏解新邪之意，详外挟新邪条内。再看其兼挟之邪，轻重如何？轻者可以兼治，重者即当在初起时，着意先撤新邪，俟新邪既解，再治伏邪，方不碍手。此须权其轻重缓急，以定其治法，不可豫设成见也。寒邪潜伏少阴，寒必伤阳，肾阳既弱，则不能蒸化而鼓动之。每见有温邪初发，而肾阳先馁，因之邪机冰伏，欲达不达，展转之间，邪即内陷，不可挽救，此最难着手之危证。另详邪郁少阴条内。其或邪已化热，则邪热燎原，最易灼伤阴液，阴液一伤，变证蜂起，故治伏温病，当步步顾其阴液。当初起时，其外达之路，或出三阳，或由肺胃，尚未有定程，其邪仍在少阴界内。前人治温病之法，如千金用阳旦汤，则偏于太阳。陆九芝用葛根芩连汤，则偏于阳明。张石顽用小柴胡汤，则偏于少阳。至喻嘉言之麻附细辛，则过于强悍矣。叶香岩之辛凉清解，则失之肤浅矣，愚意不若用黄芩汤加豆豉元参，为至当不易之法，盖黄芩汤为清泄里热之专剂，加以豆豉为黑豆所造，本入肾经，又蒸菴而成，与伏邪之蒸郁而发相同，且性味和平，无逼汗耗阴之弊，故豆豉为宣发少阴伏邪的对之药，再加元参以补肾阴，一而泄热，一面透邪。凡温邪初起，邪热未离少阴者，其治法不外是矣。至兼挟别项外感或兼内伤，或邪虽未脱少阴，而已兼有三阳见证者，均宜临证参酌施治，固非可刻舟以求剑矣。

伏温由少阴外达三阳证治

寒邪潜伏少阴，得阳气鼓动而化热，苟肾

气不至虚馁,则邪不能容而外达,其最顺者,邪不留恋于阴,而迺出于三阳,则见三阳经证,太阳则恶寒发热,头项疼,腰脊强,治宜豉芩合阳旦汤。阳明则壮热鼻干,不得卧,治宜豉芩合葛根知母等味。少阳则寒热往来,口苦胁痛,治宜豉芩合柴胡山栀等味。其邪初出三阳,或兼新感,外有恶寒无汗等证,则桂葛柴胡,自当参用。若里热已甚,则不宜桂枝壮热,汗多则不宜葛根,内风易动则不宜柴胡,此则又在临时之化裁矣。《难经》曰:温邪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故其发也,本无定处,大略乘经气之虚,或挟别邪而发,如太阳虚则发于太阳,阴气虚则恋于阴分,其有温邪化热已出三阳,而未尽之邪,尚有伏于少阴而未化者。此肾气不充宜兼温托。即或全数化热,而其热有半出于阳,半恋于阴者。此阴气不足不能托邪,当兼养阴。用药总宜随证化裁,活泼泼地,方能应手取效也。

伏温热结胃府证治

伏温化热而达,其证由少阴而出三阳者,于法为顺,惟无形之热,可从经气而达。若中焦挟有形食积浊痰,则邪热蕴蒸,每每乘机入胃,热结于中,而为可攻之证。盖胃为五脏六腑之海,位居中土,最善容纳,邪热入胃,则不复他传,故温热病热结胃府,得攻下而解者,十居六七。前人如又可所论,虽名瘟疫,其实亦系伏邪所列治法,用攻下者,十之七八。盖伤寒重在误下,温病重在误汗,温病早投攻下,不为大害。前贤本有此论,吴氏又确见病证之可下者多,故放胆言之,而不自觉其言之偏重也。陆九芝谓温病热自内燔,其最重者,只有阳明经府两证,经证用白虎汤,府证用承气汤,有此两法,无不可治之温病矣。其意专重阳明,若温病决不涉及别经者,其言亦未免太偏。总之,温病邪热,蒸郁入于阳明者居多,热在于经,犹属无形之热,其证烦渴多汗,狂谵脉洪,此白虎证也。若热结于府,则齿垢唇

焦,晡热,舌苔焦黄,神昏谵语,脉沉实,此承气证也。只要认证清楚,确系热在于胃,则白虎承气,依法投之,可以取效反掌,切勿因疑生怯,反致因循贻误也。

前人用大黄下夺,有因泄热而用者,如二黄泻心。有因解毒而用者,如三黄解毒。有因疏瘀化痰而用者,如大黄廑虫散。有因疏泄结气而用者,如大黄黄连泻心。原不专为积滞而设,无如不明医理者,见方中有大黄一味,即谓之承气,即谓之攻积,因而疑忌多端,当用不用,坐此贻误者多矣。

伤寒热结胃府者,粪多黑而坚燥。温病热结于胃者,粪多酱色而溏。藜藿之子,热结者粪多栗燥。膏粱之人,多食油腻,即有热灼,粪不即燥,往往有热蕴日久,粪如污泥,而仍不结为燥栗者,此不可不知也。有初起病时,便溏作泻,迨两三日,热势渐重,乃结于胃而便秘者,仍宜依法下之。又有热势已重,渴饮频多,或用清泄之剂,因而便泄稀水,坚粪不行者,此热结旁流也。古法用大承气下之,吴鞠通改为调胃承气甚合。

热结而成燥粪者,行一二次后,燥粪已完,热邪即尽。若溏粪如烟膏霉酱者,或一节燥一节溏者,此等证,其宿垢最不易清,即邪热亦不易净,往往有停一二日再行,有行至五六次,多至十余次者,须看其病情如何,以定下与否,慎勿震于攻下之虚声,遂谓已下不可再下,因致留邪生变,而受养痍之实祸也。

光绪初年冬仲,徐君声之,因欲服补剂,属为定方,予诊其脉,两尺浮数弦动而不静,予谓据此脉证,当发冬温,补剂且从缓进,因疏方,黄芩汤加生地,嘱其多服几剂。当其时饮啖如常,并无疾苦,勉服三两剂,即停不服。迨十二月十七,忽振寒发热,两日后,渐觉神情昏糊困倦,热势蒸郁不达,神呆耳聋面垢,此少阴伏邪,化热外达,其势外已入胃,而内发于阴者,尚未离少阴之界,而并有窜入厥阴之势,病情深重而急。予以至戚,谊无可诿,不得不勉力图之。先与栀豉黄芩二剂,继进清心

凉膈法两剂，均无大效，而痉厥昏谵，舌燥唇焦，病势愈急。乃用调胃承气，加洋参、生地、犀角、羚羊、元参，养阴清泄之品，两剂之后，始得溏粪如霉酱者二遍，间进犀、羚、地、芍、豆豉、栀、丹、芩、元参，养阴熄热，清透少阴之剂，而热仍不减，乃再与调胃承气合增液法，又行垢粪一次，此后即以此法，与养阴清泄之法相间迭用，自十二月二十三起，至正月初十通共服承气八剂，行宿垢溏黑者十余次，里热始得渐松，神表亦渐清朗，用养阴之剂，调理两月而痊。

按：此证少阴伏邪本重，其化热而发也。设热邪全聚于胃，即使热壅极重，犹可以下泄之药，背城借一，以图幸功。乃中焦之热势已剧，而伏热之溃阴分者，又内炽于少阴两阴之界，岌岌乎有蒙陷痉厥之险，不得已用助阴托邪之法，从阴分清化，使其渐次外透，其已达于胃者，用缓下法，使之随时下泄，战守兼施，随机应变，如是者，将及两旬，邪热始得退清。假使攻下一两次后，即畏其虚而疑不能决，则其险有不堪设想者，然则焦头烂额，得为今日之上客者，幸也。

长媳徐氏，戊戌七月，患感冒挟肝气发热，脘痛呕恶不纳者，五六日，八月朔，得大解颇畅，余谓大便一通，病可松也。不意至夜寒热大作，恶心干呕，彻夜不止，与左金平胃温胆泻心，均无寸效。至初五日，烦躁口渴，舌燥起刺，予以其质弱阴亏，虑其不耐壮热，急思乘早击退，冀免淹缠，遂用凉膈合泻心法，佐以洋参石斛等，连进两剂，得大解两遍，呕恶即止，而里热不减，间服养阴泄热药一二剂，大便仍不行，而舌苔灰热转厚，乃改用调胃承气，合增液法，间日一进，每进一剂，即行一次，粪色或黄或黑，或溏或结，又进三次，至十五日，方中大黄重至五钱，乃腹中大痛，宿粪畅行。当时冷汗肢厥，几乎气脱不回，急进人参以扶正气，始能渐定，自此次畅行后，里热渐松，用药总以养阴扶胃为主，每间三四日，大解不行，即用人参汤送大黄丸药一服，或泻

叶汤一盞，大便始行，而粪色仍黑紫如酱。至九月初，乃能渐进米汤稀粥，然每至三五日大解不通，即觉胃热熏郁，须与清泄，得大解始平。至九月十九日，服泻叶汤后，忽然宿垢大行，得黑粪半桶之多，然后积热浊热，始得一律肃清，不再有余热熏蒸矣。自初病至此，共用大黄三两零，元明粉一两零，人参参须二三两，洋参麦冬各十余两，鲜地石斛各一斤，其犀羚珠粉等味，用数少者不计焉。此证因阴虚质弱之体，患此大病，米饮不沾唇者一月，而得全性命者，缘自病迄今，始终以扶正养阴为主，故虽屡濒危殆，而卒获保全，其积垢行至一月有余而始净，则初念亦不及料也。然从此可知时病之余热不除，皆由积垢不清所致，断不可顾虑其虚，转致留邪生变也。又此证最易惑者，其脉始终细弱，毫无实象，惟将见证细意审察，究属体虚证实，惟有用洋参鲜地石斛大黄，以养阴泄热，为至当不易之治，确守不移，始得回一生于九死也，亦幸已哉。

伏温上灼肺金发喘逆咯血 咳脓证治

伏邪在少阴，其由经气而外出者，则达于三阳，其化热而内壅者，则结于胃府，此温热病之常也。少阴之系，上连于肺，邪热由肾系而上逆于肺，则见肺病。况温邪化热，火必克金，则肺脏本为温邪所当犯之地，其或热壅于胃，上熏于膈，则热邪由胃而炎及于肺，更为病势所应有。近时烟草盛行，肺中津液，熏灼成痰，阻塞肺隧，平日每多痰咳，更值温热上蒸，痰得热而痰更胶粘，热附痰而热愈留恋，其为咳为喘，意中事也。肺络不通，则胸肋刺痛，热郁日甚，则痰秽如脓，或咳红带血，无非热灼金伤所致，此时苟伏邪已一律外透，则治之者，只须清泄肺胃。夫病在肺，而何以治者必兼及胃？盖肺中之热，悉由胃府上熏，清肺而不先清胃，则热之来路不清，非釜底抽薪之道也。古方如麻杏甘石、越婢、青龙、清燥、救

肺等方,均用石膏,诚见及于此也。轻则苇茎汤,鲜斛鲜沙参之类,必不可少。肋刺者兼和络气,咳红者兼清血络。滋腻之药,恐其助痰,温燥之品,恐其助热,均为此症所忌。又此症在初起时,医者粗心不察,视为寻常外感,恣用发散,或见其痰多,妄用二陈,或见其喘逆,作外感治,而用麻桂,作内伤治,而用生脉熟地,均属背谬,而耗液助热生痰,诸弊毕集矣。迨见病势日增,始细心体认,改投清泄,而肺金藏阴已伤,不能遽复,即使邪热得清,而内热干咳,绵延不愈,遂成上损,终致不救者,往往有之,谁之咎哉!

伏温内燔营血发吐衄便红等证治

温邪化热外出,其熏蒸于气分者,为烦热口渴等证。其燔灼于营分者,血为热扰,每每血由肺络而溢出为咳血,由吐而出为吐血,上行清道为鼻衄齿衄,下行浊窍为溲血便血。凡此皆血为热邪所迫,不安其络,因而上溢下决,惟血既外夺,则邪热亦随血而泄,病势宜由此而减,乃为吉象。若血既外夺,而里热仍盛,昏谵烦躁,仍不轻减,即属重症。推其故,盖有二焉:一则伏热重而蒸郁过深,络血虽溢,而里热之留伏尚多也。一则营阴虚面为燔灼所伤,阴血枯竭,而不能托邪外出也。邪重者宜凉血泄邪,如犀地梔丹银花连翘茅根侧柏之类。血虚者宜养血清热,如地芍梔丹阿胶元参之类。总以凉阴泄热为主脑,血虚者兼以滋养,邪实者兼以清泄,必使血止,面热亦因此而解,斯为顺手耳。此等症,每有急求止血,过用清凉,以致血虽止,面上则留瘀在络,胸肋板痛,下则留瘀在肠,垢痢瘀紫,甚或留瘀化热,变为暮热朝凉,咳痰带血。见种种阴损之候,昧者不察,误认为虚,漫投补剂,遂迁延不愈,愈恋愈虚,以致不救,可慨也夫。

凡瘀留在肠胃者,易于疏化,以其在康庄大道,不在细微曲折之处,药力易于疏通也。若瘀留于肺肝血络之中,则络道蚕丛,药力既

非一时可到,而又不宜于猛剂攻消,只有通络化瘀泄热之法,缓缓图功,如曹仁伯清瘀热汤之法,最为得窍,学者宜仿此用之。清瘀热汤,旋经气节批。

伏温外窜血络发斑疹喉痧等证

伏温化热,燔灼血络,因致络血外溢,邪热即随血而泄,于病机犹为顺象。乃有邪热郁于血络,不得外达,其在于肺,肺主皮毛则为疹,其在于胃,胃主肌肉则为斑,有斑疹各发,不相交涉者,有斑疹兼发,不能分晰者。总之,以清营透邪,疏络化斑为主。凡外面斑疹透齐,即神清热解者为吉。若斑疹虽透,则里热不解,则热郁已甚,其势必变端,当随其见证,小心斟酌。又有一种烂喉丹痧,此于伏温之中,兼有时行疫毒,发热一二日,头面胸前,稍有痧疹见形,而喉中已糜烂矣。此证小儿居多,其病之急者,一二日即见坏证。如面色青晦,痰塞音哑,气急腹硬,种种恶候,转瞬即来,见此者多致不救。此等急症,初起即宜大剂清营解毒,庶可挽回万一,若稍步迟延,鞭长莫及矣。

鲜生地为此证清营泄热必用之药,欲兼疏散之意,重则用豆豉同打,轻则用薄荷叶同打,均可。丹皮清血中伏热,且味辛主散,炒黑用之最合。银花清营化毒,元参清咽滋水,均为此症必要之药。

治肺疹初起,须兼透达者,于清营方中,用牛蒡蝉衣,以透发之。古方治斑毒,用化斑汤,白虎合犀地之类,或玉女煎之类。然须烦热多汗者,乃为合剂。若热不甚,汗不畅,遽投石膏,恐有邪机冰伏之弊,临用时宜加斟酌。黄玉楸于此证,用浮萍为表药,颇有思路,可取用之。

塘市孙蕴之大令郎,聪颖异常,年甫十岁,十三经已能背诵,且能举其大意,蕴翁视之,不啻掌上珠也。丁亥秋,专信邀诊,余夜船赴之,至明晨抵塘市,已不及救矣。蕴翁曰:大

儿已死，次儿后一天起病，今已两天矣，病状与大儿纤毫无异。以大儿之死例之，则次儿至今夜五鼓时，亦将不救矣。姑为我视之，可尚挽救否？余视之，面色青晦不语，惟烦躁阵作，发躁时将臂内搔挖，若不知痛楚者，挖破处，血亦紫黯不流，舌质紫刺如杨梅，喉间板黄不腐，余细审，乃疫毒闭于营中，不能外达，而毒攻心肺，故其死若是之速。此证属阴毒阳毒之类，在古书中虽无确当治法，而以意测之，欲图挽回，必使疫毒有外泄之路，乃有生机。遂令其用犀角磨汁，鲜生地大黄绞汁，再合元参丹皮银花等，化毒泄热之品，陆续灌之。至黄昏得大便溏黑者两次，灌至天明，尽药两茶盏，又得大便溏黑者两次。余再视之，神情较能灵动，舌上黄苔浮腻，喉间起腐，仍用前法，加入金汁，合养阴之意，如前灌之，一日夜服三四碗，大小便始畅，腹硬亦平，其上半如颈项肩肘，下部如腰脊髀关膝膈等处，凡肢节交接之处，从前有紫痕僵块者，至此皆红肿作脓，不特咽喉溃烂，并肛门亦溃烂流脓。余力守养阴活血，泄热化毒之方，两旬以后，咽喉及通身之溃烂，均得以此收功。惟大便中仍有脓瘀杂下，余参用内痈治法，又月余始痊。是役也，余用犀地大黄，多进不撤，人皆骇之，不知此证之热毒，亦非寻常所有，设迟回审慎，兼顾其虚，无论如此重病，不能挽救于垂危，即使当时就挽，而后半如此波涛，亦断不能收全功于万一也。

伏温化热郁于少阴不达于阳

伏温之邪，冬时之寒邪也。其伤人也，本因肾气之虚，始得入而据之，其乘春阳之气而外达也。亦以肾气暗动，始能鼓邪化热而出。设其入肾阳虚馁，则邪机冰伏，每有半化半伏，欲达不达之症。如外面热象炽盛，或已见昏谵痉厥之候，而少阴之伏邪，尚有未经化热，仍留滞于阴分者，此时就热象论，已有热扰厥阴之险，清泄之药不容缓。而内伏之邪，

又以肾气内馁，不能化达，设专用凉泄，则邪机愈滞，设用温化，又属抱薪救火，展转之间，内则阴液乾涸，外则邪热蒙闭，迟之一二日，即不可挽救矣。此等症情，在温病中，为最险重之候，即使竭力挽回，亦属冒险图功。治病者，必须豫为道破，庶免疑谤。此证邪伏少阴，喻氏仿仲景少阴病治例，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及麻黄附子甘草两方，以透邪，增入生地，以育阴扶正，其用意颇为切当。惟温邪即动，心有热象外现，其甚者邪热蒙陷，已有痉厥之象，此时麻附细辛，断难遽进，然非此大力之药，则少阴之沉寒，安能鼓动？治当师其意而变其制，如用麻黄汁制豆豉，附子汁制生地，至凉肝熄风，治标之药，仍宜随症参入，似此面面周到，庶可收功。

附案：及门生金石如，戊戌三月初旬，患时感，初起恶寒发热，服疏散药一剂，未得汗解，而热势转淡，神情呆钝，倦卧耳聋，时或烦躁足冷，及膝指尖耳边鼻准亦冷，两便不利，腰俞板硬，不能转侧，脉迟细而弱，呕恶不能纳水饮，惟嚼酱姜稍止，舌苔厚燥微灰，此由新感引动伏邪，而肾阳先馁，不能托邪化热，故邪机冰伏不出，其已化之热，内陷厥阴，欲作痉厥，证情极为险重。赵生静宜先往，用栀豉桂枝羚羊角，合左金法，小便得通，足温呕止，余则证情如故，邪仍不动。议用麻附合洋参生地等，扶正托邪，而余适至，遂令赶紧煎服，两进之后，尺脉始弦，面神情之呆钝，腰脊之板痛仍尔也。拟用麻黄制豆豉，附子制大生地，桂枝制白芍，合入参牛膝元参淡芩羚羊生牡蛎等味出入。三剂后，以舌苔灰厚而干，又加大黄，服后忽作寒栗战汗，面腰脊顿松，随得大解，而里热亦泄，神情爽朗，调理一月而愈。此证就邪之深伏，而未化热者论之，则只宜温托，大忌寒凉，然痉厥神糊，舌苔灰燥，若再助其热，势必内陷厥阴，面为昏狂蒙闭之证，无可挽也。就邪之已动，而化热者论之，则只宜清泄，何堪温燥？然脉情迟细，神呆形寒，经府俱窒，若专用凉化，则少阴之邪伏不出，

迁延数日,势必内溃,而为厥脱之证,其去生愈远矣。再四筹审,决无偏师制胜之理,不得已,取喻氏法以治其本,合清泄法以治其标,一面托邪,一面化热,幸赖少阴之气,得扶助而伸。凡经邪府邪,已化未化之邪,乘肾气之动,一齐外达,故战汗一作,大便一行,而表里诸病若失也。

黄村桥范养逢令郎,于戊戌夏间患三疟,至八月初服截药而止,至二十外,忽然遗泄数次,遂发寒热,如日作之疟,先寒后热,迨外热已甚,而下身骨节仍寒,须再作寒栗一次,随啜热粥一碗,然后得汗而解,延至九月初,已十余发矣。一日当啜粥助汗之时,忽然头晕目暗,冷汗肢厥,如欲脱之状,逾时始定,此后遂卧床不起,惟胃纳尚不大坏,缠绵不愈。予往诊时,十月中矣,予谓从前三疟,是暑湿之邪,迨愈而复作,是引动少阳伏邪,乘少阴新病之虚而出,而肾阳先馁,不能托邪,故寒栗日甚,而热势反不重也。此当用温经托邪之法,用桂枝汤,加人参当归生地附子汁制牛膝,仍用柴胡豆豉黄芩等味出入,十余剂,中间迭见惊悸瘛瘲诸证,又加龙骨牡蛎羚羊角等味,随证治之而愈。此证当疟疾再发之时,诸医仍用暑湿门套方,服二三十剂,而病情毫无增减,病者自言不起,每夜分辄有谵语,病家疑神疑鬼,医家莫测其病原所在,其故皆由近日医家,不囿于吴又可募原之说,即泥于吴鞠通三焦之论,而绝不知有少阴伏邪,随经发病之理。故遇此等证,便觉毫无把握,轻者迁延致重,重者无法挽救,近年所见不少矣,哀哉!

伏温化热内陷手足厥阴发 瘛厥昏蒙等证

伏温由少阴面发,外出于三阳经证,内结于胃府,则见阳明府证。其证虽深浅不一,但由阴出阳,于病机为顺,均在可治之例。惟有伏邪已动,而热象郁滞,不达于三阳,亦不归于胃腑,而即窜入厥阴者。在手厥阴则神昏谵

语,烦躁不寐,甚则狂言无序,或蒙闭不语。在足厥阴则抽搐蒙痉,昏眩直视,甚则循衣摸床。此等凶证,有兼见者,有独见者,有府热内结,邪气充斥而溃入者,有阴气先亏,热邪乘虚而陷入者,有挟痰涎而蒙闭者,有挟蓄血而如狂者。凡遇此等重证,第一先为热邪寻出路,如在经者,从斑汗解,在腑者,从二便出是也。至照顾正气,转在第二层,盖气竭则脱,阴涸则死,皆因热邪煽劫而然,用药于祛邪中,参以扶正养阴,必使邪退,而正气乃有立脚。如徒见证治证,但以清心泄肝,化热养津之剂,就题面敷衍,虽用药并无大谬,而坐失事机,迨至迁延生变,措手不及,谁之咎欤!今姑就手足厥阴见证各条,拟治法如下。

凡热重昏谵,至夜增剧,舌底绛色,此热灼于营也,以犀角地黄为主方。烦躁不寐,口渴舌板,神情昏扰,热郁于上也,以凉膈散为主方。神志烦乱,小溲赤涩,舌尖干红,热劫心阴也,导赤各半汤为主方。面赤神烦,大渴多汗,热燔阳明之经也,白虎汤为主方。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唇焦齿垢,舌刺焦黄者,热结阳明之府也,以三承气为主方。又如热蒸痰升,蒙闭神明者,加用至宝紫雪菖蒲汁之类。瘛掣搐搦,肝风升扰者,加用羚羊角钩藤石决明之类。病证纷繁,治难缕述,而总以祛邪扶正两意为提纲。祛邪之法,已列于前,至扶正之法,在温病以养阴为主,以温热必伤阴液也。入参难得佳者,且病家无力者多,岂能概用。惟西洋参甘凉养津,施于温热伤阴者,最为合用。余如生地滋肾阴,白芍养肝阴,石斛养胃阴,沙参养肺阴,麦冬养心阴。如遇虚体,或久病阴伤者,无论发表攻里剂中,均可加入。其或热已窜入厥阴,而邪之藏于少阴者,热气尚伏而不扬,宜于清泄中,仍兼疏托。或热已内陷营阴,而邪之走于经者,表气尚郁而不达,宜于凉营中,再参透表。其最重者,邪热内燔,而外面反无热象,甚至肢厥肤冷,脉涩数而不畅,必得大剂泄热透邪,乃使热势外扬,脉象转见洪大,庶可免厥深闭脱之危也。

伏温挟湿内陷太阴发黄疽肿 胀泄利等证

温邪挟湿,则为湿温,其湿之轻者,仍以温邪为主,略参化湿可耳!其湿之重者,与热相合,热势虽炽,而有脘闷呕水,舌腻不渴等证。初起宜参芳香宣化,迨湿邪化燥,用苍术白虎汤,清热燥湿,可以一剂而愈。若初起即与清滋,欲清其热,转助其湿,而愈发缠绵。每有治不如法,迁延一两月而病不退者,皆治之不得其法也。然则此乃湿温之在胃者,治之犹易。有一种湿热蕴于太阴者,初起不见湿象,但觉热象,蒸郁不扬,脘闷口甜,而胃口无病,仍可纳谷,舌上不见浊苔,其湿热深郁于脾脏,漫无出路,或发黄,或腹满肢肿,或则泄,或便秘,或呕恶,或小水赤涩,甚则热郁日深,脾营受伤,则舌底绛色,或薄苔罩灰黄,而不甚燥。种种见证,无非湿郁化热,何以燥之则增热,清之则助湿?如此其百无一效也。盖脏病无出路,必借道于腑,乃能外出。此病热蕴已久,脾中之热,渐欲外达于胃,或胃中挟有痰积,热即附之而炽。亦有便秘舌焦,燥渴烦谵等证,投以苦泄,则胃热下行,而病势一松,然所泄者,胃府之标热也,其脾脏中蕴遏之热,仍未达也。故病虽暂减,而阅日复炽,屡伏屡炽,久而正气不支,遂成坏证,此等病,治之最难得手。诚以此证,病势不重于外,病家每每忽视,投剂不能速效,病家势必更医。后来者见前医无功,必且改弦更张,因之杂药乱投,致成不救者,吾见实多。治此者,必须将太阴之湿,与少阴之热,孰轻孰重,细细较量。再看其湿热所伤,或为脾气,或为脾阴,其兼挟之病,或为痰积,或为瘀滞,均宜细意分晰,方可用药。至用药之法,须得轻清灵三字俱全,冀其缓缓疏化,切不可侧滞一面,以致无益反害。吴鞠通《温病条辨》,其原出于叶氏,上中焦湿温各条,颇有此理者。薛生白《湿热条辨》亦多可取,试细绎之,当有得心应手之妙

也。

伏温阴阳淆乱见证错杂

伏温由阴而出于阳,于病机为顺。若病发于阴,而即溃于阴,不达于阳,此于病机为逆。若是乎阴阳两层,界限分明,安有淆乱者哉?凡病之阴阳淆乱者,其故有二:一则由乎正虚。如阳虚者阴必凑之,则阴病可淆于阳矣,阴虚者阳必扰之,则阳病可淆于阴矣。一则由乎药误。如病在阴而误投阳药,则阳气为药所伤,而阴病淆于阳矣,病在阳而误投阴药,则阴气为药所伤,而阳病淆于阴矣。至其见证错杂,有即由于阴阳淆乱而杂者,有由他邪之兼挟而杂者,看此等证,全要天分聪明,识见老到,方有把握。盖此等证,变化最多,无一定路迳可循。临病者,须将正气邪气,表病里病,新邪旧邪,孰本孰标?孰轻孰重?孰缓孰急?一一衡量得宜,方可施治。有当先顾本元,苟得正气一旺,而邪自解散者。有当急祛外邪,必得邪气速退,而正乃不伤者。有症虽错出,而发于一原,只须专治其本,而各症自退,所谓缓则治其本者。有证虽在标,而病机甚急,必须先治标病,如小便不利之类。而本病从缓,所谓急则治其标者。有病势蔓延,欲治其根,而正气不支,只可先披其枝叶,而用渐衰渐胜之法者。有病情纠结,必除其根,而各证自退,不得不攻其堡垒,而用擒贼擒王之计者。以上所谓错杂,犹不过表里虚实,其用药尚可一线相承。此外更有寒热错杂,如阴虚而挟寒饮,阳虚而挟肝火,治此则碍彼,治彼则碍此者,其用药更难措手。此中奥妙,有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尽者,总宜于轻重缓急,权之极精,方可论治。至选药宜彼此照顾,尤必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乃为得法。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不误人性命者鲜矣!

伏温外挟风寒暑湿各新邪为病

伏温之邪,由春夏温邪之气,蒸动而出,此其常也。亦有当春夏之间,感冒风寒,邪郁营卫而为寒热,因寒热而引动伏气。初起一二日,第见新感之象,意其一汗即解,乃得汗后,表证略减,而里热转甚。昧者眩其病状,几若无可把握,不知此新邪引动伏邪之证,随时皆有。治之者,须审其伏邪与新感,孰轻孰重?若新感重者,先撤新邪,兼顾伏邪。伏邪重者,则专治伏邪,而新感自解。盖伏温自内达外,苟由三阳而外解,则表分之新邪,自不能容留矣。《内经》云: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此指伏邪乘暑令而发者,尚非兼挟暑邪之病,其有兼挟暑热之邪而发者,则必另有暑热见证,其新病引动伏邪,大致亦与兼挟风寒者相似,须审其轻重缓急,分清经界,方可着手也。至兼挟湿邪之证,有外感之湿,有内伏之湿,伏气既动,则热自内发,蒸动湿邪,与伏温之热混合,为病最属淹缠,治之者,须视其湿与热,孰轻孰重?须令其各有出路,勿使并合,则用药易于着手。再湿邪有宜温燥者,如平胃之类。有宜渗利者,如苓泽之类。有宜通泄者,如车前滑石之类。有宜清化者,如芩连栀柏之类。以上皆专治湿邪之法。若与湿热并合,则为湿温,见证最繁且杂,其治法须随机应变。初起有芳香化湿者,如胃苓正气之属。而通宣三焦者,如三石滑石之属。中焦热重,有清泄阳明者,如苍术石膏之属。有苦泄太阴者,如茵陈芩连之属。总之,须细察见证,如湿重者,自当治湿,若伏邪重者,仍当以伏邪为主也。

伏温兼挟气郁痰饮饮食积瘀血以及胎产经带诸宿病

伏温而兼挟外感者,则以新邪而引动伏

气为病。若伏温而兼内伤者,则因内伤而留滞,伏温不得爽达。治之不得其法,每有因此淹缠,致成坏证者。即如平时有气郁之病,则肝木不畅,络气郁滞,温邪窜入肝络,即有胸胁刺咳逆等证,邪郁不达,久而化火,即蒙冒厥阴,而有昏痉之变。平日有痰饮内停者,抑遏温邪,不得疏越,郁之既久,外冒之痰浊,尚未蒸开,而内藏之津液,早已干涸,一旦热势猝发,如烈火燎原,不可措手者,亦往往有之。中宫先有食滞,或因病而积,有热邪所播,阻结于胃,劫烁胃津,此可攻之证也。须得大便通行,积去而热邪乃随之而解也。平时有瘀血在络,或因病而有蓄血,温热之邪与之纠结,热附血而愈觉缠绵,血得热而愈形胶固,或早凉暮热,或外凉内热,或神呆不语,或妄见如狂,种种奇险之证,皆瘀热所为。治之者,必须导去瘀血,俾热邪随瘀而下,庶几病势可转危为安也。有胎前犯温病者,热邪燔灼,易于伤胎。治之者,除蓝布冷泥护胎外,治法亦别无善法。只要眼明手快,认清病机,迎头清泄,勿令邪热留滞伤胎,便为得法。古法每于当用方中,加入四物,名曰护胎。如当用者,尚无大害,若不当用而用之,则滋腻滞邪,非徒无益,而反害之矣。产后血舍空虚,百脉俱弛,当此而温病猝发,最易陷入血络,急则为痉狂等险候,缓则留恋血室,燔灼营阴,延为阴损之候。治之者,须处处回护阴血,一面撤邪,一面养血,勿令热邪深陷,乃为得手。至兼挟经带为病,亦与胎产相似,不外虚则邪陷,实则瘀阻两层。治之者,处处就此两层着想,自然得法矣。

《温热逢源》终

随息居霍乱论

〔清〕 王士雄 著

《随息居霍乱论》提要

清·王士雄撰，士雄字孟英，海昌人。道光间，尝草霍乱论于天台道上，由海丰张柳吟先生鉴定，同郡王仲安梓而行世，盖二十余年矣。板存杭会，凉化劫灰。今避乱上海，适霍乱大行，元和金君簠斋，心为惻然伤之。闻余踪迹，即来订交，属余重订是书，以为登高之呼。逾两月，簠斋亦以此证遽逝，尤怆余怀，纂此以慰簠斋于地下。书成，曰《重订霍乱论》。此王孟英自述语也。书分二卷，列为四篇。病情为第一，分总义、热证、寒证；治法为第二，分伐毛、取嚏、刮法、焮法、刺法、揭洗、熨灸、侦探、策应、纪律、守险；医案为第三，南针、梦影；叶方为第四，药性方剂等类。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为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最完备之书也。末附岳晋昌霍乱七言诀，以便初学诵读。

汪 序

经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盖六气之邪都从火化，外感之病，虽有因寒因热之分，而热者较多。霍乱不过外感之一证，其中亦有寒有热，初非专属于寒也。特以其来太骤，拟议不及，辨证稍疏，生死立判，视伤寒温暑尤难措手。昧者乃专执附桂一方，统治一切霍乱，不亦慎乎？梦隐向有《霍乱论》之刻，久已风行。近又重加编订，益为详备。盖深疾偏执一方，以治百病之弊，故不辞痛以言之。如此读者，顾疑其偏用寒凉，未免以词害意矣。昔洄溪作《慎疾刍言》，而自论之曰：有疑我为专用寒凉攻伐者，不知此乃为误用温补者戒，非谓温补概不可用也。谅哉斯言，请以移赠梦隐此书可乎？

同治癸亥正月乌程汪日楨

自序

随息居士，当升平盛世，生长杭垣，不幸幼失怙，自知无应世才，而以潜名其斋。或谓甘自废弃，而以痴目之，因自号半痴山人。尝刊《潜斋医学丛书》十种问世，年未五十，忽挈两弟，携一砚以归籍。然贫无锥地，赁屋而居，或问故，曰余继先人志耳。乃颜其草堂曰归砚，辑《归砚录》以见志。藉砚游吴越间哺其家口，泊庚申之变，或招游甬越，辞不往。辛酉秋，势日蹙，不克守先人邱垄，始别其两弟，携妻孥，栖于濮院。人视之如野鹤闲云，而自伤孤露四十年，值此乱离靡定，题所居曰随息，且更字梦隐，草随息居饮食谱，以寓感慨。迨季冬杭垣再陷，悠悠长夜，益觉难堪，今春急将三四两女草草遣嫁，夏间避地申江，妻孥踵至，僦屋黄歇浦西，仍曰随息居。略识颠末，俾展卷而知随处以息者，即半痴山人。身不能潜，砚无所归之华胥小隐也。

重订霍乱论者，以道光间，尝草霍乱论于天台道上，为海丰张柳吟先生阅定，同郡王君仲安梓以行世，盖二十余年矣。板存杭会，谅化劫灰。咸丰初元，定州杨素园先生，又与王氏医案十卷，合刻于江西，不知其板尚存否。今避乱来上海，适霍乱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元和金君簠斋，仁心为质，惻然伤之，遍搜坊间霍乱论，欲以弭乱，而不能多得。闻余踪迹，即来订交，始知其读余书有年，神交已久。属余重订，以为登高之呼。余自揣无拨乱才，方悔少年妄作之非，愧无以应也。逾两月，簠斋亦以此证遽逝，尤枪余怀，哲嗣念慈，检得转筋证治遗书一册示余曰：此先人丁巳年刊于姑苏者，今板已毁，书亦无余。余读之，简明切当，多采刍蕘，洵可传之作。因叹簠斋韬晦之深，竟不余告也。吴县华君丽云，知余砚田芜秽，持家藏下严青花石一片，见赠曰：子将无意慰金君耶，有意慰金君，则重订之举，曷可以已乎？余不能辞，遂受其片石，纂此以慰簠斋于地下，非敢自忘不武，谓可以戡定斯乱也。书成题曰重订霍乱论。首病情，次治法，次医案，次药方，凡四篇。同治建元壬戌闰月丙午。

华胥小隐自记

《随息居霍乱论》目录

卷上

病情篇第一	(649)
总义	(649)
热证	(651)
寒证	(655)
治法篇第二	(659)
伐毛	(659)
取嚏	(659)
刮法	(659)
焯法	(659)
刺法	(659)
搦洗	(660)
熨灸	(660)
侦探	(661)
策应	(661)
纪律	(663)
守险	(667)

卷下

医案篇第三	(669)
南针	(669)
梦影	(673)
药方篇第四	(684)
药性	(684)
方剂	(684)
卧龙丹	(685)
立效丹	(685)
开关散	(685)
速效丹	(686)
甘露消素丹	(686)
太乙玉枢丹	(686)
太乙紫金丹	(686)
行军散	(686)
千金丹	(686)
紫雪	(686)

碧雪	(687)
绛雪	(687)
飞龙奇命丹	(687)
炼雄丹	(687)
三圣丹	(688)
蟾酥丹	(688)
姚氏蟾酥丹	(688)
霹雳散	(688)
回阳膏	(688)
黄芩汤	(689)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689)
梔子豉汤	(689)
白虎汤	(689)
白虎加人参汤	(689)
竹叶石膏汤	(689)
桂苓甘露饮	(689)
六一散	(690)
葱豉汤	(690)
四苓散	(690)
平胃散	(690)
藿香正气散	(690)
半夏厚朴汤	(690)
六和汤	(690)
香薷饮	(690)
黄连香薷饮	(690)
左金丸	(690)
黄芩定乱汤	(690)
燃照汤	(691)
连朴饮	(691)
蚕矢汤	(691)
解毒活血汤	(691)
驾轻汤	(691)
昌阳泻心汤	(691)
麦门冬汤	(691)

致和汤.....	(691)	大顺散.....	(693)
五苓散.....	(691)	神香散.....	(693)
理中丸.....	(692)	来复丹.....	(693)
厚朴姜半甘参汤.....	(693)	桂枝汤.....	(694)
四逆汤.....	(693)	异功散.....	(694)
通脉四逆猪胆汤.....	(693)	梅花丸.....	(694)
附子秫米汤.....	(693)	资生丸.....	(694)
吴茱萸汤.....	(693)	缪氏资生丸.....	(694)
浆水散.....	(693)	附录霍乱括要.....	(694)
冷香饮子.....	(693)		

随息居霍乱论 卷上

清 海昌 王士雄梦隐纂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病情篇第一

随息居士，当升平盛世，生长杭垣。不幸幼失怙，自知无应世才，而以潜名其斋。或谓甘自废弃，而以痴目之，因自号半痴山人。尝刊《潜斋医学丛书》十种问世。年末五十，忽挈两弟携一砚以归籍，然贫无锥地，赁屋而居。或问故，曰余继先人志耳。乃颜其草堂曰“归砚”，辑《归砚录》以见志。藉砚游吴越间，哺其家口。洎自庚申之变，或招游甬越，辞不往。辛酉秋势日蹙，不克守先人邱垄，始别其两弟，携妻孥栖于濮院，人视之如野鹤闲云，而自伤孤露。四十年值此乱离靡定，题所居曰“随息”，且更字梦隐，草《随息居饮食谱》以寓感慨。迨季冬杭垣再陷，悠悠长夜，益觉难堪。今春急将三四两女草草遣嫁，夏间避地申江，妻孥踵至，僦屋黄歇浦西，仍曰“随息居”，略识颠末，俾展卷而知随处以息者，即半痴山人，身不能潜，砚无所归之华胥小隐也。

重订霍乱论者，以道光间，尝草霍乱论于天台道上，为海丰张柳吟先生阅定，同郡王君仲安梓以行世，盖二十余年矣，板存杭会，谅化劫灰。咸丰初元，定州杨素园先生，又与《王氏医案》十卷，合刻于江西，不知其板尚存否。今避难来上海，适霍乱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元和金君簠斋，仁心为质，惻然伤之，偏搜坊间《霍乱论》欲以弭乱，而不能多得。闻余踪迹，即来订交，始知其读余书有年，神交已久，属余重订，以为登高之呼。余自揣无拨乱才，方悔少年妄作之非，愧无以应也。

逾两月簠斋亦以此症遽逝，尤怆余怀。哲嗣念慈，检得《转筋证治》遗书一册，示余曰：此先人丁巳年，刊于姑苏者，今板已毁，书亦无余。余读之，简明切当，多采刍蕘，洵可传之作，因叹簠斋韬晦之深，竟不余告也。吴县华君丽云，知余砚田芜秽，持家藏下岩青花石一片，见赠曰：子将无意慰金君耶？有意慰金君，则重订之举，曷可以已乎？余不能辞，遂受其片石，纂此以慰簠斋于地下，非敢自忘不武，谓可以戡定斯乱也。书成题曰《重订霍乱论》，首病情，次治法，次医案，次药方凡四篇。同治建元壬戌闰月丙午，华胥小隐自记。

总 义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

太阴湿土之气，内应于脾，中满霍乱吐下，多中焦湿邪为病，故太阴所至，不必泥定司天在泉而论也。五运分步，春分后交二运火旺，天乃渐热。芒种交三运土旺，地乃渐湿。湿土之气上腾，烈日之暑下烁，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淫，邪由口鼻皮毛而入，留而不去，则成温热、暑疫诸病，霍乱特其一证也。若其中人阳素馁，土不胜湿，或饮冷贪凉太过，则湿遂从寒化而成霍乱者亦有之。然热化者，天运之自然，寒化者，体气之或尔。知常知变，庶可治无不当也。

《灵枢·经脉篇》曰：足太阴……厥气上逆则霍乱。”

足太阴脾，土脏也，其应在湿，其性喜燥，镇中枢而主升降清降浊之司。惟湿盛而滞其升

降之机,则浊反厥逆于上,清反抑陷于下,而为霍乱。虽有热化寒化之分,治宜宣其浊,则逆自平,而乱乃定,清白升也。

《伤寒论》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此设为问答,以明霍乱之病。谓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为呕吐,复下注而利者,则为霍乱。霍乱者挥霍闷乱,成于顷刻变动不安之谓也。若上不能纳,下不能禁之久病,但名吐利,不得谓之霍乱也。

又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徐洄溪曰:此霍乱是伤寒变证。郭白云曰:此论霍乱似伤寒之证。盖伤寒而霍乱者,阴阳二气乱于胸中也。初无病而霍乱者,往往饮食失节,而致胸中逆乱也。经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为大悖……乱于肠胃,则为霍乱。惟乱于胸所以吐,乱于肠所以利。经言五乱,霍乱其一也。张路玉曰:伤寒吐利,由邪气所伤,霍乱吐利由饮食所伤。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者,是伤寒霍乱也。

雄按霍乱有因饮食所伤者,有因湿邪内蕴者,有因气郁不舒者。但既有发热头痛,身疼恶寒之表证,则治法必当兼理其表,此仲圣五苓散之义也。然表证之可兼者,不独寒也,如吸受温热风暑之邪者,皆能兼见表证。举隅三反,活法在人。其温暑直侵脾胃,与内邪相协为疟,迨里气和而吐利止,则邪复还之表,而发为热者驾轻汤主之。寒霍乱后表不解者,有仲圣之桂枝法在。

《医彻》曰:霍乱之候,其来暴疾,腹中疔痛,扰乱不安。有吐泻交作,有吐而不泻泻而不吐,有不得吐,而又不得泻,则邪有上下浅深之分,而总以得吐为愈。邪有入必有出,盐汤探吐,上妙法门,然后调其胃气可也。盖霍

乱每伤于胃,虽风寒暑湿四气相乘,而中必先虚,故邪入焉。至饮食失和,秽浊触感者尤多。胃气一伤,清浊相干,邪不去则正不安,所以攻邪尤要于扶正也。即至肢冷脉伏,转筋声哑,亦必驱邪至尽。盖邪去则正安,非比他证养正而邪自除也。所以当其发时,不可用米饮,先哲谆谆戒之,岂无谓哉。观于干霍乱,上不得吐,下不得泻,亦因邪不能出,所以为掣,治者益可思其故矣。

此治霍乱之大法也。总以得吐为邪有出路者,承上不得吐泻之干霍乱言也。邪不去则正不安,尤为治诸病之名言。但霍乱虽无养正则邪自除之理,而虚多邪少之证亦间有之。治宜攘外安中并用,又未尝无其法也。

《病源》曰:霍乱脉大可治,微细不可治。霍乱吐下,脉微迟,气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治法汇》曰:吐泻脉代,乃是顺候。气口脉弦滑,乃膈间有宿食,虽吐犹当以盐汤鹅翎探之,吐尽用和中药。凡吐泻脉见结、促、代,或隐伏,或洪大,皆不可断以为死。果脉来微细欲绝,少气不语,舌卷囊缩,方为不治。

《医通》曰:脉伏或微涩者霍乱,脉长为阳明本病。霍乱脉洪大吉,虚微迟细兼喘者凶。霍乱之后阳气已脱,或遗溺不知,或气怯不语,或膏汗如珠,或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缩,皆为死候。

金匱斋《转筋证治》云:引证重者立时脉伏,乃邪闭而气道不宣,勿轻信庸工为脉绝不救也。按营虚气夺,脉微欲绝者,复脉汤主之。气散阳飞,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若客邪深入,气机痹塞,脉道不能流通,而按之不见者为伏脉。此为实证,与绝脉判若天渊。苟遇伏脉,而不亟从宣通开泄之治,则脉亦伏,而渐绝矣。但此乃邪闭之绝,彼为元脱之绝,脱者误开,阳亡而死,闭者误补,邪锢而死。又按叶天士云:经曰:暴病暴死,皆属于火。火郁于内,不能外达,故似寒证。关窍闭塞,经络不通,脉道不行,多见沉滞无火之脉。愚谓各证

皆然，举一可例其余。然非阅历深者，不能知此。

热 证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土郁之发……为呕吐霍乱。

诸郁之发，必从热化。土郁者，中焦湿盛，而升降之机乃窒。其发也，每因吸受暑秽，或饮食停滞，遂至清浊相干，乱成顷刻，而为上吐下泻。治法如燃照汤，宣土郁而分阴阳，连朴饮祛暑秽而行食滞。若骤伤饱食而脘胀，脉滑，或脉来涩数、模糊，胸口按之则痛者，虽吐犹当以盐汤探吐，吐尽其食，然后以驾轻、致和等汤调之。

又云：不远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

此明指霍乱有因热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书，咸谓霍乱本于风冷，遂致后人印定眼目，凡患热霍乱者，卒为药误。且“不远热”三字，亦非但以药石为言。如劳役于长途田野之间，则暑邪自外而入，所谓热地如炉，伤人最速，宜白虎、六一散之类，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膏粱之奉，则湿热自内而生，所谓厚味腊毒不节则嗟。宜梔豉汤、连朴饮之类，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伤元，白虎汤可以加参。气虚招感，用参术必佐清邪。昔贤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谓劳伤之病宜补，膏粱之体必虚，知其一、不知其二，信手温补，动辄残生，可哀也已！

《至真要大论》曰：诸热瞀瘵……，诸逆冲上……，诸躁狂越，皆属于火。

瞀、昏闷也，瘵、抽掣也，热伤神则瞀火迫血则瘵。火性炎上，故逆而冲上。躁烦、不安也，狂、狂乱也，越、失常度也。热盛于外则肢体躁扰，热盛于内则神志烦乱。盖火主动，凡病之动者皆属于火。霍乱而见此等证候者，皆为邪热内盛之的据也。

又曰：诸转反戾，水液浑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诸转反戾，转筋拘挛也。热气燥烁于筋则挛瘵为痛，火主燔灼躁动故也。水液、小便也，小便浑浊者，天气热水浑浊也。呕吐者，火气炎上之象也。胃为阳土，性主下行，胃中热盛，则反逆而上冲也。土爰稼穡，而味变酸者，肝热内燔，故从而化也。暴注、卒暴注泄也，肠胃热盛，而传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后重里急迫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此段经文，形容霍乱转筋证象如绘。非医者，必人人读之，何以临证茫然，徒惑于吊脚痧、脚麻痧等俗名，而贸贸然妄投燥热之药，以促人夭年，抑何不思之甚耶？

《千金要方》曰：中热霍乱暴利，心烦脉数，欲得冷水者，以新汲井水，顿服一升。

郭白云治霍乱之法，推《千金要方》最为详备。

《治暑全书》曰：暑气入腹恶心腹痛，上吐下泻如水注。

春分以后，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其行致，故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淫之气，由口鼻入而扰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浊不分，所泻者，皆五脏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谓也。湿甚者，胃苓汤分利阴阳，暑亦自去；热甚者，桂苓甘露饮清其暑火，湿亦潜消；若火盛之体，内本无湿，而但吸暑邪者，白虎之类宜之。且脏性有阴阳之别，阴虚者火旺，虽病发之时，适犯生冷，而橘朴等只宜暂用。阳虚者湿胜，虽寒润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汤已为合法。纵使体极虚羸亦不过补气清邪并用。若因其素禀之亏，而忘其现病之暑，进以丁、附、姜、桂之剂，真杀人不转睫矣。凡伤暑霍乱，有身热烦渴，气粗喘闷，而兼厥逆躁扰者，慎勿认为阴证。但察其小便必黄亦，舌苔必粘腻，或白厚，宜燃照汤澄冷服一剂，即现热象。彼时若投姜附药，转见浑身清紫而死矣。甚或手足厥冷少气，唇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六脉皆伏，而察其吐出酸秽，泻下臭恶，小溲黄赤热短，或吐下皆系清水，而

泻出如火,小便点滴,或全无者,皆是热伏厥阴也。热极似阴,急作地浆煎竹叶石膏汤服之。又有吐泻后身冷如冰,脉沉欲绝,汤药不下,或发哕,亦是热伏于内,医不能察,投药稍温,愈服愈吐,验其口渴,以凉水与之即止。后以驾轻汤之类投之,脉暂出者生。然暑之为病伤之骤,则发之暴,伤之渐,则发之缓,故九月份时候,犹多伏暑霍乱之证,医者不可不知。

《金匱》曰: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微弦,转筋入腹者,鸡矢白散主之。

刘守真曰:转,反戾也,热烁于筋,则挛痠而痛。或以为寒客于筋者误也。盖寒主收引,然止为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为转也。所谓转者,动也,阳动阴静,热证明矣。夫转筋者,多由热甚,霍乱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则肝木自盛,而热烁于筋也。夫发渴则为热,凡霍乱转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

尤拙吾曰:肝主筋上应风木,肝病生风,则为转筋,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转筋入腹者,脾土虚而肝木乘之也。鸡为木畜,其矢微寒而能祛风湿,以利脾气,故取以治是病焉。

张石顽曰:呕吐泄泻者,湿土之变也,转筋者,风木之变也。湿土为风木所克则为霍乱转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热,凡术附姜桂种种燥热之药,误服即死,虽五苓散之桂,亦宜慎用。雄按:张氏此言,可谓先获我心矣。盖仲圣虽立“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头痛恶寒之表证,仍是伤寒之霍乱,故用两解之法。其虽兼表证,而非风寒之邪,或本无表证,而热甚口渴者,岂可拘泥成法,不知变通,而徒藉圣人为口实哉。透彻古人用法之意,是真读书人语,定州杨照蓼读。

薛一瓢曰:风自火生,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泻,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流入脉络则反张,是名痉。故余曰痉与霍乱同出一源。但痉证多厥,霍乱少厥。盖痉证风火闭郁,郁则邪势愈横,不免逼乱神

明,故多厥。霍乱风火外泄,泄则邪势外宣,不至循经而走,故少厥,此痉与厥之分别也。然痉证邪滞三焦,三焦乃火化,风得火而愈煽,则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乱邪走脾胃,脾胃乃湿化,邪由湿而停留,则淫及诸经而拘挛。火郁则厥,火窜则挛,又痉与厥之遗祸也。痉之挛急,乃湿热生风,霍乱之转筋,乃风来胜湿。木克土也。痉则由经及脏而厥,霍乱则由脏及经而挛,总由湿热与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夫湿多热少,则风入土中而霍乱。热多湿少,则风乘三焦而痉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干涸火邪盘踞也;转筋入腹者死,胃液内涸,风邪独劲也。然则胃中津液所关,顾不鉅哉。厥证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干霍乱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滞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热邪益炽;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风邪更张,终成死候,不可不知。

雄按:霍乱湿多热少,道其常也。至于转筋,已风自火出,而有胜湿夺津之势矣。余自髫年,即见引证流行,死亡接踵。嗣后留心察勘,凡霍乱盛行,多在夏热亢旱酷暑之年,则其证必剧,自夏末秋初而起,直到立冬后始息。夫彤彤徂暑湿自何来?只缘今人蕴湿者,暑邪易于深伏,迨一朝卒发,渐至阖户沿村,风行如疫。医者不知原委,理中、四逆,随手乱投,殊可叹也!余每治愈此证,必询其人曰:岂未病之先,毫无所苦耶?或曰病前数日手足心如烙;或曰未病之前,睹物皆红如火。噫,岂非暑热内伏,欲发而先露其机哉。智者苟能早为曲突徙薪之计,何至燎原莫救乎?以胃液之存亡,决病情之生死,尤为精识。昧者肆行燥烈,助疔燥津,徒读父书,可谓痛哭。

道光元年,直省此证大作,一觉转筋即死,京师至棺木卖尽,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识为何证者,俗传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余时年十一,辄与同学者日日饱啖之,卒无恙。今读此论,则医学之陋,不独今日为然也。素园杨照蓼识。

杨氏之论极是,余于是年,亦日食西瓜而阖家无染病者,即其验也。然是年霍乱间有食西瓜而死者,为友人董铸范所亲见。盖宜服香

薰之证，误信乱坛之语，以致寒凉遏抑而毙也，是也不可不知。故处方论治，非辨证不可。本论第二篇治法，西瓜汁证治，有“汗频”二字最的。乌程汪口楨谢城。

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都中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埋葬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间费数十万金。彼时医工，或云阴寒，或云火毒，余谓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即疫也。卓识名言。或曰既是疫，何以芩、连、姜、附亦有或效者？余曰芩连效在邪胜之时，姜附效在正虚之体，亦有服药终不效，必针刺而得愈者。试看所流之血，仅是紫黑，岂不是疫火之毒深入于营分哉。以疫邪自口鼻，由气管达于血管，将气血凝结，壅塞津门。《医林改错》云：幽门之左寸许，另有一门，名曰津门，津门上有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水不得出，故上吐下泻。初得病时，宜即用针刺尺泽穴，出紫黑血则毒气外泄矣。盖人身气管周身贯通，血管周身亦贯通，尺泽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泽上下刺之亦可愈。一面针刺，一面以解毒活血之药治之。雄按王氏亲见脏腑而善针法，所论皆凿凿可信，非悬揣虚拟可比，虽用药非其所长，而以解毒活血四字为纲，亦具有卓见。

《补亡论》曰：《灵枢·五乱》之证，惟乱于肠胃一证名霍乱，故作吐利，其余四证皆不作吐利，只谓之乱气。昔柳州之疾，盖乱气干心之证，非霍乱也。谓为干霍乱者虽谬，然尚不失为五乱之一。今则无复知乱气之名矣。

《治法汇》曰：干霍乱俗名搅肠痧，其状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撩乱挥霍是也。急宜探吐，得吐方可，不吐则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其出，今有其入，而不得其出者否塞也，多死。得吐方可理气和中，随证调治。

《医通》曰：干霍乱是土郁不能发泄，火热内炽，阴阳不交之故。或问方书皆言宿食与寒气相搏，何以独指为火耶？曰：昏乱躁闷，非诸躁狂越之属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属火者乎。但攻之太过，则脾愈虚，温之太过，

则火愈炽，寒之太过，则反扞格，须反佐以治，然后火可散耳。占法有盐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也。

此证病因非一，骤伤饮食者宜探吐，宿食为患者宜消导，气郁感邪者宜宣豁，暑火直侵者宜清解，诸法并列于后，用者审之。

虑其格拒，反佐以治，真精语也。桂苓甘露饮，治热证而用桂；通脉四逆汤，治寒证而用猪胆汁，皆即此义。梦隐中治陈姬一案，石膏、芩连加细辛少许，燃照汤之用薏仁，亦此义也。

若寒证而用芩连，热证而用姜附，则正与病反，非反佐之义矣。谢城。

又曰：脾胃喜香燥，而恶臭湿，若素多湿滞，而犯臭气，则正气郁遏，腹痛乃作。或上连头额俱痛，或下连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间复苏者，有腹痛不时上攻，水浆不入，数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或四肢厥逆，面青脉伏，或遍体壮热面紫脉坚，俱与生黄豆嚼之，觉香甜者，是臭毒也，急以烧盐探吐，或以童便制香附四五钱为末，停汤顿服最效。举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苎麻水湿刮之者，有以瓷碗油润刮之者，有以瓷锋针刺委中出血者，总欲使腠理开通之意耳。其脉多伏，或细小紧涩，或坚劲搏指，中带促结，皆是阴逆阳伏之象，不可误认阴寒而投热药，虽砂仁之辛温香窜，亦不可轻用。若见面青唇黑，脉劲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

又曰：触犯臭秽，而腹痛呕逆，刮其脊背，随发红斑者，俗谓之痧。甚则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干呕疼痛者，曰绞肠痧。更有感恶毒异气，面骤发黑痧，俗名番痧，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胀，不呼不叫，如不急治，两三时即毙。有微发寒热，腹痛麻脊，呕恶神昏者。或澀澀汗出，或隐隐发斑，此毒邪熾发于表也。亦有发即泻利厥逆，腹胀无脉者，此毒邪内伏不能外发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见斑而死者。经谓：大气入于脏腑，虽不病而卒死是也。初觉先将纸捻点焯头额，即以苡麦焙燥去壳，取末三

钱,凉开水调服,重者少顷再服即安。盖藜麦能鍊肠胃滓秽,降气宽胸,而治浊滞,为痧毒之专药。其毒甚面黑者,急于两膝后委中穴压出黑血,以泄毒邪。凡骤发之病,勿虑其虚,非此急夺,束手待毙。原夫此病与臭毒相类,与霍乱相似,乃疫疠之最剧者。初起昏愤不省,脉沉匿不显或浑浑不清,勿以腹痛足冷而与温药。如藜麦一时莫得,或服之不应,即宜理气为先,如香苏散加薄荷、荆芥,辛凉透表,次则辟邪为要,梔子豉汤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和中。表热势甚,清热为急,黄芩汤加连翘、木通,分利阴阳。若见烦扰腹胀,脉来数疾,急投凉膈散,以竹叶易生姜,则毒从下夺。热剧神昏,虽合三黄多不可救。烦渴引饮遗溺,速清阳明,白虎加葱、豉,使毒从表化。斑毒深赤,毒在血分者,浓煎益母草,少投生蜜,放温恣服,取效最捷,以其专下恶血也。或加生芦根汁半杯,总取散血之功。以上诸法,在未经误药,庶可挽回一二。曾见一商,初到吴会,畅饮酣歌,席间霎时不安,索生姜汤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枫泾混澡浴,忽然眩暈呕逆,到舟即毙。凡感受暑热秽疫诸邪者,大忌热汤澡身也。更有误认伤寒,而与发散,周身焮紫如云而死者。亦有误认麻疹,而与怪柳、樱桃核汤,咽痛失音而死者。亦有误认寒证而与热剂,口鼻流血而死者。变生反掌,不似时行,犹可迁延数日也。

上海特海隅一邑耳,二十年来屡遭兵燹,乃沧海渐变桑田。外国之经营日广,苏省又以为会垣,而江浙之幸免于难者,率迁于此。各省商舶麇集,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会矣。然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奈医者茫然,竟有令人先服姜汁一盞者,有以大剂温补主治者,皆刊印遍贴通衢。病家信之,死者日以千计,道殣相望。钱塘吴菊潭茂才告余曰:目击一人七窍流血而死,闻之惻然,岂亦劫运使然欤!

《玉衡》曰:先吐泻,而心腹疼痛者,从秽气而发者多;先心腹疼痛,而吐泻者,从暑气而发者多。然吐泻之霍乱,乃暑秽伤人气分,宜用油盐刮其皮肤,则痧不内攻。若心胸胀闷,腹中疼痛,或如板硬,或如绳缚,或如筋吊,或如锥刺刀割,虽痛极而不吐泻者名干霍乱,乃邪已入营,宜以针刺出血,则毒有所泄,然后再审其因而药之。若痧胀已极,难于刮刺者,又必先以药救醒,乃可以回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

王晋三曰:痧者寒热之湿气,皆可以为患。或四时寒湿凝滞于脉络,或夏月湿热郁遏于经隧,或鼻闻臭气而阻逆经气,或内因停积而壅塞腑气,则胃气逆,皆能胀满作痛,甚至昏愤欲死。西北人以杨柳枝蘸热水鞭其腹,谓之打寒痧;东南人以油碗或油线刮其胸背、手足内胛,谓之刮痧。以碗锋及扁针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谓之鏊痧。更服玉枢丹等,以治其内,是皆内外达窍,以泄其气,则气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胀即已。实即霍乱耳,非另有痧邪也。

雄按:方书从无痧证之名,惟干霍乱有俗呼绞肠痧者,是世俗之有痧,不知起于何时也。至《医说》始载叶氏用蚕退纸治痧之法,以蚕性豁痰祛风利窍,其纸已经盐腌,而顺下最速也。乃江民莹误为解痧证,虽为杭堇浦所讥,然亦可见从前痧证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详也。迨国初时其病渐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满洲病与番痧之名。郭氏因龚云林青筋之说,而著《痧胀玉衡》一书,推原极变,其说甚辨,而痧之证治乃备。石顽复分臭毒、番痧为二者,谓恶毒、疠气尤甚于秽邪也。晋三又辨痧即外邪,骤人阻塞其正气流行之道之谓。而痧之病义益明。至情志多郁之人稍犯凉热,即能成痧,且不时举发,亦由气血失其宣畅也。右陶虽有截痧方,而用药殊乖,江氏以香附、芩、梔、抚芎为剂,较为合法。其诸痧名状,《玉衡》书具在,不多赘。长洲龙青霖《脉学联珠》云:痧胀之证,多属奇经。盖奇经为十二经之

支流也。五脏清气不升，六腑之浊不降，譬犹五湖四海渎，漫溢泛滥，尽入江河，而清浊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浑扰，流畅不清，并膈壅塞，故其病有痧胀之名。痧胀者犹沙证也。总由十二经清浊不分，流溢入奇经，而奇经脉现则为痧胀也。邪气滞于经络，与脏腑无涉，不当徒以药味攻脏腑，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经络既通，然后用药，始堪应手也。雄按：此说似创而实确。然经络既通，虽不药可愈，特虑邪已渐及脏腑，则刮刺不足了事，譬如险要为贼所据，不可徒讲防堵也。

《疫疹一得》曰：凡初起六脉细数沉伏，面色青惨，昏愦如迷，四肢逆冷，头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内搅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此为闷痧，毙不终朝。

闷者，热毒深伏于内，而不能发越于外也。渐伏渐深，入脏而死不俟终日也，固已。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营分之毒，再灌以紫雪，清透伏邪，使其外达，或可挽回。治法精良，素因。

寒 证

《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土不及……，民病飧泄，泄霍乱。

岁土不及，则脾胃素虚之人，因天运而更见其虚。中阳既虚寒湿自盛，以致朝食暮泄而为飧泄，甚加呕吐面为霍乱。观其与飧泄并称，则知利者必是清谷，而非臭秽，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浊。小便之利，口之不渴，又从面可必矣。如此才是寒湿霍乱，可以理中、五苓之类治之。故读书须以意逆其理，自然触处洞然，无往而不贯矣。且寒霍乱多见于安逸之人，以其深居静处，阳气不伸，坐卧风凉，起居任意，冰瓜水果，瓷食为常，虽在盛夏之时，所患多非暑病。王安道论之详矣。轻则藿香正气散，或平胃加木香、藿香、生姜、半夏之类。湿盛而四肢重著，骨节烦痛者，胃苓汤加木香、茴香、大腹皮之类。七情郁结，寒食停滞者，厚朴汤、治中汤。头痛恶寒无汗者，香薷饮

先解其表，随以大顺散调其里。如果脉弱阳虚，腹痛喜得温按，泻出不臭者来复丹。若吐泻不止，元气耗散，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而不多饮，或恶寒战栗，手足逆冷，或烦热发躁，揭去衣被，但察其泻出不臭者，乃内虚阴盛格阳，宜理中汤，甚则四逆汤加食盐少许。更有暴泻如水，冷汗四逆，脉弱不能言者，急进浆水散救之，并宜冷服。然此辈实由避暑，而反为寒伤致病，若拘泥时令误投清暑之剂，而更助其阴，则顷刻亡阳莫挽矣。前人有治此证而愈者，尚未确知其为寒病也。遂谓夏月暑病，通宜热药，妄立阴暑名目，贻误后人，此因偶中而错认面目也。余于《温热经纬》辨之详矣。

《至真要大论》曰：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或曰医者精脉理，谙药性，胸罗经史，口熟方书，斯可以济世矣。余曰不可必也。能辨证乎？苟不辨证，而但凭脉以用方药，虽引古证今，有典有则，恐不免为二竖所笑也。惟圣入早料及此，以辨证之法，大书特书，垂示后世，可谓既详且尽，岂但为霍乱分寒热哉。

《伤寒论》曰：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此霍乱之因伤寒而致者，故兼有头痛，发热，身疼诸表证也。虽欲饮水而表证未罢，故以五苓散为两解之法。二方皆为风寒而设，热多谓表热未衰，寒多谓里寒较盛，于一病中察其内外之轻重，面辨邪气之聚散，以施治法。圣入辨证详尽如是，而后入颠预或至误会，凡夏秋热霍乱之口渴者，辄用五苓，多致僨事。须知桂术为渴家所忌，惟风寒之邪郁阻气机，致水液不行而渴者，始可用以行气化水。分析其明，发前人所未发，盖热多并非表里大热，欲饮水亦与大渴引饮不同也。谢城识。又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里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须桂枝和解其外，所谓表病里和，汗之

则愈也。但此为寒霍乱后之兼有风寒表邪者而言。若温热暑疫霍乱后之表未解者、不得率尔引用也。余拟驾轻汤一方最为合法。然其意亦不敢出圣人之范围也。详其一曰消息,再曰小和之者,盖以吐利之余,里气已伤,故必消息其可汗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小和之也。况热霍乱后,津液尤虚者,其可妄施汗法乎?故余但以轻清为制也。

又曰: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吐利可发汗者,伤寒霍乱也。脉平为邪已解。而小烦者,以吐下后胃气新虚,不能消谷,故霍乱病,辟时内不可便与饮食,必待胃渐下行为顺,而仓廪始开也。暑热霍乱尤夺胃津,溉以甘凉自能思谷。

先曾祖秉衡公曰:伤寒外感之总名,《伤寒论》统论外感之书也。先大父永嘉公曰:《难经》伤寒有五,则五种外感,古人皆谓之伤寒矣。《伤寒论》有治风、治温、治喝、治湿诸法,则非专论一伤寒矣。杨素园大尹曰:注《伤寒》者,无虑数十家,皆以为专论伤寒之书,故恒觉支离附会不适于用。

雄尝谓伤寒有五,症亦有五,不过轻重之别耳。伤寒唯感寒即病者为正伤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宜温散其邪。在半表半里,或所感邪气较轻,不为伤寒而为正疟者,脉象必弦,并宜和解。设冬伤于寒,而不即病,则为春温夏热之病,其较轻者则为温症、瘧症。若感受风湿、湿温、暑热之气者,重则为时感,轻则为时症。今世温热多而伤寒少,故症亦时症多,而正疟少。惟叶天士先生精于温热、暑湿诸感,故其治症也一以贯之。余师其意,凡治时症,必辨其为风湿、为湿温、为暑热、为伏邪者,仍以时感法清其源,故四十年来治症无难愈之证,推而广之,似不止疟疾尔也。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

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证候则一,病情回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然伏邪化热,自里达外,与伏暑内发,理无二致,故其人必口渴,而刺血则紫黑,不知者以为暑令未行,有何热证,放胆姜附,涂炭生民,岂亦劫运使然耶,可哀也已!镇海周君采山,极为折服,遂以此说刊印传播远近。元和金君簠斋、同邑周君二郊、秀水吕君慎庵、乌程汪谢城孝廉、桐乡陆定圃进士,皆见而题之。爰赘于伤寒霍乱后,以谗来者。

又曰: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此阳虚之体,寒邪得以直入而为霍乱也。发热恶寒者,身虽热而恶寒,身热为格阳之假象,恶寒为虚冷之真谛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阳气衰少,不柔于筋,不温于四末也。首重汗出者,为阳有外亡之象,故径用四逆汤,祛其既入之寒,而挽其将去之阳。若只见厥逆恶寒,四肢拘急,脉沉细弦紧,而如尘土,泻出不臭,虽属阴寒,而无汗出之候者,但宜冷香饮子治之。寒主收引,故四肢拘急,乃筋强不能屈伸之谓。与热证之转筋迥殊,临证极宜分别,苟或颠倒误施,祸不旋踵。

又曰: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此亦虚冷霍乱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虚冷之著于外也。下利清谷,脉微欲绝,虚冷之著于内也。虚冷甚于内,则反逼其阳于外矣。故其外候每多假热之象,或烦躁去衣,而欲坐地,或面赤喜冷,而不欲咽,或脉大虚弦而不任按,是皆元气耗散,虚阳失守,甚加喘

嘔，最为危险，惟四逆汤可以驱内胜之阴，而复外散之阳。但既吐且利之下，紧接曰小便复利，重申曰下利清谷，何其丁宁而郑重耶？故读者最宜着眼。洄溪所谓一证不具，即当细审也。僂热霍乱，因暑邪深入，而滞其经隧，显脉细肢寒之假象者，必有溺赤便臭，口渴苔黄之真谛，临诊慎毋忽焉。

又曰：吐下已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尤拙吾曰：吐下已止，阳气当复，阴邪当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脉微欲绝，则阴无退散之期，阳有散亡之象，于法为较危矣。故于四逆加干姜一倍，以救欲绝之阳。而又虑温热之过，反为阳气格拒而不入，故加猪胆汁之苦寒，以为响导之用。即《内经》盛者从之之意也。

又曰：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又曰：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阴，吐利交作，阴邪盛极，而阳气不胜也。然先厥冷，而后烦躁者，犹有阳欲复而来争之兆，故以吴茱萸温里散寒，人参大枣益虚安中为治也。若先烦躁而后四逆者，阳不胜而将绝也，故死。此二条本少阴中寒，非霍乱也。然有类乎霍乱，既明霍乱之治，复列其类证以广其例，俾临证不致眩惑也。

又曰：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寒邪化热传入少阴，逼迫津水，注为自利，质清而无滓秽相杂，色青而无黄赤相间，可见阳邪暴虐之极，反与阴邪无异。但阳邪传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干燥。设系阴邪，则心下满而不痛，口中和而不渴，必无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阴也。夫既列少阴中寒二条于前，以明霍乱类证之治，更附少阴极下一条于此者，以病系伤寒，迨既化热，虽见脉微细但欲寐之少阴证，而口干燥，心下痛，自利清水，尚宜急下。其病非伤寒，脉不微细，神情瞀乱而口渴，心下拒按之霍乱证，顾可以

燥热药治之哉？《内经》以水液澄澈清冷为寒。此证虽自利清水，必热而不冷，或小溲赤短，审问之自有分别。而仲圣于下利证，专以口渴与否，判清温之治，尤为简当，临证当奉为南针也。

此证最宜细辨。余尝见一霍乱轻证，医投凉膈散，次日下血而殒。谢城。

《千金要方》曰：霍乱四逆，吐少，呕多者，附子梗米汤主之。又治中汤治霍乱吐下，胀满，食不消化，心腹痛。

《病源》曰：霍乱者由入温凉不调，阴阳清浊二气，有相干乱之时。其乱于肠胃之间者，因饮食而变发，则心腹疼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先利。心腹并痛者则吐利俱发。挟风而实者，身发热，头痛，体疼而复吐利；虚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饮酒食肉，脘脘生冷过度，因居处不节，或露卧湿地，或当风取凉，而风冷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脾胃得冷则不磨，不磨则水谷不消化，亦会清浊二气相干，脾胃虚弱便作吐利，水谷不消，则心腹胀满，皆成霍乱。

热霍乱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乱偶有所伤，人之所独也。巢氏所论虽详，乃寻常寒霍乱耳。执此以治时行霍乱，犹腐儒将兵，其不覆败者鲜矣。

又曰：霍乱而转筋者，由冷入于筋故也……冷入于足之三阴三阳，则脚转筋；入于手之三阴三阳，则手转筋。随冷所入之筋，筋即转，转者，皆由邪冷之气，击动其筋，而移转也。

转筋有因热因寒之异，须合兼证脉候而辨析之。

无病之人，亦有时患转筋者，不过足受微凉，不足为病。乃时医专以转筋为邪入三阴，诿知三阳亦能转筋。巢氏之论甚明乎。谢城。

又曰：干霍乱者，是冷气搏于肠胃，致饮食不消，但腹满烦乱，疔痛短气。其肠胃先挟实，故不吐利，名为干霍乱也。

干霍乱属寒湿者固有之，挟食者亦或有

之,亦有因寒湿而挟秽臭恶毒之气者,故治法审非暑火为患,不可误用清凉,但宜芳香辛散,以宣通之,其姜、附、椒、巴等剂,勿轻信而妄试也。

医道通治道,治国者必察民情,听讼者必察狱情。用药如用兵,为将者必察敌情,为医

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狱情得而曲直分,敌情得则胜权独操,可以寡克众,可以逸待劳。病情得则生机在握,可以御疹疔,可以挽造化。呜呼!不辨虚实寒热,而治霍乱者,犹之弃其土地人民,而讲战守也。故列病情第一。

随息居霍乱论 卷上

清 海昌 王士雄梦隐纂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附点

治法篇第二

伐 毛

霍乱及痧胀、疫疔诸恶证初起，即解散其发细看，如有赤色者，急拔去之。再脱其衣，细看胸背，如有长毛数茎，必尽拔之。

热毒深入营分，发为血之余，毒焰上炎故见赤色，甚至硬如骏鬣，余尝目击之。宗侄承烈绍试。

取 嚏

霍乱诸痧，皆由正气为邪气所阻，故浊气不能呼出，清气不能吸入，而气乱于中，遂成闭塞之证。浊气最热，泰西人谓之炭气，炭气不出，人即昏闷而死。然呼出肺主之，肺开窍于鼻，用皂角末或通关散，或痧药吹入鼻中取嚏以通气道，则邪气外泄，浊气可出，病自松也。

刮 法

取嚏不论有无，随继以刮。有嚏者，肺气虽开，恐营卫气机尚痹，当刮以宣之；无嚏者肺既不开，尤必刮松卫气，使已入营分之邪，得以外泄，而病可松也。故肩颈、脊背、胸前、胁肋、两肘臂、两膝弯等处皆宜用绵纱线，或苧麻绳，或青钱，或瓷碗口蘸菜油自上向下刮之，以红紫色绽方止。项下及大小腹软肉处，以食盐研细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景岳云：凡毒深病急者，非刮背不可，以五脏之

系，咸附于背也。或以盐擦背亦可。

焮 法

营卫之气，为邪气所阻而不流通，则手足厥冷而腹痛，身有红点而隐跃，此名斑痧，亦曰番痧，俗以其厥冷，谓之阴痧者谬也。宜以灯心微蘸油，点火焮之，以灯火近肉即提起，焮搏有声，病即松。

刺 法

《玉衡》曰：东南卑湿，利用砭，以针刺放毒血，即用砭之道也。凡霍乱痧胀，邪已入营，必刺出毒血，俾邪得外泄，然后据证用药，可以望生。

第一宜刺少商穴。刺时扶病人坐直，男左女右，用力将其手臂从上捋下，捋其恶血聚于指头，以油绳扎住寸口，用尖锐银针，在大指甲向里如韭叶许刺之，挤之毒血即松，重者两手并刺。若神昏不醒，刮刺不松者，为邪入心包络，须撑开病人之口，看舌底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用竹箸嵌瓷锋，刺出恶血一点。两臂弯名曲池穴，两膝弯名委中穴，以手蘸温水拍之，露出青筋红筋，若肌肤白嫩者则露紫筋，皆痧筋也，并用银针刺出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无恶血，反令人心烦。腿两边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吊。按谈往云，崇正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十月间有闽人晓解病由，看膝弯有筋突起，紫者无救，红则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渐繁，势始渐杀。余谓此疫虽奇，杀人既速且多，然无

非暑热毒气,深入于络耳。故轻者刺之可活,而霜雪繁病自衰也。考嘉兴王肱枕《蚓庵琐语》及桐乡陈松涛《灾荒记事》,皆云崇正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经年亢旱,通国奇荒,疫癘大作,合三书而观之,其为暑燥热毒之邪,深入营分无疑矣。故委中之筋已突起,不待拍之而始露。详载之以留心民命者告。

《玉衡》又云:一应刺法,不过针锋微微入肉,不必深入。又以诸穴非亲见不明白,故不具载。而故入管荣棠谓余曰:襄遇桐乡八十老人张德祥者善治痧,数十年来生死决其针下,百不失一。凡针入而肌肉凝闭者,必不得生。然其所刺部位,不仅郭氏所言之十处,惜世罕知也。据云:

痧证头晕者,刺素髻穴,在鼻柱上端,针入一分,极多二分。

头痛者,刺风府,穴在项后入发际一寸,大筋内宛宛中,针入五分。

偏痛者,刺风池,穴在耳后颞颥后脑空下,发际陷中,针入五分,可斜透风府一寸三分。

腹痛而吐者,刺上脘,穴在脐上五寸,针入二寸五分。

腹痛而泻者,刺下脘,穴在脐上二寸针入二寸五分。

腹痛而欲吐不吐,欲泻不泻者,刺中脘,穴在脐上四寸,针入三寸即愈。以上三穴,须用手极力提起其皮而刺。切记,以上六穴,并不出血。

手痠者,刺商阳,穴在手次指内侧,去爪甲如韭叶,出血立已。

足吊者,刺厉兑,穴在足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出血立已。刺承筋,穴在胫后足跟上七寸,出血立已。刺承山,穴在腿肚下分肉间,出血立已,但此穴非精明者不易取,宜慎刺。牙关紧闭者,刺入迎,穴在结喉旁一寸五分,大动脉应手处刺之立开。

按张叟刺法,必有所授,荣棠得其传,故针痧极神,且荣棠之为人也,好善而率直,非

牟利妄语者流,故余甚信之,尝刊入丛书。今备录此篇,以便穷乡僻壤,皆可按证而施治也。又《转筋证治》云:凡心口、腰脊、肾膈等处,切勿听愚人妄施针刺。亲见一人因心口一针,立时殒命,不可不知。

撮 洗

生大蒜杵烂,贴两足心。吴茱萸一两研末,盐卤和涂两足心亦可。车轂中脂亦可涂。

男子以手挽其阴,女子以手扯其两乳。

辣蓼草八两,杵烂,木瓜四两,老酒二斤,加水煎,乘热揩熨患处及手足遍身。辣蓼草乃水红花之别一种,叶狭小而光,两面皆绿,梗微赤有节,其味甚辛,合六神曲及造酒曲皆用之。鸡生虱,但以此草置鸡栖内即愈。

盐卤炖热淋洗,并以手蘸摩擦其患处。如无盐卤,作极咸盐汤可代也。按盐散风火化湿热,平人常用盐卤濯足,永无足疾。若路途患此倒地者,但以病人两脚浸溺桶中亦妙。

棉絮浸酒中煎滚取出,乘热裹患处。或以烧酒摩擦其患处,以软散为度。烧酒内入斑蝥末,力更胜也。脚不冷者,但以盐研细末擦之。

水煮青布搦脚膝,冷即易之。柏叶杵烂裹之,并煎淋洗。

熨灸 主霍乱转筋,干霍乱之属寒者

炒盐一包,熨其心腹令气透。又以一包熨其背,待手足暖再服神香散一钱,寒重者再服,方见四篇。或以吴茱萸、食盐各数两,炒热包熨脐下亦妙。或以芥子研末和涂脐上。

胡椒七粒,以布包之,嚼碎纳脐中,用膏药封之,再以热手按之,盖被卧少顷,腹中热有汗,则寒邪散矣。甚者用回阳膏贴脐间。方见四篇。或以盐填脐中,上盖蒜片,艾灸二十七壮,危甚者再灸脐两旁,各开二寸之天枢穴,脐上四寸中脘一穴,脐下寸半气海一穴。

《外台》法,以手挽所患脚大拇指,当脚心急筋上灸七壮。

喻氏法，凡卒中阴寒厥逆吐泻色清气冷，凛冽无汗者，用葱一大握，以带束紧，切去两头，留白寸许，以一面熨热安脐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葱上面，俾热气从脐入腹，甚者连熨二三饼。又甚者再用艾炷灸关元、气海各二三十壮。若腠理素疏，阴盛迫阳而多汗者，用附子干姜回阳之不暇，尚可熨灼以助其散越乎？尝读仲圣《伤寒论》知病属阴虚血少者，概不可灸，必阳虚气弱者始可灸。今喻氏复辨阳虚者固宜用灸，若阳虚至于外越者，岂容再灸，是亦发人所未发，可补长沙之未及。世之不别阴阳，而妄施灼灸以伤人者，岂特霍乱为然乎？吁可叹已！又按凡腹虽痛极，而喜得温按，唇口刮白者，乃内虚阴寒之病，宜用火灸，切忌针刺。若四肢虽冷，面苦渴苔腻，腹痛虽甚，而睛赤唇红，或烦躁喜凉者，乃热郁气闭之证，急宜刺血，切忌火攻。设不辨明而误用之，祸皆反掌。

侦 探

生黄豆细嚼不腥，者痧也，既可试病，亦解痧毒。生芋亦也。大赤雄鸡一只，放病人腹上，以鸡口朝其而，鸡即伏而不痛，痛止鸡自跳下，亦治尸厥中恶。

神清而嚼姜不辣者，真寒证也。

策 应

新汲井水，百沸天泉，各半和服，名阴阳水。濒湖曰：上焦主纳，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阴阳调和，升降周流，则脏腑畅达。一失其道，二气淆乱，浊阴不降，清阳不升，故发为霍乱吐利之病，饮此即定者，分其阴阳使得其平也。按汲井泉以上升，天雨水而下降，故汲者宜新，而降者宜熟也。以之煎症疾药，盖取分解寒热之邪，而和其阴阳也。

东壁土，煮汁饮。《圣济》

锅底墨煤、灶突上墨煤各五分，百沸汤急搅数千下，以碗覆之，通口服一二口。《经验》

屋下倒挂尘，沸汤泡澄清服。《易简》

生扁豆研末入醋少许，新汲水和服。《普济》

丝瓜叶一片，白霜梅肉一钱，并核中仁，共研烂，新汲水调服。《广笔记》

梨树枝，煮汁饮。《圣惠》

海桐皮，煮汁饮。《圣济》

路旁破草鞋，去两头洗，三四次，水煎服。《事海文山》

生藕，捣汁饮。《圣惠》

陈仓米，煮清汤稍稍饮之，治霍乱大渴。《永类铃方》。

冬瓜，水煎清汤，俟凉饮之。半煎。按陈仓米虽云清热止渴，惟霍乱已止者服之为宜，若邪势方张，吐下未平之际，尚嫌其守。冬瓜甘淡微凉，极清暑湿，无论病前病后用以代饮，妙不可言。即温、湿、暑、疫、泻痢诸病，皆可用也。

芦根、麦冬，水煎服。《千金》。按单用芦根煎饮，亦止烦渴，或与竹叶同煎更佳。

梨肉，煎汤服，渴甚打汁饮。梦隐

萝藦，煮汤服或生嚼饮吐去渣。梦隐

生绿豆，急火煎清汤凉服。梦隐

枇杷叶，刷去毛浓煎徐饮。此方不但解霍乱之渴也。若深冬采之，刷毛、洗净、切碎，净锅内炒干，瓷瓶密收，常以代茗，可杜暑湿时疫及噎呃诸病。梦隐

雄鸡矢白，腊月收之为末，水和温服。《金匱》

以上治霍乱转筋。

地浆，掘黄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井水沃之搅之，少顷取清者饮三五杯。《千金》。按罗谦甫云，霍乱乃暑热内伤，七神迷乱所致。阴气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非至阴之气不愈，坤为地属阴，土曰静顺，地浆作于阴地坎中，为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也。愚谓得罗氏此言，治霍乱已思过半矣。蒋式玉称其勤求古训，洵不诬也。

新汲井水，徐徐饮之。外以一盆水浸两脚，忌食热物。《急救良方》。按果系暑热炽盛，用

腊雪水尤胜。

扁豆叶一握，捣绞汁一碗饮。《广笔记》

桑叶一握，煎汁服。《圣惠》

木瓜一两，水煎服，余汤浸青布裹其腓。本方加桑叶七片尤良。《圣惠》

龙脑薄荷煎汤饮。《圣惠》按有汗者，此方勿服。

青钱四十九枚，木瓜一两，乌梅炒五个，水二钱。《圣济》。按：此方专治风木行脾之证。时行重感，非所宜也。

盐梅，煎汤，细细饮。《如宜方》。按：方义与上同。

垂死者，用败蒲席一握，切，浆水一钱煎服。《圣惠》

百方不效困笃者，用室女月经衣，和血烧灰，酒服方寸匕。《千金》。按：邪已入深，故百方不效，以此药专走血室，能引浊邪下行也。原蚕砂一两，用阴阳水煎，澄清温服。《梦隐》。按：蚕砂乃桑叶所化，夫桑叶主息风化湿，故《圣惠方》以之治霍乱转筋也。既经蚕食，蚕亦主胜风去湿。且蚕僵而不腐，得清气于造物者独纯，故其矢不臭不变色。殆桑从蚕化，虽走浊道，而清气独全。《金匱》以鸡矢治霍乱转筋者，鸡为木畜属巽，虽不溺而矢独干，亦取其胜风湿，以领浊气下趋也。蚕砂既引浊气下趋，又能化浊使之归清，性较鸡矢更优。故余用以为霍乱转筋之主药，颇奏肤功。嗣见治痧“飞龙夺命丹”用人中白一味，领诸药迅扫浊邪，下趋阴窍，较他方之藉硝以达下者，更觉贴切，故奏效尤捷，制方之义，可谓精矣。至来复丹之用五灵脂，亦从鸡矢白脱胎也。

霍乱转筋大渴，苔黄汗涸，无溺者，西瓜绞汁饮。《梦隐》

凡阳气遏抑在内，虽热证亦无汗，西瓜汁当慎用，此特称汗涸二字最确当。谢城。

渴而气机不舒者，金银花、蒲公英、丝瓜叶、丝瓜，并可捣汁服，或用干者煎汤亦得。《梦隐》

渴而肤有赤色者，益母草或紫花地丁捣

汁饮，或以干者，煎汤服亦可。《梦隐》。按：紫花地丁亦名如意草，主清血热，生嚼之，味甘不作草气，故可同诸草、木、叶咀嚼充饥。悉无草气，洵救荒之仙草也，附及之以世告。

莖麦焙燥去壳取末三钱，凉开水调服。《简便方》

以下治干霍乱。

梔子二七枚，烧、研，酒调下。《肘后》

盐一撮，放刀上用火炙透，热童便和服，或以新汲水和服，少顷即得吐下，而气通矣。

柳州

益母草一两，煎汤，少投生蜜，放温服。《医通》。

马兰根，细嚼咽汁。《寿域》

刘寄奴，煎汤温服。《圣济》

桃叶，煎汤温服。《外台》

石菖蒲一两，杵汁和水服。《圣惠》

烟管中油俗呼烟油。取豆大一丸，放病人口内，搦水灌之，下咽即活。有堂

芡苳子，煮汁饮。《集简》

黑大豆，生研，水服方寸匕。《普济》。按今人以黄豆试痧本此。

垂危者，用生芋一片，放入病人口内，咽汁即苏，苏后再吃几片，取其宽肠去垢浊，破血清痧毒也。世传饮油、吞矾二方，取其引吐澄浊也。然油滋腻，矾兜涩，皆有流弊，吾不取也。

普洱茶浓煎温服。《梦隐》

淡海蛇四两，鳊苳即荸荠，一名地栗。二两，切。水煮至海蛇烊，取汁温服。《梦隐》

莱菔，捣汁饮。《梦隐》

雄鼠矢，阴阳水下二七枚。《梦隐》按《经验方》有马矢绞汁，治干霍乱一方，虽取义燥湿降浊，然臭味恶劣，径以秽汁灌人，亦觉难堪，易以鼠矢较近人情，其功似亦稍胜也。按马矢烧灰存性，名独胜散，治绞肠痧证服下即瘥，彼所谓臭味恶劣，乃未经烧灰故耳。

莱菔叶，冬月挂树上或摊屋上，直至春前干燥极透时，收入净坛密贮，每一两洗净，水

煎温服。梦隐。按：此味并治时行喉证，诸般外感、疟痢、泄泻、疳膨、黄疸、水肿、脚气诸病如神。物易功多，价廉无损，家家可备，以济世也。

稻秆，浓煎温服。梦隐

六一散，方见四篇。新汲水调下三钱。河间。

紫雪方见四篇，下同

以下皆治邪深入络，以及干脏之干霍乱，霍乱转筋。

碧雪

绛雪一名红灵丹

行军散

玉枢丹

紫金丹

飞龙夺命丹与外科飞龙夺命丹名同药异，外科之方。用蜈蚣为君。蜈蚣一名天龙，能飞而制蛇，因以名方。治痧之方，用诸多宝贵香灵之品，藉人中白驾轻就熟为使，力能迅扫秽恶之邪，下趋浊道，有马到功成之捷效，以骏马有飞龙之号，故以名方

按以上诸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力，惟有力者卒不易购，无力者贵不易购，苟能量力合送，或集资广济，洵造福无涯矣。

陈艾叶，煎汤服。《外台》。

以下治寒湿干霍乱。

紫苏，捣汁服，干者煎饮。《肘后》。按此方治因食鱼蟹诸水族而腹痛吐利者，皆效。

橘红、藿香各五钱，煎服。《百一选方》

薤白，煮汤服。《独行方》

姜炙厚朴，研，温汤服三钱。挟暑者新汲水下。《圣惠》

丁香十四枚，研末，沸汤和服。《千金》。按此治食蟹及水果太多，而痛泻者，并效。

真神曲三钱，水煎温服。梦隐

吴茱二七枚，砂仁一钱，研，泡汤吞下。梦隐

伽南香，凉开水磨取三分，沸汤点服。梦隐

三圣丹方见四篇，下同

以下皆治阴寒霍乱。

速效丹

蟾酥丸

姚氏蟾酥丸

霹雳散

回阳膏

以上数方亦须预备应用，如合送济人，须将病情叙明，庶免贻误。

霍乱转筋，吐下已多，脉无气短，大汗欲脱者，置好醋二三斤于病人面前，将铁器烧红频淬醋内，使闻其气，即可转危为安。足冷者并捣生附子二两，贴于涌泉穴，再按证用药，以挽回元气，不论寒热二证，凡元气欲脱者，皆当亟用。余屡试多验，并治产后昏晕及诸病之神魂不安者，皆效。

纪 律

一忌米汤。得谷者昌，百病之生死利于胃气之存亡，犹之兵家饷道，最为要事。惟时邪、霍乱、痧胀独不然者，以暑湿秽恶之邪，由口鼻吸入肺胃，而阻其气道之流行，乃闭塞不通之病，故浊不能降，而腹痛呕吐，清不能升，而泄泻无噤，或欲吐不吐，欲泻不泻，而窃踞中樞，苟不亟为展化宣通，邪必由经入络，由腑入脏，而滋蔓难图矣。凡周时内一口米汤下咽，即胀逆不可救者，正以谷气入胃，长气于阳，况煮成汤液，尤能闭滞隧络，何异资寇兵而资盗粮哉。惟吐泻已多，邪衰正夺者，犹之寇去民穷，正宜抚恤，须以清米汤温饮之，以为接续，不可禁之太过，反致胃气难复。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物性中和，莫如谷矣，为人生之至宝。乃霍乱痧胀，邪势方张之际，不可一试，米汤如是，况补药乎？其霍乱间有得温补而愈者，是中虚之霍乱，非时行之霍乱也。须知中不必皆虚，虚不必同时而病，病不必皆成霍乱。既同时而病霍乱，岂非外邪为患，而流行渐广、遂成疫病，何司命者，尚不识其病情耶？凡一病有一病之宜忌，先议病后议药，中病即是良药，故投之面当，硝黄即是补药，投而不当，参术皆为毒药。譬如酒色财气，庸人以之杀生，

而英雄或以之展抱,负礼乐文章,圣人以之经世,而竖儒反以之误苍生。药之于医也亦然。补偏救弊随时而中,病无定情,药无定性,顾可舍病而徒以药之纯驳为良毒哉。

或云扶阳抑阴,治世之道,古圣以之主教,景岳以之喻医,今人身不治,病乱于中。竟辟温补扶阳,惟事清解助阴,毋乃偏任寒凉,将起后人之议乎?余曰扶阳抑阴,大易以喻君子小人。故章虚谷谓但可以论治世,不可以论治病。惜章氏尚一间未达也。夫人身元气犹阳也,外来邪气犹阴也,扶正抑邪,岂必专藉热药哉?如热伤胃液,仲景谓之无阳矣。然欲扶其阳,必充其液,欲抑其阴,须撤其热。虽急下曰存阴,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即是抑阴,存阴者,存正也,存正即是扶阳。苟知此义则《易》理医理原一贯也。设但泥温补为扶阳之药,而不知阴阳乃邪正之喻,虽满腹经纶,无非是苍生之罗网,治人治世无二致也。

或又曰丹溪谓人身阴不足,景岳谓人身阳不足,君以为孰是?余谓人身一小天地,试以天地之理论之,阴阳本两平而无偏也。故寒与暑为对待,昼与夜为对待,然雨露之滋,霜雪之降,皆所以佐阴之不足,而制阳之有余,明乎此,则朱张之是非判矣。或又曰子言扶正即是扶阳,则补阴补阳,皆扶阳也。抑阴即是抑邪,则逐寒逐热皆抑阴也。顾专事逐邪,不崇补正,得毋未合扶阳抑阴之旨乎?余因述先慈之训以答曰:无论外感,不可妄投温补,即内伤证,必求其所伤何病,而先治其伤,则病去而元自复,古人不曰内虚,而曰内伤,顾名思义,则纯虚之证殊少也。徐洄溪亦云: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无病而虚死者,千不得一。况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故去病正以扶阳也。余尝谓人气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无一息之停。惟五气外侵,或七情内扰,气机愆度,疾病乃生,故虽在极虚之人,既病即为虚中有实,如酷暑严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尽关乎老少强弱也,以身中之气有愆有不愆也,愆则邪留著而为病,不愆则

气默运以潜消,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霍乱云乎哉。

不惜倾筐倒篋而出之,嘉惠后学之心至矣。读此而犹不悟,请勿从事于此道也。随园云人之气血,有壅滞之处,则其壮者为痼疽,而其弱者为劳瘵。余尝佩服以为名言,今读此论,与二语正相合。定州杨照蓁素园

或又曰:经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亦不然乎?曰人身气血原有强弱,强者未必皆寿,弱者不必皆夭,正以气血虽强,设为邪凑,而流行愆度,似乎虚矣,不去其邪则病愈实,而正愈虚,驯致于死,虽强而夭折矣。气血虽弱,不为邪凑,则流行不愆,不觉其虚即为邪凑,但去其邪,则病不留,而正自安,虽弱亦得尽天年矣。试看勇如贲育之人,身躯不觉其重大者,以正气健行不息也,卒受痧邪,亦遂肢冷脉伏告毙者,以气为邪闭,而血肉即死也。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者,当作如是解。凡治此证者,将急开其闭,以宣通乎?抑从而下石更投补塞乎?不但痧证尔也。凡病未去而补之,则病处愈实,未病处必愈虚,以未病处之气血,皆挹而注于病处也。盖所谓补药者,非能无中生有,以增益人身气血也,不过衰多益寡,挹彼注此之能耳,平人服之尚滋流弊,况病人乎?故经言不能治其虚,焉问其余。夫既虚矣,尚曰治而不曰补,可不深维其义乎?不但治人尔也,治家者,若以积财为务,有人而无出,甚则坎土穴墙,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积,则受其贫者百家,一人大积,则受其贫者万家。虽然吝者之积财以为久聚而不散矣,祸灾之来,兵寇之攻,取百年之财,一日而尽之,安见其果不出也。治国者若以积财为务,必至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是天下之财源,如人身之气血,俾得流通灌注病自何来?故因论霍乱而并及之。

吾叔子道光间,辑《裕后须知》书,以励末俗,因采魏昭伯奢客说一条颇招訾议。诂十余年来,其言辄应,可慨也已。至于治虚,尤独擅一时,忆丁巳春烈年二十七在上海患吐血,诸

医用清火补阴等药，久治不瘥，势濒于殆，返杭求诊，投大剂参耆，数服而痊，迄今无恙，且苗实胜于曩时，虽流离播越，尚能胜任也。今读此论，谨书以感佩之忱。绍武

今夏先生来申，适漠患身热便泻口干，幸能纳食，仍强起任事。先生察脉弦大，曰此忧劳过甚，元气大亏之证也。投大剂参、术、苓、草、防、芍、橘、斛、木瓜，旬日而痊，即旋里省亲。逾月抵沪，患寒热，先生视为暑湿类疟，授清化药四帖，霍然，但觉疲惫，仍以参、耆、甘、槲等峻补而瘳。治虚独擅一时，岂不信哉。归安陈延谟半樵

二忌姜糖。徐氏云如有暑邪，姜断不可用，虽与芩连并行，亦不可也，况独姜汤乎？惟初起挟寒者，或可量证略用些须。糖助湿热而腻滞满中，误用之反为秽浊之邪竖帜矣，不但增其呕吐已也。推而至于枣子、龙眼、甘草一切甜腻守滞之药可知矣。

三忌热汤。酒醴澡浴，此三者皆驱寒之事也。寒伤形则客邪在表，饮以热汤酒醴，或暖房澡浴，皆可使寒邪从汗而解也。故表散寒邪之药，每佐甘草、姜、枣之类，俾助中气，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内入。若暑湿热疫秽恶诸邪，皆由口鼻吸入，直伤气分，而渐入营分，亟宜清凉疏瀹，俾气展浊行，邪得下走，始有生机。不但辛温甘腻一概忌投，即热汤、酒醴、澡浴，皆能助热，不可不严申厉禁也。

四慎痧丸。痧药方最多，而所主之证不一，有宜于暑热病者，有宜于寒湿病者，岂可随便轻尝耶？更有不经之方，群集猛厉之品，杂合为剂，妄谓无病不治。而好仁不好学者，广制遍送，间有服之亦效者，大抵皆强壮之人，风餐露宿为病也。概施于人，多致轻者重，而重者死矣。故服药难，施药不易，必也择方须良，择药须精，刊列证治，须分寒热，实心实力行力，斯有功而无弊焉。如酷暑烈日之中，路途卒倒者，虽不可以霍乱痧胀名之，而其病较霍乱痧胀为尤剧。设以泛泛痧药治之，每致不救，或口鼻出血而死，此为暑邪直入心包

络，必以紫雪灌之始效。然此药贵重难得，有力者能备以济世，必有善报也。凡阴虚内热之人，或新产血去阴伤之后，酷热之时，虽不出户庭，亦有患此者，余见屡矣，详三篇梦影中。

五慎延医。医之用药，犹将之用兵，食禄之将尚鲜其良，谋食之医宜乎其陋。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矣。语云：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要在平时留意，知其有活人之术，而非道听途说者流，则有病时方可以性命托之。知其有用兵之才，而非惜死爱钱之辈，则有寇时，方可以土地人民托之。噫，难矣！

六慎服药。选医难如选将，选得矣，或徒有虚名而无实学，或饱学而非通才，或通才而无卓识，或见到而无胆略，或有胆而少周详，皆不足以平大乱愈大证也。故服药如出师，圣人以战疾并慎也。然则如何而可服其药耶？但观其临证时，审问精详，心思周到，辨症剖切，方案明通，言词慷慨近情，举止落落大方者，虽向未谋面之人，亦一见而知良医矣。其药可服也。

七宜凉爽。霍乱痧胀流行成疫，皆热气、病气酝酿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门窗勿闭，得气有所泄也。盖覆勿厚，总以病人不觉冷为度。昧者不知，强加衣被，而致烦躁昏瞀者甚多也。如楼居者，必移榻清凉之所，势剧者，宜铺席于阴凉干燥泥地上卧之，热气得土而自消也。凡见路途卒倒之人，纵无药赠，但能移之阴处，即是一服清凉散也。吐泻秽浊，随时扫除净尽，毋须熏触病人与旁人。医来时尤宜加意，否则臭难向迹如何息心静气，以辨证耶？

八宜镇静。凡患急证，病人无不自危，旁人稍露张皇，病者逆谓必死，以致轻者重，而重者遂吓杀矣。盖人虽寿至百龄，未有不贪生畏死者，此人之情也。故近情之医虽临危证，非病人耳聋者，必不当面言凶。亲友切勿交头接耳，以增病人之惧。妇女更勿颦眉掩泪，以致弄假成真。

九宜汛爱。凡患急证，生死判乎呼吸，苟

不速为救治,病必转入转深。救治而少周详,或致得而复失。骨肉则痛痒相关毋庸勉告,最苦者贫老无依,经商旅贾,舟行寄旅,举目无亲,惟望邻友多情,居停尚义,解囊出力,起此沉痾,阴德无涯,定获善报。

十保胎孕。凡怀妊于夏月而陡患腹痛者,虽在临盆之际,先须握其手,而指尖不冷,抚其额而身不发热者,方是将娩之疼,否则即是痧患。而痧药类多妨孕,概勿轻试。余每以晚蚕砂及雪羹治之,无不立效。挟寒者紫苏、砂仁、香附、橘红之类可用。设患霍乱重症,先取井底泥敷心下及丹田,再用卷而未舒之嫩荷叶,焙干五钱,蚌粉减半共研,新汲水入蜜调服三钱,并涂腹上,名罩胎散。若系寒霍乱,用伏龙肝研末,水和涂脐方寸,干即再涂。服药尤须加慎,一切伤胎之品,均不可用,回阳膏亦不可贴。

附妊娠药禁

《便产须知》云:蚯青斑蝥水蛭与虻虫,乌头附子及天雄,野葛水银巴豆,牛膝薏苡并蜈蚣,三棱莪朮精石荒花麝香,大戟蛇脱黄雌雄,砒石火牙硝大黄牡丹桂,槐花子同牵牛皂角同,半夏制透者不忌南星胆制陈久者不忌兼通草,瞿麦干姜桃仁木通,钢砂干漆蟹爪甲,地胆茅根与虻虫。

《本草纲目》云:乌喙侧子羊蹄躑,藜芦茜草,厚朴及薇衔,槐根间茹葵瓜子,赤箭蜚草刺猬皮,鬼箭红花苏方木,麦蘖常山葵藜蝉,锡粉硃砂红娘子,硫黄石蚕共蜘蛛,蜈蚣衣鱼兼蜥蜴,桑蠶飞生及鸩鸡,牛黄犬兔驴马肉,鳅鳝虾蟆鳖与龟。

《潜斋丛书》云:甘遂没药破故纸,延胡商陆五灵脂,姜黄葶苈穿山甲,归尾灵仙樟脑续随,王不留行龟鳖甲,麻黄川椒神曲伏龙肝,珍珠犀角车前子,赤芍丹参益母射干,泽泻泽兰紫草郁金,土瓜根滑石自犀角至此,虽非伤胎之药,然系行血通窍之品,皆能滑胎,非坚实之体不可轻用及紫葳。即凌霄花

猛烈之药,皆能伤胎,人犹知之,如薏苡、

茅根、通草、厚朴、益母之类,性味平和,又为霍乱方中常用之品,最易忽略,不可不加意也。

十一产后。丹溪一代宗工,乃谓产后宜大补气血为主,虽有别证,从未治之。景岳已辨其非矣。而俗传有产后宜温之说,不知创自何人,最为悖谬。夫产后阴血尽脱,孤阳独立,脏腑如焚,经脉如沸,故仲圣专以养血消瘀为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若夏令热产,虑感暑痧,无病者万勿轻尝药饵,不但生化汤不可沾唇,虽沙糖、酒亦须禁绝。设有腹痛,未审是否发痧,惟六一散最为双关妙药。若明系痧证,或患霍乱者,按常法治之。如果热炽毒深不妨仍用凉化。如无虚象,勿以产后而妄投补药。如无寒证,勿以产后而妄施热剂。魏柳洲云,近时专科及庸手,遇产前一以燥热温补为事,杀人如麻,故治产后之痧邪霍乱者,尤当兢兢也。

十二善后。凡霍乱吐泻皆止,腿筋已舒,始为平定。若暴感客邪而发者,即可向愈。口渴以陈米汤饮之,知饥以熟萝菰、熟鳧苡或煮绿豆,或笋汤煮北方挂面啖之。必小溲清,舌苔净,始可吃粥饭。鲫鱼台鲞之类,油腻酒醴甜食,新鲜补滞诸物,必解过坚矢,始可徐徐而进,切勿欲速以致转病。若因伏邪而发者,未必速愈,证势虽平,尚多枝节。否则肢未全和,或热不遽退,胸犹痞闷,苔色不化,溺涩不行,此皆余热逗留,或治未尽善,亟宜清涤余邪,宣通气道,勿以其不饥不食,而认为吐泻伤元,妄投补滞,勿以其神倦肢凉,而疑作寒凉过度,妄进辛温。良由深伏之邪久匿,而不能尽去也,仍宜以轻凉清肃之品,频频煎服,俾其疏瀹,自然水到渠成。待得知饥,然后以饮食如前法,消息之自愈。其果因过服寒凉,而便溲不已者,必溺清不渴,可以资生丸调治之。方见四篇

此段皆名言也。因善后不得法,误事者甚多,须熟复。初思食时,余尝用盐调藕粉,似亦颇妥。陈米汤亦不若绿豆汤为稳。谢城

下霍乱痛止为平，苔净口和，便坚溺澈为痊，饮食消息之法同上。

寒霍乱轻者，得平即愈，但节饮食慎口腹可也。重者多兼正虚，一俟阳回，热药不可再投，但宜平补元气，如液伤口燥者，即须凉润充津。盖病或始于阳虚而大下，最能夺液，不知转计，必堕前功。饮食调理，亦凭苔色，便溺而消息之可也。阳回之后，热剂不可再投，知之者甚鲜，因过剂而误事者，亦时有之，此段语亦甚精当。谢城

守 险

霍乱时行，须守险以杜侵扰。霍乱得愈，尤宜守险，以防再来。昧者不知，徒事符篆，以为拥兵自卫之谋，良可慨已！纵恣如常，效彼开门揖盗之愚，尤可笑也。苟欲御乱，略陈守险之法如下。

一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濬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引越险守疆之事，为御乱首策，非吾侪仰屋而谈者，可以指挥而行也。

一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暑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无如贪夫徇财，愚夫忘害，淫嬉泄沓，漫无警省，迨挥霍撩乱，突如其来，手足无措矣。

一昔范文正公每就寝则思一日之食，与所行之事，能相准否，虽朝齏暮盐，贫不能自给，而每慨然忧天下之忧，以其志行磊落，足以纪纲人道，而岂腴然为饮食之人哉。呜呼此六十四字，为故人宜春袁莲芾布衣，跋余《饮食谱》之绝笔也。跋未竟未便刊于谱，故列为霍乱守险之一策。因近人腹负者多，厚味腊

毒，脏腑先已不清，故秽浊之邪易得而乘之，同气相求，势所必然之事。若能效法先贤不徒为饮食之人，以其余资量力而行，疏河凿井，施药救人，敛埋暴露，扫除秽恶诸事，不但保身而杜病，吾闻积德可回天，不仅可御霍乱也已。

一祖父家训，不许供设神像，遵圣人敬而远之也。余性尤不佞佛，生长钱塘，天竺山未尝一到。虽食贫居贱，而最恶持斋之说。先慈闻而责之曰，儿自命通脱，何亦效迂儒口吻乎？夫澹泊自甘者，有几人哉？虽以圣贤言行教之，其如从而勿改何？盖愚人必动之以祸福，惕之以报应，而始畏慕勉行也。故具不得已之苦心者，假神道以设教，创持斋之日期，诱而掖之，斡旋不少。试看疫疠流行之际，僧尼独鲜死焉，此其明效也。余敬听而识之，屡试不爽，益叹母训之非诬。故夏月款客，惟用海味干肉鱼虾之类，间或为宾托言茹素，亦藉以节主人之费，虽伎席优觴曩时亦赴，但择轻清者而食之。追忆生平未患痧证，敢以此法公诸同世。

一造酒曲者，必取诸草汁和米蘖而成。凡草初出之两叶尖者属阳，性烈而味辛，可以造曲，初出之两叶圆者属阴，性凉而味酸或苦，皆不中用也。故酒性纯阳，大冷不冰。造酒之屋木，尚渐腐生物，酒浸皆能渐熟，不但能腐人肠也。然严寒之令，略饮可御风寒。卒犯飞尸，温服可祛阴气。若纵饮无节，未有不致病者，又惟夏月为尤甚。宋刘元城先生云：余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南方地热，而酒性亦热，况岭南烟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发疾。故余过岭，即阖家断饮，虽遍历水土恶劣，他人必死之地，余阖家十口皆无恙。今北归十年矣，无一患瘴者，此其效也。苏文忠公云：器之酒量无敌，今不饮矣。观此则妄人所谓酒可以辟瘴疫者，岂非梦呓。夫瘴疫皆是热浊秽毒之气所酿，同气相求，感受甚易。且酒之湿热，久蓄于内，一旦因邪人之，而并为一家人，其势必剧，其治较难，其愈不易，纵性耽曲蘖，甘醉死

而不辞者,夏令必须戒饮,或不屈死于挥霍撩乱之中也。

一颐生之道,《易经》始发之曰:节饮食。孔子曰:食无求饱。应休琰云:量腹节所受。陆放翁云:多寿只缘餐饭少。《随园诗话》云:不饱真为却病方。盖饥饱劳逸,皆能致疾,而饱暖尤为酿病之媒,故神农氏播谷之余,即收药味,有熊氏垂裳之际,聿著方书。而世俗罕知,因强食致病者,不胜缕述。缘人身之气,贵乎周流无滞,则浊降清升,虽感客邪,亦潜消默化而不能留著为病。惟过饱则胃气壅塞,脾运艰迟,偶吸外邪,遂无出路,因而为痧胀,成霍乱者最多,故夏令不但膏粱宜屏,虽饭食且然。况无故喜服参药,妄食腻滞之物,如龙眼、莲子,以图补益,而窒塞其气机哉,设犯痧秽之邪,多致不救。今夏有诸暨余小坡进士,窜难来申,与余亲家褚子耘茂才,比屋而居,亦知医,为人视病,归啖莲子一盞毕即觉不舒,寻即吐泻转筋,欲请余诊而不及,以邪气得补无从宣泄,逼其深入,故告危如此之速,犹之贼来而自弃其险,闭城以待毙也,嘻,可悲已!

过饱不可,过饥亦不可,不饱非饥之谓宜知之。谢城。

一鳘鳢性热助阳,鳖性寒滋阴,然或有毒者,夏令更有蛇变者,尤勿轻尝,即无毒者,其质味浓厚腻滞难消,如吸外邪而误食之,皆难救治,市脯尤觉秽浊,咸宜杜绝。

因食鳘鳢而霍乱者,余见甚多。甚城。

一瓜果冰凉等物,虽能涤热,过食骤食,既恐遏伏热邪,不能泄越,又虑过度而反为所伤,并宜撙节为妙。若口不渴,汗不出,溺不赤者,诸冷食皆在所忌也。

一冬夏衣被过暖,皆能致病,而夏月为尤甚。既因暖而致病矣,或又因病而反畏寒,以

热郁于内,而气不宣达也。再加盖覆,则轻者重,而重者即死矣。竟有死已许久,而旁人未知者,年来闻见甚多。此如开门揖寇,城已陷或有尚在梦中而不觉者,可叹也已!亦勿过于贪凉迎风沐浴,夜深露坐,雨至开窗,皆自弃其险,而招霍乱之来也,不可不戒。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

一天时潮蒸,室中宜焚大黄、茵陈之类,亦可以解秽气,或以艾搓为绳点之亦佳。

一用川椒研末时涂鼻孔,则秽气不入矣。如觉稍吸秽恶,即服玉枢丹数分,且宜稍忍饥,俾其即时解散,切勿遽食,尤忌补物,恐其助桀为虐,譬如奸细来而得内应也。

一无论老少强弱之人,虚实寒热之体,常以枇杷叶汤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时邪,此叶天士先生法也,见《医案存真》。然必慎起居,节饮食,勿谓有叶先生法在,诸可废弛也。

一无论贫富,夏月宜供饌者,冬腌干菜、芦菔、芹笋、鳧茈、丝瓜、冬瓜、葫芦、豇豆、紫菜、海带、海蛇、大头菜、白菜、蕪菜及绿豆、黄豆所造诸物,人人可食,且无流弊。肉食者鄙,焉知此味,乌呼!苟能常嚼菜根,则百事可做,岂但性灵不为汨没,足以御挥霍撩乱之灾乎?

挥霍撩乱突如其来,集饘徵师,动需时日,莫若乘其初发,何难一击而平。爰备载伐毛、取嚏、刮痒、刺痒、急救诸事宜于前,复详侦探、策应、纪律、守险诸机要于后,虽归竖一览咸知剿御之方,既可各保身家,而厉气莫能张其焰,或可不蹈兵马过篱笆破之谚也,故列治法第二。

随息居霍乱论 卷下

清 海昌 王士雄梦隐纂著
鄞县 曹亦电炳章圈点

医案篇第三

南 针

张戴人曰：泰和间，余见广济院僧病霍乱，一方士用附子、干姜同煎，放冷服之，服讫呕血而死。如此而死，必是暑证，洵溪云：暑证忌姜，虽与芩、连同用，亦有大害，况与附子同行，祸更烈矣。顷合流镇，李彦直中夜忽作吐泻，自取理中丸服之。洵溪云：此是寒霍乱之方，百不得一，误用者害不旋踵。医至谓有食积，以巴豆药三五丸下之亦不动。至明而死。纵有食积，何必下以巴豆。遂平李仲安，携一仆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辅之家，是夜仆逃。仲安觉其逸也，骑马与佃客往临颖追之，时七月天大热，炎风如箭，埃尘漫天，至辰时而还，曾不及三时，往返百二十里，既不获其人，复宿于邵氏斋。忽夜闻呻吟之声，但言救我不知其谁也。执火寻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泻，目上视而不下，胸胁痛不可动摇，口欠而脱臼，四肢厥冷，此正风、湿、喝三者俱合之证也。夜行风大，兼感凉气，乘马疾驰，更挟劳瘁。其婿曾闻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锉生姜调之，顿服半升，其人复吐，乃再调半升，令徐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证服药往往不受，必徐徐服，始合法也。至明又饮数服，遂能起。生姜不煎，但锉入新汲水中，而调六一散，取其微辛佐甘凉之剂，以解风暑，而清湿热，略无助火之弊，可为用药之法。调养三日平复。先清外感，而后调其劳瘁之伤，可谓治病之法。

罗谦甫治一蒙人，因食酒肉潼乳而患霍乱，从朝至午，精神昏愤，脉皆浮数，暑邪未去。

按之无力，所伤之物已出矣。正气已虚。即以新汲水调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妙。随作地浆水澄取清者一杯，再调服之，尤妙。吐泻遂止，次日微烦渴，与钱氏白术散时服而愈。脉证如是，而所伤之物已出，则知中气伤残，暑邪未解，故用补正清邪之治，凡虚人受暑，而病此者，即以是案为法可也。其理中、四逆等方皆治阴寒致病，非治暑也。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医耶？

又治提举公，年近八十，六月间患霍乱吐利，昏冒终日，不省人事，暑邪内扰。脉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势冲激。头热如火，热邪上僭不是戴阳。足冷如冰，肺气不降，非下虚也。半身不遂，胃气大乱，不能束骨利机关。牙关紧急，热入阳明之络，不是中风。遂以甘露散，泻热补气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阴阳，冰水调灌，渐渐省事，而诸证悉去。后慎言语，虚证最要。节饮食，诸病宜尔。无病人亦宜尔。三日以参术调中药，理正气，十日后方平复。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余，形瘦弱，忽病上吐下泻，水浆不入口七日，自分死矣。未服燥热药，犹可不死。诊脉八至而数，曰当夏而得此脉，暑邪深入也。提举以八十之年，而脉八至，此人七日不进水浆，脉亦八至，若非明眼，必以为虚。吐泻不纳水谷，邪气自盛也，遂以人参白虎汤进半杯，良久复进一杯，徐进可法。觉稍安，三服后减去石膏、知母，而人参渐次加至四五钱，操纵有法。黄柏、橘皮、麦冬等，随所兼病而佐使，制剂有法。一月后平复。暑盛元伤之治，此案可法。

一仆夫，燕京人，纵酒饮食无节，病霍乱吐泻转筋，烦渴几殆，时六七月淋雨昼夜，饮檐溜水数升而安。贫而无人服侍，得饮此而愈，余亦曾见一人，如是后生六子，起家致富，孙曾绕膝，寿至九秩而

终。若富贵人患此，则每为温补药所误也。《千金方》云：轻者水瘥。良然良然，古人岂欺我哉。此偶合古方，余目击其事。后路途中及六合县，见一人报新汲井水良愈。凡暑热病，渴喜冷饮者，但以新汲水，或冬雪水，徐徐饮之，皆能向愈，不但霍乱为然也。今人虽明知其患热，而犹禁冷饮何耶？

一人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疼痛，脉之沉伏如无，痛脉每如是。此干霍乱也。急令盐汤，探吐宿食痰涎碗许，遂泻。上窍得开，下窍自通，但得吐泻，即可治矣。与六和汤愈。

孙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后御色，其平素纵恣贪凉可知矣，次早四肢冷，胃脘痛极，脉仅四至。或以郁火治，投以寒凉痛更甚，三日前所食西瓜，吐出未化。伤冷已甚。乃翁以为阴证伤寒，今人凡闻病犯房事者，虽不伤冷食，亦谓之阴证伤寒，辄以丁、附、桂、姜杀之，可惨也已！欲用附子理中汤，不决，此翁颇虚心，故乃郎有命。延孙视之，面色青惨叫痛，而声不扬，坐卧烦乱，是霍乱兼蛔厥证也。先当止痛安蛔，后理霍乱，可免死也，迟则误事矣。急用醋炒五灵脂三钱，苍术一钱五分，乌梅三个，川椒、炮姜、桂心各五分，水煎饮下，痛减大半。恣啖生冷，复伤于酒，更误于寒凉之药，故以温胃安蛔得效。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橘皮、山楂、茯苓、五灵脂，两帖全安。仍以中和化滞，理其脾胃而愈。御色一端，略不置议，洵可法也。

江笔南治从叔，于七月间，得霍乱证，吐泻转筋，足冷多汗囊缩。一医以伤寒治之增剧，庸工常技。江诊之左右寸皆伏不应，上下痞塞，故脉伏而微。尺部极微，口渴欲饮冰水，足冷囊缩似属厥阴，口渴亦似少阴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阴凝，无转筋多汗证，若少阴头有汗则死矣。乃以五苓散与之。此治伤寒霍乱有表证之方，江氏不察，泥于“热多欲饮水”句而误也。此时如用桂苓甘露饮则得矣。觉稍定，向午犹渴。囊缩乃暑热入于厥阴，故口渴欲冷饮，非伤寒也，而与伤寒药，渴何能已？以五苓加麦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为暑热矣，仅加麦冬、滑石不足截辜，而五味酸温，尤不宜用。更以黄连香薷饮，冷进一股，前方拘泥俗说，妄用五味，不知服后何如，忽进此剂殊属可笑。次早脉稍出，按之无根，且人脱形，连投温燥，又以香薷升散，宜乎如是。呃忒手足逆冷，饮食入口即吐，

桂、木、五味、香薷等药见效矣。大便稍不禁，为灸丹田八九壮，囊缩稍舒，手足稍温。伏热得火灸，已有流行之势。继以理中汤二三服，茫无头绪，若江氏者可谓蔽于古，而不知今者也，气液两伤岂可再服此汤。渴尤甚咽疼，热不解时或昏沉，理中汤又见效矣，可见囊缩不是虚寒也。乃以竹叶石膏汤，焦头烂额之客。投之而愈。此案江氏初治原知为热，止因泥古遂致一误再误，迨嘔吐形脱之时，又不知清补兼施，而灸灸、理中，几至溃败，幸而不用附子故未善，尚能挽救，然亦危矣，读者鉴诸。

江少微治一妇人，六月中旬，病霍乱吐泻转筋。一医投霍香正气散，此治暑凉饮冷兼寒湿而成霍乱之方。加烦躁面赤，揭衣卧地。霍香正气散，温散之剂也，尚不可误施于暑热霍乱，故误投附桂者，每见下咽即昏沉厥冷，浑身青紫而死。医者犹谓阴盛已极，此等大热之药尚不克救。再遇此证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无从诉，此余之所以述霍乱转筋诸治法为世告也。江诊之脉虚无力，身热引饮，此得之伤暑，宜辛甘大寒之剂泻其火热，以五苓散如滑石、石膏，吐泻定再以桂苓甘露饮而痊。暑热为病，脉多虚、微、涩、弱、弦、细、芤、迟，以热伤气也。甚至隐伏不应指，或两尺绝无，皆邪滞经络，上下格拒使然，不可误认为虚寒也。亦有脉因火煽，而反洪大滑数异常者，此霍乱所以无一定之诊，临病极宜善审也。

陈三农治一妇，暑月方饭后，即饮水而睡，睡中中心腹痛极，肢冷上过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疔痛垂死，六脉俱伏，令以藿香正气散煎汤探吐，一吐减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饮冷睡卧当风，而成干霍乱也。以对证之剂引吐，又合机宜，不必拘泥盐汤一法也。

缪仲淳治高存之家仆妇患霍乱，以砂仁一两炒研，盐一撮，沸汤调，冷服一剂愈。此治夏月贪凉，脾胃不和之轻证也。冬月感寒，患此亦可用，但宜温服，余尝自验。伤冷物者加吴茱萸。

张石顽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脊。《医通》谓之番痧，即干霍乱之因热者。或令饮火酒半杯，此必疑其为阴证也，而不知少年新婚最多火证，何耶？以不治贫富，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欢成礼，劳则火生也。腹痛转剧，旋增颅胀身发红点。热毒得酒愈炽，若不急从清解，必七窍流血而死。与芦根汁，解酒毒而清热。得吐痛解，复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见红斑，血分热极。吸童子小便稍安，清苦妙品。又浓煎葱豉

汤，宣解恶气秽毒之圣药。仍入童便续与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叶天士治一人，霍乱后中气大虚，肝风内动，心中空洞，身痛肢浮，用异功散加木瓜、姜、枣。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剂，而为霍乱善后之治，最可法也。若见身痛肢浮，而误用表散之品，则内风愈动，脾土重伤，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乱固是中焦土病，而土病多由木侮，故虽治寒霍乱，必首察厥阴之动静。倘其人肝阴素亏，内风暗动者，姜、附等极宜慎用，即当用者，亦须妥为驾驭，毋使过剂。设或无节，虽不似热霍乱之立时殒命，亦必增剧而生枝节。试观仲圣治厥阴下利之用白头翁汤，其义自明。盖厥阴虽当两阴交尽，而具合晦朔之理，阴之初尽，即阳之初生，其本阴，其标热，其体木，其用火，是以独称刚脏，而爵以将军，顾名思义，可以悟其温矣。世有治肝气，惟崇刚燥者，骤则变痉厥，缓则成关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药之所酿。并及之以为医家、病家两鉴焉。

怀抱奇治一男子，恣饮梅水，吐泻无度，手足厥逆，面色惨晦，声音不出，而脉沉伏，小水点滴不通，服药入口即吐，医告技穷。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闭，而果得麝则败，麝又香窜走窍，乃取麝半入脐中半入鼻孔，病者即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顷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梦而觉，越日索粥渐安。此无外因者，故但以收果通窍即能奏效，其巧正不可及也。

童树卢治陈氏妇，盛夏病霍乱吐泻，腹中疔痛，四肢厥冷，冷汗溱溱，转筋戴眼，烦躁大渴，喜冷饮，饮已即吐，六脉皆伏，虽曰霍乱，实脏厥也。经云：大气入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救阳为急，迟则肾阳绝矣。以四逆汤姜、附各三钱，炙甘草，吴茱萸各一钱，木瓜四钱，煎成冷服，日夜连进三剂。四肢始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汤，寒象始露，即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两服而安。此案论证用药，皆有卓识，其真谛全在喜冷饮，而饮已即吐，及服热药后反喜沸汤也。设能受冷

饮者，即为内真热而外假寒。然热证亦有胸下格拒不通，虽喜冷饮，饮已仍吐，必细呷之，始能受也。亦有痰湿内盛，虽渴而喜热饮者，皆不可误认为寒也。故必辨舌苔之色泽，验之小水之有无，始无遁情。案中未及，尚欠周详。且大气入脏，非人人共患之疫，而疫气流行之际，亦间有此一证，故医者必议病而用药，毋执方以杀人，是乃仁术。

倪姓患霍乱吐泻，审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脉不沉细。易治之证。一医用大顺散两贴，渐至于此。因见四逆复加附子，脉证更剧。我见实多。童曰此病一误再误，命将殆矣。若果属寒，投热病已，今反四逆，脉转沉细欲伏，乃酿成热深厥深，与热邪传入厥阴者何异？辨証中肯。即以竹叶石膏汤，人参易西洋参，是。加黄连、滑石，两剂而安。同时有陆姓患此，医用回阳之剂，日夜兼进，岂真欲其速死哉！纸上谈兵，读书无眼者，往往如是，不仅粗工尔也，我见亦多。厥逆烦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绝不与，可恨可叹！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惨可怜。迁延旬日而死。能延旬日，则欲得冷水时，若能转计犹可活也。噫！即使真属阴寒，阳回躁渴，如是热药之性，郁而无主，以凉药和之，病亦立起，不学无术，曷胜浩叹！

凉药和之妙理，未经人道。谢城。

张氏女，夏月患霍乱，医用姜、附、藿、朴、茱、连等药，呕吐虽正，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诊脉细数，沉部有力，两目眵翳，舌绛唇红，胸膈烦闷，口渴引饮，是暑秽之毒，扰乱中宫，而病霍乱，苦热虽能开郁止呕，毕竟反助邪势，致变五色毒痢，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湿邪，故仅变五色毒痢，若无湿而暑毒重者，早不救矣。与子和桂苓甘露饮，加黄连、银花、黑豆两服，翳退而诸恙遽减，胃亦稍苏。因畏药不肯再服。余谓余邪未净，留而不去，戕害脏腑，必转他病，乃与三豆汤加甘草频饮而愈。

汤芷卿曰：常州伍某素壮健，方啖饭忽呼腹痛倒地，云胸膈如刀割。群医莫治，阅三日恹恹待毙矣。一老人过问病情，令磨陈墨汁与

啜,痛立止,病如失。因问是保证也?曰:记少时邻人患病类此,一老医以此法治愈,云误食天丝毒也,想墨汁无害,故令试之,不料其果合耳。此证虽罕,设有之,人必以为干霍乱耳,故采之以广闻见。

固始有人,于元旦食汤圆讫,方出门贺岁,忽腹如火烧,痛不可忍,晕绝仆地,移时稍苏,而号痛声彻四邻,诸医皆云脉细如丝,不治。桶极脉多细伏。越日门外来一丐僧,家人辞以有病,僧云:何不问我?家人苦无策,姑令入。僧一望即曰:是误食蛇精也。神乎伎矣。世有饱读医书,而不识一证,自命为儒医者,人因信其学问,而并信其医,彼此贺贺虽日杀人而不悔悟,宜乎畸人逸士之晦迹以遁也,可以叹也夫!于破囊中取药丸,以水研灌,移时病者起,呕如雀卵者数枚。僧云:未也。复呕秽狼籍,出一物如鸡子大。僧曰:是矣。剖视,乃血裹中盘一小蛇,见人遽动,作势上下,病已若失。举家惊服,我亦拜服。叩其所以。云:“多年陈谷,蛇交其上,余沥黏着,误入腹中,乃成此物,少停,即洞胸腹出矣。”僧径裹蛇而去。按挥霍撩乱,已不易平,必辨阴阳,始能奏绩。此证虽非霍乱而病来迅疾,俨似食滞之干霍乱,且证势之撩乱,较霍乱为尤乱也。苟无破敌之才,徒有虚名之学,焉能平此大乱哉。用药如用兵,丐僧有之矣。采此以为拨乱反正者告,勿以资格用入也。凡腹中卒然大痛,在饮食后面无别证可凭者,多系误食毒物,重用紫金丹,或玉枢丹研灌,似亦有效。

杨素园治其仲郎,壬子夏患干霍乱,身热不渴,口燥无苔,六脉俱伏,痛在胃脘,连及胸胁,势甚汹涌,先与地浆一碗,势稍定,少顷复作,因径投大承气汤一帖,其痛即下行至脐间,又一贴,痛又下行,伏于少腹右角,按之则痛,不按则与平人无异。起病至此,已历周时,思食甚急,乃以绿豆煮粥与之。食后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块,隐隐作痛,遂重用当归、枸杞、薏仁,佐以桃仁、红花,少加牛膝以导之,服一时许,腹中汨汨有声,下紫黑血一块,若五寸许,而少腹之痛块若失。此

病治法,原出一时臆见,然竟以获痊,特录出质之半痴,不知以为何如?按霍乱证因于暑热者多,故感受稍重,极易入营。古人刺以泄血,及内服益母汤、藕汁、童溺,皆所以治营分之邪也。杨公子舌燥无苔而不渴,痛又及胁,必平日偶有络伤未觉,乃邪遂乘瑕而入也。承气之硝、黄,并是血药,气行则瘀降。故痛得渐下。迨块在而按之始痛,且知饥能食,益见气分之病已竭,而血分之邪尚匿,毋庸承气之直攻,改从濡化而曲导,操纵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

景岳谓饮食下行之道,必由少腹下右角,而后出子广肠,自夸阅历而知,古人并未言及。盖渠尝治一入食面角,杂投巴豆、大黄而不效也。魏柳洲曰:就此观之?景岳平生临证,遗憾多矣。夫面角由胃入肠,既至少腹之角,岂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必其素有痼病,偶因食面而发,或兼当日之房劳,遂乃决张如是。故推荡之药不应,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热香窜而痛始止也。至谓食由少腹下右角而后出广肠,更堪捧腹。经谓:大小肠皆盘屈十六曲,则左旋右折可知,岂如筒如袋而直下乎?嘻,按杨公子少腹右角之痛,设非乃翁卓识,医必误认食滞。特附录魏语以广其义,并为崇尚景岳者告。

山阴田雪帆明经晋元。著《时行霍乱指迷》辨正世俗所称“吊脚痧”一证,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阴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足抽掣,呕逆口渴,厥逆声嘶,脉微欲绝,舌短,目眶陷睛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缓者二三日或五六日而死。世医或认为暑湿妄投凉剂,或认为痧气妄投痧药,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几剂,立可回生,真神方也。如呕者加制半夏三钱,淡干姜一钱;口渴恣饮舌黄,加姜汁炒川连五分为反佐。经所谓“热因寒用”也。腹中疼痛名转筋入腹,加

酒炒木瓜三钱，手足冷过肘膝，色见青紫加制附子三钱。此证种种皆肝经见证耳。缘坎中真阳为邪寒所逼，因之外越，所谓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但以脉辨之，自无游移矣。

寒犯厥阴，而为霍乱转筋者，容或有之，岂可以概论时行之证耶？果系寒犯厥阴，而吐利汗出，则当吴茱萸汤加减或乌梅丸法，不当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以当归四逆本桂枝汤，加当归、甘草、细辛，通血脉以疏肌表，非汗出脉绝之证所可轻尝。至脉不可凭，必以口渴、舌黄、喜冷饮为辨真热假寒之确据。竟敢颠倒其说，曲为妄解，何欺人之太甚哉。书生纸上谈兵，好发想当然之议论，惑世诬民，大率类是，不可不辨也。故附录于此。

梦 影

道光元年冬，金履思丈，念祖父之劳绩，命余佐理嵯务于婺州孝顺街。公余之暇，辄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三年夏间，主政周光远先生，年二十七，体极腴皙，登厕后忽体冷自汗，唇白音低，余以为痧，欲进开窍等药。时余年十七，窃握其臂以诊之，脉已微软欲绝，因力排众议曰：此阳气之欲脱，非痧邪之内闭，再投香散殆速其危也。入皆以童子何知而笑之。幸先生闻而首肯者再。仓卒不及购药，余适有琴仙妹所贻三年女佩姜一块，约重四五钱，急煎汤灌之即安，后用培补率以参、芪、术、草为主，盖阳气偏虚之体也。先生甚德之。视余若弟，且逢人说项，遂以浪得虚名。癸卯为余刊治案，余愧无以报也。先生年五十无疾而逝，犹是阳虚暴脱耳。无子，一女适蔡氏。其夫人年逾六旬，杭垣再陷后，未知下落，无从探访，追录是案，抱憾滋深。

又癸卯冬至前一日，管椒轩大中丞，忽于溺后汗淋气短，色夺言微。余适在灵隐寺送葬。三遣弁丁速余至署，已痧药进之屡矣，莫可挽回。凡阳气极虚之人，便溺后忽然欲脱，是急宜参、附回阳之证，误认为痧，多致决裂。治霍乱者。须明辨之。

孝顺一仓夫，丙戌春忽患急证，扒床拉席口不能言。问其所苦，惟指心抓舌而已。人皆以为干霍乱。余谓干霍乱何至遽不能言，且欲抓舌，以中毒耳。或云同膳数人，何彼中毒然？刮之焯之皆不验。余以汇无从购药，令取绿豆二升，急火煎清汤，澄冷灌之，果愈。越日询之，始言久患痹痛，因饵草头药一服，下咽后即心闷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

一伎自幼喜食蚕蛹，及筭游上江者数年，久不食此。二十二岁旋杭，得与家人畅谈，正欢笑间，腹痛陡作。随地乱滚。或以为绞肠痧，亟拉余勘之。脉色皆和，非痧非食也，若以为中毒，则共食老少皆无恙，谛思之，虽以椒蒜炙熟，与人同啖，恐其中有一二枚或异者，亦未可知。蚕动物也，与马同气，其性热，更益以椒蒜之辛，姑仿中马肉毒例治之，命吸人乳，果饮下即安。

己丑五月，天气骤热，先慈陡患霍乱，肢冷自汗，脉微苔白，腹大痛欲重按，是中虚有素，因热而受寒侵也。进大剂理中汤，加桂枝、白芍，覆杯而愈。此所谓舍时从证也。

丁酉八九月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之证。有沈氏妇者，夜深患此，继即音哑厥逆，比晓其夫惶惶求治。余诊其脉弦细以涩，两尺如无，口极渴，而沾饮即吐不已，足腓坚硬如石，转时痛楚欲绝。乃暑湿内伏，阻塞气机，宣降无权，乱而上逆也。为仿《金匱》鸡矢白散例，而处蚕矢汤一方。令以阴阳水煎成，候凉徐服。此药入口竟不吐。外以烧酒令人用力摩擦其转戾坚硬之处，擦及时许，郁热散而筋结始软。再以盐卤浸之，遂不转戾，吐泻渐止，晡时复与前药半剂，夜得安寐，次日但觉困极耳。与致和汤数服而痊。后治相类者多人，悉以是法出入获效。惟服附子者最难救疗。

此证火酒摩之时许，郁热散而筋渐舒，则转筋虽因火炽，必兼外寒郁遏，而始反戾也。大抵霍乱寒热相搏者多，虽知其为寒为热，亦须反佐以治，盖即此理。谢城

郑凤梧，年十六余，秋间患霍乱，凛寒厥

逆,烦闷躁扰,口不甚渴,或以为寒。余察脉细欲伏,苔白而厚,乃暑湿内蕴未化也,须具燃犀之照,始不为病所蒙,因制燃照汤与之,一饮而厥逆凛寒皆退,脉起而吐泻渐止,随以清涤法而愈。

一贵妇,年少体瘦,初秋患霍乱转筋,舌绛目赤,大渴饮冷,脉左弦强,而右滑大,此肝胃之火素盛,而热复侵营也。以白虎汤去米草,加生地、蒲公英、益母草、黄柏、木瓜、丝瓜络、葱苡。一剂知二剂已。丹溪云转筋由于血热,此证是矣。

一丁姓者,患霍乱,苔色白薄而不渴,但觉口中粘腻。彼自知医,欲从寒湿治。余曰:“中焦原有寒湿,所以不渴,然而粘腻,岂非暑人,而酿其湿为热乎?以胃苓汤去甘术加苡仁、川连、半夏、枇杷叶,二剂而瘳。

钱某患霍乱,自汗肢冷脉无。平日贪凉饮冷,人皆谓寒证,欲用大剂热药。余曰:“苔虽白,然厚而边缘且渴甚,头大痛,不可因寒凉致病,而竟不定其有暑之伏也。遂以五苓去术,加黄连、厚朴、黄芩、竹茹、木瓜、扁豆,服后脉稍出,汗渐收,吐利亦缓,即去肉桂,加桂枝、滑石、甘草,头痛吐利皆止。苔色转黄,随用清暑和中而愈。

一少年体肥畏热,因酷暑午餐酒肉后,以席铺砖地而卧,觉即饱啖西瓜,至晚觉头重恶寒,夜分吐泻大作,四肢拘急,汗冷息微,时时发躁,黎明速余勘之,脉沉弱,予浆水散加吴茱萸、厚朴,投匕即瘳。改授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数服而愈。

陆叟年七十余,仲秋患霍乱,自服单方二三日,呕吐虽已,利犹不止,且频频作嘔,声不甚扬,面赤目闭,小便不通。医云高年戴阳证,原不治,且延已数日,纵投大剂回阳,亦恐不及。余视之脉虽虚软,并无脱象,况舌赤而干,利下臭恶,气分伏暑,业扰及营,虑其络闭神昏,胡可再投热剂?闻所煎之药,挂气扑鼻,试之必死,迫令将药倾泼,遂以紫雪二分,用竹茹、枇杷叶、通草、丹参、连翘、石菖蒲、桔梗、

黄芩、芦根煎汤,候凉调而徐服。次日复诊,目开嘔止,小溲稍行,于前方裁紫雪,加石斛、苡仁服二剂,利减能啜米饮矣,随用致和汤十余剂而瘳。

戊戌夏,悦怀周室,新产数日,患呕吐泄泻,时时自汗,人皆危之。余曰:“此非真霍乱也,然较真霍乱尤险,以其犯产后三禁,而脉微欲绝,亟宜峻补,迟恐无济也。予东洋参、龙、牡、耆、术、木瓜、扁豆、茯神、石英、酒炒白芍、橘皮为剂,四服而痊。

新产后用参、芪大补,而又当盛夏之时,非有真知灼见者不能也。诚以天下之病千变万化,原无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执死方以治活病,岂非造孽无穷,亦何苦人人皆欲为医,而自取罪戾耶!钱塘周鏊光远

此证正惟产后,放胆参芪,犹人所能及,须看其余药一一合拍,盖得效不仅在参耆也。至此方可云峻补,然惯服补剂者,必嫌其轻,加鹿角、五味等,必貽害矣。古来多少佳方,为妄人加减,貽害者何限。谢城

王某,久患吐血,体极孱弱。沈琴痴拉余治之,甫得渐愈,乃庚子夏酷热之时,陡患霍乱转筋,大汗如雨,一息如丝,人皆谓无生理矣。余不忍轻弃,勉用西洋参、枇杷叶、龙、牡、蚕砂、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叶、石斛、豆卷、地浆,煎服之良愈。调理旬日,仍服滋补,以治宿恙。

倡女蔼金,年二十七,患时疫颇危,余为治瘳矣。忽又求诊云患急痧,及察其脉甚细,而按之紧数,神极委顿,吁吁而喘,泛泛欲呕,眉锁春山,泪含秋水,腮红,腹痛,舌润口和,肢楚欲捶,指尖不冷,似房劳太过,寒袭奇经之男劳复也。然大病方瘳,或不因是,知其性情通脱,因微询曰:夜来勿过劳乎?渠谓:以君善治隐曲,故尔乞怜,既得其情但求援手。余闻而矜之,遂以胡桃肉,破故纸、龙牡、鹿角霜、菟丝、覆盆、枸杞、茯苓、小茴、当归、韭子为方,一剂知,二剂已。若贸贸然竟作干霍乱治,当何如耶?干霍乱而误投此法,又当何如

耶？

临证如神，叙证如绘，佛心仙手，其言蔼然，而一片灵光传之纸上，效颦不易，洵是大才。仁和胡耀曾荣甫

戚媼者，年六十余矣，自幼傭食于杭州黄莲泉家，忠勤敏干，老而弥甚，主仆之谊，胜于亲戚也。壬寅秋患霍乱转筋。余视之，暑也。投蚕矢汤，两服而瘥。三日后忽倦卧不能反侧，气少不能语言，不食不饮。莲泉惶惧，就近邀一老医诊之，以为霍乱皆属于寒，且昏沉欲脱，定附子理中汤一方。莲泉知药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君安伯，安伯云：且勿服也，若谓寒证，则前口之药下咽即毙，吐泻安能渐止乎？莲泉大悟，仍著人飞刺招余往勘。余曰：“此高年之体，元气随吐泻而虚，治宜用补，但余暑未清，势药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凉药为末当，今日温补为极是，纵下咽不及救，亦惟归罪于前手寒凉之误也。设初起即误，死于温补，而举世亦但知霍乱转筋，是危险之病，从无一入知此证有阴阳之异治法，有寒热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况一老年仆媼，非贤主人，亦焉肯如是之悉心访治乎？此病之所以不易治，而医之所以不可为也。今莲泉见姜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机之已转，主人惻惻而心虚，客亦多才而有识，二美相济，遂使病者跳出鬼门关，医者卸脱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丽参、麦冬、知母、威灵、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甘草、茯苓等。服六剂始能言动，渐进饮食，调理月余而健。薰斋谓余云：此余热未清，正气大虚者之治法，更有不因虚，而余炎复燃者，须用炼雄丹治之。

是证以半痴之学问，莲泉之厚德，安伯之见识，三美相济，始能起九死于一生，世之执死方治活病，视仆婢如草芥，不分皂白，信口雌黄者，读此能无愧死耶？光远。

周光远先生，归杭定省，七月十八夜，患霍乱转筋甚剧，仓卒间误服青麟丸钱许，热益甚。侵晓召余诊，脉微弱如无，耳聋目陷，汗出肢冷，音哑肉脱，危象毕呈。药恐迟滞，请其太

夫人先浓煎参汤，亟为接续，随以参、术、苓、芍、附、桂、干姜、扁豆、木瓜、苡仁、莲实为方，终剂即各证皆减。盖气分偏虚之体，不禁吐泻之泄夺，误饵苦寒，微阳欲绝，故以真武、理中合法，以复脾肾之阳。诘朝再视脉起肢和，即裁附、桂、干姜，加黄芪、石斛，服旬日全愈。凡吐泻甚而津液伤，筋失其养，则为之转，故治转筋者，最要顾其津液。若阳既回，而再投刚烈，则津液不能复，而内风动矣。此寒霍乱之用附、桂，亦贵有权衡，而不可漫无节制，致坠前功也。

余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半痴，恐不能救。尝闻张柳吟先生云：但使病者听半痴论病之无微不入，用药之无处不到，源源本本信笔成章，已觉疾瘳过半。古云：微愈头风，良有以世。光远

案中议论极精微，凡用药皆宜具此权衡，方无过当之弊，否则药虽中病，而服之不止，反受其害，不但热药耳。定州杨照素园。

霍乱之霍，即霍疾之义，谓乱之最速者也。尝见体素丰腴之人，一病半日，仅存皮骨，其伤人之速可知。盖霍乱脾土先伤，脾主肌肉也。谢城。

陈艺圃亦知医，其室人于仲秋患霍乱转筋，自诊以为寒也。投热药势益甚，招朱椒亭视之，亦同乎主人之见也。病尤剧。乃延余勘。曰：此寒为外速之新邪，热是内伏之真病。口苦而渴，姜附不可投矣，与河间法。人皆不信，再与他医商之，仍用热剂，卒至口鼻出血而死。

霍乱一证，近來时有，而医皆不甚识得清楚，死于误治者极多。半痴特著专论，辨析简当，实今日医家首要之书，以其切于时用，不可不亟为熟读而研究也。光远。

甲辰五月下旬，天即酷热异常，道路卒死者甚多，有腹痛者，有不痛者，人率以香燥痧丸投之，辄无效。盖香燥反以益热，而此证并非阴寒湿毒之邪，即古所谓中喝也。不出户庭之人，亦有病此者。必其人阴分素亏，内热较

甚,或居处饮食之失宜也。往往延医不及,医多不识其病。虽死身不遽冷,亦有口鼻流血者,是暑从吸入直犯心脏也。时余居钱塘之鬻儿桥,尝禀先慈令全家人慎起居薄滋味。乃六月初二日午膳后,季杰弟妇,腹忽微痛,平日贪凉,自谓受寒也。私嘱女仆沽烧酒饮之,即狂瞽不安。先慈知之,命仆从四路速余回。日甫昧也,病者已口鼻出血死矣。其时新产妇人死者尤多,以阴血大去,暑热易侵,而昧者不知因时制宜,尚扃其窗户幕以帘帟,环侍多人,饮以糖酒故也。粗工亦不察天时人禀之不齐,动辄生化汤,虽热象已显,犹误信产后宜温之俗说,而不知制方之活法,以致覆杯而毙者比比。或问当此热地如炉,恶露不行,而腹痛者,生化汤既不可服,宜用何方?余谓:六一散最佳,既行瘀血,又能清热也。设暑热重感,虽石膏、犀角对证,皆为良药,古人何尝禁用?余案中治愈诸条,皆可参阅。然难与浅人言也。

盔头港,姚氏妇,妊已临月,腹中陡痛。家人谓其欲娩急煎参汤以助其力,服后痛益甚,忙唤稳婆至,妇已浑身赤斑,喘逆昏狂,始知受暑,顷刻云亡。宝祐坊曹氏妇,亦怀妊临月腹痛,家人以为将产,而煎参汤,迨汤成痛已止,察其情景,知不即娩,然炎威甚烈,参汤久存欲坏。其姑云:妇既未娩,岂可服参以滞胎气,我体素弱常服补剂,参汤定亦相宜。遂饮之。甫下咽,即觉气闷躁扰,霎时危殆,逾刻而终。后丙午、壬子、丙辰,皆酷热,伤人不胜缕述。古人以燥热为暑,故曰流金烁石,况人非金石之质乎?惜世人不察耳。不但酷暑时,胎前产后之腹痛,当细审其有无别故也。

潘红茶方伯之孙翼延,馆于外氏,酷热异常,因啜冷石花一碗,遂腹痛痞闷,四肢渐冷,上过肘膝,脉伏自汗,神困懒言。方某诊谓:阳虚阴暑,脱陷在即,用大剂姜、附、丁、桂以回阳。病者闻之益形馁惫。其岳叔许杏书茂才駭难主药,适族人许芷卿茂才过,彼遂与商之。芷卿云:此药岂容轻试,而病象甚危,必延

半痴决之。时已乙夜,余往视,面色垢滞,苔腻唇红,是既受暑热,骤为冷饮冰伏,大气不能转旋,故肢冷脉伏,二便不行,所谓闭证也,何脱之云?亟取六一散一两,以淡盐汤搅之,澄去滓,调下紫雪一钱。翼日再诊脉见,痛蠲溺行,肢热口干舌绛,暑象毕呈,化而为疟,与多剂白虎法而痊。丙午举于乡。杏书多才尚义,与余称莫逆,庚申春闻其骂贼而死,呜呼!荣矣。

认证既确,治法用辛香以通冰伏之气,用意又极精妙,真可谓万世法程。素问

室人徐氏素无病,胃亦强,且善作劳。丙午八月朔夜犹灯下针黹,伴余勘书,夜分忽泻二次。晨起为余梳发未毕,又泻一次,因诊之脉七至,而细促不耐按,略无病苦,此脉病人不病,始不始于今日,不可救药也。未便明言,即令安歇。密禀先慈,函致乃兄友珊,请医商治。既而泻颇缓,且食山东挂面一小碗。先慈谓余太矜持矣。余方踌躇,面即吐出,灌以参汤亦不受,泻较紧。午刻医来亦云无法。尚能以乳哺女,而既吸之后,乳即瘪而不起矣。形亦渐削,汗亦渐多,脉亦渐脱,音亦渐嘶,戍刻遽逝。斯人也,性极贤淑,且隔屏一听,即知客之贤否,一旦抱此绝证,知者无不悼惜。乃中气卒然溃散,绝无仅有之候也。

戊申秋仲,张春桥令弟,陡患腹痛,适饱啖羊肉而条之后。初作痧治,继作食治,痛愈甚而大渴,然啜饮辄吐,二便不行,又作寒结治,其痛益加,呻吟欲绝,已交四日。余诊脉弦数,苔干微黄,按腹不坚,非痧非食,特肝火郁而不宣耳。以海蛇一片,鳊茈八两,煎至蛇烊,频灌,果不吐,将余汁煎梔、连、茹、楝、知、芩、延胡、旋覆、柿蒂、枇杷叶为剂,吞当归龙荟丸,投已即洩行痛减,次日更衣,不劳余药而瘳。

朱留耕,忽于饱食后,大吐而厥,冷汗息微,厥甫回而腹痛异常。乃翁湘槎以为急痧霍乱之候也。速余往勘,脉至弦缓,口极苦渴,二便不行,乃痰滞而热伏厥阴,肝气无从疏泄

也。予雪羹、萸、连、梔、楝、旋、茹、橘核、元胡、苡蓉为剂，加芦根汁和服，一剂痛减，再服便行而愈。

痧证霍乱挟食者，必先去食，伤寒亦然，秦氏论之详矣。然竟有病始饱食之余，初非因食为患者。半痴尝云：既无枵腹待病之理，岂可专以攻消为治，故临证必审问慎思，而明辨之，庶免颠陨贻误之弊。前二案病皆起于食后，朱证已得大吐，不从食治，人或能之；张证不吐不泻，腹痛口甚，虽明眼临之，不免眩惑，乃半痴独以非痧非食断，竟投匕果瘥，已非人所能及矣。余门人沈南台，癸丑冬患病，亦啖羊肉面条而起，势濒于危，得半痴治愈，至四十余日始更衣，则尤奇也。用药如用兵，岂徒读父书者之可为哉！仁和赵梦龄菊斋

陈姬年已七旬，辛亥秋患霍乱转筋甚危。亟延余诊，已目陷形消，肢冷音飒，脉伏无溺，口渴汗多，腹痛苔黄，自欲投井。因先取西瓜汁命与恣饮，方用石膏、知母、麦冬、黄柏、芩、连、竹茹、木瓜、威灵仙，略佐细辛分许，煎成徐服，覆杯而瘥。

医者能知少加细辛之何故，则可以言医矣。素园

此方得效，可见辨证之的。若无汗而渴，又当别论。谢城

姊丈李华甫继室，陡患霍乱，而兼溺血如注，头疼如劈，自汗息微，势极危殆。速余诊视，脉甚弦驶，此肝火内炽，暑热外侵，以犀角、木通、滑石、梔子、竹茹、薏苡、银花、茅根、菊叶为大剂，和入藕汁，送当归龙荟丸而吐泻即已，溺血亦减。惟小溲时头犹大痛，必使人紧抱其头，重揪其巅，始可略耐，尚是风阳僭极，肺胃不清也。上苇茎汤去桃仁，加白百合、白薇、元参、小蓟、蒲公英、竹叶、西瓜衣、莲子心为方，和入童便，仍令吞龙荟丸，服旬日全愈。

陈楚珍仲媳，陡患霍乱。云昨晚曾食冷鱼夜分病作，想因寒致余病也。然脐间贴以回阳膏而不效，故敢求诊。余按脉滑数右甚，口渴

苔黄，令揣胸下，果坚硬而痛。日吐泻虽多，食尚恋膈，非寒证也。回阳膏亟宜揭去，以菖、积、苏、连、芩、桔、茹、半、海蛇、萝藦为剂，一服而瘳。

妇兄吴录园，癸丑仲夏，陡患发热呕吐，茎缩腹痛。亟招余诊，脉弦软而数，苔色黄腻，宜清厥阴蕴热，非痧也。予楝、茹、连、斛、梔、柏、银花、通草、丝瓜络为方，一剂知，数剂愈。

沈峻扬令妹，年逾五旬，体极瘦弱，始则数夜不能眠，忽一日口张不能阖，泪则常流，口开不能闭，舌不能伸，语难出声，饮不下咽，足冷便秘。筋痠而疼，身硬不柔，胸膈板闷。或谓暑痧重感，虑即虚脱。余视之，苔黄不渴，脉来弦细软涩，重按如无，然神气不昏，身不发热，非暑痧也。二便艰涩，咽膈阻闷，非脱证也。殆由情志郁结，怒木直升，痰亦随之堵塞华盖，故治节不行，脉道不利也。但宜宣肺，气行自愈。以紫菀、白前、兜铃、射干、菖蒲、枇杷叶、丝瓜络、白豆蔻为方，一剂知，四剂愈。

证者证也，如断案之有证据也。然证有真有伪，有似是而非，以致恒为所眩，如此案辨暑脱则得其证矣。素园

证极危而方甚轻，其效乃如神，全由辨证之的。谢城

蒋敬堂令堂，年七十四，陡患呕泻，身热腹痛，神思不清。或以为霍乱，或虑其虚脱。迎余诊之，脉微弱而数，日暑脉自虚，不可以高年而畏脱。辛散痧药，则不免耗伤其津液。爰定芩、连、滑、斛、茹、柏、银花、竹叶、橘皮、枇杷叶之方，冬瓜汤煎，一剂而热退神情，再剂霍然。敬堂慷慨多情，知医施药，余契友也。庚申春，闻其争先拒贼，竟以被戕，惜哉！

徐德生家，一婢年十七矣，陡患腹痛，稍一言动，则痛不可支，以为急痧中恶，遍治不应。飞请余往，尚以丹雄鸡强伏其心下。然神识如常，并不吐泻，脉来牢涩，苔色腻黄，乃多食酸甘，而汛阻也。询之果然，以桃仁、红花、生蒲黄、灵脂、香附、延胡、芍药、海蛇、萝藦为方，送龙荟丸遂愈。

陈喆堂令郎子堂,甲寅春,连日劳瘁奔驰之后,忽然大便自遗,并非溏泻,继言腹痛,俄即倦卧不醒,及唤醒仍言腹痛,随又沉学睡去。或以为痧,或以为虚,邀余决之。身不发热,二便不行,舌无苔而渴,脉弦涩不调,非痧非虚,乃事多谋虑而肝郁,饥饱劳瘁而脾困,因而食滞于中也。予楨、枳、橘、半、查、曲、藤、楝、元胡、海蛇,服二剂,痛移脐下,稍觉知饥,是食滞下行矣,去查、曲、枳、芍,服一剂更衣而愈。

此证不难于认食滞,而难于认肝郁,且当劳倦后见嗜卧证,不以为痧,必以为虚,而兼用参术以顾脾胃,如此则肝愈不舒,而变证作矣。半痴用药至轻,而奏效至捷,良由手眼双绝。素问

余尝问半痴曰:既肝郁于上,而食不下行矣,何以干矢自遗而不觉乎?半痴谓:胃与大肠原一气相贯,惟其食滞于胃而不化,似与大肠气不相贯,故广肠宿粪出而不觉。经云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是亦变也。所谓不足者,非言中气虚也,以中气为病所阻,则不足于降浊升清之职,故溲便为之改常也。余闻而折服其善读古书,宜乎临证之神明变化,令人莫测也。因思霍乱之吐泻无度,于霍乱之便秘不行皆变也,皆中气为病所阻,而不足于降浊升清之职也。设泥不是为虚,则诸霍乱皆当补中气为治。于是益叹半痴发经者为不诬。菊斋

此说与前释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可以互证。谢城

姜秋农疟泻初痊,遽劳奔走,陡患霍乱转筋,面臂色紫,目陷音嘶,胸闷苔黄,汗多口腻,神疲溲秘,脉细而弦。余以沙参、蚕矢、苡仁、竹茹、半夏、丝瓜络、木瓜、车前子、扁豆叶,阴阳水煎送左金丸一钱。外以吴茱一两,研末调涂涌泉穴。服后吐泻渐止,噫气不舒,呃忒胁疼,汗减口渴,脘下拒按,脉软而弦,以素多肝郁也。去沙参、蚕矢、木瓜、车前、左金,加紫菀、郁金、楝实、通草、枇杷叶、二帖溲行呃止。苔退足温,腰胀腿疼,手紫渐淡,去郁、

苑、通、楝,加沙参、石斛、兰叶、藕、鲜稻露,亦二帖。脉和胀减,啜粥口咸,素体阴亏也。去半夏、扁豆叶,加归身、花粉、橘皮,又二帖。正解行而安谷,腰酸少寐,为易西洋参,加麦冬、羊霍以调之,数帖后又加枸杞、杜仲而愈。

此本虚标实之证,须看其先后用药之法。琴仙

此证颇急,浅木必至张皇失措。半痴游刃有余,治标不犯其本,用药与病机宛转相赴,于此服其识之老。素问

仲韶弟主于叶氏,乙卯新秋,陡患洞泄如注,即浑身汗出如洗,恹恹一息,夤夜速余往勘,脉来沉细,身不发热,俨似虚寒之证,惟苔色黄腻,小溲全无,乃湿热病也。予桂苓甘露饮,加厚朴,投匕而瘳。

丙辰仲夏游武林,仁和胡次瑶孝廉,北上未归。令正孙孺人,陡患肢麻昏晕,以为急痧,速余视之,面微红,音低神惫,睛微赤,苔色微黄,足微冷,身微汗,胸微闷,脉微弦。乃本元素弱,谋虑紫思,心火上炎,内风随以上僭,岂可误作痧闭,妄投香散之药哉。以人参、龙、蛎、菖、连、石英、麦冬、小麦、竹叶、莲子心为方,两啜而瘳,寻予平补善其后。次瑶醇谨博学,与余交最深,久欲卜居结邻而未果。庚申之变,率妻妾登舟将来海昌,城闭不能出,与赋遇并,一幼女殉节于河,可哀也已!

季杰之妾,秋夜陡患霍乱,腹痛异常,诊其脉细数而弦,肢冷畏寒,盖覆甚厚,询其口不渴,而泻亦不热,然小溲全无,吐者极苦,舌色甚赤,新凉外束,伏暑内发也。絳雪丹、玉枢丹灌之皆不受。泻至四五次,始觉渐热,而口大渴,仍不受饮,语言微蹇。余令捣生藕汁徐灌之,渐能受,随以芩、连、苡、楝、枳、斛、桑、茹、蒲公英,煎服,痛即减,吐泻亦止,改用轻清法而愈。

丁巳秋,三侄寿和甫六岁,陡患凛寒身热,筋痠面红,谵妄汗频,四肢厥冷,苔色黄腻,口渴唇红,时邪夹食也。以枳实栀豉汤,加菖蒲及冬干萝服叶,煎成,调入玉枢丹五分灌

之。次日谵瘕皆减,而腹痛吐泻,邪欲转霍乱以外泄也。余尝谓:“不但伤寒可转霍乱,而温热、暑湿皆可转霍乱也,治当迎刃而导之”,于前方加苏叶一分,川连二分,同炒煎服,连吐三、五次,泻六、七次,痛即减,第三日神始爽慧。然去疾莫如尽,再服原方一剂遂愈。凡小儿之病因于食滞者多,胃不和则卧不安,阳明实则谵瘕,若吐泻乃病之出路,而世人动辄以惊风药治之,每致僨事。昧者更惑于巫瞽,而祭非其鬼,尤可嗤也。余居淳溪七载,家人虽屡患大证,未尝一用巫瞽,亦未伤人,乡人目认为异。庚申秋,季杰之病甚危,寿萱侄求瀦于观音,大凶,其妾欲事祈祷,余力止之,卒以治愈,附识之以戒我后人。

辛酉秋,余息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证,一男子胸次拒按,余以芦菔子、枳实、槟榔等导之。一妇袒胸不容盖覆,犹云五内如焚,目陷音嘶,苔黄大渴,而啜饮即吐,肢厥脉伏,市医令服姜汤一杯,幸不受。适余至亟取冷雪水,命将小匙徐灌之,遂不吐。更以石膏、黄连、知母,泻其逆冲之火。钱某证兼吐蛔十余条,而口干脉细,是暑伏厥阴以犯中也。以连、梅、茹、斛、苡仁、苏、芩清之。陈某所下皆血,苔黄大渴而舌色紫黯,乃暑毒深伏,起病时又饮烧酒也。用犀角、益母、地丁、茅根、菖蒲、绿豆、银花、芩、连、黄柏、藕汁,大剂灌之,皆投匕而瘥。一妇积虚患时症,汗出如浴,形脱声嘶,脉微欲绝。为亡阳之候,予附子理中汤,加白芍、茯苓、木瓜、苡仁,蚕砂,而汗收脉起,随去姜、附加黄芪,证渐平,去蚕砂加橘、半调补而安。刘氏妇,患病已两月不纳谷矣,忽吐泻转筋,舌光声哑,气液两亡也,亟以人参、炙草、石脂、余粮、龙、牡、斛、芍、木瓜、乌梅、冬虫夏草为方,服两剂音开脉续,诸证皆平。伊亲沈则甫,按法调补而瘳。吴氏子患此,脉微弱,舌色淡红,口微渴,此本虚邪不盛也。宜清解药中加参以扶正气,则甫亦如法施治而愈。时余体怠畏热惮燥,仅记大略如此。

今年三月间,吕君慎庵言:一童子邻家

嬉戏,陡然吐泻转筋,归家即毙。余以为偶然有此一病耳,既而闻患此证者渐多,四月初有余杭纸客,在舟次病此,抵濮气余诊已舌卷囊缩,形脱神离,不可救药矣。口开苔黑,询中途并未服药。窃谓此病之盛行,多在夏秋暑湿之时,何以今春即尔?谛思其故,暑湿既可伏至深秋,而发为霍乱,则冬伤于寒者,至春不为温病,亦可变为霍乱也。虽为温病之变证,而温即热也,故与伏暑为病,不甚悬殊。或曰此揣度当然耳,仲圣但有五苓、理中,治伤寒转筋霍乱法,未有治温病转霍乱之法,何耶?余谓:古书传兵火之余,难免遗亡之憾,一隅三反,在读者之善悟焉。且细绎仲圣书,亦未尝不微露其意也。曰: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张石顽注云:温病始发,即用黄芩汤,去热为主;若伤寒必传至少阳,热邪渐入里,方可用黄芩佐柴胡解之。盖黄芩汤乃温病之主方,即桂枝汤以黄芩易桂枝而去生姜,以桂枝主在表风寒,黄芩主在里风热乃不易之定法,其生姜辛散,非温热所宜,故去之,此表里寒热之不可不知也。周禹载云:明言太少二阳,何不用二经药?非伤寒也。伤寒由表入里,此则自内发外。无表何以知太少二阳?或胁满,或头痛,或口苦引饮,或不恶寒而即热,故不得谓之表也。如伤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无表,且有利里证。伤寒协热利,必自传经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温何以即利?其人中气本虚,内伏已深,不能尽泄于外,势必下走利矣。雄按此论温邪外发未久,即可下走为利。本文更有“若呕者”句,岂非温病可转霍乱,早逗端倪于此乎。曩纂《温热经纬》,于此条下附注云:少阳胆木,挟火披猖,呕是上冲,利由下迫,何必中虚始利。饮聚而呕,半夏、生姜专开饮结,如其热炽宜易连茹。杨素园先生评云:此注精当,非前人所及,今治温病转为霍乱者,似当奉此以为法也。慎庵闻之极为折服。再质宗匠,还望有以教我。

愚意此证梔子似亦可用,轻者亦可不必

黄连,未知是否,惟大枣太守必宜去之。谢城

五月初三日,余抵上洋,霍乱转筋已流行成疫,主镇海周君采山家,不谒一客,藉以藏拙,且杜酬应之劳也。初八日,绍武近族稼书家,有南浔二客同患此证,一韩姓须臾而死;一纪运翔年十七,势亦垂危。采山强拉余往视口,岂可见死而不救哉!然已手面皆黑,目陷睛窜,厥逆音嘶,脉伏无溺,舌紫苔腻,大渴汗淋,神情瞀乱,危象毕呈。时未交芒种,暑湿之令未行,仍是冬寒内伏,春冬过冷,入夏犹凉,气机郁遏不宣,故欲变温病者,皆转为此证,与伏暑为患者,殊途同归,但不腹痛耳,以寒邪化热,究与暑湿较异也。亟令刺曲池、委中,出血如墨,方以黄芩为君,臣以梔、豉、连、茹、苡、半,佐以蚕矢、芦根、丝瓜络,少加吴茱为使,阴阳水煎,候温徐徐服之,遂不吐。次日脉稍起,又两剂,黑色稍淡,肘膝稍和,反加睛赤烦躁,是伏邪将从外泄也。去吴萸、蚕矢,加连翘、益母草、滑石。而斑发遍身,苔始渐化,肢温得寐,小溲亦行,随与清搜化毒之药多剂而痊。采山因嘱余详述病因、治法刊印传布,名其方曰“黄芩定乱汤”。嗣治多人,悉以此法增损获效。如利泰一洞庭史客,素吸洋烟,而患此证,与此方数帖后,反便秘目赤,渴汗昏狂,亦是久伏之邪,渐欲外越也。予竹叶石膏汤加减而瘳。其湿盛者,加茵陈、滑石,气实者加枳、桔,饮阻食滞者加厚朴、萝藦,肝郁气结者,加紫苏、楝实。口渴用茅根汤或藕汁频灌。活法在人,不能缕述。绍武在屠甸市,得余此方,劝人合药施送,几及干料方。

此方加减有法,较前尤妥善也。谢城

夏至后仍无大热,而霍乱转筋不息,虽与芒种以前者同,为伏邪所发,然证因略有不同,其病似较深一层。何也?按先曾祖《重庆堂随笔》云:温病、热病、湿温病,治不得法,皆易致死,流行大已,即成疫病。犹之治盗不得其法,则贼党日众,变为流寇也。因热气、病气、尸气互相缪结即成毒病之气而为疫,岂真天地之间,另有一种异气哉。故疫之流行必在

人烟繁萃之区……。盖人气最热,纪文达公杂诗云:万家烟火暖云蒸,销尽天山太古冰。自注乌鲁木齐自设郡县以来,婴儿出痘与内地同,盖彼处气候极寒,今则渐同内地人气盛也。纪氏此言,可谓独窥其微矣。上古无痘,至汉始有,今时罕有不出痘者,以生齿日繁,地气日热,所以古人最重伤寒,今世偏多温。雄按:此段名言,括尽近世病情,治时证已无余蕴矣。而于此日上海病因,尤为切贴。地气既日热,秽气亦日盛,加以疫气、尸气与内伏之邪欲化热病而不得者,卒然相触,遂致浊不能降,清不能升,挥霍罔乱,而为吐泻转筋之危证。是伏邪欲发,客邪外人,两邪交讧,肠胃乃乱,故气道立时闭塞,血脉因而瘀滞,四肢厥冷,手面皆黑。阳明多气多血之经,见证若是之骤者,非气血忽然枯槁也。夫人气以成形耳,气不流行,血肉即死,故初起亟宜开闭,俾气通血活,邪得外泄,则正自复。昧者不知邪闭血凝,热深厥深之理,见其肢冷脉伏,即以寒,又疑为脱,即不敢刺,更投热药,使邪无宣泄,愈闭愈冷,尚谓服此热药,一身尽冷,可见黍谷春回之不易。再遇此证,仍用此法,死者之冤,无可呼吁。虽有七窍流血,而死者亦不悔悟。亦有邪闭则正气无以自容,而外脱者,阳从上脱,则汗多而气夺,阴从下脱,则泻多而液亡,所谓内闭外脱也。欲其不外脱,必开其内闭,如紫雪、绛雪、行军散,皆开闭透伏之良方也。而飞龙夺命丹,即合行军、绛雪二方而加峻者,且有人中白引浊下行,尤具斩关夺命之能。上虞陈君香谷闻之,慨为制送,嘱余详叙方治刊布,因而救全不少,厥功伟哉。

自纪运翔之证治愈后,凡患此者,纷纷踵门求诊,情不能已,微幸成功者颇多。然夏至以后,病由内外合邪,其势更剧,故必先以夺命丹,开其闭伏。愈后变证不一,然随机而应,甚费经营,非比往年之霍乱,虽系危证,但得转机即可霍然也。其故良由流离困苦,矢志劳神,先有内伤,遂多曲折,故愈后调理极宜详慎。而上海多懋迁窜难之人,病得转机,往往

大意,所谓病加于小愈,因而致堕前功者不少。如余杭褚子耘茂才,余亲家也,其使女患此已身硬矣,适余往访知之,遂以香谷所赠夺命丹二分,囑其灌入,顷刻活动,随予解毒活血汤数服得生。嗣余往还崇明,闻其仍淹经不健而亡。一壬大生烟铺伙友,余治愈后,已溺行能食,余热外泄满面赤瘰,忽然神气昏乱而死。一澧记钱铺石某,余为治愈,二便已如常矣,越数日云饮食不得下,戴眼呃忒面逝。一绿荫书坊陶性,业已向愈,忽然神情恍惚,药不及救,此丽云为余述者。又四明陈解香之弟,患此垂危,延余治愈,遂不服药,月余复来清勘,已咽痛碍进水谷。颐肿舌糜,牙关甚紧,痰嗽胁痛,溺赤管痛,便溏色酱,此余毒蕴隆,失于清解,遂致燎原若此,是限于贫困,养痍成患,面脉已弦紧数疾,莫可措手,久之果毙。并录为案,以为贾旅告。或云此地药肆甚忙,每致误付,病者误服骤变,彼此不知,医家病家皆须留意。嗣阅《冷庐医话》云:吾邑陈庄李氏子患霍乱,医定方有制半夏二钱,药肆中误以制附子与之,服后腹大痛发狂,口中流血而卒。李归咎于医,医谓用药不误,必有他故,索视药渣,则附子在焉,遂控于官,罚药肆以金,和息之。观此则或人之言尤信然。此案若病家良懦,隐忍而不言。医者惶窘走避而不辨,或药渣弃无可证,则此狱虽咎陶莫断矣。服药可不慎哉。

朱鸣蛟患下利转筋,医见肢冷即投温补,而服药即吐,既而呃忒不已。温补加峻,病日以危,延至九朝,已万无生理,备后事矣。子耘主其家,囑请余援脉,至左弦滑右弱不应指,苔黄厚而腻渴,小水不行,脐上拒按,因谓曰:病原不重,误药致剧,命不应死,幸而得吐,否则早为泉下人也。予枳、桔、苓、连、茹、夏、苏、翘、芦根、枇杷叶、滑石,开痰行食,舒结通阳,两剂呃果止,而遍体赤斑。又两剂燥矢下,而苔化溺行,右脉渐振,随与清肃调养法而瘳。

勘朱证时,适子耘令弟子方茂才在座,曰:如此重证,君胡以为病原不重也?余谓:世

间重证,大半因误治而成。此证若初治得法,一二剂可愈也。奈举世以泻证、吐证、霍乱证、霍乱转筋证,皆为寒证,往往不察病情,辄投热药。今见肢冷,而右脉软弱,彼方以为虚寒的据,况服药即吐,呃忒随来,以霍乱转筋而见呃忒,何暇更问其余,惶惶然以为虚脱之象,故温补日以加峻。纵使一蹶不起,病家无怨,医者不悔也。每见此地市医,临证虽极轻之病,必立重案,预为避罪邀功之也,授受相承,伎俩如是,良可慨已!此外如胸腹疼痛、疟疾、哮喘、经阻、产后等证,世俗亦多指为寒病,虽以热药杀之,而彼此不知者,而呃忒则尤多枉死焉。余尝治一角妓,患呃累日,破身太早,固是虚证,然血去阴伤,岂可反以温燥助热,遂致下焦不摄。素性畏药,余用一味鸡子黄,连进数剂而安。

吴竹溪时感将瘥,患呃三日,声闻于邻,人皆危之。予通府行气法,便行痰吐而瘥。南浔朱君浦香,年五十六,自幼患童劳,继以吐血,三十外即绝欲,得延至此。而平素便如羊矢,其血分之亏如是。今秋陡患呃忒,连服滋镇温纳之药,势濒于危。陆定圃进士囑延余诊脉,至弦滑搏数,苔黄厚而腻,口苦溺赤,遂力排众议,主大剂凉润,如雪羹、薤仁、竹沥、枇杷叶、芦根、元参、紫菀、射干、兜铃、菖蒲等多剂,连下赤矢始瘳。如此衰年虚体尚因痰热致呃,故虚寒之呃,殊不多见,而医者不知辨证察脉,率以丁香、姜、桂为不挑之药何哉?

谢氏妇怀孕五月,使泄四日,医投姜、附、桂、朴药一帖,遂四肢麻冷,气塞神昏,溺闭汗淋,大渴呕吐。急延余,援脉未全伏,先予酱油汤,吐渐止,随予参、连、苓、柏、茹、斛、银花、扁豆叶、蒲桃、干芦根、绿豆、以冬瓜汤煎,徐徐温服,外用炭醋熏之,各恙皆差。次日脉弦滑,泻未止,以白头翁汤加参、草、银花、扁豆、蒲公英、蒲桃干、砂仁,两剂而瘥。

婺源詹耀堂子,年二十,患霍乱,服姜桂数剂泻不止。素吸鸦片,疑为虚漏补之,泻益甚。始延余视,大渴而脉弦数,幸而起病不因

转热。然阴素亏,虽饮冷贪凉,热药岂可过剂,设无便泻,以分其药力,则津液早枯矣。予白头翁汤合封髓丹,加银花、绿豆、石斛,一剂知,二剂已。

余赴申时,适石门吴君仁山在濮院,承其关切。毗陵张仲远观察,秀水杨啸溪孝廉,皆已自楚至申,勾当公事,君可往访也。余感其意,唯唯而谢。缘久闻张氏家学渊源,虽闾阎皆通翰墨。然向见其宛邻书屋医书数种,似偏尚温补者,曾与故人太仓王子能参军言之。子能亦善医,叹曰:人之才识学力,各有能至不能至,不可强也。王半山不入相,即是伊川一流,秋壑铃山,能甘淡泊,不失为风雅之人。阳明先生勋业烂然,后人惜其多了讲学一事。若张氏者,何必言医,世入信其学问,而并信其医,因而貽误者实多。余弟季旭,仲医之妹婿也,即为其所误。噫!言犹在耳,子能已下世十余年矣。乃啸溪为仲远来索余书,余推故不与。嗣闻仲远之子患霍乱,径投六君子汤一剂而亡,是泥于扶正却邪之说。犹之寇来不战,但知守城,卒以自毙耳。秋间仲远亦亡。后蒋寅昉大理信来,深以余求书不与为是。昔某侍郎督学吾浙,亦以上工自命,尝挽邵位西枢部求书,余亦不与,所谓道不入,谈免俗讥。备录为案,愿世人毋轻言医事,必量而后入也。

钱塘姚欧亭协转复幸崇明,闻余在沪,新秋嘱令弟凯庵比部持函聘余往游。以初夏偶患大泻后苦脾弱,两旬始一更衣,既而匝月一行,甚至月余一行,极其艰滞,而先硬后溏,汗出神惫,年逾六秩,步履蹇滞,虽广服人乳及润导诸药,率不效,间或纳食如梗,呕吐酸辣,六脉迟软,苔色白润不渴,小溲清长,腹无胀痛,此真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也。岂肠燥便秘可以润药濡之哉。既不宜润,更不可下,以中虚开阖无权。恐一开而不复阖,将何如耶?亦不可升提,盖吐酸食梗已形下秘上冲之势。又素吸洋烟,设一阖而竟不开,又将何如耶?爰以参、术、橘、半、旋、芍、鸡金、木瓜、枇杷叶为方,服六剂,更衣两次,解四弹丸,又三剂解

十五六丸,又三剂下九丸而始畅,并不坚燥亦无滯矢,毫不怯力,是药证已符,为留调理法而别。设或吐酸食梗,则暂用参、连、橘、半、旋、茹、苏叶、枇杷叶、紫石英,以清肃镇息之。八月初秋阳正烈,欧亭因公来申,久住舟中,从者皆病,况久虚初愈之体乎。初七日忽然身热呕泻,哲嗣小欧,别驾急速余勘。白苔满布,神愈不支,腹痛汗频,音低溺涩,先予参、连、夏、朴、茹、滑、苡、苏、蚕砂、扁豆叶,二剂热退神清,而左脉仍弦关上高,呕酸无寐,手足振惕,客邪虽解,土受木乘也。去滑、朴、蚕砂、扁豆叶、加茯苓、蛤壳、紫菜、绿豆、白蔻仁,三剂苔化能眠,知饥泻减,去蔻、蛤,加菖蒲、白术,五剂而痊。霍乱之开阖失常,中枢为邪所乱也。此证之开阖无权,中虚不能主持也。一实一虚,正可互勘。至愈后之呕泻振惕,又为风暑乘虚扰中之霍乱证,故详列拙治,统质通方。

汪谢城孝廉,招勘婺源石雨田司马令慈,年近五旬,陡患霍乱转筋,苔黄大渴,神情烦躁,证属伏暑,脉颇不恶而浑身冷汗,摇扇不停,已为阳越之象,不敢与方,寻即告殒,此凭证不凭脉也。次日璽斋荐视朱君巽泉之尊人,年已六旬,患霍乱转筋,证不甚剧,问答音清而脉微欲绝,亦决其不治,已而果然,此凭脉不凭证也。汪金皆善医,皆以余言为不谬。逾半月璽斋于丙夜患此证,刺出黑血。侵晓速余往视,形脉两脱,大汗如淋,目陷音嘶,溺无苔腻。平素嗜饮少谷,好善忘劳,暑湿蕴中,正气溃散,勉投参药竟不救,惜哉!因挽以一联云:飘泊正无聊,感廿载神交,萍聚申江,将检残编求品鉴;考终原是福,径一朝仙去,风凄秋夜,那堪衰鬓丧知音。

次女定宜,年二十,体实而耐劳,适同邑戴氏。初旬接女夫信云:女于八月二十三日忽患痛泻,肢冷脉伏。崔某进附子理中汤加减,泻不止而苔黑唇燥,颇露热象,改投犀、斛、生脉散等药,形渐脱。又用附桂八味汤,遂于二十九日舌焦如炭而逝。弥留时语啻曰:吾父在

此，病不至是也。噫！据此病情是伏暑也。戴氏为积德世医家，余疑剂从书十种，渠处皆有，竟使误药而亡，良可惨已！邮挽一联云：垂老别儿行，只因膳养无人，吾岂好游，说不尽忧勤惕厉底苦衷，指望异日归来，或藉汝曹娱暮景；濒危思父疗，虽曰死生有命，尔如铸错，试遍了燥热寒凉诸谬药，回忆昔年鞠育，徒倾我泪洒秋风。呜呼！良朋爱女，同病同日而亡，斯重订之役，尤不可已矣。并附挽言，一以志交情；一以志药误也。

霜降前，水北族侄棋偕，邀勘所亲蒋君循庵之媳，患霍乱转筋交三日矣。厥逆吕串，膈闷无溺，苔黄苦渴，脉极弦细，屡进桂、附、姜、术，气逆欲死。予昌阳泻心汤加减，煎成徐服。外以吴茱研末，卤调帖涌泉穴。服二剂吐止足温，去苏、朴，加楝、斛、蒲公英，多剂始痊。盖伏暑挟素盛之肝阳为病，误服温补，以致遽难廓清也。禾中方氏女，二十六岁，播迁三载，秋仲抵申，患吐泻。所亲钱伯声孝廉，邀余视之，一药而瘥。既而患肿，因在旅寄，竟不调治，交霜降肿忽消，不数日又患霍乱，即神气昏乱，屋中盘走，口呼姊姊，乃姊强纳之卧，两目旋转不停，泪涔涔而滴，牙关即紧。欲延余诊竟不及也。伯声询故。余曰：此流离困苦忧郁深沉，水土相乘，吐泻而肿，节交霜降，气肃肿消，郁无所宣，直凌脾胃，吐泻陡作，木火勃升，狂走目张，阳从上越，此情志内伤霍乱也。故告危如是之速。

南浔沈春泉，年五十七，立冬前五日，食蟹面后，陡患霍乱转筋，所吐泻者皆水，初进桂、附药，筋转益甚，周身微汗，神倦懒言，指渐冷，脉渐伏，时欲太息，更方用牡蛎一两，龟版八钱，阿脱四钱，服后势较剧。延余视之，苔黄大渴，小溲全无，泻出极热，心下拒按，伏暑挟食之证，不知何所见，而予燥补淫腻之药，

乃病家谓其书画甚优，故深信而不疑，竟以不起可怜又可笑也。嗣闻其次郎，于立冬后亦患此证，医知伏暑，用黄连等药，吐泻已止，因脉未遽起，不知为伏热不清，改投附、桂等三贴而亡，尤可哀已！上虞罗吉人，立冬前患霍乱转筋。子耘知其阴分素亏，病由伏暑也。服药已得转机，数日后渐有呃忒。迫余视之，脉弦数左甚，苔焦而渴，赝虹皖闷，便溏色酱，小溲短赤，皆伏暑未清，气机阻塞之象。既失清肃，乃当脐尚贴回阳膏，屡嘱揭去而不从，后闻不起。此非败证，余深惜之。

南浔张二梅，年逾六旬，秋间患霍乱转筋。医见高年而厥逆多汗，拟进温补。张不敢服，但用平淡单方及外治法而瘥。然从此大便不坚，时时自汗，遍体疮疥，畏热异常，延至立冬后，邀余诊之，脉其滑数，口渴苔黄，便溺皆热，犹著衾衣，是赋质偏阳，湿热内盛。幸而畏进温补，得以引年，与大剂清化法渐愈。又今年患疥者举目皆是，所谓遍地疮痍，洵非虚语，外治之方甚多，而平善者罕效。更有治不得法，疮骤愈而变证，遽殒其生者，毒陷内证也。子耘传一方颇佳，以麻黄一两，川椒五钱，蛇床子五钱，斑蝥七枚，雄猪油或柏油熬透去渣。另用明矾、黄柏各一两，蓖麻子、大枫子各四十粒，共研末调入油内，绢包擦患处，能拨蕴毒伏邪未出，旬日可愈，无后患。此与火酒摩转筋之义正同，勿以药猛而訾之故附录于此。

无征不信，有法可师，爰采群书南针，是仰然病情之幻伏，犹敌情之觭觚，似是而非，云非恰是，千态万状，莫可端倪。谬以身经，附为梦影。盖时移事易，境似炊粲，而比烛拟繁，痴同扣龠或竹头木屑，亦大匠所需，敢质通方，毋嗤销陋，故列医案第三。

随息居霍乱论 卷下

清 海昌 王士雄梦隐纂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药篇方第四

药 性

原蚕砂 诸霍乱之主药也。

黄芩 温病转霍乱之主药，凡吐下而热邪痞结上焦，胸次不舒者，并可与黄连、半夏同用。

石膏 暑热霍乱之主药，凡吐利而苔黄大渴者，并宜用之。外挟风寒者，佐以紫苏、桂枝、香薷、生姜之类。内挟痰滞者，佐以厚朴、半夏、菖蒲、橘红之类。下兼寒湿者，佐以防己、细辛、海桐皮、威灵仙之类。

滑石 湿热霍乱之主药，热甚者佐石膏，湿甚者佐茵陈。

薏苡仁 霍乱转筋，溺秘者之主药也。

木瓜 霍乱转筋，溺不秘者之主药也。

香薷 夏令浴水迎风而霍乱之主药也。

扁豆 中虚而暑湿霍乱之主药也。

西洋人参 虚人霍乱之主药也。

枳、桔、芦菴子 停食霍乱之主药也。

梔、豉、石菖蒲 秽浊霍乱之主药也。

揀实 黄柏 桑叶 丝瓜 霍乱而肝火盛者之主药也。

茅根 地丁 益母 蒲公英 霍乱而血分热炽之主药也。

竹茹 石斛 芦根 梔子 枇杷叶 霍乱呕哕之主药也。

厚朴 芦菴 大腹皮 霍乱胀满之主药也。

茵陈 连翘 绿豆皮 丝瓜络 霍乱身黄之主药也。

通草 车前 海金砂 霍乱无溺之主药也。

绿豆 银花 竹叶 黄连 霍乱误服热药之主药也。

旋覆 紫菀 麦蘖 芦菴子 霍乱误补之主药也。

人参 龙骨 牡蛎 甘草 石脂 余粮 霍乱大虚欲脱之主药也。

桂枝 伤寒转霍乱之主药也。

紫苏 藿香 生姜 厚朴 白豆蔻 霍乱因外寒之主药也。

吴茱萸 乌药 砂仁 高良姜 霍乱因内寒之主药也。

人参 白术 炙甘草 莲子 中虚而寒湿霍乱之主药也。

丁香 木香 川椒 神曲 瓜果鱼蟹生 冷伤中霍乱之主药也。

干姜 附子 肉桂 硫黄 阳虚中寒而霍乱及寒霍乱误服寒药之主药也。

方剂附目次

卧龙丹二方 以下治热证须预备者

立效丹

开关散

速效丹

甘露消毒丹

玉枢丹

紫金丹

行军散

千金丹即平安散

紫雪

碧雪

降雪即红灵丹。

飞龙夺命丹

炼雄丹

三圣丹 以下治寒证须预备者

蟾酥丸四方

霹雳散

回阳膏

黄芩汤 以下各方治热证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栀子豉汤

白虎汤

白虎加人参汤

竹叶石膏汤

桂苓甘露饮

六一散

葱豉汤

四苓散

平胃散

正气散

半夏厚朴汤

六和汤

香薷饮

黄连香薷饮

左金丸

黄芩定乱汤

燃照汤

连朴饮

蚕矢汤

解毒活血汤

驾轻汤

昌阳泻心汤

麦门冬汤

致和汤

五苓散 以下各方治寒证

理中丸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四逆汤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附子粳米汤

吴茱萸汤

浆水散

冷香饮子

大顺散

神香散

来复丹

桂枝汤

异功散

梅花丸 此下杜绝霍乱方

资生丹二方

卧龙丸 治诸痧中恶霍乱五绝，诸般卒倒急暴之证。

西牛黄 飞金箔各四分 梅花冰片 荆芥 羊蹄躅各二钱 麝香当门子五分 朱砂六分 猪牙皂角一钱五分 灯心炭二钱五分

九味共研细，瓷瓶密收毋使泄气。以少许搐鼻取嚏。垂危重证，亦可以凉开水调灌分许。并治痈疽发背，蛇蝎蜈蚣咬伤，用酒涂患处。按羊蹄躅俗名闹阳花，辛温大毒，不入汤剂，入酒饮能杀人，近目即昏翳。今肆中卧龙丹，以此为君药，又去牛黄，而加蟾酥，减轻灯心炭，而冰麝不过略用些须耳，故药力大逊，甚不可恃，好善者必须自配制也。

又 西黄六分 梅片 当门子各一钱 北细辛一钱 牙皂 羊蹄躅各二钱 灯心炭一两 七味制如上法，主治亦同。

立效丹 治同上。

砂仁三两 明雄黄 蓬砂各一两八钱 梅冰 当门子各九钱 火硝六钱 萆薢 牛黄各三钱

八味共研细，瓷瓶紧收，勿令泄气，每用分许，芦管吹入鼻内，若卒倒气闭重证，则七窍及脐中均可放置，立苏。凡暑月入城市，抹少许于鼻孔，可杜秽恶诸气。

开关散 治番痧臭毒痛如绞，气闭神昏欲绝之证。

灯心炭一两 羊蹄躑三钱 北细辛 杜
蟾酥 牙皂各二钱 牛黄 梅片 当门子 各
一钱

八味共研细，瓷瓶紧装，毋令泄气，每少
许吹鼻，得嚏即生。

速效丹 治诸痧手足麻木，牙关紧急，口
闭不语，胸背有红点，或咽肿心痛及风餐露
宿，寒暑杂感，危急之证。

北细辛 牙皂各三钱五分 朱砂二钱五分
广木香 陈皮 桔梗 贯众 薄荷叶 防风
制半夏 甘草各二钱 枯矾一钱五分 白芷一钱

十三味共研细末，瓷瓶紧装，每用三分，
吹入鼻孔。寒湿内盛，而病重者，开水调服一
钱，加入苏合香二钱尤妙。按痧药方，药品珍
贵者多，惟此价廉，用以搐鼻，颇亦有效，故人
徐君亚枝。尝合大料，交余在淳溪施送累年，
乡人无不感颂。

甘露消毒丹 天士 治暑湿霍乱，时感痧邪
及触胃秽恶不正之气，身热倦怠，胀闷肢酸，
颐肿咽疼，身黄口渴，疟痢淋浊，泄泻，疮疡，
水土不服诸病。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
或干黄者，疫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主之。凡
医临证，亦当准此化裁，自可十全为上。

飞滑石十五两 绵茵陈十一两 淡黄芩十
两 石菖蒲六两 川贝 木通各五两 藿香
连翘 射干 薄荷叶 白豆蔻各四两

十一味不可加减，生晒研细末，瓷瓶密
收，每服三钱，开水温服，日二，或以神曲糊丸
如弹子大，调化服亦可。此丹治湿温时疫，著
效亦神。累年同人合送，价廉功敏，无出此方
之右者。一名普济解毒丹。

太乙玉枢丹 一名解毒万病丹 治诸痧霍乱，
疫癘瘴气，喉风五绝尸疰鬼胎，惊忤癫狂，百
般恶证及诸中毒诸痢疽，水土不服，黄疸鼓
胀，蛇犬虫伤，内服外敷，功难殚述，洵神方
也。

山慈姑去皮，洗净焙 川文蛤即五倍子捶破，洗
剖内籽 千金子即续随子，去油，取净霜，各二两 红
大戟洗焙，一两 当门子三钱

五味先将慈、蛤、戟三味研极细末，再入
霜香研匀，糯米汤调和干湿得宜，于辰日净室
中，木臼内杵千余下，每料分四十锭，故亦名
紫金锭。再入飞净朱砂，飞净明雄黄各五钱尤
良，或以加味者杵成薄片，切而用之，名紫金
片，每服一钱，凉开水调下。孕妇忌之，又不可
与甘草药同进也。

太乙紫金丹 治霍乱痧胀，岚瘴中恶，水
土不服，喉风中毒，蛇犬虫伤，五绝、暴厥、癲
狂、痢疽、鬼胎、魇魅及暑湿温疫之邪，弥漫熏
蒸，神明昏乱，危急诸证。

山慈姑 川文蛤各二两 红芽大戟 白
檀香 安息香 苏合油各一两五钱 千金霜
一两 明雄黄飞净 琥珀各五钱 梅片 当门子
各三钱

十一味各研极细，再合研匀，浓糯米饮杵
丸，绿豆大，外以飞金为衣，每钱许，凉开水
下。按：一瓢云此方比苏合香丸而无热，较至
宝丹而不凉，兼玉枢之解毒，备二方之开闭，
洵为济生之仙品，立人百功之上药也。又按昔
人所云，太乙丹能治多病者，即上二方也。今
俗传太乙丹，不知创自何人，药品庞杂，群集
燥热，惟风餐露宿藜藿人，寒湿为病者，服之
颇宜，若一概施之误人非浅。

行军散 治霍乱痧胀，山岚瘴疔及暑热
秽恶，诸邪直干包络，头目昏晕，不省人事，危
急等证。并治口疮喉痛，点目去风热瘴翳，搐
鼻辟时疫之气。

西牛黄 当门子 真珠 梅冰 蓬砂各
一两 明雄黄飞净，八钱 火硝三分 飞金二十两

八味各研极细如粉，再合研匀，瓷瓶密
收，以蜡封之，每三、五分、凉开水调下。

千金丹 一名人马平安散 治同上。

明雄黄 蓬砂 硝石各一两 朱砂五钱
梅冰 当门子各二钱 飞金一百两

七味共为细末，合研匀，瓷瓶紧装，每二
三分，凉开水下，或嗅少许于鼻内，或加牛黄。
洵溪云此秘方也。

紫雪 治痧胀秽毒，心腹疼痛，霍乱火

炽，躁昏烦狂及暑火温热，瘴疫毒厉诸邪，直犯脑中猝死，温疟发斑，狂易叫走，五尸五疟，鬼魅惊痫，急黄蛊毒，麻痘火闭，口舌生疮，一切毒火邪火，穿经入脏，蕴伏深沉，无医可治之证。

黄金百两，石顽云须黄金铺中炼过，叶子煮之方有性味，而只用十两。薛公望云不用亦可，洵溪云如用飞金万两，进入九妙。寒水石石顽云如无真者，以无精石代之。磁石醋煅。石膏。白滑石各三斤，石顽止用各五两。

四石共捣碎，用水一斛，石顽一斗。连金煮至四斗，石顽五升。去滓入下药：

犀角屑 羚羊角屑 青木香切 沉香研，各五斤，石顽止用五钱，按：斤字恐是两字之伪。丁香二两，石顽止用一钱。洵溪曰可用一两。元参切 升麻各一斤，石顽用一两六钱。甘草八两，石顽用生者八钱，洵溪用炙。

八味入前药汁中煮取一斗五升，石顽一升五合。去滓入下药：

朴硝十斤，石顽用芒硝一两。焰硝四斤，石顽用三两，洵溪云余制此二硝止用十之。

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箆搅不住手，候有七升，石顽七合半。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药：

朱砂研细水飞净三两，石顽五钱。当门子研，一两二钱五分，石顽一钱二分。

二味入前药中，搅匀勿见火，寒之二日，候凝结成霜、紫色，铅罐密收，每服三、四分至一钱量用新汲水调灌。按鸡峰方无磁石、滑石、硝石，二角止用各十两，丁、沉、木香各五两，升麻六两，朴硝二斤，麝香却用三两，余六味分两同。《医通》云此方即《千金》元霜加甘草、丁香、朱砂三味，遂易紫雪之名，余以其香味易散，故减小其制。窃谓宜从张氏配合为是。

碧雪 治热极火闭，痧胀昏狂及霍乱误服热药，烦躁昏乱及时疫愤乱，便闭发斑，一切积热，咽喉肿痛，口糜龈烂，舌疮喉闭，水浆不下等证。

寒水石 石膏 硝石 朴硝 芒硝 牙硝 青黛 甘草

八味等分，先将甘草煎汤去滓，纳诸药再煎，以柳木箆不住手搅，令消熔得所，却入青黛和匀，倾入砂盆内候凝成霜，研细密收，每钱许凉开水下。上焦病以少许含化咽津，不能咽物者，芦筒吹喉中，齿舌病抹患处。

绛雪 一名八宝红灵丹 治霍乱痧胀，肢厥脉伏，转筋昏晕，瘴疔时疫，暑毒下痢等证。并治喉痹牙舌诸病，汤火金刃诸伤，均擦患处。

朱砂 牙硝各一两 明雄黄飞 蓬砂各八钱 礞石煅，四钱 梅片当门子各三钱 飞真金五十两

八味择吉日净室中各研极细，再研匀，瓷瓶紧收，熔蜡封口，毋使泄气，每一分凉开水送下，小儿减半。以药佩带身上，可避疫气。牛马羊瘟，以此点其眼即愈。

飞龙夺命丹 治痧胀疼痛，霍乱转筋，厥冷脉伏，神昏危急之证及受温暑瘴疫，秽恶阴晦诸邪，而眩晕痞胀，昏乱昏狂，或卒倒身强，遗溺不语，身热痠痲，宛如中风。或时证逆传，神迷狂谵。小儿惊痫，角弓反张，牙关紧闭诸证。

朱砂飞二两 明雄黄飞 灯心炭各一两 人中白漂煅八钱 明矾 青黛飞，各五钱 梅片 麻黄去节，各四钱 真珠 牙皂 当门子 蓬砂各三钱 西牛黄二钱 杜蟾酥 火硝各钱五分 飞真金三百两

十六味各研极细，合研匀，瓷瓶紧收，毋令泄气。以少许吹鼻取嚏，重者再用凉开水调服一分，小儿减半。按：此丹芳香辟秽，化毒祛邪宣气通营全体，大用真有斩关夺隘之功，而具起死回生之力也。

炼雄丹 治暑秽痧邪，直犯包络，神明闭塞，昏愤如尸及霍乱初定，余热未清，骤尔神昏，如醉如寐，身不厥冷，脉至模糊者，皆燥热无形之气蒙蔽膈中，如人在烟尘瘴雾中行，治失其宜，渐渐燥闷而死，此非牛黄清心、犀角地黄等方可疗，此丹主之。

极明雄黄一分，研极细 提净牙硝六分，研细，同入铜勺内微火

熔化拨匀，候如水时，急滤清者于碗内，粗渣不用，俟其凝定收藏，此丹灶家秘制也。按此法见《游宦纪闻》，陈平伯载此方，黄多而硝少，素园纠其误，谓黄多硝少何能熔化？今依杨定为雄一硝六为率。

木通一钱 通草三钱

陈雨水按冬雪水似更良一碗煎出味去滓。再以陈雨水九碗，与药汁和匀，每次用药水一碗，磨入犀角三分，挑入炼雄三厘调匀，徐徐冷灌，能于三日内服尽十碗药水，必有清痰吐出数碗而愈。蕙斋尝亲验矣。

三圣丹 治寒湿为病，诸痧腹痛，霍乱吐泻。

木香一两，不见火 明雄黄二两 明矾三两共研细末，以鲜荷叶，橘叶、藿香叶各二两捣汁丸绿豆大，每服九分，重者再服。

蟾酥丸 治暑月贪凉饮冷，食物不慎，兼吸秽恶成痧胀腹痛，或霍乱吐泻。

杜蟾酥火酒化 朱砂飞，各五钱 明雄黄飞 茅山苍术土炒焦，各一两 丁香 牙皂各三钱 当门子一钱

七味各研极细，蟾酥打丸，凤仙子大，辰砂为衣，放舌底化下，重者二、三丸。洄溪云：此秘方也。

又 治同上。

杜蟾酥烧酒化开 明雄黄水飞，各三钱 丁香 木香 沉香各二钱 茅山苍术土炒，四钱 朱砂飞，一钱五分 当门子一钱 西牛黄三分

九味各研极细，择上吉日，净室中合研匀，同蟾酥加糯米粽尖五个，捣千余下，丸如椒子大，晒干盛于瓷碗内，再朱砂一钱五分，烧酒调涂，碗内盖好，用力摇一二千下，则光亮矣。密收瓷瓶内，每三粒，轻者一粒，重者五粒，泉水下。

姚氏蟾酥丸 治同上。

杜蟾酥火酒浸炸，如无杜酥，可以东酥加倍。明雄黄研 朱砂飞，各一二两 木香晒 丁香晒

茅术炒 滑石飞，各四钱 当门子一两

八味各研极细和入蟾酥杵匀，丸黍米大，每药丸就四两，以火酒喷湿，盖在碗内，加入飞净朱砂六钱，极力摇播，以光亮为度。

原书眉端附有：本方去香、滑石、当门子，名截痧丸，治痧甚效，方亦较稳等字。

又一名**通灵万应丹**治同上而力较峻。

杜蟾酥九钱，烧酒化 锦纹大黄晒干，六两 朱砂飞 明雄黄飞 明天麻焙干 麻黄去节，焙，各三两六钱 甘草去皮微炒，二两四钱 丁香六钱 当门子三钱 茅术米泔浸，切，焙，三两

十味各为细末，以糯米粥浆和杵，丸萝卜子大，朱砂为衣，每七丸纳舌下，少顷阴阳水下。若研细吹鼻，亦可取嚏。

霹雳散 治阳虚中寒腹痛，吐泻转筋，肢冷汗淋，苔白不渴，脉微欲绝者。

附子浓甘草汤煎去毒 吴茱萸泡，去第一次汁，盐水微炒，各三两 丝瓜络烧酒洗，五两 陈伏龙肝二两，烧酒一小杯，收干 木瓜络石藤七钱煎汁，炒干，一两五钱 丁香蒸、晒，一两

六味共为极细末，分作十九服，外以醋半酒杯，盐一钱五分，藕肉一两五钱，煎滚，瓦上炙，存性，研，每服加三厘，止须用半服，参汤下。按确系寒证，此散固佳，若未辨阴阳而用热药，以为外治尚无大害，内服之药，极宜审慎，勿轻试也。

回阳膏 治同上。

生香附或用吴茱萸亦可，一两八钱 母丁香一两二钱 上桂心八钱 倭硫黄五钱 当门子四钱

五味共研极细，瓷瓶密收，第二三分安脐中，以膏药封之，一时即愈。孕妇忌贴。按霍乱转筋，既有寒暑之分，亦有寒暑杂感而成者，更有暑伏于内而寒束于外者，故服药最宜审慎，利亡阴，津液大夺，虽可投热药者，亦恐刚烈劫阴，终于不救。此方药虽猛峻，而仅取其气由脐入腹，自能温通脏腑，以逐寒邪，不致伤阴，诚为善策。惟口渴苔黄，下利极热者，显为阳证，虽见肢冷脉伏，亦勿妄贴此膏，更强其焰也。

以上诸方，虽分别热证寒证之治，而和平猛烈，用得宜，并皆佳妙。然非仓卒可辨者，故列诸前茅，冀仁人君子，量力制备，刊明药味证治，广为传播，俾医家病家一览了然，不但将死者可以得生，而不死者，亦不致误药以丧其生，利济之功，不其伟哉。方下兼及别证治例者，既不敢没良方之大用，且以推广施药之仁怀也。

黄芩汤《伤寒论》 治温病变霍乱之主方。用者因证加減。

黄芩三两 炙甘草 芍药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伤寒论》

原方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按冬伤于寒至春发为温病，有或利或呕之兼证，皆少阳犯阳明也。故仲圣以黄芩清解温邪，协芍药泄迫血之热，而以甘、枣、夏、姜，奠安中土，法至当矣。其温病转为霍乱，果由中虚饮聚，而伏邪乘之者，仍宜以此法治之。如火势披猖，上冲下迫，或脉数口渴，或热深厥深，则无藉乎奠中涤饮，当从事于泻火清中，举一反三，在人善悟也。

梔子豉汤《伤寒论》 治温热暑疫，转为霍乱之主剂。

梔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绵裹

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二服。

按：此伤寒吐剂也。然古方梔子生用，故能涌吐，今皆炒黑用之，虽不作吐，洵谓其涤热除烦之性故在也。而余之治热霍乱，独推以为主剂。盖梔子苦寒，善泄郁热，故《肘后方》以之治干霍乱矣。豉经蒸腐，性极和中，凡霍乱多由湿郁化热，挟移浊恶气，而扰攘中宫，惟此二物最为对证良药。奈昔人皆不知察也。且二物之奇，匪可言罄。如偶以银花、竹叶清暑风，配白蔻、菖蒲宜秽恶，湿甚者臣以滑、朴，热胜者佐以芩、连，同木瓜、扁豆则和

中，合甘草、鼠粘而化毒。其有误热药而致烦乱躁闷者，亦可藉以解救，厥功懋矣。而古今治霍乱者，从不引用，岂非一大缺典耶？

白虎汤《伤寒论》 治暑热炽盛，而为霍乱者。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粳米六合

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按治霍乱粳米须用陈仓者，或用生苡仁亦妙。

白虎人参汤《伤寒论》 治证如前，而元气已虚者。

原方加人参二两

按白虎汤神于解热，妙用无穷，加入参则补气以生津。加桂枝则和营而化疟。加苍术则清湿以治痿。变而为竹叶石膏汤，则为热病后之补剂。余因推广其义，凡暑热霍乱之兼表者加香薷、苏叶之类，转筋之热极似寒，非反佐莫能深入者，少加细辛、威灵仙之类，痰湿阻滞者，加厚朴、半夏之类，血虚内热者，加生地、地丁之类，中虚气弱者，加白术、苡仁之类。病衰而气短精乏者，加大枣、枸杞之类，无不奏效如神。

竹叶石膏汤《伤寒论》 治中虚暑热霍乱及霍乱已定，而余热未清，虚羸少气者。

竹叶二握 生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洗 人参二两 麦冬 升 粳米半升 甘草炙，二两

水一斗先煮六味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按《集验》云此方加生姜治呕最良。余谓治霍乱宜用地浆煎更妙。

桂苓甘露饮河间 治暑热挟湿之霍乱。

桂去皮 白术 猪苓各五钱 茯苓去皮 泽泻各一两 寒水石 石膏 甘草炙，各二两，一方甘草一两五钱 滑石四两

九味为末，每三钱，温水或新汲水，或生姜汤，量证调下。小儿每服一钱。按：此方一名桂苓白术散。一方不用猪苓，或云去猪苓加人参，名桂苓白术散。

六一散即益元散，一名天水散。河间

桂府赋白滑石六两 甘草炙，一两

二味为末，每三钱，温水或新汲水调下，日三。挟表邪者，以葱白五寸，豆豉五十粒，煎汤调下。本方加黄丹名红玉散，加青黛名碧玉散，加薄荷名鸡苏散，加朱砂名辰砂益元散。

葱豉汤《肘后》 霍乱发斑。

葱白一握 香豉三合

水煎入童子小便一合，日三服。按石顽云：本方味虽轻，功效最著，凡虚人风热，伏气发湿及产后感冒，靡不随手获效。余谓胎前外感，何尝不是炒剂。芦根、竹叶、苏叶、黄芩，可以随证佐入。

四苓散《温疫论》 治湿盛霍乱，胸闷溺涩而渴者。

茯苓 猪苓 泽泻 橘皮

水煎服

按：吴氏五苓散去桂，而治胃中湿热，最为有见。且以橘皮易术，则无实中之弊，而有利气之功，当变而变，斯为善用古法。欲平霍乱，宜知所趋向矣。

平胃散《局方》。 治湿盛于中，霍乱吐泻。

茅术粗皮，米泔浸，五两 紫厚朴去皮，姜汁炒

陈皮去白，各一两二钱 甘草炙，二两

四味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盞，姜一片，煎七分服。转筋者加木瓜。本方加藿香、半夏名不换金正气散。

藿香正气散 治湿蕴于中，寒袭其外，而为霍乱吐泻者。

厚朴 陈皮 桔梗 白术 半夏各二两

大腹皮一本作苍术，或用槟榔亦可 白芷 茯苓

苏叶 藿香各一两 甘草炙，一两

十一味为粗末，每三钱，姜三片，枣一枚煎服。《兰台轨范》此方无白术似更妥。谢城

按上二方皆治风寒外感食滞内停，或兼湿邪，或吸秽气，或伤生冷，或不服水土等证的是良方。若温暑热证不兼寒湿者，在所切禁。今人谓其统治四时感冒证，不审病情，一概滥用，殊可笑也。用治霍乱姜、枣宜裁。

半夏厚朴汤一名四七汤，《金匮》 治情志不舒，痰湿阻气，而成霍乱者。

半夏一斤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干苏叶二两 生姜五两

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温四服。

按此方既主七情不适之郁痰证，亦治寒湿不化，风邪外侵，食滞不消，误投滋补，因而病剧者，无不所向辄捷。

六和汤 治夏月虚人外感风寒，内伤生冷之霍乱吐泻，而身发热者。

香薷二钱 人参 茯苓 甘草炙 扁豆

厚朴制 木瓜 杏仁去皮尖 半夏各一钱

藿香 砂仁炒，研，各六分 生姜三片 大枣一枚水煎服。

香薷饮《局方》 治暑月乘凉饮冷，阳气为阴邪所遏，头痛发热，恶寒烦躁，口渴腹满之霍乱。

香薷一斤 厚朴姜汁炒 白扁豆各半斤

三味为粗末，每五钱至一两，水煎冷服。

黄连香薷饮《活人》 治同上。

原方加姜汁炒黄连四两

左金丸 治霍乱转筋，肝火内炽，或吐青绿苦水者。

川连六两 吴茱萸取陈面开口者，一两

二味同煮干为细末，米饮糊丸绿豆大，每三钱，陈木瓜五钱煎汤下。吐酸味者，竹茹、生苡仁各三钱煎汤下。按张雨农司马见余采此方极为首肯云：尝在都城见杜石樵少宰亦用此药，治愈多人。

黄芩定乱汤《梦隐》 治温病转为霍乱，腹不痛而肢冷脉伏，或肢不冷而口渴苔黄，小水不行，神情烦躁。

黄芩酒炒 焦山栀 香豉炒，各一钱五分

原蚕砂三钱 制半夏 橘红盐水炒，各一钱 蒲公英四钱 鲜竹茹二钱 川连姜汁炒，六分 陈吴茱萸泡淡，一分

阴阳水二盞煎一钱，候温徐服，转筋者加生苡仁八钱，丝瓜络三钱，溺行者用木瓜三钱，湿盛者加连翘、茵陈各三钱。

燃照汤《霍乱论》 治暑秽挟湿，霍乱吐下，脘痞烦渴，苔色白腻，外显恶寒肢冷者。

飞滑石四钱 香豉炒二钱 焦栀二钱 黄芩酒炒 省头草各一钱五分 制厚朴 制半夏各一钱

水煎去滓，研入白蔻仁八分，温服。苔腻而厚者，去白蔻加草果仁一钱，煎服。

连朴饮《霍乱论》 治湿热蕴伏而成霍乱，兼能行食涤痰。

制厚朴一钱 川连姜汁炒 石菖蒲 制半夏各一钱 香豉炒 焦山栀各三钱 芦根二两 水煎温服。

蚕矢汤《霍乱论》 治霍乱转筋，肢冷腹痛，口渴烦躁，目陷脉伏，时行急证。

晚蚕砂五钱 生苡仁 大豆黄卷各四钱 陈木瓜三钱 川连姜汁炒，二钱 制半夏 黄芩酒炒 通草各一钱 焦栀一钱五分 陈吴茱泡淡三分

地浆水或阴阳水煎，稍凉徐服。

解毒活血汤梦隐 治温暑痧邪，深入营分，转筋吐下，肢厥汗多，脉伏溺无，口渴腹痛，面黑目陷，势极可危之证。

连翘 线瓜络 淡紫菜各三钱 石菖蒲一钱 川连吴茱水炒，二钱 原蚕砂 地丁 益母草各五钱 生苡仁八钱 银花四钱

地浆水或阴阳水，煮生绿豆四两取清汤煎药，和入生藕汁，或白茅根汁，或童便一杯，稍凉徐徐服。

驾轻汤《霍乱论》 治霍乱后余邪未清，身热口渴及余热内蕴，身冷脉沉、汤药不下而发呃者。

鲜竹叶 生扁豆各四钱 香豉炒 石斛各三钱 枇杷叶刷，二钱 橘红盐水炒 陈木瓜各一钱 焦栀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昌阳泻心汤梦隐 治霍乱后，胸前痞塞，汤水碍下，或渴或呃。

石菖蒲 黄芩酒炒 制半夏各一钱 川连姜汁炒，五六分 苏叶三四分 制川朴八分 鲜

竹茹 枇杷叶刷，各二钱 芦根二两

天雨水急火煎，徐徐温服。小便秘涩者加紫菀。此方甚巧。谢城

按此泻心汤证也，何必另立方治？以暑热秽浊之邪与伤寒不同，故五泻心皆有圆柄方凿之格，漫为引用，岂徒无益已哉。兹以菖蒲为君，辛香不燥。一名昌阳者，谓能扫涤浊邪，而昌发清阴之气也。合诸药以为剂，共奏蠲痰泄热，展气通津之绩，已历试不爽矣。

麦门冬汤《金匮》 治霍乱后，余热未清，神倦不饥，无苔而渴，或火升气逆干咳无痰。

麦门冬一两 制半夏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甘草炙，六分 梗米半合 大枣四枚，擘

水煎温分四服。

按：海藏以竹叶易半夏，治温热后，房劳复之气欲绝者大效。余谓即不因房劳复，而气液两亏，不能受重剂峻补，皆可以此汤，接续其一线之生机，余屡用辄效。

致和汤《霍乱论》 治霍乱后，津液不复，喉干舌燥，溺短便澹。

北沙参 生扁豆 石斛 陈仓米各四钱 枇杷叶刷 鲜竹叶 麦冬各三钱 陈木瓜六分 生甘草一钱

水煎服。

五苓散《伤寒论》 治伤寒转霍乱，身热头痛，渴欲饮水。

术石顽云宜用生白术 茯苓 猪苓各十八铢，按二十四铢为一两，每铢重四分二厘弱，六铢为锱，即二钱五分，十八铢即七钱五分 泽泻一两六铢 桂五钱

五味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暖水汗出愈。

按：仲圣于霍乱，分列热多寒多之治，皆为伤寒转为霍乱而设，故二“多”字最宜玩味，所谓“热多”者，谓表热多于里寒也；“寒多”者，里寒多于表热也。岂可以“热多”二字，遂谓此方可治热霍乱哉。沈果之云，其用桂者，宣阳气通津液于周身，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用泻、术、二苓，以通三焦之闭塞，非开膀胱之溺窍也。如果热入而渴，复用桂、术以温

液耗津,又加苓、泽以渗之,是热之又热,耗之又耗,速之毙矣。余谓观此则多饮暖水汗出愈之义益明。故霍乱无阳气郁遏身热之表证,无三焦闭塞气化不宣之里证,而欲饮水者,切勿误解热多为热证,而妄援圣训浪投此药也。石顽、又可皆语焉未详。河间则加三石以驾驭之。兹复详述方义,庶用者知所舍焉。而今治湿热病,不察其有无外挟风寒,内伤生冷之兼证,辄以胃苓汤为通用之方,因而僭事者亦多。且古方用散不过三钱,权量又小,今世改为汤剂,动辄一二两,权量又大,宜乎中病者恒少,而误人都恒多也,岂独霍乱然哉,可慨也夫!

又按此方与苓桂术甘汤,同为温中涤饮之剂,而力较峻。凡霍乱之寒湿内盛,水饮阻闭三焦者,虽外无风寒之表邪,未尝不可用也。故亦治水蓄之疝,湿聚之肿,气滞者加厚朴,气虚者加人参名春泽汤。用药如用兵,苟能量敌而选将,斯战无不克矣。

理中丸《伤寒论》 治伤寒霍乱,口不渴者。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各三两

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鸡黄大,以沸汤数合为一丸,碎研温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味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加减法: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尤氏云:脐上筑者,脐上筑筑然跳动肾气上而之脾也,脾方受气,术之甘能壅脾气,故云去之;桂之辛能下肾气,故加之。按此阳虚之肾气动,欲作奔豚也。故去术加桂,以杜其上凌之萌,若阴虚而脐上筑筑者,大忌刚燥之剂,非峻滋肝肾之阴不可,盖一为水动,一为火动也。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尤氏云:吐多者气方上壅,甘能壅气故去术,辛能散气故加生姜。按邹润安云,既吐且利,有属太阴者,有属少阴者,在少阴则无用术之理。在太阴亦在可

用不可用之列,以术能治脾胃虚,不能治脾胃实,故吐多者去之,下多者还用之。盖术能举脾之陷,不能定胃之逆也。又洄溪方,寒霍乱可用理中者,百不得一。余谓是寒霍乱矣,可百理中矣,尚有如此细密加减之法,何今人既不议病,又不议药,轻于一试,何异以不教之法,而使之战耶,吁可哀已!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尤氏云:下多者脾气不守,故须术以固之,悸者水上逆,故加茯苓以导之。按今人治霍乱,既不辨其证之虚实寒热,亦不察其吐多下多,温补率投,漫无忌惮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尤氏云:渴欲得水者,津液不足,白术之甘是以生之。按:此渴因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加术以补脾,而致津液也。所谓白术能生津液者,其义如此,岂热烁津液而渴者,所堪一试哉。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尤氏云:腹中痛者,里虚不足,人参之甘足以补之。按里虚腹痛,必喜温按。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尤氏云:寒者腹中气寒也,干姜之辛足以温之。按“五苓”主热多,谓表有热也,“理中”主寒多,谓里有寒也。故方下既有“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之法。此复云寒者加干姜,是腹中尚未热,故独于此味又加重也。盖腹中寒为寒之真谛,故仲圣不嫌烦复,而琐琐教人,以此为辨证之法。顾味者一见吐下肢寒,略不察其腹中光景何如,擅以姜、附、丁、桂,欲其转热,遂至从此而一身皆冷,呜呼!岂未闻热深厥深之圣训乎?

腹痛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尤氏云:腹满者,气滞不行也。气得甘则壅,得辛则行,故去术加附子。按饮热粥一升许,固是助药力,亦是辨证法。设时行热霍乱,不但热粥在所大忌,即使不忌亦万不能强饮升许。果能饮热粥升许者,岂非虚寒为病乎?故可以理中治之。若蔽于古而不知今,是房琯之车战也。

按原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汤。加青皮、陈皮名治中汤。加枳实、茯苓名枳实理中汤。加黄连名连理汤。合五苓名理苓汤。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伤寒论》 治虚人寒湿霍乱。

厚朴去皮，炙 生姜切，各半斤 半夏洗，半升
甘草炙，二两 人参一两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四逆汤《伤寒论》 治阴寒霍乱，汗出而四肢拘急，小便复利，脉微欲绝，而无头痛口渴者。

生附子一枚 干姜两半 甘草炙，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用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按：附子、干姜非攻荡之品，何以强人乃可加倍用？盖无论补泻寒热诸药，皆赖身中元气载之以行，故气强者堪任重剂，若气弱者，投剂稍重，则气行愈馁，焉能驾驭药力，以为补泻寒热之用耶？凡事皆然，用药特其一端耳。顾知之者鲜，所以覆败多，而成功少也。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伤寒论》 治阴寒霍乱愈后，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

前方加入猪胆汁半合和服，如无猪胆以羊胆代之。

附子粳米汤《金匮》 治中寒霍乱，肢冷腹痛，吐少呕多者。

附子姜汁炮，切 半夏姜汁炒 甘草炙，各三钱 大枣十枚，擘 粳米半斤

水五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

吴茱萸汤《伤寒论》 治少阴吐利，厥逆烦躁，及厥阴寒犯阳明，食谷欲呕。

吴茱萸一斤，洗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浆水散清古 治阴寒霍乱，暴泻如水，汗多身冷，气少腹痛，脉沉或脱者。

甘草 干姜 附子 桂各五钱 良姜
半夏俱醋炒，各二钱

浆水煎，去滓冷服。

按石顽云：浆水乃秫米和曲酿成，如醋而淡，令人点牛乳作饼用之。或用澄绿豆粉之浆水尤佳。余谓地浆亦可用。

冷香饮子 治阴寒霍乱，腹痛脉沉细，或弦紧，无汗恶寒，面如尘土，四肢厥逆，阳气大虚之证。

甘草 附子 草果仁 橘红各一钱 生姜五片

水煎，冷服。

大顺散《局方》 治袭凉饮冷，阴寒抑遏阳气而成霍乱，水谷不分，脉沉而紧者。

甘草四两八钱 干姜 杏仁去皮尖 桂心各六钱四分

先将甘草同白砂炒至八分黄熟，王晋三云有砂即河砂。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同炒，候不作声为度，筛去砂，与桂心同捣为散，每二钱，水煎服或沸汤调服，如烦躁并华水调下。按洄溪云：此治暑月内伤饮冷证，非治暑也。又甘草多于诸药八倍亦非法。此等病百不得一，而世人竟以之治燥火之暑病，杀人无算，可胜悼哉。余谓以上三方，皆治夏令因畏热，而浴冷卧风，冰瓜过啖，反为阴湿所伤致病，实夏月之伤寒也，故用药如是。如《名医类案》所载，罗谦甫治商参岐与完颜小将军二案，俱用热药俱不名曰暑病。又吴球治暑月远行人案直曰中寒，盖深恐后世误以热药治暑，故特举病因以称之，可谓名正言顺矣。乃昧者犹误谓此等方为治暑之药，诚有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之叹！夫盛夏之有寒病，犹隆冬之有热病，虽不多见，而临证者，不可不谛辨而施治也。

神香散《景岳》 治霍乱因子寒湿凝滞气道者。

丁香 白豆蔻各七粒

二味研末，清汤下。小腹痛者加砂仁七粒。

按：晋三云，此方治寒湿痧胀有神功，与益元散治湿热痧胀，可谓针锋相对。

来复丹《局方》 治上盛下虚里寒外热，伏

暑夹阴，霍乱危证。

太阴元精石 舶上硫黄 硝石各一两，用硫黄为末，微火炒，结成砂子大 橘红 青皮去白 五灵脂澄去砂，炒令烟尽，各二钱

六味为末，醋糊丸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

桂枝汤《伤寒论》 治寒霍乱后，身痛不休。

桂枝去皮 芍药 生姜切，各三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须臾啖稀热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异功散 治霍乱后中虚主剂。

人参一钱至三钱 白术炒黄，一钱至二钱 茯苓一钱至钱半 甘草炙，六分至一钱 橘红一钱

水煎服，肝风动而身痛肢浮者，加木瓜、姜、枣。

梅花丸 治体虚多郁，血热气愆，木土相乘，呕泻腹痛，易感痧秽霍乱者，久服可杜外患，兼除宿恙，亦主肝胃久痛，消症调经带，催生种子。孕妇忌之。

绿萼白梅花蕊三两 飞滑石七两，以粉丹皮八两，煎汁制透，去丹皮晒干 四制香附三两 甘松

蓬莪术各五钱 山药 茯苓各三钱五分 人参 潞参、洋参、高丽参皆可因人酌用 嫩黄耆 益智仁 砂仁勿见火，各三钱 远志肉甘草水制，二钱五分 木香不见火，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甘草七分

十五味各研细末，合研匀，炼白蜜捣丸。每丸重一钱，白蜡匱之，每一丸，去匱开水调服。

按此方调和气血，舒郁培元，男女皆堪久任，以杜诸诸痼，不仅可已肝胃之疼，而御肠胃之乱也。孕妇体坚，或胎气多滞者，正宜用以宣展充畅，惟虚而不固者忌之。

资生丸 调和脾胃，运化饮食，滋养营卫，消除百疾，可杜霍乱等患。

人参酌用，同上 白术各三两 橘红 查肉 神曲各二两 茯苓一两五钱 甘草炙，五钱 川连姜汁炒 白蔻仁各三钱五分

九味研细末，炼白蜜捣丸，弹子大，每食后细嚼一丸，开水下，严寒时或用淡姜汤下。

按石顽云，此古方也，与后人加味者，虽繁简不同，而功效不异。

缪氏资生丸 治同上。

人参入浮浸，饭上蒸、烘干 白术米泔水浸，山黄上拌蒸九次，去土切片焙干，各三两 查肉蒸 橘红略蒸，各二两 白茯苓细末水澄、蒸、晒干、入人乳再蒸，晒干 怀山药切片炒 白扁豆炒 湘莲肉炒 芡实粉炒黄 苡苡仁炒。各一两五钱 麦芽炒，研磨、取净面一两 藿香叶不见火 甘草去皮，炙 桔梗米泔浸，去芦，蒸，各五钱 泽泻切片，炒 白蔻仁勿见水，各三钱五分 川连如法炒七次，三钱。

十七味如法修制细末，炼白蜜捣丸，每丸二钱，饭后白汤或橘皮汤砂仁汤嚼化下。

按《治法汇》、《医通》、《兰台轨范》载此方皆有神曲二两，其余分两亦稍有参差。《名医方论》有神曲无泽泻。《广笔记》云：妊娠三月阳明脉养胎，阳明脉衰，胎无所养，故易堕胎，宜服此丸。洄溪云：此方治怀孕气阻，用兼消补之法，以止呕吐，而固胎气，意颇可取。余谓保胎止呕，皆健脾胃之功，故曰资生。夫脾胃位镇中枢而司出纳，为人生后天之本，一失健运，百病丛生。凡衰老稚弱，及饥饱不时，劳役过度，思虑久伤之辈，脾胃尤为易受病，若能常服此丸，俾升降不愆，周流无滞，挥霍撩乱，于是弭焉。

俱收并蓄，待用无遗。为将为医，理无二致。对证发药，谚语堪师。十剂七方，阵图有法，故必药性明，而兵法谙，始可制方临敌也。先药性后方剂，特其大略耳，神明变化存乎其人。方先外治，而后内服，昭慎重也。始卧龙而中结以致和，末殿资生，其有如卧龙之才者，出而拨乱反正，以致中和，则天地位，万物育，化生舒长，更何疫疠之有哉，谨拭以待之，以慰余重订此书之意焉，故列方药第四。

附录霍乱括要

道光纪元，水运风木司天，相火在泉，夏秋霍乱大发。经云：必先脏气，毋伐天和。爰

引古方，拟撰七言，附以管见，为司命者之一助。兰陵岳晋吕撰

暑湿风寒饮食伤，三焦失道夏秋行，厥阴风木司天盛，浊气清阳乱胃肠。

夫六气之邪，燥气发霍乱少，风邪发霍乱轻。若暑火挟湿邪，为热霍乱寒挟湿邪，为寒霍乱。霍乱多兼饮食过饱乃发，亦有触秽恶发者。《灵枢经》曰：更实更虚，具气乃居。食入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若饮食多饱胀，则肠胃俱实，气闭不得升降，作吐泻矣。

吐泻转筋手足寒，心烦热渴左金安，二苓滑泽分清浊，温胆藿香呕痞宽。

猝然痞痛，吐泻转筋而发霍乱者，多因清气浊气乱于肠胃也。若腕痛者，病在上中焦，先呕后泻。若腹痛者，病在中下焦，先泻后呕。先转筋后吐泻者轻，先呕泻后转筋者重。盖霍乱症手少阳三焦俱病，上焦不入则吐，饮食不纳，中焦不运化则痞痛，下焦不分，则大便泻，小便不通。若吐泻而手足温，不渴，兼太阴者顺。吐泻而参蚘消渴，手足厥冷，兼厥阴者险。吐泻而烦渴腰痛，失音气急，兼少阴者危。至于手掌紫冷，厥冷至肘膝，冷汗出，直视发呃，吐泻，小便不通，烦躁气急，脉微欲绝，或浮虚欲散，此三焦厥阴少阴俱病，逆症危急。凡治吐泻转筋，痞痛肠鸣，烦渴参蚘，眶陷失音，手足厥冷，爪紫，脉伏或微者，即用左金汤和阴阳治呕泻。因川连入心胃，清暑除烦渴，治热呕泻也。吴茱萸入肝肾，去寒降浊气，除手足厥冷转筋，右关尺涩伏，治寒呕泻也。其黄连、吴茱萸分两，随寒热轻重配合为要。合温胆汤加藿香，通痞治呕。再合猪苓汤去阿胶，加木通，利小便止泻也。井水、河水各一杯，煎至一杯，分两次服。服后毋多饮，多饮则连药吐出，不得药力矣。此夏秋霍乱症治法。若冬令及春初霍乱症，当宗伤寒论霍乱门张长沙诸方治法也。

先针手紫木通经，畅痞分疏小便行，呕泻渐安无喘躁，肢温脉复转回春。

经，经络也。凡吐泻转筋，手爪紫甚者，手

掌皆紫。内加木通，外当针刺通经血以泄邪。凡治吐泻，法当化滞通痞以止呕，分消利小便以止泻。先服药不呕，后小便通利，则吐泻止，手足厥冷渐温，六脉渐复，正回即生矣。虽吐泻已止，而躁烦气喘，为暑邪未解，阴阳未和，有邪正两脱之危。但盛夏霍乱，烦热性躁者，日夜赤身不衣，当风而卧，则暑邪郁闷，无汗喘躁而危。又有恣饮冷水，吐泻不止，肢冷发呃，冷汗脉脱则毙。至长夏汗吐泻多，正气易脱，深秋吐泻汗少，伏邪难达，治当活变。

呕泻频频语失音，肢寒烦渴汗淋淋，沉微欲绝浮虚散，救脱连苓四逆参。

霍乱吐泻，连次多不止，手足寒至肘膝，冷汗淋淋，指爪青白，目眶低陷，失音呃短，脉沉微欲绝，或浮虚欲散者，此三焦厥阴俱病。少阴逆症，更兼口渴烦躁，用茯苓四逆人参汤加川连既济法，冀幸服后身温躁止，脉微续转细缓者，阳回即生。若更兼微烦渴者，用茯苓四逆加麦冬。

痞痛呕止泻多空，用枳苓连入理中，泻止痞坚频呕啰，热烦半夏泻心功。

吐泻转筋诸症，用左金合温胆猪苓汤去阿胶，加藿香、木通。服后痞通呕止，而泻多不止，转用理中加枳壳、黄连、茯苓、六一散治之。若吐泻转筋诸症，服左金、温胆复方后，小便长，泻止，而痞闷烦热呕啰，渴不止者，转用半夏泻心汤，去枣，加枳壳、厚朴、橘皮、藿香、竹茹治之。

调和霍乱阴阳水，汗少香薷呃柿丁，止渴蚘梅清暑土，承先哲治在灵通。

吐泻汗少加香薷，吐泻用鲜黄土清暑安蛔，舌红用郁金凉心营，昏烦乃暑邪闭气，加鲜石草蒲开心阳。若呃，加丁香、柿蒂。脘腹痛甚，加延胡、木香。若消渴，参蚘，加乌梅。若转筋甚，加木瓜。但木瓜、乌梅气味酸收，宜少用，多则恐小便不利。至于黄连汤加吴茱萸、芦根，随症参用。泻止，呕数日不止，旋覆代赭汤或合左金或合温胆。每年气运不同，西北东南，高卑不一，必须灵通活变，不可拘泥执一。

左金汤方

川连或生或炒随酌 吴茱萸汤汤泡 制半
夏 茯苓 陈皮 甘草 枳壳 竹茹 加藿
香

猪苓汤方

猪苓 茯苓 滑石 泽泻
去阿胶,加车前子、木通。

半夏泻心汤方

加枳壳、厚朴、陈皮、藿香、竹茹,去大枣。

理中汤方应投理中四逆之症,务宜加意审察

党参三钱 白术一钱 炙甘草三分 干姜
五分 茯苓二钱 枳壳一钱 川连三分

茯苓四逆汤方

附片八分 干姜三分 东洋参一钱 炙甘
草三分

烦渴加川连三分,口渴加麦冬二钱。

藿香左金丸方

藿香五钱 吴茱萸四钱 川连三钱 郁金
二钱 枳壳二钱 厚朴二钱 制半夏二钱 砂
仁二钱 茯苓一钱 猪苓一钱 车前子二钱
六一散三钱

共研细末,香薷、生姜、木通各一两,煎汤
滴丸,每服一二钱,开水送下,轻二服,重加
之。

《随息居霍乱论》终

跋

霍乱，百病之一也，而其致病之由则不一。医者审证投剂，寒热攻补，各有所宜，诚未容偏执一是。顾轩岐以来，治霍乱无专书，临证者卒鲜依据。自孟英以流离兵燹之余，都疹厉天札之惨，因时论证，因证立法，而有霍乱论之作。于是治霍乱者，始有成法可遵。独惜其书流传未广，吾乡仁术之士，以未获一读是书为憾者，竟不乏人。光绪丁亥，夏秋之交，霍乱遍吴越，治之苦无善法。余友金君笠山，神是书，与同里马君果龠，劝其重刊寿世，马君读而善之，嘱贤与汪君金三司校勘事，讫岁余始异工，沈丈杏田见之，语贤曰：王氏之论诚善矣，岳景霍乱歌括，其言虽不文，治法固可传也。盍附诸，贤以告果龠，果龠以为然，乃丽之篇末焉。呜呼！两美既合，相得益彰，后之读是书者，幸参观而互证之也可。

会稽德生高汝贤谨识

瘟疫霍乱答问

〔清〕 陈埜庐 初稿

《瘟疫霍乱答问》提要

清·陈虬撰。虬字葆善，又字蜚庐，温州人。创设医院，题名利济，设科授徒，减润便民。光绪二十八年夏，东瓯霍乱大行，死亡接踵，率多寒热莫辨。先生出以白头翁汤，加减与之，试之多验，远近传钞，时医奉为圭臬，先生且昕夕出诊，不以为苦，活人无算。盖先生之意，欲历试不爽，始笔之于书，用以救世指迷也，书名《霍乱答问》。大旨谓霍乱有寒有热，若瘟疫霍乱，则悉属热，而寒者不过虚人百中之一耳！其辩论西医疫虫疗法甚详，及嚼铜钱，谓硫强水可以蚀铜，尽人而知，此证亦硫磺气过重也。瓯人称口热臭者为热硫气，淮北人则直称硫磺气，于是可悟此理。西医亦称铜之功用能安肚腹脑气筋，但过多则吐耳！并自制利济专治霍乱方九，利济天行应验方八，利济秘制保命平安酒方一，皆治时疫霍乱，屡获奇功之方，足补《随息居方》之未备。惟是书传世甚少，亟为重校付刊，以供同好。

序

余奉命来镇温州，郡贤士大夫，皆得周旋，而独未见孝廉陈君蛰庐。君故善医，客春余病温，诸医以寒热交作，尚狙用表剂。垂危始延先生至，投以大剂镇阴药获苏，家人甚德之。余起行间，未尝学问，何足知医？顾尝从中兴诸勋臣后，侧闻论议，谓天下唯能读书，多办事，而又宅心仁厚者，始可任以大事。医，大事也。先生著书，传海内外，治病三十余年，尝于郡瑞建两医院，署名利济，设科授徒，减润便民，信乎其为良医矣。以故郡守王公雪庐，监州司马吴君建侯，玉环同知吴君镜荏，副戎李君希程诸公，交相契重。夏季，瓯郡霍乱盛行，死亡接踵，率多寒热莫辨，有从院中乞方者，出白头翁汤加减与之，试之多验，远近传抄，适同乡童劭甫观察，备兵是邦，遂印刷千纸，檄属张贴，时医奉作南针，颂声载道。是证一起，医流稍矜贵者，皆匿不出。先生体素瘠，独昕夕出诊，不避艰险，存活甚伙。以余所闻，寅僚中如土捐局唐寿丞大令，署瑞令盛伟堂大令两女公子，閩都司仪韶一子一婿，杨世职少卿府幕朱长翁乃郎，局幕吴虎翁乃兄，皆投剂立起。盖先生之意，欲历试而得其肯綮，始笔之于书，以救世指迷，与世之仅以空谈沽名者异矣。承示近著《瘟疫霍乱答问》一书，明白晓畅，虽樗昧如仆，亦言下辄悟，因急取而代付手民。并拟为院中凿一深池，以当橘井之祝。顾余重有感者，余久来浙江，稔闻天下名士，称浙江二蛰，谓汤蛰仙、陈蛰庐也。汤君屡膺荐辟，天子动容。而先生蟪伏里閭，藉医自晦，不事表曝，当道遂无从物色，余限于成例，不得如常何之引马周，需材之时，坐令有用之材，以方技自娱，虽良相良医，道故并重，于先生何尤？而实不能不为中国黄种四百兆人眷眷也。时

光绪二十有八年壬寅八月钦命存记遇缺简放提督镇守浙江温州水陆总镇统领温防常备巡察等军道勇巴图鲁愚弟湘乡刘祥胜吉园甫顿首拜序

瘟疫霍乱答问

清 东瓯 陈 虬蛰庐初稿

鄞县 曹赤屯炳章圈点

问：上吐下泻，谓之霍乱。夏秋时有，何本年发早而多死？答：本年发者疫病也，能传染，而患者多相似，而霍乱不过疫之见证。

问：何谓病证？答：病为纲，而证为目。如以霍乱为病，则肢厥声嘶，转筋汗出为证。以疫为病，则霍乱又为疫中之证。盖疫病所发，不止霍乱，论疫各书，所列名目，多至七十余种，霍乱仅居其一。

问：何以名疫？答：《说文》，民皆病也。

问：疫即是瘟否？答：是。此病古仅称瘟，或天行，六朝时始有连称瘟疫者，元和陆氏，谓宋元以后，始名为瘟，盖偶失考。

问：疫即是疠否？答：略异。疫自天来，疠从地至，具详《内经》，由司天在泉之分。

问：本年疫病，何以发霍乱？答：此当推五运六气知之。

问：本年运气何属？答：本年壬寅，丁壬化木，是谓太角木运，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又谓之同天符，天符为执法，《内经》言中执法者，病速而危。五运，主客二三，皆属征宫，征宫为火土。六气，则夏秋之间三之气，均属少阳。四之气则主太阴，而客阳明，一派皆系木火相煽，土木相忤，故病发于此时，木邪克土，乃成霍乱。

问：运气之说，或多不验，故自来医流，多不甚信，何先生持之甚坚？答：此当旁参他术方验，精于此学，乃知五行家言，均出于吾医运气。但当曲类旁通，沿流溯源，方能得其肯綮耳！而与医最密切者，则九宫紫白之法。

问：本年紫白何属？答：光绪甲申以后，二黑坤土管局，而本年小运又同，月白，则三月

九紫离，四月八白艮，五月七赤兑，六月六白乾，七月五黄土，八月四绿巽，九月三碧震，与五运六气，所值多同，故病气独盛。

问：运气普天皆同，何以四方发病，有轻重之异？答：此所以不可不知畴星紫白法也。如本年五月，七赤入中宫，五黄到震木，上克土，本方为杀气方，故偏东如沪闽等处独甚。六月六白入中宫，二黑到坎，下克本方，则壬子癸为死气方，故京都独盛。

问：先生曾言五六月三月当剧，而细按月白，则自三月九紫起，至十月二黑止，皆于运气中宫相克制，何以独举此数月，而果有验？答：以五月丙午六月丁未，七月戊申知之，盖寅午半会，丁壬作合，寅申相冲也。凡吉凶悔咎生乎动，不遇刑冲克合则不发，虽发亦不甚。

问：病证二字，为治法所系，故夫子必先正名，否则事亦不成。今既得闻命矣，又闻运气之说，于此病源流，亦略得其概，敢问此病，究竟属热属寒？答：霍乱有寒有热，若瘟疫之霍乱，则悉属热。而寒者，不过虚人百中之一。

问：然则各书所言寒疫皆非欤？答：《素问》但分金水五疫，并无寒疫。盖疫者，毒疠之气，未有不热，余另有说。

问：是病初起，即吐泻少气，肢厥无脉，爪甲唇而皆青，状类阴寒，何以决其为热？

答：既知疫多属热，死亡接踵，非常时霍乱。又病者每大渴内热，喜饮冷水。则自不惑于见证之属阴寒矣。盖肢冷者，热深厥深也。无脉者，邪秽阻塞隧道，深伏不出，脉伏非脉绝也。故有挑出紫血而轻者。

问:病从传染之后,或易知疫悉属热,若初发之时,并未有所见所闻,而无脉可候,无色可参,何能遽断为热?答:此医家所以不可不读《内经》诸书,预详本年运气,应发何病?则临证方有把握。

问:先生言疫悉从热,然实有服热药而效者,此是何故?答:其人中气素虚,一经吐泻汗出,阳气随之而陷,故或用阳药救急于其前,然终必转热证。或用寒凉过剂,而以辛开之药济其后,此救药误,非真治病,医者病者,治愈尚茫然,如坠云雾。而于服凉药不及者,是引以为过。此疫病未必尽死证,而医法错乱,则未有不死。

问:凉药热药之误,请示要诀,以祛世人之惑。答:此本易知,凉药之误,必入咽则病愈甚,吐泻或由轻而重,且汗出无臭气,或口由渴而淡,或神由清而陷,脉或由细数而沉迟,面色由黄赤而渐青白,或自觉心头寒凉,必无得药略轻之理。若热药之误,则必口渴烦躁,目赤身热,试问近日之病,孰寒孰热?当自知之矣。故富贵之家,医生沓至,必有一二剂参桂姜附,催其速死。而贫寒无力者,或恣饮黄泥水雪水西瓜,多有得生,可以悟矣。

问:此证如早投凉药,可决其悉愈否?答:不能。疫非仅热,实兼有毒在,一二日内死者,肠胃先坏,恐卢扁莫救。若延至数日后始死者,多系传染而来,用药得法,必能十全六七。其死者,则医学之疏也。

问:近日西医盛行,其论此病,系毒虫为患,或由天风,或由流水,或由衣服食物,均能传染。一人肠胃,能使肠胃津液,立变为色白如乳之物,将吸管闭塞,不能收摄精华,以致阴阳失和,血气顿滞,险证迭呈,然否?答:理亦不谬。

问:西医疫虫之说,有何凭据?始自何时?答: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香港大疫,日本派医生吉打苏滔前去考求,用显微镜验出核内之脓有虫,始知传此证时,系疫虫侵入人身之故。是年四月,吉医生曾撰为疫虫书,同时

法医雅仙,德医美谷,亦著有论说,辨明各种疫证原委,如黑疫核疫之类,由是其说始盛。

问:疫虫取出尚活否?答:活。据西说,在水中能活五日,在下爽处能活四日,在热愈甚之处,则死期愈速。若在人身,本难传染,唯受伤见血,则较易染。

问:西医言疫有虫,中医似未之及,果西胜于中耶?答:西医不独言疫有虫,其论人身有无数微生虫,皆能致病。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无论蛔厥蛊胀,狐惑蛟蛔,明言虫病,即天行温病方中,所用如桃叶苈叶,石榴皮马齿苋,川椒苦参,小蓝穿山甲,獾肉地龙,屋尘水银雄黄等味,无一不兼取其杀虫。至范汪麝香丸,疗天行热毒,明言当下细虫,如布丝缕大,或长四五寸,黑头锐尾。唐王寿《外台秘要》卷三,天行瘟疫方,录至八首之多,但中医束书不观耳!余尝解五积肥气,谓肥系蟹之假借,亦详证其有虫。《内经》为轩皇教医之书,特言风为百病之长,而其臣仓史造字,风字从虫,实已微露其旨。

问:霍乱古方,何以多用辛热?答:此元运使然,世补斋有运气大司天之说,虽与仆所校不同,然其理可推。

问:霍乱有何书最精?答:王孟英《霍乱论》,力辟辛热之非,可称暗室一灯。然于治法,亦尚未得要领,所制黄芩定乱汤等八方,仍专主湿热,且轻浅无力量,易至迁延误事。盖此证未有不涉及厥阴者,风性疏泄,开于上则为吐,开于下则为泄,风轮一动,炎烈沸腾,燎原之势,断非杯水能平。病者每胸膈热懣,大渴引饮,此即厥阴提纲中,所谓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之的状,厥阴之藏,原有相火游行,此时但当保护心主,令邪火不至上窜,一面熄风解毒,散血疏气,急移火邪使从水府而出,则于此证,思过半矣。盖手厥阴上系包络,而手太阳亦络心,正可借小肠间道,为曲突反风之举。但不得漫施苓泽渗利劫阴之品,速其毙亡。故此证初起,不妨任其吐泻,以少杀毒气。仆乙未所论,和阴阳,分清浊,交纽中

官，固为医门正轨，然尚落第二义，升平馆阁体裁，非下马作露布时所急也。

问：此证有何流传最灵之药？以便修舍施舍。答：药以治病，当先议病，而后制药。故设局舍医，主脑首当择人，天行一发，单方秘药，纷贴街衢，无知仓卒，易罹其毒，严明官长，当悬为厉禁。凡有方药，须令疏明，此为何病？方治何义？方准刊印售卖，则枉死者必少。若所举不当，恐以生人之具，罹杀人之罪，不如其已。

问：此证有刮刺而愈者，何理？答：瘟疫霍乱与痧，同源异派，皆秽毒所酿而成，故在气皆宜刮，在血皆宜刺，均所以解散其毒气也。

问：可刺不可刺，以何为辨？答：先将要处，用头筛脑，蘸香油顺手刮之，有毒则自有紫黑粗筋隆起，随用磁锋点其尽处，当出紫黑血而愈。若无粗筋，则不必刺。

问：当刮要处何在？答：背脊两乳，直上两肘臂两腿湾，如项下，及大小腹软肉处，可以食盐研细，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

问：当刺要处何在？答：大指向里如韭叶许，先用力将患者两手臂从上捋下，使恶血聚于指头，以油头绳扎住寸口，用针刺之。又重者，须看舌下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用竹箸嵌磁锋，刺出恶血。又两臂湾，及两膝湾，先以温水拍之，露出青紫红筋者刺之。

问：此证有简便不甚值钱之药否？答：有。新汲井水和百沸汤，名阴阳水。又锅底墨煤，百沸汤煎呷一二口。又路傍破草鞋煎服。又鸡矢白水温服，腊月收者尤良。又地浆水，掘黄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水搅取服，皆良方也。如西瓜梨汁生藕冬瓜菜菔绿豆之类，亦为神丹。

问：人遇此证多以为痧，率先延薙匠，及平素刮痧之辈来看，问当刮刺与否？而此辈意在居功射利，到必大试其技，因而误事者不少。请问证之不必刮刺者，以何为验？答：凡当刮刺者，谓其有秽毒蕴结也，否则开门揖盗矣。可先以生黄豆，或生芋或生姜等试之，如

不腥不涩不辣者毒也，可以刮刺。若有本味者，切当忌之。

问：近日用乾隆大钱，嚼碎可治，此是何义？答：此本古方，《肘后方》，用大钱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治时气欲死。又方，用比轮钱一百五十七文，水一斗，煮取七升，服汁，须臾复以水五升，更煮一升，以水二升投中，合得三升，出钱饮汁，当吐毒出云云。而《圣济总录》，治霍乱转筋方，则用青铜钱四十九枚，木瓜一两，乌梅炒五枚，水二盏。均言之凿凿，但世医不之知耳！昔亭林先生，倦倦明社，曾六谒孝陵。嗣见时疫盛行，以顺治钱煎服者各愈，疑为天命有归，盖先生虽曾习医，而所见未广之故。

问：此证嚼铜钱，有多至六七十枚，究属何气使然？答：气相克制，无坚不破。硫强水可以蚀铜，尽人而知，此证亦硫磺气过重也。甌人称口热臭者，为热磺气。淮北人则直称硫磺气。于此可悟，西医亦称铜之功用，能安肚腹脑气筋，但过多则吐耳。

问：铜何以有安脑气筋之功？答：盖肝主筋，筋病者，肝火太旺所致。金能平木也。本年此证，悉木邪过甚，故能愈也。

问：闻西法每用鸦片止下利，义尚易晓。而止霍乱呕吐，用钾养绿养钠绿，其功用何如？答：二药皆盐类改血药，减生炎而有凉性，钠绿即寻常食盐，但西法化过较净耳。

问：闻西法樟脑酒嚼罗方，亦均治霍乱，可用否？答：须慎用。二药辛窜走气，似于近证不尽相宜，嚼罗方即蒙迷药，多服令人醉欲死，惟蘸于手帕以解毒则可。

问：此证古方既不可用，西法又不相宜，先生何不出其心得，及曾经治验之方，录示远近，以作南针。答：仆曾制有一十八方，以供芻采。

问：十八方中精义，先生可略疏其概，以开聋瞶否？答：各方实从《伤寒》、《千金》脱化而出，于近今瘟疫门中，另辟手眼，如八股老批头所云：长枪大戟，细针密缕，皆兼而有之，

似非时下温热诸名家,仅事扬汤止沸者可比。减轻其剂,并可治十年以内,木火之时邪,非止瘟疫霍乱也。但每方作解,不特辞费,且亦非引而不发之旨,明眼者当自得之。

问:方中所用益母桃根柏叶等,皆按节气收采,仓卒未备,奈何?答:可即用近时所采者,但不若如法修合者,力量较大而灵异耳。

问:按时采药,虽有其说,恐亦影响之言,未尽可凭。答:院中曾历试有验,古人司岁备物,如戊癸年则收下姜,丙辛年则收黄连,皆取其年化气,以助药力。《内经》人或未必读,而三年蓄艾,载在孟子,当皆童而习之。况腊月猪油,盛夏常冻,冬春粟米,经久不蛀,其故可思。若六日鸡鸣水,则更奇矣。

问:第一方全剂甚重,何以大黄仅用八分?答:此取其通火腑,使毒从前解,重则直趋大肠矣。

问:第一方注云:多煎少服,中病即止。又云:轻者减半。何不即将全方分两减轻,而云重者倍服。答:重病用大剂,中病即止,不必尽剂,此本古法,具有深义。譬如以斗米煮粥,得饮三升,就取一升,若径以三升米煮粥,取饮一升,其浓厚粘稠之力,实自有别。

问:第二方意在迎阳归舍,防其虚脱,敢问欲脱之候,尚有别诀可认否?答:人中上吊,汗出囊缩,口开撒手,神夺,目上视,不得仅以眶陷,辄投此汤,盖泻多眶未有不陷者。

问:第七方救焚汤,不用煎而用水浸,此是何义?答:此义甚精,盖大吐大泻之后,藏津内槁,一切汤液,皆经煎沸,阴精已漓,浓浊之味,与藏津不相周浹,故取天一真气,使其浸淫灌溉,一气相生,以资吸摄。古人郊天用明水。亦即此义。

问:定乱九方,为霍乱之主方,各有主义,顾名可思,天行八方,则多预防救误之方,先生前言各方尚可治十年以内木火之时邪,其义云何?答:以仆古三元法,推得同治甲子,已交水运。而今日所发之病,尚多属火者,盖火未退位,水未迁正也,十年以后,运才交足,此

如奇遁家超辰接气之诀,未易明言也。近日冬地寒滞之品,已多误事,薛叶吴王诸家,皆不免将束高阁矣。

问:霍乱从前皆仅专顾太阴一经,故用药不出理中方法。先生著《霍乱病源方法论》,始言当求之厥阴,不番此证,尚别有兼证否?答:著书者但能明其纲领,而曲折实不能尽也。吾院陈栗庵,长于燥证,言此证亦有由金气不宜,而木火愈郁者,论甚精确,应验第三方,即采其意。

问:霍乱吐泻虽止,而仍有不得生者,此是何故?答:邪实者,当时虽经寒剂急救,而透发不早,多至余热内燔。止虚者,虽扶阳得效,神清汗止,而脉终不起者,此元气无根,如瓶花得水,非不暂润,终必萎落。

问:热病禁食,痧疫尤甚,不知如何,始可以令食?答:禁食者恐余热未尽,得食则热着而复发也。如邪已尽,舌苔必净,口必不渴,小便必清长,大便必不燥不溏。若热病大便干燥,则为邪尚未净,切当忌之。即欲进食,总宜先以绿豆饮试之,继以番茹丝干煎汤,后方可以泡饭取汤,略和胃气。唯舌绛身和,汗出多者,属真阴渐亏,宜用薄粥。

问:疫病既能传染,泰西防疫章程,可仿行欤?答:否。泰西平时饮居,均已尽合卫生之道,但能慎之于发病之地,受病之人,故设法当愈严愈善。中国事事不合医轨,若临时猝然防疫,实非独无益,且于平人大有妨碍。

问:华人防疫有简便易行之事否?答:沟衢宜打扫清洁,衣服宜浆洗干净,水泉宜早汲,用沙沥过,鱼蔬忌久顿,用冰更佳。房屋大者宜多开窗牖,小者须急放气孔。而尤要者,则厕所积秽之处,日施细炭屑其上,以解秽恶。

问:此皆外治之法,不悉内功,有何简便之法?答:内功非一言可尽,大要在提元神,而提神猝未可学,一切耗神之事,总宜戒断。其目约有数条,戒多饮猛酒,戒多吸干烟,戒远视,戒久立,戒远行,戒多言,戒多用心思,致

令彻夜不寐。而尤要者，则在房室，如房劳后七日内患病者，十中难救其一，验之屡矣。

问：探病人有何防避之法？答：饱食后再饮保命平安酒一杯，提起元神，自觉此去，有一将当关，百邪退避之概，不知此义，当思如戏场上关圣帝，手提单刀，过五关斩六将，何等神勇，心目中跃跃然亦有欲学作关公之想，则神完气足，病气自不能侵。坐定时，又须谨避风口，视今日是何风？如属东南风，则宜向西北方侧坐，切不可使病人之气，顺风吹入吾口，又须闭口不言。

问：何法实能提起元神？答：《素问》遗篇，有想五气法，然亦须平时习熟，临时不外竖起脊梁，张开眼孔，闭气凝神而已，玄矣哉！遗篇之言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问：瘟疫俗皆称为鬼病，每事祈禳，明者从不之信，而昧者又言之凿凿。然按之古籍，如周礼方相，黄金四目，已言逐疫，而刘熙释名，亦言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一似有征，先生平时如东坡喜谈鬼，而临证独否，敢问？答：惟圣人为能知鬼神之情状，夫子之告樊迟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告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医，人道也。当务民义，尽人事，平时当具伏魔之道力，临时方能施逐疫之神方，提起元神，念念救世，则灵光四射，笔锋横扫，自能战退群邪，远吾仁寿世界。奚事上效骀摇，始能永命哉！《素问》不云乎，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欲昌轩岐之教，岂可稍背其宗旨哉！

利济瘟疫录验方

利济定乱第一方 定乱救急汤

治男女老幼瘟疫，霍乱吐泻，肢冷脉伏，脐腹绞痛，或不痛而心躁口渴，舌苔秽黄，甚则灰黑，目眶内陷，唇面爪甲俱青，危在顷刻者，此方主之。

白头翁五钱 大青叶四钱 水连一钱 木通二钱 东引桃根三钱，清明采者尤佳 秦皮三钱 益母草三钱，端午午时者采尤佳 川柏一钱二分 升麻一钱二分 槟榔二钱 大黄八分 吴萸八分 鬼箭羽二钱 马齿苋三钱，六月六日采者尤良 绿豆七十二粒 赤小豆三十六粒 鲜车前一两 青大钱六枚，古文钱更佳

上十八味，用地浆水，或阴阳水煎，多煎少服，中病即止。轻者减半，重者再加金汁一杯。得药吐者，加猪胆汁少许，或童便冲服。

利济定乱第二方 定乱迎阳汤

治证如前，而中气过虚，眶陷声嘶，或口不渴而汗出脉绝者。

高丽参一钱，无力者以东洋三钱代之 土炒当归一钱 附片二钱 木通八分 吴萸炒川连一钱五分 老式紫草一钱五分 赤小豆七十二粒 东壁土二钱，灶心上亦可 藿香一钱五分 乌梅一枚 防己一钱 川椒二钱 桃根三钱 青大钱三枚，古文钱更佳

上十四味，用阴阳水煎，得药吐者，仍用童便或猪胆汁少许冲服。

利济定乱第三方 定乱安中汤

治吐泻已减，舌苔秽浊渐退，而神倦脉弱

者，急宜扶正和中。

西潞三钱 苡仁三钱 盐水炒橘红三分 白头翁二钱 吴萸炒水连一钱五分 藿香一钱五分 老式紫草一钱五分 蚕砂四钱 桃叶大者十四片 扁豆叶三钱 石榴皮六分 绿豆四十九粒 赤小豆三十六粒 古文钱三枚 上十四味，用阴阳水煎。

利济定乱第四方 定乱舒筋汤

治霍乱面转筋不止。

白头翁五钱 大青三钱 蚕砂四钱 鲜地龙九条 水连一钱五分 钩藤五钱 木瓜五分 血余八分 马齿苋五钱 大钱九枚 甘草稍三钱 绿豆百八粒

上十二味，再加丝瓜络忍冬藤各一两，用地浆煎汤代水，煎成候微凉服。

外治法 用陈醋三沸，以故绵浸擦患处，亦可用食盐。

利济定乱第五方 定乱排痛汤

治霍乱面腹疼欲死者。

东引桃根四钱 柴胡根三钱 白头翁三钱 白芍三钱 槟榔二钱 川连一钱五分 广郁金八分 蚕砂五钱 枳实一钱五分 柏叶二钱，元旦杜中南向者尤佳 木通一钱 鬼煎羽一钱 绿豆七十二粒 赤小豆三十六粒

上十四味，用地浆水煎。

利济定乱第六方 定乱止渴汤

治霍乱面大渴不止者。

白头翁三钱 胆草二钱 川连三钱 乌梅

二枚 生白芍二钱 鲜车前一钱 苦参三钱
大青五钱 盐水炒川柏一钱 老式紫草二钱
木通一钱 大黄五分 绿豆百零八粒

上十三味，用地浆水煎，雪水更佳。

利济定乱第七方 定乱救焚汤

治证如前，或吐泻已止，而内热如焚，汤药不受，服后应验，四五两方不愈者，主以此方。

鲜生地一两 鲜麦冬一两 鲜元参八钱
西洋参三钱 葳蕤六钱 生枇杷叶八钱 西瓜
二两 鲜藕一两 荸荠一两 消梨一两 鲜百
合八钱 鲜车前一两

上十二味，用井华水浸三时许，不时恣服。

利济定乱第八方 定乱泻心汤

治霍乱而心下痞硬，上下格拒者，或吐泻已止，而见此证。

旋覆花三钱 吴萸炒川连一钱五分 蚕砂
四钱 半夏一钱五分 木通八分 盐水炒橘红四
分 石菖蒲六分 桃根二钱五分 枳实一钱 鬼
箭羽八分 绿豆衣三钱 赤小豆四十九粒

上十二味，用碓棱水，或急流水煎。

利济定乱第九方 定乱达郁汤

治干霍乱，不吐不泻，心腹绞痛欲死者。

生栀子十四枚 豆豉三钱 枳实一钱五分
石菖蒲五分 薏仁三分 川朴八分 水连一钱二
分 山慈姑八分 木通七分 河黎勒一钱五分
槟榔二钱 人中黄二钱 五灵脂三钱 荷梗一
尺

上十四味，用阴阳水煎，取稍凉服，不知再研，加来复丹一钱。

利济天行应验方一

治时邪初感，头晕胸闷，筋掣腹疼，神气不爽，将成吐泻者。

白头翁二钱 扁豆叶三钱 生枇杷叶三钱
藿香一钱 枳壳四分 桃叶十四片 香豉三钱
滑石二钱 丝瓜络二钱五分

九味，用阴阳水煎。

利济天行应验方二

治天行初感，壮热头痛，或心中热，不论有汗无汗，此方主之。

葛根二钱 大青叶三钱 香豉三钱 葱白
三茎 生石膏四钱 生栀子九枚 黄芩三钱

七味，用地浆水煎。

利济天行应验方三

治天行初感，寒热如疟，或身见疹痒，或喘逆上气，肩膊胸胁掣痛，甚则眩晕，脉或伏而不起，此木火久亢，金气暴复。宜辛凉透发，宣通气机为主。

豆卷三钱 升麻一钱 杏仁三钱 桑皮一
钱 制草二钱 僵蚕二钱 马勃二钱 生石膏
三钱 大青三钱 连翘二钱 桔梗八分 当归八
分 赤芍一钱 牛蒡三钱 西河柳二钱 鲜柏
叶一钱

上十六味，用井华水煎成，冲荷叶露一杯。

利济天行应验方四

治霍乱止，而仍内热烦渴者。

大青叶五钱 香豉二钱 瓜蒌根二钱五分
生地三钱 生栀子九枚 苦参二钱 连翘二
钱 绿豆衣三钱

上八味，用地浆水煎。

利济天行应验方五

治吐泻已止,身和神清,忽腹中大热,口渴鼻燥舌黄,喜饮凉水,曾服苦寒益燥者,宜改事甘寒,主以此方。

生石膏四钱 鲜枇杷叶三钱 生草二钱
桑叶三钱 西洋参二钱 鲜藕四钱 绿豆百八粒
消梨一个

上八味,用井华水煎成,冲银花竹叶露各一杯。

利济天行应验方六

治霍乱证,误认肢冷脉伏为寒,而用辛热之药,以致危急垂死者。

人中黄一两 陈细绿茶六钱 生菜菹汁大杯 绿豆一撮

上四味,用地浆水煎。

利济天行应验方七

治霍乱证,虽宜凉药,而用之过剂,或饮雪水地浆等太多,以致呃逆痞闷作痛者。

鲜藕三钱 扁豆叶二钱五分 丝瓜络二钱五分 木通一钱 灶心泥三钱五分 鲜枇杷叶三钱

六神曲一钱 细辛三分 石菖蒲五分 薏壳三分 竹茹三钱 滑石二钱五分

上十二味,用阴阳水煎。

利济天行应验方八

治霍乱愈后,身和脉起,舌苔已净,知饥思食者,先以此方交媾阴阳,安和五脏。

合欢皮三钱 扁豆叶二钱五分 北参二钱五分 石斛一钱 丝瓜络二钱五分 麦芽一钱五分 薏苡二钱五分 荷叶一钱 冬春米一撮 清炒甘草八分 白茅根六钱,先煎代水

上十一味,用阴阳水煎。

利济秘制保命平安酒方

用堆花烧酒十五斤,浸七日,每服一小杯。

白头翁三两 东洋参一两 藿香二两 生芪一两五钱 防风一两 当归一两 川芎一两 苡仁一两五钱 萆薢一两 川椒六钱 大黄六钱 柏叶一两,元旦社中南向者佳 鬼箭羽一两 水连一两 石榴皮六钱 荷叶一两 槐实一两,上巳日采者尤佳 雄黄一两 菖蒲六钱,端午日采者尤佳 益母一两,端午日收者尤佳 赤豆二两 绿豆二两 木瓜一两 苍耳子一两,端午采者尤佳 檀香二两 通草六钱 东引桃根二两,清明日采者尤佳 冰糖二斤

《瘟疫霍乱答问》终

霍乱审证举要

〔清〕 连文冲 述

《霍乱审证举要》提要

清·连文冲撰。文冲字聪肃，钱塘人。光绪二十五年刻成，先辨霍乱阴阳，参考西法，阐发各地方土气候，阴证霍乱，阳证霍乱，各现证脉象，列表对照，俾可辨明寒热阴阳，至阴证似阳，阳证似阴，亦有分别。如假阳证，如假阴证，干霍乱，杂气霍乱，及不治症数条，辨析尤详，并注明所采各书，得其梗概如此。非谓凡霍乱之症，尽在于此也。末附王氏霍乱集方，附连氏经验方，及外治针灸各法，炳章又增霍乱寒热辨正，并附潘氏霍乱吐泻方论，皆属经验之方，简明意赅，为治霍乱所必需，后之学者，熟读深思，临症自有所依据也。

序

日下霍乱盛行,同人悯之,鳩资为施药举,所以平其病而澹其灾也。顾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怒焉如捣,辗转终日,不施方剂,无以慰仁人利济之怀,遽与丸散,无以起病者膏肓之疾。初拟设立公所,延医诊治而施送之,既而病其太隘,可一隅而不可四方也,遂改从各宅分路施送。惟人未必尽通医理,且阴阳霍乱之的,医者或亦懵焉。爰发秘籍,撷群书,猎菁华而荟萃之,如涂涂附者,言虽夸不取,言近指远者,虽一字必录,法辨阴阳,辞尚体要,如老嫗说诗,人人俱解,印送各家,临证审察,代以医铎,遂撰《霍乱审证举要》。

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六月钱塘聪肃连文冲识

霍乱审证举要

钱塘 连文冲 聪肃甫 述

鄞县 曹亦电 炳章 校点

霍乱先辨阴阳说

治病不知阴阳，与知阴阳而不能辨其所以然，摸墙贴壁，动辄得咎，即如霍乱一症，伤人极速。不才素聆先训，以为自生之霍乱，不外六气，伤食，积水，传染之症则毒也。毒亦视岁气以为衡，此征诸西人之书，内科新说，专指传染，而性质暴速之故，自谓尚未确知，不过见肠胃中多白水而已。近日西人，覆加考窍，谓其有小虫，夫曰白水，曰虫，即毒之见端也。《内科全书》剖视胃内皮红，瘀血，积水，小肠内白浆，脾或缩或大，肝管闭，胆囊胀，心房青黑，是毒病确凿矣。不才用九转丹定毒，吐泻腹痛当止，再分阴阳与杂气，一一详列其辨法，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经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行，卫气逆行，清浊相干，客于肠胃，则为霍乱，此干霍乱也。又曰：太阴气上逆，则霍乱。又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泻。《伤寒论》云：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汤主之。又云：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汗大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又云：吐泻已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又云：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少阴吐利，烦躁四逆者死，此阴霍乱也。经云：土郁之发为呕吐霍乱。又云：不远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伤寒论》云：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此阳霍乱也。《伤寒

论》云：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又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金匱》云：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矢白散主之，此杂气霍乱也。后世巢元方《病源候论》大半属之寒。刘河间六书大半属之火。孙真人《千金方》主饮食积。朱丹溪心法以为内积外感，阳不升，阴不降。张子和《儒门事亲》主风湿渴。楼英《医学纲目》主胃寒与伤水伤湿。李士材《医宗必读》主湿热风暑。陈远公《辨证录》主暑。王肯堂《证治准绳》宗经，而以脾胃之虚实，受外邪之微甚为断。道光时王孟英《霍乱论》出，以能治霍乱驰名江浙间，其所师承者，张石顽《医通》之成说也，所著《霍乱论》擘分寒热，颇为得间。陆九芝《世补斋医书》推阐之，而谓九热一寒，两先生案，半多凉药，雅可针砭薛立斋，陈无择、张景岳、嵩崖尊生、黄坤载辈，专以温补治霍乱之非，独惜未尝辨析毫芒，悬示阴阳之所以然。吴鞠通列霍乱病，于《温病条辨》中，而所引不过寒湿数条，亦未能剖判阴阳，了如指掌，致后之墨守陈编者，仍无一定圭臬。袒热则非寒，袒寒则非热，不知准绳，为害多端。不才细心考校，综各说而为之表，使阴阳洞达，病情如铸。阴症多寒，阳症多热，寒者温之，热者凉之，两端既分，其余可推究矣。若西人之以牛羊乳及牡蛎、阿胶、鸦片、姜、桂、铅、鸡哪、樟脑诸方治之者，皆不可以治中人，故存而不论。而不才所用九转丹内之药味，与洗足法之用樟脑，亦未尝不撷其精英，以拯我苍赤也。故治病务须破除成见，而又于古今之

成法,弃短取长,执两用中,庶几真知灼见,鲜所差谬矣。至南北经纬偏处,须视地气为断,不能拘泥云。

阴症霍乱

面色腹痛时青,痛止色白。先君庭训

鼻孔冷滑而黑。吴绶

唇青口和。陈长卿

舌苔白薄尖微黄。《放氏金镜录》

转筋挛急甚,至阴丸缩,痛迫小腹。景岳

声暗便利。张石顽

身重足冷而踡卧恶寒。吴绶

腹痛喜热按。先君庭训

大便泻气味不恶。孟英 色或青白。石顽

小便利。仲景 白。王执中

按:直指以有小便为寒,无小便为热,霍乱不能拘以清浊相干也。仲景所言小便利,重在下清谷,下清谷者,谚所谓完谷不化尔,故须先问大便。

呕吐口味淡。先君庭训

口渴欲饮水而不能。征以因 阴症本不口渴,自吐利多伤液,则口渴。糜子嘉本刘河间

自汗冷而脉淡。徐灵胎 身多。先君庭训

头痛时痛时止。先君庭训

烦躁吐泻后伤阴始见神清。先君庭训

眼视物作绿色。聪肃试验

喜暗。龚廷贤 不欲见人。吴绶

恶寒。仲景

睡昏沉多睡。《灵枢》

气弱。李东垣

发热寒多不用水。仲景

按:凡霍乱发热,乃邪外泄吉兆也,阴阳症同。

厥外症多惺惺而静。朱肱

舌卷囊缩脉沉迟。程钟龄

脉伏。《脉经》 虚微细迟。张石顽

按:腹痛甚则脉伏,吐泻甚则反洪大,然必无力,所当细辨。

阳症霍乱

面色腹痛时青,痛止色赤。先君庭训

鼻孔干燥,黑如烟煤。吴绶

唇紫口渴。陈长卿

舌苔黄绛。《放氏金镜录》 厚如粉粘腻。孟英

转筋外见日赤。本《内经》

声暗口渴。王孟英

身轻手足和缓。吴绶

腹痛拒热按。先君庭训

大便泻气味极恶。孟英 色赤或黄。石顽

小便不通。杨上瀛 浊。秦之桢

按:《伤寒大白》云:黄赤为热,色白而混浊赤为热,又云:食滞中焦黄赤混浊,用寒凉反不消,用香燥辛温而清利,故须断以各症。

呕吐口味苦。先君庭训

口渴得水解,喜冷饮。糜子嘉 不可与冷水。先君庭训

自汗热而味咸。徐灵胎 头面多。先君庭训

头痛绵绵不绝。《活人》 三阳皆有。郭云台

烦躁初起即见神昏。先君庭训

眼视物作金火色。聪肃试验

喜明。龚廷贤 欲得见人。吴绶

恶热。吴绶

睡虚烦不睡。《灵枢》 按:七情不睡者,不在此例。

气喷如火。吴又可

发热热多欲饮水。仲景

厥外症昏惯。通真子

舌卷囊缩舌焦燥。程山龄

脉伏。《脉诀》 洪大。张石顽

按:腹痛极则脉伏,吐泻甚必兼虚细,亦当细辨。

上阴阳大致,互勘自知,至阴症似阳,阳症似阴,亦当分别,列二条以为镜。

假阳症

霍乱转筋,口渴喜冷,发热烦躁面赤,欲去衣被,此似阳症,而不知戴阳于上,亦生是病。问其足当冷,问其大便必不臭恶,问其小便必清,或少面白,此内虚阴盛,须用附子理中汤以温之。沈芊绿

假阴症

霍乱转筋,厥冷少气,唇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脉伏,此似阴症。如察其小便黄赤,舌

苔必粘腻，或白厚，所下必定臭恶，所吐必定酸秽，此由热伏厥阴也，慎勿认作阴症治，以地浆煎竹叶石膏汤服之。王孟英

列此二端，以为隅反，阴阳既审，干霍乱与杂气霍乱，亦当知之。

干霍乱吐利不得。《世医得效》。腹痛如绞，《痧胀玉衡》。烦躁闷乱，俗名绞肠痧。张石顽。甚则脉停身冷，《内科全书》。大小便亦秘，神识不清，不出半日死。先君庭训。治以九转丹，先定其毒，再疏其气之横格，服通灵万应丹，以通其内闭，再闻万应散，以开其外窍，如再不愈，用独圣散以达其秽。古法用盐汤探吐。吴鞠通用蜀椒救中汤与至宝丹。今则刺之出血良，痛定后，仍须视前表之阴阳，以为施治焉。

杂气霍乱转筋，吐泻腹痛，口渴等症。如挟湿则四肢重著，首如裹，舌滑或灰或白，骨节烦痛，胸膈满闷；挟食则腹痛不可近，或为痢疾；挟风则恶寒发热，腹鸣，或为疟疾；挟秽则胸中迷闷，舌苔厚而色晦，气结不舒。皆当各视其病耳。至妊娠霍乱，半由于热，产后霍乱，半由于虚。异乡人初易水土，亦吐利兼作。抑郁者肝强胃弱，多吐不利。痰壅者忽然吐利，当分别施治，不可或忽也。至禀赋之偏者，尤当准其平日以调之。

再列不治症数条以烛先机

遗尿。张石顽 热盛神昏者可治 吴绶

气脱不语。沈芊绿

汗出如油。《内经》谓之绝汗 张景岳

四肢不收。沈芊绿

鼻扇口开，目张手放。聊肃试验

目眶黑陷。先君庭训

环口青黑。先君庭训

神昏极不知痛苦。糜子嘉

施治如法，病不为减。先君庭训

干霍乱手冷过臂，足冷过膝。先君庭训

以上各条，不才于所采各书内，细加搜剔得其梗概如此，非谓凡霍乱之症，治霍乱之法，遽尽于此也。惟愿大雅君子，进而教之，匡

其所不逮，补其所未备，订其所未真。读书者示我南针，定当补刊，临证者细加审核，无失毫厘。庶仁寿同登，永无夭横，幸甚祷甚，至篇中所引各书，不过摘其要领，并未罗列全书。若欲睹其大全，原书俱在，可浏览也，兹不多赘。

附录：王氏霍乱论集方 并附：连氏经验方

阴证霍乱门 凡遇阳症，切勿误用。

理中汤《伤寒论》 治寒霍乱，口不渴者。

党参 甘草 干姜 白术

附子理中汤 治证如前，而寒甚者。

前方加附子一枚。

四逆汤《伤寒论》 治阴寒霍乱，汗出而四肢拘急，小便复利，脉微欲绝，而无头痛口渴者。

甘草 干姜 附子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伤寒论》 治阴寒霍乱，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

干姜 甘草 附子 猪胆汁和人

桂枝汤《伤寒论》 治寒霍乱后，身犹痛者。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大枣

吴茱萸汤《伤寒论》 治少阴吐利，厥逆烦躁，亦治厥阴寒犯阳明，食谷即呕之证。

吴茱萸 党参 生姜 大枣

浆水散《洁古》 治阴寒霍乱，暴泻如水，汗多身冷，气少脉沉或脱者。糜国文案，此症内中真寒而外袭微暑，故用热药祛寒，而以地浆祛暑，然方意所重在寒，故不入杂气霍乱而仍归入阴症，非与后阳症用地浆法相戾也。

桂枝 干姜 附子 甘草 良姜 上药地浆水煎服。

大顺散《局方》 治袭凉饮冷，阴寒抑遏阳气，而成霍乱，水谷不分，脉沉而紧者。

甘草 干姜 杏仁 桂枝

冷香饮子《局方》 治阴寒霍乱，脉沉细或弦紧，无汗恶寒，面如尘土，四肢厥逆，阳气大虚之症。

附子 生姜 陈皮 草果 甘草

水煎一滚，即滤出，井水浸冷再服。

雷公散 治阴寒霍乱，药纳入肚脐内，外用膏掩即愈。不愈再灸良。

上 搔桂心八钱，去皮 母丁香一两二钱 倭硫黄五钱 生香附一两八钱 当门子四钱

上研极细末，纳脐。

九转丹《练江》 治阴阳霍乱，服二丸无不止痛，减利减吐。

真鸦片三两，冬研夏炖 珍珠一两 西牛黄一钱二分 真麝一钱二分，去毛 百草霜九钱

上为细末研匀，然后将白米饭二两四钱，研如糊，再下前五味，再研匀为丸，每丸重三厘，丸完用朱砂为衣，衣完入大封筒内封固，放在翻转脚炉盖内，将包扎好，草纸盖好，微微炭火烘三炷香，每炷香摇动炉盖三次，三三见九，名曰九转丹，香完移过炉盖，待冷拆封，入磁瓶内听用。

凡用此丹，大人每服二丸。小儿九十岁，一九作一次服。四五六七岁，一九作二次服。三岁未周，一九作四次服。无论大人小儿，倘误多服，以浓茶饮之即解。

孕妇忌服。

纯阳正气丸《吕祖方》 治阴霍乱之窍闭者。

云茯苓 公丁香 紫苏叶 降香 官桂 姜半夏 生白术 广皮 生茅术 藿香 青木香

上十一味，每味四两，共研极细末，用灯草一两二钱，煎汤泛丸，如小米大，用

麝香三钱 朱砂一两 青煅礞石四钱 梅片三钱 马牙硝一两 雄精六钱 金箔五十张 硼砂六钱，煨

共研极细末，包前丸药上为衣。

除霍乱后，津液不复调理方。

八味丸去茯苓泽泻《连氏拟方》

官桂 附子 熟地 山药 山萸 丹皮

阳证霍乱门 凡遇阳症，切勿误用。

白虎汤《伤寒论》 治暑火炽甚，霍乱。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人参白虎汤《伤寒论》 治症如前，而元气已虚者，用前方加党参一味。

竹叶石膏汤《伤寒论》 治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

竹叶 石膏 麦冬 党参 半夏 甘草 粳米

黄芩加半夏汤《伤寒论》 治体虚伏热之霍乱。

黄芩 芍药 甘草 半夏 生姜 大枣

梔子豉汤《伤寒论》 王孟英按：此伤寒吐剂也，而予治热霍乱，独推为圣剂。盖梔子苦寒，善泄郁热，豉经蒸腐，性极和平。凡热霍乱，皆由湿郁化热，而扰攘于中宫，唯此二物，最为对症良药。昔人咸未之察也，且二物之奇，匪可言罄，如以竹叶清风暑，配以薤仁宣秽恶，湿甚者臣以滑朴，热甚者佐以芩连，同木瓜扁豆则和中，合甘草鼠粘而化毒，其有误投热药，而致躁乱昏沉者，亦必藉此以解救，厥功惟最。

梔子 豆豉

地浆《千金方》

掘黄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井水沃入，搅浊少顷，取清饮。

升降阴阳散《寒温条辨》 治霍乱风热挟食。

僵蚕 蝉退 姜黄 大黄

芦根汤《千金方》 治霍乱烦闷。

芦根 麦冬

扁豆散《普济方》 治霍乱吐利。

生扁豆

上为末，入醋冷服。

木瓜汤《圣惠方》 治霍乱转筋入腹。

木瓜一两煎汤服，余汤浸青布裹其腓。

六一散《河间》 治暑热霍乱。

滑石 甘草

左金丸 治霍乱转筋，火邪内炽，证因湿盛，而风木行脾者。

黄连 吴茱萸 为丸，每服三钱，木瓜汤送下。

黄连香薷饮《活人》 治暑热霍乱。

黄连 香薷 厚朴

金茎露苏恭 治霍乱转筋。

扁豆叶一握，捣汁饮一碗。

阳霍乱后，津液不复调理方。

致和汤王孟英 治霍乱后，津液不复，喉干舌燥，小便短赤。

沙参 枇杷叶 竹叶 生甘草 扁豆 木瓜 石斛 麦冬 陈仓米

冬瓜汤 王孟英治霍乱口渴。

冬瓜 不拘多少，去瓢，煎水频饮。

冲按：何不食西瓜汁？

干霍乱门

大蒜方《永类铃方》 用大蒜捣涂足心立愈。

柳州方柳子厚 治干霍乱，不得吐泻，甚至冷汗出，而气欲绝者。

盐一撮，放刀上用火炙，热研。 用热童便和服，少顷即得吐下，而气通矣。

九转丹方见前阴证霍乱门 治干霍乱痛极者，立能止痛定毒，此方一切霍乱，无不效验。
连氏经验

万应丸屡经试验方 治干霍乱，气闭闷绝。

大黄六两 苍术三两 麻黄三两六钱 天麻三两六钱 雄黄三两六分 朱砂二两六分 甘草二两四钱 蟾酥九分，酒化 麝香三钱 银硝三钱

万应散 即万应丸之药为散，可闻入鼻取嚏。

独胜散方见吴鞠通医书 治干霍乱，不得泻吐，腹痛，爪甲皆青。

杂气霍乱门

五苓散《伤寒论》 治霍乱吐泻，口渴欲饮

水，头痛身痛发热。糜国文按：此治寒湿停饮之霍乱。

猪苓 茯苓 桂枝 白术 泽泻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伤寒论 治虚寒挟湿之霍乱。

厚朴 生姜 半夏 人参 甘草炙

王孟英按：古今治霍乱，从未论及此方，予每用之，以奏奇绩，故特录出。

鸡矢白散《金匮》 治转筋入腹。糜国文按：此治扶秽之霍乱。

鸡矢白不拘多少 煎服。

燃照汤王孟英 治暑秽挟湿，霍乱吐下，脘痞烦渴，外显寒而内显热，错杂难分，服此真状白见。

草果 豆豉 山栀 省头草 厚朴 半夏 黄芩 滑石

连朴饮王孟英 治湿热内伏之霍乱，兼能行宿食，涤痰涎。

川连 厚朴 半夏 菖蒲 豆豉 山栀

六和汤 治湿热内伏，外冒风凉，霍乱吐泻，寒热交作。

香薷 砂仁 藿香 人参 甘草 扁豆 厚朴 木瓜 杏仁 茯苓 半夏

平胃散《局方》 治湿热内甚，霍乱吐泻。

苍术 厚朴 橘红 甘草

藿香正气散《局方》 治内停生冷，外感风寒之霍乱，亦主水土不服。

藿香 桔梗 紫苏 白芷 厚朴 陈皮 茯苓 半夏 甘草 苍术

香薷饮《局方》 治夏月外感风凉，有表症之霍乱。

香薷 厚朴 扁豆

十味香薷饮东垣 治虚人伏湿，复兼感冒食滞，而成霍乱者，宜此方加减之。

香薷 厚朴 扁豆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甘草 木瓜 广皮

桂苓甘露饮河间 治暑热霍乱之圣剂。冲按：兼湿者方可用。

茯苓 桂 猪苓 泽泻 白术 甘草 滑石 石膏 凝水石

等分为末,每服三钱。

驾轻汤 王孟英 治阳霍乱,余邪不清,客于肺胃,身热口渴,及热邪内伏,身冷脉沉,汤药不下,不发呃者。

竹叶 豆豉 山梔 桑叶 石斛 生扁豆 陈木瓜 省头草

蚕矢汤 孟英 治霍乱吐利,转筋腹痛,口渴烦躁,危急之症。

晚蚕砂 木瓜 生苡仁 大豆黄卷 川连 半夏 黄芩酒炒 吴茱萸 炒山梔 通草

瘟疫丸 连氏祖传 治一切杂气霍乱。凡停食,停水,受暑,受寒,伤风,伤湿,疫气,诸霍乱,及泻利疟疾等症,服之即愈,屡经试验,特广流传。

紫降香四两 广藿香三两 厚朴三两 姜夏三两 草果仁二两 酒芩二两 白芍一两五钱,醋炒 党参二两 羌活一两五钱 贯众一两

上十味研细末,用火焙,勿炒,外用。

木瓜二两,姜炒 知母二两 槟榔二两 藁本三两

煎浓汁,加米汤泛为小丸,每服三钱,白水送下。

此先祖手定之方也。先祖先君数十年台药施送,于夏令天时不正之疾,无不治之,苟非传信,何敢广布。文冲谨识

外 治 法

转筋起于足腓,俗呼腿肚。但以好酒摩擦其硬处,软散即愈。王孟英

作极咸热汤,于脚槽中暖渍之。王孟英

以樟脑研末,入开水中浸足。连氏试验

以三棱针刺委中穴,出血即愈。刺法令病入偃卧,即面朝下背朝上。在膝湾横纹处,用手蘸温水,轻轻急拍,直待紫红筋现起,照中间刺三四分深,放出毒血立愈。《甲乙经》、《玉龙经》

背脊颈骨上下,及胸胁肋,两背肩臂,用铜钱蘸香油刮之,或用刮舌刮子脚,蘸香油刮之,头额腿上,用绵纱线,或麻绵蘸香油刮之,大小腹软肉处,用食盐以手擦之。

《霍乱审证举要》终

霍乱寒热辨正

鄞县 曹炳章撰述

湿症热症不可用十滴水等热药

尝考霍乱一症，原有属寒、属热、属湿之分。自民国八年至今年（即十年），每见夏秋是症发现之际，其间属热者多，属寒者少，盖近年以来，天气春寒夏凉，淫雨连绵，至长夏初秋，亦多忽寒忽热，以致湿遏于外，热伏于内。伏之浅，郁之微，则出从热化，而为暑湿伏暑。若伏之深，郁之甚，又感新凉，则内伏之热欲出不得。若再客寒外束，内外交讷，其病乃发。轻则发为暑湿，如心胸发热，手足木冷，泛泛欲吐，脉沉数，舌边尖红，中白滑。重则卒然清浊混淆，肠胃乃乱，而为霍乱，气道立时闭塞，血络因而凝滞。甚则肢冷脉伏，目陷音嘶，汗淋眇白，立现阳微欲脱之险象。此非气血枯竭，实气不流行，血肉凝阻而死。故初起亟宜开闭通窍，俾气通血活，邪得外泄，则正自复。昧者不知邪闭血凝，热深厥深之理，一见肢冷脉伏，即指为寒，又疑为脱，不辨寒热真假，动手桂附回阳，姜萸止吐，任意乱投。又有好行其德者，复以十滴水、藿罗、藿之之类，博施济众，以热治热，因此伤生者，比比皆然。苟将此药治真寒之霍乱，未始无效，不知近时之霍乱，而热症十居七八，寒症十仅一二，故误投者立能致死。若医家认症的确，用药精当，治不失时，病家冷暖适宜，食守禁忌，本无死症。炳章目睹误于热药而死者多，不忍坐视天枉，爰将历年经验所得，将霍乱现状之属寒属热，鉴别如下，俾医者审症用药，皆有标准。病家看护服食，知所从违，庶几药不乱投，人无夭枉耳！

（甲）病状鉴别

（一）舌苔 凡初起白苔带青，继则白燥黄燥，或挟食，舌苔多白腻黄腻而厚，挟伏热，舌边尖红赤，甚则干黑而糙，皆为热症。若苔白滑而润，或灰黑而滑，或灰黄兼白滑，皆为寒为湿。

（二）唇口 凡唇红及唇干燥者，为热。唇白及唇润泽者，为寒。若口黏燥渴喜凉饮，甚则急求冷水，或口气呼出热者，或随饮茶水即吐泻者，皆为热。口虽燥而不喜多饮，即或饮茶一二口即止，或口气呼出冷者，皆为寒。

（三）眼目 虽目眶陷，而眼白有红丝，及目眦反赤者，为热。若初起眼白青白，则甚，目眶黑陷，而目眦不赤者，为寒。

（四）肢体 凡肢体虽冷，摸着有黏澈之汗，且有酸秽气，欲揭去衣被，此里热外寒。甚则烦躁，起卧不安，欲迎凉风，喜卧阴地，皆为热。若肢体冷不阴澈，并不云热，自引衣被盖覆，沉静倦卧不动者，为寒。

（五）手指 若手指螺纹有数条陷缝，螺顶亦有凹者，或全手指如冰水浸透之状，皆为热。寒症，手指螺纹间有瘪者，螺顶亦有凹者，然指上色白，甚则带青蓝色纹者为寒。

（六）胸脘 凡心烦脘闷者为热。心烦不闷者为寒。

（七）声音 凡初起，大声叫噪不已，俟大泻一二次后，喉音就低，如沙声塞声者为热。不为沙声，但昏迷不言者为寒。

（八）自汗 凡汗出而黏，有腥臊气者为热。若汗不臭，而不大出者为寒。若吐泻不止，至亡阳将死之际，亦有如珠如油之绝汗发出，

此热症寒症均有。

(九)呕吐 凡呕吐秽浊食物,味兼酸苦,气亦酸秽,茶水下咽亦吐,皆为湿为食为热。若吐酸味之物,而无酸秽气,惟饮茶水则不即吐,甚则呕清白如水者,皆为寒。

(十)腹痛 凡腹痛,实热者多,虚寒者少。如腹痛乍紧乍缓者,为热。腹痛绵绵不辍者,为寒。

(十一)下利 凡肛热如火,泻下臭秽浊物,或兼腥气,或如黄水,其泻甚速,如水箭之直射者,为热。若肛门不热,下利并无臭秽气,泻完略有腥臊气,甚则泻下澄澈如水者,皆为寒。

(十二)小便 凡小便短赤而热,甚则涓滴不通,为热。小便不热不赤,清淡而长,甚则自遗者,为寒。

(十三)转筋 凡转筋挛瘕而痛,若脚吊伸缩不定,亦有屈而不伸翻覆不定者,为热。若转筋止收引,及下身屈曲安静不动者,为寒。

(十四)辨脉 凡霍乱脉多沉,沉紧为寒,沉数为热。至于寒极时细涩,热伏亦细涩。寒症细涩,多因吐下而致脱。热症细涩,得泻汗吐下而稍通。须参前症互考,鲜有误也。

试观近时之霍乱,舌色多红,苔多黄燥,皆口渴引饮,吐利臭秽,小便短赤,肛热如火,总核病状,多是内真热,而外假寒。虽有肢冷脉伏似寒象,即所谓热深厥深是也。见证既是热症,治宜苦辛开降,活血达络,岂可妄用十滴水、吗罗嚷等热药?以火上加油也。

(乙)急救治法

霍乱病状,既有寒热之分,治法亦当分别。治寒症,当以温暖回阳;治热症,当以苦降坚阴。此内服之大法也。若热霍乱初起,心中不畅,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热毒一出,中脘即松,中脘松,则四肢必温。如外治以飞龙夺命丹,取嚏降浊,且可内服,以开其肺气,引吐则开其胃气,泻下则通其脾

气,挑刮开其毛孔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凝淤之气,总取其通以泻其热气。惟熨拓摩擦之外治各法,无论寒热,尚可通用。凡霍乱已转筋,无分寒热,可先用烧酒四两加樟脑五钱,令人用力摩擦其转戾坚硬之处,擦一时许,导引其伏热达四肢,而筋结舒软,再以盐卤浸之,以杜热邪复炽,使不致转戾矣。又法,凡热霍乱四肢厥冷者,用吴茱萸一两,研细末,和盐卤调涂两手足心,以导引内热达四肢。或以吴茱萸食盐各数两,炒热布包,熨拓脐下亦妙。或用生姜二两,生葱头二两,生萝卜四两,同捣烂如泥炒热,用布包扎,熨运肚腹,如冷再炒再运,俟手足转温为度。以上外治各法,寒症热症,皆可通用。转筋寒霍乱,内服以霍乱定中酒、十滴水最妙。外擦四肢湾亦效。如肢冷转筋,以樟脑精酒摩擦,至手足温为度。如厥冷已久,胃气渐败,再用急救雷公散一二分,纳入肚脐内,用生姜一片盖药上,再用艾火灸之,一面接服温经通阳之剂,以助中宫元气。

(丙)汤剂要方

霍乱通治方 治霍乱舌白,胸中泛泛,周身不畅,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乘其尚未吐泻,即服此方,使重者转轻,轻者即愈。

飞滑石四钱 淡香豉二钱,炒 炒黄芩二钱
炒川连五分 制川朴一钱 制半夏二钱 淡竹茹三钱 广郁金三钱 佩兰叶二钱 焦山栀三钱 枇杷叶四片 水煎去滓服。

解毒活血汤 治霍乱吐泻转筋,肢厥汗多,脉伏潮无,口渴腹痛,面黑目陷,乃温暑痧移,直入营分,以致血凝气脱,势极可危。以解毒通窍活血,多有得生。

原蚕砂 紫地丁草 益母草各五钱 生米仁八钱 金银花四钱 连翘 丝瓜络 淡紫菜各三钱 石菖蒲一钱 川连二钱,吴茱萸炒 元胡索二钱 杜红花二钱

上药用阴阳水,煮生绿豆四两,煎取清汤煎药,和入生藕汁,或白茅根汁,或童便一杯,

稍凉徐徐服。

湿霍乱初起方 治湿霍乱初起，舌白滑，上吐下泻，脘闷腹痛，寒热，口不渴者，即服此方。

鲜藿香二钱 制川朴钱半 制半夏二钱
荷叶包滑石四钱 白蔻仁八分，冲 姜炒三连八分
炒黄芩二钱 淡豆豉钱半 紫金片五分，冲
阴阳水煎，微冷服。

热霍乱初起方 治热霍乱舌灰腻，或黄燥，或边尖红中薄白，呕吐酸腐食物，心胸懊热，小便短赤，肛门热，下利黄臭粪水，口渴喜饮，脉沉数或弦数者，此方主之。

淡豆豉二钱 飞滑石四钱 焦山栀三钱
炒黄芩二钱 炒竹茹三钱 杜藿香钱半 扁豆衣二钱
左金丸钱半，包煎 飞龙夺命丹一分，冲入
阴阳水煎，冷服。转筋者，加勒人藤一两。

寒霍乱初起方 治寒霍乱呕吐清水，泻下亦清水，自汗肢冷，喜饮热汤，脉沉细而微，舌白带青者，此方服之。

吴茱萸六分 拌炒川连八分 川桂枝钱半
淡干姜八分 焦白术二钱 浙茯苓三钱 炒白芍三钱
新会皮一钱 霍乱定中酒三四分，冲
阴阳水煎，冷服。

霍乱定中酒 治霍乱吐泻转筋，胸闷腹痛，属于寒者，并治痢疾等症，内服外擦，均可用之。

白洋樟 公丁香 广木香 大茴香各三钱 陈广皮二钱

上药研粗末，用滴烧酒一斤，罯粟膏三钱，同煎药末，浸烧酒内七日，滤去渣收贮，勿令泄气。

上列各方，为时疫霍乱初起，不及请医时，可照前辨正，认定病状，鉴别是寒是热，对证选方服之，不愈再请医生施治。炳章就经验管见，辨晰发明，俾人人得预知寒热，仓卒病发，不致误入歧途，夭枉人命。附刊《审证举要》之末，以供同人研究参考耳。

《霍乱寒热辨正》终

霍乱吐泻方论

按：此方论潘嗣刊附《十药神书》之后

霍乱吐泻，乃中气虚寒，阴阳杂错，寒多不欲饮水者，理中汤主之。夏月伏阴在内，最多此症。若霍乱头痛发热，偏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

理中汤即用理中丸亦可

治心腹诸痛，及吐泻等证。

人参即用党参 白术 干姜 甘草各二钱水煎服。

五苓散

治霍乱吐泻，太阳症悉具，口渴呕逆，小便不通等症。

泽泻二钱 白术 猪苓 茯苓各一钱 桂枝七分 研末，开水冲服。

经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行，胃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又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盖五月建午，阴生于午也。六月建未，阴至未而盛也。长夏脾土当旺，脾为阴中至阴，中生内寒，纯是阴寒用事，故吐泻多起。此两月惟质有阴阳偏胜，病有寒热互异，所以仲师言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寒多不欲饮水者，理中汤。孙真人千金，更名治中汤，理是理寒热不和，治是治挥霍变乱，总取干姜之辛温，鼓舞参术之健运，行甘草之红缓，与五苓用桂枝意无异，虽寒热多少不同，而温散之理则一。如吐泻初起，总以理中为主方，特为标出，以见古入治法之纯云。

凡大吐大泻，一阵紧一阵者，其人必汗出如雨，身冷如冰，目眶塌陷，声音低小，鼻唇指甲青黑，手足挛急，甚至一身肌肉消脱不留，或但吐不泻，或但泻不吐，或上吐下泻，均为霍乱重症。若六脉沉伏，或六脉全无，救之之法，生死缓急，止争顷刻间。冒昧之辈，再以痧药杂投，则枢纽立断，与砒鸩无异。可叹也！再胸腹搅痛，胀结闷乱，先用卧龙丹取嚏为要。上欲

吐而不能出，下欲泻而不能行，即今所谓绞肠痧，名干霍乱，尤为危急之症。急以炒盐一钱，用井河水各半盏，调服神效，此华陀方也。如有痰者，内入生白矾末三分，候微冷灌之，令其大吐，庶可得生。但就尺泽穴一针见血立愈，切记服甘露饮。

如初起将针刺大指出血，如治痧法，再将病人腿湾委中穴，蘸温水拍打，有紫红纹见，以针刺出紫血立愈。

针穴图附后

观音救苦甘露饮

治感冒时邪，瘟疫疟痢，伏暑停食，霍乱吐泻，头痛腹胀，口渴心烦，脾胃不调，吞酸噎腐，一切不服水土等症。此饮避邪逐恶，祛风清热，疏滞和中，居家出门必备，效验如神。

观音柳一枝五钱 滑石 炒谷芽 焦神曲各三两 苍术泔水浸 云茯苓各二两 柴胡一两五钱 川厚朴姜汗炒 黄芩 枳壳 葛根 苏叶 姜半夏 陈皮盐水炒 芍药 楂肉 乌药各一两 香附 木香 甘草各五钱 陈茶叶二斤

共为细末，用阴阳水煎服三钱。安化茶或六安茶之陈者佳。

专治手足两臂及遍体转筋神效经验方仿唐本《外台秘要》外治法，较用针稳妥，简便。凡筋脉拘挛者，可师其意。

用开水两壶，加入食盐四两，储于木桶内，加一小板凳，令病者起坐，以两足底踏木桶内之板凳上，用单布围住，不令透气，先则熏蒸，继则浸渍，但觉下部温暖即止。再将两手照前法，用盐水在脸盆内浸渍，温暖即止。仍令病者安睡，用薄被盖好，不许见风，不一时，遍体透汗立愈。口渴用竹叶二十一片，橘皮二钱煎汤，预备一壶代茶，清热和胃，颇见功效。如病者体弱，汗出过多，附片一钱党参二钱煎服，可

以止汗，并壮元神。炳章按：上法即西医盐水针，仿此法唐已有之。

急救夺命汤即用附子理中丸

凡吐泻一二时，转筋不止，但见汗淋肢冷，目眶塌陷，转欲饮水嚼冰，危在呼吸，非此方不能挽回于万一，迟则无及，一服阳回，再服病愈。徐徐调理可也。

附片 党参各四钱 干姜 炙甘草 白术各三钱

浓煎候凉饮，屡试屡验。腹痛加芍药三钱。血气凝结，量加桃仁红花，水煎服。如不照方论，先时误服，烦躁者，以绿豆汤解之。

《霍乱吐泻方论》终



鼠疫抉微

〔清〕 余伯陶 辑述

《鼠疫抉微》提要

清·嘉定余伯陶撰。伯陶字德坝，嘉定人。鼠疫在中国隋唐时已有发现，但向乏专书纪载。自吴子存有鼠疫治法，罗芝园取而增删之，名曰《汇编》。余友郑肖岩又从而注释之，名曰《约编》。余伯陶先生颇重是书，乃参以己见，略加增损，分列四篇，一曰病情，二曰治法，三曰药方，四曰医案。按鼠疫一病，实即《巢氏病源》、《千金方》所谓恶核是也。《病源》云：恶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侧侧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又《千金方》云：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大者如梅李，小者如豆粒，皮肉疹痛，壮热痲索恶寒是也。与诸疮根瘰疬结筋相似，其疮根瘰疬因疮而生，似缓无毒。恶核病卒然而生，有毒。若不治，入腹烦闷杀人。皆由冬月受温风，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气结成此毒也。但服五香汤主之，又以赤小豆末傅之，亦煮汤渍时时洗之，消后以丹参膏傅之，令余核尽消云云。名虽与鼠疫不同，其理一也。余氏将原书引用古方未及详载者，概行补入，并按方略附议论，附列辨误考证。又择《万国药方》数则，藉资参考，诚治鼠疫之要籍也。

岑 序

嘉定余君伯陶精于医,能撷中西之长而沟通之,余力工文词,能以勤究所得,笔之书以贻后世。以鼠疫近时始传中土,知其名者尚鲜,而世传《汇编》、《约编》两书,成于闽粤人之手,不宜于长江流域也,乃取而修正之,书成名曰《鼠疫抉微》以示余。余读之慨而叹曰:宇宙之文化既开,人事愈繁,疹疔之气亦与之俱进,发为奇疾异征,往往为昔人所不及知,传染之烈,乃至城市为墟。若鼠疫者,尤其甚矣!欧西诸国,警政修明,遇疫作有防御之法,无微不至,其社会亦视为大敌,公私合力,以谋趋避救治之策,故虽屡有疫疔,不至蒙其大害。吾国警备未良,地方自治,方始萌芽,驱疔卫生之事,夙所未习,海通已来,五洲之民,相率莅此,奇疾怪征,挟以俱至,医者不察,思以旧有之术应之,不得当则委之劫运,罹疫死者,岁辄有闻。鼠疫之初,始于滇南,延及闽广,死亡濒数十万,亦云烈矣!近乃波及江淮诸省,夫驱疫之策,无过先事豫防,警政与自治不可恃,则唯望医者之著述,有以家喻户晓之。得余君之书,庶几防患于未然,而应变于临机欤,其功伟矣!今岁秋冬间,疫征发于沪北,西人汲汲搜查,闾巷骚然,群事抗拒不得,则提携儿女以谋奔避。凡人之情,于所不知,强人使从,则恒出于争,向使是书早出,人皆知疫之可畏,何至骚动若此?余既叙此书以谗读者,而更惜其付梓之晚也。

宣统二年十二月西林岑春煊

朱 序

吾人特患无救济之心，存心救济，未有不通神明，夺造化，起死回生于俄顷者。庚戌冬，沪上西人查验鼠疫，成居惶惑，迁徙纷扰。伯陶先生起焉伤之，思有以消斯民疠疾之灾，取闽粤得效之方，逐一研究，穷源竟委，未发之奇，尽剖而出之，顾疆域异宜，禀赋悬殊，既因方以诠释，不得不因病为加减，义显理明，苦心悉见，洵所谓相得益彰者也。是症国初发于滇南，邦人名曰痒子病，染此不起者，数百万万，殆传至闽粤，余目睹此方之取效，捷若桴鼓，先生荟萃群书，于症之源流，方之精义，阐发无余，先生是书，厥功伟矣！辱先生盛意，与余商榷，遂不辞而赘数语于后云。

宣统二年仲冬月贵筑朱荣琛晓岚

李 序

宣统庚戌十月,上海租界,哗传鼠疫发现,西人卫生局医士,查察居民,以防传染,于是讹言四起,纷纷迁徙,阅旬日而始定。吾友余君伯陶,沪上名医也。因念鼠疫一症,传染极烈,关人生命至大,爰辑《鼠疫扶微》一书,问序于予。予当光绪甲午年,需次粤东,初见斯病,其时省垣医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起。或从温治,或从凉治,十死八九,是年穗垣内外死于是疫者,十余万人。乙丙两年,斯疫盛于香港惠州,戊戌粤省又作其厉,始知其病由死鼠之气,蒸传于人。于是家家捕鼠,几致搜掘无遗,然伤人亦已数万。余友山阴董君,一家上下,惨死九人,不逾五日也。其时有曾为陆丰尉之张君,独以防风通圣散一方加减,当初起时投之辄应,终日疲于奔命,而活人颇多。迨庚子辛丑,由潮州汕头而至福州,其殃人亦如甲午穗垣之酷。是时粤闽医士,多能考察病源,研究治法,而鼠疫之书,遂以首基。尝考斯病之起,在光绪辛卯,始见于粤之高州,越两年而属于粤垣,回翔于粤地者七八年,蔓延而至于闽。辛丑以后,虽遗孽未净,而厥热少杀矣。西人最重卫生,防疫尤切,其愆于广东香港潮州福州之役,一传染而死辄数万人,至十数万人,其注重斯症,临之如大敌,视之为切肤,无怪其然也。余考吾国医书,凡疫病之作,俱曰天行,从未有言地行者。吾谓鼠疫之症,其气由地中行者也。大陆山川,各有界别,其界相连,则其气相通,如人身脉络然。沿海之地,粤与闽为一界,浙与江为一界,齐与燕为一界,其界之显而可指者,山川之起伏,其界之微而可察者,人民之风气,界所至则气所至,有若鸿沟之画者。斯疫自辛丑福州大作而后,未闻至于浙,至于江,吾上海间有发现一二者,盖由轮船携带而至,非由地行来也,是以传染未至于烈。然吾又谓疫病之气,有天行,有地行,亦有人行,三者传染皆至疾。人行之疫,又多生于人烟稠密之区。沪上弹丸地,聚六七十万人之多,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旬日之间,病气弥漫充塞可遍南北,然则鼠疫,即非由地行而至,而人以传人,不亦大可惧哉!今伯陶此书,详考源流,精选论说,慎择方法,于鼠疫诸家之说,搜括靡遗,虽斯病之变,未可方拟,然大概已具,读是书者,苟能神而明之,其于斯病,亦可十得八九矣。然而治疫难,防疫易,已疫而治之,无若未疫而防之,是说也,伯陶亦以为然。予与伯陶谈医素相合,是书之成,虽未获襄助考订,而不能不赞一词,故叙述臆说如此。

上海李钟珏平书

陈 序

吾乡伯陶先生，幼而岐嶷，潜研经史，弁髦科举之业，寝馈《灵》、《素》之书，昕夕不辍，殆数十年，造庐问道者，日不暇给，辄奏奇效，名震海内，其相与游者，如朱晓岚方伯，李平书明府，皆不以医鸣于世，而实于此道三折肱者也。上下古今，互相讨论，竟无厌倦，砥砺益纯，迩来沪上检验鼠疫，幸无大患。然先生则谓余曰：地球暗转，赤道潜移，安见大江南北之必无是疫也？徭是思患预防，本胸中所素蕴者，手著《鼠疫抉微》一书，书成见示，洛诵数过，其辨症则条分缕析，论治则左宜右有，信乎世有是病，世不可无是书也。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允宜家置一编，俾医者病者，如获南指之针，而不迷于所向，则出险入夷，易危为安，即转瞬之间，如反掌之易。庶不负先生著作之初心也夫。

宣统二年十二月同里陈楠巽倩

自序

今岁初冬,某西医在沪北偶见死鼠数头,其时附近居民,适有病而死者,西人遂瞿然惊,惘然疑,由其推想,乃以为鼠疫萌生之象焉。庸詎知病人自病,死鼠自死,未必因鼠而及人,因疫而致死也!然而时疫流行,每缘地气含有湿毒,鼠先受之而死,死鼠腐臭,与天时沴厉,往往酿而成疫,疫行而死亡枕藉,并其屋舍器皿,郁有秽氛,著于物而中于人,遂至传染流行,弥漫无涯涘。可畏哉!可畏哉!西人既有检疫之议,而吾人尤当有先事之防焉。鼠疫一名核瘟,同光以前无是名,并无是书,吴川吴君始辑鼠疫治法,暨岭南罗君增订之《鼠疫汇编》,八闽郑君厘定之《鼠疫约编》,其良方善法,固已经验于闽粤间,然窃谓三江人士之体质,及天时地候,与闽粤悬殊,而疗治之方,亦不得不斟酌损益而变通之。爰是不揣固陋,参以辩论,逐节按注,名曰《鼠疫抉微》,付梓行世,以供同志之采择,尚希海内方家,匡厥不逮云。

宣统二年庚戌十二月嘉定余德坝伯陶

原 序

疫由阴阳愆伏而作也。或中血，或中气，感其毒者，皆足以害人。顾其时同，其地同，其证同，其药亦宜无不同，观方书所载，每次止立一方可知。必拘拘切脉施方无当也。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为名。其证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予初闻此，遍阅方书，无对证者。光绪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铺。十七年春，延及县城。偶见《医林改错》一书，论道光元年，京师时疫，日死人无数，实由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肿，予始恍然焉。盖鼠疫一证，初起红肿，结核如瘰癧，或忽起于不自知，或突起于所共见，其溃者流瘀血，非热毒成瘀之明验乎？其甚者热懵而毙，非热毒瘀血攻心所致乎？及观其方专以治血为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证矣。试之，人人皆验，因录示人，人疑谤也。十七年冬遇吴川友人吴子存甫于郡，出所辑《鼠疫治法》一编，予读而善之，遂与茂名许子经畚，论列此方，随证加药，囑书其后，而附于诸君子之末，爰捐貲付刻，以广其传。十九年春，城乡疫复作，同时屡用此方，以起危证，一时哄传，求者踵相接，乃即人疑谤者，再加辨解，且取侄启沃所经验涂擦一方以补之，侄启观复刻印发，远近流传，用之多效。二十年，予族陀村，感此证者数百，用之全效。故旧岁宏丰号有辨惑说之刻，本年友人文子凤笙有同育堂之刻，安铺医局有敦善堂之刻，化州局亦有刻，人愈信，传愈广焉。予思此方虽妙，惟一误于医者之蛊惑，再误于病家之迟疑，以致死亡相继，实堪痛恨，予留心此证久矣，数年所历，更有闻见，前缘平难之暇，补原起释疑二则，并将陀村治疫之善法，与所传之奇效，及改方之贻误，就吴刻而增损之。二十一年，陀村疫复作，按治未效，加药方效，故与施药之时续而增之，复将十年前疫毒中气之经验方，附诸卷末，俾知疫毒中于血气者，皆有所救，则阴阳虽有愆伏，而血气实可调和，庶几消灾疹于无形，跻民生于仁寿，则区区之心稍慰也。如有不逮，还期高明指示，爰述其本末而为之序。

光绪二十一年蒲月广东石城罗汝兰芝园

例 言

一鼠疫素乏专书,自吴子存有鼠疫治法,罗芝园取而增删之,名曰《汇编》。郑肖严又从而注释之,名曰《约编》。兹就成书,参以己见,略加增损,俾臻美善。

一鼠疫证显脉晦,而有时不得不舍脉从症者,盖热沸毒聚瘀凝,血壅络脉不宜,毫无定准,略举数则,藉资考镜。

一原书所列治法,皆由阅历中得来,三江与闽粤体质不同,气候亦异,治法亦不得不量为区别,而斟酌其轻重云。

一加减解毒活血汤,专治鼠疫,而是编即为鼠疫专书。其余一切泛治各疫良方,概不搀入。

一鼠疫医案,均系近贤经验治法,俾服药者有所遵循,将以是编为渡津之筏。

一原书引用古方而不及详载者,是编慨行补入,并按方系以论说,附列辨误一条,考证一条,兼择《万国药方》数则,藉资互览。

一旧刻《约编》,原有八篇,兹特删繁就简,分作四篇。一曰病情,二曰治法,三曰药方,四曰医案。

《鼠疫抉微》目录

卷一

病情篇第一	(739)
鼠疫推原	(739)
辨症浅说	(739)
验鼠法	(739)
鼠疫探源说	(739)
避疫说	(740)
论《巢源》、《千金》恶核	(741)
附：杂说二则	(741)
论证一	(741)
论证二	(742)
各证重轻辨	(743)
辨脉	(743)

卷二

治法篇第二	(745)
提纲	(745)

条例	(745)
刮法	(752)
刺法	(752)
附：紫草茸辨误	(752)

卷三

药方篇第三	(753)
鼠疫经验方	(753)
选用《万国药方》	(757)
附：吸毒石考	(757)

卷四

医案篇第四	(759)
罗芝园医案	(759)
廉雷医案	(761)
李雨山医案	(762)
刘蔚立医案	(762)
郑肖严医案	(763)

鼠疫抉微 卷一

清 嘉定 余德坝伯陶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病情篇第一

鼠疫推原 素庵

鼠疫初名核瘟，同治间安南已有是病，于光绪己丑辛卯间，由安南传之广西，壬辰癸巳岁，渐传之广东之高州，患疫而死者数万，甲午岁传之广州，死者五六万，乙未年高州又起，钦廉亦相继而作。据云当时病家于地板下得死鼠无算，始知疫从地气而来，鼠先染疫而死，死鼠秽气熏人，感之即病。于是医家用防风通圣散、活血解毒汤，颇著奇效。其核多生于两腋两腿弯，负痛甚剧，须以分治之法治之，方得平复。丙申岁传之雷琼一带，丁酉岁广州复作，己亥岁传之惠州，庚子岁由惠州而传之汕头潮州，辛丑岁传之福州，兼及泉州，是年榕城死者亦数万，厥后施治得宜，遂无大患云。

辨症浅说 素庵

鼠疫者，疫之又一名，症之又一种，无鼠之疫，疫不及鼠，有鼠之疫，鼠先受疫，鼠疫又名核瘟，言是症之必见结核也。盖疫毒恶血凝结成核，核痛甚剧，审是则鼠疫之必夹核，核瘟之必夹瘀益明矣。然亦有鼠疫而核未即发现者，核瘟而未即见死鼠者，二者苟得其一，便是鼠疫之据。倘使医者不问病家之有无死鼠，不问病人之有无结核，辨证不得其要，必致非鼠疫而误指其为鼠疫，是鼠疫而不知其为鼠疫，贻误良非鲜浅。总之有鼠无鼠，有核

无核，界限分明，乌可混视，安得不慎之又慎耶？

验鼠法 素庵

染疫之鼠，质坚毛松，眼赤睛突，每于夜间，觅水恣饮，阳光照射，毒发即死，多见于水渠之上，水瓮之旁。西人曾将疫鼠剖验，躯质不变，惟肠间满积瘀血，与不染疫之鼠迥异。故人触其气立病，猫食其肉立死。闽粤香港之医，检验所说金同。

鼠疫探源说 《汇编》

罗芝园曰：昔之论瘟疫者，皆曰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自明末时吴又可起，从而辟之，曰：六气者，天地之淫气，常有者也。疫气者，两间之戾气浊气，不常有者也。斯言也。征之老子而可见，老子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凶年之后，必有瘟疫。是知以兵燹而致旱涝，以旱涝而酿疵疠，此瘟疫所由起也。自后论疫气者，皆主其说。陈修园先生更添病人之毒气，又兼言夫继起，不第言夫初起也。友人吴子存甫，据鼠死疫作，直断为地气，言之凿凿，亦不为无见，然律以动静互根之义，无天气之鼓荡，焉能使地气之发舒？则言地气者，必兼言天气，其说乃全。但天气远而清，人所难见，地气近而浊，人所易见耳！统而言之曰：天地之气足矣。言疫气所从入，吴又可吴鞠通杨玉甫皆谓独从口鼻入，玉甫又据天气为清邪，独从鼻入，地气为浊邪，独从口入。修园谓天地之气，暗中摩荡，从毛孔入，病人之气，当面喷薄，从口鼻入，似不必拘。盖自其分而言，则曰

天地人之气；自其合而言，则曰混杂之气。何能隔别使何气从口入？何气从鼻入？何气从毛孔入乎？主口鼻入者，对风寒由毛孔入而言，别样疫证可说得去，惟鼠疫实说不去。其先起核而后身热者，必由毛孔入，由外而入内。其先身热而后起核者，必由口鼻入，由内而入外。此证之犁然各别者也。所论虽属探原，究无关治病之轻重，管见偶及，用以质诸高明。吴子存曰：光绪十六年冬间，鼠疫盛行，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癧，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医师束手，间有打斑割血，用大苦寒剂得生者，十仅一二而已。先是同治间此证始于安南，延及广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吴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绿黄坡及信宜东镇皆有之，三月后高州郡城亦大作，毙者每以二三千计，离城市稍远者，染得病归，村乡亦有之。四月后，则瘰癧者鲜死，死者又变为焦热衄血疔疮黑斑诸证。初有知广西雷廉之事者，劝诸人亟逃，入皆迂之，久之祸益剧，乃稍信前说，见鼠死则尽室以行，且多服解毒泻热之品，由是获免者甚众。越端午，乃稍稍息事，后细询中疫之家，乃叹曰：信哉此地气非天气也，何者？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者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湿者死，铺砖筑灰者免焉。暗室蔽风者死，居厅居楼者免焉。况一宅中婢女小儿多死，坐卧贴地，且赤足踏地也。妇入次之，常在室也。男子静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且疫作时，其宅每热气从地升，猛者如筒烟上喷，缓者如炉烟缭绕，触之则头晕目赤，而心燥急，取凉风吹解，病乃可救。当其时宅中人为气所感，懵然不觉也。旁观者见热气自足而胫而股而腰，若不出见风，热气逼至胸膛喉舌间，则病作矣。有平时在墟市得病者，异归家，其轿门迎风者愈，闭轿门者竟死。且有棺殓将葬，盗尽窃其衣服，夜得风露凉解遂生者，其故亦了然矣。所可恨者，富贵之人，珍重太过，不敢见风，不肯服寒峻之品，遂至温热不救，至婢女得病，又虑其传染，病未甚即弃置不顾，此真俗见之误

也。夫鼠穴于土中，受地气独早也，顾其死者目必突而赤，顷刻有蛆，气极臭秽，移置他处，转面向风，勿触其气。尝有鼠朽腐箱内，妇女开箱触其臭，即晕跌死。有见死鼠甚巨，舞摩玩弄而后瘞之，归坐即死。有鼠将死而猫噬之，猫死，人食其猫人死。高州人外瘞鼠处，牛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彼鼠之生者，则渡水远逃，常衔青草，但不知此草何名，可以作治疫之药否？所逃之处，则皆清凉近水之区也。既而匪徒遍传放药，藉端滋事，人心惶惑，或谓是疫皆毒药所致，识者非也。所虑者广西雷廉，二十年来皆十一月疫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轻，恐高州亦难免后祸。吾不知医，无从剖析方剂，姑就所闻于朋友者，述其避法治法于后。

避疫说《鼠疫治法》

吴子存曰：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时掩鼻转面，勿触其气，如误触其气，急取逆风吹散之。此《内经》所谓避其毒气，天牝鼻也从来，复得其往之法也。并宜时常用如意油拭鼻，以避邪气。家中人不可坐卧贴地，奴婢小儿，俱要穿鞋，农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气。分界各村赤脚者多死，后俱穿鞋遂安。疫势稍息急，即宜遽避，得大树下阴凉当风处为妙。树下避鼠，外夷法也。验之本地屋在树下俱平安。或泛舟水上尤妙，否则居近水当风处亦佳。雷廉十余年，凡船户及渔家，即渔户棚，从无犯此证者可知也。水以大江大塘为胜，若止水小塘，当疫发时，无不翻底黄浊者，然仍胜于无水处，若不得近水，则岭顶四面当风处亦好，各乡避居岭坳者有祸，居岭顶者安，得风故也。居城者，能上城堞避之亦可，高州居城堞者俱平安。倘无处可避，则每日全家男女俱出屋外，有树木处，高坐吹凉，夜间回家，仍要开窗透风，且用极幼细之沙，厚铺床底，将房间屋瓦拆开见天，自然平安。设避居他宅，必须清

凉疏爽,不可众人拥杂一处,反易致病。倘或感病,即时移出大树下当风处,必要高床高凳,切勿近地,若近地则感受毒气,更速之死。观避出而睡平地者,死反多于在家,其故可知也。平时不可食煎炒太热物,不可饮冷冻汤水,男女或因房事感起者难救,尤宜戒慎节欲为是。

论《巢源》、《千金》恶核_{素庵}

考之古人书中,初无所谓鼠疫,而乃与今之鼠疫若合符节者,恶核是也。名虽不同,理实一致,偶录数节,以备参稽。《巢源》曰:恶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恻恻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又《千金》曰: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大如梅李核,小者如豆粒,皮肉痒痛,壮热瘰疬恶寒是也。与诸疮根瘰疬结筋相似,其疮根瘰疬,因疮而生瘰,似缓无毒。恶核病卒然而起有毒,若不治入腹烦闷杀人。皆由冬月受温风,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气结,成此毒也。但服五香汤主之,又以小豆末傅之,亦煮汤渍时时洗之,消后以丹参膏傅之,令余核尽消。凡恶核初似被射工毒,无常定处,多恻恻然痛,或时不痛,人不痛者便不忧,不忧则救迟,救迟即杀人,是以宜早防之,尤忌鱼鸡猪牛马驴等肉。其疾初如粟米,或似麻子,在肉里而坚似疱,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臾即短气,速服药令毒散止,即不入腹也,入腹则致祸矣,切慎之。又曰:恶核痲病瘰疬等,多起岭表,中上鲜有,南方人所食杂类繁多,感病亦复不一,仕入往彼,深须预防,防之无法,必遭其毒,惟须五香汤、小豆散、吴茱萸皆其要药。按伊古以来,事有万变而莫测者,断之以理则一也。病亦有万变而不穷者,治之以法则一也。矧其恶核与鼠疫,明明一致者乎,连属而载之,比类而书之。窃思鼠之生灭于人间,不自今日始也,即鼠之足以酿疫,亦不自今日始也。古人仅发明病之由于

核,而未曾发明核之由于鼠。兹引千金诸书所云恶核,以为鼠疫之一大明证,高明者幸勿哂其臆度也。

附:杂说二则

赵州师道南,今望江令师范之子也,生有异才,年未三十卒,其遗诗名《天愚集》,颇有新意。五言如“海霞明雁路,松日淡僧衣,一庭如野阔,双鹤并人长。”均系未经人道者。时赵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呕血死。人染其气,亦无不立殒者,道南赋鼠死行一篇,奇险怪伟,为集中之冠,不数日道南亦以怪鼠死,奇矣。《北江诗话》

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入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乱定之后,孑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骸骨,经营苦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或在墙壁中,或在承尘上,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病者,病皆骤然而起,身上先坟起一小块,坚硬如石,颜色微红,扪之极痛,旋身热谵语,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处甫割,彼处复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路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入迹。老子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信矣。马星五观察驷良,云南人,为余说如此,盖其所亲见也。《曲园笔记》

论证一《汇编》

温疫者,天地之戾气浊气,酿为热毒,中于人,亦证见热毒,故曰温。家家如是,若役使然,故曰疫。其病皆热无寒,有表证,无表邪,宜解肌,禁发表。其轻者如赤眼发颐之类,其重者如头肿颈胀之类,然只见于一处一年,未有见于处处年年,如鼠疫之甚者,噫!异矣,惨矣。其初起也,有先恶寒者,有不恶寒者,既热之后,即不恶寒,有先核而后热者,有先热而

后核者,有热核同见者,有见核不见热者,有见热不见核者,有汗有不汗者,有渴有不渴者,皆无不头痛身痛,四肢酸痹,其兼见者,疔疮斑疹,衄嗽咯吐,甚而烦躁懊恼,昏谵颠狂,痞满腹痛,热结旁流,舌焦起刺,鼻黑如煤,目瞑耳聋,骨痿足肿,舌裂唇裂,脉厥体厥,种种恶症,儿难悉数,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故古方如达原饮、消毒饮、解毒汤、败毒散,近方如银翘散、桑菊饮等,皆能清热解毒,然用之有效有不效何哉?以有清解热毒之药,而无活血去瘀之药也。可知用清解者尚误,更可知用温补者益误矣。或曰:有用凉剂愈者,此必热毒初起,血未成瘀之时。或曰:有用补剂愈者,此必热毒已解,瘀血已下之后,然可偶效,断不可常效。惟王勛臣活血解毒汤,虽制以治霍乱之疫,然治此证,实为得宜。其论证曰:热毒自气管达于血管,将气管凝结,壅塞不行,恰与此证合。其制方则解血毒,清血热,活血瘀,亦恰与此症合。十七年阅得此方,于无可救药之时,偶一试用之,不意其竟著奇效也。夫治病以本病为重,标病为轻,此证热毒本也,瘀血标也,而标实与本同重,故标本未甚者,原方可愈,标本已甚者,又非原方可愈。故于重危之证,传表宜加白虎,传里宜加承气,毒甚宜加羚羊,是不欲以轻剂治重病也。自后详求博访,十九年访知西藏红花去瘀捷效,重危之证,必要连追三服,遂增前法,是又不欲以缓服治急病也。二十年访知生竹茹止吐,遂将吴刻增损,除其统用下法二方,分别重危证服法治案九则。二十一年试知误艾火,误参术,误时日,皆有可救。强壮之重危证,三服仍热,与热退复热,及初起证见至危,又非前法所能效,并访知复病猝死之故,又增前法,并治案三则,是又合重剂急服,以治重急病也。以上立法,大纲已具,可十愈八九矣。秋初渡琼,购书数种,更有所悟,而著效益奇,前谓不可减少减轻者,为初证言耳。如连追后汗出热清,可减除柴、葛,毒下瘀少,可减轻红花,并可加减以滋阴退热,亦可加减以补虚消核。更得清

气热法,清荣热法,表里双解法,三焦合治法,增液助汗法,增液助下法,复脉救危法,厥证急下法,并善后二法,稍为增入,以补前法之未备,虽未及详细,只取简明。庶治鼠疫者,不混于他疫,于世不无小补焉耳!

论证二(汇编)

疫由天地之气固矣。然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此常理也,何以变而为疫?吾尝验于城市乡村间,而知其故矣。盖城市污秽必多,郁而成疹,其毒先见。乡村污秽较少,郁而成疹,其毒次及。故热毒熏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由毛孔气管入达于血管,所以血壅不行也。血已不行,渐红渐肿,微痛微热,结核如瘰癧,多见于颈脇腋膀大腿间,亦见于手足头面腹背。尔时体虽不安,犹可支持,病尚浅也。由浅而深,愈肿愈大,邪气与正气相搏而热作矣。热作而见为头痛身痹,热甚而见为大汗作渴,则病已重矣。若热毒愈深,瘀血愈甚,泛见于外则疔疮,逆而妄行则衄咯,疫毒深入则谵语等证,皆危证也。若疫气由口鼻气管入,热毒直达脏腑,初病暴作热渴,痛痹昏懵等证,或疫证盛时,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面目周身红赤,皆未见有核,病四五日,即见目瞑耳聋唇焦舌黑等证,其病更深,其证更危,甚而服药即吐,牙关紧闭亦可救,救法载各证治法条下。至脉厥体厥,面青面蓝,与喷血不止者,更可知矣。至危之证,有热后见核者,其初虽与伤寒伤风同,然绝不同也,盖此由热盛咳嗽,无鼻涕头痛,无项强渴甚,喜冷饮,热后不怕风,并见神气昏迷,手足酸痹,且脉右盛于左,相类而实不类,其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亦与风证脱证异。盖风证脱证,面目周身不红赤也,细辨自知。见核作热,在出麻痘之时,亦宜服此方,以此证至危至速,此方亦兼治麻痘,即有热无核,而虑其同麻痘,验之两耳尾两中指尖不冷,知非麻痘也。服药后口嗽瘀血,小便如血,大便下血,妇女非月信血至,系瘀血外行为顺证,不必虑。初愈后手足微冷,气血未达也,与

本证之热厥异,与虚寒之寒厥亦异,经一昼夜白暖。愈后七八日不大便,津液未充也,与前之热毒秘结异。愈后身与足浮肿,气复而血未复,气无所依附也。与气滞面郁之气肿异,与水泛而溢之水肿亦异,二三日血复自消。重危之证,初不急迫多服,日夜惟二服,至六七日汗出瘀下病愈。人困几无人色,昏昏熟睡,脉亦和缓,无汗,困也,非脱也,以上四证,皆足骇人,切勿温补寒下,破气利水,以致虚而又虚,热退复热,余见多矣,无庸慌张,惟食取清润,药用滋阴,发静调养,十余日愈矣。证已属热,药忌补散,凡麻、桂、姜、附一切焦燥温补之药,初不宜用,即热未尽除,核未尽消,仍不宜用。芩、连苦寒,清热必用。然苦寒化燥,尤不可过用。各有专经,亦不可紊乱用。详见《瘟疫论》诸书,黄、硝善下,攻邪必用,然亦未可骤用,盖初病发热,邪尚在表,遽下必陷入里,必见胀痛结流,及脉厥体厥,六证见一,方可速下,宜速下者不宜迟,宜重下者不宜轻,若老弱宜酌下,切勿迟疑自误。即退热之药,亦有未可误用,如地骨皮能治骨蒸虚热,何首乌能退人里阴邪,此证误用,必引邪深入,热难退而足肿矣。热清核未尽消,仍宜戒口,凡生冷热滞有毒等物,切不可食。初起微热,固忌艾火房事,热初退尤忌冷粥热粥,悲伤恼怒,亦忌饱食。夫鼠疫阴也,血亦阴也,以阴感阴,最为易入,妇女属阴,中毒尤多。故其证每起于阴盛之时,而消于阳盛之候。

郑按:论症及禁忌,将鼠疫病情,抉剔无遗,简练精当,洵为不朽之言,非十年临症,细心揣摩,未易具此大识力。

顷按:罗氏剖察病情,如老吏断狱,罗列治法,如名将谈兵,以活血去瘀之方,划清主治鼠疫界限,允推千古只眼。

各证重轻辨《汇编》

核小色白,不发热为轻症,宜戒口戒色,切不可忽,亦宜急治。

核小而红,头微痛,身微热,体微酸痹为

稍重证。若面目红赤,旋必大热渴痛痹,照重证治。

单核红肿,大热大渴,头痛身痛,四肢酸痹为重证。或陡见热渴痛痹四证,或初恶寒,旋见四证,未见结核,及舌黑起刺,循衣摸床,手足摆舞,脉厥体厥,与疫证盛时,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身红赤,不见结核,感毒最盛,坏人至速,皆至危证。

辨 脉

《伤寒论·辨脉篇》曰: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经文止此首句论脉,下数句言邪中三焦,阴阳为邪搏激,寸口之脉必紧。仲景论热证,止此数句,而不见方。想当时必有其书,但久经兵燹,故散亡耳!此后人所凭以诊温证之脉,即凭以诊瘟疫之脉也。

吴又可论瘟疫之初起,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痛身痛,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热邪传表则脉浮而数,传里则脉沉而数。

吴鞠通论瘟疫初中上焦,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传至中焦在表则脉浮洪躁甚,在里则脉沉数有力,甚则脉体反小而实,更甚则脉沉伏,或并脉亦厥,传至下焦,或见沉实,或见躁盛,或见沉数,或见虚大,或结代,或见细促,甚有两至与无者。

杨玉甫论瘟疫初起,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反盛左手,总由佛热郁滞,脉结于中故也。凡浮诊中诊,浮大长而有力,伤寒得此脉,自当发汗,麻黄桂枝证也。温病初发,虽有此脉,切不可发汗,乃白虎泻心证也。死生关头,全分于此。若热之少阴,则脉沉伏欲绝,非阴脉也,阳邪闭脉也。凡伤寒始本太阳,发热头痛,而脉反沉,太阳证而见少阴脉,故用四逆汤温之。若温病始发,未尝不发热头痛,面脉见沉涩而小急,此伏热之毒,滞于少阴,不能发出阳分,所以身大热,而四肢不热,

此名厥。正杂气怫郁火邪闭脉而伏也，急以咸寒大苦之味，大清大泻之，固不可误为伤寒见少阴，而用四逆汤以温之，温之则坏事矣。亦不可误为伤寒见阳厥，而用四逆散以和之，和之则病甚矣。盖热郁亢闭，阳气不能达于四肢，故脉沉而涩，甚至六脉俱绝，此脉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凉，此体厥也，即仲景所谓阳厥，厥浅热亦浅，厥深热亦深是也。下之断不可迟，非见真守定，通权达变者，不足以语此，手足微厥者不可下，凡温病中诊洪长者轻，重则脉沉，甚则闭绝，此辨温病与伤寒异治之要诀也。

罗按：温症始于太阴肺，肺为右寸，仲景先师曰：寸脉紧，紧者即后人所谓数。见汪纫庵素难经注。吴又可云：不浮不沉而数。吴鞠通云：不缓不紧而动数。杨玉甫云：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脉盛于左手，则初证之脉数。诸说所同，惟右盛于左，玉甫所独，则诊鼠疫初证之脉，如见不浮不沉不缓不紧而数，右盛于左，兼初起四肢痿痹，可知无核之鼠疫矣。至传变诸脉，三家大略相同。

郑按：鼠疫盛行之时，凡初证中按有数象，右盛于左，且肌热肢痹，眼赤口渴，核即未见，亦是感疫之证，决不可作风寒治，误服辛温之药，如麻桂荆防羌独活之属。若核既见，或已误药误时，当信守本方加减，舍脉而从

证，盖此时热沸毒聚，瘀凝血壅，络脉不舒，切亦不准，况证至危重，有邪闭清窍，脉伏而涩，亦有闭甚无脉者，若沾沾然拘守脉法，于三指下推寻，甚无当也。

又按：张石顽有云：时疫之邪，皆从湿土郁蒸而发，土为受盛之区，平时污秽之物，无所不容。适当邪气蒸腾，不异瘴雾之毒。人触之者，皆从口鼻流入，而至阳明之经，脉必右盛于左。可见杨玉甫所云：右手脉盛于左手，亦有所本。罗广文引之为证，可为司命者独具手眼。然此可为初起之证立切脉之法，若至危重变候，则脉又不足凭矣！

埤按：疫证初起，吴又可云：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杨玉甫云：不沉不浮，中按洪长而数，右手盛于左手，皆言其常，非言其变也。然疫脉奇险诡怪，无一不有，安可以万变之证，而预隶之于脉乎？吴山甫《脉语》曰：东垣著《此事难知》。谓脉贵有神，有神者有力也，虽六数七极三迟二败犹生，此得诊家精一之旨也。节庵辨伤寒脉法，以脉来有力为阳证，沉微为阴证，此发伤寒家之蒙瞽也。杜清碧诊论曰：浮而有力为风，无力为虚；沉而有力为积，无力为气；迟而有力为痛，无力为冷；数而有力为热，无力为疮。各于其部见之，此得诊家之要也。以上数则，皆诊脉要旨，一隅三反，尤贵心领神会，勿拘拘于三指间为幸。

鼠疫抉微 卷二

清 嘉定 余德坝伯陶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治法篇第二

提 纲

此证坏人甚速，误药固死，误时亦死，无钱服药亦死。我村惟不忽人所忽，绝无怀疑，专信此方。非疫初起时，早晚必慎视小儿，详询婢仆，见有微核，身未热者，急用涂药，一二日愈矣。有核而头微痛，身微热者，急服涂兼施，亦一二日愈矣。故于初起时已十愈八九，间有重证，按证加药，照日夜连追法，亦二三日愈矣。即有一二危证，照即时连追法，亦四五日愈矣。贫贱复得所救，亦无传染。乙未陀村患病，虽有百数，而貽误曾无一人。《汇编》

凡毒盛证重，见核无热，内服外涂，照方三四剂愈。见核微热，日夜二服，五六剂愈。重证危证，照方加药。老弱用单剂连追法，石膏、大黄用三五钱均可。强壮用双剂连追法，石膏、大黄用七钱壹两两余，外用布包药渣，温熨周身，或括痧拈痧，或核肿大，放血更好，有三四服热渐退者，有五六七服热渐退者，初稍误时，有十余服热渐退者，热退未清，即缓服药，反复迁延，甚有三四十服然后痊愈者，强壮毒盛，合计石膏有服至七八两者，大黄有服至三四两者，羚羊、犀角有服至四五两者，西藏红花有服至二三两者，桃仁、红花有服至斤余二斤者。强壮病重，乘其元气尚盛，三四日即服至十一二剂，虽至危重，约十余二十剂必愈。热清而核亦消，元气少损，愈后而人不弱。若迟缓服药必误事，即不误事，日久病深，服药必加，热清而核不消，元气渐损，愈后而人亦弱，初愈时必昏昏思睡数日。若初起误灸误

参，必壮热昏懵，随见谵语，其死心速。救法急用双剂，加朴硝三四钱，大黄七钱一两，能加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二三钱更好。难取亦不必用，泻出瘀血涎沫，十可救七八，若不急下，百无一生。是年，本乡疫初起时，一日见十余证，医者不知。误灸五人，误参四人，次日皆死，后邻乡有识，教以重下多得生者。最可怜者，重危之证，少服未效，即行置手，以致于死，实可痛恨。有气服药，尚可救生，切勿置手。同上

鼠疫治法，皆予数年来详求博访，经验而得，故其中利弊，言之独详，亲用救人，不止千矣，传用救人，不止万矣！无知方初到处，人多疑之，夫已疑此方，必误用别方，所愿诸君子一误之后，不可再误，即宜及早回头，急依方照法以治之。所列稍轻稍重之证，可救十全，至重至危之证，可救七八。若医者任意更改，以逞神奇。病家率意煎调，以至焦灼。或中道改图，或半途即止，仍系自误，勿谓言之不早也，同上以下所谓原方者，即鼠疫经验方也。所谓加者，加于原方之内也。并加者，加外又加也。照加者，照上加也。所谓轻加白虎者，石膏五钱知母三钱也。重加者，石膏一两或两余，知母五钱也。桃仁红花必重用，大黄、石膏有时亦必重用，至重危之证，必照方照法加重急追，尤以不误药不误时为要！同上

坝按：罗氏分别证治，规定治举，纲举目张，抉发靡遗，俾阅者一目了然。不患用药无着手处矣。

条 例

轻证照原方一服。所云原方，即罗氏加减解毒活血汤，下仿此。稍重证日夜二服，加银花、竹叶各

二钱。如微渴微汗，加石膏五钱，知母三钱。少则二三剂愈，多则六七剂愈，未愈不妨再服。

郑按：轻证照原方一二服，无不应如桴鼓，至稍重证，微渴微汗，热邪尚在气分，白虎汤只用石膏、知母者，防胃津被劫也，不用梗米、甘草者，恐留邪蕴毒也。未愈再服，即急迫多服法也。初起如能遵行，亦何至毒深变危，溃脓成疮耶？

顷按：口渴自汗，由于气分之热将炽耳。从原方佐白虎，乃兼清阳明经证之热也，渴字汗字，均须着眼。

重证危证至危证，初起恶寒，照原方服，柴胡、葛根各加一钱。若见大热，初加银花、竹叶各三钱，西藏红花一钱，危症钱半。如无西藏红花，本方红花可用八钱，或加紫草顷按：原本于紫草下多一痒字，兹已删去，详后紫草痒辨误。三钱，或加苏木三钱亦可。

郑按：重证危证，必重加红花者，所以急于去瘀也，惟去瘀方能活血，亦惟活血方能解毒，夫然后方中柴、葛乃能升邪外解矣。彼畏桃红如鸩毒者，曷不细味神农本草而傲然悟乎？

顷按：疫证之至危者，固属热毒蕴结，而瘀血凝滞者尤多。今既欲重加红花以通瘀，又恐病家畏怯不服，乃复以紫草苏木等药代之。于避重就轻之中，仍寓活血解毒之意，其参变处，具见斟酌。

若热渴至懵有汗，并加白虎汤。强壮者石膏、原注少七钱多一两。知母、原注少三钱多五钱。梗米五钱，本方甘草改三钱是也。

郑按：第一章稍重症，微渴微汗，故但用石膏、知母。此则因重证危证，热渴至懵有汗，必大热大渴，汗出淋漓，神又将昏，恐阳明津液亡矣。故加梗米、甘草以救之。

顷按：第一条但云微渴微汗，是阳明之热将炽而未甚也。此条既云热渴神昏，是阳明之火炎炎炽矣。不但本方之白虎宜加重，即本方之枳、朴亦宜减轻，而当归、桃红俱宜酌用。

疔疮加紫地丁三钱，疔黑者用针围刺，刮

出毒血，外用药粉频涂，以拔疔毒。

郑按：毒入愈深，瘀凝愈甚，泛见于外则有疔疮。夫鼠疫发核后又加生疔，则毒重证危。原方加紫地丁者，解疔毒也。然洋菊叶为治疗解毒圣药，用鲜的捣汁冲服，取效尤捷。

顷按：程山龄曰：疔疔之法，内服莫妙于菊花甘草汤，外敷则取千金诸法。

小便不利，加车前草三钱。须用鲜的较灵。痰多加贝母三钱。危证本方翘、芍、地、草各加一钱。至危证四味各加二钱，并加重白虎、竹叶、银花、各三钱，羚羊角、犀角、西藏红花各钱半，皆宜日夜连三服。

郑按：此节申明重证危证加味分两，并急迫连服法。发核之证，挟痰者多，本方加贝母，特举一隅耳！盖痰阻隔上，则本方归、地阴柔，不能活血，反虑粘痰，加贝母固属至稳，不如再加鲜莱菔，捣汁冲服尤灵，或用鲜荸荠洗去皮白，海蜇洗去矾，煎汤代水为引，更见灵妙。

顷按：郑氏所增治痰诸药，颇为可取。若痰壅神昏，又非前药可治，当加鲜石菖蒲根，鲜竹沥，或礞石滚痰丸等，功力较胜。

服后热渴仍不退，照原方双剂合服，日夜各一服，惟柴、葛、归、可照加倍各酌减一钱，朴酌减五分，余俱加倍，仍加重石膏、知母、竹叶、银花、羚羊角、犀角、西藏红花也。

郑按：双剂合服，且日夜各一服，即大剂急服法也。鼠疫之证，病势岌岌，若再疑惑，舍是方而别求治法，或减轻分两，则去死不远矣。惟有遵守是方，放胆服之，药力一到，无不易危为安。

顷按：前条特举急迫连服法，此条复举双剂合服法。盖因疫毒已深，千钧一发之际，救命惟仗服药，服药惟仗胆大，病势不退，不可停药，所以不惮唇舌劳敝，反复谆谆者，无非救世心切耳！两酌减字，俱教人参用活笔法。

双剂服后，热渴仍不减，不妨双剂照加再服数剂，以热渴退为度，热渴退而未清，切不可止药，用单剂日夜二服，仍按证加药，稍为酌减，热初退时，切忌食粥。

郑按：热初退即食粥，食后少顷即死，曾见数人，可不慎欤！

埤按：热退未尽，是胃邪未清，一经饮食，则余烬复燃，何异资寇兵而资盗粮哉？故轻则反复，重则立毙，医家病家，尚慎旃哉！

若外热减而里热不减，胃热内蒸，亦必神昏谵语，加鲜竹吐三十片，石膏五钱，知母三钱，天花粉三钱，甘草一钱，日夜连服，以退为度。抑烦热未清，略有谵语者，将所加诸药，量为酌减。

埤按：此条略参拙意，仲景竹叶石膏方，本为除阳明烦热而设，不用粳米者，恐其留邪耳。至于烦热未清，略有谵语，是病势又减，则所加之药，亦当从轻。

若见颠狂，双剂合服，加重白虎并竹叶心、羚羊角、犀角、西藏红花各三钱，照上服法，颠者捉住灌药，牙关紧者，撬开灌药，皆要扶起，牵仰其首，用锡壶入药，灌之自易。

郑按：广州府施太守所刊良方云：鼠核神识昏迷，或狂走大叫，毒气遍走内外，口生疮，或大便不通，皆热毒内攻，急服紫雪丹。徐灵胎云：邪火毒火，穿经入脏，无药可治，惟此丹能消解，其效如神。鄙见疫症若见神昏谵语颠狂，则毒火已经走窜，非佐以紫雪丹，未易奏功。或用此丹一二钱，研末以新汲水调下，或照本方煎成，冲服亦可。

埤按：热毒内窜，再当加入金汁，或以陈腊雪水煎药更佳。

病稍退后，若服药即吐，乃热毒攻胃。先以鲜竹茹三钱盐水轻搓煎服之，服药自不吐。

郑按：热毒攻胃，胃火不降，势必上逆而作吐。用竹茹降胃逆，加盐轻搓，能引火下行，故止吐。

埤按：吐属胃，呕属肝，伏热上干肝胃，则有吐呕等证。盐搓竹茹，虽能清热，究嫌力薄，而止吐不若佐以黄连、橘皮，止呕不若佐以黄连、吴茱萸，皆最妙之法。

热毒入营，舌绛而干，反不渴。加清营汤，犀角、元参、麦冬、银花各三钱，丹参二钱，合

本方连翘、生地是也，并加西藏红花钱半，日夜连三服，未愈再照服。

郑按：罗广文每遇贫苦不能备药，必设法改用，以竹叶心、灯心、紫草、苏木，代犀、羚、藏红花等药，仙手婆心，予斯窥见一斑。

埤按：上条是热郁气分，此条是热郁营分，盖郁虽不同，其内热则一也。原方柴、葛均须减去，余可仿此。

血从上逆，见衄咯等证，加犀角地黄汤，犀角、丹皮各三钱，本方生地黄改一两，赤芍仍旧是也，并加西藏红花钱半，日夜连三服，未愈照再服。

郑按：热毒入营，迫烁阳络，血从上溢，本方非再加犀角地黄汤，万难奏功。

埤按：营热内炽，当易鲜生地，或更以鲜生地捣汁，再加鲜茅根、鲜芦根为要。

见斑加化斑汤，即白虎汤加元参三钱，犀角二钱是也。见疹，加银翘散，银花、牛蒡子各三钱，竹叶、大青叶、丹皮各二钱，合本方连翘、甘草是也。二证多见于大热后，当大热时见，宜日夜三服。若微热时见，日夜二服。若舌苔微黄，外微热而内烦恼懊侬，加元参、沙参、梔子、黄芩各三钱，或并加淡豆豉二钱，日夜三服，皆以愈为度。

郑按：疫鼠发核，二三日内，或见斑，或见疹。虽斑重疹轻，究皆胃中热毒炽盛，或加化斑汤，或加银翘散。方中肯，亦须多服。乃克有济，至外热内烦恼懊侬，则加元参、黄芩、梔、豉等味，皆不逾圣贤矩度。

埤按：斑从肌肉而出属胃，疹从皮毛而出属肺，肺胃皆热，故斑疹并见，然亦不宜多见，盖斑多者邪重也。斑更有蓝黑二种，光泽者易治，紫黯者难治。疹亦有红白二种，红润晶莹者易治，紫艳枯白者难治。

若按证加药，按时服药，服药已多，热毒已解，其瘀或从经络散，或从咳嗽出，或从二便下，其病必轻，纵核未消，将原方加減，接服便可收功。

郑按：此节总结上文，可见毒解瘀化，皆

赖按证加药,按时服药,方有效验。

垣按:此条申明鼠疫初起,苟能按法施治,无不即愈之理,所云加减接服者,亦教人于病愈之后,正不必拘定原方也。

有体壮毒盛,有误服忌药,助毒致盛者,有改轻改缓,积毒致盛者,此时犹不按证加重,急迫多服,必无望矣。其证核愈肿大,面目红赤,舌苔老黄,午后热甚,若兼见渴,强壮者加重白虎汤。见上脉浮而促,加減竹叶石膏汤,竹叶五钱,石膏八钱,麦冬六钱,本方甘草改三钱是也。二证能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红花各钱半更好,或加梔子、黄芩各三钱亦好。皆宜日夜连三服,未愈再照服,以热退为度。

郑按:此皆误时误药少服缓服所致。其证面目红赤,舌苔老黄,午后热甚,若兼口渴,皆阳明热毒炽盛,故加重白虎汤。倘有脉浮而促,故加竹叶石膏汤。此二证能再加羚羊、犀角、藏红花,尤见得力,或加梔、芩亦可。然服法必须日夜连服也。

垣按:毒盛之由,既非一致,如因误服忌药者,即以绿豆、生菜菹汁解之。

热退未清,忽恶寒,旋大热,是谓战汗,汗透热解。若人虚汗出未透,致热未清,宜加增液汤以助其液,汗出自透,元参一两,麦冬与本方生地各八钱是也,日夜二服。

郑按:疫证有战汗,亦泄邪大机括。魏柳洲云:脉象忽然双伏,或单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战汗也。宜熟记之。

垣按:应汗不汗,应下不下,或多汗多下,均致正虚邪实,遂有战汗何哉?正能胜邪,一汗而病愈;正不胜邪,不汗而病变。若战而不汗者尤凶,定可于脉之静躁,神之安烦,汗之有无,一决其顺逆也。

余热未退,小便闭而谵语,加车前、木通各二钱,羚羊角、犀角各钱半。贫者加车前、木通、淡竹叶、竹叶心各二钱,日夜二服,以小便利热退清为度。热退清,间有谵语,亦无妨矣。加淡竹叶、竹叶心各钱半,每日一服,数服可愈也。

郑按:此谵语由小便闭,故以通小便为主,热邪从水道而出,谵语自平。如热既退清,间有谵语,此君火未宁,故加竹叶、竹叶心合本方之生地,亦仿导赤意也。

垣按:谵语而小便闭者,其膀胱之热,亦由阳明而来。吴又可曰:热到膀胱者,其邪在胃,故重于清胃,而略于利便,试观所加之犀、羚,其用意可知矣。郑氏所云,以通小便为主,语殊欠妥。

甚而大热不渴,舌黑起刺,腹胀腹痛,大便秘而谵语,热结旁流,体厥脉厥,六证见一,皆宜下。此时危在旦夕,宜急不宜缓,亦宜重不宜轻。故人属强壮,脉沉数有力,或沉小而实,宜用双剂,加大承气汤,大黄、朴硝、枳实,合本方川朴是也。能并加羚羊角、西藏红花更好。一眼不下,不妨双剂照加再服,以下为度。此系屡试,必重用方效,故特改重。重用未见有直泻者,不过大便稍利耳,亦未见有连来二次者,如虑多泻,可备稀粥以待,食之即止。

郑按:此谵语由大便秘,故以治大便秘为主,盖邪困中焦,阳明必实,故加大承气以通腑气,腑气通则谵语自平。六证见一皆宜下,不比伤寒痞满燥实坚,五者俱见,方可下也。此时危在旦夕,下不宜缓,不比伤寒下不嫌迟也。重用未有泻者,吾见亦多矣。或下瘀血,或下酱粪,皆瘀毒外出之兆,最为佳境。

垣按:舌起芒刺者,里热炽而胃液涸也。急下存阴,自是救亡要策,惟原方之柴、葛,及本方之枳、朴,俱在可删可减之例,间有不能不用者,用时亦须斟酌。再朴硝系卤质凝结而成,入水即化,故用必另冲,若不解此法,与诸药同煎,便无功效。

下后热仍不退,痛胀结流,四证见一,仍宜再下。用单剂轻加大黄、朴硝、川朴接服,若下热必退矣。

郑按:下后热不退,仍宜再下,不可放手。惟药剂改轻接服,下后则热必退,药病相当,不必虑伤及胃气也。

垣按:下后热仍不退,原非尽由胃实,须

见腹痛脘胀,热结旁流四证之一,方为余滞未尽之据。

下后仍有微热,间有谵语,加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一钱,日夜二服,以热清为度。贫者可加淡竹叶、竹叶心各二钱,无热仍有谵语,本方柴、葛减半,加元参、麦冬各二钱,淡竹叶、竹叶心各一钱,日夜二服可矣。

郑按:下后余热未尽,间有谵语。用本方再加羚羊、犀角、藏红花,以去余毒。

坝按:下后有热而谵语,是挟痰而兼挟热者也。下后无热而谵语,是挟虚而兼挟痰者也。仲景之温胆泻心诸法,皆可参用。

若大热大渴,兼见痛胀结流四证之一,人壮脉实,不妨重加白虎、承气同服,药用双剂,以下为度,此表里双解法。

郑按:外有大热大渴,内则兼见痛胀结流,故加白虎按本方以解表,又加承气按本方以解里。药用双剂重服者,以人壮脉实,尚堪背城一战。

坝按:大热大渴,痛胀结流,阳明经府之邪,已至极盛。陆九芝曰:病人可生可死之关,即当为病人求出死人生之路。病在阳明之经,虽大不大,一用芩、连、膏、知,即能化大为小。病到阳明之府,不危亦危,非用硝黄、枳、朴,不能转危为安。故当清则清,当下则下,机会不可错过。

富贵之家,惧石膏、大黄之多,可加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三钱,熊胆一分半,竹叶心二钱,药用双剂,连二服。如仍热不退,便不下,可并加石膏、大黄各五钱,以下为度。

郑按:此节承上文而言,若药用双剂,加白虎、承气。富贵之家,必惧而不服,不忍坐视其亡,故复设一法以救之。至热仍不退,便仍不下,故并加石膏、大黄各五钱以解表里,此时若再疑惧而不服,则疾不可为矣。悲夫!

坝按:此条紧接上文而言,病危至此,惟有白虎、承气表里双解,尚可得生。舍此膏、知、硝、黄,将何以泻亢甚之阳,而救垂绝之阴乎?此时犹豫不下,日后虽欲下之晚矣!

若至七日,仍热渴不退,人属强壮,可重加白虎汤,日夜三服,以热退为度,若见痛胀结流等症,人属强壮,可重加大承气汤一二服,以下为度。仍有微热,独见燥结,可加增液汤以润之,日夜二服,仍不下,可加小承气汤,大黄五钱,川朴、枳实各一钱是也。一服不下,不妨再服,以下为度。

郑按:证有七日,若前失治,热渴加白虎,便结加大承气,人属强壮,故加重剂。其素体虚弱,则加轻剂。意在言外,不可不知。惟二证法兼滋阴,元参均不可缺,盖防热毒烁阴,肾水告竭,则更难挽救耳!

坝按:白虎为阳明经病不挑之方,承气为阳明府病不挑之方。若体壮病重,非此不治,试问舍此,奚有别法?

若口燥舌干,齿黑唇焦,不甚热渴,脉见虚大。本方除柴、葛,加一甲复脉汤,本方生地改用大千生地六钱,甘草改用炙草六钱,赤芍改用白芍六钱,余药照旧,并加麦冬不去心五钱,阿胶、火麻仁各三钱是也,日夜二服。

郑按:《温病条辨》一甲复脉汤,即加减复脉汤,加牡蛎,此节既加一甲复脉汤,何以不用牡蛎?且牡蛎为软坚化痞,益阴退热妙品,似不当去,宜补加之。

坝按:既见舌干齿黑,何以热渴反不甚?脉反见虚大?盖邪已深入,而阴之将亡焉。此系坏证,良由因循贻误所致,虽救治得法,十中仅图一二而已。

液仍不复,可并加调胃承气汤以和之,大黄三钱,朴硝五钱,合本方甘草二钱是也。日夜二服,以液生为度。

郑按:此承上节而言,服前方加一甲复脉汤,液仍不复,可并加调胃承气汤以和之。

坝按:上条但为真阴内竭者设法,此条兼为余滞未尽者设法,试以一甲复脉、调胃承气两方参观,其意自明。

若无别证,惟核未消,余时不热,独见子午潮热。本方除柴、葛,改用大千生地,各药照旧,加元参五钱,日夜二服,约三四服,热可清

矣。

郑按：此节为病后余邪未解，立一治例。子午潮热属阴虚，故加生地、元参，以养阴清热。

垣按：子午潮热，断不尽属阴虚。如阳明之积热未尽者，亦必潮热。膜原之伏痰未尽者，亦必潮热。虽然病后之潮热，固不尽属阴虚，而退热之药味，皆当参以养阴也。

若夫危急之症，初起大热大渴，即见痛胀急流，舌色金黄，痰涎壅其等证。人壮脉实，药用双剂，重加白虎、承气，并加半夏、瓜蒌实、黄连，日夜二服，以病退为度，能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红花各三钱更好。凡白虎、承气同用，即取石膏、知母、大黄、朴硝可也，原方不必用全。

郑按：两三日间，得此至危之证，匪特选用别药不可，即重剂缓服亦不可。然医家非胆识俱到，则不敢用，病家非主持能坚，亦不敢服，故此证误死者多矣。噫！

垣按：初病诸证丛生，固病之危且急者也。故用药亦须急迫直捣，应加即加，否则不及挽救矣。

若疫盛行时，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目周身皆赤，此鼠疫之急证，非风非脱。切忌艾火与参，急用大针刺两手足湾处，约半分深，捻出毒血，其人必醒，或拈痧或刮痧亦可醒。醒后即照原方连服二三剂，若见结核发热，照上法治。

郑按：疫气盛行，人在气交之中，感触猝发，多有是证。先用针法，以泄营血必醒，或用刮法，以宣卫气亦醒。然针法失传已久，倘有未谙，不可妄施，不如用刮法为便。刮法用细磁杯盖涂茶油，顺手自上而下，先刮肩颈脊背，次刮胸前胁肋，次刮两手湾曲池穴，次刮两足湾委中穴，见有红紫色绽即止，无不霍然而醒。凡中暑发痧等证，用之亦无不效，一俟能知人事。按证下药，乃不至误事耳！

垣按：疫之急者，不但不省人事，并有一触立毙者，即《千金》之所谓恶注，松峰之所谓

疫厥也。治法一面先从少商穴针去恶血，一面速用开窍诸方，徐图救治。

老弱幼小，急迫只用单剂，日夜惟二服，加石膏、大黄减半，所加各药，小儿皆宜减半。五六岁一剂同煎，分二次服，重危之证，一剂作一服。幼小不能服药，用针刺结核三四刺，以如意油调经验涂核散，日夜频涂十余次，亦可愈。

郑按：此节为老幼得病立一治例，非漫无分别而喜用重剂也，存心仁爱，立法精良，于斯可见。

垣按：老年气衰，幼稚质弱，虽同一患疫，即用药各殊。就使认证已确，峻猛之药，只可用至四分之一。和平之剂，亦不得过十成之五。吾愿世之安怀在抱者，幸毋忽诸。

妇女同治，惟孕妇加黄芩、桑寄生各三钱，以安胎。初起即宜急服，热甚尤宜急迫，热久必坠胎也。或疑桃仁、红花坠胎，可改用紫草、紫背天葵各三钱，惟宜下者除朴硝。

郑按：鼠疫毒由地起，妇人女子静处室中，最易感触，故以本方按证加减同治也。惟孕妇以血荫胎，故从方书禁例，去桃仁、红花，而用紫草、紫背天葵，加黄芩、桑寄生以安胎，丝丝入扣，毫不犯手。然热毒久郁，犹易伤胎，故初起宜急服，热甚宜急迫。即《内经》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至于宜下之证，虽除朴硝，然素体虚弱，或邪甚正衰，胎最易坠，即大黄、川朴、枳实，亦须斟酌减轻，方不误事。

垣按：妇女治法虽同，惟顾忌甚多。如胎前忌温，产后忌凉，崩后忌破，经行须防热入血室，孕妇须要安胎，此其大要也。

诸证皆除，惟核未消，仍宜服药。瘀去未尽，必成疮也。原方除柴、葛，改用大干生地六钱，甘草改用炙草，与当归俱加倍，其余减半，加元参五钱，气虚可加生芪二三钱，每日一服，三四服核必渐消，如消未尽，当归四钱，大干生地、元参各六钱，翘、芍、桃仁减三分之二，生芪四钱，川朴五分，炙草三钱，再数服，或消散，或破流黄水愈矣。初愈改用原方，实

滋阴去瘀，善后之良方也。

郑按：结核未消，仍须去瘀。病家疑桃仁、红花破血，而不敢多服重用。瘀郁酿脓，一经破溃，转致成疮，最难收口，吾见亦多矣。

坝按：此条加减诸药，颇中肯綮。

人虽虚弱，切忌温补，盖热证伤阴，初愈古法惟滋阴戒温补，况结核未消，即热毒未清，温补助热，其毒必发，此时体虚再病，必无救矣。惟质素虚寒，偶感热毒，调治既清，复回本质，证见虚寒，然后用补，亦宜阴阳两补，勿遽温补峻补贻害也。

郑按：此章为初愈者叮咛告诫，窃恐蛮补贻害，前功尽弃。匪特温补药剂不可投，即臍补食物亦不可吃。此服药宜滋阴，食品宜清淡，则无不霍然愈矣。

坝按：疫为淫火，疫症初愈，不但五液皆被灼伤，且腑脏皆有余热，譬之燎原之后，余焰未熄也。此时清之不暇，何堪温补？或见虚寒脉证，亦当阴阳并补。所云阴阳之阳，犹气血之气，试观上条气虚加芪之法，此理自明。故阴阳并补，即气血并养之谓，并非真阳内竭也。倘误投附、桂，鲜不僨事。

愈后六七日不大便，腹无所苦，乃津液未充，用六成汤，当归钱半，生地五钱，白芍一钱，天冬一钱，麦冬一钱，元参五钱，二服大便自易。初愈昏昏欲睡，手足微冷，核消后微有浮肿，此由血虚未复，气无所附，用补血汤，生芪八钱，当归四钱，皆宜小心体认，切勿仓皇误事。

郑按：此条原文倒置，未见贯串，恐有错简，且方又另列，体例未合，故略为移易。

坝按：此条即是气血两补法，可与上条参观。然既立补法，犹恐除毒之或有未尽，用者之或有差失，小心一语，旨哉言乎！

以上诸法，俱从屡次试验得来，证以强壮者为多，故于入属强壮，病盛热毒家复有余者，每于重危之证，必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红花，取其见效较捷耳。无如人情多俭，富者闻而退缩，贫者更可知矣。兹为推广分别热盛毒

盛两途，随证加药，亦足以治病。如初起系热盛之证，加石膏、知母、淡竹叶，或螺厣菜、原书名雷公根、龙胆草、白茅根之类，便可以清热。如兼有毒盛之证，加金银花、牛蒡子、人中黄之类，便可以解毒。若热毒入心包也，羚、犀、花虽属紧要，即羚羊、犀角、藏红花。然加生竹叶心、生灯心、黄芩、栀子、麦冬、莲子心、元参心之类，便可除心包之热毒。若热毒入里也，加大黄、朴硝、枳壳以泻之，便可去肠胃之热毒。如此则贫者亦费无几矣，老弱幼亦可类推酌减，惟要照方按法，急服多迫，方可见效。若改轻改缓，固属自误，即每日一服一二服，即以为不效，何异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即谓水不胜火也，方既受冤，而病者更受冤，不诚可痛哉！

郑按：此章推广治法以挽救贫苦之人。热盛者清热，毒盛者解毒，入心包则加清宫汤，陷肠胃则加承气汤，即老弱幼小，亦可类推酌减，于乎！立法精良，无微不至。

坝按：富贵者遇石膏、大黄，则心有所不敢而不服。贫苦者遇羚羊、犀角，则力有所不逮而不服。二者不同，其自误则一也。故罗氏此条，不厌精详，多方设法，真能体贴入微。

此证最易反覆，有微热未清而复，有微热方清而复，以伏邪未尽也，谓之自复。查所复何证？照方按证加药，以清余邪，自然获愈。有瘥后或因饱食而复，或因厚味而复，以食物阻滞，谓之食复，轻则损谷自愈，重则消导方痊，加神曲、山楂、麦芽以去滞，自然获愈，有因梳洗沐浴，多言妄动而复，谓之劳复，脉和证轻，静养可愈，脉虚证重，调补血气方愈，勿用寒削。因服参、桂而复，急服绿豆山楂汤以解之，用清补滋润药以调之。以上各证，有核无热，照方酌减服。若因怒气房劳而复，最为费手，愈后六七日，见胀痛吐泻等证，已非原病，宜按脉证调治，愈后宜调补，犹宜静养，节饮食，慎言语，谨起居，戒恼怒，寡嗜欲也。以上《汇编》

坝按：疫病之后，复病尤易，有劳复者，有食复者，有感冒而复者，有余邪未清而复者，有调治失宜而复者，复病不一，大凡食复居

多,语云病从口入,询不诬也。其治法尤当量人虚实,随症化裁。

此证发核,有破口溃脓而至腐烂者,其故有三:一则因初起服辛热之药,如麻、桂、羌、防、姜、附之属,致热毒迫瘀成脓。二则因初愈骤服温补之药,如参、术、炙芪、肉桂、大枣、桂元,及鸡羊厚味谷食粘腻之物,余毒未净,温补助热,势必掀肿溃脓。三则因病重药轻,证急服缓,或服解毒活血汤一二剂,热稍退核未消,而即停药。或去桃仁、红花,或更换他方,或应加承气而不服,或应加白虎而不用。药力未到,毒气逗留,亦必酿脓破口,迨至溃烂,最难收口,脓水愈流,气血愈伤,欲望复元,非数十日调治不为功。若见热退身凉,脉静舌净,惟核破口,流出黄水,须兼内托,外用泰西黄腊膏,以象皮油、华士林,调匀贴之即愈。他如误药误时,救愈之后,核已掀肿,色红而热,按之甚软,已经酿脓,可用银针挑破,放出脓水,势将平塌。余瘀未净,先用象皮油、华士林,调黄蜡膏贴之。如不收口,再以泰西白腊膏贴之。如瘀脓已净,仍不合口,当用珍珠散掺之,外贴象皮油,须多服活血排脓解毒汤药,或以罗氏原方,去柴、葛,减桃、红,加元参、赤豆、银花、白芷之属。若夫诸证悉平,气血涉虚,核肿坚硬,既不能消,又不化脓,毒根不铲,终非了局。按其脉息细弱,内服托里排脓,外敷拙定化核散,或用泰西碘磺水,时时抹之自化,或用生蒲公英捣蜜贴之。至于溃脓腐烂,体将羸瘦,证见虚弱,酌服阴阳双补汤药以托之。若舌苔尚浊,口仍见渴,是余毒未尽,邪热未清,可进凉血清热,排脓解毒汤药,其外敷药粉,皆以珍珠散调象皮油、华士林贴之。如脓水将净,肌肉已生,惟口未合,可单用象皮油,即能收功,或用合口膏涂之即愈。《约编》

顷按:郑氏所补治外诸法,简便适用。

刮 法

肩颈脊背,胸前肋肋,两肘臂,两膝湾等

处,皆宜用绵纱线或苧麻绳,或青钱或磁碗口,蘸菜油,自上向下刮之,以红紫色绽方止。项下及大小腹软肉处,以食盐研细,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景岳云:凡毒深病急者,非刮背不可,以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也。

顷按:刮以宣之,使已入之邪,得以外泄,而病可松也。

刺 法

第一宜刺少商穴,刺时扶病人坐直,男左女右,用力将其手臂从上捋下,将其恶血聚于指头,以油头绳扎住寸口,用尖锐银针,在大指甲向里如韭叶许刺之,挤出毒血即松,重者两手并刺。

两臂弯名曲池穴,两膝弯名委中穴,以手蘸温水拍之,露出青筋红筋,若肌肤白嫩者,则露紫筋,皆痧筋也。并用银针刺出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无毒血,反令人心烦,腿两边硬筋上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吊。

顷按:以针刺放毒血,俾邪得外泄。即《痧胀玉衡》书用砭之意也。

附:紫草茸辨误

考《本草纲目》,紫草释名紫丹,别录一名紫芙,一名茈菰,一名藐,一名地血,一名鸦衔草。初无所谓紫草茸者,惟李时珍纲目注中,曾言其根头毛白如茸,后人因添一茸字,以炫人目,不谓药肆中又以紫草胶代紫草茸,而紫草之与紫草茸,遂分而为二,以讹传误,相沿已久。殊不知紫草气味苦寒,斑疹痘毒,用以活血凉血,若一经熬胶,不但不能凉血,且使热毒胶粘,不能透泄。一字之微,人之生命系焉!吾辈涉笔,不可以不慎,窃愿后之用紫草者,幸勿再书茸字。又按:紫草一物,花紫根紫,可染紫色,故名紫草,胶系燠肆用以染色者,并不入药。

鼠疫抉微 卷三

清 嘉定 余德坝伯陶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药方篇第三

鼠疫经验方《汇编》一名加减活血解毒汤

桃仁八钱，去皮尖，打 红花五钱 当归一钱五分 川朴一钱 柴胡一钱 连翘三钱 赤芍三钱 生地五钱 生草一钱 葛根一钱

罗按：此方以桃仁为君，而辅以归，去瘀而通壅。翘、芍为臣，而兼以地，清热而解毒。朴、甘为佐使，疏气而和药，气行则血通。柴、葛以解肌退热而拒邪，邪除则病愈。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

又曰：此方关键全在归、朴二味，盖归为血中气药，朴为气中血药，气血流通，而病安有不愈乎？

又释疑曰：此方针对病源用药，故能投无不效。或疑桃仁、红花过多败血，实误会耳！《纲目》云：桃仁补少而攻多，红花合当归能生血，多服能行血，夫曰补、曰生、曰行，明谓去瘀生新矣。徐灵胎于桃仁亦曰去旧而不伤新，古方多用于伤后产后，可知二味是去瘀，非败血也。又疑当归助血毒，抑知去瘀必须活血，尤宜生血，然用于凉血解毒剂中，犹不多用，制方者未始无斟酌也。又疑生地引邪入阴，更不可解，考之《本草经》，谓作汤可除痹去烦热。《本草纲目》，谓能凉血滋阴。时医见有阴字，遂疑其引邪入阴，夫阴血也，热毒中血管，邪已在阴，故内外烦热，四肢痹痛，用此正对症良药，而反疑其引邪入阴，是认滋阴阴字，作表里里字解矣。

坝按：方中柴、葛，罗氏置而未辨，岂鼠疫治法，重在活血，而解肌之药，不妨从略耶？抑故置一隙，使人参用活笔，不必拘拘于常格耶？虽然，病之重者，用药宜重，病之轻者，用药宜轻。经云：过犹不及。盖谓药与病称，便是良药，故审症用药，果能分别虚实轻重，则操纵在我矣。

又按：孙思邈曰：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徐灵胎曰：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宜随地制宜。岐伯有异法方宜论，而五常政大论，辨高下温凉之异，由来方家所说，大略相同。考江南岭表两地，地形之卑湿虽同，而地气之寒温迥别。是以人之体质，亦随地而异，即药之分量，亦因人而殊，罗氏所定之加减活血解毒汤，即吴又可所谓急症急攻法也。施之于壮体重病，谁曰不宜？第强弱有相悬，阴阳有偏胜，或老或幼，或其人本有夙疾，或病后元气未复，是在用药者神而明之，变而通之也。爰是权其轻重之宜，增补加减治法数条。

如肝阳素盛者，去柴胡、葛根，加桑叶、菊花。肺阴素虚者，去柴胡、葛根、厚朴，加桑叶、贝母、知母。肾阴素虚者，减轻柴、葛，加知母、稻豆。气分素虚者，去柴胡，微加防风。血分素虚者，去柴胡、葛根，加桑叶、丹皮。幼稚纯阳者同。胃热素重者，生地干者易鲜。痰湿素重者，佐以平胃二陈，大病之后，去柴胡、葛根，加丹参、苏梗。老年气衰者同。亡血之后，去柴胡、葛根、桃仁、红花，加丹参、桑叶、侧柏、白薇。产后血去过多者，去桃仁、红花、柴胡、葛根，加荆穗、丹参。产后血枯生风者，去柴胡、葛根、桃仁、红花，加丹参、荆穗、天麻、

租豆。

吴子存经验方

大黄 厚朴 枳实 朴硝 犀角 羚羊角 川黄连 黄芩 车前 泽泻 连翘 牛蒡子 大桃仁 红花 紫草 紫花地丁 紫背天葵

各药随病者强弱轻重为加减,各味俱宜重用,多者以两计,不必迟疑。

原按:此证发时,热甚猛速。必须急用猛剂,不必听医师评量斟酌,揣脉论方,延迟片刻,遂致难救,所谓宋人议得定,金兵已渡江也。依此法治之,庶几百无一失,切勿迟疑自误。

郑按:鼠疫之病,热毒既入血分,必以凉血解毒泻热为主。初起病轻,则前承气羚羊六味可去可减。若体强证重,非重剂急服,万难挽回,是在临证者,贵有权宜也。

鼠疫毒核消毒散《汇编》

银花 连翘 元参 桔梗各一两 僵蚕 板兰根 甘草各五钱 马勃四钱 牛蒡六钱 荆芥穗 薄荷各三钱

共为粗末,每服六钱,病重八钱,以芦根汤煎药末二三滚,去渣服,轻者一日三服,重者一时一服。

己亥夏,惠郡患疫,江密庵农部制此散施送,赖活者甚众。

鼠疫方同上

人青二钱 青黛二钱 黄芩三钱 花粉三钱 人中黄三钱 紫草三钱 连翘三钱 忍冬三钱 栀子二钱

水煎服,此方屡验,活人多矣。

应疫证方同上

紫花地丁二钱 紫背天葵二钱 甘草节二钱 荆芥穗二钱 生大黄二钱 穿山甲二钱 牙皂钱半 金银花三钱 野菊花三钱 西藏红花六分 熊胆六分,贫者不用亦可

用水煎服,如有起毒核现红色者,即将紫花地丁、紫背天葵,每味加多二钱,银花、野菊花,每味加多七钱,同煎服。

治疫奇方同上

金银花三钱 生甘草二钱 小粒乌豆五钱,微炒 白矾二钱 浮黄土五钱

上药五味,用饭碗量二碗半水,煎至一碗水,临睡时温服,次早天亮,计合六个时辰,必汗出而愈。如不愈,次日临卧时照服一剂,无不见效,此方无论已传经未传经,阴证阳证皆愈。或用蜜为小丸,每服三钱亦效。

经验涂核散同上原名经验涂药

飞朱砂五钱 木鳖仁八钱 雄黄五钱 庄大黄五钱 上冰片二钱 真蟾酥二钱 地丁五钱 紫花 山茨菇八钱

上药共研细末,用小磁瓶分贮数十罐,黄蜡封口,俾免泄气,调茶油涂,或用清茶亦可。琼州鲍游府用此方各味等分,调如意油频涂甚效。须先四面轻针结核后涂药,凡小孩不能服药,用此法涂甚妙。

治鼠疫毒核方同上

初起身热面红,口渴心闷谵语者,决是此证。其毒起在头面四肢及身上,初起如豆,过两刻则如龙眼,起在皮内,按之应手而动,急用仙人掌半个,切碎煎服,如效再以仙人掌春烂敷毒核,留一小孔出毒气。有起核而无身热口渴者其毒轻,先起核而后身热者亦轻,若发热谵语而后起核者较重,核起头面及上焦者重,起四肢及下焦者轻,亟宜敷药,药热即换,见效自速。

经验化核散《约编》

山慈菇三钱 真青黛一钱 生黄柏钱半 浙贝钱半 赤小豆二钱

共研细末,调麻油涂,日涂三四次,以消为度,甚见效验。

孙氏涂核经验方 劈旧旱烟杆内烟油,涂核立消。

经验敷核方《汇编》

鲜蒲公英二钱 鲜柏树叶二钱 鲜浮萍二钱 天生子一钱 雄黄一钱 冰片五分

共春烂,和蜜糖敷之。或梅花点舌丹,调烟膏敷之。或用连须葱头捣烂,加雄黄、冰片

调敷。或用蛇顶骨一片，用唾津将平底一面涂遍贴核上，即粘而不脱，一俟脱落，用人乳半杯，将蛇顶骨用竹筋夹起浸乳内，两点钟久，吐尽毒气，毒盛者乳亦变色，取出再贴之，频浸频贴，以核消为度。

埤按：本草吸毒石，一名蛇顶骨，另详后考。

大承气汤^{仲景}

大黄 芒硝 厚朴 枳实

小承气汤^{仲景}

大黄 厚朴 枳实

调胃承气汤^{仲景}

大黄 芒硝 甘草

邹润安曰：柯氏云：厚朴倍大黄，为大承气。大黄倍厚朴，为小承气。是承气者，在枳、朴，应不在大黄矣。但调胃承气汤，不用枳、朴，亦名承气何也？且三承气汤中，有用枳、朴者，有不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不用芒硝者，有用甘草者，有不用甘草者，惟大黄则无不用，是承气之名，固当属之大黄，况厚朴三物汤，即小承气汤，厚朴分数倍于大黄，而命名反不加承气字，犹不可见承气不在枳、朴乎。自金元人以顺释承，而大黄之功不显。考本经首推大黄通血，再以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之义参之，则承气者，非血而何？夫气者血之帅，故血随气行，亦随气滞，气滞血不随之滞者，是气之不足，非气之有余。惟气滞并波及于血，于是气以血为窟宅，血以气为御侮，遂连衡宿食，蒸逼津液，悉化为火。此时惟大黄能直捣其巢，倾其窟穴，气之结于血者散，则枳、朴遂能效其通气之职，此大黄所以为承气也。

白虎汤^{仲景}

知母 石膏 甘草 粳米

水煎服。

柯琴曰：阳明邪从热化，故不恶寒而恶热。热蒸外越，故热汗出。热烁胃中，故渴欲饮水。邪盛而实故脉滑，然犹在经故兼浮也。盖阳明属胃，外主肌肉，虽内外大热而未实，

终非苦寒之味所宜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热，寒能胜胃火，寒能沉内，辛能走外，此味两擅内外之能，故以为君。知母苦润，苦以泻火，润以滋燥，故用为臣。甘草、粳米调和于中宫，且能上中泻火，稼穡作甘，寒剂得之缓其寒，苦剂得之平其苦，使二味为佐，庶大苦大寒之品，无伤损脾胃之虑也。煮汤入胃，输脾归肺，水精四布，大烦大渴可除矣。

凉膈散^{局方} 一名连翘饮子。

连翘 大黄 黄芩 薄荷 甘草 黑山梔 芒硝 竹叶 生蜜

汪昂曰：此上中二焦泻实火药也。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故以连翘、黄芩、竹叶、薄荷散火于上，而以大黄、芒硝之猛利荡热于中，使上升下行，膈自清矣。用甘草、生蜜者，病在膈，甘以缓之也。古方用凉膈居多，本方加菖蒲、远志，名转舌膏，治心经蕴热。加青黛、兰根，名活命金丹，治肝经风热。张洁古减去硝、黄，加桔梗为之舟楫，浮而上行，治上焦诸热，便不实者宜之。

埤按：本方去硝、黄，加桔梗，名清心凉膈散，治疫邪斑疹最宜。

黄连解毒汤^{外台}

黄连 黄柏 黄芩 焦山梔

水煎服。

汪昂曰：寒极曰阴毒，热极曰阳毒，是方名曰黄连解毒，是君以黄连，直解心经火毒也。黄芩泻肺经火毒，黄柏泻肾经火毒，梔子通泻三焦火毒，使诸火毒从膀胱出。若大便实者，加大黄，名梔子金花汤，利大便，是使火毒从大小二便而出也。盖阳盛则阴衰，火盛则水衰，故用大苦大寒之药，抑阳而扶阴，泻其亢盛之火，而救其欲绝之水也。然非实热之火，不可轻投。

银翘散^{鞠通}

连翘 银花 苦桔梗 薄荷 竹叶 生甘草 荆芥穗 淡豆豉 牛蒡子

芦根汤煎服。

原按：《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

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之训。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

桑菊饮^{同上}

光杏仁 连翘 薄荷 桑叶 菊花 苦桔梗 甘草 鲜芦根
水煎服。

原按:此辛甘化风,辛凉微苦之方也。盖肺为清虚之脏,微苦则降,辛凉则平。立此方所以避辛温也。

增液汤^{同上}

元参 麦冬 细生地
水煎服。

垣按:吴鞠通曰:温病之不大便,不出热结液干二者之外,其热结之实证,则从承气法矣。其半虚半实证,则不可混施承气,故以此法代之。然阴虚而热重者,生地当易鲜者为佳。

一甲复脉汤^{同上}

炙甘草 干地黄 生白芍 麦冬 阿胶 生牡蛎
水煎服。

垣按:仲景之炙甘草汤,一名复脉汤,为千古养阴之祖方。凡病虚而阴阳有亏损者,皆可用也。吴鞠通从原方去桂枝加白芍,名加减小复脉汤,再去麻仁加牡蛎,名一甲复脉汤,乃专为温病救阴而设,用者不可不知。

清宫汤^{同上}

元参心 莲子心 竹叶心 连翘心 犀角尖^{磨冲} 连心 麦冬
水煎服。

原按:此咸寒甘苦法,清膈中之方也。

清营汤^{同上}

犀角 生地 元参 竹叶心 麦冬 丹参 黄连 银花 连翘
水煎服。

垣按:此方从犀角地黄汤加入轻清逐秽之品,亦咸寒甘苦法也。

犀角地黄汤^{千金}

犀角^{磨冲} 生地 芍药 丹皮
水煎服。

王晋三曰:温热入络,舌绛烦热,八九日不解,医反治经,寒之散之攻之,热势益炽,得此汤立效者,非解阳明热邪,解心经之络热也。按:本草犀角、地黄,能走心经,专解营热,连翘入心散客热,甘草入心和络血,以治温热证,热邪入络,功胜《局方》。

神犀丹^{温热论}

真犀角^{磨汁} 石菖蒲 黄芩各六两 生地 黄 冷水洗净浸透,捣绞汁 银花各一斤,如有鲜者,捣汁用尤良 粪清 香连翘各十两 板蓝根九两,无则以飞净青黛代之 淡香豉八两 大元参七两 天花粉 紫草各四两

上药各生晒研细,忌用火炒以犀角、地黄汁、粪清和捣为丸,切勿加蜜,如难丸可将香豉煮烂。每重三钱,凉开水化服,日二次,小儿减半。如无粪清,或用金汁水,或加入中黄四两,研入俱可。

王孟英云:温热暑疫诸病,邪不即解,耗液伤营,逆传内陷,痉厥昏狂,谵语发斑等证,但看病人舌色干光或紫绛,或圆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觉神情昏躁,而舌赤口干者,是温暑直入营分。酷暑之时,阴虚之体,及新产妇人患此最多,急须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数,误投别药以僨事也。兼治痘瘡毒重,夹带紫斑危证,暨痘疹后余毒内炽,口糜咽腐,目赤神烦诸证。

普济消毒饮^{东垣}

黄芩 黄连 连翘 薄荷 桔梗 牛蒡 马勃 板蓝根 元参 僵蚕 升麻 柴胡 陈皮 人参 炙甘草

便秘加大黄,煎汤饮。

原按:金泰和间,多有病大头天行者,医以承气下之不愈。余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今邪热客于心肺之间,而以承气泻其胃热,是为诛伐无过,病以适至,其所为故,因处此方,全活甚众,遂名普济。

达原饮 吴又可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芍药一钱 黄芩一钱 甘草五分
水煎温服。

原按：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其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不过调和之剂，如渴与饮，非拔病之药也。

菊花甘草汤 程钟龄

甘菊花四两 生甘草四钱
水煎顿服，渣煎再服。

《千金》雄黄散 涂五心额鼻人中及耳门，能避瘟气。

雄黄五两 朱砂二两 九节菖蒲二两 鬼臼二两

上药研末过筛，磁罐收贮，每用钱许，调井水涂。

千金太乙流金散 辟瘟气方，若逢大疫之年，或用三角绛袋，盛挂心前，或悬户上，或焚中庭，或烧薰瘟病之人，无不灵验。

雄黄二两 雌黄二两 矾石两半 鬼箭羽两半 煅羚羊二两

上五味研末过筛，磁罐收贮。

千金断瘟方 瘟疫转相染着至灭门，延及外人，无收视者，服此一九，可与病人同床，不至传染。

赤小豆 鬼箭羽 鬼臼 雄黄

上四味各等分，研末过筛，以蜜杵丸，如小豆大，磁罐收贮。

顷按：《外台秘要》，多朱砂一味。

治疗疮方 《吴本》

鲜白菊花连根，无花用叶，打自然汁一杯，热酒冲服，或开水冲服，渣敷患处，留出疮头，盖被出汗，其毒自解。

八宝散 《约编》

治疮毒脓尽，用此掺上，即能生肌长肉，平口收功，效验异常。

珍珠一钱，人乳浸三日，或装豆腐中煮透取出，研细如飞面 真血竭五分 粉口儿茶五分 煨石膏一钱 炉甘石一钱，以黄连五分煎汁，煨淬，研细，水飞净 赤石脂一钱 陈年吐丝头五分，煨存性 梅花冰片一分二厘

辟疫良法 同上

用硫磺银朱二味等分，不可用水以新瓦烧药，放在房内，关闭窗户，熏之，可除疫气，及死鼠气味。

又法 用贯众一两，白矾一两，乌豆一撮，同放水缸内，白矾、乌豆，宜用夏布小袋装贮放缸内，三四日取出一换。

选用《万国药方》同上

臭水

即辟瘟解毒药水，每日以此冲洒地角阴沟卑湿等处，一二次，可除一切疫病秽气。

臭丸

即白樟脑丸，亦名辟疫丹，佩带身上，可辟疫疔。

白蜡膏 黄蜡膏

俱生肌润燥。

松香油膏 即合口膏 **象皮膏**

俱收口生肌。

碘矾水，一名海碘。洗水外搽療痲结核，及大头瘟核瘟。

华士林

润肌滋燥。

附：吸毒石考 素庵

陈士铎《石室秘录》曰：疮毒初起，有一种解毒之石，即吸住不下，但毒轻者，一吸即下，毒重者，必吸数日始下，不可急性，而人自取下也。此石最妙，一石可用三年，然止可用以治小疮口耳。大毒痈疽，仍须煎汤药治之为妙。

王逊《药性纂要》曰：近见有吸毒石，云出

西洋,放毒上即吸紧不能动,拔出毒气,力尽则自脱。

吴震芳《岭南杂记》曰:吸毒石,乃西洋岛中毒蛇脑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肿毒,即发背可治。今货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大围棋子,可吸平常肿毒,及蜈蚣蛇蝎等伤,置患处粘吸不动,毒尽自落其石,即以人乳浸之,变绿色急远弃之,著人畜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即裂矣。一石可用数次,真脑石置蛇头不动为验。

王丹麓石友赞曰:《岭南方物纪》,吸毒石出西洋,色与磁石相类。凡身有肿毒,或受虫蝎毒处置石其上,毒尽收石内,其患即平。随以石浸水中,一昼夜出毒,便可再用不穷,赞云:

人有疾患,苦莫可告,我切恫瘝,无方以疗,石本西洋,力兼众妙,能收能出,循环愈效。

袁慢恬书隐丛说曰:吴江某姓,有吸毒石,形如云南黑棋子。有大肿毒者,以石触之,即胶粘不脱,毒重者一周时则落,毒轻者逾时即落,当俟其自脱不可强离也,强离则毒终未尽焉。俟其落时,预备人乳一大碗,分贮小碗,

以石投乳中,乃百沸踊跃,再易乳,复投更沸,如是屡次,俟沸定,则其石无恙,以所吸之毒为乳所洗尽也。不然,其石必粉裂矣。云得之于旧家,本出于大西洋中,传记不见,乃知世间奇物,不可以理测也。

纪昀《滦阳消夏录》曰:《左传》言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小奴玉保,乌鲁木齐流人子也,初隶特纳格尔军也。尝入谷追亡羊,见大蛇巨如柱,盘于高冈之顶,向日晒鳞,周身五色烂然如堆锦秀,顶一角,长尺许,有群雉飞过,张口吸之,相距四五尺,皆翩然而落,如矢投壶,心知羊为所吞矣,乘其未见,循涧逃归,恐怖几失魂魄。军吏郭图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即所谓吸毒石也。见此蛇者,携雄黄数斤,于上风烧之,即委顿不能动,取其角,锯为块,痼疽初起时,以一块著疮顶,即如磁吸铁,相粘不可脱,待毒气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轻者乳变绿,稍重者变青黯,极重者变黑紫,乳变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尽,余一二次愈矣。余记从兄懋园家有吸毒石,治痼疽颇验,其质非木非石,至是乃知为蛇角矣。

鼠疫抉微 卷四

清 嘉定 余德坝伯陶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医案篇第四

罗芝园医案

辛卯春，县城疫作，初阅得《医林改错》活血解毒汤，赞与证合。尔时黄木生为予剃发，即求钞用，予嘱初起即用，定易见功。及后询之，知伊家救此证者，五人皆一剂愈，其时林子干在座。伊村初疫，钞治三人，亦一剂愈。一工人持药回家，延医诊视，医者愤愤，教服半剂竟毙。

癸巳春，城乡皆疫，予回横山泰兴当早饭，李子碧林至，云有二婢大热谵语，腿核如卵，是早长者已死，次者现危，求录此方，照方加羚羊角、犀角各三钱，初服小便如血，热减核小，然腹满便结，热毒传里，复加枳实一钱，朴硝二钱，大黄五钱，同渣煎服，是晚下二次，次早全愈。何氏妇横山人，与婢同病，其子闻婢已愈，亦来求方。以其贫，教以连服三剂之法，次日热退，惟核未消，即行止药，后成疮溃烂。

石城宏丰号，苏杭店主人梅仿生，龙山人也。店内陆刘二司事患此证，服时医药濒于危，壮热谵语二日矣。予由横山回城，仿生告以故，予因言此方之效，众皆疑而置之，次早延医不至，不得已用之，仿生见红花枯索，加西藏红花二钱，一服病退，再服热除核消，三服全愈，此加西藏红花之始也。三司事愈后，恨时医之误，信此方之神，故刻陈情辨惑说，传之陀村，用合剂法，传至县，李碧林亦寄信

至县，此方之效，一时哄传，信者遂众焉。

族弟让阶之子，在外染病回，热憎大渴痛痹，自顶至踵，起核卅余颗，危证也。族人共酌曰：如此危证，非轻剂可挽，遂合二剂为一剂，加石膏一两，羚羊、犀角各三钱，一服热退渴止，仍合剂服，热除核消，单剂再服四五剂，全愈。可知危证责效一二剂，必无望矣。

安铺廩生李荫棠之侄，年十四岁，患此证甚危，热憎颠狂，牙关紧闭，皆谓不救。荫棠闻此方之效，即催其父母照方加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二钱，取四剂回，撬而灌之，吞下即吐，频频灌之，始不吐，连尽四剂病减，再服数剂而愈。惟误听时医之言，减去当归，其核不消而溃。

许旺，宜兴栈伙计也。年十五，骨气正壮，初患此证，壮热头痛，无核危证也。教以连服之法，二剂热退。次早煮粥热服，遂微热谵语，四肢痹痛，急加羚羊、犀角各二钱，西藏红花一钱，一服痛如故，兼见胸腹满痛，急用下法，一服仍如故，并闻药欲吐。一老医曰：此热毒攻胃也。教先服淡竹茹汤，然后服药，果不吐。再照方加下药一服，病稍退，仍加羚羊、犀角各二钱，连二服。并服生灯草心、螺厝果、龙胆草、白茅根、白莲叶等药，兼绿豆汤，数次始愈。

黎涵智，白藤山人也。在石岭贸易，每好谈医，得此方常录以治人。嘱曰：切不可减少桃仁、红花。及已与妻患此证，反疑曰：我夫妻年六十余矣，恐不能受此重药，遂改轻桃仁、红花二剂即毙，妻亦垂危。人阅所开之方，始知改轻，即照原方开服，其妻得不死。

乙未陀村治案

次儿启基年及壮，三月初二晚，饮酒后壮热头痛，口渴身痹，左腿腕连二核。照方一服，次三四日，照方加西藏红花钱半，二服未效。初四下午，予由城回，热憎之甚，急用双剂连追，加石膏一两、知母五钱，羚羊、西藏红花各二钱，犀角三钱，三服仍未效，鸡鸣后谵语，频流尿汁，毒入脏矣。初五早，照前加朴硝二钱，大黄三钱，连二服，已无尿汁，头痛亦顺，惟壮热未退，心胸烦躁，大便转闭，初六仍照前石膏、知母减三分之一，归减半，另加犀角一钱，生竹叶心、生灯心各一撮，生栀子、淡豆豉各三钱，大黄加至五钱，连二服，热稍减，便仍未通。及晚照前大黄加至七钱，一服便通，热始退，谵语仍未尽除。初七八九，用单剂加羚羊、犀角各二钱，西藏红花一钱，竹叶心、灯心为引，每日二服，微热谵语始清，独核不消，坚硬径寸而痛。以后照方日一服，六七日，坚硬已软小成疮，以痛未止，仍日一服，又三四日，始穿流黄水，用托里透脓汤二服，疮已成脓，而颈起微核，复照原方二服，核消，仍涂敷数日始愈。此证初热邪在表，失在不重加白虎，迨已入脏，又失在轻用承气，以致于甚，其核不散，又失在减轻当归，诚以大热不退时，惑于常说，虑当归助血热，大黄损元气故耳。所幸误用轻而不误用药，不致大误，自后遇证，宜用石膏、大黄，人又强壮者，初用必七钱，次用一两，多于二三服见效。

一后生年十七，初热渴痛痹，见核数处，依方二日三服，已热憎矣。次用双剂加知母五钱，石膏一两，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三钱，一服稍效。主人虑白虎大寒，羚羊、犀角太贵，用双剂加西藏红花二钱二服，随用单剂二服，甚至谵语，奄奄一息，移至厅事，备棺将殓矣，家人迁避，留人看视。原方日一服，二日后，有老妇来告曰：此子稍苏呼救，能食米汤。予细询之，知尚微热谵语，并手摆舞，大便闭结，已形销骨立矣。姑予二剂，加羚羊、犀角各二钱，西藏红花

一钱，朴硝三钱，大黄七钱，连二服未通，已能食稀粥一碗，郑汗，此体弱邪衰，故食粥无碍。再用双剂，加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二钱，朴硝四钱，大黄一两，一服即通，诸证皆减，惟核溃烂，调治二十余日愈。此证虽误时，幸无误药，卒能保全，然以迟疑，致苦累已不少矣。

一少妇脏素寒，时服温药，初起壮热头痛，大渴身痹，颈核嫩红，随时加肿，急用双剂连追，加知母五钱，石膏两半，至二两，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三钱，日夕四服，肿已定，痛渴稍顺，惟热未退，以大便未通故也。次早仍用双剂，加知母四钱，石膏一两，朴硝五钱，大黄一两，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如故，一服未通，日中照前大黄加至两二，便通瘀下，热稍减，晚仍照服，以后用单剂加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二钱，日夜二服，五六服全愈。此证加药至重，追药至急，其愈亦至速。

丙申琼府治案

黄圣征年将五十，海口会隆行股东也。家琼城，以疫死者已四人。伊始病避居海口，延往诊视，其证稍热渴，腿夹各一核，足面一疔疮，毒甚而热不甚也。轻加石膏、知母、并紫花地丁，嘱日夜三服，并外涂。伊答云：敢二服，亦听之。次日畏石膏之寒，不得已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红花各一钱，并紫花地丁，嘱二服。是晚稍见谵语，加羚羊角三味各钱半，并地丁、竹叶心，嘱二服。次早谵语已无，除竹叶心照上加法，连服数日，皆嘱二服，至六七日，瘀下热清，而人弱矣。初愈照初改原方法，嘱每日二服，五六服疔溃腐脱，核亦渐小，再照次改原方法，俱见上治法条加生芪三钱，每日一服，四五服始稍精神，核穿出黄水，疔疮愈而足微肿，再照次改法，加芪间服补血汤，又数服始愈。愈后始知以家人阻止，初二日止服剂半，以后每日止一服。噫！以缓服而至久延，倘非年将弱而热未甚，必误事矣。

海口潮行公成号杨子敬长孙十岁，身热无核，右脉盛左，疫证也。原方减三之二，加竹

叶、银花，嘱日二服，伊日一服，三服后两腿见核，加西藏红花二服，证见热结旁流，核愈大。原方全剂加黄、朴减半一服，下后腹微痛，又加黄、朴酌减，服后腹仍痛，再加酌减一服，病愈而核未消，照改方三服，核消无痕。伊次子年二十余岁，热渴痛痹，有汗无核，危证也，宜重加白虎。主人惧寒减半，日夜三服病如故，次日迫改，加羚、犀、花、各钱半，三服仍如故，第三日三味加至二钱，二服。是晚主人持别医之方来商，予谓其方重用清解之药无碍，但无桃、红，恐不中肯耳。二服如故，稍见谵语，第五日复求治，加三味至二钱半，是晚下毒瘀如烟膏，但微热而已。第六日照第二日方，日夜二服，复下瘀一次，诸病皆除，惟昏昏迷睡，手足微冷，主人著急，诊其脉已见和缓，知其为困也，著备稀粥以待，将晚醒，稍精神，复照一服。第七日两手臂始见微核数粒，以后照初改方日一服，五六日不大便，服六成汤一服即顺，以后照次改方间日一服，数服愈。

一婢微热痛痹无核，初轻加白虎二服，再少加西藏红花二服愈。

一工人微热有核，原方四五剂愈。

海口贞记号有工人邱姓，文昌人，年二十余，鸡鸣起病，黎明大热渴，痛痹有汗无核，已不省人事矣。如至危证，重加白虎，日夜三服，次日热稍退，伊戚虑寒，予笑谓仍宜重用，迫顺其意，用五钱，又三服，第三早热稍增，始信前言不诬，用七钱，加犀角、西藏红花一钱，又三服，即咳出瘀血数块而愈。此以重用急迫，见效之速也。

府城西门外下田村，有黄姓夫妇，齐来求治伊子，细询其状，曰：儿名亚就，年十岁，形瘠弱，现已热渴谵语，周身数十核。予讶其多。曰：初腿夹二核，身微热，第四日医以为虚，用花旗参二钱，遂致如此。此加羚、犀、花、证也。伊谓贫难办此，赠以众备西藏红花三钱，初用全剂，即小儿双服法，加元参心、连心、麦冬、竹叶心各二钱，西藏红花八分，日夜二服，病已减半，继用原方三之二，加药减四之一，二

服病已十去八九，惟鸡鸣时微有热渴谵语，此潮热阴虚也，用初改原方法，加重大干地并元参五钱，二服病愈。后知其足面一疔疮，用次改原方法，加紫花地丁三钱，数服并外涂始痊。其余治效甚多，难备录。

廉雷医案

乙未四刻初成，即过泉候委，有孔姓来琼，交五十本，带回廉州分送。丙申二月，孔姓复来琼，询之知汉军薛蓉裳孝廉，叹赏此方，廉城内外，现有此证，皆用此方，敢照法者无不效。及四月接孝廉三月十五寄琼索书之信云：廉城自正月至三月，染证二百余人，惟十余人不敢服致误，刻下各乡亦有此证，来城取书，已无以应，特求多寄，以便广传，按此则廉之治效亦多也。雷州遂溪平石村，初得此方亦效，雷廉亦皆有征也。此方他乡用之，十愈八九，惟我陀村，著效极多，以用法有善不善之分，犹在服药有急与缓多与少之别也。统计见效之处，石城以陀村石岭一方为最，城内安铺及各乡次之。化州以新安一方为最，州城及各乡次之。廉府以城厢内外为最，山口北海及各乡次之。琼府以海口为最，海田及府城次之。雷府以平石为最，城月及各乡又次之，救人不知凡几矣。省城西关众善士，将第二次藏高郡联经堂刻本刊发，钦州李直将刺第三次藏省垣圣经堂增本刊发，海口众善士，将第四次藏高郡联经堂增本刊发，印送已多，流传亦远，方到之处，苟无蛊惑迟疑，即敢急迫多服，勿以小愈而中止，必以全愈为收功，庶几有济耳！夫鼠疫死证也，此方生方也，以必死之证，而不敢一用可生之方，吾固惑矣！以必死之证，而不敢尽用可生之方，吾愈惑矣！有一服未效而弃置者，有数服稍效亦弃置者。众曰：气数，吾亦曰：气数而已矣，夫复何言？

石岭一刘姓，中疫甚危，手足腹背六处起核，气喘如牛，热甚渴甚。一人告以双剂连服法，每双剂加石膏一两，知母五钱，羚羊、犀角、西藏红花各二钱，大罐共煎，随渴随饮，连

进二服,已奄奄一息矣,三更后大下毒瘀而苏,再用单剂,热清核溃而愈。

李雨山医案

丁酉夏五,汉珍家兄绶符惠安,其时适该县城乡患疫,医生处方,皆不对证,死者日以十数人计。余闻之戚戚焉!复以加减解毒活血汤方,刊刷广送,遍贴城乡,并制药施送,邑人赖活者甚众。己亥四月,余郡惠州城亦染是症,当鼠疫初作时,余有聘媳何氏年十龄患此证,余深知此方之验,商之瑞云亲家,拟以此方与服之。医者疑桃仁、红花过重,狃于偏执,避而不用,又误抽搐为内风,惠俗有女医者,专医小儿科,故误为风而灸以艾。灸之以艾,越宿已不治矣。六月间,有堂弟年二十五,自外乡染病回,昏闷痹痛,起核数颗,屡投清凉剂,未能见效。越二日热憎颠狂,牙关紧闭,金谓不救。余以此方加剂合煎,撬而灌之,连服八剂而愈。盖吾乡初染是证时,病家多误听时医之言,以此方过重而不敢用,以至病者十不救二。才四阅月,计歿者千一百有奇,遂至医生束手,病者委命而已,伤心惨目,何以为情?余遂集同人,损资备药施送,后之病者,服此辄痊。于是郡县各乡,始坚信此方之效验,即医生亦佩服而不疑矣,藉此方活者二三千人。近年广东省城香港澳门各处,服此方活者亦亿万众。余去腊游幕南安,适馆时正值城乡患疫,余抄录各方,遍贴城乡,闻服者甚效。今秋于役溪尾,有邻居六岁小孩染疫起核,余赠以此方,两服即愈,足见此方之效,又奚止吾粤一省已哉!庚子秋日志

刘蔚立医案

什湖乡刘求兴妻年五十余岁,由台江传染获病而归,其证阳热大甚,忽而恶寒,脉盛神昏,面赤肌热,目视烛光如黑,且有谵语下泄,核犹未见。遂拟大柴胡原方大黄用三钱,加银翘、地丁等,一下而恶寒罢,腿旁核现。次日即用解毒活血汤,加极重白虎,并解毒各

药,令其日夜二服,服过二三日,诸病减半,惟痰涎凝结如卵,塞在喉咙,不上不下,复来延诊,仍疏原方,更服芒硝二钱,大黄三钱,下后而痰涎乃降。后去硝、黄二味,如前常服,约计六日,服至十三剂全愈。而腿核亦溃,因原书经验涂核散,隔江路僻,制取不易,乃以精制膏药三四帖贴之,此核亦消。

二甲乡刘为楚有媳妇怀孕七八个月,亦患此证,初起核结腿缝,尚未见寒热。余曰:此人明日必发热恶寒,神昏欲睡。后果应余言,即来延诊,先以解毒活血汤原方,加黄芩、葡萄干等,以保其胎。而又恐桃、红二味,有碍于胎,服后三四点钟,即将此方去桃、红加紫草、紫背天葵,又投一剂,诸病皆瘥。适六月初一日,洪水滔天,药停一日,病又复作,彼则扎木簾而来商,仍以前方去桃、红,令日夜二服,服过二日全愈,即以秘制膏药数帖与之,其核不期而消矣。

一族叔荫庭,素业儒,婢患此证,初起微恶寒,腿旁结一小核,即延邻乡儒医来诊。服秦艽鳖甲散,恶寒罢,头汗出,热犹不解。继即服升麻、葛根,加银翘、淡竹,自朝至暮,舌强不转,腿核愈大。乃延余诊治,急疏本方,加白虎及银花、地丁之属,次晨大瘥,午后复起,继即项强背反,手足不舒,而又发微笑,不省人事,其证随起随重,药亦随起随加,加至调胃承气二剂,桃仁承气一剂,中间一剂,大黄用五钱,芒硝用三钱,病势渐减。此后用双剂连追法,日夜三剂,每剂加石膏二两,知母八钱,余药数品,每日夜服药斤余,服过五六日,势退,去柴、葛,又服三四日后,改用竹叶石膏汤,去人参加元参、丹参、麦、贝等,以收全功,惟核未收口,亦敷精制膏药数帖而愈。同时荫庭叔之母,年近古稀,素有哮喘证,因媳妇抱病,不免劳苦,哮喘复作。其证但热不寒,神昏嗜卧,目不欲开,口不思食,而又无核。余思无非此气所染而成,遂以原方加竹、枳、麦、贝,一剂而平,次日复发,连服二剂而愈。此感疫无核之明征也,足见解毒活血汤,神效异常。

堂嫂亦患此病，其证上吐下泻，发热恶寒，一身痛楚，核结腿旁，汤药入口即吐。余急用竹茹三钱，煎汤先服，继服药而又吐，随服生姜汁少许，后始不吐，余思恶寒未罢，尚未尽化热，用解毒活血原方，绝不加减一味，一服而吐泻止，连服三四剂，诸病皆平。核用生草和盐饭摊帖，日久始消。

舍弟妇颈旁素有瘰癧，是日午前无恙，午后忽起寒热，神昏欲睡，目不欲开，而颈旁累累有三核，始犹疑其瘰癧本证也。细按一核，如光饼大，始悟核证，而非病证。即用解毒活血汤原方，加夏枯草、蒲公英、苏银花等，日夜两服，连服二剂全愈。后只用夏枯草、蒲公英、银花三味，日二服，外贴精制膏药二帖全消。同时大舍侄年十四，寒热往来，面赤核结左腕，隔十余日，二舍侄亦复如是，核结喉上，皆用原方一剂而奏功。

郑肖严医案

下渡王姓，今夏五月间，右胯缝结核疼痛，人烦头疼，睛红口渴，舌黄浊，恶寒壮热。予疏解毒活血汤二剂，寒热罢而面项斑现，色红粒稀，神识尚清。再以原方去柴、葛，加犀角、竹叶、银花、牛蒡、金汁水二剂，并服叶氏神犀丹数粒，斑透身凉，脉尚滑大，大便数日未下。再以前方加生大黄五钱，二剂始下黑粪数次，舌苔转净，人甚烦渴，仍以前方减桃仁、红花，加石膏、知母、竹叶心、元参、紫地丁、紫草、紫背天葵之属，叠进数剂，病去八九，核亦不痛，惟头上发小疮疖，其热气如蒸饭，右眼睛色红如朱，改用凉膈散，去硝黄，用竹叶心，加羚羊、丹皮、赤芍、鲜地黄、元参数剂，其火始降，面不赤而睛不红。此君素嗜酒，湿热久郁，又感时疫，故病重势猛，非病家信任一手医治，万难挽回。抱病十余天，粥饭米泔戒不入口，只食绿豆、薏米、番薯，肌肉并不瘦脱，静养数天，即能健步出门矣。

塔亭郭厝里有迈妇陈氏，于五月半后，坐轿来诊，入难支持，神有欲昏之状，头痛肌热，

微恶风，舌苔极浊，口作渴，时有呕逆。诊其脉滑急，而右三部较盛，予曰：近日贵乡塔亭一带，有鼠疫起，此证当是感疫，初发虽未见核，然腿边痛痹不可不防，急疏葱、豉、银翘、紫草、滑、朴、芦根、丝瓜络、黑豆芽之属。翌日来诊，神清寒罢，头痛减，呕逆平，余证均在，右胯缝乃现一核。即以解毒活血汤，去柴胡，加竹叶、银花、紫草，外用涂核散频涂。此妇去后，有座客云：此人与予邻右，其子感疫初亡，殊为惻然。第三日来诊，热退头不痛，舌苔渐退，大便秘结，急以原方去柴、葛，加生大黄三钱，是夜下酱粪数次，瘀行络通，诸证均瘥，舌苔退净，入见烦渴。第四日，再以原方去柴、葛，加白虎，因年老妇人，再减桃仁、红花，加紫地丁、紫草与之，病去有九，其核不痛，反见红肿，予疏银、翘、车前草、马齿苋、绿豆之属，并以手定化核散，用生蜜调涂，二三日，其核即消。此妇亦十余天，只食绿豆、薏米、番薯，并不伤脾胃，霍然而愈。

塔亭观音佛同京茶庄司账方姓，今夏六月初晨起，见头痛发热，口渴胸闷，舌苔黄浊，即来请诊。午后赴视，人已神昏，身僵不能转侧，其东人云：昨夕饮酒啖荔，今早始病。诊其脉则右较洪大有力，予曰：此感疫证也。恐有发核耳，令棧颞扣索，左胯边核大如李，外用经验涂核药粉，急疏解毒活血汤，因无恶寒，去柴胡，加竹叶、银花。翌日覆诊，渠能起坐，自述病情，视其手有斑点，令脱衣细验，上半身皆有红斑。再以前方加犀角、牛蒡、元参及西藏红花二钱，金汁水三钱后冲。第三日赴诊，斑透身凉，脉转缓。再以前法去柴、葛加减与之，并佐叶氏神犀丹数粒代茶，病去有八。渠不喜服药，竟停三天，不来延诊，后再赴诊，左喉边结肿甚大，幸喉里不痛，予改用普济消毒饮，去升、柴，加浙贝、牡蛎、元参、银花、天葵之属，数剂，外涂手定化核散，结肿消过半，胯边核破出黄水甚多，孰料腋下又发一核，幸不甚痛，足见停药误事，致余毒走窜。再以解毒活血汤，去柴、葛，桃仁用五钱，红花用三

钱,加地丁、车前、浙贝之属,渠连服六剂,诸核均消,即能搦管司账,料理生意。

辛丑九月,江边乡鼠疫起,予即分赠此书,信者绝少,其氛愈炽。有某君之妾,颌下发核,寒热并见,脉则右盛于左,睛微红,喉微痛,身带痹。先延刘君可藩,进普济消毒饮,大意无甚见效。余因发在上部,亦继进是方,略为加减,亦不能应手。改用活血解毒汤,嘱其日夜三服,寒热即罢,神识清爽,核尚肿痛,外用涂核散频搽,后因烦渴,或加白虎,热结腹胀,或加承气。予与刘君信守是书方法,前后服桃仁、红花各数两,藏红花两余,十数日即奏奇功,其妾方愈。其女复感疫证较重,核发腠缝,连服三剂,寒热即罢,桃信逾期亦服至,最为吉兆,且所下多瘀血,热毒遂得外泄,惟营阴被烁,继复发斑。用原方加犀角、白虎及金汁水冲服,且经水已来,叠服桃仁、红花,其续下黄水反止,并不伤新血,计前后亦服桃仁、红花各数两,藏红花亦有两余,皆能易危为安。

后洋里牛肉同内有习钱业某君,于四月间得疫证,斑核并见,又因误药,神昏谵语,于昏乱中忽呼家人曰:速延中洲郑先生来治。因昔年其母病重,系予救治得愈,渠偶忆及,其戚即来请诊。讳言发核,按其脉沉数,不省人事,家又清贫,无力服犀角,更形棘手。急疏凉膈散,加元参、牛蒡、紫草、紫地丁,冲金汁水,并佐叶天士神犀丹,嘱其连服二剂。是晚服一剂,证不减,翌晨始再服一剂,又服神犀丹一粒,午后下酱粪数次,神识清爽,肌热悉退,舌苔亦净,继以前方去硝黄,加元参、生地、银花、地丁之属,病愈有八,核肿甚大,腿后肿如黄瓜,色带紫,按之甚软,嘱其速针,溃去脓水两大碗,腠缝之核渐消,后以凉解收功。其时未得《鼠疫汇编》,然叶氏神犀丹中,有犀角、生地、元参、银翘、紫草、粪清等味,皆活血行瘀解毒清热之品,与是书活血解毒之意,若合符节,同时盐仓前,又用此法,复救两人,附识于此。足见下焦发核,邪结厥阴血络,非活血

行瘀,升邪解毒,万难大奏奇功。

兴记司账高君,陈豫九副贡之表弟也。得疫核证,豫九兄是夜已投解毒活血汤一剂,翌晨来延诊治,予按其脉弦滑,素有木火,手筋见惕,即以原方加羚羊、藏红花,无恶寒只发热,去柴胡加淡竹叶、银花,嘱其连服二剂。翌日神清筋舒热退,再以原方去柴、葛,加藏红花、紫背天葵之属,与之。渠因溪流阻路,三日连服八剂,计前后共服桃仁七八两,红花四五两,其病霍然,并未见有点新血脱下。此方真不可思议,彼未敢放胆信用者,皆识见不到,故误人多矣。

辛丑夏间,省城鼠疫大作,延及南关外各乡村,余得是书,即印数十本,分赠同道诸公,奈信从者少,维时将此书指授教儿,依方按法,在乡施治。因劳言蛊惑,病家多不敢服,甚至有误服热药而死者,有误用针刺而死者,有信女巫及降僮而死者,死仍不悟,殊堪悲恻。间有数家信任而得生者,爰命教儿略叙治案于下,以备征信,为活人计,或不无少补云。

时聚族叔家中,连日鼠死十数尾。余嘱其速用雄黄、苍术、鬼箭等药,于室隅床下焚而熏之。数日其婢两腿上结核二粒,神识忽清忽昧,肌微热,口微渴,四肢痹痛,汤药入口即吐,此热毒攻胃也。疏鲜竹茹一两,煎汤先服,服后再照原方,去柴、葛,加桅、豉、竹茹,二剂吐止,神稍清,热渐退,惟肢痹核未消,再以原方重加归、芍、桃仁,日服二剂,连服数日而愈。伊侄年十三,左肋下同时发核,外证相似,亦照原方加减,服四五剂,应手而痊。

则福从侄,同居患鼠疫者五人,因误药误时,皆至不救。渠业农,操劳太过,早起头痛恶寒,后即热渴,左腿上结有小核,误服辛温发散之剂,即神昏谵语,肌热烙手,舌浊口渴,四肢酸痛,核亦红肿而大。其弟来延诊视,初用原方解毒活血汤,加消肿化毒之品不瘥,次早舌浊转绛,筋惕澹赤,大便下利粪汁,此热结旁流,血络凝瘀所致。又以本方去柴、葛,加石膏、知母、竹叶、羚羊、犀角、大黄、朴硝,重用

桃仁、红花，三剂后大下黑粪数次，神识转清，热亦渐退，惟核未消。外用涂核散，内服原方加减，或单用凉解之剂，二十余日，核溃黄水流尽而愈。

其眷族兄次子则聚，年二十八岁，素属阴虚，体质羸瘦，午饭后忽觉头疼壮热，心烦口渴，肢痹腠缝发核如卵。初用本方加栀、豉，先服一剂不瘥，且谵语昏狂，渴欲饮水。又以本方加石膏、知母、竹叶、犀角，服二剂，次早大便频下粪水。余曰：此热结旁流也。照前方再加大黄、朴、硝、鲜车前草，服三剂，是晚大下黑粪数次，神识稍清，肌热渐退。渠兄弟疑服凉药过多，克伐中土，煮米粥半碗与食，食后约三四点钟，诸病复作，此食复也。余闻之，急用前方重加硝、黄，连服三剂，病始渐退，可见疫证最忌谷食，后每日仍食绿豆、番薯，十余日余热退尽，核亦渐消，方敢少进稀粥。

潘阿波，兴化人，寄居敝乡，素在货船为艚，劳苦之极，且多感受海风潮湿。数日前已觉精神不爽，前晚归家有梦遗，黎明即头痛寒热，腿上结核，片刻肿痛而大。诊其脉浮弦带滑，神识忽清忽昧，舌浊而润，口渴不喜饮，遍

身痹痛，小溲短赤，此客感时疫，络脉凝瘀，与少阴夹寒证有别。初用葱、豉，加桃红、银、翘、归、芍，服后汗透神清，热亦渐退，继以原方去柴、葛，加鲜车前草，服二剂，大便下黑粪数次，核亦不痛而愈，十余日后，核即消散无痕。

弋按：本编谓鼠疫起自滇南，沿及粤东琼雷钦廉诸州，查云贵两广，向称为极边烟瘴之区，水土恶毒，即无死鼠传染，每遇时令不正，及梅雨湿热过盛，地毒升腾上蒸，便成瘟疫。广东则杀蛇为羹，烹狗作膳，不谨口腹，更易为患。此系方域使然，无关他省。民国袁政府时代，北洋防疫处及外国人，昧而未知，腹地省分，偶起时证，指为鼠疫，无非好为奇诞，附和盲词，甚至过路客商，强留医院，迫吃硫磺拌饭，可为恶作剧矣。以医事为儿戏，等人命于草芥，可哀也已。至于瘟疫虽然宜下，而本编方药，非特与江浙等省人体质不宜，即北省形实体壮者，恐亦不堪大受，又何论重用多服也？然则是编也，为医治边瘴省分瘟疫之具，用以备广见闻也可。

《鼠疫抉微》终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吴鞠通	原著
〔清〕	王士雄	选评
	叶子雨	评注

《温病条辨》提要

清·吴鞠通撰。鞠通字塘，淮阴人。其著《温病》一书，近祖于叶天士《临证指南》，追宗乎仲景《伤寒》。苏序云：晚近庸愚，不知伤寒，宁识温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温。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辙，可胜浩叹！然则其法当何如？曰天地阴阳，日月水火，罔非对待之理，人自习焉不察。《内经》平列六气，人自不解耳。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热为法，法在救阴。明明两大法门，岂可张冠李戴耶？假令长沙复起，必不以伤寒法治温也云。汪序云：吴又可著《瘟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列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刘河间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自叶天士《温热论》、《温热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吴氏宗法河间，温分三焦，方采叶案，演绎其义，述先贤之格言，摭生平之心得，穷源竟委，作为是书。分为七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原温病之始；其卷一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卷二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卷三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卷四杂说，凡救逆病后调治各论，庶几阅者心目了然，胸有成竹，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卷五解产难，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卷六解儿难，专论小儿急慢惊风、痘证。缘世医每遇此证，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条后增以王士雄、叶子雨、郑雪堂三名家评注。书眉原有朱武曹评，下加朱评二字；无朱评者，由炳章考校加评。附刊颜芝馨《温病条辨方证歌括》二卷，证方加减，撰成歌括，方内散人辑补《温热诸方》一卷，恒斋辑《温病条辨论》一卷，黄惺溪《温病医方撮要》一卷，曹华峰《治温提要》一卷，沈汉卿《温热经解》一卷。各书极便初学诵读，足使治温病者，因证方法，应有尽有，不致盲人瞎马，误入歧途，此编辑者之苦心也。

王 序

昔人谓良医通于良相，诚以良相燮理阴阳，以登斯民于衽席；良医剖别阴阳，以救斯人于垂危。其事异而其功同也。天有六气，阴阳统之，人有百病，阴阳尽之。寒温者阴阳之见端也。古之善治伤寒者，莫如张仲景，著有《伤寒论》一书，发明轩岐之奥蕴，信乎百世之所宗仰也。第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方中虽有言风言温者，乃寒风之风，寒温之温，变病非本病也。后之医者遂欲以伤寒之书，应无穷之病，其意以为尊仲师，而实不善读仲师书者也。夫天之六气，寒居其一，风与燥湿，皆兼乎温，大热者温之极。由是推之，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者乎？况斯时当逆匪猖狂，皇天震怒之秋，则温病为尤盛，非有良方善法，何以救温病于垂危，若吴又可、方中行、喻嘉言、叶天士诸贤，虽于温病颇有发明，然非驳而不纯，即简而不备。惟吴鞠通先生《温病条辨》一书，深得温病之秘。其辨证也，有风温、湿温等病之别；其治法也，有上焦、中焦、下焦之分；其立方也，有银翘、复脉、定风之奇。前有原病篇以探其本，后有产难儿难以广其推。业医者诚于是书而熟读精思焉，将见胸中了然，临证灼然。二十余年之差谬，至此而得其正宗，未始非苍生之福也。余留心医学二十余年，遍览各家著作，伤寒一证，已于仲师探其奥，而温病究未得其详。后读吴鞠通先生《温病条辨》，反得玩味，乃恍然于道之在是也。然是书之作，非背仲师而别炫新奇，亦其天姿高，学力到，能窥仲师言外之意，而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耳。是《温病条辨者》，所以羽翼伤寒，实仲师之功臣也。第《伤寒论》已通行海内，而《温病》一书，世罕阅之，无怪乎天札者之日多。余故不惜锱铢，详校正重刊焉，庶伤口得口，各极神妙，阴阳得而民命固矣。良医之功，不同于良相也哉。

同治辛年仲夏谷旦古渝恕堂山章忠谨序

程 序

甚矣温病之难治也。后人误于“热病者伤寒之类”一语，辄与伤寒同治，而作俑者乃陶节庵。识陋胆薄，不敢用麻、桂，代以羌、独、荆、防，施之四时感冒，市医乃谬袭其法，无论其不能治温病，先已不知治伤寒。长沙《伤寒论》太阳篇，特揭温病被火之戒，辛温之药，即与被火同。一逆再逆之说，言之痛心，医者顾忍于卤莽指方耶？携李沈目南《温病论》独具卓识，一洗前人之陋，至吴医叶氏书出，温病起于手太阴之说，益大畅其旨，更无余蕴。吴鞠通力守叶氏说，辨湿温尤精，谓湿温不得与温热同治，犹之温病不得与伤寒同治，开示后学厥功伟已。此书风行海内，兵燹后坊间板已不存，纪云卿太守冀其流传之广，捐资重刊，余稍知医，为叙其原始如此。夫医仁术也，刊医书仁心也。然医书岂尽可刊者乎？若云卿则可谓善择矣。

同治三年五月望日，姻愚弟程宇光顿首拜书

钱 序

淮阴吴鞠通《温病条辨》一书，导源于又可吴氏，天士叶氏，与仲景《伤寒论》并峙，为医家两大法门，厥功伟矣。流播弗广，俗日多瞶，针石误运，天札继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可胜欢哉。吾乡纪云卿太守，性倜傥，轻资财，事无纤鉅，遇有济于物者，辄勇为之。癸亥春余奉诰里居，听夕过从，惻然悯病温者之多，而治者之不果效也。乃商购吴氏书，密加雠校，重付手民。昔人谓病万变，药亦万变，良工治十起九，如见五脏癥结，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诚有慨乎春言之也。云卿此举，其为功于医门甚巨，业医者取是书而精研之，譬之涉迷津而得宝筏，入暗室而燃九光。庶乎免于昌黎韩子以稀苓代昌阳之诮，则鞠通为长沙之功臣，云卿不又为淮阴之功臣哉？余嘉云卿力求济物之志，益冀是书传布之速，俾处方者之获审精要也。爰因剞劂之竣，而为述其缘起如此。

同治三年太岁在阙逢困敦天中节前二日，姻愚弟钱桂森拜识

纪 序

温病不必多杀人，以余观于乡，当春夏之交，病温之家，勿药死者什二三，药而死者什七八。始而羌、防，继而柴、葛，终之以大黄、芒硝，病不起，医则曰法已尽矣。呜呼！法果已尽耶？心窃恫焉，思所以挽回补救之而不得。壬戌冬，余亲家钱犀庵编修归自京师，犀庵故知医，遂就商之。犀庵谓审证之细，用法之巧而捷，未有过于吴氏《温病条辨》者。且曰是书出既晚，兵燹后梨枣不存，君能续刊之，以广其传，所为挽回补救之不得者，其庶几乎。明年三月，犀庵复北行，予亦东返子由桥新居，长日多暇，乃购吴氏书，果不可得。亲朋家间有见者，率多错脱无善本，最后于顾铁庵广文假得之，乃慈溪叶氏重刊本也。急付手民，逾月而竣事，讎校之役，凡五易版而后毕，盖慎之也。予不知医，于吴氏莫能赞一词，略述其原始于简末，以待犀庵之归而序之也。

同治二年七月既望，泰州纪恒庆自识

叶序

人不能无病,病不能无医,甚矣医之不可不学也。然学医难,学医温病则尤难,此吴氏《条辨》一书,所以为医家觐缕言之欤。先大夫琴楼公留心医学,于方书无乎不览,而《条辨》尤其所肆力者。但是书为京都家藏之版,穷乡僻壤,每苦于远莫能致,是以里中借阅传抄,不一而足。余维 借阅,则必致有缺遗之患,传抄则不能无亥豕之讹。其凡例有云:是书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有能翻板传播者听之,余循其例,而亟付诸梓,悉心校对,亦心广作书者济世之意,而非敢效坊间恶习,以翻刻为获利计也,至于是书之拯溺救焚,阅者自能力辨之,余不赘。

道光十五年岁在乙未冬至后三日,慈溪叶金潮晴岚氏识

征 序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医，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汤液针灸任施，无挺不当；否则卤莽不经，草菅民命矣。独是聪明者予智自雄，涉猎者穿凿为智，皆非也。必也博览载籍，上下古今，目如电，心如发，智足以周乎万物，而后可以道济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极，生而神灵，犹师资于戴季、岐伯，而《内经》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东汉长沙而外，能径窥轩岐之壶奥者，指不多屈。外是细一家言，争著为书，曾未见长沙之项背者比比。所以医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伤寒，人皆宗之。自晋·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则割裂附会矣。王好古辈著《伤寒续编》、《伤寒类证》等书，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后，所谓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质，不知仲景，宁识伤寒，不识伤寒，宁识温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温。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辙，何胜浩叹！然则其法当何如？曰：天地阴阳，日月水火，罔非对待之理，人自习焉不察；《内经》平列六气，人自不解耳。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热为法，法在救阴。明明两大法门，岂可张冠李戴耶！假令长沙复起，必不以伤寒法治温也。仆不敏，年少力学，搜求经史之余，偶及方书，心窃为之怦怦，自谓为人子者当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堂弗豫，即以时温见背，悲愤余生，无以自赎，誓必欲精于此道。庐墓之中，环列近代医书，朝研而夕究，茫茫无所发明。求诸师友，流览名家，冀有以启迪之，则所知惟糟粕。上溯而乃于汉唐，诤至《灵枢》、《素问》诸经，捧读之余，往往声与泪俱。久之别有会心，十年而后，汨汨焉若心花之漫开，觉古之人原非愚我，我自愚耳，离经泥古，厥罪惟均，读书所贵，得间后可。友人吴子鞠通，通儒也，以颖悟之才，而好古敏求，其学医之志，略同于仆，近师承于叶氏，而远追踪乎仲景。其临证也，虽愚危疾，不避嫌怨。其处方也，一遵《内经》，效法仲祖。其用药也，随其证而轻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嘉庆甲子，出所著治温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订正者，今乃发复析疑，力矫前非，如拨云见日，宁不快哉！阅十稔而后告成，名曰《温病条辨》，末附三卷，其一为条辨之翼，余二卷约幼科产后之大纲，皆前人之不明六气而致误者，莫不独出心裁，发前人所未发。呜呼！昌黎有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圣弗传。”此编之出，将欲悬诸国门，以博弹射。积习之难革者，虽未必一时尽革；但能拾其绪余，即可为苍生之福。数百年后，当必有深识其用心者矣！然后知此编之羽翼长沙，而为长沙之功臣，实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为序。

嘉庆癸酉仲秋谷旦，苏完愚弟征保拜书

汪 叙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何也?六气之中,君相二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者必病热,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病者乎?方书始于仲景,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未之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虽然,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学者诚能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气可也,以治内伤可也。亡如,世鲜知十之才士,以阙如为耻,不能举一反三,惟务按图索骥。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病,御风以絺,指鹿为马,殆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又有吴又可者,著《温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刊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时亦杂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阐明其意,裨补其疏,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已功,致死则不言已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夜啼,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名朝治洽学明,我贤辈出,咸知溯原《灵》、《素》,问道长沙。自吴人叶天士氏《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好学之士,咸知向方,而贪常习故之流,犹且各是师说,恶闻至论,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未达表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病斯世之贸贸也,述先贤之格言,摭生平之心得,穷竟源委,作为是书。然犹未敢自信,且惧世之未信之也,藏诸笥者久之。予谓学者之心,固无自信时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无应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况乎以理无异,大道不孤,是书一出,予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且将有阐明其意,裨补其疏,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寿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亦吴子之幸也。若夫折杨皇琴,听然而笑,阳春白雪,和仅数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当世,岂不善乎!吴子以为然,遂相与评隲而授之梓。

嘉庆十有七年壮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朱 序

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柄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改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菁察，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硗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疾，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条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以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时颇有志于医，年逾四十，始知其难，乃废然而返。今读鞠通之书，目识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启其郁者，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辞而为之序。

嘉庆辛未周月既望宝应朱彬序

自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圣贤事也,塘何人斯,敢以自任?缘塘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塘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不越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塘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论》,亡于兵火,后世学者,无从仿效,遂至各起异说,得不偿失。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塘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癸丑岁,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起塘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然未敢轻易落笔。又历六年,至于戊午,吾乡汪瑟庵先生促塘曰:来岁己未湿土正化,二气中温厉大行,予盍速成是书,或者有益于民生乎!塘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转相仿效,至于无穷,罪何自赎哉!然是书不出,其得失终未可见,因不揣固陋,黽勉成章,就正海内名贤,指其疵谬,历为驳正,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

淮阴吴塘自序

凡 例

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文尚简要，便于记诵。文恐简则不明，一切议论，悉于分注注明，俾纲举目张，一见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

一、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

一、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璩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单论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璩故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璩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贤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礼》云：“事师无犯无隐，”璩谨遵之。

一、是书分为五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穷原温病之始；二卷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三卷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四卷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五卷杂说、救逆、病后调治。俾阅者心目了然，胸有成局，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末附一卷，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小儿急慢惊风、痘证，缘世医每于此证，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

一、经谓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亦温之类，暑自温而来，故将暑温、湿温，并收入温病论内。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一、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纪。无论先达后学，有能择其弊窳，补其未备，璩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一、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有能翻板传播者听之，务望校对真确。

一、《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合二字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

一、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于调补之剂，病轻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则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风捕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约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吾见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即此一端，殊属可笑！医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药哉！不能用甘草之医，尚足以言医哉！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证，自一二朝

用大黄,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至十三四朝,成数两之多,其势必咬牙寒战,灰白塌陷,犹曰此毒未净也,仍须下之,有是理乎?经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医者全在善测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确见,然后依经训约之,庶无过差也。

一、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再,法有定而病无定。如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愈后胃阳不复,或因前医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退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明药之要,即明于此条。

一、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以有前人之法可据,故不详论,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者也。

一、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四字为通部提纲——朱评),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

一、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详察之。

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正之规,以至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必群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有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

增补评注凡例

凡书雄按，即王士雄孟英。书霖按，即叶霖子雨。书雪堂按，即定海郑雪堂是也。眉评下注朱评者，是原书朱武曹评；不书名者，则炳章自评也。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总目

鄞县 曹赤电炳章辑刊
吴 鞠 通 著

温病条辨全书六卷

- 卷首 原病篇…………… (787)
卷一 上焦篇附补秋燥胜气论 …… (794)
卷二 中焦篇…………… (822)
卷三 下焦篇…………… (855)
卷四 杂 说…………… (880)
卷五 解产难…………… (889)
卷六 解儿难…………… (895)

增刊

- 温病条辨歌括二卷 …… 颜芝馨编(907)
辑补温热诸方一卷 …… 方内散人编(935)
辑温病条辨论一卷 …… 恒斋先生编(943)

- 温病医方撮要一卷 …… 黄榭溪编(949)
治温提要一卷 …… 曹华峰编(957)
温病三字经 …… 张汝珍编(961)
重刊温热经解一卷 …… 沈汉卿著(965)

按增刊治温热病证方六种,有备实习之
诵读,有补本书所未备。凡关于四时温病,及
新感伏气之症候疗法,应有尽有。苟能于此书
反复诵读,切实研讨,自然心领神会,临机再
能化裁,出而问世,自必得心应手,立奏奇效
矣。

编述者附识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目录

卷首

原病篇引经十九条 (787)

卷一

上焦篇法五十八条方四十六首 (794)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794)

暑温 (806)

伏暑 (810)

湿温 寒湿 (812)

温疟 (813)

秋燥 (815)

卷二

中焦篇法一百零二条,方八十八首,外附三方 (822)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822)

暑温 伏暑 (832)

寒湿 (834)

湿温疟痢、疸、痢附 (841)

秋燥 (853)

卷三

下焦篇法七十八条,方六十四首,图一首,共二百三十八法,一百九十八方 (855)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855)

暑温 伏暑 (865)

寒湿便血、咳嗽、疟痢附 (866)

湿温疟痢、疸、痢附 (872)

秋燥 (879)

卷四

杂说 (880)

汗论 (880)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880)

伤寒注论 (881)

风论 (882)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882)

本论起银翘散论 (883)

本论粗具规模论 (883)

寒疫论 (883)

伪病名论 (883)

温病起手太阴论 (884)

燥气论 (884)

外感总数论 (885)

治病法论 (885)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885)

风温温热气复论 (885)

治血论 (886)

九窍论 (886)

形体论 (886)

卷五

解产难题词 (888)

解产难 (889)

产后总论 (889)

产后三大证论 (889)

产后三大证论二 (889)

产后三大证论三 (889)

产后瘀血论 (890)

产后宜补宜泻论 (890)

产后六气为病论 (891)

产后不可用白芍辨 (891)

产后误用归芎亦能致瘀论 (891)

产后当究奇经论 (891)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891)

催生不可拘执论 (892)

产后当补心气论 (892)

产后虚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892)

保胎论一 (892)

保胎论二·····	(892)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	(900)
卷六		疳疾论·····	(900)
解儿难题词·····	(894)	痘证总论·····	(901)
解儿难·····	(895)	痘证禁表药论·····	(902)
儿科总论·····	(895)	痘证初起用药论·····	(902)
俗传儿科为纯阳辨·····	(895)	治痘明家论·····	(902)
儿科用药论·····	(895)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	(903)
儿科风药禁·····	(895)	痘证限期论·····	(903)
痉因质疑·····	(896)	行浆务令满足论·····	(903)
湿痉或问·····	(896)	疹证·····	(904)
痉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	(897)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904)
小儿痉病瘈病共有九大纲论·····	(897)	万物各有偏胜论·····	(905)
小儿易痉总论·····	(899)	草木各得一太极论·····	(905)
痉病瘈病总论·····	(899)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卷首

清 淮阴 吴 塘鞠通原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选评
扬州 叶 霖子雨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原 病 篇

【一】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己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

叙气运，原温病之始。每岁之温，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气客气，相加临而然也。细考素问注自知，兹不多赘。按：吴又可谓温病非伤寒，温病多而伤寒少，甚通。谓非其时而有其气，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盖时和岁稔，天气以宁，民气以和，虽当盛之岁亦微。至于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理数自然之道，无足怪者。

【霖按】运气之学，白首难穷，固不可不知，亦不可深泥。用以冠冕门面，此近来著书陋习，姑不足怪。若谓细考经注，便知某年某气，即见某病，而应如桴鼓，特大言欺世耳。历览经注，全元起以下数十家，皆随文诠释，未能实有指归。惟罗东逸之博议，差强人意，然亦明共所当然，未明共所以然也。轩岐奥旨，岂易言哉。鞠通所载诸证，言四时六气之常，延陵论疫，道天地沴厉之变，知其常者不能通其变，识其变者不能达其常，致使温热温疫不分，遗误来兹，两人皆不得辞其过。然延陵所论，乃温疫之挟乎湿者，非热淫偏胜之疫也。

鞠通责非其责，殊属梦梦。

【二】阴阳应象大论曰：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上节统言司天之病，此下专言人受病之故。眉批：上句儿多朱评一柄章

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皆不知温病伤寒之殊辨。如庞安常之《卒病论》，朱肱之《活人书》，韩祇和之《微旨》，王实之《证治录》，刘守真之《伤寒医鉴》、《伤寒直格》，张子和之《伤寒心镜》等书，非以治伤寒之法治温病，即将温暑认作伤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别立防风通圣、双解通圣、九味羌活等汤，甚至于辛温药中加苦寒。王安道《溯洄集》中，辨之最详，兹不再辨。论温病之最详者，莫过张景岳、吴又可、喻嘉言三家，时医所宗者，三家为多，请略陈之。按张景岳、喻嘉言，皆著讲寒字，并未理会本文上有故曰二字。上文有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二句，张氏立论出方，悉与伤寒混，谓温病即伤寒，袭前人之旧，全无实得，固无足论。喻氏立论，虽有分析，中篇亦混入伤寒少阴厥阴证，出方亦不能外辛温发表，辛热温里，为害实甚。以苦心力学之士，尚不免智者千虑之失，尚何怪后人之无从取法，随手杀人哉！甚矣他问之难也。吴又可实能识得寒温二字，所见之证，实无取乎辛温、辛热、甘温，又不明伏气为病之理，以为何者为即病之伤寒，何者为不即病待春而发之温病，遂直断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不责己之不明，反责经

言之谬。塘推原三子之偏,各自有说,张氏混引经文,将伤寒之文,引证温热,以伤寒化热之后,经亦称热病故也。张氏不能分析,遂将温病认作伤寒。喻氏立论,开口言春温当初春之际,所见之病,多有寒证,遂将伤寒认作温病。吴氏当崇禎凶荒兵火之际,满眼瘟疫,遂直辟经文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文。盖皆各执己见,不能融会贯通也。塘按伏气为病,如春温、冬咳、温疟,《内经》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气,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如前列六元正纪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数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如又可所云戾气,间亦有之,乃其变也。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变而补救之。眉批:醇透。朱评

【霖按】上节言外感之温热,将六元正纪论,断章取义,为温病立说,而不涉他,证犹可。此节论伏邪,安能割裂经文,删去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痲症,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二十四字,是全不达经旨矣。阴阳应象论中,此章为示人四时伏气之机,阴阳互根之理,首重在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两句耳。或问寒为阴邪,何以至春而必温病?暑为阳邪,何以至秋而必痲症?盖冬至一阳渐生,人身之阳气内盛,被冬日严寒杀厉之气所折,深伏于肌髓之间,至春内伏郁结之阳气,为外邪触发。伏气既得发泄,遇天气之阳热,两热相干,发为温病。夏伤于暑,秋必痲症者,夏至一阴渐生,人身之阴气内盛,暑乃阳邪,阳气外炽,则里气虚寒,加以贪凉饮冷,损其真阳,至秋阴气盛长之时,内伏阴邪欲出,外袭阳暑欲入,阴阳相持,故发为往来寒热之痲症。以痲症而改作温疟,是更不达经旨矣。春伤于风,夏生飧泄,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者,乃阴阳上下之相乘也。夫喉主天气,咽主地气,阳受风气,阴受湿气,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阳病者,上行极而下,是以春伤于风,夏为飧泄。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是以秋伤于湿,上逆而咳。斯皆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之义也。但天地阴阳之邪,皆由人身之阴阳气

化感召而成,岂有伤寒而能化热,伤热而能化寒也哉!鞠通侈谈伏气,讥张喻之非,而自亦不知伏气为何气。噫!五十步而笑百步,多见其不自量也。病机尚不能明,安敢妄言运气耶?

【三】金匱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恒示戒于早,必谨于微。记曰:凡事豫则立。经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一节,当与月令参看,与上条冬伤于寒互看。盖谓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足以避之。故素问首章上古天真论,即言男女阴精之所以生、所以长、所以枯之理,次章紧接四气调神大论,示人春养生,以为夏奉长之地,夏养长,以为秋奉收之地,秋养收,以为冬奉藏之地,冬养藏,以为春奉生之地。盖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岂独温病为然哉?金匱谓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是也。何喻氏不明此理,将冬伤于寒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而伤于寒又总作一大扇文字,勉强割裂伤寒论原文以实之,未免有过虑则鉴之弊。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

【霖按】右第三节,释经义明白晓畅。不藏精三字须活看,尤有卓见。辟喻氏之误是矣。惟不能阐伏气之原,尚不足折西昌之心。

【汪按】喻氏天资超卓,学力精锐,在此道诚为独辟榛芜,深窥窔奥。但帖括结习太重,往往于间架门而上著力,论伤寒以青龙与桂麻鼎峙,柯氏已正其失矣。乃论温病,伤用三扇,甚至方法数目,一一求合伤寒论,正如汉唐步天,以律吕卦爻为主,牵凑补缀,反使正义不明,读者当分别观之也。《寓意草》中金鉴一条,仍属伤寒,指为温病者非。

【四】热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

温者、暑之渐也，先夏至、春候也。春气温，阳气发越，阴精不足以承之，故为病温。后夏至温盛为热，热盛则湿动，热与湿搏而为暑也。勿者，禁止之词，勿止暑之汗，即治暑之法也。

【霖按】此节经义须作两截解：先夏至日为病温为一截，乃冬至阳生，人身所伏阳热，被严寒之气折伏，藏于肌骨之间，至春因感触发；后夏至日为病暑为一截，乃夏至阴生，人身所伏者阴气，遇天日阳热，蒸地气以上腾，人在气交中，感之为暑病。盖热蒸湿为汗，热清则汗止，故曰当与汗出勿止也。若谓温为热之渐，热为温之盛，则大误。

【五】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此伤寒暑之辨也。经语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温暑哉？

【六】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暑中有火，性急而疏泄，故令人自汗。火与心，同气相求，故善烦烦从火从页，谓心气不宁，而面若火烁也。烦则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郁遏胸中清廓之气，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张，而内藏于心则静。心主言，暑邪在心，虽静亦欲自言不休也。

【霖按】暑乃天之阳邪，伤人阳气，气伤外弛，故汗出也。暑邪人包络则烦，入肺则喘。心肺受邪，故烦则喘喝也。此邪若仍在气分，气伤则神虚，故多言也。果否暑邪内藏于心，安得不烦反静，仅多言而已哉？

【七】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此节以下，诊温病之法。经之辨温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谓伤寒，而悉以伤寒足三阴经温法治之哉？张景岳作类经，割裂经文，蒙混成章，由未细心绎也。尺肤热甚，火烁精也。脉盛燥，精被火煎，沸也。脉盛而滑，邪机向外也。

【霖按】《内经》类编九卷，乃罗谦甫奉其

师东垣命编辑者也。景岳得其书而扩充之，多有发明，并无蒙混。惟治温热非其所长，不得因噎废食，便讥其烦经不可读也。若谓其割裂圣经，则薛生白辨之审矣。如此书引经断章分句者，不知凡几，独不谓之割裂乎？何矛盾若是耶。

【八】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热病七日八日，动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后一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骨髓，死不可治。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阳脉之极虽云死征，较前阴阳俱静有差，此证就可大剂急急救阴，亦有活者。盖已得汗而阳脉躁甚，邪强正弱，正尚能与邪争。若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只在留之得法耳。至阴阳俱静，邪气深入，下焦阴分正无捍邪之意，直听邪之所为，不死何待？脉盛躁得汗，静者生。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大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痠痲，齿噤齬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眉批：按有声无物曰哕，有物无声曰吐，有声有物曰呕。中寒湿发热而心寒，颈项急，身反张，如中风状，或手足抽掣，口张者，为痉。痲痲，痲疾也。齬齿上下相抵，切齿处也。

此节历叙热病之死征，以禁人之刺，盖刺

则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间有可药而愈者。盖刺法能泄能通,开热邪之闭结最速,至于益阴以留阳,实刺法之所短而汤药之所长也。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邪机尚浅在上焦,故取之诸阳,以泄其阳邪。阳气通则汗随之,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阳盛则阴衰,泻阳则阴得安其位。故曰实其阴,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故曰补其不足也。实其阴以补其不足,此一句实治温热之吃紧大纲。盖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也。真能体味此理,思过半矣。此论中治法,实从此处入手。眉批:独具双眼可谓饮上池水矣。要领前人所未。一言以蔽之曰存津液一朱评。实指邪盛言,故宜刺,以泄其热邪。

【霖按】治热病知补阴,是最为扼要处。知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不仅恃增液诸汤,进乎道矣。

身热甚,而脉之阴阳皆静,脉证不应,阳证阴脉,故曰勿刺。热病七八日,动喘而弦,喘为肺气实,弦为风火鼓荡,故浅刺手大指间,以泄肺热。肺之热痹开,则汗出,大指间,肺之少商穴也。

【霖按】《素问》有喘脉,喘而短者,谓脉之喘动于寸口,而不及于尺,故知热邪在气分,刺少商,泄肺邪,使之汗解也。以短易弦,强解大误。眉批:阴竭阳难独留,盖阴阳两相维系,然后能生。热证七八日,脉微小者,邪气深入下焦血分,逼血从小便出,故溲血。肾精告竭,阴液不得上潮,故口中干,脉至微小,不惟阴精竭,阳气亦从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脉实者可治,法详于后。热病已得汗,脉尚躁而喘,故知其复热也。热不为汗衰,火热克金故喘。金受火克肺之化源欲绝,故死。间有可治,法详于后。热病不知所痛,正衰不与邪争也。耳聋阴伤,精欲脱也。不能自收,真气惫也。口干热甚,阳邪独盛也。阴颇有寒,此寒字作虚字讲,谓下焦阴分,颇有虚寒之证,以阴精亏损之人,真气败散之象已见,而邪热不退,未有不乘其空虚而入者,眉批:凡病莫不乘虚而入。故曰热在骨髓,死不治也。其有阴衰阳盛,而真气未至溃败者,犹有治法详见于后。热病已得汗,而脉

尚躁盛,此阴虚之极,故曰死。然虽不可刺,犹可以药。沃之得法,亦有生者,法详于后。眉批:必得大剂清营热而培阴液,频频服之。脉躁盛不得汗,此阳盛之极也。阳盛而至于极,阴无容留之地,故亦曰死。然用药开之得法,犹可生,法详于后。眉批:阳盛指热邪盛而言。汗不出而颧赤,邪盛不得解也。哕,脾阴病也,阴阳齐病,治阳碍阴,治阴碍阳,故曰死也。泄而腹满甚,脾阴病重也,亦系阴阳皆病,目不明,精散而气脱也。经曰:精散视歧。又曰:气脱者目不明。热犹未已,仍铄其精而伤其气,不死得乎?老人婴儿,一则孤阳已衰,一则稚阳未足,既得温热之阳病,又加腹满之阴病,不必至于满甚而已有死道焉。汗不出为邪阳盛。呕为正阳衰,下血者热邪深入,不得外出,必逼迫阴络之血下注,亦为阴阳两伤也。舌本烂,肾脉胆脉心脉皆循喉咙系舌本,阳邪深入,则一阴一阳之火结于血分,肾水不得上济,热退犹可生,热仍不止,故曰死也。咳而衄,邪闭肺络,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则化源绝矣。髓热者,邪人至深,至于肾部也。热而痉,邪入至深,至于肝部也。以上九条,虽皆不可刺,后文亦间立治法,亦有可生者,太阳之脉色荣颧骨,为热病者,按手太阳之脉,由目内眦斜络于颧,而与足太阳交,是颧者,两太阳交处也。太阳属水,水受火沸,故色荣赤,为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厥阴木也,水受火之反克,金不来生水,反生火,水无容足之地,故死速也。眉批:名言叠出!朱评。少阳之脉色荣颊前,为热病者,按手少阳之脉,出耳前过客主人前。足少阳穴,交颊至目锐眦而交足少阳,是颊前两少阳交处也。少阳属相火,火色现于二经交会之处,故为热病也。与少阴脉争见,少阴君火,二火相炽,水难为受,故亦不出三日而死也。眉批:所谓一水不胜二火也!朱评。

【霖按】此刺热篇一节,乃承上章论五脏之热盛于内,六气之热炽于外,内外交结而成两感重证也。外因之热在表,始必见太阳之脉,内因之热将发,其色必先见于颧颊之分。

荣色初见在表者，可汗而解，在里者可刺而泄之，此治未病也。若待太阳与厥阴争见，则表里之热交争，虽有良工，不可为矣。少阳之脉，色荣颊前，若与少阴脉争见者死，其义亦同。颠倒经文，拉杂生克，谓凡温病皆从上焦手太阴治，坐以不明伏气为何气，故荒谬若是也。

【九】评热病论，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邪气胜也。不能食者，精无裨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此节语意自明。经谓必死之证，谁敢谓生？然药之得法，有可生之理，前所谓针药各异用也，详见后。

【森按】虽云死证，亦有生理，不可便弃，此仁者之心也。

【十】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日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肝病小便先黄者，肝脉络阴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则失其疏泄之职，故小便先黄也。腹痛多卧，木病克脾土也。热争，邪热甚而与正气相争也。狂言及惊，手厥阴心包病也。两厥阴同气，热争则手厥阴亦病也。胁满痛，肝脉行身之两旁，胁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卧，肝主风，风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病热，必吸少阴肾中真阴，阴伤，故骚扰不得安卧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时，故汗出而愈。气逆谓病重而不顺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胜之日而死也。刺足厥阴少阳。厥阴，系本脏，少阳，厥阴之腑也，并刺之者，病

在脏，泻其腑也。逆则头痛以下。肝主升，病极而上升之故。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余脏仿此。

【森按】肝热病小便先黄之先字，乃肝伏热而主疏泄。有内因之热，故先见是证。争则狂言及惊。热争二字，非邪正之谓，乃外淫之邪，内干于藏，与内因之热交争而为重病也。肝藏魂，魂伤则狂言，肝与胆相表里，肝主惊骇，胆热亦易惊，故宜刺足厥阴少阳也。肝脏之伏热发于外，与外热相应。肝脉与督脉会于巅，气脉相通，上逆于头，故痛也。

【十一】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心病先不乐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经谓膻中为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心病故不乐也。眉批：膻在胸中，两乳间，心之下有膈膜，与脊肋周围相着，遮蔽浊气，所谓膻中也。卒心痛，凡实痛皆正相争，热争，故卒然心痛也。烦闷，心主火故烦。膻中气不舒故闷。呕、肝病也。两厥阴同气，膻中代心受病，故热甚而争之后，肝病亦见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呕也。头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无汗。汗为心液，心病，故法不得通也。

【森按】膻中乃心外之包衣，心不受邪，心病先不乐，以膻中解亦是。其痛烦者，外热内热交争，干于神藏故也。少阴病者，欲吐不吐，故善呕。心为阳中之太阳，故头痛。心之华在面，故面赤。心主血液，热则液亡，故无汗也。手少阴太阳相为表里，故宜刺二经以泻其热。

【十二】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颌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脾病头先重者，脾属湿土性重。经谓湿之中人也，首如里，故脾病头先重也。烦少阳部也，土之与木，此负则彼胜，土病而木病亦见也。烦心，脾脉注心也。颜青欲呕，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腰为肾之腑，脾主制水，肾

为司水之神,脾病不能制水,故腰痛。再脾病胃不能独治,阳明主约束而利机关,故痛而至下不可用俯仰也。腹满泄,脾经本病也。颌痛,亦本病也。

【霖又按】饮食不纳故欲呕,太阴阳明主肌肉,邪盛故身热。胃脉合于气街,腰之前,故腰痛不可俯仰。脾胃主腹,故腹满而泄。胃脉循颐后下廉,出大迎,故两颌痛。颜青谓土病则木强,侮其不胜或可。然《甲乙》、《太素》皆言头重颜痛,而无颜青二字,盖衍文也,更拉杂少阳,谓土病木亦病,则误矣。

【十三】肺热病者,先渐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肺病先恶风寒者,肺主气,又主皮毛,肺病则气贲郁,不得捍卫皮毛也。舌上黄者,肺气不化,则湿热聚而为黄苔也。按:苔字方书悉作胎,胎乃胎包之胎,特以苔生舌上故从肉旁,不知古人借用之字甚多,盖湿热聚而生苔,或黄或白,或青或黑,皆因病之深浅,或寒或热,或燥或湿,而然。如春夏间石上土坂之阴面生苔者,然。故本论苔字悉从草不从肉。喘气、郁极也,咳、火克金也,胸膺、背之腑也,皆天气主之。肺主天气,肺气郁极,故痛走胸膺背也。走者、不定之词,不得太息,气郁之极也。头痛不堪,亦天气贲郁之极也。汗出而寒,毛窍开,故汗出。汗出卫虚故恶寒,又肺本恶寒也。

【霖按】皮毛者,肺之合也。热盛于藏,阴气浮越于外,故先恶风寒也。肺脉起于中焦,循胃口,肺热入胃,胃热上升,故舌黄而身热也。热争于肺藏,故喘咳不得太息也。肺主胸中之气,气伤故痛走胸背也。肺失清肃之令,气不下行,三阳之脉壅于上,故头痛。卫虚阴浮,故汗出而寒。此太阴阳明病,故当刺二经之络脉也。若全以胸气贲郁解,则刺太阴阳明,无着落矣。

【十四】肾热病者,先腰痛胛^{眉批:胛即肱同}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胛寒

且酸,胛^{眉批:胛酸,胛骨酸痛也},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而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

肾病腰先痛者,腰为肾之腑。又肾脉贯脊,会于督之长强穴,胛肾脉入跟中,以上膈内,太阳之脉亦下,贯膈内。膈即肱也^{眉批:膈即脚肚也},酸、热烁液也,苦渴数饮,肾主液而恶燥,病热则液伤而燥,故苦渴而饮水求救也。项头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肾病至于热争,脏病甚而移之腑,故项痛而强也。胛寒且酸,胛义见上,寒热极为寒也。酸、热烁液也,足下热,肾脉从小指之下,邪趋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热也,不欲言。心主言,肾病则水克火也,员员澹澹,状其痛之甚而无奈也。

【霖按】腰为肾之腑,肾主骨,故腰痛胛酸。肾为水藏,津不能上资,故渴数饮。外热在太阳,故头痛而强。内热在肾,故足下热,不欲言。

【十五】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节言五脏欲病之先,必各现端绪于其部分,示人早治,以免热争则病重也。

【十六】热论篇,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此节言热病之禁也,语意自明。大抵邪之着人也,每借有质以为依附;热时断不可食,热退,必须少食。如兵家坚壁清野之计,必俟热邪尽退,而后可大食也。

【霖按】脾与胃相表里,脾病以及于胃,胃脉循颊车,上耳前,至额颞,故头重颊痛。脾脉注心主中,故心烦。脾胃受邪,故胛寒且酸。足下热者,少阴脉趋足心而热流阴股也。不欲

言者，肾为生气之原，而少阴脉挟舌本也。夫五脏之热病，皆主身热。盖内因之热，从内而外也。少阴太阳相为表里，故皆宜刺。热虽愈而未尽除，伏匿于经膜之间，脾胃复虚，不能消化，故谷食多则遗热。肉食更甚于谷，以厚味能发热也。即使邪热退尽，而气阴一时未能来复，当先饮稀糜，由次渐进，岂可大食而致遗复哉！此非兵家坚壁清野，出奇扰其粮运，以因敌师，俟彼军粮尽溃退，可倾垒攻之之比。纸上谈兵，无裨实用，况喻非其喻乎！

【十七】刺法论，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此言避疫之道。按：此下尚有避其毒气若干言，以其想青气想白气等，近于祝由家言，恐后人附会之词，故节之。要亦不能外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二句之理，语意已尽，不必滋后学之感也。

【霖按】刺法论虽出刘温舒杜撰，正气内

存，邪不可干，为辟疫确论。

【十八】玉板论要曰：病温虚甚，死。

病温之人，精血虚甚，则无阴以胜温热，故死。

【十九】平人氣象论曰：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呼吸俱三动，是六七至脉矣，而气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肉热，则为病温。盖温病必伤金水二脏之津液，尺之脉属肾，尺之穴属肺也。此处肌肉热，故知为病温。其不热而脉兼滑者，则为病风。风之伤人也，阳先受之，尺为阴，故不热也。如脉动躁而兼涩，是气有余而血不足，病则为痹矣。

【霖按】此节经义，言伏气由内而外之温病，故尺肤热。由外而内之风邪，伤人阳气，故尺不热而脉滑。痹者、闭也，邪积而不行，故脉涩泣。夫涩脉虽主血不足，然邪滞痰凝，阻遏经隧，亦呈涩象，安可胶柱？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卷一

清 淮阴 吴 塘鞠通原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选评
扬州 叶 霖子雨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上焦篇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

此九条，见于王叔和伤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牵引《难经》之文以神其说。眉批：心苦为分明。朱评。按时推病，实有是证。叔和治病时，亦实遇是证，但叔和不能别立治法，而叙于伤寒例中，实属蒙混。以《伤寒论》为治外感之妙法，遂将一切外感，悉收入伤寒例中，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后人亦不能打破此关，因仍苟简。千余年来，貽患无穷，皆叔和之作俑，无怪见驳于方有执、喻嘉言诸公也。然诸公虽驳叔和，亦未曾另立方法。喻氏虽立治法，仍不能脱却伤寒圈子，弊与叔和无二，以致后人无所遵依。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塘得以善其后也。风温者，初春阳气始开。厥阴行令，风夹温也。温热者，春末夏初，阳气弛张，温盛为热也。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温毒者，诸温夹毒，秽浊太甚也。暑温者，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湿温者，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也。秋燥者，秋金燥烈之气也。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

阳不潜藏，民病温也。温疟者，阴气先伤，又因于暑阳气独发也。眉批：肯赞一切外感悉以伤寒之法治之，自唐迄明率蹈此弊，金元四大家惟刘河间能免，此大心仁爱，至喻嘉言而一易其轍，但初辟门径，故未能尽脱伤寒圈子，至徐灵胎，王孟英继出，而其旨大畅矣，乃一变而为今之医者，惟用不关痛痒药数味，统治一切时病，问之以伤寒如何治，温病如何治，而彼昏昏均不知也。吁！怪哉！

【雄按】《条辨》首列曰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凡九项。似无遗义，而不自知其题旨未清也。夫冬伤于寒，至春而发者曰温病，夏至后发者曰热病，冬春感风热之邪而病者，首先犯肺，名曰风温。其病于冬者，亦曰冬温，病于春者，亦曰春温。即叶氏所论者是也。夏至后所发之热病，在《内经》亦曰暑，以其发于暑令也，故仲景以夏月感暑成病者，名曰喝。盖暑喝者，皆热之谓也。今杜撰暑温名目，最属不通。至于疫证，更不可与温热同治，当从吴又可、余师愚两家为正鹄。而温之为毒为疟，乃温之节目矣。概而论之，宜乎愈辨愈不清矣。

按：诸家论温，有顾此失彼之病，故是编首揭诸温之大纲，而名其书曰《温病条辨》。

【霖按】《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眉批：热湿二字着眼。朱评。是古医经以伤寒为外感之通称可证，而寒温之治法迥殊。越人恐后世不察，故五十八难作伤寒有五之论以阐明之。仲景采录《内》《难》、《胎产药录》诸经，著《伤寒卒病论》十六卷，毁于兵火。高平王叔和收其残帙，编为十卷，虽伤寒中风六经

之治法犹存，而霍乱湿喝诸篇剩简零章，非复庐山真面，温热之治，不存一字。故叔和作序例，以明受病之因，寒温之异，补仲景之未备。唐宋金元言伤寒温暑者，未能出其范围，厥功伟矣。惟不识伏气之原，常气杂气之异，是其可议。然方有执、喻嘉言、程郊倩辈，虽贬驳不遗余力，其实温瘟不分，伏气不知为何气，奈何吠声吠影之徒，徒而附和，遂使长夜不明，良可浩叹。吴门叶氏温热篇，差有可观，鞠通推广其义，著为此书，在不多读书，急于求售者，未始非临诊之一助。若泥此施治，恐误来兹，不得不逐节批注。鞠通有知，当能谅此苦衷也。

【二】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面上，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古来但言膀胱主表，殆未尽其义。肺者皮毛之合也。独不主表乎！按人身一脏一腑，主表之理，人皆习焉不察，以三才大道言之，天为万物之大表，天属金，人之肺亦属金，肺主皮毛，经曰皮应天，天一生水，地支始于子而亥为天门，乃真元之会，人之膀胱为寒水之腑，故俱同天气而俱主表也。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面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再寒为阴邪，虽伤寒论中，亦言中风，此风从西北方来，乃感发之寒风也，最善收引。阴盛必伤阳，故首都遏太阳经中之阳气，而为头痛身热等证。太阳、阳腑也，伤寒、阴邪也，阴盛，伤人之阳也，温为阳邪。此论中亦言伤风，此风从东方来，乃解冻之温风也，最善发泄。阳盛必伤阴，故首都遏太阴经中之阴气，而为咳嗽、自汗、口渴、头痛、身热、尺热等证。太阴、阴脏也，温热、阳邪也。阳盛，伤人之阴也。阴阳两大法门之辨，可了然于心目间矣。眉批：此风虽由口鼻而入，若其人肺气肺液充足者，亦不能伤，故有同居此地，同值此时，同感此风，而此则病，彼则不病，然则治此之法可知矣。一言以蔽之，曰养肺气，滋肺液，而用药则必取于清轻如银翘散，桑菊饮之类是也。新邪重者加葱豉汤。

【雄按】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嘻岂其未读《内经》耶。伏气为病，自内而发，惟冬春风温夏喝秋燥，皆始于上焦。若此等界限不清，而强欲划界以限病，未免动手即错矣。夫温热究三焦者，非谓病必上焦始，而渐及于中下也。伏气自内而发，则病起于下者有之。胃为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有之。暑邪挟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

【霖按】此节言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赅第一节之九种温病，皆当从手太阴治。真属医道罪人。姑不论温疫、温毒、温疟、湿温等证，伏气各有不同，即春日温热，冬至之后之阳热伏藏少阴，岂手太阴上焦表药可治。所以必主以葱豉汤者，豆豉能起发肾气，俾少阴伏邪从皮毛汗解，由肾达肺，非翹、薄、芥、桔清肃上焦所能解。然而豆豉虽能起发肾中伏邪，非假葱之力升提，童子小便之咸降，上下分消，不足为功。鞠通不能明伏气为何气，加豆豉于银翘散中，其实无用。近世不明制方之义，用葱豉而不用童便，云畏其补阴，更有用豉而去葱，谓是上焦表剂者，此等不识医理，妄自立方之庸工，皆鞠通有以教之也。

夫太阳生于东，月生于西，举凡万物，莫不由此少阳少阴之气以为生成，故万物皆要名之曰东西。人乃万物之统领也，得东西之气最全，乃与天地东西之气相应。其病也，亦不能不与天地东西之气相应。东西者，阴阳之道路也，由东而往，为木、为风、为温、为火、为热，湿土居中，与火交而成暑。火也者，南也，由西而往，为金、为燥、为水、为寒。水也者，北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南北者，阴阳之极致也。天地运行此阴阳以化生万物，故曰天地无恩面大恩生，天地运行之阴阳和平，人生之阴阳亦和平，安有所谓病也哉。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之浅者病浅，偏之深者病深。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清、病寒。此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医者不

可不知。烛其为水之病也，而温之热之；烛其为火之病也，而凉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和而已。非如鉴之空，一尘不染，如衡之平，毫无倚着。不能暗合道妙，岂可各立门户，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而已哉。塘因辨寒病之原于水，温病之原于火也，而并及之。眉批：六气，风寒湿三者，历久皆化而为热，其余三气更无论矣。燥虽称小寒，对化亦属热。约言之则曰寒湿，其实千头万绪，不可执一。今姑略举一二，如三泻心汤，症皆水之为患，变而咸饮结于心下，而用药则取芩连之苦寒矣。乌可以水之为病，而必拘于温之热之乎？

【霖按】经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王安道言伤寒初感，其脉多盛于左部，温邪始病，其脉多盛于右部。左属血，右属气，此阴阳血气寒温之辨也。

【三】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

不缓则非太阳中风矣，不紧则非太阳伤寒矣。动数者，风火相煽之象，经谓之躁。两寸独大，火克金也。尺肤热，尺部肌肤热甚，火反克水也。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与太阳中风无异，此处最足以相混，于何辨之？于脉动数，不缓不紧，证有或渴或咳，尺热，午后热甚辨之。太阳头痛，风寒之邪，循太阳经上至头与项，而项强头痛也。太阴之头痛，肺主天气，天气郁则头亦痛也。且春气在头，又火炎上也。吴又可谓浮泛太阳经者，臆说也。伤寒之恶寒，太阳属寒水而主表，故恶风寒。温病之恶寒，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恶风寒也。太阳病则周身之阳气郁，故身热。肺主化气，肺病不能化气，气郁则身亦热也。太阳自汗，风疏卫也。太阴自汗，皮毛开也。肺亦主卫，渴、火克金也，咳、肺气郁也，午后热甚，浊邪归下，又火旺时也，又阴受火克之象也。眉批：医学总论偏于补泻者，厥罪惟均，朱评此辨证之吃紧处断不可忽，若一错误，则相去天渊，学者慎之。

【霖按】以缓、紧及动、数两寸独大，辨风寒热是矣。若该九种温病于此脉证中，我不

谓然。余姑勿论，即伏气温热，亦不若是。况温疫湿温，难以脉证拘定者乎。前讥论温诸家，顾此失彼，观此界划三焦，笼统立论，名曰条辨，又何尝分条析辨耶？然寒热之分，当从脉之左右辨之，外感与伏气，当从浮中沉三候辨之。若湿温未可拘脉，不在此例。眉批：右寸脉大最为确凭，纵两寸俱大亦必右寸为其。按温病之脉多洪，或长或滑或数，兼见不一。然总无紧脉，紧则为寒，乃非温病。但紧数二脉相类，辨之宜确。脉诀云：数而弦急为紧。又云：紧来如数似弹绳，数脉惟看至数间，玩此则知紧数矣。朱评。

【四】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温毒、暑温、湿温、温症，不在此例。

按：仲景《伤寒论》原文，太阳病谓如太阳证，即上文头痛身热，恶风自汗也，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盖温病忌汗，最喜解肌，桂枝本为解肌，且桂枝芳香化浊，芍药收阴敛液，甘草败毒和中，姜枣调和营卫。温病初起，原可用之，此处却变易前法。恶风寒者，主以桂枝。不恶风寒，主以辛凉者，非敢擅违古训也。仲景所云，不恶风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古文简质，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故不暇详耳。盖寒水之病，冬气也，非辛温春夏之气不足以解之。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故仍旧用桂枝辛温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热之邪皆解矣。温热之邪，春夏气也，不恶风寒则不兼寒风可知，此非辛凉秋金之气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故改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眉批：温病与伤寒之发热头痛，恶寒虽同，而其致病之经回别，一系太阳，一为太阴，此处分晰缘由最为明白。

【雄按】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夫鞠通既宗叶氏，当详考叶氏论案以立言。如指南温热门第三案云：温邪上受，内入乎肺，肺主周身之气，气窒

不化，外寒似战栗，其温邪内郁必从热化，风温门第五案云：风温入肺，气不肯降，形寒内热，乃腠郁之象，用药皆是辛凉轻剂。至《幼科要略》，论三时伏气外感，尤为详备。于春温证，因外邪引动伏热者，必先辛凉以解新邪，自注用葱豉汤。垂训昭然，何甘违悖。意欲绍述仲圣乎？则祖上之门楣，不可夸为自己之闾闾也。在泾先生云：温病伏寒变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虽有新旧合邪，不可更用桂枝汤助热而绝其本也。岂吴氏皆未之闻乎？眉批：雪堂按吴又可法治秽浊之邪由口而入胃经，所谓温疫也。本论方药治清轻之邪，自鼻入肺，经所谓风湿之热也。一清一浊一肺一胃，病因各殊，用药自别，各有所长，不得偏主一法也。

【霖按】仲景《伤寒论》，首言脉浮，头项痛，恶寒，为太阳病之总纲，次言发热恶风，脉缓自汗之中风，发热恶寒，体痛呕逆，脉紧无汗之伤寒，及正气传经，病气则或传或不传。继言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之风温。温病与伤寒对待，风温与中风对待，示人以寒温不可误治如此。其不出方者，此六经为伤寒中风论治，非为温热论治也。《卒病论》十六卷，岂无治温热专论，奈兵火失传，何后世不察，疑是黄芩汤泥矣。此处忽于伤寒论原文下，添出桂枝汤主之五字，无端捏造真是医道罪人。尤可骇者，未便直斥先圣之罪，故作原笔言温病初起，原可用之，我当变法恶风寒者，主以桂枝汤，不恶风寒者，主以辛凉平剂银翘散。窥鞠通立言之意，以仲景原文，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而用桂枝，则仲景是自相矛盾。渠所立之银翘散，又引《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更著仲景用桂枝之汤，不达经旨，却又处处为仲景原用桂枝不错，深文曲意，不斥仲景之非，乃大斥仲景之非也。世之观此书者。有不谓鞠通学识远驾乎仲景以上者几希，售奸欺世，莫此为极。或言用桂枝治温，本出喻嘉言之荒谬，鞠通沿袭其讹，若然何以首节又讥西昌不能脱却伤寒圈子，其不以西昌为然可证。诛心之论，诎容代原。嗟乎，

仲景伤寒原文，桂枝之禁谨严，而叔和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戒。但温病内藏伏热，由里达外，故发热不恶寒。若因外寒抑遏，用麻黄以石膏监制尚可，若误与桂枝，未有不死者。盖麻黄发表，桂枝温里达表则散去外寒，温里则里热加剧。若夫银翘散一方，只可治外感风温，移治伏气之温病，已属不合，况温疫乎。东南卑湿，温病多有挟湿者，初起之脉证，果如是乎？初起之治法，果如是乎？而温疫挟湿初起，舌本绛，苔白腻，粗如积粉，脉盛右部数，于不浮不沉之间，舍达原饮别良法。银翘散果可治此重证乎，自家于外感伏气尚辨之不清，而竟议延陵牵混，何妄诞之甚耶。

【雪堂按】吴又可法，治秽浊之邪由口而入胃经，所谓温疫也，本论方药，治清轻之邪，自鼻入肺经，所谓风湿之热也。一清一浊，一肺一胃，病因各殊，用药自别，各有所长，不得偏主一法也。

桂枝汤方

桂枝六钱 芍药 炒，三钱 炙甘草二钱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去核

煎法服法必如伤寒论原文而后可。不然，不惟失桂枝汤之妙，反生他变，病必不除。

【汪按】麻黄、桂枝，即系肺药，故传足不传手，前人多不以为然，但人之经络相通，而天之感气则异，故治法不同也。眉批：全书力辟以温治温之非，而以桂枝发端，明乎外寒搏内热或非寒时而感寒气者，本可用之，而纯乎温病者，不可用明矣。又按外寒搏内。热及非时伤风春秋皆有之，即暑中亦有之，皆可少投辛温，但须辨之清切耳朱评。

辛凉平剂银翘散方

连翘一两 银花一两 苦桔梗六钱 薄荷六钱 竹叶四钱 生甘草五钱 芥穗四钱 淡豆豉五钱 牛蒡子六钱

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盖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故从普济消毒

饮时时轻扬法。眉批：妙甚。朱评：今人亦间有用辛凉法者，多不见效，盖病大药轻之故。一不见效遂改弦易辙，转去转远，即不更张。缓缓延至数日后，必成中下焦证矣。胸膈闷者，加藿香三钱，郁金三钱，护胸中。渴甚者加花粉。项肿咽痛者加马勃、元参。衄者去芥穗、豆豉，加白茅根三钱，侧柏炭三钱，栀子炭三钱。咳者加杏仁，利肺气，二三日，病犹在肺，热渐入里，加细生地、麦冬，保津液。再不解，或小便短者，加知母黄芩，栀子之苦寒，与麦、地之甘寒，合化阴气，而治热淫所胜。眉批：防其入心包。

【方论】按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眉批：要着。盖病在手经，徒伤足太阳无益，病自口鼻吸受而生，徒发其表亦无益也。且汗为心液，心阳受伤，必有神明内乱，谵语癫狂，内闭外脱之变。再误汗，虽曰伤阳，汗乃五液之一，未始不伤阴也。《伤寒论》曰：尺脉微者，为里虚，禁汗。其义可见。其曰伤阳者，特举其伤之重者而言之耳。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岂非为贼立帜乎。此古来用伤寒法治温病之大错也。至若吴又可，开首立一达原饮，其意为直透膜原，使邪速溃。其方施于藜藿壮实人之温疫病，容有愈者，芳香辟秽之功也。若施于膏粱纨绔，及不甚壮实人，未有不败者。盖其方中首用槟榔、草果、厚朴为君，夫槟榔子之坚者也，诸子皆降，槟榔苦辛而温，体重而坚，由中走下，直达肛门，中下焦药也。草果亦子也，其气臭烈大热，其味苦，太阴脾经之劫药也。厚朴苦温，亦中焦药也。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知母、黄芩，亦皆中焦苦燥里药，岂可用乎？况又有温病邪游溢三阳之说，而有三阳经之羌活、葛根、柴胡加法，是仍以伤寒之法杂之，全不知温治法，后人止谓其不分三焦，犹浅说也。其三消饮，加入大黄、芒硝，惟邪入阳明，气体稍壮者，幸得以下而解，或战汗而解。然往往成弱证，虚甚者则死矣。况邪有在卫者，在胸中者，在营者，入血者，妄用下法，其害可胜言耶？岂视人与铁石

一般，并非血气生成者哉。究其始意，原以矫世医以伤寒法治病温之弊，颇能正陶氏之失，奈学未精纯，未足为法。至喻氏、张氏，多以伤寒三阴经法治温病，其说亦非。以世医从之者少，而宗又可者多，故不深辨耳。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眉批：首用苦寒里药，必致病深入难治。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王安道《溯洄集》亦有温暑当用辛凉不当用辛温之论，谓仲景之书为即病之伤寒而设，并未尝为不即病之温暑而设。张风逵集治暑方亦有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之论，皆先得我心者。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用东垣清心凉膈散，辛凉苦甘，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加银花辛凉，芥穗芳香，散热解毒，牛蒡子辛平润肺，解热散结，除风利咽。皆手太阴药也。合而论之，经谓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又谓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又谓病温虚甚死。可见病温者，精气先虚，此方之妙，预护其虚，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眉批：著眼止此二语，治后学无穷矣。朱评：用之得法，自然奏效，此叶氏立法，所以迥出诸家也。

【五】太阴温病，恶风寒，服桂枝汤已，恶寒解，余病不解者，银翘散主之。余证悉减者，减其制。眉批：温病起首亦恶风寒，可见病虽名温，其实亦由风邪而起，不过春时之令温和，故气亦温和，秋冬之令严肃，故气亦严肃，此皆随乎时令者。且亦有春夏病伤寒，秋冬病温病，此则随乎之人体质者。总之无论何时与传于何经。风邪寒邪不化热则伤人身之阳，即为伤寒。风邪寒邪既化热则伤人身之阴，即为温病。是辨症之大纲。故此书仍以桂枝汤为原始，而服桂枝汤后恶寒解，即当服银翘散。则起首不恶风寒都不当服桂枝汤，自可于言外得之。

太阴温病，总上条所举而言也。恶寒已解，是全无风寒，止余温病，即禁辛温法，改从辛凉。减其制者，减银翘散之制也。

【霖按】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初起，皆在手太阴乎？如此牵混，已属荒谬，再提桂枝汤，服后恶寒虽解，而余病不除，仍当以银翘散主之。其意桂枝与温病非宜，温病非银翘散不可。盖深着仲景之错，而显已之才识有过

乎仲景也。

【六】太阴风湿，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咳，热伤肺络也。身不甚热，病不重也，渴而微热不甚也。恐病轻药重，故另立轻剂方。

【霖按】既云但咳身不甚热，微渴则表重里轻，方中之苇根、甘草当去，宜加前胡、牛蒡，然不若叶氏之葱豉汤加蒡、薄为稳当。夫风湿一证，乃内蕴伏热，外感风邪，风从热化，必伤卫气。肺主卫，胃为卫之本，是温邪内外之轻重不同而肺胃之专司则一。设不体察内外孰轻孰重，辛温误表，固可杀人，而误补误清，亦足僨事。伤寒论中仲景所谓之风温，系言温病误汗后之变证，非为风湿叙证也。若经误会，貽害匪轻。鞠通不明仲景之旨，疑风湿为内风，又不敢从内风治，故方论以桑叶、菊花为补金水二脏之品。然则杏、桔、翘、薄果治内风之药乎？咳嗽畏风发热，果内风之形证乎？内风之为病，果在手太阴经乎？似是而非，殊不足取。加减法，为辨卫气营血间脉证不清，亦未尽善。

辛凉轻剂桑菊饮方

杏仁二钱 连翘一钱五分 薄荷八分 桑叶二钱五分 菊花一钱 苦梗二钱 甘草八分 生苇根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日二服。二三日不解，气粗似喘，燥在气分者，加石膏、知母。舌绛，暮热甚燥，邪初入营，加元参二钱，犀角一钱。在血分者，去薄荷、苇根，加麦冬、细生地、玉竹、丹皮各二钱。肺热甚，加黄芩。渴者，加花粉。

【方论】此辛甘化风辛凉微苦之方也。盖肺为清虚之脏，微苦则降，辛凉则平，立此方所以避辛温也。今世金用杏苏散，通治四时咳嗽，不知杏苏散辛温，只宜风寒，不宜风湿，且有不分表里之弊。此方独取桑叶、菊花者，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故桑叶善平肝风。春乃肝令而主风，木旺金衰之候，故抑有余。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

肺络而宣肺气。菊花晚成，芳香味甘，能补金水二脏，故用之以补其不足，风湿咳嗽，虽系小病，常见误用辛温重剂，销铄肺液，致久咳成劳者，不一而足。圣人不忽于细，必谨于微，医者于此等处，尤当加意也。肩批：辨别气分血分，加减用药，各有区别，最宜留神。细生地易鲜生地更妙。

【七】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肩批：良由肺液为温药所燥伤，肺络为辛药所鼓荡。

脉浮洪，邪在肺经气分也。舌黄，热已深，渴甚，津已伤也。大汗，热逼津液也。面赤，火炎上也。恶热，邪欲出而未遂也。辛凉平剂，焉能胜任，非虎啸风生，金飙退热，而又能保津液不可，前贤多用之。肩批：脉象兼洪，舌黄渴甚，此不仅有肺经，已渐入胃矣。汗中热已深二字，有含蓄，故用白虎汤。

【霖按】前两节论白虎之治，有虚实之别。后一节论白虎之禁，深达长沙奥旨。是白虎之用，无余蕴矣。其所以然，尤有未尽之义，请试言之。夫白虎一方，以石膏为君，本经谓石膏辛甘大寒无毒，阴中之阳，可升可降，为阳明经药，兼入手太阴少阳经气分。温病脉浮洪，舌黄口渴，阳明太阴气分之热病也。面赤恶热，大汗出，二经热盛，逼阴以外泄也，故宜石膏寒泄经气之热。浮大脉中而见芤，汗大出而微喘，此热炽气伤。故加人参扶元气。设脉弦细，属足少阳，脉沉属足太阴，皆非阳明热证。口不渴，无内热可知，故不可与。汗不出，不可与。是言虽见里热，而解表未尽者，不可与白虎汤。若表解已尽，而阳明留热未清，虽无大汗，何妨用石膏以解热，加人参以生津。肩批：篇中屡言保津液，读者不可忽也。朱评：壮火食气，泻火即所以生气也。仲景《伤寒论》曰：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肩批：脉若散大，阴将绝而阳随之矣。此之用人参正与大脱血之后用独参汤同意。但挽回之后仍须大养肺液。即此义也。若夫阳虚自汗，阴虚盗汗，及大汗亡阴亡阳，又岂石膏可尝试哉。读书不可死于句下，要当融会贯通也。

【雪堂按】恶热二字宜著眼，若恶寒便用不着。此方须兼表药，如麻杏石甘汤。盖恶寒阳气发郁在表也，白虎只能退热，未能疏表，若非先疏其表，使阳得伸，恐聚用寒凉，愈遏其热不出耳。又按白虎汤本阳明胃经方，以胃脘有上下之分，上脘胃口与肺合，下脘胃底与大肠合，此之肺病连及于胃口，列症皆系胃病，故用胃经方。又按壮火食气，此方泻火即以生气。

辛凉重剂白虎汤方

生石膏一两，研 知母五钱 生甘草三钱
白粳米一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病退减后服。不知，再作服。

【方论】又见法下，不再立论，下仿此。眉批：知白虎为达热出表，则知石膏所以，可与桂枝并用，亦可与麻黄并用，前人立方君臣配合，各有深义，非若后人既不知药，又不知病，随手拈合，便成一方。浮弦沉细，不汗不渴，皆禁用白虎。

【八】太阴温病脉浮大而芤，汗大而微喘，甚至鼻孔扇者，白虎加入参汤主之。脉若散大者，急用之，倍人参。

浮大而芤，几于散矣，阴虚而阳不固也。补阴药有鞭长莫及之虞，惟白虎退邪阳，人参固正阳，使阳能生阴，乃救化源欲绝之妙法也。汗涌，鼻扇，脉散，皆化源欲绝之征兆也。

【雪堂按】此症脉散大，由热邪伤气逼迫而致。故纯虚症之可以益阴配阳者，自当仍用白虎汤，急清其热，而用人参急补其气。再此症若但清热，热虽清，则气恐即脱。若仅补正，则邪方炽而反助之，故用清补两施法。

白虎加入参汤方

即于前方内加入参三钱。

【九】白虎本为达热出表，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此白虎之禁也。按白虎慄悍，邪重非其力不举，用之得当，原有立竿见影之妙。若用之

不当，祸不旋踵。懦者多不敢用，未免坐误事机。孟浪者不问其脉证之若何，一概用之，甚至石膏用至斤余之多，应手而效者固多，应手而毙者亦复不少。皆未真知确见其所以然之故，故手下无准的也。眉批：此思患预防之义。朱评。石膏合知母清气分之热减而即以养液，此即竹叶石膏汤之义也。元参合麦冬清血分之热，而麦冬走肺经，亦所以清气分，更以细生地发血中之表。立方之妙如此。

【十】太阴温病，气血两燔者，玉女煎去牛膝，加元参主之。

气血两燔，不可专治一边，故选用张景岳气血两治之玉女煎。去牛膝者，牛膝趋下，不合太阴证之用。改熟地为细生地者，取其轻而不重，凉而不温之义。且细生地能发血中之表也。加元参者，取其壮水制火，预防咽痛失血入等证也。

【霖按】此即叶氏所谓如玉女煎法也。上节言脉大而芤，汗出微喘者，热邪伤气，故用白虎加入参汤，泄经热，益元气，以救化源。此节气血两燔，必兼脉数舌绛，烦扰不寐，热邪伤及营血形证，故变白虎加入参法，而为白虎加地黄法也。层次井然，方中以生地易熟地，去牛膝加元参，尤得叶氏未言之旨。

玉女煎去牛膝、熟地，加细生地、元参方辛凉合甘寒法。

生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元参四钱 细生地六钱 麦冬六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钟服。

【十一】太阴温病，血从上溢者，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主之。有中焦病者，以中焦法治之。若吐粉红血水者，死不治。血从上溢，脉七八至以上，面反黑者，死不治，可用清络育阴法。眉批：粉红血水谓火烁肺液，血随金化，即所谓白血是也。急则治标，先服犀角地黄汤，缓则治本，后服清络育阴法，琼玉膏之类皆效。

血从上溢，温邪逼迫血液，上走清道，循清窍而出。故以银翘散败温毒，以犀角地黄清血分之伏热而救水，即所以救金也。至粉红水，非血非液，实血与液交迫而出。有燎原之

势，化源速绝，血从上溢，而脉至七八至，面反黑，火极而似水，反兼胜己之化也。亦燎原之势莫制。下焦津液亏极，不能上济君火，君火反与温热之邪合德，肺金其何以堪，故皆主死。化源绝，乃温病第一死法也。仲子曰：敢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塘以为医者不知死，焉能救生。按温病死状百端，大纲不越五条，在上焦有二：一曰肺之化源绝者死。二曰心神内闭，内闭外脱者死。在中焦亦有二：一曰阳明太实，眉批：阳明太实，宜从下法中神明变通之，宜参看十七条注及中焦篇。土克水者死。二曰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在下焦，则无非热邪深入，消铄津液，涸尽而死也。

【霖按】温邪衄血吐血，犀角地黄汤，原属常用之方。然既曰太阴温病，而载诸上焦篇中，又不言舌绛脉数，营热形证，自是风温暑热，气分中怫郁，而迫血上溢，行清道则衄，行浊道则吐。治衄宜辛凉清润，治吐宜甘凉肃降。何得以清心营之法，而治肺卫乎，于营卫气血，全不细辨，却界限三焦，不知人身之经络通贯，岂容胶柱鼓瑟，致有顾此失彼之诮。

犀角地黄汤方见下焦篇，**银翘散**方见前。

已用过表药者，去豆豉、芥穗、薄荷。

【十二】太阴温病，口渴甚者，雪梨浆沃之。吐白沫粘滞不快者，五汁饮沃之。

此皆甘寒救液法也。眉批：湿滞脾阳，粘滞不快，舌必浊腻，口必苦。苦吐白沫，舌干燥而红，口渴而粘滞不快者，为热烁津液，宜用吴氏下列各法。

【霖按】温病热烁渴甚，以甘寒救液是矣。谓吐白沫属热，宗何西池说犹可。若白沫粘滞不快，则湿陷脾阳，津液不能上布，岂五汁饮可以妄投？

雪梨浆方甘冷法

以甜水梨大者一枚，薄切，新汲凉水内浸半日，时时频饮。

五汁饮方甘寒法

梨汁 荸荠汁 鲜苇根汁 麦冬汁 藕汁或用蔗浆

临时斟酌多少，和匀凉服，不甚喜凉者，重汤炖温服。

【十三】太阴病得之二三日，舌微黄，寸脉盛，心烦懊恼，起卧不安，欲呕不得呕，无中焦证，梔子豉汤主之。

温病二三日，或已汗，或未汗，舌微黄，邪已不全在肺中矣。寸脉盛。心烦懊恼，起卧不安，欲呕不得，邪在上焦膈中也。在上者，因而越之，故涌之以梔子，开之以香豉。眉批：心烦懊恼，起卧不安，欲呕不得呕，痰饮在上膈，必见此症。但梔子豉汤近人每不敢用，此症亦兼不寐，温病伤寒均无以异，故即用伤寒论中之梔子豉汤，梔子生用涌吐，炒焦则不吐矣。

【霖按】梔子豉汤非吐剂，仲景太阳篇，论梔豉汤证六节，并不言一吐字。盖此方是治汗吐下后，虚烦懊恼者，梔子入心，能下交于肾，豆豉入肾，能上交于心。水火交而烦自解。在伤寒若呕，宜加生姜以宣通，此温病，当佐竹茹、枇杷叶以降逆。注伤寒家由成氏以下，率以为吐剂，鞠通随声附和，故立此方，不足为法。

梔子豉汤方酸苦法

梔子五枚，捣破 香豆豉六钱

水四杯，先煮梔子数沸，后纳香豉，煮取二杯，先温服一杯，得吐，止后服。

【十四】太阴病得之二三日，心烦不安，痰涎壅盛，胸中痞塞欲呕者，无中焦证，瓜蒂散主之。虚者加参芦。

此与上条有轻重之分，有有痰无痰之别。重剂不可轻用，病重药轻，又不能了事。故上条止用梔子豉汤，快涌膈中之热。此以痰涎壅盛，必用瓜蒂散急吐之，恐邪入包宫而成痉厥也。瓜蒂、梔子之苦寒，合赤小豆之甘酸，所谓酸苦涌泄为阴，善吐热痰，亦在上者因而越之方也。眉批：此与上条知已成痰未成痰亦当分别治法。瓜蒂性毒烈，用七八个已能即吐，一钱则有三四十个，似戾太多。

【霖按】甜瓜蒂，本草言苦寒有毒，能上吐痰涎，下泻水湿，其性猛烈。故仲景伤寒论中，瓜蒂散炒黄，与赤小豆等分，每服一钱匕。二物合今平数分，况以豆豉煮作稀粥调服。且

部伤寒论,用吐者止二三证,复列医吐之过者数条。盖吐则伤中焦胃气,故不轻用也。金匱用以泻皮中水湿,一物瓜蒂汤也,只三七个,每个约重三厘,每剂也只四五分。先圣用药之权衡,其慎重如此。鞠通于仲景之书,想未细读,瓜蒂生用一钱,真属孟浪。

瓜蒂散方酸苦法

甜瓜蒂一钱 赤小豆二钱,研 山栀子一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先服半杯,得吐,止后服,不吐再服。虚者加人参芦一钱五分。

【十五】太阴温病,寸脉大,舌绛而干,法当渴,今反不渴者,热在营中也。清营汤去黄连主之。

渴乃温之本病,今反不渴,滋人疑惑,而舌绛且干,两寸脉大,的系温病。盖邪热入营,蒸腾营气上升,故不渴,不可疑不渴非温病也。故以清营汤,清营分之热。去黄连者,不欲其深入也。眉批:热邪入营反不渴,此亦识病之要诀。

清营汤方见暑温门中

【十六】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必发斑疹。汗出过多者,必神昏谵语。发斑者化斑汤主之,发疹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主之。禁升麻、柴胡、当归、防风、羌活、白芷、葛根、三春柳。神昏谵语者,清宫汤主之,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亦主之。

温病忌汗者,病由口鼻而入,邪不在足太阳之表,故不得伤太阳经也。时医不知而误发之,若其人热甚血燥,不能蒸汗,温邪郁于肌表血分,故必发斑疹也。若其人表疏,一发而汗出不止,汗为心液,误汗亡阳,心阳伤而神明乱,中无所主,故神昏。心液伤而心血虚,心以阴为体,心阴不能济阳,则心阳独亢。心主言,故谵语不休也。且手经逆传,世罕知之。手太阳病不解,本有必传手厥阴心包之理,况又伤其气血乎。眉批:温病宜清凉解肌,既云解肌,亦有得微汗而解者,盖肺主皮毛,亦可微汗,但服清凉解肌药则汗出而温亦去,断不伤阴。若服羌独桂枝,则必伤太阳经,所谓诛伐无过,温病未去而阴已伤矣。此等处皆深得仲景意,而

人不解此久矣。朱评。

【霖按】外感风温,汗下失宜,多发疹,伏气温热疫毒,误治多发痲。外感之邪,先伤手太阳肺经募原,伏气易传足阳明胃腑,病原不同,岂容淆混。治疹之法,沙点未透达者,疏解兼开肺,继则沙点渐透而未足,目赤神烦,舌绛脉数者,疏解兼清热。沙透已足,赤嫩云密,脉象数大,舌绛神烦者,清火养液。沙足渐回,热退胃开,而咳嗽未止者,轻清理肺。夫痲乃热邪,入营,血液受劫,必心神不安,夜甚无寐,当撤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宜犀角、竹叶、石膏、连翘、梔、苓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宜鲜生地、银花、犀角、人中黄、大青叶、元参、丹皮、苓、连之类,透营解毒。其斑虽出,热不解,又当甘寒育阴,以回津液。若夫伏气温毒发斑,热毒甚而内结,斑紫烦躁,神昏谵语,便燥鼻煤,若仅以犀地膏连扬汤止沸,不能去病。设欲釜底抽薪,非加大黄不可。盖里气一通,表气亦顺,化炎燄为清凉矣。岂止化斑汤银翘散加减,便可藏事乎。延陵之托里举斑汤,原有可议,鞠通将温疫误认风温,故谓疹多斑少也。升麻、防、葛、三春柳,升散之品,不可多用,亦须监制得宜,何妨收其臂助,安得便在例禁。若未见昏厥内闭,热痰蒙陷心胞,眉批:著眼。朱评。包络即附于肺叶,心之外络也。证据,牛黄丸、至宝丹,何必轻投。深得仲景意者,恐不如此。眉批:痧子太阴,疹子太阳,麻子少阴,斑阳明系血分之热郁于阳明,最怕发黑,须用犀角地黄汤或白虎汤,痧麻疹皆谓之疹,由于时行疫气所致,痘亦疫气触感而发。痧麻疹皆宜疏达,痧怕闭,疹怕散,是以入手必得使之透发,以紫苏升麻葛根二陈等味。如肩背痠头顶疼,均加羌活,下部疼用独活,周身酸疼用秦艽,与治温病之疹疹宜用凉者不同,如疫气之疹疹即使血分有热,只能兼用清血热之药,不能纯用凉药,致生陷患。

化斑汤方

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生甘草三钱 元参三钱 犀角二钱 白粳米一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渣再煮一盅,夜一服。

【方论】此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

法也。前人悉用白虎汤，作化斑汤者，以其为阳明证也。阳明主肌肉，斑家遍体皆赤，白内而外，故以石膏清肺胃之热，知母清金保肺而治阳明独胜之热，甘草清热解毒和中，粳米清胃热而保胃液，白粳米阳明燥金之岁谷也。本论独加元参、犀角者，以斑色正赤，木火太过，其变最速。但用白虎燥金之品，清肃上焦，恐不胜任，故加元参启肾经之气，上交于肺，庶水天一气，上下循环，不致泉源暴绝也。犀角咸寒，禀水木火相生之气，为灵异之兽，具阳刚之体，主治百毒蛊注，邪鬼瘴气，取其咸寒，救肾水以济心火，托斑汤，外出，而又败毒辟瘟也。再病至发斑，不独在气分矣，故加二味凉血之品。

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方，即于前银翘散内，去豆豉，加

细生地四钱 大青叶三钱 丹皮三钱 元参加至一两

【方论】银翘散 义见前。加四物，取其清血热。去豆豉，畏其温也。

按：吴又可托里举斑不言疹者，混斑疹为一气也。考温病中发疹者，十之七八，发斑者，十之二三。盖斑乃纯赤，或大片，为肌肉之病，故主以化斑汤，专治肌肉。疹系红点高起，麻疹沙皆一类，系血络中病，故主以芳香透络，辛凉解肌，甘寒清血也。其托里举斑汤方中，用归、升、柴、芷、穿山甲，皆温燥之品，岂不畏其灼津液乎。且前人有痘宜温疹宜凉之论，实属确见，况温疹更甚于小儿之风热疹乎。其用升、柴，取升发之义。不知温病多见于春夏发生之候，天地之气有升无降，岂宜再以升药升之乎？且经谓冬藏精者，春不病温，是温病之人，下焦精气，久已不固，安庸再升其少阳之气，使下竭上厥乎。经谓无实实，无虚虚，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可不知耶。后人皆尤而效之，实不读经文之过也。

再按：时人发温热之表，二三日汗不出者，即云斑疹蔽伏。不惟用升、柴、羌、葛，且重以山川柳发之。不知山川柳一岁三花，故得三

春之名，俗转音三春为山川。此柳古称怪木，诗所谓其怪其据者是也。其性大辛大温，生发最速，横枝极细，善能入络，专发虚寒白疹。若温热气血沸腾之赤疹，岂非见之如讎仇乎？夫善治温病者，原可不必出疹，即有邪郁二三日，或三五日，既不得汗，有不得不疹之势，亦可重者化轻，轻者化无。若一派辛温刚燥，气受其灾，而移热于血，岂非自造斑疹乎？再时医每于疹已发出，便称放心，不知邪热炽甚之时，正当谨慎，一有疏忽，为害不浅，再疹不忌泻。若里结，须微通之，不可令大泄，致内虚下陷，法在中焦篇。眉批：微妙可思。朱评：善眼。若虚寒白疹亦宜温散，百中无一二，疹宜凉则确，痘宜温之说亦不尽然。所谓痘宜温者，乃言元气入虚，或本系虚寒之体，浆淡而色白，宜服温托之药。若小儿胎毒太重，紫色稠浊，亦宜服清凉解毒之品。此等处最分清。

【汪按】三春柳，一名西河柳，又名观音柳。《图经》《别录》未载，自缪希雍《广笔记》，盛推其治疹之功，而用者遂多。不知寒疹须发，温疹不须发，可用辛凉，不可用辛温也。木绵纱之类同此，疹以泻为顺，忌升提，忌补涩，亦不宜下，以犯中下二焦。其疹痢者，当苦寒坚阴，治属中下。

清宫汤方

元参心三钱 莲子心五分 竹叶卷心二钱
连翘心二钱 犀角尖二钱，磨冲 连心麦冬二钱

【加减法】热痰盛，加竹沥、梨汁，各五匙。咯痰不清，加栝蒌皮一钱五分。热毒盛，加金汁、人中黄。渐欲神昏，加银花三钱，荷叶二钱，石菖蒲一钱。眉批：此指将神昏而言。若神昏谵语则非银花，何叶所能为力也。体会入微。朱评

【方论】此咸寒甘苦法，清膈中之方也。谓之清宫者，以膈中为心之宫城也。俱用心者，凡心有生生不已之意，心能入心，即以清秽浊之品，便能心中生生不已之生气，救性命于微芒也。火能令人昏，水能令人清，神昏谵语，水不足而火有余，又有秽浊也。且离以坎为体，元参味苦属水，补离中之虚，犀角灵异味咸，辟秽解毒，所谓灵犀一点通，善通心气，色黑

补水,亦能补离中之虚。故以二物为君,莲心甘苦咸,倒生根,由心走肾,能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能使肾水上潮于心,故以为使。连翘象心,心能退心热,竹叶心锐而中空,能通窍清火,故以为佐。麦冬之所以用心者,《本经》称其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脉络绝,试问去心焉能散结气,补伤中,通伤饱,续胃脉络绝哉?盖麦冬禀少阴癸水之气,一本横生,根颛连络,有十二枚者,有十四五枚者,所以然之故,手足三阳三阴之络,共有十二,加任之尾翳,督之长强,共十四。又加脾之大络,共十五。此物性合人身自然之妙也。惟圣人能体物象,察物情,用麦冬以通续络脉,命名与天冬并称。门冬者,冬主闭藏,门主开转,谓其有开合之功能也。其妙处全在一心之用,从占并未有去心之明文。张隐庵谓不知始自何人,相沿已久,而不可改。塘邇考始知自陶弘景始也。盖陶氏惑于诸心入心,能令人烦之一语,不知麦冬无毒,载在上品,久服身轻,安能令人烦哉,如参、术、芪、草,以及诸仁诸子,莫不有心,亦皆能令人烦而悉去之哉?陶氏之去麦冬心,智者千虑之失也。此方独取其心,以散心中秽浊之结气,故以之为臣。眉批:麦冬不宜多煎,不独系上焦药多煎恐味重,以火煎过头成冻,无论如何制度不能融化,此屡验也。

安宫牛黄丸方

牛黄一两 郁金一两 犀角一两 黄连一两
朱砂二两 梅片二钱五分 麝香二钱五分
真珠五钱 山梔一两 雄黄一两 金箔衣 黄芩一两

上为极细末,炼老蜜为丸,每丸一钱,金箔为衣,蜡护。脉虚者,入参汤下。脉实者,银花薄荷汤下,每服一丸。兼治飞尸卒厥,五痫中恶,大人小儿痉厥之因于热者。大人病重体实者,日再服,甚至日三服,小儿服半丸,不知再服半丸。眉批:体用字着眼。朱评

【方论】此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咸寒保肾而安心体。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之方也。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之神。犀角主治百

毒,邪鬼瘴气。真珠得太阴之精,而通神明,合犀角补水救火。郁金草之香,梅片木之香按冰片外洋老杉木浸成,近世以樟脑打成伪之。樟脑发水中之火为害甚大,断不可用。雄黄石之香,麝香乃精血之香。合四香以为用,使闭锢之邪热温毒,深在厥阴之分者,一齐从内透出,而邪秽自消,神明可复也。黄连泻心火,梔子泻心与三焦之火,黄芩泻胆肺之火,使邪火随诸香一齐俱散也。朱砂补心体,泻心用,合金箔坠痰而镇固,再合真珠、犀角,为督战之主帅也。眉批:冰片非老杉木浸成,其别有此种香木蒸炼而成。樟脑升炼者为樟冰,气味辛辣,性燥,切勿合入丸散药,害人匪浅,必有果报也。

紫雪丹方从本事方去黄金

滑石一斤 石膏一斤 寒水石一斤 磁石
水煎,二斤,捣煎去渣,入后药 羚羊角五两 木香五
两 犀角五两 沉香五两 丁香一两 升麻一斤
元参一斤 炙甘草半斤

以上八味,并捣锉,入前药汁中煎,去渣入后药。

朴硝 硝石

各二斤,提净,入前药汁中,微火煎,不住手将柳木搅,候汁欲凝,再加入后二味。

辰砂三两,研细 麝香一两二钱,研细,入煎药拌匀

合成退火气,冷水调服一二钱。

【方论】诸石利水火而通下窍,磁石、元参补肝肾之阴而上济君火,犀角、羚羊泻心胆之火,甘草和诸药而败毒,且缓肝急。诸药皆降,独用一味升麻,盖欲降先升也。诸香化秽浊,或开上窍,或开下窍,使神明不致坐困于浊邪,而终不克复其明也。丹砂色赤,补心而通心火,内含汞而补心体,为坐镇之用。诸药用气,硝独用质者,以其水卤结成,性峻而易消,泻火而散结也。

《局方》至宝丹方

犀角一两,镑 朱砂一两,飞 琥珀一两,研
玳瑁一两,镑 牛黄五钱 麝香五钱

以安息重汤炖化,和诸药为丸一百丸,蜡护。

【方论】此方会萃各种灵异，皆能补心体，通心用，除邪秽，解热结。共成拨乱反正之功。大抵安宫牛黄丸最凉，紫雪次之，至宝又次之，主治略同，而各有所长，临用对证斟酌可也。

【十七】邪入心包，舌蹇肢厥，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厥者，尽也。阴阳极造其偏，皆能致厥。肩批：著眼，朱评。伤寒之厥，足厥阴病也。温热之厥，手厥阴病也。舌卷囊缩，虽同系厥阴现证，要之舌属手，囊属足也。盖舌为心窍，包络代心用事，肾囊前后，皆肝经所过，断不可以阴阳二厥，混而为一。若陶节庵所云：冷过肘膝，便为阴寒，恣用大热。再热厥之中，亦有三等：有邪在络居多，而阳明证少者，则从芳香，本条所云是也。有邪搏阳明，阳明太实，上冲心包，神迷肢厥，甚至通体皆厥，当从下法，本论载入中焦篇。有日久邪杀阴亏而厥者，则从育阴潜阳法，本论载入下焦篇。肩批：所谓热深厥亦深，无论手厥阴，足厥阴。皆脏腑至深之处，故寒厥之症，十不得一。盖寒气伤阳。始终并未化热，必伤寒延至多日，又系虚寒之体，乃见寒厥。徐氏谓四逆汤一症不全。即不宜服，诚为有见。

【寐按】知热厥从手厥阴治极是。但热邪炽盛，三焦相火相煽，热深厥深，此时心神为热邪蒸围，非闭塞也。有形无形，治法大异。恐牛黄丸、紫雪丹，未能奏效，急磨紫金锭服之。薛生白炼雄丹颇有至理，如法服之，亦可挽回危局。

牛黄丸、紫雪丹方并见前。

【十八】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颊肿，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肿，甚则耳聋，俗名大头温，虾蟆温者，普济消毒饮去柴胡、升麻主之。初起一二日，再去芩连，三四日加之佳。肩批：此系温疫之类，宜与喉痧，白喉症治法参看。

温毒者，秽浊也。凡地气之秽，未有不因少阳之气，而自能上升者。春夏地气发泄，故多有是证。秋冬地气间有不藏之时，亦或有是证。人身之少阴素虚，不能上济少阳，少阳升胜莫制，亦多成是证。小儿纯阳火多，除未充

长，亦多有是证。咽痛者，经谓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盖少阴少阳之脉，皆循喉咙，少阴主君火，少阳主相火，相济为灾也。耳前耳后颊前肿者，皆少阳经脉所过之地，颊车不独为阳明经穴也。面赤者，火色也，甚则耳聋者，两少阳之脉，皆入耳中，火有余则清窍闭也。治法总不能出李东垣普济消毒饮之外。其方之妙，妙在以凉膈散为主，而化清气之马勃、僵蚕、银花，得轻可去实之妙。再加元参、牛蒡、板蓝根，败毒而利肺气，补肾水以上济邪火。去柴胡、升麻者，以升腾飞越太过之病。不当再用升也。说者谓其引经，亦甚愚矣。凡药不能直至本经者，方用引经药作引，此方皆系轻药，总走上焦，开天气，肃肺气，岂须用升、柴直升经气耶？去黄芩、黄连者？芩连里药也。病初起未至中焦，不得先用里药，故犯中焦也。

【寐按】治大头天行，用普济消毒饮甚是。此方有升、柴之升散，亦有芩、连之苦降，开阖得宜，不得讥东垣之误也。去升麻、黄连尚可，去柴胡、黄芩则不可。只知泥执三焦，不知有阴阳十二经脉。只知外感之温邪，不知有伏气之温毒，乃内伏疫邪，借少阳为出路，舍柴胡何以枢转伏邪？况数证亦难以一方蔽事，温热温疫不分，误人非浅。

普济消毒饮去升麻、柴胡、黄芩、黄连方

连翘一两 薄荷三钱 马勃四钱 牛蒡子六钱 芥穗三钱 僵蚕五钱 元参一两 银花一两 板蓝根五钱 苦梗一两 甘草五钱

上共为粗末，每服六钱，重者八钱，鲜苇根汤煎，去渣服。约二时一服，重者一时许一服。

【十九】温毒外肿，水仙膏主之，并主一切痈疮。肩批：此治温毒第一捷径法门也。朱评

按水仙花，得金水之精，隆冬开花，味苦微辛，寒滑无毒。苦能降火败毒，辛能散邪热之结，寒能胜热，滑能利痰。其妙用全在汁之胶粘，能拔毒外出，使毒邪不致深入脏腑伤人也。

水仙膏方

水仙花根,不拘多少,剥去老赤皮,与根须,入石臼捣如膏,敷肿处。中留一孔,出热气,干则易之,以肌肤上生黍米大小黄疮为度。

【二十】温毒敷水仙膏后,皮间有小黄疮,如黍米者,不可再敷水仙膏。过敷则痛甚而烂,三黄二香散主之。

三黄取其峻泻诸火,而不烂皮肤,二香透络中余热而定痛。

三黄二香散方苦辛芳香法。

黄连一两 黄柏一两 生大黄一两 乳香五钱 没药五钱

上为极细末,初用细茶汁调敷,干则易之,继则用香油调敷。

【二十一】温毒神昏谵语者,先与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之属,继以清宫汤

【霖按】温毒至神昏谵语,非芳香凉泄可愈,当参酌议下以存阴。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清宫汤方法并见前。

暑 温

【二十二】形似伤寒,但暑脉洪大而数,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汗大出者,名曰暑温。在手太阴,白虎汤主之。脉芤甚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眉批:凡温病皆右寸独大,此与温病七八条治法用药皆同,彼则脉大而浮,此则大而洪。

此标暑温之大纲也。按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极也。温盛为热,木生火也。热极湿动,火生土也。上热下湿,人居其中,面暑成矣。若纯热不兼湿者,仍归前条温热例,不得混入暑也。形似伤寒者,谓头痛身痛,发热恶寒也。水火极不同性,各造其偏之极反相同也,故经谓水极而似火也,火极而似水也。伤寒伤于水气之寒,故先恶寒,而后发热,寒郁人身卫阳之气而为热也。故仲景伤寒论中,有已发热或未发之文。若伤暑则先发热,热极而后恶寒。盖火盛必克金,肺性本寒,而复恶寒也。然则伤暑之发热恶寒,虽与伤寒相似,其所以然之故,实不同也。学者诚则究心于此,思过半矣。

眉批:伤寒伤暑或症或脉,此篇辨之详矣。学者亦宜留意,无致临症他岐。朱评:脉洪大而数甚则芤,对伤寒之脉浮紧而言也。独见于右手者,对伤寒之左脉大而言也。右手主上焦气分,且火克金也,并从上而下,不比伤寒从下而上,左手主下焦血分也。故伤暑之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者,对伤寒太阳证,面不赤口不渴而言也。火烁津液故口渴,火甚未有不烦者,面赤者烦也。烦字从火从页,谓火现于面也。汗大出者,对伤寒汗不出而言也。首白虎例者,盖白虎乃秋金之气,所以退烦暑,白虎为暑温之正例也。其源出自金匱,守先圣之成法也。

【霖按】阴阳应象大论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左属血,右属气。寒伤血,热伤气。魏博王安道以热病脉盛右部者,盖热邪伤气也。鞠通宗王氏说,颇有见地。然不合攘为己有,又不明经义,而以上焦下焦辨之谬矣。杜撰暑温两字,尤属不经。既云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极,热尚未极,何以便进白虎寒凉之剂。既见热盛脉证,当用白虎,何以又名之曰温,殊属矛盾。夫暑为天之阳热,原多挟湿,右脉洪大而数,无弦细芤迟濡象,其不挟湿可知,故宜白虎之辛寒也。眉批:一则先寒后热,一则先热后寒。一则寒郁卫阳,故先寒而后热,一则火盛克金,故先热而后寒。温病亦从上而下,故脉亦右大。

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方并见前

【二十三】《金匱》谓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面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则淋甚,可与东垣清暑益气汤。

张石顽注:谓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此因暑面伤风露之邪,手太阳标证也。眉批:身重而疼痛,暑中必挟他邪,本注因暑而伤风露之邪,不如作风湿之邪为妥。盖湿字所包甚广,露亦在其中也。但此忽著一露字者,岂以夏日夜间最易贪凉,故伤风露,然脉象弦细芤迟,必兼寒症,安知不先受暑,继受寒湿,因而兼病乎?手太阳小肠属火,上应心包,二经皆能制金烁肺。肺受火刑,所以发热恶寒,似足太

阳证，其脉或见弦细，或见芤迟，小便已，洒然毛耸，此热伤脾胃之气，阳明本证也。愚按小便已，洒然毛耸，似乎非阳明证，乃是太阳膀胱证也。盖膀胱主水火邪太甚，而制金则寒水来，为金母复仇也。所谓五行之极反兼胜己之化。发汗则恶寒甚者，气虚重夺当作伤其津当作阳也。温针则发热甚者，重伤经中之液，转助时火肆症于外也。数下之则淋甚者，劫其在里之阴，热势乘机内陷也。此段经文本无方治，东垣特立清暑益气汤，足补仲景之未逮。

愚按：此言太过，仲景当日，必有不可立方之故。或曾立方，而后世脱简，皆未可知。岂东垣能立，而仲景反不能立乎？但细按此证，恰可与清暑益气汤。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词，尚望遇是证者，临时斟酌尽善。至沈日南《金匱要略注》，谓当用辛凉甘寒，实于此证不合。盖身重疼痛，证兼寒湿也。即目南自注，谓发热恶寒，身重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内暑而兼阴湿之变也，岂有阴湿而用甘寒，柔以济柔之理。既曰阴湿，岂辛凉所能胜任，不待辩而自明。

【霖按】小便已洒洒毛耸者，太阳主表，内合膀胱，便已而气馁也。此尤饮鹤《金匱注》。此处小注用愚按，用似乎等字，便抹杀尤氏，为鞠通心得矣。《金匱》此节，为暑证之提纲，言暑多兼湿，其脉弦细芤迟，皆中含湿象也。此示人明暑病之脉证不可汗，不可下，又不可烧针也。下节言不兼湿者，白虎加人参汤。水湿行皮中者，瓜蒂汤。三法鼎峙，暑证已无余蕴，东垣清暑益气汤，原属可用。未免蛇足。眉批：小便已，洒然毛耸，乃膀胱与肺之证。盖小便直射，全赖阳气运行，今肺与膀胱之气不能通调，阳气下注则肺金太寒，无温和之阳气，故有是症。小注甚确。

【雪堂按】《金鉴》谓凡此之证，皆中喝妄行汗下温针致变，以白虎加人参汤主之。章虚谷谓本证未误治之先，总由湿盛热闭，宜五苓散开泄其湿，以利小便，使阳气通则热可透，然后再清。但原文有口开前板齿燥，五苓似嫌太燥。而口开前板齿燥，尚有发热恶寒，身重疼痛，白虎似嫌太凉。今拟用桂苓甘露

饮，化湿清热，惟已经误治者，又当别论。

清暑益气汤 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复法

黄芪 钱 黄柏 一钱 麦冬 一钱 青皮 一钱 白术 一钱五分 升麻 三分 当归 七分 炙草 一钱 神曲 一钱 人参 一钱 泽泻 一钱 五味子 八分 陈皮 一钱 苍术 一钱五分 葛根 一钱 生姜 片 大枣 二枚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虚者得宜，眉批：脉象兼芤，故虚者得宜。实者禁用，眉批：暑邪表实，投补剂必死，故上文有实者禁用之语汗不出而但热者禁用。

【霖按】王士雄亦有清暑益气汤，见湿热篇二十八条。方用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竹叶、荷梗、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此方清暑热而益元气，最佳，因作歌曰：

清暑益气首西参，竹叶瓜皮荷梗连，冬斛知连甘草米，孟英立法仿东垣。

【二十四】手太阴暑温，如上条证，但汗不出者，新加香薷饮主之。

证如上条，指形似伤寒，右脉洪大，左手反小，面赤口渴而言。但以汗不能自出，表实为异，故用香薷饮发暑邪之表也。按香薷辛温芳香，能由肺之经而达其络，鲜扁豆花，凡花皆散，取其芳香而散，且保肺液。以花易豆者，恶其呆滞也。夏日所生之物，多能解暑，惟扁豆花为最。如无花时，用鲜扁豆皮。若再无此，用生扁豆皮。厚朴苦温，能泻实满，厚朴皮也。虽走中焦，究竟肺主皮毛，以皮从皮，不为治上犯中。若黄连石草，纯然里药，暑病初起，且不必用，恐引邪深入，故易以连翘银花，取其辛凉达肺经之表，纯从外走，不必走中也。温病最忌辛温，暑证不忌者，以暑必兼湿，湿为阴邪，非温不解，故此方香薷、厚朴用辛温，而余则佐以辛凉云。下文湿温论中，不惟不忌辛温，且用辛热也。眉批：治分层次先后，必当循序，否则即诛伐无过，不然引邪深入。分别极必断。朱评：暑症与温病迥异。宜服全凉药者十中无二三。世之治暑者，则恣用甘凉，而温病反不用，直是悞悞。伤寒亦忌重伤其表，何况暑温。

【霖按】暑温二字不经，无汗用香薷饮，乃

热为寒遏,而病必兼湿。脉若洪大,则气分中热炽可知。方中去扁豆之清暑益气,黄连之清心祛暑,而加连翘银花谬矣。只知界划三焦,而不知暑由口鼻吸受,邪先入心之义。特此治暑,多有因循遗误者。

新加香薷饮方辛温复辛凉法

香薷二钱 银花三钱 鲜扁豆花三钱 厚朴二钱 连翘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服尽不汗,再作服。

【二十五】手太阴暑温,服香薷饮,微得汗,不可再服香薷饮,重伤其表。暑必伤气,最令表虚,虽有余证,知在何经,以法治之。

按伤寒非汗不解,最喜发汗,伤寒亦非汗不解,最忌发汗,只宜解肌。此麻、桂之异其治,即异其法也。温病亦喜汗解,最忌发汗,只许辛凉解肌,辛温又不可用,妙在导邪外出,俾卫气气血调和,自然得汗,不必强责其汗也。若暑温湿温,则又不然。暑非汗不解,可用香薷发之,发汗之后,大汗不止,仍归白虎法。固不比伤寒伤风之漏汗不止,而必欲桂、附护阳实表,亦不可屡虚其表,致令厥脱也。观古人暑门有生脉散法,其义自见。眉批:如痘了解牛,奏刀若然。朱评:伤风不宜多汗,温病更忌发汗。暑虽非汗不解,亦只能微发其汗。

【霖按】暑为天日之热邪,何得非汗不解。其所以无汗者,热为寒遏也。香薷辛温达表,然必芩、连、杏、朴之苦降以监制,庶无呕逆之变。

【二十六】手太阴暑温,或已经发汗,或未发汗,而汗不止,烦渴而喘,脉洪大有力者,白虎汤主之。脉洪大而芤者,白虎加入参汤主之。身重者湿也,白虎加苍术汤主之。汗多脉散大,喘渴欲脱者,生脉散主之。

此条与上文少异者,只已经发汗一句。眉批:辨症全在此二句,但已经烦渴而喘,其势已亟,宜于面亦脉洪大时,先事防之。芤则加人参,身重则加苍术,可悟辨症用药之法,汗多脉散大喘渴欲脱者,则急救其液,救液即以固气,此等处宜注意细辨之。

白虎加苍术汤方

即于白虎汤内加苍术三钱。

汗多而脉散大,其为阳气发泄太甚,内虚不能留恋可知。生脉散酸甘化阴,守阴以留阳,阳留汗自止也。以人参为君,所以补肺中元气也。

生脉散方酸甘化阴法

人参三钱 麦冬二钱,不去心 五味子一钱

水三杯,煮取八分,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煎服。脉不敛,再作服,以脉敛为度。

【二十七】手太阴暑温,发汗后暑证悉减,但头微胀,目不了了,余邪不解者,清络饮主之。邪不解,而入中下焦者,以中下法治之。

既曰余邪,不可用重剂明矣。只以芳香轻药,清肺络中余邪足矣。倘病深而入中下焦,又不可以浅药治深病也。

清络饮方辛凉芳香法

鲜荷叶边二钱 鲜银花二钱 西瓜翠衣二钱 鲜扁豆花一枝 丝瓜皮二钱 鲜竹叶心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日二服。凡暑伤肺经气分之轻证,皆可用之。

【霖按】治暑病余邪,此方轻清可服。

【二十八】手太阴暑温,但咳无痰,咳声清高者,清络饮加甘草桔梗、甜杏仁、麦冬、知母主之。

咳而无痰,不嗽可知。咳声清高,金音清亮,久咳则哑,偏于火而不兼湿也。即用清络饮,清肺络中无形之热,加甘、桔开提,甜杏仁利肺而不伤气,麦冬、知母。保肺阴而制火也。眉批:干咳乃火烁金伤,甘桔升提,不宜,宜易鲜竹茹、枇杷叶,更妙。

【霖按】火灼肺金,咳而无痰,不宜甘、桔之开提,宜加枇杷叶,以清降肺热为稳。

清络饮加甘桔甜杏仁麦冬汤方

即于清络饮内,加甘草一钱,桔梗二钱,甜杏仁二钱,麦冬三钱。

【二十九】两太阴暑温,咳而且嗽,咳声重浊痰多,不甚渴,渴不多饮者,小半夏加茯苓汤,再加厚朴、杏仁主之。

既咳且嗽，痰涎复多，咳声重浊。重浊者，土音也，其兼足太阴湿土可知。不甚渴，渴不多饮，则其中之有水可知。此暑温而兼水饮者也，故以小半夏加茯苓汤，蠲饮和中。再加厚朴、杏仁，利肺泻湿，预夺其喘满之路。水用甘澜，取其走而不守也。眉批：此条全无暑邪，见症列于暑温门中，或者于夏日得之。不知夏日湿邪最重，其全暑而不兼湿者，十中无一二也。

此条应入湿温，却列于此处者，以与上条为对待之文，可以互证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再加厚朴杏仁方 辛温淡法

半夏八钱 茯苓块六钱 厚朴三钱 生姜五钱 杏仁三钱

甘澜水八杯，煮取三杯，温服，日三。

【霖按】因于脾湿酿痰而咳者，此方可服。分量太重，临时斟酌可也。眉批：方中亦变绝无治暑之药。

【三十】脉虚夜寐不安，烦渴舌赤，时有谵语，目常开不闭，或喜闭不开，暑入手厥阴也。手厥阴暑温，清营汤主之。舌白滑者。不可与也。

夜寐不安，心神虚而阳不得入于阴也。烦渴舌赤，心用恣而心体亏也。时有谵语，神明欲乱也。目常开不闭，目为火户，火性急，常欲开以泄其火，且阳不下交于阴也。或喜闭不开者，阴为亢阳所损，阴损则恶见阳光也。故以清营汤急清营中之热，而保离中之虚也。若舌白滑，不惟热重，湿亦重矣。湿重忌柔润药，当于湿温例中求之，故曰不可与清营汤也。眉批：所谓心用者，乃指离火，所谓心体者，乃指交济之坎水。宜分别明晰。

【霖按】邪入心营，此方可用。如舌苔白滑而腻不可服，乃湿邪遏热也。苦舌苔白薄不腻，舌本红嫩，此火盛伤金，白为金之色也。暑瘧证常见此舌，不可不知。

清营汤方 咸寒苦甘法

犀角三钱 生地五钱 元参三钱 竹叶心一钱 麦冬三钱 丹参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银花三钱 连翘二钱，连心用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

【三十一】手厥阴暑温，身热不恶寒，清神不了了，时时谵语者，安宫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眉批：暑邪入包络之象

身热不恶寒，已无手太阴证，神气欲昏，而又时时谵语，不比上条时有谵语，谨防内闭，故以芳香开窍，苦寒清热为急。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 方义并见前

【三十二】暑温寒热，舌白不渴，吐血者，名曰暑瘧。为难治。清络饮加杏仁薏仁滑石汤主之。眉批：观此可知。病入血分皆宜用清轻药，宜之，使全归于气分，为下手最要紧工夫。此亦由内达外之意也。

寒热，热伤于表也。舌白不渴，湿伤于里也。皆在气分。而又吐血，是表里气血俱病，岂非暑瘧重证乎。此证纯清则碍虚，纯补则碍邪，故以清络饮清血络中之热，而不犯手。加杏仁利气，气为血帅故也。薏仁、滑石，利在里之湿，冀邪退气，而血可止也。

【霖按】暑瘧咯血舌苔白，非湿伤于里，乃火盛伤金。肺气郁闭，暑邪逆入营中也，岂轻剂可治，宜梔、翘、薤、贝、通、滑、豉、薏等味，以鲜荷叶汁冲服。若见胸痞口粘，脉濡湿象，始可稍增宣湿之品。

清络饮加杏仁薏仁滑石汤方

即于清络饮内，加杏仁二钱，滑石末三钱，薏仁三钱，服法如前。

【三十三】小儿暑温，身热，卒然痉厥，名曰暑痫。清营汤主之。亦可少与紫雪丹。

小儿之阴，更虚于大人，况暑月乎，一得暑温，不移时，有过卫入营者，盖小儿之脏腑薄也。眉批：脏腑薄则传变。血络受火邪逼迫，火极而内风生，俗名急惊。混与发散消导，死不旋踵。惟以清营汤，眉批：速也。朱评。清营分之热，而保津液，使液充阳和，自然汗出而解，断断不可发汗也。眉批：要紧关头，故丁宁重申。朱评。可少与紫雪者，清包络之热，而开内窍也。

【霖按】暑温已属不经，暑痫亦非是。盖痫证醒时，口吐涎沫，否则痉厥厥耳。小儿热极风生，卒然痉厥，此方宜减生地，加羚羊角、钩

藤。

【三十四】大人暑病，亦同上法热初入营，肝内风动，手足痲痲，可于清营汤中加钩藤、丹皮、羚羊角。

【森按】治法尚平妥。

清营汤、紫雪丹 方法并见前

伏暑 按暑温、伏暑名虽异而病实同，治法须前后互参，故中下焦篇不另立一门。

【三十五】暑兼湿热，偏于暑之热者，为暑温，多手太阴证而宜清。偏于暑之湿者为湿温，多足太阴证而宜温。湿热平等者，两解之。各宜分晓，不可混也。眉批：两太阴分界最明晰，所谓温病传手不传足，直吃语耳。

此承上起下之文，按暑温湿温，古来方法，最多精妙，不比前条温病。毫无尺度。本论原可不必再议，特以《内经》有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之明文，是暑与温，流虽异而源则同，不得言温而遗暑，言暑而遗湿。又以历代名家，悉有蒙混之弊，盖夏日三气杂感，本难条分缕析，惟叶氏心灵手巧，精思过人。案中治法，丝丝入扣，可谓汇众善以为长者，惜时人不能知其一二。然其法散见于案中，章程未定，浅学者读之，有望洋之叹，无怪乎后人之无阶而升也。故本论摭拾其大概，粗定规模，俾学者有路可寻。精妙甚多，不及备录，学者仍当参考名家，细绎叶案，而后可以深造。再按张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呜呼，洁古笔下如是不了了，后人奉以为规矩准绳，此医道之所以难言也。试思中暑竟无动而得之者乎，中热竟无静而得之者乎？似难以动静二字分暑热。又云：中暑者阴证，暑字从日，日岂阴物乎？暑中有火，火岂阴邪乎？暑中有阴耳，湿是也，非纯阴邪也。中热者阳证，斯语诚然，要知热中亦兼秽浊，秽浊亦阴类也。是中热非纯无阴也。盖洁古所指之中暑，即本论后文之湿温也。其所指之中热，即本论前条之温热也。张景岳又细分阴暑阳暑，所谓阴暑者，

即暑之偏于湿，而成足太阴之里证也。阳暑者，即暑之偏于热，而成手太阴之表证也。学者非目无全牛，不能批隙中窾，宋元以来之名医，多自以为是，而不求之自然之法象，尤怪乎道之常不明，而时人之随手杀人也。可胜慨哉。

汪论偏湿偏热，伤手伤足，挈领提纲，可谓不易之论。学者从此认清，自不患动手便错矣。又按洁古所谓动者，指奔走劳役之人，触冒天地之热气而病者也。所谓静者，指富贵安逸之人，纳凉于高堂大厦，以避热而中湿者也。然动者亦有时中湿，静者亦有时中热，未可拘执静者一种。内又有乘凉饮冷，无湿气而但中寒气，应用桂枝、大顺，甚则理中、四逆者，此即夏月伤寒，当一一一条分缕析也。至景岳于六气治法，全未入门，无足置论。眉批：眉批：大顺散一方，前人列之治暑门中，不知此乃治夏日乘凉饮冷之病，与暑字丝毫无涉。

【森按】洁古以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固属不经。然假名辨证，又何不可。所谓中暑者，指乘凉饮冷，伤其阳气，脉必迟濡，治宜理中四逆者是也。所谓中热者，指奔走劳役，触冒天日之阳热，脉必洪大而数，治宜白虎、竹叶者是也。但暑之为病，不仅乎此。夫邪由口鼻吸受，入包络则先烦闷，后身热，入心则神昏卒倒，入肝则眩晕顽麻，入脾则昏睡不觉，入肺则喘咳痰壅，入肾则消渴，入肠胃则腹痛恶心呕泻，入肌肉则烦躁，或如针刺，或有赤肿，入皮肤则肢体潮热烦渴，是医家皆宜详辨者也。岂止热中有阴，暑中有阳而已。

【三十六】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霜未降而发者少轻，霜既降而发者则重，冬日发者尤重。子午丑未之年为多也。

【森按】伏暑一证，以子午午丑未年为多。杜撰。

长夏盛暑，气壮者不受也。稍弱者，但头晕片刻，或半日而已。次则即病。其不即病而内舍于骨髓，外舍于分肉之间者，气虚者也。

盖气虚不能传送暑邪外出，必待秋凉金气相搏而后出也。金气本所以退烦暑，金欲退之，而暑无所藏，故伏暑病发也。其有气虚甚者，虽金风亦不能击之使出，必待深秋大凉，初冬微寒，相逼而出，故为尤重也。子午丑未之年为独多者，子午君火司天，暑本于火也。丑未湿土司天，暑得湿则留也。肩批：按此而论，则患伏暑体气无不虚，愈迟发者气愈虚，治之亦难愈。

【三十七】头痛微恶寒，面赤烦渴，舌白脉濡而数者，虽在冬月，犹为太阴伏暑也。肩批：暑病脉必濡，犹之中风脉必浮，中寒脉必紧也。切脉要诀，分明。朱评。

头痛恶寒，与伤寒无异，面赤烦渴，则非伤寒矣，然犹似伤寒阳明证。若脉濡而数，则断断非伤寒矣。盖寒脉紧，风脉缓，暑脉弱，濡则弱之象，弱即濡之体也。濡即离中虚，火之象也。紧即坎中满，水之象也。火之性热，水之性寒，象各不同，性则迥异，何世人悉以伏暑作伤寒治，而用足六经羌、葛、柴、芩，每每杀人哉。象各不同，性则迥异，故曰虽在冬月，定其非伤寒而为伏暑也，冬月犹为伏暑，秋日可知。伏暑之与伤寒，犹男女之别，一则外实中虚，一则外虚中实，岂可混哉。肩批：此作者金针度人处。朱评。所以异于伤寒者，脉濡面赤烦渴为辨症之要诀。

【霖按】四时皆有伏气，非冬寒夏暑为然，伏暑多挟湿，脉色必滞，口舌必腻，或有微寒，或单发热，热时脘痞气窒，渴闷烦冤，每午后则甚，入暮更剧，天明得汗稍缓，至午后又甚，似疟无定时。此邪从内发，非由皮毛口鼻吸受之外感，岂银翘散轻剂可治？又岂丹皮、地、冬、芍滋腻所宜？治法未能妥善，尤可奇者，忽以紧濡二脉配坎离，在鞠通意，借此欺世，不独精医理，而又明易理也。夫紧脉似转索之无常，乃外寒搏结里热也。濡脉如帛衣浮于水中，湿之象也。谓濡即离火，紧即坎水，拉杂附会，无补实用，徒眩后学，而况内发伏暑，未必在手太阴，更未必遵奉鞠通排定路道，由上而中而下也。

【三十八】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无汗者，

银翘散去牛蒡元参，加杏仁、滑石主之。

此邪在气分，而表实之证也。肩批：所谓伏暑，即前条所云头痛恶寒，面赤烦渴，舌白脉濡数者是也。

【三十九】太阴伏暑，舌赤口渴，无汗者，银翘散加生地、丹皮、赤芍、麦冬主之。按：分别血分、气分用药之法，与银翘散、桑菊饮各方所注加减法参看，益足以通其意。

此邪在血分，而表实之证也。

【四十】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有汗，或大汗不止者，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主之。脉洪大，渴甚汗多者，仍用白虎法。脉虚大而芤者，仍用人参白虎法。

此邪在气分，而表虚之证也。肩批：此二条分别在舌白舌赤，苟能细参《本草经》，再谛思其用药之同异，处方治病可以隅反。

【四十一】太阴伏暑，舌赤口渴汗多，加减生脉散主之。

此邪在血分而表虚之证也。肩批：此二条又就上二条而引伸之，著书人苦心至此，在气分，在血分，温病最宜分别，清楚，治法一乱，本在气分者则引入血分矣，本在血分者则深锢莫出矣。此无他，一言以蔽之曰：自内达外则为顺，由外入内则为逆。

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加杏仁滑石方

即于银翘散内，去牛蒡子元参，加杏仁六钱，飞滑石一两，服如银翘散法，胸闷加郁金四钱，香豉四钱。呕而痰多，加半夏六钱，茯苓六钱，小便短加薏仁八钱，白通草四钱。

【霖按】治伏暑一味银翘白虎加减，竟无别法乎，何其隘也。

银翘散加生地丹皮赤芍麦冬方

即于银翘散内，加生地六钱，丹皮四钱，赤芍四钱，麦冬六钱，服法如前。

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方

即于银翘散内，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六钱，生石膏一两，黄芩五钱，服法如前。

白虎法、白虎加入参法俱见前

加减生脉散方酸甘化阴法

沙参二钱 麦冬三钱 五味子一钱 丹皮二钱 细生地三钱

水五杯,煮二杯,分温再服。

【四十二】伏暑、暑温、湿温,证本一源,前后互参,不可偏执。

湿温 寒湿

【四十三】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胸闷不饥,午后身热,状若阴虚,病难速已,名曰湿温。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解,长夏深秋冬日同法,三仁汤主之。

头痛恶寒,身重疼痛,有似伤寒,脉弦濡则非伤寒矣。舌白不渴,而色淡黄,则非伤暑之偏于火者矣。胸闷不饥,湿闭清阳道路也。午后身热,状若阴虚者,湿为阴邪,阴邪自旺于阴分,故与阴虚同一午后身热也。湿为阴邪,自长夏而来,其来有渐,且其情,氤氲粘腻,非若寒邪之一汗即解,温热之一凉即退,故难速已。世医不知其为湿温,见其头痛恶寒,身重疼痛也,以为伤寒而汗之。汗伤心阳,湿随辛温发表之药蒸腾上逆,内蒙心窍则神昏,上蒙清窍则耳聋,目瞑不言。见其中满不饥,以为停滞而大下之,误下伤阴,而重抑脾阳之升。脾气转陷,湿邪乘势内溃,故洞泄。见其午后身热,以为阴虚,而用柔药润之,湿为胶滞阴邪,再加柔润阴药,二阴相合,同气相求,遂有锢结而不可解之势。惟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湿气弥漫,本无形质,以重浊滋味之药治之,愈治愈坏。伏暑湿温,吾乡俗名秋呆子,悉以《陶氏六书》法治之,不知从何处学来。医者呆,反名病呆,不亦诬乎?再按湿温,较诸温病,势虽缓而实重。上焦最少,病势不甚显张,中焦病最多,详见中焦篇,以湿为阴邪故也,当于中焦求之。眉批:湿温在上焦已难治,若此,若温症在中焦更为难治。疑似之症极多,盖中焦脾胃为一脏一腑,胃则喜柔而忌刚,脾则喜刚而忌柔,稍一误治,变症丛杂,每至迁延,既久不可收拾,开首提纲挈领字字珠玉,小注尤为金针度人。然治病者必临症既多,更能细心体会,方有把握,否则一遇此症,便已手忙脚乱,胸无成见矣。况待其至

中焦乎。分明朱评

【霖按】湿温之因有三:其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此先受暑后中湿,乃暑邪蒸湿者是也。证见两胫冷、腹满,又胸头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阴,不可发汗,此先伤于湿,因而中喝,湿热相搏者是也。脉濡弱,舌苔白或绛底,呕逆口干,不能汤饮,胸软而满闷,身潮热,汗出稍凉,少倾又热,此春分后秋分前,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加以天热下降,地湿上腾,由口鼻吸受,着于脾胃者是也。眉批:此条人多误认除虚,当知此理。朱评。设误治,其变证非一端可尽。若湿自外来,上焦气分受之,潮热自汗,表之不解,清之不应,宜宣通气分,如豆豉、苓皮、滑石、半夏、猪苓、米仁、豆蔻之属。若冒雨雾,湿留太阴,肌表发热,自汗不渴不饮,舌苔灰白粘腻,身虽热不欲去衣被者,宜解肌和表,如桂枝、秦艽、紫苏、苓皮、半夏、陈皮、姜衣之属。上焦湿热,岂三仁汤可以赅治,论证不清,治法多舛,良可叹也。眉批:至理解此二语,则于湿温病思过半矣。朱评。

三仁汤方

杏仁五钱 飞滑石六钱 白通草二钱 白蔻仁二钱 竹叶二钱 厚朴二钱 生薏仁六钱 半夏五钱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每服一碗,日三服。

【四十四】湿温邪入心包,神昏肢逆,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煎,送至宝丹,或紫雪丹亦可。眉批:于治坏后若竭力图之,亦尚有补救之法。但坏病变迁,千态万状,虽名医亦不能逆料其病变之何若。而为之一一出方,全在病者信之坚,治病者审之切。然后十中可救三五也,噫亦甚难矣。何以必去莲心、麦冬,何以必加银花、赤小豆皮?阅书者必于此等处细心体会,见识学问方有长进。去莲心麦冬之故,注中未言不知莲心苦寒能清心热者,以其能引肾水上潮于心也。然而心附于肺叶,其部位在脾胃之上,既引肾水上潮于心,不将与中焦之湿有碍乎。麦冬甘寒润肺,其性最柔。然虽系上焦之药,能保其柔腻之性绝不偏入中焦乎?前人用药之慎如此。

湿温着于经络,多身痛身热之候,医者以为伤寒而汗之,遂成是证。仲景谓湿家忌发汗,发汗则病痼,湿热相搏,循经入络,故以清

宫汤清包中之热邪，加银花、赤豆，以清湿中之热，而又能直入手厥阴也。至宝丹去秽浊，复神明，若无至宝，即以紫雪代之。

【霖按】湿温邪入心包，此方宜去元参、银花，可加丹皮、郁金、石菖蒲以开之。若因火痰内闭，更加牛黄、天竺黄、川贝、竹沥之属，以清火豁痰。设谵语神昏狂乱，舌见红心点点者，非加黄连、金汁不解。如舌绛碎生黄白点者，欲生痞也，宜苦寒重剂，更当从伤寒狐惑证治中求之。

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方

犀角一钱 连翘心三钱 元参心二钱 竹叶心二钱 银花二钱 赤小豆皮三钱

至宝丹、紫雪丹方并见前

【四十五】湿温喉阻咽痛，银翘马勃散主之。

肺主气，湿温者，肺气不化，郁极而一阴一阳谓心与胆也之火俱结也。盖金病不能平木，木反挟心火来刑肺金，喉即肺系，其闭在气分者即阻闭，在血分者即痛也，故以轻药开之。

【霖按】此从《临证指南》治周姓案窃来，方名是鞠通捏造者。

银翘马勃散方 辛凉微苦法

连翘一两 牛蒡子六钱 银花五钱 射干三钱 马勃三钱

上杵为散，服如银翘散法。不痛，但阻甚者，加滑石六钱，桔梗五钱，苇根五钱。

【四十六】太阴湿温，气分痹郁而嘔者俗名为呃，宣痹汤主之。

上焦清阳痹郁，亦能致嘔，治法故以轻宣肺痹为主。

宣痹汤 苦辛通法

枇杷叶二钱，去毛 郁金一钱五分 射干一钱 白通草一钱 香豆豉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霖按】此从叶案呃门窃来之方，捏造其名为宣痹汤云。

【四十七】太阴湿温喘促者，《千金》苇茎汤加杏仁、滑石主之。眉批：此条宜肺气之痹结。

《金匱》谓喘在上焦其息促，太阴湿蒸为痰，喘息不宁，故以苇茎汤轻宣肺气，加杏仁、滑石利窍而逐热饮。若寒饮喘咳者，治属饮家，不在此例。

《千金》苇茎汤加滑石杏仁汤 辛淡法

苇茎五钱 薏苡仁五钱 桃仁二钱 冬瓜仁二钱 滑石三钱 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四十八】《金匱》谓太阳中暍，身热疼痛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眉批：此症治法备载《金匱》。学者细详之。本论专详温病，不必备论疟痢，仿此。朱评

此热少湿多，阳郁致病之方法也。瓜蒂涌吐其邪，暑湿俱解，而清阳复辟矣。眉批：此条宜肺气而兼治湿热利小便。

一物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霖按：《金匱》瓜蒂汤瓜蒂二七个，别本二十个者，简误也。

上捣碎，以逆流水八杯，煮取二杯，先取一杯，不吐再服，吐停后服。虚者加参芦三钱。眉批：著眼，此条宜列入暑温门，前二十九条宜列在此。

【四十九】寒湿伤阳，形寒脉缓，舌淡或白滑，不渴，经络拘束，桂枝姜附汤主之。眉批：此纯乎寒湿之症，与《金匱》治法无异，列于此亦以见湿病亦有全不化热者，然书以温病名，故于此等症均从略。

载寒湿所以互证湿温也。按寒湿伤表阳，中经络之证，《金匱》论之甚详，兹不备录。独采叶案一条，以见湿寒湿温，不可混也。形寒脉缓，舌白不渴，而经络拘束，全系寒证，故以姜、附温中，白术燥湿，桂枝通行表阳也。

【霖按】寒湿相搏之病甚多，此为病温者言，采用一条，以证寒温之异亦可。然从叶香岩治王姓案剽窃来者，何以又杜撰方名，究属何意？

桂枝姜附汤 苦辛热法

桂枝六钱 干姜三钱 白术三钱 熟附子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服。

温 疟

【五十】骨节疼烦时呕，其脉如平，但热不

寒,名曰温疟。白虎加桂枝汤主之。眉批:骨节疼则温邪系风所化,更有未化者,故方中尚加桂枝。

温邪先伏,因感而发,故但热不寒,令人消烁肌肉。与伏暑相似,亦温病之类也。彼此实足以相混,故附于此,可以参观而并见。治以白虎加桂枝汤者,以白虎保肺清金,峻泻阳明独胜之热,使不消烁肌肉,单以桂枝一味,领邪外出,作响导之官,得热因热用之妙。眉批:先叙入本论,朱评。经云:奇治之不治,则偶治之,偶治之不治,则求其属以衰之是也。眉批:谁人能言,谁人能解此语。朱评。又谓之复方。

【霖按】《内经》言温疟有二,虽皆先热后寒,一谓先伤风热,后感寒邪,一谓冬感风寒,热邪被风寒折伏于肾,皆有阴阳寒热往来病情。此则全录金匱,亦属邪热内藏肾中,至春夏始发为伏气外出之证。阳盛已极,阴微不能与争,故但热不寒也。然伏气乃邪由内发,而亦列之上焦篇,何所取义。虽录《金匱注》,然仍是窃叶氏治胡姓案中语也。

白虎加桂枝汤方 辛凉苦甘复辛温法

知母六钱 生石膏一两六钱 粳米一合
桂枝木三钱 炙甘草二钱

水八碗,煮取三碗,先服一碗,得汗为知,不知再服。知后仍服一剂,中病即已。

【五十一】但热不寒,或微寒多热,舌干口渴,此乃阴气先伤,阳气独发,名曰瘧疟。五汁饮主之。眉批:疟病之类甚多,此书以温病名,故止载近于温者一二种,欲观其全,须读《内经》。

仲景于瘧疟条下,谓以饮食消息之,并未出方。调如是重病,而不用药,特出饮食二字,重胃气可知。阳明于脏象为阳土,于气运为燥金,病系阴伤阳独,法当救阴何疑。重胃气法,当救胃阴何疑。制阳土燥金之偏胜,配孤阳之独亢,非甘寒柔润而何?此喻氏甘寒之论,其超卓无比伦也。叶氏宗之,后世学者,咸当宗之矣。

【霖按】《内经》瘧疟亦有二因:一为伏热藏于骨髓之中,而肾阴之气先绝,阳气独发也。一为肺素有热,热邪藏于血脉之中,其气

内通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故消烁肌肉也。此则全录《金匱》,而以喻昌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说,立五汁饮为方,似亦有理。但热实气盛,阴液先伤,亦不可全恃救阴而不泄热。赵氏以白虎汤加入育阴之品,最为两得,学者当知所从治也。

五汁饮 方见前

【加减法】此甘寒救胃阴之方也。欲清表热,则加竹叶、连翘。欲泻阳明独胜之热,而保肺之化源,则加知母。欲救阴血,则加生地、元参。欲宣肺气,则加杏仁。欲行三焦开邪出路,则加滑石。眉批:此亦用药之良法

【五十二】舌白渴饮。咳嗽频仍。寒从背起。伏暑所致。名曰肺疟。杏仁汤主之。

肺疟,疟之至浅者,肺疟虽云易解,稍缓则深,最忌用治疟印板俗例之小柴胡汤。盖肺去少阳半表半里之界尚远,不得引邪深入也。故以杏仁汤轻宣肺气,无使邪聚则愈。眉批:吃紧,朱评

【霖按】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邪入脏腑膜原之间,干于脏腑,则为五脏六腑之疟,涉于三阴三阳,则为六经之疟,经言肺疟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是也。此则暑伏于肺,寒伤太阳之经气耳,故宜此方。叶香岩谓为肺疟也可,然究非《内经》所谓之肺疟也。

杏仁汤方 苦辛寒法

杏仁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 桑叶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白蔻皮八分 梨皮二钱

水三杯,煮取二杯,日再服。眉批:仆尝以此方治人,一二剂辄效。阅此心怦怦有动也。朱评。

【五十三】热多昏狂,谵语烦渴,舌赤中黄脉弱而数,名曰心疟。加减银翘散主之。兼秽。舌浊口气重者,安宫牛黄丸主之。

心疟者,心不受邪,受邪则死。疟邪始受在肺,逆传心包络。其受之浅者,以加减银翘散清肺,与膈中之热,领邪出卫。其受之重者,邪闭心包之窍,则有闭脱之危。故以牛黄丸清

宫城而安君主也。

【霖按】经言心疟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盖心为火藏，故烦甚。欲得水以自救，热极生寒，故反寒多。寒久则真火气衰，故不甚热也。此则暑邪入心包，有似乎疟耳。若果心疟，当从事于卢氏桂枝黄芩汤，或梔子香豉淡竹叶汤矣。此条从叶案窃来，方名是捏造者。

加减银翘散方 辛凉兼芳香法

连翘十分 银花八分 元参五分 犀角五分 麦冬五分，不去心 竹叶三分

共为粗末，每服五钱，煎成去渣，点荷叶汁二三茶匙，日三服。

安宫牛黄丸方 见前

秋 燥

【五十四】秋感燥气，右脉数大，伤手太阴气分者，桑杏汤主之。眉批：右脉数大，右寸尤甚，不独秋燥为然，即风温亦如是。此亦议病之要诀。但风温初起，右寸必浮耳。

前人有云：六气之中，惟燥不为病。似不尽然。盖以《内经》少秋感于燥一条，故有此议耳。如阳明司天之年，岂无燥金之病乎？大抵春秋二令，气候较夏冬之偏寒偏热为平和，其由于冬夏之伏气为病者多，其由于本气自病者少，其由于伏气而病者重，本气自病者轻耳。其由于本气自病之燥证，初起必在肺卫，故以桑杏汤清气分之燥也。

桑杏汤方 辛凉法

桑叶一钱 杏仁一钱五分 沙参二钱 象贝一钱 香豉一钱 栀皮一钱 梨皮一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眉批：用药全系辛凉清润，可悟立方之法。重者再作服。轻药不得重用，重用必过病所。再一次煮成三杯，其二三杯之气味必变，药之气味俱轻故也。

【五十五】感燥而咳者，桑菊饮主之。

亦救肺卫之轻剂也。眉批：感燥而咳，病势本轻，然迁延误治，必成重症。此症较肺疟尤易误事。

桑菊饮方 见前

【五十六】燥伤肺卫阴分，或热或咳者，沙

参麦冬汤主之。眉批：此较上二条之病为深，故用药则多取救液。

此条较上二条，则病深一层矣，故以甘寒救其津液。

【霖按】此下沙参麦冬汤及翘荷汤，其方亦从叶案窃来者，惟畏地骨皮未用耳。

沙参麦冬汤 甘寒法

沙参三钱 玉竹二钱 生甘草一钱 冬桑叶一钱五分 麦冬三钱 生扁豆一钱五分 花粉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久热久咳者，加地骨皮三钱。

【五十七】燥气化火，清窍不利者，翘荷汤主之。

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翘荷汤者，亦清上焦气分之燥热也。眉批：燥气上干清窍，见头目之病，此时虽用养液之药，尚觉隔膜一层，故用药则先轻宜凉散，兼导之下降。

翘荷汤 辛凉法

薄荷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生甘草一钱 黑栀皮一钱五分 桔梗二钱 绿豆皮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日服二剂，甚者日三服。加减法：耳鸣者加羚羊角、苦丁茶，目赤者加鲜菊叶、苦丁茶、夏枯草，咽痛者，加牛蒡子、黄芩。眉批：凡加减之法，皆足以参用药之要。

【五十八】诸气膈郁，诸痿喘呕之因于燥者，喻氏清燥救肺汤主之。眉批：此病之气郁气喘，全因肺燥，并不兼涉他经。

喻氏云：诸气膈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呕属阳明，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而惟喘属之上矣。所以千百方中，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表即下，非行气即泻气。间有一二用润剂者，又不得其肯綮。总之《内经》六气，脱误秋伤于燥一气，指长夏之湿，为秋之燥，后人不敢更端其说，置此一气于不理，即或明知理燥，而用药夹杂，如弋获飞虫，绝无定法示人也。今拟此方，命名清燥

救肺汤,大约以胃气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门冬虽能保肺,然味苦而气滞,恐反伤胃阻痰,故不用也。其知母能滋肾水,清肺金,亦以苦而不用。至如苦寒降火正治之药,尤在所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其人尚有生理乎?诚仿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证,如沃焦救焚,不厌其烦,庶克有济耳。

【霖按】燥之为病,内伤外感宜分。喻西昌论风热过胜偏亢之燥邪,颇有心得,但以素问秋伤于湿,易作秋伤于燥,不达经旨,殊属悖妄,故鞠通亦有《内经》少秋感于燥一条之谬说也。夫生气通天论、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谓秋伤于湿者,以长夏湿土郁蒸之余气,渐积身中,随秋令收敛而伏藏于肺胃之间,直待秋深燥令大行,燥与湿两不相容而为病。经言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者此义也。西昌欲以湿易燥者,亦此义也。故此证有肺燥胃湿,两难分解之势。但秋令感伤气分,值夏月发泄之后,其体必虚,若以辛温发散,多有喘急告危之候,当以辛凉甘润为方,则燥气自平。误投苦燥,亦增他变。所用数方,虽窃自叶案,却从喻氏清燥救肺汤中脱化而出,层次不紊,尚可为法。若见呈湿象,又须参以甘淡渗湿之品为是。至若内伤燥气,由精血下夺而成,或偏饵燥剂所致。病从下焦阴分先起,宜纯阴静药,柔养肝肾为宜。下病失治,槁及乎上,为三消噎膈之根。上病失治,槁及乎下,乃痿厥秘结之始。若论燥金胜气为病,则沈目南之论是也。而鞠通数方,亦可酌用。惟论治固当明司天在泉之气运,其偏燥偏湿之机,须察夏秋淫雨亢晴为断,不可妄执运气,借以鸣高,而无裨实用也。

清燥救肺汤方 辛凉甘润法

石膏 二钱五分 甘草 一钱 霜桑叶 三钱
人参 七分 杏仁 七分,泥 胡麻仁 一钱,炒研 阿胶 八分 麦冬 二钱,不去心 枇杷叶 六分,去净毛炙
水一碗,煮六分,频频二三次温服。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黄,热甚加犀角、羚

羊角,或加牛黄。

补秋燥胜气论

按前所序之秋燥方论,乃燥之复气也,标气也。盖燥属金而克木,木之子,少阳相火也。火气来复,故现燥热干燥之证。又《灵枢》谓丙丁为手之两阳合明,辰巳为足之两阳合明。阳明本燥,标阳也。前人谓燥气化火,经谓燥金之下,火气承之,皆谓是也。案古方书,无秋燥之病,近代以来,惟喻氏始补燥气论,其方用甘润微寒。叶氏亦有燥气化火之论,其方用辛凉甘润,乃素问所谓燥化子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也。塘裘前人之旧,故但叙燥证复气如前,书已告成,窃思与《素问》燥淫所胜不合,故杂说篇中,特著燥论一条,详言正化、对化、胜气、复气以补之。其于燥病胜气之现于三焦者,究未出方论,乃不全之书,心终不安。嗣得沈目南先生《医征温热病论》,内有秋燥一篇,议论通达正大,兹采而录之于后。间有偏胜不圆之处,又详辨之。并特补燥证胜气治法如下。

再按胜复之理,与正化对化,从本从标之道,近代以来,多不深求。注释之家,亦不甚考。如仲景伤寒论中之麻、桂、姜、附,治寒之胜气也,治寒之正化也,治寒之本病也。白虎、承气,治寒之复病也,治寒之对化也。治寒之标病也。余气俱可从此类推。太阳本寒标热,对化为火,盖水胜必克火,故经载太阳司天,心病为多。未总结之曰,病本于心,心火受病,必克金,白虎所以救金也。金受病则坚固牢固,滞塞不通,复气为土,土性壅塞,反来克本身之真水,承气所以泄金与土而救水也。再经谓寒淫所胜,以咸泻之。从来注释家不过随文释义,其所以用方之故,究未达出。本论不能遍注伤寒,偶举一端,以例其余。明者得引门径,熟玩《内经》,自可迎刃而解。能解伤寒,其于本论,自无难解者矣。由是推之,六气皆然耳。

【汪按】此论平正通达,发前人所未发。但所立方用药,仍不免袭前人窠臼,辛温表散,与寒凉杂用,故存此论,而不用其方。

沈目南燥病论曰:天元纪大论云,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盖六乃风、寒、暑、湿、燥、

火为节，五即木、火、土、金、水为制。然天气主外，而一气司六十日有奇，地运主内，而一运主七十二日有奇。故五运六气合行，而终一岁，乃了然不易之道也。内经失去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所以燥证湮没，至今不明。先哲虽有言之，皆是内伤津血干枯之证，非谓外感清凉时气之燥。然燥病起于秋分以后，小雪以前，阳明燥金，凉气司令。经云：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胁痛溏泄，内为噤塞，外发癰疽，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噤塞而咳，据此经文，燥令必有凉气感人，肝木受邪而为燥也。惟近代喻嘉言昂然表出，可为后世苍生之幸。奈以诸气腴郁，诸痿喘呕，咳不止而出白血死，谓之燥病。此乃伤于内者而言，诚与外感燥证不相及也。更自制清燥救肺汤，皆以滋阴清凉之品，施于火热刑金，肺气受热者宜之。若治燥病，则以凉投凉，必反增病剧，殊不知燥病属凉，谓之次寒，病与感寒同类。经以寒淫所胜，治以甘热。此但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乃外用苦温辛温解表，与冬月寒令而用麻、桂、姜、附，其法不同，其和中攻里则一，故不立方。盖《内经》六气，但分阴阳主治，以风、热、火三气属阴同治。但药有辛凉、苦寒、咸寒之异，湿、燥、寒三气属阴同治，但药有苦热、苦温、甘热之不同，仲景所以立伤寒温病二论为大纲也。盖性理大全，谓燥属次寒，奈后贤悉谓属热，大相径庭。如盛夏暑热熏蒸，则人身汗出津津，肌肉潮润而不燥也。冬月寒凝肃杀，而入身干槁燥冽，故深秋燥令气行，入体肺金应之，肌肤亦燥，乃火令无权，故燥属凉，前人谓热非矣。

按先生此论，可谓独具只眼，不为流俗所汨没者。其责喻氏补燥论，用甘寒滋阴之品，殊失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之法，亦甚有理。但谓诸气腴郁，诸痿喘呕，咳不止而出白血，尽属内伤，则与理欠圆。盖由内伤而致此证者固多，由外感余邪在络，转化转热，而致此证者，亦复不少。璩前于风温咳嗽条下，驳杏苏散，补桑菊饮，方论内极言咳久留邪致损之故，与

此证同一理也。谓清燥救肺汤治燥之复气，断非治燥之胜气，喻氏自无从致辨。若谓竟与燥不相及，未免各就一边谈理。盖喻氏之清燥救肺汤，即伤寒论中后半截之复脉汤也。伤寒必兼母气之燥，故初用辛温甘热，继用辛凉苦寒，终用甘润。因其气化之所至而然也。至谓仲景立伤寒温病二大纲，如《素问》所云：寒暑六入，暑统风火，寒统燥湿，一切外感，皆包于内。其说尤不尽然，盖尊信仲景太过而失之矣。若然，则仲景之书，当名六气论，或外感论矣，何以独名伤寒论哉？盖仲景当日著书，原为伤寒而设，并未遍著外感。其论温论暑论湿，偶一及之也。即先生亦补医微温热病论，若系全书，何容又补哉。璩非好辨，恐后学眉目不清，尊信前辈太过，反将一切外感，总混入《伤寒论》中，此近代以来之大弊，祸未消减，尚敢如此立论哉。

【汪按】谓善读仲景之书，不独可以治伤寒，并可以治六气则是谓仲景之书，已包六气在内，则非。

【一】秋燥之气，轻则为燥，重则为寒，化气为湿，复气为火。眉批：重则为寒，此指病势已亟，变症而言，若初起则无此虑。

揭燥气之大纲，兼叙其子母之气，胜复之气，而燥气自明。重则为寒者，寒水乃燥金之子也。化气为湿者，土生金，湿土其母气也。至真要大论曰：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又曰：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按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故本论初未著燥金本气方论，而于疟痢等证，附见于寒湿条下。叶氏医案谓伏暑内发，新凉外加，多见于伏暑类中。仲景《金匱》，多见于腹痛疟痢门中。

【二】燥伤本脏，头微痛，恶寒，咳嗽稀痰，鼻塞噤塞，脉弦无汗，杏苏散主之。

本脏者，肺胃也。经有噤塞，而咳之明文，故上焦之病自此始。燥伤皮毛，故头微痛恶寒也。微痛者，不似伤寒之痛甚也。伤明之脉，上行头角，故头亦痛也。咳嗽稀痰者，肺恶寒，

古人谓燥为小寒也。肺为燥气所搏,不能通调水道,故寒饮停而咳也。鼻塞者,鼻为肺窍。噤塞者,噤为肺系也。脉弦者,寒兼饮也。无汗者,凉搏皮毛也。按杏苏散,减小青龙一等,此条当与下焦篇,所补之痰饮数条参看。再杏苏散,乃时人统治四时伤风咳嗽通用之方,本论前于风温门中,已驳之矣。若伤燥凉之咳,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正为合拍。若受重寒夹饮之咳,则有青龙。若伤春风,与燥已化火,无痰之证,则仍从桑菊饮、桑杏汤例。肩批:燥气本微凉时慄悍之气,故秋燥之候,每见于仲秋季秋,此气最能伤金,古人谓燥为小寒亦非无见,但此气最能伤液,故每成热症。世之人每拟之,不知伤寒论所列白虎竹叶、承气诸方,虽伤寒亦能化热,何况于燥气,世之医道不明,皆此等处未能悉心体会,前贤妙论、妙法。阅之均如雾里看花,故下手毫无把握。

杏苏散方

苏叶 半夏 茯苓 甘草 前胡 苦桔梗 枳壳 生姜 橘皮 大枣_{去核} 杏仁

【加减法】无汗,脉弦甚或紧者,加羌活。微透汗,汗后咳不止,去苏叶、羌活,加苏梗。兼泄泻腹满者,加苍术、厚朴。头痛兼眉棱骨痛者,加白芷。热甚加黄芩。泄泻腹满者不用。

【方论】此苦温甘辛法也。外感燥凉,故以苏叶、前胡辛温之轻者达表。无汗脉紧,故加羌活辛温之重者,微发其汗。甘、桔从上升,枳、杏、前、芩从下降,则噤塞鼻塞宣通,而咳可止。橘、半、茯苓。逐饮而补肺胃之阳,以白芷易原方之白术者,白术中焦脾药也,白芷肺胃本经之药也,且能温肌肉而达皮毛。姜、枣为调和营卫之用,若表凉退而里邪未除,咳不止者,则去走表之苏叶,加降里之苏梗。泄泻腹满,金气太实之里证也,故去黄芩之苦寒,加术、朴之苦辛温也。肩批:汗后咳不止,去苏叶羌活加苏梗。论中未言其理,盖汗后咳不止则非表邪之咳。又前此,无汗脉紧,寒束肌表,初服苏叶羌活,尚不至遽伤其液而为干咳,则此处之咳必属气逆,故加苏梗。然予谓不若加苏子。子润肺梗伤液之意,惟梗顺气,子降气,肠滑气虚,仍不若用梗为妥。桂枝柴胡方内无治症瘕之药,故须加吴萸、楝子等。

【三】伤燥,如伤寒太阳证,有汗,不咳,不

呕,不痛者,桂枝汤小和之。

如伤寒太阳证者,指头痛身痛恶风寒而言也。有汗不得再发其汗,亦如伤寒例。但燥较寒为轻,故少与桂枝小和之也。

桂枝汤方_{见前}

【四】燥金司令,头痛,身寒热,胸胁痛,甚则疝瘕痛者,桂枝柴胡各半汤,加吴萸、楝子、茴香、木香汤主之。

此金胜克木也。木病与金病并见,表里齐病,故以柴胡达少阳之气,即所以达肝木之气。合桂枝而外出太阳,加芳香定痛,苦温通降也。湿燥寒,同为阴邪,故仍从足经例。

桂枝柴胡各半汤加吴萸、楝子、茴香、木香汤方_{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法}

桂枝 吴茱萸 黄芩 柴胡 人参 广木香 生姜 白芍 大枣_{去核} 川楝子 小茴香 半夏 炙甘草

【五】燥淫传人中焦,脉短而涩,无表证,无下证,胸痛,腹胁胀痛,或呕或泄,苦温甘辛以和之。

燥虽传入中焦,既无表里证,不得误汗误下,但以苦温甘辛和之足矣。脉短而涩者,长为木,短为金,滑为润,涩为燥也。胸痛者,肝脉络胸也。腹痛者,金气克木,木病克土也。胁痛者,肝木之本位也。呕者亦金克木病也。泄者,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也。或者不定之辞,有痛而兼呕与泄者,有不呕而但泄者,有不泄而但呕者,有不兼呕与泄而但痛者。病情有定,病势无定,故但出法而不立方,学者随证化裁可也。药用苦温甘辛者,经谓燥淫所胜,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盖苦温从火化以克金,甘辛从阳化以胜阴也。以苦下之者,金性坚刚,介然成块,病深坚结,非下不可,下文即言下之证。肩批:此数语辨证要诀。

【六】阳明燥证,里实而坚,未从热化,下之以苦温。已从热化,下之以苦寒。肩批:下法为治病中冲坚破敌之策,万不可少,世之浅见者每不敢用,养痍貽患,莫此为其。然用之亦甚难,有宜温下者,有宜寒下者,又有秽浊湿热入包络充塞,宜寒下中兼用芳香者。予于

数年前治一症，湿温失下，兼杂食积，迁延既久，弥留枕席，承气汤服至三剂，共服生大黄两余，毫无动静。至第四日用生大黄四钱，合清心牛黄丸一粒，共研细末，用生凉水和灌之。阅时许得大解，坚黑珠数十枚，并余热水升许而愈。

燥证阳明里实而坚满，经统言以苦下之，以苦泄之。今人用下法，多以苦寒，不知此证当别已化未化，用温下寒下两法，随证施治，方为的当。未从热化之脉，必仍短涩，涩即兼紧也，而必青黄，苦温下法，如金匱大黄附子细辛汤，新方天台乌药散见下焦寒湿门加巴豆霜之类。已从热化之脉必数而坚，面必赤，舌必黄，再以他证参之。苦寒下法，如三承气之类，而小承气无芒硝，轻用大黄或酒炒，重用枳、朴，则微兼温矣。

【附治验】丙辰年塘治一山阴幕友车姓，年五十五岁，须发已白大半，脐左坚大如盘，隐隐微痛，不大便数十日。先延外科治之，外科以大承气下之，三四次，终不通。延余诊视，按之坚冷如石，面色青黄，脉短涩而迟，先尚能食，屢下之后，糜粥不进，不大便已四十九日。余曰此瘕也。金气之所结也。以肝本抑郁，又感秋金燥气，小邪中里，久而结成，愈久愈坚，非下不可。然寒下非其治也，以天台乌药散二钱，加巴豆霜一分，姜汤和服，设三伏以待之，如不通，第二次加巴豆霜分半，再不通，第三次加巴豆霜二分，服至三次后，始下黑亮球四十九枚，坚莫能破。继以苦温甘辛之法调理，渐次能食，又十五日不大便，余如前法下，至第二次面通，下黑亮球十五枚，虽亦坚结，然破之能碎，但燥极耳。外以香油熬川椒，熨其坚处，内服苦温芳香透络，月余化尽。于此证，方知燥金之气，伤人如此，而温下寒下之法，断不容紊也。

乙丑年，治通廷尉，久疝不愈，时年六十八岁。先是通廷尉外任时，每发疝，医者必用人参，故留邪在络，久不得愈。至乙丑季夏，受凉复发，坚结肛门，坐卧不得，胀痛不可忍，汗如雨下，七日不大便，余曰：疝本寒邪，凡坚结牢固，皆属金象。况现在势甚危急，非温下不

可。亦用天台乌药散一钱，巴豆霜分许，下至三次始通。通后痛渐定，调以倭硫黄丸，兼用《金匱》蜘蛛散，渐次化净。以上治验二条，俱系下焦证，以出阳明坚结下法，连类而及。

【七】燥气延入下焦，搏于血分而成瘕者，无论男妇，化瘕回生丹主之。

大邪中表之燥证，感而即发者，诚如日南先生所云，与伤寒同法，学者衡其轻重可耳。前所补数条，除减伤寒法等差二条，胸胁腹痛一条，与伤寒微有不同，余俱兼瘕瘕者，以经有燥淫所胜，男子癰疽，女子少腹痛之明文。瘕瘕已多见寒湿门中，症证泄泻呕吐，已多于寒湿湿温门中。此特补小邪中里，深入下焦血分，坚结不散之瘕疾，若不知络病宜缓通治法，或妄用急攻，必犯瘕散为蛊之戒，此蛊乃血蛊也。在妇人更多，为极重难治之证，学者不可不预防之也。化瘕回生丹法，系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也。方从金匱鳖甲煎丸，与回生丹脱化而出。此方以参、桂、椒、姜通补阳气，白芍、熟地守补阴液，益母膏通补阴气，而消水气，鳖甲胶通补肝气，而消瘕瘕。余俱芳香入络而化浊，且以食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微不入，无坚不破。又以醋熬大黄三次，约人病所，不伤他脏，久病坚结不散者，非此不可。或者病其药味太多，不知用药之道，少用独用，则力大而急。多用众用，则功分而缓。古入缓化之方皆然，所谓有制之师不畏多，无制之师少亦乱也。此方合醋与蜜共三十六味，得四九之数，金气生成之数也。

化瘕回生丹方眉批：此等药宜预备，临渴掘井，无济于事，亦犹三年之艾也。然必病至于此而始治，是谁之咎？

人参六两 安南桂二两 两头尖二两 麝香二两 片子姜黄二两 公丁香三钱 川椒炭二两 虻虫二两 京三棱二两 蒲黄炭一两 藏红花二两 苏木二两 桃仁三钱 苏子霜二两 五灵脂二两 降真香二两 干漆二两 当归尾四钱 没药二两 白芍四两 杏仁三钱 香附米二两 吴茱萸二两 元胡索二两 水蛭

三两 阿魏二两 小茴香炭二两 川芎二两
乳香二两 良姜二两 艾炭二两 益母膏八两
熟地黄四两 鳖甲胶一斤 大黄八两。共为细
末,以高米醋一斤半,熬浓,晒干为末,再加醋熬,如是三次,
晒干末之。

共为细末,以鳖甲、益母、大黄三胶和匀,
再加炼蜜为丸,重一钱五分,蜡皮封护,用时
温开水和,空心服,瘕甚之证,黄酒下。

一、治瘕结不散不痛。

一、治瘕发痛甚。

一、治血痹。

一、治妇女干血癆证之属实者。

一、治痞母左胁痛而寒热者。

一、治妇女经前作痛,古谓之痛经者。

一、治妇女将欲行经而寒热者。

一、治妇女将欲行经,误食生冷腹痛者。

一、治妇女经闭。

一、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者。

一、治腰痛之因于跌扑死血者。

一、治产后瘀血。少腹痛,拒按者。

一、治跌扑昏晕欲死者。

一、治金疮棒疮之有瘀滞者。

【八】燥气久伏下焦,不与血搏,老年八脉
空虚,不可与化癥回生丹者,复亨丹主之。

金性沉著,久而不散,自非温通络脉不
可,既不与血搏成坚硬之块,发时痛胀有形,
痛止无形,自不得伤无过之营血,而用化癥
矣。复亨大义,谓剥极而复,复则能亨也。其
方以温养温燥兼用,盖温燥之方,可暂不可
久,况久病虽曰阳虚,阴亦不能独足。至老年
八脉空虚,更当豫护其阴,故以石硫黄。补下
焦真阳,而不伤阴之品为君,佐之以鹿茸、枸
杞、人参、茯苓、苁蓉,补正而但以归、茴、椒、
桂、丁香、草薢,通冲任与肝肾之邪也。按解产
难中,已有通补奇经丸方,此亦可以不录,但
彼方专以通补八脉为主,此则温养温燥合法,
且与上条为对待之方,故并载之,按《难经》任
之为病,男子为七疝,女子为瘕聚。七疝者,朱
丹溪谓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气疝、狐疝、癰

疝为七疝,袖珍谓一厥、二盘、三寒、四瘕、五
附、六脉、七气为七疝,瘕者血病,即妇人之疝
也。后世谓蛇瘕、脂瘕、青瘕、黄瘕、燥瘕、狐
瘕、血瘕、鳖瘕为八瘕,盖任为天癸生气,故多
有形之积。大抵有形之实证宜前方,无形之虚
证宜此方也。

按燥金遗病,如疝疝之类,多见下焦篇寒
湿湿温门中,再载在方书,应收入燥门者尚
多。以限于篇幅,不及备录,已示门径,学者隅
反可也。

复亨丹方 苦温甘辛法

倭硫黄十分。按倭硫黄者,石硫黄也。水土硫黄断
不可用。鹿茸八分,酒炙。枸杞子六分。人参四分。
云茯苓八分。淡苁蓉八分。安南桂四分。草
薢六分。全当归六分,酒浸。川椒炭三分。炙龟
板四分。小茴香六分,酒浸,与当归同炒黑。

益母膏和为丸,小梧桐子大,每服二钱。
日再服。冬日渐加至三钱。开水下。眉批:倭硫
黄产日本,色老黄明亮而坚,土硫黄即石硫黄色淡黄,质松,
非制过不能用,不及倭硫黄之质纯性轻和平也。

按前人燥不为病之说,非将寒燥混入一
门,即混入湿门矣。盖以燥为寒之始,与寒相
似,故混入寒门。又以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
见太阴,而阳明从中,以中气为化,故又易混
入湿门也。但学医之士,必须眉目清楚,复内
经之旧,而后中有定见,方不越乎规矩也。

霹雳散方

主治中燥吐泻腹痛,甚则四肢厥逆、转
筋、腿痛、肢麻,起卧不安,烦躁不宁,再甚则
六脉全无,阴毒发斑,疝瘕等证。并一切凝寒
固冷积聚,寒轻者,不可多服。寒重者,不可少
服,以愈为度。非实在纯受湿、燥、寒三气阴邪
者,不可服。

桂枝六两 公丁香四两 草果二两 川椒
五两,炒 小茴香四两,炒 薤白四两 良姜三两
吴茱萸四两 五灵脂二两 降香五两 乌药
三两 干姜三两 石菖蒲二两 防己三两 槟
榔二两 草澄茄五两 附子三两 细辛二两
青木香四两 薏仁五两 雄黄五钱

右药共为细末,开水和服,大人每服三

钱，病重者五钱，小人减半，再病甚重者，连服数次，以痛止厥回，或泻止筋不转为度。

【方论】按《内经》有五疫之称，五行偏胜之极，皆可致疫。虽病气之至，多见火证，而燥金寒湿之疫，亦复时有。盖风火暑三者为阳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温病。湿燥寒三者为阴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寒病，现在见证，多有肢麻转筋，手足厥逆，吐泻腹痛，胁肋疼痛，甚至反恶热而大渴思凉者。经谓雾伤于上，湿伤于下，此证乃燥金寒湿之气经谓阳明之上，中见太阴。又谓阳明从中治也。直犯筋经，由大络别络，内伤三阴脏真，所以转筋，入腹即死也。既吐且泻者，阴阳逆乱也。诸痛者，燥金湿土之气所搏也。其渴思凉饮者，少阴篇谓自利而渴者，属少阴虚，故饮水求救也。其头面赤者，阴邪上逼，阳不能降，所谓戴阳也。其周身恶热喜凉者，阴邪盘踞于内，阳气无附欲散也。阴病反见阳证，所谓水极似火，其受阴邪尤重也。诸阳证毕现，然必当脐痛甚拒按者，方为阳中见纯阴，乃为真阴之证，此处断不可误，故立方荟萃温三阴经刚燥苦热之品，急温脏真，保住阳气。又重用芳香，急驱秽浊，一面由

脏真而别络大络，外出筋经经络以达皮毛，一面由脏络腑络以通六腑外达九窍，俾秽浊阴邪，一齐立解。大抵皆扶阳抑阴，所谓离照当空，群阴退避也。再此证自唐宋以后，医皆不识系燥气所下，凡见前证，俗名曰痧。近时竟有暑痧证书者，捉风捕影，杂乱无章，害人非浅。即以痧论，未有不干天地之气而漫然成痧者。究竟所感何气，不能确切指出，故立方毫无准的。其误皆在前人谓燥不为病，又有燥气化火之说。塘亦为其所误，故初刻书时，再三疑虑辨难，见于杂说篇中，而正文只有化气之火证，无胜气之寒证。其燥不为病之误，误在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脱秋伤于燥一条，长夏伤于湿，又错秋伤于湿，以为竟无燥证矣。不知天元纪、气交变、五运行、五常政、六微旨诸篇，平列六气燥气之为病，与诸气同，何尝燥不为病哉？经云风为百病之长，按风属木主仁，大易曰：元者善之长也，得生生之机，开生化之原，尚且为病多端，况金为杀厉之气，欧阳氏曰：商者伤也，主义主收，主刑主杀。其伤人也，最速而暴，竟有不终日而死者。塘目击神伤，故再三致意云。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卷二

清 淮阴 吴 塘鞠通原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选评
扬州 叶 霖子雨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中 焦 篇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者，传至中焦，阳明温病也。脉浮洪躁甚者，白虎汤主之。脉沉数有力，甚则脉体反小而实者，大承气汤主之。暑温、湿温、温疟，不在此例。眉批：中焦之病，无论风湿、湿温、暑温等症，其源皆自上焦而来，而著书者前后接应，虑甚多，阅者亦宜左顾右盼，时时留意，重浊土音也，不观夫乐之八音乎，土音为最浊，在人身亦是此理，不然此何以列于中焦。

阳明之脉荣于面，《伤寒论》谓阳明病而缘缘正赤，火盛必克金，故目白睛亦赤也。语声重浊，金受火刑，而音不清也。呼吸俱粗，谓鼻息来去俱粗，其粗也平等，方是实证。若来粗去不粗，去粗来不粗，或竟不粗，则非阳明实证，当细辨之。粗则喘之渐也。

【霖按】论阳明当下证，亦颇精确。辨呼吸来去，其粗平等，尤觉仔细。然须腹满耕痛，方可用承气也。

大便闭，阳明实也。小便涩，火腑不通而阴气不化也。口燥渴，火烁津也。舌苔老黄，肺受胃浊气不化津也。按《灵枢》论诸脏温病，独肺温病有舌苔之明文，余则无有，可见舌苔乃胃中浊气熏蒸肺脏，肺气不化而然。甚则黑者，黑水色也，火极而似水也。又水胜火，大凡五行之极盛，必兼胜

己之形，芒刺苔久不化，热极而起坚硬之刺也。倘刺软者，非实证也。不恶寒，但恶热者，传至中焦，已无肺证。阳明者，两阳合明也。温邪之热，与阳明之热相搏，故但恶热也。或用白虎，或用承气者，证同而脉异也。浮洪躁甚，邪气近表，脉浮者，不可下。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脉浮则出表为顺，故以白之金飏以退烦热。眉批：须知上卷已言白虎为达表之剂。若沉小有力，病纯在里，则非下夺不可矣，故主以大承气。按吴又可《温疫论》中云：舌苔边白，但见中微黄者，即加大黄，甚不可从。虽云伤寒重在误下，温病重在误汗，即误下不似伤寒之逆之甚。究竟承气非可轻尝之品，故云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脉体沉实，的系燥结痞满，方可用之。眉批：此亦不尽然，若待舌苔老黄，黑有芒刺，则病势亟矣。观伤寒论有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急下之。又有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干者，急下之。伤寒重在误下，苟遇是症，尚不可迁延，况温病乎。是在临症者胸有成竹耳。通论。朱评

【雄按】自注云：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失治，则传中焦。始上焦，终下焦，嘻是鞠通排定路径，必欲温热病导其道而行也。有是理乎？彼犯肺之邪，若不外解，原以下传于胃为顺，故往往上焦未罢已及中焦。惟其不能下行为顺，是以内陷膈中为逆传。章虚谷亦昧此义，乃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传于包络，故曰逆。夫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胡可反以为逆。岂二公皆未读《难经》耶。其不始于上焦者，更无论矣。

【霖按】外感风温温热，阳明实证，宜用承气大下者甚少。设挟湿尤不当重下，温疫则非下不可。盖蕴郁疫邪必须釜底抽薪，故吴氏达原饮，后多用下法也。鞠通于温热温疫模糊莫辨，反讥又可之非，谬矣。

或问予言温病以手经主治，力辟用足经药之非，今亦云阳明证者何？阳明特非足经乎？曰阳明如市，胃为十二经之海，土者万物之所归也，诸病未有不过此者。前人云：伤寒传足不传手误也。一入不能分为两截，总之伤寒由毛窍而溪，溪肉之分，理之小者，由溪而谷，谷肉之分，理之大者，由谷而孙络，孙络络之至细者，由孙络而大络，由大络而经。此经即太阳经也。始太阳，终厥阴。伤寒，以足经为主，未始不关手经也。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温病以手经为主，未始不关足经也。但初受之时，断不可以辛温发其阳耳。盖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彼此对勘，自可了然于心目中矣。眉批：一了百了，要着。朱评：寒温两大法门。

【霖按】外感风寒，风热之邪，由皮毛伤，缠布周身孙络中之营卫，其孙络中之气血，行遍一身，并入络脉而至心，递出于肺，伏邪内发，由经脉之营卫，出诸气街而达，缠布周身孙络，以出毛窍。经言溪谷，是气血出入所由之径也。足太阳围绕一身，而手太阴亦主皮毛。麻黄汤为太阳表剂，而皆泻肺之药也，其义可知。然热邪伤气，肺主气，故先伤乎肺也。逆传入心包，顺传入胃腑，自然之理，外感由毛窍而孙络，而溪谷，而络脉，而脏腑，伏气由脏腑而经脉，而溪谷，而孙络，而皮毛，鞠通不明营卫血气循行之道，亦不知伏气内发之因，故孙络溪谷，颠倒若是耳。

白虎汤 方见上焦篇

大承气汤方

大黄六钱 芒硝三钱 厚朴三钱 枳实三钱

水八杯，先煮枳朴，后纳大黄、芒硝，煮取二杯，先服一杯，约二时许，得利止后服。不知再服一杯，再不知，再服。

【方论】此苦辛通降，咸以入阴法。承气者，承胃气也。盖胃之为腑，体阳而用阴。若在无病时，本系自然下降，今为邪气蟠踞于中，阻其下降之气，胃虽自欲下降而不能，非药力助之不可。故承气汤，通胃结，救胃阴。仍系承胃腑本来下降之气，非有一毫私智穿凿于其间也。故汤名承气。眉批：的解。朱评：学者若真能透彻此义，则施用承气，自无弊害。大黄荡涤热结，芒硝入阴软坚，枳实开幽门之不通，厚朴泻中宫之实满，厚朴分量不似伤寒论中重用者，治温与治寒不同，畏其燥也。曰大承气者，合四药而观之，可谓无坚不破，无微不入，故曰大也。非真正实热蔽痼，气血俱结者，不可用也。若去入阴之芒硝，则云小矣。去枳、朴之攻气结，加甘草以和中，则云调胃矣。眉批：其实方名承气者，即由《内经》亢则害承乃制六字悟出。此论之佳，亦由六字悟出。

【霖按】方名承气者，取亢则害，承乃制之义也。大承气以芒硝上承心主包络之热气，枳、朴去胃府之留滞，而用大黄荡涤其腐秽，所以救将绝之阴，泻亢甚之阳也。小承气不用芒硝，而亦名承气者，是承制胃府太过之气，所以通泄小肠，而上承胃气者也。若调胃承气，乃调和胃气，而承上君火之热者也。以未成糟粕，故无用枳、朴之去留滞，此三承气之义也。

【二】阳明温病，脉浮而促者，减味竹叶石膏汤主之。

脉促谓数而时止，如趋者过急，忽一蹶然，其势甚急。故以辛凉透表重剂，逐邪外出则愈。眉批：脉浮而促，乃热为表邪遏抑之象。

减味竹叶石膏汤方 辛凉合甘寒法

竹叶五钱 石膏八钱 麦冬六钱 甘草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一时服一杯,约三时令尽。

【三】阳明温病,诸证悉有而微,脉不浮者,小承气汤微和之。肩批:病尽归于阳明,则施用承气,自无弊害。观各条自知。特此条无太实证,故但用调胃承气耳。至于温下寒下症,各不同,亦犹温病伤寒治各不同。此本两大法门。

以阳明温病发端者,指首条所列阳明证而言也,后凡言阳明温病者仿此。诸证悉有,以非下不可,微则未至十分亢害,但以小承气通和胃气则愈,无庸芒硝之软坚也。

【四】阳明温病,汗多谵语,舌苔老黄而干者,宜小承气汤。

汗多津液散而大便结,苔见干黄,谵语因结粪而然,故宜承气。

【五】阳明温病,无汗小便不利谵语者,先与牛黄丸。不大便,再与调胃承气汤。肩批:温病谵语有燥屎,及邪入心络之分,无汗小便不利,液未外渗,虑其邪入包络,故先用牛黄丸开窍,且亦有下便能力,若不下,则非邪入络,故用调胃承气汤,盖见用药之慎。

无汗而小便不利,则大便未定成硬,谵语之不因燥屎可知。不因燥屎而谵语者,犹系心包络证也,故先与牛黄丸,以开内窍。服牛黄丸内窍开,大便当下。盖牛黄丸,亦有下大便之功能。其仍然不下者,无汗则外不通,大小便俱闭,则内不通,邪之深结于阴可知。故取芒硝之咸寒,大黄、甘草之甘苦寒,不取枳、朴之辛燥也。伤寒之谵语,舍燥屎无他证,一则寒邪不兼秽浊,二则由太阳而阳明。温病谵语,有因燥屎,有因邪陷心包,一则温多兼秽,二则自上焦心肺而来,学者常须察识,不可歧路亡羊也。

【霖按】谵语一证,有虚实之分,非可仅恃承气。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实则谵语,虚则郑声者是也。伤寒谵语,水涸屎燥者固多,然有火劫取汗而谵语者,有亡阳而谵语者,有下利清谷,不渴而谵语者。有下血而谵语者,岂皆承气可治。而以伤寒谵语,舍燥屎无他证一语赅之,是伤寒论尚未全读耳。外感风温,自上焦而来,多传心包,温疫初由内

发,多聚胃腑,此则概言温多兼秽,自上焦心肺而来,风温温疫不分,其不歧途亡羊者几希。

【六】阳明温病,面日俱赤,肢厥甚则通体皆厥,不痠痲,但神昏,不大便,七八日以外,小便赤,脉沉伏,或并脉亦厥,胸腹满坚,甚则拒按,喜凉饮者,大承气汤主之。肩批:所谓热深厥亦深,又胸腹拒按而喜凉饮,故用小承气。此数条能观其浅深次第,何患医理不明。

此一条,须细辨。其的是火极似水,热极而厥之证,方可用之。全在目赤,小便赤,腹满坚,喜凉饮定之。

大承气汤方法并见前

【霖按】在温疫为内发伏邪,脉厥体厥,乃阳郁热极,气道壅闭之危候。自宜大承气急下存阴。若风温证,乃热邪内蕴,与三焦相火相煽,走窜心包,逼乱神明,而闭塞络脉致厥,宜泄热通络。内外之因不同,不可混治。肩批:细微之辨,学者其审之。朱评。

【七】阳明温病,纯利稀水无粪者,谓之热结旁流,调胃承气汤主之。肩批:热结旁流,非全不通者可比,故用调胃承气。

热结旁流,非气之不通,不用枳、朴,独取芒硝入阴以解热结,反以甘草缓芒硝急趋之性,使之留中解结。不然,结不下而水独行,徒使药性伤人也。吴又可用大承气汤者非是。

【霖按】温疫以胃家实之协热利,用大承气下结粪,而利自止。午后潮热而利者,为伏邪传里,不能稽留,宜小承气以撤余邪。若外感温邪传里,而口渴下利者,宜苦寒燥湿,或稍兼凉润,非调胃承气可以赅治也。肩批:此亦作者独得处。朱评。

【八】阳明温病,实热壅塞为哕者下之,连声哕者,中焦声断续,时微时甚者,属下焦。肩批:此病头绪极多,故但言其理而不出方,宜参看徐氏医案。

《金匱》谓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阳明实热之哕,下之里气得通则止。但其兼证之轻重,难以预料,故但云下之,而不定方,以俟临证者自为采取耳。再按中焦实证之哕。哕必连声紧促者,胃气大实,

逼迫肺气不得下降，两相攻击而然。若或断或续，乃下焦冲虚之嘍，其嘍之来路也远，故其声断续也，治属下焦。肩批：宜与上焦痹郁而嘍参看。

【炳按】嘍而腹满，其病虽在中焦，已至胃之下脘，且及肠腹，渐渐入下焦之界。况有腹满一证，确实可凭，方可下之。《金匱》之说，原系不误，若有实热壅塞胃中，虽属中焦，其实邪由上焦而来，亦有因肺燥胃寒，两相冲激，亦能致嘍。其病亦在胃之上脘，治以徐氏法为妥。此书上焦篇有气分痹郁而嘍，治法亦与徐氏若合符节。庸俗者流，一遇此症，既不敢下，又不以宣痹之法治之，迁延时日，则邪陷心胞，故附论于此。

【九】阳明温病，下利谵语，阳明脉实，或滑疾者，小承气汤主之。脉不实者，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

下利谵语，柯氏谓肠虚胃实，故取大黄之濡胃，无庸芒硝之润肠，本论有脉实脉滑疾，脉不实之辨，恐心包络之谵语，而误以承气下之也。仍主芳香开窍法。肩批：脉滑实而疾，即有下利症，不过仅利稀水，燥结之大便未出也，故用小承气。若脉不滑实，则谵语在心包，故治以芳香，此处最宜辨别。

【霖按】在伤寒阳明谵语下利，为脾液不收，而气陷于下，多不治。在温疫舌黄谵语而自利，可与小承气，或小陷胸酌用。若按其心下至少腹有硬痛处，则与大承气以下之。在外感温热传里，热邪由肺胃下注大肠，下利谵语，胸痞脉数者，宜黄芩、黄连、银花、广皮、半夏、花粉之属。或兼凉润，沙参、麦冬亦可参用。若邪逼心包而谵语者，未必又兼下利。究竟温疫莫辨，内外不清，故治法多误也。肩批：温邪恶燥，枳朴。朱评。

小承气汤方 苦辛通法重剂

大黄五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一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宿粪，止后服，不知再服。减原方分数，极见斟酌。朱评

调胃承气汤 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法

大黄二钱 芒硝五钱 生甘草二钱

牛黄丸 方论并见上焦篇

紫雪丹 方论并见上焦篇

【十】温病三焦俱急，大热大渴，舌燥，脉不浮，而躁甚，舌色金黄，痰涎壅甚，不可单行承气者，承气合小陷胸汤主之。肩批：此有痰涎在胸膈，燥结在胃腑之症，仅用承气已过病所，故合陷胸用之。

三焦俱急，谓上焦未清，已入中焦阳明，大热大渴，脉躁苔焦，阳土燥烈，煎熬肾水，不下则阴液立见消亡，下则引上焦余邪陷入，恐成结胸之证。故以小陷胸合承气汤涤三焦之邪，一齐俱出，此因病急，故方亦急也。然非审定是证，不可用是方也。

【霖按】伤寒之邪在表，误下则邪陷而为结胸。温热伏气之邪在里，若逆传于心包而误汗，则内闭以外脱。若顺传于胃府而误汗，则盘踞而结胸。是内外之因不同，故汗下之误各异也。设外感温邪，见大热大渴，目赤舌绛，气粗烦躁，甚至神昏谵语，下痢黄水者，乃风热之毒，深入阳明营分，宜犀角、连翘、元参、川贝、赤芍、丹皮、鲜生地、人中黄之属。病虽危候，间有生理。此云不下则阴液立见消亡，下则引上焦余邪陷入，恐成结胸之证，是指伤寒言耶？温疫言耶？风湿言耶？抑伏气之温热言耶？认证不清，妄立方法，殊属非是。

承气合小陷胸汤方 苦辛寒法

生大黄五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一钱 半夏三钱 桔萎二钱 黄连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下再服一杯，得快利，止后服，不便再服。

【十一】阳明温病，无上焦证，数日不大便，当下之。若其人阴素虚，不可行承气者，增液汤主之。服增液汤已，周十二时观之，若大便不下者，合调胃承气汤微利之。肩批：温病迁延既久，每见是症，如是治法，所谓万全无弊。

此方所以代吴又可承气养荣汤法也。妙在寓泻于补，以补药之体，作泻药之用，既可攻实，又可防虚。余治体虚之温病，与前医误伤津液不大便，半虚半实之证，专以此法救之，无不应手而效。肩批：润剂即能通便，此法最稳最妙。朱评

【征按】二十年来。予以此法救温病体虚之当下者。取效屡矣。颇以为独得之奇。而不知鞠通之有是方也。所见略同。

【霖按】温邪以存津液为第一要着,若阳明病虽不大便,而脉不沉实,腹不硬痛,审系胃府液干之秘,此方颇精当。

增液汤方 咸寒苦甘法

元参一两 麦冬八钱,连心 细生地八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口干则与饮令尽,不便再作服。眉批:此亦从炙甘草汤变化出之。朱评。

【方论】温病之不大便,不出热结液干二者之外。眉批:温病不大便,不出热结液干扼要之论。分别治法,最宜切记。其偏于阳邪炽甚,热结之实证,则从承气法矣。其偏于阴亏液涸之半虚半实证,则不可混施承气,故以此法代之。独取元参为君者,元参味苦咸微寒,壮水制火,通二便。启肾水上潮于天,其能治液干,固不待言。本经称其主治腹中寒热积聚,其并能解热结可知。麦冬主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亦系能补能润能通之品,故以为之佐。眉批:麦冬不可过煎,过则成冻不化。生地亦主寒热积聚,逐血痹,用细者取其补而不腻,兼能走络也。三者合用,作增水行舟之计,故汤名增液,但非重用不为功。本论于阳明下证,峙立三法,热结液干之大实证,则用大承气。偏于热结而液不干者,旁流是也,则用调胃承气。偏于液干多而热结少者,则用增液,所以回护其虚,务存津液之心法也。眉批:观书全在此等处,分别明白,遇证自有分寸。

按吴又可纯恃承气以为攻病之具,用之得当则效,用之不当,其弊有三:一则邪在心包阳明两处,不先开心包,徒攻阳明,下后仍然昏惑谵语,亦将如之何哉?吾知其必不救矣。二则体亏液涸之人,下后作战汗,或随战汗而脱,或不蒸汗,徒战而脱。三则下后虽能战汗,以阴气太伤,转成上嗽下泄,夜热早凉之怯证,补阳不可,救阴不可。有延至数月而死者,有延至岁余而死者,其死均也。在又可当日温疫盛行之际,非寻常温病可比,又初创

温病治法,自有矫枉过正,不暇详审之处,断不可概施于今日也。本论分别可与不可与,可补不可补之处,以俟明眼裁定。而又为此按语于后,奉商天下之欲救是证者。至若张氏喻氏,有以甘温辛热立法者,湿温有可用之处,然须兼以苦泄淡渗。盖治外邪,宜通不宜守也。若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断不可从。眉批:风温温热症每见热结液干,湿温症每见热结旁流,若湿温而见液干,必湿气全行化热,或过服温燥淡渗之药,而致液干,既已液干,亦宜增液以济其偏也。肺阴既伤而脾阳将绝,故有上嗽下泄之症。此时欲救肺阴则碍脾阳,欲救脾阳则损肺阴,故为难治。

【霖按】吴又可所论,乃渗厉杂气,热湿相搏之温疫,故多议下。若暑热为疫,又当从余师愚之清瘟败毒饮矣。同一温疫,其治各异,岂风温、温热、温毒、温疫、冬温数证,可一方赅治之理。鞠通于温病题旨,全然未清,而妄谓又可矫枉过正,不可概施于今日。然今日之温疫温毒,亦专宜养阴臑补乎?且谓张氏喻氏之法不可用是矣。谓治外邪,宜通不宜守亦是。但风温、温疫、温毒诸证,是外邪,是内邪,宜守宜通,而漫无分别。冬不藏精之温热,多宜育阴达邪,其外感之风湿,内伏之疫毒,岂皆宜增液汤乎。又可纯恃承气,误下之弊固多。鞠通不知辨证,纯恃增液,误补之弊,亦复不少。学者于一家之言,不可偏听也。

【十二】阳明温病,下后汗出,当复其阴,益胃汤主之。眉批:此下后病已去,调养胃阴之方。教胃即所以教肺,合观上条自知。

温热本伤阴之病,下后邪解汗出,汗亦津液之化。阴液受伤,不待言矣,故云当复其阴,此阴指胃阴而言。盖十二经皆禀气于胃,胃阴复而气降得食,则十二经之阴皆可复矣。欲复其阴,非甘凉不可。汤名益胃者,胃体阳而用阴,取益胃用之义也。下后急议复阴者,恐将来液亏燥起,而成干咳身热之怯证也。

益胃汤方 甘凉法

沙参三钱 麦冬五钱 冰糖一钱 细生地五钱 玉竹一钱五分,炒香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两次服,渣再煮一

杯服。

【霖按】病退胃阴未复，此方亦精当。

【十三】下后无汗脉浮者，银翘汤主之。脉浮洪者，白虎汤主之，脉洪而芤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下后邪气还表之证也。温病之邪，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下后里气得通，欲作汗而未能，以脉浮验之，知不在里而在表。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故主以银翘汤。增液为作汗之具，仍以银花、连翘解毒，而轻宣表气，盖亦辛凉合甘寒轻剂法也。若浮而且洪，热气炽甚，津液立见消亡，则非白虎不可。若洪而且芤，金受火克，元气不支，则非加人参不可矣。

【霖按】吴又可温疫治法，恐于外感风温非宜。

银翘汤方 辛凉合甘寒法

银花五钱 连翘三钱 竹叶一钱 生甘草一钱 麦冬四钱 细生地四钱

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 方论并见前

【十四】下后无汗，脉不浮而数，清燥汤主之。眉批：脉不浮而数，邪热之不在表可知。下后又不能再下，故以清燥法治之。

无汗而脉数，邪之未解可知。但不浮，无领邪外出之路，既下之后，又无连下之理，故以清燥法，增水敌火，使不致为灾。一半日后，相机易法，即吴又可下后间服缓剂之法也。但又可清燥汤中，用陈皮之燥，柴胡之升，当归之辛窜，津液何堪？以燥清燥，有是理乎？此条乃用其法，而不用其方。

【霖按】此又可柴胡清燥汤法。然脉虽数，舌上生津，不思饮水，为里邪去，郁阳暴伸之象，此方可用。若下后邪未尽，舌复生刺，热渴未除，何妨再下？此温疫也。其外感风温，宜清者多，宜下者少。此但云既下之后，又无连下之理，为温疫言耶？为风温言耶？

清燥汤方 甘凉法

麦冬五钱 知母二钱 人中黄一钱 细生地五钱 元参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加减法】咳嗽胶痰，加沙参三钱，桑叶一钱五分，梨汁半酒杯，牡蛎三钱，牛蒡子三钱。

按吴又可咳嗽胶痰之证，而用苏子、橘红、当归，病因于燥，而用燥药非也。眉批：此病误治，最易引成损怯。在湿温门中不禁。

【十五】下后数日，热不退，或退不尽，口燥咽干，舌苔干黑，或金黄色。脉沉而有力者，护胃承气汤微和之。脉沉而弱者，增液汤主之。眉批：此下三条皆症之险者，观论中治法可见。温病苟能防护其阴，虽险症尚可愈，况症之未险者乎。

温病下后，邪气已净，必然脉静身凉，邪气不净，有延至数日，邪气复聚于胃，须再通其里者，甚至屡下而后净者，诚有如吴又可所云：但正气日虚一日，阴津日耗一日，须加意防护其阴，不可稍有卤莽。是在任其责者，临时斟酌尽善耳。吴又可于邪气复聚之证，但主以小承气。本论于此处，分别立法。眉批：作者于益阴三致意焉，真学者金针也。吃紧语。宋评。

【霖按】此条仍是又可温疫法。

护胃承气汤方 苦甘法

生大黄三钱 元参三钱 细生地三钱 丹皮二钱 知母二钱 麦冬三钱，连心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结粪，止后服，不便再服。

增液汤 方见前

【十六】阳明温病，下后二三日，下证复现，脉不甚沉，或沉而无力，止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眉批：枳朴伤气劫阴，下后何可轻用。宋评

此恐犯数下之禁也。

【汪按】邪不传不化，传表传里，因势导之。温热之证，有解表之后，邪复聚表，攻里之后，邪复聚里，或解表之后，邪入于里，攻里之后，邪还于表。甚至温疫邪炽，有下至数十次而后愈者。诚如吴氏所云，总要看其邪正虚实，以定清热养阴之进退，大抵滋阴不厌频繁，攻下切须慎重。眉批：两语扼要。所谓元气者，即养液顾阴。盖下后虚邪，与未下实邪不同。攻下稍缓，继无大害。元气一败，无可挽回也。邪

少正虚,但与滋阴,便可涤邪,增液益胃之属酌用。邪虚两停,滋阴之中,略作涤邪,护胃承气主之。即邪炽正未虚者,亦以增液为主。燥结甚者,间服增液承气,约小其制,方合下后治法。

【十七】阳明温病,下之不通,其证有五:应下失下,正虚不能运药,不运药者死,新加黄龙汤主之。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宣白承气汤主之。左尺牢坚,小便赤痛,时烦渴甚,导赤承气汤主之。邪闭心包,神昏舌短,内窍不通,饮不解渴者,牛黄承气汤主之。津液不足,无水舟停者,间服增液。再不下者,增液承气汤主之。肩批:应下不可迁延。迁延则水为热燥,立见消亡。分别浅深轻重,皆有至理。脉列险症,较上二条尤亟。五证精细详核。朱评。

经谓下不通者死。盖下而至于不通,其为危险可知,不忍因其危险难治,而遂弃之。兹按温病中下之不通者,共有五因:其因正虚不运药者,正气既虚,邪气复实,勉强黄龙法,以人参补正,以大黄逐邪,以冬地增液,邪退正存一线,即可以大队补阴而生。此邪正合法也。其因肺气不降,而里证又实者,必喘促寸实,则以杏仁、石膏,宣肺气之痹,以大黄逐肠胃之结。此脏腑合法也。其因火腑不通,左尺必现牢坚之脉左尺小肠孤也,俗候于左寸者,非细考内经自知。小肠热盛,下注膀胱,小便必涓滴赤且痛也。则以导赤去淡通之阳药,加连、柏之苦通火腑,大黄、芒硝,承胃气而通大肠。此二肠同治法也。其因邪闭心包,内窍不通者,前第五条已有先与牛黄丸,再与承气之法。肩批:此论反复详尽,无一字非的义,诚得《内经》、《金匱》之精。朱评。此条系已下而不通,舌短神昏,闭已甚矣,饮不解渴,消亦甚矣。较前条仅仅谵语,则更急而又急,立刻有闭脱之虞。阳明大实不通,有消亡肾液之虞,其势不可少缓须臾。则以牛黄丸开手少阴之闭,以承气急泻阳明,救足少阴之消,此两少阴合法也。再此条亦系三焦俱急,当与前第十条用承气陷胸合法法者参看。其因阳明太热,津液枯燥,水不足以行舟,而结粪不下者,非增液不可。服增液两

剂,法当自下。其或脏躁太甚之人,竟有不下者,则以增液合调胃气汤缓缓与服,约二时服半杯沃之,此一腑中气血合法也。

【霖按】脉为血脉,乃胃府精液所化,以上朝于肺,盖五腑六腑,皆禀气于胃也。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谓内外左右上下,言胸膈腹中,五脏及胃而不及大小膀胱者,亦以胃气为脉之原,而别内外左右上下之分部也。《灵枢》所谓寸主上焦,以候胸中,关主中焦,以候膈中,尺主下焦,以候腹中者,以三焦之气,别上中下也。是两经并未定以大小肠候之两尺,但胃为脉之根,肺为脉之干根,干相通,气口寸关尺为肺经之穴,越人独取寸口以候五脏六腑之气耳,非脏腑即在此寸关尺也。《灵枢》以小肠之脉络于心,大肠之脉络于肺,故于两寸取之,又何不可?十难曰: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脉微急者,胆邪干小肠也。是越人尝于两寸取大小肠矣。《脉经》曰:左手关前寸口阳绝者,无小肠脉也。阳实者小肠实也。右手关前寸口阳绝者,无大肠脉也。阳实者,大肠实也。是叔和亦尝于两寸取大小肠矣。何谓俗候于左寸者非耶?拾人唾余,是真俗见也。要知《难经》《脉经》之论,是从其络以候气也。或以小肠配于左尺,大肠配于右尺,乃上下分属之义,即内经之论其位者也。更有以大肠配于左尺,取金水相从之义也。小肠配于右尺,取火归火位之义也。然当以病证相参。如大便秘结,右尺宜实,今右尺反虚,左尺反实者,金水同病也。如小便热淋,左尺宜数,今左尺如常,右尺反数者,相火炽盛也。或两尺如常,而脉应两寸者,便知心移热于小肠,肺移热于大肠也。一家之说,不可拘泥,安得识前贤为俗子,妄之甚矣。

新加黄龙汤 苦甘咸法

生地黄五钱 生甘草二钱 人参一钱五分,另煎 生大黄三钱 芒硝一钱 元参五钱 麦冬五钱,连心 当归一钱五分 海参二条,洗 姜汁六匙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用一杯,冲参汁五

分，姜汁二匙，顿服之。如腹中有响声，或转矢气者，为欲便也。候一二时不便，再如前法服一杯。候二十四刻不便，再服第三杯。如服一杯即得，便止后服。酌服益胃汤一剂。益胃汤方见前，余参或可加入。

【方论】此处方于无可处之地，勉尽人力，不肯稍有遗憾之法也。旧方用大承气加参、地、当归，须知正气久耗，而大便不下者，阴阳俱备，尤重阴液消亡，不得再用枳、朴伤气而耗液，故改用调胃承气，取甘草之缓急，合人参补正，微点姜汁，宣通胃气，代枳、朴之用。合人参最宣胃气，加冬、地、元参，保津液之难保，而又去血结之积聚。姜汁为宣气分之用，当归为宣血中气分之用，再加海参者，海参咸能化坚，甘能补正。按海参之液，数倍。于其身，其能补液可知。且蠕动之物，能走络中血分，病久者必入络，故以之为使也。

宣白承气汤方 苦辛淡法

生石膏五钱 生大黄三钱 杏仁粉二钱
栝蒌皮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知再服。

导赤承气汤

赤芍三钱 细生地五钱 生大黄三钱 黄连二钱 黄柏二钱 芒硝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下再服。

牛黄承气汤

即用前安宫牛黄丸二丸化开，调生大黄末三钱，先服一半，不知再服。

增液承气汤

即于增液汤内加大黄三钱，芒硝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知再服。

【十八】下后虚烦不眠，心中懊恼，甚至反覆颠倒，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加甘草。若呕者，加姜汁。

邪气半至阳明，半犹在膈下，法能除阳明之邪，不能除膈间之邪，眉批：着眼。故证现懊恼虚烦，栀子豉汤涌越其在上之邪也。少气加甘草者，误下固能伤阴，此则以误下而伤胸中阳

气。甘能益气，故加之。呕加姜汁者，胃中未至甚热燥结，误下伤胃中阳气，本来乘之，故呕加姜汁，和肝而降胃气也，胃气降则不呕矣。

栀子豉汤方 见上焦篇

栀子豉加甘草汤

即于栀子豉汤内加甘草二钱，煎法如前。

栀子豉加姜汁方

即于栀子豉汤内加姜汁五匙。

【十九】阳明温病，干呕口苦而渴，尚未可下者，黄连黄芩汤主之。不渴而舌滑者，属湿温。

温热燥病也，其呕由于邪热夹秽，扰乱中官而然。故以黄连、黄芩撤其热，以芳香蒸变化其浊也。

黄连黄芩汤方 苦寒微辛法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郁金 钱五分 香豆豉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二十】阳明温病，舌黄燥，肉色绛，不渴者，邪在血分，清营汤主之。若滑者，不可与也，当于湿温中求之。

温病传里，理当渴甚，今反不渴者，以邪气深入血分，格阴于外，上潮于口，故反不渴也。眉批：分别处最宜留神。曾过气分，故苔黄而燥。邪居血分，故舌之肉色绛也。若舌苔白滑灰滑，淡黄而滑，不渴者，乃湿气蒸腾之象，不得用清营，柔以济柔也。眉批：苔滑不渴属湿温

【霖按】舌绛苔黄，燥而不渴，虽不滑，须防挟湿，更恐气分之邪未尽。

【汪按】此条以舌绛为主，舌绛不渴夜甚及入营的时候。再按绛而中心黄苔，当气血两清，纯绛鲜红，急涤包络。中心绛干，两清心胃。尖独干绛，专泄火腑。眉批：小肠同心为表里，故小肠为火府，泄火府利小便也，即用导赤等药，以小肠与心之热从小便而出也。舌绛而光，当濡胃阴。绛而枯萎，急用胶黄。眉批：此黄字指黄连鸡子黄，非大黄也。绛而枯萎，两少阴之阴将竭矣。干绛无色，非但阴亏，而阳亦不运，故复脉方中亦微兼阳弱，此等处俱宜字字体体会。若绛而有滑苔，未化

热之湿尚多,再用阴药则未化之湿固结不解,一经误治,虽有名医继治,亦非旦夕间可奏速效矣。干绛无色,宜投复脉此二说俱属下焦。以上俱仍合脉证参详。若舌绛兼有白苔,或黄白相兼,是邪仍在气分。绛而有滑苔者,则为湿热熏蒸,误用血药滋腻,邪必难解,不可不慎也。详见上下二焦。

清营汤方 见上焦篇

【二十一】阳明斑者,化斑汤主之。眉批:此条言治斑也。要孩出痧子亦与此大同小异。

方义并见上焦篇。

【二十二】阳明温病,下后疹续出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大青叶、元参、丹皮汤主之。

按大青味苦性寒,能清解心胃热毒,透发斑疹,能透营分伏热,泄心热。方义并见上焦篇。

【二十三】斑疹用升提则衄,或厥、或呛咳、或昏痉,用壅补则瞀乱。眉批:尝见小儿医有过用升提而死者。朱评

此治斑疹之禁也。斑疹之邪在血络,只喜轻宣凉解,若用柴胡、升麻辛温之品直升少阳,使热血上循清道则衄,过升则下竭,下竭者必上厥,肺为华盖,受热毒之熏蒸则呛咳,心位正阳,受升提之摧迫则昏痉。至若壅补,使邪无出路,络道比经道最细,诸疮痛痒,皆属于心,既不得外出,其势必返而归之于心,不瞀乱得乎。

【霖按】斑多属血分,疹多属气分。斑点大从肌肉而出,故热在胃。疹点小从血络而出,故热在心包。然既从血络而出,本属血分,但邪由气而闭其血,故多属气分也。治斑宜凉血为重,治疹宜清气为先。若斑疹互见,必当两清血气矣。

【二十四】斑疹阳明证悉具,外出不快,内壅特甚者,调胃承气汤微和之。得通则已,不可令大泄,大泄则内陷。眉批:总以轻宣凉解,泄只可偶一用之。

此斑疹下法,微有不同也。斑疹虽宜宣泄,但不可太过,令其内陷。斑疹虽忌升提,亦

畏内陷,方用调胃承气者,避枳、朴之温燥,取芒硝之入阴,甘草败毒缓中也。

【霖按】斑疹色淡红而白者,宜松肌透表。斑色赤者,宜透营解毒。此气血之分也。有因痰因食,内壅甚,外出不快,而宜宣泄者,百中一二。是升散不可例禁,攻伐尤须慎重也。

调胃承气汤方 见前

【二十五】阳明温毒发痘者,如斑疹法,随其所在而攻之。

温毒发痘,如小儿痘疮,或多或少,紫黑色,皆秽浊太甚,疗治失宜而然也。虽不多见,间亦有之,随其所在而攻。谓脉浮则用银翘散,加生地、元参。渴加花粉,毒重加金汁、人中黄。小便短加芩、连之类。脉沉内壅者,酌轻重下之。

【二十六】阳明温毒杨梅疮者,以上法随其所偏而调之。重加败毒,兼与利湿。

此条当入湿温,因上条温痘,连类而及,故编于此,可以互证也。杨梅疮者,形似杨梅,轻则红紫,重则紫黑,多现于背部面部。亦因感受秽浊而然。如上法者,如上条治温痘之法,毒甚故重加败毒。此证毒附湿而为灾,故兼与利湿,如草薢、土茯苓之类。

【二十七】阳明温病,不甚渴,腹不满,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悵者,必发黄,黄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受邪太重,邪热与胃阳相搏,不得发越,无汗不能自通,热必发黄矣。

【霖按】伤寒阳明篇,发黄湿热郁于气分者,茵陈蒿汤。湿热不郁于里,面反越于外者,栀子柏皮汤。热蓄于内,迫其湿气蒸于外者,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若夫温热时疫之黄,发有三十六证,其方法载在《圣济总录》中,可按法施治也。因与阴阳诸黄瘧不同,亦较伤寒发黄有异。粗工多不识,无怪鞠通知有伤寒发黄治法,而不知温热发黄治法也。

栀子柏皮汤方

栀子五钱 生甘草三钱 黄柏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方论】此湿淫于内，以苦燥之。热淫于内，佐以甘苦法也。梔子清肌表，解五黄，又治内烦，黄柏泻膀胱，疗肌肤间热。甘草协和内外。三者其色皆黄，以黄退黄，同气相求也。按又可但有茵陈大黄汤，而无梔子柏皮汤，温热发黄，岂皆可下者哉。

【二十八】阳明温病无汗，或但头汗出，身无汗，渴欲饮水，腹满舌燥黄，小便不利者，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眉批：此条皆湿热内郁之症。

此与上条异者，在口渴腹满耳。上条口不甚渴，腹不满，胃不甚实，故不可下。此则胃家已实，而黄不得退，热不得越，无出表之理，故从事于下趋大小便也。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钱 梔子三钱 生大黄三钱

水八杯，先煮茵陈，减水之半，再入二味，煮成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利为度。

【方论】此纯苦急趋下方也。发黄外闭也，腹满内闭也。内外皆闭，其势不可缓。苦性最急，故以纯苦急趋下焦也。黄因热结，泻热者必泻小肠。小肠丙火，非苦不通，胜火者莫如水。茵陈得水之精，开郁莫如发陈，茵陈生发最速，高出众草，主治热结黄疸，故以之为君。梔子通水源而利三焦，大黄除实热而减腹满，故以之为佐也。

【二十九】阳明温病，无汗，实证未剧，不可下，小便不利者，甘苦合化，冬地三黄汤主之。

大凡小便不通，有责之膀胱不开者，有责之上游结热者，有责之肺气不化者，温热之小便不通，无膀胱不开证，皆上游指小肠而言热结，与肺气不化而然也。小肠火腑，故以三黄苦药通之，热结则液干，故以甘寒润之。金受火刑，化气维艰，故倍用麦冬以化之。

【霖按】小便不利而渴者，热在上焦，法当淡渗。小便不利而不渴者，热在下焦，法当苦寒。若屡经汗下，小便不利者，阴竭也，法当育阴。则渗利苦燥，又非所宜矣。审证处方，不可误也。眉批：十七条注内言明小肠热盛，下注膀胱，小

解必涸滴赤且痛也。

冬地三黄汤方 甘苦合化阴气法

麦冬八钱 黄连一钱 苇根汁半酒杯，冲
北参四钱 黄柏一钱 银花露半酒杯，冲 细生
地四钱 黄芩一钱 生甘草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利为度。

【三十】温病小便不利者，淡渗不可与也，忌五苓八正辈。眉批：上条言治法，此条更申明其禁。申淡渗禁吃紧。朱评

此用淡渗之禁也。热病有余于火，不足于水，惟以滋水泻火为急务，岂可再以淡渗动阳而烁津乎。奈何吴又可于小便条下，特立猪苓汤，乃去仲景原方之阿胶，反加木通、车前，渗而又渗乎。其治小便血分之桃仁汤中，仍用滑石，不识何解。

【霖按】此言阴竭之小便不利，故不可淡渗。若属热结，自当清利，非凡温病小便不利，皆不可淡渗也。

【三十一】温病燥热，欲解燥者，先滋其干，不可纯用苦寒也，服之反燥甚。眉批：以苦味久积能化燥，故人但知芩连等之寒而不知其能化燥。翻通真是通隔。

此用苦寒之禁也。温病有余于火，不用淡渗，犹易明。并苦寒亦设禁条，则未易明也。举世皆以苦能降火，寒能泻热，坦然用之而无疑。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服之不应，愈化愈燥。宋人以目为火户，设立三黄汤，久服竟至于瞎，非化燥之明征乎。吾见温病而恣用苦寒，津液干涸不救者甚多。眉批：申苦寒禁尤吃紧。朱评盖化气比本气更烈，故前条冬地三黄汤，甘寒十之八九，苦寒仅十之一二耳。至茵陈蒿汤之纯苦，止有一用，或者再用，亦无屡用之理。吴又可屡诋用黄连之非；而又恣用大黄，惜乎其未通甘寒一法也。眉批：所谓不可纯用者，必须多用甘寒，间用苦寒，庶不致化燥为患。

【霖按】冬不藏精之温病，苦燥宜禁，自是确论。即虽非精亏热炽，而苦寒服之不应，亦不当屡用致讥，延陵之恣用大黄谬矣。湿热互结之疫证急下，即所以存阴，不可与水亏热盛

之温病同日语也。温瘟不分,每多误事。

【三十二】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心复,周十二时后,缓缓与食,先取清者,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肩批:得食助之则余邪复聚,存见温病将愈,因此复病者多矣。慎之。

此下后暴食之禁也。下后虽然热退,余焰尚存,盖无形质之邪,每借有形质者以为依附。必须坚壁清野,勿令即食。一日后,稍可食清而又清之物。若稍重浊,犹必复也。勿者禁止之词,必者断然之词也。

【三十三】阳明温病,下后脉静,身不热,舌上津回,十数日不大便,可与益胃增液辈,断不可再与承气也。下后舌苔未尽退,口微渴,面微赤,脉微数,身微热,日浅者,亦与增液辈。日深舌微干者属下焦复脉法也方见下焦勿得轻与承气。轻与者肺燥而咳,脾滑而泄,热反不除,渴反甚也。百日死。肩批:脾滑而泄,乃脾阳为快利所伤,因而下溜,此阴气竭而阳亦随之将绝也。

此数下亡阴之大戒也,下后不大便十数日,甚至二十日,乃肠胃津液受伤之故,不可强责其便。但与复阴,自能便也。此条脉静身凉,人犹易解,至脉虽不躁而未静,身虽不壮热而未凉,俗医必谓邪气不尽,必当再下,在又可法中,亦必再下。不知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但与存阴退热,断不误事下后邪气复聚,大热大渴,面正赤,脉躁甚,不在此例。若轻与苦燥,频伤胃阴,肺之母气受伤,阳明化燥,肺无秉气,反为燥逼,焉得不咳?燥咳久者,必身热而渴也。若脾气为快利所伤,必致滑泄,滑泄则阴伤,而热渴愈加矣。迁延三月,天道小变之期,其热不能再延,故曰百日死也。肩批:申数下禁尤要论于存阴退热类尽之此则推之于终极也。朱评

【霖按】温热存阴,最为紧要,误下则成虚损,然亦不定期以三月也。

【三十四】阳明温病,渴甚者,雪梨浆沃之。肩批:脾阴伤,断不至渴,此渴乃阳明化燥,肺无秉气,燥咳之故。

雪梨浆方法见前

【三十五】阳明温病,下后微热,舌苔不退者,薄荷末拭之。

以新布蘸新汲凉水,再蘸薄荷细末,频擦舌上。

【三十六】阳明温病,斑疹温痘、温疮、温毒,发黄神昏谵语者,安宫牛黄丸主之。

心居膈上,胃居膈下,虽有膜膈,其浊气太甚,则亦可上干包络。且病自上焦而来,故必以芳香逐秽开窍为要也。

【霖按】方不妥当,宜慎。

安宫牛黄丸方见上焦篇

【三十七】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之在中焦,阳明病居多。湿温之在中焦,太阴病居多。暑温则各半也。肩批:总纲扼要。朱评

此诸温不同之大关键也。温热等皆因于火,以火从火,阳明阳土,以阳从阳,故阳明病居多。湿温则以湿从湿,太阴阴土,以阴从阴,则太阴病居多。暑兼湿热,故各半也。

暑温 伏暑

【三十八】脉洪滑,面赤、身热、头晕,不恶寒,但恶热,舌上黄滑苔,渴欲饮凉,饮不解渴,得水则呕,按之胸下痛,小便短,大便闭者,阳明暑温,水结在胸也。小陷胸汤加枳实主之。肩批:此症用小陷胸汤加枳实,扼要处全在得水则呕,胸下痛数句。若但见脉洪滑,面赤身热,及饮不解渴等语,则是白虎症。此条别于温热,全在舌滑胸痛呕水。朱评。

脉洪面赤不恶寒,病已不在上焦矣。暑兼湿热,热甚则渴,引水求救,湿郁中焦,水不下行,反来上逆,则呕,胃气不降,则大便闭。故以黄连、栝蒌,清在里之热痰。半夏除水痰而强胃。加枳实者,取其苦辛通降,开幽门而引水下行也。

【霖按】在伤寒水结胸,宜大陷胸汤。此节论小结胸,论大结胸,论暑论温,似是而非,全无主脑。

小陷胸加枳实汤方苦辛寒法

黄连二钱 栝蒌三钱 枳实二钱 半夏五钱

急流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三十九】阳明暑温,脉滑数,不食不饥不

便，浊痰凝聚，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杏仁主之。眉批：去人参干姜等者，以暑邪。故观此而不敢加减古方者，良深叹也。

不饥不便而有浊痰，心下痞满，湿热互结，而阻中焦气分，故以半夏、枳实，开气分之湿结，黄连、黄芩，开气分之热结，杏仁开肺与大肠之气痹。暑中热甚，故去干姜。非伤寒误下之虚痞，故去人参、甘草、大枣，且畏其助湿作满也。

半夏泻心汤去干姜甘草加枳实杏仁方

苦寒法

半夏一两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枳实二钱 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虚者复纳人参二钱，大枣三枚。

【四十】阳明暑湿，湿气已化，热结独存，口燥咽干，渴欲饮水，面目俱赤，舌燥黄，脉沉实者，小承气汤各等分下之。眉批：治湿必开肺气，此天气开则湿化之理，不观夫天地乎阴云蔽，覆则地之湿气不收，及天气开朗，一转移而大地干燥矣。此但热结而无旁流，故用小承气较调胃承气为稍峻。此等处必前后合观，方知其妙。此等处不独不知医理者疑之，即稍知医理者亦疑之。孰知良工心苦，况助之化燥，后必用寒药，不知者必以为前后方自相矛盾也，岂不冤哉。大便溲仍用下药，以去湿邪。此事非真知己谁信之，即见及此亦只能袖手旁观。倘一出方则谤议风起矣，将奈何？

暑兼湿热。其有体瘦质燥之人，感受热重湿轻之证。湿先从热化尽。只余热结中焦。具诸下证。方可下之。

【霖按】热邪闭结肠胃宜下者。即所谓阳明之邪。仍假阳明为出路。然必细察湿邪已尽。不可孟浪也。汪注辨证亦颇明畅。宜参。

【汪按】湿热入胃腑。方可下。虽云化热。究从湿来。故枳、朴、大黄等分用也。大抵温病诊舌为要。痞满之证。见黄燥方可议下，黄而不燥，仍用宣泄，以驱之入胃，或苦温助之化燥，见黄方可用苦泄。泻心陷胸之属。黄白相兼，或灰白色，仍用开提。三香杏蔻枳桔之属。以达之于肺，不可误也。又叶天士论伤寒热邪劫烁，下之宜猛，温病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伤

寒大便溲，为邪尽不可下，湿温病大便溲，为邪未尽，便硬方为无湿，不可攻也，此皆要论，不可不知。

小承气汤方义并见前此处不必以人黄为君三物各等分可也

【四十一】暑温漫延三焦，舌滑微黄，邪在气分者，三石汤主之。邪气久留，舌绛苔少，热搏血分者，气血二字据要。朱评。加味清宫汤主之。著眼。朱评。神识不清，热闭内窍者，先与紫雪丹，再与清宫汤。眉批：漫延三焦，病势夹杂极矣。观其立方，罗列清疏，所谓会者不忙，肺痹开则膀胱亦开，即气化则湿化之义，盖湿不运行，不能从小便出也。

漫延三焦，则邪不在一经一脏矣，故以急清三焦为主。然虽云三焦以手太阴一经为要领，盖肺上一身之气，气化则暑湿俱化。且肺脏受生于阳明，肺之脏象属金，色白阳明之气运，亦属金，色白故肺经之药，多兼走阳明。阳明之药，多兼走肺也。再肺经通调水道，下达膀胱，肺痹开则膀胱亦开，是虽以肺为要领，而胃与膀胱皆在治中，则三焦俱备矣。是邪在气分，面主以三石汤之奥义也。若邪气久羁，必归血络。心主血脉，故以加味清宫汤主之。内窍欲闭，则热邪盛矣。紫雪丹开内窍，而清热最速者也。

【霖按】此剽窃叶氏治杨姓案，而杜撰方名。

三石汤方

飞滑石三钱 生石膏五钱 寒水石三钱
杏仁三钱 竹茹二钱，炒 银花三钱，花露更妙
金汁一酒杯，冲 白通草二钱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温服。眉批：无真陈金汁，即去之亦可，不必使病者服之作呕也。即有暑邪热毒，用荷叶露或重用鲜荷叶亦可，盖荷叶清香，亦能解毒，所谓运用在乎一心，不然虽翻烂《本草经》无益也。

【方论】此微苦辛寒兼芳香法也。盖肺病治法，微苦则降，过苦反过病所。辛凉所以清热，芳香所以败毒而化浊也。按三石紫雪汤中之君药，取其得庚金之气，清热退暑利窍，兼走肺胃者也。杏仁、通草，为宣气分之用，且通草直达膀胱，杏仁直达大肠。竹茹以竹之脉

络,而通人之脉络。金汁、银花,败暑中之热毒。

加味清宫汤方

即丁前清宫汤内,加知母三钱,银花二钱,竹沥五茶匙冲入。

【方论】此苦辛寒法也。清宫汤前已论之矣,加此三味者,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而保肺清金。银花败毒而清络,竹沥除胸中大热,止烦闷消渴,合清宫汤,为暑延三焦血分之治也。

【四十二】暑温伏暑,三焦均受,舌灰白,胸痞闷,潮热,呕恶,烦渴,自利,汗出溺短者,杏仁滑石汤主之。眉批:上二条湿轻热重,此条湿热两停。朱评。

舌白胸痞,自利呕恶,湿为之也。潮热烦渴,汗出溺短,热为之也。热处湿中,湿蕴生热,湿热交混,非偏寒偏热可治,故以杏仁、滑石、通草,先宣肺气。由肺而达膀胱以利湿,厚朴苦温而泻湿满,苓、连清里而止湿热之利,郁金芳香走窍而开闭结,橘半强胃,而宣湿化痰,以止呕恶。俾三焦混处之邪,各得分解矣。

杏仁滑石汤方苦辛寒法

杏仁三钱 滑石三钱 黄芩二钱 橘红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 郁金一钱 通草一钱 厚朴二钱 半夏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霖按】凡秋后伏暑,每因新症触发,初起予用七叶芦根汤,宣肺达表,使内邪外溃,先使发汗,疹疮外解。再用缓下清剂,如五仁导滞汤,尽清胃肠积热,脾肾湿热屡效。

七叶芦根汤,藿香叶一钱五分,佩兰叶二钱,薄荷叶一钱,冬桑叶二钱,大青叶三钱,鲜竹叶三十片,先用青箬叶一两,活水芦笋二两,煎汤代水。

五仁导滞汤,光杏仁三钱,栝蒌仁四钱,青砂仁一分,郁李净仁三钱,松子仁三十粒,枳实导滞丸四钱,拌滑石四钱,先用鲜冬瓜皮子各二两,丝瓜络带子五钱,煎汤代水。

霖按徐批云:此症总有蕴热在内,立此等

方,贻误后人不少。叶老偶一为之,后人则一概用此法矣。眉批:此数条皆以宣肺气为主,不但著书者理本一贯,亦治湿者扼要之法。余则因症加减,所谓孟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

寒 湿

【四十三】湿之人中焦,有寒湿,有热湿,有自表传来,有水谷内蕴,有内外相合。其中伤也,有伤脾阳,有伤脾阴,有伤胃阳,有伤胃阴,有两伤脾胃。伤脾胃之阳者,十常八九。伤脾胃之阴者,十居一二。彼此混淆,治不中窠,遗患无穷。临证细推,不可泛论。

此统言中焦湿证之总纲也。眉批:总纲扼要。朱评:寒湿者,湿与寒水之气相搏也。盖湿水同类,其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江河为水,在土中为湿。体本一源,易于相合,最损人之阳气。热湿者,在天时长夏之际,盛热蒸动,湿气流行也。在人身湿郁本身阳气,久而生热也,兼损人之阴液,自表传来,一由经络而脏腑,眉批:由经络而脏腑,由肺而脾胃,治法迥不相同,见症亦异。湿伤经络,必见身体困重等症。一由肺而脾胃。水谷内蕴,肺虚不能化气,脾虚不能散津,或形寒饮冷,或酒客中虚,内外相合,客邪既从表入,而伏邪又从内发也。眉批:脾虚不能散津即五苓散症所谓津液不布是也。此症亦可见渴。伤脾阳,在中则不运痞满,传下则洞泄腹痛。伤胃阳,则呕逆不食,膈胀胸痛,两伤脾胃,既有脾证,又有胃证也。其伤脾胃之阴若何?湿久生热,热必伤阴,古称湿火者是也。伤胃阴则口渴不饥,伤脾阴则舌先灰滑,后反黄燥,大便坚结。湿为阴邪,其伤人之阳也。眉批:南方卑湿伤阴者,十常六七。朱评:得理之正,故多而常见。其伤人之阴也,乃势之变,故罕而少见。眉批:伤脾阴则大便坚结可知,前言滑泻无度,必为伤脾阳,前后参观,其理自明。读者此等处须著目。治湿者必须审在何经何脏,兼寒兼热,气分血分,而出辛凉辛温,甘温苦温,淡渗苦渗之治,庶所投必效。若脾病治胃,胃病治脾,兼下焦者单治中焦,或笼统混治脾胃,不分阴阳,寒热不辨,将见肿胀黄

疸，洞泄衄止便血，诸证蜂起矣。惟在临证者细心推求，下手有准的耳。盖土为杂气，兼证甚多，最难分析，岂可泛论湿气而已哉。

【霖按】湿为六气之一，土属五行之中，应乎脾胃。湿乃土之所生，从地气上升，由天气下降，盛于夏，藏于冬，聚于东南，敛于西北。然土无成位，湿无专证，化热化寒，化表化里，化虚化实，要在临证详辨。土在五行，何以称之杂气，殊属不通。眉批：此皆误治之变求其治，法则在《金匮》。

【汪按】湿热湿温，为本书两大纲。湿热从口鼻吸受，并无寒证，最忌辛温表散，但当认定门径，勿与伤寒混杂，再能按三焦投药，辨清气血营卫，不失先后缓急之序，便不致误。湿温为三气杂感浊阴弥漫，有寒有热，传变不一，全要细察兼证，辨明经络脏腑，气血阴阳。湿热二气，偏多偏少，方可论治。故论湿温方法，较湿热为多。读者以此意求之，无余蕴矣。再按热证清之则愈，湿证宣之则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热而后清，清而后愈。一为阳病，一兼阴病，至鲁至道，难易较然。眉批：善眼。朱评。借宾定主

【四十四】足太阴寒湿，痞结胸满，不饥不食，半夏汤主之。

此书以温病名，并列寒湿者，以湿温紧与寒湿相对，言寒湿而湿温更易明析。痞结胸满，仲景列于太阴篇中，乃湿郁脾阳，足太阴之气，不为鼓动运行，脏病而累及腑。痞结于中，故亦不能食也。故以半夏、茯苓培阳土，以吸阴土之湿，厚朴苦温以泻湿满，黄连苦以渗湿，重用通草，以利水道，使邪有出路也。

【霖按】太阴湿满，舌苔多白厚粘腻，或中见灰黑而滑。其满在心下胃脘，较阳明实满不同，治宜苦温开之，如苍术、厚朴、二陈之属。若热湿阳邪挟痰固结痞满，按之而痛，始可仿半夏泻心小陷胸法治之。此抄叶案而云太阴寒湿，痞结胸满，断非寒凉可愈。通草用至八九钱，未免太多。

半夏汤方此苦辛淡渗法也

半夏五钱 茯苓块五钱 川连一钱 厚朴三钱 通草八钱，煎汤煮前药

水十二杯，煮通草成八杯，再入余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眉批：病名寒湿而方中用川连，正以取其苦燥也，不知者则以其寒而弃之。

【四十五】足太阴寒湿腹胀，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爽，若欲滞下者，四苓加厚朴秦皮汤主之；五苓散亦主之。眉批：膀胱之气不化，阳气为寒湿所伤而不运也，用秦皮有可议，不若用桂枝之为妥，或加白芍以辅桂枝之和肝，并治肝热之克土。

经谓太阴所至发为腹胀，又谓厥阴气至为腹胀，盖木克土也。太阴之气不运，以致膀胱之气不化，故小便不利。四苓辛淡渗湿使膀胱开而出邪，以厚朴泻胀，以秦皮洗肝也。其或肝气不热，则不用秦皮仍用五苓中之桂枝以和肝，通利三焦而行太阳之阳气，故五苓散亦主之。

【霖按】此窃叶氏治周姓案，捏造其方名，但叶案只云湿伤脾阳腹膨，小溲不利，故先用此方，继进五苓、二术。鞠通忽添入大便溏而不爽，若欲滞下者，噫！痢疾初病，岂宜五苓之渗利，徒见其好自用也。

四苓加厚朴秦皮汤方 苦温淡法

茅术三钱 厚朴三钱 茯苓块五钱 猪苓四钱 秦皮二钱 泽泻四钱

水八杯，煮成八分，三杯，分三次服。

五苓散 甘温淡法

猪苓一两 赤术一两 茯苓二两 泽泻二两六钱 桂枝五钱

共为细末，百沸汤和服三钱，日三服。

【四十六】足太阴寒湿，四肢作冷，眉批：贵州本作四肢乍冷。待证。自利目黄，舌白滑，甚则灰，神倦不语，邪阻脾窍，舌蹇语重，四苓加木瓜草果厚朴汤主之。眉批：纯乎太阴寒湿之症，故方中川朴佐以草果，以助脾经之寒湿。

脾土四肢，脾阳郁，故四肢作冷。湿渍脾而脾气下溜故自利。目白睛属肺，足太阴寒，则手太阴不能独治，两太阴同气也。且脾主地气，肺主天气，地气上蒸，天气不化，故目睛黄也。白滑与灰，寒湿苔也。湿困中焦，则中气

虚寒,中气虚寒,则阳光不治。主正阳者心也,心藏神,故神昏。心主言,心阳虚,故不语。脾窍在舌,湿邪阻窍,则舌蹇而语声迟重。湿以下行为顺,故以四苓散驱湿下行。加木瓜以平木,治其所不胜也。厚朴以温中行滞,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芳香而达窍,补火以生土,驱浊以生清也。

【霖按】《临证指南》治范姓四案,始终未愈,鞠通剿袭其案,捏造方名,而于剪裁,亦未妥当。徐洄溪曰:此等多由风痰盘踞上焦所致,概以清湿之法治之,恐有未当,岂以贝母、郁金、菖蒲,易一半夏,便可获效哉。

四苓加木瓜厚朴草果汤方 苦热兼酸淡法

生于白术二钱 猪苓一钱五分 泽泻一钱五分 赤苓块五钱 木瓜一钱 厚朴一钱 草果八分 半夏三钱

水八杯,煮取八分,三杯分三次服。阳素虚者,加附子二钱。

【四十七】足太阴寒湿,舌灰滑,中焦痞痞,草果茵陈汤主之。面目俱黄,四肢常厥者,茵陈四逆汤主之。眉批:此是寒厥,故立方仿伤寒。

湿滞痞结,非温通而兼开窍不可,故以草果为君。茵陈因陈生新,生发阳气之机最速,故以之为佐。广皮、大腹、厚朴,共成泻痞之功。猪苓、泽泻以导湿外出也。若再加同面黄肢逆,则非前汤所能济,故以四逆回厥,茵陈宣湿退黄也。

草果茵陈汤方 苦辛温法

草果一钱 茵陈三钱 茯苓皮三钱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猪苓二钱 大腹皮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茵陈四逆汤方 苦辛甘热复微寒法

附子三钱,炮 干姜五钱 炙甘草二钱 茵陈六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温服一杯,厥回止后服,仍厥再服。尽剂厥不回,再作服。

【四十八】足太阴寒湿,舌白滑,甚则灰,脉迟,不食不寐,大便壅塞,浊阴凝聚,阳伤腹

痛,痛甚则肢逆,椒附白通汤主之。眉批:此条之厥较上条为甚,故用椒附白通汤以通阳,更反佐猪胆汁。

此足太阴寒湿,兼足少阴、厥阴证也。白滑灰滑,皆寒湿苔也。脉迟者,阳为寒湿所困,来去俱迟也。不食胃阳痹也,不寐中焦湿聚,阻遏阳气,不得下交于阴也。大便壅塞,脾与大肠之阳,不能下达也。阳为湿困,返逊位于浊阴,故浊阴得以蟠踞中焦而为痛也。凡痛皆邪正相争之象,虽曰阳困,究竟阳未绝灭,两不相下,故相争而痛也。后凡言痛者仿此。椒附白通汤,齐通三焦之阳,而急驱浊阴也。眉批:真人论痛有如此之明快者乎。朱评。

【霖按】此叶香岩治方姓案也。鞠通窃来,惟捏造方名,却将平昔嗜酒少谷,中虚湿结不录,而添入舌白滑,甚则灰等句,昧其病源,剪裁非是。

椒附白通汤方

生附子三钱,炒黑 川椒二钱,炒黑 淡干姜二钱 葱白三茎 猪胆汁半烧酒杯,去渣后调入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凉服。眉批:寒湿系阳证,中阳素弱者病此尤多,虽极暑犹宜,姜附不可畏而不用,朱评。

【方论】此苦辛热法复方也。苦与辛合,能降能通,非热不足以胜重寒而回阳。附子益太阳之标阳,补命门之真火,助少阳之火热。盖人之命火与太阳之阳,少阳之阳,旺行水自速。三焦通利,湿不得停,焉能聚而为痛。故用附子以为君,火旺则土强,干姜温中逐湿痹,太阴经之本药,川椒燥湿除胀消食,治心腹冷痛,故以二物为臣。葱白由内面达外,中空通阳最速,亦主腹痛,故以为使之。浊阴凝聚不散,有格阳之势,故反佐以猪胆汁。猪水畜属肾,以阴求阴也。胆乃甲木,从少阳,少阳主开泄生发之机最速,此用仲景白通汤,与许学士椒附汤,合而裁制者也。

【四十九】阳明寒湿,舌白腐,肛坠痛,便不爽,不喜食,附子理中汤去甘草,加广皮厚朴汤主之。眉批:所谓不喜食者,盖中焦本无停滞,非不能食也,故用人参,此处亦宜留意。

九窍不和,皆属胃病。胃受寒湿所伤,故

肛门坠痛，而便不爽。阳明失阖，故不喜食。理中之人参，补阳明之正，苍术补太阴而渗湿，姜附运坤阳以劫寒。盖脾阳转而后湿行，湿行而后胃阳复，去甘草畏其满中也。加厚朴、广皮取其行气，合而言之，辛甘为阳，辛苦能通之义也。

【霖按】叶氏治王姓案，鞠通剽窃，杜撰方名。

附子理中汤去甘草加厚朴广皮汤方

辛苦法

生茅术二钱 人参一钱五分 炮干姜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生附子一钱五分 炮黑

水五杯，煮取八分，二杯分二次服。

【征按】仲景理中汤，原方中用术，今易以苍术者，苍术燥湿而兼解郁，不似白术之呆滞也。丹溪制越鞠丸方，以苍术治湿郁。以上见证，皆郁证也。故用苍术。古书只有术名而无苍白之分，至唐本草始分赤白，后世又谓赤术为苍术矣。

【五十】寒湿伤脾胃两阳，寒热不饥，吞酸形寒，或脘中痞闷，或酒客湿聚，苓姜术桂汤主之。

苓姜术桂汤方

苦辛温法

此兼运脾胃，宣通阳气之轻剂也。

茯苓块五钱 生姜三钱 炒白术三钱 桂枝三钱

水五杯，煮取八分，二杯分温再服。

【五十一】湿伤脾胃两阳，既吐且利，寒热身痛，或不寒热，但腹中痛，名曰霍乱。寒多不欲饮水者，理中汤主之。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汤主之。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宜桂枝汤小和之。眉批：此条有阴阳二证，以欲饮不欲饮辨之。欲饮水而不能者，仍阴证。朱评。

按霍乱一证，长夏最多，本于阳虚，寒湿凝聚，关系非轻，伤人于顷刻之间。奈时医不读《金匱》，不识病源，不问轻重，一概主以藿香正气散。轻者原有可愈之理，重者死不旋踵。更可笑者，正气散中加黄连、麦冬，大用西瓜，治渴欲饮水之霍乱，病者岂堪命乎？璩见

之屡矣。故特采《金匱》原文，备录于此。胃阳不伤不吐，脾阳不伤不泻，邪正不争不痛，营卫不乖不寒热，以不饮水之故。知其为寒多，主以理中汤原文系理中丸，方后自注云，然丸不及汤，盖丸缓而汤速也。日恐丸药不精，故直改从汤。温中散寒。人参、甘草，胃之守药，白术、甘草，脾之守药，干姜能通能守，上下两泄者，故脾胃两守之。且守中有通，通中有守，以守药作通用，以通药作守用。若热欲饮水之证，饮不解渴，而吐泄不止，则主以五苓。邪热须从小便去，膀胱为小肠之下游，小肠火腑也。五苓通前阴，所以守后阴也。太阳不开，则阳明不阖，开太阳正所以守阳明也。此二汤皆有一举两得之妙。吐利则脾胃之阳虚，汗出则太阳之阳亦虚。发热者浮阳在外也。恶寒者实，寒在中也。四肢拘急，脾阳不荣四末，手足厥冷，中土虚而厥阴肝木来乘病者，四逆汤善救逆，故名四逆汤。人参、甘草守中阳，干姜、附子通中阳，人参、附子护外阳，干姜、甘草护中阳。中外之阳复回，则群阴退避而厥回矣。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中阳复而表阳不和也。故以桂枝汤温经络而微和之。

【霖按】《伤寒论》曰：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欲饮水者，理中丸主之。此一章示人以霍乱为湿土之病，而有寒热之因，非寒热之辨，寒热之治，即仅乎此也。又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此一言湿从表化而宜和表，一言湿从里化宜助阳以生阴也。观此四节，于寒热表里虚实之间，虽不能尽其义，要亦可识其梗概矣。鞠通谓系采录《金匱》原文，《金匱》却无霍乱证治，时医固未读《金匱》，而鞠通又何尝读过《金匱》，不然何以捏造出诸《金匱》耶。夫霍乱寒热之辨，当宗之《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至真要大论曰：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此偏寒之霍乱也。六元正气大论曰：土郁之发，为呕吐霍乱。

又曰:不远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至真要大论曰:诸热肾癌,诸逆冲上,诸躁狂越,皆属于火。又曰:诸转反戾,水液浑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此偏热之霍乱也。是辨之之法,全在吐出澄澈而不酸浊,泻出清谷而不臭秽为寒。吐出酸浊,泻出臭秽,小溲浑赤为热。不仅口渴饮水已也。其肢冷脉沉伏之假寒真热证,面赤脉浮数之假热真寒证,亦当于酸浊清澈辨之。更有烦渴躁扰,口干恣饮,舌本不冷者,乃气液告竭之候,重在救阴,又不可不知也。然霍乱乃湿上为病,属寒者固多,属热者亦常见,但须刻刻顾虑其脾胃耳。因寒宜理中四逆,故姜、附不嫌其热。因热宜白虎天水,则膏滑不畏其寒。若救阴当于大剂参、术中佐以牡蛎、白芍,转筋宜在扶胃持脾,间参用蜘蛛散以抑风木,审因察证,活法运乎一心,不可泥执鞠通之说而愆事也。尤可笑者,首加湿伤脾胃两阳六字,为阳虚寒湿凝聚提纲,此六字是出诸《金匮》耶?《伤寒》耶?抑杜撰以欺世耶?还质之鞠通。

理中汤方 甘热微苦法。此方分量以及后加减法,悉照金匮原文,用者临时斟酌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各三两

水八杯,煮取三杯,温服一杯,日三服。

加减法: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汗,勿发揭衣被。

五苓散方 见前

加减法:腹满者,加厚朴、广皮各一两。渴甚面赤,脉大紧而急,扇扇不知凉,饮冰不知冷,腹痛甚,时时躁烦者,格阳也,加干姜一两五钱此条非仲景原文,余治验也。百沸汤和,每服五钱,日三服。

【汪按】湿温、湿疟、寒湿、中寒等证,皆有阴盛格阳。若风温、风温、暑热、温疫、温毒,非

犯逆则绝无此证。虽或病前病中,兼犯房劳遗泄,亦断无阴证。而阳盛格阴者,则往往有之。俗医传派不清,临事狐疑,失之毫厘,人命立绝。此条与温热门中,中下焦阳厥数条参看,庶乎临证了然,厥功巨矣。

四逆汤方 辛甘热法。分早临时斟酌。

炙甘草二两 干姜一两半 生附子一枚(去皮) 人参一两

水五茶碗,煮取二碗,分二次服。

按:原方无人参,此独加人参者,前条寒多不饮水,软厥逆尚轻。仲景已用人参,此条知诸阳欲脱,中虚更急,不用人参,何以固内。柯韵伯伤寒注云:仲景凡治虚证,以里为重。协热下利,脉微弱者,便用人参。汗后身痛,脉沉迟者,便加人参。此脉迟而利清谷,且不烦不咳,中气大虚,元气已脱,但温不补,何以救逆乎?观茯苓四逆之烦躁,且以人参,况通脉四逆,岂得无参?是必有脱落耳,备录于此存参。

【五十二】霍乱兼转筋者,五苓散加防己、桂枝、薏仁主之。寒甚脉紧者,再加附子。眉批:以上数条纯乎《伤寒论》之治法

肝藏血主筋,筋为寒湿转急而转,故于五苓和霍乱之中。加桂枝温筋,防己急驱下焦血分之寒湿,薏仁主湿痹脚气扶土抑木,治筋急拘挛,甚寒脉紧,则非纯阳之附子不可。

五苓散加防己桂枝薏仁方

即于前五苓散内,加防己一两,桂枝一两半,足前成二两,薏仁二两,寒甚者,加附子大者一枚,杵为细末,每服五钱,百沸汤和,日三。剧者日三夜一,得卧则勿再令服。

【霖按】方不妥当,只知治湿,不知治肝定风。

【五十三】卒中寒湿,内挟秽浊,眩冒欲绝,腹中绞痛,脉沉紧而迟,甚则伏,欲吐不得吐,欲利不得利,甚则转筋,四肢欲厥,俗名发痧,又名干霍乱。转筋者,俗名转筋火,古方书不载不载者不载上三条之俗名耳。若定证当于《金匮》腹满腹痛心痛寒疝诸条,参看自得。蜀椒救中汤主之,

九痛丸亦可服。语乱者先服至宝丹，再与汤药。肩批：欲吐不吐，欲利不利，甚则转筋，名干霍乱，王士雄《霍乱论》谓由风木而非寒湿，若稍沾湿药即是致命。若此条所云脉沉紧而迟，则为寒无疑，否则仍当与霍乱论，参考为妥。致绞痛之由，并不得吐利之由，转筋之由，致厥之由，皆辨析无遗。

按：此证夏日湿蒸之时最多，故因霍乱而类记于此。中阳本虚，内停寒湿，又为蒸腾秽浊之气所干，由口鼻而直行中道，以致腹中阳气受遏，所以相争而为绞痛。胃阳不转，虽欲吐而不得，脾阳困闭，虽欲利而不能。其或经络亦受寒湿，则筋如转索，而后者向前矣。中阳虚而肝木来乘则厥。俗名发沙者何？盖以此证病来迅速，或不及延医，或医亦不识，相传以钱，或用磁碗口蘸姜汤，或麻油，刮其关节，刮则其血皆分，住则复合。数数分合，动则生阳，关节通而气得转，往往有随手而愈者。刮处必现血点红紫如沙，故名沙也。但刮后须十二时不饮水，方不再发，不然则留邪在络，稍受寒发怒，则举发矣。以其欲吐不吐，欲利不利而腹痛，故又名干霍乱。其转筋名转筋火者，以常发于夏月，夏月火令，又病迅速如火也。其实乃伏阴与湿相转之故。以大建中之蜀椒，急驱阴浊下行，干姜温中，去人参、胶饴者，畏其满而守也。加厚朴以泻湿中浊气，槟榔以散结气，直达下焦，广皮通行十二经之气，改名救中汤，急驱浊阴，所以救中焦之真阳也。九痛丸一面扶正，一面驱邪，其驱邪之功最速，故亦可服。再按前吐泻之霍乱，有阴阳二证，干霍乱则纯有阴而无阳，所谓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有若否卦之义。若语言乱者，邪干心包，故先以至宝丹驱包络之邪也。肩批：尝见一人患此病，饮米汤立毙。宋评。

【雄按】书名温病条辨，而所列霍乱，皆是寒证。故余年少时，辄不自揣，而有霍乱论之作也。肩批：辨要。宋评。沈辛老云：鞠通书蓝本叶氏，有前人未见及而补之者。如秋燥增入正化，痉痎别为两条，谈理抑何精细。有前人已见及而忘之者，如霍乱证，自具暑湿门，岫云未经摘出，而伊遂不知有热。疝气条当分暴久

治，香岩先生业已道明，而伊又惟知有寒，盖心思之用，固各有至不至，虽两间亦缺陷世界，而况人乎？又曰：鞠通所云之疝，多系暴证。而久者又系宿痼病，故可一以温下取效。若疝虽有历久不痊，然聚则有形，散则无形，初非真有物焉，如瘕积腹中也。又云：干霍乱以生芋杵汁，下咽即生，远胜盐汤探吐也。暑痧初起用丝瓜杵汁涂，或荷花瓣贴之皆妙，不必水仙根也。

【霖按】执此一方治干霍乱转筋，未有不僨事者，拉杂《金匱》腹满腹痛，心痛寒疝诸条，谓有自得，不识病源，妄立方法，何苦操刃。古无痧字，方书不载，故医于沙证，略而不精。《金匱》所谓阳毒阴毒者，或即是证。国初有郭右陶《痧胀玉衡》，又有王养吾痧书，云传自林君药樵者，其方法雷同，不知谁为剽袭也。其沙证之辨，先吐泻后心腹绞痛，从秽气而发者多。先心腹绞痛，后吐泻，从暑气而发者多。心胸昏闷，痰涎胶结，从湿邪伏热者多。遍身肿胀，疼痛难忍，四肢不举，舌强不言，从寒郁火毒者多。沙证之因，六淫秽浊之邪，由毛窍入者中孙络，由口鼻入者伤络脉。盖人身奉心化赤之血，由总脉管循臂筋下至太冲血海，散走十二经脉。由经脉出诸气街，合阳明悍气入孙络，以遍布周身。至孙络尾渐并渐粗，而入络脉。络脉者有阴阳二支，阳络浮于表，阴络沉于里，皆与十二经脉交相逆顺而行，至总回管入心递肺，呼出悍气，吸入生气，如环之无端。夫阳明为水谷之海，人之饮食，五味杂投，奚能无毒？故从呼吸以出其毒。若为六淫秽浊所中，在孙络者宜括，在阳络者宜刺，入心则死。其人里胀塞肠胃，壅阻经络未犯乎心，宜凭证治。然证名药治，治法多端，当于沙胀玉衡中求之，不可强作解入也。

救中汤方 苦辛通法

蜀椒三钱，炒出汗 淡干姜四钱 厚朴三钱
槟榔二钱 广皮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兼转筋者，加桂枝三钱，防己五钱，薤仁三钱。厥者加附

子二钱。

九痛丸方治九种心痛,苦辛甘热法

附子二两 生狼牙一两 人参一两 干姜一两 吴茱萸一两 巴豆一两,去皮心,熬爆如膏

蜜丸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病等证,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方论】《内经》有五脏胃腑心痛,并痰虫食积,即为九痛也。心痛之因,非风即寒,故以干姜、附子驱寒壮阳,吴茱萸能降肝脏浊阴下行,生狼牙善驱浮风,以巴豆驱逐痰虫陈滞之积,人参养正驱邪,因其药品气血皆入,补泻攻伐皆备,故治中恶腹胀痛等证。

附录《外台》走马汤,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苦辛热法。沈目南注云:中恶之证,俗谓绞肠乌痧,即秽臭恶毒之气,直从口鼻入于心胞肠胃,脏腑壅塞,正气不行,故心痛腹胀,大便不通,是为实证。非似六淫侵入,而有表里清浊之分。故用巴豆极热大毒峻猛之剂,急攻其邪,佐杏仁以利肺与大肠之气,使邪从后阴一扫尽除,则病得愈。若缓须臾,正气不通,营卫阴阳机息则死,是取通则不痛之义也。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捶令碎,热汤二合,捣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强弱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按《医方集解》中,治霍乱用阴阳水一法,有协和阴阳,使不相争之义,又治干霍乱,用盐汤探吐一法,盖闭塞至极之证,除针灸之外,莫如吐法,通阳最速。夫呕,厥阴气也。寒痛,太阳寒水气也。否,冬象也。冬令太阳寒水,得厥阴气至,风能上升,则一阳开泄,万象皆有生机矣。至针法治病最速,取祸亦不缓,当于甲乙经中求之。非善针者,不可令针也。

【汪按】《玉龙经》干霍乱取委中,今世俗多用热水急拍腿弯,红筋高起,即刺之出血愈。又按此证亦有不由触秽受寒,但因郁怒而

发者,其宜急攻下气,与触秽受寒同。

【征按】痧证,向无方论,人多忽之,然其病起于仓卒,或不识其证,或不得其治,戕人甚速。总因其人浊阴素重,清阳不振,偶感浊阴之气,由口鼻直行中道,邪正交争,营卫逆乱。近世治之者,率有三法,不知起自何人。一则刮之,前按所云是也。一则淬之,以大灯草或纸捻蘸麻油,照看其头面额角及胸前腹上肩膊等处,凡皮肤间隐隐有红点发出,或如蚊迹,或累累坟起,疏密不同,层次难定,一经照出,轻轻灼而淬之,爆响有声,则病者似觉轻松,痛减。一则刺之,其法以针按穴刺出血,凡十处名曰放沙。此皆针灸遗意,但不见古书,故不悉载。又有试法,与以生黄豆嚼之,不腥者沙,觉有豆腥气者非沙。与试疔同。患此者,俗忌生姜、麻油之类。余历验多年,知其言亦不谬,曾见有少女服生姜而毙,有少男子服干姜一夜而死,余俱随觉随解之耳。前二方中俱有干姜,似与俗说相悖,然干姜与槟榔、巴豆并用,正使邪有出路。既有出路,则干姜不为患矣。但后之人不用此方则已,用此方而妄减其制,必反误事,不可不知。至若羌活麻黄,则在所不禁。余尚有二方,附记于后,以备裁采。

立生丹治伤寒、霍乱、痧证、疟痢、泄泻、心痛、胃痛、腹痛、吞吐酸水及一切阴寒之证,结胸、小儿寒惊。

母丁香一两二钱 沉香四钱 茅苍术一两二钱 明雄黄一两二钱

共为细末,用蟾酥八钱,铜锅内加火酒一杯,化开人前药末,丸绿豆大,每服二丸,小儿一丸,温水送下。又下死胎如神。凡被蝎蜂螫者调涂立效,惟孕妇忌之。

此方妙在刚燥药中加芳香透络,蟾乃土之精,上应月魄,物之浊而灵者,其酥入络,以毒攻毒,而方又有所监制,故应手取效耳。

独胜散治绞肠痧痛急。指甲唇俱青,危在顷刻。

马粪年久陈佳

不拘分两,瓦上焙干为末,老酒冲服二三钱,不知再作服。

【霖按】《肘后方》载马粪湿者,绞汁灌服,

救中恶腹痛卒死。如无马粪，以牛粪代之。此独胜散治绞肠沙，即时后法也。以马粪焙末酒冲服，尤觉简便。无则以骡粪代之，亦马牛之类欤。

此方妙在以浊攻浊，马性刚善走，在卦为乾，粪乃浊阴所结，其象圆，其性通，故能摩荡浊阴之邪，仍出下窍。忆昔年济南方诩庵莅任九江，临行一女子忽患沙证，就地滚噉，声嘶欲绝，诩庵云：偶因择日不谨，误犯红沙，或应此乎。余急授此方，求马粪不得，即用骡粪，并非陈者，亦随手奏功。

湿 温 痢病、痘疹附

【五十四】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神识如蒙，舌滑脉缓，人参泻心汤加白芍主之。附批：此条言邪之不能还表者

湿在上焦，若中阳不虚者，必始终在上焦，断不内陷。或因中阳本虚，或因误伤于药，其势必致内陷。湿之中入也，首如里，目如蒙，热能令人昏，故神识如蒙。此与热邪直入包络，谵语神昏有间。里虚故用人参以护里阳，白芍以护真阴。湿陷于里，故用干姜、枳实之辛通。湿中兼热，故用黄芩、黄连之苦降。此邪已内陷，其势不能还表，法用通降，从里治也。

【霖按】此篇湿温，全抄叶氏湿门医案十余条，并未剪裁，惟捏撰方名而已。不知先哲所传之案，乃得心应手者，并将所以治愈之理。或先治不效，后易法始效。敷衍厥义，以告来兹。若始终不效而僨事者则不录。故东垣案中多以温补，丹溪案中多以养阴，张子和偏用三法，易思兰全事解郁，各有专长。其获效之案，皆治其所长之证。然当时就诊者，未必各就其长，此可为僨事不录之明征。临证指南一书，本非香岩先生手笔，乃门诊底簿，为诸门人分类刊刻，其获效僨事，不得而知，安能便为不磨之矜式哉。况在湿门，统言湿病，非专指湿温言，故治湿温之法，多有未备。今从陈平伯湿温篇节录其义。夫热湿之邪，由口

鼻吸入，属阳明太阴者多，虽始由雨露皮毛而入者，终亦归于脾胃，盖胃为阳土脾为阴土，同气相召也。但热胜多在阳明，湿胜多在太阴，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也。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虐，故初见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甚则有耳聋干呕，发痉发厥之恶候。其始恶寒者阳为湿遏之恶寒，非若寒伤于表之恶寒甚也。后但热不寒者，则湿郁成热，故反恶热矣。热在湿中蒸湿则汗出，湿蔽清阳则胸痞，耳聋湿邪内盛，则舌白，湿热交蒸则舌黄。热甚则液不升而口渴，湿甚则饮内留而不引饮，上蒙清窍，则目昏头如裹。内扰胃肝，则干呕而痉厥也。其所谓表者，乃太阴阳明之表。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也，阳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故胸痞为湿温常有之证。四肢倦怠，肌肉烦疼，亦多并见。惟冒雨雾而病者，先伤上焦气分，故兼见手太阴经也。但非风热之邪，汗之即解，当宣通气分之湿，湿走热自解矣。然湿伤手太阴者，十之一二。伤足太阴阳明者，十之八九。缘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藏，致多阳明太阴受病也。要之湿温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风温大异。温病是冬不藏精之伏气，乃少阴太阳同病。风温为外感之热邪，先犯手太阴，湿温乃足阳明太阴同病。盖太阴内伤，湿饮停聚，暑热之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温。抑或内伏暑热，外伤水湿，亦成斯证。若加饥饱劳倦标本同病者，其证尤重。然总不外脾胃二经之脏腑相连，湿土同气也。其内伤外感，孰重孰轻，孰虚孰实，要在临证之工，权衡至当，岂剽窃此叶案数条，便谓道在斯乎陋矣。

人参泻心汤方 苦辛寒兼甘法

人参二钱 干姜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生白芍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五十五】湿热受自口鼻，由募原直走中道，不饥不食，机窍不灵，三香汤主之。

此邪从上焦来，还使上焦去法也。

三香汤方微苦微辛微寒兼芳香法

栝蒌皮一钱 桔梗三钱 黑山栀一钱 枳壳二钱 郁金一钱 香豉二钱 降香木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方论】按此证由上焦而来，其机尚浅，故用蒌皮、桔梗、枳壳。微苦微辛开上，山栀轻微苦清热，香豉、郁金、降香，化中上之秽浊而开郁。上条以下焦为邪之出路，故用重。此条以上焦为邪之出路，故用轻。以下三焦均受者，则用分消。彼此互参，可以知叶氏之因证制方，心灵手巧处矣。惜散见于案中，而人多不察，兹特为拈出，以概其余。眉批：分析极清。朱评。

【五十六】吸受秽湿，三焦分布，热蒸头胀，身痛呕逆，小便不通，神识昏迷，舌白，渴不多饮，先宜芳香通神利窍，安宫牛黄丸。继用淡渗分消浊湿，茯苓皮汤。眉批：此条言邪既不能还表，又不能遽从里去，三焦分布，兼症既多，变症亦不定，全在临症者时时消息，此不过示人以门径。

按：此证表里经络脏腑三焦，俱为湿热所困，最畏内闭外脱，故急以牛黄丸，宣窍清热而护神明。但牛黄丸不能利湿分消，故继以茯苓皮汤。眉批：著眼。朱评

安宫牛黄丸方法见前

茯苓皮汤淡渗兼微辛微凉法

茯苓皮五钱 生薏仁五钱 猪苓三钱 大腹皮三钱 白通草三钱 淡竹叶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五十七】阳明湿温，气壅为哕者，新制橘皮竹茹汤主之。眉批：气壅为哕，此症极多。前论治肺之痹结，此治胃之壅遏，两相对待。前章有言解药性不尽得此知察理之精，求之五色五味之外。凡辨药须实就物理体会，方有妙悟，不可泥定本草。本论拈出处以隅反。朱评。

按《金匮》橘皮竹茹汤，乃胃虚受邪之治。今治湿热壅遏胃气致哕，不宜用参甘峻补，故改用柿蒂。按柿成于秋得阳明燥金之主气，且其形多方，他果未之有也。故治肺胃之病有独胜肺之脏象属金。胃之气运属金。柿蒂乃柿之归束

处，凡花皆散，凡子皆降，凡降先收，从生而散而收而降，皆一蒂为之也。治逆呃之能事毕矣。再按：草木一身，茎与蒂为升降之门户，载生气上升者，茎也，受阴精归藏者，蒂也。格物者不可不于此会心焉。

新制橘皮竹茹汤苦辛通降法

橘皮三钱 竹茹三钱 柿蒂七枚 姜汁三条匙，冲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不知再作服。有痰火者，加竹沥栝蒌霜。有瘀血者加桃仁。

【五十八】三焦湿郁，升降失司，脘连腹胀，大便不爽，一加减正气散主之。眉批：升降失司，治中焦之确论，能由此而会通之妙谛环生矣。

再按：此条与上第五十六条，同为三焦受邪，彼以分消开窍为急务，此以升降中焦为定法，各因见证之不同也。

一加减正气散方

藿香梗二钱 厚朴一钱 杏仁二钱 茯苓皮一钱 广皮一钱 神曲一钱五分 麦芽一钱五分 绵茵陈二钱 大腹皮一钱

水五杯，煮二杯，再服。

【方论】正气散，本苦辛温兼甘法，今加減之，乃苦辛微寒法也。去原方之紫苏、白芷，无须发表也。去甘桔，此证以中焦为扼要，不必提上焦也。只以藿香化浊，厚朴、广皮、茯苓、大腹泻湿满，加杏仁利肺与大肠之气，神曲麦芽升降脾胃之气，茵陈宣湿郁而动生发之气，藿香但用梗，取其走中不走外也，茯苓但用皮，以诸皮皆凉，泻湿热独胜也。眉批：以下诸条有其因症变法之妙，可得用古方法。朱评

【五十九】湿郁三焦，脘闷便溏，身痛舌白，脉象模糊，二加减正气散主之。眉批：前言神识昏迷，故以开窍为急务，此条无之故以升降中焦为定法。具此手段可谓点石成金。前章由经络而脏腑，此言其治法用药法。

上条中焦病重，故以升降中焦为要。此条脘闷便溏，中焦证也。身痛舌白，脉像模糊，则经络证矣，故加防己，急走经络中湿郁。以便溏不比大便不爽，故加通草、薏仁利小便，所以实大便也。大豆黄卷从湿热蒸变而成，能

化蕴酿之湿热，而蒸变脾胃之气也。

二加减小气散 苦辛淡法

藿香梗三钱 广皮一钱 厚朴二钱 茯苓皮三钱 木防己二钱 大豆黄卷二钱 川通草一钱五分 薏苡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三次服。

【六十】秽湿着里，舌黄脘闷，气机不宣，久则酿热，三加减小气散主之。肩批：利肺气即所以治湿，书中屡言之，皆金针度人处，余阅者不加察焉。著书者其若之何哉。

前两法，一以升降为主，一以急宣经隧为主，此则以舌黄之故，预知其内已伏热，久必化热，而身亦热矣，故加杏仁利肺气，气化则湿热俱化。滑石辛淡而凉，清湿中之热，合藿香所以宣气机之不宣也。

三加减小气散方 苦辛寒法

藿香三钱 连梗叶 茯苓皮三钱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杏仁三钱 滑石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再服。

【六十一】秽湿着里，邪阻气分，舌白滑，脉右缓，四加减小气散主之。肩批：但湿不热，故用辛温，茯苓亦不用皮。

以右脉见缓之故，知气分之湿阻，故加草果、查肉、神曲。急运坤阳，使足太阴之地气，不上蒸于太阴之天气也。

四加减小气散方 苦辛温法

藿香梗三钱 厚朴二钱 茯苓三钱 广皮钱五分 草果一钱 查肉五钱，炒 神曲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三次服。

【六十二】秽湿着里，脘闷便泄，五加减小气散主之。

秽湿而致脘闷，故用正气散之香，开便泄而知脾胃俱伤，故加大腹运脾气，谷芽升胃气也。

以上二条，应入前寒湿类中，以同为加减小气散法。欲观者知化裁古方之妙，故列于此。

五加减小气散 苦辛温法

藿香梗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茯苓块三钱

厚朴一钱 大腹皮一钱五分 谷芽一钱 苍术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按：今人以藿香正气散，统治四时感冒，试问四时止一气行令乎？抑各司一气，且有兼气乎？况受病之身躯脏腑，又各有不等乎？历观前五法，均用正气散，而加法各有不同，亦可知用药非丝丝入扣，不能中病，彼泛论四时不正之气，与统治一切诸病之方，皆未望见轩岐之堂室者也，乌可云医乎。

【六十三】脉缓身痛，舌淡黄而滑，渴不多饮，或竟不渴，汗出热解，继而复热内不能运水谷之湿，外复感时令之湿，发表攻里，两不可施。误认伤寒，必转坏证，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黄芩滑石汤主之。肩批：汗出热解，继而复热，此湿温中常见之症，亦庸医所最无主见者。

脉缓身痛，有似中风，但不浮，舌滑不渴，则非中风矣。若系中风，汗出则身痛解，而热不作矣。今继而复热者，乃湿热相蒸之汗，湿属阴邪，其气留连，不能因汗而退，故继而复热。内不能运水谷之湿，脾胃困于湿也。外复受时令之湿，经络亦困于湿矣。倘以伤寒发表攻里之法施之，发表则诛伐无过之表。阳伤而成痞，攻里则脾胃之阳伤，而成洞泄寒中，故必转坏证也。肩批：发表攻里两不可施，则治法必宜治中可知。治中则不外宣气化湿，如兼热者多，则凉多温少，如兼寒者多，则温多凉少。用药在乎活法。湿热两伤，不可偏治，故以黄芩、滑石、茯苓皮，清湿中之热。薏苡仁、猪苓，宣湿邪之正。再加腹皮、通草，共成宣气利小便之功。气化则湿化，小便利则火腑通，而热自清矣。肩批：作者于湿病反复详尽，多前人所未及，较之温病尤为枕中鸿宝也。朱评。

黄芩滑石汤方 苦辛寒法

黄芩三钱 滑石三钱 茯苓皮三钱 大腹皮二钱 白薏苡仁一钱 通草一钱 猪苓一钱

水六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六十四】阳明湿温，呕而不渴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呕甚而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

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生姜主之。呕而不渴者，饮多热少也，故主以小半夏加茯苓，逐其饮而呕自止。呕而兼痞，热邪内陷，与饮相搏，有固结不通之患，故以半夏泻心，去参、姜、甘、枣之补中，加枳实、生姜之宣胃也。眉批：呕而不渴则用半夏加茯苓，呕甚而痞则用泄心去人参，是真能读伤寒论者。人言伤寒论与温病毫不相涉，吾言伤寒论与温病交相为济，热邪呕痞则如此。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半夏六钱 茯苓六钱 生姜四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半夏泻心汤去人参 干姜、甘草、大枣，加枳实、生姜方

半夏六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枳实三钱 生姜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虚者，复纳人参、大枣。

【征按】湿之为病，其来也渐，其去也迟。譬若小人之易进而难退也。湿温之痞，与湿寒异，湿寒之痞，兼有食积。湿温之痞，热陷邪留，故呕而兼痞也。水气上逆则呕，水停膈间则痞，上干于头则眩，中凌于心则悸。眉批：眉批：心悸症人多不知，若妇人有此症则每自以为虚，偏名医为之治水治痰，彼必怫然不悦也。富贵家此弊更深，宜乎愈补愈悸，卒至于死也。哀哉。方目本文，字字俱有斟酌，难为粗心者道。

【六十五】湿聚热蒸，蕴于经络，寒战热炽，骨节烦疼，舌色灰滞，面目痿黄，病名湿痹。宣痹汤主之。眉批：痹者气郁之谓也，知此字之解，则知治病之法。若用药则不过随病变迁，别无他法。但人身之气流于经络中，为多变者，脏腑不受邪，单病经络，故易治。至于兼病脏腑，则深浅皆受病矣，故难治。此条即申言前此由经络而脏腑之义，若由肺而脾胃，则自上焦至中焦之病，皆是不胜枚举。

经谓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金匱》谓经热则痹。盖《金匱》诚补《内经》之不足，痹之因于寒者固多，痹之兼乎热者亦复不少。合参二经原文，细验于临证之时，自有权衡，本论因载湿温，而类及热痹，见湿温门中。原有痹证，不及备载痹证之全，学者欲求全豹，当于《内经》、《金匱》、喻氏、叶氏以及宋元诸名家，合

而参之自得。大抵不越寒热两条，虚实异治。寒痹势重，而治反易，热痹势缓，而治反难。实者单病躯壳易治，虚者兼病脏腑，夹痰饮腹满等证，则难治也。犹之伤寒两感也。此条以舌灰目黄，知其为湿中生热，寒战热炽，知其入经络。骨节疼痛，知其为痹证。若泛用治湿之药，而不知循经入络，则罔效矣。故以防己急走络之湿，杏仁开肺气之先，连翘清气分之湿热，赤豆清血分之湿热，滑石利窍而清热中之湿，山栀肃肺而泻湿中之热，薏苡淡渗而主挛痹，半夏辛平而生寒热，蚕沙化浊道中清气。痛甚加片子姜黄、海桐皮者，所以宣络而止痛也。

宣痹汤方 苦辛通法

防己五钱 杏仁五钱 滑石五钱 连翘三钱 山栀三钱 薏苡五钱 半夏三钱 醋炒 晚蚕沙三钱 赤小豆皮三钱，赤小豆乃五谷中之赤小豆，味酸肉赤，凉水浸取皮用，非药肆中之赤小豆。药肆中之赤豆乃广中野豆，赤皮带黑肉黄，不入药者也

水八杯，煮取二杯，分温三服，痛甚加片子姜黄二钱，海桐皮三钱。

【六十六】湿郁经脉，身热身痛，汗多自利，胸腹白疹，内外合邪，纯辛走表，纯苦清热，皆在所忌，辛凉淡法，薏苡竹叶散主之。

上条但痹在经络，此则脏腑亦有邪矣，故又立一法，汗多则表阳开，身痛则表邪郁，表阳开而不解表邪，其为风湿无疑。盖汗之解者寒邪也，风为阳邪，尚不能以汗解，况湿为重浊之阴邪，故虽有汗不解也。学者于有汗不解之证，当识其非风则湿，或为风湿相搏也。眉批：纯辛走表则犯汗多之禁，且风湿相搏非解表所能愈，纯苦清热则药过于入里，况见症有身热胸腹白疹之表病，故均在所忌。出汗不解表，非风则湿，皆指迷之针。着眼。自利者，小便必短。白疹者，风湿郁于孙络毛窍。此湿停热郁之证，故主以辛凉解肌表之热，辛淡渗在里之湿。俾表邪从气化而散，里邪从小便而驱，双解表里之妙法也，与下条互勘自明。

薏苡竹叶散方 辛凉淡法 经以去实法

薏苡五钱 竹叶三钱 飞滑石五钱 白蔻仁一钱五分 连翘三钱 茯苓块五钱 白通草一钱

钱五分

共为细末，每服五钱，日三服。

【六十七】风暑寒湿，杂感混淆，气不主宣，咳嗽头胀，不饥舌白，肢体若废，杏仁薏苡汤主之。肩批：痹证总以宣气为主，郁则痹，宣则通也。以此条加减，及上数条参之，思过半矣。

杂感混淆，病非一端，乃以气不主宣四字为扼要。故以宣气之药为君，既兼两湿中寒邪，自当变辛凉为辛温。此条应入寒湿类中，列于此者，以其为上条之对待也。

杏仁薏苡汤方 苦辛温法

杏仁三钱 薏苡三钱 桂枝五分 生姜七分
厚朴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防己一钱五分
白茯苓二钱

水五杯，煮取三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六十八】暑湿痹者，加减木防己汤主之。

此治痹之祖方也。风胜则引，引者吊痛掣痛之类，或上或下，四肢游走作痛，经谓行痹是也。加桂枝、桑叶。湿胜则肿，肿者上口郭阜加滑石、萆薢、苍术。寒胜则痛，痛者加防己、桂枝、姜黄、海桐皮。面赤口涎自出者，《灵枢》谓胃热则廉泉开，重加石膏、知母。绝无汗者，加羌活、苍术。汗多者，加黄芪、炙甘草。兼痰饮者，加半夏、厚朴、广皮。因不能备载全文，故以祖方加减如此，聊示门径而已。肩批：又是宣气法，更观方后加减，可知因症用药之妙。

加减木防己汤 辛温辛凉复法

防己六钱 桂枝三钱 石膏六钱 杏仁四钱
滑石四钱 白通草二钱 薏苡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见小效不即退者，加重服，日三，夜一。

【汪按】痹证有周行著之分，其原有风寒湿热之异，奈古方多以寒湿论治，且多杂用风药。不知湿家忌汗，圣训昭然。寒湿固有，热湿尤多。误用辛温，其害立见。再外感初伤气分，惟贵宣通，误认虚证，投柔腻补药，其祸尤酷。学者细考本文，可得治热痹之梗概矣。

【六十九】湿热不解，久酿成疸，古有成法，不及备载，聊列数则，以备规矩下疳痼等证

仿此。肩批：诸症皆略载一二，此书已自言之，欲考其全，有他书在，故鄙论亦不多赘。黄疸皆湿热郁极之症，能治湿温，一以贯之矣。此亦颇有分别，虽略言之，自具门径，阅者循途而赴可也。

本论之作，原补前人之未备，已有成法可循者，安能尽录。因横列四时杂感，不能不列湿温连类而及。又不能不列黄疸痼病，不过略标法则而已。按湿温门中，其证最多，其方最多。盖上居中位，秽浊所归，四方皆至，悉可兼证。故错综参伍，无穷极也。即以黄疸一证而言，《金匱》有辨证三十五条，出治一十二方，先审黄之必发不发，在于小便之利与不利。疸之易治难治，在于口之渴与不渴，再察于热入胃之因，或因外并，或因内发，或因食谷，或因酗酒，或因劳色，有随经蓄血，入水黄汗，上盛者一身尽热，下郁者小便为难。又有表虚里虚，热除作嘔，火劫致黄。知病有不一之因，故治有不寡之法。于是脉弦胁痛，少阳未罢，仍主以和。渴饮水浆，阳明化燥，急当泻热。湿在上，以辛散以风胜。湿在下，以苦泄，以淡渗。如狂蓄血，势所必攻，汗后溺白，自宜投补。酒客多蕴热，先用清中，加之分利，后必顾其脾阳。女劳有秽浊，始以解毒，继以滑窍，终当峻补真阴。表虚者实卫，里虚者建中。人水火劫，以及治逆变证，各立方论，以为后学津梁。至寒湿在里之治，阳明篇中，惟见一则，不出方论，指人以寒湿中求之。盖脾本畏木而喜风燥，制水而恶寒湿，今阴黄一证，寒湿相搏，譬如卑湿之土，须暴风日之阳，纯阴之病，疗以辛热无疑。方虽不出，法已显然。奈丹溪云：不必分五疸，总是如腌酱相似。以为得治黄之扼要，殊不知以之治阳黄，犹嫌其混，以之治阴黄，恶乎可哉。喻嘉言于阴黄一证，竟谓仲景方论亡失，恍若无所循从。惟罗谦甫具有卓识，力辨阴阳，遵仲景寒湿之旨，出茵陈四逆汤之治。璿于阴黄一证，究心有年，悉用罗氏法而化裁之，无不应手取效。间有始即寒湿，从太阳寒水之化，继因其人阳气尚未十分衰败，得燥热药数帖，阳明转燥金之化，而为阳

证者,即从阳黄例治之。

【霖按】论黄疸证治,全从《临证指南》蒋式玉论中窃来,并不将阴黄阳黄,在腑在脏,形证病因,辨明。而自谢究心有年,用罗天益法化裁之,无不应手取效,欺世盗名,莫为此极。

【七十】夏秋疸病,湿热气蒸,外干时令,内蕴水谷,必以宣通气分为要,失治则肿胀。由黄疸而肿胀者,用苦辛淡法,二金汤主之。

此揭疸病之由,与治疸之法,失治之变,又因变制方之法也。

【霖按】窃《临证指南》治蒋姓案,而捏造其方名。

二金汤方 苦辛淡法

鸡内金五钱 海金沙五钱 厚朴三钱 大腹皮三钱 猪苓二钱 白通草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十一】诸黄疸小便短者,茵陈五苓散主之。

《沈氏日南》云:此黄疸气分实证通治之方也。胃为水谷之海,营卫之源,风入胃家气分,风湿相蒸,是为阳黄。湿热流于膀胱,气郁不化,则小便不利,当用五苓散宣通表里之邪,茵陈开郁而清湿蒸。

茵陈五苓散 五苓散方见前。五苓散得苦辛温法,今茵陈倍五苓,乃苦辛微寒法。

茵陈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共为细末,和匀,每服三钱,日三服。

《金匱》方不及备载,当于本书研究,独采此方者,以其为实证通治之方。

备外风内湿一则也。

【七十二】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病属三焦里证,杏仁石膏汤主之。

前条两解表里,此条统治三焦,有一纵一横之义。杏仁石膏开上焦,姜半,开中焦,枳实则由中驱下矣。山梔通行三焦,黄柏直清下焦。凡通宣三焦之方,皆扼重上焦,以上焦为病之始人,且为气化之先。眉批:金针尽度,经所谓气化出焉也。朱评:虽统宣三焦之方,而汤则名杏

仁石膏也。

【霖按】叶氏治张姓案,而捏造方名。

杏仁石膏汤方 苦辛寒法

杏仁五钱 石膏八钱 半夏五钱 山梔三钱 黄柏三钱 枳实汁每次三茶匙,冲 姜汁每次三茶匙,冲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十三】素积劳倦,再感湿温,误用发表,身面俱黄,不饥溺赤,连翘赤豆饮,煎送保和丸。眉批:由素积劳倦则非女劳可知,自当如此治法。

前第七十条,由黄而变他病,此则由他病而变黄,亦遥相对待,证系两感。故方用连翘赤豆饮以解其外,保和丸以和其中。俾湿温劳倦治逆,一齐解散矣。保和丸苦温而运脾阳,行在里之湿,陈皮、连翘由中达外,其行湿固然矣。兼治劳倦者何?经云:劳者温之。盖人身之动作行为,皆赖阳气为之主张,积劳伤阳。劳倦者,因劳而倦也。倦者,四肢倦怠也。眉批:古时人皆朴实,故劳症皆指劳力倦怠而言。所谓四肢倦怠,脾阳伤也。至后世则骄奢淫佚。女色无度,故劳症半属阴亏火旺,不可以此论。况仲景已有女劳之言,何尝专恃运脾阳一法,但除亏则阳亦不附,不可徒恃补阴。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也。善治病者,宜知此理。东垣有是处,丹溪亦有是处,但细观二人全书,觉丹溪之是处较东垣为多,其非处较东垣为少耳。吾据数百年前之人何所左右袒但其书其在,不忍使耳。食者之毫无辨别,故特论之。脾主四肢,脾阳伤,则四肢倦而无力也。再肺属金而主气,气者阳也,脾属土而生金,阳气虽分内外,其实特一气之转输耳。劳虽自外而来,外阳既伤,则中阳不能独运。中阳不运是人之赖食湿以生者,反为食湿所困。脾既困于食湿,安能不失牝马之贞,而上蒸干健乎。古人善治劳者,前则有仲景,后则有东垣,皆从此处得手。奈之何后世医者,但云劳病,辄用补阴,非惑于丹溪一家之说哉。本论原为外感而设,并不及内伤,兹特因两感而略言之。

【霖按】从叶氏治黄姓案窃来,杜撰方名,因劳倦二字,谓是两感,纵论丹溪补阴之非,以他人门面,作自己牌坊,而妄议前贤,徒为识者笑耳。

连翘赤豆饮方 苦辛微寒法

连翘二钱 山梔一钱 通草一钱 赤豆一钱
花粉一钱 香豆豉一钱

煎送保和丸三钱。

保和丸方 苦辛温平法

山楂 神曲 茯苓 陈皮 卜子 连翘
半夏

【七十四】湿甚为热，症邪痞结心下，舌白口渴，烦躁自利，初身痛，继则心下痛，泻心汤主之。肩批：著一病字已可用泄心汤，况初则身痛，乃湿邪在经络躯壳，继则心下痛，乃湿邪由表入里，结于心下，更宜用泄心汤。世之庸医见病痞，则以治疟方治之，殆未足以语此。

此痞邪结心下气分之方也。

泻心汤 方法见前

【七十五】疮家湿症，忌用发散，苍术白虎汤加草果主之。肩批：白虎汤加法极多，凡古人常用之方，或因病之兼症微有不同，则随列加减法。今人则真畏之如虎矣。

《金匱》肩批：谓疮家忌汗，发汗则病痉。盖以疮者血脉间病，心主血脉，血脉必虚而热，然后成疮。既成疮以后，疮脓又系血液所化，汗为心液，由血脉而达毛窍，再发汗以伤其心液，不痉何待？故以白虎辛凉重剂，清阳明之热湿，由肺卫而出，加苍术、草果，温散脾中重滞之寒湿，亦由肺卫而出阳明阳土，清以石膏、知母之辛凉。太阴阴土，温以苍术、草果之苦温。适合其脏腑之宜，矫其一偏之性而已。

苍术白虎汤加草果方 辛凉复苦温法

即前白虎汤内，加苍术、草果。

【七十六】背寒胸中痞结，症来日晏，邪渐入阴，草果知母汤主之。

此素积烦劳，未病先虚，故伏邪不肯解散。正阳微弱，邪热固结，是以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厚朴佐草果泻中焦之湿蕴，合姜、半而开痞结，花粉佐知母，而生津退热。脾胃兼病，最畏木克。乌梅、黄芩清热而和肝，症来日晏，邪欲入阴，其所以升之使出者，全赖草果。俗以乌梅、五味等酸敛，是

知其一，莫知其他也。酸味系厥阴之气，居五味之首，与辛味合用，开发阳气，最速。观小青龙汤自知。

草果知母汤方 苦辛寒兼酸法

草果一钱五分 知母二钱 半夏三钱 厚朴二钱 黄芩一钱五分 乌梅一钱五分 花粉一钱五分 姜汁五匙冲

水五杯，煮取三杯，分二次温服。肩批：今晋人感寒，用蒜醋发汗，即此义也。朱评。

按此方即吴又可之达原饮，去槟榔，加半夏、乌梅、姜汁。治中焦热结阳陷之证，最为合拍。吴氏乃以治不兼湿邪之温疫初起，其谬甚矣。

【霖按】症证十余条，录之《临证指南》者十之八九，方论中谓吴又可《温疫论》，是不兼湿之疫，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见按】前贤制方，与集书者选方，不过示学者之法度，为学者立模范而已，未能预测后来之病证。其变幻若何，其兼证若何，其年岁又若何，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致于奇巧绝伦之处，不能传，亦不可传，可遇而不可求，可暂而不可常者也。学者当心领神会，先务识其所以然之故，而后增减古方之药品分量，宜重宜轻，宜多宜寡，自有准的，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肩批：举一反三，全书皆当如此观之。朱评。

【七十七】症伤胃阳，气逆不降，热劫胃液，不饥不饱，不食不便，渴不欲饮，味变酸浊，加减人参泻心汤主之。肩批：此之不便，由于气不降，故用川连之苦降。后条之不便，由于液燥，故用麦冬麻仁之润。名论。朱评。

此虽阳气受伤，阴汁被劫，治偏于阳伤为多，故救阳立胃基之药四，存阴泻邪热之药二，喻氏所谓变胃而不受胃变之法也。

加减人参泻心汤 苦辛温复咸寒法

人参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干姜一钱五分 生姜二钱 牡蛎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按：大辛大温，与大苦大寒合方，乃厥阴经之定例，盖别脏之与腑，皆分而为二，或上下，或左右，不过经络贯通，膈膜相连耳。惟肝

之与胆,合而为一。胆即居于肝之内,肝动则胆亦动,胆动而肝即随。肝宜温,胆宜凉,仲景乌梅圆、泻心汤,立万世法程矣。于小柴胡先露其端,此证邪扰胃,致令胃气上逆,而亦用此辛温寒苦合法者何。盖胃之为腑,体阳而用阴,本系下降,无上升之理,其呕吐哕痞,有时上逆,升者胃气,所以使胃气上升者,非胃气也,肝与胆也。故古人以呕为肝病,今人则以为胃病已耳。

【汪按】古人云:肝为刚脏,能受柔药,胃为柔脏,能受刚药。故胃阳伤者,可与刚中之柔,不可与柔中之刚。又云治肝不效,每以胃药收功。眉批:扶土所以抑木。盖土衰木必乘之,扶阳明所以治厥阴也。再考厥阴为阴阳交际之处,贞下起元,内藏相火,故用寒必复热,用热必复寒。仲景茱萸四逆,当归四逆,不用纯阳,乌梅泻心,阴阳并用为此也。先贤于内伤肾肝阴中之阳者,用羊肉、鹿茸等血肉之品,不用姜附,及温肾必助凉肝,皆此义。至胃为中土,伤阳则为卑监,当用刚远柔,伤阴则为燥亢,当用柔远刚,阳衰者少佐宣畅,权衡在手,斯呕证无差矣。眉批:四十三、四十四条谓胃阳伤则呕逆不食,胃阴伤则口渴不饥。四十四、四十五条谓痞结于中,亦不能食。四十八、四十九条谓脾与大肠之阳不能下达,大便窒塞。四十九、五十条谓阳明失阖不喜食。五十五、五十六条谓邪入机阻,不食不饥。七十七、七十八条谓胃阳伤,气不降,不饥不饱,不食不便。观以上各条及本条,虽同不食不便,其中各有区别。未可执一而论,仍当统观证状。

【七十八】症伤胃阴,不饥不饱,不便,潮热,得食则烦热愈加,津液不复者,麦冬麻仁汤主之。

暑湿伤气,症邪伤阴,故见证如是。此条与上条不饥不饱不便相同。上条以气逆味酸不食辨阳伤,此条以潮热得食,则烦热愈加,定阴伤也。阴伤既定,复胃阴者,莫若甘寒,复酸味者,酸甘化阴也。两条胃病,皆有不便者何?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也。

麦冬麻仁汤方 酸甘化阴法

麦冬五钱,连心 火麻仁四钱 生白芍四钱
何首乌三钱 乌梅肉二钱 知母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十九】太阴脾症,寒起四末,不渴多呕,热聚心胸,黄连白芍汤主之。烦躁甚者,可另服牛黄丸一九。

脾主四肢,寒起四末而不渴,故知其为脾症也。热聚心胸而多呕,中土病而肝木来乘,故方以两和肝胃为主。此偏于热甚,故清热之品重,而以芍药收脾阴也。

黄连白芍汤方 苦辛寒法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半夏三钱 枳实一钱五分 白芍三钱 姜汁五匙,冲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眉批:热聚心胸,故用芩连枳芍。论中兼有不渴多呕四字,故加姜夏之辛温,配合恰当如此。呕必胃气上逆,所以致逆者,以其为肝木所乘。

【八十】太阴脾症,脉濡寒热,症来日迟,腹微满,四肢不暖,露姜饮主之。

此偏于太阴虚寒,故以甘温补正,其退邪之妙,全在用露,清肃能清邪热,甘润不伤正阴,又得气化之妙谛。

露姜饮方 甘温复甘凉法

人参一钱 生姜一钱

水两杯半,煮成一杯,露一宿,重汤温服。

【八十一】太阴脾症,脉弦而缓,寒战甚,则呕吐噫气,腹鸣溏泄,苦辛寒法,不中与也。苦辛温法,加味露姜饮主之。眉批:寒战必兼腹鸣溏泄,方是太阴虚寒,此虚宜审。

上条纯是太阴虚寒,此条邪气更甚,脉兼弦,则土中有木矣。故加温燥,泄木退邪。

加味露姜饮方 苦辛温法

人参一钱 半夏二钱 草果一钱 生姜二钱 广皮一钱 青皮一钱,醋炒

水二杯半,煮成一杯,滴荷叶露三匙,温服,渣再煮一杯服。

【八十二】中焦症,寒热久不止,气虚留邪,补中益气汤主之。眉批:此系东垣之方,若气虚留邪,及阳虚下陷等症宜服。

留邪以气虚之故,自以升阳益气立法。

补中益气汤方

炙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炙甘草一钱 白术一钱,炒 广皮五分 当归五分 升麻三

分，炙 柴胡三分，炙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去核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
服。

【八十三】脉左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
少阳症偏于热重者，青蒿鳖甲汤主之。眉批：此
少阳温疟，营分伏热之主方。

少阳切近三阴，立法以一面领邪外出，一
面防邪内入为要领，小柴胡汤，以柴胡领邪，
以人参、大枣、甘草护正，以柴胡清表热，以黄
芩、甘草苦甘清里热，半夏、生姜两和肝胃，调
内饮，宣胃阳，降胃阴，疏肝用，生姜大枣调和
营卫，使表者不争，里者内安，清者清，补者
补，升者升，降者降，平者平，故曰和也。眉批：
小柴胡配合之妙青蒿鳖甲汤，用小柴胡法而小变
之，却不用小柴胡之药者，小柴胡原为伤寒立
方，症缘于暑湿，其受邪之源，本自不同，故必
变通其药味，以同在少阳一经，故不能离其
法。青蒿鳖甲汤，以青蒿领邪，青蒿较柴胡力
软，且芳香逐秽开络之功，则较柴胡有独胜。
寒邪伤阳，柴胡汤中之人参、甘草、生姜，皆护
阳者也。暑热伤阴，故改用鳖甲护阴，鳖甲乃
蠕动之物，且能入阴络搜邪，柴胡汤以胁痛干
呕为饮邪所致，故以姜、半通阳降阴而清饮
邪。青蒿鳖甲汤，以邪热伤阴，则用知母、花粉
以清热邪而止渴，丹皮清少阳血分，桑叶清少
阳络中气分。眉批：两方比较，益足以明治病用药之方
法。饮邪护阴清热止渴，并分清气血。如其尚有兼症，或有偏
重之处，亦大可师小柴胡，因证加减也。宗古法而变古
方者，以邪之偏寒偏热不同也。此叶氏之读古
书，善用古方，岂他人之死于句下者，所可同
日语哉。

【八十四】少阳症如伤寒证者，小柴胡汤
主之。渴甚者去半夏，加栝蒌根。脉弦迟者，
小柴胡加干姜陈皮汤主之。眉批：小柴胡一方用处
最广，非独治疟也。观伤寒论中加减法自知。疟疾数条，皆于
偏于寒热阴阳症着眼。朱评。

少阳症如伤寒少阳证，乃偏于寒重而热
轻，故仍从小柴胡法。若内躁渴甚，则去半夏
之燥，加栝蒌根生津止渴。脉弦迟，则寒更重
矣。《金匱》谓脉弦迟者当温之，故于小柴胡汤

内，加干姜、陈皮温中。且能由中达外，使中阳
得伸，逐邪外出也。

【雄按】少阳症如伤寒证者，小柴胡汤主
之。此与温热何与而乃阑入乎。辛老云：叶氏
知暑湿时症，与风寒正症迥别，融会圣言，惟
从清解，所见甚超，而洄溪反以不用柴胡屡肆
诋訾，食古不化。徐公且然，况其下手。噫，辛
老长余九岁，与余交最深，品学兼优，真占君
子也。尝为余校温热经纬，而家贫无子，今墓
草宿矣。遗稿未梓，偶于拙草中，检得数条，附
录于此，亦可以见其读书具眼，立言忠厚也。

青蒿鳖甲汤方 苦辛咸寒法

青蒿三钱 知母二钱 桑叶二钱 鳖甲五
钱 丹皮二钱 花粉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疟来前，分二次温服。

小柴胡汤方 苦辛甘温法

柴胡二钱 黄芩一钱五分 半夏二钱 人
参一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
去核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加减如
《伤寒论》中法，渴甚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
钱。眉批：此又加减法与《伤寒论》加减法更可参看。

小柴胡加干姜陈皮汤方 苦辛温法

即于小柴胡汤内，加干姜二钱，陈皮二
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八十五】舌白脘闷，寒起四末，渴喜热
饮，湿蕴之故，名曰湿症。厚朴草果汤主之。眉
批：此条虽名为疟，其实即以治寒湿之法治之。

此热少湿多之证，舌白脘闷，皆湿为之
也。寒起四末，湿郁脾阳，脾主四肢，故寒起于
此，渴热也，当喜凉饮，而反喜热饮者，湿为阴
邪，弥漫于中，喜热以开之也。故方法以苦辛
通降，纯用温开，而不必苦寒也。

【霖按】此窃叶氏治湿疟案，捏造方名，而
方中半夏加五分，广皮去五分。如此剪裁，于
病者获益耶，抑欺世以避剽窃之名耶。

厚朴草果汤方 苦辛温法

厚朴一钱五分 杏仁一钱五分 草果一钱

半夏二钱 茯苓块三钱 广皮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眉批:此治中焦邪扼要方法

按:中焦之症,脾胃正当其冲,偏于热者胃受之,法则偏于救胃。偏于湿者脾受之,法则偏于救脾。胃阳腑也,救胃必用甘寒苦寒。脾阴脏也,救脾必用甘温苦辛,两平者两救之。本论列症寥寥数则,略备大纲,不能遍载,然于此数条,反复对勘,彼此互印,再从上焦篇究来路,下焦篇阅归路,其规矩准绳,亦可知其大略矣。

【八十六】湿温内蕴,夹杂饮食停滞,气不得运,血不得行,遂成滞下。俗名痢疾。古称重证,以其深入脏腑也。初起腹痛胀者易治,日久不痛,并不胀者难治。脉小弱者易治,脉实大数者难治。老年久衰,实大小弱并难治,脉调和者易治。日数十行者易治,一二行,或有或无者难治。面色便色鲜明者易治,秽暗者难治。噤口痢属实者尚可治,属虚者难治。先滞俗所谓痢疾后利俗谓之泄泻者易治,先利后滞者难治。先滞后者易治,先症后滞者难治。本年新受者易治,上年伏暑,酒客积热,老年阳虚积湿者难治。季胁少腹无动气疝瘕者易治,有者难治。眉批:言滞下症虽不詳开手,亦必臆列易治难治,是谓总揭法,亦犹前之论黄柏痢症诸症也。今之痢疾,古名滞下。今之水泄,古名利下。

此痢疾之大纲眉批:扼要。朱评。虽罗列难治易治十数条,总不出邪机向外者易治,深入脏络者难治也。谚云:饿不死的伤寒,腹不死的痢疾。时人解云:凡病伤寒者,当禁其食,令病者饿,则不至与外邪相搏而死也。痢疾日下数十行,下者既多,肠胃空虚,必令病者多食,则不至肠胃尽空而死也。不知此二语,乃古之贤医金针度人处,后人不审病情,不识句读,以致妄解耳。按《内经》热病禁食,在少愈之际,不在受病之初,仲景《伤寒论》中,现有食粥却病之条,但不可食重浊肥腻耳。痢疾暑湿夹杂饮食内伤,邪非一端,肠胃均受其殃,古人每云淡薄滋味,如何可以恣食,与邪气团成一

片,病久不解耶。吾见痢疾不戒口腹而死者,水可胜数。盖此二语,饿字腹字皆字为一句,谓患伤寒之人,尚知饿而思食,是不死之证。其死者,医杀之也。盖伤寒暴发之病,自外而来。若伤卫而未及于营,病人知饿,病机尚浅,医者助胃气,捍外侮则愈,故云不死。若不饿则重矣。仲景谓风病能食,寒病不能食是也。痢疾久伏之邪,由内下注,若脏气有余,不肯容留邪气,彼此互争则腹,邪机向外,医者顺水推舟则愈,故云不死。若脏气已虚,纯逆邪气,则不腹而寇深矣。

【霖按】论痢疾之难易,似尚晓畅,其痢证脉大难治,脉小易治。人皆知之。但经所论奇恒利者,阳并于阴,薄为肠澼,其脉缓小沉涩,血温身热者死。热见七日者死。盖因阳气偏剧,阴气受伤,是以脉小沉涩。此证急宜大承气汤,泻阳养阴,缓则遂成不救。若不知奇恒之因,见脉气和缓,而用平和之剂,多见僥事。

【汪按】症痢二证,若不能薄味,药虽对证,亦不能效。其愈后坚壁清野之法,与伤寒温病相同。但症疾至正气大衰之时,胃虚不能胜邪,俗人仍令禁食,亦大谬也。片溪格致余论,俗言无饱死痢一条,可参看。

【八十七】自痢不爽,欲作滞下,腹中拘急,小便短者,四苓合芩芍汤主之。眉批:滞下症有因暑者,有因湿者有因表邪下陷者,有因暑湿而兼积滞者。有在气分者,有在血分者,有脾胃之气下溜者。此条则言湿热之滞下。

既自利俗谓泄泻矣,理当快利,而又不爽者何?盖湿中藏热,气为湿热郁伤,而不得畅遂其本性,故滞脏腑之中,全赖此一气之转输。气既滞矣,焉有不欲作滞下之理乎?曰欲作作,作而未遂也。拘急,不爽之象,积滞之性状也。小便短者,湿注大肠,阑门小肠之末,大肠之始不分水,膀胱不渗湿也。故以四苓散分阑门,通膀胱,开支河,使邪不直注大肠。合芩芍法,宣气分清积滞,预夺其滞下之路也。此乃初起之方。久痢阴伤,不可分利,故方后云:久

利不在用之。

【霖按】小肠大肠接处阑门，无窍可通，何能分水而入膀胱，且四苓为治泄泻之方，用以治痢大谬。盖痢为湿热胶滞之邪，最伤津液，分利其水则津液愈伤，而病在肠胃，强泻膀胱，是谓诛伐无过。况津液已伤，难禁再泄，膀胱与肾为表里，则肾气易虚，每见重利小便，致成传肾不治恶候，斯皆鞠通作俑之罪也。

按：浙人倪涵初作疟痢三方，于痢疾条下，先立禁汗，禁分利，禁大小，禁温补之法。是诚见世之妄医者，误汗，误下，误分利，误温补，以致沉痾不起，痛心疾首而有是作也。然一概禁之，未免因噎废食，且其三方，亦何能包括痢门诸证，是安于小成，而不深究大体也。璠勤求古训，静与心谋，以为可汗则汗，可下则下，可清则清，可补则补，一视其证之所现，而不可先有成见也。至于误之一字，医者时刻留心，犹恐思虑不及，学术不到，岂可谬于见闻，而不加察哉。

【霖按】痢疾三方，乃明聂久吾奇效医述所载，当时盛行于江淮间，但痢证之因多端，岂清热导滞，便可概治，此一家之言也。倪涵初剽窃，配以痢疾三方，攘为己出，鞠通毋乃欠考。

四苓合芩芍汤方 苦辛寒法

苍术二钱 猪苓二钱 茯苓二钱 泽泻二钱 白芍二钱 黄芩二钱 广皮二钱五分 厚朴二钱 木香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久痢不在用之。

【八十八】暑湿风寒杂感，寒热迭作，表证正盛，里证复急，腹不和而滞下者，活人败毒散主之。眉批：此条言表邪下陷之滞下。

此证乃内伤水谷之酿湿，外受时令之风湿，中气本自不足之人，又气为湿伤，内外俱急，立方之法，以人参为君，坐镇中州，为督战之师。以二活、二胡、合芩芍，从半表半里之际，领邪外出，喻氏所谓逆流挽舟者此也。以枳壳宣中焦之气，茯苓渗中焦之湿，以桔梗开

肺与大肠之痹，甘草和合诸药，乃陷者举之之法，不治痢而治致病之源。痢之初起，憎寒壮热者，非此不可也。若云统治伤寒温疫瘧气则不可。凡病各有所因，岂一方之所得而统之也哉。此方在风湿门中，用处甚多。若湿不兼风而兼热者，即不合拍，溪况温热门乎？世医用此方治温病已非一日，吾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眉批：今人概以发表矣。朱评非有憎寒壮热兼表外感者不能用也。此扼要语，最有关键者也。

活人败毒散 辛甘温法

羌活 独活 茯苓 川芎 枳壳 柴胡 人参 前胡 桔梗以上各一两 甘草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杯，生姜三片，煎至七分，顿服之。热毒冲胃噤口者，本方加陈仓米各等分，名仓廩散，服法如前加一倍。噤口属虚者，勿用之。眉批：每服二钱，足每味仅一分耳。陷者举之，即止，并非犯下利不可发汗之大戒也。后人每味辄用钱许，并去人参，何其谬哉。朱评

【汪按】噤口有虚实之分，此方虚者固不可用，即实证亦惟表证重者当用。若中焦湿热壅滞，当用丹溪人参黄连法。虚者当于理中等法求之。

【霖按】败毒散、仓廩汤，非夹表症不可用，无表邪之噤口用之，每见僨事，汪注颇有卓见。

【八十九】滞下已成，腹胀痛，加减芩芍汤主之。眉批：此条言湿热在气分之滞下。

加减芩芍汤方 苦辛寒法

白芍三钱 黄芩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木香一钱 枳壳 广皮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忌油腻生冷。

【加减法】肛坠者，加槟榔二钱。腹痛甚欲便，便后痛减，再痛再便者，白滞，加附子一钱五分，酒炒大黄二钱。红滞，加肉桂一钱五分，酒炒大黄三钱。通爽后即止，不可频下。如积未净，当减其制，红积，加归尾一钱五分，红花一钱，桃仁二钱。舌浊脉实，有食积者，加查肉一钱五分，神曲二钱，枳壳一钱五分。湿重得，

目黄、舌白、不渴，加茵陈三钱，白通草一钱，滑石一钱。眉批：素有肝热者，患赤痢宜白头翁汤加味治之。肉桂切忌误加，必慎事。

【九十】滞下湿热内蕴，中焦痞结，神识昏乱，泻心汤主之。眉批：此条言暑湿兼积滞之滞下。

滞下由于湿热内蕴，以致中痞，但以泻心治痞结之所由来，而滞自止矣。

泻心汤 方法并见前

【九十一】滞下红白，舌色灰黄，渴不多饮，小溲不利，滑石藿香汤主之。眉批：此方余用亦效

【霖按】剽窃叶案，捏造方名，却将不饥恶心四字不录，便失制方之义。此暑热内伏，三焦气机阻塞，故不肯见积治积，乃以辛淡渗湿宣气，芳香利窍，治所以致积之因，庶积滞不期愈而自愈矣。眉批：扼要关键

滑石藿香汤方 辛淡合芳香法

飞滑石三钱 白通草一钱 猪苓一钱 茯苓皮三钱 藿香梗一钱 厚朴二钱 白蔻仁一钱 广皮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九十二】湿温下利脱肛，五苓散加寒水石主之。眉批：此二条言既有壅邪而正气亦不固之滞下，但前条尚轻，后条稍重耳。观下条用人参石脂汤自知。

此急开支河，俾湿去而利自止。

【霖按】虽录之叶案，此方我不谓然，未见复诊，想亦不效。

五苓散加寒水石方 辛温淡复寒法

即于五苓散内，加寒水石三钱，如服五苓散法。久痢不在用之。

【九十三】久痢阳明不阖，人参石脂汤主之。

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久痢胃虚，虚则寒，胃气不溜，故以堵截阳明为法。

人参石脂汤方 辛甘温合涩法，即桃花汤之变法也

人参三钱 赤石脂三钱，细末 炮姜二钱 白梗米一合，炒

水五杯，先煮人参、白米、炮姜，令浓得二杯，后调石脂细末和匀，分二次服。

【霖按】久痢可服，初痢不可服，方名杜撰，从叶案中窃来者。

【九十四】自利腹满，小便清长，脉濡而小，病在太阴，法当温脏，勿事通腑，加减附子理中汤主之。眉批：此二条言寒湿伤脾脏之阳之滞下，盖中焦胃为脾脏为脏也。但下条则脏阳亦结耳。

此偏于湿，合脏阴无热之证，故以附子理中汤，去甘守之人参、甘草，加通运之茯苓、厚朴。

加减附子理中汤方 苦辛温法

白术三钱 附子二钱 干姜二钱 茯苓三钱 厚朴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霖按】此窃香岩治陆姓案，捏造方名。

【汪按】理中不独湿困太阴宜用，每见夏日伤冷水瓜果，立时发痢者，止有寒湿，并无热证，小儿尤多此证。小便亦或短赤，不可拘泥，宜用理中，甚则加附子。瓜果积加丁香、草果，下利滞涩者加当归。其有误用克伐者，则人参又当倍用矣。上焦有暑湿或呕者，反佐姜、连少许。

【九十五】自利不渴者，属太阴，甚则嘔，俗名呃忒。冲气逆，急救土败，附子梗米汤主之。

此条较上条更危，上条阴湿与脏阴相合，而脏之真阳未败。此则脏阳结，而邪阴与脏阴毫无忌惮，故上条犹系通补，此则纯用守补矣。扶阳抑阴之大法如此。

附子梗米汤方 苦辛热法

人参三钱 附子二钱 炙甘草二钱 梗米一合 干姜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温服。

【霖按】方出《金匱》，此案出《临证指南》，鞠通窃来以欺世者。

【九十六】疟邪热气内陷变痢，久延时日，脾胃气衰，而浮腹胀，里急肛坠，中虚伏邪，加减小柴胡汤主之。眉批：前由表邪，故用败毒散提之使出。此由疟邪，故用小柴胡加减提之，使出。各从其类而引提之。以上数条，俱于虚实浅深着眼。朱评

疟邪在经者多，较之痢邪在脏腑者浅，痢则深于疟矣。内陷云者，由浅入深也。治之之法，不出喻氏逆流挽舟之议。盖陷而入者，仍提而使之出也。故以柴胡由下而上，入深出浅。合黄芩两和阴阳之邪，以人参合谷芽，宣补胃阳。丹皮、归、芍，内护三阴，谷芽推气分之滞，山楂推血分之滞，谷芽升气分，故推谷滞。山楂降血分，故推肉滞也。

加减小柴胡汤 苦辛温法

柴胡三钱 黄芩二钱 人参一钱 丹皮一钱 白芍二钱，炒 当归一钱五分，七炒 谷芽一钱五分 山楂一钱五分，炒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七】春温内陷下痢，最易厥脱，加减小柴胡汤主之。眉批：此温热内陷甚深，已入下焦之藩下。但此条则温邪伤阴，故用药则主于育营。下条用补中益气汤，则因寒湿伤阳，其气虚下陷者，则属阳气之虚，故用药则主于补气。

春温内陷，其为热多湿少明矣。热必伤阴，故立法以救阴为主。救阴之法，岂能出育阴坚阴两法外哉。此黄连之坚阴，阿胶之育阴，所以合而名汤也。从黄连者黄芩，从阿胶者生地、白芍也，炙甘草则统甘苦而并和之。此下三条，应列下焦，以与诸内陷并观，故列于此。

加减小柴胡汤 甘寒苦寒合化阴气法

黄连三钱 阿胶三钱 黄芩二钱 炒生地四钱 生白芍五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八】气虚下陷，门户不藏，加减小柴胡汤主之。

此邪少虚多，偏于气分之证，故以升补为主。

加减小柴胡汤 甘温法

人参一钱 黄芪二钱 广皮一钱 炙甘草一钱 归身二钱 炒白芍三钱 防风五分 升麻一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九】内虚下陷，热利下重腹痛，脉左小右大，加味白头翁汤主之。眉批：此条则因热邪

陷入血分，故用药则兼调血中之气。

此内虚湿热下陷，将成滞下之方。仲景厥阴篇，谓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按热注下焦，设不差，必固脓血，脉右大者，邪从上中而来，左小者，下焦受邪，坚结不散之象。故以白头翁。无风而摇者，稟甲乙之气，透发下陷之邪，使之上出，又能有风而静，稟庚辛之气，清能除热，燥能除湿，湿热之积滞去，而腹痛自止。秦皮得水木相生之气，色碧而气味苦寒，所以能清肝热。黄连得少阴水精，能清肠癖之热。黄柏得水土之精，渗湿而清热。加黄芩白芍者，内陷之证，由上而中而下。且右手脉大，上中尚有余邪，故以黄芩清肠胃之热，兼清肌表之热。黄连黄柏，但走中下，黄芩则走中上，盖黄芩手足阳明手太阴药也。白芍去恶血，生新血，且能调血中之气也。按仲景太阳篇有表证未罢，误下而成协热下利之证。心下痞硬之寒证，则用桂枝人参汤。脉促之热证，则用葛根黄连黄芩汤，与此不同。

加味白头翁汤 苦寒法

白头翁三钱 秦皮二钱 黄连二钱 黄柏二钱 白芍二钱 黄芩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汪按】治痢之法，非通则涩。扼要在有邪无邪，阴阳气血浅深，久暂虚实之间。稍误则危，不可不慎也。又痢俱兼湿，例禁柔腻温邪下痢者非。其有久痢阴虚，当摄纳阴液，或阴中阳虚，应用理阴煎等法者，属下焦。

【征按】滞下自利诸条，俱系下焦篇证，似不应列入中焦。要知致病之由，则自中焦而起，所以金匱方中只有黄芩汤，以治太阳少阳两经合病之下利，遂开万世治利之门。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

秋 燥

【一百】燥伤胃阴，五汁饮主之，玉竹麦门冬汤亦主之。眉批：燥伤胃阴与燥伤肺阴同法，踰论所谓救胃即所以救肺也。盖肺属金，阳明亦为燥金，故用药无甚大异，不过治肺则引以清轻药，治胃则引以稍重药耳。

五汁饮方法并见前

玉竹麦门冬汤甘寒法

玉竹二钱 麦冬二钱 沙参二钱 生甘草
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土虚者,加
生扁豆,气虚者,加人参。

【霖按】润燥数方平正。

【一百一】胃液干燥,外感已净者,牛乳饮
主之。

此以津血填津血法也。

牛乳饮甘寒法

牛乳一杯

重汤炖熟,顿服之,甚者日再服。

【一百二】燥证气血两燔者,玉女煎主之。

玉女煎汤见上焦

【汪按】燥证路径无多,故方法甚简。始用
辛凉,继用甘凉,与温热相似。但温热传至中
焦,间有当用寒苦者。燥证则惟喜柔润,最忌
苦燥,断无用之之理矣。其有湿未退而燥已
起,及上燥下湿,下燥上湿者,俱见湿门。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卷三

清 淮阴 吴 塘鞠通原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选评
扬州 叶 霖子雨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下 焦 篇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邪在阳明久羁，或已下、或未下，身热面赤，口干舌燥，甚则齿黑唇裂，脉沉实者，仍可下之。脉虚大，手足心热，甚于手足背者，加減复脉汤主之。眉批：凡温病在上焦，业已虑其伤阴，况传至下焦乎。故用药纯取重镇厚味滋腻之品。若寒湿未化热，则系伤下焦之阳，虽传至下焦，不在此例。一则速下存液，一则但复其液。

温邪久羁中焦，阳明阳土，未有不克少阴癸水者。或已下而阴伤，或未下而阴竭。若实证居多，正气未至溃败，脉来沉实有力，尚可假手于一下，即伤寒论中急下以存津液之谓。若中无结粪，邪热少而虚热多，其人脉必虚，手足心主里，其热必甚于手足背之主表也。若再下其热，是竭其津而速之死也。故以复脉汤复其津液，阴复则阳留，庶可不至于死也。去参桂姜枣之补阳，加白芍收三阴之阴，故云加減复脉汤。在仲景当日治伤于寒者之结代，自有取于参桂姜枣，复脉中之阳。今治伤于温者之阳亢阴竭，不得再补其阳也。用古法而不拘用古方，医者之化裁也。

【霖按】辨表里亦颇精细。

【二】温病误表，津液被劫，心中震震，舌强神昏，宜复脉法，复其津液，舌上津回则生，汗自出，中无所主者，救逆汤主之。眉批：汗自出

中无所主，则当虑其亡阳，故加潜阳之龙骨，佐以牡蛎，使阴阳相系摄，不致脱离，虚大欲散则亡阳在即，故加人参。若既见亡阳症，则又当用参附，先救其阳，俟阳回后再议养阴。

误表动阳，心气伤则心震，心液伤则舌蹇，故宜复脉，复其津液也。若伤之太甚，阴阳有脱离之象，复脉亦不胜任，则非救逆不可。

【三】温病耳聋，病系少阴，与柴胡汤者必死。六七日以后，宜复脉辈复其精。

温病无三阳经证，却有阳明腑证中焦篇已申明腑证之由矣。三阴脏证。盖脏者藏也，藏精者也。温病最善伤精，三阴实当其冲，如阳明结，则脾阴伤而不行，脾胃脏腑，切近相连。夫累及妻，理固然也。有急下以存津液一法，土实则水虚，浸假而累及少阴矣，耳聋不卧等证是也。水虚则木强，浸假而累及厥阴矣，目闭痉厥等证是也。此由上及下，由阳入阴之道路，学者不可不知。按温病耳聋，灵素称其必死，岂少阳耳聋，竟至于死耶。经谓肾开窍于耳，脱精者耳聋。盖初则阳火上闭，阴精不得上承，清窍不通，继则阳亢阴竭。若再以小柴胡汤直升少阳，其势必至下竭上厥，不死何待？何时医悉以陶氏六书，统治四时一切病证，而不究心于灵素难经也哉。璠于温病六七日以外，壮火少减，阴火内炽，耳聋者悉以复阴得效，曰宜复脉辈者，不过立法如此。临时对证，加減尽善，是所望于当其任者。

【四】劳倦内伤，复感温病，六七日以外不解者，宜复脉法。眉批：此加内伤二字与前之仅言劳倦者用药不同，可知劳症不能全恃运脾阳，但此兼外感温病，尚非纯乎阴虚火燥之治法，然就此方面观之，其治女劳之法

可知矣。与复脉汤是助液也。液足则汗出，温邪亦因之而解，若与温散之品，液愈涸矣，汗何由出？

此两感治法也。甘能益气，凡汗皆补，故宜复脉。服二三帖后，向不热而倦甚，仍加入参。

【五】温病已汗，而不得汗，已下而热不退，六七日以外，脉尚躁盛者，重与复脉汤。

已与发汗而不得汗，已与通里而热不除。其为汗下不当可知。脉尚躁盛，邪固不为药衰，正气亦尚能与邪气分争，故须重与复脉，扶正以敌邪，正胜则生矣。

【六】温病误用升散，脉结代，甚则脉两至者，重与复脉，虽有他证，后治之。眉批：脉结代用复脉汤，本《伤寒论》之陈法。

此留人治病法也，即仲景里急，急当救里之义。

【七】汗下后口燥咽干，神倦欲眠，舌赤苔老，与复脉汤。眉批：少阴病但欲寐，乃伤寒论中少阴证之提纲。

在中焦下后，与益胃汤，复胃中津液，以邪气未曾深入下焦，若口燥咽干，乃少阴之液，无以上供，神昏欲眠，有少阴但欲寐之象，故与复脉。

【八】热邪深入，或在少阴，或在厥阴，均宜复脉。

此言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也。盖少阴藏精，厥阴必待少阴精足而后能生。二经均可主以复脉者，乙癸同源也。

加减复脉汤方 甘润存津法

炙甘草六钱 干地黄六钱

按：地黄三种用法：生地者，鲜地黄未晒干者也，可入药煮用，可取汁用，其性甘凉，上中焦用以退热存津。干地黄者，乃生地晒干，已为丙火炼过，去其寒凉之性，本草称其甘平。熟地制以酒与砂仁，九蒸九晒而成，是又以丙火丁火合炼之也，故其性甘温。奈何今人悉以干地黄为生地，北人并不知世有生地，金谓干地黄为生地，而曰寒凉，指鹿为马，不可不辨。

【寐按】生地黄产自浙江杭州笕桥，其形长，褐黄色，味苦微甘，大寒入心肾，泻丙火而平血逆，干地黄产自河南怀庆，其形肥大而短，味甘微苦，功专养阴凉血。熟地黄即以干地黄久蒸久晒，非百日不足去其阴寒之气。三物二种，不可不辨。

生白芍六钱 麦冬五钱，不去心 阿胶三钱 麻仁三钱

按：柯韵伯谓旧传麻仁者误，当系枣仁，彼从心悸动三字中看出传写之误，不为无见。今治温热有取于麻仁，甘益气，润去燥，故仍从麻仁。

水八杯，煮取八分，三杯分三次服。剧者加甘草至一两，地黄白芍八钱，麦冬七钱，日三夜一服。

【炳按】何廉臣云：吾绍前哲张晚香先生曰，世交张鲁封六兄，医学高明，凡戚友中病至棘手，延至立法即愈。一媛尚在室，患温邪多日不愈。邀治。舌黑燥神呆，脉滞大。予认为邪入心包，当用犀角地黄。鲁翁对以业已服过，或剂轻之故，再议以大剂。不应。予又诊，细问工妇，病中曾经走经否？对以十余日上至，服主人药，予知其必不用医通法也。于是以舌黑为津液之涸，肾水之干，耳聋者，水不上升也。神昏者，精不上交于心也。两腿不能自移，衣服著肌肉，即大叫痛者，为血分之亏也。用吴氏《温病条辨》下焦篇中复脉汤加减，内大熟地用至八钱，炙甘草用至六钱。鲁翁嫌手笔太重，予谓其书谓甘草不应，加至一两，曾经得效多人，竟用之，一剂即知。鲁翁竟以此汤日进，不过十余日全愈。予即以温病条辨转赠，后晤鲁翁云：曾经以书内大定风珠，治血崩得效。

【又云】昔吾同道韩午祺兄之令媛，出嫁于皋埠沈宅，胎已九月，因血崩而坠胎，产后又因血崩而痉厥，病势甚危。予以三甲复脉汤急救，一剂即效，三剂而痉厥止。后用调理法全愈。张鲁翁之说，信而有征，爰为录之，聊备参考。

救逆汤方 镇摄法

即于前加减复脉汤内，去麻仁，加生龙骨四钱，生牡蛎八钱，煎如复脉法。脉虚大欲散者，加入参二钱。

【九】下后大便溏甚，周十二时三四行，脉仍数者，未可与复脉汤，一甲煎主之。服一二日大便不溏者，可与一甲复脉汤。

下后法当数日不大便，今反溏而频数，非其人真阳素虚，即下之不得其道，有亡阴之虑。若以复脉滑润，是以存阴之品，反为泻阴之用。故以牡蛎一味单用，则力大，既能存阴，又涩大便，且清在里之余热，一物而三用之。眉批：此非真亡阴也，乃阴气下溜故用牡蛎一味育阴而涩。若真亡阴病当观徐氏之说。

一甲煎 咸寒兼涩法

生牡蛎二两，碾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

一甲复脉汤方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去麻仁，加牡蛎一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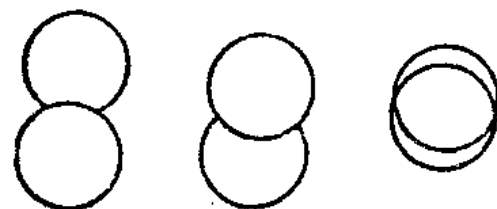
【十】下焦温病，但大便溏者，即与一甲复脉汤。

温病深入下焦劫阴，必以救阴为急务。然救阴之药多滑润，但见大便溏，不必待口三四行，即以一甲复脉法。复阴之中，预防泄阴之弊。

【十一】少阴温病，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眉批：专治心肾二经，此方有坎离交济之妙。

按：前复脉法为邪少虚多之治。其有阴既亏而实邪正盛，甘草即不合拍。心中烦，阳邪挟心，阳独亢于上，心体之阴，无容留之地，故烦杂无奈，不得卧。阳亢不入于阴，阴虚不受阳纳，虽欲卧得乎。此证阴阳各自为道，不相互交，去死不远。故以黄芩从黄连，外泻壮火，而内坚真阴，以芍药从阿胶，内护真阴，而外并亢阳。名黄连阿胶汤者，取一刚以御外侮，一柔以护内主之义也。其交关变化，神明不测之妙，全在一鸡子黄。前人训鸡子黄，金谓鸡

为巽木，得心之母气，色赤入心，虚则补母而已。理虽至当，殆未尽其妙义。鸡子黄有地球之象，为血肉有情，生生不已，乃奠安中焦之圣品，有甘草之功能，而灵于甘草。其正中有孔，故能上通心气，下达肾气，居中以达两头，有莲子之妙用。其性和平，能使亢者不争，弱者得振。其气焦臭，故上补心。其味甘咸，故下补肾。再释家有地水火风之喻，此证大风一起，荡然无余，鸡子黄镇定中焦，通彻上下，合阿胶能预熄内风之震动也。然不知人身阴阳相抱之义，必未能识仲景用鸡子黄之妙，谨将人身阴阳生死寐寤图形，开列于后，以便学者，悟道有阶也。眉批：不知阴阳相抱之理，亦不知伤寒必当救阳，温病必当救阴之妙。朱评。

阳 寐

阴阳交脱 阳从上脱 阴出于阳则寤

【霖按】不知营卫循行之道，便不胆阴阳寤寐之理。徒尽数圈，便谓入道之阶，更以释家有地水火风之喻，似觉不独精于医理，而又深明内典。其实于阴阳之机，释家之喻，并不能道其所以然。大言欺世，不值识者一笑。若夫温病育阴，是属正治，方法可用。

黄连阿胶汤方 苦甘咸寒法

黄连四钱 黄芩一钱 阿胶三钱 白芍一钱 鸡子黄二枚

水八杯，先煮三物，取三杯，去渣内胶，烱

尽,再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日三服。

【征按】此《金匱》治伤寒少阴病,二三日以上,心烦不得卧之祖方也。二三日以上,寒变热之时也,少阴多寐,以传经之阳邪灼阴,故不得卧。与少阴温病确乎相合。阳亢不入于阴,阴虚不受阳纳二语,虽倡自叶氏,然亦自经文卫气留于阳,则阳气满。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而来。可为一切不寐之总纲。他如湿痰留于胃腑不寐,《内经》则有半夏汤以通其阳。其方则以千里外之流水,扬万遍取五升,炊以苇薪,沸则内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炊至升半,去渣饮汁一小杯,日三服,以知为度。虚烦不眠,仲祖则有酸枣仁汤,以和其阴,方用枣仁二升,知母、茯苓、川芎各二两,甘草一两,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又如胆虚不寐,《本事方》有鳖甲丸,龟甲、枣仁、羌活、牛膝、五味参芪,各等分细末,蜜丸桐子大,每用温酒服三四十丸。痰热不眠,《集验方》有温胆汤,橘红、半夏、茯苓、甘草、枳实、竹茹,惊悸不眠,半夏、陈皮、甘草、芡实、茯苓、竹茹,虚劳不寐,枣仁二两,碾末,同半夏二合煮糜,入地黄汁一合,再煮,时时与服。六一散加牛黄,治烦躁不眠,竹叶汤,调服炒枣仁末,治脾虚不眠之类,条例甚多,总不出乎安胃和中。俾阳明之气顺,则阴阳之道路可通而已矣。眉批:安胃和中,治不眠之要法。虽伤寒亦然,今人则专治心肾,古法之失传久矣。与八十三条参看更明,不寐症亦有属之少阴者,古人则有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非若后人之专倚枣仁、远志、熟地也。

【十二】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热自阴来者,青蒿鳖甲汤主之。

夜行阴分而热,日行阳分而凉,邪气深伏阴分可知。热退无汗,邪不出表,而仍归阴分,更可知矣。故曰热自阴分而来,非上中焦之阳热也。邪气深伏阴分,混处气血之中,不能纯用养阴。又非壮火,更不得任用苦燥,故以鳖甲蠕动之物,入肝经至阴之分,既能养阴,又能入络搜邪,以青蒿芳香透络,从少阳领邪外

出,细生地清阴络之热,丹皮泻血中之伏火,知母者,知病之母也,佐鳖甲青蒿而成搜剔之功焉。再此方有先入后出之妙,青蒿不能直入阴分,有鳖甲领之入也。鳖甲不能独出阳分,有青蒿领之出也。

青蒿鳖甲汤方 辛凉合甘寒法

青蒿二钱 鳖甲五钱 细生地四钱 知母二钱 丹皮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十三】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干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眉批:热甚则内风将动,故后即继以定风珠。

此示入痉厥之渐也。温病七八日以后,热深不解,口中津液干涸,但觉手指掣动,即当防其痉厥,不必俟其已厥而后治也。故以复脉育阴,加入介属潜阳,使阴阳交纽,庶厥可不作也。

二甲复脉汤方 咸寒甘润法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加生牡蛎五钱,生鳖甲八钱。

【十四】下焦温病,热深厥甚,脉细促,心中愴愴大动,甚则心中痛者,三甲复脉汤主之。眉批:此心动与水停心下者相反,心为君火,所恶者客气,而所喜者真水,故心与肾并主少阴也。一则水气上凌心,若薪炭之见水而爆沸也,一则水不济火,若游鱼之失水而腾跃也。一则通阳利水,一则潜阳补水。当于脉证辨之。朱评。鳖名神守,亦此义。朱评。

前二甲复脉,防痉厥之渐,即痉厥已作,亦可以二甲复脉止厥。兹又加龟板名三甲者,以心中大动,甚则痛而然也。心中动者,火以水为体,肝风鸱张,立刻有吸尽西江之势。肾水本虚,不能济肝,而后发痉。既痉而水难猝补,心之本体欲失,故愴愴然而大动也。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阴伤。八脉鹿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非如寒气客于心胸之心痛。可用温通,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入肝搜邪之三甲,相济成功也。

三甲复脉汤方 同二甲汤法

即于二甲复脉汤内，加生龟板一两。

【十五】既厥且嘔俗名呃忒，脉细而劲，小定风珠主之。

温邪久踞下焦，灼肝液为厥，扰冲脉为嘔。脉阴阳俱减则细，肝木横强则劲，故以鸡子黄实上而定内风。龟板补任谓任脉而镇冲脉。阿胶沉降，补液而熄肝风。淡菜生于咸水之中而能淡，外偶内奇，有坎卦之象，能补阴中之真阳。其形翕阖，故又能潜真阳之上动。童便以浊液仍归浊道，用以为使也。名定风珠者，以鸡子黄宛如珠形，得巽木之精，而能熄肝风。肝为巽木，巽为风也。龟亦有珠，具真武之德，而镇震木。震为雷，在人为胆雷动未有无风者，雷静而风亦静矣。亢阳直上巅顶，龙上于天也。制龙者，龟也。古有蒙龙御龙之法，失传已久，其大要不出乎此。

【霖按】此窃叶案治顾某之方，而捏造其名。若非阳络久伤，何至于此？不将病源细载，便谓概治温热厥嘔之方，方以珠名，其意蒙龙御龙之法失传。出一吴鞠通，其法又可大传于世矣。医云乎哉？是真妄人也。

小定风珠方 甘寒咸法

鸡子黄一枚，生用 真阿胶二钱 生龟板六钱 童便一杯 淡菜三钱

水五杯，先煮龟板淡菜，得二杯，去滓入阿胶，上火烱化，内鸡子黄，搅令相得，再冲童便，顿服之。

【十六】热邪久羁，吸烁真阴，或因误表，或因妄攻，神倦瘈瘲，脉气虚弱，舌绛苔少，时时欲脱者，大定风珠主之。

此邪气已去八九，真阴仅存一二之治也。观脉虚苔少可知。故以大队浓浊填阴塞隙，介属潜阳镇定，以鸡子黄一味，从足太阴下安足三阴，上济手三阴，使上下交合，阴得安其位，斯阳可立根基。俾阴阳有眷属一家之义，庶可不致绝脱欬。

大定风珠方 酸甘咸法

生白芍六钱 阿胶三钱 生龟板四钱 干地黄六钱 麻仁二钱 五味子二钱 生牡蛎四

麦冬六钱，连心 炙甘草四钱 鸡子黄二枚，生鳖甲四钱，生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滓，再入鸡子黄，搅令相得，分三次服。喘，加人参。自汗者，加龙骨、人参、小麦。悸者，加茯神、人参、小麦。

【雄按】定风珠一派腥浊浓腻，无病入胃弱者，亦难下咽。如果厥嘔欲脱而进此药，是速其危矣。

【霖按】又参入复脉，合前方加减，捏其名为大定风珠云。然药太浊腻，时时欲脱者恐难受。

【十七】壮火尚盛者，不得用定风珠复脉。邪少虚多者，不得用黄连阿胶汤。阴虚欲痉者，不得用青蒿鳖甲汤。眉批：壮火尚盛，不宜过用滋腻，邪少虚多，不得用过苦燥。阴虚欲痉，不得再搜少阳，此包络亦有病，故治之当分先后。

此诸方之禁也。前数方虽皆为存阴退热而设，其中有以补阴之品，为退热之用者。有一而补阴，一面搜邪者。有一面填阴，一面护阳者。各宜心领神会，不可混也。

【十八】痉厥神昏，舌短烦躁，手少阴证未罢者，先与牛黄紫雪辈，开窍搜邪。再与复脉汤存阴，三甲潜阳，临证细参，勿致倒乱。

痉厥神昏，舌蹇烦躁，统而言之曰厥阴证。然有手经足经之分，在上焦以清邪为主，清邪之后，必继以存阴，在下焦以存阴为主，存阴之先，若邪尚有余，必先以搜邪。手少阴证未罢，如寸脉大，口气重，颧赤，白睛赤，热壮之类。

【十九】邪气久羁，肌肤甲错，或因下后邪欲溃，或因存阴得液蒸汗，正气已虚，不能即出，阴阳互争而战者，欲作战汗也。复脉汤热饮之，眉批：热饮之三字，有深义，宜细参之。虚盛者加人参。肌肉尚盛者，但令静，勿妄动也。

按：伤寒汗解，必在下前，温病多在下后。缚解而后得汗，诚有如吴又可所云者。凡欲汗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若正虚邪重，或邪已深入下焦，得下后里通，或因津液枯燥，服存阴药，液增欲汗，邪正努力纷争，则作战汗。

战之得汗则生,汗不得出则死。此系生死关头,在顷刻之间。战者阳极而似阴也,肌肤业已甲错,其津液之枯燥,固不待言,故以复脉加入参,助其一臂之力,送汗出表。若其人肌肤尚厚,未至大虚者,无取复脉之助正,但当听其自然,勿事骚扰可耳。次日再议补阴未迟。

【霖按】温病久羁气分,屡经发散而无汗者,阴液亏不能蒸汗也。宜大剂育阴,冀得战汗而解。若见脉象忽然双伏或单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者,欲作战汗之机也。此时惟宜镇静,不可呼唤烦扰。但诊其脉,虚软浮缓,皆是邪由表出之佳兆,不须服药。脉若虚微而散,战汗后或可言补,盖防其脱变也。然必察其实系邪尽,而气欲脱者,方可用,否则有留滞余邪之祸。若在将作战汗时妄补,则邪无出路矣。再温疫之战汗,多由腑通而得。外感风温之战汗,多由轻展气化而得。伏气温热之战汗,多由益胃而得。何以温瘟表里不分,而亦谓之条辨乎,殊可叹也。

【二十】时欲漱口,不欲咽,大便黑而易者,有瘀血也,犀角地黄汤主之。眉批:宜与热入营分参看。既入营分,故不甚渴,是以不欲咽。

邪在血分,不欲饮水,热邪燥液口干,又欲求救于水,故但欲漱口,不欲咽也。瘀血溢于肠间,血色久瘀则黑。血性柔润,故大便黑而易也。犀角味咸,入下焦血分以清热。地黄去积聚而补阴,白芍去恶血生新血,丹皮泻血中伏火,此蓄血自得下行,故用此轻剂以调之也。

【霖按】此两条是从吴氏温疫论窃来,彼以下后大势已去,亡血过多,余焰尚存者,用犀角地黄汤,以养血清瘀。若瘀血未行,用桃仁承气汤,以逐邪泄热。然蓄血形证已著,恐犀角地黄不足逐瘀,须加入丹参、桃仁、琥珀之属。

犀角地黄汤方 甘咸微苦法

干地黄一两 生白芍三钱 丹皮三钱 犀角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二十一】少腹坚满,小便自利,夜热昼凉,大便闭,脉沉实者,蓄血也,桃仁承气汤主之,甚则抵当汤。眉批:此以部位言,故列于下焦,非入经之下焦。比上一条法稍变,一则为阴亏蓄血而设,补中有泻,一则为邪多蓄血而设,重在攻邪,以泻为补。朱评

少腹坚满,法当小便不利,今反自利,则非膀胱气闭可知。夜热者,阴热也。昼凉者,邪气隐伏阴分也。大便闭者,血分结也。故以桃仁承气通血分之闭结也。若闭结太甚,桃仁承气不得行,则非抵当不可。然不可轻用,不得不备一法耳。

桃仁承气汤方 苦辛咸寒法

大黄五钱 芒硝二钱 桃仁三钱 当归二钱 芍药三钱 丹皮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下止后服,不知再服。

抵当汤方 飞走攻络苦寒法

大黄五钱 虻虫二十枚,炙干为末 桃仁五钱 水蛭五分,炙干为末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下止后服,不知再服。

【二十二】温病脉,法当数,今反不数,而濡小者,热撤里虚也。里虚下利稀水,或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温病之脉本数,因用清热药撤其热,热撤里虚,脉见濡小,下焦空虚则寒。即不下利,亦当温补,况又下利稀水脓血乎?故用少阴自利,关闸不藏堵截阳明法。眉批:此所谓阳明不阖,故用温固堵截法。若温病后里虚下利,补中则可堵截,未免失当。

【霖按】温病下利,是热邪出路也。经清撤里虚,脉见软小者,只宜补中养血,何得便用温涩堵截,若久利关门不藏,温补不应,腑气欲绝者,始可用之。既云温病,继无初起即用此法之理,学者慎之。

桃花汤方 甘温兼涩法

赤石脂一两,半整用煎,半为细末调 炮姜五钱 白粳米二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入石脂末一钱五分，分三次服。若一服愈，余勿服。虚甚者加人参。

【二十三】温病七八日以后，脉虚数，舌绛苔少，下利日数十行，完谷不化，身虽热者，桃花粥主之。肩批：以上三条人略相同，其中有移步换形之妙，学者留心。病由温邪而来，火虽将火，亦仅用固涩，不用燥烈，古人之慎也如此。

上条以脉不数而濡小，利下稀水，定其为虚寒而用温涩。此条脉虽数，而日下数十行，至于完谷不化，其里邪已为泄泻下行殆尽。完谷不化，脾阳下陷，火灭之象。脉虽数而虚，苔化而少，身虽余热未退，亦虚热也。纯系关闸不藏见证，补之稍缓则脱。故改桃花汤为粥，取其逗留中焦之意。此条认定完谷不化四字要紧。

桃花粥方 甘温兼涩法

人参三钱 炙甘草三钱 赤石脂六钱，细末
白粳米二合

水十杯，先煮参草，得六杯，去渣，再入粳米，煮得三杯，纳石脂末三钱，顿服之。利不止，再服第二杯，如上法。利止停后服，或先因过用寒凉，脉不数，身不热者，加干姜三钱。肩批：必确见如此，始加干姜，防与虚热不利也。

汪按：前一甲煎，为下后滑泄者设，此二方为阳虚而关闸撤者设，当审证用之。此外有虽下利而邪未净。如热结旁流之类，仍当下。及热利下重，当用苦寒坚阴。如白头翁汤、芍药汤之类者，各有本条，不在此例，不可误用。其湿温疟痢等证，有当兼用升提者，又一例。邪热不杀谷，亦有完谷一证，不可不慎。当于脉之虚实，并兼现之证辨之。

【二十四】温病少阴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肩批：邪热已至中下，火性急故谷未化而已随湿热以出，非真完谷不化也。世人倘病此，医者鲜不以姜附进矣。噫。

此《伤寒论》原文。按温病热入少阴，逼液下走，自利咽痛，亦复不少，故采录于此，柯氏云：少阴下利，下焦虚矣。少阴脉循喉咙，其支者出络心，注胸中，咽痛腹满心烦者，肾火不

藏，循经而上走于阳分也。阳并于上，阴并于下，火不下交于肾，水不上承于心，此未济之象。猪为水畜，而津液在肤，用其肤以除上浮之虚火。佐白蜜白粉之甘，泻心润肝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气。水升火降，上热自除，而下利自止矣。

【霖按】此下三条咽痛在伤寒，少阴主枢，上火下水。若输转不出，则水火不交而为痛。咽痛者，火在上，水不得上交也。下利者，水在下，火不得下济也。或少阴之气，循经而上逆于咽，或少阴水阴之气，不能上济君火，皆致咽痛，在温热乃冬不藏精，伏气初发之治，妄谓风温温疫。白上中传下之治，谬之甚矣。

猪肤汤方 甘润法

猪肤一斤，用白皮从内刮去肥，令如纸薄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渣。加白蜜一升，白米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

【二十五】温病少阴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肩批：此一条本《伤寒论》之治法，若白喉喉痹之身热咽喉肿痛者，此二方皆不效，别有治法宜考。全书。

柯氏曰：但咽痛而无下利胸满心烦等证，但甘以缓之足矣。不差者。配以桔梗，辛以散之也。其热微，故用此轻剂。

甘草汤方 甘缓法

甘草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渣，分温再服。

桔梗汤方 苦辛甘开提法

甘草二两 桔梗二两

法同前。

【二十六】温病人少阴，呕而咽中伤，生疮不能语，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肩批：以上三条均系咽痛，其中又有分别。朱评

王氏晋三云：苦酒汤，治少阴水亏，不能上济君火，而咽生疮，声不出者，疮者，疳也。半夏之辛温，佐以鸡子清之甘润，有利窍通声之功，无燥津涸液之虑。然半夏之功能，全赖苦酒摄入阴分，劫涎敛疮，即阴火沸腾，亦可

因苦酒眉批：苦酒即醋也而降矣，故以为名。

苦酒汤方酸甘微辛法

半夏二钱，制 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鸡子壳中

上二味，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渣，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眉批：此种煎法，思之不得其解，当是禁方。

【征按】醋能开胃散水，敛热解毒。《局方》消暑丸，尝以之煮半夏，亦此意也。

【二十七】妇女温病，经水适来，脉数耳聋，干呕烦渴，辛凉退热，兼清血分，甚至下数日不解，邪陷发痉者，竹叶玉女煎主之。眉批：观此知热邪伤血，亦病耳聋。余数年来见温病中类此者颇多，治之皆以清热益阴获效。

【霖按】剽窃叶案。

此与两感证同法。辛凉解肌，兼清血分者，所以补上中焦之未备，甚至十数日不解，邪陷发痉，外热未除，里热又急，故以玉女煎加竹叶，两清表里之热。

竹叶玉女煎方辛凉合甘寒微苦法

生石膏六钱 下地黄四钱 麦冬四钱 知母二钱 牛膝二钱 竹叶三钱

水八杯，先煮石膏地黄，得五杯，再入余四味，煮成二杯，先服一杯，候六时覆之，病解停后服，不解再服。上焦用玉女煎去牛膝者，以牛膝为下焦药，不得引邪深入也。兹在下焦，故仍用之。

【二十八】热入血室，医与两清气血，邪去其半，脉数，余邪不解者，护阳和阴汤主之。

此系承上条而言之也。大凡体质素虚之人，驱邪及半。必兼护养元气，仍佐清邪，故以参甘护元阳，而以白芍、麦冬、生地和阴清邪也。

【霖按】剽窃叶案，杜撰方名。

护阳和阴汤方甘凉甘温复法偏于甘凉，即复脉汤法也。

白芍五钱 炙甘草二钱 麦冬二钱连心炒 人参二钱 干地黄三钱，炒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二十九】热入血室，邪去八九，右脉虚

数，暮微寒热者，加减复脉汤，仍用参主之。

此热入血室之邪少虚多，亦以复脉为主法。脉右虚数，是邪不独在血分，故仍用参以补气。暮微寒热，不可认作邪实，乃气血俱虚，营卫不和之故。

加减复脉汤，仍用参方。

即于前复脉汤内，加入参三钱。

【三十】热病经水适至，十数日不解，舌痿饮冷，心烦热，神气忽清忽乱，脉右长左沉，瘀热在里也，加减桃仁承气汤主之。眉批：即上第二十一条方去芒硝、归芍而易以生地、泽兰、人中白也。朱评

前条十数日不解，用玉女煎者，以气分之邪尚多，故用气血两解。此条以脉左沉，不与右之长同，而神气忽乱，定其为蓄血，故以逐血分瘀热为急务也。

加减桃仁承气汤方苦辛走络法

大黄三钱，制 桃仁三钱，炒 细生地六钱 丹皮四钱 泽兰二钱 人中白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候六时，得下黑血。下后神清渴减，止后服。不知渐进。

按邵新甫云：考热入血室，《金匱》有五法，第一条主小柴胡，因寒热而用。虽经水适断，急提少阳之邪，勿令下陷为最。第二条伤寒发热，经水适来，已现昼明夜剧，谵语见鬼，恐人认阳明实证，故有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之戒。第三条中风寒热，经水适来，七八日脉迟身凉，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显无表证，全露热入血室之候，自当急刺期门，使人知针力比药力尤捷。第四条阳明病，下血谵语，但头汗出。亦为热入血室，亦刺期门，汗出而愈。第五条明其一证，而有别因为害。如痰潮上脘，昏冒不知，当先化其痰，后除其热。仲景教人当知变通，故不厌推广其义。乃今人一遇是证，不辨热入之轻重，血室之盈亏，遽以小柴胡汤，贻害必多。要之热甚而血瘀者，与桃仁承气，及山甲归尾之属。血舍空而热者，用犀角地黄汤加丹参、木通之属。表邪未尽而表证仍兼者，不妨借温通为使。血结胸，有桂枝红花汤参入海蛤、桃仁之治。昏狂甚，进牛黄膏，

调入清气化结之煎。再观叶案中，有两解气血燔蒸之玉女煎法。热甚阴伤，有育阴养气之复脉法，又有护阴涤热之缓攻法。先圣后贤，其治条分缕析，学者审证定方，慎毋拘乎柴胡一法也。肩批：第五条非另列一法也。总承上四条而分缓急之治。一证云者，言其或单有表证之寒热，或单有里证之谵语、结胸等证，而又有别因为害，则当从其急者而先治之。朱评。

【霖按】此剽窃叶案，杜撰方名。热入血室，有四证：如经水适来，为热邪陷入，搏结而不行，腰胁少腹，必有牵引作痛拒按者。当破其血结，宜清热消瘀。若经水适断，而邪乃乘血舍之空虚以袭入者，宜养营清热。若邪热传营，逼血妄行，致经水未当期而至者，宜清热以安营。其经水适来，而病温热，病虽发而经水照常自行者，不必治其经血，但治其病而自愈。肩批：此段最宜著眼，证同而治不同者，全在几希之间耳。朱评。盖病本未犯血室，故经血自行如常也。仲景所谓勿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者，正指此也。但治法必兼少阳厥阴，故仲景刺期门，而以柴胡为主方，以提出所陷热邪也。或讥香岩先生畏柴胡而不敢用，然其温热篇，一则曰若热邪陷入，与血相结者，当从陶氏小柴胡汤，去参枣，加生地、桃仁、枳实、丹皮或犀角等。再则曰若本经血结自甚，必少腹满痛身重者。小柴胡汤去甘药，加延胡、归尾、桃仁，挟寒加桂心，气滞者加香附、陈皮、枳壳等。观此，何尝不用。特《临证指南》从门诊底簿录来，未遇此等治案耳。鞠通剽窃数条，竟畏柴胡而不用。一家之言，尚不可偏执，况一家之书，并不研究全读，便著书立说，自诩高明，谬妄甚矣。更有无识庸工，拾其唾余，界划三焦，致上下颠倒，严分表里，令伏气难瘳，是谁之罪欤？总缘业医者不读《内经》，不究贤论，执此一篇，奉为圭臬，良深浩叹。

【三十一】温病愈后，嗽稀痰而不咳，彻夜不寐者，半夏汤主之。肩批：此之治不寐亦以和胃为法，合观本卷黄连阿胶汤方注，可见不寐一症，非全属心肾不交。治法一误，必无是处。

此中焦阳气素虚之人，偶感温病，医以辛

凉甘寒，或苦寒清温热，不知十衰七八之戒，用药过剂，以致中焦反停寒饮，令胃不和，故不寐也。《素问》云：胃不和，则卧不安，饮以半夏汤，覆杯则寐。盖阳气下交于阴则寐。胃居中焦，为阳气下交之道路。中寒饮聚，致令阳气欲下交，而无路可循故不寐也。半夏逐痰饮而和胃，秫米秉燥金之气而成，故能补阳明燥气之不及，而渗其饮。饮退则胃和，寐可立至，故曰覆杯则寐也。

半夏汤方 辛甘淡法

半夏八钱，制 秫米二两。即俗所谓高粱是也。古人谓之稷，今或名为芦稷，如南方难得，则以薏苡代之。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霖按】此方虽治寒凉过剂，然温燥之药太重，炉焰复燃之祸，不可不防。

【汪按】不寐之因甚多，有阴虚不受阳纳者，有阳亢不入阴者，有胆热者，有肝用不足者，有心气虚者，有心液虚者，有跷脉不和者，有痰饮扰心者。温热病中，往往有兼不寐者，各察其因而治之，斯不误矣。

【三十二】饮退得寐，舌滑，食不进者，半夏桂枝汤主之。肩批：以上二条，均为中阳本虚，复感温病后之治法。可见治病者因病治病，毫无成心。

此以胃腑虽和，营卫不和，阳未卒复，故以前半夏汤合桂枝汤，调其营卫，和其中阳，自能食也。

【霖按】药本治病，病去，阴气未复，如调理未善，莫若静养，以饮食消息调之。此正又可知鸡之语，非谓病后一概不须调理也。鞠通讯其不知要领。设知其要领者，当调理不善乎？温病愈后，咳嗽不寐，不食自汗者，必用半夏桂枝汤及桂枝汤，引其炉焰复炽，始谓知其要领乎。只知撷拾《临证指南》，变其方名，攘为己出，而于叶氏之书，并未全读。其温热篇云：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宜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恐成功反弃。盖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凉，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

中虽息,灰烟有火。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直率而往也。观此是于未愈之前,便步步留心顾虑,何等精细!岂既曰温病,其非寒非湿可知。病邪甫解,便投温里之桂枝,药复之祸,岂可免乎?转不若又可不可药之为善也。鞠通非独于温热温疫湿温,淆混不清,而于寒温亦莫辨,惟知界划三焦,欲以一方概治,误人非浅。汪注精当,宜参阅。

半夏桂枝汤方 辛温日液法

半夏六钱 秫米一两 白芍八钱 桂枝四钱。虽云桂枝汤,却用小建中汤法。桂枝少上白芍者,表展异治也。炙甘草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

【三十三】温病解后,脉迟身凉如水,冷汗自出者,桂枝汤主之。

此亦阳气素虚之体质,热邪甫退,即露阳虚,故以桂枝汤复其阳也。眉批:此条小注甚佳,但此处用桂枝汤,分两与芍药等,尚有深义,此不过热邪甫退,虽明知其阳虚,尚不敢骤然补阳,致热邪复炽,故姑用此方平调三五日。若灼见其热邪不至复炽,而阳又大虚,则宜参用人参,并略加附子。若恐热复炽而伤阳,又不可不补,则宜用附子并进法,又非此汤小和之所能胜任。

桂枝汤方 见上焦篇。但此处用桂枝分量与芍药等,不必多于芍药也。亦不必啖粥,再令汗出,即仲景以桂枝汤小和之法是也。

【三十四】温病愈后,面色萎黄,舌淡不欲饮水,脉迟而弦,不食者,小建中汤主之。

此亦阳虚之质也,故以小建中。小小建其中焦之阳气,中阳复则能食,能食则诸阳皆可复也。

小建中汤方 甘温法

白芍六钱,酒炒 桂枝四钱 甘草三钱炙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去核 胶饴五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入胶饴,上火烱化,分温三服。

【汪按】温热病,虑涸其阴,湿温病,虑虚其阳。病后调理,温热当以滋阴为法 甘凉或佐甘酸,湿温当以扶阳为法 甘温或佐辛甘,不可错误。热病解后,脉静身凉,然而炎威虽退,余焰犹存。略予甘温,燎原复炽,饮食尚能助邪,况

参术姜桂及二陈之类乎?但体质不同,或平素阳虚,或寒凉过当,邪去正衰,不扶其阳,则气立孤危,故列益阳数法于右,以备采用。所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学者固不可不知有此法。然非见之真确,断不可冒昧轻投也。寒湿湿温,病后化燥,有当用凉润者,可以隅反。

【三十五】温病愈后,或一月至一年,面微赤,脉数暮热,常思饮不欲食者,五汁饮主之,牛乳饮亦主之。病后肌肤枯燥,小便溺管痛,或微燥咳,或不思食,皆胃阴虚也,与益胃五汁辈。眉批:以上五条,皆湿热病后之余证。朱评。

前复脉等汤,复下焦之阴。此由中焦胃用之阴不降,胃体之阳独亢,故以甘润法救胃用,配胃体,则自然欲食,断不可与俗套开胃健食之辛燥药,致令燥咳成癆也。

五汁饮牛乳饮方 并见前秋燥门

益胃汤 见中焦篇

按吴又可云:病后与其调理不善,莫若静以待动。是不知要领之言也。夫病后调理,较易于治病,岂有能治病,反不能调理之理乎。但病后调理,不轻于治病,若其治病之初,未曾犯逆,处处得法,轻者三五日而解,重者七八日而解。解后无余邪,病者未受大伤,原可不必以药调理,但以饮食调理足矣。经所谓饮食养尽之是也。若病之始受既重,医者又有误表、误攻、误燥、误凉之弊,遗殃于病者之气血,将见外感变而为内伤矣。全赖医者善补其过。谓未犯他医之逆,或其人阳素虚,阴素亏,或前因邪气太盛,攻剂不得不重,或本虚邪不能张,须随清随补之类而补人之过,谓已犯前医之治逆退杀气,谓余邪或药伤迎生气或养胃阴,或护胃阳,或补肾阴,或兼固肾阳,以迎其先后天之生气活人于万全,岂得听之而已哉。万一变生不测,推委于病者之家,能不愧于心乎?至调理大要,温病后一以养阴为主。饮食之坚硬浓厚者,不可骤进,间有阳气素虚之体质,热病一退,即露旧亏。又不可固执养阴之说,而灭其阳火。故本论中焦篇,列益胃增液清燥等汤。下焦篇,列复脉三甲五汁等复阴之法,乃热病调理之常理也。下焦篇,又列建中

半夏桂枝数法，以为阳气素虚，或误伤凉药之用，乃其变也。经所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微者责之，盛者责之。全赖司其任者，心诚求之也。

暑湿 伏暑

【三十一】暑邪深入少阴，消渴者，连梅汤主之。入厥阴，麻痹者，连梅汤主之。心热烦躁，神迷甚者，先与紫雪丹，再与连梅汤。按批：厥阴麻痹，当主风象，但此风非外来之贼邪，乃肝木之内风动也。故治以柔润法，以暑先入心，心火亢斯肝风动，故加以连梅。

肾主五液而恶燥，暑先入心，助心火独亢于上。肾液不供，故消渴也。再心与肾均为少阴主火，暑为火邪，以火从火，二火相搏，水难为济，不消渴得乎？以黄连泻壮火，使不烁津，以乌梅之酸以生津，合黄连酸苦为阴，以色黑沉降之阿胶救肾水，麦冬生地合乌梅酸甘化阴，庶消渴可止也。肝主筋而受液于肾，热邪伤阴，筋络无所秉受，故麻痹也。再包络与肝均为厥阴，主风木，暑先入心，包络代受，风火相搏，不麻痹得乎？以黄连泻克水之火，以乌梅得木气之先，补肝之正。阿胶增液而熄肝风，冬地补水以柔木，庶麻痹可止也。心热烦躁神迷甚，先与紫雪丹者，开暑邪之出路，俾梅连有入路也。

【霖按】此条叶案，是暑邪劫阴，防其痉厥。治法全在右脉空大，左脉小芤。鞠通窃其法，捏造方名，而不录脉象，忽插入心热神迷，与紫雪丹以清心热，便瞒过后入非叶氏之方，为伊心得。此自条之意也。其自辨注云暑先入心云云者，以明界划三焦，是邪由上中焦而入下焦，似若病邪皆遵伊道路而行，不敢紊乱者，真属梦呓。其入肾消渴，入肝麻痹，出李挺医学入门，张司农收入《伤暑全书》，非由上而中而下也。鞠通想未见过，仅据《临证指南》，誊录以欺世耳。

连梅汤方酸甘化阴，酸苦泄热法

云连二钱 乌梅三钱，去核 麦冬三钱，连心

生地三钱 阿胶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脉虚大而芤者，加入参。

【二十七】暑邪深入厥阴，舌灰消渴，心下板实，呕恶吐蛔，寒热，下利血水，甚至声音不出，上下格拒者，椒梅汤主之。按批：木乘故用白芍，土败故用干姜，正虚故用人参，邪炽故用芩连，心下板实故用枳实。凡芩连合白芍可治下利血水，白芍、乌梅合半夏可治呕恶吐蛔，此症危阴已极，前人立方乃丝丝入扣如此。

此土败木乘，正虚邪炽，最危之候。故以酸苦泄热，辅正驱邪立法。据理制方，冀其转关耳。

【霖按】剽窃叶案，杜撰方名。然此等方法，必审实内无蕴热，始可投，否则误事非浅。

椒梅汤方酸苦复辛甘法，即仲景乌梅汤法也。方义已见中焦篇

黄连一钱 黄芩一钱 干姜一钱 白芍钱半 川椒三钱，炒黑 乌梅三钱，去核 人参一钱 枳实一钱五分 半夏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三十八】暑邪误治，胃口伤残，延及中下，气塞填胸，躁乱口渴，邪结内踞，清浊交混者，来复丹主之。按批：此方非仅旋转清浊，直是旋转乾坤。然病已至斯，收效不过万分中之一。此弹丸以振知己则可，若泛泛者却而不治可也。盖庸人不问治病者之本领如何，惟以治愈为贵。设不收效，彼必不能谅我之苦心也。一言以蔽之曰：无使阴阳两相离绝，此亦治女劳之妙法。

此正气误伤于药，邪气得以窃据于中，固结而不可解，攻补难施之危证，勉力旋转清浊一法耳。

【霖按】方案亦从《临证指南》窃来者。

来复丹方酸温法

太阴元精石一两 舶上硫黄一两 硝石一两，同硫黄为末，微火炒结砂子入 橘红二钱 青皮二钱，去白 五灵脂二钱，澄去砂，炒令烟尽

【方论】晋三王氏云：易言一阳来复于下，在人则为少阳生气所出之脏。病上盛下虚，则阳气去，生气竭。此丹能复阳于下，故曰来复。元精石乃盐卤至阴之精，硫黄乃纯阳石火之精。寒热相配，阴阳互济，有扶危拯逆之功。硝

石化硫为水,亦可佐元硫以降逆。灵脂引经入肝最速,能引石性内走厥阴,外达少阳,以交阴阳之枢纽,使以橘红青皮者,纳气必先利气,用以为肝胆之向导也。

【三十九】暑邪久热,寝不安,食不甘,神识不清,阴液元气两伤者,三才汤主之。

凡热病久入下焦,消灼真阴,必以复阴为主。其或元气亦伤,又必兼护其阳。三才汤两复阴阳,而偏于复阴为多者也。温热瘟疫未传,邪退八九之际,亦有用处。暑温未传,亦有用复脉、三甲、黄连阿胶等汤之处,彼此互参,勿得偏执。盖暑温不列于诸温之内,而另立一门者,以后夏至为病暑,湿气大动,不兼湿不得名暑温,仍归温热门矣。既兼湿则受病之初,自不得与诸温同法。若病至未传,湿邪已化,惟余热伤之际,其大略多与诸温同法。其不同者,前后数条,已另立法矣。眉批:何以偏于复阴,盖热病所伤者阴,女劳所伤者亦阴,如此又何必兼护其阳。不知阴虚而阳亦不附,倘不护之,则阳亦将亡矣。

三才汤方 甘凉法

人参三钱 天冬二钱 干地黄五钱

水五杯,浓煎两杯,分二次温服。欲复阴者,加麦冬、五味子。欲复阳者,加茯苓、炙甘草。

【四十】蓄血,热入血室,与温热同法。

【四十一】伏暑湿温,胁痛,或咳,或不咳,无寒,但潮热,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证。香附旋覆花汤主之。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

按:伏暑湿温,积留支饮,悬于胁下,而成胁痛之证甚多,即金匱水在肝而用十枣之证。彼因里水久积,非峻攻不可,此因时令之邪,与里水新搏,其根不固,不必用十枣之太峻。只以香附旋覆善通肝络,而逐胁下之饮,苏子杏仁降肺气而化饮,所谓建金以平木。广皮半夏消痰饮之正,茯苓、薏仁开太阳而合阳明,所谓治水者必实土,中流涨者开支河之法也。用之得当,不过三五日自愈。其或前医不识病因,不合治法,致使水无出路,久居胁下,恐成

悬饮内痛之证,为患非轻。虽不必用十枣之峻,然不能出其范围,故改用陈无择之控涎丹,缓攻其饮。眉批:《金匱》水在肝三字,明示人以十枣汤之法。盖肝为厥阴,在六经为至深之际,饮邪久结,非峻攻不可,况胁下为人身之支路,故前人名为支饮,后人提之而不敢用,与不当用而乱用者,不独不知医理,并不知字义。此方虽不如十枣汤之峻,然用药必以通肝络而逐余邪为君,不然与支饮胁痛四字有何关涉?以上暑温六条,朱评。

香附旋覆花汤方 苦辛淡合芳开络法

生香附三钱 旋覆花三钱,绢包 苏子霜三钱 广皮二钱 半夏五钱 茯苓块三钱 薏仁五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腹满者加厚朴,痛甚者加降香末。

控涎丹方 苦寒从治法。痰饮阴病也,以苦寒治阴病,所谓求其属以衰之是也。按肾经以脏而言属水,其味咸,其气寒。以经而言,属少阴,主火,其味苦,其气化燥热。肾主水,故苦寒为水之属,不独咸寒为水之属也。盖真阳藏之于肾,故肾与心并称少阴,谓并主火也。知此理则知用苦寒咸寒之法矣。泻火之有余,用苦寒,寒能制火,苦从火化,正治之中亦有从治。泻水之太过亦用苦寒,寒从水气,苦从火味,从治之中亦有正治。所谓水火各造其偏之极,皆相似也。苦咸寒泻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为正治,亦有治水之有余,火之不足者,如介属芒硝,并能行水,水行则火复,乃从治也。

甘遂去心,制 大戟去皮,制 白芥子

上等分为细末,神曲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九丸,姜汤下。壮者加之,羸者减之,以知为度。

寒 湿

【四十二】湿眉批:为湿立论,语妙。其方不言寒者,寒本于湿,言湿而寒在其中矣。朱评之为物也,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山为泉,在川为水,包含于土中者为湿。其在人身也,上焦与肺合,中焦与脾合,其流于下焦也,与少阴癸水合。眉批:此论最妙,湿之为病,千变万化,包括无遗矣。以本论文义自明不复赘注。

此统举湿在天地人身之大纲,异出同源,以明土为杂气,水为天一所生,无处不合者也。上焦与肺合者,肺主太阴湿土之气,肺病湿则气不得化,有云雾之象。向之火制金者,今反水克火矣,故肺病而心亦病也。观《素

问》寒水司天之年，则口阳气不令，湿土司天之年，则曰阳光不治自知。故上焦一以开肺气，救心阳为治。中焦与脾合者，脾主湿土之质，为受湿之区，故中焦湿证最多。脾与胃为夫妻，脾病而胃不能独治。再胃之脏象为土，土恶湿也，故开沟渠，运中阳，崇刚土，作提防之治，悉载中焦。上中不治，其势必流于下焦。易曰水流湿，《素问》曰湿伤于下。下焦乃少阴癸水，湿之质即水也，焉得不与肾水相合？吾见湿流下焦，邪水旺一分，正水反亏一分。正愈亏而邪愈旺，不可为矣。夫肾之真水，生于一阳，坎中满也。故治少阴之湿，一以护肾阳，使火能生土为主。肾与膀胱为夫妻，泄膀胱之积水，从下治，亦所以安肾中真阳也。脾为肾之上游，升脾阳，从上治，亦所以使水不没肾中真阳也。其病厥阴也，奈何？盖水能生木，水太过，木反不生，木无生气，自失其疏泄之任。经有风湿交争，风不胜湿之文，可知湿土大过，则风木亦有不胜之时。故治厥阴之湿，以复其风木之本性，使能疏泄为主也。

【霖按】湿为六淫之一，从地气上升，由天气下降。盖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凡云雾雨露之属，皆是湿气。且湿气蒸腾，愈热则愈高，愈寒则愈下。试观杯水之热，当隆冬之时，则气盈尺，当盛夏则不见。此固阴阳消长使然，又以热入热故也。故盛夏湿热蒸腾之气，高于岑楼而不见，人居此气之中，浸润不觉，而湿病生焉。然虽有上受下受之分，其实皆中土之所化也。不独天地蒸淫之湿，即内受酒浆茶水，外受汗衣洗浴等湿，亦同此义。岂湿之为病，始上焦传中焦终下焦，谨遵鞠通排定路径而行，有是理乎？总因未读医经。不参贤论，熟一部《临证指南》，便谓道在是矣。

本论原以温热为主，而类及于四时杂感。以宋元以来，不明仲景伤寒一书，专为伤寒而设，乃以伤寒一书，应四时无穷之变，殊不合拍，遂至人著一书，而悉以伤寒名书。陶氏则以一入而屡著伤寒书，且多立妄诞不经名色，使后世学者，如行昏雾之中，渺不自觉其身之

坠于渊也。今肺列四时杂感，春温，夏热，长夏，暑湿，秋燥，冬寒，得其要领，效如反掌。夫春温夏热秋燥，所伤皆阴液也。学者苟能时时预护，处处提防，岂复有精竭人亡之虑，伤寒所伤者阳气也，学者诚能保护得法，自无寒化热而伤阴，水负火而难救之虞，即使有受伤处，临证者知何者当护阳，何者当救阴，何者当先护阳，何者当先救阴，因端竟委，可备知终始，而超道妙之神。塘所以三致意者，乃在湿温一证。盖土为杂气，寄旺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在上焦也，如伤寒，其在下焦也，如内伤，其在中焦也，或如外感，或如内伤。至人之受病也，亦有外感，亦有内伤，使学者心摇目眩，无从捉摸。其变证也，则有湿痹、水气、咳嗽、痰饮、黄汗、黄瘴、肿胀、疟疾、疾痢、淋痹、带症、便血、疝气、痔疮、痈脓等证，较之风火燥寒四门之中，倍而又倍。苟非条分缕析，体贴入微，未有不张冠李戴者。燥亦有伤阳者，详在杂说，朱评此医者之要领，亦病者之生死关头。

【雄按】自注谓宋元以来，不明仲景一书，专为伤寒而设。吴氏直未读伤寒论也。注伤寒者，无虑数十家，皆以为专论伤寒，故恒觉支离附会。考论中风、寒湿、喝湿五气备列，缘五气为病，古人皆曰伤寒，故《难经》曰：伤寒有五，而仲圣以伤寒名其书也。此等大纲不清，岂可率尔著书。学者宜细心分别，朱评四了妙。

【注案】近代俗医，皆以伤寒法治温热暑燥，入手妄用表散，末后又误认虚劳也，妄行补阴补阳，以至生民夭枉，此书所为作也。若湿温之症，则不又然。世有粗工，稍知热病，一遇湿温，亦以温热之法施之。较之误认温热为伤寒者，厥罪惟均。盖湿温一证，半阴半阳，其反复变迁，不可穷极，而又纲缊粘腻，不似伤寒之一表即解，温热之一清即愈。施治之法，万绪千端，无容一毫执著。篇中所述，亦只举其一隅，学者务宜勤求古训，精研理气，而后能贯通融会，泛应不穷。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是在潜心深造者

矣。

【霖按】鞠通动以运气欺世，而于《内》、《难》诸经，并未读过。何以言之，即于仲景伤寒一书，专为伤寒而设一语，知其未读内难也。《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是古医经以伤寒为外感之统名，故热病亦称其类也。越人上古未远，其五十八难，故云伤寒有五，是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虽统名伤寒，而所苦不同，所治各异。仲景引伸其义，太阳篇辨中风、伤寒、温病、风温之脉证，而后言传经，乃正气之传，非病之。若病传之说哉，则视何经之虚，即传何经，经气不虚，即不传也。又何尝有挨日病传之说哉，有中风伤寒初病之治，而无温病风温初病之治。及附后湿喝痉霍乱诸篇，治法亦多未备。或因伤寒卒病论十六卷，今存其十，中有亡佚，未可知也。若夫谓为专论伤寒，按日传经，皆后世注伤寒家之误会，非仲景始料所及也。即如河间论温热，宜辛凉苦寒，而并未专指三焦，亦不过示人泥执伤寒按日传经之误，而寒温异治也。若鞠通私心穿凿，排定路道，妄分表里，将人身截然界划，谓病气皆由上而中而下，从此伏气为病，便无生理矣。此又岂河间香岩所能预料也哉？近世庸工，每遇伏邪，惟知解表，暑入心包，仍施疏散。最奇者，病延多日，恶候业生，更易一医，犹书表剂，皆遵奉先治上焦之旨。如此貽误，不胜枚举，此又非鞠通所能预料者矣。然果谁之罪欤？

【四十三】湿久不治，伏足少阴，舌白身痛，足跗浮肿，鹿附汤主之。眉批：为湿伤肾阳者立治法，而湿之为病，必由于脾阳不振而来故方中有草果、茯苓。此治湿伤肾证一法，朱评。

湿伏少阴，故以鹿茸补督脉之阳。督脉根于少阴，所谓八脉丽于肝肾也。督脉总督诸阳，此阳一升，则诸阳听令。附子补肾中真阳，通行十二经，佐之以兔丝，凭空行气，而升发少阴，则身痛可休。独以一味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以醒脾阳，则地气上蒸，天气之白苔可除。且草果子也。凡子皆达下焦，以茯苓淡

渗，佐附子开膀胱，小便得利，而跗肿可愈矣。

【霖按】此一条合下两条，皆从叶案窃来，捏造方名。而此条独遗“从太溪穴水流如注”八字，下条遗“中年未育子”五字。

鹿附汤方 辛辛咸法

鹿茸五钱 附子三钱 草果一钱 兔丝子二钱 茯苓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渣再煮一杯服。

【四十四】湿久脾阳消乏，肾阳亦备者，安肾汤主之。眉批：此治湿伤脾阳而及于肾者又一法。朱评。

凡肾阳惫者，必补督脉，故以鹿茸为君。附子韭子等补肾中真阳，但以苓术二味，渗湿而补脾阳，釜底加薪法也。其曰安肾者，肾以阳为体，体立而用安矣。

安肾汤方 辛甘温法

鹿茸三钱 葫芦巴三钱 补骨脂三钱 韭子一钱 大茴香二钱 附子二钱 茅术二钱 茯苓三钱 兔丝子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大便溏者，加赤石脂。久病恶汤者，可用贰拾分作丸。眉批：前方脾阳尚未消乏，故方中仅以草果助寒湿醒脾阳，此方则因肾阳惫而脾阳亦惫矣。故方中必用茅术，佐附子，补脾阳，用药之深浅如此，市医恶乎知之。

【四十五】湿久伤阳，痿弱不振，肢体麻痹，痔疮下血，术附姜苓汤主之。

按：痔疮有寒湿热湿之分，下血亦有寒湿热湿之分，本论不及备载。但载寒湿痔疮下血者，以世医但知有热湿痔疮下血，悉以槐花地榆从事，并不知有寒湿之因，畏姜附如虎，故因下焦寒湿而类及之。方则两补脾肾两阳也。眉批：此治湿伤脾肾两阳，由脏而及于腑者，朱评。

术附姜苓汤方 辛温苦淡法

生白术五钱 附子三钱 干姜三钱 茯苓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四十六】先便后血，小肠寒湿，黄芩汤主之。眉批：此治湿伤脾阳而及于腑阴者。朱评。

此因上条而类及，以补偏救弊也。义见前

条注下。前方纯用刚者，此方则以刚药健脾而渗湿，柔药保肝肾之阴，而补丧失之血。刚柔相济，又立一法，以开学者门径，后世黑地黄丸盖仿诸此。

【霖按】《金匱》此方，是治远血，属脾虚气寒而不能统血者。脾去肛远，故曰远血。此处忽插和小肠寒湿四字，是不知小肠之体与用也。盖小肠之脉络，与手少阴心经脉络相为表里，小肠受盛五谷，使化精汁，奉心为血，故小肠为心之府。心火不宣，则小肠之糟粕不化，是生飧泄。心火太盛，则移热小肠，蒸腐糟粕，而为脓血之痢。小肠寒湿，未必便血，何以擅易原文，任意穿凿，愚而好自用，信夫。

黄土汤方 甘苦合用，刚柔互济法

甘草二两 干地黄二两 白术三两 附子三两，炮 阿胶三两 黄芩二两 龟中黄土半斤

水八升，煮取二升，分温二服 分量服法悉录古方，未敢增减，用者自行斟酌可也。

【征按】李东垣云：古之言剂分量，与今不同。云一升，即今之大白盏也。曰字，二分半也。铢，四分也。四字曰钱，十分也。二十四铢为一两。云三两，即今之二两。云一两，即今之六钱半也。云一升，即二合半也。古之一两，今用六钱可也。以上所用古方，俱可类推。

【四十七】秋湿内伏冬寒外加，脉紧无汗，恶寒身痛，喘咳稀痰，胸满舌白滑，恶水不欲饮，甚则倚息不得卧，腹中微胀，小青龙汤主之。脉数有汗，小青龙去麻辛主之。大汗出者，倍桂枝减干姜，加麻黄根。肩批：此治秋湿至冬而异，移步换形法。朱评。

此条以经有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明文，故补三焦饮症数则，略示门径。按经谓秋伤于湿者，以长夏湿土之气，介在夏秋之间。七月大火西流，月建申，申者，阳气毕伸也。湿无阳气不发，阳伸之极，湿发亦重，人感此而至冬日，寒水司令，湿水同体，相搏而病矣。肩批：明乎此言，可与之言经从来注家执论及此。朱评。喻氏擅改经文，谓湿曰燥者，不明六气运行之道，如大寒冬令也。厥阴气至，而纸鸢起矣。四月夏令

也，古谓首夏犹清和，俗谓四月为麦秀寒，均谓时虽夏令，风木之气，犹未尽灭也。他令仿此，至于湿土，寄旺四时，虽在冬令，朱子谓将大雨雪，必先微温。盖微温则阳气通，阳通则湿行，湿行而雪势成矣。况秋日竟无湿气乎，此其间有说焉。经所言之秋，指中秋以前而言，秋之前半截也。喻氏所指之秋，指秋分以后而言，秋之后半截也。古脱燥论，盖世远年湮，残缺脱简耳。喻氏补论诚是眉批：此言虽使喻氏复起，当亦为之心折矣。朱评。但不应擅改经文，竟崇己说，而不体之日月运行，寒暑倚伏之理与气也。喻氏学问诚高，特霸气未消。其温病论，亦犯此病。学者遇咳嗽之证，兼合脉色，以详察其何因，为湿为燥，为风为火，为阴虚，为阳弱，为前候伏气，为现行时令，为外感而发动内伤，为内伤而招引外感，历历分明。肩批：眼前都是至理，不明乎此者，不可与之言古。朱评。或当用温用凉，用补用泻，或寓补于泻，或寓泻于补，择用先师何法何方，妙手空空，毫无成见。因物付物，自无差忒矣。即如此症，以喘咳痰稀，不欲饮水，胸满腹胀，舌白，定其为伏湿痰饮所致。以脉紧无汗，为遇寒而发，故用仲景先师辛温甘酸之小青龙。外发而内蠲饮，龙行而火随，故寒可去。龙动而水行，故饮可蠲。肩批：此句括尽小青龙之方义。用青龙汤者，知此意否？朱评。以自汗脉数，此因饮邪上冲肺气之数，不可认为火数。为遇风而发，不可再行误汗伤阳使饮无畏忌，故去汤中之麻黄细辛，发太阳少阴之表者，倍桂枝以安其表，汗甚则以麻黄根收表疏之汗。夫根有归束之义，麻黄能行太阳之表，即以其根归束太阳之气也。大汗出减干姜者，畏其辛而致汗也。肩批：非真寒伤太阳经者不可用麻黄、细辛。朱评。有汗去麻辛，不去干姜者，干姜根而中实，色黄而圆，土象也。土性缓。不比麻黄干而中空，色青而直木象也。木性急，干姜岂性缓药哉。较之麻黄为缓耳。且干姜得丙火煅炼而成，能守中阳，麻黄则纯行卫阳，故其慓急之性迟甚于干姜也。细辛细而辛窜，走络最急也。且用少阴经之报使，误发少阴汗者，必动血。

【霖按】十二辟卦，四月建巳，六阳充足为

乾。五月建午,夏至一阴生,为天风姤卦,天气下降。十月建,六阴纯静为坤。十一月建子,冬至一阳生,为地雷复卦,地气上升。然阳升极高,不得不转而向下,即感动坤阴之气,上升而交。易谓坤三索于乾者是也。乾坤交而谓之索者,以坤本纯,必索于乾阳而后始能生化也。乾阳入坤阴而化为气,气升为云为雨。盖乾位巳火也,坤位亥水也。乾与坤交,火入水中而化为气。以气不为质,火为性也。冬令纸鸢起者此也。夏令大雨时行者此也。人身命门之火,蒸膀胱之水,化而为气者,亦此也。

小青龙汤方 辛甘复酸法

麻黄三钱,去节 甘草三钱,炙 桂枝五钱,去皮 芍药三钱 五味二钱 干姜三钱 半夏五钱 细辛二钱

水八碗,先煮麻黄,减一碗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碗,去渣,温服一碗。得效,缓后服,不知再服。

【四十八】喘咳息促,吐稀涎,脉洪数,右大于左,喉哑,是为热饮,麻杏石甘汤主之。

《金匱》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盖饮属阴邪,非温不化,故饮病当温者,十有八九。然当清者亦有一二。如此证,息促知在上焦,涎稀知非劳伤之咳,亦非火邪之但咳无痰而喉哑者可比。右大于左,纯然肺病,此乃饮邪隔拒,心火壅遏,肺气不能下达。音出于肺,金实不鸣,故以麻黄中空而达外,杏仁中实而降里。石膏辛淡,性寒,质重而气清轻,合麻杏而宣气分之郁热。甘草之甘以缓急,补土以生金也。按此方即大青龙之去桂枝姜枣者也。肩批:凡病皆不可执一,全在医者细心体会,如霜雪非寒不降,然亦有六月飞霜者,知此可以罕譬。

麻杏石甘汤方 辛凉甘淡法

麻黄二钱,去节 杏仁三钱,去皮尖,碾细 石膏二钱,碾 甘草二钱,炙

水八杯,先煮麻黄,减二杯,去沫,内诸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以喉亮为度。

【四十九】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支饮上拥胸膈,直阻肺气,不令下降,呼吸难通,非用急法不可。故以禀金火之气,破癥瘕积聚,通利水道。性急之葶苈,急泻肺中之壅塞。然其性慄悍,药必入胃过脾,恐作脾胃中和之气,故以守中缓中之大枣,护脾胃而监制之,使不旁伤他脏。一急一缓,一苦一甘,相须成功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苦辛甘法

苦葶苈三钱,炒香碾细 大枣五枚,去核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服。得效减其制,不效再作服,衰其大半而止。

【五十】饮家反渴,必重用辛,上焦加干姜桂枝,中焦加枳实橘皮,下焦加附子生姜。肩批:肺以辛为补,指肺寒而言。若肺燥则以柔润为补,盖肺为金水之脏,亦为寒水之气,以辛为补则从经气言,以柔润为补则从体质言。

《金匱》谓干姜桂枝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今反不渴者,饮也。是以不渴定其为饮,人所易知也。又云水在肺,其人渴,是饮家亦不渴症,人所不知。今人见渴投凉,轻用则花粉冬地,重则用石膏知母,全然不识病情。盖火咳无痰,劳咳胶痰,饮咳稀痰,兼风寒则难出,不兼风寒则易出,深则难出,浅则易出,其在上焦也。郁遏肺气,不能清肃下降,反挟心火上升烁咽,渴欲饮水,愈饮愈渴,饮后水不得行,则愈饮愈咳,愈咳愈饮。明知其为饮而渴也,用辛何妨,《内经》所谓辛能润是也。以干姜峻散肺中寒水之气,而补肺金之体,使肺气得宣,而渴止咳定矣。其在中焦也,水停心下,郁遏心气不得下降,反来上烁咽喉,又格拒肾中真液,不得上潮于喉,故啞干而渴也。重用枳实,急通幽门,使水得下行,而脏气各安其位,各司其事,不渴不咳矣。其在下焦也,水郁膀胱,格拒真水,不得外滋上潮,且邪水旺一分,真水反亏一分,藏真水者肾也,肾恶燥。又肾脉入心,由心入肺,从肺系上循喉咙。平人之不渴者,全赖此脉之通调,开窍于舌下玉英廉泉,今下焦水积,而肾脉不得通调,故亦渴也。附子合生姜,为真武法,补北方司水之神,

使邪水畅流，而真水滋生矣。大抵饮家当恶水，不渴者，其病犹轻，渴者，其病必重。如温热应渴，渴者犹轻，不渴者甚重，反象也。所谓加者，于应用方中重加之也。

【五十一】饮家阴吹，脉弦而迟，不得固金质法，当反用之，橘半桂苓枳姜汤主之。肩批：阴吹亦有受风而作者，然必先有蓄湿在内。朱评。

《金匱》谓阴吹正宜，猪膏发煎主之。盖以胃中津液不足，大肠津液枯竭，气不后行，逼走前阴，故重用润法。俾津液充足流行，浊气仍归旧路矣。若饮家之饮吹，则大不然。盖痰饮蟠踞中焦，必有不寐不食，不饥不便，恶水等证，脉不数而迟弦，其为非津液之枯竭，乃津液之积聚胃可知。故口九窍不和，皆属胃病。峻通有液下行，使大肠得胃中津液滋润，而病如失矣。此证系余治验，故附录于此，以开一条门径。

【雄按】痰湿阻气之阴吹证，实前人所未道及。又云：阴吹乃妇人常有之事，别无所苦者，自亦不知为病。况系隐微，医更不知。相传产后未弥月而啖葱则有此，不可谓为病也。惟吹之太喧而大便时滞者，或由肠燥，或由瘀阻，或由痰滞，以致府气不通，而逼走前阴也。然亦但宜润其燥，化其瘀，宣其痰，不必治其吹也。

【霖按】《金匱》云：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实也。猪膏发煎主之。盖大便秘结而不通，阳明下行之气，不得从其故道，而乃别走旁窍也。用猪膏发煎润导大便，便通气自归矣。鞭通于气实三字，悟人痰湿阻气，立此方，又开一门径也。相传产后未弥月啖葱。则患此，若别无所苦，亦不必治。惟吹之太喧，而大便坚滞者，消息治之。

橘半桂苓枳姜汤 苦辛淡法

半夏二两 小枳实一两 橘皮六钱 桂枝一两 茯苓块六钱 生姜六钱

甘澜水十碗，煮成四碗，分四次，日三、夜一服，以愈为度。愈后以温中补脾，使饮不聚为要。其下焦寒虚者，温下焦。肥人用温燥法，

瘦人用温平法。

按：痰饮有四，除久留之伏饮，非因暑湿暴得者，不议外，悬饮已见于伏暑例中。暑饮相搏，见上焦篇第二十九条。兹特补支饮、溢饮之由，及暑湿暴得者，望医者及时去病，以免留伏之患。并补《金匱》所未及者二条，以开后学读书之法。肩批：五饮治法见于《金匱》中者为详，此不过略举数条，以示门径。能从此等处留心，则学日进，所以读书贵在得间也。朱评。《金匱》溢饮条下，谓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注家俱不甚晰，何以同一溢饮，而用寒用热，两不相侔哉。按大青龙有石膏、杏仁、生姜、大枣，而无干姜、细辛、五味、半夏、白芍。盖大青龙主脉洪数而赤喉哑之热饮，小青龙主脉弦紧不渴之寒饮也。由此类推，胸中有微饮，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苓桂术甘，外饮治脾也。肾气丸，内饮治肾也。再胸痹门中，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又何以一通一补而主一胸痹乎？盖胸痹因寒湿痰饮之实证，则宜通阳，补之不惟不愈，人参增气，且致喘满。若无风寒痰饮之外因，不内外因，但系胸中清阳之气不足而痹痛者，如苦读书而妄想，好歌曲而无度，重伤胸中阳气者，老人清阳日薄者，若再以薤白栝蒌枳实，滑之泻之通之，是速之成劳也，断非人参汤不可。学者能从此类推，方不死于句下，方可与言读书也。肩批：此因论寒湿，故附论《金匱》之治法，亦兼示人以读金匱之法，真字字珠玉，能如此看书虽最难之事，何患不成。

【五十二】暴感寒湿成疝，寒热往来，脉弦反数，舌白滑，或无苔不渴，当脐痛，或胁下痛，椒桂汤主之。

此小邪中里证也，疝气结如山也。此肝脏本虚，或素有肝郁，或因暴怒，又猝感寒湿，秋月多得之。既有寒湿之表证，又有脐痛之里证，表里俱急，不得不用两解。方以川椒、吴萸、小茴香，直入肝脏之里，又芳香化浊流气，以柴胡从少阳领邪出表，病在肝治胆也。又以桂枝协济柴胡者病在少阴，治在太阳也。经所

谓病在脏，治其腑之义也。况又有寒热之表证乎？佐以清皮广皮，从中达外，峻伐肝邪也。使以良姜，温下焦之里也。水用急流，驱浊阴使无留滞也。

【霖按】以下三方，治寒疟法，录之不类。

椒桂汤方 苦辛通法

川椒六钱，炒黑 桂枝六钱 良姜三钱 柴胡六钱 小茴香四钱 广皮一钱 吴茱萸三钱，泡淡 青皮三钱

急流水八碗，煮成三碗，温服一碗，覆被令微汗佳。不汗服第二碗，接饮生姜汤，促之得汗，次早服第三碗，不必覆被再令汗。

【五十二】寒疟脉弦紧，胁下偏痛，发热，大黄附子汤主之。肩批：此示人以配方之法，观此可知至寒之品可化之为温，至热之品可化之为凉，所谓运用在乎一心也。

此邪居厥阴，表里俱急，故用温下法，以两解之也。脉弦为肝郁，紧里寒也。胁下偏痛，肝胆经络为寒湿所搏，郁于分而为痛也。发热者，胆因肝而郁也，故用附子温里通阳。细辛暖水藏，而散寒湿之邪。肝胆无出路，故用大黄，借胃腑以为出路也。大黄之苦，合附子细辛之辛，苦与辛合，能降能通，通则不痛也。

大黄附子汤方 苦辛温下法

大黄五钱 熟附子五钱 细辛三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分温二服。原方分量甚重，此则从时减轻，临时对证斟酌。

【五十四】寒疟少腹或脐旁下引睾丸，或掣胁下、掣腰，痛不可忍者，天台乌药散主之。

此寒湿客于肝肾小肠而为病，故方用温通足厥阴手太阳之药也。乌药祛膀胱冷气，能消肿止痛。木香透络定痛。青皮行气伐肝。良姜温脏劫寒，茴香温关元，暖腰肾，又能透络定痛。槟榔至坚，直达肛门，散结气，使坚者溃，聚者散，引诸药逐浊气由肛门而出。川楝导小肠湿热，由小便下行。炒以斩关夺门之巴豆，用气味而不用形质，使巴豆帅气药散无形之气，随槟榔下出肛门。川楝得巴豆迅烈之气，逐有形之湿，从小便而去。俾有形无形之

结邪，一齐解散，而病根拔矣。

按：痼瘕之证尚多，以其因于寒湿，故因下焦寒湿而类及三条，略示门径。直接中焦脘腹满腹痛等证，古人良法甚多，而张子和专主于下，本之《金匱》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当下之例，而方则从大黄附子汤悟入，并将淋带痔疮瘰闭等证，悉收入疝门。盖皆下焦寒湿湿热居多，而叶氏于妇科久病瘕瘕，则以理奇经，温养肝肾为主。盖本之内经任脉为病，男子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也。此外良法甚多，学者当于各家求之，兹不备载。肩批：妇人得此等症，其天癸必不应期，自宜兼理奇经，温养肝肾，用方宜仿后之参茸汤。

天台乌药散方 苦辛热急通法

乌药五钱 木香五钱 小茴香五钱，炒黑 良姜五钱，炒 青皮五钱 川楝子十枚 巴豆七十二粒 槟榔五钱

先以巴豆微打破，加麸数合炒川楝子，以巴豆黑透为度。去巴豆麸子不用，但以川楝同前药为极细末，黄酒和服一钱，不能饮者姜汤代之。重者日再服，痛不可忍者日三服。

湿 温

【五十五】湿温久羁，三焦弥漫，神昏窍阻，少腹硬满，大便不下，宜清导浊汤主之。肩批：自此以后二十三条，皆补前第四十二条之所引而未发者，故另立一门，以见湿有寒热之分，而湿温之变化无穷也。朱评。

此湿久郁结于下焦气分，闭塞不通之象，故用能升能降，苦泄滞、淡渗湿之猪苓。合甘少淡多之茯苓，以渗湿利气。寒水石色白性寒，由肺直达肛门，宣湿清热。盖膀胱主气化，肺开气化之源，肺藏魄，肛门曰魄门，肺与大肠相表里之义也。晚蚕砂化浊中清气，大凡肉体未有死而不腐者，蚕得僵而不腐，得清气之纯粹者也，故其粪不臭不变色。得蚕之纯清，虽走浊道，而清气独全。既能下走少腹之浊部，又能化浊湿而使之归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用晚者，本年再生之蚕，取其生化最速也。皂荚辛咸性燥，入肺与大肠，金能退

暑，燥能除湿，辛能通上下关窍，子更直达下焦，通大便之虚闭。合之前药，俾郁结之湿邪，由大便而一齐解散矣。二苓寒石，化无形之气，蚕砂皂子，逐有形之湿也。肩批：湿即气也，气化则湿化，故名之曰湿气。顾名思义，故治法必以化气为主，在上焦则化肺气，在中焦则运脾气，在下焦则化膀胱之气，能如此早图之何，至延成变迁无定之湿症乎。

【雄按】发明蚕砂功用，何其精切。故余治霍乱，以此为主药也。

【霖按】剽窃叶氏治蔡姓案，议用甘露饮法，捏名宣清导浊汤。其发明蚕砂功用，颇为精切，亦不可没其善也。

宣清导浊汤 苦辛淡法

猪苓五钱 茯苓五钱 寒水石六钱 晚蚕砂四钱 皂荚子三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分二次服，以大便通快为度。

【五十六】湿凝气阻，三焦俱闭，二便不通，半硫丸主之。肩批：此以系温通之法，似应入寒湿门。

热伤气，湿亦伤气者何？热伤气者，肺主气而属金。火克金，则肺所主之气伤矣。湿伤气者，脾主天气，脾主地气，俱属太阴湿土。湿气太过，反伤本脏化气。湿久浊凝，至于下焦，气不惟伤而且阻矣。所为浊阻，故二便不通。今人之通大便，悉用大黄，不知大黄性寒，主热结有形之燥粪，若湿阻无形之气，气既伤而且阻，非温补通阳不可，硫黄热而不燥。能疏利大肠半夏能入阴，燥胜湿，辛下气，温开郁，三焦通而二便利矣。按上条之便闭，偏于湿重，故以行湿为主。此条之便闭，伤于气虚，故以补气为主。盖肾司二便，肾中真阳，为湿所困，久而弥虚，失其本然之职，故助之以硫黄。肝主疏泄，风湿相为胜负，风胜则湿行，湿凝则风息，而失其疏泄之能，故通之以半夏。若湿尽热结，实有燥粪不下，则又不能不用大黄矣。学者详审其证可也。肩批：考大黄之性，寒而能推荡，故主热结有形之燥粪，若湿阻气，非其所能也。

【霖按】温通燥湿法，是从叶香岩治严姓窃来，入湿温篇不美。

半硫丸 酸辛温法

石硫黄硫黄有三种，土黄、水黄、石黄也。入药必须用产土石者，土黄土纹，水黄直丝，色皆滞暗而臭，惟硫黄方板石纹，而有宝光不臭，仙家谓之黄矾。其形大，势如矾。按硫黄感日之精，聚土之液，相结而成。生于艮土者佳。艮土者，少土也。其色晶莹，其气清而毒小。生于坤土者恶，坤土者，老土也，秽浊之所归也。其色板滞，其气浊而毒重，不堪入药，只可作火药用。石磺产于外洋，来自船上，所谓倭黄是也。入菜服内煮火六时，则毒去 半夏制

上二味，各等分为细末，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一二钱，白开水送下。按半硫丸通虚闭，若久久便溏，服半硫丸亦能成条，皆其补肾燥湿之功也。

【五十七】浊湿久留，下注于肛，气闭，肛门坠痛，胃不喜食，舌苔腐白，术附汤主之。

此浊湿久留肠胃，致肾阳亦困，而肛门坠痛也。肛门之脉曰尻，肾虚则痛，气结亦痛。但气结之痛有二：寒湿、热湿也。热湿气实之坠痛，如滞下门中，用黄连槟榔之证是也。此则气虚而为寒湿所闭，故以参附，峻补肾中元阳之气。姜术补脾中建运之气，朴橘行浊湿之滞气，俾虚者充，闭者通，浊者行，而坠痛自止，胃开进食矣。按肛痛有得之大恐，或房劳者，治以参鹿之属，证属虚劳，与此对勘，故并及之。再此条应入寒湿门，以与上三条有互相发明之妙，故列于此，以便学者之触悟也。

【霖按】剽窃叶案，捏主方名，既名湿温，何以录其治寒湿之法？设大肠有热，用此等温补，殆矣。肩批：胃脘湿热未净者，参附姜术皆非所宜，审慎用之。

术附汤方 苦辛温法

生茅术五钱 人参二钱 厚朴三钱 生附子三钱 炮姜三钱 广皮三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先服一杯，约三时再服一杯，以肛痛愈为度。

【五十八】疟邪久羁，因疟成劳，谓之劳疟，终虚而痛，阳虚而胀。胁有疟母，邪留正伤，加味异功汤主之。肩批：必实见有此四字，始可用此方。此与久疟补中益气汤法大同小异。

此证气血两伤，经云劳者温之，故以异功

温补中焦之气。归桂合异功，温养下焦之血，以姜枣调和营卫，使气血相生，而劳瘵自愈。此方补气，人所易见，补血人所不知，经谓中焦受气取汗，变化而赤，是谓血。凡阴阳两伤者，必于气中补血，定例也。

加味异功汤 辛甘温阳法

人参三钱 当归一钱五分 肉桂一钱五分
炙甘草二钱 茯苓三钱 干术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广皮二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

【五十九】症久不解，胁下成块，谓之疟母，鳖甲煎丸主之。

疟邪久扰，正气必虚，清阳失转运之机，浊阴生窃踞之渐。气闭则痰凝血滞，而块势成矣。胁下及少阳厥阴所过之地，按少阳厥阴枢，疟不离乎肝胆，久扰脏腑皆困，转枢失职，故结成积块。居于所部之分，谓之疟母者，以其由疟而成，且无已时也。按《金匱》原文，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如其不瘥，当云何？此结为瘕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盖人身之气血与天地相应，故疟邪之著于人身也，其盈缩进退，亦必与天地相应。如月一日发者，发于黑昼月廓空时，气之虚也。当俟十五日愈，五者生数之终，十者成数之极。生成之盈数相会，五日一元，二十五日三元一周，一气来复。白昼月廓满之时，天气实而人气复，邪气释而病当愈。设不瘥，必俟天气再转，当于月尽解，如其不瘥，又当云何？然月自亏而满，阴已盈而阳已缩，自满而亏。阳已长而阴已消，天地阴阳之盈缩消长已周，病尚不愈，是本身之气血，不能与天地之化机相为流转，日久根深，牢不可破，故宜急治也。

鳖甲煎丸方

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三分 葶苈一分，熬
石韦一分，去毛 厚朴三分 大黄三分 芍药五分
桂枝三分 牡丹皮五分 瞿麦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参一分 廋虫五分，熬
阿胶三分，炒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

上二十三味，为细末，取龟下灰一斗，清酒一斤五斗，浸灰，俟酒尽一半，著鳖甲于中，煮令泛澜如胶漆，绞取汁，纳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方论】此辛苦通降，咸走络法。鳖甲煎丸者，君鳖甲而以煎成丸也。与他丸法迥异，故曰煎丸。方以鳖甲为君者，以鳖甲守神入里，专入肝经血分，能消瘕瘕，带领四虫深入脏络。飞者升，走者降。飞者兼走络中气分，走者纯走络中血分助。以桃仁、丹皮、紫葳之破满行血，副以葶苈、石韦、瞿麦之行气渗湿，臣以小柴胡、桂枝二汤，总去三阳经久结之邪。大承气，急驱入腑已结之渣滓，佐以人参、干姜、阿胶护养鼓荡气血之正，俾邪无容留之地，而深入脏络之病根拔矣。按小柴胡汤中有甘草，大承气汤中有枳实，仲景之所以去甘草，畏其太缓。凡走络药不须守法，去枳实畏其太急，而直走肠胃，亦非络药所宜也。

【六十】太阴三疟，腹胀不渴，呕水，温脾汤主之。眉批：合下三条三阴疟，有如此分别，可知以一方统治之者之误。

三疟本系兴人脏真之痼疾，往往经年不愈。现脾胃证，犹属稍轻。腹胀不渴，脾寒也。故以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辅以厚朴消胀。呕水者胃寒也，故以生姜降逆，辅以茯苓渗湿而养正，蜀漆乃常山苗，其性急走疟邪，导以桂枝，外达太阳也。

【霖按】此条合下两条，皆剽窃叶药，捏造药方名而与湿温，终属不侔。

温脾汤方 苦辛温里法

草果二钱 桂枝三钱 生姜五钱 茯苓五钱
蜀漆三钱，炒 厚朴三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分二次温服。

【六十一】少阴三疟，久而不愈，形寒嗜卧，舌淡，脉微，发时不渴，气血两虚，扶阳汤主之。

疟论篇，黄帝问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客于六腑，而有时与卫气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刺疟篇曰：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门牖而处，其病难已。夫少阴疟，邪入至深，本难速已。三疟又系积重难反，与卫气相失之证，久不愈其常也。既已久不愈矣，气也血也，有不随时日耗散也哉。形寒嗜卧，少阴本证，舌淡脉微不渴，阳微之象，故以鹿茸为君，峻补督脉。一者八脉丽于肝肾少阴虚则八脉亦虚，一者督脉总督诸阳，为卫气之根本。人参附子桂枝，随鹿茸而峻补太阳以实卫气，当归随鹿茸，以补血中之气，通阴中之阳。单以蜀漆一味，急提难出之疟邪，随诸阳药努力奋争，由卫而出。阴脏阴证，故以扶阳为名。眉批：四字指明，须切记。

扶阳汤 辛甘固阳法

鹿茸五钱，生地黄，先用黄酒煎透 熟附子三钱
人参二钱 粗桂枝三钱 当归二钱 蜀漆三钱，炒黑

水八杯，加入鹿茸酒，煎成三小杯，日三服。

【六十二】厥阴三疟，日久不已，劳则发热，或有痞结，气逆欲呕，减味乌梅圆法主之。

凡厥阴病甚，未有不犯阳明者。邪不深不成三疟。三疟本有难已之势，既久不已，阴阳两伤，劳则内发热者，阴气伤也。痞结者，阴邪也。气逆欲呕者，厥阴犯阳明，而充阳明之阳将愈也，故以乌梅圆法之刚柔并用，柔以救阴，而顺厥阴刚脏之体，刚以救阳，而阳明阳腑之体也。

减味乌梅圆法 酸苦为阴，辛甘为阳复法，以下方中多无分量，以分量本难预定，用者临时斟酌可也

半夏 黄连 干姜 吴萸 茯苓 桂枝
白芍 川椒炒黑 乌梅

按：疟、痢两门，日久不治，暑湿之邪，与下焦气血混处者，或偏阴偏阳，偏刚偏柔，或

宜补宜泻，宜通宜涩，或从太阴，或从少阴，或从厥阴，或护阳明。其证至杂至多，不及备载。本论原为温暑而设，附录数条于湿温门中者，以见疟痢之原，起于暑湿，俾学者识得源头，使杂症有所统属，粗具规模而已。欲求美备，勤绎名家。

【六十三】酒客久痢，饮食不减，茵陈白芷汤主之。眉批：酒客二字亦宜活看，凡湿热之体，均类此。

久痢无他证，而且能饮食如故，知其病之未伤脏真胃土，而在肠中也。痢久不止者，酒客湿热下注，故以风药之辛，佐以苦味入肠，芳香凉淡也。盖辛能胜湿，而升脾阳，苦能渗湿清热，芳香悦脾而燥湿，凉能清热，淡能渗湿也。俾湿热去而脾阳升，痢自止矣。

【霖按】以下九条，皆从叶案窃来，捏撰方名，攘为己出，然多属久痢。温补固涩法，而纂入此湿温篇中，不知其意何居。

茵陈白芷汤方 苦辛淡法

茵陈 白芷 北秦皮 茯苓皮 黄柏
藿香

【六十四】老年久痢，脾阳受伤，食滑便溏，肾阳亦衰，双补汤主之。眉批：老年二字宜活看，若其人虽非年老而身体本虚，又病久而邪无多者，均可仿此治之。总以邪少虚多四字为扼要。若痢症初起，邪气正盛，服此等药如审毒矣。宜辨之。如证未审确，不能随便试用，苟非脏真大虚，岂可轻试妄投。

老年下虚久痢，伤脾而及肾，食滑便溏，亦系脾肾两伤。无腹痛肛坠气胀等证，邪少虚多矣。故以人参、山药、茯苓、莲子、芡实、甘温而淡者，补脾渗湿。再莲子、芡实。水中之谷，补土而不克水者也。以补骨、苁蓉、巴戟、兔丝、覆盆、萸肉、五味，酸甘微辛者，升补肾脏阴中之阳，而兼能益精气，安五脏者也。此条与上条当对看。上条以酒客久痢，脏真未伤，而湿热尚重，故虽日久，仍以清热渗湿为主。此条以老年久痢，湿热无多，而脏真已歉，故虽滞下不净，一以补脏固正立法。于此亦可以悟治病之必先识证也。

双补汤方 复方也法见注中

人参 山药 茯苓 莲子 芡实 补骨脂 苁蓉 黄肉 五味子 巴戟天 兔丝子 覆盆子

【六十五】久痢小便不通，厌食欲呕，加减理阴煎主之。眉批：阴液全从大便而去，故此处之小便不通为阴液涸。

此由阳而伤及阴也。小便不通，阴液涸矣。厌食欲呕，脾胃两阳败矣。故以熟地、白芍、五味收三阴之阴，附子通肾阳，炮姜理解阳，茯苓理胃阳也。按原方通守兼施，刚柔互用，而名阴煎者，意在偏护阴也。熟地守下焦血分，甘草守中焦气分，当归通下焦血分，炮姜通中焦气分。盖气能统血，由气分之通，及血分之守，此其所以为理也。此方去甘草当归，加白芍、五味、附子、茯苓者，为其厌食欲呕也。若久痢阳不见伤，无食少欲呕之象，但阴阳甚者，又可以去刚增柔矣。用成方总以活流动，对证审药为要。

加减理阴前方 辛淡为阳，酸甘化阴补法。凡补法皆久病，未可以一法了事者。

熟地 白芍 附子 五味 炮姜 茯苓

【六十六】久痢带瘀血，肛中气坠，腹中不痛，断下渗湿汤主之。眉批：治下痢用湿法，用堵截法，必滞邪均去始可用。此症虽无积滞，而湿热尚存，故方中渗湿中药独多。

此涩血分之法也。腹不痛，无积滞可知。无积滞，故用湿也。然腹中虽无积滞，而肛门下坠，痢带瘀血，是气分之湿热，久而入于血分，故重用樗根皮之苦燥湿。寒胜热，湿以断下，专入血分，以涩血为君。地榆得先春之气，木火之精，去陈生新。茅术、黄柏、赤苓、猪苓开膀胱，使气分之湿热，由前阴而去，不致遗留于血分也。查肉亦为去瘀而设银花为败毒而然。

断下渗湿汤方 苦辛淡法

樗根皮一两，炒黑 生茅术 钱 生黄柏 钱
地榆 钱五分，炒黑 查肉三钱，炒黑 银花 钱五分，炒黑 赤苓三钱 猪苓 钱五分

水八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六十七】下痢无度，脉微细肢厥，不进

食，桃花汤主之。眉批：此因关闸不藏，真阳因痢而欲脱。况下痢无度，滞邪均已无余，故纯用湿法，堵截法。

此涩阳明阳分法也。下痢无度，关闸不藏，脉微细肢厥，阳欲脱也。故以赤石脂急涩下焦，梗米合石脂堵截阳明，干姜温里而回阳。俾痢止则阴留，阴留则阳斯恋矣。

桃花汤方 法见温热下焦篇

【六十八】久痢，阴伤气陷，肛坠尻酸，地黄余粮汤主之。眉批：此方湿而兼固阴。

此涩少阴阴分法也。肛门坠而尻脉酸，虚而津液消亡之象，故以熟地、五味、补肾而酸甘化阴，余粮固涩下焦而酸可除，坠可止，痢可愈也。按石脂余粮，皆系石药而性涩，桃花汤用石脂，不用余粮，此则用余粮，而不用石脂，盖石脂甘温，桃花温剂也。余粮甘平，此方救阴剂也。无取乎温，而有取乎平也。

地黄余粮汤方 酸甘兼涩法

熟地黄 禹余粮 五味子

【六十九】久痢伤肾，下焦不固，肠腑滑下，纳谷运迟，三神丸主之。眉批：此之脾阳不运，由于肾阳先衰，所谓釜底无薪是也。

此涩少阴阴中之阳法也。肠腑滑下，知下焦之不固，纳谷运迟，在久痢之后，不惟脾阳不运，而肾中真阳亦衰矣。故用三神丸，温补肾阳。五味兼收其阴，肉果涩自滑之脱也。

三神丸方 酸甘辛温兼涩法，亦复方也。

五味子 补骨脂 肉果去净油

【七十】久痢伤阴，口渴舌干，微热微咳，人参乌梅汤主之。

口渴微咳于久痢之后，无湿热客邪等证，故知其阴液大伤，热病液涸，急以救阴为务。

人参乌梅汤 酸甘化阴法

人参 莲子炒 炙甘草 乌梅 木瓜 山药

按：此方于救阴之中，仍然兼护脾胃。若液亏甚而土无他病者，则去山药莲子，加生地麦冬，又一法也。

【七十一】痢久阴阳两伤，少腹肛坠，腰膝脊骀酸痛，由脏腑伤乃奇经，参茸汤主之。眉

批：此温补奇经八脉之法，如人有寒湿而体虚羸，天癸不应期者，方法宜宗此。

少腹坠，冲脉虚也。肛坠下，下焦之阴虚也。腰，肾之腑也。胯，胆之穴也。渭环跳，脊，太阳夹督脉之部也。髀，阳明部也。俱酸痛者，由阴络而伤及奇经也。参补阳明，鹿补督脉，归苘补冲脉，兔丝、附子升少阴杜仲主腰痛。俾八，脉有权肝肾有养，而痛可止坠可升提也。按环跳本穴属胆，太阳少阴之络，实会于此。

参茸汤 辛甘温法

人参 鹿茸 附子 当归炒 茴香 兔丝子 杜仲

按：此方虽阴阳两补，而偏于阳。若其人但坠而不腰脊痛，偏于阴伤多者，可于本方去附子，加补骨脂，又一法也。

【七十二】久痢伤及厥阴，上犯阳明，气上撞，心饥不欲食，干呕腹痛，乌梅圆主之。眉批：乌梅丸一方治妇人之症极多，全在用方者化而裁之。后人每不敢用者，皆不善读仲景书之故。

肝为刚脏，内寄相火，非纯刚所能。阳明腑非刚药不复其体。仲景厥阴篇中，列乌梅圆，治木犯阳明之吐蛔。自注曰：又主久痢方。然久痢之症不一，亦非可一概用之者也。叶氏于木犯阳明之症痢，必然用其法而枝、细辛、黄柏其与久痢纯然厥阴见证，而无犯阳明之呕，而不食撞心者，则又纯乎用柔，是治厥阴久痢之又一法也。按泻心寒热并用，而乌梅圆又寒热刚柔并用矣。盖泻心治胸膈间病，犹非纯在厥阴也，不过肝脉络胸耳。若乌梅圆，则治厥阴，防少阳，护阳明之全剂。

乌梅圆 酸甘辛苦复法，酸甘化阴，辛苦通降，又辛甘为阳，酸苦为阴

乌梅 细辛 干姜 黄连 当归 附子 蜀椒炒焦去汗 桂枝 人参 黄柏

此乌梅圆本方也。独无论者，以前贤名注林立，兹不再赘。分量制法，悉载伤寒论中。

【七十三】休息痢，经年不愈，下焦阴阳皆虚，不能收摄，少腹气结，有似瘕瘕，参芍汤主之。

休息痢者，或作或止，止而复作，故名休息。占称难治。所以然者，正气尚旺之人，即受暑湿水谷血食之邪太重，必曰数十行，而为胀、为痛、为里急后重等证，必不或作或辍也。其成休息证者，大抵有二，皆以正虚之故。一则正虚留邪在络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而见积滞腹痛之实证者，可遵仲景凡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当下之例，而用少少温下法。兼通络脉以去其隐伏之邪。或丸药缓攻，俟积尽而即补之。或攻补兼施，中下并治，此虚中之实证也。一则纯然虚证，以痢久滑泄太过，下焦阴阳两伤，气结似乎瘕瘕。而实非瘕瘕。舍温补其何从？故以参苓炙草守补中焦，参附固下焦之阳，白芍五味收三阴之阴，而以少阴为主。盖肾司二便也。汤名参芍者，取阴阳兼固之义也。

参芍汤方 辛甘为阳，酸甘化阴复法

人参 白芍 附子 茯苓 炙甘草 五味子

【七十四】噤口痢，热气上冲，肠中逆阻，似闭，腹痛在下尤甚者，白头翁汤主之。眉批：观治噤口痢诸方，亦皆由外及内，由上及下，可知以一方笔统治病者之谬。

此噤口痢之实证，而偏于热重之方也。

【霖按】此两条从叶氏治包姓案窃来。然噤口痢若兼胃虚者，重用苦寒，恐难获效。

白头翁汤方 注见前

【七十五】噤口痢，左脉细数，右手脉弦，干呕，腹痛，里包后重，积下不爽，加减泻心汤主之。眉批：合前论三阴症观之，可见病证虽同而病因各自不同，前人之分别明晰如此。

此亦噤口痢之实证，而偏于湿太重者也。脉细数，湿热著里之象。右手弦者，木人土中之象也。故以泻心去守中之品，而补以运之，辛以开之，苦以降之。加银花之败热毒，查炭之克血积，木香之通气积，白芍以收阴气，更能于土中拔木也。

加减泻心汤方 苦辛寒法

川连 黄芩 干姜 银花 查炭 白芍

木香汁

【七十六】噤口痢，呕恶不饥，积少痛缓，形衰脉弦，舌白不渴，加味参苓白术散主之。

此噤口痢邪少虚多，治中焦之法也。积少痛缓，则知邪少。舌白者无热，形衰不渴，不饥不食，则知胃关欲闭矣。脉弦者，《金匮》谓弦则为减，盖谓阴精阳气俱不足也。《灵枢》谓诸小脉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调以甘药也。仲景实本于此，而作建中汤，治诸虚不足，为一切虚劳之祖方。本东垣又从此化出补中益气、升阳益气、清暑益气等汤，皆甘温除大热法，究不若建中之纯。盖建中以德腾，而补以才腾者也。调以甘药者，十二经皆秉气于胃，胃复则十二经之诸虚不足皆可复也。叶氏治虚多脉弦之噤口痢，仿古之参苓白术散而加之者，亦同诸虚不足，调以甘药之义。又从仲景东垣两法化出，而以急复胃气为要者也。

【霖按】叶氏此案，是久痢屡进香连丸，及理气导湿清热，延经四十余日，胃倒气夺，中宫损极，下关不摄之治。方案服法俱佳，鞠通窃来，而不叙明久痢之因，便觉此方于初病噤口者不合。

加味参苓白术散方 本方甘淡微苦法加则辛甘化阳，芳香悦脾，微辛以通，微苦以降也。

人参二钱 白术一钱五分，炒焦 茯苓一钱五分 扁豆二钱，炒 薏仁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砂仁七分，炒 炮姜一钱 肉豆蔻一钱 炙甘草五分

共为细末，每服一钱五分，香梗米汤调服，日二次。

【方论】参苓白术散原方，兼治脾胃，而以胃为主者也。其功但止上虚无邪之泄泻而已。此方则通宣三焦，提上焦，涩下焦，而以醒中焦为要者也。参苓白术加炙草，则成四君矣。按四君以参苓为胃中通药，胃者腑也，腑以通为补也。白术炙草，为脾经守药。脾者脏也，脏以守为补也。茯苓淡渗，下达膀胱，为通中之通。人参甘苦，益脾胃之气，为通中之守。白术苦能渗湿，为守中之通。甘草纯甘，不兼他

味，又为守中之守也。合四君为脾胃两补之方。加扁豆、薏仁、以补脾胃之体，炮姜以补脾肾之用，桔梗从上焦开提清气，砂仁、肉蔻从下焦因涩浊气。二物皆芳香，能涩滑脱，而又能通下焦之郁滞，兼醒脾阳也。为末取其留中也。引以香梗米，亦以其芳香悦土，以胃所喜为补也。上下斡旋，无非冀胃气渐醒，可以转危为安也。

【霖按】痢疾之邪，竟传大肠，原无不食之理，以中焦无病故也。若邪发中焦，胃已受病，而噤口不食矣。然有宿食未消者，有木邪乘土者，有水饮停蓄者，有火热炎炽者，有胃气虚冷者，有胃虚挟热者，有脾胃虚弱者，有秽积在下，恶气薰蒸而呕逆，食不得入者，有脾胃不弱，头痛心烦，手足温热，乃毒气上冲心肺，所以呕而不食者。其因实繁，其治不一。丹溪用入参黄连呷法，亦清热养胃之义。孔以立以藕汁煮热，稍加砂糖频服，兼进多年陈米稀糜，似较人参石莲黄连为稳。究调服不若黄履素《折肱漫录》中所载，鳊骨煨炭研细，白砂糖调之尤效也。学者鉴诸。

【七十七】噤口痢，胃关不开者，由于肾关不开者，肉苁蓉汤主之。

此噤口痢邪少虚多，治下焦之法也。盖噤口日久，有责在胃者，上条是也。亦有由于肾关不开，而胃关愈闭者，则当以下焦为主。方之重用苁蓉者，以苁蓉感马精而生。精血所生之草，而有肉者也。马为火畜，精为水阴，禀少阴水火之气，而归于太阴坤土之药。其性温润平和，有从容之意，故得从容之名。补下焦阳中之阴，有殊功，《本经》称其强阴益精，消癥瘕，强阴者，火气也。益精者，水气也。癥瘕乃气血积聚在形之邪，水火既济，中土气盛，积聚自消。兹以噤口痢阴阳俱损，水土两伤，而又滞下之积聚未清，苁蓉乃确当之品也。佐以附子，补阴中之阳。人参干姜补土，当归白芍补肝肾，芍用桂制者，恐其呆滞，且束入少阴血分也。

肉苁蓉汤 辛甘法

内苁蓉一两，泡淡 附子二钱 人参二钱
干姜炭二钱 当归二钱 白术二钱，肉桂汤浸炒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缓缓服，胃稍开，再作服。

秋 燥

【七十八】燥久伤及肝肾之阴，上盛下虚，昼凉夜热，或干咳，或不咳，甚则痉厥者，三甲复汤主之，定风珠亦主之，专翕大生膏亦主之。肩批：伤及下焦之阴，必用重浊药始能补之。此方专治前证也，凡上实下虚，肾液不足，及妇人血经枯干，八脉伤损等证，亦可以此治之。其用宏矣。朱评。

肾主五液而恶燥，或由外感邪气久羁，而伤及肾阴。或不由外感而内伤致燥，均以培养津液为主。肝木全赖肾水滋养，肾水枯竭，肝断不能独治。所谓乙癸同源，故肝肾并称也。三方由浅入深，定风浓于复脉，皆用汤，从急治。专翕，取乾坤之静，多用血肉之品，熬膏为丸，从缓治。盖下焦深远，草木无情，故用有情缓治。再暴虚易复者，则用二汤，久虚复者，则用专翕。专翕之妙，以下焦丧失，皆腥臭脂膏，即以腥臭脂膏补之。较之丹溪之知柏地黄，云治雷龙之火而安肾燥，明眼自能辨之。盖凡甘能补，苦能泻，独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乎。再雷龙不能以刚药直折也，肾水足则静，自能安其专翕之性。肾水亏则动而躁，因燥而躁也。善安雷龙者，莫知专翕，观者察之。

三甲复脉汤定风珠方并见前

专翕大生膏酸甘咸法

人参二斤，无力者以制洋参代之 茯苓二斤

龟板一斤，另熬胶 乌骨鸡一对 鳖甲一斤，另熬胶
牡蛎一斤 鲍鱼二斤 海参二斤 白芍二斤
五味子半斤 麦冬二斤，不去心 羊腰子八对
猪脊髓一斤 鸡子黄二十圆 阿胶二斤

莲子二斤 芡实二斤 熟地黄二斤 沙苑
蒺藜一斤 白蜜一斤 枸杞子一斤，炒黑

上药分四铜锅，忌铁器，搅用铜勺，以有情归有情者二，无情归无情者二。文火细炼六昼夜，去渣再熬三昼夜，陆续合为一锅，煎炼成膏，末下三胶，合蜜和匀。以方中有粉无汁之茯苓、白芍、莲子、芡实为细末，合膏为丸，每服二钱，渐加至三钱，日三服。约一日一两，期年为度。每殒胎必三月。肝虚而热者，加天冬一斤，桑寄生一斤，同熬膏，再加鹿茸二十四两为末本方以阴生于八，成于七，故用三七二十一之奇方守阴也。加方用阳生于七，成于八，三八二十四之偶方以生胎之阳也。古法通方多用偶，守法多用奇，阴阳互也。

【征按】此集始于银翘散之清芬，终于专翕膏之浊臭。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后之览者，亦可以悟三焦大意矣。

【霖按】此方秽浊，一味蜜补，用者慎之。

【雄按】吴氏此书，不过将《指南》温暑湿各案，穿插而成。惜未将《内经》、《难经》、《伤寒论》诸书，溯本穷源，即叶氏《温热论》、《幼科要略》亦不汇参，故虽曰发明叶氏，而实未得其精奥也。至采附各方，不但剪裁未善，去取亦有未当。此余不得已而有《温热经纬》之纂也。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卷四

清 淮阴 吴 塘鞠通原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选评
扬州 叶 霖子雨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杂 说

汗 论

汗也者，合阳气阴精蒸化而出者也。内经云：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盖汗之为物，以阳气为运用，以阴精为材料。阴精有余，阳气不足，则汗不能自出，不出则死。阳气有余，阴精不足，多能自出再发则痉，痉亦死。或熏灼而不出，不出亦死也。其有阴精有余，阳气不足，又为寒邪肃杀之气所搏，不能自出者，必用辛温味薄急走之药，以动用其阳气，仲景之治伤寒是也。《伤寒》一书，始终以救阳气为主。其有阳气有余，阴精不足，又为温热升发之气所铄，而汗自出，或不出者，必用辛凉以止其自出之汗。用甘凉甘润，培养其阴精为材料，以为正汗之地，本论之治温热是也。本论始终以救阴精为主，此伤寒所以可不发汗，温病断不可发汗之大较也。唐宋以来，多昧于此，是以人各著一伤寒书，而病温热者之祸亟矣。呜呼，天道欤，抑人事欤！眉批：阴阳配对，疏发致汗之由与不汗之由，可汗之由与不可汗之一千余年以来，不断之疑案至今始定。

【霖按】伤寒乃寒邪束缚肌腠，自宜辛发汗，以达表邪。温病若专由伏气者，当清里热，可不必发汗。若由外邪触发者，又不可不发汗，惟不宜辛温重剂，辛凉轻剂葱豉汤可矣。设挟湿，湿与热蒸，则自汗出而热不解，又当

于辛凉轻剂中佐甘淡渗湿，湿行热自解，汗自止。此章氏言温热病断不可发汗，辨证尚欠分晓，而断字尤属语病。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原文云：或问天有六气，风寒暑湿燥火，风寒暑湿，经皆揭病出条例以立论，而不揭燥火燥水，无病可论乎？曰：《素问》言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者，盖以四气之在四时，各有专令，故皆传病也。燥火无专令，故不专病，而寄病于百病之中，犹土无正位，而寄王于四时。辰戌丑未之中。不揭者，无病无燥火也。

愚按：此论牵强臆断，不足取信。盖信经太过，则凿之病也。春风，夏火，长夏湿土，秋燥，冬寒，此所谓播五行于四时也。经言先夏至为病温，即火之谓。夏伤于暑，指长夏中央土而言也。秋伤于湿，指初秋而言，乃上令湿土之气，流行未尽。盖天之行令，每微于令之初，而盛于令之末。至正秋伤燥，想代远年湮。脱简故耳。喻氏补之，诚是。但不当硬改经文，已详论于下焦寒湿第四十七条中。今乃以土寄王四时比燥火则谬甚矣。夫寄王者，湿土也，岂燥火哉。以先生之高明，而于六气乃昧昧焉，亦千虑之失矣。

【霖按】喻氏之硬改经文，是不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四时伏气之旨。观鞠通下焦寒湿四十七条中之注，不过以秋分前后六气之呆法立论，又何尝达《内经》之精义哉。余曾释

此义于拙集《伤寒正义》中，边幅有限，未便抄录。

伤寒注论

仲祖《伤寒论》，诚为金科玉律，奈注解甚难。盖代远年湮，中间不无脱简。又为后人妄增，断不能起仲景于九原而问之，何条在先，何条在后，何处尚有若干文字，何处系后人为增。惟有阙，疑阙殆，择其可信者而从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尔。创斯注者，则有林氏成氏，大抵随文顺解，不能透发精义。然创始实难，不为无功，有明中行方先生，实能苦心力索，畅所欲言，溯本探微，阐幽发秘，虽未能处处合拍。而大端已具。喻氏起而作尚论，补其阙略，发其所未发，亦诚仲景之功臣也。然除却心解数处，其大端亦从方论中来，不应力诋方氏。北海林先生刻方氏《前条辨》，附刻《尚论篇》，历数喻氏僭窃之罪，条分而畅评之。喻氏之后，又有高氏，注尚论发明，亦有心得可取处。其大端暗窃方氏，明尊喻氏，而又力诋喻氏，亦如喻氏之于方氏也。北平刘觉合先生起而证之，亦如林北海之证尚论者。然公道自在人心也。其他如郑氏程氏之后条辨，无足取者，明眼人自识之。舒驰远之《集注》。一以喻氏为主，兼引程郊倩之《后条辨》，杂以及门之论断。若不知有方氏之前条辨者，遂以喻氏窃方氏之论，直谓为喻氏书矣。此外有沈目南注。张隐庵《集注》，程云来《集注》，皆可阅。阅至慈溪柯韵伯《注伤寒论》，著《来苏集》，聪明才辩，不无发明，可供采择。然其自序中谓大青龙一证，方喻之注大错。目之曰郑声，曰杨墨，及取三注对勘，虚中切理，而细绎之，柯注谓风有者阴阳，汗出脉缓之桂枝证，是中鼓动之阳风，汗不出脉紧烦躁之大青龙证，是中凜冽之阴风。试问中鼓动之阳风者，而主以桂枝辛甘温法，置《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正法于何地？仲景自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反背《素问》而立法耶？且以中鼓动之阳风者。主以甘温之桂枝，中凜冽之阴风

者，反主以寒凉之石膏，有是理乎？其注烦躁，又曰：热淫于内，则心神烦扰，风淫于内，故手足躁乱。方先生原注风为烦寒则躁。既曰凜冽阴风，又曰热淫于内，有是理乎，种种矛盾，不可枚举。方氏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吾不敢谓即仲景之本来面目，然欲使后学眉目清楚，不为无见。如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即仲景之心法，而高于方氏也。其删改原文处，多逞臆说，眉批：恃才气者多武断。朱评。不若方氏之纯正耳。且方氏创通大义，其功不可没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于方氏，补偏救弊，其卓识妙语，不无可取。而独恶其自高己见，各立门户，务掩前人之善耳。后之学者，其各以明道济世为急，毋以争名竞腾为心，民生幸甚。眉批：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朱评。

【霖按】《伤寒论》为后汉张仲景采录《素》、《难》诸经集撰，计十六卷。奈兵火亡佚，惟六经篇层次井然，是属庐山真面。宋人及金元诸家，言伤寒者虽不能明仲景之奥义，尚知伤寒为外感通称。其所著之书，寒热攻补，各偏一说，亦当时气运使然。虽然非仲景原文要不失仲景意旨。成聊摄之随文诠释，却不能处处发明。其《明理论》一卷，乃嘉惠来兹亦非浅鲜。惟执许学士《发微论》中桂枝治风伤卫，麻黄治寒伤营，和青龙治风寒两伤营卫之说，致使温病无从下手。智者一失，遗害匪轻。前明方中行不能正三方鼎峙之非，反将仲景原书换后移前，割章分节，名之曰《条辨》。后之拾其唾余者，如喻嘉言，程郊倩等，各以私见穿凿，不自知其误解，惟辨驳前人是非，竟成牢不可破之局。幸有钱塘张隐庵、张令韶两先生振龙发聩，一正其义，尽扫割裂陋习。无奈流毒已远，入人已深，颓风不易挽回。如鞠通以发热不恶寒之温病条下，捏造主以桂枝汤，皆因未见伤寒原论，不明仲景著书之义。以为《伤寒论》本可听人添抹涂改者。柯韵伯之《论注》、《论翼》，原间有可议处，然未若鞠通之谬妄也。

【汪按】分风寒营卫三法，始于成氏，未为

甚非,至方氏始各立疆界。喻氏并半温病小儿分为三法,则愈失愈远矣。

【霖按】风寒营三法,始于许叔微《伤寒发微论》,非始于成无己。

何廉臣按:按风伤卫,主以桂枝汤。寒伤,主以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而内有伏温者,主以大青龙汤。

风 论

《内经》曰:风为百病之长。又曰风者,善行而数变。夫风何以为百病之长乎?《大易》曰:元者善之长也。盖冬至四十五日以后夜半,少阳起而立春,于立春前十五日交大寒节,而厥阴风木行令,所以疏泄一年之阳气,以布德行仁生养万物者也。故王者功德既成以后,制礼作乐,舞八佾而宣八风,所谓四时和,八风理,而民不夭折。风在害人者也,人之腠理密而精气足者,岂以是而病哉?而不然者,则病斯起矣。以天地生生之具,反为人受害之物。恩极大而害亦广矣。盖风之体不一,而风之用有殊。春风自下而上,夏风横行空中,秋风自上而下,冬风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则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于四时八节也。立春起艮方,从东北隅而来,名之曰条风。八节各随其方而起,常理也。如立春起坤方,谓之冲风。又谓之虚邪贼风,为其乘月建之虚,则其变也。春初之风,则夹寒水之母气。春末之风,则带火热之子气。夏初之风,则木气未尽而炎火渐生。长夏之风,则挟暑气,湿气,木气未为木库。大雨而后暴凉,则挟寒水之气。久晴不雨,以其近秋也。而先行燥气,是长夏之风,无所不兼,肩批:所谓土兼五行也。而人则无所不病矣。初秋则挟湿气,季秋则兼寒水之气,所以报冬气也。初冬犹兼燥金之气,正冬则寒水本令,而季冬又报来春风木之气,纸鸢起矣。再由五运六气而推,大运如甲己之岁,其风多兼湿气。一年六气中,客气所加何气,则风亦兼其气而行令焉。然则五运六气,非风不行。风也者,六气之帅也,诸病之领袖也,故曰百

病之长也。其数变也奈何?如夏日早南风。少移时,则由西而北而东方,南风之时,则晴而热。由北而东,则雨而寒矣。四时皆有早暮之变。不若夏日之数而易见耳。夫夏日曰长门化,以盛万物也,而病亦因之而盛。阴符所谓害生于恩也。无论四时之风,皆带凉气者,木以水为母也。转化转热者,木生火也。且其体无微不入,其用无处不有。学者诚能体察风之体用,而于六淫之病,思过半矣。前人多守定一桂枝,以为治风之祖方,下此则以羌防柴葛,为治风之要药,皆未体风之情,与《内经》之精义者也。桂枝汤在《伤寒》书内,所治之风,风兼寒者也。治风之变法也。若风之不兼寒者,则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治风之正法也。以辛凉为正。而甘温为变者何?风者木也,辛凉者金气,金能制木故也。风转化转热肩批:医不讲化气不可与言治病用药。朱评。辛凉苦甘,则又凉气也。霖按:即是桂枝汤所治之风,乃兼寒之风,何以上焦首条妄称仲景治风湿之方。

【霖按】《灵枢》九宫八风篇,论太乙所居之宫,徙游之日甚详。其谓虚乡来之风,乃能病入者,即四正四维之冲风也。如其时春风从四方来者,为从虚张业之贼风,盖金克木也。余可类推。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儒书有经子史集,医书亦有经子史集。《灵枢》、《素问》、《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金匱玉函经》为医门之经,而诸家注论,治验类案,本草方书等则医门之子史集也。经细而子史集粗,经纯而子史集杂,理固然也。学者必不可不尊经,不尊经则学无根柢,或流于异端。然尊经太过,死于句下,则为贤者过之。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不肖者不知有经,仲景先师所谓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自汉时而已然矣,遑问后世。此道之所以常不明,而常不行也。

本论起银翘散论

本论第一方用桂枝汤者。以初春余寒之气未消，虽曰风温，系少阳之气，少阳紧承厥阴，厥阴根于寒水，初起恶寒之证尚多，故仍以桂枝为首。犹时文之领上文来脉也。本论方法之始，实始于银翘散。眉批：此是初春畏寒之症，即以桂枝鼓动微阳。朱评。

【汪按】温病首桂枝，宗仲景也。再按初春少阳主令，柴胡证亦时有。果诊候确当，亦当用之。本论不载者，以世俗多妄以柴胡通治四时杂感，故不欲相混，恐致伤寒温病，界限不清耳。

【吴按】六气播于四时，常理也。诊病者要知夏日亦有寒病，冬日亦有温病。次年春夏，尚有上年伏暑，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全在测证的确。本论凡例内云：除伤寒宗仲景法，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后世学者察证之时，若真知确见其为伤寒，无论何时，自当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气中为何气非伤寒者，则于本论中求之。上集篇辨伤寒温暑疑似之间最详。

【霖按】风温者，内伏温邪，外感风热，先宜凉解表，徐议清里。此证固属春令为多，而冬日亦间有之，岂桂枝温里所宜，泥执六淫主气，谓春初余寒未消，少阳紧承厥阴，厥阴根乎寒水之气。然则冬温一证。当用伤寒治法，非麻桂不解矣。若谓宗仲景，但仲景风湿条下，并未立治法，桂枝汤主之五字，是鞠通捏造，自条自辨，已属奇文。自立自宗，则更奇矣。通篇剽窃叶案为多，而舍葱豉汤勿用，杜撰一银翘散，欲统治诸温，多见其不自量也。

本论粗具规模论

本论以前人信经太过，经谓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曰《伤寒论》为方法之祖，故前人遂于伤寒法中求温热，中行且犯此病。混六气于一伤寒论中，治法悉用辛温。其明者亦自觉不合，而未能自立模范。塘哀道之不明，人之不得其死，不自揣度，而作是书。非与人争名，亦毫无求胜前贤之私

心也。至其序论采录处，粗陈大略，未能精详。如暑证中之大顺散、冷香饮子、浆水散之类，俱未收录，一以前人已有的，不必屋上架屋，一以卷帙纷繁，作者既苦目力无多，观者反畏繁而不览。是以本论不过粗具三焦六淫之大概规模而已，惟望后之贤者，进而求之，引而求之，斯愚者之大幸耳。

寒疫论

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烦疼，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役使者然，非若温病之不甚头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盖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五运寒水太过之岁，或六气中加临之客气为寒水，不论四时，或有是证。其未化热而恶寒之时，则用辛温解肌。既化热之后，如风温证者则用辛凉清热，无二理也。眉批：征按：寒疫病类伤寒，但脉不甚紧，亦不数而缓，间亦有口渴便秘耳聾者。

【霖按】寒疫多见于金水之年，是金水不能敛藏，人物应之而为疫也。

伪病名论

病有一定之名，近有古无今有之伪名。盖因俗人不识本病之名而伪造者，因而乱治，以致误人性命。如滞下肠澼，便下脓血，古有之矣。今则反名曰痢疾。盖利者，滑利之义。古称自利者，皆泄泻通利太过之证也。滞得瘀涩不通之象，二义正相反矣。然治法尚无大疵谬也。至妇人阴挺、阴蚀、阴痒、阴菌等证，古有明义，大抵多因于肝经郁结，湿热下注，浸淫而成。近日北人名之曰瘡，历考古文，并无是字，焉有是病，而治法则且一钟恶劣妇人，以针刺之，或用细勾勾之，利刀割之，十割九死。眉批：即或不死，而已割复发，此生非割不行，竟委身于恶妇，岂亦宿孽使然，欤。朱评。哀哉，其或间一二刀伤不重，去血不多，病本轻微者得愈，则恣索重谢，试思前阴乃肾之部，肝经蟠结之地，冲任督三脉，由此而分走前后，岂可肆用刀勾之

所。甚则肝郁胁痛,经闭寒热等证,而亦名之曰瘰,无形可割则以大针针之。在妇人犹可借口,曰妇人隐疾,以妇人治之,甚至数岁之男孩,痔疮、疝瘕、疳疾、外感之遗邪,总而名之曰瘰而针之,割之,更属可恶。在庸俗乡愚,信而用之,犹可说也。竟有读书明理之文人,而亦为蛊惑,不亦怪哉!又如暑月中恶腹痛,若霍乱,而不得吐泻,烦闷欲死,阴凝之痞证也。治以苦辛芳热则愈。成霍乱,则认在中焦寒湿门中,乃今世相传谓之痧证。又有绞肠痧乌痧之名,遂至方书中,亦有此等名目矣。俗治以钱刮关节,使血气一分一合,数分数合而阳气行。行则通,通则痞开,痛减而愈。但愈后周十二时不可饮水,饮水得阴气之凝则留邪在络。遇寒或怒动厥阴则不时举发,发则必刮痧也。是则痧固伪名,刮痧乃通阳之法。虽流俗之治,颇能救急,犹可也。但禁水甚难,最易留邪,无奈近日以刮痧之法刮温病,夫温病阳邪也,刮则通阳太急,阴液立见消亡。虽后来医治得法,百无一失。吾亲见有痧而死者,有痒不可忍而死者,庸俗之习,牢不可破,岂不哀哉!此外伪名妄治颇多,兹特举其尤者耳。若时医随口捏造伪名,南北皆有,不胜指屈矣。呜呼!名不正必害于事,学者可不察乎。眉批:有以伪名相传者,亦有本不知其证而随口捏造伪名者,外科尤甚。朱评。

温病起手太阴论

四时温病,多似伤寒。伤寒起足太阳,今谓温病起手太阴,何以手太阴亦主外感乎?手太阴之见证,何以大略似足太阳乎?手足有上下之分,阴阳有反证之义,庸可混乎?《素问》平人氣象论曰: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伤寒论中,分营分卫,言阴言阳,以外感初起,必由卫而营,由阳而阴。足太阳如人家大门,由外以统内,主营卫阴阳。手太阴为华盖,三才之天,由上以统下,亦由外以包内,亦主营卫阴阳,故大略相同也。大虽同而细终异,异者何如,太阳之窍主出,太阴之窍兼主

出入,太阳之窍开于下,太阴之窍开于上之类。学者须于同中求异,异中验同,同异互参,直论自见。肩批:征按:外以统内,犹城郭之于宫室,上以统下,犹冠冕之于裳履。二者相似略同。

【征按】昔贤有云:伤寒传足不传手。是说也。举世莫明其故。考诸阴阳别论,三阳三阴之脉皆起于足,不起于手,人之伤于寒也,每伤于太阳寒水之地气,故其应于人身也,足先受之。太阳根起于至阴,其穴在足小指之外侧。阳明根起于厉兑,其穴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少阳根起于窍阴,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阴根起于隐白,其穴在足大指之端。少阴根起于涌泉,其穴在足心下踆指宛宛中。厥阴根起于大敦,其穴在足大指三毛中。其行于周身也,三阳脉行于表,三阴脉行于里,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得为阴。伤寒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以次相传,必然之势。惟其足先受也,其病侧重在足,自不传于手经。不然,岂有一人之身截而为二之理,而六气之邪又有所偏向哉?若赵氏医贯中,直将三阳三阴传经之说一概抹煞,并不分伤寒温病,惟以一逍遥散主治,又不免师心悖经之弊。以上所云,盖指冬月之正伤寒也。初春去冬未远,寒水之气尚在,至若四时伤寒,虽非寒水之气,而亦不免于浊阴之地气。诚不若温病所受,受于身半以上,多从鼻孔而入。盖身半以上主天气,肺开窍于鼻,亦天气也。

【霖按】足太阳主一身之表,风寒先伤太阳者,寒伤形,阴入于阳也。风热首犯太阴者,热伤气,入于阴也。然此外感温邪,非伏气之温病。盖伏邪藏于少阴,借少阳为出路,挟湿者,多传胃府,挟暑者,每入心包,安得谓四时温病皆起于手太阴乎?鞠通于阴阳互根之理,固不能明,而表里不分,内外淆混,惟知剽窃《临证指南》,以他人门面作自己牌坊。反捏造仲景之桂枝,弃置香岩之葱豉,而制银翘散,貽误后学,殊非浅鲜。

燥气论

前三焦篇所序之燥气,皆言化热伤津之

证,治以辛甘微凉,金必克木,木受克则子为母复仇火,米胜复矣,未及寒化。盖燥气寒化,乃燥气之正。《素问》谓阳明所至,为清劲是也。素问又谓燥极而泽土为金母,水为金子也,本多类及于寒湿伏暑门中。如腹痛呕吐之类,经谓燥淫所胜,民病善呕,心胁痛,不能转侧者是也。活以苦温,《内经》治燥之正法也。前人有六气之中,惟燥不为病之说。盖以燥统于寒吴氏《素问注》云:寒统燥,湿暑统风火故也。寒暑六入也。而近于寒。凡见燥病,只以为寒,而不知其为燥也。合六气而观之,余俱主生,独燥主杀,岂不为病者乎?细读《素问》自知。再前三篇,原为温病而设,而类及于暑温湿温,其于伏湿温门中。尤必三致意者盖以秋日暑湿踞于内,新凉燥气加于外,燥湿兼至,最难界限清楚,稍不确定,其败坏不可腾言。经谓粗工治病,湿证未已,燥证复起,盖谓此也。湿有兼热兼寒,暑有兼风兼燥,燥有寒化热化,先将暑湿燥分开,再将寒热辨明,自有准的。

外感总数论

天以六气生万物,其错综变化,无形之妙用,愚者未易窥测。而人之受病,即伤此而来。近人止知六气太过曰六淫之邪,《内经》亦未穷极其变。夫六气从人,岂界限清楚,毫无兼气也哉!以六乘六,盖三十六病也。夫天地大道之数,无不始于一而成于三。如一三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而黄钟始备。六气为病,必再以三十六数乘三十六,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条,而外感之数始穷。此中犹不兼内伤。若兼内伤,则靡可纪极矣。呜呼,近人凡见外感,主以一柴葛解肌汤,岂不谬哉。

【霖按】六淫为病,原有兼证,若以六六相乘,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条,鞠通自当逐条指出形证,别其病名,分其治法,何以温瘟混淆,寒热莫辨?同一温热,尚不能清其眉目,而作此大言欺世之谈,敢讥轩岐未穷其变,真妄人也。内经六六之节,九九之会,皆出于其生五,其气三,五行中有三气而成一岁之六六三百

六十日。天地人之三才也,其义限于边幅,故不录。

治病法论

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平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而人登寿域,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唐宋以来,治温热病者,初有辛温发表,见病不为药衰,则恣用苦寒。大隧芩连知柏,愈服愈燥,河间且犯此弊,盖苦先入心。其化以燥,燥气化火,反见齿板黑,舌短黑,唇裂黑之象,火极而似水也。吴又可非之,诚是,但又不识苦寒化燥之理,以为黄连守而不走,大黄走而不守。夫黄连不可轻用,大黄与连,同一苦寒药,迅利于黄连百倍,反可轻用哉?余用普济消毒饮,于温病初起,必去芩连,畏其入里而犯中下焦也。于应用芩连方内,必大队甘寒以监之,但令清热化阴,不令化燥。如阳亢不寐,火腑不通等证,于酒客便溏频数者,则重用之。湿温门则不惟忌芩连,仍重赖之,盖欲其化燥也。语云:药用当而通神。医者之于药,何好何恶,惟当之是求。

【汪按】王太仆曰: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苦寒者,寒之也。甘寒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

风湿温热气复论

仲景谓腰以上肿当发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盖指湿家风水皮水之肿而言。又谓无水虚肿,当发其汗,盖指阳气团结,而阴不虚者言也。若温热大伤阴气之后,由阴精损及阳气,愈后阳气暴复,阴尚亏歉之至,岂可发汗利小便哉。吴又可地气复条下,谓血乃气之依归,气先血而生,无所依归,故暂浮肿,但静养节饮食自愈。余见世人每遇浮肿,便与淡渗利

小便方法,岂不畏津液消亡,而成三消证。快利津液,为肺癰肺痿证,与阴虚咳嗽身热之劳损证哉。余治是证,悉用复脉汤,重加甘草,只补其未足之阴,以配其已复之阳,而肿自消。千治千得,无少差谬,故以告后之治温热气复者。暑温湿,不在此例。

治血论

人之血,即天地之水也。眉批:名言不刊。朱评。在卦为坎。坎为血卦。治水者,不求之水之所以治,而但曰治水,吾未见其能治也。盖善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气。坎之上下两阴爻。水也。眉批:所谓水天一气。朱评。坎之中阳,气也。其原方自乾之中阳,乾之上下两阳,臣与民也。乾之中阳,在上为君,在下为师,天下有君师,各行其道于天下,而彝伦不叙者乎。天下有彝伦攸叙,而水不治者乎。此洪范所以归本皇极,而与禹贡相为表里者也。故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无形之气。盖阳能统阴,阴不能统阳。气能生血,血不能生气。尚气有未和,如男子不能正家,而责之无知之妇人,不亦拙乎?至于治之之法,上焦之血,责之肺气或心气。中焦之血,责之胃气或脾气。下焦之血,责之肝气、肾气、八脉之气。治水与血之法,间亦有用通者,开支河也。有用塞者,崇提防也。然皆已病之后,不得不与治其未,而非未病之先,专治其本之道也。

【汪按】血虚者,补其气而血自生。血滞者,调其气而血自通。血外溢者,降其气而血自下。血内溢者,固其气而血自止。

九窍论

人身在九窍,上窍七,下窍二,上窍为阳,下窍为阴。尽人而知之也。其中阴阳奇偶生成之妙谛,内经未言,兹特补而论之。阳窍反用偶,阴窍反用奇,上窍统为阳,耳目视听,其气清,为阳,鼻臭口食,其气浊,则阴也。耳听无形之声,为上窍,阳中之至阳,中虚而形纵,两开相离甚远。目视有形之色,为上窍阳中之

阴,中实而横,两开相离较近。鼻臭无形之气,为上窍阴中之阳,虚而形纵,虽亦两窍,外则仍统于一。口食有形之五味,为上窍阴中之阴,中又虚又实,有出有纳,而形横,外虽一窍而中仍二。合上窍观之,阳者偏,阴者正,土居中位也。阳者纵,阴者横,纵走气,而横走血,血阴而气阳也。眉批:独出心裁,穷理入细。朱评。虽曰七窍,实则八也。阳窍外阳七数,而内阴,八数外奇而内偶。阳生于七,成于八也。生数阳也,成数阴也。阳窍用成数,七八成数也。下窍能生化之前阴,阴中之阳也,外虽一窍,而内实二。阳窍用偶也,后阴但主出浊,为阴中之至阴,内外皆一而已。阴窍用奇也,合下窍观之,虽曰二窍,暗则三也。阴窍外阴二数而内阳三数,外偶而内奇,阴窍用生数,二三生数也。上窍明七,阳也,暗八,阴也。下窍明二,阴也。暗三,阳也。合上下窍而论之,明九暗十一。十一者,一也,九为老,一为少,老成而少生也。九为阳数之终,一为阳数之始,始终上下,一阳气之循环也。开窍者,运阳气也。妙谛无穷,一互字而已。但互中之互,最为难识。余尝叹曰:修身者是字难。格致者,五字难。

【汪按】此即阴阳互根之义,发明极精核。

形体论

《内经》之论形体,头足腹背,经络脏腑,详矣。而独未总论夫形体之大纲,不揣鄙陋补之。人之形体,顶天立地,端直以长,不偏不倚,木之象也。在天为元,在五常为仁,是天以仁付之人也。故使其体直,而麟凤龟龙之属莫与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蓬蓽戚施,直之对也。程子谓生理本直,味本字之义,盖言天以本直之理,生此端直之形,人自当行公直之行也。眉批:以希贤希圣之心,行生物生人之道。朱评。人之形体,无鳞介毛羽,谓之倮虫。倮者土也,土主信,是地以信付之人也。人受天之仁,受地之信,备健顺五常之德,而有神魂魄心意智思虑,以行孝悌忠信,以期不负天地付畀之重,自别于麟凤龟龙之属。

故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又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孝经》曰：天地之道，人为贵。人可不识人之形体以为生哉，医可不识人之形体以为治哉。

【征按】本补《伤寒论》未备而作也。杂说一卷，双补篇中遗意，而欲拯流俗之弊。未作九窍形体二论，总结全部，兼补内经之所阙。欲人见著知微，明体达用，即如九窍形体，自在目前，犹且习焉不察，从未经人道破，甚矣格致之难也。儒者不能格致，则地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负天之所者。医者不能格致，则无以处方用法，生物生人，日从事于轩岐之书，亦犹是瞑行而索途耳。盖人之自生，与生人之生，异出同源，皆赖此一点不忍之心为

之，所谓仁也，论形体而归本于造化，见天地付畀甚重，不可不自重而又望人甚重以重之。是篇也，兼形气名物理数而言，非若小家倚于一偏之心为论而已也。其不忍之何如耶！

【汪按】杂说一编，因本论有未备者，作此以纬之。虽偶及形体气血，大旨仍以发明本论，非泛言医理也。妇人小儿，各有专科，然自温病门径未清，因而产后惊风、急惊之伪名，纷纭舛错，故作解产难，解儿难。痘疹之为证，仍与六气同治，痘虽原于胎毒，亦因六气而发，故并及之。盖温病门径不清，势必以他法妄治，然非诸证门径皆清，亦不能辨明温病。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是所望于学者之博学详说，而一以贯之矣。

解产难题词

天地化生万物,人为至贵。四海之大,林林总总,孰非母产。然则母之产子也。得天地四时日月水火自然之气化,而亦有难云乎哉曰:人为之也。产后偶有疾病,不能不有赖于医。无如医者不识病,亦不识药,而又相沿故习,伪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无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议论,或固执古人一偏之论,而不知所变通。种种遗患,不可以更仆数,夫以不识之药处于不识之病,有不死之理乎。其死也,病家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医者亦复不知其所以然。呜呼冤哉,瘡目击神伤,作解产难。

雄按:解产难,解儿难等篇,皆可传之作,远胜三焦条辨多矣。杂说中惟霍不得吐泻,治以苦辛芳热一语为可议。《条辨》中可议处甚多,姑举大略如上,庶读者勿徒随波而逐流也。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卷五

清 淮阴 吴 塘鞠通原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选评
扬州 叶 霖子雨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解 产 难

产 后 总 论

产后治法，前人颇多，非如温病，混入《伤寒论》中，毫无尺度者也。奈前人亦不无间有偏见，且散见于诸书之中。今人读书，不能搜求拣择，以致因陋就简相习成风。兹特指出路头，学者随其所指而进步焉，当不歧于路矣。本论不及备录，古法之阙略者补之，偏胜者论之，流俗之坏乱者正之，治验之可法者表之。

【霖按】解产难诸节，多从表叶案产后秦天一、龚商年总论中录来，每节后加以按语，精细过之，以救世偏，殊可法也。所禁之药，有言之过甚者，所立之方，多滋腻秽浊者。临证之工，尤宜参酌，未可拘执。

产后三大证论一

产后惊风之说，由来已久，方中行先生驳之最详，兹不复议。《金匱》谓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人病痉。亡血复汗，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眉批：经所谓阴阳秘精神乃

治也。朱评。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复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按此论，乃产后大势之全体也。而方则为汗出中风一偏之证而设，故沈目南谓仲景本意，发明产后气血虽虚。然有实证，即当治实，不可顾虑其虚，反致病剧也。

产后三大证论二

按产后亦有不因中风，而本脏自病郁冒痉厥，大便难，三大证者。盖血虚则厥，阳孤则冒，液短则大便难。冒者汗者，脉多洪大而芤。痉者厥者，脉则弦数。叶氏谓之肝风内动，余每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及专翕大生膏而愈，方法注论悉载下焦篇。浅深次第，临时斟酌。

产后三大证论三

《心典》云：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主而益其劲，此筋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瞽。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难，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为亡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产后血虚诸证，可心领而神会矣，按以上三大证，皆可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专翕膏主之。盖此六方，皆能润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浅深次第之不同耳。产后无他病，全大便难者，可与增液汤，方注并见中焦篇温热门。以上七方，产后血虚液短，虽微有外感，或外感已去大半，邪少虚多者，便可选用，不必俟外

感尽净,而后用之也。再产后误用风药,误用辛温刚燥,致令津液受伤者,并以前七方斟酌救之。余制此七方,实从《金匱》原文体会而来,用之无不应手而效。故敢以告来者。肩批:方出心血,悟从《金匱》,故能奏效如神,非若张氏之以羌活代麻黄也。朱评。

产后瘀血论

张石顽云:产后元气亏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眩,或心满闷,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热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晕,或神昏烦乱,芎归汤加人参、泽兰、童便,兼补而散之。此条极须斟酌的。血下多而晕,血虚可知,岂有再用芎归泽兰辛窜走血中气分之品以益其虚哉?其方全赖人参固之。然人参在今日值重难辨,方既不善,人参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之为愈也,明者悟之。又败血上冲有三,或歌舞谈笑,或怒骂坐卧,甚则逾墙上屋,此败血冲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龙丹。如虽闷乱,不至颠狂者,失笑散加郁金。若饱闷呕恶,腹满胀痛者,此败血冲胃。五积散或平胃加姜桂。不应,送来复丹。呕逆腹胀,血化为水者,《金匱》下瘀血汤。若面赤呕逆欲死,或喘急者,此败血冲肺,人参苏木,甚则加芒硝荡涤之。大抵冲心者,肩批:今所谓冲心者,皆冲胃也。冲心者十不见一。朱评。十难救一,冲胃者五死五生,冲肺者十全一二。又产后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急用人参苏木,稍迟不救。

愚按:产后原有瘀血上冲等证,张氏论之详矣。产后瘀血实证,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痛处拒按,轻者用生化汤,重者用回生丹,最妙。盖回生丹以醋煮大黄约入病所,而不伤他脏,内多飞走有食血之虫,又有人参护正,何瘀不破,何正能伤?近见产妇腹痛,医者并不问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汤从事,甚至病家亦不延医,每至产后必服生化汤十数帖,成阴虚劳病,可胜悼哉!余见古本达生篇中,生化汤方下注云:专治产后瘀血腹痛,儿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与病对,确有所据。近日刻本,

直云治产后诸病,甚至有注产下即服者,不通已极,可恶可恨。再达生篇一书,大要教人静镇,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药,则未可尽信。如达生汤下,怀孕九月后服,多服尤妙,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矣。岂有不问孕妇之身体脉象,一概投药之理乎。假如沉涩之脉,服达后汤则可,若流利洪滑之脉,血中之气本壮,血分温暖,何可再用辛走气乎?必致产后下血过多,而成痉厥矣。如此等不通之语,辨之不胜其辨,可为长太息也。肩批:孕妇之脉洪滑流利者无病,沉弦迟涩皆病也。朱评。

【征按】近时有保产无忧饮一方,不知起自何人。盛行都下,无论产前何病,一概用之,甚至有孕妇人,无病亦服之。名曰安胎,而药肆即以此方,并用生化汤,撮合现成,谓之官方药,治胎前产后一切病证,更觉可笑。

产后宜补宜泻论

朱丹溪云:产后当大补气血,即有杂病,从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虚,皆不可发表。张仲景岳云:产后即有表邪,不得不解。即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内伤停滞,不得不开通消导,不可偏执。如产后外感风寒,头痛身热,便实中满,脉紧脉数洪大有力,此表邪实病也。又火盛者,必热渴躁烦,或便结腹胀,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饮,眼眵尿痛,溺赤脉洪滑,此内热实病也。又或因产过食,致停蓄不散,此内伤实病也。又或郁怒动肝,胸胁胀痛,大便不利,脉弦滑,此气逆实病也。又感恶露未尽,瘀血上冲,心腹胀满,疼痛拒按,大便难,小便利,此血逆实证也。遇此等实证,若用大补,是养虎为患,误矣。

愚按:二子之说各有见地,不可偏废,亦不可偏听。如丹溪谓产后不可发表,仲景先师原有亡血禁汗之条,盖汗之则痉也。产后气血诚虚,不可不补。然杂证一概置之不问,则亦不可。张氏驳之诚是。但治产后之实证,自有妙法。妙法为何?手挥目送是也。手下所治系实证,目中心中意中注定是产后,识证真,

对病确，一击而罢。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日中清楚，指下清楚，笔下再清楚，治产后之能事毕矣。如外感自上焦而来，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药反不可过轻，须用多备少服法，中病即已。眉批：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评：外感已，即复其虚，所谓无粮之兵，贵在速战。若畏产后虚怯，用药过轻，延至三四日后，反不能胜药矣。余治产后温暑，每用此法。如腹痛拒按则化瘀，喜按即补络，快如转丸。总要医者，平日用功，参悟古书临证，不可有丝毫成见而已。眉批：胸中要有成竹，临证时却不可先有成见。朱评。

产后六气为病论

产后六气为病，除伤寒遵仲景师外，孕妇伤寒，后人六合汤法，当于前三焦篇中求之。斟酌轻重，或速去其邪，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者是也。或兼护其虚，一面扶正，一面驱邪，大抵初起以速清为要，重证亦必用攻。余治黄氏温热，妊娠七月，胎已欲动，大实大热，目突舌烂，乃前医过于瞻顾所致，用大承气一服，热退胎安，今所生子二十一岁矣。如果六气与痙瘕之因，讎然心目，俗传产后惊风之说可息矣。

产后不可用白芍辩

朱丹溪谓产后不可用白芍，恐伐生生之气，则大谬不然。但视其为虚寒虚热耳。若系虚寒，虽非产后，亦不可用。如仲景有桂枝汤去芍药法，小青龙芍药法。若系虚热，必宜用之收阴，后世不善读书者，古人良法不知守，此等偏谬处，偏牢记在心，误尽大事，可发一叹。按：白芍花开春末夏初，禀厥阴风木之全体，得少阴君火之气化，炎上作苦，故气味苦平。《本经》芍药并无酸字，但云苦平无毒，酸字后世妄加者也。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痼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岂伐生生之气者乎？使伐生气，仲景小建中汤，补诸虚不足，而以之为君乎？张隐庵《本草崇原》中论之最详。眉批：仲祖方中四逆散用之，当归四逆汤亦用之，真武汤亦用之。朱评。

【征按】产后之不用白芍，犹之乎 产后之不用人参也。世俗医者云，不怕胎前一两，只怕产后半分，甚言产后之不用参也。余荆室素禀阳微，产后恶露亦少，忽尔郁冒不知人，仆妇儿女环侍逾时，皆以为死，且唤且哭。余审视之，知其为阳气不复也，急以独参汤灌之，乃苏。而其母家犹以为孟浪，甚矣邪说之害，良可叹也。

产后误用归芍亦能致痙论

当归川芎，为产后要药。然惟血寒而滞者为宜。若血而热者，断不可用。盖当归秋分始开化。眉批：一本作七八月开花，得燥金辛烈之气，香窜异常，甚于麻辛。不过麻辛无汁而味薄，当归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当，功力最速。用之不当，为害亦不浅。如亡血液亏，孤阳上冒等证，而欲望其补血，不亦愚哉。盖当归只能运血，衰多益寡，急走善窜，不能静守，误服致痙，痙甚则脱。川芎有车轮纹，其性更急于当归。盖物性之偏长于通者，必不长于守也。世人不敢用白芍，而恣用当归川芎，何其颠倒哉。眉批：生化汤命名全是以通为补之义。朱评。

产后当究奇经论

产后虚在八脉，孙真人创论于前，叶天上畅明于后，妇科所当首识者也。盖八脉丽于肝肾，如树木之有本也。阴阳交构，胎前产后，生生化化，全赖乎此。古语云：医道通乎仙道者，此其大门也。眉批：知此而后可读丹经。朱评。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死胎不下，不可拘执成方，而悉用通法，当求其不下之故，参之临时所现之证若何，补偏救弊，而胎自下也。余治一妇，死胎不下二日矣。诊其脉则洪大而芤。问其证，则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脱。余曰：此心气太虚，不能固胎。不问胎死与否，先固心气，用救逆汤加人参，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敛，服二杯而神情气宁，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后补肝肾之阴，

以配心阳之用而愈。若执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理乎?

催生不可拘执论

催生亦不可拘执一辙,阳虚者补阳,阴损者翕阴,血滞者通血。余治一妇,素日脉迟而有癥瘕,寒积厥痛。余用通补八脉大剂丸料,服半载而成胎。产时五日不下,是夕方延余诊视。余视其面青,诊其脉再至,用安边桂五钱,加入温经补气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生矣,亦未曾服第三杯也。次日诊其脉涩,腹痛甚拒按,仍令其服第三杯,又减其制,用一帖下癥块长七八寸,宽二三寸,其入腹中癥块本有二枚,兹下其一,不敢再通矣。仍用温通八脉,由渐而愈。其他治验甚多,略举一二,以见门途耳。肩批:不问其所以然之故,而惟事催生。若冬葵子兔脑丸之类,遇此等证何益哉。经所谓衰其大关而止,过则死也。朱评

产后当补心气论

产后心虚一证,最为吃紧。盖小儿禀父之肾气,母之心所而成。胞宫之脉,上系心包。产后心气,十有九虚。故产后补心气,亦大扼要。再水火各自为用,互相为体。产后肾液虚,则心体亦虚。补肾阴以心配心阳,取坎填离法也。余每于产后惊悸脉芤者,用加味大定风珠,获效多矣。方见温热下焦篇,即大定风珠内加入参龙骨秋小麦茯神者。产后一切温病,当于本论三焦篇中求之,再细参叶案则备矣。

产后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产后虚热,前则有三甲复脉三方,大小定风珠二方,专翕膏一方。增液汤一方。三甲增液,原为温病善后而设。定风珠、专翕膏,则为产后虚损,无力服人参而设者也。古人谓产后不怕虚寒,单怕虚热,盖温经之药,多能补虚。而补虚之品,难以清热也。故本论详立补阴七法,所以补丹溪之未备。又立通补奇经丸,为下焦虚寒而设。又立天根月窟膏,为产后及劳

伤下焦,阴阳两伤而设也。乃从阳补阴从阴补阳互法,所谓天根月窟间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也。

【汪案】产后别有类白虎一证肩批:类白虎证,炳亦曾经验产后周身大热,无汗,脉大而软弱,神倦无力语,口渴不多饮亦用当归补血汤,一剂热退其半,二剂热全退而精神亦旺矣。大热大汗大渴,全似白虎,惟脉大而无汗,东垣用补血汤治之。余用有验。盖此证本于劳役伤阳,不徒阴虚,此汤即从仲景羊肉汤化出也。补血汤炙黄芪一两,当归三钱。

保胎论一

每殒胎五六月者,责之中焦不能荫胎,宜平日常服小建中汤。下焦不足者,天根月窟膏,蒸动命门真火,上蒸脾阳,下固八脉,真精充足,自能固胎矣。肩批:此书原补前人之未备,非谓全璧,学者参考可也。朱评。

【汪按】五六月堕胎者,用杜仲续断丸,脾虚甚者加白术。三月堕胎者。用逍遥散,加生地,热甚者加黄芩,亦能保胎。论中所立膏方,乃为虚损之甚,精血衰亏者设耳。

保胎论二

每殒胎必三月者,肝虚而热,古人主以桑寄生汤。夫寄生临时保胎,多有鞭长莫及之患。且方中重用人参合天冬,岂尽人而能用者哉。莫若平时长服二十四时专翕膏方见下焦篇秋燥门,轻者一料,即能大生,重者两料滑过三四次者永不堕胎。每一料得干丸药二十斤,每日早中晚服三次,每次三钱,约服一年。必须戒房事,毋令速速成胎方妙。盖肝热者,成胎甚易,虚者又不能保,速成速堕,速堕速成。尝见一年内二三次堕者,不死不体,仍未曾育一子也。专翕纯静,翕摄阳动之太过肝虚热易成易堕,岂非动之太过乎。药用有情者,半以补下焦精血之损,以洋参数斤代人参。九制以去苦寒之性,炼九日以合其纯一之体,约费不过三四钱人参之价可办矣。愚制二十一味专翕膏,原为产后亡血过多,虚不肯复,怔厥心悸等症而设,后加麋茸、桑寄生、天冬三味,保三月殒胎

三四次者，获效多矣。故敢以告来者。

通补奇经丸方 甘咸微辛法

鹿茸八两，力不能者以嫩毛角代之 紫石英生研极细，二两 龟板炙，四两 当归炒黑，四两 肉苁蓉六两 小茴香炒黑，四两 鹿角胶六两 沙苑蒺藜二两 补骨脂四两 杜仲二两 人参力绵者以九制洋参代之，人参用二两，洋参用四两 枸杞子四两

上为极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钱，渐加至三钱。大便溏者，加莲子、芡实、牡蛎各四两，以蒺藜洋参熬膏为丸。淋带者，加桑螵蛸、兔丝子各四两。瘕瘕久聚，少腹痛者，去补骨脂、蒺藜、杜仲，加肉桂、丁香各二两。

天根月窟膏主 酸甘咸微辛法。阴阳两补，通守兼施复法也

鹿茸一斤 乌骨鸡一对 鲍鱼二斤 鹿角胶一斤 鸡子黄十六枚 海参二斤 龟板二斤 羊腰子十六枚 桑螵蛸一斤 乌贼骨一斤 茯苓二斤 牡蛎二斤 洋参三斤 兔丝子一斤 龙骨二斤 莲子三斤 桂圆肉一斤 熟地四斤

沙苑蒺藜二斤 白芍二斤 芡实二斤 归身一斤 小茴香一斤 补骨脂二斤 枸杞子二斤 肉苁蓉二斤 萸肉一斤 紫石英一斤 生杜仲一斤 牛膝一斤 萆薢一斤 白蜜二斤

上三十二味，熬如专翕膏法，用铜锅四口，以有情归有情者二，无情归无情者二。文火次第煎炼取汁，另入一净锅内，细炼九昼夜成膏，后下胶蜜。

以方中有粉无汁之茯苓、莲子、芡实、牡蛎、龙骨、鹿茸、白芍、乌贼骨八味为极细末，和前膏为丸，梧子大，每服三钱，日三服。

此方中治下焦阴阳两伤，八脉告损，急不能复，胃气尚健，胃弱者不可与，恐不能传化重浊之药也。无湿热证者。男子遗精滑泄，精寒无子，腰膝酸痛之属肾虚者，以上数条，有温热皆不可服也。老年体瘦，非中头晕耳鸣，左肢麻痹，缓纵不收，属下焦阴阳两虚者以上诸证，有单属下焦阴虚者，宜专翕膏，不宜此方。妇人产后下亏，淋滞瘕瘕，胞宫虚寒无子，数数殒胎，或少年生育过多，年老腰膝尻胯酸痛者。

解儿难题词

儿曷为乎有难,曰:天时人事为之也。难于天者一,难于人者二。天之大德曰生,曷为乎难儿也。曰:天不能不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运,不能不少有所偏。在天原所以相制,在儿任其气则生,不任其气则难。虽天亦莫可如何也,此儿之难于天者也。其难于人者奈何,曰:一难于儿之父母,一难于庸陋之医。天下之儿,皆天下父母所生,天下父母,有不欲其儿之生者乎?曷为乎难于父母耶?曰:即难于父母欲其儿之生也。父母曰:人生于温,死于寒。故父母惟恐其儿之寒也。父母曰:人以食为天,饥则死。故父母惟恐其儿之饥也。天下之儿,得全其生者此也。天下之儿,或受其难者,亦此也。谚有之曰:小儿无冻饿之患,有饥暖之灾。此发乎情,不能止乎义礼。止知以慈为慈,不知以不慈为慈,此儿之难于父母者也。天下之医,操生人之术,未有不欲天下之儿之生,未有不利天下之儿之生。天下之儿之难,未有不赖天下之医之有以生之也。然则医也者,所以补天与父母之不及以生儿者也。曷为乎天下之儿,难于天下之医也。曰:天下若无医,则天下之儿难犹少,且难于天与父母无怨也。人受生于天与父母,即难于天与父母,又何怨乎?自天下之医愈多,斯天下之儿难愈广,以受生于天于父母之儿,而难于天下之医,能无怨乎。曷为乎医愈多而儿之难愈广也。曰: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数也,无所不通,而受之以谦,而后可以言医。尤必上与天地呼吸相通,下与小儿呼吸相通,而守之以诚,而后可以为医,奈何挟生人之名,为利己之术,不求岁气,不畏天和,统举四时,率投三法,毫无知识,囿于见闻,并不知察色之谓何,闻声之谓何,朝微夕甚之谓何,或轻或重之谓何。甚至一方之中,外自太阳,内至厥阴,既与发表,又与攻里,且坚执小儿纯阳之说,无论何气使然,一以寒凉为准。无论何邪为病,一以攻伐为先。谬造惊风之说,惑世诬民,妄为疳疾之丸,戕生伐性,天下之儿之难,宁有终究乎!前代贤医,历有辩难,而未成书,余虽不才,愿解儿难。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卷六

清 淮阴 吴 塘鞠通原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选评
扬州 叶 霖子雨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眉评

解 儿 难

儿 科 总 论

古称难治者，莫如小儿之曰哑科，以其疾病烦苦，不能自达，且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捕风捉影，转救转剧，转去转远，惟较之成人，无七情六欲之伤，外不过六淫，内不过饮食胎毒而已。然不精于方脉妇科，透彻生化之源者，断不能作儿科也。

【汪按】小儿但无色欲耳。喜怒悲恐，较之成人，更专且笃，亦不可察也。

俗传儿科为纯阳辩

古称小儿纯阳，此丹龟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男子生于七，成于八，故八月生乳牙，少有知识，八岁匀换食牙，渐开智慧。十六而精通，可以有子，三八二十四岁真牙生，俗谓尽牙根而精足，筋骨坚强，可以任事。盖阴气长而阳亦充矣。女子生于八，成于七，故七月生乳牙，知提携，七岁换食牙，知识开，不令与男子同席。二七十四而天癸三七二十一岁，而真牙生，阴始足，阴足而阳充也，命之嫁。小儿岂盛阳者哉？俗谓女子知识，恒早于男子者，阳进阴退故也。

儿科用药论

世人以小儿为纯阳也，故重用苦寒，夫苦寒药，儿科之大禁也。丹溪谓产妇用白芍，伐生生之气，不知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也。小儿春令也，东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酸味人或知之，甘则人多不识。盖弦脉者，木脉也。经谓弦无胃气者死。胃气者，甘味也，木离土则死。再验之木实，则更知其所以然矣。木实惟初春之梅子，酸多甘少，其他皆甘多酸少者也。故调小儿之味，宜甘多酸少，如钱仲阳之六味丸是也。眉批：小儿每喜食酸甘，其理于此可悟。朱评。苦寒之所以不可轻用者何？炎上作苦，万物见火而化，苦能渗湿，人禀虫也，体属湿土，湿淫固为人害，人无湿则死。故湿重者肥，湿少者瘦小。小儿之湿，可尽渗哉。在用药者，以为泻火，不知愈泻愈瘦，愈化愈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而且重伐胃汁，直致疮厥而死者有之。小儿之火，惟壮火可灭，若少火则所赖以生者，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故存阴退热，为第一妙法。存阴退热，莫过六味之酸甘化阴也。惟温湿门中，与辛淡合用，燥火则不可也。余前序温热，虽在成人，凡用苦寒，必多用甘寒监之，惟酒客不禁。眉批：经云壮火食气，气食少火。朱评。

儿科风药禁

近日行方脉者，无论四时所感为何气，一概羌防葛柴，不知仲景先师，有风家禁汗，亡

血家禁汗,湿家禁汗,疮家禁汗四条,皆为其血虚致痉也。然则小儿痉病,多半为医所造,皆不识六气之故。

痉因质疑

痉病之因,《素问》曰: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此湿字人有可疑,盖风字误传为湿字也。余少读方中行先生《痉书》,一生治病,留心痉证,觉六气皆能致痉。风为百病之长,六气莫不由而伤人,所有痉病现证,皆风木刚强屈劲之象,湿性下行而柔,木性上行而刚,单一湿字,似难包得诸痉。且湿字与项强字即不对,中行《痉书》一十八条,除引《素问》、《千金》二条,余十六条内,脉二条,证十四条,俱无湿字证据。如脉二条,一曰: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二曰:《脉经》云,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皆风木之象,湿之反面也。余十四条,风寒致痉居其十,风家禁下一条,疮家禁汗一条,新产亡血二条,皆无所谓湿也者。即《千金》一条曰,太阳中风,重感于寒湿,则变痉也。上下文义不续,亦不可以为据。中行注云:痉自《素问》以来,其见于《伤寒论》者,乃叔和所述《金匱》之略也。《千金》虽有此言,未见其精悉。可见中行亦疑之。且《千金》一书,杂乱无章,多有后人臆杂,难以为据。《灵枢》、《素问》二书,非神圣不能道,然多述于战国汉人之笔,可信者十之八九,其不可信者一二。如其中多有后世官名地名,岂轩岐逆料后世之语,而先言之哉。且代远年湮,不无脱简错误之处,璩学述浅陋,不敢信此湿字,亦不敢直断其非,阙疑以俟来者。眉批:汪按:方书首一条引《金匱》太阳发汗太多因致痉,经但云发汗太多,并未言湿,方氏以汗多流漓为湿,有心牵合,《素问》未为真确,且刚痉无汗,何以亦谓之湿。方氏注此,亦觉难通,而强为之说。又如水流漓风去湿不去,乃湿家之禁,桂枝解肌,倘不欲大汗,若麻黄发汗,岂无太过之禁,况本文汗多致痉,正以血虚之故,并非因汗而湿因湿而痉。方中括萎桂枝葛根等汤亦无除湿之义方氏立论,附会难通,后学勿为所误可也。

【汪按】古书甚少,除朝廷史志外,其余学术,皆师弟以口耳相传。至战国时,始著之竹

帛,如《内经》等书,后人或以为岐黄自作,或以为后人伪托,皆非也。

【霖按】痉为风强病,《内经》至真要大论,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者,盖湿为六淫之一。若中于太阴,则从阴化为寒湿,故流于关节而为痹。若中于阳明,则从阳化,为湿热,热甚而燥化之气愈烈。燥甚木无涵养,筋被烁,故强直而为痉也。是言湿者,言其未成痉之前。言燥者,言其将成痉之际,言风者,言其已成痉之时也。《内经》又曰:赫曦之纪,其病痉,言热为寒抑,无汗之痉也。又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言湿蒸为热,有汗之痉也。况至真要论,又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何尝痉之一证,专主于湿,而不关于风者哉!《千金》谓太阳中风,重感于寒湿,则变为痉。又云:温病热入肾中,则为痉。小儿痢热盛,亦为痉。是圣经贤训,皆以风湿相搏,筋燥亡阴为病,又何尝专以寒湿为病。是则无疑之可质也。夫《素问》、《千金》,皆当以全书细读,不可执一知半解,便妄议先贤也。汪注精当宜参。

湿痉或问

或问子疑《素问》痉因于湿,而又谓六淫之邪,皆能致痉。亦复有湿痉一条,岂不自相矛盾乎?曰:吾事所疑者,诸字皆字,似湿之一字,能包括诸痉,惟风可以该括之也。再者湿性柔,不能致强,初起之湿痉,必兼风而后成也。且俗名痉为惊风,原有急慢二条。所谓急者,一感即痉,行痉而后病。所谓慢者,病久而致痉者也。一感即痉者,只要认证真,用药确,一二帖即愈,易治也。病久面痉者,非伤脾阳,肝木来乘,即伤胃汁肝阴。肝风鸱张,一虚寒,一虚热,为难治也。吾见湿因致痉,先病后痉者多。如夏月小儿暑湿,泄泻暑注,一昼夜百数十行,下多亡阴,肝乘致痉之类,霍乱最能致痉,皆先病后痉者也。当合之杂说中风论一条参看。以卒得痉病而论,风为百病之长,六淫之邪,皆因风而入。以久病致痉而论,其强直背反痠痲之状,皆肝风内动为之也。似风之

一字,可以包得诸痉。要知痉者,筋病也。知痉之为筋病,思过半矣。眉批:痲痹与掣纵义同,万书云或掣纵口张,为痲俗作痲。朱评。

【霖按】《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为治病活法,与阴阳应象论阐四时伏气之理略同。病机中固有诸痉项强皆属于湿,亦有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是何尝痉病只有湿,不知有风,安待数千年后之吴鞠通,以风易痉,将活法为死法哉。喻嘉言不明四时伏气之理,妄易阴阳应象论中秋伤于湿之湿字为燥字,与鞠通不谋而合,皆坐未读全经故也。

痉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

六淫致痉,实证也。妇发亡血,病久致痉,风家误下,温病误汗,疮家发汗者,虚痉也。风湿致痉者,寒证也。风温,风热,风暑,燥火致痉者,热痉也。按此皆痲证,属火,后世统谓之痉矣。后另有论,俗称慢脾风者,虚寒痉也。本论后述本脏自病者,虚热痉也。亦系痲证

小儿痉病痲病共有九大纲论

寒痉,仲景先师所述方法俱在,但须对证细加寻绎,如所去太阳证,体强几几然,脉沉迟之类,有汗为柔痉,为风多寒少,而用桂枝汤加法。无汗为刚痉,为寒痉,而用葛根汤,汤内有麻黄,乃不以桂枝立名,亦不以麻黄立名者,以其病已至阳明也。诸如此类,须平时熟读其书,临时再加谨慎,手下自有准的矣。风寒咳嗽致痉者,用杏苏散辛温例,自当附入寒门。风温痉按此即痲证少阳之气为之也。下温热暑温秋燥皆同此例。乃风之正令,阳气发泄之候,君火主气之时,宜用辛凉正法。轻者用辛凉轻剂,重者用辛凉重剂。如本论上焦篇银翘散,白虎汤之类,伤津液者加甘凉。如银翘加生地麦冬,玉女前以白虎合冬地之类。神昏谵语,兼用芳香以开膈中,如清宫汤,牛黄丸,紫雪丹之类。愈后用六味、三才、复脉辈,以复其丧失之津液。风温咳嗽致痉者,用桑菊饮方见上焦篇,银翘散辛凉例。与风寒咳嗽迥别,断不

可一概用杏苏辛温也。

温热痉。即六淫之火气消铄真阴者也内经谓先夏至为病温者是也。即同上风温论治。但风温之病痉者轻而少。温热之致痉者多而重也。药之轻重浅深。视病之轻重浅深而已。眉批:前既立寒热虚实四大纲,如屋之有柱矣。此又分为九大纲层层入细。朱评。

暑痉暑兼湿热,后有湿痉一条,此则偏于热多湿少之病,去温热不远,经谓后夏至为病暑者是也。按俗名小儿急惊风者,惟暑月最多,而兼证最杂。非心如澄潭,目如智珠,笔如分水犀者,未易办此。盖小儿肤薄神怯,经络脏腑嫩小,不奈三气发泄。邪之来也,势如奔马,其传变也。急如掣雷。岂粗疏者所能当此任哉?如夏月小儿身热头痛,项强无汗,此暑兼风寒者也,宜新加香薷饮。有汗则仍用银翘散,重加桑叶。咳嗽则用桑菊饮,汗多则用白虎,脉扎而喘,则用人参白虎,身重汗少,则用苍术白虎,脉扎面赤多言,喘咳欲脱者,即用生脉散。神识不清者,即用清营汤,加钩藤、丹皮、羚羊角。神昏者,兼用紫雪丹、牛黄丸等。病势轻微者,用清络饮之类,方法悉载上焦篇,学者当与前三焦篇,暑门中细心求之。但分量或用四之一,或用四之二,量儿之壮弱大小加减之。痉因于暑,只治致痉之因,而痉自止,不必沾沾但于痉中求之。若执痉以求痉,吾不知痉为何物。夫痉病名也。头痛亦病名也,善治头痛者,必问致头痛之因。盖头痛,有伤寒头痛,伤风头痛,暑头痛,热头痛,湿头痛,燥头痛,痰厥头痛,阳虚头痛,阴虚头痛,跌扑头痛,心火欲作痲脓之头痛,肝风内动,上窜少阳胆络之偏头痛,朝发暮死之真头痛。若不问其致病之因。如时人但见头痛,一以羌活藁本从事,何头痛之能愈哉?况痉病之难治者乎。

湿痉按此一条痲痉兼有,其因于寒湿者则兼太阳寒水气,其泄泻太甚,下多亡阴者,木气来乘则痲矣。按中湿即痉者少,盖湿性柔而下行,不似风刚而上升也。其间有兼风之痉。《名医类案》中有一条,云:小儿吐衄欲作痲者,五苓最妙。本论湿温

上焦篇,有三仁汤一法,邪入心包,用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一法。用紫雪丹一法,银翘马勃散一法,《千金》苇茎汤,加滑石杏仁一法。而寒湿例中,有形似伤寒,舌白不渴,经络拘急,桂枝姜附汤一法。凡此非必皆现痉病而后治,盖既感外邪,久则致痉,于其未痉之先,知系感受何邪,以法治之,而痉病之源绝矣,岂不愈于见痉治痉哉。若儿科能于六淫之邪,见几于早,吾知小儿之痉病必少,经久致痉者多。盖湿为浊邪,最善弥漫三焦,上蔽清窍,内蒙膻中,学者当于前中焦下焦篇中求之。由疟痢而致痉者,见其所伤之偏阴偏阳而补救之,于疟痢门中求之。

燥痉,燥气化火,消铄津液,亦能致痉。其治略似风湿,学者当于本论前三焦篇,秋燥门中求之。但正秋之时,有伏暑内发,新凉外加之证,燥者宜辛凉甘润,有伏暑则兼湿矣。兼湿则宜苦辛淡,甚则苦辛寒矣,不可不细加察焉。燥气化寒,胁痛呕吐,法用苦温,佐以甘辛。

内伤饮食痉俗所谓慢脾风者是也。按:此证必先由于吐泻,有脾胃两伤者,有专伤脾阳者,有专伤胃阳者,有伤及肾阳者,参苓白术散,四君,六君,异功,补中益气,理中等汤,皆可选用。虚寒甚者,理中加丁香、肉桂、草果、诃子之类。因他病伤寒凉药者,亦同此例。叶案中有阴风入脾络一条,方在小儿痢痉厥门中。其小儿吐泻门中,言此证最为详细。案后华岫云驳俗论最妙,学者不可不静心体察焉。再参之钱仲阳、薛立斋、李东垣、张景岳诸家,可无余蕴矣。再按此证最险,最为难治,世之讹传,妄治已久,四海同风,历有年所。方中行驳之于前,诸君子畅论于后,至今日而其伪风不息,是所望于后之强有力者,悉取其伪书而焚耳。细观叶案治法之妙,全在见吐泻时,先防其痉,非于既痉而后设法也。故余前治六淫之痉,亦同此法。所谓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也。眉批: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其道也。朱评

客忤痉俗所谓惊吓是也。按小儿神怯气弱,或见非常之物,听非常之响,或失足落空、跌扑之类,自证中或有一二,非小儿所有痉病,皆因于惊吓也。证现发热,或有汗,或无汗,面时青时赤,梦中呓语,手足蠕动,宜复脉汤去参桂姜枣,加丹参、丹皮、犀角,补心之体,以配心之用。大便结者,加元参。溇者,加牡蛎。汗多神不宁,有恐惧之象者,加龙骨,整琥珀,整朱砂块取其气而不用其质,自无流弊。必细询病家,确有所见者,方用此例。若语涉支离,猜疑不定者,静心再诊,必得确情,而后用药。愚儿三岁,六月初九日辰时,倚门落空,少时发热,随热随痉,昏不知入,手足如冰无脉,至戌时而痉止,身热神昏无汗,次日早,余方与复脉汤,去参桂姜枣,每日一帖。服三四杯,不饮不食,至十四日巳时,得汗战而愈。若当痉厥神昏之际,妄动乱治,岂有生理乎?盖痉厥则阴阳逆乱,少不合拍,则不可救。病家情急,因乱投药饵,胡针乱灸而死者,不可胜纪。病家中无主宰,医者又无主宰,儿命其何堪哉,如包络热重,唇舌燥,目白,睛有赤缕者,牛黄清心丸。本论牛黄安宫丸,紫雪丹辈,亦可酌而用之。

【汪按】世妄传惊风之证,惟此一证,乃副其名。其因风因热等项之惊,神气昏愤,往往对面击鼓放铙,全然不知。客忤之证,则神惊胆怯,畏见异言异报,极易分别也,又按此证,心气素虚者,复脉中须仍用人参。

本脏自病痉此证则痲病也。按此证由于平日儿之父母,恐儿之受寒,覆被过多,著衣过厚,或冬日房屋热炕过暖,以致小儿每日出汗,汗多亡血。亦如产妇亡血致痉一理。肝主血,肝以血为自养,血足则柔,血虚则强,故曰本脏自病。然此一痉也,又实为六淫致痉之根。盖汗多亡血者,本脏自病,汗多亡卫外之阳,则易感六淫之邪也。全赖明医参透此理,于平日预先告论小儿之父母,勿令过暖,汗多亡血,暗中少却无穷之病矣。所谓治未病也。治本脏自病法,一以育阴柔肝为主,即同产后血亡

致痉一例，所谓血足风自灭也。六味丸、复脉汤、三甲复脉三方，大小定风珠二方，专翕膏，皆可选用。专翕膏为痉止后，每日服四五钱，分二次，为填阴善后计也。六淫误汗致，痉者，亦同此例。救风温温热误汗者，先与存阴，不比伤寒误汗者。急与护阳也。盖寒病不足在阳，湿病不足在阴也。

【征按】痉证有五，乃督脉病也。秦越人难经，督脉为病，脊强而厥。张仲景《金匱》，脊强者，五痉之总名，其证卒口噤，背反张而痠痠，此段重重细说，可以补仲景之未备。

【霖按】《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热瘈瘲，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暴强直，皆属于风。夫督，昏闷也。痠，抽掣也。邪热伤神则瞀，伤血则瞀，故皆属于火。然有火盛风生者，亦有火为木郁者，又不可不知也。若夫痉为强直筋病，痉而不柔和也。项为足之太阳，湿兼风化，而侵寒水之经，故为屈伸不利也。肝主筋，其化风，风有余，如木郁之发，暴仆强直者，肝邪实也。委和之纪，其筋缓戾拘缓者，肝气虚也。然风位之下，金气乘之，燥金之气，盛则风生，风生耗血，其燥益甚。故曰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者是也。近世以痉作惊，不辨风自从来，天枉不可胜纪，方中之行痉书，辨致痉之因，辟惊风之谬，可为当头棒喝。惟所录《金匱》诸条，并不能阐明仲景之义，反多拉杂附会，是其可议耳。但仲景于金匱论痉，是借宾作主法。其所谓则痉柔痉，皆伤寒太阳证中兼见之痉。其栝蒌桂枝及葛根二方，非治痉之正方，乃治太阳兼痉之方也，故首冠太阳病三字以明之。其大承气一方，因有胸满口噤齿之阳明热盛，乃痉之变证，故以变法治之，亦非痉病之正治也。其言误汗误下致痉者，为痉病之正证，未出方治，证明而方可自知。况《伤寒论》惟六经篇是其原文，痉湿喝诸篇，皆叔和收其残帙，附诸六经后者，能保无简阙乎。《金匱》三卷，为宋翰林学士王洙得于蠹简中，高保衡林亿寻编述进呈，多与伤寒论重复，要即《卒病论》十六卷中之遗帙，

又岂仲景全书。痉病之正治不见，或因乎此。方中行谓见于《伤寒论》者，乃叔和所述《金匱》之略也。是不知《金匱》为宋人杜撰之名，去西晋甚远，何弗深考。仲景所著之书，载诸史志者，有五十余卷，奈后世不获见耳。鞠通所论九纲，虽从方氏痉书中脱化而来。其痉病之主治兼证，毫末无遗，又能明《内经》痠痠之不同，皆发前人所未发，可谓青出于蓝矣。其立言处方，间有未当，然不得以小疵而掩其大醇也。

小儿易痉总论

按小儿易痉之故，一由于肌肤薄弱，脏腑嫩小，传变最速。一由近世不明六气感人之理，一见外感，无论何邪，即与发表。既痉之后，重用苦寒。虽在壮男壮女，二三十岁，误汗致痉而死者，何可胜数，小儿薄弱，则更多矣。余于医学。不敢自信。然留心此证。凡三十年。自觉洞彻此理。尝谓六气明而痉必少。敢以质之贤明。共商救世之术也。

痉病痠病总论

《素问》谓太阳所至为痉，少阳所至为痠。盖证者水也，痠者火也。又有寒厥热厥之论最详，后人不分痉痠厥为三病，统言曰惊风痰热，曰角弓反张，曰搐搦，曰抽掣，曰痠痠厥。方中行作痉书，其或问中所论，亦混痠而为痉，笼统议论。叶案中治痠痠厥最详，而统称痉痠，无痠之各目，亦混痠为痉。考之他书，更无分别。前痉病论因之，从时人所易知也。谨按痉者，强直之谓，后人所谓角弓反张，古人所谓痠也。抽掣搐搦不止者，痠也。时作时止，止后或数日，或数月复发，发亦不待治而自止者，痠也。四肢冷如冰者，厥也。四肢热如火者，厥也。有时而冷如冰，有时而热如火者，亦厥也。眉批：厥原有阴厥阳厥之分。朱评：大抵痉痠痠厥四门，当以寒热虚实辨之，自无差错。仲景刚痉、柔痉之论，为伤寒而设，未尝议及痠病，故总在寒水一门，兼风则有有汗之柔痉，盖寒

而实者也。除寒痉外,皆痙病之实而热者也。湿门则有寒痉,有热痙,有实有虚,热病久耗其液,则成虚热之痙矣。前列小儿本脏自病一条,则虚热也。产后惊风之痉,有寒痉,仲景所云是也。有热痙,本论所补是也。总之,痉病宜用刚而温,痙病宜用柔而凉。又有痉而兼痙,痙而兼痉,所谓水极而似火,火极而似水也。至于痢证,亦有虚有实,有留邪在络之客邪,有五志过极之脏气,叶案中辨之最详,分别治之可也。塘因前辈混痙与痉为一证,故分晰而详论之,以备裁采。

【征按】此亦数千余年之疑案,莫能剖而析之。女娲炼石补天,予独不以其言为河汉。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

六气六门,止有寒水一门,断不可不发汗者,伤寒脉紧无汗,用麻黄汤正条。风寒挟痰饮,用大小青龙一条。饮者寒水也,水气无汗,用麻黄甘草附子麻黄等汤。水者寒水也,有汗者,即与护阳。湿门亦有发汗之条,兼寒者也。其不兼寒而汗自出者,则多护阳之方。其他风湿禁汗,暑门禁汗,亡血禁汗,疮家禁汗,禁汗之条颇多,前已言之矣。盖伤于寒者,必入太阳,寒邪与寒水一家,同类相从也。其不可不发者何?太阳本寒标热,寒邪内合寒水之气,止有寒水之本,而无标热之阳,不成其为太阳矣。水来克火,如一阳于陷于二阴之中,故急用辛温发汗,提阳外出。欲提阳者,乌得不用辛温哉?若温暑伤手太阴,火克金也。太阴本燥标湿,若再用辛温,外助温暑之火,内助脏气之燥,两燥相合,而土之气化无从,不成其为太阴矣。津液消亡,不痉何待?故初用辛凉,以救本脏之燥,而外退温暑之热。继用甘润,内救本脏之湿,外敌温暑之火,而脏象化气,本来面目,可不失矣。此温暑之断不可发汗,即不发汗之辛甘,亦在所当禁也。且伤寒门中,兼风而自汗者即禁汗,所谓有汗不得用麻黄,无奈近世以羌活代麻黄,不知羌活之更烈于麻黄也。盖麻黄之发汗,中空而通,色青而

疏泄,生于内地,去节方发汗,不去节尚能通能留,其气味亦薄。若羌活乃羌地所生之独活,气味雄烈不可当,试以麻黄一两,煮于一室之内,两三人坐于其侧,无所苦也。以羌活一两,煮于一室内,两三人坐于其侧,则其气味之发泄,弱者即不能受矣温暑门之用羌防柴葛,产后亡血家之用当归、川芎、泽兰、炮姜,同一杀人利剑,有心者共筹之。

【征按】麻黄轻虚,形如肺管,宣阳救肺,遇壅塞之证,有用至一二两方效者。羌活中实,形如骨节,故能窜走周身,追风至骨,其去麻黄远矣

疴 疾 论

疴者,干也,人所共知。不知干生于湿,湿生于土虚,土虚生于饮食不节,饮食不节生于儿之父母之爱其子,惟恐其儿之饥渴也。盖小儿之脏腑薄弱,能化一合者,与一合有半,即不能化,而脾气郁矣。再小儿初能饮食,见食即爱,不择精粗,不知满足。及脾气已郁而不舒,有拘急之象,儿之父母,犹认为饥渴而强与之。日复一日,脾因郁而水谷之气不化,水谷之气不化而脾愈郁,不为胃行津液,湿斯停矣。土恶湿,湿停而脾胃俱病矣。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中焦不受水谷之气,无以生血,而血干矣。再水谷之精气,内入五脏,为五脏之汁,水谷之悍气,循太阳外出,捍卫外侮之邪,而为卫气。中焦受伤,无以散精气,则五脏之汁亦干,无以行悍气,而卫气亦馁。卫气馁故多汗,汗多而营血愈虚,血虚故肢体日瘦。中焦湿聚不化而腹满,腹日满而肢愈瘦,故曰干生于湿也。医者诚能识得干生于湿,湿生于土虚,且扶土之不暇,犹敢恣用苦寒,峻伤其胃气,重泄其脾气哉?治法允推东垣、钱氏、陈氏、薛氏、叶氏,诚得仲景之心法者也。疏补中焦,第一妙法。升降胃气,第二妙法。升陷下之脾阳,第三妙法。甘淡养胃,第四妙法。调和营卫,第五妙法。食后击鼓,以鼓动脾阳,第六妙法即古者以乐侑食之义,鼓荡阳

气使之运动也。《难经》谓伤其脾胃者，调其饮者，第七妙法。如果生有疳虫，再少用苦寒酸辛，眉批：苦能燥湿，辛本燥气之化。朱评：如芦荟、胡黄连、乌梅、使君、川椒之类，此第八妙法。若见疳即与苦寒杀虫，便误矣。考洁古东垣，每用丸药，缓运脾阳，缓宣胃气，盖有取乎渣质有形，与汤药异歧，亦第九妙法也。近日都下相传一方，以全蝎三钱眉批：青州全蝎其功尤胜。朱评：烘干为末，每用精牛肉四两，作肉团数杖，加蝎末少许，蒸熟令儿逐日食之，以全蝎未完为度。治疳疾有殊功。愚思蝎色青属木，肝经之虫，善窜，而疏土，其性阴，兼通阴络，疏脾郁之久病在络者最良。然其性慄悍有毒，牛肉甘温，得坤土之精，故最善补土。禀牝马之贞，其性健顺，既能补脾之体，又能运脾之用。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一通一补，相需成功，亦可备用。一味金鸡散亦妙用，眉批：鸡内金不经水洗者，不拘多少，烘干为末，不拘何食物皆加之。性能杀虫磨积，即鸡之脾，能复脾之本性。小儿疳疾，有爱食生米、黄土、石灰、纸布之类者，皆因小儿无知，初饮食时，不拘何物即之。脾不能运，久而生虫，愈爱食之矣。全在提携之者，有以谨之于先。若既病治法，亦惟有暂运脾阳。有虫者，兼与杀虫，断勿令再食。以新推陈，换其换脏腑之性，复其本来之真，方妙。

【征按】奇偶偏方，每多奏效，其力专也。犹忆幼务举业时，业师华阴孝廉李公，世精于医，有以患疳证之小儿来求治者，出一方，则惟大枣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实以生军，外裹以而，煨熟捣为丸，如小枣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补法也。

【霖按】小儿之疳疾，犹大人之劳瘵。始而潮热渐致羸瘦，虽从脾胃而来，然五脏各有偏胜为病，论治固在脾胃，而又不可泥执于脾胃。故钱仲阳有五疳之各，各具形证也。其五疳分治之法，心疳用安神丸，脾肺用益黄散，肝肾用地黄丸。总当兼固脾土，不得妄用消导攻下之药。且疳者，干也，津液枯竭，始谓之干，自不合以苦寒燥其津，亦不可合以温燥耗

其液。若一味鸡金散磨积杀虫，消伐之品，专用大非所宜，学者鉴诸。

痘证总论

《素问》曰：治病必求其本。盖不知其本，举手便误。后虽有锦绣心思，皆鞭长莫及矣。治痘明家，古来不下数十，可称尽善。不比温病，毫无把握，尚俟愚陋之鄙论也。但古人治法良多。而议病究未透彻来路，皆由不明六气为病与温病之原。故论痘发之原者，只及其半。谓痘证为先天胎毒，由肝肾而脾胃，而心肺是矣。总未议及发于子午卯酉之年，而他年罕发者何故，盖子午者，君火司天，卯酉者，君火在泉。人身之司君火者，少阴也。少阴有两脏，心与肾也。先天之毒，藏于肾脏。肾者坎也，有二阴以恋一阳。又以太阳寒水为腑，故不发也。必待君火之年，与人身君火之气相搏，激而后发也。故北口外寒水凝结之所，永不发痘。盖人生之胎毒如火药，岁气之君火如火线，非此引之不发，以是知痘证与温病之发，同一类也。眉批：卓识确论，千古不磨。朱评：试观六元正纪所载，温厉大行，民病温厉之处，皆君相两火加临之候，未有寒水湿土加临而病温者。亦可知愚之非臆说矣。

【霖按】痘名虏疮，相传为马伏波征南所染？流入中原。盖南属离位，乃君火之乡，故得气最先也。鞠通能明此理，知北口外之蒙古等处，为寒水之地，而鲜痘患。又阐明天地阴阳之邪，随人身阴阳气化感召。痘之盛于子午卯酉之年者，为君火司天在泉故也。及钱陈两家之主治，寒凉温热，各有所宜，不可偏废，皆属至理名言，可法可师之作。惟既侈谈运气，其钱陈两家，一主寒凉，一主温热之所以然，是又不可不知也。请试明之。内经以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为一周。扩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大气。五气六气，迭乘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天。由黄帝八年起，第一甲子下元前三十年一纪，为厥阴风木。后三十年一

纪,为少阳相火。黄帝六十八年第二甲子上元前一纪,为少阴君火,后一纪阳明燥金。少昊十八年第三甲子中元前一纪,太阴湿土,后一纪太阳寒水。少昊七十八年第四甲子下元前一纪,少阳相火,后一纪厥阴风木。由此迭相推算,至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为第六十五甲子上元,值燥金君火用事,钱仲阳生于北宋末年,值君火燥金之时故治痘多用寒凉也。宋宁宗嘉泰四年乃第六十六甲子,寒湿用事,陈文中生当南宋,正值其时,故多用温补也。至丹溪专以解毒和中立法,其时又为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矣。前明汪石山作《痘证理辨》,自序于嘉靖九年庚寅,其治主于清凉,是为宏治十七年第七十一甲子,火运中有宜然者。洎乎嘉靖末年,下逮隆万,苦寒之弊,层见迭出,故万密斋、聂久吾首重保元,莫不以温补为事。此在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寒湿运中也。而崇祯甲戌,费建中《救偏琐言》出,专主寒凉下夺。其时乃天启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风火行权,是湿寒治法,不可施诸风燥二火运中耳。然遇虚寒之体,又未可拘牵也。至若痘禁表药,尤不可泥执。夫先哲以痘禁汗下者,以汗能虚表,下能泄元,表里虚即难灌浆。盖邪毒须借正气送之,始能外达也。设壮热身痛,面赤唇裂,眼黄鼻塞,毛焦肤燥,痘色干紫,或黑陷,似标不标,手足极热,脉浮实之表实,多见热毒不泄,内搏而死,亦禁其不汗而可乎。若壮热气粗,喘满腹胀,躁渴谵语发狂,二便秘涩,四五日眼张若怒,口气大热,痘根黯血色绿暗,或颗粒焦黑,脉沉实而数之里实,赤禁其不下可乎。盖禁者耳,禁其妄汗妄下者,不善者泥焉。若无表实里实之真据,汗固不可误,而下又岂可误哉。

痘证禁表药论

表药者,为寒水之气,郁于人之皮肤经络,与人身寒水之气相结,不能自出而设者也。痘证由君火温气而发,要表药何用,以寒水应用之药,而用之君火之证,是犹缘木而求

鱼也。缘木求鱼无后灾,以表药治痘疮,后必有大灾。盖痘以筋骨为根本,以肌肉为战场,以皮肤结痂,为成功之地,用表药虚表,先坏其立功之地。故八九朝,灰白塌陷,咬牙寒战,倒靥黑陷之证蜂起矣。古方精妙,不可胜数,惟用表药之方,吾不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苏矣。更有愚之甚者,用表药以发闷证是也。痘发内由肝肾,外由血络,闷证有紫白之分。紫闷者,呆毒把持太过,法宜清凉败毒,古用枣变百祥丸,从肝肾之阴内透,用紫雪芳凉,从心包之阳外透。白闷则本身虚寒,气血不支之证,峻用温补气血,托之外出。按理立方,以尽人力,病在里而责之表,不亦愚哉。

痘证初起用药论

痘证初起,用药甚难。难者何?预护之为难也。盖痘之放肥灌浆结痂,总从见点之初立根基,非深思远虑者不能也。且其形热未曾显张,大约辛凉解肌,芳香透络,化浊解毒者,十之七八。本身气血虚寒,用温煦保元者,十之二三。尤必审定儿之壮弱肥瘦,黑白青黄,所偏者在何,所不足者在何。审视体质明白,再看已未见点,所出何苗。参之春夏秋冬,天气寒热燥湿,所病何时,而后定方。务于七日前,先清其所感之外邪。七日后只有胎毒,便不夹杂矣。眉批:七日前先清其所感之外邪,语意自明。朱评

【征按】治痘之法,全是活泼泼地,不可执一。谚云: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言其转关最速也。

治痘明家论

治痘之明家甚多,皆不可偏废者也。若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希图省事,祸斯亟矣。痘科首推钱仲阳、陈文中二家。钱主寒凉,陈主温热在二家不无偏胜,在后学实不可偏废。盖二家犹水火也,似乎极不同性。宗此则害彼,宗彼则害此,然万物莫不成于水火。使天时有暑面无寒,万物焦也。有寒面无暑,万

物冰矣。一阴一阳之谓道。二家之学，似乎相背。其实相需。眉批：相需二字极斟酌，朱评。实为万世治痘立宗旨。宗之若何？大约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发由温气之行，用钱之凉者，十之八九，用陈之温者一二。七日以后，本身气血用事，纯赖脏真之火，炼毒成浆，此火不外鼓，必致内陷，用陈之温者多，而用钱之凉者少也。若始终实热者，则始终用钱。始终虚寒者，则始终用陈。痘科无一定之证，故无一定之方也。丹溪立解毒和中安表之说，亦最为扼要。痘本有毒可解，但须解之于七日之前，有毒郁而不放肥、不上浆者，乌得不解毒哉。如天之亢阳不雨，万物不生矣。痘证必须和中，盖脾胃最为吃紧，前所谓以中焦作战场也。安表之论，更为妙谛，表不安虽至将成犹败也，前所谓以皮肤结痂，为成功之地，而可不安之也哉。安之不暇，而可混发以伤之也哉。至其宗钱而非陈，则其偏也。万氏以脾胃为主，魏氏以保元为主，亦确有见识。虽皆从二家脱化，而稍偏于陈，费建中《救偏琐言》，盖救世人不明痘之全体大用，偏用陈文中之辛热者也。书名救偏，其意可知。若专主其法，悉以大黄石膏从事，则救偏而反偏矣。胡氏辄投汗下，下法犹有用处，汗法则不可也。翁仲仁《金镜录》一书，诚为痘科宝筏，其妙处全在于看。认证真确，治之自效。初学必须先熟读其书，而后历求诸家，方不误事。后此翟氏、聂氏，深以气血盈亏，解毒化毒，分晰阐扬钱氏陈氏底蕴，超出诸家之上，然分别太多，恐读者目眩，愚谓看法必宗翁氏，叶氏有补翁仲仁不及之条，治法兼用钱陈，以翟氏为钱陈之注，参考诸家可也。近日都下盛行正宗一书，大抵用费氏胡氏之法而推广之，恣用大汗天下，名归宗汤。石膏大黄，始终重用，此在泉毒太过者则可，岂可以概治天下之小儿哉。南方江西江南等省，全恃种痘，一遇自出之痘，全无治法。医者无论何痘，概禁寒凉，以致有毒火者，轻者重，重者死，此皆偏之为害也。眉批：如此立法，则古人皆为我师，古师皆为我用矣。所谓学无常师，主善为师

也。朱评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

相传痘疮稀少，不过数十粒，或百余粒，根颖圆绽者，以为状元痘，可不服药。愚则以为三四日间，亦须用辛凉解毒药一帖，无庸多服。七八日间，亦宜用甘温托浆药一帖，多不过二帖，务令浆行满足，所以然者何？愚尝见稀少之痘，竟有浆行不足，结痂后患目，毒流心肝二经，或数月、或半年后，烦躁而死，不可救药者。

【汪按】产者常也，可不服药。痘则病也，当以药调。惟药之不当，反不如勿药耳。所云三四日七八日者，当参之形色，不可执一。

痘证限期论

痘证限期，近日时医以为十二日结痂之后，便云收功。古传百日内，皆痘科事也。愚有表侄女，于三四月间出痘，浆行不足，百日内患目，目珠高出眼外，延至次年二月方死。死时面现五色，忽而青而赤而黄而白而黑，盖毒气遍历五脏，三昼夜而后气绝。至今思之，犹觉惨甚，医者可不慎哉！十二日者，结痂之限也。况结痂之限，亦无定期。儿生三岁以后者，方以十二日为准。若初周以后，只九日限耳，未周一岁之孩，不过七日限。眉批：儿愈小则期愈促，此限之不可不知。朱评

行浆务令满足论

近时人心不古，竟尚粉饰，草草了事。痘顶初浑，便云浆足，病家不知，惟医是听，浆不足者，发痘毒犹可医治，若发于关节隐处，亦致丧命，或成废人。患目烦躁者，百无一生。即不死，而双目失明矣。愚经历不少，浆色大约以黄豆色为准。痘多者，腿脚稍清犹可。愚一生所治之痘，痘后毫无遗患，无他谬巧，行浆足也。近时之弊，大约有三：一由于七日前过用寒凉，七日后，又不知补托，畏温药如虎，甚至一以大黄从事。此用药之不精也。二由于

不识紫色,此目力之不精也。三由于存心粉饰,心地之不慈也。余存心不敢粉饰,不忍粉饰,口过直而心过慈,以致与世不合。目击见之颠连疾苦,而莫能救,不亦可哀哉。故作此论,力矫时弊,实从数十年经历中得来。见痘后之证,百难于痘前,盖痘前有浆可上,痘后无浆可行。痘前自内而外出,外出者顺,痘后自外面内陷,内陷者逆也。毒陷于络,犹可以法救之。毒陷于脏,而脏真伤,考古竟无良法可救。由逆痘而死者,医可以对儿,由治法不精而遗毒死者,其何以对小儿哉?阅是论者,其思慎之于始乎。

【汪按】北方之一以大黄从事,犹南方之专用升发温补也。然北方之法,在崇毒证,有宜用者。余甥女出痘,于二十日外,犹日用大黄,计前后用大黄至四五斤,石膏称是,然后收功,每日服四两大黄浓汁,方能进食,此亦不可不知。总之无一定之痘,故无一定之方,前论二言尽之矣。

疹 论

若明六气为病,疹不难治,但疹之限期最迫,只有三日。一以辛凉为主,如俗所用防风广皮升麻柴胡之类,皆在所禁。俗见疹必表,外道也,大约先用辛凉清解,后用甘凉收功,赤疹误用麻黄三春柳等,辛温伤肺,以致喘咳欲厥者。初用辛凉加桔梗旋覆花,上提下降,甚则用白虎,加旋覆杏仁,继用甘凉加旋覆花以救之,咳大减者去之。凡小儿连咳数十声,不能回转半日方回,如鸡声者,《千金》葶茎汤,合葶蒡大枣泻肺汤主之。近世用大黄者,杀之也。盖葶蒡走肺经气分,虽兼走大肠,然从上下降,而又有大枣以载之缓之,使不急于趋下。大黄则纯走肠胃血分,下有形之滞并不走肺,徒伤其无过之地故也。若固执病在脏泻其腑之法,则误矣。眉批:征按:疹脏病也,凡肺药都用不善。明明发于皮毛,非若疮疖之发于阳明肌肉也。但为其有出发之势,故俗为透表,并不知疹为何物耳。朱评

【霖按】论疹似是而非,未可执泥。

【何廉臣云】前哲张畹香先生云:小儿麻疹,绍兴谓之瘡子,苏州谓之沙子。叶天士先生云,即属风感肺分,与发疹治法同耳,当按四时法治之。在冬分发疹,当用冬温法,夏时用暑风法,秋时用秋燥法,春时用风湿法。皆当用辛凉法合甘寒法,如薄荷、连翘、大力子、桔梗、生甘、苦杏仁、石膏、知母、橘红、金银花、酒黄芩、冬桑叶等酌用。或大便作泻,加淡渗法,则生米仁、茯苓,又炒银花最妙。或火盛,则用羚羊角、犀角、丹皮、鲜大青等。或用葶茎汤合白虎汤,夏秋用。冬春断不可用。桂枝白虎、竹叶石膏汤,或又加蔗浆梨皮,各因其轻重而用之。若邪入心营,则用犀角地黄汤,加紫雪或至宝丹。大抵初起大便水泻者,不必服药。大便燥结不通,谓之闷瘡最危。至棉丝线、樱桃核,不知出于何书,儿科用之,可笑也。道光癸卯间五月考时,考客患瘡,儿科用桂枝,无不鼻衄,予用辛凉合甘寒,无不即愈。而竟不用西溯柳,可见叶法不误人。又若初见怕冷,加荆芥亦可。荆芥性温,怕冷是寒,有寒邪故可用。余每用白蔻壳,以躯壳病,故用壳药去壳寒也。若初起作呕,大力子易于作呕,用之呕更甚。然内经在上者因而越之,风痰呕出,瘡疹出透矣,何妙如之。若怕其呕,加白蔻仁八分,即不呕。又本草大便泻者,大力子禁用,以大力子油滑能作泻也。然瘡子出,泻者不药可愈,愈泻愈妙。又瘡后水泻,亦不得用甘寒,复以淡渗,如银花炭最妙,误用温热及参术必危,最怕吐血。眉批:亦有肝火铄肺,连声咳嗽,甚则睡痰者,宜旋覆代赭汤去参加柔肺纳气之品。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钱氏制泻白散,方用桑白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治肺火,皮肤蒸热,日晡尤甚,喘咳气急,面肿热郁肺逆等证。历来注此方者只言其功,不知其弊。如李时珍以为泻肺诸方之准绳,虽明如王晋三、叶天士,犹率意用之。愚按此方治热病后,与小儿痘后,外感已尽,真气不得归元,咳嗽上气,身虚热者甚良。苦兼

一毫外感，即不可用。眉批：不兼一毫外感方用，宜细审之。朱评：如风寒风温正盛之时，而用桑皮地骨，或于别方中加桑皮，或加地骨，如油入面，稠结而不可解矣。考《金匱》金疮门中，王不留行散，取用桑东南根白皮，以引生气，烧灰存性以止血。仲景方后自注云：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根勿取之。沈日南注云：风寒表邪在经络，桑根下降，故勿取之。愚按桑白皮虽色白入肺。然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实肝经之本药也。眉批：卒世皆以为肺药耳，皆不能格物之过。朱评：且桑叶横纹最多而主络，故蚕食桑叶而成丝。丝，络象也。桑皮纯丝结成，象筋，亦主络。肝主筋，主血，络亦主血，象筋与络者必走肝，同类相从也。肝经不络阴器，如树根之蟠结于土中，桑根最为坚结，诗称彻彼桑土，易言系于苞桑是也。再按：督脉之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肺与肾为子母，金下生水，桑根之性下达而坚结，自肺下走肝肾者也，内伤不妨用之。外感则引邪入肝肾之阴，而咳嗽永不愈矣。吾从妹八九岁时，春日患伤风咳嗽，医用杏苏散加桑白皮，至今将五十岁，咳嗽永无愈期，年重一年。试思如不可治之嗽，当早死矣。如可治之嗽，何以至四十年不愈哉。亦可以知其故矣。愚见小儿久嗽不愈者，多因桑皮地骨皮。凡服过桑皮地骨而嗽不愈者，即不可治。伏陷之邪，无法使之上了也。至于地骨皮之不可用者，余因仲景先师风寒禁桑皮而悟人者也。盖凡树木之根，皆生地中，而独杞札之根，名地骨者何？盖枸杞之根深入黄泉，无所终极，古又名之曰仙人杖，盖言凡人莫得而知其所终也。木本之入下最深者，未有如地骨者，故独异众根，而独得地骨之名。凡药有独异之形，独异之性，得独异之名者，必有独异之功能，亦必有独异之偏胜也。地骨入下最深，禀少阴水阴之气，主骨蒸之劳热，力能至骨，有风寒外感者而可用之哉？或曰桑皮地骨良药也，子何畏之苦是？余曰人参甘草，非良药耶？实

证用人参，中满用甘草，外感用桑皮地骨，同一弊也。眉批：受此害者颇多，不独小儿也。朱评

万物各有偏胜论

无不偏之药，则无统治之方。如方书内所云，某方统治四时不正之气，甚至有兼治内伤产妇者，皆不通之论也。近日方书盛行，莫过汪切庵《医方集解》一书。其中此类甚多，以其书文理颇通，世多读之，而不知其非也。天下有一方面可以统治四时者乎，宜春者，即不宜夏。宜春夏者，更不宜秋冬。余一生体认物情，只有五谷作食，可以统治四时饿病，其他未之闻也。在五谷中，尚有偏胜，最中和者，莫过饮食。且有冬日饮汤，夏日饮水之别，况于药乎？得天地五运六气之全者，莫如人。人之本源虽一，而人之气质，其偏胜为何如者。人之中最中和者，莫如圣人。而圣人之中，且有偏于任、偏于清、偏于和之异。千古以来，不偏者数人而已，常人则各有其偏。如《灵枢》所载阴阳五等可知也。降人一等，禽与兽也。降禽兽一等，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与石也。用药治病者，用偏以矫其偏，以药之偏胜太过，故有宜用有宜避者。合病情者用之，不合者避之而已。无好尚，无畏忌，惟病是从。医者性情中正和平，然后可以用药，自不犯偏于寒热温凉一家之固执，而亦无笼统治病之弊矣。眉批：地有高下燥湿之不同，人有东西南北之异。而人之身又有肥瘦长短之不齐，人之性又有缓急刚柔之难一。朱评

【汪按】食能养人，不能医病，药能医病，不能养人。无病而服药，有病而议药，此人之大患也。茯苓甘草，误用亦能杀人。巴豆砒霜，对病即能起死。舍病而论药，庸人之通病也。又按：今世医者，学医惟求其便，病家择医，惟求其稳。然非通何由得便，非当无所谓稳，舍通而求便，舍当而求稳，必夭人性命矣。

草木各一太极论

古来著本草者，皆逐论其气味性情，未尝

总论夫形体之大纲,生长化收藏之运用,兹特补之。盖芦主生,干与枝叶主长,花生化,子主收,根主藏,木也。草则收藏皆在子,凡幹皆升,芦胜于干。凡叶皆散花,花胜于叶。凡枝皆走络,须胜于枝。凡根皆降,子胜于根。由芦之升,而长,而化,而收,子则复降,而升,而化,而收矣。此草木各得一太极之理也。眉批:

直从格物致知得来,可括本草一部。朱评。

愚之学,实不足以著书,是编之作,补苴罅漏而已,未附二卷,解儿难,解产难,简之又简,只摘其吃紧大端,与近时流弊,约略言之耳。览者谅之。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终

温病条辨歌括

颜芝馨 编

序

淳于公有云：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方少。清初温病盛行，医林自擅长伤寒经方外，群习陶氏六书，病药凿枘，识者悯之。吴门叶氏，留温热之论，淮阴吴氏，编治温之方。规模粗备，而能翕然从风者，以举世病温热较多于伤寒故耳。日本汤本求真，由西欧毕业，返习汉医，以其经验所得，聿著简编，谓圣方可治万病。可云推崇极尊。沪上中医学校盛倡汉学，风气为之一变。其所揭橥，毋论宋以后医书，毋采用时方俗药，皆汤氏信徒也。例如风温咳嗽，经无多方，漫投麻桂辛姜，吐衄频见者有之。昧者犹谓中元甲子，时当寒湿，专宗一经，悍然不顾一切，不佞默察时病，仍以温热为多，顾安得擅长圣方者，稍变成见乎。卫署主废旧医，而至笈中医，如束湿薪，前途诂云无虑，或有持改进论者，利用汉医之单纯学派，一击不中，则改弦易辙，而用注射已。宋以后医书，匪无发明，尽属捐弃，将来生民之患，宁有涯乎？魏子文耀，函眎其师颜芝馨先生遗著，《温病条辨歌括》一书，校而刊之，期于遗墨流传，而又兢兢以时代好尚各异，不合潮流是惧。魏子勉之哉。彼斗火盘冰，锲而不舍，终必见戾于病家。世有温病，焉能舍是？至于编者提纲扼要，规划尽善，读者将自然得其会心焉。是为序。

民国二十五年春季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无锡周镇小农序，时年六十有一

温病条辨歌括 卷上

慈溪 颜芝馨遗著

无锡 周小农评阅

门人 魏文耀校录

上焦篇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温邪感受由口鼻，首犯上焦太阴肺。
吴氏鞠通议治法，主以辛凉有深意。

【二】风火刑金太阴病，脉来支数不缓紧。
紧则伤寒缓中风，不缓不紧为温病。尺肤热兮微恶寒，自汗口渴尤当审。间有不渴而见咳，头痛午后身热甚。再诊两寸脉独大，提纲挈领无余蕴。

【三】初起风温有外寒，葱豉辛温疏表先。
太阴热渴寒非恶，辛凉平剂主银翘。

芝按：此条原文，本太阳病，列为首条，盖伤寒始先足经，温病始先手经，不当桂枝汤以解肌，宜用葱豉汤以疏卫。王孟英已辨之矣。余拟雷少逸之辛温解表法易之较妥，药用葱豉桔杏陈防。

【四】葱豉服已恶寒解，银翘能治余症在。
余症悉减制亦轻，治温良法真莫外。

【五】太阴风温热不甚，咳嗽微渴为见证。
此为肺络被热伤，须用轻剂桑菊饮。

【六】六脉浮洪舌色黄，上焦温热在金脏。
周身焮热风乘火，满面深红气郁阳。渴甚化源金欲绝，汗多阴液已重伤。银翘桑菊非能任，当用辛凉白虎汤。

【七】太阴温症汗出骤，脉来浮大又带扎。
甚至鼻煽气微喘，白虎汤中人参凑。脉若散大绝化源，倍用入参功斯奏。

【八】白虎 慄悍莫浪与，禁用其方有四例。
第一禁用白虎汤，脉来浮弦兼带细脉沉亦在四例中，不渴不汗尤当忌。用之得当见奇功，用之不当应手毙。

【九】两燔气血火刑金，玉女煎方此最灵。
壮水制阳防失血，宜除牛膝入元参。

芝按：症象白虎，舌绛中黄脉大，为气血两燔。

【十】太阴温邪逼血液，上走清道诸窍出。
主以犀角地黄汤，银翘散方当并入苦吐粉红。血水多，此症不治化源绝。脉七八至面反乌，势成燎原血上溢。清络育阴法虽存，聊尽人工备规式。

【十一】渴甚温邪踞太阴，梨浆救阴最神灵。
滞粘不快流涎沫，五汁甘寒古法程。

【十二】二三日间太阴病，舌苔微黄寸脉盛。
或起或卧甚不安，心烦懊恼不可忍。时欲思呕不得呕，细审可有中焦症。如无中焦梔豉汤，得吐急当止后进。

【十三】二三日间太阴病，心烦不安痰涎盛。
胸中痞塞欲思呕，看来又无中焦症。甜瓜蒂散法甚神，虚者参芦须加进。酸苦涌泄本为阴，邪恐入阴成厥症。

【十四】两寸脉大温邪泄，舌绛而干法当渴。
今反不渴热入营，清营汤中当去连。

【十五】误发其汗伤心液，谵语神昏诸症出。
误表不汗肌表实，邪郁血分斑疹泄。时医不知温原因，不由皮毛由口鼻，发斑须用化斑汤，君以石膏清胃热。发疹宜用银翘方，除去豆豉恐涌泄。重用元参养肺津，再加地丹大青

叶。禁用升柴芷归防,三春柳叶羌同葛。辛温升动乏天和,恐成下竭与上厥。谵语神昏清宫汤,义取清宫护膻室。或用安宫牛黄丸,或用至宝与紫雪。

【十六】太阴温邪入膻室,舌则蹇卷肢则厥。利窍化秽藉芳香,或用牛黄与紫雪。

周镇案:陆君晋笙,景景医话,谓神昏谵语,不尽属心。王晋三云:病起头痛而后神昏,此肝虚魂升于顶,用龙牡救逆以降之。此神昏属诸肝。《内经》热论云:阳明者,十二经脉之海,其气血盛,故不知人。《金匱》中风篇云:邪入于腑,则不识人。赵以德谓胃为六腑总司,诸腑经络受邪,必归于胃。热盛津液壅溢,结为痰涎,闭塞坠道,堵其神气出入之窍,故不识人。此神昏又属诸胃。俞东扶谓叶案论温热,有传心胞,震动君主,神昏欲迷,弥漫之邪,攻之不解,清窍既蒙,内络亦痹,豁痰降火无效者,用至宝紫雪或牛黄丸。宗喻氏芳香逐秽宣窍之说,真是超越前贤。且不蹈用重药者,一匙偶误,覆水难收之弊。其称许叶氏如此,以阅历言之,邪热壅遏,早开内窍,最易引邪内陷,每见热炽,胸有暑痞,贴膏,重用麝香,瞬即神昏,是不清温热,但事宜窍之龟鉴。

【十七】温毒喉肿咽又痛,耳前耳后颊皆肿。或喉不疼但肿外,面赤甚则耳亦聋。俗名大头虾蟆瘟,普济消毒饮堪用。方除升柴与芩连,恐升少阳相火动。

【十八】温毒外肿宜急治,水仙花膏敷患处。此膏拔毒最神灵,一切痈疮皆可主。敷后如生小黄疮,小点粒粒如米黍。不可再敷水仙膏,过敷则烂尤痛楚,三黄二香散可搽,泻火透络力甚巨。

【十九】温毒神昏谵语来,牛黄紫雪莫徘徊。若云服后稍安定,继以清宫妙化裁。

暑 温

【二十】暑温形如伤寒病,右脉洪大兼数甚。左手脉来比右微,大渴大汗而赤认。暑温宜用白虎汤,成法源流守仲圣。脉若芤甚此属

虚,人参三钱须加进。

【二十一】太阳中热症为喝,发热恶寒手足逆。脉来弦细或芤迟,身重疼痛暑伤络。渴后洒洒毛耸然,小有劳动身即热。口开皆有喘喝多,前板齿燥伤阴液。切莫汗下与温针,误汗恶寒当更急。温针发热重比前,数下小便必淋漓。可与清暑益气汤,殆从三阳比例出。

【二十二】暑温症如上条式,但汗不出斯为别。须用新加香薷饮,义取芳香保肺液。

【二十三】服后已得汗溱溱,不可再与防大泄。再与表阳必重伤,恐成下竭与上厥。虽有余症今尚存,知在何经细分别。

【二十四】汗或已发或未发,大汗不止烦喘渴。此为暑温手太阴,凭症又当凭之脉。洪大有力白虎汤,洪大而芤参加入。身重皆由湿滞经,白虎方中添苍术。又有脉散汗泄多,喘喝连连欲厥脱。急用参麦酸甘方,守阴正所留阳液。

【二十五】暑温汗后暑悉减,尚有余症犹未散。但头微胀目不瞑,主以清络不可慢。余邪若犯中下焦,治以中下法莫晚。

【二十六】暑温咳逆音清高,咳而无痰热已陷。清络饮中甘桔入,又加知麦杏仁熬。

【二十七】太阴暑温咳嗽紧,咳嗽重浊痰涎盛。口不甚渴饮,不多,此为脾家有水饮。小半夏汤加茯苓,蠲饮和中为妙品。再加朴杏各三钱,清宣理肺亦须审。

【二十八】脉虚夜寐不安定,烦渴舌赤谵语认。或者目开不常闭,阳不交阴在俄顷。或者喜闭恶见阳,阴气已为阳亢甚。只缘暑热逼膻中,清宫汤方须急进。舌如白滑湿蔓延,莫与清宫恐柔润。

【二十九】炎炎毫不恶寒风,暑热温邪逼膻中。神识昏迷时谵语,或须紫雪或安宫。

【三十】暑温寒热血上溢,舌白不渴里伤湿。表里俱病势燎原,病名暑瘧为难治。须用清络饮加味,薏仁杏滑同入煎。

【三十一】小儿暑温周身热,数日之间卒痉厥。不可当为急惊风,消导之药莫浪掷。症

名暑痢热在营，清营轻清必中的。亦可少与紫雪丹，芳香逐秽清络热。

【三十二】大人暑痢法亦同，热初入营肢痠痲。此因血络受火邪，肝风鸱张势横溢。亦当与之清宫汤，钩藤丹皮羚羊入。

周镇案：陆晋笙君谓寒包暑热，胃热谵语，误用牛黄至宝，引邪入内，必然不救。并无绕脐痛，按之有物，转矢气等候，但用承气，亦不救。叶案：以舌色纯绛鲜泽者，为胞络受邪。吴氏减以舌白滑者，不可与。又舌色绛，中心或黄或白者，此非血分，乃上焦气热炼津也。可见叶吴二家，于神昏症，苟遇舌苔黄白，亦并不以牛黄至宝等治之。世之昧于不可与之减者，全未细察，叶吴岂任咎耶。

【三十三】夏暑必兼湿与热，暑温湿温当分别。偏于热者为暑温，邪在肺经宜清热。偏于湿者为湿温，邪在脾上宜化湿。湿热平等两解之，各宜分晓莫差错。

伏 暑

【三十四】长夏受暑不即病，内脏肌肉遇夏令。秋凉暑气无所藏，伏暑病发在秋令。霜未降时发犹松，降后而发为重症。又有气虚伏骨间，冬日而发更危紧。子午丑未年为多，皆缘火土司天政。

【三十五】头痛员员苔又白，脉来濡数烦兼渴。面赤胸背微恶寒，须用解肌辛凉药。症为伏暑手太阴，虽在冬令亦此法。时医切莫认伤寒，妄用柴苓与羌葛。

【三十六】气分伏暑肌表实，舌白引饮无汗泄。方用银翘去牛蒡，益以杏仁与滑石。

【三十七】血分伏暑肌表实，无汗口渴舌又赤。须用银翘益地丹，赤芍麦冬亦加入。

【三十八】太阴伏暑表分虚，舌白有汗口渴甚。此症当用银翘方，除去鼓芥与牛蒡须加参。益以杏仁止肺气。脉若洪大汗渴多，仍用白虎能起痼。脉若虚大而芤来，人参白虎堪指使。

【三十九】太阴伏暑表犹虚，舌赤汗多渴

不除。生脉散方须急用，再加生地与丹皮。

【四十】伏暑暑温与暑湿，症本同源非异辙。三症前后可互参，不可拘守成固执。

湿温 寒湿

【四十一】头痛恶寒口不渴，身重疼痛苔又白。胸闷不饥湿郁阳，脉来弦细带濡弱。面色淡黄却如金，午后身热劳勃勃。病难速已名湿温，状若阴虚须审察。湿气弥漫本无形，最忌汗下柔润药。汗之耳聋与神昏，甚则无盲目时合。下之酿成洞泄形，润之病深更辘轳。无论长夏与秋冬，须用三仁同一法。

【四十二】湿热温邪入膈中，神昏肢厥用清宫。须加银花赤小豆，除去莲心麦门冬。煎送至宝丹一粒，或用紫雪法亦同。

【四十三】湿热喉阻痛皆来，二火刑金解不开。须用辛凉微苦复，银翘马勃莫徘徊。

【四十四】痹郁清阳手太阴，湿温啰呃最难禁。南阳古法今犹存，本论聊宣痹郁名。

【四十五】太阴湿温喘息促，《千金》苇茎须急服。再加滑石与杏仁，利窍逐热功力优。

【四十六】身热疼重中喝暑，脉来微弱症即是。此为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酿致须用一物瓜蒂汤，虚加参芦当记取。

【四十七】经络拘束舌又白，脉缓形寒口不渴。只为寒湿伤表阳，桂枝姜附固其脱。

芝按：此症《金匱》论之甚详，宜参。

温 疟

【四十八】不寒但热脉如平，骨节疼痛温疟名。时欲思呕肌肉烁，桂枝白虎急当行。

【四十九】阴气先伤阳独发，口渴苔干名瘧疟。不寒但热或微寒，五汁甘寒法莫谬。

【五十】寒从背起渴频频，舌白无苔咳嗽深。症由伏暑名肺疟，苦辛寒法杏仁名。

【五十一】舌赤中黄脉弱数，热多昏狂谵语作。烦渴频仍心疟名，加减银翘法效灵。兼秽舌浊口气重，速将安宫牛黄用。

秋 燥

【五十二】秋燥邪初犯太阴,脉来数大是南针。须从宣肺轻清法,桑杏汤能润燥金。

【五十三】二秋感燥咳嗽生,桑菊辛凉剂最轻。《灵》、《素》未曾论燥气,时医因此误苍生。

【五十四】秋感燥气伤肺胃,或咳或热宜理会。可与沙参麦冬汤,久热久咳地骨配。

【五十五】燥金化火理相寻,从本从标理自明。清窍邪蒙多不利,翘荷一剂定神灵。

【五十六】诸气腴郁由肺燥,诸痿喘呕亦同道。喻氏清燥救肺汤,辛凉甘润功再造。

【五十七】秋燥之气燥为轻,重则为寒法最深。化气为湿复气火,标本深复著内经。

【五十八】咳嗽稀痰头微痛,恶寒无汗鼻塞重。噬塞脉弦感燥金,邪犯肺胃杏苏用。

【五十九】秋来感燥不安康,症如伤寒足太阳。有汗毫无呕咳痛,亦堪少与桂枝汤。

【六十】燥金司令火刑金,表里齐病寒热作。头与胸腹痛连连,甚则疝腹痛亦作。桂枝柴胡各半汤,法用苦温甘辛复。须加吴萸与木香,川楝茴香功用独。

【六十一】脉短而涩病燥气,燥传中焦无表里。腹胁胀痛胸亦疼,或呕或泄无定体。但用苦温与甘辛,汗下之药不可与法详上条。

【六十二】阳明燥症里坚实,未化已化须分别。未从热化用苦温,已从热化苦寒泄。

【六十三】燥气淫传下焦病,搏于血分成痼瘕,须用化瘕回生丹,无论男妇皆可进。

【六十四】时止时疼变无穷,燥气久伏在任冲。老年八脉空虚甚,复亨丹方造化工。

中 焦 篇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语声重浊面目赤,大便闭兮小便涩。呼吸俱粗舌老黄,甚则舌黑有芒屑。但恶热兮不恶寒,两阳合明晡益热。症属温邪传阳明,

脉来如何亦细述。浮洪躁甚里气虚,白虎金鼙退烦热。或者沉数有力来,甚则脉体反小实。此症须用承气汤,仔细详辨莫浪掷。暑温温疟与湿温,另有专门非一律。

【二】脉来浮促热非常,温入阳明势莫当。竹叶石膏宜减味,逐邪外出便安康。

【三】阳明温病脉不浮,诸症悉有未加剧。小承气汤须微和,法用重剂苦辛通。

【四】汗多谵语液将亡,温病阳明舌老黄。此为中焦多燥矢,存阴当用小承汤。

【五】阳明温病汗不泄,小便不利谵语出。此症当先与牛黄,大便已通不必说。牛黄服后不大便,调胃承气阴热结。

【六】阳明温病面目赤,肢厥甚则通体厥。但有神昏不瘕瘕,不便已过七八日。小便短赤脉沉伏,或者脉厥腹坚实。甚则拒按喜饮凉,大承气汤功效彰。

周镇案:《景景医话》神昏谵语条,引《内经》厥论,阳明之厥,妄见而妄言。张长沙云:三阳合病,腹满身重口不仁,面垢遗尿,白虎汤主之。又云: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秘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又云: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胃中必有燥屎,宜承气汤主之。此则谵语亦属于胃之明证。

【七】稀水与粪利不休,阳明热结又旁流。调胃承气宜急,用解结留中法最优。

【八】阳明实热哕连连,亦须急下莫迟延。连声知为中焦起,断续冲虚属下焦。

【九】阳明谵语利自泄,脉来滑疾或者实。小承气汤攻里实,脉若不实非胃结。须知不实属膈中,宜窍牛黄或紫雪。

【十】大热大渴痰涎甚,持脉不浮惟躁甚。舌本焦燥苔金黄,邪热弥漫三焦病不可单行小承气,小陷胸汤须合进。

【十一】阳明温病无肺症,数日不便燥矢盛。法当下之莫勾留,阴虚切勿进承气。须用增液元麦地,能补能通带柔润。服后须周十二时,大便如通病安静。如果不便宜变法,调胃

承气增液并。

【十二】阳明下后汗频频，此属阴虚急复阴。久恐干咳热成劳，甘凉益胃最神灵。

【十三】下后无汗热还表，脉浮银翘汤最超。浮洪主以白虎汤，洪而且芤参要加。

芝按：上焦篇云，白虎汤汗不出者，不可与也。此条无汗，用白虎尚疑。

芝又按：此系下后因阴虚不作汗，脉虽浮，邪欲向外之机，故方用增液，加银花，连翘，甘草，辛凉甘寒，透表以保津。

【十四】下后无汗脉仍数，清燥汤能滋化育。禁用苏橘与柴归，升燥之药不可服。

【十五】下后数日热不退，或退不尽犹在胃。舌苔干黑或金黄，口燥咽干须理会。脉沉弱者增液汤，脉沉有力宜护胃。

【十六】阳明下后两三日，下症复现热横溢。或者脉来不甚沉，亦有脉来沉无力。不传不化正气虚，不与承气与增液。

【十七】阳明温病法当下，下之不通有五因。其因失下虚正气，正气既虚药不运。不运药者死莫医，勉拟新加黄龙汤。其因肺气不下降，喘促不安痰涎盛。脉来右寸必实大，宣白承气法平允。其因火腑闭不通，左尺牢坚烦渴甚。小便短赤必淋漓，导赤承气汤堪进。其因温邪闭心包，内窍不通神昏甚。饮不解渴舌短缩，牛黄承气垂明训。其因热甚液枯涸，舟因水涸舟自停。间服两剂增液汤，增水行舟顺流迅。其或脏燥仍不通。增液承气须下行。

【十八】下后不眠虚烦躁，懊恼反覆又颠倒。此症须进梔豉汤，涌吐其邪功再造。呕吐姜汁须酌加，若还少气加甘草。

【十九】阳明燥热犯胃腑，干呕而渴口又苦。尚未可下下莫行，黄连黄芩汤可进。苔滑不渴属湿温，黄连黄芩不可与。

【二十】阳明温病舌色绛，今反不渴苔燥黄。此为温邪传血分，故用柔润清营汤。苔若白滑属湿温，当于湿类求其方。

【二十一】阳明斑泄似红云，化斑汤方法甚神。注释已详上焦篇，此间无庸再申明。

【二十二】阳明下后疹续出，银翘去豉防涌泄。须加元参与丹皮，再益生地大青叶。

【二十三】阳明温病斑疹发，只喜轻宣凉解药。莫用壅补与升提，若用升提必呛咳。或衄或厥或昏痉，皆因误用升提药。若用壅补热愈横，昏乱神明症必剧。

【二十四】斑疹阳明症已具，外出不快内壅阻。调胃承气须微和，得通利已莫再与。

【二十五】阳明温毒如痘子，或多或少色黑紫。随其所在酌重轻，疗治当如斑疹技。

【二十六】阳明温毒发梅疮，治法仍如上商。随其所偏祛秽浊，重加败毒利湿兼。

芝按：败毒如大黄、芩、莲、人中黄、紫草、地丁草之类。利湿如草薢、土茯苓之类。

【二十七】阳明温病不甚渴，胸腹不满苔黄色。无汗热邪不自通，心中懊恼时反侧。小便不利必发黄，须用梔子柏皮汤。

【二十八】阳明腹满舌燥黄，渴欲饮水热莫当。或但头汗或无汗，小便不利身发黄。胃家已实黄不退，茵陈蒿汤可宝贵。

【二十九】无汗潮闭症未罢，实症未剧不可下。须进冬地三黄汤，甘苦合用阴自化。

【三十】热结上游溺不通，肺阴不化亦相同。五苓八正皆须忌，淡渗之分不可宗。

【三十一】温病燥热欲解燥，先滋其干津液保。不可纯用苦寒方，服之阴液更枯槁。

【三十二】温病下后已退热，热退切须禁暴食。缓缓须过十二时，恐有余焰何其隙。先取清轻勿令饱，饱则前症必复出。

【三十三】下后温热已退尽，舌上津回脉安静。虽然旬余不大便，益胃增液可援引。断断莫进承气汤，数下亡阴申大禁。下后余热面微赤，脉虽不躁尚未定。苔未退尽渴犹微，邪已日浅增液引。日深苔干属下焦，甘寒复脉垂古训。切勿轻与承气汤，轻与必生燥咳症。或者脾为快利伤，日久又生滑泄病。渴必更甚热不除，迁延三月死期近。

【三十四】阳明温热渴非常，气分除津已早伤。须用滋阴兼养液，甘寒沃以雪梨浆。

【三十五】温病下后已数日,舌苔不退尚微热。须用新布凉水浸,再蘸薄荷细擦舌。

【三十六】阳明温病已温疮,温毒温痘并发黄。谵语神昏诸症出,理应一切主牛黄。

【三十七】无论风温与温毒,温热冬温并温疫。诸温邪若犯中焦,阳明居多君须记。惟有湿温在中焦,太阴居多认莫错。暑温脾胃则各半,此为语温大关目。

暑温 伏暑

【三十八】脉来洪滑暑温症,面赤身热头自晕。但恶热兮不恶寒,饮不解渴惟喜凉。舌苔黄滑得水呕,按之胸下痛不胜。大便闭兮溺又短,此为水结在胸病。小陷胸汤枳实加,辛降通幽水下行。

【三十九】阳明暑温脉滑数,不饥不便并不食。浊痰凝聚心下痞,半夏泻心颇有力。除去参草枣干姜,再加枳杏开肺结。

【四十】阳明暑温症不瘥,热结独存湿已化。口燥咽干苔燥黄,脉来沉实面目赤。渴欲饮水烁胃津,小承气汤等分下。

【四十一】暑温邪热延三焦,舌滑微黄犹在表。主以辛寒三石汤,清热退暑兼利窍。邪气久留热犯营,舌色绛红苔犹少。主以加味清宫汤,止烦除热真神妙。神昏先与紫雪丹,后与清宫垂至教。

【四十二】暑温伏暑三焦受,舌苔灰白胸痞久。自利呕恶湿蔓延,小便短涩汗自来。潮热烦躁渴频仍,杏仁滑石汤倍灵。

寒 湿

【四十三】湿气留行中焦入,或有寒湿有热湿。或自表分外传来,或自水谷内蕴结。或由内外相感召,名目众多已分晰。其中伤也在何脏,我亦为君当细述。有伤脾阳症何如,痞满胀痛兼洞泄。有伤脾阴症何如,舌苔黄燥大便结。或伤胃阳症丛来,胸膈胀痛兼呕逆。或伤胃阴症丛来,口渴不饥不思食。或有脾胃皆中伤,邪湿弥漫诸症出。大抵中伤脾胃阳,

十中八九常历历。脾胃之阴如中伤,十中常居二与一。临症细推在何经,庶乎下手有准绳。

【四十四】寒湿初伤足太阴,胸中痞结更难禁。不饥不食胸犹满,渗湿培阳用半苓。

【四十五】寒湿腹胀湿伤脾,溺短便溏不爽利。恐成滞下危险症,四苓须加朴秦皮。或者有用五苓方,通利三焦行阳气。

【四十六】太阴寒湿四肢逆,舌蹇语重自利急。舌苔白滑甚则灰,神倦不语目色黄。邪阻脾窍用四苓,木瓜厚朴草果加。

【四十七】太阴寒湿舌灰滑,湿滞中焦成痞结。须用草果茵陈汤,温通开窍颇有益。面目俱黄四肢寒,茵陈四逆退黄湿。

【四十八】寒湿缠绵中脾胃,不饥不食不思寐。大便闭涩脉来迟,舌苔白滑甚或灰。腹内疼痛湿伤阳,甚则肢厥神气备。可进椒附白通汤,逐秽通阳真足贵。

【四十九】寒湿弥漫不喜食,九窍不和白腐舌。肛门坠痛便不爽,皆因阳明失开阖。可用理中汤,除去甘草加朴橘。

【五十】脾胃两阳中寒温,吞酸不饥更寒热。或因酒客湿连绵,或因脘中素痞积。姜苓术桂最神灵,阳通阴气自消灭。

【五十一】湿伤脾胃两阳气,寒热身痛吐且利。或不寒热但腹痛,症名霍乱主温剂。不喜饮水为寒多,主以理中君须记。渴欲饮水为多热,五苓散方急调理。四肢拘急吐利多,发热恶寒汗不止。手足厥冷中土虚,四逆调中回阳气。吐利已止痛不休,微和经络用桂枝。

【五十二】霍乱转筋湿气痹,主以五苓加防己。再加桂枝与薏仁,寒甚脉紧加附子。

【五十三】夏月卒然中寒湿,内挟秽浊眩欲绝。腹中绞痛脉沉迟,或者甚至脉伏逆。欲吐不吐利不利,甚则转筋肢欲厥。俗名发痧干霍乱,皆由寒湿滞关节。须用蜀椒救中汤,九痛丸方亦可服。语乱先服至宝丹,服后方可与汤剂。

湿温症痢疸痹附

【五十四】湿在上焦兼内陷，神识如蒙诸症见。舌谓脉缓此为凭，人参泻心白芍添。

【五十五】湿热初自口鼻受，后由募原中道走。机窍不灵又不饥，三香汤方功自奏。

【五十六】吸受秽湿三焦布，热蒸头胀身痛楚。神识昏迷溺不通，呕逆频频犯胃腑。先宜利窍与通神，安宫牛黄除内闭。继用淡渗消浊湿，茯苓皮汤当后与。

【五十七】湿温秽浊犯阳明，气遏致成哕逆声。最忌参甘同峻补。新制橘皮竹茹灵。

【五十八】三焦湿郁失升降，脘连腹胀便不爽。一加正气散可用，分消开窍如影响。

【五十九】三焦湿郁脉模糊，舌白便溏脘不舒。身痛皆由经络滞，二加正气病堪除。

【六十】湿秽着里胸脘闷，舌黄预知热内蒸。气机不宣湿化热，三加正气散最稳。

【六十一】秽湿着里纠不已，舌苔白滑邪阻气。脉来右缓伤脾土，四加正气奏功效。

【六十二】秽湿着里伤脾胃，脘闷便泄形憔悴。五加正气散最灵，升胃运脾无匹配。

【六十三】脉缓身痛舌黄滑，渴不多饮或不渴。汗出热解继复热，皆由脾胃被湿遏。水谷之湿内不运，外感之湿因时令。时医莫误认伤寒，妄投发表攻里药。湿热两伤莫偏治，偏治其湿热愈灼。徒治其热湿不退，势成燎原愈剧。当用黄芩滑石汤，湿热两清妥法商。

芝按：此为湿热症大主脑，用黄芩滑石汤，可谓针锋相对。

【六十四】阳明湿温不渴呕，小半夏加茯苓块。呕甚而痞邪内陷，半夏泻心枳姜配。除却参草枣下姜，恐其补中邪不退。

【六十五】湿聚热蒸蕴经络，寒战热炽随时作。骨骱烦痛面目黄，舌色灰滞表阳郁。症各湿痹君当知，通痹汤方须温服。

【六十六】湿郁经脉汗不止，胸腹白疹又自利。身热身痛邪蔓延，湿停热郁滞表里。须用薏苡竹叶散，纯苦纯辛皆所忌。

【六十七】风寒暑湿杂气感，气不主宣舌白见。咳嗽头胀更不饥，肢体若废不舒展。须用杏仁薏苡汤，辛温渗湿功独擅。

【六十八】暑湿缠绵已成痹，须进加减木防己。随症加减须认清，莫用发汗与柔腻。

【六十九】湿热不解成黄疸，古有成法当细玩。聊列数则备规模。三隅皆从一隅反。

【七十】夏秋疟病湿热蒸，内蕴水谷干时令。宣通气分治宜早，失治恐成肿胀病。已由黄疸成肿胀，苦辛淡法用二金。

【七十一】诸黄疸病溺短缩，茵陈五苓可急服。五苓能宣表里邪，茵陈利湿兼开郁。

【七十二】黄疸脉沉大便结，中痞恶心溺短赤。湿热弥漫遍三焦，杏仁石膏除里实。

【七十三】素积劳倦再感湿，头面俱黄不思食。小便短赤为热深，误用发表成此疾。须用连翘赤豆饮，煎送保和丸倍灵。

【七十四】湿甚为热成疟疾，口渴心下如痞结。舌白烦躁自利多，初起身痛经络急。继则心下痛亦来，泻心汤能除痼疾。

【七十五】瘧家湿疟正缠绵，白虎辛凉最合宜。加入苍术同草果，瘧家忌汗仲圣传。

【七十六】疟来日晏疟愈深，背更恶寒渐入阴。时览胸中如痞结，草果知母最神灵。

【七十七】疟伤胃阳气不降，热动胃汁便不爽。不饥不食又不饱，味变酸浊气逆撞。渴不引饮为湿多，加减人参泻心汤。

【七十八】疟伤胃阴不饥饱，不便潮热津液耗。得食烦热更愈加，麦冬麻仁须早熬。

【七十九】太阴脾疟呕不渴，阴寒必定起四末。热聚心胸为木乘，黄连白芍药汤和洽。烦躁甚者可另加，牛黄一丸须斟酌。

【八十】太阴脾疟寒战甚，脉弦而缓须细诊。甚则呕吐噎气来，腹鸣漉泄交相并。苦辛寒法不中与，须用加味露姜饮。

【八十一】往来寒热两相需，疟在中焦久不除。气虚留邪尚不撤，补中益气效徐徐。

【八十二】暮热朝凉疟少阳，脉来左弦是阴伤。汗解渴饮热偏重，须用青蒿鳖甲汤。

【八十三】症如伤寒少阳症，寒来偏重热偏轻。小柴胡汤效如神，两和肝胃蠲内饮。内燥渴甚半夏除，加入姜根藉滋润。脉如弦迟温中脏，干姜陈皮须加进。

【八十四】渴饮喜热舌苔白，脘闷寒常起四末。热少湿多郁脾阳，弥漫于中名湿症。须用厚朴草果汤，苦辛通降效非常。

【八十五】湿温内蕴藏络里，夹杂饮食久停滞。气不得运血不行，遂成滞下俗名痢。古称重症最难调，以其深入脏腑里。初起腹中痛胀多，虽成滞下治犹易。日久不痛并不胀，寇已深入难调理。脉来小弱或调和，平素季肋无动气。日下虽有数十行，邪机向外治尚易。里急后重一二行，或有或无无定体。脉来实大数相兼，阴症见阳必不愈。老年久衰元不支，实大小弱并难治。面色便色宜鲜明，最恶秽暗与焦滞。噤口属实尚可医，噤口属虚难医治。先滞后利症犹轻，先利后滞死莫治。滞下变症可无优，最怕虚后变下利。本年新受易调和，最难上年有伏暑。老年积湿素阳虚，酒客积热皆不起。此为治痢诸大纲，罗列诸条分难易。

【八十六】自利不爽欲成滞，腹中拘急溺亦闭。急开支河用四苓，再合苓芍坚其阴。

【八十七】杂感风寒与暑湿，表症正盛里又急。胸腹不利滞下成，寒热连绵更不息。活人败毒散如神，逆流挽舟喻氏传。

【八十八】滞下已成腹痛胀，加减苓芍如影响。阳明湿热喜疏通，淡薄滋味缓调养。

黄芩 川连 木香 白芍 川朴 广皮

【八十九】滞下湿热久内蕴，中焦痞结不能运。神识昏乱方寸迷，泻心治痞顺流迅。

【九十】症成滞下舌灰黄，红白相兼痛莫当。渴不多饮溲不利，滑石藿香导其流。

【九十一】湿温下利肛门脱，五苓散加寒水石。此症急须开支河，辛温淡渗最合法。

【九十二】阳明久利气将虚，须进入参赤石脂。九窍不知皆属胃，甘温合涩法相宜。

人参 炮姜 赤石脂 梗米

【九十三】自利腹满濡小脉，小便清长为

脾弱。勿事通腑当温脏，加减附子理中法。

附子 白术 干姜 川朴 茯苓

【九十四】自利不渴属太阴，甚则呃忒更连声。冲气逆急当救土，附子梗米定神灵。

附子 生姜 甘草 梗米 人参

【九十五】症邪热气变成痢，久延时日病不愈。脾胃气衰面日浮，肚腹膨胀中气虚。里急后重肛门坠，小柴胡汤加减治。

【九十六】春温内陷痢初成，此属阴虚急育阴。日久恐防成厥脱，加减黄连阿胶灵。

【九十七】邪少虚多气下陷，门户不藏下利见。加减补中益气汤，除去术柴加芍防。

【九十八】内虚下陷腹中痛，热痢已成又下重。持脉左小右大来，须用加味白头翁。

秋 燥

【九十九】秋来燥气伤胃阴，五汁甘寒用最神。玉竹麦冬汤亦主，土虚扁豆气虚参。

【一百】胃液干燥外感净，最宜甘寒牛乳饮。气血两燔玉女煎，燥症忌燥喜柔润。

下 焦 篇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温邪久羁在阳明，已下未下皆不论。身热面赤口舌干，甚则唇裂与齿黑。脉来沉实下莫迟，急下存阴须牢记。手足心热甚手背，脉来虚大无燥矢。最宜加减复脉汤，阴复阳留能起死。

【二】温病误表津被劫，心中震震时不息。舌强神昏诸症出，宜进得脉复其液。舌上津回有生机，缓缓调治起痼疾。中无所主汗淋漓，此为阴阳两离绝。复脉汤中加龙牡，除去麻仁恐滑泄。

【三】温病耳聋为水脱，莫与小柴胡汤药。与之相火必内升，死不旋踵精更夺。待过七日壮火衰，临时对症用复脉。

【四】内伤劳倦感温邪。时日迁延久不谐。六七日间犹不解，甘寒复脉莫徘徊。

【五】误用升散病不已，脉来结代或两至。重与复脉养阴液，虽有他症须后治。

【六】温邪汗之口咽干，倦怠无冷但欲眠。舌赤苔干因液少，甘寒复脉快熬煎。

【七】热邪深入下焦境，或在厥阴或在肾。须审乙癸本同源，均宜复脉拳拳膺。

【八】温邪下后大便溏，周十二时三四行。脉数未可与复脉，先与存阴一甲方。服一二日便已调，可与一甲复脉汤。

【九】温邪深入下焦路，必以救阴为急务。须用一甲复脉汤，但见便溏本方与。

【十】温邪深入少阴经，懊恼心烦卧不宁。壮火复炽阴欲绝，黄连阿胶最通神。

【十一】夜热早凉退无汗，热自阴来须理会。此为阴分有伏邪，青蒿鳖甲藉效灵。

【十二】热邪深入下焦病，齿黑舌干脉数沉。手指但觉蠕蠕动，阴阳分离防厥痉。最宜二甲复脉汤，介属潜阳兼育阴。

【十三】下焦温病热邪深，脉来细促厥亦甚。心中大动愴愴然，甚则心痛亦上行。肝风鸱张肾水虚，三甲复脉堪奠定。

【十四】热伤肝液厥势雄，扰动冲脉呃逆冲。脉来细劲阴阳减，须用潜阳小定风。

【十五】壮火尚盛焰未息，莫与定风与复脉。温邪已少阴虚多，莫与黄连阿胶药。阴虚欲痉手指动，青蒿鳖甲不得用。

【十六】热邪久羁真阴烁，或因误表或妄攻。神倦瘈瘲脉气虚，舌绛苔少时欲脱。大定风珠效若仙，能使上下相交合。温症神昏与痉厥，舌蹇烦躁伤阴液，手少阴症如未除，先与牛黄或紫雪。牛黄紫雪能搜邪，清邪而后存阴急。继与潜阳三甲汤，或与复脉存阴液。手经足经宜细参，心领神会慎去入。

【十七】肌肤甲错如鱼鳞，邪气久羁涸其津。或因下后邪欲溃，或因存阴得液蒸。正气以虚汗不出，欲作战汗阴阳争。热饮复脉助其力，虚甚应须加人参。肌肤尚盛未大虚，无取复脉助其正。

【十八】时欲漱水不欲咽，大便虽黑易不

艰。此属肠中有瘀血，犀角地黄主之煎。

【十九】少腹坚满大便闭，溺当不利今反利。夜热朝凉脉沉实，此为蓄血在下焦。轻则桃仁承气汤，甚则抵当攻瘀宜。

【二十】温病脉来法当数，今则濡小反不数。只缘热撤里气虚，里虚下利稀水作。或有便血与便脓，桃花汤法须急服。

【二十一】温病旬日脉虚数，舌绛苔少利完谷。日下常行数十行，虽热亦用桃花粥。

【二十二】温邪热入少阴经，胸满心烦自不宁。咽痛炎炎兼自利，猪肤一剂定神灵。

【二十三】少阴温病但咽痛，甘草调中可酌用。不差与以桔梗汤，辛甘开提法不重。

【二十四】少阴咽痛且生疮，半夏鸡清苦酒汤。涤饮消痞除伏热，发声润燥有专长。

【二十五】妇入温病经适来，干呕烦渴常不息。脉来动数耳又聾，辛凉解肌兼清血。甚至旬余犹不解，温邪因之入血室。邪陷入里必发痉，玉女煎法加竹叶。

【二十六】妇女热入血室里，医用两清血与气。去邪及半未全除，脉数余邪犹内闭。主以护阳和阴汤，温凉并用为妙剂。

【二十七】妇女温病入血室，邪去入九犹未熄。持脉右手虚数来，入暮微微有潮热。此属营卫气血虚，不可误认作邪实。主以加减复脉汤，人参三钱仍加入。

【二十八】热病经水又适至，旬余不解病如故。舌萎饮冷心烦热，神气忽清忽昏瞽。右长左沉脉不同，便知瘀热在血腑。加减桃仁承气汤，分瘀逐热为先务。

周镇案：《景景医话》神昏谵语条，引李东垣云：热入血室，昼则明了，夜则谵语。血室者，肝属也。叶氏云：热陷血室，与阳明胃实，多有谵语如狂之象，当辨之。血结者，身体必重，非若阳明之轻旋便捷。此则谵语，不纯属心之证。

【二十九】瘥后不咳吐稀痰，卧不安眠彻夜烦。只为中焦寒饮聚，辛甘半夏效斑斑。

【三十】寒饮已退得安寐，舌滑粒食难人

口。当用半夏桂枝汤,辛温甘淡调营卫。

【三十一】温邪解后冷汗出,脉迟身冷如冰铁。须进桂枝小和之,复其中阳寒自绝。

【三十二】温邪解后脉弦迟,面色萎黄食不思。舌淡有无思饮水,应须小建中施。

【三十三】温病瘥后或一月,或至一年或数月。暮热脉数面微赤,常欲思饮不思食。或进甘润牛乳饮,或主甘寒五样汁。病后肌肤燥与枯,小便溺管痛不绝。或微燥咳欲成长痨,或者饱闷不思食。皆属病后胃阴虚,急与益胃与五汁。忌用时下俗套方,开胃健脾药乱掷。看症持脉须万全,莫犯庸工之治逆。

暑温 伏暑

【三十四】肾家恶燥最喜润,暑先入心火亢甚。二火相搏势炎炎,火难为济消渴症。须用一剂连梅汤,能泻壮火能救肾,暑温深入厥阴经,热邪伤阴筋受病。风火相搏成麻痹,连梅服后气自还。神识昏迷心热烦,先与紫雪捣贼穴。再与酸甘连梅汤,息风柔肝自然安。

【三十五】暑邪厥阴已深入,下利血水更寒热。呕恶吐蛔舌灰色,消渴心下又板实。上下拒格脉微弦,甚至声音亦难出。此由土败木来乘,正虚邪炽更危急。须用大剂椒梅汤,故以酸苦泄其热。

【三十六】暑邪误治伤胃口,延及中下邪气厚。气塞填胸渴亦多,固结内踞更躁乱。清浊交混不分明,须用来复抵盗藪。

【三十七】暑邪久热寝难安,神识昏迷食不甘。阴液元神皆两败,三才妙用益来源。

【三十八】热入血室与蓄血,治法皆同温热式。君须记取勿遗忘,俾使胸中有成竹。

【三十九】伏暑湿温留支饮,悬于胁下痛难妨,但有潮热不恶寒,或咳不咳或眩暈。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症。须用香附旋覆花,培土御水药不峻。不愈间用探涎丹,临症之时须谨慎。

寒 湿

【四十】天地与人皆有湿,三才同源非异辙。在天之阳为雨露,在天之阴成霜雪。在山在川为水泉,包含土中便是湿。湿在上焦犯肺脏,阳光不治病即出。急须开肺救心阳,气化自行邪不入。如在中焦必犯脾,脾家本为湿土质。斡运中阳开沟渠,崇土作堤防泛滥。上中不治必下流,流入少阴水穴。或从下治泄膀胱,或从上治急疏泄。圆融施治千万端,临时不容癸一毫执。因端竟委细精研,三隅皆从反其一。

【四十一】上中不治湿伤肾,舌白身疼刻不宁。足跗浮肿由湿滞,辛温鹿附最通神。

【四十二】寒湿久羁脾阳乏,湿土因之备肾阳。须用安肾通督脉,釜底添薪勿仓皇。

【四十三】湿久伤阳形痿弱,肢体麻痹痺下血。须进术附姜苓汤,两补脾胃得真诠。

【四十四】后血先便血后行,小肠寒湿滞难清。刚柔相济须黄土,此症长沙古法深。

【四十五】深湿内伏冬寒袭,脉紧恶寒汗不出。身痛喘咳吐稀痰,舌苔白滑胸满急。腹中微胀不欲饮,甚则反侧难倚息。须用辛温小青龙,蠲饮祛寒除伏湿。脉数有汗为表虚,小青龙汤麻辛除。大汗出者减干姜,加麻黄根倍桂枝。

【四十六】咳吐稀延喘息促,右大于左脉洪数。咽喉失音哑难言,此为热饮在内伏。须用麻杏石甘汤,辛凉能宣气分郁。

【四十七】胸中支饮不得息,直阻肺气常上逆。葶苈大枣泻肺汤,一苦一甘相调摄。

【四十八】桂枝干姜本热药,病人服之当遂渴。今反不渴属饮家,《金匱》已详本论略。又有水气在肺脏,病人时时亦作渴。今人见渴辄投凉,轻则花粉重知石。我为时工指迷途,饮家见渴须辛药。上焦宜加桂干姜,中焦橘皮枳实良。下焦应加附生姜,三焦分明莫混合。

【四十九】饮家阴吹弦迟脉,不宜固执《金匱》法。橘半桂苓枳姜汤,当反用之期合拍。

【五十】暴感寒湿成疝气，往来寒热痛当脐。弦脉反数白滑苔，或者脐下痛不已。亦有不渴舌无苔，椒桂汤方三服愈。

【五十一】寒疝脉来弦与紧，胁下偏痛发热甚。须用大黄附子汤，温里通阳自奠定。

【五十二】寒疝少腹或脐旁，下引睾丸痛莫当。或掣腰间或胁下，天台乌药勿徬徨。

湿 温

【五十三】湿温久羁三焦布，神识昏迷诸窍阻。大便不下少腹坚，宜清导浊诤妙谛。

【五十四】湿凝气阻已弥漫，闭塞三焦便亦难。一剂半硫丸何主，温补真阳法无惭。

【五十五】浊湿长流下注肛，肛门坠痛更难当。胃不喜食苔腐白，须进卒温术附汤。

【五十六】疰邪久羁劳疰样，络虚则痛阴虚胀。胁有疰母正已虚，加味异功能力能攘。

【五十七】疰久不解邪气厚，胁下成块名疰母。须用《金匱》鳖甲煎，苦辛通降功能奏。

【五十八】三疰缠绵在太阴，藏真深入病非轻。腹胀不渴常呕水，一剂温脾用必灵。

【五十九】少阴三疰久不息，形寒嗜卧虚气血。舌淡不渴脉微细，扶阳汤能救里急。

【六十】厥阴三疰久不已，劳则发热或有痞。气逆欲呕犯阳明，减味乌梅定妙剂。

【六十一】酒客不痢已多日，经久不解能饮食。宜用茵陈白芷汤，芳香悦脾消浊湿。

【六十二】老年久痢伤脾家，舌滑便溏病不瘥。肾水因之衰惫甚，甘温双补效堪夸。

【六十三】下痢缠绵溺不通，欲呕厌食食难容。理阴煎剂须加减，缓急兼施守与通。

【六十四】经久下痢兼瘀血，肛中气坠腹不痛。最宜断下渗湿汤，燥湿樗根故重用。

【六十五】下痢无度肢已厥，脉来微细不进食。此症急须扶阳明，桃花汤能回厥逆。

【六十六】久痢阴伤气陷急，肌坠肌酸亡津液。须用地黄禹余粮，酸甘化阴滋肾汁。

【六十七】久痢伤肾液不化，下焦不固肠臌下。纳谷之后运化迟，三神丸方等分下。

【六十八】缠绵久痢已伤阴，口渴苔干咳热深。此症旨由阴汁少，人参为乌梅必神灵。

【六十九】久痢阴阳两伤及，少腹肛门下坠急。腰膝脊髀酸痛多，邪气已传奇经穴。须用辛甘参茸汤，阴阳两补传妙诀。

【七十】久痢伤及厥阴经，上犯阳明克胃腑。气上撞心干呕多，饥不思食腹痛苦。须进长沙乌梅丸，刚柔并用扶阳气。

【七十一】下焦阴阳气血虚，不能收摄故下注。少腹气结似癥瘕，参芍一剂缓调治。

【七十二】热气上冲噤口痢，肠中逆阻却如闭。腹痛在下痛尤甚，白头翁汤君须记。

【七十三】里急后重噤口痢，干呕腹痛有积滞。左脉细数右手弦，积下粘腻不爽利。至以加减泻心汤，苦辛寒法收阴气。

【七十四】痢以噤口舌苔白，形气衰惫口不渴。呕恶频仍腹不饥，积少痛缓脉弦细。加味参苓白术散，东垣妙法超诸贤。

【七十五】胃关不开噤口痢，由于肾关下元闭。肉苁蓉汤益阳精，转危为安妙无比。

秋 燥

【七十六】燥气已伤肝与肾，下焦已虚上焦盛。或有干咳或不咳，昼凉夜热甚厥痊。须用三甲复脉汤，大小定风亦可进。或用专翕大生膏，多配血肉有情品。

温病条辨歌括 卷下

慈溪顾芝馨遗著

无锡周小晨评阅

门人魏文耀校阅

上焦方歌

辛温解表法

辛温解表葱豉汤,桔梗杏仁与陈防。诸温咳嗽表邪在,恶寒未除疏卫分。

银翘散

温邪初病治殊寒,风燥为阳肺不安。银翘桔薄芥蒡豉,苇甘竹叶是灵丹。

加 减 法

迁延数日不见效,因循已见中下症。胸膈昏闷热入营,郁蘖三钱须加进。渴甚应须花粉加,咳加杏仁气自定。项肿咽痛亦须加,元参马勃药不峻。温邪逼血溢鼻窍,除去荆豉防上引。添入茅根侧柏叶,苦涩和营血自宁。病尤在肺热入里,应加地麦保其津。日久不解小便短,应加知母栀子芩。或用地麦甘寒味,合化阴气治热淫。

桑 菊 饮

轻清桑菊亦辛凉,咳嗽风温得之良。杏薄翘桔苇甘草,专清气分勿仓皇。

加 减 法

燥在气分气似喘,知母石膏须加入。燥甚暮热绛色苔,温燥化源将欲绝。须加犀角与元参,二味咸寒滋肾汁。肺热甚者加黄芩,渴加

花粉须记忆。邪在血分去苇荷,应添丹皮与玉竹。再加生地麦门冬,甘寒化阴液可充。

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知甘米石膏,风温大渴汗滔滔。加参补气生津液,热逼亡阳此最高。辛凉重剂白虎汤,膏知甘草粳米尝。热渴汗泄浮洪脉,鼻煽浮芤加人参。

玉女煎去牛膝熟地加生地黄元参

加减玉女清气血,甘寒法中合辛凉。膏知地麦元参合,舌绛中心生黄苔。

雪 梨 浆

叶氏传来雪梨浆,切成薄片浸新凉。浸过半日时时饮,风温热渴此最良。

五 汁 饮

五汁方中五样浆,荸荠梨藕麦冬襄。苇茎并取浓收汁,吐沫温邪渴可尝。

梔 子 豉 汤

温热虚烦不得眠,懊恼反覆常堪怜。山梔香豉浓煎服,胸腹余邪一切蠲。

瓜 蒂 散

病入胸中气分乖,痰涎壅盛痞难排。山梔赤豆甜瓜蒂,虚入参芦涌吐佳。

清 营 汤

清营元地犀竹麦，丹砂黄连银翘合。舌绛而千寸脉大，热入营中反不渴。

化 斑 汤

化斑白虎加元犀，经旨咸寒佐苦甘。误汗神昏又谵语，满身赤斑属阳明。

银翘散去豆豉加元参生地大青叶丹皮

发疹银翘去豉医，元地大青及丹皮。辛凉解肌芳香透，甘寒清血治太阴。

清 宫 汤

清宫咸寒苦甘佐，神昏皆因汗出多。翹竹元莲四心用，犀角麦冬清膈中。

加 减 法

神昏谵语热痰甚，竹沥梨汁当作引。咯痰不清加瓜蒌，甘寒化阴颇柔润。渐欲神昏加银花，菖蒲荷叶走营分。热甚须加入中黄，再加金汁咸寒品。

安宫牛黄丸

安宫牛黄用犀角，朱砂黄连冰片郁。麝香真珠与雄黄，山梔黄芩蜜金箔。大人一丸小儿半，病重体坚日再服。神昏谵语第一方，藉此芳香化秽浊。脉虚引用独参汤，脉实绛用银花薄。

紫 雪 丹

紫雪丹方有滑石，石膏寒水灵磁石。犀羚二角南木香，丁香沉香炙草并。升麻元参与朴硝，辰砂麝香同硝石。冷水调服一二钱，芳香开窍兼散结。

至 宝 丹

至宝丹中有麝香，玳瑁琥珀共牛黄。朱砂犀角封完固，除秽通心法甚良。

普济消毒饮

普济消毒甘桔旁，银翘马勃板蓝根。荆蚕元薄治温毒，咽耳赤肿大头名。

水 仙 膏

不拘多少水仙花，剥去红皮根与芽。捣烂如膏敷肿处，中留一孔必堪瘥。

三黄二香散

黄连黄柏生大黄，乳香没药快同春。调敷初用香茶汁，继则香油调擦良。

清暑益气汤

按：原本从东垣，因不合时宜，今从王孟英法。

王氏清暑益气汤，参麦连斛知米尝。甘竹荷梗西瓜皮，倦渴自汗脉虚宜。

新加香薷饮

吴氏新加香薷饮，银翘厚朴扁豆花。暑热脉洪身无汗，芳香解肌效堪夸。

生 脉 散

生脉散中参麦味，暑热刑金脉虚宜。脉或散大汗大泄，喘渴欲脱急急施。

清 络 饮

清络饮中药用鲜，银花竹叶共荷边。丝瓜扁豆西瓜皮，暑热余邪一切蠲。但咳无痰咳声清，再加知麦保肺阴。甘草桔梗开上焦，甜杏利肺不伤气。（暑温汗后，邪尚在肺，头微胀，目不了了，余邪不解）

清络饮加杏仁滑石薏仁

暑温寒热舌色白，不渴吐血名暑瘵。清络饮中加杏仁，薏仁滑石方最灵。

小半夏加茯苓补杏汤

暑热多痰咳嗽鸣，杏仁朴夏共姜苓。膈间有水金针度，淡渗而辛得病情。

加減生脉散

苔红口渴汗多多，暑伏金藏待若何。麦冬沙参同五味，丹皮生地莫蹉跎。

三 仁 汤

三仁薏蔻杏朴夏，通滑竹叶主湿温。头痛恶寒午后热，脉濡舌白痞不食。

银翘马勃散

银翘马勃用射莠，湿阻喉痛第一方。不痛须加飞滑石，苇根桔梗取辛凉。

宣 痹 汤

宣痹汤开上焦郁，清阳不舒呃逆频。枳郁射贝通草豉，宣降肺气苦辛通。

千金苇茎加杏仁滑石汤

太阴湿温加喘促，千金苇茎杏滑续。薏苡桃仁冬瓜子，辛淡宣肺在上焦。

一物瓜蒂汤

喝病阴阳要认真，热殄身重得其因。暑为湿恋名阴暑，念上甜瓜蒂可珍。

桂枝姜附汤

桂枝姜附生白术，脉缓舌白身拘急。寒湿伤阳口不渴，燥湿祛寒达大经。

五汁饮加味法

五汁甘寒救胃汁，独热无寒瘴疟疾。知母能保肺化源，亦泻阳明独胜热。欲宣肺气加杏仁，欲行三焦添滑石。清表须佐竹叶翘，生地元参救阴血。

杏 仁 汤

杏仁汤法苦辛寒，苓滑翘桑茯苓块。蔻壳梨皮治肺症，舌白咳渴寒起背。

加減银翘散

辛凉芳香银翘麦，元参犀竹治心症。热多昏狂兼烦渴，舌赤中黄脉数弱。

桑 杏 汤

桑杏汤疗秋燥症，右脉数大伤太阴。沙参象贝兼香豉，梔皮梨皮润气分。

沙参麦冬汤

沙参麦冬汤甘寒，桑扁花粉草萎蕤。燥伤肺胃阴分热，身热或咳须救液。

翘 荷 汤

翘荷甘桔绿豆衣，清窍不利主燥气。耳内鸣响目中赤，龈胀咽痛火上逆。

加 減 法

耳鸣须加苦丁茶，羚羊同煎泄肝肺。咽痛牛蒡黄芩入，辛凉苦寒两相和。日赤丁茶同夏桔，鲜菊花叶并记取。

清燥救肺汤

清燥救肺参草麻，石膏胶杏麦枇杷。辛凉甘润佐桑叶，诸痿喘呕上燥平。

杏 苏 散

杏苏苓半橘枳桔，前胡甘草姜枣同。风燥夹杂咳嗽多，苦辛合用小寒理。

加 減 法

外感无汗弦紧脉，须用发表加羌活。表邪已退咳未除，除去走表苏羌药。降里苏梗应须加，逐饮补阳合其拍。泄泻腹满术朴宜，热甚须加黄芩药。头痛白芷亦须加，白芷本属肺胃

药。能温肌肉达皮毛，君须记取加减法。

桂枝柴胡各半渴加吴

萸川楝木香茴香方

小柴原方取半煎，桂枝汤入复方全。萸楝茴木二香增，头胸腹痛甚为疝。阳中太少相因发，义取苦温与甘辛。

化瘕回生丹

化瘕回生用玉桂，参麝姜黄与阿魏。蒲黄椒艾小茴香，四味煨成如炭样。虻虫苏木两头尖，丁香三棱红花队。归尾桃杏吴茱萸，灵脂乳没同益母。鳖甲干姜熟地黄，芍药苏霜须理会。水蛭大黄高良姜，降香元胡香附配。妇人瘕瘕男子疝，去瘀生新可宝贵。

复亨丹

复亨丹用倭硫黄，杞鹿参归枣伏襄。龟板苁蓉茴草藟，八脉空虚此为良。芝按：燥伏冲任，变化无穷，时止时痛。

中焦方歌

大承气汤

大承朴实硝大黄，燥实痞满在中焦。脉实便溺俱闭涩，舌黑生刺或老黄。

小承气汤

小承气汤朴实黄，汗多谵语苔干黄。下利脉实或滑疾，未硬邪轻不用硝。

谓胃承气汤

谓胃承气硝黄甘，纯利稀水无粪济，热结傍流因邪实，阳明腑症缓攻痊。温温欲吐心中痛，郁郁微烦胃气伤。心中生烦腹又胀，皆由胃热服此良。

减味竹叶石膏汤

减味竹叶石膏汤，麦冬甘草佐之良。阳明

温病脉浮促，辛凉甘寒重透表。

小陷胸汤

按之始痛病犹轻，脉络凝邪心下成。半夏半斤连一两，瓜蒌整个要先煎。

增液汤

增液咸寒佐苦甘，元参麦冬细生地。本质阴亏须壮水，风温温热效难量。

益胃汤

益胃汤治阳明症，下后汗出当复阴。沙参玉竹细生地，带心麦冬佐冰糖。

银翘汤

银翘汤方用竹叶，麦冬甘草细生地。下后无汗见浮脉，存阴必佐再宣达。

清燥汤

清燥汤本甘凉方，知麦元地人中黄。下后无汗脉犹数，邪热未解阴先伤。

加减法

咳嗽胶痰佐桑叶，沙参三钱与梨汁。再加牡蛎牛蒡子，甘辛咸苦合法式。

护胃承气汤

护胃承气主微和，元冬地丹知大黄。下后脉沉咽干燥，舌苔干黑或金黄。

新加黄龙汤

应下失下用黄龙，不能运药正气虚。参归元海硝黄草，姜汁麦冬细生地。

宣白承气汤

宣白承气主喘促，右寸实大肺不肃。萎皮膏杏痰涎降，开通地道藉大黄。

导赤承气汤

导赤承气通火腑，赤芍硝黄连柏地。小便

赤痛兼烦渴，右尺半坚脉相合。

牛黄承气汤

温病阳明逼膈中，神昏舌短窍不通。牛黄二丸须溶化，再入生军夺化工。

增液承气汤

增液相同承气汤，增液汤内入硝黄。阳明温病藏津燥，增水行舟法最良。

黄连黄芩汤

黄连黄芩汤四味，苦寒微辛佐郁豉。干呕口苦兼烦渴，尚未可下宜斟酌。

栀子柏皮汤

栀子柏皮同甘草，阳明发黄心懊恼。口不甚渴腹无满，无汗无溺胃热搏。

茵陈蒿汤

三钱大黄三钱栀，茵陈六钱早煎宜。身黄溺短胸微满，解自利前法最奇。

冬地三黄汤

冬地三黄法最良，温邪利水有专方。须用冬地芩连柏，银露苇汁草元襄。

半夏泻心去参枣干姜竹

草加枳实杏仁汤

半夏泻心开痰结，不饥不便与不食。脉来滑数心下痞，枳实杏仁共芩连。

小陷胸加枳实汤

小陷胸汤加枳实，脉滑渴饮舌上黄。得水即呕胸下痛，连夏萎医水结胸。

三石汤

三石汤方寒滑膏，杏茹金汁银通草。暑温舌滑又微黄，蔓延三焦气分伤。

加味清宫汤

清宫汤中知母添，银花竹沥同为宜。暑温邪热入营分，赖有神方硬着先。

杏仁滑石汤

杏仁滑石苦辛寒，芩连郁朴夏橘通。暑伏三焦舌灰白，病热汗渴利呕全。

半苓汤

半苓脾经寒湿治，不饥不食胸不舒。通草重用增连朴，苦辛淡渗湿自化。

四苓加秦皮厚朴汤

四苓秦皮厚朴汤，足太阴经寒湿伤。小便不利兼腹胀，大便滞下溏不爽。

五苓散

欲成滞下热且渴，泽泻苓桂术猪苓。积水留垢藉此行，方曰五苓表里夺。

四苓加木瓜厚朴草果汤

四苓木瓜果夏朴，脾经寒湿肢冷作。自利目黄苔白滑，邪阻脾窍音不扬。

草果茵陈汤

草果茵陈二苓朴，广皮泽泻同大腹。寒湿伤脾苔灰滑，中焦痞满苦辛通。

茵陈四逆汤

面目俱黄肢常厥，须用茵陈合四逆。建功姜附如良将，将将从容藉早匡。

椒附白通汤

学士椒附白通汤，便窒腹痛因阳伤。脉迟不食或肢厥，舌灰或滑葱胆姜。

生附子三钱，炒黑 淡干姜二钱 猪胆汁半杯 川椒二钱 葱白三条

附子理中去甘草加陈皮厚朴汤

附子理中去甘草，再加陈皮厚朴良，阳明寒湿舌白腐，肛门坠痛便不爽。

生茅术三钱 人参一半钱 炮姜一钱半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半 生附子一钱半

苓姜术桂汤

苓姜术桂仲景方，脾胃两阳寒湿伤。寒热不饥吞酸作，脘痞或因酒湿来。

理中汤

理中白术草姜参，盖气驱寒走太阴。只取中焦交上下，辛甘相辅法殊深。

加 减 法

脐上筑者白术忌，去术加桂四两治。吐多去术加生姜，若还下多术多仍留。悸者心下水气凌，茯苓二两堪为使。渴欲饮水术加，转输脾津功须记。腹中痛者加人参，内寒甚者姜倍多。腹满去术加附子，服后啜粥戒贪凉。

四逆汤_{原方无人参}

四逆汤中附草姜，加参一两救阴阳。恶寒发热肢皆厥，须取中焦变化乡。

五苓散加减法

腹满须加陈与朴，各加一两能达郁。渴甚面赤时躁烦，脉来紧急邪滞络。手执纨扇不知凉，口饮冷水亦不觉。腹痛缠绵名格阳，须加干姜莫疑惑。煎时须用百沸汤，每服五钱日三服。

蜀椒救中汤

救中汤内椒姜朴，槟橘驱湿散秽浊。眩冒欲绝腹绞痛，脉沉紧迟甚则伏。转筋须加己薤桂，肢厥附子挽离阳。

九 痛 丸

九种心疼治不难，狼莨姜巴附参安。附须三两余皆一，攻补同施仔细看。

《外台》走马散

外来异风伤人多，腹胀心疼走马撓。巴杏二枚同捣细，冲汤捻汁地道通。

独 胜 散

绞肠痧痛急非常，唇甲俱青势莫当。马粪陈年瓦上焙，为末酒服效彰彰。

人参泻心加白芍汤

人参泻心加白芍，干姜芩连枳实酌。上焦湿热里虚陷，舌滑脉缓伸识昏。

三 香 汤

三香梔豉瓜蒌皮，郁金枳桔降香研。湿秽上受走中道，不食不饥机不灵。

茯苓皮汤

茯苓皮汤消浊湿，通腹猪薏淡竹叶。秽湿三焦俱分布，热蒸头胀身痛楚。呕逆溺闭神昏迷，舌白口渴不多饮。先宜芳香安宫丸，继与淡渗此方施。

新制橘皮竹茹汤

橘皮竹茹治呃逆，还须柿蒂及姜汁。痰火竹沥瓜蒌霜，若有于血加桃仁。

一加减正气散

湿郁三焦失升降，脘连腹胀气难行。必须曲麦陈苓藿，大腹茵陈朴杏并。

二加减正气散

二加正气用藿朴，脘闷便溏中焦郁。湿滞经络身犹痛，脉象膜糊舌白从。再佐苓皮通草薏，陈皮豆卷与防己。

三加减正气散

三加正气用陈皮，苓皮藿香滑朴宜。舌黄腕闷湿着里，久则酿热气不宜。

四加减正气散

四加正气查曲陈，草果藿朴同茯苓。脉来右缓舌白滑，邪阻气分秽湿着

五加减正气散

五加正气苍朴陈，藿腹谷芽白茯苓。腕闷皆因秽湿得，便泄伤及脾胃阳。

黄芩滑石汤

黄芩滑石茯苓皮，猪苓蔻腹通草宜。汗出热解继腹热，身痛脉缓舌黄滑。

小半夏加茯苓汤

阳明湿温呕不渴，须知热少饮邪隔。小半夏加茯苓汤，蠲饮止呕藉生姜。

加减半夏泻心汤

阳明湿温呕甚痞，热邪内陷饮邪闭。加减半夏泻心汤，枳实生姜与芩连。

通痹汤原名宜痹，因名重出，故改通痹，以免亥豕之误

通痹汤法苦辛能，防己杏滑梔夏翘。蚕沙赤豆同薏苡，湿聚热蒸骨骱疼。痛甚须加片姜黄，再入海桐皮当记。

薏苡竹叶散

薏苡竹叶辛凉淡，薏滑芩通及连翘。湿郁经脉身热痛，胸腹白疹利汗多。

杏仁薏苡汤

杏仁薏苡苦辛温，桂朴夏已蒺生姜。风暑寒湿混淆感，咳嗽头胀气不宜。

加减木防己汤

加减防己暑湿痹，桂杏羔滑通草苡。痹痛上下无定处，辛温化风复辛凉。风胜引之吊掣痛，须佐桂桑祛络风。湿胜则肿为着痹，加入草滑苍术宜。寒胜则痛增防桂，再加姜黄海桐皮。胃热面赤口涎出，重加知石阖廉泉。绝无汗加羌苍术，汗多加芪甘草炙。痰饮须加夏陈朴，痹症此卷大略录。

二金汤

二金鸡金海金砂，通草朴腹兼猪苓。夏秋痘病成肿胀，内外合邪湿积详。

茵陈五苓散

痘病传来两解方，茵陈未入五苓尝。五苓五分专行水一钱，茵陈却退黄。

杏仁石膏汤

杏仁石膏苦辛寒，梔柏夏实姜汁配。黄疸脉沉三焦里，中痞恶心便溺闭。

连翘赤豆饮

连翘赤豆饮治痘，梔豉花粉通草参。劳倦感湿误发表，不饥溺赤保和吞。

保和丸

保和查曲茯苓翘，陈皮卜子同半夏。淫热宿滞阻中宫，解外和中真神妙。

加减人参泻心汤

加减人参泻心汤，连实二姜牡蛎劝。症发不便不饥饱，气逆不降胃阳伤。

麦冬麻仁汤

麦冬麻仁汤首乌，乌梅知母白芍扶。不饥不食得食烦，症伤胃阴潮热加。

草果知母汤

草果知母厚朴夏，芩梅花粉姜汁加。疟来日晏背寒冷，胸中痞结邪入阴。

黄连白芍汤

黄连白芍黄芩夏，枳实姜汁六般驾。脾疟热聚心胸呕，寒起四末不渴饮。

露姜饮

露姜参姜治脾疟，疟来日迟四肢冷。脉濡寒热腹又满，服须煎成露一宿。

加味露姜饮

加味露姜亦太阴，姜参夏果及青陈。腹鸣溏泄寒战甚，脉弦而缓呕噫应。

补中益气汤

补中参术草归陈，芪得升柴用更神。姜枣同煎功用妙，阳虚外感亦堪珍。

青蒿鳖甲煎

青蒿鳖甲泄阴分，桑丹知母天花粉。少阳热疟左弦脉，暮热早凉汗解渴。

小柴胡汤

脉弦肋痛小柴胡，半夏芩草姜枣扶。和解少阳为正路，阳明兼症岂殊途。

(脉弦迟加干姜陈皮)

厚朴草果汤

厚朴草果苦辛温，杏夏陈苓湿疟应。寒起四末渴喜热，舌白脘闷脾湿困。

四苓芩芍汤

四苓芩芍初利方，苍陈泽朴二苓香。自利不爽欲滞下，腹中拘急小便难。

败毒散

败毒薄荷茯苓草，枳桔柴前羌独芎。风寒暑湿酿成痢，表症正盛奏奇功。

加減芩芍汤

加減芩芍已成痢，连朴木香广陈皮。滞下肠间湿热甚，腹胀且痛疏利清。

加 減 法

舌浊脉实有食积，神曲枳壳山楂肉。舌白不渴甘薰黄，茵陈通滑功甚巨。腹疼肛坠为气积，须加槟榔对君述。痛坠利减后又痛，治法须分红白滞。红滞桃红尾桂黄，行血通络力莫御。白滞宜加大黄附，通爽之后不可与。

滑石藿石汤

滑石藿香用猪苓，朴蔻苓皮通草陈。滞下红白舌灰黄，通利三焦力能匡。

人参赤石脂汤

阳明久痢甚难医，速进人参赤石脂。再合炮姜同粳米，胃气虚寒堵截宜。

加減附子理中汤

加減附子理中汤，术附苓姜厚朴尝。自利腹满溺清长，脉来濡小宜温脏。

附子粳米汤

自利不渴属太阴，哕逆气冲腹痛鸣。附子粳米参姜甘，调和中土自安宁。

加減小柴胡汤

加減小柴参苓查，归芍丹皮同谷芽。专疗疟热陷成痢，肛坠腹膨面虚浮。

加減黄连阿胶汤

黄连阿胶加減味，白芍芩甘炒生地。甘苦化阴防厥脱，春温下陷变痢灵。

加减补中益气汤

门户不藏气下陷，补中益气须加减。增米防芍减去柴，邪少虚多升补宜。

加味白头翁汤

内虚下陷热痢重，左小右大腹又痛。须用加味白头翁，秦皮连柏芩芍同。

玉竹麦门冬汤

玉竹麦门冬理燥，燥伤胃阴不饥饱。再佐沙参生甘草，五汁亦主此为高。

牛乳饮

秋伤燥气伤胃津，牛乳甘寒频频饮。胃液干涸外感净，血填血分津填津。

下焦方歌

加减复脉汤

吴氏加减小复脉，炙草地芍麻麦胶。温邪久羁入下焦，邪少虚多或内伤。

一甲煎

吴氏传来一甲煎，牡蛎二两细磨研。温邪下后大便溏，酸涩存阴载简编。

黄连阿胶汤

心烦不卧主阿胶，鸡子芩连芍药好。邪入少阴从热化，坎离交姤在中爻。

青蒿鳖甲汤

少阴夜热与早凉，须用青蒿鳖甲汤。知母丹皮生地合，养阴透络藉芳香。

小定风珠

小定风珠用胶黄，淡菜龟板童便匡。温邪深入脉细劲，既厥且动内风。

大定风珠

大定风珠救阴液，瘈瘲欲脱脉气虚。地芍龟阿鳖蛎鸡，甘麦麻仁同五味。

加 减 法

有喘应须加人参，养气回阴夺化工。自汗更添淮小麦，再佐人参并龙骨。悸加小麦同茯神，还增人参回营脱。

一甲复脉汤

下焦温病便不溏，一甲服已复脉汤。除去麻仁恐滑泄，加来牡蛎救阴液。

二甲复脉汤

二甲复脉牡蛎鳖，热入下焦防痉厥。脉来沉数手指动，舌干齿黑生内风。

三甲复脉汤

三甲复脉鳖蛎龟，下焦温病水泉亏。热深厥甚脉细促，心中愴动痛又作。

犀角地黄汤

犀角地黄芍药丹，血升胃热火邪干。身热漱水不欲咽，便黑且易属肠瘀。

加 减 法

温邪逼血行清道，甘咸微寒合银翘。又有晋三加减法，犀地翘甘四般药。邪入营分心胃热，舌苔干绛认莫谬。

桃仁承气汤

桃仁承气治蓄血，硝黄归芍丹皮啜。夜热昼凉少腹坚，脉实便闭溺又利。

抵 当 汤

大黄重用抵当汤，里指冲任不指膀。虻蛭桃仁相辅佐，攻其血下定其狂。

桃花汤

少阴下利便脓血，粳米炮姜赤石脂。阳明截住肾亦安，腹痛尿短病如撤。

桃花粥

温入少阴利完谷，须用甘温桃花粥。甘草入参赤石脂，粳米同煎须记熟。

猪肤汤

利余咽痛用猪肤，蜜粉和中助转输。彘主肾经肤主肺，谁将妙谛反三隅。

甘草汤

甘草名汤咽痛求，方教二两不多收。后人只认中焦病，谁识少阴主治优。

桔梗汤

甘草服后痛不瘥，桔梗一两莫轻加。奇而未效须知偶，好把经文仔细哦。

苦酒汤

半夏二钱须劈开，鸡清苦酒搅几回。刀环捧壳煎三沸，咽痛频吞妙化裁。

竹叶玉女煎

竹叶玉女景岳设，膏知地冬与牛膝。妇女经来感温病，此为邪热入血室。脉来动数耳又聾，干呕烦渴常不息。旬余不解邪陷痉，辛凉解肌兼清血。

护阳和阴汤

护阳和阴补虚方，参麦甘芍生地黄。热入血室邪去半，脉数正虚余邪蠲。

加减桃仁承气汤

加减桃仁承气汤，温邪热结在膀胱。泽兰生地入中白，再合丹皮制大黄。

半夏秫米汤

温病愈后嗽稀痰，彻夜不寐饮邪参。《灵枢》半夏秫米汤，通阳蠲饮勿妄谈。

桂枝半夏汤

桂枝半夏两汤合，姜枣秫甘同芍药。饮退得寐食不进，营卫调和遵古法。

小建中汤

阳虚之质感温病，愈后面痿食不进。舌淡不渴脉弦迟，小建中汤宜急进。桂枝倍芍增饴糖，义重调营温补匡。

连梅汤

连梅生地阿胶麦，暑入少阴为消渴。酸苦泄热甘化阴，烦躁神迷紫雪先。

椒梅汤

椒梅治暑入厥阴，麻痹皆由热烁筋。芩连姜芍参夏实，舌灰吐衄利寒热。

来复丹

丹名来复定乾坤，变理阴阳古法存。太阴元精同硝石，硫黄灵脂合青陈。

三才汤

功建三才得令名，阴亏气脱可回春。天冬熟地人参共，三味同煎力倍胜。欲复阴者佐麦味，复阳炙草同茯苓。

香附旋覆花汤

香附旋覆通肝络，饮症胁痛热咳作。陈皮苓夏苏子薏，邪久不解需控涎。

控涎丹

古吴留下控涎丹，直中痰潮此斩关。大戟甘遂生白芥，苦寒从治效班班。

鹿 附 汤

湿久不治伏肾经，舌白身痛跗肿并。鹿附兔丝草果苓，通督醒脾效非轻。

安 肾 丸

安肾汤中补骨脂，兔丝葫巴与韭子。附鹿茴香茯苓术，便溏宜加赤石脂。湿伤脾阳因消乏，肾阳亦急急急施。

术附姜苓汤

术附姜苓效无量，痿弱不振湿伤阳。肢体麻痹痔下血，莫投槐榆通套方。

黄 土 汤

先便后血黄土汤，此因小肠寒湿伤。甘苦合用刚柔济，术附苓甘偕胶地。

小 青 龙 汤

小青姜桂麻芍甘，细辛半夏同五味。秋湿内伏冬寒冒，喘咳痰稀蠲饮高。

麻杏石甘汤

麻杏石甘热饮剂，喘咳息促吐涎稀。右大于左洪数脉，寒束内热声哑逆。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大枣泻肺汤，支饮阻肺最堪尝。呼吸难通宜急攻，一缓一急相须用。

橘半桂苓枳姜汤

橘半桂苓枳姜汤，煎取甘澜切莫忘。饮家阴吹脉弦迟，苦辛淡法效无双。

椒 桂 汤

椒桂汤中用茴香，柴萸青皮及良姜。寒湿成疝当脐痛，从中达外妙无穷。

大黄附子汤

胁下偏疼脉紧弦，若非温下恐迁延。五钱黄附三钱细，通降兼施可补天。

天台乌药散

天台乌药用茴楝，木香槟榔及良姜。巴豆同炒再拣去，可下实积癥瘕疝。

宣清导浊汤

宣清导浊主湿温，三焦弥漫神识昏。少腹硬满便不下，猪苓寒英晚蚕沙。

半 硫 丸

三焦俱闭湿伤气，大小二便皆不利。须用半夏石硫黄，温补真阳开郁闭。

术 附 汤

肛门坠痛不喜食，术附温中同补速。再合参朴橘炮姜，回阳固脱难细述。

加味异功汤

加味异功用四君，当归肉桂姜枣陈。疟邪成劳有疟母，阳虚则痛络虚胀。

温 脾 汤

吴氏温脾生姜朴，蜀漆桂枝草果茯。太阴三疟腹胀满，呕水不渴脾寒蠲。

扶 阳 汤

扶阳汤用参茸桂，当归蜀漆附子配。少阴三疟形畏寒，舌淡脉微真阳亏。

减味乌梅圆

减味乌梅姜桂连，苓夏椒萸芍药添。厥阴三疟久不已，劳则发热呕痞兼。

茵陈白芷汤

酒客久痢食不减，须用茵陈白芷汤。秦皮

藟柏茯苓皮，功在苦辛淡渗宜。

双补汤

双补汤治老年痢，参淮芡莲苡萸味。戟茯菟覆补骨脂，温补脾肾两阳施。

加减理阴煎

加减理阴久痢用，厌食欲呕尿不通。地芍五味姜苓附，滋液温阳健中宫。

断下渗湿汤

断下渗湿用地榆，术柏椿银赤猪苓。久痢带瘀腹不痛，肛中气坠急宜用。

地黄余粮汤

地黄余粮五味子，酸甘化阴涩兼施。久痢气陷伤肾阴，肛坠尻酸藉神灵。

三神丸

三神故纸肉果味，纳谷运迟最相宜。久痢伤肾肠滑脱，温涩酸甘合用辛。

人参乌梅汤

人参乌梅救阴液，淮莲木瓜甘草炙。久痢微热微咳嗽，口渴舌干效堪及。

参茸汤

参茸治痢伤奇经，茴归菟杜附子并。腰胯

脊髀酸痛甚，少腹肛坠二气伤。其人但坠胁不痛，去附加入故纸灵。

乌梅丸

乌梅丸方本仲圣，痢伤厥阴犯阳明。参附椒姜桂归共，黄连黄柏及细辛。气上冲心饥不食，干呕腹痛木气乘。

参芍汤

参芍苓甘附五味，专治经年休息痢。少腹痠痠是气结，阴阳皆虚不收摄。

加减泻心汤

泻心姜连木香汁，芩芍查炭银花入。噤口实症偏湿热，呕逆腹痛里又急。湿热着里左细数，木乘土中右手弦。姜连辛开苦以降，银花败毒查消积。木香磨汁取通气，芍收阴分木可泄。

肉苁蓉汤

苁蓉参附姜炭归，肉桂汤炒芍药配。噤口久痢下焦虚，肾关不开胃关闭。

专翕大生膏

专翕大生补真阴，肝肾八脉损伤灵。参苓芡莲葵地杞，麦味芍药同牡蛎。羊腰鸡黄猪脊髓，鲍鱼海参乌骨鸡。龟鳖阿胶加白蜜，异类有情得真詮。

跋

吾业师颜芝馨先生,世居慈溪东乡青林渡颜家,性聪敏,喜读书,博学强记。继病风痹杏手足偏废,改左手习书,乃弃举子业,研究岐黄术。与严君鸿志,周君岐隐同学。太夫子张禾芬先生,入室高弟也。其医学,上追《素》、《难》长沙,《千金》、《外台》,下逮金元四家,明清八家,无不深刻探索。于伤寒温热,尤见心得。悬壶宁郡,疗治时咸,奏效如神。且不泥古方,不胶成见。又能临机应变,得病因主脑,惜因诊务冗繁,无暇著述逝世十载,身后寂寞。昔年教授生徒,曾编《温病条辨歌括》二卷长春抄录珍藏已久,每拟付印,俾吾师遗墨流传。惟恐时代不同,《温病歌括》不为世重,故未付手民,仍藏篋中。去冬拙著《验案类编》问世,与各省医林耆宿,讨论学术,邮函往返,蒙无锡周小农先生垂青,时惠教言,委搜严君鸿志未刊遗著《六家医鉴》及《名医医案选》,长春即将吾师书稿,邮寄无锡,请周君评案,许为可传。适蒙曹炳章先生,邮赠《医学大成总目提要》,见有《温病条辨歌括》付刊,当将吾师遗稿,邮寄绍兴,蒙曹先生赞美,许将《钱氏歌括》,更易付刊,则吾师遗墨,得周、曹二公之力,流传于世。长春感激之余,敬述缘起以为跋。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受业门人魏长春文烁谨跋

辑补温热诸方

方内散人 编

辑补温热诸方

方内散人编

曹炳章订正

辑补温热方歌方解

防风通圣散 治憎寒壮热，头疼身痛，面赤目赤，耳鸣，鼻塞，口苦舌干，大便闭结，小便赤涩，一切气血佛郁，风热壅盛，表里三焦皆实症。此发表攻里并用法。吴师原序中虽有辟两解散之言，然用之得当，实有神效，亟录之。

防风通圣散 河间大黄硝，荆芥麻黄栀子翘。甘桔芎归膏滑石，薄荷苓术力为饶。大黄酒蒸，芒硝、防风、荆芥、麻黄、栀子、白芍、连翘、川芎、当归、薄荷、白术各五分，桔梗、黄芩、石膏各一钱，滑石三钱，甘草二钱，加姜葱煎。

吴鹤皋曰：防风、麻黄，解表药也，风热之在皮肤者，得之由汗而泄。荆芥、薄荷，清上药也，风热之在巅顶者，得之由鼻而泄。大黄、芒硝，通利药也，风热之在肠胃者，得之由后而泄。滑石、栀子水道药也，风热之在决渎者，得之由溺而泄。风淫于鬲，肺胃受邪，石膏、桔梗，清肺胃也。而连翘、黄芩，又所以祛诸经之游火。风之为患，肝木主之，川芎、当归，和肝血也。而甘草、白术所以和胃气而健脾。刘守真氏长于治火，此方之旨，详且悉哉，亦治失下发斑，三焦火实。全方除硝黄，名曰双解散。解表有防风、麻黄、薄荷、荆芥、川芎，解里有石膏、滑石、栀子、黄芩、连翘。复有当归、芍药以和血，桔梗、白术、甘草以调气，营卫皆和，表里俱畅，故曰双解。本方名曰通圣，极言其功用之妙耳。河间制此解利四时冬寒、春温、夏热、秋燥、正令伤寒，凡邪在三阳，表里不解者，以两许为剂，加葱姜淡豉煎服之。候汗下兼行，表里即解，形气强者，两半为剂。形气弱者，五钱为剂。若初服因汗少不解，则为表实，

倍加麻黄以汗之。因便硬不解，则为里实，倍加硝黄以下之，连进一服，必令汗出下利而解也。今人不知其妙，以河间过用寒凉，仲景伤寒，初无下法，弃而不用，真可惜也。不知其法神捷，莫不应手取效，从无寒中痞结之变。即有一二不解者，非法之未善，则必已传阳明故也。

凉膈散 泻三焦六经诸火。治心火上盛，膈热有余，目赤头眩，口疮唇裂，吐衄涎嗽，稠粘，二便淋闭，胃热发斑，小儿惊急潮搐，疮疹黑陷，大人诸风痲痹，手足掣掣，筋挛疼痛。

凉膈硝黄栀子翘，黄芩甘草薄荷饶。再加竹叶调蜂蜜叶生竹上，故治上焦，膈上如焚一服消。连翘一钱五分，大黄酒浸，芒硝、甘草各一钱，栀子、黄芩、薄荷各五分，水一杯半，加竹叶七片，生蜜一匙，煎七分服。

汪纫庵曰：连翘、薄荷、竹叶，以升散于上，栀、硝、黄，以荡涤于下。使上升下行，而膈自清矣。加甘草，生蜜者，病在膈，甘以缓之也。张洁古减硝、黄，加桔梗，使诸药缓缓而下，留连膈上颇妙。

龙胆泻肝汤 治胁痛口苦，耳聋耳肿，筋痿阴湿，热痒，阴肿，血浊瘦血。

龙胆泻肝通泽柴，车前生地草归偕。栀芩一派清凉品，湿热肝邪力可排。胆草三分，栀子、黄芩、泽泻、柴胡各一钱，车前子、木通各五分，当归三分，甘草、生地各三分。

龙胆、柴胡泻肝胆之火，佐黄芩、栀子、木通、车前、泽泻，俾湿火从小便而出也。然泻之过甚，恐伤肝血，故又以生地、当归补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以甘草缓其急。且欲以大甘之味济其大苦，不令过子泄下也。

当归芦荟丸治肝经实火,头晕目眩,耳聾耳鸣,惊悸搐搦,燥扰狂越,大便秘结,小便涩滞,或胸胁作痛,阴囊肿胀,凡属肝经实火,皆宜服之。

当归芦荟黛梔将,木麝二香及四黄。龙胆共成十一味,诸凡肝火尽能攘当归、胆草、酒洗梔子、黄连、黄柏、黄芩各一两,大黄、青黛、水飞芦荟各五钱,木香二钱五分,麝香五分,炒神曲糊丸,姜汤下,每服二十丸。

陈修园曰:五脏各有火,而肝火最横。肝火一动,每挟诸经之火相持为害,故以青黛、芦荟、龙胆入本经而直折之。又以黄芩泻肺火,黄连泻心火,黄柏泻肾火,梔子泻三焦火,分诸经而泻之。而最横之肝火,失其尝援而乃平。然火旺则血虚,故以当归之补血者为君。火旺则胃实,故以大黄之通滞者为臣。气有余便是火,故以麝香之主持正气,神曲之化导陈气,木香之通行滞气者为佐。气降火亦降,自然之势也。况又得芩、连、梔、柏,分泻各经,青黛、芦荟、龙胆,直折本经,内外应兵以为之使乎。立法最奇,向来为庸解所掩,兹特阐之。

柴葛解肌汤治三阳合病轻证若三阳重症,须用人参白虎,此方不中与之。

四时合病在三阳,柴葛解肌柴葛羌。白芷桔梗芍药草,利除石膏呕半夏。

此方陶华所制,以代葛根汤。凡四时太阳、阳明、少阳合病轻证,均宜以此汤增减治之。增减者,谓如无太阳证者减羌活,无少阳证者减柴胡也。即柴胡、葛根、羌活、白芷桔梗、赤芍、石膏、黄芩、甘草也。下利减石膏,以避里虚也。呕加半夏生姜,以降里逆也。

黄连解毒汤。

梔子金花汤。

三黄石膏汤。

阳毒热极疹斑呕,烦渴呻吟谵语狂。下后便软热不已,连芩梔柏解毒汤。里实便硬当攻下,梔子金花加大黄。表实膏麻葱豆豉,下利除膏入葛良。阳毒热极等证,或下后便软,壮热不已,宜黄连解毒汤。即黄连、黄芩、黄柏、梔子也。若里实当攻下,便硬者,宜加大黄,名梔子金花汤。若表实无汗,当发汗者,宜加石

膏、麻黄、淡豆豉、葱白,名三黄石膏汤。下利者,减石膏,加葛根,避里不实也。

当归六黄汤。

火炎汗出六黄汤醒而汗出口自汗,寐而汗出口盗汗,二地连芩柏与当生地黄、熟地黄、黄柏、连、芩,当归各等分,黄芪加倍。用倍黄芪偏走表,苦坚妙用敛浮阳。

陈修园曰:阴虚火扰之汗,得当归、生地、熟地之滋阴,又得黄芩、黄连之泻火,治汗之本也。然此方之妙,则在于苦寒。寒则胜热,而苦复能坚之。又恐过于苦寒,伤其中气,中者阴之守也,阴愈虚则火愈动,火愈动则汗愈出。尤妙在大苦大寒队中,倍加黄耆,俾黄耆领苦寒之性,尽达于表,以坚汗孔,不使留中而有害。此旨甚微,注家向多误解,特表而出之。

天王补心丹专治心血不足,神志不宁,津液枯竭,健忘怔忡,大便不利,口舌生疮等症。

天王遗下补心丹,为悯山僧讲课难。归地二冬酸柏远,三参苓桔味为丸道藏渴云:薛志公和尚日夜讲经,郑天王悯其劳,锡以此方。酸枣仁、当归各一两,生地黄四两,柏子仁、麦门冬、天门冬各一两,远志五钱,五味子一两,白茯苓、人参、丹参、元参、桔梗各五钱,炼蜜为丸,每两分作十丸,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灯芯枣仁汤化下,食后临卧服。或作小丸亦可,各书略异。

陈修园曰:小篆心字篆文,只是一倒火耳。火不欲炎上,故以生地黄补水,使水上交于心。以元参丹参二冬泻火,使火下交于肾。又佐参苓以和心气,当归以生心血,二仁以安心神,远志以宣其滞,五味以收其散,更假桔梗之浮为向导,心得所养,而何有健忘怔忡,津液干枯,舌疮秘结之苦哉。

甘露饮治胃中湿热气黄,溺赤口疮,吐血衄血

甘露二冬二地均天冬、麦冬、生地、熟地枇杷芩枳黄芩、枳壳、枇杷叶斛茵陈石斛、茵陈。合和甘草平虚热等分煎温服,口烂齰糜吐衄珍。

陈修园曰:足阳明胃为燥土,喜润而恶燥,喜降而恶升。故以二地、二冬、石斛、甘草之润以补之,枇杷、枳壳之降以顺之。若用连、柏之苦,则增其燥。若用芪、术之补,则虑其

升。即有湿热，用一味黄芩以折之，一味茵陈以渗之足矣。盖以阳明之治，最重在养津液三字，此方二地、二冬等药，即猪苓汤用阿胶以育阴意也。茵陈、黄芩之折热而去湿，即猪苓汤中之用滑泽，以除垢意也。

六味地黄丸

改汤亦可

六味滋阴益肾肝，茺萸丹泽地苓丸。下焦虚热斯宜用，倘遇虚寒切莫餐。拟加减法。

心脉洪大有力，加天冬、酸枣仁、柏子霜、丹参，少佐菖远之类。肺脉洪数，合生脉散。两寸洪大，加龟、牡潜阳。小便赤者，可加车前。足痿弱无力，合二妙散、紫菀。脾胃脉数大，加石斛、麦冬、白芍之类。两尺洪数，加知、柏、龟板。凡服此汤，或觉中焦满闷，时见食少泄泻，乃为禁剂。素有寒饮者不可服，脾胃素弱者不可服，切须识此，勿令误也。

自景岳推重熟地，时医遂以此方为调理之金丹。其在肝肾阴亏，而脾阳不弱者服之，不为无益。倘过虚寒之人，内有痰饮，服之无不胀满泄泻，食少痰多。而时下诸医，反责人守服不笃，且重用独用，以致阴气弥漫，上加于天，是何不自咎也。余见此风时下盛行，目不忍睹。兹复采用此方何也？以《条辨》中脾胃虚寒虚热诸方，无不备，至下焦等方，如三甲复脉，定风珠之类，特为救阴脱而设，不过一时权宜之计，非可频服之方。余尝用此数汤，其效非不立著，然每至三四剂后，病者往往面目浮肿，以药味阴凝重浊，遏抑脾胃生发之阳故也。此方补肝肾之阴，兼可清其余热。方中萸苻，又能略顾脾胃，借为温病后调理之方，似觉其善。非谓人人可服此方，而温病后，断不可不采此方也。

救疫二灵丹

从《医效秘传》摘出

雍正癸丑，疫气流行，抚吴使者，属天士先生制此方，全活甚众。时人比之普济消毒饮云。

先生云：时毒疠气，必应司天。癸丑太阴湿土，气化运行，后天太阳寒水，湿寒合德，挟中运之火，流行气交，阳光不治，疫气乃行。故

凡人之脾胃虚者，乃应其疠气，邪从口鼻皮毛而入。病从湿化者，发热目黄，胸满丹疹泄泻，当察其舌色，或淡白，或舌心干焦者，湿邪犹在气分。用甘露消毒丹治之。若壮热旬日不解，神昏谵语，斑疹，当察其舌绛干光圆硬，津涸液枯，寒从火化，邪已入营矣，用神犀丹。

甘露消毒丹

飞滑石十五两 淡芩十两 茵陈十一两
藿香四两 连翘四两 石菖蒲六两 白蔻四两
薄荷四两 木通五两 射干四两 川贝母五两

神曲糊为末。

甘露消毒通滑石，藿蔻翘荷茵陈芩。菖射贝母神曲末，气分温邪服最灵。

神犀丹按此二丹，开窍通络，解秽清邪，用之得当，必安神效。有力之家，遇发时症，预为制送，功德实无量焉。

犀尖六两 鲜生地一斤，熬膏 香豉八两，熬膏
连翘十两 黄芩六两 板蓝根九两 银花一斤
金汁十两 元参七两 花粉四两 石菖九两
紫草四两

即用生地香豉金汁捣丸，每丸重三钱，开水送下。

神犀丹内乌犀尖，银翘花粉蓝根联。菖豉紫草元参地，黄芩黑豆黄土宣。

甘草金汁解热毒，急驱营热莫留连。

银花甘草汤治时疫大热不退，或神识昏蒙，或呕泻无汗，服后汗自出，病自解，药味和平，功效神速，亦奇方也。

银花一两 粉草五钱 黑豆五钱 黄土五钱

此方丰邑胡君靖尘，得之前人验方，屡用皆效。余细绎方义，颇有至理。如遇大热之症，神识昏蒙无汗者，一时未能亲诊，可以应人之求。特附于此，以凭采用。

六般暑症

本文遗暑湿一条，只言五暑，兹特改正。按六般暑症，暑月治病不出此等范围，外此如五苓散及桂枝白虎汤，尚宜留意焉。

六暑最难辨认，第一口渴感人。本是阴经症见，如何大渴思冰。喜冷喜热两无凭二句全从阅历得来，还要医家裁定。一起渴泻并见，却

是真热来侵。先泻后渴是亡津。肠胃上枯求水自救，此等辨法最应渴泻并见，是真热，先泻后渴是亡津，二证是辨症捷诀。

阴暑

阴暑通身厥冷，呕泻后渴转筋。舌滑冷汗脉微沉，腹痛诚难保命。或用茱萸汤救吴萸，人参、生姜，或用理中汤平加吴萸、附子、肉桂。莫因口渴治逡巡，放胆用之安静。吴茱萸汤治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理中汤治腹痛吐利，寒多不欲饮水者。二症俱见伤寒，此言口渴，特亡津故耳。

阳暑

阳暑身热脉数，大渴大汗难安。上呕下泄腹中疼，舌燥唇红可辨。方用人参白虎，或用解毒黄连黄连解毒汤。大人小儿两安然，服后病痊便见人。人参白虎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而数，鼻孔扇动，欲喘，或兼遗尿者。黄连解毒汤治阳毒热极，或下后便软，壮热不已。

寒暑原条欠详，特为订正。

寒暑感寒受暑，恶寒发热头疼。腹胀吐泻舌溶溶，藿香正气可用。呕泻心烦无汗，暑月发热身疼。初起即渴溺不通，香薷服之确中藿香正气散，香薷饮。

正气香薷二汤，遇寒暑症一服固立安，遇阴暑症误服亦立毙，故诸名家见庸工于暑月专重此二方，每每误人，遂有以理中汤颂为霍乱之主方者，多不免矫枉过正之弊。后学苟临症不的，其害恐亦非浅，故此于阴阳二暑症剂别分明，而于寒暑一症尤必分辨详晰，庶几医家一目了然，取效自如，特鼓云。方内散人识

暑风本条无秦艽，参用陈修园法，末四句参用《条辨》法，前症常带寒邪，后症则纯是暑热伤营，内风自动，必合此条始备。

暑风两手搐搦，或兼口眼歪斜。或有呕泻或无邪，羌秦香薷饮下。若是暑病痲疯，热伤营络堪嗟。肝风内动清营加，羚角丹钩可藉香薷饮加羌活、秦艽。清营汤加羚羊角、丹皮、钩藤

暑湿

暑湿大渴大汗，症原白虎相同。身重足冷此二症与白虎有别试研究，白虎加苍可领即白虎汤加苍术三钱，此症或兼胸痞头疼。

暑厥此条改参，夏卓溪说

暑厥脉虚自汗，卒然僵卧昏迷。口唇淡白

谵语迟谵语一层，或有或无，男妇小儿无异。此由气虚受暑，法当清暑补脾。清暑益气汤为奇，人参益元亦取人参益元散即六一散，用人参煎汤调下

以上六暑症，亦条辨中所有，但直截了当，可为条辨注脚。本文言症间有未详，特采前贤数条，稍为增订。原本乃吾友胡君靖生得之尤名氏。靖生临症多年，历验不爽，因不私为己有，嘱刊《条辨》之后，并附于此。方内散人识

节录温热赘言十条此书治法，主湿温居多，倘能熟读《条辨》，实已包括无遗，但赘言中间有可补《条辨》所未畅者，特摘出十条，以备医家参览焉。按咳嗽一条，亦《条辨》中已言，本可不采，因注中两案极为明畅，故录之

风湿症身大热，口大渴，目赤唇肿，气粗烦躁，舌绛齿板，痰咳，甚至神昏谵语，下利黄水者，风湿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最为危候。用犀角、连翘、葛根、元参、赤芍、丹皮、麦冬、紫草、川贝、中黄之属，解毒提斑，间有生者。

此风湿热毒内壅肺胃，侵入营分，上下内外，充斥肆虐。若其毒不甚重，或气体壮实者，犹可挽回，否则必坏。

风湿毒邪始得之，便身热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泻脉伏者，毒邪内壅，络气阻遏，当用升麻、黄芩、犀角、银花、甘草、豆卷之属，升散热毒。

此风湿毒之壅于阳明气分者，即仲景所云阳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气分，未入营阴，故可升散而愈。

风湿病身热自汗，面赤神迷，多眠睡，鼻鼾，语难出，脉数者，湿邪内逼阳明，津液劫夺，神机不运。用石膏、知母、麦冬、半夏、竹叶、甘草之属，泄热救津。

自鼾面赤，胃热极盛，人之阴气，依胃为养，热邪内灼，胃津干枯，阴气复有何资面能渗诸阳，灌诸络？是以筋骨懈怠，机关失运。急用甘凉之品以清热濡津，或能有济。而群队寒凉中，杂以半夏者，以燥热之邪，与寒凉之品，格面不入，必用半夏辛燥以反佐，同气相求，使药气与病邪不致如水火之不相射。所以金匱麦冬汤，竹叶石膏汤内，古人恒并用也。

风湿症身热痰咳，口渴神迷，手足痲疯，状若惊痫，脉弦数者，此热劫津液，金囚木旺。

当用羚羊、川贝、青蒿、连翘、麦冬、知母、钩藤之属，以息风清热。

肺属金而畏火，赖胃津之濡养，以肃降令而溉百脉者也。热邪内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资，木为火之母，子能令母实。火旺金囚，木无所畏，反侮所不胜，是以筋脉失养，风火内旋，瘈瘲惊痫，在所不免，即俗云发痉是也。故以息风清热为主治。

风温症热渴烦闷，昏愤不知人，不语如尸厥，脉数者，此热邪内蕴，走窜心胞络。当用犀角、连翘、焦远志、鲜石菖蒲、麦冬、川贝、牛黄至宝之属，泄热通络。

热邪极盛，与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胞，逼乱神明，闭塞脉络，以致昏迷不语，其状如尸，俗谓发厥是也。闭者宜开，故以香开辛散为务。

湿温症发痉撮空，神昏妄笑，舌苔干黄起刺，或转黑色，大便不通者，热邪闭结胃腑，宜用承气汤下之。

撮空一症，昔贤谓非大实即大虚。虚则神明涣散，将有脱绝之虞。实则神明被逼，故多撩乱之象。今舌苔黄刺干涩，大便闭而不通，其为热邪内结，阳明实热显然矣。徒事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不能除胃中蕴结之邪，故假承气以通地道。然舌不干黄起刺者，仍不可投。

承气用硝黄，所以逐阳明之燥火实热，原非湿热内滞者所宜用。然胃中津液为热所耗，甚至撮空撩乱，舌苔汗黄起刺，此时胃热极甚，胃津告竭，湿火转成燥火，故用承气以攻下。承气者，所以承接未亡之阴气于一钱也。湿温病至此，亦危矣哉。

湿温症呕恶不止，昼夜不差欲死者，此肺胃不和。胃移热于肺，肺不受邪也。宜用黄连二三分，苏叶二三分煎服，其呕立止。

肺胃不和，最能致呕，人所不知。盖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呕恶不止。若以肝胆之呕治之则误矣。即漫投生姜半夏，亦与病不相值，必用黄连以降湿，苏叶以通肺胃，则

投之立愈。以肺胃之气，惟苏叶能通也。分两用轻者，以轻剂能治上焦之疾故耳。

湿温症咳嗽喘逆，面赤气粗，昼夜不宁者，暑邪入于肺络。宜葶苈子、六一散、枇杷叶等味。

人知暑伤肺气为气虚，不知暑滞肺络则肺实。葶苈引滑石直泻肺邪，则病自除。

余在金阊，见业师张友樵治一酒客，夏月痰咳气喘，夜不得卧，服凉药及开气药不效，有义用金匱麦冬汤者。师诊其脉，右寸数实，此肺实，非肺虚也。投以人参则立毙矣，遂用葶苈五钱，焙研、滑石五钱，煎服立愈。明年复感客邪。壅遏肺气，喘咳复作，医有葶苈进者，服之不效，反烦闷汗泄。师诊其右寸浮数，口渴恶热，冷汗自出，喘急烦闷。师曰：此热邪内壅，肺气郁极，是以逼汗外越，非气虚自汗也。服葶苈而反烦闷者，肺热极盛，与苦寒相拒格也。夫肺苦气上逆，本宜苦以泄，而肺欲散，又当急食辛以散之。与麻杏甘膏汤一剂，肺气得通，而喘止汗敛，诸症悉平矣。麦冬汤用麦冬、半夏、人参、大枣、粳米。

腹痛下痢，胸痞烦躁，口渴脉数大，按之豁然空者，宜冷香引子，方用附子、草果、广皮、甘草冷服。

此不特湿邪伤脾，抑且寒邪伤肾，烦躁热渴，极以阳邪为病。惟数大之脉，按之豁然而空，知其燥渴等症，为虚阳外越，而非热邪内扰。故以附子为君，散寒救阳。广皮草果，理脾逐湿。甘草止痛缓中。法当冷服者，以真寒假热之病，必治以真热假寒之药。昔人所谓下咽之后，冷气既消，热性乃发，庶药气与病气，无捍格之虞也。

湿温症五六日后，忽大汗出，手足冷，脉细如丝，或绝，口渴茎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语亮，此因汗出过多，卫外阳亡，湿热内结，一时表里之气不相接，故肢冷脉伏。非真阳外脱也。宜五苓去术，加滑石、黄芪。

前用冷香引子，症全似阳盛，而独于脉之数大而空，知其阳虚。此条脉症全似亡阳，而

独于举动神气中得其病情。凡病之阳症，似阴，阴症似阳者，正复不少，要在医者之善于审察也。粗工察此，药味乱投，一匕下咽，神丹莫挽，可不慎欤！

代牛黄安宫丸至宝丹秘方安宫丸等方药极贵重，一时难辨，每遇热邪深入心肥之症，医家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今见温热赘言中有薛生白先生一方，简易可从，亟录刊《条辨》之后，医家宜预制焉。

热邪极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胞，逼乱神明，闭塞脉络。虽是喻嘉言有言，法以香开辛散，然热极似水，一派烟雾尘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识，如入行烟雾中，口鼻皆燥，非两解不能散其热。若入温热处，则人当燥闷死矣。且温热多燥，辛香之品尽是燥，燥与热门，立见其败。且心神为热邪蒸围，非闭塞也。有形无形，治法大异。遇此每在败时，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补薛生白先生一法于后，用极黄雄黄一两，研极细，入铜勺内，又研提净牙硝六钱，微火熔化，拨匀如水时，急滤清者于碗，粗渣不用，凝定。此丹灶家秘制也。凡治前症，先用陈雨水十碗，内取出一碗，煎木通一钱，通草三钱，倾入九碗冷水内。又取犀角磨入三钱，或旋磨旋与亦可，每碗约二三分，再将制雄黄挑二三厘入碗，冷与服，时时进之。能于三日内进之尽，必有清痰吐出数碗而愈，十救七八。盖此症死症最缓，而医人无他法用，每每付之天命。牛黄清心而已，可胜长叹耶。

摘录《医效秘传》温热论一则全论极佳，因集隘不能备登。

温病热达腠开，邪从汗出，解后胃气空虚，当肤冷一昼夜，待气还自温暖如常矣。盖战汗而解，邪退正虚，阳从汗泄，故渐肤冷，未必即成脱症。此时宜令病者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旁人切勿惊惶，频频呼唤。扰其元神，使其烦躁。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虽倦卧不语，汗出肤冷，却非脱症。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冷汗出，便为气脱之症矣。治湿温病，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以湿胜则阳微也，法

即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耶？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不可就云虚寒，而投温补，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直率而往也。又有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里湿为合，在阳旺之体，胃湿恒多，在阴旺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化热则一。热病救阴则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然较之杂症，则有不同也。

愚按：辛温发表，往往热汗出而外热解。辛凉解肌，往往凉汗出而外热清。大抵温热诸症，服凉剂而出冷汗者，十中常有八九。但虽凉汗，而身不畏寒，或余热未清，脉候仍带数急，与阴寒症不同耳。临症者宜知之。

论大定风珠及复脉诸方

论中重在救阴，故补阴之方居多，如大小定风珠及复脉诸方是也。余初阅至下焦篇，见大定风珠诸方，深疑阴凝重浊，板滞不灵，未必可用。及后亲临热邪深入，阴液灼干，及产后脱血，肝风内动大症，偶尔取用，其效立著。乃叹先生立方之意，专为救阴脱而设也。非审症的确，不可妄用。即如症服之，非不效如桴鼓，而胃气素弱者，必多面目微浮，不思饮食，实切勿怀疑，以补阴太骤，胃气一时难以传化也。然停一二日即愈，此皆余所亲历及见友人用之，屡屡不爽者。原方分两，多不过服三四剂，少则二剂而止。又不可以其极效而服至五六剂也。复脉汤一方，服一二剂后，余尝加桂心钱余，盖加此一味于大剂甘凉之中，不但不能为害，且可运用药。前贤方中常用反佐法，即此意也，不识高明以为然否。又论中治温病后浮肿，推重复脉一方，余恐此方未必可用，当随症治之。友入胡君靖尘，谓专服荔枝肉，每日泡服数枚神效。余未及试，考荔枝味带酸甘，可以化阴，又能利小便，收肾气，兹并揭出，以凭采择。

辑温病条辩论

恒 斋 编

序

汪慈庵相国，所订《温病条辨》一书，乃皖江吴鞠通先生手著，专为温病说法。各省无刊版，仅为浙西叶氏家藏，偶于拜竹山房，王君案头阅之，如获至宝。盖其法得之姑苏叶氏，而能集其大成者也。证按四时，治分三焦，条分缕析，迥与伤寒治法有别。第四杂说一卷，其中钩元提要，非深达夫阴阳之理，深通乎六气之微，不能道其只字。而幼科之痉病，与妇科之胎产，犹为独开生面，发前人之所未备。爰重刊以公诸世，尚望好善诸君，广印流传，俾使业医者熟读深思，胸有成竹，临证时审定寒热虚实，庶不至有毫厘千里之谬云。岭南恒斋氏谨识

按：本书采集《辑温病条辨论》及《温病医方撮要》之温病十五方，皆恒斋先生辑刊《温病条辨》之末，为辨温治温之精论验方，爰为采补，以供同人参考，得增广识见，不无裨益云。

民国二十五年一月，鄞县曹炳章志

辑温病条辨论

岭南 恒斋先生撰述

鄞县 曹炳章氏订正

前三卷《温病条辨》，乃天地四时错行之常气。常气者，风寒暑湿燥火。此论乃天地之杂气，杂气者，疵疠旱潦烟瘴之毒气，俗所谓瘟疫病是也。多起于兵荒饥馑之年，乐岁亦有之。春夏之交为甚。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伤寒病自气分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虽有表症，实无表邪，断不可发汗。况温病无阴证一语，尤为透宗。故仲景有刺五十九穴之旨，示人不以伤寒之法治温病明甚。读《伤寒论》平脉篇曰：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按此四十六字，全非伤寒脉症所有事，乃论温病所从入之门。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如毒雾烟瘴，谓之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而阳分受伤，感之发热头肿，项强颈挛，俗称大头温、虾蟆温是也。人之口气通于地，如水土物产，化为浊邪，从口舌而下入于阴，而阴受伤，久则脐筑揪痛，呕泻腹鸣，足膝厥逆，便清下重，俗称绞肠温、软脚温是也。然从口从鼻所入之邪，必先住中焦，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则清浊相干，气滞血凝，酿变即现中焦，与俗称瓜瓤温、疙瘩温是也。此三焦之邪，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非泻则清，非清则泻，其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反盛于左。若左手脉盛，或浮而紧，自是感冒风寒，非温病也。始病不恶寒而发热，一热即口燥咽干而渴，又有身大热而四肢不热者，此名厥证。杂气佛郁，火邪闭脉而伏，阳气不能交接于四肢，甚至六脉俱绝，此脉厥也。通身冰冷，此体

厥也，即仲景所谓阳厥。厥深热亦深，下之断不可迟。若以四逆汤温之，则坏事矣。伏读绪论之邪气充斥奔迫六字，不但为伤寒合病并病传神，并可为温病传神。温病有阴阳二毒，《伤寒论》曰：阳毒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阴毒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两证，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俱以升麻鳖甲汤主之。凡伤寒多从脉，温病多从证。辟如温气充心，心经透出邪火，横行嫁祸，现出无穷怪状，只泻心经邪火，而余邪自退。每见人有肾元素虚，或适逢淫欲，一值温病暴发，邪限下焦，气道不施，以致便闭腹胀，至夜发热，一投并降双解散，而小便如注。又人有宿疾，一着温病，旧病复发，治法当先主温病，温邪退而旧病不治自愈。又若春秋俱行夏令，天地暴烈，人感受之，内外大热，舌胎口裂，腹胁胀满，头痛身痛，状类伤寒，而实非伤寒，状类温病，面实非温病，此即六淫之气。当以温病十五方，视其轻重而施之，盖能涤天地疵疠之气，即能化四时不正之气。又有一切无名暴病，顷刻即亡，无识乡愚，认为鬼祟，并皆杂气所感，是在临证体会，总以十五方，及地龙汤，神明变化，未有不全者恒斋集

温病大头六证辨

按：大头六证，乃温病中之最重且凶者。天行疵疠之杂气，人感受之，壅遏上焦，直犯清道，发之为大头温也。其头巅脑后项下，及耳后赤肿者，此邪毒发越于太阳也。其鼻额两目，并额上面部，焮赤而种者，此邪毒发越于

阳明也。其耳上下前后,并头角赤肿者,此邪毒发越于少阳也。如喉痹项肿,颈筋胀大,俗名虾蟆温。正经所云清邪中上焦也。如绞肠温,吐泻揪痛,软脚温,骨痿足重,正经所云浊邪中下焦也。如瓜瓢温,胸高吐血,疙瘩温,红肿胀块,正经所云阴中于邪也。六证统以升降散主之。甚者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腮颊偏肿,咽喉肿痛,痰涎壅塞,滴水不能下者,用马齿苋二斤,不见水,捣入白面半斤,陈醋一两,和匀敷肿处,口含升降散,即能下咽。半日间,肿消尽如失,再酌服升降等散,以清余热,俾溪补遗。

发斑疹

发斑者,轻如蚊迹,重如锦纹。其致此之由,总因热毒不解,或当汗不汗,则表邪不解,当下不下,则里邪不解,当清不清,则火盛不解。阳证误用温补,则阳亢不解,必须察脉之浮沉,人之虚实,热毒之轻重而治之,断不可执成氏不可汗、不可下之说。凡邪气自外而入,深入不解,则又自内而出,表里相乘,热所必至,原非表虚证也。但使内外通达,则邪由表里而解矣。即如犀角地黄汤,乃治斑之要药,人知此汤但能凉血解毒,而不知此汤尤善解表散血。若用之得宜,里气一清,必通身大汗,热邪顿解,何为不可汗耶?发斑大热,狂躁

引饮,又何为不可下耶?凡斑出赤红者,为胃热,紫红者,为热甚,黑色者,为胃烂也。鳞红起发者吉,最忌稠密成片。如热甚脉洪数烦渴者,以白虎汤合犀角地黄汤,加僵蚕、蝉蜕、青黛。如热毒内蕴,烦心不得眠,错语呻吟者,犀角大青汤加僵蚕、蝉蜕,或增损三石膏汤加青黛、犀角。热躁便秘者,具加酒大黄。如斑发已尽,外热稍退,内实便秘谵语者,以加味凉膈散微下也。至于阴证,亦时有发斑者,状如蚊迹,多出胸背手足间,但稀少而淡红,身虽热而安静,以其人气素弱,或因欲事伤肾,当补不补,则阴凝不解,或误服凉药太过,以致变成阴证,寒伏于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聚于胸中,熏灼肺胃,传于皮肤而发斑点,补阴益气煎加干姜、附子。寒甚脉微,大建中汤,通脉四逆汤,则真阳回,阴火降,而证乃痊。此治本不治标也。温病无阴证,若夫疹与斑等,乃温病中之重证也。发于皮肤而为疹,增损双解散主之,加紫背浮萍五七钱,或重加石膏大黄芒硝,清散得宜,未有不出者,如身出而头面不出,此毒气内归,危候也,急以大蟾蜍一圆,捣和新汲水,去渣痛饮之,自出。屡验。若温病有久而甚者,烦躁昏沉,只用蟾蜍心三两个,捣和水饮一二次,定心谓神,而病去矣。勿以为微而忽之。凡斑疹脉洪长谓数易治,脉沉伏弦微难治,黑如果实腐者死,不可不知。

温病医方撮要

杨玉衡 编

温病医方撮要

夏邑栗山 杨 璇玉衡撰著

楚南安化 黄德谦惺溪纂辑

后学鄞县 曹赤电炳章增订

温病十五方

升降散 温病亦杂气中之一也，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者，此方主之。如头痛眩暈，胸膈胀闷，心腹疼痛，嘔吐吐食者。如内烧作渴，上吐下泻，身不发热者。如憎寒壮热，一身骨节酸痛，饮水无度者。如四肢厥冷，身凉如冰而气喷如火，烦躁不宁者。如身热如火，烦渴引饮，头面猝肿，其大如斗者，如咽喉肿痛，痰涎壅盛，滴水不能下咽者。如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如斑疹杂出，有如丹毒风疮者。如胸高胁起，胀痛，呕如血汁者。如血从口鼻出，或目出，或牙缝出，毛孔出者。如血从大便出，甚如烂瓜肉，尾漏水者。如小便涩，淋，如血点滴，作疼河忍者。如小便不通，大便大泻，无度，腹痛肠鸣如雷者。如便清污白，足重难移者。如内腑筋惕者，如舌痿囊缩者。如舌出寸许，搅挽不住，音声不出者。如谵语狂乱，不省人事，如醉如痴者。如头痛如破，腰痛如折，满面红肿，目不能开者。如热盛神昏，形如罪人，哭笑无常，目不能闭者。如手舞足蹈，见神见鬼，似风癫狂者。如误服发汗之药，变为亡阳之症，而发狂叫跳，或昏不识人者。外证不同，受邪则一。凡未曾服过他药者，无论十日半月一月，但服此散，无不辄效。

白僵蚕酒炒，二钱 全蝉蜕去土，一钱 广姜黄去皮，三分 川大黄生，四钱 秤准

上为细末，合研匀。病轻者，分四次服，每服重一钱八分二厘五毫，用黄酒一盅，蜂蜜五钱，调匀冷服，中病即止。病重者分三次服，每服重二钱四分三厘三毫，黄酒盅半，蜜七钱五分，调匀冷服。最重者分二次服，每服重三钱六分五厘，黄酒二盅，蜜一两，调匀冷服。时无黄酒，稀熬酒亦可，断不可用蒸酒。胎产亦无忌，炼蜜丸，名太极丸。服法同前。轻重分服，用蜜酒调匀送下。

按：温病总计十五方，轻则清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石膏汤八方。重则泻之，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而升降散，其总方也，轻重皆可酌用。察证切脉，斟酌得宜，病之变化，治病之随机应变，又不可执方耳。按处方必有君臣佐使，而又兼引导，此良工之大法也。是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引，蜂蜜为导，六法俱备，而方乃成。窃尝考诸本草，而知僵蚕味辛苦，气薄，喜燥恶湿，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从治膀胱相火，引清气上朝于口，散逆浊结滞之痰也。其性属火，兼土与水，老得金水之化，僵而不腐，温病火炎土燥，焚木烁金，得秋分之金气而自衰，故能避一切佛郁之邪气。夫蚕必三眠三起，眠者病也，合箔皆病，而皆不食也。起者愈也，合箔皆愈，而皆能食也。用比而治合家之温病，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都也，故为君。夫蝉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出粪土之中，处极高之上，自甘风露而已。吸风得清阳之真气，所以能祛风而胜湿。饮露得太阴之精华，所以能涤热而解毒也。蜕者，退也。盖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蝉之脱然无恙也。亦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臣。姜黄气味辛苦，大寒无毒，蜜人生啖，喜其祛邪伐恶，行气散郁，能入心脾二经，建功辟疫，为故佐。大黄味苦，大寒无毒，上下通行，盖亢甚之阳，非此莫抑。苦能泻

火,若能补虚,一举而两得之。人但知建良将之大勋,而不知有良将之硕德也,故为使。米酒性大热,味辛苦而甘,今饮冷酒,欲其行迟转化,以渐上行头面,下达足膝,外周毛孔,内通脏腑经络,驱除邪气,无处不到。如物在高巅,必奋飞冲举以取之。物在远方,及深奥之处,更必迅奔探索以取之。且喜其和血养气,伐邪避恶,仍是华佗旧法,亦屠苏之义也。故为引。蜂蜜甘平无毒,其性大凉,主治丹毒斑疹,腹内留热,呕吐便秘,欲其清热润燥,而自散温毒也。故为导。盖蚕食而不饮,有大便,无小便,以清化而升阳。蝉饮而不食,有小便,无大便,以清虚而散火。君明臣良,治化出焉。姜黄辟邪面靖疫,大黄定乱以致治,佐使同心,功绩建焉。酒升,引之使上行,蜜润,使之下导,引导协力,远近通焉。补泻兼行,无偏胜之弊。寒热并用,得时中之宜。所谓天有覆物之功,人有代覆之能,其洵然哉。是方不知始自何氏,二分晰义,改分两,变服法,名为陪赈散。用治温病,服者皆愈,以为当随赈济而陪之也。余更其名曰升降散,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又名太极丸,以太极本无极,用治杂气无声无臭之病也。乙亥丙子丁丑,吾邑连歉,温气盛行,死者枕藉。予用此散,救大证、怪证、坏证、危证,得愈者数十人,余无算。更将此方传施亲友,贴示集市,全活甚众,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耳。名曰升降,亦双解之别名也。

增损大柴胡汤 温病热郁腠理,以辛凉解散,不至还理,面成可攻之证,此方主之。乃内外双解之剂也。

柴胡四两 薄荷二钱 陈皮一钱 黄芩二钱
黄柏一钱 黄连一钱 梔子一钱 白芍一钱
枳实一钱 大黄二两 广姜黄七分 白僵蚕
酒炒,三钱 全蝉蜕十个 呕加生姜二钱

水煎去渣入冷黄酒一两,蜜五钱,和匀冷服。

增损双解散 温病主方温毒流注,无所不至。

上十则头痛目眩,耳聋,下流则腰痛足肿。注于皮肤则斑疹疮疡,壅于肠胃则喉毒利脓血。伤于阳明则腮脸肿痛,结于太阳则腹满呕吐。结于少阴则癰咽痛,结于厥阴则舌卷囊缩。此方解散阴阳内外之毒,无所不至矣。

白僵蚕酒炒,三钱 全蝉蜕十二枚 广姜黄七分 防风一钱 薄荷叶一钱 荆芥穗一钱
当归一钱 黄连一钱 连翘去心,一钱 白芍一钱
梔子一钱 黄芩二钱 桔梗一钱 石膏六钱
滑石三钱 甘草一钱 大黄酒浸,二钱 芒硝二钱

水煎去渣,冲芒硝,人蜜三匙,黄酒半杯,和匀冷服。

按:温病本末,身凉不渴,小便不赤,脉不洪数者,未之有也。河间以伤寒为杂病,温病为大病,特立双解散,以两解温病表里之热毒,以发明温病与伤寒异治之秘奥。其见高出千古,深得长沙不传之秘。且长沙以两感为不治之症,伤寒病两感者亦少。一部《伤寒论》,仅见麻黄附子细辛汤一证,惟温病居多,以温病咸从三阴出三阳,乃邪热亢极之证。即是两感。借长沙温病方论,散佚不传,幸存刺五十九穴一法,惟河间双解散解郁散结,清热导滞,可以救之。必要以双解为第一方,信然。予加减数味以治温病,较原方尤觉大验。戊寅四月,商邑贡生刘兆平,年八旬,患温病表里大热,气喷如火,舌黄口燥,谵语发狂,脉洪长滑数予用原方治之,大汗不止,举家惊惶,急易大复苏饮,一服汗止。但本证未退,改制增损双解散,方两剂而全愈。因悟麻黄春夏不可轻用,因悟古方今病不可过执也。所以许学士有云:读仲景之书,学仲景之法,不可执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旨哉斯言河间双解、三黄俱用麻黄,仍是牵引叔和旧说。盖温病热郁,自里达表,亦宜解散,但以辛凉为妙。

加味凉膈散 温病主方余治温病,双解凉膈愈者不计其数。若病大头瓜瓢等温,危在旦夕,数年来以二方救活者屈指以算,百十余人,真神方也。其共珍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二枚 广姜黄七分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梔子二钱 连翘去心,三钱 薄荷三钱 大黄三钱 芒硝三钱 甘

草一钱 竹叶三十片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酒，冷服。若欲下之，量加硝黄。胸中热，加麦冬。心下痞，加枳实。呕渴，加石膏。小便赤数，加滑石。腹满，加枳实厚朴。

连翘、荷叶，味薄而升浮，泻火于上。芩、连、栀、姜，味苦而无气，泻火于中。大黄、芒硝，味厚而咸寒，泻火于下。僵蚕、蝉蜕，以清化之品，涤疵疠之气，以解温毒用甘草者，取其性缓而和中也。加蜜酒者，取其引上面导下也。

增损三黄石膏汤 温病主方，表里三焦大热，五心烦热，两目如火，鼻干面赤，舌黄唇焦，身如涂朱，燥渴引饮，神昏谵语，服之皆愈。

石膏八钱 白僵蚕酒炒，二钱 蝉蜕十个
薄荷二钱 豆豉三钱 黄连盐，水微炒，二钱 黄柏盐，水微炒，二钱 黄芩二钱 栀子二钱 知母二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腹胀痛或燥结，加大黄。

寒能制热，故用白虎汤。苦能下热，故用解毒汤。佐以荷、豉、蚕、蝉之辛散升浮者，以温病热毒至深，表里俱实，扬之则越，降之则郁。郁则邪火犹存，兼之以发扬，则炎炎之势皆烬矣。此内外分消其势，犹兵之分击者也。热郁腠理，先见表证为尤宜。

神解散 温病初觉憎寒体重，壮热头痛，四肢无力，遍身酸痛，口苦咽干，胸腹满闷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一钱 蝉蜕五个 神曲三钱
金银花一钱 生地二钱 木通 车前子炒研
黄芩酒炒 黄连 黄柏盐水炒 桔梗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冷黄酒半小杯，蜜三匙，和匀冷服。

此方之妙，不可殚述。温病初觉，但服此药，俱有奇验。外无表药，而汗液流通，里无攻药，而热毒自解。有斑疹者即现面，内邪悉除，此其所以为神解也。

清化汤 温病壮热憎寒，体重舌燥口干，上气喘急，咽喉不利，头面猝肿，目不能开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十个 金银花二钱
泽兰叶二钱 广皮八分 黄芩二钱 黄连
炒栀 连翘去心 龙胆草酒炒 元参 桔梗各一钱 白附子炮 甘草各五分

大便实，加酒大黄四钱。咽痛，加牛蒡子炒研一钱。头而不肿，去白附子。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其方名清化者，以清邪中子上焦面能化之，以散其毒也。芩、连、栀、翘，清心肺之火。元参、橘、甘清气分之火。胆草清肝胆之火，而且沉阴下行，以泻下焦之湿热。僵蚕、蝉蜕散肿消毒，定喘出音，能使清阳上升。银花清热解毒泽兰行气消毒，白附散头面风毒，桔梗清咽利膈，为诸药之舟楫。蜜润脏腑，酒性大热而散，能引诸凉药至热处，以行内外上下，亦火就燥之意也。其中君明臣良，面佐使同心，引导协力，自使诸证悉平矣。

大清凉散 温病表里三焦大热，胸满胁痛，耳聋目赤，口鼻出血，唇干舌燥，口苦自汗，咽喉肿痛，谵语狂言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二个 全蝎去毒，三个 当归 生地酒洗 金银花 泽兰各一钱 泽泻 木通 车前子炒研 黄连姜汁炒 黄芩 栀子炒黑 五味子 麦冬去心 龙胆草酒炒 丹皮 知母各一钱 甘草生，五钱

水煎去渣，入蜂蜜一匙，冷米酒半小杯，童便半小杯，和匀冷服。按此方通泻三焦之热，其用童便者，恐不得病者小便也。《素问》曰轮回酒，《纲目》曰還元汤，非自己小便，何以谓之轮回？何以谓之還元乎？夫以己之热病，用己之小便，入口下咽，直达病所，引火从小水而降甚速也。此古入从治之大法，惜愚夫愚妇，未曾晓也。甚且嘲而笑之，眼见呕血人，接自己小便，饮一二碗立止，非其明效大验乎。

炳按：凡病温暑邪已传里，其脏腑结热移

二钱五分 厚朴姜汁炒 大黄酒洗,各五钱 芒硝三钱,甚至痞满燥实坚结,非常,大黄另入,加至两余,芒硝加至五七钱,始动者又当知之

按:此乃温病要药也。然非厥逆脉伏,大热大实,及热结旁流,舌卷囊缩,循衣摸床等证,见之真而守之定,不可轻投。予用此方,救坏证危证大证而愈者甚众,虚极加入参二钱五分,如无参,用熟地黄一两,归身七钱,山药五钱,煎汤入前药煎服,亦累有奇验。《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之以苦,此方是也。加人参取阳生阴长,所谓无阳则阴无以生,加熟地等,取血旺气亦不陷,所谓无阴则阳无以化。其理一也。

芳香饮 温病多头痛、身痛、心痛、胁痛,呕吐黄痰,口流浊水,涎如红汁,腹如圆箕,手足搐搦,身发斑疹,头肿舌烂,咽喉痹塞等证,此虽怪怪奇奇,不可名状,皆因肺胃火毒不宣,郁而成之耳。治法急宜大清大泻之。但有气血损伤之人,遽用大寒大之剂,恐火转闭塞而不达,是害之也,此方主之。其名芳香者,以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重涤秽也。

元参一两 白茯苓五钱 石膏五钱 蝉蜕全,十二个 白僵蚕酒炒,三钱 荆芥三钱 天花粉三钱 神曲炒,三钱 苦参三钱 黄芩二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此十五奇方,乃楚南安化黄惺溪太守,纂刻夏邑杨玉衡先生所著《寒温条辨》书。因卷帙繁冗,仅采其议论之精详,以附刻于卷末。

附刻治温四方

三甲散

鳖甲酥炙 龟甲酥炙,如无酥,二味并用醋炙,各一钱 穿山甲土炒黄,五分 白僵蚕一钱,生用切断 蝉蜕五分,全 牡蛎粉五分,咽燥不用 当归五分 白芍酒炒,七分 甘草五分 麝虫三个,捣烂入酒取汁听用,其液与诸药同煎

水煎去渣,入麝虫汁和服。

太平圆酒

糯米酒糟晒干炒黄色,为末,二两四钱,主温中消食,除冷气,杀腥,去草菜毒,润皮肤,调脏腑,和血行气止痛。红曲陈久者佳,炒黄黑为末,二两四钱,主健脾消食,养阴滋血。六神曲陈久者佳,炒黄黑为末,四两八钱,主健脾养胃,化谷消食。小麦麸陈麦麸生去净面筋,晒干炒黑色为末四两八钱,主天行温毒,热极发狂发斑疹大渴者。又主调中养气,健人生力,助五脏,除烦闷,利小肠。麦乃养心之谷,属火,而麸则能退心热与胸膈之热,盖取同气相求,亦从治之意也。白僵蚕白而直者,黄酒炒黄褐色为末,八钱,金蝉蜕去土为末,四钱,二味前已注明。加枳壳、木通,治食滞饱闷,服散亦妙。

上六味合研匀,水丸,每服一两,以冷黄酒三两,调蜜一两送下,隔五日如法再服。如是三次,开胃进食,健人生力。只十余日,仍如无病一般。因名其方为太平圆酒。

升麻鳖甲汤

升麻三钱 甘草一两 鳖甲酥炙,五钱 当归 蜀椒炒去汗,各五钱 雄黄研,二钱五分 水六盅,煎二盅,分二次,连服之,老小再服,取汗愈。

地龙汤

蚯蚓十数条,捣烂入新汲水搅净浮油,饮清汁,治温病大热诸证

增补评注治温提要

曹华峰 编

增补评注治温提要

关 中 曹 华 峰 手 述

病以温称，顾名思义虽分春温风温等名，而总名曰温，则与寒伤太阳之证不同，安得以伤寒法治之哉。

热邪伤阴，与寒迥异温者热也，热邪伤阴，日燥日甚，故治温以救阴为主，而救阴以存津液为先。

初起口渴，不寒而热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曰温病，仲师言也。故此证以口渴为的，以发热为准，再验色察脉，无所惑矣。

右寸脉大，识病要诀伤寒初起，多左手脉大，温病多右手脉大，且多两寸脉大，而右寸尤其。盖邪从口鼻入，在手太阴肺也。

春温风温，微兼表证春去寒水未远，风兼寒气而来，故二证初起，多兼恶寒，然总以口渴为的。

初起恶寒，主以麻杏麻杏甘石汤一剂而表里全清，若桂枝汤参苏饮等辛温之药，表解而温热愈甚，贻害无穷。

稍事迟延，热甚寒止二三日间风尽化热，无太阳恶寒，而纯是口渴发热，则麻黄当禁而防荆羌活尤禁矣。盖表不恶寒，热全。

风化已尽，表药禁矣在里，妄用辛温发表，徒伤津液，是为热邪树帜也。彼易用表药者盖，审清而治里之法可反矣。

桑菊银翘，轻重酌宜轻剂桑菊饮，重剂银翘散，温病初起，口渴发热，不恶寒者，酌用之，一剂愈矣。若恶寒，须加麻黄四五分。

辛凉之法，内外兼施二方为辛凉之剂，清内解外，表里寒施，温病正法也。

大渴引饮，津液急存三四日热汤津液，大渴大热，思饮冷水，风热盛，真阴耗矣。

承气撤热，白虎救焚承气下其热以存未亡之阴，急法也，白虎滋其燥以回已亡之阴，缓法也。择而用之。

舌黑枯裂，热汤反喜舌枯黑而裂，且喜饮凉水，甚至口溃破而不知，乃阳极似阴证也，危矣，勿作寒证看。

急下存阴，稍迟则死急用大承气加石膏下之，

以救一线未亡之阴，延至阴尽不可治矣。

邪入包络，谵语昏狂谵语神昏，发狂，下之无益，邪在包络，不在肠胃也。

紫雪清宫，至宝牛黄惟有芳香解秽，甘寒清热两法，四方择宜用之，而重证则非至宝丹不可，药不易得，宜备于平时。

正虚邪实，下之不应津液枯竭，虽下不通，大用攻伐，正气反伤，病至此棘手矣。

增液承气，水活舟动增液承气，两方合法，一滋阴一荡邪，其法至妥。

病久纯虚，滋阴甘寒纯属正虚专以复津液为治。伤寒病阳以甘温复之，温病伤阴以甘寒复之，乃两证之鉴别也。

复脉诸法，总使阴还复脉去姜桂汤、竹叶石膏汤、梗米汤等方，皆复津液之要药，大都以复阴为主。

先利后利，大分虚实初病协热下利，口渴身热，舌黄胸痞，脉数，邪盛也，病久下利，气弱脉数而软，正虚也。

葛芩升泄，龙牡镇涩葛芩桔梗豆黄卷升泄热邪法，龙牡镇涩法，分别明了，方不致误。

病变纷纭，法不出此温病传变极多，有确黄用至二十余日而病仍在者，有地黄石膏用至半年而热未清者，然总以清热救阴为主。

欲穷其方，近求吴氏三焦杂证分类立法，古人各有发明，不如吴鞠通之详也。虽名目驳杂，在善读者自悟之。

至于瘟疫，时气灭行疫兼毒气，中人最速。其证大寒大热，或大热无寒，大渴饮冷，舌胎白厚，少迟转黄转黑，面如油垢，脉洪数。

山川瘴疹，水旱刀兵有力，盖秽浊之气久蕴成疫，排门比户，若役使然。乃兵岁后常有之灾，与风温春温大不相同。

大头疙瘩，转筋吐泻名目病状虽多，总不出毒字。然另有长夏热极，吐泻而死者，传染亦众，但不混发。

热,乃阴阳离决证,与此大反

升降达原,效如奔马升降散用之急证,达原饮用之缓症,三方专为疫毒立法,在用得其当耳,前人驳之,殊非通论

要之温病,忌用温药温病伏寒变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虽有新旧合邪,不得再用桂枝,以绝化源。叶氏云风温病外寒虽似战栗,其温邪内郁,必从热化,诸贤所争,皆虑助热,伤阴耳。观此引而术附辛附辛麻之为害更可知矣

桂枝一法,前贤且驳

舌胎细辨,热渴肇端缘白黄黑镜面,总以枯燥为别,而口渴身热,则温病之大关目也。识病之始,以此为断。

救阴为主,始终用寒脉始半表半里,不在太阳中,沉细而数,热伤阴后,喜兹恶湿,阴尽乃死。虽辛寒甘寒苦寒不同,而总以寒为主

以下各方,俱见吴氏《温病条辨》中不

赘,惟录达原升降二方。

达原饮认的疫证,始用此方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生用 草果仁五分,去壳 南芎一钱,生用 知母一钱 黄芩一钱,酒炒 生草五分

水一碗,煎四分,两时计一服,中病即止,勿多服。

升降散疫毒妙方

白僵蚕二钱,生用 蝉蜕二钱 大黄四钱,酒洗 姜黄三分

研细末,每服二钱,轻者一钱四分,小儿减之。用白蜜五钱,冷黄酒一杯,和服。

紫雪丹 至宝丹国内各埠大药铺均有修制,极佳

温病三字经

张汝珍 编

温病三字经

成都 张子培汝珍草创

温为病,虽分类既口温,则非寒矣。今人之不能治此,由于不识其名耳。名且不识,从何施治

当顾名,思其义后人虽分风温暑疫,以及大头疮痛等名,总与伤寒异治,知此则一以贯之矣

仲景书,发凡例太阳篇一节为温病之祖,《伤寒论》中特为提出者,谓此症与伤寒迥异也。不出方者,谓书本为伤寒作也。

后之医,从寒治刘、李、张、朱辨焉不精,语焉不详,然犹不敢妄用参术姜附也。张景岳、薛立斋则妄用矣,仍是治寒法也

方药杂,死亡继后人九味羌活汤、人参败毒散、逍遥散、香苏饮等,亦知不敢用麻桂,似已窥见一斑,然仍是辛温,百治百死,不过较参芪术附稍缓须臾耳

伤心目,三字赞仲师本论只九十二字,字字是温,字字不是寒,今以治寒法治温,百治百死,即有幸而不死者,则又拖延时日,热邪久留于脏腑,新邪引动于经络,他年重感,亦必身死。目击心伤,所以有《二字经》之作也

何谓温,温是热既名口温,非寒可知,不过较热稍轻耳。今强名之日寒火,不通其矣。大都混于瘟疫之瘟,故辨不清,今试告之曰风热则了然矣

与伤寒,殊悬绝如此辨明而仍以寒法治温病,用桂枝、麻黄、柴胡、葛根等汤是屠刽也。吾知报在子孙矣,可不恨欤

初起时,口渴别伤寒初起不渴,温病初起即渴,以此分别,然温亦间有不渴者,但渴者多,不渴者少耳

不恶寒,惟发热仲师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名曰温病。悟此病者,古有刘河间,今有薛生白,然总未将太阳病温病五字分清,既曰太阳病矣,何得发热云云。又曰温病盖言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前有明训矣。然太阳病初起,断无渴证,今但发热而渴,不惟无必恶寒症,而且不恶寒更加发热而渴,如此症者,虽形似太阳病,而实已非太阳病也。吾得确而指其名曰,是即《内经》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温病。汉文简质,故人多误解,此症初起,多有微恶寒者,断无不发热者。但二三日后则全不恶寒,惟发热矣。此症初起,间有不口渴者,二三日后则无不口渴矣。且伤寒脉多左手大于右手,温病脉多右手

大于左手,温病初起,多两寸脉大右寸尤盛

麻杏汤,有神力用麻桂者,无论已用人参败毒散、逍遥散者,亦五十步笑百步也。惟吴鞠通祖薛叶三家用银翘、桑菊,可谓暗室一灯。然不如麻杏石甘汤为神妙也。然初起麻黄,可用二三日风尽化热麻黄断断不可用矣

予每用桑菊、银翘二方,必加麻黄七八分,或钱许,功效捷于本方百倍。或银翘,或桑菊银翘为辛凉平剂,桑菊为辛凉轻剂白虎为辛凉重剂,安甚。

以辛凉,解表剂或谓伤寒宜解表,温病忌发汗。夫伤寒解表令外出也,温病忌汗,然则令内入乎,不通之甚。盖伤寒以辛温解表,温病以辛凉解表。解表同而辛温辛凉异矣

辛凉中微兼辛温,此指初起而言,使之易于解散。然麻黄性猛而温,究不宜多用。

误辛温,变重病辛温辛凉乃此病生死关头,可不慎哉

小迁延,大殒命言误治之害有如此者,奈何曰死生有命乎

口大渴,津液伤此症始终以救津液为主,甘寒法也。陈修园谓四逆散附细辛汤等以附子而救津液,虽在伤寒,终属强解,况温病乎?今人一见温病阳似阴,妄引陈氏言,竟用姜附,荒谬之至

或白虎,承气汤此症若先以辛凉解表,继以苦甘化阴等法,无不愈矣。因误治变重,非二汤力不能胜

虽热饮,亦属阳间有口大渴而饮热汤不肯饮冷,且畏饮冷,更有舌为沸汤起泡者,此阳似阴重病也。时医一见饮热,便谓阴症,妄用桂附,下咽立毙,特为拈出,切记切记

治之法,急下良急以三承气汤选择用之,或白虎汤亦有用者。但此法只可用在风温,若别症喜热饮,多属阳虚,本宜姜附,妄用承气立毙

若谵语,舌红黄此症全凭验舌,始起无多胎。然舌色必红,便宜辛凉解之。半表半里则白,入里则黄,其则黑

色难治矣

在包络,非胃肠 伤寒谵语,承气下之,邪在肠胃也。此症邪在包络,非一下可解,竟用承气不当也,特为拈出

用紫雪,清宫汤 轻症清宫及清络可愈,若重症须得紫雪

与至宝,及牛黄 以上三方,芳香解秽,清轻透络,镇重安神,真起死回生良剂也。但药宜宿备,仓卒难得

至病久,气液损 伤寒伤阳,宜用甘温。温病伤阴,宜用甘寒。甘寒甘温又死生之一人关目也,切记切记。若大热谵语,气液虚损

宜甘寒,补而润 是体已虚,邪仍实之候,最为危症。予每用炙草五六钱,以大补中气,生地,麦冬一二两,以滋阴液,大黄芒硝四五钱,以荡实邪。应手而愈者有矣,但症危如此,必凭脉以验症,脉弦者生,涩者死。弦为阴气未尽,涩为阴血已亡,所谓阳症见阴脉是也

即下利,二甲症 伤寒下利,非白通四逆不能回

阳。此症下利,只周龙牡镇涩存阴而已,不用温补也。然此就病久下利而言,故用堵截示。若病初起,身热口渴,下利,舌黄,胸痞,脉数,此又温邪下注大肠之症,所谓协热而利是也。当用芩葛桔豆之属,以升泄之。辨之不清,生死判矣

按:谵语危症,虽大剂甘寒荡邪之品,若无紫雪、至宝与汤药冲服,则窍不开,药亦难入。若能先服二方更妙。

变纷更,此大概 此症变迁极速,兹不过略言大概,能处处与伤阴对勘,可即始以见终矣

知寒温,能涵盖 凡病不外阴阳,知治伤寒,经受治阴病矣。知治温病,能治阳病矣。虽有阴阳错杂之不同,而理本一贯。认的阴阳,投无不利矣

一切病,迎刃解 此二病万病之纲也,一切外症不可由此正面推,一切内症可由此反面推矣。但难为不肯,用心不肯,读书望也

温 热 经 解

沈汉卿 著

序

窃思人之所以病者，天地之气化也。病之所以死所以生者，人身之气化也。夫热则气泄，寒则气收，怒则气上，恐则气下，喜则气缓，悲则气消，劳则气耗，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病随气行，虽千变万化，要不外乎由表入里则死，由里出表则生尔。今医士皆能治病，而死生莫决，何也？盖西医尚实验，专事剖解以求病，而病源不见，何以决死生；中医尚气化，但言天地之气化，即理想难凭，可以决死生？夫病有不待剖解而知者，有剖视不得见，而求之人身气化中有实验者，如太阳气化为寒水，其症有恶风恶寒。少阳气化为相火，其症有口苦目眩，此皆人身气化，剖视不得见，而其症固实有可验，不待剖解而知也。我国医圣张仲景，因汉时医家，不于人身气化中求病源，其宗族多被医误，故作伤寒杂病论，发明人身之气化之理，以惠后学。不料后学但知天地之气化，而不知人身之气化，误加注释，相沿至今，将二千年，不知误人多少。致令医界中人，谈及伤寒，皆瞠目相视，噤口不言。此家君所以改良古注，阐发病源，而作是书也。书既成，适山西督军阎，提倡医学，署中设立中医改进研究会，登报征稿，代印分送山西诸医士。惜石印走板，字迹多讹，是非重刊不可。兹蒙周玉师慨助刊资，家君因命余仇校更正，先付排印，以质当世之知医者，是为序。

沈懋官肖卿氏序于京都延寿街医寓

自序

尝阅《温病条辨》与《温热经纬》，而知轩岐长沙之书，无人研究，何也？熙熙攘攘，名利是求。其所以率尔操觚者，皆名利之心迫而出之。其于古圣心传，固漠然无所动于中，不求经旨，妄加注释，晋·叔和，唐·王冰，误解于前，各家误解于后。一误再误，致令神圣相传之医学，淹没将二千年，迄未发明。而吴鞠通、王孟英辈，复欲撇去伤寒，独开生面，不自知其愚昧，集《叶氏指南》数方，以行于世，可为叶氏功臣，其实则仲景之罪人也。仲景论桂枝汤，为太阳中风之主力，太阳病脉浮者，为风寒在表，尚宜此汤，并未言温病宜桂枝汤主之。而鞠通论温病，开首即以此方诬圣，其不明经旨可知矣。仲景论伤寒霍乱，宜五苓四逆理中等方，而鞠通误解，以治温病霍乱，以热治温，其不杀人也几希。仲景论少阴病，寒伤少阴也，而孟英以少阴病为温病，窃附于仲景门墙，以误后学。此胡为者，噫，自晋迄今，以药试病，于试验中，幸得数方，即称名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病理不明，死生莫决，此中国医学，所以日趋于腐败也。近时英俊，又复喜新厌故，竞尚西学，不知西人之性质，西方之风土，与中国大不相同。其人性情强，皮肤密，毫毛坚，其病生于内，故西医论病，皆曰肺炎、肝炎、肠胃炎，治法皆宜内攻也。华人性情柔，皮肤疏，毫毛软，其病生于外，故中医论病，皆曰风寒暑湿燥火，治法当从外解也。习惯不同，病情不同，治法是以不同。人身一气机耳，热则气泄，寒则气收，收则病人，泄则病出，气存则生，气绝则死。病虽千变，气化则一。此我国医圣，所以作《伤寒杂病论》也。西医不言气化，专事实验，辄遇瘟疫，即仓惶失措。中医但言天地之气化，而不求人身之气化，是以注伤寒家，皆曰少阴之上，热气治之，阳明之上，燥气治之，此非天地气化乎。天地之少阴为君火，人身之少阴为肾水，天地之阳明燥金为寒燥，人身之阳明燥土为火燥。仲景论人身，注家说天地，此医圣经旨，所以迄未发明也。麟不敏，不能将各国医学，兼收并蓄，窃愿发明经旨，俾后学见病知源。详释经文，分别温热，辨西方瘟疫之名，集平时经验之方，不揣固陋，类聚成篇，尚祈中西同志，绳愆纠谬，发明人身气化之病理，庶使古圣心传，大放光明于世界。

江苏沈麟汉卿氏作于天津合济医院

凡 例

一、五运六气，天地之气化也。伤寒传经，人身之气化也。各注家不解虚字，是以多误。是书于太阳篇中，悟出人身冬令之气化，于阳明篇中，悟出人身春夏秋三时之气化。此乃医圣心传之要，学者若能于人身气化中求病理，思过半矣。

一、温病者，天气为病也。风自南方来，天气大温，民即病温。温邪伤经，当按经施治。病不解，则化为热病，人之气化为病也。伤寒化热，伏气为温，皆人之气化为病也。分经施治，治法本同。其有不同者，伤寒救阳，温病救阴，此乃秋冬人气收藏，春夏人气外泄之故耳。拙著有伤寒问答，现已脱稿拟集资付刊，有愿出资者，函致天津大费家胡同合济医院可也。

一、瘟疫者，地气为病也。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故地气伤人，天气不降，则地气上升。如冬令无雪，民病瘟疫，其气由地下发生，鼠先受病，即名鼠疫。其气由口鼻入脾胃，故传染，法当攻下。化热以后，人气为病，治法与热病同。西医不言气化，以传染病为瘟疫，不知天气为病，亦能传染。如风热咳嗽，其气由鼻入肺，病气相传，西人误以为肺疫，名之曰百斯笃不知风能生虫，乃气化之常理。风去虫自绝，风不去，则久咳成癆。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其有不愈者，误治之过也。

一、肝气病者，人之本气为病也。经云：怒则气上，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喜则气缓，悲则气消，劳则气耗。气行血从，气顺血调，舒其肝气，调其胃气，治法与治天气为病，迥不相同。是篇专论温热，不及杂病，故纳之于治验中，另立方药。如各种咳嗽，五色痢疾等症，各附于后，学者当求之于治验中。

一、医圣经文，一字包含数十义，一语耐人数日思，其经义尽在虚字中。与无字处，各注家不但解虚字，并实字之义，亦不加察，各逞己见，不于原文中求经义，而于原文外，为之加增字句。使后学盲从，误尽苍生，致令《伤寒论》一书，无人敢读，变成荒经。是书伏气温因病本伤寒，引以为症，略加新解，而辨症辨脉诸大法，不及备载，不能见病知源。学者欲明病理，当求之于伤寒问答中。

一、仲景于伤寒传经，发明人身经气为病。是书于肝气病中，发明人身藏气为病。复于瘟疫中，发明地气为病。天气病宜散，地气病宜降，人气病宜和。经气为病辨脉症，藏气为病分营卫。学者果能于气化中求治法，则千变万化，庶有准则矣。

一、咳嗽，肺病也。北方风多，经云：风舍于肺，其人则咳。此症最忌桑白皮地骨皮，吴鞠通亦尝言之。今医士皆喜用桑白地骨，致令病人久咳成癆，误人不浅。此乃不求病源，专事方药之过也。不知病有阴阳，方有寒热，一病有数症，一症有数方，必先辨症，而后定方，庶无貽误。是篇于治验中分列方药，以便研究病情耳。

一、痢疾，肠胃病也。经云：肠中热，便肠垢，即言此病。此病发于春，风热内陷也，法当消风。此病发于秋，暑热内蕴也。法当解暑。今医士每以为肠癖用于术以止痢，致痢久不止鄙人尝见满人有名连捷者，其父在东洋作参赞时，患痢，常服于术，痢至九年而卒。此乃前人误注肠癖为痢之故。不知癖字从水，肠癖者，肠间水泻也，与痢疾适相反。水泻宜止，其病在脾，脾属脏，脏不宜泻，故用于术以止泻。痢病在肠胃，肠胃为腑，腑宜通，不宜塞。若用于术以止痢，则移热于

脾,腑邪入脏矣。是篇于治验中,略言治法,以备研究。学者当于病理中求方药,幸勿专求方药,而不问病情,不辨脉症也。

温热经解

江苏 沈 麟汉卿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之纪太阳司天，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木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其病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卯酉之纪，阳明司天，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阳乃布，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阳乃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寅申之纪，少阳司天，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佛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三之气，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衄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丑未之纪，太阳司天，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湿蒸相搏，雨乃时降。四之气，畏火临，溽蒸化，地气腾，天气痞隔，寒风晓暮，蒸热相搏，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不降，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心腹满热膨胀，甚则跗肿。子午之纪，少阴司天，气化运行先天。三之，天正布，大火行，庶类蕃鲜，寒气时至。民病气厥心痛，寒热更作，咳喘目赤。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巳亥之纪，厥阴司天，气化运行后天。四之气，溽暑湿热相搏，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疸，而为跗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

此论客气温病也，其病皆发于君相二火司令之时。其时依年辰，固可按图而索也。其为病也，不过身热头痛，耳聋目瞑衄衄，咳喘呕渴，喉痹目赤，疟心腹满热膨胀，黄疸跗肿，

血溢血崩，肌腠疮疡，暴死等症而已。与后人所论温病，始于上焦，由中焦而病及下焦者，迥不相同。何也？病有客气伏气之分，是经所论，客气温病也，后人所论，伏气温病也。伏气温病，本冬伤于寒，后人论伤寒由表入里，温病自上而下，欲撇去伤寒，独开生而以论温，不自知其无妄作，不但于仲景经文，未明经旨，并于内难二经所论温病，概不符合。此乃无根之学说，不足道也。仲景论伤寒，有寒邪伤经，由经传经者，有寒邪伤表，由表入里者。寒邪入里，先入胸为胸满，由心而入心下为心下痞，由心下而入腹中为胀满，其病皆自上而下，伏气温病，本冬伤于寒，寒邪伏于骨与肩背之膏筋。至春，病随气化，由筋骨而出走肌肉，化为温病。由肌肉外达皮毛，发为热病。伏寒化温，自里出表，乃人身之气，随时变化使然。所谓自上而下者，乃人之胃气，不能使邪气外解，则邪气入里。由上焦而入中焦，甚则深入下焦。其病由卫入营，由表入里也。夫病之所以由表入里，自上而下者，皆人之气化使然，非病能使然。寒邪从毛窍入，温邪亦从毛窍入，不得以温邪为从口鼻入，不能从毛窍入也。何也？人之口鼻呼吸，毛窍亦呼吸，病气随呼吸入人身，固无分乎寒与温也。惟温疫传染，地气为病，秽浊气味，由口鼻入耳。

《难经》五十八难曰：温病之脉，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此论客气温病之脉也。伤寒传经，客气温病不传经，其病随君相二火司令之时，温邪伤经而后发。发于阳明太阴者，为身热衄衄，渴喘喉痹，黄疸跗肿，肌肤疮疡。发于少阳厥阴者，为头痛目赤，

血溢血崩,咳嗽胁满,耳聋目瞑,呕逆心痛。其病有定时,而无定处,随其所伤之经,而以针取之。《难经》专论针法,未言方药,自仲景发明伊尹汤液,辨明经症,以合方药,而后人宗之、专事方药,不求经旨,是以长沙之学未明,而轩岐针灸之法,渐失真传矣。

客气温病治法

辰戌之纪,太阳司天,初之气,少阳相火司令,温邪伤人头痛者,桑菊苓连饮主之。呕吐者,温胆汤主之。肌腠疮疡者,荆防败毒汤主之。

桑菊苓连饮方

桑叶二钱 菊花三钱 酒芩八分 川连八分
川芎八分 柴胡八分 甘草八分

温胆汤方

竹茹三钱 枳实八分 陈皮八分 姜夏三钱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

荆防败毒汤方

荆芥八分 防风八分 银花三钱 连翘八分
酒芩八分 川贝母三钱 僵蚕二钱 陈皮一钱
薄荷八分 白芷八分 甘草八分 天花粉二钱
桔梗八分 黄连八分

痛者加乳香一钱,制 没药一钱,制

痛甚者加川山甲一钱,炙 皂刺一钱,炙 绍酒一盅 煎服

卯酉之纪,阳明司天,二之气,少阳相火司令,民善暴死,火邪克金也。终之气,少阴君火司令,民病温,法当清肃肺金,勿使火刑。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桑菊二冬之类。

寅申之纪,少阳司天。初之气,少阴君火司令,温邪伤人,血溢者,犀角地黄汤主之,三黄汤亦主之。目赤者,桑菊蝉衣饮主之。咳逆头痛者,桑杏汤主之。咳逆吐血,胸中隐痛,脉数大者,肺痈也,犀黄丸主之。妇人血崩者,芩连泻青汤主之。不止者,与莲房饮。血崩过多,气虚下陷者,黄芪建中汤主之。胸满者,梔子豉汤主之。三之气,少阳相火复司令,火邪伤人,耳聋目瞑者,龙胆泻肝汤主之。血溢者,三

黄汤主之。咳呕者,肝火冲肺犯胃也,温胆汤主之。衄者,清肺饮主之。衄者,先与四生丸。不愈,与承气汤。喉痹者,先与清瘟败毒汤。不愈,复与除瘟化毒汤。舌上无苔者,养阴清火汤主之。

犀角地黄汤方

犀角尖一钱 生地二两 芍药三钱 丹皮钱半

三黄汤方

大黄三钱 酒芩钱半 川连钱半

桑菊蝉衣饮方

桑叶一钱 菊花一钱 蝉退八分 赤芍一钱
防风六分 草决明一钱 柴胡六分 川芎六分
车前子五分,包煎 青箱子一钱

痛者加川连八分。起星翳者,加木贼草一钱。痛甚加龙胆草一钱。

桑杏汤方

桑叶二钱 前胡钱半 川连一钱 川贝母一钱,去心 杏仁三钱 菊花钱半 枳壳八分

痰中带血,去桑叶,加青黛八分,童便一杯冲。

犀黄丸方

麝香一分 犀黄二钱 制乳香一两 制没药一两

上四味,研细,饭糊为丸,每服一钱,饭后服,甘桔汤送下。

甘桔汤方

甘草钱半 桔梗钱半

芩连泻青汤方

酒芩钱半 川连二钱 生地一两 阿胶三钱
青皮七分 白芍三钱 甘草一钱

莲房饮方

莲房炭二枚 棉花子炭十四粒 阿胶三钱

黄芪建中汤方

黄芪六钱 芍药二钱 阿胶三钱 饴糖五钱
炙甘草一钱

龙胆泻肝汤方

龙胆草钱半 酒芩一钱 泽泻一钱 生地六钱 北柴胡三分 车前子一钱 青皮七分 黑山梔一钱 甘草一钱

清肺饮方

酒芩一钱 天冬二钱 甘草八分 川贝母一钱
菊花二钱 黑山栀一钱 麦冬二钱 桑叶一钱

四生丸方

生侧柏叶三钱 生艾叶一钱 鲜荷叶二钱
生地六钱

上四味研末蜜丸，每服一钱。

承气汤方

酒军三钱 川朴一钱 枳实八分 甘草八分

清瘟败毒汤方

葛根二钱 蝉退一钱 酒芩一钱 甘草一钱
僵蚕二钱 木通一钱 桑叶二钱 川贝母三钱
黑山栀钱半 山豆根二钱 青果一枚，打碎

除瘟化毒汤方 治舌胎黄腻，咽喉生蛾肿痛。

葛根二钱 蝉退一钱 酒芩一钱 大力子二钱
僵蚕二钱 马勃钱半 木通一钱 银花三钱
连翘二钱 石膏一两 贝母三钱 人中黄五分
土茯苓三钱 龙胆草一钱

养阴清火汤方 治舌上无胎者，阴虚火旺也。

生地六钱 元参四钱 麦冬三钱 薄荷一钱
咽喉肿者，加马勃钱半，竹茹二钱。

丑未之纪，太阴司天。二之气，少阴君火司令，湿蒸热搏，法当清解。四之气，少阳相火司令，民病腠理热血暴溢，三黄汤主之。暑湿化疟，但热不寒者，青蒿滑石汤主之。心腹满热膨胀，宜三黄汤。跗肿者，宜防己茯苓汤。

青蒿滑石汤方

青蒿三钱 滑石三钱 朴朴一钱 建曲二钱
扁豆衣钱半 银花露五钱，冲 甘草一钱 知母二钱
杏泥二钱 酒芩八分 通草八分 荷叶边一

圈
但头汗出，身无汗者，加豆豉三钱，葱头一枚。

防己茯苓汤

木防己一钱 茯苓一钱 泽泻一钱 甘草八分
苍术八分 滑石二钱 酒黄柏八分 猪苓一钱
子午之纪，少阴司天。三之气，少阴君火

司令，寒气时至，民病厥心痛，寒热更作者，梔子豆豉汤主之。咳喘者，杏朴芩连汤主之。喘咳气逆面赤者，泻白散主之。五之气，少阳相火司令，其病温，法当清解。

梔子豆豉汤 治风寒入胸，胸中痞塞烦满者。

黑山栀钱半 淡豆豉三钱

气虚者加甘草钱半，呕者加生姜三片。

杏朴芩连汤方

杏泥三钱 川朴一钱 酒芩八分 川连一钱
陈皮一钱 苏子八分，炒 川贝二钱 甘草一钱

泻白散方

桑皮一钱 地骨皮二钱 甘草一钱 粳米一撮

巳亥之纪，厥阴司天。四之气，少阴君火司令，民病黄疸，茵陈蒿汤主之。不愈，宜猪膏发煎。终之气，少阳相火司令，其病温厉，视其病之所在而清之，或以针取之。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钱 酒军二钱 黑山栀钱半

猪膏发煎方

猪板油八两 头发如鸡子大三团

上二味，同煎至头发已成灰无渣，顿服。

阴阳应象大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为飧泄。夏伤于暑，秋为疟疾。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此论伏气为病也。伏气者，正邪也。冬以寒为正邪，春以风为正邪，夏以暑为正邪，长夏新秋以湿为正邪。正邪能伏，虚邪实邪微邪贼邪皆不能伏也。六气伤人，合于四时，只论风寒暑湿，而不及燥火。何也？以燥火二气不能伏，故燥为秋之正邪，而置之不论。喻嘉言未明经旨，为补秋燥一条，不知燥伤肺金其病即发为燥咳，不能伏至冬令症咳嗽也。谨按燥气有二，有火燥，有寒燥。火燥伤人，其气不能伏。寒燥伤人，结为癥瘕，为疝气，日久不愈，亦伏气病也。嘉言欲补秋燥一条，当言疝瘕，不当言咳嗽也。

《金匱》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

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此论温病由于伤阴,阴精不足,阳气不能潜藏,故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藏精者,阴精常足,阳精得以潜藏也。阳精为人身之本,人身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冬令阴精常足,阳气内藏,不为寒伤,至春则生气外发,皮肤壮实,肌肉坚强,虽有客气邪风,勿能害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由此观之,温病之源,皆由于冬不藏精。阳气不藏,阴精先已亏损,治温病者,慎勿汗误下以伤阴,则治法明矣。

热病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此论伏气温病发于春,至夏至日止。夏至后,地气外发,草木皆荣,枝叶流膏,天气热至,则暑病生焉。凡病伤寒而成温者,或为温病,或为热病,皆先夏至日发也。经云: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温盛为热,则病热,不能病暑。暑者,客气病也,上热下湿,发而为暑。人受之,则病暑,故曰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邪伤人,病由表入,当从表解,故曰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谨按:伏寒发于春,至夏至日止;伏暑发于秋,至冬至日止。

论病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此论伏气温病,寒已化热也。热极伤络,故尺肤热。热甚者,其热甚于他处也。脉盛躁者,脉大且数也。伏气温病发于春,其邪由筋骨出走肌肉则化热,故脉数。由肌肉外达皮肤,则卫气盛而脉浮滑。故曰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谨按:温病外达,则病当解。不解即为热病矣。

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尺涩曰痹。

此论伏气温病,与风温不同也。平人脉一呼当再动,一吸亦当再动,为平。一呼三动,一吸三动者,数也。数则为热,其脉躁,其人身必

热。数又为虚,其脉不躁,其人身微热,或竟无热,此虚极之候也。诊脉须调尺肤,尺肤热而脉躁甚,故知其为伏气温病也。若尺肤不热而脉滑数者,风从火化为风温也,其人当发热汗出。尺肤涩,邪伤血络也,血络不通,故痹。有寒痹,有风痹,有湿痹,有血痹、脉痹、骨痹、皮痹、肉痹。考之《内经》自知。谨按:身无热,脉滑而尺肤涩者,为风痹。

九宫八风篇云:风从北方来者,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膂筋,其气主为寒也。

此论冬伤于寒,寒邪所伏之处也。冬令寒邪伤表为太阳病,寒邪入里为少阴病。其病皆即发,不能伏至春令而后发也。惟冬令北风伤人,其人经气不虚,邪不入经,而入于骨与肩背之膂筋,至春变为温病矣。人之劳卫气,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周行于脏腑经络,而不入骨与肩背之膂筋,故寒邪伏焉。至春地气上腾,人气外发,寒邪随气化外出于肉,阳明主肉,燥土胜寒,故寒邪出走至肉,变为温病,此为伏气春温也。

刺热篇曰: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内连肾,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此论热病本冬伤于寒,寒邪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为两感热病也。寒已化热,故脉洪大。经云:太阳之脉,洪大以长。脉既洪大,色复荣于颧骨,此温邪已化热出表为热病,故曰热病也。热病不从外解,则由卫入营,病名阴阳交。荣未交者,热邪在卫,卫病不与营俱病,其邪当从汗解。但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若至其时不得汗,则病不已。今且勿伤其阴,保其津,使之得汗以待时,则病当已。故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此热病之治法也。厥阴脉至,沉短以紧,太阳脉与厥阴脉争见者,浮部洪大,而沉部短紧。此两感热病也。伤寒两感六日死,热病两感三日死,故曰

死期不过三日。脉沉紧为寒邪内舍于肾，故曰其热病内连肾。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脉象如此，色复荣于颊前，亦热病也。其邪在卫不在营，当断之曰可汗而已。但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若至其时不得汗，则病不已。当预保其津，使之得汗以待时，故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少阴脉至，紧细而微，少阳脉与少阴脉争见者，乍数乍疏，乍短乍长，而又紧细而微也。此肾阳已被寒伤，病由两感，故死期不过三日。

谨按：唐·王冰注，将脉色二字连读，是以费解。吴鞠通、王孟英所引经文，悉本王注，而不知其误。此轩岐之学，所以迄未发明也。

评热病论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邪气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此论伏气温病汗出而不愈者，为热病也。温病发于阳明，其邪由卫入营，温邪在卫，脉当浮滑，入营则躁，汗出而脉躁疾，是不为汗衰也。狂言者，邪气入营，营气通心，邪热入心，是以狂言也。卫为阳，营为阴，营卫俱病，病名阴阳交。津汗生于卫，液汗生于营，营生于谷，谷气者，胃气也，有胃气则生，故曰谷生于精。伏气温病，由筋骨出走肌肉，其邪气与谷气，交争于骨肉得汗而解者，邪气却，精气胜，胃气未伤也。胃气未伤，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已入营，是邪气胜也。不能食者，胃气已伤，胃中无气，营气无所施其伎，故曰精无俾也。病之所以愈者，营卫气复也。今营卫俱伤，但凭病气以生存，其寿能不立倾耶。汗出而脉躁盛者，其死一。不能食者。胃

中无气，其死二。狂言者是失志，其死三。故曰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谨按：热病有六，其一为伤寒，邪传阳明为热病，其时当冬令，人气内藏，邪气随人气入里为胃家实，承气汤症也。其二为冬伤于寒，至春人气外发，寒邪化温，温邪化热，其病由里出表，白虎汤症也。其有汗出不解，脉躁盛而狂言者，其邪由卫入营，气血两燔，病名阴阳交，宜白虎汤加犀角元参生地。若病者能食，即有生机。又有汗出后，胃中燥实，不能食者，此里气不通，表邪不得外解也，宜先与调胃承气汤。其三为冬令风温，其四为春令风温，其五为夏至后，人受暑热。金匱云：太阳中喝者，热是也。其症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暑伤气，汗出表气虚，故恶寒。热伤津，胃中津竭，故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症也。其六为夏伤于暑，至秋复感风邪，发为热病。其症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伏暑外发也，白虎汤主之。其有汗不出，出不彻者，当转疟而愈。经云夏伤于暑，秋为疟症是也。

玉版要论曰：病温虚甚死。

此通论温病，由于冬不藏精，阴精不足，阳气不能潜藏，是以至春病温也。其病发于阳明，先伤卫，后伤营，邪未入营，可汗而已。营虚者，邪必入营，营中有气有血。邪初入营，营气未虚者，犹可用银翘等药，引邪出卫。若营气已虚，则营血受伤，非大剂增液不可。迨至营血枯竭，阴虚已竭，正不胜邪则死，故曰病温虚甚死。

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丸刺，以写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此论伤寒传经化为热病也。关前一分，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伤寒发于太阳，由表入里，诊在入迎。温病发于阳明，由卫入营，诊在气

口。冬令伤寒化热,邪未入里,故气口静而人迎躁也。病发三口邪在三阳,当刺三阳,故曰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经气不足,邪气始入,今邪未入阴,当先补其阴,故曰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此论伤寒传经,三日传至少阳,寒已化热为热病也。身热甚,阴阳皆静者,阳气外越而里无阳,故勿刺也。此病属少阴,其可刺者,邪在三阳,不急取之,则邪必入阴,故曰急取之。或汗出而已,或泄而已,故曰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邪已深入少阴,真阳外越而里无阳,故曰有死征也。

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此论伤寒再传为热病也。七日邪传太阳,八日再传阳明,其邪由里还表,故脉口动喘。邪气甚,正气虚,故动喘而短。当急刺之,以泻其邪。汗且自出者,邪从外解也。手大指间,谓少商鱼际各二穴。

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此论寒邪再传太阳阳明,经期已周,邪不出表,病已入里化热为衄血也。脉微小,卫阳已伤,口中干,津液复竭,故知一日半而死。脉代者,经气已绝,其死更速,故曰一日死。

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此论病在阳明,邪已化热入里,为胃家实,当急下之以存阴也。伤寒温病,皆当从汗解,已得汗出,热当解而不解,故脉尚躁。阳明内实,则腹满而喘,有潮热,故喘且复热,当急下之。里气不通,表邪不得外解,此病不在表,故曰勿刺肤。喘甚者,热伤肺金,肺之化源欲绝也,故死。

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

此论伤寒再传太阳阳明,邪已化热为热病也。脉不躁,邪不在阴也。躁不散数,邪热入阴,而阴犹未伤,故后三日中当有汗。三日

不汗者,阴伤不得汗出也。四日合八日为十二日,传经之期已尽,营卫不行,五脏不通,邪不得出,故死。未曾汗出者,邪已入阴也。邪在阳可以腠刺,邪已入阴,故曰勿腠刺之。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此论温病两感,邪伏少阴,化热为热病也。邪入骨髓,故不知所痛。耳聋有虚有实,邪在少阳耳聋者,表邪外闭也。邪在厥阴耳聋者,肝火内盛也。邪在少阴耳聋者,肾虚精脱也。不能自收者,卫阳欲亡也。口干,阴液欲竭也。阳热甚,阴颇有寒者,邪热在表,真阴内竭,真阳外越,而里无阳,是以阴颇有寒也。阳盛阴竭,则骨髓热,邪入骨髓,故死不可治。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此论伏气温病,温邪化燥为热病,当即下之以存阴也。伏气温病发于阳明,阳明内实,里气不通,表邪不得外解,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阳明阳盛阴竭,不下则死。故曰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里气得通,表邪已从外解也,故生。

热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此论伏气温病,邪已入营为热病,当养阴以救阳也。邪已入营,故脉盛躁。邪热伤阴,故不得汗。此阳盛阴竭,法当养阴增液以救阳,非针法所能治,故曰此阳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正胜邪却,阴液未伤,营卫自和也,故生。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衄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痠痹,齿噤齁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此论热病伤阴,非针法所能治,故石可刺者有九也。汗者,津液也。热邪在卫,必汗解,

不汗出，邪已入营矣。颧主骨，热邪伤阴，阴竭则热邪入骨，故大颧发赤。哕者，里气不通也。阴津已竭而里气复不通，热邪不从外解矣，故死。泄者，津液下渗也。泄则腹中空，不当满，腹满者，阴津已竭，邪热入里也。邪热内结，里气不通，营卫不行，故死。目得血而能视，目不明，邪热入营，阴已伤也。营血伤而热犹不已，则阴精竭矣，故死。老人津液已枯，婴儿津液未足，热病伤阴，本非所宜，其腹未满，则邪热在阳，尚可取之诸阳，以泻其热，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至热而腹满，邪已入里，补之不能，泻之不可，故曰死。汗不出，表邪未解，不尝呕下。呕下血者，邪热入营，血热妄行，正不胜邪也，故死，脾病在舌本，肾脉夹舌本，舌本烂，邪热入阴，经血已伤，热仍不已，故死。咳，里病也，邪在气分而咳者，可以外解。邪在血分而咳者，不能外解矣。衄，热极伤络也。血去热清，咳当止，咳而衄者，血已伤而热不已，邪气胜也。汗不出，出不至足者，邪热不从外解也，故死。髓者，人之阴精也。津液未伤，髓不能热，髓热者，津液俱伤，邪热深入骨髓也，故死。痉，津液病也。津液不足以养筋，则痉。热邪伤阴，津液枯竭，故痉而死也。腰折者，角弓反张，太阳症也。瘈瘲者，抽搐不宁，厥阴症也。齿噤汗齬，阳明痉也。凡此九者，邪热伤阴，法当滋阴非针法所能治，故曰不可刺也。

伤寒杂病论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湿。

此论温病，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冬令风伤阳明，发为风湿者，皆温病也，不可不辨。论何以称太阳病？太阳者，寒水之气也。天之太阳寒水气，来自北方为北风，地之太阳寒水，为终之气，主冬。人之太阳寒水经气，主表，冬令北风伤人之表，其寒气伏于骨与肩背之膂筋，至春地气上腾，人气外发，寒变为温。其病本冬伤于寒，故称太阳病。渴，阳明里症也。身热不恶寒，阳明外症也。伏气温病，发于阳明，故发热而渴不恶寒，此伤寒伏气，变为温病也。冬令有温病，风热外伤阳

明也。何以称太阳病，以地之太阳主冬，病发于冬，故称太阳病。太阳中风当以桂枝汤发太阳之汗，汗出风解，身热即退。若风伤阳明，以桂枝汤发太阳之汗，则汗出不解，身反灼热矣。何也？冬令人气内藏，津液在里，桂枝本为解肌，不能发汗，故以桂枝汤发太阳之汗。不但汗出已，身反灼热矣。此病与中风不同，与伏气温病又水同，故名曰风湿。

谨按：是篇文法极精，后人不知研究，是以误解。节中若字，各注家均直承上文温病而言，故误解风湿为温病之变症。不思仲景何以不曰发汗已，身灼热，为风湿，而必加以若字，者字复加名曰等字耶？若字之义，当从外撤，撤去伏气温病，而后言客气风湿也。不恶寒者，身灼热者，两者字对较，一为温病，一曰伤寒，所以辨症也。伏气温病本冬伤于寒，不必另立名，故篇中论伏气温病皆曰伤寒。冬令风湿，与伤寒同时发病，而见症大不相同，必须另立其名，与伤寒对待，故前论伤寒曰，名曰伤寒。此论风湿曰，名曰风湿。后人罔察，不明经旨，但求方药，犹欲别开生面，以论温病。脉症不辨，死生莫决，此吾国医学，所以愈趋愈下也。

辨太阳病脉症篇曰：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论伏气温病，在里化热也。寒邪在表，当发热恶何以无大热？以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也。伏气温病，本冬伤于寒，故曰伤寒。寒邪化温，由里出表，温邪在里，故表无大热。温病发于阳明，阳明经气化燥，燥气化火，胃中干，故口燥渴。胃络通心，胃中干津液不足以养心，燥火入心，故心烦。寒邪化温，其邪伏于骨与肩背之膂筋，由膂筋出走肌肉，化为温病。其病在肩背膂筋之间者，尚未化温，故背微恶寒。白虎汤为阳明温病之主方，辛凉解肌。其寒不入膂筋，口燥渴心烦为阳明温邪化热，热伤阳明津液之见症，法当清热救阴，故曰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加人参汤方

知母六钱 石膏一两六钱,碎绵裹 炙甘草二钱 梗米一合 人参二钱,或用党参或用西洋参均可,米熟汤成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此论伏气温病,邪已出卫化热为热病也。冬令伤寒,寒邪在表,脉当浮紧。寒邪在表化热,脉当浮数。邪传阳明化热,脉当数急,不能浮滑也。惟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其邪由筋骨出卫,卫气盛,则脉浮滑,故曰脉浮滑。少阴伤寒表无热,此非少阴伤寒,寒邪已化热出表,故曰表有热。太阳伤寒里无寒,此非太阳伤寒,寒邪伏于筋骨之里,故曰里有寒。白虎汤解肌肉间气分之热,其气不入筋骨,故主之。

谨按:此节经义,在此字有字中。仲景文法,有正面,有对面,有反面,此字对面为彼字,有字反面为无字。仲景论伤寒病,有太阳伤寒,有少阴伤寒,有伏气温病。伏气温病,伏于骨与肩背之膏筋,此非太阳经,亦非少阴经。彼少阴伤寒表无热,此表有热;彼太阳伤寒里无寒,此里有寒。各注家不于此字有字中求精义,不明经旨,是以不知伏气温病,伏于何处。并不知少阴伤寒,与太阳伤寒之脉症如何,妄加议论,以表热里寒之症,与白虎汤不合,将寒字改作痰字,以误后学。不思仲景何以不言表热里寒,本论云:表热里寒,四逆汤主之。毫厘千里,在有字中。注仲景书,而不论字义,妄改经文,此长沙之学,所以迄未发明也。

白虎汤方

石膏一两六钱,碎绵裹 知母六钱 甘草二钱 梗米一合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论伏气温病已化热也。伏气温病,本冬伤于寒,故称伤寒。复由温病化为热病,故曰伤寒病。冬令伤寒,人气内藏,若吐若下后,则

卫气内伤。寒邪必内陷于胃,温病发于春,人气外发,故邪不内陷。伤寒七八日,当传经,温病不传经,故不解。温病化热,结于阳明肌肉之里,由里出表,故表里俱热。中风恶风,邪在太阳为表实,温病恶风,邪在阳明为表虚。中风,风邪在太阳经穴,汗不出,即翕翕恶风。温病无风邪,吐下伤气,卫气虚,故时时恶风。大渴,胃中干也。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温邪伤津,吐下复伤津,邪已化热也。白虎解阳明之热,加人参以补气生津,故主之。

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此论冬令风温之脉症也。冬令风邪在表,脉当浮。阴阳者。手之太阴,足之趺阳,两部之脉也。风温伤卫,肺主卫,故太阴脉浮。风温伤阳明,趺阳诊阳明,故趺阳脉浮。各注家均以尺寸解阴阳不思仲景自序,何以言握手不及足?仲景尝言寸口关上尺中,此何以不言尺寸言阴阳耶?《难经》云:温病之脉,不知何经之动也,当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风病在阳明,不当诊之趺阳乎?自汗出;风邪伤阳明,经气化燥也。身重,风邪在肌也。多眠睡,风热入脾也。脾热则嗜卧,故多眠睡。冬令人气内藏,风邪开腠理,入肌肉,随人之气化之里,故有诸症。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呼吸之间,脾受谷气也。风温之邪在肌肉,睡则随人之气化,入脾出肺。而上卫于鼻,故吸必鼾。会厌者,声音之门户。风温之邪,由脾肺上升,则会厌受邪,故语言不便,声音难出也。风邪在表不可下,被下者,被医误下之人也。仲景论风温误下,何以言被下之人,不曰若下之,而曰若被下者,以宗族之误于医也。仲景因汉时医家,不知冬令有风温,不可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其宗族多被医误,故曰被下者。考字对面,有未被下者。若被下者,若字之义从外撇,撇去上文发汗,言未发汗而被下者也。冬令风温

被下，人气内藏，风热随气化内陷，则水气不化，故小便不利。风热入里，内动肝风，故直视。洩，稀粪也。小便不利，津液即远还入胃中，故失洩。温邪在表不可灸，被火者，被医误灸之人也。少阴伤寒，有火灸之法。风湿不可灸，若被火者，言未被下而被火，又一误治也。火气有微甚，风火相搏，风邪在肌肉。火气虽微，即发黄色于皮肤。肌色本黄，黄白里出。故曰发。火气甚，则病剧。火邪随风气入里，伤肝及筋，内动肝气，故如惊痫。风火伤筋，故时瘛瘲。若邪未入里，则皮肤被火，黄色转黑，似火熏之矣。风湿为病当解外，不解外而下之为逆。风湿为病当清解，不清解而以火灸之。亦为逆一逆则病期延长，再逆则命期短促，故曰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谨按：风湿为病，《内》《难》二经，均未论及，惟仲景论之最详。无如仲景之文，一字包含数十义，一语耐人数日思。后学识浅，每无研究之资格。是以王叔和误解于前，各注家误解于后，以讹传讹，致令医圣心传，湮没二千余年，不知误人多少。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愤愤，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恼，舌上苔者，宜梔子豉汤主之。

此论春令风湿也。风邪入肌肉，阳明主肌肉，故称阳明病。春令风气通肝，风令脉浮，肝脉弦，紧者，弦之甚也。春令肝旺，复感风邪，故脉浮而紧。口苦咽干，少阳见症也。燥者，干之甚，风湿化燥，故咽燥。风湿化火，故口苦。风邪入肝，肝火乘脾，当腹满，不当喘而喘，阳明温病也。春令津液外泄，风邪伤津，则胃中燥实，故腹满。胃热上冲肺，故腹满而喘，发热汗出，风湿见症也。不恶寒，反恶热，阳明外症也。风湿与伤寒相反，故曰反恶热。身重，风邪在肌也。春令人气在头，津液外泄，不可发汗，若误以温散之叶发其汗，汗伤津液，则躁。心中无津液，则神昏。故愤愤，胃中无津

液，则燥屎内结，故谵语。心神欲去亦谵语，今心神未去，不当谵语而谵语，故曰反谵语。此燥屎谵语也。少阴伤寒当烧针，阳明温病，不当烧针，若加烧针于少阴经上，则火气通心，风邪入心必怵惕。风火伤少阴，心阳不得下交于肾，肾阴不能上济君火，故烦躁不得眠也。风邪在表未入胃不当下，若下之，则胃中空虚。人气外发，风邪不入胃，而内动于膈，风邪者，客气也，故曰客气动膈，膈间有水气。风湿之邪在膈中，则水气生热，上熏于心，故心中懊恼。外邪不解，汗不外泄，水气上蒸，则舌上生苔。故曰舌上苔者，者字对面，为舌上无苔者。若舌上无苔，邪已入营，不宜梔豉。舌上苔者，风邪在卫，外未解也。此非梔子豉汤症，宜服梔子豉汤，故曰宜梔子豉汤主之。

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论春令风湿，邪已化热，热结在阳明肌肉中也。若字之义从外撤，撤去上文咽燥而言，咽燥口苦，阳明症兼少阳也。少阳症未罢，风热在里，不可与白虎汤。若风湿化热，邪在肌肉，汗出伤津，津欲竭面热不解，则渴欲饮水。风热在外，少阳症不见，则口不苦而口干，咽不燥而舌燥。此津已伤而热结在肌，当用白虎以解肌，加人参以生津。

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论春令风湿，热水内蕴，里气不通，温邪不得外解也。用若字撤去上文脉浮而紧，言脉但浮而不紧，撤去汗出，而言发热，撤去口干舌燥，而言小便不利者，此风邪在外，故脉浮。外不解，故发热。水气不化，故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也。此为热水内蕴，温邪不得外解，当用猪苓汤分利之。水气化则腑气通，人气外泄，汗自出而温邪外解矣。

猪苓汤方

猪苓 茯苓 泽泻 滑石 阿胶各钱半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此论夏令风温,内夹暑温,故汗出多也。汗出水气化汗,出多则小便少。不可因渴欲饮水,而与猪苓汤。夏令人气外发,风邪在阳明化热,故汗多而渴。汗多伤津,胃中燥,风热外泄不下行,小便必少。此非热水内蕴,故不可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也。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此论夏令风温,人气外泄,故多汗。若温邪轻而未化热,则汗不多。其人汗多者,风温已化热也。汗出于胃,热盛伤津,则胃中燥实,大便必硬。胃络通心,大便硬,则胃中燥热之气入心,故谵语。此腑气不通,温邪不得外解,当以小承气汤通其腑。腑气一通,邪气即从外泄,不宜过服。故曰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小承气汤方

大黄二钱 炙枳实八分 炙厚朴一钱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此论风温之所以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不在肠中也。肠中有燥屎,虽十日不更衣,无所苦也。胃中有燥屎,必谵语。胃中何以有燥屎?以胃为燥土,风温复化燥,津液外出,胃中燥实,即有燥屎。此为风温化热,故口此为风也,燥屎当下。风温之邪未入里,不当下。若温邪化热,热入心胞,法当清营,非下法所能愈。惟不大便六七日,邪已过经,而汗出谵语,此为燥屎谵语,当下之,故曰须下之。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则风邪内陷。秋科人气收藏,风邪内陷为协热利。春夏人气外泄,风邪内陷为热入心胞,故语言必乱,不当下。惟里气不通,表邪不得外解者,当下之。下之后,表邪入里,为表虚里实。当审察其邪在心胞,在胃中。若邪已入胃,期已过经,当复下之,宜大承气汤。此风温再下之法也。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钱,酒洗 厚朴八钱,炙 枳实钱半,炙

芒硝二钱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此论秋令风温,人气内收,暑邪内伏也。三阳同受风邪,风与风合,故谓之合病。腹满,病在阳明;身重,病在太阳;难以转侧,病在少阳。故曰三阳合病。秋令风凉,人气内收,邪气入里,故腹满。暑热内蕴,外感风邪,汗不得出,故身重。风伤卫,卫气不行于周身,故难以转侧。风伤营,营气不通,则口不仁营气不营于面,风邪复化燥,则面垢。风邪外束,暑热内蕴,暑气通心,静则多言,故谵语。谵语者梦语也。梦语不醒,故遗尿。此病当汗解,不曰若发汗,而曰发汗则谵语,何也?以风邪当从外解,而不可以麻桂发其汗。燥金当令,暑热在里,胃中尤易化燥,故发汗则谵语。此燥屎谵语也。不曰若下之,而曰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何也?以风邪在表,症见腹满,里气不通,表邪不得外解,法当下,而又不可以大下。风气上行,邪在阳明,阳明经上额,下之则风气逆经,额上生汗,此非脱汗,乃阳明经气,被风热上逆而生汗也。故不曰额汗出,而曰额上生汗。秋令人气内收,下之则卫气不达于四肢,故手足逆冷。此非少阴寒厥,乃风热入里,人气内收,经气不得外达,是以手足逆冷也。若秋令风温,未经汗下而自汗出者,伏暑外发,温已化热,热在阳明肌肉之中,白虎汤症也。故曰白虎汤主之。

脉浮发热,口干能食者,必发衄。

此论风温伤经,时当秋令,人气内收,风邪化燥,燥伤经络也。风令脉浮,故脉浮。热在阳明经中,脉亦浮。本论云:脉但浮者,必盗汗出。又曰:脉虽浮数者,可下之。皆论阳明经中有热也。温邪化热,故发热。热在阳明经中,故口干。阳明中风能食,中寒不能食。能食者,风邪入经也。阳明风温阳气盛,能食者谷气多。胃阳复盛,谷气入营,则阳气重,故必衄也。可与承气汤。论云不大便六七日,头痛

有热者，与承气汤。又曰头痛者必衄，此阳明之里有热也，故与承气汤。

阳明病，发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论秋令温邪入里，已化热也。温邪在阳明，故称阳明病。伤寒化热，入阳明之里，则潮热谵语。其汗不多。温邪放阳明之里，则发热汗多。温邪伤阴，当急下之以存阴，故曰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承上文论温病也。温邪伤阴，不可发汗，故发汗不解，腹满痛者，邪已入里燥结也。不下则阴竭，故曰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承上文论温病已下不愈，当再下之也。上文言腹满痛，此但言腹满不减，而不言痛，则病已减矣。然腹满不减，方药不能减，虽痛已减去，而腹满未除，不足言减，故曰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此论温病大下后，宿食未去，里气不能，温邪不得外解也。冬令人气内藏，大下后，寒邪入里，下伤卫阳，则下利不止，春令人气外泄，大下后，温邪不入里，下伤津液，故烦热不解。伤寒烦热，表未解也。温病烦热，里不通也。六七日饮食渐进，津液已回当大便，烦当解。不大便，烦不解而腹满痛者，此本有宿食，里气不通，温邪不得外解也。必有燥屎在腹中，故曰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何以知之？以烦不解，故知之。大下后，里气得通，温邪当从臭汗出，不当烦。所以烦者，以有宿食未去，里气未通也。故曰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不宜小承气汤。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此论暑温化为热病也。人之卫阳，因受暑

热，暑热之气，内通于心，烦则其气上越，故喘喝。静则其气入心，故多言。暑邪化热，热甚伤津，故体若燔炭。其邪由表入，当从表出，故汗出而散。此治暑之法，所谓暑当与汗皆出勿止也。

刺志篇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此论夏令腹寒伤暑之别也。寒伤形，暑伤气，夏令伤寒，毛窍闭塞，汗不得出，故气盛身寒。若冬令伤寒，寒伤卫阳，则体痛呕逆，不能气盛。寒邪在表，当发热恶寒，不能身寒也。暑邪伤气，故气虚。其邪由太阳入阳明，故身热。

谨按：前人注此，但言寒暑之辨，而不知寒与暑尚有辨。冬令伤寒，与夏令伤寒，见症不同，治法各异，可不辨哉？

《金匱》云：太阳中喝者，热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论夏令伤暑为热病也。天气热曰喝，热邪伤人，由表入里，故曰太阳中喝。此夏令伤热也。热伤气，表气虚，故汗出恶寒。其热在肌肉，阳明所主，热伤阳明，阳明经气化燥，故身热而渴。白虎解肌肉之热，加人参以生津，故主之。

太阳中喝，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此论夏月先中喝，后伤冷水也。热由太阳入阳明，故身热。复伤冷水，水行皮中，则营卫俱滞。营气被阻，则身疼。卫气被阻，则身重。太阳中喝，脉当数大，不当微弱，而脉微弱，何也？此以冷水在皮中，随营卫气行。营卫气被阻，不能达于脉，致令脉微弱，故曰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气，水气去，则热解，故主之。

一物瓜蒂汤方

瓜蒂二七个

上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渣顿服。

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面痛疼，其脉

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此承上文而言也。太阳中喝,当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不当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发热恶寒者,冷水在皮中也。卫气被阻,故身重。营气被阻,故身痛。寒痛曰痛,热痛曰疼。伤喝复伤水,故疼痛。太阳中喝,脉当数大,今脉弦,弦则卫气不行。卫气伤,故脉弦。营气伤,故脉细芤迟。营卫伤喝复伤水,故脉弦细芤迟。膀胱为太阳之府,太阳之气从寒化,寒气下行,则小便。太阳之气,外达毫毛,小便已,太阳之气,还行于皮毛,皮中有水气,故洒洒然毛耸。冷水在皮中,营卫气被阻,其气不达于四肢,故手足逆冷。小有劳,则热气外泄,故身即热。热气从口出,故口开,则气与津俱出。其津不及前板齿,故前板齿燥。宜瓜蒂汤,前已言之矣。冷水在皮中,发之不得出,若发汗,则太阳之气,与皮中之水气合,故恶寒甚。喝中太阳,加温针,则热益盛,故发热甚。下之,则热邪下注,数下之,则所中之喝悉入下焦。下焦热,则淋闭不通,故淋甚。

谨按:前人解此,不承上文,是以费解。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此论湿温之邪,在肌中化热,则发黄,梔子柏皮汤症也。湿热在外,郁于肌中,则生热。营气被阻,故一身尽疼。疼者酸痛也,此为热痛,非寒痛也。湿热郁于肌中不得汗,故发热。肌色本黄,湿热不得从外解,则发黄。但黄无汗,故身色如熏黄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覆向火。若下之太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此论湿温由寒湿化热,温热可下,寒湿不可下也。湿之为病,其类不一,有寒有热,有表有里,概而言之,故曰湿家。但头汗出者,湿热上升也。表气不通,湿热内蕴不得解,故其入

但头汗出,而身无汗也。湿热不坏,大筋软短,小筋弛长,故背强。湿为阴邪,湿邪在表未化热,故欲得被覆向火。不曰不可下,而曰下之太早者,非不可下,须俟寒湿化热,而后下之也。寒湿在表,尚未化热,下之则寒湿入胃,胃受寒即哕。若寒湿入胸,胸中之气不行,则胸满。表气不通,里气不得运,则小便不利,岂非下之太早乎?湿邪在表,舌上本无苔,舌上如苔者,言舌上如有苔也。下后湿邪入里,水气上腾,则舌上生苔。水气在胸中,必丹田有热,热气上蒸,而后化生舌苔也。故曰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丹田有热,上升入胃,则渴欲饮水。胸上有寒,水气不化,欲饮里不能饮,则口燥心烦。此寒湿在里化热也。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而身无汗,齐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此论湿热不得汗解,小便复不利,则瘀热在里,必发黄也。温病发于阳明,故曰阳明病。阳明温病在春夏,当发热汗出,邪从汗解,不能发黄,此非秋令湿温,故曰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秋令天气清肃,入气内收,暑热内蕴,清凉外加,汗不易得,故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剂颈而还。若里无水气,则小便自利,里无热,则不渴,头汗亦不出。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湿热内蕴,渴欲得饮而不能饮也。此湿热瘀在阳明之里,故曰此为瘀热在里,湿郁热瘀必发黄。茵陈蒿汤治湿在里之黄,故主之。

《金匱》云: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此论寒邪伏于骨节,不发温病而发温疟也。冬令寒邪入骨节,不在膏筋,故至春不发温病。至夏邪在骨节,发热,故烦疼。其气外舍于分肉之间,内通于心。以夏令人气在胸,故病发于骨节,而邪气聚于胸。其气不达于脉,故其脉如平。寒在骨节已化热,故身无寒但热也。经云心热病者,善呕,热聚于胸,则胸中烦热,故时呕。此非少阳症之喜呕,不可与

小胡柴汤。其病以时发，其邪舍于分肉间，为太阴阳明两经所主之处，故以白虎清阳明之邪，加桂枝以解太阴之邪。

谨按：温疟发于初夏，夏令人气在胸，疟发，则其气入胸。当先其时，服白虎加桂枝汤。一剂知，二剂已。后人所拟五汁饮、竹叶石膏汤，皆不可用，何也？此症最忌麦冬，若误用麦冬，引邪入心，病即加剧。发病时，邪热人心，强者烦扰不堪彻，夜不寐，弱者危矣。

白虎加桂枝汤方

即白虎汤中加桂枝三钱。

伏气温病，身温无汗，口微渴，心不烦，舌上苔薄者，银花竹叶汤主之。

银花竹叶汤

银花三钱 竹叶二钱 豆豉三钱 薄荷一钱 杏泥三钱 桔梗钱半 甘草八分 苇根三钱

伏气温病，尺肤热，寒已化热为热病，身热心烦，汗出，脉洪大者，白虎汤主之。

伏气温病，温邪入胸，心中懊侬，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

伏气温病，温邪入心，心下痞硬者，小陷胸汤主之。

小陷胸汤方

川连一钱 半夏三钱 括萎实二钱

伏气温病化热，身热汗出，不大便三四日，舌苔黄燥者，与承气汤。

伏气温病化热，误发汗，口燥渴，心烦，热不已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清营汤方

伏气温病化热十余日，热不甚，夜间发热，热退无汗者，青蒿鳖甲汤主之。

青蒿鳖甲汤方

青蒿二钱 鳖甲五钱 生地四钱 知母二钱 丹皮三钱

伏气温病已化热，身热不退，舌苔色赤，口不渴者，邪已入营。清营汤主之。

清营汤方。

银花三钱 麦冬二钱 生地五钱 犀角二钱 竹叶心一钱 连翘二钱 元参三钱 丹皮二钱

川连二钱半

春令人气外发，风从东南来，其风温，人受之，即病温，名曰风温。其人发热汗出热不恶寒，反恶热，身重，宜银翘散加减。汗出热不退，邪已化热身不重，脉洪大者，宜白虎汤。

春令风温，肝火旺，风气通肝，口苦咽干，脉弦者，桑菊饮主之。

桑菊饮方

桑叶二钱 菊花一钱 连翘钱半 薄荷钱半 甘草八分 杏泥二钱 酒芩一钱 苇根二钱

春令风温，咳嗽咽痛，身痒，舌上起红刺，如杨梅刺，欲作风痧，桑杏消风汤主之。

此症名烂喉丹痧，不可治喉，痧出喉自愈。若误用犀角羚羊芩连等药，则痧毒内攻，入里即死。若用温散之品，痧出后，耳下肿大为痧毒，必脓出而后愈也。症颇危险，西医误以为猩红热，用冰冰之，即死。

桑杏消风汤方

桑叶二钱 薄荷一钱 杏泥三钱 前胡钱半 僵蚕三钱 蝉退钱半 甘草八分

春令风温，风邪入胸，心中懊侬者，栀子豉汤主之。

春令风温，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春令风温化热，内动肝风，痉厥者，羚羊角汤主之。

羚羊角汤方

羚羊角一钱 薄荷一钱 杏泥二钱 竹茹三钱 桑叶钱半 甘草一钱 杭菊花三钱

小儿伤风，内动肝火，猝然痉厥者，名急惊风，羚羊竹沥薄钩汤主之。

羚羊竹沥薄钩汤方

羚羊角八分 竹沥水一两，加姜汁十滴冲 薄荷一钱 钩藤二钱

春令风温，咳嗽胁痛者，桑杏羚羊汤主之。咳血者，咳血汤主之。

桑杏羚羊汤方

桑叶一钱 川贝母二钱 前胡钱半 括萎钱半 炙紫菀八分 杏泥三钱 羚羊角八分 青皮

七分 甘草一钱 炙款冬一钱半

咳血汤方

杏泥三钱 前胡钱半 括萎霜钱半 甘草一钱 青黛五分 藕节五枚 川贝母二钱 童便一盅,冲

风邪伤肺,咳嗽不得卧,胸满胁痛者,有瘀血也,桃杏二青竹茹归芍汤主之。

桃杏二青竹茹归芍汤方。

桃仁泥一钱 杏泥二钱 焦枳实七分 制川朴八分 青黛五分 青皮七分 竹茹三钱 赤芍一钱 归尾八分 前胡一钱半

夏令人气发泄,津液出表,外感风寒不得出,则身热无汗。舌苔白腻脉缓者,名暑温。青蒿杏朴薏苡汤主之。

青蒿杏朴薏苡汤方

青蒿钱半 杏泥三钱 半夏钱半 淡豆豉钱半 茯苓三钱 川朴一钱 薏壳五分

夏令外感风寒,身温无汗,吐泻交作者,藿香正气散主之。

藿香正气散方

藿香一钱 川朴八分 甘草八分 茯苓二钱 制夏曲钱半 薄荷八分 陈皮一钱 苏梗一钱 白术八分 建曲钱半 大腹皮一钱 豆豉一钱半

夏令发热恶寒,身体痛,脉浮紧者,伤寒也。香薷饮主之。口渴欲呕,舌尖赤者,加川连。

香薷饮方

香薷八分 川朴一钱 扁豆衣三钱

夏令外感风寒,头痛咳嗽,发热而呕,胸满胁痛,下午身热,口苦而渴,有汗,小便利者,小柴胡去人参加杏仁汤主之。渴甚者,去半夏加天花粉。

小柴胡去参加杏仁汤方

柴胡二钱 半夏二钱 甘草八分 红枣三枚,去核 生姜八分 酒芩八分 杏泥三钱

夏令外感寒邪,口苦而渴,舌苔黄,胸胁满痛,呕而发热,小便利者,小柴胡汤去人参加半夏加天花粉主之。小便不利者,青蒿滑石汤主之。

夏令外感风邪,口苦而渴,舌苔黄,胸胁满,呕而发热,小便利,大便秘者,大柴胡汤主之。柴胡芒硝汤亦主之。小便不利者,不可与也。

大柴胡汤方

柴胡一钱 芍药八分 大黄钱半 大枣三枚 半夏二钱 枳实一钱 酒芩八分 生姜钱半

柴胡加芒硝汤方

即小柴胡汤加芒硝

夏令外感风热,身无热而脉数者,痧也,宜刺宜刮。身热汗出者,清暑饮主之。

清暑饮方

青蒿露三钱,冲 六一散三钱,包 荷叶边一围 西瓜翠衣三钱 绿豆皮钱半 银花露五钱,冲 丝瓜皮二钱 淡竹叶钱半 白扁豆衣钱半

夏令暑温,身热汗多者,热病也。白虎汤主之。身热汗出,舌苔黄腻者,三石汤主之。

三石汤方

滑石三钱 寒水石三钱 竹茹二钱 银花三钱 石膏五钱 白通草二钱 金汁一杯,冲 杏泥三钱

夏令暑温,身热汗出,不大便三四日,舌黄转燥者,热病也。宜承气汤。

暑温舌白,啻啻恶寒,翕翕发热,渐渐汗出,脉迟缓者,三仁汤主之。

三仁汤方

杏仁五钱 白蔻仁二钱 生苡仁六钱 竹叶二钱 半夏五钱 滑石六钱 通草二钱 川朴二钱

秋令暑热内蕴,新凉外加,人气内收,风邪入中,胸中满闷者,三香汤主之。

三香汤方

括萎皮三钱 郁金二钱 香豉二钱 降香末三钱 黑山栀二钱 枳谷二钱 苦桔梗二钱

秋令伏暑内蕴,泄泻者,正气散主之。腹痛者,加建曲、麦芽、山查、鸡内金、木香。呕吐者,加左金丸、六一散、竹茹。舌苔白腻者,加蔻仁、砂仁、草果、苍术、建曲。舌苔黄腻者,加酒芩、滑、石、竹叶、猪苓、白通草。口渴者,加竹叶心、荷叶边、青蒿、莲子心、连翘。

正气散方

藿香钱半 川朴钱半 陈皮钱半 茯苓三钱
秋令伏暑下痢，赤多白少者，银查汤主之。后重者，加木香、槟榔。身热者，倍青蒿。腹痛者，加大黄。久痢毒甚者，加苦参子。苦参子性大苦寒，去壳加七八粒，多用败肉。久痢脾肾两伤，脉沉迟者，桂附八味丸主之。

银查汤方

银花炭三钱 南查炭二钱 青蒿钱半 滑石钱半 赤砂糖钱半

桂附八味丸方

桂枝一两 干地黄八两 丹皮三钱 茯苓三钱 附子一枚 山萸肉四两 泽泻三钱 山药四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丸，桐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秋令暑症汗多者，青蒿滑石汤主之。但热不寒者，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秋令风症，寒轻热重者，青皮饮主之。舌苔白腻者，加草果。痰多者，加酒炒常山，去甘草。小儿患症，日久不愈者，加炙坎气末三条。

青皮饮方

青皮八分 川朴一钱 北柴胡半钱 酒芩一钱 白术三分 甘草八分 茯苓二钱 姜半夏钱半 生姜三片

秋令湿温，暑热内蕴，身热有汗，舌苔黄腻，小便不利者，黄芩滑石汤主之。舌苔黄腻咽痛者，银翘马勃射干牛蒡汤主之。

黄芩滑石汤方

酒芩三钱 滑石三钱 茯苓皮二钱 大腹皮一钱 猪苓三钱 通草一钱 焦建曲二钱 淡竹叶三钱

银翘马勃射干牛蒡汤方

银花五钱 连翘一两 马勃二钱 射干三钱 牛蒡子六钱

秋令风温发热无汗者，银翘散主之。

银翘散方

银花三钱 薄荷钱半 竹叶钱半 淡豆豉钱半 芥穗八分 连翘二钱 桔梗钱半 甘草八分 牛蒡子钱半 苇根三钱

有汗，去芥穗，加蝉退一钱 僵蚕二钱

秋令风温暑热内蕴，身热汗多，欲发红疹

者，热病也。化疹汤主之。发斑者，化斑汤主之。

化疹汤方

大青叶三钱 元参四钱 薄荷钱半 牛蒡子钱半 苇根三钱 细生地四钱 银花三钱 甘草八分 苦桔梗钱半 牡丹皮二钱 连翘二钱 竹叶钱半 荆芥穗八分

化斑汤方

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甘草三钱 粳米一合 元参三钱 犀角二钱

秋令风温，身热汗多者，欲发白疹，薏苡竹叶散主之。

薏苡竹叶散方

薏苡五钱 白蔻仁钱半，冲 滑石五钱 白通草钱半 竹叶二钱 茯苓块五钱 连翘三钱

秋令风温，舌苔黄腻者，邪在卫，清卫汤主之。舌赤无苔者，邪已入营也，清营汤主之。

清卫汤方

青蒿三钱 滑石三钱 杏泥二钱 甘草八分 通草八分 银花露五钱，冲 石膏三钱 知母二钱 川朴一钱 建曲二钱 扁豆衣钱半 荷叶边一围

秋令风温，舌赤脉数，邪入心胞谵语者，热病也。清营汤主之。舌苔焦燥谵语者，宜大承气汤。舌苔黄腻谵语者，芳香化浊，紫雪丹主之。牛黄丸亦主之。

清营汤方

元参二钱 连翘心二钱 犀角尖二钱，磨冲 竹叶心二钱 麦冬三钱连心 莲子心五分

紫雪丹方

磁石二斤 滑石 石膏 寒水石各一斤

上四味并捣，水煎去渣，入后药

羚羊角五两 沉香五两 犀角五两 丁香一两 炙甘草八两 木香五两 升麻一斤 元参一斤
上八味，并捣碎入前药汁中，煎去渣，入后药。

朴硝 硝石各二斤

提净入前药汁中，微火煎，不往手将柳木搅，候汁欲凝，再加入后二味。

辰砂三两，研细 麝香一两二钱，研细

入前药拌匀合成,退火气,冷水调服,每一二钱。

安宫牛黄方丸

牛黄一两 郁金一两 犀角一两 川连一两
辰砂一两 山梔一两 酒芩一两 雄黄一两 真珠五钱 冰片二钱半 射香二钱半

上为极细末,炼老蜜为丸,每丸一钱,金箔为衣,蜡护。脉虚者,人参汤下。脉实者,银花薄荷汤下,每服一丸。兼治飞卒厥,五痫中恶,大人小儿痉厥之因于热者。大人病重体实者,日再服,甚至日三服。小儿服半丸,不知,再服半丸。

秋温不大便五六日,舌苔焦燥者,热病也。大承气汤主之。秋温化热十余日,邪入厥阴,唇焦齿燥,耳聋,舌根焦黑,手指蠕动欲痉者,三甲复脉汤主之。

三甲复脉汤方

生龟板一两 生牡蛎五钱 干地黄二两 大
麦冬五钱 麻仁三钱 生鳖甲八钱 炙甘草六钱
生白芍六钱 真阿胶三钱

秋温,温邪下陷为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钱 秦皮 黄柏 川连各三钱

秋令外感风寒咳嗽者,杏苏散主之。咳吐稀痰不得卧,卧即咳嗽者,痰饮犯肺也,二陈加苏子葶苈汤主之。

杏苏散方

苏叶一钱 前胡钱半 陈皮一钱 枳壳五分
大枣二枚 甘草一钱 杏泥三钱 半夏二钱 生
姜二钱 苦梗八分 茯苓二钱

二陈加苏子葶苈汤方

半夏三钱 广皮钱半 茯苓三钱 甘草五分
炒苏子五分 葶苈八分

久咳伤肺,咳吐白沫,脉虚数,一息八九至者,肺痿也。清燥汤主之。

清燥汤方

石膏五钱 杏泥钱半 阿胶三钱 枇杷叶二
钱 桑叶二钱 麦冬三钱 甘草二钱

秋温下陷,泄泻不止,欲作痢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四钱 黄芩钱半 黄连钱半 甘草一钱

小儿温病,神昏欲眠者,菖蒲竹叶薄荷银翘汤主之。

菖蒲竹叶薄荷银翘汤方

石菖蒲一钱 竹叶一钱 薄荷一钱 甘草八
分 银花二钱 连翘一钱

小儿久痢不止,故桃散主之。

胡桃散方

胡桃仁二枚,烧黑研 砂糖汤下。

风疟转痢者,小柴胡去人参汤主之。

妇女温病,经水适来,往来寒热谵语者,小柴胡去人参汤主之。

妇女温病,经水适断,发热有时者,有瘀血也。抵当汤主之。

抵当汤方

水蛭五个 虻虫五个 桃仁五枚 大黄五钱
产后温病,宜柴胡饮子。

柴胡饮子方

柴胡钱半 酒芩一钱 防风八分 甘草八分
白芍钱半 黑荆芥六分

产后温病下利,加味白头翁汤主之。

加味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一钱 秦皮二钱 黄柏二钱 川连二
钱 甘草二钱 阿胶二钱

冬令天气温和,南风至,阳不潜藏,民病风温,其症发热汗出不恶风,身重,脉浮者,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冬令风温,汗出而喘,身无大热者,麻杏石甘汤主之。苦汗出而喘,身有大热者,白虎汤主之。

麻杏石甘汤方

麻黄一钱 杏仁三钱 石膏八钱 甘草二钱

风温内陷,心下硬痛者,小陷胸加芩枳汤主之。

小陷胸加芩枳汤方

括萎实三钱 半夏三钱 川连一钱 酒芩八

分 枳实八分

温邪下陷，协热下利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温邪下陷，尿血者，小蓟饮子主之。

小蓟饮子方

小蓟三钱 藕节十枚 木通一钱 竹叶一钱 甘草一钱 滑石三钱 蒲黄一钱 生地六钱 山栀一钱

温邪下陷，大便下血者，槐花散主之。

槐花散方

槐花一钱 侧柏叶三钱 黑荆芥八分 枳壳八分 粳米一杯，先煮去渣，后入前药

热病篇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有所藏，因其谷气相搏，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此论肉食能助邪热也。肉味浓厚而气热，邪热遇之，于肠胃，热即不退。此无论伤寒化热，温病化热，凡热邪未净，皆不可以肉食也，肉食必复。若热发时，强食米谷，热亦不退，故曰：此其禁也。治食复者，须视其病之虚实而调之。

刺法论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此论温疫有五，本天地阴阳五运之气化而生，随人身五脏六腑之脉症而别。预防之法，莫善于针刺。后人不问病源，不辨脉症，不言治疫，而言防疫，致令病人不死于疫而死于防。清夜自思，良心安在？夫病生于内，而五疫始染，故岐伯曰：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此上工治未病，当求之于内也。

老子曰：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凶年之后，必有瘟疫。

此论瘟疫之原因，由于内伤七情，饥饱劳

碌，复伤脾胃也。李东垣遇荒年之民多饥饿，脾胃受伤，故东垣治法，首重脾胃，治疫之法也。

瘟疫者，地气也。其气由口鼻直入脾胃，脾受邪，则舌苔白腻，大便闭，小便不利者，宜达原饮。胃受邪，则肌肤发赤。咽喉痛，口吐鲜血者，白虎加犀角升麻汤主之。

达原饮方

槟榔一钱 知母一钱 酒芩一钱 草果仁五分 川朴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五分

白虎加犀角升麻汤方

即白虎汤方中，加

犀角一钱 升麻五分 鲜生地六钱 元参三钱

瘟疫病发于春，咽喉痛，吐鲜血，手足起红点者，瘟疫也，西医名猩红热。银翘败毒汤主之。咽喉痛，身发赤斑者，玉女煎主之。

此系冬令受火毒，火者，地之阳气也，地以阳杀，故病瘟。

银翘败毒汤方

银花三钱 马勃钱半 葛根二钱 牛蒡子钱半 蝉退一钱 连翘二钱 石膏五钱 僵蚕二钱 板蓝根钱半

玉女煎方

知母三钱 生地六钱 元参四钱 石膏一两 犀角一钱 甘草二钱

瘟疫病发于夏秋之间，上吐下泄不止者，霍乱也。西医名廓列啦，东医名虎列啦。当刺委中尺泽出血。呕吐不止者，刺舌下出血，后服除瘟化疫汤，忌烟酒茶姜。若误服生姜，少则病复，多者不救。

长夏地气升腾，人受地气之湿热，故有此病。

除瘟化疫汤方

藿香钱半 陈皮钱半 沉香三分 建曲一钱 苍术五分 川朴一钱 茯苓三钱 郁金钱半 川连钱半 雄黄五分

瘟疫病发于冬，身热恶寒，体痛呕逆者，伤寒也。东医名肠窒扶斯，麻黄汤主之。

此天气病也,西医误以为疫。

麻黄汤方

麻黄二钱 桂枝钱半 杏仁三钱 甘草钱半

人头瘟病,头上赤肿,渐及面耳目俱肿赤,消毒饮主之,甚者宜泛。

春夏地气上升,人受地气之热,浊气上乘,故有此病。

消毒汤方

元参二钱 连翘二钱 酒芩钱半 柴胡八分
牛蒡子钱半 甘草一钱 升麻五分 川连一钱
苦桔梗钱半 板蓝根二钱 马勃钱半 僵蚕二钱
薄荷一钱

瘟疫时行,头晕目赤,衄血吐血,腠腋之间起核者,鼠疫也。东医名腺百斯笃,鼠疫方主之。

地气上腾,鼠先受病,故名鼠疫。

鼠疫方

连翘三钱 柴胡二钱 葛根二钱 生地五钱
当归钱半 桃仁八钱,去皮尖杵 赤芍三钱 红花
五钱 甘草二钱 川朴一钱

避疫丸

赤小豆 鬼箭羽 鬼白 雄黄

上四味等分,研细筛,蜜丸如小豆大,瓷瓶收贮,每服一丸。可与病人同床,不致传染。

治 验

直隶乐亭,刘复青之母,久患咳嗽,以千金延予往诊。予视其咳吐脓血不得卧,右寸数大。曰此肺痈也。予拟犀黄汤,服后,脓血渐止,随症加減十余剂,饮食渐进,夜已安卧,惟咳嗽未除。予即返津,因作咳嗽治法于左。咳嗽有五邪,五邪者,寒热燥湿风是也。寒咳嗽者,冬令伤寒,寒邪入肺,咳而喘,麻黄汤主之。热咳嗽者,面色赤,咳呛气逆,泻白散主之。燥咳嗽者,咳吐白沫,清燥汤主之。湿咳嗽者,痰饮内聚,有寒有热。寒饮咳者,二陈汤主之。热饮咳者,杏仁石膏防己汤主之。风咳嗽者,喉中痒,咳吐黄痰,桑杏汤主之。咳嗽分四时,春咳嗽者,风气通肝,人气上升,法当清

解,加減桑菊饮主之。夏咳嗽者,火气炎上,人气外泄,法当苦降,杏朴芩连汤主之。秋咳嗽者,人气内收,清气入肺,法当疏解,杏苏散主之。冬咳嗽者,人气内藏,寒邪入肺,法当温散,麻黄汤主之。外邪已解,五更咳嗽者,胃中有积食,宜消食降火,曲麦山查地骨知母汤主之。外邪已解,黄昏咳嗽者,火气入肺也,不宜凉药,当敛而降之,二五饮主之。午前咳嗽者,胃中有火,宜石膏二母汤。午后咳嗽者属阴虚,宜知柏四物汤。咳嗽气逆连咳十余声,咳至不能转吸者,名顿呛,二冬膏主之。咳而喘,不得卧,喉中有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胸痹者,加括萎。喘家咳,作定喘汤主之。外感风寒,内有寒饮喘咳者,小青龙汤主之。肺虚咳嗽者,阿胶甘草梨膏汤主之。肺冷咳嗽者,干姜五味甘草汤主之。咳嗽吐血者,咳血方主之。久咳面浮肢肿者,热饮外溢也,桑皮杏仁饮主之。

犀黄汤方

犀黄一分,冲 青黛五分 前胡钱半 杏泥钱半
甘草一钱 竹沥水三钱,冲 萎皮钱半 桔梗
一钱 川贝母三钱

二陈汤方

半夏三钱 陈皮钱半 茯苓三钱 甘草一钱

杏仁石膏防己汤方

杏仁二钱 石膏三钱 木防己一钱 云苓三钱

加減桑菊饮方

桑叶钱半 前胡钱半 甘草一钱 川贝母二钱
杏泥二钱 款冬钱半 菊花钱半 陈皮一钱
紫菀八分 焦枳壳六分 竹茹二钱

杏朴芩连汤方

杏泥三钱 川贝三钱 川朴一钱 括萎钱半
黄芩一钱 梨汁一杯 川连一钱 冰糖二钱

曲麦山查地骨知母汤方

神曲二钱 山查二钱 麦芽三钱 知母三钱
地骨皮三钱

二五饮方

五味子三十粒 五倍子一钱

石膏二母汤方

石膏二钱 川贝一钱 知母二钱 甘草一钱

知柏四物汤方

知母二钱 黄柏钱半 当归一钱 川芎六分
白芍一钱 干地黄三钱

二冬膏方

天门冬 麦门冬

二味熬膏，每服一两。

射干麻黄汤方

射干一钱 半夏三钱 生姜三片 紫苑八分
款冬钱半 五味子十粒 麻黄八分 细辛一分
大枣四枚

定喘汤方

白果三钱 款冬钱半 甘草一钱 黄芩八分
杏仁三钱 桑白皮一钱 麻黄一钱 苏子七分
半夏三钱

小青龙汤方

桂枝钱半 干姜钱半 甘草钱半 细辛五分
半夏三钱 五味子白粒 麻黄钱半 白芍钱半

阿胶甘草梨膏汤方

阿胶三钱 甘草三钱，炙 梨膏五钱，冲

干姜五味甘草汤方

干姜八分 炙甘草二钱 五味子三十粒

桑皮杏仁饮方

桑皮一钱 杏仁三钱 五加皮一钱 车前子一钱
大腹皮一钱 陈皮一钱 茯苓皮钱半 地骨皮钱半

山东旧军，孟养轩之子患痢，以千金延予往诊。予视痢色，忽黄忽绿忽黑，日夜十余次。余曰：此五色痢也。为拟扶土泻木汤，合银查汤加减十余剂，痢始愈，饮食渐进。惟痢后脾虚，大便尚溏。适予患泄泻，不能久留，为定一方返津，因作痢疾治法于下。

痢有五色，各有病源，当分治之。痢色赤，或先白后赤，或赤多白少者，热痢也。经云：肠中热，便肠垢，即此症也。银查芩连汤主之。痢色黄者，协热痢也。经云：出黄如糜，即此症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痢色绿者，胆汁入胃，木火乘土，治当扶土抑木，陈苓术芍甘连汤主之。痢色纯白者，寒湿下痢也，姜苓术草

汤主之，理中汤亦主之。脉沉迟者，加附子。痢色纯黑如漆者，下瘀血也，银查姜桂大黄汤主之。所谓痢者，滞下胶粘，似痰非痰，里急后重，日数十次者，是也。若下鲜血者，为肠风下血，非痢也，槐花散主之。噤口痢，饮食即吐，不食亦呕者，胆火上乘也。银查芩连汤主之。虚者，胃中冷，肠中热，不治。下痢身无热而脉数者，热在经中，须针刺之。腰腿酸痛者，刺委中出血。下血后重者，气虚也，独参汤主之。黄芩阿胶汤亦主之。

扶土泻木合银查汤方

川连钱半 银花炭二钱 赤砂糖钱半 陈皮八分
竹茹钱半 甘草八分 南查炭二钱 焦建曲钱半 茯苓钱半 枳实五分

银查芩连汤方

银花炭 南查炭各三钱 青蒿 川连 酒芩 赤砂糖各钱半

陈苓术芍甘草汤方

陈皮一钱 茯苓二钱 白术八分 白芍八分
甘草一钱 川连一钱

姜苓术草汤方

生姜三钱 茯苓三钱 白术二钱 甘草八分

理中汤方

人参三钱 甘草一钱 白术钱半 干姜五分

银查姜桂汤方

银花炭 南查炭 赤砂糖各三钱 大黄一钱
肉桂 炮姜各二分

独参汤方

人参三钱

黄芩阿胶汤方

黄芩六钱 阿胶三钱 炙甘草一钱 党参五钱 陈皮一钱

黎黄陂因琴师患风湿病，公府医官，治之无效，邀予往诊。予诊其脉浮而数，身痛。予曰：此风湿已化热也。随带小儿少卿，为拟祛风利湿清热之品，数剂而愈。其夫人危氏，有肝气病，久未生育，因带诊。予诊其尺部略涩，知胞中有瘀，宜梅花结子丹。因初诊，未立丸方，为拟调气和肝之品。嗣后危夫人亲至敝

寓,适予出诊未遇,由小儿代开丸方,未用梅花,因作肝气论治法于下。

肝气病者,人之本气病也。有因怒伤肝者,名怒狂。有血热肝旺者,有脾寒肝旺者,名肝火。有因抑郁思虑伤肝及脾者,名肝郁。有因风邪入里,内动肝火者,名肝风。有血虚不足以养肝,致动肝风者,为虚风。有痰多气滞,肝气不得疏泄者,为痰火。大怒伤肝,血随气升,血菀于上,则发狂。《内经》用铁落饮,不愈,宜遂心丹。血热肝旺者,宜温胆汤加左金丸,妇人宜三黄四物汤。脾寒肝旺者,宜香附乌药散。抑郁思虑伤肝及脾者,宜舒气扶脾丸。风邪动肝,宜桑菊饮。血虚不足养肝,致动肝风者,洋参竹茹汤主之,阿胶鳖甲汤亦主之。痰多肝旺者,清气化痰丸主之。肝气伤卫,上为噎膈,下为失气,噎膈者,代赭旋覆汤主之。肝气伤营,上为蓄血,下为经闭,蓄血病癫者,失笑散主之,经闭腹痛者,枳实芍药散主之。

铁落饮方

铁落四两,即打铁时落下之碎铁

水煎服。

遂心丹方

甘遂一钱,研 辰砂 钱 猪心管内血三钱

上方取猪心管内血三条,和甘遂末一钱,将猪心批作二边,甘遂末入内,用线缚好,外用皮纸裹,慢火煨熟,不可焦。取末细研,入朱砂一钱,和匀分作四丸,每服一丸,将猪心煎汤化下,大便下恶物为度。

温胆汤加左金丸方

焦枳实八分 姜竹茹三钱 左金丸八分 茯苓钱半 姜半夏钱半 陈皮钱半 甘草八分

三黄四物汤方

酒芩五分 川连五分 川芎五分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生地二钱 黄柏五分

香附乌药散方

制香附钱半 绿萼梅八分 陈皮八分 青皮五分 乌药八分 左金丸一钱 焦枳实七分 甘草八分 白芍一钱

舒气扶脾丸方

绿萼梅八分 代代花一钱 薄荷八分 云苓一钱 焦枳实九分 制香附钱半 甘草八分 青皮五分 炒麦芽钱半 姜半夏一钱 广皮一钱 白芍钱半 山药一钱

洋参竹茹汤方

西洋参一钱 竹茹三钱

阿胶鳖甲汤方

生鳖甲五钱 阿胶一钱 白芍一钱 炙草一钱 小草八分 淡菜二枚 西洋参一钱

清气化痰汤方

制胆星八分 焦枳实七分 括萎霜钱半 酒芩一钱 茯苓二钱 法半夏钱半 焦建曲钱半 广皮一钱 粉甘草八分

代赭旋覆汤方

代赭石一钱 党参一钱 炙草八分 半夏二钱 旋覆花钱半,包 大枣二枚 生姜二片

失笑散方

五灵脂 蒲黄各八分

枳实芍药散方

焦枳实一钱半 白芍三钱

李伯芝之母,患筋痹身痛,西医治之无效,疼痛加剧,侧卧不能动。延予往。予以羚羊角散,一服而愈。刘覆贞之侄,患肝气乘脾,胁痛便溏,西医治之无效。延予往。予为拟抑木扶土汤,连服四剂,即愈。穆文藻患头目疼痛,入医院包治,西医以冰冰之,头痛益剧,口吐白沫,手足冷过肘膝,于是抬回穆庄。延予往诊。当时中医往诊者,皆曰此真头痛,不治之症也。予察其脉迟细,痛在脑后,即以头风摩散摩脑后,痛稍减,后服麻黄附子细辛汤,头痛即止。杨少农之如夫人,患噤口痢,中西医均言不治。延予往诊。问予曰:此病能愈乎?予应之曰能。又问曰:几服能愈?予应之曰三四服。后果然。恒利公司孙君之子,患喉痧,身发赤斑,狂叫不已,西医以药水洗喉,无效。急延予往。予为拟玉女煎,一服而愈。张戟门之厨司,患落头疽,红肿高大,连及两耳,西医包治不保险,求治于予。予令外科学学生高佩

华,用自制升丹药线,逐日更换,为拟神授卫生汤,一月而愈。侯知事患发背,大如盘,径四寸余,如蜂窝状,西医敷之以西药,疼痛异常,求予诊治。予令外科学生,用自制五色灵丹,为拟透脓散、二黄汤,轮服月余而愈。以上诸症,并无疑难,予皆应手取效,何西医治之皆无效。此非西医无能,盖其所学者,宜西人,不宜治华人也。因作中西病源不同论于下。

西人以游牧立国,其人多肉食,肉性温而味厚,其温度外达肌肤,故西人常以冷水浴身,风寒不能伤其外,其病生于内。华人以农业开基,民多谷食,谷食清而味薄,其温度不及肌肤,外不足以御风寒,其病生于外。西人以冷水浴身,其寒气入络,则身痛。西医涂之以电酒,服之以阿斯匹林,其痛自愈。华人以外感风邪,风热伤筋,故身痛,涂之以电酒,则以热治热,此李太夫人之病,所以治之加剧也。西人肝病,病生于内,平肝气,泻肝火,其病即愈。而刘履贞之侄,外感风寒,肝寒乘脾,故胁痛便溏,法当疏解。西医不知其病自外来,是以无效。西人头痛,病生于内,肝火上冲也,以冰冰之,则火气自退。穆文藻之头痛,病生于外,以冰冰之,则寒邪入脑,是以益剧。西人患痢,病生于内,酒肉积滞,瓜果内停所致也,以硝水洗肠,以革麻下滞,固宜。华人之痢,病生于外,夏令受暑,暑热入肠,而后下痢,法当清暑。西医不知其病之由来,是以无效。喉痧由于风热入络,病生于外,痧解则喉痛自愈。其病不在喉,西医以为喉头炎,是以洗之无效。落头疽发背等症,虽属外科,而病根皆生于里,西医治外不治内,是以不敢保险也。此岂西医无能哉。盖中西人之性质不同,习惯不同,病源不同,医学所以不同。我国英俊,幸勿竟尚西医,自戕性命。使五千年神圣相传之学,弃之如遗,岂不惜哉。

常州刘丽亭,患真中风,口眼歪斜,手足拘挛,舌强不能言。余用再造丸,其始在友人处觅得一丸,服之无效,后由京都寄来一丸,蜡丸中有牛角盒一个,服之立愈。盖再造丸

方,有真有伪,故有效有无效也。医家陈一生,患虚劳滑精,其精常自出,卧不能起。余用黄芪建中汤,十余剂始愈。濠江沈秀高,患膨胀,腹大如箕,腹上现青筋两条,饮食不进,每日勉强吃稀粥饮一小杯,自觉胀满异常。余拟用鸡矢醴,因思无制醴之法,即用鸡内金一百枚,焙研细末,每服一钱,烧酒调下,日三服,初服一日,即进饮食,二日,腹胀减,连服数日,药未完而病已愈矣。天津钱氏如,患嗜膈反胃,粒米不下,日服稀粥饮,服至一杯,必须呕吐,不吐则心中难受,必以手探之,吐而后已。复服复吐,如是者,已经月余。余曰:此胃中有瘀。为拟韭汁牛乳饮,服一剂,不吐,连服七剂愈。李晦庵之如夫人,患经漏不止,袁项城派公府医官,并惠送医药,服之无效。延予往诊。予曰:此气不摄血也,须用吉林老山人参,每服一钱,开水炖,须三小时,一剂知,二剂已。阮斗瞻之弟妇,产后腹痛,发热,饮食不进,由京中派医官二人来津,其始用失笑散,不效,腹益痛,继用当归羊肉汤,不效,身热尤甚。延予往诊。予曰:此外感风邪也。为拟柴胡饮子,其医官议予方曰:此方服下,当即汗脱。病家持方问予,予曰:倘服此方汗脱,予当负责。若不汗脱当云何?病家谓予曰:君有把握,病能愈乎?予应之曰:果服予方一剂,病当十去其九。次日延予复诊,予问曰:今日病情何如?彼应曰:不但九成,竟悉愈矣。予曰:二位医官,能否请见?据云已于清晨入都矣。李啸溪患黄闾,寒热往来,予用小柴胡汤,服后,寒热已解,其腹满,改用茵陈蒿汤。服后,小便下如黑醋色,病略减,后用猪膏发煎愈。其儿妇产后身热,不欲饮食,予诊其右关沉滑。余曰:此食积也。彼曰诚然。产后自吃鸡子二枚,始得病。予为拟生化汤,内加醋一小杯,冲服,次日即愈。陆凤石之寄孙刘氏子,患腹中痞疾,渐成水胀,大小腹俱肿,连及两腿,肾囊肿大,如水晶球形,龟头肿弯如钩。予初用越婢汤,黄芪防己汤,病渐减。后用商陆末入麝香少许,醋调敷脐上,小便利,囊肿即消,为拟消

痞方,数服而愈。张怀斌之女,心中烦扰,坐卧不宁。予诊其脉浮,为拟栀子豉汤,一剂即愈。王某咳嗽,日久不愈,咳吐白沫。予诊其脉,一息九至,问其胃口,尚能饮食。予曰此肺痿也。为拟清燥救肺汤,十余剂始愈。宁波余某之妻,患血奔不止,津医林子皋用老山人参,服后神志欲狂。延予往诊,予曰此热血上冲心也。令其先服童便,为拟三黄调经汤,数剂始愈。其夫因人参尚未服完,弃之可惜,即自服之。服后心神不定,身即汗出,林子皋为拟一方,用石膏二两,心神益乱,日夜在家中环走不休,家人均以为颠。予诊其脉浮,为拟栀子豉汤,加莱菔子,一服而愈。常州医家刘雨人。患秋温,医官李仁甫,用香砂六君子汤,服后,大汗出不止,胸闷不堪。延予往诊,予诊其脉浮濡,曰此伏暑也。为拟清暑饮,一剂知,二剂已。医家孙蕙荪,患温疹,唐静炎为拟大承气汤,服后,下黑粪,身热神昏。延予往诊,予诊其脉沉,曰邪已入里,不治。令其请唐先生,次日死。其后唐君亦病。延予往诊,视其年逾七旬,精神倦怠,谓予曰:求先生救命。予诊其脉微数,视其前方,用大承气汤。予曰:先生年高气虚,何以用大承气汤?先生善治温病,盖善用此方。但先生未病温而用此方,何也?彼曰:予胸膈痞闷,是以用之。予曰:君休矣。气虚中满,而用大承气汤,下伤阳气,予实无法治,另请高明可也。越三日而卒。医家刘小坡,患痢,延予往诊。予视其大便多粪与血,问其里急后重否,彼曰:诸症悉愈,惟下痢日五六次耳。予令购神妙奇效丹,此药由天津京报房出售,当即购服一包,次日愈。王某患杨梅毒痢,月余不能起床,奄奄一息,余拟用九龙丹,服后痢即止,调养月余而愈。张氏妇患小产后肝厥,不省人事。予诊其手热脉厥,予曰:此肝虚热厥也。为拟三甲复脉汤,一服即愈。又李氏妇患胎厥,予拟羚羊角散,一服愈。又钱氏妇患虚厥,予拟洋参竹茹汤,服后渐愈。李十七之子,患惊风,下五色痢,予拟银查加羚羊竹茹汤,服一剂,惊风愈,而痢不止。后用银查

汤,十余剂而愈。郑墨林,年八十余,患喘咳,予拟麻黄石膏杏仁干姜汤,不敢顿服,先试服一匙,喘稍减,后服半剂,颇效,遂服,调理两日即愈。万荫南,年五十余,无子,求治于予。予为拟七宝美髯丹,服一料后,即生子。宁波张麟生之妇,患小产,连产四次,变成滑胎。其母本日本人,寓长崎,延医诊治,均无效。来津就医,予诊其左尺搏指,予曰:胎已两月矣。为制保胎丸,令其于下月,服三服,米饮送下。胎未滑,后即生子。此方药味,予已忘记,幸当时所制丸药,尚留有数十服,可以备用。孙多祺患疟,因有要差,急欲出门,予令其于疟发前半时许,以绳束十指间,刺其络,出紫血,如绿豆大,即愈。宜子望患溺血,予始拟小蓟饮子,后用知柏地黄汤,病愈后,予嘱其勿食牛羊鸡肉。阅半年,适清太后召入宫听戏,赐以羊肉汤面,不敢不食,食后病大作,御医治之无效。后延予往,已无治法,予即告辞。马氏妇患喉痛,汤药不得进,余以针刺之即愈。郭曾忻之女,患天花白陷,花顶已陷,面色灰白,口流白沫,气喘欲绝,余拟参茸姜附桂归汤,已不能进,勉强用笔管灌入一杯,次日花发如黄豆,渐次调理而愈。其侄女患花后失音,余拟用甘桔汤,两剂愈。山东张笏臣,患酒咳吐血,延予往诊,余嘱其戒酒,为拟葛花芩连汤,数剂而愈。史氏妇患腹痛,手足厥冷,予诊其脉沉,为拟桂附八味汤,一服而愈。上海陈以垣,患子午疟,久治不愈,年逾花甲,骨瘦如柴。延予往诊,余始拟常山饮,服后,吐黄痰碗许,病势大减,后用六君加归芍坎气末等,始愈。陆春江患秋温结胸,医家均以为不治。延予往,余视其身热汗出不得卧,神志昏迷。予曰:身汗出,里无水气,不当结胸,为拟小陷胸汤,三服而愈。张参谋患羊毛痧,神昏谵语,耳聋直视不能言,为拟消风透痧汤,外用荞麦面,绍酒调如鸡子大,搓胸前并耳前后,搓出羊毛无数,十余日痧始透,仍不能言,后用鹅翎蘸皂角未少许,探入喉中,吐出胶痰,声音始出。叶某患戒烟下痢,余初用银查汤,加烟灰少许,后用

柿饼炭一枚入煎，数剂而愈。因作鸦片论于下。

鸦片者，洋药中之麻醉品也。其味苦，其臭焦，其气能通五脏，为五脏七情内伤之妙药。如肝气郁闷，气滞胸中痛，胃脘痛，脾虚下痢，腹中痛，吸之立愈。惟夏秋霍乱，吸之则病加重。肝火旺者不能吸，吸之即头眩。何也？盖霍乱为病，由于外感暑热，复感风寒，而后病作。其邪气由表入里，吸烟气以通五脏，则邪气深入，开门揖盗，是以病加重也。肝火旺者，吸之，则肝火上升，是以头眩也。鸦片有麻醉性，其气燥，消铄津液，吸之日久，则其气留于五脏津液中为瘾，至其时则发。瘾发则麻醉性作，作则涕唾多而嚏欠，寒热如疟，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弱者即死，强者难受不堪。此吸烟者，所以欲戒不能也。惟柿饼能解鸦片之麻醉性，但鸦片因吸入肺，柿饼只能入胃，不能入肺，其性寒，忌蟹。脾寒者不能食，食之则腹痛。惟胃火旺大便燥结者宜之。戒烟之法，当先以丸药代烟，其丸药当用米粉白糖，加入烟灰蜜丸，按时随瘾之大小服之。至两日后，则五脏中之瘾，当从涕唾与汗气排泄而出。但胃中有烟瘾，再以柿饼代丸药，每日一次，渐加至两三次，迨至不服丸药，数十日即完好如初。若能将柿饼酿成美酒，用以戒烟，真妙品也。尚祈有志之士，共同研究，以救世界之因病而受鸦片之害者，岂不善哉？

再造丸方

真蕲蛇去皮骨头尾，各三寸，酒浸炙，取净末四两
两头尖系草药，出乌鲁木齐，非鼠粪也，如不得，以白附子代之，制用，二两 山羊血五钱 虎胫骨一对，醋炙
龟板醋炒，一两 乌药一两 当门子五钱 天竺黄一两 黄芪二两，炙 没药一两，去油 制乳香一两
北细辛一两 麻黄二两 赤芍一两 炙甘草二两 小青皮一两 羌活一两 白芷二两 大熟地二两 明天麻二两 血竭八钱，另研 防风二两 制附片一两 骨碎补去皮，一两 犀角八钱 元参酒炒，二两 沉香一两 制首乌二两 葛根二两半 藿香二两 白僵蚕一两 西牛黄二钱半 川连二两 川芎二两 穿山甲二两，前后四足各用五钱，麻油

浸 辰砂一两，飞 桂心二两 川草薢二两 炒于术一两 地龙五钱，去土 红曲八钱 广三七一两 母丁香去油，一两 制香附一两 全蝎去毒，二两半 全当归二两 威灵仙二两半 川大黄二两 片姜黄二两 白茯苓二两 梅冰片二钱半 桑寄生一两半 草薢仁二两 白薢仁二两 制松香水煮七次，五钱

上药共研细末，择吉虔修炼蜜和合，捣数千下为丸，每丸重一钱，金箔为衣，外用蜡丸包裹。此丸有起死回生之功，故曰再造。专治真中风寒，痰迷厥气，半身不遂，口眼喎斜，腰腿疼痛，手足麻木，筋骨拘挛，步履艰难，一切风痰等症，并皆治之。病逾百日者难痊，病后针灸漏气者难痊，年逾花甲者难痊，年逾古稀者不治。凡遇此症，旁人切勿惊惶，先向药店购开关散少许，或购灵宝如意丹七八粒，研末吹入鼻中，得嚏者轻，不得嚏者重。倘牙关紧闭，用乌梅两个，分开塞左右两腮，擦之自开。不可用铜铁器撬开，恐伤牙，并恐惊其心。凡服是丸后，神气清爽，渐思饮食，间者一二处屈伸不利，此系热痰留于关节，用豨薟草二钱，归身、白芥子各一钱，红花八分煎汤，以新白布蘸热汤擦摸，一日二三次，即能运动如常矣。

韭汁牛乳饮方

韭菜汁一小杯 鲜牛乳六两 藕汁一杯 姜汁一滴 梨汁一杯 莱服汁一杯

柴胡饮子方

北柴胡钱半 杭芍二钱 当归二钱 酒芩八分 黑荆芥六分 防风八分 炙草一钱

生化汤加醋方

当归三钱 川芎钱半 红花三分 炮姜炭三分 炙甘草八分 鸡内金一钱，焙研末 加醋一匙煎。

越婢汤方

麻黄一钱 石膏三钱 甘草一钱 生姜二片 大枣四枚

黄芪防己汤

防己一钱 黄芪钱半 甘草八分 白术七分

消痞汤方

炒枳实一钱 鸡内金钱半 川朴一钱 茯苓三钱 炒麦芽三钱 半夏曲二钱 川连八分 甘草八分 于术八分 党参一钱

三黄调经汤方

川连一钱 黄柏一钱 真阿胶二钱 炒续断二钱 酒芩一钱 炙草一钱 炒白芍二钱

九龙丹方

儿茶 血竭 木香 制乳香 制末药各一钱 巴豆二分,去油

共研末,水丸,桐子大,每服二丸,渐加。

羚羊角散方

羚羊片一钱 杏泥三钱 防风八分 川芎六分 炙甘草一钱 薏仁三钱 独活六分 当归一钱 茯神三钱 竹茹三钱

参茸姜附归桂汤方

人参一钱 炮姜五分 附子一钱 黄芪三钱

熟地砂仁拌,三钱 鹿茸五分 肉桂五分 当归二钱 炙草一钱

七宝美髯丹方

何首乌二斤,赤白各半,去皮切,黑豆拌,九蒸九晒 白茯苓半斤,人乳拌 当归半斤,酒洗 怀牛膝半斤,酒浸同首乌第七次蒸至第九次 菟丝子半斤,酒浸蒸 枸杞子半斤,酒浸 破故纸四两,黑芝麻拌炒

右为末,蜜丸,桐子大,用淡盐汤或温酒送下。忌铁器。

麻黄石膏杏仁干姜汤方

麻黄六分 杏泥三钱 姜半夏三钱 款冬钱半 石膏三钱 干姜三分 炙甘草一钱

消风透痧汤方

僵蚕三钱 淡豆豉三钱 苦杏泥三钱 蝉退钱半 前胡钱半 薄荷一钱 菊花二钱 甘草八分 括萎皮钱半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国医学大成 四 温病分册

作者=

页数=994

SS号=11155363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瘟疫论&（明）吴有性	著
重订医门普度瘟疫论&（明）吴有性	原著（清）孔以立、龚绍林评
张氏温暑医旨&（清）张畹香	著
瘟疫明辨&（清）戴天章	辑撰
温热暑疫全书&（清）周禹载	辑述（清）薛生白、吴正功重校
温证指归&（清）周杓元	著
温热病指南集&（清）陈平伯	著
南病别鉴&（清）叶香岩	著（清）薛生白著（清）薛公望著
痧胀玉衡&（清）郭右陶	著述
疟疾论&（清）韩善征	纂著
湿温时疫治疗法&绍兴医学会	编
增订叶评伤寒全书&（清）张风逵	原著（清）叶子雨增评
伏气解&（清）叶子雨	撰著
伏邪新书&（清）刘吉人	著述
伏阴论&（清）田云槎	编著
羊毛瘟论&（清）隋万宁	著述
温热逢源&（清）柳宝诒	编著
随息居霍乱论&（清）王士雄	著
瘟疫霍乱答问&（清）陈蛰庐	初稿
霍乱审证举要&（清）连文冲	述
鼠疫抉微&（清）余伯陶	辑述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清）吴鞠通	原著（清）王士雄选评（清）叶子雨评注
附温病条辨歌括&颜芝馨	编
辑补温热诸方&方内散人	编
辑温病条辨论&恒斋先生	编
温病医方撮要&杨玉衡	编
增补评注治温提要&曹华峰	编
温病三字经&张汝珍	编
温热经解&沈汉卿	著
附录页	



知盈医学资源网
www.knowwing.com



金沙医院
专业妇科疑难杂症治疗



廖艺
专家
咨询>>



杨碧玉
专家
咨询>>

点击咨询更多>>

医保定点医院 / 二级乙等医院
028 66250088
200032222

首 页 | 书 籍 | 文 献 | 视 频 | 软 件



关键字如"知盈医学资源网"...

搜索

热门标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106)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21) 曹洪欣(19) 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17) 掌纹(12) 王晨霞(12)

开业酬宾

惊爆价! 40头三七每斤280元
足头保证 纯干货保证 限时特价 数量有限

道地药材 品质保证
华夏药材店

你的位置: 知盈医学资源网 → 首页

最近更新 - 最新推荐 - 热门排行

焦点图片			下载更新	more	推荐下载
			» [药膳食疗]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2012-05-22	■ 骨桥蛋白通过MAPK信号通路上调MM
			» [美容养颜]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2012-05-22	■ 甲型H1N1流感病毒（2009）HA蛋白
			» [饮食健康]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2012-05-22	■ IL-6、TNF-α在术后肠梗阻动物模
			» [饮食健康]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2012-05-22	■ 肠道病毒71型的层析纯化
			» [男性养生]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2012-05-22	■ 耻垢分枝杆菌MSMEG_6402基因功能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病	2012-05-22	■ 结核分枝杆菌Rv1096的表达及功能
			» [男性养生]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2012-05-22	■ 结核分枝杆菌Rv3717基因的克隆、
			» [男性养生]男性自诊手册	2012-05-22	■ 首次利用人iPSC产生HCV能够感染的
			» [男性养生]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2012-05-22	■ 鉴定出产生培育造血干细胞微环境
			» [男性养生]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2012-05-22	■ 揭示LSD1在胚胎干细胞分化中起关
			» [男性养生]当代男性病妙方	2012-05-22	■ 猪髂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模型的建
			» [男性养生]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2012-05-22	■ 开发一种指导干细胞增加骨生成和
			» [男性养生]妻子关爱丈夫健康枕边书	2012-05-22	■ 人源白细胞介素(h-IL2)基因克隆及
			» [男性养生]男性健康管理书	2012-05-22	■ 防腐固定心脏材料制作心血管铸型
			» [男性养生]走进男性健康生活	2012-05-22	■ 兔抗Myosin X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健康202个细节	2012-05-22	■ 内质网应激与胰岛β细胞功能
			» [男性养生]中国男人书——我们的身体秘密和健康选择	2012-05-22	■ 负载人热休克蛋白抗原肽的树突状
			» [男性养生]男人二十四小时健康保养书	2012-05-22	■ 人DC-STAMP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 [男性养生]家用男性保健养生药酒666例	2012-05-22	■ NK细胞联合西妥昔单抗对大肠癌细
			» [男性养生]青年男性常见病自我按摩与养生	2012-05-22	■ 血红素加氧酶-1高表达对大鼠同种

中医书籍	more	养生书籍	more	本月下载排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7册		»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5册		»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2 于己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4册		»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3册		»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4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2册		»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5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1册		» 细说男性病		6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6册		»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7 叶桔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4册		» 男性自诊手册		8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9册		» 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9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10册		» 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10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8册		» 当代男性病妙方		11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5册		» 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12 一日养生24法

中药功效	more	中药药理	more	本周下载排行
» 大黄蛰虫丸在络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大蒜油拮抗酒精性肝损伤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丹红注射液治疗维吾尔族青年人急性脑梗死疗效...		» 芦笋多糖、芦笋皂苷抗肿瘤作用及机制研究		2 于己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丹红注射液治疗COPD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 蒿红方止咳抗炎的药效研究和机理的初步探讨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丹红注射液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70例临床观察		» 黄芪丹参药对其有效组分对肾纤维化JAK/STAT...		4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46例疗效观察		» 参附注射液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		5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通督手法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 生黄合剂对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脂质过氧化损伤...		6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 中药丹红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95**例疗效分析...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hs-CRP**的...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脑循环动力学影响...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患者慢性脑供血不足的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对血浆**TXB₂**、**6...**
- > 中药何首乌饮对衰老大鼠睾丸组织**NO**和**iNOS**含量...

> 中药吴茱萸活性成分吴茱萸次碱与牛血清蛋白作...

> 桂枝加葛根汤对组胺致大鼠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

> 宁夏四种道地药材及其复方醇提物体外抑菌实验...

> 菩人丹超微粉对**2**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血脂的影响...

> 大黄酒提物对雄性小鼠睾丸影响的实验研究
- 7**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9 一日养生**24**法

10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11 张镜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邹云翔——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首页连接(首页连接日IP>15000,次页连接无流量限制,欢迎合作连接!)

- 华夏中医网
- 华夏中医论坛
- 华夏医学视频网
- 华夏中药店
- 绵阳药品批发网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按字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按声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O	P	Q	R	S	T	W	X	Y	Z	数字	符号	

Copyright © 2008-2012 **KnowW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页面执行时间：250.00000 毫秒

Powered by: www.knowwing.com

[关于本站](#) | [网站帮助](#) | [广告合作](#) | [下载声明](#) | [友情连接](#) | [网站地图](#)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声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